江西志

【人物】

唐施肩吾，字希聖，江州人。工詩文，舉進士第，不調官，入廬山遇呂洞賓，授金丹之妙，著《三住銘》。三住者，謂氣住、神住、形住也。〔册九一卷八二六九頁三〕

豫章志

【山川】

天寶洞，在江西南昌府新建縣西八十里西山最勝處也，《道經》所載第八洞天，極元曹真人所隱之地，其詳見《職方乘》。熙寧中，楊無爲嘗有二詩云：「層梯險峻出瑶臺，遊者多從半路回。天寶洞中如不到，西山元似不曾來。」又云：「極元真人養真處，石門隔斷紅塵路。玉簾今古不曾收，只有白雲晚歸去。」

唐曹德休自言從東海青嶼山來遊於江西，人見之三十餘年，顏貌不改。常行人間，有疾者，以符藥救之，無不立愈。有女子爲蛟所魅，德休投符潭中，蛟腦裂，浮死水上，亦不受謝。德休謂人曰：「若有疾苦，不必就吾求符藥，但以江魚膾一盤并米酒一壺饗我，其疾自愈。」鄉里如其言，無不驗，人皆神之。後忽告人曰：「我捨此入西山天寶洞去矣。」後無復見者。

天寶洞天，《名山福地記》云：三十六洞天第十三洞天，在洪州西山，曰「天寶極玄」之天。隋仁壽二年，嘗詔於此立觀，以「天寶」爲名，有唐明皇所書門額存焉。自洪崖山行三十里，距山足曰淨真觀，峻折上山五里，得天寶焉。絶澗緣磴，蛇行而上五里至洞，洞去頂二里而遥，林木莽蒼，上甚峻極，平視數百里，縈青縷白，他山如拳，大江如帶矣。洞門有石壁，高廣數丈，中有石罅，長七八尺，闊才及寸，泉滴瀝不絶，狀如水簾，人稱爲玉簾泉。或以杖探石罅，不見其際，以物投之，則其聲泠泠然若墜絶壑。宋時嘗遣投金龍玉簡於此。《茅君内傳》云：天寶洞天，其山有觀八所，壇七所，洞在天寶源，其山西石室不可勝紀，其大者可容百家。唐末居民多於此避寇，往往獲銅鐵古器焉。徐鉉《稽神録》云：豫章逆旅梅氏，嘗有一道士衣裳藍縷，來止其家，梅厚待之。一日謂梅曰：「吾來日當設齋，從君求新甕盌二十、匙筯百副，君亦宜來食，可於天寶洞前訪吾也。」梅許之。道士持盌渡江而去。

梅翌日詣洞前，問村中人，莫知其處。久之，將還，偶得一逕明淨，試尋之，果見一院，有青衣童應門，問之，乃陳君。一作居也。入見道士，衣冠華楚，延與之坐，命具食。頃之，食至，乃熟蒸一嬰兒，梅懼不下筯。良久，又進食，乃蒸一犬子，梅亦不敢食。道士嘆曰：「千歲人參、枸杞，不識奈何！」送之出山。後再往，則迷路矣。〔册一百三四卷一三〇七五頁六〕

東湖，在郡東南，周廣五里。酈元云：東湖，十里一百二十六步，北與城齊，迴折至南塘，本通大江，增減與江水同。漢永平中，太守張躬築堤，以通南路，謂之南塘，以瀦水，冬夏不增減，水至清深，魚甚肥美。每夏月以水泛溢塘而過，居民多被水害。宋景和年，太守蔡興宗於大塘上更築小塘以節水，爲水門，水盛則閉之，多則洩之，自此水患少息矣。唐貞元二年，都督張廷珪奏，改曰放生池，而立碑焉。五年，江水踰塘一丈，觀察使李巽躬率吏民以土囊固護，立碑以誌其事，碑既亡。九年，觀察使齊映復加修築。元和三年，刺史韋丹復建南塘斗門，以洩暴漲。遶湖築堤，高五尺，長十二里。明年，江與堤平，無復水害。元和十三年，道州刺史韓衢作《東州亭記》。宣宗時，塘東有三亭：曰孺子，曰碧波，曰涵虛。乾符中，因亂悉廢，今復葺。〔册十九卷二二六二頁四〕

金鍾湖，在南昌府豐城縣西五十里天寶洞上。故老云：萬天師既入長安，武后尊崇之，問以道要。天師堅求還山，武后賜以金鍾、玉磬。天師既仙去，遺金鐘、玉磬於湖中，至

今名金鍾湖。〔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六〕

【城池】

南昌府城，雷次宗《豫章記》云：郡城，漢灌嬰所築，有六門。南二門：一曰南門，一曰松陽門。西二門：一曰皐門，一曰昌門，是孫伯符遣虞仲朔來與華府君相語處。東、北各一門，以東、北爲名。晉太康中，太守范甯更開東之北爲東北門，以對皐門；又開北之西爲西北門，以對松陽門。合八門也。〔册九十卷八〇九一頁一〕

孫奮城，在郡東北二里。奮爲齊王，都武昌，諸葛恪執政，不欲諸王處江濱，徙奮南昌，蓋居於此。酈元云：贛水東北經王步，步側有城，云是孫奮爲齊王鎮此。此城之渚，今謂之王步，蓋齊王之渚步也。郡之東南二十餘里，又有一城，號曰齊城。二城築道相通，蓋其離宮也。〔册九十卷八〇九一頁四〕

椒丘城，在郡北下流一百四十里。酈元云：贛水又經椒丘城下。建安中，孫策所築。《豫章記》云：劉勳，建安四年爲孫策所破於潯陽，欲謀取豫章，太守華歆築此城。《江表傳》云孫策在椒丘，遣虞翻説華歆，即其地也。〔册九十卷八〇九一頁三〕

劉繇城，在南昌縣東北三十五里。《吴志》云：繇爲揚州刺史，畏袁術，不敢之州，乃治曲阿。興平元年，爲孫策所攻，繇奔丹徒，遂泝江南保豫章，駐彭澤。笮融先至豫章，殺太

守朱皓，入居郡中。縣招合屬縣，攻破融，融敗走入山，爲民所殺。縣尋病死於郡。此城蓋當時所築，城壘甚堅，至今猶存，號爲劉縣城。〔同前〕

余城，《涂廙志》云在建昌縣南湖井村。余孝項，字希託。梁時侯景別將于慶入豫章，進攻新吴，孝項起義兵拒之，因築此城。後爲太尉王僧辯所擢，官至陳、蔡二州牧。《方輿記》云在新吴縣西十五里，周回三里餘。〔同前〕

分寧縣城，周回四百八十步。〔册九十卷八〇九一頁五〕

靖安縣城，周回二里。〔同前〕

【倉廩】

新喻縣苗倉，在開化寺左。〔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十六〕

【宫室】

五賢堂，在南昌府。祠西漢南昌尉梅福子真、東漢豫章太守陳蕃仲舉、處士徐穉孺子、晉豫章太守范甯武子、唐江南西道觀察使韋丹文明。宋朝慶曆七年，太守張瓌塑五人之像，即州治之西偏，依城立樓，樓之下東向爲祠，刻石以紀之，其略曰：「禮賢若陳仲舉，興學若范武子，遺愛若韋文明，直言若梅子真，有道若徐孺子，是皆有功有德於民，禮宜祀焉。」牓曰「德祠」，不名之以「五賢」，必有來者，不拘於數也。今洪民直謂之五賢堂。〔册六九

卷七二三六頁二十七〕

【寺觀】

晉隆安四年，刺史胡尚書捨宅建崇勝禪院。於井東北十五里之雙嶺，有謝靈運翻經臺，亦號康樂臺。〔册三十卷二六〇三頁十〕

遊帷觀，今名玉隆萬壽宫，在西山之東南，許旌陽故宅也。有石函一，舊説函有縫而不可開。唐初，張善安撫洪州，强取開之，得符云：「五百年後有狂賊張善安開之。」善安惶駭，復還舊所。〔册一百卷九七六二頁五〕

香城蘭若，在洪井上二十里西山最幽絶處，有西土娑羅樹。〔册一百五二卷一四五三六頁十〕

【古蹟】

吴城，在豐城縣西南三十里。云孫鍾種瓜之地。鍾，即孫權祖也。〔册九十卷八〇九一頁四〕

太史慈城，《涂廙》云在建昌縣西三里。漢末建安八年，荆州刺史劉表從子磐數寇艾、西安諸縣。孫策經略江淮，分海昏等六縣，以太史慈爲建昌都尉，築此城並督諸將以拒磐。孫權統事，以慈能制磐，委以南方之事，後卒於海昏。《方輿記》云在新吴縣西四十里，周回三里，基址尚存。〔同前〕

西平縣故城，圖經云在分寧縣西一百九十七里。《後漢書》：鄧通，西平人。即此地也。故分寧縣有通宅基存焉。又云在分寧縣三百里。唐武德五年置，貞觀三年廢。開成六年再置，開寶二年復廢。〔冊九十卷八〇九一頁五〕

西安故城，在分寧縣西二十里。漢建安中置縣，隋開皇九年廢。〔同前〕

【人物】

隋司徒〔陳〕果仁，字世威，晉陵人。後漢太丘長寔十七代孫。累官至司徒。唐武德三年卒。神堯詔詢晉陵父老：「陳果仁身有八絕，何也？」對曰：「一忠二孝，三文四武，五義六信，七謀八辯。」江西人懷其德，立廟於城南以祀。唐封忠烈公。南唐李氏時，神嘗以陰兵助征伐，再册爲武烈帝。〔冊四四卷三一三頁二十四〕

南漢王定保，字翊聖，郡之南昌人也。登光化中進士第。寧遠軍節度使龐知禮辟爲巡官，後累遷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是夕夢人以柳數千株環植其居，周傑告之曰：「柳柔脆之物，榮落先於衆木，公宜善自調護。」是年冬，果以疾卒。贈司空。〔冊百三六卷一三一四〇頁十三〕

蘇雲卿與張浚魏公友，魏公既相，雲卿隱豫章東湖，鬻蔬自給。公托帥漕聘之，微服乃得見。詰朝再至，則閉關矣，啓之，惟書與金在不啓封。曾蒼山作歌云：「東湖湖面波渺瀰，東湖岸上春土肥。先生鉏雲明月曉，種來蔬甲今成畦。把茅蕭蕭環四壁，此身不願人

間識。乾坤清夷那復知，寸心杳渺黃塵隔。故人子房今九雲，交情不斷江湖濱。江西使漕却騶騎，故作敲門問字人。黃金百鎰牋一幅，多謝春風到茅屋。君爲使者吾邦民，見君容我更樵服。故人與我情重哉，君且歸矣明當來。明朝啓扉人不見，黃金不動書不開。使者持書三太息，封書徑上黃扉側。翩翩鶴馭雲冥冥，空向湖山訪行迹。向來桐江嚴子陵，曾得故人雙眼青。芒鞋却踏京華路，太史驚誇說客星。先生得書掉頭去，并此湖光不回顧。夢夫孀婦截髻鬟，亦有老大閨中女。」蒼山此歌可激貪鄙。張世南《遊宦記聞》載，宋自適記蘇翁本末甚詳。宋得翁東湖遺址，面揖湖山築庵，仰高章泉先生名曰灌園庵。〔册二七卷二四〇四頁八〕

【遺事】

松陽門內有秦時大樟樹，漢以來立廟祠之。郡人每歲選良家處子，具婚禮送廟，謂之嫁神。經夕女死，取屍焉。唐高宗時，道士胡惠超能爲符呪之術，是夕留符廟中，女得不死。於是積薪將焚樹，道俗驚懼。樹上有鸛雀窠數十，欲燒前三日，翔飛空中，徘徊不下。又四邊居宅櫛比，皆是竹木，恐火延燒。于時風吹焰直上，旁無損害。廟廢。〔册三七卷二九四九頁五〕

【祥異】

漢孝章帝元和元年，太守李議臨郡。二年，白烏見南昌。〔册二五卷二三四五頁三〕

唐高宗顯慶四年，白烏見建昌，顏思道家羅獲送省。〔册二五卷二三四五頁四〕

南昌府豫章志

【湖泊】

郏亭湖，舊圖經云在新建縣北三百四十三里。湖有神，在漢及三國時，能分風上下，或與人交語。聞欒巴爲豫章太守，遂不復靈。湖北望廬山。元祐間，秦少游嘗宿於湖邊寺惜竹軒，夢神女遺之以詩曰：「不知水宿分風浦，何似秋眠惜竹軒。聞道文章妙天下，廬山對面可無言。」舊圖經載湖屬豫章，故記之。〔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五〕

隆興府志

【湖泊】

宮亭湖，《輿地紀勝》：宮亭湖，《寰宇記》云在州北三百四十里，有宮亭神，能分風上下。劉删詩云：「迴流乘派水，舉帆逐分風。」秦少游宿于湖邊，夢神女遺之以詩曰：「聞道文章妙天下，廬山對面可無言。」〔册十八卷二二六〇頁十八〕

豫章續志

【山川】

北巖。在江西南昌府武寧縣東北二十里解空院後有北巖。尋山北去可一里許，洞穴如圭竇，必崎嶇而後入，有石田、石鹽、石佛、石禾、石粟之類。〔冊一百卷九七六六頁十九〕

畫洞，在江西南康府進賢縣東六十里，其山勢如畫，故名。有雷度讀書庵，在洞之側。〔冊一百三四卷一三〇七四頁十六〕

彭蠡湖，去進賢縣一百二十里，瀰茫浩渺，與天無際，接三州之境，東則饒州，西則南康軍，北則都昌，南則本縣。《禹貢》所謂「彭蠡既瀦，陽鳥攸居」者，即此湖也。湖之水消長有時，每春夏之間，水漲而湖愈闊，至秋冬則水縮，俗謂之落槽。〔冊十八卷二二六〇頁十六〕

開浚東湖。嘉定庚午，湖水汎溢，爲患甚於他時。明年春，郡別駕豐有浚深軫民病，請於權府計使胡公某，議所以開浚之。胡公然其請，且就委任之。於是大集土工，井畫棋布，衆力並舉，不踰月而辦。先是湖既湮塞，並湖居者，盡以廚廁侵逼入湖，污穢狼籍，不堪舉目。豐公親按圖籍，開諭拆除，豪家巨姓不得免。於是浚治增築，湖既泓深，隄亦堅固。沿隄上下植以萬柳，繞湖周遭通以行路，樓觀園圃，左右映帶，四時遊觀，車蓋相望，遂爲江右

勝踐，不但免居民渰浸之患而已。尚慮後人吝費，無能嗣而葺之者，復創修湖司，撥官田若干畝，專蒞倅廳收積歲租，以備浚湖之用。〔册十九卷二二六二頁四〕

【城池】

按《南昌古圖經》，府城東北角久壞，元和四年，太守韋丹修築，仍置敵樓於其上。其東門樓久亦頹毁，又改建東南敵樓。貞元十四年，觀察李巽闢而新之，號避暑樓，遇夏宴休于此。其廣豐、北郭、永泰、故豐四門皆廢。楊傑詩云：「故豐門近子真家，樓上高吟冰齒牙。帆似馬來思杜牧，劍爲龍去憶張華。溝還故道穿城角，沙漲平川壓水涯。江外西山銜落日，幾重蒼翠襯餘霞。」

遵道門。俗曰宫步，有紫極宫在門内。

惠民門。俗曰寺步，以門對龍興寺也，或曰運米惠民倉自此入。舊塞，紹興二十年間帥張澄復開。

廣潤門。俗曰橋步，亦曰柴步。

德遂門。俗曰井步，旁有大古井。

章江門。古曰昌門，孫策遣虞翻與華歆交語，即此地也。舊圖經云：滕王閣在西，古昌門北，下臨章江，有渡口曰宗華，自是走高安。徐師川嘗有《章江晚望》詩云：「水面無波千里鏡，日斜倒影一溪紅。漁舟不動鳥飛急，淡淡碧煙蘋末風。」

惠濟門。俗曰倉步，以對大市。

利涉門。俗曰觀步，以近宗華觀。

洪喬門。俗曰大市，《古圖經》謂近洪崖先生藥市，故名。或曰非也，門外有石頭渡，正謂殷洪喬投書處。

望雲門。北望神京，故曰望雲。舊有此門，李帥岡移築於此，俗曰新城門。

崇和門。俗曰壇頭門，有黃紫庭壇井，號東壇。

延慶門。俗曰琉璃。晉人有耕於東湖側，獲琉璃佛像，詔立寺以奉之，今延慶寺是也，故名。

望仙門。俗曰撫州門，蓋自是走臨川也。《古今志》云：徐孺子墓，在今直南門外南昌尉廨之側。南門，即望仙門。撫有望仙鄉，故以名。

子城，亦詳見《職方乘》。唐垂拱間，都督李景嘉復修，高一丈八尺，周二里二百四十步，中爲大街，直達于東、西二門。俗呼東、西華門，蓋猶習李氏之舊稱也。其南則府之所治，僅居其半，其北今之親兵營與倅僚等廳也。南雖有樓，而門故塞不啓，《涂廙古今志》云今之子城門闕，是觀察使李巽所建。《南昌古圖誌》云舊止東、西門，李巽改爲雙門，創樓置鼓角焉。又《吳興記》云豫章土闕高則長沙虎食人，今豫章子城門亦不開，嘗一開之，虎輒入城，後屢開復塞者數矣。宋朝以來，東、西二門，淳化五年知州陳象輿所作，熙寧二年太守元積中所修，建炎己酉盡火於兵，紹興中三樓相繼興起，然竟置鼓角、刻漏於西門，而南門則直廢而不扉，殆猶承前之虎異也。以理推之，似或不然，長沙多虎，何預豫章利害，而輒爲之塞門，豈理也

哉！蓋門直設廳之前，樓峙南堞之上，面納章、貢二水，旁挹筠、撫諸河，洶湧浩瀁，悉匯于樓下，而北注之彭蠡。西山之山，東湖之湖，間見層出，環擁競秀，實形勢之勝也，意者不敢直啓以當之，此所以廢而不扉歟！

西門樓。牓以鎮南軍，趙鼎帥立。上有鼓角及刻漏，制作甚精。按杜牧作《池州刻漏記》，其略云：牧太和三年，佐吏部沈傳師江西府，暇日公與賓吏環城，見銅壺銀箭，律如古法，曰：「建中時嗣曹王皐命處士王易簡爲之也。處士精大演數與雜機巧，識地有泉，鑿必涌起。韓文公嘗與之遊。以此知豫章銅漏之法，有所自矣。」

東門樓。牓以隆興都督之府，鄧柞帥立。樓本元積中作，曾舍人鞏有記。

南昌樓。俗名南樓，左望大江，下臨闤闠，煙汀鳧渚，瞭然在目，真一郡勝槩。〔册九十卷八〇九一頁一〕

【土産】

黄精。〔册九四卷八五二六頁十八〕

【官署】

漕臺。轉運使始於唐開元二年，河南少尹李傑充水陸轉運使。十八年置副。以宣州刺史裴耀卿爲江淮轉運使，仍以鄂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旻爲之副。國朝因之，官制名稱少異，又有判官。考之實録，開寶九年，知昇州楊克遜兼江南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事，職兼東西兩路，故治不在豫章。太平興國二年，知洪州王明兼江南西路轉運使，時止以郡守兼之，故漕臺未有治所。雍熙

中，楊緘漕江西，實始爲治焉。在府城東北二百四十步，後經兵火，紹興四年，轉運使張澄復新之，有東廳題梁可考。改卜于子城東門外二十餘步，總以外門，分爲東、西兩衙，僉廳居其兩間。舊無門，止循東西兩司左右廡往來。淳熙十年九月，漕使蘇峴始爲之，於後漕使不並除，臺治亦偏廢，歷年既久，悉多圮壞。紹定改元，運判史公彌念悉徹其舊，鼎建爲一，規摹宏麗，大非昔比。〔册三一卷二六〇六頁五〕

【宮室】

五賢堂，舊在州治之西，詳見《豫章志》。後遷于開元寺之西廡，兵火之後，祠與記皆不復存，而德音不已，遺烈如在。紹興五年秋，毗陵胡帥世將假守，復立祠于故基稍南，訪求遺像，命工繪畫，以時舉祀典，且爲之贊。梅子真贊云：梅僊子真，補吏南昌。去求假傳，爰貢卑囊。指世陳政，厲志竭精。美高絀秦，斥鳳伸章。謂當察景，亡失其柄。允矣多士，爲國重器。衆賢聚朝，人斯畏忌。何以徠之，道在砥礪。戴鵲遭害，仁鳥增逝。毋爲按圖，求驥於市。爰述孔裔，宜後成湯。紹嘉崇德，自我推明。由鳳及莽，卒解漢綱。防之亡及，吾言有徵。逝將遠遊，乘雲帝鄉。〈陳仲舉贊云：汝南多賢，仲舉其尤。一室蕪穢，厲志自修。元禮刺部，威行予州。屬城引去，仲舉獨留。縣榻兩郡，始自周璆。忤冀左遷，救雲坐免。社稷是爲，見非必諫。授邑不義，上奸象緯。傾宮可嫁，天下將化。盤遊肆縱，當念

三空。黨錮死徙，阬儒何異。竇氏臨朝，初被寵褒。覽節昕甫，嬈及群女。常伏厥辜，請行天誅。危言上聞，凶人側目。滿朝群臣，畏害躭禄。汎汎東西，如河之木。仁爲己任，寧獨懼戮。功雖不終，義激頽俗。

徐孺子贊云：孺子居鄉，少爲諸生。匪力弗食，守道躬耕。郡守方峻，門無賓客。一榻高懸，生來則設。七舉廉茂，五辟公府。皆不屑就，夫豈徒處。帝咨三賢，誰爲後先。角立傑出，孺子有焉。辭辟諸公，而懷知己。漬酒炙雞，吊喪千里。南州高士，有道我推。生芻一束，謂莫堪之。仕者行義，居者求志。共振高風，式是百世。

范武子贊云：武子名家，好學多聞。進不附勢，見抑於溫。弼晏崇虛，蔑棄典文。禍深桀紂，乃坐清言。我辭闢之，既塞亂源。言以述志，位以行道。粵自爲邑，亟興學校。暨登牧守，益明孔教。俗尚禮樂，人知忠孝。志與道行，世推儒效。

韋文明贊云：元和中興，吏多循良。孰爲第一，世推武陽。武陽臨民，召父杜母。其在江西，功德最厚。洪有災害，民不知避。孰圖去之，自我興利。有堤如截，水不城齧。萬瓦鱗鱗，邑居不焚。陂六百所，溉田萬頃。歲丁大旱，五穀垂穎。民或未勸，以誘其訓。匪嚴其程，卒用有成。殁四十年，稚老歌思。帝命史臣，播厥聲詩。章水滔滔，西山峩峩。與詩永久，公名不磨。

隆興元年，鄧帥柞重建於府治東北。淳熙七年，張帥子顏又徙於府治東南，今在府學殿門外，併賢牧爲兩祠。〔册六九卷七二三六頁二十七〕

愛民堂，在南昌府漕臺。紹興二十八年，副使李邦獻建，以陛辭曰「玉音訓以愛民」，故爲名。今在正廳東，史運判彌念改築，存其舊址。〔册七十卷七二三八頁二十八〕

志民堂，在漕臺。紹興九年，運判梁澤民建，取志於愛民之義，今已廢。〔册七十卷七二三八頁三十五〕

思政堂，在漕臺正廳西。史運判彌念改築，存其舊名。〔册七一卷七二三九頁五〕

進賢縣尉廳之西有三賢堂，蓋慕梅子真、臧嘉猷、鄭公真諫而立。淳熙癸卯，黃汝嘉重葺。〔册六九卷七二三六頁十五〕

分寧縣治有堂曰民肥，邑宰蕭從建。〔册七十卷七二三八頁三十五〕

船齋，在漕臺，副使魏安行書，已廢。〔册三十卷二五四〇頁十四〕

【寺觀】

新建縣西山之南廣福觀，有瑞烏，紅咮翠羽，其狀若鸞，翔集林麓，人或見之，多爲休徵。〔册二五卷二三四五頁十五〕

郡之建德觀，有玉皇天尊金銅像。〔册一百七一卷一八二二四頁二〕

【古蹟】

都尉故城，在南昌縣南三里，北連郡城，隋大業二年置，三年廢。〔册九十卷八〇九一頁三〕

豐城縣城有二門，南門揭縣額，北門牓曰登要。〔册九十卷八〇九一頁四〕

黃金城，富城縣故基也。在縣西二十里長豐鄉，今遺址具存，本漢建安中置。〔同前〕

始豐城，基在豐城縣南七十里。〔同前〕

黃牛城，在進賢縣南五里。父老相傳，以爲黃帝戰蚩尤時駐於此，舊於其地中得箭鏃。今故基尚存。〔同前〕

奉新縣有古城，隋張文憲所築也。又有今城，唐劉正一所築也。按隋大業十年，詔天下州縣皆築城，縣有漢所築舊城，險不可守，縣令張文憲乃修城居焉。今地名故縣是已，在今縣西三十里，城之規畫髣髴猶存焉。唐神龍三年，縣丞高良弢又以阻險，民不安居，議遷縣於憑水之北。長慶三年，縣令劉正一率邑人修城以居。其高闊不滿尋丈，其東有溝，其西有溪，南、北二門，抵鎮遏營。城周五里五十步，東西三里五十步，南北二里。〔同前〕

【人物】

裘萬頃，字元量。其先裘牧爲宋大夫，十七世孫睿，仕西晉，居婺女，子尚徙居會稽。自尚至治，二十一世，家無異爨，聚族六百。宋真宗祥符六年，詔旌表裘氏義門。〔册四九卷三五二八頁五〕

胡直孺，字少汲。其先宿州宿遷人，後徙豫章之奉新，爲著姓。曾祖仲容，嘗爲光禄寺

丞。家居聚族八百餘人，有旌表義門胡家。雍熙間，召對賜御書，人以爲榮。〔冊四九卷三五二八頁六〕

宋袁抗，字立之，豫章南昌人。登進士第，累官知南安軍、提點廣東刑獄。自廣南還，橐中無銖兩南貨，其廉介如此。〔冊一百六二卷一五〇七五頁五〕

【遺事】

南唐李建勳罷相，出鎮豫章。一日遊西山，田舍有老叟教數村童。公觴于其廬，連食數梨，賓僚有曰：「梨號五藏刀斧，不宜多食。」叟笑曰：「鶡冠子云五藏刀斧，乃離別之離，非梨也。蓋離別戕伐胸懷，有如刀斧。」遂就架取小册以呈建勳，乃《鶡冠子》也。見僧文瑩《湘山野録》。〔冊一百二卷一〇二八七頁四〕

續豫章志

【城池】

靖安縣城，周回二里。〔冊九十卷八〇九一頁五〕

南昌志

【倉廩】

南昌府常平倉，舊在州衙西北一百五十步，今附惠民倉。〔册七九卷七五〇七頁二十〕

貯備倉，唐貞元元年，刺史齊映建，見《南昌古圖經》。今廢。〔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三十六〕

南昌府圖經志

【城池】

本府舊城，漢灌嬰所築，周十里八十四步，闢六門，城外浚壕儲水。晉太康中，太守范寧又闢二門，合爲八門。唐初，修築西南隅。元和中，太守韋丹修築東北隅，增廣周二十一里餘，闢門十六。宋興，城制如舊。其門之名曰遵道，俗稱宮步；曰惠民，俗稱寺步；曰廣潤，俗稱橋步；曰德遂，俗稱井步；曰章江，古稱昌門；曰惠濟，俗稱倉步；曰利涉，俗稱觀步；曰洪喬，俗稱大市；曰廣恩，曰北郭，十門皆瀕江。曰望雲，俗稱新城；曰崇和，俗稱壇頭；曰延慶，俗稱琉璃；曰望仙，俗稱撫州；曰故豐，曰廣豐，六門皆平陸。紹興六年，故相李綱來帥，以城北歲壅江沙，遂橫截東北隅入三里，其廣恩、北郭、故豐、廣豐四門

廢，止存十二門。元因其俗稱。國朝以城址逼江，迺相地利，改築堅固，崇廣如式，周以深壕，壕上植柳。其宮步、井步、倉步、觀步、大市五門今革。其撫州門，改曰進賢；寺步門，改曰惠民；橋步門，改曰廣潤；新城門，改曰德勝；壇頭門，改曰永和；琉璃門，改曰順化；章江門，仍舊名。門上各起層樓，沿城創蓋戰樓，粉飾壁壘完備，屹然江右大藩矣。〔冊九十卷八〇九一頁一〕

【倉廩】

廣積倉，在東湖之南，增闢創置如式。〔冊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二十五〕

【人物】

宋陳景祥，大觀三年登進士第，仕至朝散大夫、九江太守。高祖稱其爲天下清廉第二人。〔冊四六卷三一四七頁七〕

元段從周，字郁文。大德間爲邑主簿，文雅明斷，臨政精察而不苛，攷覈田糧皆得其實而賦役平，民愛而敬之。〔冊一百五四卷一四六〇九頁八〕

南昌府志

【山川】

清水巖，在本府分寧縣東北二十里《職方乘》云三十里。解空院後，有南、北二巖。南巖有石室，方平高深，兩傍嵌空，石乳異狀，肖似人物，鉅石中立，像如獅子。其曰鍾鼓石、龍鱗石者，乃巖之佳處也。北巖尋山北去可一里許，洞穴如圭竇，必崎嶇而後入，中有石田、石鹽、石佛、石禾、石粟之類。巖中多蘭蕙，春風披拂，香氣芬郁。黃山谷嘗作《清水巖》詩以示郭明叔，其序云：「清水巖號爲天下勝處，去縣庭才二十里。一山空洞，如覆青玉盎也。寒泉在其間，甚壯急，至巖口，伏流入石鼻中。巖下有石鍾鼓磬，其聲清越不敝，袞袞跑跑，能警動人，世間金革聲不足道也。巖前平衍，略可坐千人。不審旌旆嘗因公事一游否？」《山海經》：「河水其源，渾渾泡泡。」注云：「水瀆湧之聲，交泡兩音。」「嘗聞清水巖，空洞極明好。虎狼僊部曲，《仙傳拾遺》：「郭文，字文舉，隱餘杭天柱山。虎常馴擾於左右，亦可撫而牽之。文出山，虎必隨焉，俛首隨行如羊犬耳。」《晉書》有傳，事亦略同。《李廣傳》：「行無部曲行陳。」鍾鼓天擊考。唐國風：「子有鍾鼓，弗鼓弗考。」注：「考，擊也。」《釋文》：「鼓，本或作擊。」雲生卧龍石，水入煉丹竈。有意携管弦，山祇應洒掃。雙鳧，謂郭令也。事見上。《詩》：「豈弟君子，來游來歌。」老杜《雨過蘇端》云：「諸家憶所歷，一飯跡便掃。」西客封域中，清水巖泉好。金堂茂芝木，仙吏書勳考。桃源人已往，千古遺井竈。雙鳧能來游，俗子跡可掃。」〔册一百卷九七六四頁七〕

【官署】

南昌府雜造局，在新建縣治之東。〔册一百七八卷一九七八一頁二十三〕

【倉廩】

惠民倉，舊無，今在惠民門裏。紹興二十年，張帥澄建，受納苗米，與大寧倉同，俗曰南倉云。〔册八一卷七五一三頁十〕

大豐倉，舊在州衙西北二百二十步，今在大寧倉之東，係轉運司收積諸州米。〔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二十八〕

大寧倉，舊在州衙西北一里，今在思賢坊惠濟門，即舊鹽倉。〔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三十三〕

轉般倉，在舊城水門裏章江寺後。以近水，易於般運，故置。今廢。〔册八一卷七五一五頁十〕

軍糧倉，在州城內近北。唐貞元十二年，中丞路瓌移出驛街南臨江，便於轉納故也。今廢。〔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三〕

浮梁志

【倉廩】

常平倉，在縣西十步。〔册七九卷七五〇七頁二十一〕

浮梁縣志

【湖泊】

浮梁北湖，在縣北，周回三里。〔册十九卷二二六五頁二十〕

新喻縣志

【倉廩】

常平倉，在縣西。〔册七九卷七五〇七頁二十一〕

王縝之尋陽記

王羲之喜畜鵝，觀其轉脰以得運筆之勢。往來潯陽，愛廬山多松，可以製墨。每曰：「紙取東陽魚卵，墨取廬阜烟煤，皆極選也。」時有梵僧耶舍尊者，一名達磨多羅，來自西域，羲之雅與遊。及殷浩遺書，强起爲右軍將軍、會稽内史，乃施宅爲寺，以奉耶舍。今歸宗寺有墨池、鵝池，皆遺迹也。〔册六六卷六八三〇頁五〕

尋陽志

【湖泊】

宮亭湖。江州德化縣東四十五里有彭蠡湖。《荆州記》曰：宮亭湖即彭蠡澤，又謂之彭澤、匯澤。「左手作圓右手方，世人機敏便可爾。一風分送南北舟，斟酌鬼神宜有此。江津留語同濟僧，它日求我於宮亭。吁嗟人蓋自有口，獨爲欒公不舉酒。欒公千歲湖冥冥，白茅縮酒巫送迎。朱幡皂蓋來託宿，不聽靈君專此屋。雄鴨去隨鷗鳥飛，老巫莫歌望翁歸。貝闕珠宮開水府，雨棟風簾豈來處。平生來往湖上舟，一官四十已包羞。靈君如願倘可乞，收此桑榆老故丘。」〔册十六卷二二六〇頁十八〕

【城池】

潯陽縣城，在德化縣。唐武德五年置，八年廢。〔册九十卷八〇九二頁五〕

淳祐江州圖經志

【城池】

《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城郭甲兵之謂也。故郡志惟城與兵，書不必備，

不備乃所以爲備也。盆城基於漢潁陰侯嬰，增於武帝蹟，修於本朝呂御史誨。池浚於唐李補闕渤，而固於張又新、韋珩。當時未嘗著其功，渤至以築隄便行旅爲辭，雖史臣亦莫識其意。臣子忠厚，固宜爾也。近代名勝來守是邦，完釁補隙，庶幾無負委寄，而志者不察其盛心，乃毛舉寸記，甚者誇一詩之役則舉前政而詆之，豈非無故示瑕也哉。予於諸賢遺跡皆不敢泯，但舉其凡，使觀者可以自會。而城之高厚方廣、池之深闊源委，皆未敢書焉。

州城，漢灌嬰所築盆口城也。高帝六年。城池北阻大江，西帶盆口，東南引廬宮諸水遶之。晉置關。名盆口關。宋末，武帝增浚築。蹟奉晉熙王燮鎮盆城，爲控禦計，語在《形勢類》。齊、梁時，與尋陽迭爲治所。晉安王子懋舉義，王玄邈來討，子懋據盆城拒之。陳顯達爲刺史，實鎮茲地。齊末，陳伯之治尋陽，梁武帝襲之，伯之退據盆口。至侯景之亂，尋陽王大心欲依險固，復歸盆城，後爲景將任約所破。梁元帝遣王僧辯平約，復之。陳侯項刺江州，即城爲鎮。唐李渤堰廬宮諸水及溪池，遂爲甘棠湖。張又新、韋珩皆培之。李璋又即堤種柳，號障風隄。自是西南皆湖。藝祖下江南，獨江州以湖則負固，圍半歲始剋，隳城三尺，自是不復修。嘉祐中，呂誨奏修城池。奏略云：川廣州軍，近年皆修城壘，實居安之遠慮。竊見東南，唯江寧府近日修城。臣到任經營，將爲首務。蓋江州據三江之口，東北去江寧千餘里，水陸十數路，舟車所聚，實爲衝會，其險隘過江寧遠甚。復在上流，巴蜀正當其衝，真用武控守之地，不可不爲遠計。蓋朝廷自來只爲閑慢州軍多以罪廢之人處之，以是城壘因循不葺，大非經久之事，欲乞漸次修完。本州自有窑務，兵匠燒磚，山林至近，柴薪易得，不率民力，即無勞費，伏

望指揮。詔從之。又奏乞就差曾公望爲倅，委以城役。又奏云：伏覩東南郡，全無武備，蓋治平日久，因循玩弊。如江州據江湖之口，二巴二廣沿江上下，及其津渡驛置，可謂舟車衝要之地。臣自到任，首觀地形險固，久來頓兵，城池不完，恐非安便。比申奏，蒙旨許令繕治。又乞存留廣寧監沙眼錢及招宣毅軍例物。前後四奏，言甚力。由是城壁復堅。建炎，賊李成自十月來攻，至明年三月不克。會糧盡，居民突圍而出，賊遂入據。賊平，城池故完。開禧中，徐誼、陳謙增修女頭。嘉定中，袁燮、趙崇憲增修城，陸子虞初建敵樓、羊馬墻。寶慶初，楊紹雲增建。紹定中，陳阜修女頭及城脚，開塹，造吊橋。嘉熙中，陳塏增築月城，作南康門。阜在郡六年，有功於城池。以崗脉自東門來，難於浚壕，遂開塹以屏之。城五門：東北朝宗，趨京迎詔路，有起瞻、望春二亭。西盆江，東南福星，外有月城門曰南康。西南德化，北九江。以上皆有樓。子城在盆城西北隅，周四里。南爲麗譙，揭定江軍額，建鼓角，置漏水。隆興間，增兩角樓，唐文若增，又呼匣樓。趙崇憲更造。前列宣詔、頒春二亭。李𡨋《譙樓記》：尋陽始治蘄春之蘭城，在江北。晉元康初，合豫章十郡置江州。永興又置尋陽郡。咸和末，溫嶠自江北徙盆城之南。梁太清中，蕭大心又徙盆城是也。或曰：盆口城，漢高帝六年灌嬰所築。尋陽在昔爲江表要衝，宜英豪加意經理也。自南北分裂，歷晉至陳，號爲重鎮，與荆陽比。唐以州隸江西觀察，尋廢。本朝建炎升定江軍節度，威體如大諸侯，城闉門閎必貴其稱。先是州被詔修城，捄度築削，役更數歲。及是告功，列雉巋峙，隱然江濆，惟譙門獨故弊，與新城不稱，甚非所以崇藩屏而揭等威。趙侯以吏部郎來守，振弊恤隱，邦條具舉，載營載度，撤而新之。材取於宜春，工募於豫章，爲屋七椽，東西翼各三，基之崇視舊有加，費悉出少府摶約之餘。作

於壬申仲冬，成於癸酉季春。于以嚴詔書之布宣，謹政令之出入，觀雲祲以占妖祥。建挈壺以定昕夜，觀示吏民，延納客使，甫於體爲愜。方將大合樂集賓僚而落之，屬余被命造朝，道出郡下，得與燕席。嘗試與侯憑闌騁望，則康廬雲山之鬱盤，長江波濤之飛薄，與夫城邑之隱鄰，川原之決莽，日星蔽虧，煙霞吐吞，豈特爲一方環峙之觀，而增面勢之偉傑，補風氣之虧疏，此尤州之人士所共誇詡而談說也。酒酣，侯屬余記，余不敢辭。切嘗考諸古，天子門五：皐、庫、雉、應、路也。諸侯門三：庫、雉、路也。經傳之說，班班可考，大較諸侯不得有皐、應。《詩》云：「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釋者謂詩人美太王之有作，文王之興而大之，周有天下，遂定天子之制。其實太王之所作者，國之郭門與正門耳。伉，高也。將將，嚴正也。太王避狄居岐，建國之初，其立門之制不嫌於高且嚴，豈非事繫政體，雖力役之殷，不爲厲民與？鄭康成獨以爲諸侯有皐、應，而天子加庫、雉，與諸家之說抵牾，不足據也。夫諸侯臺門以高爲貴，門各有臺，所以尊臨於一邦，習民於上下之分。庫、路者，府庫、路寢所在也。雉，猶治也，治朝所在也。名立制存，禮不可廢。然雉門兩觀，未免見譏於《春秋》，蓋雉門諸侯守立，所以譏者非兩觀歟？本朝詔邦國立門，許設鴟極，制亞魏闕，使守臣司之，所以祗天子之詔令，非徒爲二千石尊重設也。古今異制，不可以一律言。今侯所建立，在古爲雉，於今爲譙，舉適其宜，因爲訂此州建置之繇者、古今門制暨侯政之善以記。漏及鼓角，淳祐中更造。吳湍命其客林可大造。〔冊九十卷八〇九二頁二〕

淳祐江州圖志

【官署】

嬰兒局，趙善璙置以濟民貧不能學子者。〔册一百七八卷一九七八一頁八〕

江州圖經志

【城池】

德安縣城，舊周七里百四十步，西倚義豐山，東臨敷淺水，南西北引溪合之，名金帶。水門七：慶雲、大柵、小柵、並南。通仙、北。興善、東。湴塘、米倉。並西。〔册九十卷八〇九二頁六〕

瑞昌縣城，舊周七里，西周臨龍泉及盆水。門四：迎薰、南。長庚、西。通江、北。通德。東。〔同前〕

湖口縣城，舊周七里，東西二門。〔同前〕

彭澤縣城，舊周七里，即山爲城。紹定中，章劼修築山之闕者。嘉熙中，趙崇侯加甃門三：匯東、臨江。東門、南門。並依山。〔同前〕

【倉廩】

大軍倉，在苗倉側。〔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四〕

【宮室】

三賢堂，在本州，祠晉靖節陶徵士、唐梁國狄公、太子少傅白公也。舊在郡圃，今徙州學。彭澤縣附郭普明院有思三賢堂，謂陶靖節、狄梁公、尉真人也。〔册六九卷七二三六頁十五〕

【人物】

崔嘉彥，字子虛，成紀人。修神農老子之術，東下吳越，以耕戰之策干時宰趙雄，雄奇之，未及用去國，嘉彥亦西歸。過廬山，得故西原庵址，築室居焉。墾田種藥，晝疾耕，夜吐納，四方之士皆取食焉。病廢孤老無歸者，皆牧養之，筋力至老不衰。朱文公熹嘗訪之，傾蓋道說平生，熹爲賦詩曰：「無處堪投迹，空山寄一椽。懸門窺絶壑，繚徑上層巔。檻闊吞江浪，簷空響谷泉。丹經閑日讀，不爲學神仙。」先是，張棟寄詩曰：「厭踏千山折，欣逢屋數椽。衣冠存古制，松雪對華巔。自漉甕中酒，仍烹澗底泉。桃源疑此是，不必問神仙。」熹故和之。又記其庵，熹見卧龍庵與西原鄰，嘉彥實經紀之。熹秩滿去，嘉彥不復至城市，年八十三卒。熹寄詩挽之：「關陝遺耆老，天資得勇多。雙瞳光射日，寸舌辯傾河。居俯三江近，隣從五老過。廬空人不見，猿鶴奈愁何。林下相從舊，回頭一十年。君論金鼎訣，我賦白雲篇。泉石無閑慮，丹砂結世緣。康山空葬骨，已作洞中仙。」〔册三三卷二七四一頁十三〕

【詩文】

諸葛興《〔彭澤縣城〕記》：自秦建九江郡，歷代沿革非一，而中流要爲重鎮；屬邑離合不常，而彭澤要爲望縣。《禹貢》「東匯澤爲彭蠡」，邑名蓋取諸此，然則其源古矣。晉靖節、唐狄公皆嘗令是邑，迨今仰高風而跂遐躅，故彭澤地望，視他邑尤以人爲重。然近歲井里蕭條，規模偪陋，東南二門，日漸摧圮；北瀕大江，實藉城壁，而頹垣廢址，蕩然不存。嘉定壬午，章侯來蒞，慨然有作興之意。弦歌之餘，稍出心計，幹贏取資，乃修二門，乃築城堞。又創江樓，扁曰匯東。江山勝狀，軒豁呈露。顧瞻邑治，層巒疊巘，岑蔚繚繞，三面回抱。其東北則小孤巋立，澄瀾如練，風帆浪舶，或繇岷、漢踰萬流而來也。東望則順流滔滔，距行都千里，使人懷子牟魏闕之心；直北則長淮在望，平蕪渺渺，悵神州之久隔，使人興中流擊楫之念。若夫春和景明，有岳陽之勝；鶩飛霞落，有滕閣之觀。涼夏簟之清風，凛漁簑之暮雪，四時之景，俱足以舒旅懷而動詩興云云。頃歲邊方繹騷，聲聞江右，而是邑爲切要，豈容不嚴備豫云云。乃今門闕城堡，既足爲捍敵計，若察姦民待暴客，固亦長民者之先務也。〔册九十卷八〇九二頁六〕

江州圖經

【人物】

梅价，德安人，世居縣之湧泉。宋元徽間，桂陽王休範以其宅有祥氣，徙之而置湧泉觀。唐會昌中，有名簡者，始家宛郎，數世族日盛，同居共財，中外肅睦。本朝皇祐間，不肖子訴諸縣，求析居。价力爭之，得不析。价仕至某曹郎官。時王氏、鄭氏亦數百口，故德安稱陳、梅、王、鄭焉。〔冊四九卷三五二八頁二〕

南唐陳崇，唐徵士伯宣後也。伯宣孫旺生機，機生感，感生蘭，蘭生青，六子伉、侍、仲、俛、偉、伸，六而十七，十七而三十四，七世同居，內外二百口，家道益昌，朝廷表其閭。崇，仲子也，有才識，以檢校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爲江州長史，謀於衆曰：「我家累世餘慶，子孫衆多，上下和睦，然恐雲仍漸夥，愚知不同，苟無肅睦之方，恐乖負荷之理。今欲維之以局務，定之以規程，推功任能，勸善懲惡，使公私財用之費、冠婚喪祭之等、衣食輿馬之給，子孫可以世守，何如？」衆曰：「善。」乃立主事一人、副二人，睦上下，轄長幼，待賓親，提局務，會財用。庫司二人，行賞罰，管莊宅，送稅租，司契書，時出納。立宅庫十一人，隸主事一人，主酒漿二人，主倉碓二人，主園圃牧畜四人，主近莊禾稼桑柘薪炭。立開勘司一人，

掌歷卜，主男女之生死婚姻排行。諸莊各置首一人、副一人，主田地耕種營殖。近莊創書堂，置掌書一人，主延師友，教成才；近宅創小學，置先生二人，授童蒙；而皆以族長主之。一人學醫，以備疾病。一人學巫卜，以備塚宅占禱。家故有道院，擇好道者奉焚修。時大順元年也。然後室無私財、厨無別饌，每男女食，合坐一廣室，少者別席。不畜婢僕，人無間言，子孫有常業，鷹犬之玩、非聖之書、商販之筭，皆禁勿習。鄉里率化，訟爲之少，皆崇之教也。崇卒，官至銀青光禄大夫，勳至上柱國。南唐昇元中，至三百口，旌表孝悌，特立義門。本朝平江南，守張霽首加存恤。在圍中者七人，城破，兵民皆死，惟七人異處而同歸，人以爲孝感。至開寶，幾七百口。家有犬百餘，共一般餵，一犬不至，羣犬皆不食。崇之後有蒲圻令勛，德安令玫吉，王府司馬禮，江州司士參軍試奉禮郎衮，洪州書記慕，知舞陽縣密，渭州推官賞，都知兵馬使玦，衙前兵馬使讓，感義軍都頭郜，討擊副使煇，館驛副使謙，教練使淳，節度押衙二人：珪、儔，節度總管三人：鏐、渥、靄，舉進士九人：遜、儼、度、漸、績、誘、永、陬、延年，舉三傳四人：昭、昱、琛、早，三史三禮各一人：鄙、用。早自有傳。

陳早，義門子也。時聚族增至千口，本州再徵南唐以來所蠲雜配，嘗詣闕訴之，詔免差役而已。興國七年，轉運使張齊賢奏，陳氏在李煜時尚蒙蠲放，歸聖朝後豈可復徵？淳化初，陳氏食不贍，守康戩奏，每年春首貸米二千斛，俟豐年還官。太宗皆從之。至道中，仍

歲旱饑，舉宗啜粥，雜以藻菜。早以次爲長，州貸米，早請其半，曰：「嗇而食之，自可及秋。」或謂曰：「何不受而糶之，以邀善價？」早曰：「朝廷以早族大，歲歉，特以王賦貸私室，可見利忘義、爲罔上之事乎？」上聞而嘉之曰：「陳早一家，孝友恭儉無比，世守家法，孝謹不衰，閨門之內肅如公庭，可尚也。」時遣內侍裴愈賫御書散賜江南寺觀及德義之家，早得三十有三本。愈回，奏《陳氏家法》二篇，上歎曰：「天下有此人家，真良家也。」送史館繕寫，賜諸王公各一本。咸平三年，增至一千四百七十八口，胡旦爲之碑。其後口聚餘三千，遂析居。後罹建炎寇禍。有繼珪者七傳至建炎，又百餘口，不蓄私財，一遵祖範。嘉定中，炎詣帥府自陳，下州覈實而上之，寧宗詔旌其門，書「真良家」三字賜之。撫太宗聖訓也。〔冊四九卷三五二八頁三〕

許祚，江州德化人。世不異財，至祚凡八世，長幼七百八十一口，祚撫輯中外無間言，鄉里稱之。太平興國七年，江州守臣奏，詔旌門閭。〔冊四九卷三五二八頁六〕

江州圖志

【人物】

秘書郎袁甫出通判湖州，考常平弊源以增積貯，核隱產增附嬰兒局。〔冊一百七八卷一九七

八一頁八〕

江州志

【山川】

玉華洞。江西九江府瑞昌縣北三十里學堂山，即縣之東崗也，有玉華洞。洞深數十丈，石乳結成魚、龍、蓮花、寶幡、獅子之象，有石床、石臺、玉田，田有仙人迹。泉湧如雷，下注爲池。嘗有火光與王喬洞通。禱雨多應。咸通五年，有僧獲鐵磐一、五銖錢七百文，皆漢物，刺史李璋表獻之，賜名清虛洞。〔册一百三四卷一三〇七五頁二〕

玉壺洞。九江府彭澤縣西南六十里有玉壺洞，高六丈，深一百二十丈。中有石田，田中如堆禾，門懸石鍾，洞内石龍蟠踞，流泉冬夏不涸。唐至人方姓者嘗獲玉壺，郡守苗紳奏之，時以爲祥。〔册一百三四卷一三〇七五頁三〕

潛玉洞。九江府彭澤縣簿堂西有潛玉洞，爲吏隱奇觀。〔册一百三四卷一三〇七五頁五〕

南湖觜。州境大川過江磯南湖觜，豫章諸水入之，並漢合爲三江，其總名則彭蠡澤也。〔册一百十卷一一〇七七頁二十三〕

筐湖。州境大川過黃沙，又東至上、下筐湖。〔册二十卷二二六六頁十六〕

牛橋湖。州境大川有牛橋湖，水入之。〔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三〕

鶴問湖，在州。上三邑水、白龍泉過二石門。〔同前〕

蛇口湖。上三邑水、鶴問湖與高良等山水過蛇口湖。〔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四〕

會宫亭湖。在州境大川有會宫亭湖。〔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十六〕

【宫室】

鈴齋。郡衙有鈴齋，在戒石廳後。〔册三十卷二五四〇頁二十〕

正心堂。郡通判廳右有正心堂，王述建，初名吏隱。〔册七一卷七二四〇頁七〕

正己堂。郡都統制衙廳東有正己堂。〔册七一卷七二四〇頁三十〕

晞賢堂。彭澤縣濂谿書院講堂曰晞賢。〔册七十卷七二三七頁十二〕

盡心堂。彭澤縣獄有盡心堂，在無倦右。〔册七一卷七二四〇頁一〕

明善堂。彭澤縣學講堂曰明善。〔册七一卷七二四二頁二十四〕

佚老堂。德化縣陶宣德宅有佚老堂，在尉廨側。〔册七十卷七二三八頁三〕

清心堂。瑞昌縣有清心堂，在廳東，廖公輔記，京鏜建。〔册七一卷七二四〇頁十〕

十八賢臺。德化縣西南六十里擲筆峰，因石爲臺，環列石坐一十有八，昔慧遠與社賢憩此。下臨絶壑。今東林土臺，乃其續築也。〔册三十卷二六〇三頁一〕

桂師臺。瑞昌縣西百二十里有桂師臺，在桃花山石臺下，出泉，冬夏如一，禱雨甚驗。〔册三十卷二六〇三頁二〕

碑碣

名山大澤，碑刻爲多。今起神禹迄本朝，隨所刊寓類而書之，歲月久近，可以第考焉。

德化縣

紫霄峰

大禹刻石。《尋陽記》云在峰後石室中，石屏蔽之，繩縋始至。每春夏泉流不可辨，秋冬分明，字大如掌，文皆隱起，禹所記山丈尺里數也。有好事者模得字百餘，以彝鼎款識考之，可曉者七字，曰「鴻荒瀁余乃攆探」，餘莫能辨。

秦始皇刻石。在禹刻旁。始皇三十七年登上霄峰，刻當在此時也。文曰：「皇帝臨御并天下，黔首安常，巡省遠方，以觀習俗。南浮大江，至於廬阜，登茲峻極，眺望汪洋。躬覽禹刻，奇文古義，百世其光。時維三十七年冬十二月戊申，左丞相斯、右丞相去疾、列侯離、五大夫嬰及少子胡亥，從駕行。」

漢武帝刻石。在禹刻旁。漢武元封五年過彭蠡，禮名山，觀禹刻，刻當在此時。

大孤山

大禹刻及秦皇、漢武刻。《水經注》：廬山之南，有孤石介立大湖中，矗然高峻，特爲瓌異。昔禹治洪水至此，刻石紀功。或言始皇所勒，歲月已久，莫能辯也。又按《十道四蕃志》，漢武亦刻其旁，然山陡起洪濤中，莫可見云。

《夏殷以來鐘鼎欵識法帖》二十卷。紹興十四年，薛尚功集。

梁《百花亭詩》。大同三年，梁元帝作，朱超道和，陳陰鏗追和。熙寧初，黃庭堅再書。

唐顏真卿《守政帖》、又《叙坐帖》。

《辨石鐘山記》。李渤記，大和元年，湖口鎮將吴文幹立。

《江州郡政名銜記》四。一、天聖六年，吴應建。二、慶曆五年，李寬建。三、大觀四年，王華記。四、紹興二年，劉紹先建。

《狄梁公碑》。慶曆間，范仲淹撰，黃庭堅再書。

《大林寺詩》。治平乙巳，周惇頤作，元豐三年刻。

《此君軒詩》。建中靖國元年，黃庭堅。

《江州字碑》。崇寧二年，李端夫篆。

《定江軍字碑》。紹興十二年重建。紹熙癸酉，王師古立。

《歷代括要圖》。紹興辛未，虚谷子表。

李龍眠《蓮社圖》。紹興癸酉，李保之刊。

督府諸公送唐江州詩。隆興甲申，戴節性跋。

《重建譙樓記》。嘉定六年，李臺記，宣繒書。

東坡《賦陶潛絶識詩》。黄庭堅跋。

江闔題名。劉克莊記，陳塏立。

郡圃

《重修思白堂記》。淳熙元年，黄鈞記，吕勝己書。

王梅谿《高遠堂詩》。乾道乙酉題。

韓松《高遠亭詩》。嘉定初元。

四説堂大字。趙汝愚書，嘉定子崇憲刻。

山谷書《范滂傳》。趙崇憲刻。

《齊雲樓記》。章峴傳，蔡與書。

齊雲樓額。章友直篆。

魯訔《高遠》、《齊雲》二詩。

庾樓

梁以來《題庾樓詩碑》。起張正見，止胡次仲，凡十四人二十五首，爲一碑。宣和甲辰，汪師忠刻，江惇憲書。

庾亮《見翟湯帖》。唐歐陽詢書。宣和甲辰，汪師忠跋。

張舜民詩。元豐壬戌，浮休居士書。

王易簡詩。政和五年。

《修庾樓記》。乾道改元，唐文若。

魯訔詩。附刻高遠亭碑後。

庾樓唱和。王十朋、周必大、張孝祥、林栗。

范石湖、潘慈明唱和。

庾樓字碑。陳晞篆。

琵琶亭

《琵琶行》。唐白居易作。淳熙三年，呂勝己書。

《琵琶亭記》。嘉泰三年，陳孔碩記書。

《重建亭記》。嘉定乙酉，左謩記。

通判廳

《江州司馬廳記》。白居易作，興國八年重立。

《白司馬祠堂記》。興國八年，徐鉉記。

沈比部詩。至和二年，章峴題。

疊翠亭。章珉題。

諸官廳

《簽書節度判官廳題名記》。嘉定甲申，李宗邁記。

《觀察推官題名記》。慶元庚申，朱質記。

《司理廳題名記》。紹定庚寅，王三接記。

《總幹廳題名記》。嘉定三年，陳孔碩記。

又《樂山堂記》。嘉定四年，袁燮記。

《都統司題名記》二。嘉泰四年、淳祐六年。

州學

《江州重興學記》。紹興十二年，張漢彥撰，陵哲書，范雲題額。

《三先生祠堂記》。淳熙元年，謝諤撰。

《會食堂記》。淳熙二年，潘燾撰。

《濂溪先生祠堂記》。乾道二年，林栗撰。

《重修學記》。嘉定四年，劉光祖記，袁燮書額。

《增貢士員額記》。端平三年，馮去疾記。

九江驛

唐顏魯公碑。魯公撰并書，見歐陽詹《吊九江驛文》，今不知所在。

《重建九江驛記》。淳祐乙巳，黃畊書。

天慶觀

唐李翰林《感秋詩》。天寶八載作。大觀庚寅，李瑛再書。

《紫極宮建使者殿記》。僧應之書撰，建隆中建。

東坡。元豐七年。

山谷唱和。崇寧元年。

黃太史《秋聲瓊芝龜殼三軒記》。嘉定十五年，張震發重書。

譙令憲、易祓和詩。嘉泰癸亥。

縣治

《德化題名記》。紹興三十二年，黃掞記。

《呂勤行記》。政和乙未。

《復魚湖省劄》。淳熙十四年付。

《虛明室記》。嘉泰癸酉，王觀之記。

《黃寺丞祠記》。嘉定己巳，馮椅記。

《蓮峰閣記》。寶慶丁未，趙師若書。

《漪嵐堂記》。政和六年，林敏功記。

《修漪嵐堂記》。紹興三十年，洪适記。

趙師舉《漪嵐詩》。嘉定初。

項安世《漪嵐詩》。嘉定戊辰。

唐文若詩。甲申七夕前。

韓松《視麥詩》。嘉定戊辰，張垓跋。

丞廳題名。嘉泰三年，陳卓記，任圖南篆。

簿廳題名。嘉定乙卯，石有宗記，鄭自得書。

《高軒記》。淳祐甲辰，陳彬記。

縣學

《建學記》。淳熙丙午，應振記。

濂溪書院

東坡詩。蘇軾賦呈次元仁弟。

山谷詩并序。

《元公祠記》。淳熙丁酉，朱熹撰，危端臣書篆。

朱文公謁題名。淳熙辛丑四月辛亥，後學朱熹、劉清之、張揚卿、王阮、周頤、林用中、趙希漢、陳祖永、許子春、王翰、余偶、陳士直、張彥先、黃榦敬謁，祈寬、吴兼善、僧至南爲朱熹書。

曹公亭

《重建曹公亭記》。楊傑記。

東林寺

《晉遠法師碑銘》。義熙十二年，謝靈運撰銘，張野序。

《唐佛馱禪師記》。開元十七年，李訥撰，張廷珪書。

《佛馱舍利塔後序》。開元中，李湜撰，胡乾曜書。

《東林寺碑》。開元十九年七月，李邕撰并書。

附裴休題。覽北海之詞翰，想見風采。

《遠師影堂碑》。李濱述，王遹篆額，僧帷嵩書，貞元中建，大中重立。

《怡大師碑銘》。許堯佐撰，李行言書篆，貞元中建，大中重立。

《粲公碑》。許堯佐撰，陸蔚之書篆，元和癸巳建，大中重立。

《臨壇大德塔銘》。元和十年，劉軻撰，大中八年重立。

《李渤自叙》。長慶三年三月，僧雲皐書。

《湊公塔銘》。白居易纂，長慶中建，大中再立。

《律大德石墳銘》。侯皐纂，僧雲皐書，長慶甲辰樹。

《玭律師碑》。劉軻纂，雲皐書，齊餘篆額，大和建，大中再立。

《大師堂記》。大和三年，倪匡明書篆。上列德化王楊澈、通判軍府事元皓。

《白氏文集記》。大和九年夏，白樂天記，趙蕃奉侍郎命建謁，僧雲皐書。

《稱律師碑》。劉軻撰，開成中建，大中再立。

《碑陰記》。會昌三年，張又新撰，裴光遠篆。

《弘和尚塔碑》。白居易纂，李克恭書，段全偉篆，大中八年立。

《經藏碑銘》。李肇撰，大中間馮譔再書。

《碑陰記》。蔡京撰，大中十四年建。

《觀音方丈記》。大中僧元楚記，中寂叟書。

《復東林寺碑》。柳公權書，大中十一年建。

《東林建碑記》。會昌張又新撰，大中間裴光遠篆。

《武陽韋公真贊》。苗紳贊，咸通八年書。

《經院錢物帖》。咸通十三年牒。

《言大德碑》。苗紳撰，裴光遠書篆，咸通中建。

《廣平公舊因記》。薛正己撰，劉詣書，光啓中建。

《彌勒殿記》。楊弼撰，保大二年杜昌業建。

《舍利塔記》。彭瀆撰，伊從道書保。

《周元公行記》。周茂叔、吴元禮、王安禮、王長元、沈元達、樂維嶽、元德，庚子十月一日會。

《供羅漢文》。建炎二年，王易簡疏，陳彦文書。

《重建寺記》。紹興五年，陳謙撰，高夔篆。

諸詩

惠遠唱和。劉遺民、王喬之、張野和。

謝靈運。

江淹。從建平王登香爐峰作。

崔融。

劉孝綽。

孟浩然。

李翰林。

白樂天。十五首。

二裴唱和。休、謨。

劉禹錫。

包佶。

貫休。四首。

齊己。二首。

靈澈。二首。

楊衡。

沈彬。二首。

周磋。

曹汾。會昌三年。

張毅夫。

徐知證。天祚二年聯句。

匡白。二首。

修睦。

蓮社詩。潘道明、章和。

岳鄂王。飛。

王阮。慶元庚申。

高夔。蓮社圖詩。

陳天麟。

吴西林寺

《西林寺碑》。歐陽詢撰，大業十三年樹。

顔魯公題。在碑額。

唐人題名。在碑陰，大中十年。

《齊朗詩碑》。鄭素卿纂，大中再立。

《裴諷行記》。在碑陰。

《水閣院經藏銘》。僧雲真撰，開寶中建。

諸詩

韓文公《題蕭郎中學堂》。本朝立石。

白樂天。三首。

貫休。懷詩道者詩。

齊己。水閣詩。

僧應之。

圓通寺

曹翰詩。乾德中作。紹聖丙子，僧道珪立。

二蘇唱和。崇寧初作。紹興中，陳邕書仍和。

《圓機禪師行録》。政和七年，李彭撰書。

《佛殿記》。慶元六年，周必大撰，王藺篆。

《道濟禪師記》。

陶靖節祠堂

《修祠堂記》三。一、元豐六年，潘希傑撰。二、開禧王必大記。三、嘉熙二年，林宋偉撰。

諸詩

顏真卿。
白樂天。
洪芻。
李彭。
孫勵。
李惇。
僧祖可。
天池
《文殊瑞相記》。元祐元年，王古記。
《聖燈記》。淳熙中，王質記。
《文殊感應事跡》。
蕭之敏詩。
康王谷
王黃州《煎茶記》。
王梅溪詩。乾道乙酉。

趙忠定。丁酉六月。

韓松詩。嘉定己巳。

太平宮

《使者廟碑》。李泚撰，開元二十年樹。

《靈驗記》。潘觀纂，開元二十一年建，治平重立。

《張靈官記》。徐鉉撰并書篆，歲次癸酉上元。

《胡則傳》。開寶八年，章珉撰。

《玉堂賜筆硯記》。靖康初，王寓撰。

《續靈驗記》。開禧二年，薛紱識。

《奉安王册記》。重和元年，洪芻。

《雲堂記》。趙彥滿記。

《三清閣碑》。吴愈撰，趙葵撰額。

諸詩

王梅溪。乾道乙酉。

王容。嘉泰辛酉。

易祓。嘉泰癸酉。

吴潛。端平丙申，四首。

祥符觀

《大乙真人廟記》。昇元中，徐知證記，孟拱辰書。

《真君事實》。宣和七年，王易簡集并書。

《昇元真君告》。宣和三年十月七日下。

諸詩

《杏谿謠》。

余崇龜。

陳國瑞。

廣福觀

《重建殿記》。保大五年，陳元松述并書。

《靖明真人傳》。賈善翔述，楊諷書。

孫邁詩。附碑陰，淳化二年。

《重建觀記》。謝守灝撰，丘傳書，陳謙題。

惠濟寺

《重修寺記》。大觀庚寅，僧伯奎撰。

《孚亨泉銘》。劉羲仲作。

獨秀軒詩。淳熙乙巳，岳甫。

寶巖院

《雙谿碑銘》。劉陵撰，祥符中江嗣題。

《重修院記》。譙令憲撰，黃榮書，董之奇題。

《移建院記》。紹定庚寅，嚴岳撰書。

餘寺觀

《開元觀丹井記》。紹聖四年，王傑記。

《承天院佛殿記》。皇祐五年，章申之撰。

《重修禪智寺記》。政和中，僧守端記。

通濟庵

裴休詩。紹興中，張旦重立。

《景德寺修造記》。乾道乙酉，趙不挫記。

《承天院佛像贊》。郭祥正撰，元祐七年。
《報恩寺藏記》。淳熙元年，趙伯巘記。
《寶覺廣福院記》。乾道戊子，釋光舒撰。
《報恩佛殿記》。慶元初，陳謙記，陳邕書篆。
《重建崇福院記》。慶元中，張泌記。
《能仁寺塔記》。紹定三年，洪适記，洪梓書。
《景德寺藏記》。紹定壬辰，陳阜記。

清虛庵

《紹興煥文閣記》。乾道二年，潘恕撰。
《清虛庵記》。淳熙三年，陳天麟記。
《皇甫真人仙遊碑》。陳良裕撰。

墓碣

《周元公墓碑》。熙寧六年，蒲宗孟撰。
《劉道原墓碣》。元祐庚午，范祖禹撰。
《劉道原誌銘》。元祐八年，黃庭堅撰。淳熙十三年，黃灝刻。

《文孝子記》。乾道六年，周燔撰。

《文孝子傳》。紹興二十七年，司馬之白書撰。

《萬人塚記》。興國二年，周述記。

餘碑

《重建城隍廟記》。至和二年，毛抗。

《城隍廟記》。宣和四年，張昌記。

《大孤廟勑告謝文》。紹興三十一年立。

《惠澤行宮記》。嘉定癸未，曹至記，厲模書。

德安縣

蒲塘驛

《義豐亭記》。嘉祐七年，朱仲經記。

《復蒲塘驛記》。熙寧七年，趙勰記。

《修驛記》。重和元年，劉翰撰。

《蒲塘記》。紹興十五年，梅青錢辭。

諸詩

宋之問。

韋應物。二首。正元三年題。熙寧元年，趙總并宋之問詩再刻。

葉義問。紹興甲戌。

李邦獻。紹興戊寅。

李安國。己卯十一月。

戴節性。壬午。

邊維嶽。乾道丁亥。

徐俯。乾道戊子。

縣治

《谷簾水煎茶詩》。王禹偁作，祥符元年。

《周元公歷陵閣留題》。元豐五年五月十二日，敦順、漸甫、和仲會於歷陵，元祐譚仲跋。

《題名後記》。紹興十五年，呂廣問記。

《虛明堂記》。紹興十八年，駱庭芝記。

《新井銘》。紹興壬午，呂彥忠誌。

《減稅記》。紹興三十年，張洪彥撰并書。

《重建鼓樓記》。淳祐四年，馮去疾記。

《丞廳壁記》。乾道戊子，趙彥章記，曹大年書。

《簿廳壁記》。嘉定辛未，王佐才記。

《尉廳壁記》。紹熙元年。

又四銘。江南劉義仲詞。

縣學

《鄉飲記》二。紹興呂廣問，又端平駱養正記。

《詠歸軒記》。紹興乙丑，呂廣問記。

《尊賢堂記》。嘉定戊寅，林時英記。

《新學記》。淳熙七年，錢著書，翟牧篆。

《襄敏壯敏祠記》。嘉熙初，謝仝記。

寺觀祠廟

《城隍廟記》。保大四載，劉延昌記。

《無相院塔記》。慶曆甲申，吳育撰。

滄州閣王阮集句。慶元改元。

《元陽觀記》。嘉泰癸亥，趙師燾撰。
《北山開化寺記》。嘉定壬戌，委心翁記。
何宋英詩。

瑞昌縣

元禮部祠
次山《瀼溪詩》。乾元戊戌作。
《元公祠詩》。嘉祐五年，吴審禮記。
《瀼溪銘》。乾道六年，司馬之白再書，向子廊題。
《次山祠堂記》。葉義問撰，吴説書。
《思賢堂記》。元祐五年，張祐撰。
坡公亭
《東城紀行》。蘇軾甲子四月二十三日過。
譙令憲跋。
《坡公館記》。嘉定三年，洪偲記。
《元蘇堂記》。寶慶丙戌，趙汝馭記。

瀼溪驛

葉義問詩。紹興二十四年。

陳天麟詩。隆興二年。

王梅溪詩。乾道元年。

縣治

《知縣題名記》。紹興十六年，李琥書。

《續廳壁記》。嘉泰四年，洪偲記。

《簿廳壁記》。嘉泰壬戌，葉璵撰。

《重建社壇記》。嘉泰壬戌，謝夢兆記。

《敬簡堂記》。嘉泰癸亥，張嗣古記，李壁書。

《瑞麥圖贊》。嘉泰癸亥，蔣晦之書。

《溪山勝概記》。嘉泰四年，易祓記。

《減茶引錢省劄》。嘉定六年，趙崇憲奏。

《勑書樓記》。嘉定壬申，徐鉉記。

《志喜樓記》。嘉定十七年，趙汝馭記。

《教場記》。

縣學

《新學記》。嘉泰三年，朱質記。

《增學田記》。嘉定七年，陳元粹記。

寺觀祠廟

《冲陽觀蘇道士墓碑》。大唐乙丑。

《玉清觀碑》。南唐大義甲戌，倪少通述。

《冲陽觀記》。淳化二年，康戩述。

《法雨院記》。祥符六年，僧茂達記。

《法安院記》。錢宗櫸撰書，明道二年立。

《政福院記》。慶曆七年，樊毓。

《趙彥橚遊玉華洞記》。慶元庚申。

《顯濟祠孚澤侯告》。慶元六年下。

《永豐道院藏記》。嘉定戊寅，林時英記。

《玉華洞通泉觀記》。林時英記。

《玉清觀藏記》。嘉定十五年，何剡記。

《紫陽觀記》。寶慶丙戌，趙汝馭記。

《元寂觀記》。淳化中，康戩記。

餘碑

《周氏有賢閣記》。政和四年，王寀書。

《通濟橋記》。大觀戊子，周載記。

湖口縣

石鍾山

唐李渤記。大和元年，湖口鎮將吴文幹立。

本朝東坡記。元豐七年，蘇軾記。

坡公《壺中九華石詩》。紹聖間賦，建中靖國初和，崇寧初山谷跋并和。

山谷書霜鍾雙閣字。

謝艮齋書雲平字。

上鍾一滴泉字。

縣治

《湖口縣廳題名記》。淳熙五年，孟師孟記。
《丞廳壁記》。嘉定乙亥，馬子嚴撰并書。
《尉廳壁記》。嘉定己巳，王伯昌記。
又馬子嚴詩。嘉定乙亥。
縣學
《重建學記》。洪邁記。
《錢糧記》。淳祐壬寅，陶熾記。
寺觀祠廟
《龍福院殿碑》。王立之撰。
《栖靈觀記》。嘉祐三年。
《栖真院記》。崇寧五年，鄭觀撰，錢白題。
《三學寺藏記》。紹興四年，董公旦記。
《岳廟一仙亭記》。慶元己未，朱璹記。
王梅溪《栖真寺詩》。
餘碑

《蕭祭酒墓誌銘》。周必大撰。

《蕭景蘇墓誌銘》。曹彥約撰。

《甯府君墓誌》。嘉定五年，袁燮撰并書。

彭澤縣

西山諸巖

山谷書「讀書巖」字及題名。紹聖元年八月，來謁石興宗，尋勝至此，裴徊于橋陰者久之。伯氏元明、舍弟天民將姪樣柜自小徑來江西。黃庭堅魯直記。

讀書巖潛玉洞詩。王自適刻。

萬峰潛玉圖。

陶狄二公祠

《唐陶狄碑》。景龍中，扶風馬澤撰。

《唐狄梁公碑》。皮日休撰，錢雍書篆。

題正廟牒額。紹興七年十一月下。

《修靖節堂記》。隆興二年，毛舜撰。

《重建靖節堂記》。淳熙丁酉，羅愿記。

《忠烈侯告》。嘉定十七年二月吉下。

縣治

《縣令題名記》。紹興戊辰，王系記。

《守信堂記》。乾道三年，唐佐記。

《懷古齋記》。乾道九年，劉烈撰。

《縣丞廳壁記》。開禧丙寅，何公鼎記。

《主簿廳壁記》。嘉定庚午，趙崇賦。

《匯東樓記》。嘉定十六年，諸葛興記。

匯東樓字并詩。章劼刻。

《社壇記》。諸葛興撰。

縣學

《狄梁公碑》。范仲淹撰，王自適書。

靖節《歸去來詞》。王自適書。

《縣學記》。紹興二十五年，沈樞記。

寺觀祠廟

《修真觀記》。徐鉉撰，吴淑篆。

山谷《馬當魯望亭》四詩。

《馬當加封誥》。紹興三十一年下。

《馬當重建廟記》。嘉熙三年，楊師謙記。

論曰：昔賢登高臨遠，撫宇宙，慨古今，同一轍也。故一事役之成則記，一境物之勝則詠，一遊之適、一善之可傳則述，大書深刻，冀托金石，以自壽其志，豈苟然哉！然而江山不老，陳迹可裨，其所自托傳者常少，不傳者常多，豈非人有賢否，事有是非，修詞有誠僞，皆不容自掩耶！故制行立言，君子所務，良有以也。若夫抱道之士，畏名而逃之，言爲身章，隱則俱隱。之人也，行四時，成萬物，未易以聲迹議，吾夫子惟於天地變化中求之，信哉！

文籍

書籍者，載道而行今古者也。貫天人，證治亂，傳言行，辨事物，後之所以知今，今之所以知古者，莫如書。故書者，道之輿也。古今言書者，其目四：一曰經，自《六經》、《論》、《孟》，以至注疏、正義、解傳、訓詁、音釋、圖説，皆附於經。二曰史，歷代史書以至評斷、疑議、凡例、編年、人物、傳述、星紀、地志、律曆、卜筮、算法、傳奇、小説之類，皆附於史。三曰子，自十七子、兵家七書，以至注解、訓釋及佛老諸經、鈔纂、頌偈、音譯，及古今人著書立書與雜文不同者，附於子。四曰集。古今人文集及制誥、符檄、詩賦、頌表、啓牋、疏、碑記、

跋、銘、贊、戲詞、寓言諸雜作皆是。雖其言有大小遠近之殊，然皆不容廢也。故有天下者，備天下之書；有一國者，備一國之書。九江爲文憲郡，經史百家，別於學官，藏於私塾，世所有者，未必無之。至若仕於斯，家於斯，隱若寓於斯，文爲此而作，書自此而著，郡所宜有者則有無未可必，而傳與不傳，未可知也。予惟斯文，不可逸載，乃即經、子、史、集而別之，其既有者曰書籍，其宜有者曰書目，庶幾古意未墜，它日有好古博雅者，叢收而彙別之，安知其不傳且備哉！

書籍

《周易》

《易正義》

《太玄經》

《伊川易傳》

《程氏易原》

《大易粹言》

《繫辭精文》

晦庵《易啓蒙》

誠齋《易傳》
虛谷《易解》
《西山極筮圖》
《尚書》
《尚書正義》
東萊《書說》
《四百家書解》
程氏《書譜》
晦庵《書傳》
《袁氏書記》
《混一書解》
《毛氏詩》
《毛詩正義》
歐陽《詩本義》
《二李詩解》

晦庵《詩解》
《毛詩新經》
《周禮》
《周禮正義》
林之奇《周禮解》
易祓《周禮總義》
《禮記》
《禮記正義》
《中庸大學章句或問》
《中庸輯略》
《三禮圖》
《左氏春秋》
《公羊春秋》
《穀梁春秋》
《三傳正義》

《孝經》
《孝經正義》
《論語》
《論語正義》
晦庵《論語解》
《孟子》
《孟子正義》
《孟子集註》
晦庵《孟子解》
《三先生語孟》
《二先生語孟》
《九經說》
《群經音義》
《經典釋文》並經類
《史記》

《漢書》
袁宏《後漢書》
《漢兵制》
《三國志》
《晉書》
《南史》
《北史》
《隋書》
《唐書》
《唐書音訓》
《五代史》
《資治通鑑》
晦庵《通鑑綱目》
《通鑑記事》
《續通鑑長編》

南軒《通鑑論篤》
《本朝事實》
《三朝寶訓》
《十三朝言行録》
《三朝政要》
《建康實録》
《諸葛武侯傳》
杜氏《通典》
《韓魏公家傳》
《紹興勑令》
《職官分紀》
《治迹統類》
《君臣事實》
《名臣玉府》
《册府元龜》

《白氏六帖》
《書林事類》
《唐韻》
《玉篇》並史類
《孔子家語》
《曾子》
《荀楊子》
《文中子》
《老子》
《莊子》
《列子》
《七書》並子類
《文選》
《唐文粹》
《韓柳文》

《陸宣公奏議》
《李翰林集》
《杜詩》
《皇朝鑑》
韓魏公《安陽集》
《六一先生集》
《東坡文集》
《山谷前後集》
《周益公集》
《陸象山集》
《陳立齋集》
《容齋集》
《杜陵集》
《滹水集》
《程氏遺書》

《伊洛粹言》
《五先生語録》
《潁濱語録》
《晦庵語録》
《晦庵家禮》並集類

書目

周元公《易太極圖説》一卷
李潛《注周易》一卷
周續之《注公羊春秋》
劉軻《三傳指要》十五卷
劉軻《翼孟》三卷
蔡嵩《孝經解》並經類
陳伯宣《注史記》
劉軻《漢書古史》十卷
又《帝王曆運代歌》一卷

又《五禪三革》一卷

又《史鑑》一卷

又《十三代名臣議》一卷

又《黃中通理》三卷

又《牛羊日曆》一卷

劉道原《十國紀年》十二卷

又《包犧至厲王疑年譜》

又《共和熙寧年略譜》一卷

又《通鑑外紀》十卷

周續之《嵇康傳》二卷

又《古聖賢高士傳贊》三卷

孟仲輝《桓玄傳》一卷

又《桓玄僞事》三卷

應詹《江南故事》三卷

又《陶威公故事》三卷

昭明太子《靖節先生傳》一卷
李渤《六賢圖贊》一卷
徐整《豫章列士傳》三卷
劉叔先《廬山七賢傳》三卷
戴師愈《廬山名賢傳》十三卷
《廬山十八賢傳》一卷
周紫芝《楚詞贅説》四卷
吴仁傑《淵明年譜》一卷
陳振孫《白樂天年譜》一卷
《李渤事跡》一卷
《周元公事實》一卷
熊默《豫章舊志》三卷
熊欣《豫章志後撰》一卷
徐整《豫章舊志》八卷
雷次宗《豫章志》

張密《九江新舊録》三卷
張僧鑑《尋陽記》一卷
王真之《尋陽記》
晁伯揆《尋陽志》十二卷
謝靈運《遊名山記》
釋惠遠《廬山記》
張野《廬山記》一卷
盧潘《廬江辯》一卷
劉程之《廬山精舍記》一卷
宗測《廬山記》一卷
陳舜俞《廬山記》五卷
陸羽《水經》一卷
《江州諸姓譜》一卷
《開寶江州圖經》
《祥符江州圖經》

《大觀江州圖經》
刺史王羲之《小學書》一卷
刺史劉義慶《世説》
又《集林》二百卷
又《小説》十卷
陶侃《尋龍經》一卷
劉壯輿《太初曆》
王寓《玉堂賜筆硯記》一卷
夏英公《四聲古韻集》並史類
《周子通書》一卷
張銓子《張子》八卷
劉軻《豢龍子》三卷。並子類
《陶侃集》二卷
《劉遺民集》五卷
《陶淵明集》十卷

《雷次宗集》三十卷
《宗炳集》十五卷
《張野集》十卷
惠遠《匡山集》二十卷
《符載集》十卷
《元次山集》十卷
裴倩《盆城集》五卷
《楊鴻集》十卷
《史虛白集》
《劉删集》
《陳陶文集》
《濂溪大成集》
《夏英公集》百卷
《王襄敏奏議》三十卷
又《發明自身之學》三卷

石敏若《橘林集》
陳崇《義門家法》一卷
周師王《瀼翁集》
蔡嵩《猴溪集》二十卷
陳輔之《南郭集》
《祁居之集》五卷
王阮《義豐集》
駱允中《松溪集》十卷
《劉虛谷集》五卷
陳了翁《南窗雜著》一卷
周紫芝《太倉稊米》七十卷
刺史《應詹集》五卷
刺史《溫嶠集》十卷
刺史《庾亮集》十卷
刺史《韋應物詩集》

彭澤令《張令見詩集》四卷
賈島《詩格》一卷
《白司馬集》七十五卷
從事《吴遇集》
《楊衡詩》一卷
《楊徽之詩》二十卷
劉潤《五言金城》一卷
《陳沆詩集》
《陳貺詩集》
《孟貫詩》一卷
《許堅詩集》
《柳宏詩》一卷
周紫芝《詩話》三卷
又《長短句》三卷
僧祖可《東溪詩》

《清虛庵題詠》一卷
郭璞《江賦》一篇
支曇諦《廬山賦》一篇
孫放《廬山賦》一篇
李衛公《匡廬賦》一篇
又《大孤山賦》一篇
李彭《方湖賦》一篇
司馬之白《瀼湖賦》一篇
顏延年《靖節謚議》一篇
昭明太子《淵明集序》一篇
謝靈運《遊名山序》一篇
梁元帝《廬山序》一篇
伏滔《遊山序》一篇
崔群《送廬岳處士叙》一篇
李白《送弟遊廬山序》一篇

元稹《白氏長慶集叙》一篇
李商隱《元次山集序》一篇
張舜民《寶陁巖叙》一篇
張商英《送道士歸廬山叙》一篇
黄山谷《三岩頌》三篇
劉羲仲《孚亨泉銘》一篇
陸龜蒙《馬當山銘》一篇
夏英公《篆韻》一册
薛尚功《鍾鼎篆韻》五卷
僧了元《瑞香記》一篇
《宋漁父詞》一篇。並集類
佛老
劉遺民《老子年譜》一卷
又《節解》二卷
又《章門》三卷

李渤《老子真傳》一卷
李潛《注老子》一卷
陸修静《儀》五卷
李道冲《老莊論》一卷
謝守灝《莊列商略》六卷
《匡先生傳》一卷
《董真君事實》一卷
葉義問《采訪感應記》一卷
《皇甫真人傳》一卷
清虛《靈異記》一卷
謝靈運《涅槃經疏》
惠遠《涅槃經疏》
佛馱耶舍譯《長阿含經四分律》
跋陀羅譯《觀佛三昧海經》百十七卷
竺道生著《法身無色論無淨土緣論》

又《泥洹經解》
曇詵《注維摩經》一卷
又《蓮社窮通論》一卷
僧璨《安樂法門論》一卷
《仁道者華嚴別論》十卷
李潛《法界賦》一篇
書板附
《周子通書》
虛谷《易解》
歐陽忞《輿地廣記》
《靖節先生集》
《白氏長慶集》
《元次山集》
《濂溪遺文》
《二程文集》

《東坡大全集》
《容齋論語説》
《退庵文集》
《東歸集》
《西塘集》
《庾樓詩集》
《琵琶亭詩集》
《褚氏遺書》
《自警篇》
《變離騷》
《斯齋詩》
《雪海詩》
《三謝詩》
《劍南詩》
《古今絶句》

《江行詞》
《易簡方》
《傷寒論》
《悟真篇》
《感應篇》

御書

先朝手書賜方國，江郡與有之。建紹俶擾，奎蹟罕存，惟高孝以來，謨訓具在，昭回飾物，焜輝千古。臣子澄謹以冠諸碑刻之首。至若崇儒之詔，學校嚴奉；甲兵之問，戎臣寶之。與夫廬阜佛老之宫，州閭孝悌之族，間有得自天之隕者，榮遇與郡邑等，因附録焉。

州縣治

太宗御製文臣七條。一曰清心，謂平心待物，則事自正。二曰奉公，謂公直潔己，則民自服。三曰修德，謂以德化人，不專威猛。四曰責實，謂專求實効，勿競虚譽。五曰明察，謂勤察民情，勿使賦役不均，刑罰不中。六曰勸課，謂勸喻下民，勤於孝悌之行，農桑之務。七曰革弊，謂求民疾苦，而釐革之。

高宗御書戒石。爾俸爾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又《奬諭湯鵬舉進助詔》，勑。湯鵬舉等，三省進呈，皇太后還宫進錢三萬貫事。駙馬言旋，輿情溢喜，兹國

家之盛事，慰臣子之傾心。而爾治郡可觀，裕財有素，歸其餘積，用相禮儀，人悉如斯，事安不濟！備觀誠意，良切歎嘉，故茲獎諭，想宜知悉。夏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紹興十二年，臣湯鵬舉刻。

又《籍田詔》，朕惟兵興以來，田畝多荒，故不憚卑躬，與民休息。今疆埸罷警，流徙復業，朕親躬籍田，以先黎庶，三推復進，勞賜耆老，嘉興世俗，躋於富厚。漢文帝頻年下詔，首推農事之本，至於上下給足，減免田租，光于史册，朕心庶幾焉。咨爾中外，當體至懷，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紹興十六年二月，臣錢稔刻。

今上作《新文弊手詔》，朕親御路朝，首興教化，士風所係，尤務作新。比年以來，習尚澆漓，文氣卑薾，純厚典實視昔歉焉。豈涵養之未充，抑薰陶之或闕。咨爾訓迪之職，毋拘内外之殊，各究乃心，俾知所嚮，矯偏適正，崇雅黜浮。使人皆君子之歸，如古者賢才之盛，副予至意，惟爾之休。

寶慶三年，臣陳阜刻。

又《賜何炳勑書》，勑何炳。朕仰惟藝祖皇帝，立國以仁，維國以義，撫軍馭軍，恩威不相揜，用能賦民養軍而民不憚，整軍衛民而軍不怨。經制一定，國勢尊安，慨慕風烈，常懼弗逮。間者惠陽、建安、京口、高沙之軍，蠢惟不靖，以駭民聽，雖怙終必戮，迄伸邦憲，而事非獲已，痛切朕躬。夫三綱五常之理在人，未始泯絶，彼其忘平時撫養之恩，背理損生者，而以衛民者廢，豈盡本心哉！有司奉令不虔，故其病於掊尅，而饑寒之不免；困於力役，而休息之無期；鬱挹於沮遏，而赴愬之無所，殆非一日，亦惟朕之不明，有以致之。《詩》不云乎，「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内而三衙，外而列閫，暨諸軍主兵官，其各體至意，上下交飭，訓禮是信，威以戒其玩，而恩以恤其私，使人人自愛，相安於紀律，而國勢張，時惟汝嘉，狃故必罰，朕不敢赦。故茲戒諭，想宜知悉。秋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端平二年，臣炳刻。

又《賜趙善璙勑書》，勑善璙。朕纂承丕緒，思大有爲，三邊閫帥，皆所親擇。比歲二虜交攻，疆埸弗靖，采薇之役，櫛沐風雨，扞禦勞瘁，朕甚念之。今事會鼎來，大運方新，屬親萬幾，整齊內治，凡我捍臣，暨于爪士，宜思閫內之重，激怠惰，起事功，毋染舊洽，毋趨倖門，毋事苞苴，毋尚掊克，毋便文以自營，毋輕舉以貪利。其有規略素定，計慮已審，尚一乃心力，觀時制宜，勿復顧望，以勉圖厥成。予有好爵，不汝靳也。否則有顯罰，于曷敢貸。其明聽毋忽。故茲戒諭，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紹定六年，臣善璙刻。

又《賜喬似孫勑書》，勑似孫。朕念四郊之多壘，孰能千里而折衝。肆命樞臣，肇開督府，聯合吳蜀，表裏江淮，欲脉絡相爲貫通，庶臂指易于運掉。然賴將壇之戮力，並須制閫之協心，上而帥守監司，下而兵民總管，共思國恥，毋徇己私，各據智勇之長，同赴功名之會，率循統紀，勿立町畦，毋巽懦以偷生，毋媢疾以交惡。叶濟國事，用拯時艱，故茲示諭，想宜知悉。春暖，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嘉熙三年，臣似孫刻。

又《屯田勑書》二，勑巖之。昔我高后，嘗引對三大帥屬官陳誦等，諭以朝廷久養大兵，國用既竭，民力已困，切須措置耕屯。洋洋聖謨，其責耕屯以給軍食，是誠得戰守之要務。我國家宿師日久，穀人疾耕，不足以供餉，而三陲田粟多荒，朕聰聽祖訓，用飭諸閫爲留屯計。卿承命督耕，因田致粟，遂能率先以給餉甬，推事而往，將有羊祜十年之儲，郭元振數十年之積矣。實畝實籍，何勤如焉。若汝予嘉勉究不續，故茲奬諭，想宜知悉。春寒，卿比平安否？遣書指不多及。

覽奏及繳進屯田圖，本經始指畫，極有條理，備見勤勞，深用嘉歎。朕惟屯田之策舊矣，類多具文以應令，鮮底厥成。今卿分屯授田，規畫精密，將以實工而課實效，且謂不敢毫髮欺罔，此言深當朕心，天相純忱，一稔可卜。卿宜預飭

秋防，早竣穡事，使餽餉之計可省，公私之積裕如，則許下、峴山之功，不專美於魏晉矣。卿其勉之。嘉熙四年，臣嚴之刻。

又《訓廉謹刑二銘》，周典六計，吏治條陳。以廉爲本，乃良而循。彼肆貪虐，與豹虎均。肥于而家，多瘠吾民。縱逭於法，愧其冠紳。貨悖而入，菑及後人。我朝終厚，黜貪爲仁。咨爾群辟，是訓是遵。民吾同胞，疾痛猶己。報虐以威，刑非得已。仰維祖宗，若保赤子。明謹庶獄，惻怛溫旨。金科玉條，毫析銖累。夫何大吏，篾棄法理。逮於郡邑，濫用笞箠。典聽朕言，式克欽止。淳祐五年頒。

又《誕節放生御書》，朕惟誕節放生祝壽，乃見臣子忠愛。錫宴食品，自有彝式。如間州郡縣鎮，緣此廣務烹宰，殊失好生之意。今宜戒敕，不得多殺物命，一如景祐三年詔書，務令遵守。仍於所在放生池刻石。淳祐九年，臣希瀞刻。

州學

徽宗御書大成殿額。

州縣學刻

又作《新士習詔》，政和八年，州縣刻。

又《大觀舉八行碑》，政和三年，權德安縣事臣程滂刻。

都統司

太宗御製武臣七條。一曰修身，使民卒有所法則。二守職，不侵擾州縣之民。三存恤，撫士卒甘苦皆同。四公平，撫存士卒無有偏黨。五訓習，訓士卒勤習武藝。六簡閱，識士卒勤惰勇怯。七威嚴，馭士卒無使犯禁。

今上《戒諭將帥勑書》，文同賜趙善璙本。端平元年賜。

又《獎諭王忠時戍光州兼武定帥。核實武定兵籍勑書》，勑王忠。朕觀唐白志正掌神策兵，東征死亡者，隱不以聞，受市井富兒賂，輒補名廩軍籍，身敗於市，後果爲唐患，朕甚惡之。近歲掌軍者欺益甚，隱死籍，售代名，因自利其廩賜，精銳銷落，疲懦充斥，職是之由，方思核軍，實洗宿敝。爾攝帥武定，乃能體國首公，得所冒廩秩者六百三十七人來上。嗚呼！可謂不貪以律下，不欺以事上矣。爲將帥皆若爾，軍政其不立乎！是用汝嘉，其益嘉勉，所有軍將隊伍，並與原罪，故茲獎諭，想宜知悉。春暖，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端平二年賜。

鄂王第

高宗皇帝《賜岳飛屯江州日御書》四，飛家藏御書七十有六軸，今擇在郡被受者入志。紹興六年賜，聞卿目疾小愈，即提兵東下，委身徇國，竭節事君，於卿見之，良用嘉歎。今淮西既定，別無他警，卿更不須進發，其或襄、鄂、陳、蔡有機可乘，即依張浚已行事理從長措置，亦卿平日之志也。故茲親詔，卿宜知悉。七年賜，比降旨令卿領兵應援浙淮，庶幾王室尊安，中外寧謐。聞卿即日就道，已屯九江，憫勞跋履之勤，良用嘉歎。今遣江諮賜卿茶藥酒果，及燕犒將士，仍令諭朕委曲之意，卿宜悉之。十一年賜，據探報，虜人自壽春府遣兵渡淮，已在廬州界上，張俊、劉錡等見合力措置掩殺，卿可星夜前來江州，乘機照應，出其前後，使賊腹背受敵，不能枝梧。投機之會，正在今日。以卿

忠勇，志吞此賊，當即就道。付此親札，卿宜體悉。又賜。虜寇聚于淮西，張俊、楊沂中、劉錡已於和州巢縣下寨，與賊相拒，韓世忠出兵濠上，卿宜倍道共乘機會。前所發親札，卿得之必已就道，今遣張去爲往喻朕意，卿更須兼程，無貽後時之悔。諒卿忠智出於天性，不俟多訓也。以上飛孫監鎮江府大軍倉臣珂刻。

寺觀

神宗御書採訪殿牌。九天採訪應元保運真君之殿。元豐中賜。

徽宗御書宮牌。勑賜太平興國之宮。政和中賜。

今上御書三清閣牌。淳祐元年賜。並太平宮。

寧宗御書蓮社字，賜東林寺。

徽宗御書《九炁合靈經》。

高宗御書清虛字。紹興二十八年賜。

又手書二。語在《皇甫坦傳》。紹興二十八年及隆興元年賜。

又御書清虛之庵牌。乾道九年賜。

又御書神泉字。隆興元年賜。

又御書道佛經五。《陰符》、《道德》、《黃庭》、《度人》、《心經》。

又草書扇面四章書詩二首。

孝宗御書《千字文》。
光宗御書道紀堂字。
又《草聖酒中八仙歌》。
又御書怡神字並清虛庵。
寧宗御書壽聖觀額賜本觀。
餘碑
寧宗御書真良家子字，賜義門。炎。〔册六四卷六六九七頁十〕

祠祀

《易》於萃渙，皆稱王假有廟。傳曰：祭祀者，人心之所自盡也，可以合天下之散焉。夫人有智欺一世，而不敢欺幽冥；有以形迹爲難信，而反信於無朕者，聖人以爲天理未泯也。故借祠祀以感發之，非謂神有禍福之操，可徼得而避喪也。代德下衰，怛於生死之變，而懵於憂患之故，謂無妄之福可以祈得，於是植叢房，眩兒位，黠者乘之以爲姦，愚者惑而莫解，上之人又從而煽之，孰知祠之本旨哉。夫老氏所宗，皆昭布森列之象，本導人以首愆改行。浮屠氏學，先戒定，不專福田利益。祠廟本以秩山川之望，興雲雨澤萬物，祀先哲勛德之在人，而能禦大災大患，是豈行胸臆而徇所諂哉。江州未能無荆揚機鬼之俗，然郡縣

所崇皆祀典，康廬率老佛之祠而淫祀少衰焉。開民民心，使不外訹，特在賢師帥與鄉先生之教耳。予故類別之，若宮觀，若寺院，若庵巖，若神廟，若祠堂，總曰祠祀志。〔册六四卷六六九八頁一〕

宮觀

康廬靈秀，天真所陟降，羽人所棲歸，自山南屬南康，而觀額半隸之，其存者多古迹焉。

德化縣在城

天慶觀，在薛家坡，本唐紫極宮，開元二十年建。有太清殿。玄元皇帝像，銅鑄，明皇御容侍。唐稱系出老子，故遵之。前志載嘗毀像鑄錢，重不可舁而大作，遂還故處。本朝祥符三年，詔作聖祖殿，時詔諸州置天慶觀，許改用舊宮觀，故江州以紫極應詔。五年改今額。天禧中，方士王中正藥金成，鑄寶牌分賜。觀有李太白《感秋》詩，「何處聞秋聲，蕭蕭北窗竹。回簿萬古心，攬之不盈掬。靜坐觀衆妙，浩然媚幽獨。白雲南山來，就我簷下宿。懶從唐生決，羞訪季主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野情轉消散，世道有翻覆。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蘇東坡、黃山谷和。道士卓玘刻太白詩。玘有道術氣節，種草號玉芝，見知於東坡。坡元豐七年再至，則玘亡矣。其徒胡洞微以刻本呈坡，故追和。崇寧初，山谷繼和，且序云：欲崇飾宮觀，規摹遠甚，俗緣淺薄，不能成就。及至洞微，宮殿崇成，便齋曲房，松竹蓊蔚，軒窗開塞，宜冬愜夏，智慮通物者也。又好文多藝，坡公所以每至則留連歟。三詩世稱「尋陽三絶」。又有秋聲、玉芝、龜殼三軒，山谷皆賦，後立三賢祠。題詠。東坡和：「寄卧

虛寂堂，月明浸疎竹。泠然洗人心，欲飲不可掬。流光發詠歎，自昔非予獨。行年四十九，還此北窗宿。緬懷卓道人，白首寓醫卜。謫仙固遠矣，此土亦難復。世道如弈棋，變化不可覆。惟應玉芝老，待得蟠桃熟。」山谷和：「不見兩謫仙，長懷依修竹。行遠紫極宮，明珠得盈掬。平生人欲殺，耿介受命獨。往者如可作，抱被來同宿。抵柱閱頹波，不疑更何卜。但觀草木秋，葉落根自復。我病二十年，大斗久不覆。因之酌蘇李，蟹肥社醪熟。」譙令憲和：「余年四十九，濫分盆城竹。悠然望康廬，秀色良可掬。緬思二先生，風流昔所獨。紫極感秋吟，北窗和月宿。茲余還一來，契合若龜卜。行年適相同，妙語難再復。杖屨曩經從，陳迹猶可覆。懷人夜永歎，歸歟清睡熟。」易祓和：「我無適俗韻，濫剖江城竹。惟有南山雲，對之若可掬。秋堂風露清，豈不念羈獨。行年四十九，亦復此栖宿。二子亦有契，茲期定前卜。泛觀穹壤間，物剥繼以復。消息固常然，天地非反覆。姑置勿復言，新篘已清熟。」三軒。山谷詩《秋聲》：「誰居空閑扇橐籥，情與無情並時作。是聲皆是根極來，更莫辛勤問南郭。」《瓊芝》：「卓仙在時養瓊芝，深根固蒂活人命。憧憧來此問何草，但告渠是唐婆鏡。」《龜殼》：「紫極宮中三百楹，道人獨藏一神屋。開軒納息星月明，時有白雲來伴宿。」易祓和：「一枝自足鷦鷯巢，一居猶勝蝸牛屋。道人身外本無求，況有龜軒可棲宿。」「支牀納息三百年，也勝刳腸貯金屋。問子多智亦多窮，何如蓮葉安巢宿。」「千歲蟾蜍猶得仙，百年枸杞足延命。也須點鐵自成金，未信磨磚能做鏡。」譙令憲：「回頭四十九年非，又向盆城把一麾。蘇子北窗明月夜，謫仙紫極感秋時。來遊偶契二賢迹，欲賦難酹五字詩。前輩風流淪落盡，何人爲種玉田芝。」

開元觀，在赤土坡，本晉索真君宅，後爲招隱觀，至唐改今額，有真君井、有記，在第宅類。

銅鑄明皇御容。開元二十六載頒。

諸鄉

太平興國宮，在聖治峰下，本唐九天使者廟。開元十九年建。初，明皇以二月望半夜寢元符殿，夢羽衛從空有神朱衣冠帶乘車而下，曰：「我九天使者，被帝命採九天九地生靈罪福，欲於廬山西北置下宮，後五百年福及生靈。自有基址材植，但須功力爾。」詰旦，御含元殿，以諭羣臣，無信者。俄神降殿庭，乘青龍車，綵雲捧足，有金童、玉女、靈官五佰、九江十二溪神咸從，帝拜，神左手約之。帝命吳道子走筆寫圖，須臾不見，乃敕內侍張奉國、道士張平公，同江州刺史獨孤禛、尋陽令魏昌脩奉詣山西北，果有天成基迹，巨材數千，皆有水浪，一夕隨漲擁至，隨用隨足。或云此九江王所採作宮殿，沉之盆浦者也。西廊架礎，伏磵之上，澎湃之聲聞於地外，而不啻神光燭夜，工役忌倦，旬日告成。有夢告之者曰：「赭堊丹綠，廟北皆有。」訪之，畢獲。前殿額明皇御篆，繆篆。像設皆內降畫本，殿壁繪真人二十有四。道子親筆，精神絢爛，骨相奇古。殿前鼎寺三閣。左景陽，右朱陵，中祠三清。後殿祠北辰衆星，右廡藏室及祀直事神，先降而宣神旨者。左祀張靈官。徐鉉記。南唐名通玄府，昇元元年。本朝太平興國二年初賜觀額，景德二年重修，有周起碑。元豐進號應元保運真君，並錫御書殿榜，泥金仙衣。詔曰：「運妙用跨太虛，高極於九霄，遠際於八表，巡遊上下，博觀廣察，是惟廬山九天採訪使者，蓋天之貴神，與世爲福。然隆名徽稱，歷代置而不講，甚非所以答神明之意，可進號九天採訪使者應元保運真君。庶幾導殊祥，獲嘉氣，以蒙覆生靈。」先是道主陶智先治地，得五色缶，破之，有銅錢一文，曰應元保運。及詔下，徽稱與前文

符，祠官熊本以錢付敕使廖維歸奏，且記之。政和中致玉册。維政和五年歲次乙未六月己亥朔四日壬寅，皇帝臣某謹百拜言曰：大道無形，因實而强名；至神不測，即事以表功。惟皇上帝陰隲下民，爰命貴神，省兹率土，九天採訪應元保運真君運妙用，超人羣，出入有無，巡遊上下，博觀廣察，周行而不殆；福善禍淫，應物而不藏。在昔神考，嚴恭寅畏，明德恤祀，帝用居歆，百神受職，發揚丕貺，肇進徽稱。謂其顯仁利用，兆於有形之始，故曰應元；錫羨降康，是衍無疆之休，故曰保運。敕書扁榜，奎壁燦然；霞衣綵幢，金壁焜燿。而典册未備，屬在後人，肆惟菲德，紹休聖緒。惟大道是興，惟前烈是承，鋪張景鑠，刊鏤嘉玉，具舉縟禮，繼述先志。伏維精誠所嚮，符應昭答，孚祐眇躬，膺受多福。相我有邦，億萬斯年。惟時報祀，其永無斁。宣和七年升宫，御書宫額以賜。中使奉牌，有靈蛇護舟，水獸迎導，儀真順風七日而達。淳祐加號妙化。每歲春秋必祭，三歲郊禮成則謝，凡兵菑之事必禱。興國勑。每二月八月望各致祭，三年郊畢，降御名青祠表以爲定式。建炎元年冬，賊張遇圍江州，州人望山號呼，忽睹旌旗騎從現雲表，圓光中有真相，如乘龍馬，萬目齊睹。須臾大雪，賊不能露處，殺獲甚衆，賊遁去。守陳彦文醮謝，詞云：近以淮寇猖狂，兇徒暴横，水陸並進，欲竊據於江域，矢石交攻，將盡屠於生齒。望琳宫而請命，罄丹悃以祈哀。威現旌旛，氣成龍馬。祥雲四合，知神騎之護持；大雪連朝，覺寇鋒之潛挫。　唐文若題：乾道改元十月，被旨躬致御香，禱於九天採訪真祠，祈疆事也。是歲，臨敵通和，三邊靖謐，明靈之應如響，顧執事其敢不敬。　薛紱題：吴曦遣僞將禄禧扼夔門，本路帥張介解付之。二月二十四日泊萬州，客有趙潭者善降神，爲介卜去就，忽大書云：吴曦世受國恩，敢謀僭叛，陷蜀左袵。九天使者奏其事，上帝震怒，敕滅其族，事不出三月。介懼而緘之。三月初十至忠州逢露布，曦果以二月二十九日

誅，介聚客拆觀驚嘆。萬去興州二百餘里，神之降先曦死五日，異哉。宮有閣奉御書，太宗至仁宗，凡三千七十四軸。閣下列青龍白虎車。兩廡繪靈官五百，待詔院手。門扁紫元景曜之門，事見劉德本傳。宮之明皇殿及金銅真君像，皆唐迹也。宮左爲道院希微堂，有周茂叔詩。《題寇順之道院壁》：「一日復一日，一杯復一杯。青山無限好，俗客不曾來。往事已如此，朱顏安在哉。寄語地上客，歷亂竟誰催。」次授墨堂、墨泉，皆呂仙迹。語在胡洞微傳。天籟堂有東坡畫壁，洪芻跋。東坡先生頃作枯水怪石於天籟堂壁間，有力者負之而走矣，獨留其影於琢玉坊，李氏因刻之琬琰。靖康元年六月癸丑，豫章洪芻書。老圃堂有山谷紀遊，黃庭堅自江西來，會王宰朱章、道士湯居善、周隰已於此堂，觀四山急雨，草木皆成聲。崇寧元年五月甲子，曉發東林。餘聽雨、寒碧等軒，留雲、冷翠等閣，皆名迹焉。記述：唐李泚《廟碑》：云云，開元十九年八月二十有一日降旨，廬山使者廟，宜準五岳真君廟例，抽德行道士五人供養，遣内供奉將使者真圖建立廟祀云云。道秘重冥，神幽福庭。三景運極，五岳棲靈。其中有物，厥妙無形。理則惚恍，功惟泰寧。於赫皇極，昭融亭造。睿握玄珠，祥丕大寶。蒼垠集貺，紫雲宗道。致李百神，探因五老。乃睠崇岳，羣靈之秘。三象浮精，十華仙使。威滀雲雨，神存天地。法象昭凝，真圖炳粹。幸明德之嘉運，降幽祠之寵章。扈仙儀之肅肅，曄瑞彩之煌煌。樂琳宮之文照，拂琪樹之晨光。雕輝兮翼輦，玉釜兮調香。擷五芝於瑞崿，搴八桂於飛梁。龍吟鳳舞，天路長青，雲衣兮白蜺裳。節空歌於瑶磬，臻羽旆於瓊漿。冥激兮福宇，縹渺兮神極。率匹水之布流，睨煙爐之綺色。留鶴語於千載，翥鸞裝兮一息。絳河真母將易逢，碧海仙姑淼難測。恭至道於三五，奉休符兮萬億。紀真石於名山，壯洪規於帝力。潘觀《使者徵祥記》：云云，開元神武，

皇帝膺圖馭曆，出震承天，陽春涵惠澤之滋，玄古興非常之頌云云。建茲祠室，厥瑞駢臻，置立已來，靈應有五：一也，山遥水阻，運木頗艱，不雨不風，水忽漂漲，汀州泛溢，吹栰近山，計木纔登，水便復舊，江人稱異，老少咸嗟。其二也，廟地形勝，林芳澗清。野竹散林，則連崗距谷；丹粉雜色，則穴出崖生。私訪者失路迷津，緣廟者往求必獲。其三也，謝土之際，風雲久暗，焚香有告，俄爾之間，雲收風歇，野光火色，盡耀山林，騰焰數回，明朗如晝。其四也，彭蠡臻湊之處，三縣水陸皆經。時有數百人求渡，云我今往廬山謁使者廟，汝載我渡，當酬汝直。留錢經宿，咸成紙錢。其五也，使者騎從，刻削馭人，或泥或木，忽有數軀，流汗霖霖。凡此五事，前世罕聞，良以聖德潛通，遂使休祥煥著云云。　徐鉉《張靈官記》：開元中，詔置九天使者廟於廬山，真靈咸秩，率由科教，應門左右圖五百靈官之像焉。天祐初，江西連帥南平王鍾公，遣道士沈太虛設配於廟。太虛醮罷，愰然若夢，見圖像一人，前揖太虛曰：「予張懷武也，嘗爲軍將，微有陰功及物，帝命爲靈官。」既寤，訪懷武之名，無能知者，歸以語進士沈彬。彬後二十年遊醴陵，邑令陸生客之，方食，有軍吏許某後至，語及張懷武，彬因問之。許曰：「懷武者，蔡之裨將，某之長吏也。頃甲辰年大饑，聞豫章獨稔，即與一他將各帥其屬奔焉。既即路，兩軍稍不相容，比至武昌，釁隙大開。尅日將決戰，禁之不可，懷武乃携劍上戍樓，去梯，謂其徒曰：「吾與汝今日之行，非有他圖，直救性命爾。奈何不忍小忿而相攻哉。凡兩軍所以爭者，以有懷武故也。今我與汝等死，兩軍爲一，無犯難矣。」遂自剄。於是士衆皆慟哭，乃相與和親，比及豫章，無逃亡者。」許但懷其舊恩，不知靈官之事。沈君常以此語人，鉉豫聞斯論。辛酉歲，扈從南幸，獲謁祠宮，道正童處明出沈君所述傳，求潤色。烏戲！古之君子，體至公，綜萬殊，虛心存誠，事至而應。道苟行矣，何必在己。物既濟焉，何必享利。故有歸全以爲孝，殺身以成仁，此兩者同出

而異名，同謂之玄。非清真之氣不能衛其義，非靈仙之位不足寧其神，昭報動乎上，肸蠁應乎下，然則天之愛民甚矣。咨爾百代，高山仰之。　洪芻《奉安玉册記》：今上涖天下之十六年，以意承考，以道交神，而神祇祖考安樂之。式瞻四方，靡神不宗，乃眷南顧，惟應元保運真君，陟降庭止，在帝左右。若稽神考，肇進鴻號，而典册未備，遹追繼承，其在我後之人，乃命有司備禮册命焉。遣内侍省黄京奉玉册以至，册文有皇帝名，且曰謹再拜言，其恭如是。守土之臣與縣令祠官，跪起薦進。惟謹厥册，刻以嘉玉，貫以金縢，藉以文錦，外匣下床，彤髹釦飾，光彩焜燿，不可名狀。冠謁之流，歡呼鼓舞，動色相趍，既而奉安於别殿之閣以尊之。後一年，而祠吏臣芻，實來奉香火，黄冠羽衣，無慮二百輩。進曰：「主上原道德之意，寅奉明神，聿修闕典，禮重文蔚。而樂石不刊，無以鋪王靈，示來世，非老於文學者，其誰宜爲！」臣芻曰：「道士言是謹。按《録異記》，唐開元十九年，明皇帝夢神人朱衣金冠，乘車而下，曰：『我九天採訪使者也，當館我於廬山。』明日又降於庭，命吴道子寫狀，遣内供奉持真圖建祠廟於山之陰，明皇親篆殿額以賜。其文曰九天使者之殿，而無採訪之稱，其榜固在也。建廟之初，祥異甚夥，事見李泚、潘觀、張景、陳舜俞等記。故世謂使者之號、廬山之祠，皆唐始也。臣芻考之，不然。按《五嶽真形圖》曰：五嶽皆有佐命之山。嵩、岱、常、華以少室、武當、羅浮、括蒼、地肺、女九、河蓬、抱犢爲佐命，分治四嶽，惟衡山孤峙而無輔。故黄帝省方，南至于江，請命上帝，乃建潛、霍二山爲南嶽儲君，又拜青城爲丈人，廬山爲使者，則使者之名尚矣。《真形圖》雖興於中古，然歷代祖襲，東晉之世輯而成書，不可誣也。開元中，用天台司馬子微言，勑五嶽各立真君祠，其説蓋出於《真形圖》。而開元詔書青城丈人、廬山使者廟，選道士奉香火，視五嶽真君祠，則知使者之神，蓋德鎮之高真，祝融之來輔云云。至南唐改號通元府，至本朝太平興國二年，始以改元賜今名焉。」

趙彥滿《雲堂記》：天下大宮觀，爲國優老待賢之地，二在江西王隆太平是也。其營建皆出特旨，規制時有不同。至於山川之勝，傾動古今，則廬山爲盛，高人勝士以不到爲恥，而太平居之。然宮庭再造，今復百年，公界私寮罔有不備，惟雲堂獨無其所，以接待四方往來之意，議者深咎其不廣也。紹定戊子云云，迺舉闕遺，闢齋堂之側，以宿雲來之侶，位置規畫，既雅且便，雖博遊廣覽之士，亦稱喜之。予以所學不入，時好投閑，蓋二十年不以盛暑祁寒，多在山下，忘其留滯，獨樂於斯有年。大風澄靜，四氣晏清，千峰萬巖，擁衛宮宇，樓殿隱顯於叢巒穹林之表，地發美光，上屬昭回，覽之外適內融，有憑虛馭空之興，回視塵虛，何啻三十萬里也。棲身勝境，靈襟冰凈，況乎侍壽庭之燈火，真靈不違咫尺，有得於身，則長生久視，形神俱妙，登遐太清，推以及物，則雲施稱民，祕祝景命，方天之休。至於鳥引熊經，方伎吐納，不足道也矣。大抵老子之道大，澤物之仁亦大，其用力省而見功倍。後世謏聞淺知之士，見其土苴仁義禮樂，率然多輕議之，是仁民愛物之未深，反經合道之不逮者，猶龍之歎，是孔子之言，人特未易諭爾。時天下大溺也，苟能載以清淨，體乎天德，盡損文致，一尚質樸，斯民庶幾其有生也。風可以清，弊可以絕也。家給人足，大盜自已，兵革可以不用也。然非有志念，可論此哉。蓋嘗聞之，天下多事，則蒿萊間多異人。意者逸情雲上，驕富貴輕王公，如圮上老，蓋公之流乎。此皆遊方之外者，安知公輩不有時來此堂中乎？吾今安得而見之。

題詠：寇準：「飛泉噴薄走虹蜺，遠岫崢嶸植玉圭。若有桃花鎮開落，遊人應認武林溪。」時彥：「琳碧巑岏羽哲宮，九天元在一壺中。龍虛殿幄晴生霧，虎偃車鑾夜嘯風。徽册玉光騰北斗，寶衣金色照元豐。太平基業垂千禩，長仰真靈輔翊功。」張漢彥：「神仙所居真福地，帝遣仙宮下人世。開元聖主夢潛通，九天使者何靈異。絳節霓旌射紫霄，風吹仙袂還飄飄。羣官再拜所共覩，至今傳聞時未遥。眼前不見吳生

筆，劫火俱焚餘敗壁。當時壯麗爲一空，每對荆榛頻歎息。誰人再造成奇功，巍巍寶殿尤瓌雄。我來祈福不爲己，喜見氣象昇平中。」郭祥正：「下馬携瘦筇，凌晨極幽賞。騰身孤峰半，縱目浮雲上。岩岩洞天路，藹藹靈氣王。古木藏春谷，飛泉落天幌。壇心彩虹貫，幡脚仙飆颺。人寰香何處，仕路險已忘。高歌樂逍遥，撫掌遺得喪。長生豈無術，静理聊自放。咄嗟胡爲哉，兹焉卜長往。」李受：「香爐峰下宅天官，三界方知可往還。白石眼前分世路，紫雲頭上接天班。滄溟豈隔毫芒内，億劫皆歸瞬息間。但得心源到真境，凌虚鸞鶴會躋攀。」傅謙受：「仙家樓閣靄清芬，倦客停驂日欲曛。争得便如陶靖節，拂衣來此看孤雲。」熊本：「採訪威神御九霄，當年金殿揖仙飈。祥開圖籙雖前世，福芘生靈自我朝。聖主褒書光日月，清都顯號上瓊瑶。應元保運昌炎曆，億萬斯年玉燭調。」餘見本傳。　王十朋：「此來端不爲行春，欲向廬山訪隱淪。聖主如容食祠禄，願爲主管太平人。」「九天使者號真主，聖治峰前古道場。五百年間聖君出，太平治效過明皇。」宋德之：「殷勤此别幾時還，結足應須岩洞間。卒歲在家貧亦好，何人似我老來閑。九天使者邀歸艇，五嶽丈人分半山。已是南回行脚了，歸休穩坐聽潺湲。」楊長孺：「聖治峰前白玉壇，紫元洞裏翠瓊山。殿堂飛出雲煙上，院落分居水石間。翳鳳驂鸞長戲劇，餐霞飲露足清閑。何時蜕盡塵埃骨，擬立仙官第一班。」王阮：「月闕嶕嶢不可攀，遥分絳節下人間。起元立道幾千載，擇勝棲神第一山。甘雨隨時豐緑野，真風與世養朱顔。山前老叟非仙骨，恨望東崖蘇篆班。」岳珂：「聖治峰前松檜寒，舊遊重此解歸鞍。着身泉石無心客，主掌雲山正額官。老去隱居居紫府，新來雜壓壓黄冠。門東曾有劉仙洞，剥蘚携筇試扣看。」吴潛：「採訪真人坐玉虚，世間淫善不能誣。祇今赤子干戈裏，此事還應倒斷無。」《聽雨》陳邕：「急雨翻九河，疾風鼓萬籟。呼童問何聲，遥砌泉一派。琳宫棲真遊，幽邃異人

界。松檜森羽旌，見者下馬拜。此泉雲鄉來，下洗濁世隘。靈空極清冷，激石出澎湃。湏洞奏金石，甘香當沉瀣。況當梅霖餘，倍增勢寧殺。客從山南歸，歷耳一吁怪。三峽怒雷吼，雙布銀河桂。誰能轉此路，喧豗亦堪快。夜闌悄無人，夢到嚴陵瀨。」吴潛：「聽雨軒中借榻眠，世間無味得能甜。朱陵境轉華胥國，取數今朝太不廉。」《寒碧》李彭：「碧澗寒侵室，幽雲低度墻。看來山入坐，怪底雨鳴榔。」《留雲》郭祥正：「留雲閣在青山半，留住白雲雲不斷。雲本無心安可留，自是人心要雲伴。」何致：「隱約山光到户，蕭疎竹影侵窗。晝静幾聲啼鳥，夜深一枕寒江。」吴潛：「一派霈泉漱石頭，萬竿脩竹助清幽。闌來便覺吾忘我，身與春雲一樣浮。」《冷翠》郭祥正：「木陰陰兮水潺潺，冷氣逼人襟袖寒。神清似到紫玉府，月明如凭金闌干。姮娥爲送桂花酒，此境不應世人有。劉仙底事生嫌猜，户開户閉空搔頭。」吴潛：「千峰萬嶂看仙宫，古木喬松亂翠中。風雨煙雲無限景，從今不信畫圖工。」

廣福觀，本漢廬君匡續舘，舊在虎溪。

道士賈善翔作記：先生姓避太祖廟諱，名續，字子孝，生楚越間。師柱史老聃，洞希夷之妙，周武王時結茅南障山，實練清修寡交游。有一少年衣縫掖，冠章甫，風貌異常，每訪談神仙事，先生異之，延遇益厚。一日詰之曰：「熟於風猷有日矣，願聞姓氏及所居。」少年曰：「姓劉名越，居前山之左，先生苟不棄僻陋，幸希垂訪。如見一石高三尺許，扣之當奉迎。」未幾，先生至前山，果見石，如其言扣之，石忽開若雙扉，一丫環迎先生入，見丹霞繚繞，彩鳳翺翔，復有二青衣，執絳節前導，臺榭參差，金碧掩映，珍禽奇獸，名花異木，不可名狀。劉君頂黑玉冠，朱紱劍珮，迎先生升堂而坐，曰：「太上命越居此，保護學仙之子，而潛贊其不逮，先生陰功幾滿，他日將居此，期不晚矣。」飲以玉酒三酌，啜延齡湯一杯。先生告别去，反顧其所，唯一石而已。周定王問柱史，在世神仙可得知

乎？對曰：「東嶽有展禽，南嶽有匡續，西嶽有尹喜，北嶽有皇人，中嶽有古先生，即余是也。」由是累有命召，皆辭不就。至威烈王復召，時先生已被上帝詔，白日登仙。聘使詣所隱，空覩靖廬，因奏請以南障山爲靖廬山，復以先生姓呼爲康山。先生登真之後，帝命司吴楚水旱，授以降魔印，俾統攝瘟部，遇嘗毁神天、不忠孝君親者罰之。乃請印行疾，今人呼爲和瘟先生，疫者禱之即愈。漢武帝元封五年，南巡祠名山至此，問何神主之，劉歆奏匡續得道於此。帝因謚爲南極大明公，而立祠虎溪上。晉末，鴈門僧惠遠至祠下，愛其勝絶，謁太守柏伊寓言曰：「昨夢先生捨祠創寺。」伊以爲然，遂遷祠山口，而創東林寺，且塑先生像爲土地神。惠遠死，其徒復以像侍惠遠側，而葛洪《仙傳》遺而不傳，延評張景詩云「惠遠强梁憑僞夢，葛洪疎略失真仙」，正謂此也。天寶初，明皇命使致齋，尊爲仙廟。土民水旱，禱之皆應。南唐保大中，相國周宗再加興建，奏撥劉建莊以充齋贍。本朝孫邁知江州，謁祠賦二詩，遂遷像出遠堂。漢謚南極大明公，始有祠。晉以其地建東林寺，祠遷谷口。唐遣使致齋，秩爲仙廟。嘗封淨明真人。南唐保大中重修，本朝治平中賜額壽聖觀，紹興末改今額。避德壽尊稱。開禧三年，肇新觀宇，謝守灝記。鄉人嚴事，謂廬君司吴楚水旱、疾疫之柄焉。記詠：陳元裕《殿記》：先生德逾河上，跡高綺里。挹生三之道，隆得一之靈。司水旱則耕稼咸若，符祈請則分野以寧。功上善而無穹，民于今而受賜，宜乎先天合契，與物玄貺，豈徒然哉！厥後歲華緜歷，像宇傾欹，迭政莫究其靈猷，輿論良知乎有待，不有榛廢，于何鼎新云云。歲在庚子，昇元之二載也，相國汝南公功冠從龍，謀明負鼎，斡中樞而擁雙節，控南服而臨九江，乃廣故基，重恢厥構云云。孫邁詩並序：惠遠託夢還先生祠，結蓮社。保德祐善，先生有力焉。乃有庸僧於十八賢傳後列先生傳甚不經，又令衣儒冠，享血食，爲

土地神塑像遠側，遠有靈安乎？故爲詩曰：「先生產茲嶽，約已三千年。玄巖蛻厥迹，紫霄爲上仙。玉珮升芝蓋，絳節導雲軒。遠公穹甲子，相去甚太懸。矧遭晉不綱，四海交烽煙。獨爲高尚士，選勝求林泉。繫我神仙力，助役開金田。僧中愚昧徒，經史都懵然。設彼先生像，侍立遠公前。遠公有明識，非理應不然。云云。」張景：「惠遠强梁憑僞夢，葛洪疏略失真仙。若無靈廟名應泯，賴有神仙與姓傳。」

大中祥符觀，在蓮花峰，本漢仙人董奉館。唐建太乙宮，天寶初。後遷石塘橋。南唐復建太乙真人殿。保大十二年。本朝錫今額，宣和二年誥封昇元真君，敕。朕恢闡至教，開悟羣黎，欲還邃古醇一之風，宜崇前世清修之士。董真人思真念道，專氣致柔，棲澄虛靜之中，超舉範圍之外。名實仙錄，已參紫闕之遊；祠有遺靈，猶福尋陽之衆。有嘉顯迹，用渙徽稱。肆頒褒贊之書，庸示欽揚之意，可特封昇元真君。修觀宇，敕詞臣王易簡作記。觀有丹井、杏軒、僊實堂。疏泉爲沼，富畜修鱗。真像南唐時塑。陳舜俞《廬山記》：氣象肅然，過者敬而不敢慢。《輿地紀勝》：太乙祥符觀，在德化縣南二十五里，即董奉植杏林之處。董奉上昇之所，唐天寶初爲置太乙宮，祥符中改今名。沼中有遊魚，尤爲蕃狎。記述：倪少通《殿碑銘》：云云，陰陽不測之謂神，神者太乙之祖氣，故一大謂之天。經云：象帝之先，謂元之首也。廬山真人殿者，按仙傳，即太乙真人隱化之所，治連虎溪福地。按詠真洞天，上應仙曹，下通陰府，真人逐代降世。魏末晉初，孕靈閩川。寓姓董氏，託跡混時。行仁布惠，活士燮於交趾，救屈女於柴桑。種杏拯民，蘇苗降雨。以晉永嘉元年三月十五日，感上帝錫命曰：太乙真人，歷居凡世，功滿三千，可任碧虛上監，仍掌吳楚人民生死罪福之籍。旌幢羽駕，竟望天門，隱隱而上。即知聖人遁世，俗眼何遼。

千載累功，一朝現化。暨乎風遺今古，事改代遷，道隱時訛，民囂淳散。巨唐天寶初，制下重加繕修。後屢經兵火，山口半里，額掛卑祠。少通幸憩名山，訪茲聖境，默然憤志，誓續真風，迺遇韓王，減有餘之俸，助無罄之緣。今上保大十一載，遣北苑使董源，大建仙宮，首尾四稔。繇是梁竦紅軀，簷差鳳翅，風搖金鐸，巖洞響清，日映朱欄，松筠影翠。瀑注方池，稱養琴高之鯉；雲鋪疊砌，宜昇索靖之鳧。霞分紅杏之原，光射碧蓮之頂。云云。銘曰：玄黃未判，大道爰昇。太乙將兆，萬化俱興。爲而不恃，得而不矜。日用匪測，混然常澄。無象有象，非真是真。道既設教，德乃通神。功動幽壤，福惠生人。聖恩不泯，等劫長春。江嶺甌閩，高仙混塵。丹生冥腐，藥拯孤貧。遺風碧澗，流香紫宸。感乎聖德，像化咸新。盆水城南，詠真天地。晃晃真君，巍巍聖德。道合昌時，靈扶睿國。自晉流唐，玄功靡則。日月輪明，人生萬徧。山無改遷，化有更變。杏擁仙壇，香歇寶殿。實謂瀛洲，飛來嶽面。山鎖平原，亭臺秀麗。甘露凝松，祥雲遶砌。天上何殊，人間莫繼。化奬玄風，千百萬歲。

王易簡《重修觀記》：宣和二年二月，上以廬山大中祥符觀道士習致一奏，陳董真人遺迹，乞賜加號，告下進號昇元真君。又以道士王安靜出己力購田五頃，以增歲糧，有旨蠲其餘賦云云。七年三月臣奏事殿中，具陳真迹，詔命臣爲之記。臣謹按，真君晉初卜居廬山，功成仙去，人目其地爲杏林。唐天寶元年，始建祠宇，旋經兵火，遷構於石橋塘。僞唐時，復得故基，創太乙真人殿，即今觀是也。歲月既老，土木摧圮，安靜營求錙銖，積累歲月，經始於元豐，建立於崇寧。爲大殿四，挾以兩軒，重門外列，層壇巍巍，修廊翼翼，塑繪諸仙六十餘身。龍澗下薄，跨以橋虹，松韻溪聲，騰空合響，宮殿隱然，真神仙宅也。真君以丹符濟世，屠蛟伐魅，破獄起死，呼吸太和，蕩滌故氣，救人益廣，乃謝金帛之饋，約植杏爲報。逾十數年，彌滿山谷，欲取者聽以穀易，復構廩積穀，以周遠近。計其在世

二百餘年，而容貌如三十許人，豈人貌而天者乎！晉永嘉元年昇舉云云。今丹井猶存，汲以照日，金華燦然。尋陽之人，旱祈疾禱，皆響如在，是豈知至人棄功與名，神凝太虛，而不可以迹求耶。下民懷之，徒仰其高。山淵之靈，生氣日茂，物無疵癘，而年穀熟爾。臣宣和癸卯季冬，一夕夢到山間溪泉，中露盤石，因濯足石上，仰視飛橋層閣，羽人來往其間。翌日，有士廬山來，具言安靜經營之難，始悟前夢，相與異其事。臣山中人也，夢境宛然，且感碧虛之陰功，澤一方而活民命，敢悉書之。

題詠：杜甫：「巫山不見廬山遠，松林蘭若秋風晚。一老猶鳴日暮鐘，諸僧尚喫齋時飯。香爐峰色隱晴湖，種杏仙家近白榆。飛錫去來啼邑子，獻花何日許門徒。」張景：「武陵空說有桃源，誤殺劉郎不得仙。爭侶蓮花峰下客，栽成紅杏上青天。」又：「一枕松風睡魄醒，拂衣孤坐遶空庭。清霜濕曉光浮月，碧漢涵秋冷泛星。疊嶂森陰凝氣象，重林香靄蟄精靈。伴吟仍更添詩景，歷歷猿聲度遠青。」余崇龜：「舊聞太乙宮中杏，便侶玄都觀裏桃。古往今來共陳迹，空餘松檜暮風號。」周堂仙引：「琳宮密鎖朝元客，鯨鐘一奏天岑寂。斗柄西回夜已央，金虬冷盡銅龍滴。冲融華露泛餘清，黯淡林煙斂層碧。凝望瑤池鶴未歸，散漫香風入簾額。須臾西北彩雲生，星官旅拜瑤壇側。瑞光千匝射瑤臺，珠幹涵空生五色。玉童前引麒麟兒，寶幢散觸天花飛。摶香出沒五雲半，龍牽玉輅相追隨。玎璫環珮雜仙樂，妙響雖聽不可圖。縹渺聲音乍有無，倏然神景飛天衢。」王溉：「遥想蒼崖幾萬重，何如親到寶蓮峰。垂垂平野雲初合，濯濯陰崖雪已封。梅弄疎花明老眼，杏高仙種闕芳容。蕊宮絳闕山深處，聲咽霜林聞古鐘。」僧祖可：「入山三十里，宮殿屹深幽。花樹得春晚，山川長侶秋。諸峰羅户牖，几席風光浮。羽人勤我來，客與毒龍湫。風雹有時作，中霄摧一丘。董仙掃遺迹，緬想媚潛虬。奄忽萬里外，蜉蝣觀九州。種杏不知數，于今寧有不。人仙古木悴，鶴去夜猿愁。聊

拂溪邊石，心期儻再遊。」

壽聖觀，在盆浦。羽致。

景星觀，舊在南門。

德安縣附郭

靈真觀，舊在縣北，本唐採訪道院，僞吴徙縣西南，順義四年，道士李元徵徙。本朝祥符五年改今額。

諸鄉

洞霄觀，舊在湧泉洞，吴葛仙翁玄修煉處。初置三清道院，赤烏二年置。玄，漢人。按《晉書·葛洪傳》稱，從祖玄學道，漢末得仙。道院既爲吴置，則實玄也。又瑞昌《唐三清觀碑》稱，大帝之代，葛玄煉丹於湧泉，則爲玄審矣。晁氏因方輿記載湧泉側有葛洪山，遂疑爲洪，非也，洪亦經此耳。宋桂陽王休範改建湧泉觀，元徽元年。唐貞觀中徙洞南，去觀三里，初爲梅氏居，族指日繁，占者謂有王氣，故奏徙觀壓之。本朝祥符賜今額。有仙翁禁蛭符。見本傳。

元陽觀，在崑崙山，仙人王喬所隱，山與瑞昌王喬洞接境。有拜星壇。建炎四年初置道院，道士周養正建。嘉泰四年移元陽舊額賁之。有記：崑崙山在德安縣西北，昔仙人王喬朝斗石在焉。歲在靖康，法師王澤民始築室，其徒相繼經營，殿堂廊廡畢備，獨三門未周，令姚偓捐俸成之。迄今七十餘年，請於令曰：「縣有

故元陽觀，額久廢，願移以名。」令君欣然復之，自書六大字，碑刻而榜諸門云云。

瑞昌縣附郭

昇龍觀，舊在盆水湄，本晉置龍祠。有泉塘，晉嘗有龍升。本朝嘉祐八年，徙縣南舊觀落江。晉仙人施岑故宅，倪少通《玉清觀記》有云：境接赤烏，有施君住宅之址是也。止稱城南道院，有仙井。嘗有神龜出沒。嘉定十四年復舊額，令戴若冰聞于郡，申部得復。有採訪、真武等殿。常有蛇隱現於楮爐烈焰中，與井龜會。

紫陽觀，舊在縣南，蒼城墜。唐紫陽真人飛昇之地，本朝賜額，久廢。今在縣北，通真橋北。亦晉施君別隱也。本通真橋亭，邑人望祀廬山採訪則登之，亭旁地乃施君別業，後入于民，數見光怪，故歸之。淳熙置藏室，嘉定十四年徙額來賁。戴若冰請。　記述：趙汝馭記：云云，觀本邑人奉採訪真君之所，紹興間增嶽祠，仍號永豐道院，旱潦祈禱，答焉如響。殿宇門廡，經藏鐘閣，靡不備具，其闕典者，惟賜額耳，羽士恐人之議其後也。邑之南有蒼城山，昔唐紫陽真人飛昇之地，本朝賜額紫陽，廢於兵火，繼爲元次山祠堂，而故額猶在。乃列告於縣，縣達之州，州申於部得請，即紫陽觀易永豐額。新額舊名互存通稱，道流合辭，强汝馭記。噫！上古聖人，扶世立教，未嘗不本諸天。後世樸散而民不淳，上天福善禍淫之理，嘗顯示以警頑癡。凡清靜精恪，歸心至道，功行周足，白日昇晨，天之誘人亦昭昭矣。名山靈洞，在在有之，是將垂勸將來，因名索實，紫陽之跡可使之終泯沒耶？今移其名以名觀，其觀常住，其名常存，此亦天之意歟？　林時英《藏記》：大江而西，名山靈秘多萃，獨匡廬間爲盛。蓋自九天採訪真君

宮于山北，名于天下，是集寅奉，重足錯轂，垂靈敷祐，江人尤敬嚮之。敬嚮之深，又未有瑞昌若者。縣北望仙橋舊有亭，邑人望而禱焉，然無高棟巨梁，夷庭宏宇，以肅威儀，觀者陋之。紹興辛酉，邑大夫劉伯英咨訪耆老，距亭百步得施真君舊隱，常現靈光，民莫敢屋，勉以營建道院，咸慶躍唯唯。遂披荆蠲疏，討求木石，充大厥宇，取故里永豐道院名之。夫不驚遠，不陵危，而遠挹山光，曠延野緑，雖接闤闠，闃然林壑，蓋天鍾秀於是，正以宣昭明靈也。特經藏歲久猶闕，淳熙乙巳，長是觀者與其徒葉謀，即採訪殿石，卜基告吉，人勇趍之。已則有屹其崇，有翼其嚴，琅函祕典，充創儲藏，天宮先從，粲穆布列，幢蓋鐘鼓具焉，有禱則答云云。嘉泰壬戌，告命褒封白龍湫神，邑令洪偲登奎軸于藏，以侈榮賜。禱雨之司，永豐專隸焉。或曰：「道滿大洲，磅礴周流，運而爲藏，殆以跡求。」予告之曰：天運元氣，浩無端倪，而日月星辰之耀，顯然循行不停也。道本無名，以道名藏，道即非藏，以藏觀道，藏無非道。昔人假以誘掖嚮善者，亦轉動人心之一機也。謂藏非道，猶指日月星辰之運，而曰非元氣得乎！

玉清廣福觀，在蘇山，漢蘇、葛二仙經行之地。

蘇諱耽，山以之名。碑云：耽昇辰於郴，衆仙迎往元辰。元辰，廬山福地也。葛諱玄。記又稱玄煉丹於湧泉，嘗經此。湧泉，德安洞名。

吴置，梁修之，

碑云：自吴及梁，相續重興。

唐末再建。

本名玉清，碑稱大梁甲戌歲樹，晁《志》謂爲南唐，蓋見碑中云「今聖后紹嗣仙枝，國部清晏」故也。予按南唐無甲戌歲，朱梁乾化四年，歲在甲戌，時莊宗仍稱唐天祐四年，揚吴亦祖唐正朔。碑所爲紹嗣仙枝者，莊宗也。國部清晏者，揚吴也。

本朝隆興間，賜額廣福，故合稱焉。

紹興間，建藏室。

記述：

倪少通《觀碑》：玉清觀者，法玉清聖境而名，自吴及梁相續重興。漢文帝之禩，蘇真人耽自郴陽上昇，衆仙迎往元辰，曾

遊斯地。吴大帝之代，葛仙翁玄在句容受道，煉丹於湧泉，亦經於此。不獨實録，具在仙書。左右靈蹤，古今不泯。赤松山畔，曾聞比石之羊；王喬嶺前，昔現飛鳧之履。鄉鄰白鶴，有傅翁得道之岩；境接赤烏，即施君住宅之址。社蓮金闕，洞透玉華，草木長春，煙雲迴秀，黄精遍野，白术盈川云云。監臨楊玄德、門人王太清心營半載，箕歛萬緡，山現良材，地呈貞礎，林麓聽丁丁之響，庭除觀矻矻之功，法天上之皇都，布凡間之紫府云云。銘曰：觀本無名，古仙像成。會朝金闕，遂法玉清。寶殿締構，祥雲送迎。玄功福蔭，普壽函生。玉清聖化，棲隱名賢。誘彼英信，搆兹良緣。福流曠劫，功逮幽玄。解釋羅鄭，神登九天。棲神之鄉，鄰有冲陽。其道不宰，載之無疆。洞馨蘭菊，林翥鸞凰。表瑞旌祥，福資聖唐。仰觀洞府，靈路稀有。蕩滌妖氛，資崇禄壽。太清太虚，建功不朽。名載碑珉，天長地久。

劉師文《藏記》：邑西三十里，有觀曰玉清，世傳神仙蘇耽昔嘗經行於此，故名蘇山。殿宇依山，象象幽雅，茂林修竹，清泉白石，翛然爲一真境。歲時兩賜，隨誠響應。道士因人心之嚮信，廼即西偏，規建藏殿。凡道家之書，旁搜遠致，將求大備。經始於紹興甲寅，落成於慶元戊午，棟宇翬飛，金碧煥耀，琅函藥笈，櫛比鱗差，其用功亦勤矣。夫藏所以藏也，本萃集真典，爲裝嚴起敬之所，自靈寶書以飛天法輪爲普度之門，世俗遂爲轉藏周匝，與特誦一遍同功，是一斡旋運動之頃，即有轉禍爲福之益。所謂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幾是已其果然乎？大抵老釋以幻化誘勸爲主，奚獨藏經云。

元寂觀，在蘇山，本梁冲陽觀，普通三年，郡陵王綸建。山有鶴，故名冲陽。唐重建，垂拱間觀殿，開元中。道士蘇慕道再建。慕道，蘇武之後，其後以所記蘇氏譜諜刻爲觀記。本朝淳化初修。有康戩記：夫道在二儀先故尊，人居萬物首故貴。天生者動而有終，地生者植而有返，惟人體道先後天地者矣。冲陽觀者，梁郡陵王綸所建也。

普通中，綸以內舉親賢，觀風斯邑，地枕九江，峰橫五老，登王喬駕羽之山，履赤松食芝之壤，必欲輕舉可希，長生可圖。故乃選柴桑石地，赤烏舊墟，雲蒸其山，練淨其水，絕俗隔塵，真仙之窟宅也。爰命良工，遂興大厦，竭豫章之杞梓，窮崑崙之璆琳，虹梁橫虛，鴛瓦連漢，樓閣飛驚，若閬苑移人間，道侶棲息，羣心仰止。茲山有禽，朱頂雪毛，背坎翔離，故目觀曰冲陽也。熠哉！猛焰燎原，延災宮室。梁棟巨材，作漢池之灰；玄都雜部，成秦坑之燼。廟貌失止，玄侶無依，空山寂兮長榛蕪，白日輪兮銷歲月。自垂拱至開元，有道士蘇慕道者，糞壤金珠，桎梏榮祿，愛此泉石，磐已囊橐，命匠不日，觀宇如初。嗚呼！唐祚已穹，中原幅裂，民不聊生，何遑崇道。簷楹蠹朽，壇墠荒涼。我皇宋不讓開元之盛，今監觀宋得真，高齊慕道之肩，修復基址，告厥成功，託以好辭，刊示來者，故予不多讓。

通泉觀，舊在白龍泉下，今在玉華洞南，即玉華道院也。唐咸通中。建炎中徙額。

京鏜再建，徙額。有林時英記：康廬名甲天下，凡尋陽之山，多脉聯支附，以發奇勝，唯瑞昌之玉華特異焉。唐咸通間，有緇流幽尋，見清流湍駛，如雷斯轟；紅光晶熒，如火斯燁，因獲石磬一及五銖錢七百，皆漢物也。九江守李璋圖其勝以獻於朝。玉華闡靈，實昉於此。歲久弗飭，蔚其蕪殁。建炎中，黃冠程世超始刳朽剔翳，以廬其側，其徒許師妙有志丕廣。會丞相京公鏜宰是邑，登探窺臨，面勢辨方，命卜基於中峰之麓。鳩工飭材，夷高增卑，建九天採訪之殿，面金闕寥陽之閣，橋兩翼而渡焉。夾以兩廊，殖殖其堂，噲噲其軒。有靜默懶庵，頤吾真也。有霞隱雲窩，來朋儔也。曰清瑤蒼瓊者，簀簹其清；曰玄圃棲鶴，羣仙其遊。若此類者十餘所。功緒既載，金碧絢爛，山羞水忸，澡爲精容。史君王溉嘉之，曰：「距玉華十里有通泉舊額，宜移此以耀無穹，且洞水溉田，雖旱不竭，通泉正爲洞設也。」洞有石門，行數十武始及，則窅然而

深，呀然而豁，綿岡包澗，邈無垠涯。嵌岩怪石，隆者崇臺，端者橫楣，圓者卧鼓，跨者飛橋，或虬螭怒鬬，或鸞鶴翔舞，或雕斲華蓋，或剪縷幡幢。嘗有燃炬而入者，見石鐘石鼎，錯布互列，玉田的皪，沙磧夷延。間遇旱暵，禱雨輒應。蓋宮真仙，而宅神龍，非人境也云云。望鶴之仙跡，煉丹之靈井，宛然如舊云云。許志行高潔，嘗詣洞遇仙，啗以石果，由是不煙火食者二十年。驅魔攻疫，靈應響答。方役之興，人皆樂輸。劬躬苦骨，閱六十寒暑而後迄事。玉洞微親得師傳，用能裨舊益新，悉整而備，謂記於余。余慨然思之，昔朱丞相倬未遇，夢至玉華宮，二青衣童肅之入，問真人安在，對曰：「真人朱姓，出應世矣。」覺而自負，後果位弼衡，遂即里第創玉華道院，然則京公之眷眷於此，得非亦真人之後身乎云云。冠霞弁之岌業，班玉珮之陸離，排煙拂霧，往來燕娛於蒼崖翠壁間，豈無出而濟時，如二相之用心者，余何足以見之。又道流作《洞記》：古之洞天三，增而十之外，此又三十六焉。玉華洞，未有所稽也。王子年《拾遺記》云：鳳州豹林之玉華，則李真多主之。瓊州博川之玉華，則王太極主之。又張平叔《仙遊記》：南劍州將樂玉華洞，陳白元主之。江州瑞昌玉華洞，黃紫華主之。實今洞天也。洞之石有蓮花、華蓋、麒麟、桃橘、鐘鼓、鼎鼐、榻櫈、人物之象，皆神刓鬼劃。有石門，入則碧泉浣玉，翠檜封丹，石磹圓丈而方尋，晝晦而夜煥，深不知其幾何。舍有潭澤龍，有池潛魚，人或見其沙磧棲龜，玉田巢鶴者。黃紫華真人於洞橋側待鶴久之，今仙跡存焉云云。洞宮之前，東有風馬嶺，西有黃龍山，北有望仙橋，南有白龍泉，信非凡陋之地，斯爲仙蛻之都。襟帶康廬，咽喉潛皖，其與南劍、瓊、鳳之所謂玉華者有間矣。或者曰天星上映，地水下流，五岳只一山，四海只一水，然則四玉華或一洞，洞之户有東西南北歟？仙經有東華、西華、南華、北華，審如是，則博川位其南，豹林位其西，將樂位其東，瑞昌位其北，皆同一玉華也。玉華散景，人亦如之，洞吾所洞，則玉華其

在人之身也夫。

飛舄觀，在王喬山，本王仙觀，宣和七年額。建炎改今額。邑人周之新保聚鄉井，建醮禳寇有驗，繼輸財助，過蒙嘉奬，因改賜觀額。

崇貞觀，在王喬山，太平興國七年置。

湖口縣

諸鄉

沖真觀，在小黄山南，本晉陶靖節書堂，梁之棲靈觀也。大同中，刺史王茂建。本朝祥符中重建，治平二年改今額。有曾孝基記：棲靈觀者，晉靖節先生書堂也。先生見其山水幽奇，林巒蕭爽云云，遂施爲道宫。至梁大同中，刺史王茂始椎輪而立之。數百年間，或經兵火，或因燒劫，或得人而興，或失人而廢，物不終否，泰之在人。景德中，真皇有宥，道教勃興，道士張用明方謀營構。祥符中，諶載思欲遂師志，爰構堂殿，翼之兩廊，華以丹臒。王日宣繼之，思廣其居。於是市豫章之材，擇方中之候，般輸衒功，離婁督繩，若正堂、横堂，若三門、兩廊，若鍾閣、道堂、獻殿、石堦、石壇、石橋，費緡七十餘萬，經始於慶曆八年秋，底績於至和二年冬。晬宇深沉，星壇虚敞，彩楣盡栱，金碧相鮮，誠可爲一方植福之地。日宣丐文，以誌始末。後建藏。有洪伋記。

招隱觀，舊在郡城。即開元舊額。乾道七年，徙額于中興道院，在上城山。

玉壺觀，在走馬嶺。嘉泰三年，徙額於彭澤以賁之。道士李若虚結茅，後燬，但名古觀。鄉民故

求徙額，有石刻郡帖。據湖口進士劉昭狀云云。照得《尋陽志》，彭澤有玉壺洞觀，係敕額，名存於彼，而跡寓於此，至今未曾移復。況湖口爲縣，實自彭澤分割，如五柳鄉隸湖口，實皆靖節舊治，若將彭澤玉壺洞觀補填湖口古觀爲額，理亦順便。

彭澤縣

諸鄉

修真觀，在修山，即龍山。本梁修山觀，真人尉文光煉所。文光，梁大同元年入山，有傳。唐天授中，狄仁傑施田。捐俸五十萬，置田十二頃，今自爲莊。有松壇、石室、丹竈之跡，又有唐高宗像，仁傑所奉也。張宗閔《狄梁公碑》云：父老傳，公初至邑，謂武后雖革唐爲周，李氏社稷豈不可復？睿宗儲嗣，豈不克正？乃塑高宗像于修真，朔望具禮而拜焉。今失其迹矣。唐末有得藥鼎、藥合者，遂建文光祠。邑宰宋震，發地得鼎，有所感悟，因建此，以陶、狄二賢配。治平二年改賜今額。有徐鉉記，王文公、張于湖詩。

記詠：鉉觀記不全。梁大同間，勾曲道士尉文光，靈氣風成，陰功捋滿，遐擇勝地，以恢妙門，聿來此山，益廣至教，制度無缺，標題再光。越六年，君白日登昇，舉邑咸覩。人民未改，飈馭再還。霓衣則殊，鶴兒如故。稅駕之地，甘棠永存，故至今稱尉駕地焉。山中丹竈、松壇、石室，儼然奇跡云云。唐有宋震，來爲邑宰，掘地得藥鼎合，因建尉真人堂于東序，設像以奉實祠。秩滿還鄉，遂入麻姑山爲道士云云。宋震《三賢贊》：大道混成，修之乃真。必有勝景，以居異人。南楚之域，玄風所臻。邈哉修山，陶令高名。尉師仙鄉，狄公元臣。矯矯三賢，十祀齊聲。王文公詩：「地惟吴越舊提

封，古縣依然寂莫中。歸去只問陶靖節，謫來曾是狄梁公。千堆樹石寒煙白，一片江山夕照紅。盡日臨登誰問我，斷雲幽鳥自西東。」張于湖：「五月問修途，今日一百里。暮投彭澤縣，愧此邑中士。古觀官路傍，借榻容少休。高林度清風，似爲客子謀。折腰向道士，乞我五斗米。聊當飯吾僕，明日還早起。」

玉壺洞觀，舊在玉壺洞，今額徙湖口。

論曰：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域内山川，故五帝、太乙、日月、靈星等祠，非郡邑通祀。聖朝勤恤民隱，懼有呼天而籲帝者，故曰宫曰觀，官民通得就禱，而皆限以敕額焉。

寺院

廬山塔廟昉於晉，增於唐，而尤盛於南唐。泉石之寄，地氣之聚者，靡不據而有之，其來非一日矣。

德化縣

在城

能仁禪寺，元在州南，本南唐承天寺，有故佛殿。乾德元年，僞唐軍帥何氏建。曹翰下江城，一城皆燼，獨殿以軍帥所建，得免一燬。本朝皇祐五年修，熙寧中改三門，元祐中塑佛像，政和七年改今額。有郭祥正記及贊。紹興中建塔，有洪邁記。記述：章申之《修佛殿記》：尋陽郡有寺曰承天，當李氏守江南，軍帥何氏捐財以成。後王師拔城，民廬殘壞，而寺之棟宇獨完。嗟呼！同衆人之樂，而不同衆人之憂，宜

釋子優游於四民之間。竭良材以崇塔廟，丹飾一晦，羣工畢來。承天之殿，當始搆之時，甚極華麗。歲月積久，風雨剥其綵繢，僧守楷謂不葺於今，則摧圮可待，迺集衆財而新之，以皇祐辛卯歲萃工，明年八月告成。像貌嚴肅，金碧煥然，回欄峻堦，咸固以石，以廬阜之梵刹相倚，而殿宇無能比其壯者。今禪律所聚，必曰焚修爲己事，其間或以了悟之旨授其徒，或以經營之工力其教，是皆佛學之所歸信者，若守楷之爲，可謂力其教矣云云。　郭祥正《佛像贊》：予嘗爲《承天禪院三門記》，十四年僧正言訪予，復以重塑佛像之績，求文於予。予爲次序其事云：承天之殿，始建於江南李氏有國之日，雖兵火不爲之焚滅，逮今百三十餘年，完弗隳圮，惟像塑卑陋弗稱，言有志新之。募郡大姓張廷福出錢緡塑二十有九軀，方拆舊塑，得姓名於腹中，乃郡人張知顯所施。衆曰：「豈廷福之祖裔耶？」贊曰：一切建立具諸相，相好端嚴唯我佛。三十二好既圓滿，恒河沙數悉周遍。普薩羅漢並從衛，隨佛威光咸自見。寶蓮花座竟法界，獅子象王各哮吼。不可思議大信者，知顯廷福同名休。布施無盡報無盡，夙劫今生成妙果。惟彼上人號正言，住在佛會承佛記。我今恭敬陳贊歎，如是決定皆作佛。　洪邁《塔記》：佛書言昔鉄輪王，當佛滅度後，召役鬼神，用一晝夜間造八萬四千塔，世所指明州阿育山者，其一也。一切有爲之法，莫大於此。萬靈羣仙，空飛遊行，隱隱下祝，必肅然瞻避作禮云云。厥今通都大邑，名山勝地，錯落競爲之，暮燃華燈，梵唄徹曉。尋陽郡能仁寺，故有水塔，其傳八百年，勢且就仆。淳熙戊申歲，一野僧從天台來，布袍菲履，倀倀如狂，笑歌語嘿，涉歷廛市，童兒伺且至，指手遮侮，莫知其食息所屆。能仁之衆，以爲異人，潛相賀曰：「曩夢吾塔當興，其在斯人歟？」迎之以歸。乃定計撤塔，掊地得石函，中藏水精窣堵波，貯如來舍利，函上鐫十大字，云某年造塔，僧法隆記。比上人者，實名道隆，由是共證爲後身不疑。隆慧智裝懷，鋭爲己任，遠近赴者，肩摩袂接，

珍材金錢，縑粟瓦甓，不假募勻，踵門如雲，皆若陰靈異物，盱蠻勸倡，未五年而僝功。隆飛錫鄱陽，一見予即乞文以記。隆居身無町畦，貌若募黨不羈，故處處目爲風和尚，風之爲言狂也。予曰：「此其人不狂，呼我牛而謂之牛，正亦驩然不屑。」顧吾有問焉，阿育王以一晝夜頃，幻八萬四千區，今搰搰五年，僅就其一，神通彰施，一何不相逮也云云。抑聞上善勝緣，魔黨睥睨，昔佉吒與僧悟宿金陵之長干，夜取寺刹捧之入雲，藏山於澤，有力者夜半負之而走，敢問隆何以善後。

景德禪寺，律改。舊在舊城坡，唐置。光化三年。本朝景德中賜額，設壇以授僧戒，有曾南豐記。建炎後與報恩易地，今在天寧坡，紹興末重修。趙不拙記。

記述：南豐記：江州景德寺戒壇，作於熙寧九年某月，成於十年某月，其費出於太子賓客陳公諱巽，主而成之，出於寺僧智暹。壇成是歲同天節，度僧若干人於景德寺。屋壞幾廢，智暹慨然以經任，不舍其晝夜之勤，凡二十年。爲佛殿三門兩廊，鐘樓與戒壇，爲屋若干區，費錢二十餘萬。智暹食淡衣粗，所居屋壞不自治，所得於人，惟資治其寺。六十有七矣，其經營寺事，不懈如初，而其彊力蓋有餘也。予嘉其意，故爲之書云。

趙不拙記：佛法自近年衰，其徒棄本逐末，奔走士大夫門，乘時射利，甘心爲隸不自愧。方在稠人中，即謀出世，既得志不復辦道，汲汲然營己私，視囊中可爲巨利地，則神馬尻輿，已坐馳於四方萬里之外矣。故寓公寄客，分占其中，椎牛賣漿，喧雜城市。主之者，利盃酌口腹，因循度日，棟宇頹毀，井滅竈夷，鞠爲茂草，雲遊衲子過門笑唾不忍顧，是可歎也。九江景德禪寺，古爲律居，罹建炎灰燼，紹興庚申僧宗尚始編茅數椽，不能蔽風雨，經界益賦，田疇荒萊，僧童一二人糊口不給，日歛飯盂於市，饑羸憔悴，見者悲之。基址四至不可稽考，半爲營寨，有力者攘據，人謂廢不起矣。丁丑年，闢爲十方，又二年，太守王公秬謂景德古名刹，思得佳士住持，聞東林第

一座法演有道眼，招之。演曰：「吾與王史君無舊，緣法純熟，不可不成其志。」自入院，窮日夜究盡敝之源，取田於冒占，貸種以開耕。不五年建三門佛屋、寢廬方丈、御書閣，塑佛菩薩羅漢像，極莊嚴之妙，日用魚螺、鐃鼓、鐘磬之編皆具，然則訓其徒以無生法忍。大江以南，禪林之秀，皆歸之云云，非特以其能興造爲可喜也，於是爲記。　陳阜《藏記》：江州禪寺三，惟景德荒凉。主僧誘於微利，以寺地僦民，廊廡隳缺，閭閻穢逼，無藏室以結信士緣。阜得蜀僧祖照而致之，照果如人意，一日携圖籍來謁，請復舊地建藏殿。余然其請，因捐俸助鳩工，仍施藏經全部云云。

報恩光孝禪寺，舊在天寧坡，本名崇寧萬壽，崇寧三年置。爲天寧節祝聖置。政和改天寧，紹興七年敕改報恩廣孝，專伸追遠徽廟。遂與景德寺兩易其址，今在舊城坡，十二年改光孝。

避太宗徽稱。淳熙中建輪藏，慶元初重建佛殿，蓋郡之國忌行香所也。　記述：趙伯獻《藏記》：凡天下人爲善，志立者事成，心剛者天相云云。雖辦道亦可，況世締事哉。比丘普欽主九江報恩禪席，周視佛堂，喟然嘆曰：「是刹所以嚴崇薦，今敝如此，則吾徒散，梵諷寂，香火冷，吾將起之。」乃興長廊，乃治僧居，乃葺三門，乃營香積，百廢具舉。天宫寶藏，裝嚴佛工，不謀於衆，慨然有志，期必創成。飭材鳩工，度地爲制，上浮諸天，下現大海，中貯祕文，孝列天樂，鎮以金仙，助以威神，衛以神龍。工役方半，羣魔競起，欽挫愈甚辦愈堅，竟至圓成，若有陰相。余獨斷以一言曰：「剛。」役始於淳熙元年八月，成於次年四月。噫！可哲速遠也矣。　陳謙《重建殿記》：余讀曾南豐《江州景德寺戒壇記》言僧智遷經營二十年而後成。紹興初，余通守九江，訪所謂景德寺者，其人曰：「兵寇之餘，不復舊矣。中間光孝、景德二寺，合辭請于郡，兩易其址，昔之景德則今之光孝是也。」景德易處城北，至闃闃遠，軍營□□□蝕其地。而光孝據

城中央，爲冠蓋之會瞻，□□□□爲易集，故月葺歲累，漸就叢席，惟佛殿以事□□究□□。考其廢興之故，景德由暹至於今，纔百二三十年間，地與屋又且變從漠然，則上木崇飭之功，其不足恃明甚。而其徒務以張大佛法，必求轉壞爲城，起現於滅，以有爲之，亦顯無爲之教，不計久遠，窮晝夜之力，爲之禾上也。且佛是外形骸，忘生死，鑽苦空，衣必取壞，色食必取棄餘，戴茅履菲，蓋其朽形木質，不知世間觀美事爲何物，其自爲蓋如此。至其闡設教誘，乃以其境界殊勝妙麗者，反復示現金地蓮界，七寶百珍，備極佛法之富貴，以動蕩愚夫愚婦之心目，與其所自爲者何如哉？豈以上披宏器，世不常有，總總而生，氣質昏薄，欲深而機淺，必假觀慕讚歎，以興起其善念歟？則既壞而修，既修而兵盜焚漂之，又有如暹者出，則今之主僧法光是也。光立於紛華之肆，奮然以起廢爲勝福。有田氏、劉氏者，各捐巨萬緡爲之倡，聞者響合，金報施衍，未幾佛殿之未究者崒然矣。以其餘力，門次牆廡，堂屋寮院，悉增而新之。光以書來，願紀其役。余行天下，名山秀麓，梵宮淨宇，光耀什侯王居，方病夫耗蠹民生，踰越王制，而光之言曰：「於我法中，苟得一人成道，雖竭天地之產，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若歲月之不可恃，轉從受滅之不可常，世界盡然，何獨茲寺！」余觀其功於扶捄若是勤，其或閔其志，書其事俾刻之。

寶覺廣福院，在都統司左，本梁百花亭舊址，唐初置壽聖院。大和二年。有梁元帝、朱超道、陰鏗三詩，崇寧初黃庭堅書刻石。書貴僧宗素見臺觀本條。今地入都統司。紹興三十二年改今額，乾道初重修。記文：《重修記》：江城南有梵刹，曰寶覺，故梁百花亭基，摹刻尚存。至本朝治平初名壽聖，中經兵火，僧法真弊形勞思，躬拾殘棄，而整齊之。迨至寶從，竭誠修復，惟懼弗及。今寺之殿，巍峨相重，赤白炫燿，

皆前日之頹垣斷塹也。今寺之堂，甓參差，栱桷橫亘，皆前日之荒蕪野蔓也。修廊周遍，長廈接連，寮室厨庫，無不如意，晨鐘夕梵，禪律整嚴云云。吾嘗遊焉，升高矚遠，見康廬岌嶪，林木森鬱，平湖浩漫，千頃一碧。寺後修竹挺立，叢錯交互，至者莫不神爽清徹，覺與日月相映。蕩乎太空，俯世界如毫髮，而吾心未始駭，信佛之功大矣。而從乃今知之，從老矣，優退養默，返照內想，心運目動，無所凝滯，吾將有請於從。

萬安院，能仁寺左。本唐龍安寺，太和六年。治平二年改。

福嚴尼寺，在十字街。唐置，天復二年。有鐵佛。

廢額

歸宗下。吳赤烏二年置。

寶殿下。唐大曆二年置。

普照下。乾德二年南唐置。

崇勝下。開寶三年置，並城南。

乾明下。唐咸通四年置。

開先下。興國四年置。

興嚴。尼寺，唐天復二年置。

太平興國下。太和二年置。並子城東南。

城外

崇福院，在南門外，本陳了翁宅，慶元初始建。寺有南窗了翁井。僧善才建，王寅捐俸助之，又爲移崇福廢額，有張泌記，語在了翁宅條。寅嘗命才瘞死骸數千。有李夏卿記：聖賢酧世，所以爲斯民始終之慮悉矣。生者有以養，死者有以葬，乃盡吾職分之所當然。後世事弗逮古，長民者類役志於簿書期會間，所謂養民之政闕焉不講，況能究心於無歸之厲，不宅之枯顱哉。尋陽爲江湖會郡，兵民不知其幾，又當蜀、漢、淮、浙、閩、廣之衝，往來走集袂相屬也。一爲飢寒所困，風露所襲，仆於陂湖渺莽之區，殆螻蟻然，有司恬視之弗恤。慶元乙卯歲，郡侯王寅性寬而明，政勤以和，苟可利人惠物，行之無難，復有以露骸告者，公爲惻然，遽捐俸資七十萬，命擇善才搜拾前後二千有餘，用西方之教火之。越明年三月，賑飢貧，齋緇黃，設超拔之供，而水葬焉，從俗宜也。夫以溟漠之中，雨濕聞聲，宵長走燐，沉迷積年，思欲解脫而不可得。一日俾之離苦海，游樂界，去鬼鄉，登佛土，此其爲功真所謂不可思議也耶。天下之事久而有所待者天也。知其有所待，奮然而爲之者人也。陳寵守廣漢收積骸，而城南哭聲絕；于頔刺湖南，坎瘞千餘，而人賴以安。此非有待而然耶，抑亦所際得其人耶？東坡先生嘗銘暴骨曰：「是豈無主，仁人君子。」若侯者，殆仁人君子歟？

延壽院，在南門外，本羅漢壇院，建隆四年南唐置。張若谷奏改。

餘寺院

龍池。西門外。

崇教。北門外。

福田。南門外。乾德五年置，今廢。〔册六四卷六六九八頁一〕

諸鄉

太平興龍寺，在虎溪，本晉東林寺，太元九年。桓伊置，法師慧遠道場也。對西林，稱東林。《元一統志》：東林禪寺，舊志載在州境，晉武帝太元十年建，唐號太平興龍寺，最爲廬山之古刹。寺有慧遠袈裟、梁武帝鉢囊、謝靈運飜經貝葉五六片。《潯陽志》云：東林寺，自唐開元以來，迄于保大、顯德間，文士碑誌、游人歌詠題名，班班猶在。自淳熙己酉回禄之後，往往不存。《白樂天集》云：東林寺即鴈門慧遠舊道場，有甘露壇、白蓮池在焉。「東林北堂水，湛湛見底清。中生白芙蓉，菡萏三百莖。白日發光彩，清飈散芳馨。洩香銀囊破，瀉露玉盤傾。我暫塵垢眼，見此瓊瑤英。乃知紅蓮華，虛得清淨名。夏蕚敷未歇，秋房結纔成。夜深衆僧寢，獨起繞池行。欲收一顆子，遠寄長安城。但恐出山去，人間種不生。」殿曰神運，作殿餘木數尺，南唐元宗題曰：神運之木。臺曰佛影。義熙八年，罽賓僧與南國僧共立，孟懷玉、王喬之、張舒、殷隱、毛修之、宗炳、殷蔚、范悅之、王穆咸賦，遠自銘五百字，見本傳。劉遺民讚有曰：雲表呈暉，影侔禪造。功出理詣，事非人運。瑞相閣，奉陶侃所獲金文殊像。語在天池寺條。上方塔，藏佛馭所携釋迦舍利。遠結宗炳等十八人爲蓮社，有十八賢臺。臺本在鐵船峰巨石上，今寺存其跡。謝靈運又作飜經臺、白蓮池。靈運求入社，遠拒之，靈運乃鑿池爲臺飜經，植蓮其中。遠雅敬淵明，邀入社，淵明以不能戒酒拒之，遠爲破戒設盃酌，陶竟不至。時陸修静亦有道之士，遠每送客不過虎溪，送陶、陸則不覺過

之，世傳《虎谿三笑圖》始此。李覯《三笑圖》云：「古人腰折不可追，今人相見入古時。人間觸事如吾笑，何必門前有虎谿。」又有前輩題云：「愛陶淵明醉兀兀，送陸道士行遲遲。飲酒過谿都破戒，斯何人斯師如斯。」殷仲堪談《易》處，曰聰明泉，皆當時迹也。遠指泉曰：「君辯如此泉湧。」故名。唐李德裕賦云「講精義於松間」是也。梁置甘露壇，太清中，龔法師講經，甘露浹木三日，因名。江西三戒壇，此其一也。唐置經藏院，寺東廡。樂天草堂後亦來徙。本在香爐峰北，後廢。好事者即寺北爲之，五代復燬，本朝至道中追創。會昌三年寺廢，户部榜賣其寺。未幾復，大中三年，崔黯作疏唱之，周碏題有曰：「半死白蓮初降露，欲成荒地又鋪金。僧開石室經猶在，虎印溪泉迹未沉。」南唐增五杉閣。元宗爲僧應之作有《五杉集》。本朝興國二年改額，增羅漢、華嚴等閣，紫煙、滴翠等亭。元豐三年，詔改爲禪寺，寺之舊物有晉安帝輦、相傳晉安帝所留。貫休詩：「桓元舊輦殘雲濕。」後人疑爲玄物。且安帝雖見逼遷，亦宜有輦。遠公袈裟、竺道生麈尾扇、佛馱耶舍二尊者革舄、謝靈運貝多葉經、韋丹施經、帙尾題貞元十三年寫。又據藏記，元和四年，江西觀察使韋丹以夫人蕭氏服珥之資，益以己俸，即洪州抄謄致之，仍建堂殿。會昌寺毁，經亡過半，僧正言補之。大中中，丹子宙廉察，再作堂宇。樂天文集、太和九年，以文集六十卷藏之。會昌中，復送後集十卷及其寫真。廣明中，俱爲高駢取去。吴太和六年，楊澈抄謄補闕，後亡失。景德四年，詔史館書而賜之。景祐二年重寫。明道中，又爲部使者許申所借，今本皆寺僧抄補爾。張僧繇畫。洪錯摹惟摩像。有唐明皇銅像，李通玄、號長者。樂天及丹父子寫真。苗紳贊丹云：「炯炯韋公，儀形山立。嶽峙争峻，陂澄莫挹。霜鶴下雲，綵鸞孤集。始帥鍾陵，家饒户給。梟鯨之後，干戈遽戢。

蠢爾蠻陬，輒窺銅柱。交趾失守，天威震怒。嶺隅之東，俾之節度。士飽而歌，民安如故。上嘉元勳，爰用作相。詔旨綢繆，三四陳讓。莫允其祈，猶勞將將。鳳池之畔，麟臺之上。竚見徵還，無勞審象。」贊宙云：「天秉仁傑，萃爲國楨。岳則降神，公膺炳靈。往在元和，鎮鈴洪井。作民父母，爲國藩屏。興利除害，民若己並。惟昔高門，實鍾餘慶。迨逾四紀，猶傳歌詠。長養成就，如初踵頂。奕奕武陽，遺像肅莊。其度金玉，其姿鳳凰。永永耿光，慰此一方。」有靈運張野碑，有柳公權字、語在碑刻類。裴休隸、東林寺額。徐鉉篆。太平興國之寺。有劉孝綽、孟浩然、李白、崔融、錢起、裴休、皇甫冉、杜荀鶴及樂天之詩，世稱寺古者無先焉。

題詠：寺詩。劉孝綽：「月殿耀珠幡，風輪和寶鐸。朝猿響薨棟，夜泉聲帷箔。」失全篇。浩然詩，見香爐峰條。白：「東林送客處，月出白猿啼。笑問廬山遠，何勞過虎溪。石溪流已亂，苔逕人漸微。日暮東林下，山僧還獨歸。」昔爲廬峰意，況與遠公違。道性深寂寞，世情多是非。會尋名山去，豈復望清暉。

我尋青運宇，獨往沃州闕。霜清東林鍾，水白虎溪月。天香生靈空，天樂鳴不歇。晏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湛然冥冥心，曠劫斷出沒。」融：「昨度匡山下，春鶯曉弄稀。今來盆水曲，秋鴈晚行飛。國有文皇召，人慚謫傳歸。迴行過梵塔，歷覽遍吳畿。杏樹栽時久，蓮花刻處微。南溪雨颼颼，東峴日輝輝。瀑溜天童捧，香爐法衆圍。煙雲隨道路，鸞鶴遠驂騑。遠上靈儀肅，生公談柄揮。一茲觀佛影，暫欲罷朝衣。」起：「東林生早涼，高枕遠公房。大士看心後，中宵清漏長。驚蟬出暗柳，微日蔭回廊。何幸沉疴久，含毫問藥王。」休：「麟臺朝士辭書府，鳳闕禪宗出帝京。歸到雙林親惠遠，行過五老訪淵明。白衣居士輕班爵，敗衲高僧薄世情。引得病夫無外想，一身師事竺先生。」冉：「閑看秋水心無事，卧結寒松手自栽。廬岳高僧留偈別，茅山道士寄書

來。燕知社日辭巢去，菊爲重陽冒雨開。淺薄將何稱獻納，臨歧終日目徘徊。」荀鶴詩，見本傳。樂天：「經窗燈焰短，僧爐火氣深。索寞廬山夜，風雪宿東林。」又《憶楊主簿》：「新年三五東林夕，星漢迢迢鐘梵遲。花縣當君行樂夜，松房是我坐禪時。忽看月滿遥相憶，始嘆春來自不知。不覺定中微念起，明朝更問鴈門師。」鄭常《送僧》：「僧家無往著，早晚出東林。行道非真相，頭陀是苦心。持齋山果熟，倚錫野雲深。溪寺誰相待，香花與梵音。」張毅夫：「駐旆息東林，清泉送病心。爐峰霄漢近，煙樹荔蘿陰。溪浚龍蛇隱，嵒高雨露侵。猿聲雲壑斷，磬韻竹房深。欲問吾師法，衰年力不任。」曹份：「峰頭不住起孤煙，池上相留有白蓮。塵網分明知束縛，要須騎馬別雲泉。」徐知證聯句：「古殿巍峩鎮碧峰，晉朝靈應顯神蹤。林間野鳥驚朝梵，嶺上孤猿聽曉鐘。蝶戀半岩花灼灼，鹿眠深谷草茸茸。遊僧住錫心皆佛，老樹擎煙勢似龍。竹蔭禪扃青靄合，嵐蒸幽逕綠苔封。老來欲脱塵寰境，閑訪空關不厭重。」本朝張商英：「蕩蕩東風著物華，渡江初喜絶塵沙。蔽空杉徑四百里，在處旗亭三五家。山葉半青茶未過，水畦漫白稻初芽。慇勤説似潭園侶，南北隨鄉不是誇。」郭祥正：「寶陀巖下種松篁，舊客欣逢煮尤湯。憶着東林携手處，十年添得兩眉霜。」汪藻《約教授遊》：「擾擾塵勞懶曳裾，此生終待老匡廬。兩山分破吟難盡，一水飛來畫不如。紅杏成壇今髣髴，白蓮結社謾躊躇。泮宫夫子能敦約，共採新間廣舊書。」李彭《贈僧》：「脱盡膏粱氣，祇餘雲壑姿。囊中支遁馬，筆下惠休詩。木末鳥還語，花邊蝶浪窺。平章賴公等，吾病不能奇。」岳珂：「間歷煙岩古，琮琤雪澗横。海潮秋八月，山雨夜三更。肯作隨流想，難忘漱石情。壯懷徒激烈，聊復以詩鳴。」吴淵《勸耕》：「細竊輕煙弄曉晴，聊驅小隊出城闉。頓將泉石膏肓療，爲識廬山面目真。古殿松篁無盛夏，齋厨筍蕨有餘春。道旁處處聞流水，一部笙篁更可人。」「鈴齋日日簿書塵，不覺

光陰暗裏侵。忽見前山有花發，始知今歲已春深。邊風尚有寒吹面，臘雪全無早繫心。憂國憂民平日事，新來贏得白盈簪。」《翻經臺白蓮池》包信：「野蔓高臺下，前朝記不誣。金文翻古偈，漢字變胡書。綵線風飄斷，緗簾火燼餘。破雲開白日，穿水照芙蕖。科斗頻更改，菴園幾遍鉏。真門兼逸韻，兩欲慕相如。」洪芻：「翻經靈運推不去，愛酒淵明挽不來。無復種蓮人作社，空餘寫影佛成臺。」楊時：「寂寞蓮塘七百秋，溪雲庭月夜悠悠。我來欲問林間趣，萬疊青松自唱酬。」李覯《送僧》：「行非爲客住非家，此去廬山亦不遐。要見南朝舊人物，池中惟有白蓮花。」

記述：寺諸碑。李邕《寺碑》：云云，其詞曰：靈山兆發，真僧感通。刺泉有力，何神致功。法儀外演，禪心內融。性除偏執，門開大空。瞻禮雲集，匡居峰簿。越嶺圖勝，降平規博。信臣檀施，護供典作。大起重階，廣延阿閣。嚴幢踴出，寶塔飛來。尊客月滿，法宇天開。化城改築，道樹移栽。松清梵樂，石敝花臺。金容海游，法影山薦。毒龍業消，漁子心變。萬里西傳，一時東現。華戎異聞，窮厚驚眄。遠實法主，謝惟文客。光頌累彰，德名增勒。助起江山，聲流金石。一言可追，千載相激。了性了義，克古克今。止持紹律，定慧通心。觀物情至，懷緣道深。故憑淨業，永紀禪林。黃裳《寺記》：佛徒安於律居十八九，父子代更，須利乃合，是非相刑，憂喜自傷。飲食之味，陰陽之情，與流俗生聚無以異也。於此稍思，易律以禪，學使一師，居使一堂，食使一味，興居同時，取捨同事，一就檢束，無容私焉。幽黨匿情，莫能投間而入，其勢必至於爲善，非細德也。東林以律居七百餘歲，淨社之流風遺澤，不足以吹揚微塵，洗滌後代，攘利名、破法律久矣。元豐二年，轉運司以十方住持請於朝，下有司揀大士居焉，得廣慧于寶峰。遠近徒厲，後先將迎，不謀而事集，不誓而志立。昔者爲房五十，師悉廢而公之。法堂之高廣，僧堂之宏深，經堂之虛寂，廊之修，門之偉云云。諸山學人，聞道所在，振錫而來

遊，不知度越嶺、穿長林之爲勞也。廣慧書來，求致祭文云云。律以行進，禪以慧入，行無慧不立，慧無行不生，宜極則一，豈復有禪律之校哉云云。　陳謙《重興寺記》：淳熙十六年春，東林寺燬于火云云。是年予通守九江，欲造溪之上尋十八賢之遺跡，僧告曰：「皆煨燼之末矣。」又欲訪晉、唐以來碑刻，曰：「皆瓦礫之餘矣。」夫成壞固有數，然余適至，不能不致失所以來之恨也。後五年，余奉使湖北道，璵走書曰：「東林復矣，盍記之？」余喜其復，而釋向之恨也。嘗考建寺之本末，蓋自遠法師，合道俗結爲淨社，遠役而寺以律居，其後或廢或復。本朝元豐二年，易爲禪刹，詔總居焉。乃取昔之爲房悉廢而公之。爲屋千楹，猶有未罔思慶嗣事輪藏三門，始成佛瑞，又建羅漢閣。東林之宇，於斯大備，其成若是之艱也。淳熙之蕪，一夕而盡，其壞若此之易也。璵乃經營，不五年而盡復，又何其事半而功倍。余聞舊有神運殿者，以遠初抵山，雷雨驟至，徙溪成陸，大木鱗集，用以建寺。總之作新，谷有巨杉，大風拔之，棟梁足用。試問璵曰：「昔之建也，以神運；今之復也，以人力，得無復克肖歟？」璵稱惟知竭力以起門户而已。余謂之曰：「非子所病也。凡天下至常之理，即古今不易之妙，雖大聖賢修習精到，貫通幽明，至於食粟衣帛常理，未始不與人同者，烏覩夫必現異出怪而後爲道也云云。」遠之初建，總之更新，璵之修復，三者皆人力，而功有難易則存乎時。夫已壞之而己成之，既已主之而己任之，璵之心也誠，故其志也達云。　經藏，李肇碑銘：釋迦十二部經，皆立言垂教之本，西土以胡文記之，謂之梵書，科斗文字之類也。著以貝葉，謂之梵夾，殺青爲簡之類也。後漢天竺人摩騰始至中國，出其文四十二章，翻爲隸書。至晉沙門法護，遍遊西國，達言語之不通者，究三十六書之體而還，梵書之詁訓音義，然後大備。雖爲道滋廣而難能亦甚，蓋以事生六合之外，教出五常之後，時人無能知者，小則誤於文句，大則失於宗旨。自漢永平至唐開元，祖述之士凡一百七十六

人。有桑門之重譯，有居士之覃思，有長老之辯論，有才人之撰集，總五千四十八卷，歷代精舍能者藏之，方之蘭臺秘閣，此所以浩汗於九流也。廬山山岳之神秀，而東西林爲海内名刹，有惠遠、道生之遺風，四百餘年，鍾磬之音不絶，然而三藏經論闕而無備。元和四年，僧靈澈言於廉問韋公，公應之如響。往年公夫人蕭氏終，有珮服之資，於荆州買田，其收入以奉檀施，至是取之，增以清白之俸而經營焉。即洪州諸寺，雜理其事，雕函飾軸，瀆蘗磨墨，僧謀而吏職，暑兆而寒就。先命度地之宜，默就規制，懸成剞劂，結構浮江而至，施爲殿堂，用尊秘藏，以備名山之闕，而資學者之求，公之素志云爾云云。五年韋公薨，七年博陵崔公憫泯舊蹟，由是東林以遺功請篆刻之，盛其成公志，故府從事李肇爲之文曰：多羅之教，神道不測。迦葉承之，布西域兮。毗尼之用，其法翼翼。優波受之，垂作則兮。阿曇之文，演暢宗極。王公大人，爲之飾兮。韋公之蹟，崔公之德，及兹寶藏，何前劣兮。崇崇二公，合發願力，傳之歷劫，千百億兮。爐峰之北，露壇之側，系之伽陁，金石刻兮。　唐蔡京《碑陰記》：云云，元和初，武陽公廉刺江西，和惠多暇，歎二林精舍之最，佛書闕如，以月俸家財經始大藏，廬岳師資坐閱貝教，皆懷德於公也。招蕭皇帝，患僧繁濫，詔省其居，以嚴其人，因是林藏毁經逸。先帝即位，許勝地復寺，東林振焉。僧行言立心至勤，完集經教，走丐歷歲，克就無期。大中十二年，洪廣潭宣四鎮兵擾，先帝以中丞韋公英果多智，詔馳鎮舊地。先德在人，詠歌不忘，江湖老叟有懷惠泣下者，聞公至，皆願縛賊出迎。故公未至，而人已安，纔至而賊遂平，皆如先帝之策云云。涖訪舊事，德績盡在，獨經藏缺焉。因召行言，傾俸使復，不一歲而藏成，經備如初，繼先志也。　崔黯《復寺碑銘》：佛之心以空化，執智化也。以福利化，欲仁化也。以緣業化，妄術化也。以地獄化，愚劫化也。故中下之人，聞其説利而畏之。然用其法，不用其心，則失其道，蠹於物。爲國者取其有益於人，

去其蠹物之病則通矣。唐有天下，一十四帝，視其甚害理而汰之，其道甚桀。今天子取其有益生人，稍復其教，以濟中下，於是江州例奉詔，余時爲刺史云云。喜而復之，民物之困，不可横賦，得舊僧正言，問能復東林乎？曰能。即斷其髮而勉之。又命言擇其徒，得二十九人。心生力完，臂股相用，所至響應，下虔江之木，鳩食訪工，陶土冶鐵，匠成於心，規授於手。若殿廊門闕、廚庫食息之所，罔不備具，役工六十五萬。言訪余曰：「自遠若干歲，而傳法之地滅，賴君復之，君宜書之。」余則曰：「復之者上也，主其事而書之，於予奚辭？」余嘗觀《晉史》慧遠之事及其書，其辯若注，其言若鋒，足以知當時取所謂遠師者也。吾聞嶺南之山，峻而不山；嶺北之山，山而不秀。而廬山，山與秀兩有之。五老窺湖，懸泉蠹天，杭香藥靈，鳥閑獸喜，煙嵐之中，恍有絳節白鶴，使人不能回眸云云。故寺以山，山以遠，三相挾而爲天下具美，今言能愍佛之法，推遠之心，修廢之勤，倘移之於邦國之理，何故不成哉！銘曰：萬竅怒號，羣波猛起。刑戮不加，仁義莫止。有得佛心，則滅諸熾。惠以性生，性以悟理。賊滅惠臺，鑑闕忘軌。根深則定，葉茂則死。則可用理人，不獨養己。峨峨廬峰，矯矯慧子。梁以崇山，津以江水。不騫不竭，吾願不已。上復其道，吾以塞詔。惟師有言，勤以克肖。四五年來，休功再紹。山川不改，舊物復新。誠汝其徒，誕將又倫。　黄庭堅《藏經記》：元豐三年，大相國寺二禪院成，賜名東曰慧林，西曰智海。禮部言智海選於四方，得江州東林寺僧常揔，詔所在給裝錢上道。揔故稱老病山野，不能奉詔，詔勿奪其志云云。道俗傾動，相與謀曰：「吾師不肯爲西寺用，又將棄東林，而追寂於窮山。」凡可以安揔者，皆盡心力爲之。於是能者致力，巧者獻工，富者輸財，辯者勸施，數年之間爲屋千楹，最後爲轉輪蓮花經藏未及成，遣其徒永邦來乞予記。予見邦之爲藏經，調護墨工，是正板籍，積書如山，盡歷邦手，予以謂能成揔公所商度無疑也。夫用力則外奭而不來，用

智則物猜而不應，不用智力，則物歸之，此其故何哉？邦之言曰：「蓮花藏，世界海，非人非天。虎嘯於陘，震風薄木；龍鳴於川，大雲垂空，若有召之者，而不知其所從來。吾師之道，芒乎昧乎，物故萃乎？」予應之曰：「揔公之不應詔而西也，似若有謂，未必真有妙處而來者云云，豈真知者耶！子勉之。藏成，予爲若記。」元祐六年，揔既没而經積猶在寓舍及其門人思度之室。時邦與主事者不合，因謝去之。度來告曰：「藏及藏殿將成，惟是經邦有勛焉，而先師之手澤也。願終先師之志，刻石紀之。」黄庭堅曰：「方揔公盛時，化蟻穴蜂房爲廣厦，何其易也。比其末路，欲成一經藏，而身不及見，又何其難也。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行百里半九十者乎？抑創而有者，其成壞自有數，當成於度之世者，雖揔亦不得認而有之耶？古之得道者，閱世或餘百年，而栖遲華門之下，雖有大檀越，不聽增一草，蓋知三界一切幻泡，衆生諸煩惱，即是道場堅固，法在此而不在彼耶！」　神運殿，張商英記：云云，由遠七百有餘歲，律以父子甲乙繼，教弊數極，革于我朝。揔禪師應緣而出，於是壞陋而敞之，斥狹而廣之，繩曲而直之，破蔭而明之云云。不逾月殿成，列塑佛像，會新禁不以黄金飾物，徐國王聞之，見上曰：「乞從中賜。」兩宫從之，詔特賜金幡一萬。師曰：「前此因緣，則殿與佛既成矣；後此因緣，則公其爲我記之。」余聞昔者鞞瑟胝羅供養栴檀座而不設佛像，百丈德山建法堂而不建佛殿。今東林提宗綱，行祖令，乃區區乎世間之務，枝木以爲骨，土泥以爲膚，紺螺以爲髻，鏤金以爲衣，煥以五綵，飾以珠璫，承以寶臺，嚴以部從，然則佛果有乎？果無乎？曰觀有而有之者，是有之有，而非無之有也；觀無而無之者，是無之無，而非有之無也云云。去子之聰明，觀殿不以土木，觀佛不以相，觀揔不以迹，而相與契於冥行之先，會於思議之表，則精粗一致，而今古同歸矣。　法堂，張商英記：元祐二年七月，東林寺法堂成。六年三月，無盡居士自河北來。東林徒衆七百，稽首白

居士，言我此法堂，蓋嘗走四方求士大夫記録，昭示來世，無有一人能承當者。今居士適至，是我山中天龍守護以待也。居士曰：汝師説法，與過去諸佛異，吾無得而記焉云云。雖然，嘗試議乎其涯，彼妙湛靈明，曠虚粹精，未始有夢，而未始有覺也；未始有淳。而未始有漓也；未始有壞，而未始有成也；未始有污，而未始有淨也。膠膠以生，林林以形，生死苦樂之變循環乎去來。諸佛愍之，爲之種種譬諭方便，爲之三乘五教，河沙句偈不足以釋其情而奪其識。於其究也，以法眼藏撥去文字，教外别傳，囑累飲光，宛轉傳授以至今日。當法堂未建，法座未登，掣電呈機，猶成第二。然則建斯堂也，登斯座也，法竟可説乎？竟不可説乎？自少室之後，曹溪以來，散之四方，分爲五派，師異訓，人殊習，皆順風揚灰於馳突之場，浚渠流惡於智廢之井。禪師於是奮迅定勇，駕無礙惠，主賓問答，縱奪取與，庶幾乎惑者解，執者破，垢者滌，病者瘳。然則有其事，則必有其理；有其實，則必有其名。莊嚴妙善，而不可不建者堂也；方便誘誨，而不可不説者法也；垂信示後，而不可不爲者記也。　方丈，唐僧元楚《觀音方丈記》：觀音之於諸先覺，猶孔門之亞聖，其悲智應用，鴻纖境刹，常如視諸掌。郢川屈旻，固兄宗厚，爲空王弟子，得聞斯語，遂施二十萬，造方丈，作普門功德。天飾梵儀，如語如嘿，危冠百寶，風容動摇，俾愚非薄，旌寅堅貞。噫！兹寺也，自晉至唐，五百餘載，土木有壞，因而造之者數也。真風未弭，因而復之者時也。太守博陵公捧詔指揮之，龍象三十人經營建立之，遂得爐峰增色，圖牒再張，車蓋貴遊，逢迎相賀。挹虎溪之微波，清麈尾之風韻，從客吟嘯而去，若是則安知來者無柴桑乎？往者無鴈門乎？力抒肺肝，遠謝泉石。

乾明寺，禪。在香谷，本晉陶範所置，僧慧永西林寺也。太和二年。有通隱橋、周續之，號通

隱。香谷亭。永禪居，香氣有異。梁天監三年、隋大業二年，並加增葺。唐置水閣院，正元二年。有水堂。有僧靈澈、應之、齊己詩。南唐重修經藏。保大八年。本朝太平興國二年改賜今額，水閣錫名隆教。慶曆初建浮圖，後增攬秀亭。有梁武帝蹙線鉢囊，張僧繇、王翰畫，張畫盧舍那佛在閣上，王畫須菩提在藏西壁，自稱樵人。王翰，南唐時也。歐陽詢碑，顏真卿、牛僧儒字，真卿以劍拙，貶佐吉州，夏六月癸亥，與殷亮、韋伯厓、賈鎰、楊鶴憩于西林寺。有法真律師深究清淨毗尼之學，即律祖老恩之上足，余內正義之阿闍尼也。緬懷遠現二公之遺烈，導余躋崇閣，示余以張僧繇畫盧舍那佛像，及梁武帝蹙線綉鉢囊，因寓題歐陽公所撰《永公碑》，魯國公顏真卿記。韋應物、韓退之、白樂天及本朝二蘇之詩。歲月視東林尤古焉。

題詠：居易：「下馬西林寺，翛然進輕策。朝爲公府吏，暮是靈山客。二月匡廬北，冰雪始消釋。散作萬壑春，凝爲一氣碧，身閑易澹泊，官散無索迫。緬彼十八賢，古今同此適。是年淮寇起，處處興兵革。智士勞思謀，戎臣苦征役。獨有不才人，山中弄泉石。」「木落天晴山翠間，愛山騎馬入山來。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便却回。」張商英：「隔垣禪律兩招提，却是人心咫尺迷。百億須彌四天下，憑君爲我指東西。」劉仙倫：「路入康廬西復西，翠煙深處著招提。山僧幾輩雪垂嶺，水鳥數聲雲滿溪。莫對青山談世事，且循粉壁看留題。禪房夜卧衣裳冷，夢破鐘聲月落低。」岳珂：「龜趺十丈吃岩嶢，古寺殘僧正寂寥。律演金輪開印度，字遺石磴說隋朝。續題賸有名人蹟，接畛猶逃劫火燒。弔古未磨今古恨，又攜筇策過前橋。」《攬秀》蔡確：「乘興登茲亭，朱檻臨曲洲。俯仰一寓目，高風振衣裘。新陽力尚微，冰雪浩未收。出沒林間翮，飛鳴各有求。緬彼北山岑，翛翛雲氣游。聞有兩高士，茹芝卧岩幽。長離在清冥，燕雀安得謀。

伊子世味薄，坐感歲且流。願言從之子，相與物外遊。」郭祥正：「行瞻香爐峰，未出二林口。一區廣地如席平，誰作新亭名攬秀。秀色可纜結，正對香爐峰。李白愛之不忍去，便欲此地巢雲松。清風灑面如冰雪，倒盡金壺頰不熱。寸心何獨忘寵榮，形骸遺盡神超越。寄言世上事，勸君早歸來。霹靂轟雷膽欲落，忠憤雖死何爲哉。此時竟不悞，此心徒自知。嵐光向曉紫翠滴，杜鵑更在深林啼。」

記述：西林寺，隋歐陽詢碑：云云，曇現比丘，俗姓竺氏，僞趙良將。知苦器之難安，悟浮生之易盡，以榮利爲桎梏，用名聞爲羈絆。屏棄喧嘵，專脩晏寂，玄風獨扇，息心無侶。匡阜靈岩，地鎮層峰，日月之所縈廻，雲霧之所烝液，激白水於青霄，照離暉於石鏡云云。慧永，人師物匠，服道御身，形性兩忘，怨親等觀。紹隆主業，安禪結宇。晉光禄卿陶範，興起佛事，締建伽藍，薙草開林，增基架巘，夷峻築堂，疏巒抗殿，長廊遶磵，科砌環流，冬煖夏凉，經行畢備，命曰西林，是晉太和之二年也。永公化緣將盡，曾無憂生之嗟，冥照幽通，豈若逆旅之舍，歡喜合掌，奄然終謝云云。但年代推薄，寺宇凋華。梁天監三年，有恩律師聿來憩止，掄葺道場。大隋握鏡，天下文明云云。慧達禪師，爰自金陵，至于匯水，欲於道場營建重閣，即有魯愔三十餘人，共相勸督。以大業二年，爰戒匠人，匪日斯就。透迤飛閣，秀出青霄，延襄層軒，俛視無見，爐香與峰雲共鬱，鐘聲與幽谷咸響。模寫瑞像，光相殊特，丹臒競姿，紫銑争耀，力雖人就，妙乃神輸。達公寂滅，次有道唯纂脩厥緒。寺僧等以爲樹道風於長世，詔德範於來葉，莫若勤兹紺碣，寓言雕篆，乃爲銘云云。

水閣院，唐僧記：云云，銘曰：佛即三界，經在微塵。一塵經卷，三界佛身。悟則無土，剖則正真。不垢不静，无我無塵。般若觀空，漚和涉有。爲象王廻，作獅子吼。入藏流通，三乘傳授。詮以真心，生從佛口。峩峩廬阜，鬱鬱西林。惠永遁跡，齊朗修心。水聲清響，松偃繁音云云。

寶林寺，在大林峰，慧遠之果園，辟蛇行者之田舍，有葬牛塚。梁簡文帝爲刺史所置大林寺也。天監二年。《輿地紀勝》：白樂天遊大林寺記云：高地深，時節絶晚，初到恍若別造一世界。有平雲庵，唐初重建，皆板屋，海東僧居之，本朝治平二年改額。寺有謝靈運詩，在大林峰條。虞世南記，李渤、蕭存、魏宏簡詩文。文不傳，見白序。又有白居易等紀遊及詩，本朝陳舜俞記，大抵稱境物氣候之異焉。

題詠：劉脊虛：「孤峰涵萬象，秋風氣何清。庭際南鄣出，林端西日明。山門二緇叟，振錫聞幽聲。心照有爲界，業懸前後生。徒知真機靜，尚與愛網并。方首金門路，未遑參道情。」樂天：「人間三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正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山來。」貫休：「玉像珠龕香陣橫，錦霞多傍石牆生。辟蛇行者今何在，峰頂唯聞鳩鳥聲。」

妙吉祥寺，在天池峰，即陶侃所致文殊光像之地。寺刻文殊感應事跡。昔陶侃建旗南海，有漁人見海濱發光，因白侃。侃遣尋，俄見金像凌波趨船，驗其名勒，乃阿育王所造文殊像也。復有商人於東海獲圓光，持以就像，若彌縫焉。昔阿育制獄怨酷，文殊現，鑊中火滅水清，生青蓮花。王感悟，毁獄造諸寶塔，建佛像，此其一也。侃送鄂之武昌寺，主僧珎嘗往夏口，夜夢寺火，像屋獨有神圍繞，珎馳還，寺果已焚，惟像屋存。侃遷荆州，遣迎像往，壯夫數十，確不移處，使具聞侃，聽還本寺。侃後歸江州，迎以自隨，復爲風濤所溺。慧遠創寺東林，禱而出之，迎致了無艱阻，故諺曰「陶惟劍雄，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邈其遥遥」是也。隋末賊發，僧衆走匿，有老僧來辭像，感夢：「爾年老，何得相捨。」遂住。時寇入山虜掠，僧曰：「貧僧安得有金帛耶！」寇燎以火求之，僧曰：「徒受炙死，穢尸伽藍。」馳出寺外，直欲殺

之。僧曰：「吾年七十，不負佛教，待正念現前，可以下刃。」賊許之。得正念現前，伸頸受刃，刃返刺賊，群賊驚走，像奉閣上。武德中，谷風吹閣北傾，牮正無計，僧禱像，即日大風自北，閣正如舊。唐末兵戈犯境，有二僧馳像藏錦綉谷中，平定往尋，惟有空岩。二僧相視懷疑，遂焚香泣禱，乃瞻像於煙雲間。自茲建伽藍，或現金燈，或現夔羅綿雲，或五色圓光，或虹橋，或金身亭閣云云。

唐置天池院，大中四年。**本朝崇寧三年改今額。寺有趙忠定書翰、王雪山《聖燈記》。**

記詠：王古《瑞相記》：始予見文殊瑞相圖，願往瞻禮。元豐八年，被命使湖外，道出九江。八月二十六日至天池，初夜焚香臺上，見谷西有燈而白，僧神鑒曰：「此銀燈也。」須臾，有如炬者，如星者，如金者，分一爲多，合多爲一者。高或踰山，低或住壑，遠或在江之外，不可遽數也。夜半嵐霧大起，洪洞一白，咫尺不辨人物，而燈終不可掩。又有氣起於深谷，色若水墨，其長參天，兩旁白光映之，宛若塔影，踰時方隱。翌日雨，聞鐘聲隱隱在崖谷間，又聞振鈴尤清越，問此何寺也，鑒曰：「近此無鐘，在遠者不可聞也。且今非鐘時，山谷間寧有法事耶？此有羅漢峰，相傳下有聖寺，或聞歌唄鐃磬聲殆是歟！」是夜雨甚，有二燈甚遠而明。二十九日開霽，將下山，有雲西來，闊如大江，輕明瑩白。積雪疊玉，不足言其潔；晨霞籠月，不足狀其光。鑒曰：「此夔羅綿雲也。中有五色炳煥者，祥雲也。」雲界之間，如物如人，勝異百變，而其西竟天，光色如金，極久乃散。元祐元年，蒙恩移節淮南。三月二十一日，復携家登天池，申酉間，有二圓光現山西，照耀久之，有金船度空中，復有金閣現山坡，移時乃隱。夜有燈出水上，少頃即變，其狀如塔。次夜大晦霧，燈益明，其多不可勝數。凡余再至，而所見如此云云。若四方求者，所見固多。江淮之人，不遠千里而至，有久祈而終無所見者，有衆所共見獨不覩者，有至即見者，與夫見之多寡同異，類非凡情所能測知，此皆鑒言也。夫以聖境不

可誣，而賢士大夫與四方之人不可欺，稍自愛者語不妄，余爲此記，豈恤世俗疑謗，將以告夫聞而未詳，信而未見者耳。

王質《聖燈記》：燈自內生，非自外出。信心著物，心隨物現。馳眼向東，心亦東之。心眼雙行，不分先後。及南西北，亦復如之。云何它所而無此境此山，良因際文殊故云云。云何於燈有見不見，其於文殊有疑信故。其信文殊有深淺故云云。就此一根，顯是一境。從心合眼，從眼合心。表裏牽連，牢不可解。覺還景滅，其未還者，與景相追。心枯眼窮，景自銷寂。遇夜見燈，巖高谷深，隨念隨起。云何陽升，咸無所見。晷換心移，燈則隨之。若慧光輝，豈日掩沒。此根起信，亦復起礙。礙至極時，寧如不信。謂燈爲實，即幻求幻；謂燈爲虛，將幻除幻云云。復說偈言：是燈非草蕪，亦非以膏滋，又非以瓶貯，亦非以盤擎。自靈府踴出，眼界現光輝。隨高下岩谷，以至杳靄外。然析近眉睫，倏出尋丈間。亦有本無覩，啓發悲悔心。發心不須臾，所見亦如是。暫發俄即退，終亦不可得。二人或並處，所見各一境。以至五六輩，亦復五六種。人心如人面，是燈亦如之。譬如有目人，皆見當空月。目有昏明異，月亦分昏明。或有目昔者，隨昔作光相。不幸無目者，元未嘗有月。大智慧光明，通滿河沙界云云。何獨不見燈，亦復不見我。何獨不見我，揔不知所見云云。　蕭之敏詩：「俯仰區區類桔槔，訪幽尋勝自忘勞。雲峰一握天還近，雪徑千盤地最高。支杖緩行真野逸，擁爐端坐或禪逃。幽人未厭看遊客，爛煮園蔬飯老饕。」又：「細如珠顆大如盃，照夜浮空去復來。神物戲人安可料，密移星斗下巖限。」

圓通崇勝院，禪。廣福附。　在石耳峰下，本南唐圓通觀音道場。開寶五年建，基地得觀音像，故名。有梵音閣、清音亭，有喬通叔詩：「橫瀉寒泉漱碧煙，曉風明月漾清漣。梵音常在軒窗外，好說毗盧頂上緣。」

石渠引泉遍寺。青石琢，凡二百五十丈。初命僧緣德主之，太平興國四年賜今額。崇寧中，主僧道旻併廣福院地。本尼院，開寶四年置，是給尼并田而有之。《輿地紀勝》：圓通禪寺，在德化縣南五十里，山北之大剎也。寺於紹熙癸丑甲寅間悉爲煨燼，不數年日新，勝於其舊。紹熙重建，兵火後復。院有南唐金像觀音，即基地得者。後主手詔及晉王景遂、宋齊丘、王崇文書，曹翰詩，後有陳舜俞、崔鶠、蘇東坡、王梅溪等詩，并周平園記。題詠：曹翰《贈緣德》：「二十年來訪道人，奔波寒暑備艱辛。誰知此日圓通會，便是今生出世因。爐裏有丹欣得遇，法中無語幸相親。如何至訣容傳受，免向迷途强問津。」舜俞：「廬山之西形勢聚，無位真人依位住。地祇掣鑠金城開，石龍噴水銀潢注。峰巒約勒萬馬回，杉松自作千兵護。寶殿崢嶸跨碧霄，圓容麗服做西顧。江南妃子親施田，香飯供僧無億數。法焰相傳十二人，師泛鉄船揚子渡。揚子渡頭秋風高，霹靂駕雪翻驚濤。中有漁家妙絶手，一釣三山連六鰲。縱時大地悉震恐，收來塵刹無纖毫。當年曾許心莫逆，今朝又作圓通客。掛冠已脱塵俗緣，一心願往清涼國。清涼之國進能知，日長馬倦人多迷。從來聞説曹溪路，只今踏斷廬山西。」崔鶠：「崢嶸廬山高，下看三江水。青天瀑布飛，白日香煙起。人家閑崦口，石道喬松底。似窺仙刹麗，翠影亂螭尾。亭亭兩金闉，妙擁青雲裏。瞻言古堂側，絳幔垂鳥几。煌煌重瞳君，王帶横文綺。名爲天下笑，身繫降生邸。辛苦萬瓦功，一戲直童子。」梅溪：「夾道森森鬱老松，煙霞深處忽聞鐘。虎溪水隔侯溪水，馬耳峰連石耳峰。遺像人猶祠後主，開山僧不畏先鋒。明朝振錫山南去，噴沐飛流看玉龍。」記述：余靖《寺記》：云云，無生之説，以去纏縛；有爲之法，以證因果。二者並施於世，隨所悟解歸之。等覺佛去世後，持其説而化于一方者，信向遠近，視其緣之厚薄云耳。廬阜崇勝禪

寺，江南李氏乾德二年所建也。遠公蓮池，絶頂相望；淵明栗里，高風接畛。左泉漱玉，可以滌昏煩；前林蔽空，可以樂閑曠，真遺世觀空者宴息之地也。景祐初，久虛禪席，得今祖珂師焉。寺之故居痺陋，不足容四方之來云云。其堂皇殿闥、廡序管庫之不如制者，一皆新之。軒檻回合，三百餘楹，雕琢金碧，皆極妍麗，其徒居於斯，脩於斯，覺於斯。夫見宗枋而起孝，覩墟墓而生哀，視塔廟而增信，其理一也。某故使官且師同郡人，故得其實而書之云云。　周必大《殿記》：云云，江州廬山石耳峰之下，當國朝乾德、開寶間，江南李主及昭惠周后創圓通道場，以奉瑞像，命禪師緣德主之，今號崇勝禪寺。東坡蘇公嘗留詩頌，最爲名刹。乾道丁亥，予嘗至焉。中經兵厄，惟青石架渠導溪水，凡二百五十丈如故，餘非舊物矣。正殿初奉觀音，後改釋迦、文殊、普賢，而環以二十五圓通。紹熙壬子，長老師序移住此山。明年十二月，回禄爲災，蕩無孑遺。序辛苦經營，閱二年浸還舊觀，殿猶未備，郡人劉必達以母命施錢百萬，造殿五間，起慶元丙辰，迄丁巳。宏麗堅壯，實與寺稱，而像設未備云云。庚申春畢工，遠來求記云云。予諗曰：「壞於劫火，存乎定數。成以願力，則繫人爲。師之始至，適遭厄會，不憚艱勤，始成勝事，非願力耶？昔天竺僧至洛陽，望見宮闕曰：『大略似忉利天。』但彼道力所成，此衆生淨業之力，師其勉率爾衆，期於見性，雖復山河變滅，而不壞者固存，此之謂道力，土木云乎哉。」

寶嚴院，禪。在帽子峰麓，本唐末田道者常真。接待庵，初置雙溪院，天復元年。南唐賜田，有手詔。交泰元年元宗賜，使給諸庵之無田者。本朝端拱中重建，景德三年賜今額，嘉泰初重修，紹定中建輪藏。《輿地紀勝》：在德化縣東二十里，僞吴時有僧號道者，勤身耕厮，以待四方，爲山中之表倡。記詠：譙令憲《修寺記》：循九江福星門而東行二十里，院曰寶嚴，翼然于官道旁，實唐僧常真開創，地有雙溪，因以自

名，皇朝景德中賜今額。真師姓田，躬自鑿斷，除柴荆，築室宇，以肅往來遊方之士。金碧焜燿，爲諸方所稱。中更廢興，莫可考稽。建紹搶攘，蕩于煨埃，來者經葺故廬，僅庇風雨。嘉泰初，元序師於是量入撙費，鳩工度材，漏者補之，傾者植之，故者新之。司業易公大書以扁其門，境界莊嚴，泉石改觀，遠邇讚歎，以爲田道者復出。或曰：「一切世法，猶如空花。學道之人，寸絲不掛。師固宜以寂滅爲宗，以禪悅爲樂，今乃區區於有爲功用，其於道法何用哉？」予曰：「不然。主席之人，接物利生，固當以緣事安衆爲先。至於安禪辦道，則以隨力所至。若一切廢置而不以緣事爲念，區區自利而不以安衆爲心，是豈方便之教哉！」師天資純正，造詣平實，餅錫所屆，作大饒益。嗚呼！豈所謂願力而來者歟。　程師孟詩：「路口百餘松，南唐古梵宮。溪邊石不斷，鉢裏飯無窮。山態時時別，泉聲處處同。元宗遺手墨，猶足耀門風。」

禪智寺，在蓮花峰麓，唐置名淨居，天復初。治平二年改今額。有綠野亭。見陳舜俞記。政和四年重修。釋守端記：循東城源而入荆扉竹溪，杉松羅植，蓋張幢列，含飈吐靄，彌屬崗巒，於中砥平，現一鵝刹，則禪智寺焉。唐天復甲申歲，撤民居爲之，本名淨居，我宋治平初錫今號。嗚呼！不籍寸產，取鉢諸檀，視代如弈棋，假室若懸罄，剪焉傾覆，名實殆喪。紹聖甲戌，有慶昭乘虛來董，與人難之，昭笑曰：「不廢何以興，其天贊神助，寅以授我歟？」西林齊訥撤金錢百萬遺之。昭歡然如獲伏藏，首建大殿，塑佛像，次爲門廊，爲庖庫，爲堂寢。僧有寮，賓有次，棟宇相承，窗闥互映。山噴雲錦，高覆其上，峰狀石榴，供之目前，驅雙澗以左旋，促千巖而右繞云云。遠公曰：三業之興，必禪智爲宗，禪非智無以窮其寂，智非禪無以深其照。然則禪智之要，寂照之謂。洗心淨亂者以之研慮，徹悟入微者以之窮神。功在言外，經所不聞。曩吾佛祖密傳到今，如綫不絶，孰不説是禪智爲心宗，即昭公荷法無難，立事有斷，能

不隤家聲者歟云云。

上龍泉寺，在蓮花峰，本慧遠初結庵，唐置寺。天復元年。有龍泉。嘗歲旱，遠誦《龍王經》，有龍起上天，乃雨。

普照寺，在江磯，本晉曇珣律師講經之地，慧遠之別隱也。有白鹿臺。南唐置寺，昇元三年。本朝祥符賜今額，紹興重建，有樓鑰記。余少侍先光禄，自洪都舟行過彭蠡，望廬山開翠屏於空外。小泊南康，迫於行役，不及一至山中，歷指五老、香爐諸峰，悵望而行，猶意此生可遊也。老矣，遇人自山中來，必問泉石之勝，或惠以圖與記，讀之若身到其處。住育王瑞公，九江人，嘗以問之，最能言受業普照寺之詳，蓋院去盆城才十五里，爲邦人遊樂之地。晉曇珣律師講經宴坐，感白鹿之祥。晉義熙中，遠公與十八賢結蓮社，山巔水涯，建立法幢甚衆，此其一也。雖非深入廬阜，而面勢殊勝，附江磯池，前横大江，江中桑落洲正與之對，亦爲一古刹。中更兵火，蕩爲榛墟。紹興初，僧崇信始誅茅，其徒普誠師瑞輩，相與募緣興建。已而正殿廊廡，法堂寢室，輪藏三門，鐘樓佛閣，庖廩等處，無一不備。瑞公自以土木但有爲功德出，而遊方以一大事爲己任云云。因念受業香火之傳，猶有未滿人意者，罄衣資度十僧，使相其事，爲經久之計，增田以待雲水。是刹之立，幾七百餘載，既廢而大興，豈無數耶云云。一日語余曰：「出本無心，住亦隨緣，吾將老於故山。山間素無碑，願爲之記，歸而刻之。」噫！予既無由杖屨相從以酧素願，師之歸度，無再見之日，廬山面目終不能復識，既爲書其始末，又重爲之憮然也。

惠濟寺，在吴章山北，本僞吴龍泉院，治平二年改今額，元祐中遷溪西，大觀初徙今址。

寺有劉羲仲《孚亨泉銘》。即龍泉。銘曰：孚亨泉，在惠濟院。東廬山之絶頂，壁立萬仞，隱然如在天外，江南劉羲仲往遊焉。坐礀石，漱清流，裴回終日，超然非人間所有也。作銘曰：坊之則塞，澄之則清。不失其信，維心之亨。不塞不流，不滿不傾。習坎之險，流而不盈。　僧伯奎《寺記》：廬山之東有龍泉焉，氣像不雜塵境，江南楊氏天祚元年，即其間爲寺，以泉名之，本朝治平二年改惠濟。舊在溪東，地不勝宇，元祐中，惟諒師患其隘十，遷溪西，未就而逝。待制孔公常甫壯其用心，而爲預記，實未盡如所載。建中靖國改元，余四望雲山，有歸休之志，適兹而至，殆若夙契。惟時一殿新成，餘皆蠹宇，而溪山隘奪，難立門廡，嗣者循之，欲以智勝。未幾人與數窮，境隨事變，猿鳥悲吟，風煙荒凉，過者莫不爲歎也。余追感孔公之記，有「相踵得人，則斯地不復寂寥」之語，内訟愧悔，義非苟免，乃請於有司，以嗣其事。嗚呼！是寺今幾二百年，或以人絶，或以事廢，中雖易地，無異前日。三十年間，慶吊相濟，何爲然哉，殆有來之者耶？切嘗以爲地之興廢，時之泰否，與夫人事之聚散，莫不相符，然擇地最爲先務。《詩》曰：「既景乃岡，相其陰陽。」世推郭璞地理之説，有足考者，大抵所安貴平曠，所向貴虚豁，山不欲强臨，水不欲暴犯。若夫所謂洞天福地，在乎名山大川險怪之處。或高摩煙霄，環視千里；或下據淵壑，壁立萬仞，乃神靈所都，龍鬼所衛，人斯居之，蓋有恃焉，又非世智常理可得而議。是寺故基，與今所處形勢之陋，相去無幾。所謂山之强臨，水之暴犯，二者既備，宜致居人速於衰替。直前有平原，高明可愛。所主之岡，自坤而丙止，卓起於雲漢之際。所道之水，自丁而艮出，會同於陵谷之口。峰崿列奇，湍流激清，春陰曉晴，秋色晚霽，四顧靄然，有秀麗吉祥之氣。質之璞説，無可疑者。余來之初，目擊大概，已計於胸中矣。於是内出己用，外資衆力，涓吉即遷，面壬設門，土木之功雖未壯麗，姑遂己願。它日山川靈氣，感召人物，道德高風，久而益振，然後

知吾言不妄也云云。

永寧院，本在城東，唐天祐二年置，名永安，治平二年改額。今在江磯，唐馬祖駐錫之地。初置通濟庵，崇寧二年移今額。有裴休詩。「結庵靈勝地，通濟鎮江湄。浩劫有窮日，真風無盡時。歲華空自老，消息更誰知。至此驚塵慮，功名自可遺。」

般若寺，禪。在高良山，縣西南七十五里。唐置，天成間。有晉栢。

妙智寺，在官道旁，本行春亭，紹定中改建移額。陳阜舍三廢寺田歸之，以接待遊者。

餘寺院

瑞相。白鶴鄉，本名寶相。

勝果。南昌鄉，本名清泉，石晉置。

惠慈。白鶴鄉，本名陶澤，唐乾德四年置。

清修。白鶴鄉，本名幽居，梁大同二年置。

覺明。本名泉塘，唐貞觀元年置。

證照。南昌鄉，本名清泉，三年置。

福昌。白鶴鄉，本名頭陀，大和元年置。

常樂。改禪，本名報恩，大中初置。並赤松鄉。

普慶。本名保慶，又名藥林，五年置。並赤松鄉。

福海。本名福溪，天祐元年置。

法興。楚城鄉，本名祿興，天祐九年置。

淨信。楚城鄉，本名報恩。

廣福。德化鄉，即下化城，生公講經處，楊吳順義五年置。

妙應。赤松鄉，本名寶應，又名白烏，天祚三年置。

定明。甘泉鄉，本名長平，十三年置。

廣仁。南昌鄉，本名仁景，有斷砌，周顯德六年置。

隆教。白鶴鄉，本名闡教，乾德四年置。以上治平二年改今額。

妙慈。南昌鄉，宋大明三年置。

圓教。仙居鄉，四年置。

天華。唐大中元年置。

永清。德化鄉，楊吳順義二年置，名下蓮花。

廣福。舊在甘泉鄉，今徙澧湖，開寶四年置。

香積。仁貴鄉，慶曆四年置。

仁壽。治平中置。

梵天。

妙因。唐太和二年置。

毗盧。南唐保大十一年置。

興福。端平元年，自南康徙額。

廢寺院

普照。即上化城，生公誦經處，惠遠立石。

遺愛。見《草堂記》。石晉置。並德化鄉。《輿地紀勝》：白樂天《遺愛寺》詩：「弄石臨溪坐，尋花遶地行。時時聞鳥語，處處是泉聲。」

饒益。甘泉鄉，本名報恩。

普澤。甘泉鄉，本名普經，義熙二年置。

廣澤。本名龍潭，大中二年置。

多福。本名興福，楊吳順義五年置。並德化鄉。

淨明。甘泉鄉，本名靖安，十三年置。以上並經治平二年改。

淨明。楚城鄉，唐乾封元年置。

永華。赤松鄉，太和三年置。

德安附郭

無相院，禪。在縣務南，本唐置僧伽塔，大中四年。本朝慶曆甲申修，嘉定癸酉重修，有吳育記。《禹貢》九江之南曰敷淺原，山川邃以秀，風俗慧以敦，至於世族不析，累口數千者。講士學爲俊民，登有司之版；沐道風爲善利，奉真如之教。是地之邑，實曰德安。北走尋陽，南面廬阜。名山大澤，而城郭韜映其表裏；茂林修竹，而水石縈帶其前後。天聖間，家君爲宰，予就養者三載，日與境會。邑之西南佛舍曰無相，有主僧德明能詩，工篆隸，年八十餘，精明不衰。家君公餘，延坐與語真空，視人根機，爲陳頓漸，皆曲得所入。今踰二紀，明順化，上有足曰夢僧，於佛事猶力，得邑人石承祚施緡錢五百萬，構浮圖五級，中以嚴覺相，外以歸信心，氣象神明，邑居聳觀，遣其徒謁文以紀。噫！予侍親官游有日矣，是不可不誌云云。

興善院，在通濟橋，本唐通濟院，咸通二年。本朝景祐二年賜今額。

淨土院，在縣南，本楊吳歸宗羅漢院，順義元年。有南唐鐵羅漢像五百軀。院廢，像淪井中，有見者負而出之，院復興。本朝祥符改額，有黃山谷詩。碑不存。

餘寺院

智惠。縣東舊學基。晉太康二年置，名重昌。

普熏。縣西，唐天祐初置，名湴溪。並治平二年改。

海會。縣西，南唐天祐七年置，名新興，祥符二年改。

傳燈。縣南，名慶雲，楊吳順義元年置，興國三年改。

廢尼寺

惠力。縣南二里，唐大中八年置。

圓通。縣南半里，初名義豐，咸通九年置。

諸鄉

開化院，在彭山，本唐華林院，貞觀三年。祥符中賜今額，建紹熒燬。嘉泰中重建。有委心翁記：德安縣治北，有精廬曰開化，翼然於官道旁，面敷原，背彭山，西葛嶺，東蠡澤，寺踞其中。竹侯松君，掩映葱蒨，敷陽佳山水也。建紹寺燬，無碑碣可考，相傳於唐，舊額華林，我宋祥符中賜今名。按俗諺相傳詩曰：「貞觀三年三月中，到今多少事無蹤。惟留古寺彭山下，僧尚熒香答太宗。」是知多歷年所。紹興甲子，僧道照得地寺西蟹坑遷焉云云。嘉泰壬戌，得今僧子義，子義頗咎前人不善遷革，謀復故址。併心戮力，不數年間，成此浩緣云云。登者莫不增皈向之心。至嘉定辛巳，建寶殿，塑九尊十八士，種種莊嚴，是可與種竹建精藍同年而語矣。

積慶寺，禪。在鳳凰山，襄敏王公家功德院也。元豐中置。

餘寺院

萬安。西三十里，唐大和元年置，名梓坊。

大明。西四十里。

正觀。西五十里。並大中元年置。

慈聖。西七十里，三年置，名宛節。

精進。北三十里，五年置。

淨嚴。北十五里，咸通元年置，名淨居。

無垢。北二十五里，二年置，名吉山。

安福。西北百十里，中和二年置，名安。

甘露。南二十里，楊吳順義一年置。

淨因。北七十里，二年置，名上元。

廣脩。北六十里，並南唐保大二年置。

普嚴。西百里，初名靖林。

布金。西百里，建隆二年南唐置，名宣化。

慈相。西北二十里，乾德二年南唐置，名靈巖。

妙覺。東北四十里，咸平中置。以上並治平二年改。

普寧。西六十里，中元年置。

法安。西北六十里，南唐保大十二年置，名西崗。

威德。北六十里，初名宋興，建隆初唐置。以上並祥符元年改。

翠林。北四十五里。

悟真。西六十里。

寶積。西九十里。並大中元年置。

永清。西六十里，八年置。

廢額

慈聖。西七十里，大中三年置，名□郎。

定力。西五十里，九年置，名吉祥。

法慈。西北四十里，初名芙蓉，咸通二年置。以上並治平二年改額。

瑞昌附郭

法雨寺，在縣東北，本唐甘露寺，天祐元年。大中祥符六年重修，治平二年改今額。僧茂特記：甘露寺，創置於唐天祐元年，重修於聖宋之世。開廣舊基，安布梵宇，左連廬岳，右接澄江。住持聰公，蓋有宿緣，力期建造，巋立紺殿。特建虹梁，重簷翼飛，疊拱翬立，碧霧凝於鴛瓦，綺霞接於璿題，乃塑迦文等像，龕幃克備，丹漆仍周。所謂慶偶昌期，皇上登封泰岳禮畢，汾陰符瑞日臻，休祥時見，直茲泰和之代，實增慶遇之心云云。

政福院，在縣治西，本唐景福院，景福元年。本朝慶曆中修，治平改額。樊毓記：瑞昌政福寺，直縣西百步，原其興建，即後唐景福中。廬山僧曰善宗肩錫而來，謂此真福地也。前瞰青盆山，後枕玉華洞，誅茅築土以棲之。棟宇草創而未具，子璿紹持院事，得衆歸仰，知大事之可圓，於是建三門爲之外固，時則大中祥符二禩也。繼璿者子平，遂建法堂方丈，平之嗣即今智初上人也。曰釋迦正殿，歲久弗支，儻不鼎革，必隕墜。乃與其徒抽囊資，導信緣，得錢三十餘萬重構之。始謀於康定元年，成功於慶曆三載，梁棟一新，金碧相照，廊廡四合，欄楯周匝，爲間五十有五，爲象六十有九，誠由初、懷二公戮力營置而然也云云。初請予紀其事，予非學佛者，不可談空，乃直書歲月。

天王院，舊在縣治南。乾德中置，紹興二十四年徙額，今在蒼城塾。因祠示次山置。

觀音院，在縣治東，唐置。景福元年。

廣孝院，禪。在縣治北，唐置，名法華，祥符初改額。

諸鄉

法安寺，在縣西南，五十里。唐置，咸通二年。本朝明道二年修。錢宗懌記：唐咸通二年，有佛者於瑞昌良田社建寺，始有僧智懷、善脩主之。事或汙隆，時多遷變。至宋天禧四年，守通爲寺主，年代浸久，廊宇漸隳，雖云萬法皆空，安可一日不葺，遂遍拓檀越，重議興修。明道二年，新佛殿法堂，兩廊廚庫，專來求文，欲傳不朽。辭曰：盆連古郡，烏瑞仙鄉。表剎南畝，首基皇唐。多歷歲月，將隳棟梁。孰能興葺，通號法王。檀越輻湊，布施山藏。顯敞殿宇，掩映修廊。三時薰燭，六入清涼。銘于韞玉，以永百祥。

淨明寺，在四峰山，本南唐後泉寺，保大三年。開禧三年改今額。淨明，本楊吳大和中置，名禪苑，在縣西四十五里，治平改，後廢。因運使朱世英至四峰寺，通守趙希純移淨明歸之。題詠：趙汝馭：「四山圍一寺，勝地出花封。秀竹辭春籜，晴雲生夏峰。僧閑流水檻，村急夕陽舂。與客下山去，鶴歸猶帶松。」周日明：「幽幽古寺中，石徑受苔封。白日無一事，青山只四峰。野蔬爲佛供，澗水替人舂。僧困煎新茗，林間拾墜松。」

餘寺院

筋竹。西三十里，吳赤烏元年置。

寶嚴。西三十五里，梁天監四年置。

資聖。西二十里，梁大同元年置。

上泉。西百二十里。

善濟。北三十里。

泉坑。西百二十里。並唐大中二年置。

蘆泉。西六十里，唐咸通二年置。

烏竹。西南三十里，唐中和二年置。

資福。西一百里。

水陸。西四十里。

北臺。西百四十里。並唐光啓元年置。

多福。西七十里，本名寶福。

興化。北三十里，唐天祐中置，名白山。以上並治平二年改今額。

澄鑒。西五十里，楊吴武義二年置。

普澤。北十五里，順義四年置。

廣惠。西六十里，大和四年置。

天真。北四十五里，天祚中置。

利澤。西北四十里，本名惠泉，南唐保大四年置，治平三年改。

大安。西北三十里，本名龍安，十一年置，治平四年改今額。

赤顔。北百二十里，乾德四年置。

普濟。北四十里，本名湧泉，紹興二年改額。

劉城。西百三十里，二十一年置。

廢額

普慈。北十五里，楊吴武義三年置，名下造，治平二年改。

新福。南百二十步，開寶六年置。

湖口附郭

崇壽院，在上鍾山，唐置。景福二年。有李渤、蘇軾記，語在石鍾山辯。黃庭堅書「霜鍾雙閣」四字。韓松詩：「吾聞海上多雲氣，萬狀千形各殊異。人間亦有亦等奇，二鍾之山蓋其類。高崖凌空上摩雲，下有岩隙頗幽邃。料應自古水瀧濯，彈空蜂房懸師鼻。珍瓏斷續瘦入骨，奇怪嶙峋復蒼翠。聲如抵掌在靈谷，又若瞽咳發深隧。笙竽金石不一音，風浪翻騰隨所寄。我來天晴江面平，遂得優游訪天秘。低昂壞坎或欹側，藤蔓盤旋青覆被。遥知蓬萊隔滄海，毛羽不航人莫至。歸來困卧小蓬窗，夢想高天三十二。」

寶鍾院，在下鍾山，唐置。開元四年。有任希夷詩。「九江困輪彭蠡東，江濆上下懸石鍾。洪爐大冶見奇怪，千仞硉矹雲濤衝。旁羅簨簴萬石從，側立跂行勢飛動。螭蟠蛇結增層崖，神剜鬼劃森幽洞。有如萬鈞陳未央，猛獸怒翅將騰驤。豈同九耳豐山上，欲鳴猶待天雨霜。南音函胡北清越，未許人人盡幽絶。小聲鏜鞳大噌吰，留與坡山汎明月。長風巨浪相吐吞，金鏞自奏天然聲。非雷非霆中清濁，龍淵蛟窟驚鏗鍧。獻子歌鐘景無射，千載寥寥聲寂寂。此石長留天地間，海若馮夷能拊擊。」

餘寺院

真如。縣西，唐光啓二年置，名安福。

妙嚴。尼院，縣南，楊吴武義二年置，名法華。並治平改額。

諸鄉

三學院，在故縣，本晉陶靖節書堂，語在彭澤辨及書堂條。晉置，名慧發。太康元年。有翫月臺、流盃池。本朝治平二年改今額，紹興中建輪藏，有記在書堂類。嘉熙初修鍾樓。劉易記：湖口距廬山纔一舍，僧寺相望，三學又中立。縣境相傳爲彭澤縣舊城，以陶靖節作令日，嘗即其地起書堂，故寺有流盃池、翫月臺。今雖廢圮，然山水縈帶，意象幽邃，必知其前賢卜築住處也。寺舊名慧發，皇朝治平二年賜今額。佛殿之前，鍾樓巋然，實乾道間主僧圜所建。今踰七八十年，樓弊將壓，僧祖昌曰：「樓壞則鍾不鳴，何以起人敬心？」力謀更新，乃易以良材，上棟隆然，簷牙斯翼，中堵外版，爲一方壯觀。鳴鍾四遠，聞者歸心，其教之尊，斯樓不爲無耶云云。

栖真院，在小黃山，亦靖節嘗遊。有貯酒大盎，色正綠，寺僧得之土中，邑宰異而取之，中途破裂。陳置，名栖隱。永定二年。太平興國中嘗遷，治平二年改額，紹聖中重修。有記。院之栖隱閣本名淵明。有王十朋、祝禹圭詩，趙汝愚書扁。

記詠：《記略》：栖真院，去湖口四十里。太平興國中，有僧慧倫以其地湫隘，踰一十二里而徙焉，今院是也。舊名栖隱，治平乙巳改栖真。其地前山後林，峭峻蓊鬱，高人逸士，遊者繼踵。紹聖乙亥，僧智塀勤儉爲務，積微至著，不十年，自廊廡及方丈法堂、佛殿三門，一鼎新之。至于棲賓房舍，庾序庖庫，誦經軒几，飯僧堂榻，莫不有法。其徒規行矩步，精進勤修，皆塀之表率也。塀謂其徒曰：「寺宇本爲國焚修，安穩僧衆蔽風雨而已，豈必崇堂奧宇，妄興天堂地獄，矯枉世俗，奪民財以誇殊麗，非歡喜布施，智塀不爲也。」塀恐泯沒無聞，後人顛墜厥址，慨然屬予記。噫！塀之欲記，豈徒然哉！

十朋詩：「林間古刹號栖真，高躅離尋晉宋人。我向迷途倦奔走，何由來向此栖身。」禹圭詩：「督郵一見未爲辱，不暇稅冕爲膰肉。棲隱閣上字猶新，堪嘆五湖去不遠。」

廣福院，在西山，本隋龍福寺，開皇十二年。本朝寶元初重修，寶元二年。治平二年改額。

王立之記：龍福院者，隋開皇十二年所置也。面對城山，背連烏土，雲泉相映，松竹交陰云云。

惠安寺，在縣東南，四十里。本隋普安院，開皇二年。本朝治平二年改今額。

「沙溪烟絶雨纔通，無數深紅間淺紅。山店落英春寂寂，青旗吹盡柳花風。」

有蘇養真詩。

餘寺院

圓果。縣東三十里，晉太康元年置名。

普淨。南五十里，陳永定二年置，名蓮花。

無相。東北二十里，隋開皇十二年置，名止泉。

吉祥。北三十里，唐大和元年置，名小吉。

悟空。西南五十里，大中五年置，名山東。

明寂。西南五十里，二年置，名長安。

普照。南二十里，大順二年置，本名湄湖。

治平。東北三十里，光化二年置，名義章。以上治平二年改額。

廢額

精修。東南五十里，唐大中初置，本名精舍，治平中改。

秋湖。北三十里，隋開皇十二年置。

彭澤附郭

正覺寺，在丫髻山，楊吴置，名興唐，乾貞二年置，時後唐天成二年。本朝治平二年改今額。相傳李白曾遊有詩：「岩根摩斷雲，山僧頂殘雪，檻外通長江，寒波流碎月。」但此時未置寺爾。

普明院，在西山，本楊吴千佛院。置及改額年號同前。有練光亭、西睫大江，山谷所名。思三賢堂。謂靖節、梁公及尉仙也。

餘寺院

普明。縣西半里，本名千佛。

正覺。東二里，本名興唐。並楊吴乾貞二年。

慈明。西半里，南唐保大十一年置，名淨國。

諸鄉

妙覺寺，在小嶺鋪，陳置，名興福，天嘉元年。治平改今額。元勛詩：「解鞍得道場，倚杖謝塵境。松篁雲雨上，殿閣河漢影。三春欄檻香，六月枕席冷。云云。」朱利賓詩：「有官增吏役，無事愛僧家。不憚山頭路，來煎飯後茶。謹魚雖闃寂，松竹自交加。掃榻須盤薄，吾生會有涯。」

集福院，在仙山，唐置，名安福，大中二年。治平改今額。有王雪山詩。「落日荒山裏，寒煙野

寺中。僧垣薜衣白，佛坐鮮花紅。舍後蜂糖熟，門前鴈水豐。夜長難早睡，擁鼻聽松風。」

妙智院，禪。在縣南，唐置，名石庵，乾寧二年。一作端拱。治平改今額。朱利賓詩：「江南景物可人意，夢裏家山喚客愁。歲月幾何春欲暮，水雲深處寺偏幽。」元勛和：「放懷對客初尋笑，滿目開花未放愁。望遠此情天不盡，名山何得逐窮幽。」

餘寺院

崇梵。東四十里，晉永嘉元年置，名寶林。

淨因。南十五里，梁大同二年置，名淨國。

惠照。南七十里，四年置，名善業。

廣福。東三十里，本名長壽。

清涼。東三十五里，本名興風。

安定。南四十里，本名義安。

興善。東四十里，本名興福。

鷲峰。東五十里，本名中里。並唐大中元年置。

寶林。東五十里，二年置，名桂林。

法興。東四十里，天祐六年楊吴置，名廣興。

宣林。南六十五里，楊吴順義元年置，名桐林。
寶相。南六十五里，本名白塔。
惠照。南七十里，本名泥池。
法濟。南八十里，本名電泉。並二年置。
安禪。東十五里，楊吴乾貞元年置，名固林。
化成。南四十五里，晉天福三年置，名鳴水。以上並治平二年改。
藥王。南八十里，梁大同中置。
寶華。南三十里。
淨居。南四十里。並唐大中元年置。
永濟。南四十里，二年置。
廣福。東三十里，咸通元年置。
法空。南八十里，光化元年置。
定安。東三十里，天祐元年楊吴置。
大智。東五十里，南唐昇平元年置。
真如。南八十里，建隆二年南唐置。

論曰：秦壞井田，漢、唐不能復，然民田有限，口分世業有制，惟恐貧富相絕，有受其飢者焉。至浮屠氏田，則不立限制，名曰常住，無得賣，惟施而益之，則法所許，又甚者免其賦。豈以其徒真能外形骸，識性體，享之不爲泰歟？無亦曰聚徒而飯，接待是名，有餘可及道路之窶，庶幾先王委積之意歟？所以不庸不調，而甘心富之爾。不幸兵凶間作，流徙困踣，固不敢望其動念，緇衣其侶也，亦麾諸門牆之外，甚於越視秦瘠焉。廬山大寺，田以萬計者不數也，養所厚之僧纔數十，常有不足之色。然籍勢行賄，相攘而主之，則無虛歲，果不足矣，不知於何取償耶？至於殖產所在，置主司，聚游手，恣淫污，肆暴橫，擅水利，則隣壤旱而莫容救，甚者扼舟楫而征之，圓通歲入數萬，有三陂莊者，田在建昌，屬江東；陂在奉新，屬江西。橫江置鎖，常聚石以備鬥。凡分寧、靖安、奉新舟過者，非買酒不得行，大爲往來之害。訴之隆興，則事屬隣路而不理；訴諸南康，則率屬隣郡而不達。篙人尤畏之，呼爲山法場。其所爲無忌憚者，非富之使然耶。太平興國三年，遣使修東林，議減田租，使還，奏寺僧不多，遂詔取寺田十之三充修葺費，仍命江州置籍檢校。見《國朝會要》並舊志。大哉聖謨，蓋思天下之饑者，不止僧而已也。東林有石刻：唐咸通十三年勅牒曰，江西觀察使崔黯奏東林寺山秀地靈，實爲勝境，而寺中莊田錢物，各自主持，率多欺隱。物力稍充者，常無凍餒；資用不足者，盡抱飢寒。本立常住，全爲衆僧，只合同奉伽藍，寧容別開户牖，供膳但資於私家，施利不及於大衆，今與各立條令，刻石題記。伏慮歲月稍深，依前紊亂，山深地僻，少人公心住持，乞降勅處分。奉勅依。〔册六四卷六六九

九頁一〕

庵巖

限額曰寺觀，不限額曰庵巖。廬阜庵巖四百，道、蘭若、道堂、道院之類皆入此。自山南隸南康，而山北存者獨百。主席不必皆售祠牒，道釋得居之，方外亦得居之，所奉不必專主一教，浮屠居則奉浮屠，道流居則奉老氏。所仰不必皆有田，近市者乞食以爲資，山居者薑尤以代粟，至若禪禳之事，梵唄之工，則有不屑者焉。入林愈深，則奉養愈薄，而人愈壽。昔之異僧至人，其始往往類是，比其影迹彰，意度廣，勅額一加，陞爲寺觀，則人境俱遷，無復真淳之味。愚謂庵巖者，正古仙即巖成館之意，故別爲目焉。

德化縣

清虛庵，在撥雲峰，方士皇甫坦之廬也。紹興戊寅置。有神泉、御書牓。凌丹亭。李璧詩：「猶憶兒時共酒盃，今看靈骨瑣蒼苔。祇應解化元非死，萬一排空爲我來。」曾極和：「思陵宸翰麗昭回，閣下金鋪長紫苔。試向凌丹尋妙墨，何時真見白雲來。」高宗有手詔、御書諸經及贊坦像等，升賜徽宗御書道經，命作紹興煥文閣以奉之，潘恕作記。兼藏孝宗、光宗聖翰外，有汪應辰、張孝祥、唐文若、李塾、李璧、曾極等詩。《輿地紀勝》：在德化縣南三十里。清虛，皇甫真人坦之隱居。乾道九年，御書清虛庵額以賜之。記詠：陳天麟《庵記》：云云，天麟嘗謂高士遯世，何世無之，大略無意於榮辱聲利，故退而不復顧，惟恐

入山之不深，而其胸中所存可以應世者，亦未免因時而出。先生遊吴，仰體天子事親之意，不自靳其姓名，達於九重而小試於吹噓，瞻視之際，所以上承聖孝之忠，豈往而不知返者哉，宜其膺兩宫眷遇之厚如此云云。　應宸：「至人閲世若雲浮，來本無心去莫留。應詔子微聊一出，如龍柱史復西游。扁舟緑水霜天曉，夾岸丹楓澤國秋。遥想御香清醮罷，仙鸞飛繞玉華樓。」　孝祥：「石側疑無路，山回别有天。神泉通玉海，帝畫麗奎躔。紫闥雖重到，青瑶却未鎸。直煩香案吏，爲寫白雲篇。」　文若：「山光水色借春妍，奎畫參差下九天。共看玉泉香案吏，重來點檢白雲篇。三蛾直上片雲飛，飛過匡廬惹住衣。我亦朱轓暫客與，山南山北判清輝。」　墊：「寶墨光分鶴禁春，超然晏坐寂怡神。力辭漢殿從游樂，乞得康廬自在身。黄屋記曾參扈從，白衣猶憶指山人。恐虚立馬前宵夢，柱下無材忝世臣。」　璧：「翠鹿依然似夢中，撥雲軒檻正春風。安知松外雙飛鶴，不是桃椎與吕翁。」　極：「路轉峰回香霧中，石壇幡影表真風。憑誰貌取清虚老，與對濂溪太極翁。」　查藻：「暫隨風馭到人間，衣染天香響珮環。貝闕珠宫留不住，却携爐鼎隱廬山。」　岳甫：「石門莎徑緑回環，月掛虚簷滴露寒。自有松風時度曲，我琴高掛不需彈。」　戴復古：「嘗聞曹兩府，南渡遇真仙。駐驛錢塘上，結庵廬阜邊。焚香觀御帖，洗盞酌神泉。鴈足傳書日，傷心已百年。」　方信孺：「風馭來三峽，雲章下九天。名山開窟宅，飛宇納光躔。未踐烟霞約，聊將歲月鎸。神游誰復識，空誦白雲篇。」　陳謙：「夜半脚心生熱雲，真人得法此其真。只緣露泄天機子，將身却近帝王尊。虚静前知固常理，弄丸先生昔如此。不曾驚動世間人，須信是中元没事。松釵滿地竹無聲，已將蜕羽鎖丹陵。漱津覓字俱陳跡，猶有入山來乞靈。」

古仙巖，在石柱峰西，即古仙所廬也。慧遠記：第三嶺極峻，嶺下半里許有重巘，上有懸崖，傍有石

室，古仙之所居也。

靈泉道院，在赤松鄉，南唐置。開寶三年。

佛手巖，在大林峰，楊吴置，順義二年置，因石爲屋，可容百衆。僧行因之居也。有石渠。鑿石引泉，以供漱盥。嘉定間創殿，巖以殿而塞。有聖燈亭。

寶積庵，在帽峰麓，楊吴置。順義二年。有白雲亭。陳舜俞記：松竹蒙密，北望盆江，盤石可坐數人，鳴泉過其下，山北僧庵最佳處也。

石盆蘭若，在香爐峰，南唐置，保大十一年。謙禪師道場也。有石盆。非鑱鑿所成，清泉雖旱不竭。

藏經巖，在擲筆峰，本唐東林藏經地也。會昌寺燬，經藏於此。建隆二年置。

羅漢巖，在甘泉鄉，南唐置。保大五年。慧遠記：野夫見人著沙門服凌空之處。

新羅巖，唐置。海東僧居之，故名。巖可蔽風雨，泉可給烹濯。

峰頂庵，在大林峰，本辟蛇行者耕處，南唐置。保大七年。有盤石、下視空闊，無復障蔽。張野記「盤石可坐數百人」，此也。飲牛池。

雲慶庵，在吴章山，舜俞記：因泉爲池，多出魴鯉。建隆二年置。

餘庵巖

仁壽。縣東三十五里，唐天復二年置。

月輪。南五十五里，南唐昇元元年置。

報恩。南六十里，保大十四年置。

尊勝。東三十里，本朝建隆三年，南唐置。

資聖。南五十里，乾德三年置，岳府改尼庵。

雲溪。南二十里，乾德四年置。以上並釋庵。

看經。南四十五里，唐大和二年置。

聖僧。南三十七里，保大十一年置。

保興。南三十九里，南唐保大元年置。

雲頂。南八十里，本朝開寶八年置。並釋巖。

廢庵

蓮花。縣南三十里，隋開皇十五年置。

香嚴。南五十里，唐大和九年置。

觀音。南三十五里。

觀音。西北二十里，並楊吳武義元年置。

清泰。南三十五里，楊吴大和五年置。

嚴淨。南三十二里，南唐昇元元年置。

興國。南三十三里。

中城。南四十里，一名中化。

石柱。南六十五里。並保大元年置。

法華。南三十五里，三年置。

東庵。南三十二里。

既濟。尼庵，南六十五里。

大師。南三十五里。並八年置。

毗盧。南八十里，十一年置。

崇福。南三十三里。

新開。南六十里。

大興。南六十里。

禪智。南五十里。並十三年置。

報國。南三十八里，甘泉市，十四年置。

廣福。南六十里，十五年置，以後奉上國正朔。

香城。南三十五里，周顯德二年。

靈雲。南四十六里。

雙龍。南六十里。並顯德五年置。

護國。南四十里，初名仁王尊者道場，六年置。

廣濟。南三十三里。建隆元年，田歸妙智。

雙峰。南三十三里。

永寧。南八十里，白塔。

雲慶。南三十五里。並建隆二年。

延慶。南三十五里。

長興。南八十里，白塔。

保慶。南六十里，乾德三年。以上並南唐置。

廣道者。南五十里，南唐置，無歲月。

雲臺。東二十五里。自此本朝置。

石頭。南三十七里。並四年置。

聖壽。南三十七里，五年置。
黃土。南三十二里，六年置。
月峰。南六十里，開寶二年置，有青石古井。
靈泉。南五十里，新坊，田歸妙智。
招隱。南七十里。並三年置。
棲雲。南六十里，四年置。
國泰。南三十八里，八年置。
雜詠：上化城講堂。劉禹錫：「主公說法鬼神驚，身後空堂夜不扃。高坐寂寥塵漠漠，一身明月可中庭。」《石盆》無名氏：「庵額初聞掛樹頭，樹摧庵朽累經修。石盆不減數升水，野菜應添一筋油。童子面酬天子對，老師心與祖師儔。我來蹭蹬思高躅，萬里雲橫楚甸秋。」保寧李彭《送僧》：「負疴有遠心，鳴泉到幽耳。尋壑入窈窕，緣源弄清泚。清泚弄泉時，坐歡真忘歸。烟岑半明滅，雲樹兩參差。幽芳紛岸齊，暝色方四起。隱如汀曲舟，帆落半峰裏。杳杳排帝閶，嗷嗷啼青猿。回首鍾梵處，却尋祇樹園。云云。」晁補之：「南康南麓江州北，五百僧房綴蜜脾。盡是廬山佳絶處，不知何處合題詩。」

附城道堂六

崇真堂，在城南，本名朝真。淳熙間倅王守道建，後廢，嘉定中續建，改名，有記。尋陽，

淮浙之咽喉，衡廬之輞軏，昔呂洞賓嘗有詞曰：「白蘋紅蓼，再游盆浦廬山。」以是知神仙輻湊於是歟。五湖四海，烟簑雨笠，嗟無可巢之地。淳熙間，玄谷先生王參議守道倅九江，以龍銘虎永爲心，每延方外之客。偶廳治側竹孕雙筍，芝誕四莖，意者異人所感化也。卜陽剛之地爲雲水憩息處，香雲燈星，薰映闌闠，亦九江之佳境。未幾雲消水涸，事始中畫。洪都劉道存，一劍東來，德羶道腴，爲人所敬。扶玄綱之已頹，整道門之幾廢，一呼百檀，三飡千喙，由是復興焉云云。混聖凡而爲一，奄有無以歸真，斯堂其可不加之培樹也夫。

呂公堂，先在甘棠湖上，紹興末姜氏置。今在城北，慶元癸未置。郡人胡氏徙。有庵臨大江。

善應堂。在城東官橋，郡人趙、田、沈三姓建。

真聖堂。在城北，嘉定十二年，道民孫氏建。

詠真堂。在城內萬安寺側。

朝真堂。在城南縣社壇側。

德安縣

諸鄉

白藤道院，在白藤山，唐置，本名報國亭，咸通中作，望廬山使者以祈福。南唐升道院。保大四年。

廢道院

採訪。唐置縣西南，楊吴順義四年移縣北，祥符升靈真院。

崑崙。崑崙山，建炎四年置，後移元聖觀額。

瑞昌縣

集仙道堂，在通濟橋南，紹熙五年置。有吕仙字跡。語在吕巖傳。

餘道院

金城。在本鄉，紹興四年置。

温湯。在温湯湖，紹興中置。

清潭。

廢額

赤松。道院在。

顔山。釋庵。

湖口縣

中興廢道院。失所在。

彭澤縣

道庵三所。皆未有名。一在黄漿洞，紹興間危道人置。危絶粒通真，爲縣官禱雨應。一在黄漿山，乾道間道人

李馬瓢置，後尸解。一在丫髻山，道士姓呂者所廬也。

論曰：廬山名義廬，潘辯之詳矣。然嘗思之，無亦崖竇嵌空，可以托廬者衆耶？不然，何巖棲之盛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懼民不被其利，而後世浮屠、老氏乃專之何耶？國初廬阜棲止不禁，有名山專條，當考。紹興經界寺觀，遂奄斥壤而有之，然方外來者，不問誰主，先誅茅而後輸僦，既墾既植，則寺觀不得奪，庶幾古之遺意焉。

神廟

郡縣祀莫重社稷與孔子，社稷既列城社志，釋菜又見學校條，今不重述，姑舉之以明所先焉。

德化附城

東嶽行廟，在開元觀，祠天齊仁聖帝，淳熙間重建。廟本鄰觀，後地入于民，香火附觀。道士楊冲和訴諸郡，其地始復，即廟基建三清殿，而旁建廟。有五嶽樓。

城隍廟。舊在州治東北隅。祠漢潁陰侯灌嬰，有傳。按《吉州城隍廟記》謂豫章諸郡皆祀。灌將軍嬰城盆口，則江人祠之宜。至和二年修，宣和四年遷於城東南，淳祐中賈似道重修。記述：毛抗《廟記》：城隍神，經不書也。近世治郡者廟而祭之，迹其原，豈始城之神歟？太守既上之，三日必謁，春秋有常祀，歲水旱癘疫則禱，有志於民者必取焉。吾侯沈公純受署之始，因謁神祠，歎其棟宇圮壞，謂不足以稱明靈。且江南自古民巫俗鬼

淫祀相望，祀有益於民者，苟不能修舉，民其謂我何？乃鳩工治材，作新廟於北墉之隅，顯敞與疇昔倍，又塑其神，正以禮胙。既卒工，侯親執祭堂下，落始成也。切原侯意所舉，必以民爲憂，廣而充之，於爲政乎孰加焉。

張昌《重修記》：高城深池，所以設險阻而辨封守，官府有攸處，兵甲器械、倉廩帑藏於此乎保固，而軍旅之出也必有告，水旱之不時也必有禱。城隍常職，蓋在於是。是能禦災捍患，有功於民者，秩文廟像，與社稷先聖皆得遍祀於天下不爲過矣。江州古之盆口城，漢潁陰侯所築也。背臨大川，襟帶江淮，面直廬阜，秀出南斗，斷厓踞地而佳木茂，修隄堰虹而平湖遠云云。東南漕運，與夫蠻琛夷珍入貢於京師者，取道無虛日，是誠吳楚之要津，山川之□處也。廟食茲土，而庇貺斯民，其威靈氣焰，宜如何哉。先是廟在府治東北隅，湫隘不蔽風雨，而城闉管闌之嚴，邦人祈請不得朝暮至。廼者浙寇跳梁，驚連旁郡，邦人禱祠曰：「儻城障復完，則當徙而新之。」既而一方安堵，群心祗響，即相其址，得爽塏焉，據高崗，俯闤闠。鳩工度材，弗俟勸率。郡聞之，順其欲而徙焉。殿宇門廡，翬翼有序，威儀貌像，黼藻一新。落成，太守鄧公紹密躬致薦羞，以慰幽明悅懌之意。昌聞之傳曰：神者，聰明正直而堂者也，依人而行。衆之所欲，神之所與也。是廟既得其所依，邦人又賴之以安，宜乎神人胥保，協慶邦家，百世無斁。

縣城隍廟，在縣治東偏。

會濟廟，在朝宗門內，唐置，咸通四年，薛臨置。祠九江水帝。江多風濤，臨見道書有九江水帝，遂立廟。有李白《代宋中丞若思祭九江神文》附此。惟神包括乾坤，平準天地。劃三峽以中斷，疏九道以爭奔。綱紀南維，朝宗東海。牲玉有禮，祀典無虧。今萬乘蒙塵，五陵慘黷。蒼生悉爲白骨，赤血流於紫宮。宇宙倒懸，攙搶未滅。含識結

憤，思剪元凶。而況參列雄藩，各當重寄。導奉王命，大舉天兵。照海色於旌旗，肅軍威於原野。而洪濤渤滿，狂飆振驚，惟神使陽侯卷波，羲和奉命，樓船克濟，士馬無虞。掃妖孽於幽燕，斬鯨鯢於河洛。惟神祐我，降休於民。

惠澤廟，在城隍廟西，嘉定壬午建，以祠廣德軍橫山之神。曹至建記云：王生西漢末，自武陵東游吳，家苕霅間。久之，自荆溪鑿河渠通桐汭，桐汭之人思之，立祠橫山。梁大旱，蔣山神夢武帝而告之曰：「橫山靈通于天帝。」如其説禱之，歲賴以稔。自是歷數百載，靈著不可殫述。廟貌雄嚴，盛於浙右江左，而江西嶺表多見。予來九江，凡雨暘有禱，應如響答。欲祠之，未有其所通籍。姦吏居近闕闕，據尋陽之勝，於是即而廣之爲行廟。鳩工於壬午秋九，明年夏五落成，爲屋百二十楹，費錢萬七千緡，而民不知。吁！神怪皆聖人所不語，怪固近誣，神則與天地變化相爲流通，聖人特不欲輕言之爾，豈絶而不語哉。神固已碩大光顯，而歸宗之事尤著。此距山南不遠，人皆能誦其詳，則江人尊敬，蓋非一日。是廟之建，適有以觸其機，固宜翕然喜躍也云云。　按唐顔真卿重書漢碑，載神姓張名渤，其先佐禹治水有功，故生異人，血食吳土。記中所稱歸宗事，昔智常禪師住歸宗，神嘗爲張居士度夏聽法，臨别問其鄉里，曰：「橫山使人。」訪之，則廟也。

龍王廟，在盆江門外，祠豫章吳城山小龍君也。《豫章志》：熙寧南封，王師舟行，泝江而上，神顯其靈，以翼舟順風，日數百里。神宗遣太常丞林希驛謝，有靈蛇蟠香奩中，昂首聽祝。東坡南歸，至廟獲古碧矢有感，作《靈應記》。葉義問《採訪記》載，宣和賜御書宫牌，舟行阻風，卜醮有定日而風不順，至儀真，神乘護舟，風遽順，七日達九江，與醮期不爽。

文孝廟，在盆江門外，祠梁昭明太子也。名統，以慙卒，江池皆祠之。

靈順廟，一在清風閣，一在稅務西，一在天慶觀前，一在尋陽池上，一在琵琶亭左。

閭巷奉徽州安源之神。

郡國後三廟，曰土地、五侯、三郎。舊志：護州治神。

天王堂。在子城東北，護城之神。

餘廟

四將軍。在軍資庫前。

嘉應侯。在天寧坡。

市曹。在天慶觀前。

吉神。在子城南。

諸鄉

陶威公廟，一在龍溪，一在封家洲，皆晉置，祠故長沙威公。有傳。楊傑題：四海生靈困，紫桑敕札瘥。姦臣窺社稷，盟主奮干戈。百甓防休逸，分陰貴切磋。昇天九重逼，破賊一函多。貪吏羞移柳，游民愧盜禾。母賢追訓誨，友益願漸磨。鶴化喪家客，龍飛古壁梭。南州浸餘澤，東晉決頹波。誠重樗蒲戲，聲騰仕女歌。中原力難致，白首泪滂沱。

孚惠行廟，在白馬岡，祠袁州仰山二神也。即韓文公所祭仰山神。《宜春志》：浦村人徐璠泛彭蠡，遇二蕭君附舟，一名大分，一名隆，云居仰山石橋。既抵浦村，別璠曰：「汝暇訪我，但大呼叔季。」即出訪之，果得見，謂璠曰：「水旱豐凶，吾職也。豈有欲耶？」璠謝無田，信宿大水蕩浦村，爲田五頃。璠異其事，潛往視之，則二龍也。神發跡自彭蠡云。

顯濟聖母廟，在孤山市，彭蠡湖神也。南唐重修，保大八年。本朝紹興十八年賜今額，三十一年敕致祈謝。有陳令舉、王荆公、晁無咎詩。維紹興三十一年，歲次辛巳，十一月己巳朔，二十四日壬辰，具官林珣恭奉聖旨祭告于大孤山顯濟聖母之神。蠡爾羯胡，盜據黄屋，狃於養，敢爾跳梁，不虞五技之窮，復有兩淮之犯。雖貔虎奉雷霆之怒，睿筭無前；而犬羊背天地之恩，神靈豈與。伏望威靈護祐，渠魁掃除。變草木以爲人，獲淝水靈祠之助；震風雲而攝敵，昭昆陽天意之從。率俾寰瀛，悉皆恢復。尚饗。　維年月日，皇帝遣武經大夫、江州南康軍都巡檢使臣惠，致祭於大孤山顯濟聖母之神。伏以國家祗奉神示，載在祀典，春秋時享，罔敢不飭。欽維明靈，密垂護祐。蠡兹金虜，犯我邊疆。爰整王師，正繫神助。掃除妖孽，亟臻清平。嘉與含生，躋於仁壽。尚饗。　令舉詩：「把酒謂山語，行人亦大孤。滿朝無骨肉，白髮猒江湖。寒苦諳冰雪，艱難識道途。相看幸相似，可借便無風。」　荆公：「茫茫彭蠡春無地，白浪春風濕天際。東西捩拖萬舟回，千歲老蛟時出戲。少年輕事鎮南來，水怒如山帆正開。中流蜿蜒見脊尾，觀者膽墮予方咍。衣冠今日龍山路，廟下沽酒山前住。老矣安能學欲飛，買田亦棄江湖去。」　無咎：「江吞湖卷氣俱豪，崛起孤峰百仞高。歸爲嬋娟買絲屨，却應還我所忘刀。」　按《尋陽記》，昔有二女在石所，謂商人曰：「君下都爲市

絲履二緉，必當相酬。」商人許諾，遂得順風。還日，以箱盛絲履着石邊，忘却着刀在箱内。舟行數里，忽有魚躍入舟中，烹魚得所忘刀。

宫亭廟，在縣南濱江，祠宫亭湖神。

正廟在南康。《寰宇記》：周武王十五年置。神即曹毗詩所謂「能分風爲二，擘流成兩者」也。干寶《搜神記》：昔吴郡守張公直經廬山，子女觀祠，婢指女戲妃像。其妻夜夢致聘，怖而遽發，中流船不進，闔船驚懼，曰：「愛一女而闔門受禍耶？」公直不忍，遂令妻下女於水中。妻布席水上，以亡兄女代之。公直怒曰：「吾何面於當世。」復下己女。將度，遥見二女於岸側，旁有一吏曰：「吾廬君主簿，敬君之義，悉還二女。」又山谷詩註云：有商人數過祠致敬，忽見騎吏相侯曰：「青洪君以君有禮，邀相見，見必有饋，然得它寶，不若得如願也。」如願乃青洪君妾名，所至百需皆自獲。商人如其説求之，果得妾以歸。又此神爲安士高所度，語在蛇崗下。

有劉剛、黄魯直、晁無咎詩。

劉：「回艫乘派水，舉棹逐分風。滉漾疑無際，飄揚似渡空。檣烏排鳥路，船影没河宫。孤石滄波裏，岸山古霧中。寄言千金子，安知萬里逢。」黄：「左手作圓右手方，世人機敏便可爾。天風分送南北舟，斟酌鬼神宜有此。江津留語同濟僧，他日求我於宫亭。吁嗟人蓋自有口，獨有蠻公不舉酒。蠻公千歲湖冥冥，白茅縮酒巫送迎。朱幡皂蓋來托宿，不聽靈君專此屋。雄鴨去尋鷗鳥飛，老巫莫歌望翁歸。貝闕珠宫開水府，雨棟飛簾豈來處。平生來往湖上舟，一官四十已包羞。靈君如願儻可乞，收此桑榆老故丘。」晁：「同舟自古非胡越，南北東西路不同。不問宫亭覓如願，只求四面與分風。」

胡郎廟，在主簿山，近祠董真君壻也。

《十道四蕃志》載。

陳氏廟，在平宮南，宮之土神也。按《宮記》，陳氏施地爲使者廟，陰官録之，没爲土地神。

孚澤廟，在小五嶺，建炎初建。即德安楊、鄧二將軍祠。語在德安本條。

德安附郭

東嶽行宮，在義豐山下。

城隍廟，在縣門右，南唐置。有保大丙午歲碑，劉延昌作，文尤鄙野，内云自崇基地，因計歲月，近已陞遷，改場爲縣。頗足證蒲塘陞縣之先後爾。

三將軍廟，舊在苗倉東，祠秦三武士。唐建威李德殳、宋雲刀有傳。今廟廢，像寓靈真觀。

孚澤廟，在縣市西北，五代時置，故鄉豪楊、鄧二君祠也。二君有保鄉井之功，有《大聖將軍傳》，詞頗龐踈，托云王韶所作，非。慶元二年賜額，禱雨驗。五年封靈潤、靈濟侯。

昭勇行廟，在縣南，祠吴折衝甘將軍。寧有功江淮間。正廟在興國軍。

餘廟

龍王。在溪東，毁于水。

龍壇。在神林窩干建壇，祈雨多應。

諸鄉

九郎廟，在陽居山上，祠玉笥山避秦之士九人。

十郎廟，在山下，玉祠何仙也。按《玉笥記》，即與三將軍同行者，道經此，故祠。

餘廟

伊王。在伊村。失載事始。

靈潤。在道顏山。

瑞昌附郭

東嶽行宮，在永豐道院。

城隍廟，在縣衙左。

顯濟廟，在白龍泉，龍祠也。嘉泰初賜額，神封孚澤侯。京鏜宰邑，禱雨驗。後居政路，會邑人有請，遂得封。洪偲跋語而刻之。敕江州瑞昌縣顯濟廟神。潛龍在淵，爲帝司雨，隨禱則應，錫命乃新。已昭靈宇之嘉名，盍寵元侯之顯號。祗于茂渥，慰彼輿情，時其雨暘，無或害稼，可特封孚澤侯。偲承乏此來，詣郡受約束，太守王公出白龍泉封典授偲曰：「昔大丞相京公宰邑，值旱，遍走群祀，獨斯泉靈答如響。後登揆路，邑人具事，來請于朝，公慨然感舊，奏下有司訪實，綸誥乃頒，子其奉命而宣告之。」偲即視事，建新門宇，敬揭廟額，率同僚與士民具牲酒，燎黃祠下，祝從旁曰：「泉舊有潮，日湧者三，歲比弗通，命下之日，洞有聲如雷，霽發沸騰，震動山谷。」於戲！神之格思，抑何捷耶！今歲仲夏，亢陽爲沴，偲竭誠請禱，甘雨連霾，邑人感之，將洊以實聞。神之寵光，殆不止斯而已。

大聖將軍廟，在通濟橋南，即楊、鄧二君祠。

餘廟

張康二王。在觀音院。《輿地紀勝》：在廬山西康王谷口。

董真君。在縣北。

游江大王。在通濟橋南。

章湖王。在縣治西南。並失所始。

諸鄉

謝侯廟，在赤湖傍，唐末神人謝君祠也。名知微，有傳。

程尚書廟，在安泰，五代時置，祠赤烏場戍將程稠。嘗爲赤烏場制置將。今安泰有城基，其屯處也。

周押衙廟，在清盆鄉，祠五代時保護鄉井之豪也。清盆鄉石壁，即其屯處。

餘廟

柯押衙。在洪陽鄉。

趙王。在□□□□。並不載所始。

湖口附郭

東嶽行宮，在縣南，有鄭安靖記：兖之奉符縣，天齊仁聖帝廟在焉。朝廷歲時尊祀，其廟貌甚嚴，他鄉之民

有欲依其神者，患遠不得詣，往往因其地建行宮，遥擬本廟之制，湖邑之西由是興焉云云。

有一仙亭。有朱璹記：元豐五年二月既望，邑民熊氏家誕子女有瑞證，稟質端重，幼觀剖鮮，屏葷蔬食。及笄，善談休咎，人皆異之。崇寧中，以外氏寓桑落洲，侍母往省，中流風起浪湧，同舟罔知攸濟。女子神色自若，曰：「吾非凡人，必有陰相。」母恐，但瞑目，衆唯唯，或竊窺之，雙龍翼舟以行，果亡恙歸。倏曰：「岳帝之聖母，欲吾爲女，號聖一娘。」厥父倉惶走皇廟，祝與之偕來，女子伸前説。俾具窆儀，立像聖母西偏，約七日棄世。口授榜語，筆示通衢，大略率官隸民兵，動循正理。至期前一夕，置酒設樂於其舍，燕于群神。翌朝，啓禱天地四方，辭決宗姻鄉鄙，逝而復甦，曰：「聖母以時人疑貳，姑令暫還。」即刻木肖形，代内諸柩而瘞焉。於是辟穀，惟飲聖池之水，日詣祠庭，儼接神語，間發奕聲，聞者震駭。返仙之期，再涓九月五日，躬卜宅兆，晝辯葬禮如初。是日潔服飾容儀，伏鼓吹導前，由虹橋達祠下，雲霧滃從。至則受奠訖事，趨進起居，顧左右曰：「岳帝有旨，朝奉郎吴君明宰邑，崇敬居多，宦路掀翥，迺報之也。舟行將屈，速逆之。」已而吴來致祭，聖一娘俄曲肱而終。邑人欽仰，會貲飯僧，越四日，藏於廟右，遵治命也。以墓前亭爲一仙亭，所過之橋爲度仙橋。迨今遇誕日，士女相率朝拜，凡請嗣乞靈，應答如響。璹比蟠鄉廟祀，欲得于紀之，詢諸故老，僉以爲然，因次顛末。

城隍廟，在縣治右。

龍王廟，在下鍾山。即吴城龍祠。殿外爲雲平閣，有謝諤書扁、于革詩。枯稍突兀天風外，翠靄氤氲水石間。攔吏不容今日去，老夫贏得片時閑。烟波艇子東西客，霜岸鐘聲上下山。解后真成觀物化，白鷗無數舞江灣。

龍君廟，在龍王廟右，洞庭祠也。

餘廟

陶威公。在縣西。

鐵山。在縣北。莫知所始。

彭澤附郭

東嶽廟，在縣城內。

城隍廟，在縣衙前。

餘廟

龍王。在縣西。

顯正行祠。在縣內。語在正廟下。

諸鄉

顯正廟，在故城，乃唐置狄梁公祠。天授一年，公貶令彭澤，值旱亢，疏乞免一歲租稅。歲除，縱死囚三十人，令歸度歲，如期囚歸，奏與免死。由是人德之，爲生置祠，男子以裾，婦人以襜，運土築址。建炎兵火，廟獨不燬。本朝紹興七年賜今額。廟有古硯方尺，鐫曰劉汾上相公，莫知何時物，有竊取必得異夢。嘗有邑宰禱而取之，舟至小孤，風濤暴作，急還之。舊有張宗閔碑，不全。嘉定十六年，封忠烈侯。按公在唐已公爵矣。廟有皮日

休碑銘、黄庭堅詩。《元一統志》：狄仁傑廟，在彭澤縣，宋賜名顯正廟，以唐狄仁傑嘗貶爲彭澤令，邑人爲立生祠。范仲淹作碑，略曰：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厦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唯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爲子，極于孝；爲臣，極于忠。忠孝之體，揭于日月。公之勳德，不可殫言。有議論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栢不夭，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爲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于事業。當時優游縉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仲淹貶守鄱陽，移丹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遡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方？一朝感通，群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誰能當。

記詠：日休碑訛甚，略曰：嗚呼！天后革大命，垂二十年，天下晏如，不讓貞觀之世，是遵何道哉？非以敬任公乎？不然者，來俊臣之酷不能誣，諸武之猜不能害，房齡之諫不能逆云云。進士皮日休游江左至彭澤，當河東公觀察之四年，贊皇公刺郡之二年云云。其詞曰：惟唐中否，帝室如燬。□后持權，式人端委。《書》誡牝雞，《易》稱羸豕。大樹得巋，崇臺欲墜。使蕃諸武，作我蜴虺。泉深兮東宮已矣云云。北極綰我神璽，媧皇肇命，吕君函紀，周德方木，秦運爲水杜云云。與化宮闕致治，天將啓唐，載誕忠良云云。爲道如勃木强，乃寫大辯，對彼明飈。一言苟悖，視死如鄉。少海既潤，少陽既光。五公始昌，共交玉堂云云。　誥：惟侯在唐，再造王室。英風千載，凛然如生。故在天爲列星，在地爲河岳，保佑斯人，何所紀極。可特

封忠烈侯。　碑陰謝挺之識曰：唐右相梁國文惠狄公長壽，初爲彭澤令，民生祠之，至今歲歲烝嘗，如公在時。公亦惠顧其民，水旱疾疫，有禱輒應。紹興七年，賜額顯正。嘉定十六年，縣以民之請聞於郡，郡上之朝，越明年二月，制封忠烈侯，從我朝寵爵也。守祠道士欲以封誥刊石，謂挺之盍識下方，挺之再拜言曰：忠者誠之發，烈者誠之著。大哉誠乎！通天地，貫古今，惟此而已。方僞周時，天下已無唐矣。公崎嶇其間，以興復自任，忠激於心，義形於色，萬死不顧一生。天后猜也，而實信之。諸武暴也，而實畏之。陰革潛制而天下復爲唐，此無他，誠故也。宰天下者與宰邑同此理，愛國家者與愛民同此心。彭澤之民，懷公之惠，感公之德，理必然也。今數百年猶凜凜有生氣，蓋其通天地，貫古今，没而不忘，久而不泯者也。挺之以嘉定乙酉簿領是邑，明年復旱，種未入土，邑宰檄挺之禱雨祠下。齋宿之夜，夢公如在，旦禱祈甫畢，震雷發於祠前，甘雨旋踵而至。公之至誠，其無間於所施也。若此，今國家盛明，百神受職，公之忠烈，久而愈彰，民之報事，久而益謹，朝之褒表，蓋方來而未艾也。雖然，公視富貴如浮雲，視爵禄如弊屣，迓續恩徽，此殆邦人拳拳之意，公豈以是爲榮。　黄庭堅詩，在魯望亭。　毛杭：梁公剛毅古人無，起正唐家六尺孤。議論要將天地格，精忠知有鬼神扶。俊臣讒險甘先逐，李勣奸邪恨不誅。江水未窮名未滅，廟碑三讀更嗟吁。」　馬榮祖：虬髯家世一絲危，惟恨忠臣片語遲。動笏從容公事了，幾人嗟嘆捲簾時。　戴節性：軒昂人物北斗南，突兀老氣周唐間。雲雷風雨震四海，太宗基業安如山。

寧江廟，在馬當山，水府祠也。小説：王勃艤舟山下，見麻衣老人植杖踞石坐，即之，忽不見。唯廟在山竹間，意其神也。遂以貧禱，夜夢神告曰：「南昌閻都督滕王閣成，來日會客作記，潤筆甚豐，子何不往？吾當助子一帆

風爾。」詰旦已抵洪，遂及作記。是唐已有祠矣。南唐封廣祐寧江王，號上源水府。大中祥符二年，改封福善安江王。紹興二十六年，賜今額。三十一年，加封靈煥祐順。逆亮之擾，舟師主帥嘗見空中有馬當韓王旗，而是山亦忽見馬跡，時以陰靈助順，故增秩。誥詞有曰：北攘狂虜，荐保要津。有嘉南渡之應誠，諒協三元而助順。慶元、紹定中嘗再修，廟有蠙珠、犀帶、瑪瑙冠簪，櫝藏之，鎮官掌之。張孝祥書扁。據道書書上元水府。有馬跡亭。記詠：王自適《建殿記》：慶元六年夏，予被檄詣郡，別駕趙公謂曰：「子識前京西漕廖公乎？與予有先契，過此托予，爲修寧江水府後殿，環顧無以易子。」遂取廖所留俸五十千并片紙，道來歷以授。熟視，則公往年之官，舟從祠下許焉。今解官東還，因酬始願。予於廖公實有疇昔，且寧江有功於國而惠利於民者多，欣然領命。歸即往視，則殿負山面江，棟宇俯瞰澎湃，凜然若壓。於是命匠者扶而正之，取其撓折者新之，度材計工，量錢爲役。既畢，擊鮮釃酒，以廖公之詞告于神，思書堅珉以紀歲月。時天久不雨，予及同寮爲邑民乞靈者再，甘霖皆隨，益信神之靈，足以有感於廖公也。公名俱，入爲吏部郎云。楊師謙《建廟記》：長江西來，洶湧澎湃，折旋而東，以趨於海。其或飄風迅發，波濤怒驚，蛟鼉出沒，詭怪萬狀。而風帆浪楫，恣睢渺茫，不知其所窮，豈無物司之哉。九江而下二百里，有山屹然，橫枕大江，曰馬當，或曰其形象馬，以是得名。山石犖確，林木屏翳，望之隱然，是必神居之，上元水府有廟尚矣。世傳有唐王勃嘗謁神靈默祐，借助風舶，信宿達豫章，而《滕王閣記》以成。是自唐以來，廟貌已立，國朝加勑額。建炎兵燬，中興累加修崇，閱時浸久，棟宇傾圮。紹定中，四明何公炳守江州，舟過祠下，瓣香致禱，得安流以達，即抵郡，首捐俸百千，命邑令姚君瓘修葺廟宇。前此基址逼江，湫隘局趣，乃攀捫而上，開鑿山險，芟除蓁莽，適得寬夷之地，若神啓其秘

者。於是撤而新之，翼以兩廡，周以重門，俯瞰江流，浩渺傾奔，遠視淮山，參差環列，萬象軒豁，昔所未見。神之靈異，於茲顯著，殆非偶然者云云。意神龍之居，其在此歟。　章劼詩：驚濤洶湧江勢惡，一山屹立真瓌奇。正如匹馬勇赴敵，萬夫辟易莫敢支。氤氳山腋雲氣聚，焜燿廟貌神靈棲。風帆浪舶香火盛，旱魃雨厲牛羊刲。三元水府各雄據，此實上元開府處。陰兵擐甲揚靈旗，紹興勤王寬北顧。塗金大扁于湖書，八法森森鬼神護。通屏寶帶釃龍珠，羅獻渠渠嚴掌故。我曾一拜王之庭，坎坎擊鼓牲酒陳。蕭騷古木雲四合，路左怪石蹲麒麟。人心傾止形勢壯，區區馬跡何庸神。秋風願借一帆便，笠澤正好羹鱸蓴。

小孤廟，在小孤山，本朝封顯濟夫人，嘉定中重修。章劼修。有陳簡夫詩。山名孤獨字，廟塑女郎形。過客雖知誤，行人但乞靈。　俗呼孤爲姑。歐陽修云：江南小孤山側有彭郎磯。余過其山，廟像乃婦人，而勑額爲聖母，豈止俚俗之誤哉。　《元一統志》：惠濟夫人廟。在彭澤縣。詳見山川小孤山註。〔册二百一一卷六七〇〇頁一〕

人物

漢陸績，字公紀。年六歲，謁郡太守袁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墮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

晉陶潛，字淵明，陶侃之曾孫，居德化楚城鄉柴桑里。爲彭澤令，居官八十日，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豈能爲五斗折腰於鄉里小兒耶！」遂解印

綬，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後世號靖節先生。

宋周敦頤，道州營道縣人。仕宋爲南安軍司理，後以病求歸。襟懷洒落，惟有高趣，尤樂行於世。卒，年五十七，葬德化鄉清泉社道，有豐碑大書曰：宋濂溪周元公先生之墓。

岳飛，字鵬舉。治《春秋》，學孫吴兵法，引弓百斤，善左右射。靖康年間，大小百戰未嘗敗。入覲，御書于旗曰「精忠」。官至少保，贈太師，謚武穆。有三子：長岳雲，手握兩鐵鎚，重八十斤，穎昌大戰數十合，以功授左武大夫。次岳霖，帥廣州。其後子孫世居九江。

范芸軒，平樂府儒學教授。家傳一堂五世同爨無異趣。元貞年間，郡邑達于省臺，聞于朝，遂旌褒蠲役。家有義聚堂。

吕文德，字景修，居九江城北。仕宋，官至京湖安撫制置大使、衛國公，封和義郡王，謚武忠。弟文焕，仕宋，歸元，徙居蘄州，子孫因家焉。

元吕師夔，仕至中書左丞。

吕師龍，仕至大司農。

吕師順，仕至淮西道僉事。

吕師謙，仕至江浙財賦總管。

吕師説，仕至廣德路總管。

呂元瑛，吉安路永新州知州。

呂德隆，江州管軍萬户。壬辰城陷，與總管李黼同死於兵。

甘楚材，號梅坡。通五經，名重於時。元科舉興，累知江西、江浙、湖廣、河南行省試官，致仕武岡路武岡縣尹而終。

彭澤縣

石振，字興宗，眉山人。宋時爲彭澤尉，與黄山谷友善。

和裕，字仲寬，廣平人。元時以孝廉舉爲彭澤尉。

王國輔，濟寧人。元時本縣尹，建清忠書院。

湖口縣

前代不可考。

前元曹平野。謝疊山門人。

吴玉壺。其先出德安縣，後還居本縣，博學儒者。

劉光元。字行常，號綱翁，進士劉登之子。世居堅山，至光元遷居縣市。以性理之學教授其門人，登進士第者衆。

熊敬中。堅山熊氏，前元曾言湖口水驛祇待數事，朝廷從其言，免之，民受其惠。後兵興，父子並死於難，臨終

其辭不屈。

李槃所。南安李氏，生四月而孤，及長，克孝祖母及其母，不求聞達，郡里以李令伯方之。後其母譚氏以節孝旌表。

劉存中。堅山劉氏，家貧，能孝其母。治農事，常負母於田所，奉養甘旨。後註《易》，蘇昌齡爲之序。

德安縣

唐鄭善果本傳云：鄭州滎陽郡公、刑部尚書，出爲江州刺史，卒。今按，治平中，鄭揚庭撰善果之孫良公墓碑，善果薨于官，葬本縣葛仙洞自然衝。生俊、生良，有爵命，樂道丘園，不仕。其後谷步、東衝、永泰、南宅、小溪、東坑、義豐、瑞昌，南北同姓者，僅五六千家，皆其裔也。

南唐江夢孫，字聿修，本縣下安社人。家世業儒，有詞藝，博綜經史，孝悌高潔。先主輔政，召爲秘書郎，出爲江都令。先是大廳陰爲鬼物所據，前政之者，必爲瓦礫所擲，或人家暴疾遺火，故皆居小廳蒞事。夢孫下車之日，升正廳，受賀訖，向夜具公案端笏中坐，誦《周易》一遍，明日如常，自始至終，莫覩怪物。後稱疾躬耕，事繼母甚謹，每日晨起，具潔服問安侍饍，退而易弊服操耒耜，以日中而罷。復易衣侍饍畢，乃集生徒講禮傳。卒，八十五。後贈國子司業。初夢孫解職歸，有群盜至，夢孫巾帶迎候，設飲食與之食，罄家之物，

所有既盡。既行，見一鼎蓋尚在，夢孫曰：「彼存遺此，乃爲不具之器。」遂遣與之，群盜驚嘆曰：「吾輩小人，實輕瀆君子。」夜還至所剽之物于門外而去，一無所失。夢孫夜夢一直木生于庭，詰旦，乃其子生一兒，遂名直木，字子建。僞吴順義七年，以神童擢第，仕水部員外郎。事出徐鉉《江南録》、鄭文寶《江表志》。

義門陳氏。胡旦撰《義門碑》，其略曰：按《陳氏家譜》，陳宜都王叔名之後。五世孫兼，唐玄宗時舉進士，爲右補闕。兼生京。京進士及第，德宗朝官至給事中、集賢院學士。無子，以從褒爲嗣。生灌，爲高安縣丞，其後避難於泉州。生伯宣，隱居廬山，註司馬遷《史記》行于世。詔徵不起，就拜著作佐郎。孫旺，徙居德安縣之太平鄉常樂里。旺生機，機生感，感生蘭，蘭生青，青生六子，六而十七，十七而三十四，自是家益昌，族益盛。仲子崇，以治家之道爲人之本，乃撰《家法》，垂示將來。室無私財，廚無私饌，大小之教，内外如一，於是爲江州長史。《家法》之行，始於大唐大順元年庚戌也。至袞爲司户參軍，試太常寺奉禮郎。僞唐旌表孝悌，標揭門閭，於是陳氏特立義門，始於昇元元年丁酉也。至道中，宋太宗遣内侍裴愈賫御書散江表，《志》：「三吴山寺觀、德義之家皆賜之。」陳氏所得凡三十三本，藏之于家。愈復上陳氏《家法》二篇，太宗曰：「天下有此人家，真良家也。」始者陳氏二百人而《家法》行，三百口而義門立。開寶之末，計七百四十口。咸道三年，增至一千四百七

十八。又徐鉉《江南録》、鄭文寶《江表志》載陳氏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睦姻，人無間言。每食，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犬百餘，亦置以船共食，或一犬他適不至，則羣犬昂首相候不食，此義氣所感而然也。其陳崇有《家法》叙曰：《易》云「家正則天下大定」，是知治家之道，古猶病諸，故聖人垂五教，敦九族，使後之人倫勤而行之，自非聖人可不庶幾乎。我家襲秘監之累功，承著作之貽訓，代傳孝弟，業繼典墳，繇是子孫衆多，上下和睦，存没一十代，曾玄二百人，粗副孫謀，致其餘慶。我聖人誕敷孝治，恢振義風，錫以渥恩，表之閭巷，勃焉榮耀，幸異鄉民，得不以知足宅心，惡盈是懼哉。崇所感者，殆恐將來昆雲漸衆，愚智不同，苟無敦睦之方，慮乖負荷之理。今設之以局務，垂之以規程，推功任能，懲惡勸善，公私出納之式，男女婚嫁之儀，蠶事衣粧，貨財飲食，必合均等，務要合同，掌令子子孫孫無間言而守義範也。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守江州長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姪崇議定。

陂溪劉氏日章，端拱二年及進士第，終太常博士，贈工部員外郎。其後子孫累登科第，具載進士條末。至劉元龍，字遜子，寶祐年間及進士第，屢歷州郡，第九任監察御史，十任擢禮部侍郎，十一任出知袁州。

名宦

後漢宋均，字叔庠，明帝時遷九江太守。時多虎暴，常募設檻穽而多傷害，均下令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鷄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張捕，非優恤之本也。均務退姦貪，思進忠善，悉去檻穽，除削課制。」後乃虎自北關三嘯渡河，無復爲害。二書云輿地大統，其後蝗至界者，輒散去。

庾亮，字元規，爲九江刺史。

唐狄仁傑，字懷英，貶彭澤令，官至内史，贈司空，封梁文惠公。後建祠於府治南蒲輪坊，范仲淹記其事，黄山谷書碑，至今存焉。

李勃，字濬之，九江太守，多有善政。

呂巖，號洞賓，開元間爲德化令。

元李黼，字子威，潁川人。由科第累官至江州路總管。壬辰二月城陷，同姪秉昭俱死於兵，後追封蔡國忠文公。今祠祀於市南。

白居易，字樂天。憲宗朝以文章顯達，謫爲江州司馬。

湖口縣

蕭御史。名琛，宋帝號曰直諒翁。

馬狀元。名適，宋太祖始開科第，爲狀元。

李侍郎。名景和，後居南康，從朱文公學，宋理宗爲之親書松坡碑額。

劉登。字良輔，號平湖，居堅山。登宋咸淳進士第，授蘄水尉，後累仕至兩淮制置司僉。

方叔高。名積，以文學顯，官至泉州南安縣主簿。盡忠王事，死於鋒鏑，泉民思慕焉。

徐竹居。字方叔，馮深居先生門人，登宋進士第。前元以左里巡檢授之，不就，退而創明經、尊經二閣，老於其上。

德安縣

《夏文莊公遺像贊》。九世孫夏埜書云：洪維我祖，慶曆儒臣。乾坤間氣，岳瀆英靈。載瞻遺像，儼肅如神。文章冠冕，王度丹青。勳庸將相，夷夏聲名。譽高毀來，讒言其興。猗歟休哉，惟公德明。三千禮樂，淑我後人。噫！前百餘年而建炎之離亂，不火於兵；後百餘年而開慶之焚蕩，不堰于塵。意公之道，不可磨滅。垂之萬代，以貽典刑。於赫斯文，匪形則存。巋然炳然，卓彼崑崙。誰其似之，繫我子孫。

王襄敏公，字子純。嘉祐二年，登進士第。熙寧中，上《平戎策》，請復河、湟，神宗用其言，委之甚專。六年之間，卒復河、湟、洮、泯等州，拓地三千一百里，降伏諸羌七十萬一千餘口。遂帥熙河，拜觀文殿學士，召爲樞密副使，出以舊職知洪州。薨，謚襄敏公。有廟在熙河，賜名忠烈。

王莊敏公，字處道，襄敏公之次子也。初，襄敏公功詔除大理評事。紹聖初，上方略請經理西事，遂改武階，不數年收復鄯、湟。元符有棄地之意，坐事貶黜。崇寧中，起知河州，遷熙河帥，再復棄地，又取廓州，拜武勝軍觀察使留後。能承上旨，專以恩信結戎心，不事殺戮，終致趙懷德來降。崇寧五年，召還京師。卒，贈寧遠軍節度使，謚莊敏公。

吴元，字季誠。吴宏，字季剛。吴愈，字季謙。本縣淥水都車橋人。兄弟三人毛自知榜聯中科第，有詩云：「勒馬江干問玉京，百花頭上占梅英。雲霄萬里開鵬路，詩樂三章奏鹿鳴。拂劍笑談天下事，檐簦慷慨日邊行。莒公兄弟誰先後，此事君王合與評。」元官至制幹，累贈正議大夫。宏任饒州司户。愈初尉信陽，金兵圍城，守令皆逸，愈提兵率邑民爲助，以帛十餘丈作大旗一，特書吴愈二字，建城上。將交兵，敵望而駭，謂有備，遂遁去，遄解重圍。閫帥趙方上功，朝廷偉之，方乃薦以改班宰信陽，後歷官沿江制置使，兼知鄂州。八年鎮鄂，邊陲平康。入直翰苑，終兵部侍郎。謚文肅，累贈光禄大夫，又贈少師。

吴革，字時夫，號恕齋，元之子三。領舉于漕，肄業南康白麓書院。理宗朝，初歷撫之崇仁尉，三歷庫官，宰錢塘，倅杭，歷至華文閣學士、刑部尚書、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行宫留守、知建康府兼淮西總領。贈光禄大夫，謚清惠公。

吴觀，字賓夫，宏之子。宋兩請漕舉，官至朝散大夫、湖南提刑兼知衡州，轉江西提刑

兼知贛州，又轉江東提刑知饒州。

宋胡旦，以咸平六年狀元魁天下。其授誥曰：「朝奉郎、行太常博士、上騎都尉、賜緋魚袋胡旦右可授朝奉大夫、行尚書兵部郎中、直秘閣、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勑朝奉郎、行太常博士、上騎都尉、賜緋魚袋與張誨等，朕順風款拜，尚質薦誠，荷福膺之駢臻，俾嘉惠而溥暢。以爾等並稱俊造，亟歷官常，咸有公材，聞於朝著。講禮曲臺之殿，職宜修升，燎兵園之郊，慶賞滋洽。允宜茂渥，以嘉休恩，贈以階資，書于勳籍，祗服明命，無忘飭射。可依前件。咸平六年三月日誥令。

胡清，旦之曾孫也。紹興十三年，授翊賢大夫、貴州防禦使、武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

趙崇籙，仕元，凡七任縣尹。授奉訓大夫，授留陽州知州。授中順大夫、松江府知府，致仕。

耆舊

九江，人物淵海，耆舊著焉，寓公問焉，儒學、文藝、隱逸、孝友、獨行、列女稱焉，以至方技、仙釋備焉。余既各舉其凡爲傳，而首之以耆舊，所以立人紀，崇風化也。寓公雖賢若貴，其事略，而耆舊於是必詳也。儒學、文藝、隱逸、孝友、獨行，不必皆郡士，而耆舊非郡士

不與也。他傳或合、或雜、或附，而耆舊每傳皆列也。他傳事必關郡邑乃書，而耆舊事無不書也。凡皆以尊郡產，抑庶幾紀實之道焉。

晉陶侃，字士行，其先自鄱徙丹陽。父丹，仕吳爲揚武將軍，以功封柴桑侯，食采地家焉。生侃，早孤貧，爲縣吏，范逵薦之，郡守張夔署樅陽令，語在侃母傳。遷郡主簿，會州從事到郡，欲有所案，侃閉門部勒諸吏，謂從事曰：「若鄙郡有違，自當明憲直繩，不宜相逼。若不以禮，吾能禦之。」從事即退。夔妻疾，迎醫遠方。時大雪，諸紀綱皆難之，侃曰：「小君，猶母也。」請行，衆服其義。舉孝廉，至洛見張華，與語異之。除郎中。楊晫見侃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與共載見顧榮，榮大奇之。補武岡令，以嫌棄官歸，爲郡小中正。荆州刺史劉弘之官，辟南蠻長史，遣先向襄陽討賊張昌，破之。弘至謂曰：「子後必繼老夫。」以功封東鄉侯。陳敏之亂，弘板侃江夏太守，敏弟恢來寇，侃禦之。以運船爲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遂破恢。母憂去職，服除，參東海王越軍事。江州刺史華軼表侃揚武將軍，屯夏口。軼不奉元帝命，乃與軼絶，進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山夷劫擾江中，侃遣將詐作商船誘之。劫果至，先獲數人，則西陽王羕之左右也。即遣兵逼羕，令出賊，親陣釣臺爲後繼，羕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皆復，侃竭資振給。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詔討杜弢，與周訪

併力破之。時周覬刺荆州，留鎮尋水城，賊掠其良口。侃遣朱伺救之，賊遽退保泠口。侃謂諸將曰：「賊必步向武昌，吾宜晝夜還城，三日可至，誰能忍饑鬬邪？」吴寄言能忍十日饑，晝擊賊，夜捕魚以濟。侃曰：「健將也。」賊果來攻，侃命伺逆擊，大破之。遣參軍王貢告捷於王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荆州。伯仁入境，便爲賊破，不知那得刺史？」貢對曰：「鄙州方有事難，非陶龍驤不可。」敦即表侃持節、寧遠將軍、荆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鎮沌口，又移入沔江，討定江夏諸賊。王冲據江陵，王貢還，至竟陵道，矯侃命，以杜曾爲前鋒大都督，斬冲。侃召曾不到，貢恐矯命獲罪，遂同曾反，破侃督護鄭攀於沌陽、朱伺於沔口。侃欲退入溳中，部將張奕貳於侃，詭説曰：「賊至而動衆不可。」侃惑之。無何，賊至，爲所敗。朱伺力戰僅免，奕竟奔賊，侃坐免官，以白衣領職。尋率周訪等進軍入湘，大破杜弢。侃之佐史列其功於敦，乃奏復侃官。王貢誘五溪夷向武昌，侃使鄭攀、陶延夜趣巴陵掩擊，多所斬獲。貢遁還湘城，弢遂疑張奕而殺之。弢衆多降，貢復挑戰，侃遥謂曰：「杜弢爲益州吏，盜用庫錢，卿本佳人，何爲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辭色稍順。侃知其可動，與截髮爲信，貢遂降。而弢敗走，進克長沙。王敦忌侃功，侃還江陵詣敦别，將吏諫止，不聽。果見留，左轉廣州刺史，以荆州授王廙，諸將鄭攀等不樂南，西迎杜曾以拒廙。敦意侃使之，被甲持矛將殺侃，屢出復回。侃正色曰：「使君雄斷，當裁天下，何此

不決！」因起如廁。得敦參軍梅陶等説解，語在《周訪傳》。侃得脱，便夜發，進至始興。先是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而迎長沙人王機，未發，會杜弘據臨賀，機降之，教弘同温邵、劉沉謀取廣州。或勸侃駐始興，以觀形勢。侃不聽，直入廣州。弘遣使僞降，侃知之，先於封口發石車，弘果率輕兵至，知侃有備而退，侃追擊破之，執沉斬機，諸請乘勝擊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角紙足矣。」下書白邵，邵果走，追獲之。以功封柴桑侯，食邑四千户。事平，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齋内，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不可過自優逸。」大興初，進號平南將軍，加都督交州。王敦反，授江州刺史，尋轉都督、湘州刺史。敦得志，表侃仍舊職，加散騎常侍。時賊梁碩陷交州，侃遣將討平，進兼交州刺史，加征南大將軍、開府。敦平，遷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楚郢士女相慶。侃性聰敏而恭勤，終日危坐，閫外事殷，萬不漏一，常曰：「大禹聖者，尚惜寸陰，衆人當惜分陰，豈可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世耶？」參佐有以談戲廢事者，命投其酒器、蒲博之具於江，將吏則加鞭扑，曰：「樗蒲，牧猪奴戲爾。《老》、《莊》非先王法言，不可道。君子當正衣冠，攝威儀，安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耶！」飲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或勸少進，則愴然曰：「少有酒失，亡親見約，不敢踰。」有饋必問所由出，若出力作，雖微必喜，慰賜加倍。得於非理，則訶責還之。是以百姓力穡，家給人足。造船木屑、竹頭悉令收掌，莫知其意，後

正會，值雪，庭中濕，取木屑布地。竹頭至桓温造艦，皆取爲丁。嘗課諸營種柳，有盜官柳直己門者，侃駐車問曰：「此武昌西門柳，因何在此？」其密察如此。蘇峻之亂，温嶠推爲盟主，至石城，賊尚盛，侃曰：「不可争鋒，當以計禽之。」時議築查浦壘，部將李根請立壘白石。侃曰：「若壘不成，卿當坐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惟白石峻而固，可容數千人，賊攻不便拔，撼賊之術也。」侃從之，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欲救之，殷羨曰：「若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之，遂斬峻。初峻之禍，成於庾亮。峻平，亮懼侃致討，詣侃謝，侃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庾亮輕進失利，其司馬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爲此，非融等所裁。」將王章至曰：「章自爲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爲君子，王章爲小人；今王章爲君子，殷融爲小人。」侃旋江陵，拜侍中、太尉，封長沙郡公，加督交、廣、寧凡七州，徙鎮巴陵，討降五溪蠻。聞郭默襲殺刺史劉胤，輙領江州，遣宋夏往據盆口，而以大軍繼進，默送妓婢絹百匹，寫中詔呈侃。參佐多贊曰：「默若無詔，豈敢爲此。」侃厲色曰：「國家年小，不出胸懷。雖劉胤非才，朝廷所任，何得加刑！蓋以大難新除，威網寬簡，欲因隙騁姦爾。」表請討之，且遺王導書曰：「默殺方州，則用爲方州；若殺宰相，便爲宰相乎？」導答以「遵養時晦」爲辭，侃笑曰：「此遵養時賊爾。」侃至，默將宗侯縛默父子降，悉斬之。默在中原，石勒嘗畏其勇，

聞默擒，益畏侃。兼督江州，領刺史，移鎮武昌。又分遣桓宣等伐樊城，破新野，遂平襄陽。拜大將軍，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上表固讓曰：「若臣仗國威靈，梟雄斬勒，則又何以加！」蓋侃志在恢復也。咸和七年疾篤，表乞遜位歸長沙，上節麾、幢蓋、印傳、貂蟬、棨戟等。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録簿封印倉庫，以管鑰付王愆期訖，就輿登舟。明日薨，年七十六。成帝下詔哀慟，策謚曰桓。侃在軍四十一載，雄毅明斷，數千里不拾遺。武昌北岸有邾城，或勸分兵鎮之。侃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設險，正在長江。邾城隔在江北，内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寇，乃致寇之由，非禦寇也。吴時守此用兵三萬，今縱有兵守之，無益江南。若虜有可乘，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敗。梅陶嘗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及也。」謝安每言：「陶公用法，得法外意。」少漁彭澤，嘗網得一梭，掛壁，有頃雷雨，化龍而去。夢生八翼飛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閽者以杖擊之，墜地，折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季年懷止足之分，欲遜位歸國，佐史等苦留之，及病篤，出府門顧愆期曰：「老子婆婆，正坐君輩。」時以爲美談。侃十七子，見史者：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

洪辟丞相掾，早卒。瞻字道真，少有材器，歷廣陵相，廬江、建昌二郡守，封都亭侯，爲蘇峻將馮鐵所害，追贈大鴻臚，謚悼愍世子。峻敗，鐵奔石勒，爲戍將。侃既誅默，知畏己，

移書告勒，勒遂殺鐵。夏嘗繼爲世子，坐與斌、稱以財相圖，廢卒，詔以瞻子弘襲侃爵，仕至光禄勳。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入宋，降爵吴昌侯。琦司空掾。旗歷散騎侍郎、郴縣伯，卒，子定嗣。卒，子謙之嗣。入宋國除。斌尚書郎。稱歷南平太守、南蠻校尉。性雄勇，侃嘗遣同桓宣伐樊城，走石勒將郭敬。庾亮命監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江夏相，輕將二百人見亮，見殺。範最知名，至光禄勳。岱散騎侍郎。

周訪，字士達。《郡縣志》尋陽人。少有明略，爲縣功曹，薦拔陶侃爲主簿，知有公輔之器，相與結交，爲中興名將。《江州志》云：其先自汝南徙家尋陽。祖纂，仕吴爲威遠將軍。父敏，左中郎將。訪少沉毅有斷，樂周窮乏。察孝廉，署縣功曹、上甲令、皆不赴。元帝初渡江，命參鎮東軍事。有大辟與訪同姓名，吏誤收訪，訪擊散收者，自歸於帝，帝不之罪。時江州刺史華軼不奉命，拜訪揚烈將軍，屯彭澤，備之。訪曰：「彭澤，江州西門也。華彦夏有憂天下之誠，吾不可成其釁，當屯尋陽，又可捍禦北寇，釁成，討未晚也。」裨將丁乾與軼所部馮逸交通，訪斬之。逸遂攻訪，所敗，遁保柴桑，訪進討之。軼會逸戰盆口，又敗之，進敗軼水軍於彭澤，軼將周廣燒城應訪，遂斬軼，平江州。進振武將軍、尋陽太守，加鼓吹、曲蓋。會討杜弢，弢作桔槔打戰艦，訪作長岐棖距之。弢將張彦陷豫章，王敦遣督護繆蕤等受訪節度，斬彦於石頭。流矢激折訪二齒，神色不變。時賊尚衆，而訪兵少，乃夜則布火

而食，暮則縱兵若樵採，結陣大呼而歸，曰：「某軍至矣。」賊始疑之，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雖退，終知我無援，必還掩我，急渡港北。」既渡，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得前，訪遂領兵造湘城，達富口。弢遣杜弘出海昏，盆口復震，訪步上柴桑，偷渡，斬賊數百人。又追破於廬陵，以糧少退屯巴丘，糧既集，復圍廬陵。弘突圍，走臨賀。進龍驤將軍，敦表授豫章太守，加征討都督、尋陽縣侯。初，愍帝命第五猗監荆、梁等州道，爲賊杜曾、摯瞻、胡混所邀，奉之以向江陵，逐刺史王廙，徑道沔口。帝命訪擊之，衆纔八千，訪曰：「先人奪人可也。」使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曾勇甚，訪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令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胤屬左甄，力戰不支，馳告訪，訪叱令還戰，自旦至申，聞六鼓聲，選精鋭八百，親行酒飲之，勑聞鼓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躍出，曾大潰。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能戰，其敗也，彼勞我逸爾，不及其衰而乘之，賊後振矣。」鼓行而前，遂定漢沔。遷南中郎將、督梁州諸軍兼刺史。賊保武當，訪襲擊，獲曾及猗、混、瞻，送王敦斬之。進安南將軍、持節、都督。初，敦約擒曾表爲荆州，及是忌訪勳名，有詔授訪荆州，敦從事郭欽曰：「荆州雖凋弊，用武之國也。不宜假人，公宜自領，訪爲梁州足矣。」敦從之。訪怒，敦手書慰釋，且遺玉環、玉椀。訪投諸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陰欲圖之。務農訓卒，守宰皆先補後表。敦患之，而

莫敢沮。訪威風既著，志平河洛，聞敦有異志，嘗切齒，敦終訪之世不敢發。訪智勇過人，善撫納，士樂爲死，而未嘗自伐，人有頌功者則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陶侃窮時，訪薦爲主簿，深自結納，以女妻侃子瞻。後侃爲敦所留，將加害，參軍梅陶等密白敦曰：「訪、侃聯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乎！」敦意解，侃得脫，見訪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不免。」其爲時重如此。太興三年卒，帝哭之慟，贈征西將軍，謚壯，立碑本郡。

二子：撫字道和，强毅類訪，而御將不及。元帝辟丞相掾，及襲爵，除武昌太守。王敦命監沔北諸軍。光少有父風，年十一歲，見敦，敦謂：「貴郡未有將，誰可用者？」光曰：「明公不耻下問，竊謂未見有勝者。」敦笑，以爲尋陽太守。敦舉兵，檄撫、光，撫至而敦死，光後至，未會撫，求見敦，敦子應紿以在疾，光退曰：「我遠來而不得見王公，其死乎！」遽見撫曰：「王公已死，兄不可與錢鳳作賊。」衆愕然，其夕衆散。撫時與鄧嶽俱，光謀遣其兄而陰取嶽，撫不忍賣嶽，與俱亡西陽蠻中，光即捕鳳詣闕自贖，得不廢。明年赦敦黨，撫詣闕請罪，詔錮之。咸和中，王導用爲從事中郎，出拜江夏相。蘇峻叛，兄弟俱隨溫嶠力戰。峻平，光賜爵曲江男，卒。撫遷監沔北軍事、南中郎將，鎮襄陽，坐事免官。尋遷振威將軍，歷豫章太守、益州刺史、監巴東諸軍、督梁州諸軍。桓溫征蜀，進督梁州之漢中、巴西、梓

潼、陰平四郡軍事，擊破隗文、鄧宣，斬王誓、王潤，遷平西將軍，進爵建城縣公。蕭敬文作亂，撫會司馬勳討降之，斬首，詣京師，進鎮西將軍。興寧三年卒，贈征西，謚曰襄。子楚自有傳。評曰：柴桑人品，其兼南北之稟邪？典午再造，下訌陸梁，上逼跋扈，清大憝，寧初基，若陶侃、周訪之功，北方之士無先焉。夫國其地，則資其地之材，未聞有國於南，而必借材於北者。昔之納豪附，重北而輕南，冀其用而卒受其禍者，皆以七年之疾，求三年之艾之過也。若侃、訪之沉毅雄密，豈遜北俗歟！

陶臻，字彥遐，太尉侃兄子也。有勇略，賜爵當陽侯。侃嘗遣同李陽攻新野，克之。華軼之表侃屯夏口也，又以臻爲參軍。軼與元帝不平，臻懼難作，託疾而歸，白侃曰：「華彥夏有憂天下之志，人材不足，且與瑯琊不平，難將作矣。」侃怒，遣歸軼，臻遂東歸元帝。帝見大悅，命爲參軍，併加侃奮威將軍，侃由是與軼絕。侃之不貳於帝，臻力也。咸和中，爲南郡太守，領南蠻校尉、假節。卒官，贈平南將軍，謚曰肅。弟興。

興果烈善戰，累遷武威將軍。侃擊杜弢，元帝使周訪、趙誘受侃節度，侃命二人爲前鋒，興爲左甄，遂破之。侃之獲賊張奕也，諸將請并部曲殺之，取其妻息，興曰：「此本官軍，數經戰陣，可赦爲用。」侃從之，以配興，果獲其用。杜弢之以桔槔打戰艦也，軍中失色，興率輕舸出上流擊之，所向輒克。賊將焚侃輜重，興又擊破之。自是賊望見興軍，相戒

曰：「且避陶武威。」後與弢戰，被創卒，侃慟曰：「喪吾家寶。」三軍皆泣。詔贈長沙太守。

周邵，字南，侍中訪諸父也。清心雅志，文學超俊，未嘗干請。刺史庾亮深所禮敬，密往候之，值邵戈彈於園中，因得見，遂表徵爲冠軍散騎常侍，歷西陽、武昌二郡太守。

周楚，字元孫，撫子也。起家征西將軍，從父入蜀。父卒，襲建城公，監梁益二州、假節，甚得物情。梁州刺史司馬勳之逆，蜀賊李金銀、李弘、李高之亂，楚皆討平之。卒，謚曰定。

從兄仲孫，光子也。興寧初爲寧州刺史，桓公以梁益多寇，周氏世有威稱，除監益、豫、梁之三郡。坐事免官，後徵爲光禄勳，卒。自訪以下，四世爲益州云。評曰：侃、訪力力於晉也，雖材智足以自奮，抑亦賴亢宗之子焉。臻稱見機，使侃當陰疑之秋，而識所去就。興能通變，釋脅從而卒收百戰之功。楚不墜家聲，剋定西土。邵清修文雅，見推於名勝。陶、周二氏，安得不爲時名閥？信乎！階庭玉樹所以爲貴，而故國非喬木之謂歟！

陶淡，字處靜，襲長沙公夏子也。少隨祖父，食采地於長沙。父以鬭牆奪爵，語附《侃傳》。淡幼孤，傷父被廢，不欲仕，因修導養之術。年十五，便服氣絶穀，不娶，雖家累千金，僮僕百數，終日默坐，未嘗過而問也。結廬湘濱之白鶴山，讀《易》以養性，遂造其卜筮，多神驗。養一白鹿以自隨，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人莫得近。州高其操，舉秀才，淡聞之，轉

逃羅縣山中，莫知所終。後有至其處者，見一井，水味極甘，且獲藥鼎，始知淡煉藥於此，因名之爲神鼎山焉。見《長沙志》

晉陶潛，字淵明，一字元亮，本名淵明，後改，《晉》、《宋書》字淵明，一字深明、泉明，皆非。佩曾孫也。家柴桑，博學能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宅邊有五柳，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希隋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時人謂爲實録。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旋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爲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署彭澤令。不以家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命種秫，妻子聞之，請種秫，乃使種半頃秫，二頃半秫。郡督郵至，吏白應束帶候見，嘆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鄉里小兒。」即日解印，賦《歸去來》，其詞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之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

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以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絶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皇皇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時義熙元年也。史稱三年，今從祁寬辯。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潛不營生産，家事悉委兒僕。絶州郡覲謁，唯或至田舍及廬山游觀。刺史王弘欲識潛不能致，乃自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本因疾守閑，非絜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弘知潛當游山，密令其故人龐通之齎酒具邀之途。潛有足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及欣然共酌。俄弘至，亦無忤也。潛無履，弘顧左右爲造履。左右請履度，潛就坐伸足度之。弘要至州，言笑賞適自若，未嘗有羨於華軒也。自是弘欲見潛，輒於林澤間候之。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欵。後爲始安郡，經過訪潛，臨別留二萬錢爲酒資，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日無酒，出宅邊坐叢菊中久

之，弘使白衣人送酒至，便就酌，醉而後歸。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或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君且去。」造者或載酒肴，潛亦無辭。鄉親張野等或邀共致酒席，不識主人，亦盡醉而返。嘗郡將來候，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復著之。其真率類此。見樹木交陰，時鳥變聲，則欣然有喜。夏卧北牕，遇清風時至，自謂羲皇上人。宅近有大石，臨懸瀑，虎狼交跡，潛每醉卧其上，今號陶公醉石。蓄一琴無弦徽，常撫玩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廬山僧慧遠與周續之、劉遺民等結白蓮社，邀潛入社，以潛嗜酒，至爲設杯酌，潛終不赴。潛屢從宦，本非遯世，自以先世爲晉宰輔，義熙以後，宋業浸隆，不肯復仕。《宋書》云所著文章，義熙以前，書晉年號，永和以後，惟云甲子。亦不盡然。晚抱羸疾，刺史檀道濟候之，瘠卧有日矣。道濟曰：「賢者處世，有道則仕，無道則隱。子生文明之代，柰何自苦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餽粱肉，麾而去之。元嘉四年將復徵，會卒，年六十三，後謚靖節徵士。有文十卷。五子：儼、俟、佚、份、佟。評曰：古稱世家，鮮克由禮，而陶氏迺有知道之士焉。淡悲其父廢死，棄千金如糞土，讀《易》深山，終身不返。潛悼禮樂不自晉出，杜門忍餓，寄興詩酒，至於識運知命，處死生如戲劇，若賢者，豈特隱淪而已哉。求仁得仁，庶幾似之。

周羅睺，字公布，九江尋陽人也。父法嵩，仕梁爲始興太守。羅睺年十五，讀兵書，善

騎射。陳宣帝時，以軍功授開遠將軍。每戰冠軍，平干山賊十五洞，尋除都督豫章十郡軍事。獄以夜決，不關吏手，民懷惠立碑。陳主入隋，羅睺臨三日，放兵散衆，然後降。歷仕兩朝，治郡有聲。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輕騎屢破之。陳王卒，羅睺請衰絰送至墓，葬還方釋，世稱其有禮。爲朝廷圍晉、絳、隰三州，中流矢，卒，年六十四。送柩還京，忠烈不泯，陰靈顯異，終滅絳賊。贈柱國、左翊衛大將軍，謚壯。子仲安，官至上開府。

唐楊發，字至之，隋越國公素之裔。本居馮翊，祖藏器爲江州都押衙，因家德安。父遺直，德宗時上書補官，仕濠州録事參軍，遊吴客死。時發未冠，三弟俱幼，母長孫氏携歸廬山，教之，擢進士第，又中拔萃，累官左司郎中。宣宗加順、憲二宗尊號，有司請改作神主，署新謚，詔百官議。發獨議曰：「改作神主，求古無文。」知禮者韙之。改太常少卿，出爲蘇州刺史，其治以敬長慈幼爲先。徙福建觀察使，又以能聞，拜嶺南節度使。承前政寬弛，欲矯以嚴，軍怨而亂，左遷婺州刺史，卒。弟假、嚴、收。收自有傳。假字仁之，兄弟相友，假未第，收不肯舉進士。假既解褐，收乃應舉。後收之擢監察御史也，假方外遷，收亦不肯拜宰相，馬植嗟美爲止。未幾，假擢監察御史，收亦自西川遷，兄弟同臺，時人榮之。終常州刺史。收與兄弟護喪葬偃師，會者千人。嚴字凛之，舉進士。時王起選士三十人，多貴胄，詔獨取嚴。周墀節度東川，辟掌書記。杜宗代墀，仍留幕府。時兄收爲節度判官，兄弟同

幕，人以爲榮。收之貶，嚴亦貶邵州刺史，徙吉王傅。乾符中，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卒。二子：涉，唐末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注，户部侍郎。涉子凝式，有才名，皆留寓偃師。

收字藏之，七歲通經，能賦文，吴人號神童，多造門觀賦詩，至壓敗其藩。收嘲之曰：「爾非羸角者，奚用觸吾藩？」其敏類此。既長，博學强記，尤禮樂。尋陽耕得古鍾，收扣之曰：「姑洗角也。」劄拭，有識，果然。有琴工安説，號知音。收問：「五弦外二弦云何？」説曰：「世謂周文、武所加也。」收請説作《文王操》，説即以大弦爲黄鍾之宫，而以少商應之。收詰曰：「少商，武弦也。文世安得用武聲？」説大驚，始就收學，收曰：「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吕，舞《雲門》，以俟天神；歌太蔟，舞《咸池》，以俟地祇。大吕，黄鍾之合，陽聲之首，而《雲門》，黄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敢用黄鍾，而以太蔟次之。然則祭天者，圜鍾爲宫，黄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祭地者，函鍾爲宫，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吕爲羽。訖不用商及二少，蓋商聲剛而二少聲下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神畏商也。西京諸儒惑圜鍾、函鍾之説，故郊祀宗廟唯用黄鍾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宫。夫旋宫以七聲爲均，均，韻也。古無韻字，猶言韻聲。始以某律爲宫，某律爲商，某角，某徵，某羽，某少宫，某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爲之節蔟，此旋宫也。」乃取律次之以示説。説時年七十餘，以爲未始聞，而收未冠也。擢進士第，杜悰表授

淮南推官。悰領度支，及節度劍南、東西川，隨府三遷。宰相馬植表爲渭南尉、集賢校理，復爲悰節度判官。悰議屯田嶲州，以省餉，收曰：「田可致兵，不可得穀。夫地當蠻衝而輟屯士，耕之兵少，賊得乘間，益兵則民疲士怨。假令大熟，亦資盜糧。」悰乃止。改太常博士，建言：「漢制，總羣官而聽曰省，分務而轉治曰寺。太常，旂常之寺也。今旂常隨車飾藏太僕，非是。」未及行，以憂免。歷侍御史、度支判官、長安令。懿宗時，擢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先是，南蠻焚掠邕、交，調華人往戰，多瘴死。收議豫章募士三萬，置鎮南軍，教蹋張以拒蠻，蠻不能支。又峙食汎舟餉南海。上嘉其功，進尚書左僕射。初懿宗欲相收，中尉楊玄价陰加毀短，知政凡五年，罷爲宣歙觀察使，不敢當兩使廩料，但受刺史俸，留公藏錢七百萬。而玄价譖收未已，韋保衡劾收前以私意用嚴譔爲江西節度，受餽謝，貶端州司馬。吏具大舟以須，收曰：「謫行何用爾？」更小舸趨官。未幾，道死。臨死自作書謝天子，丐赦弟嚴，以奉先臣祀。帝見書惻然，宥嚴。尋詔追雪其辜，復官爵。子鑣、鉅、鏻。鑣，少爲江西從事，郡遣秋祭大孤神，有戲語。回舟，雲霧中見女子爲媒，希與其妹成禮，鑣匆遽諾之。既歸，處家事訖而卒。人以爲不能敬遠之戒。鉅，乾寧初爲翰林學士，從入洛，終散騎常侍。鏻至户部尚書，卒。評曰：禮樂之學，何世無之。周羅睺，虧將也，而能不失事舊之儀。楊發，健吏也，而能抗改作神主之議。楊收博學精辯，其

議音律之變，與旂常之藏，誠不謬於古，然運丁叔季，制行出處皆不能盡合中道，位愈高，則禍愈大。古稱知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能述，夫皆知禮樂之文歟？〔册二百一一卷六七〇一頁五〕

晉張詮，字秀碩，南陽人。性情高逸，帶經而鋤。庾悅以其貧，授尋陽令禄之，嘆曰：「古人正以容膝爲安，苟屈吾志，亦何榮乎？」拂衣入廬山淨社。客有食野鹿溪魚而美者，誇於詮曰：「天生是物以供人，何其美也。」詮舉《列子》曰：「蚊蚋嚐膚，虎狼肉食，非天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也。」客大慙。〔册四十卷二九九九頁十二〕

唐李太白，天寶初至長安，知不爲貴近所容，歸，築堂康廬讀書。後爲永王璘脅，辟爲府僚，白逃還彭澤，坐璘累，當死。初白遊并州，識郭子儀於未遇，子儀哀其冤，請解官爲贖，詔流夜郎。〔册七三卷七三二九頁十三〕

唐黄知微，字明道，九江人，爲太平宫道人。有潛山崔體道者訪之，既别，而知微遂狂，嗜酒浩歌，一裘蔽體，不問寒暑。人與衣物，則隨散去。背負青囊，食餘，雜然貯之，未嘗有穢氣，名以錦香。蔡嵩苦目，知微取萊菔置酒中，自食其半，餘以遺嵩飲之，出門而目愈。自是益冲澹。〔册一百七六卷一九六三七頁二十六〕

唐吕巖，字洞賓，涇川人，禮部侍郎渭之後也。舉進士不第，羈窮河朔，遇鍾離權，授火

符刀圭之旨，即浩然南遊。數至九江，望江亭有其親題，微示人以不可測之迹。瑞昌集仙堂有李道者，本丐徒，雙足拳攣，以手憑物，蛙行者二十年。嘉定三年五月十三日，憩安陸橋，逢道流謂曰：「吾能起子廢。」以手按其膝，與藥一丸吞之，立起如健步，回視道人，失所在矣。人曰：「子遇洞賓，無自棄。」由是入道。〔冊一百八三卷二〇三一〇頁九〕

梁楊保宗，父母嘗以許聘，保宗心有所悟，丐出家，入上霄峰之崇善觀，却粒鍊形，至老若孺子。既沒，容貌如生，舉棺甚輕云。〔冊二百一五卷七七五六頁四〕

宋周士真，字道粹，瑞昌人，晉尚書僕射嵩之後也。輕財急義，嘗族人議析居，士真曰：「男兒當自立。」舉遺產，一不受，遂自營殖逾十年，家致千金。又曰：「積貴能散，否則守錢虜爾。」悉班昆弟故舊之貧者。〔冊一百七卷一〇八七六頁三〕

宋葉斐，德化鄉民。村戇誠直。年十四，母疾篤，中夜禱之天，鑿腦出髓，雜藥進之，母疾已，乾道元年也。〔冊一百十卷一一〇七七頁十六〕

周以雅，字亨仲，伉弟也。袁甫廣白鹿于山南，董槐尊濂溪于山北，先後聘長書堂。以雅日升講席，恪守師說，信從益衆。淳祐中，吳淵欲以布衣薦，謝絶杜門，常曰：「人不學則老而衰，韓魏公德業鮮儷，晚年尤切警戒，故有『莫嫌老圃秋容淡，更看寒花晚節香』之句。」因取「淡香」二字以名齋，學者遂稱爲淡香先生。〔冊三十卷二五四〇頁十二〕

陳瓘，爲右司員外郎，尋以忤曾布斥，歷袁、廉、郴、楚等州末坐。所著《尊堯集》事，安置台州，郡將石悈不爲禮。未幾，移通州，尋得自便。悈得罪當揆，故貶悈通州以媿之。瓘不欲見，遂泛舟至九江，家于城南，時崇寧丙申歲也。瓘自謂流竄十五年，所至無向明之室，因作南窗而銘之，語在第宅類。自是遍遊山北，與僧總爲方外交。嘗賦詩云：「廬山俯長江，秀色摩青天。招提選勝地，好景相屬連。東林最幽曠，殿閣含飛煙。馨香滿天下，無如遠公蓮。社客方散後，零落七百年。之人遠同調，緑綺非絲弦。不可傾耳授，但許心相傳。迷津苦難渡，人以師爲船。法鼓忽雷震，此事非偶然。何時穿蠟屐，問法浮雲邊。」又詩云：「廬山景何如，勝迹多已古。水石相回旋，天地巧排布。我本天涯人，未知有廬阜。恨不早經過，西征一何暮。香爐在何許，縹緲凌高空。却入白蓮沼，令人思遠公。高巖草堂在，吏隱居其中。至今三尺童，猶能話白公。可想不可見，山色空重重。水流來何遠，所過生苔蘚。自古垂飛簾，至今不能捲。此外猶足觀，足力已困竭。僧居本静闃，羣鳥争囀舌。恰欲高枕眠，魂夢恐遭聒。知是乘雨來，山路泥滑滑。陰雲猶未收，明朝又西發。」瓘精釋典，號了翁，所居今爲崇福院云。〔餘見井宅條。〔册四五卷三一四三頁三〕〕

陳輔，字輔之，九江人，後居丹陽。有隱德，工詩，著《南郭集》。與王安石、蘇軾遊，軾嘗比之元魯山，安石有和其金陵書事詩。〔册四六卷三一四五頁十五〕

宋陳早，義門子也。時聚族增至千口。淳化初，陳氏食不贍，守康戩奏每年春首貸米二千斛，俟豐年還官，從之。至道中，仍歲旱饑，舉宗啜粥，雜以藻菜。早以次爲長貸米，早止請其半，曰：「嗇而食之，自可及秋。」或謂曰：「何不受而糶之，以邀善價。」早曰：「朝廷以早族大歲歉，特以王賦貸私室，可見利忘義爲罔上之事乎？」上聞而嘉之曰：「陳早一家，孝友恭儉無比，世守家法，孝謹不衰，閨門之內，肅如公庭，可尚也。」〔册一百二三卷一二〇一五頁十〕

宋周敦頤，字茂叔，號濂溪，歷仕合州判官。有惡諸部使者趙抃者，抃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後敦頤通判處州，抃來守，熟察其所爲，始悟曰：「周茂叔，天下士也。」薦之譽之，終身不衰。〔册一百三七卷一三四五三頁九〕

宋劉渙，字凝之，其先京兆人。六世祖度，爲臨川令，葬高安，因家焉。渙優詞學，擢天聖八年第。爲小官，有直氣，數以事屈任勢者，不容於時。年四十，爲潁上令，以太常博士致仕。入廬山，聚書教子，種蒔自給，暇則與山僧野人往還。蘇轍過廬山，拜渙床下，出謂人曰：「瞻其容粹然，聽其言肅然，視其環堵蕭然，飦粥以爲食，而遊心塵垢之外，凜乎非今世士也。」自號西澗居士。〔册一百三七卷一三四五三頁二十二〕

九江志

【湖泊】

彭蠡湖，在尋陽縣東南，與都昌縣分界。湖心有大孤山。顧況詩云：「大孤山盡小孤出，月照洞庭歸客船。」案《郡國志》，彭蠡湖，周迴四百五十里，內有石高數十丈，大禹刻其石，以記功焉。又有乞烏隨船行，舟人擲摶飯，接之高下，不失一粒。今此烏沿江靈廟多有，不獨在彭蠡湖爾。〔冊十八卷二二六〇頁十六〕

桑洛洲湖，在九江府。〔冊二十卷二二七一頁十六〕

鶴問賽湖，在城西，與甘棠湖水相接。泛則爲湖，涸則爲陸。世云陶侃於此求地葬母，因遇有異人云：「前有牛眼處可葬。」言畢忽化鶴而去。行一里餘，果見牛眼於地，遂葬其處，故名湖曰鶴問湖，鄉曰白鶴鄉。〔同前〕

沙地高頭湖，在九江府。〔冊二十卷二二七二頁二十〕

【土產】

黃精。《蘇山觀記》：黃精遍野，白朮盈川。〔冊九四卷八五二六頁十八〕

【城池】

府城，周圍九里一十三步。〔册九十卷八〇九二頁二〕

祠堂

祠先賢與廟祀異，廟祀人情之不容忽，先賢人心之不能忘。盡心於人情之不容忽者，政也；垂意於人心之不能忘者，教也。九江居者、仕者、寓者，鉅輩相望，或去而思，或慕而祠，非必有功能之及物，禍福之動人，而人心拳拳不替，豈非修名令德，清風逸韻，足以廉頑而立懦耶！舉而儕之血食之間，過矣。

德化附郭

三賢堂，祠晉靖節陶徵士、唐梁國狄公、太子少傅白公也。舊在郡圃，今徙州學。《元一統志》：陶、狄二賢祠，按《唐地域記》，唐景龍中，彭澤縣南門置陶狄祠，馬澤傳記。其後縣移治，而碑莫知存矣。國朝至元十八年，恒山周鍇領江州尹事，命縣尹合而祠之，其爲記略曰：梁公在邑，距靖節不肯折腰，時凡二百八十有八年，流風相接，邑人皆合祠之。厥後邑改祠存，積歲頹圮，民志弗墟。至元十八年秋，鍇蒙恩易守，九月郡録囚，行邑首謁焉。起敬起慕，託孤山以興其高，因命邑大夫新廟學，撤其傍淫祠，大爲庭宇，以合享之。使夫後之君子，隱則當以淵明爲式，仕則當以梁公爲師，其揆一也。

白傅祠，舊在盆江門內，興國八年，梁翊建，轉運使張光華始塑像。徐鉉記。見白司馬條。今有三祠：一在通判廳，曰白傅堂。語在本廳條。一在琵琶亭。一在城外之東林。即草堂也。

三先生祠，在州學，淳熙元年。祠濂溪周元公也，語在書院條。以明道、伊川配，有謝諤記。

諤爲曲江周史君記濂溪祠堂之三年，史君剖符九江，九江又濂溪之居也。前守長樂林公，嘗祠先生于學之廡，規模卑陋，非所以示敬。史君乃即學之隙地建祠宇，又以明道、伊川配之。淳熙元年春正月落成。諤也攝宰豫章之奉新，距九江三百里，知史君之訓民也，規規然致意於老師先生而謹祠之，君子之教也。不必家置一喙，啓其敬焉可也。謂夫老師先生之嘗處笑語于此屋焉，而豫之，安妥之，髣髴乎見聞而迎送之。爲簠簋俎豆，爲牲酒馨幣，爲薦獻跪起，爲贊呼誦祝，如是，凡以帥而納諸敬，敬則不忘，不忘則安，安則能化，能化則神祠之義惡可已矣云云。　林栗記略：始於讀河南《程氏語録》，聞周茂叔先生道學之懿。其後閱蘇端明、黄大史所作濂溪詩，而想見其爲人。及來九江，武博朱熹元晦自建寧以書至曰：「濂溪先生，二程之師也，身没而道顯，歲久而名尊。今營道、零陵、南安、邵陽皆已俎豆泮宫，江獨未舉，顧非缺歟？」予聞之矍然，適會先生之曾孫直卿來訪，敬請其像與其遺文，得通書拙賦而讀之曰：「此之謂立言者也，可無傳乎！」亟鏨諸板，而繪事於學官，使邦人知所矜式云云。

三賢祠，在天慶觀，祠李翰林白、蘇翰林軾、黄太史庭堅也。

太白天寶間題詩，蘇、黄元豐崇寧間來和。嘉定十四年，吴人張震發書三賢詩，遣道士李惟寅刻之。惟寅闢西廡建祠，有震跋。　李、杜、蘇、黄詩冠古今，尋陽天慶獨擅三絶，亦奇觀矣。然兩謫仙所詠，皆在北廡，山谷謂其便齋曲房，松竹蓊蔚，位置氣象，蓋可髣髴。顧乃易地西廡，窒塞弗稱，名勝舊遊，漫爲缺典。中庵李君實主斯觀，好文多藝，宜可勉進，尚像三賢，尸而社之，豈非紫極舊宫所獨有乎！李君媿謝請從，因爲考訂歲月以盟之，祠成，尚語我來。

諸鄉

靖節祠，在楚城鄉，即舊居。**晉置**。相傳始於謝康樂。**本朝自元豐至嘉熙間，四加修葺**。元豐六年，邑人潘希傑修。重和元年，帥漕命邑宰趙侃之修。乾道六年，尉羅長康帥里人修。嘉熙二年，葛崇節修。**再給田以共烝嘗**，侃之先給，崇節增之。**名公頌詠甚衆**。《元一統志》：淵明祠，《勝覽》載在德化縣西南九十里柴桑里，即其故居也。白居易詩：「今來訪故宅，森若君在前。不慕樽有酒，不慕琴無弦。柴桑古村路，栗里舊山川。不見籬下菊，但餘爐中烟。」**記詠**：孫勰：「先生拂衣歸柴桑，視時富貴猶粃糠。義心恥食易代粟，督郵於我何低昂。云云。」「五字高吟酒一瓢，廬山千載想風標。至今門外青青柳，似向東風懶折腰。」僧祖可：「靖節非傲世，帶耻爲人束。鬱然霜雪姿，受正如松獨。高歌歸去來，自種菊與粟。寓意琴書間，處己審纓足。傾觴三徑醉，頹然忘寵辱。江山有遺跡，庶以極流俗。」潘希傑《修祠記》：予世居楚城，距甘山百餘里，甘山陶姓數百，先生之裔也。今間躐科選布仕路者，唯將軍驍衛公之家而已，自餘世次歷歷存譜諜焉。予與陶氏世姻，視驍衛公爲舅，一日經先生祠，見廟貌甚壞，喟然嘆曰：「昔泰山孫明復過陳，見夫子像暴於廢堂，風雨弗蔽，乃『負天多少事，生死厄於陳』之句。先生甘貧苦節，自肆於詩酒而歸於避世，其於死生之厄，又可知矣。」予於是出私錢爲新其宇，藩籬鈎闌無不備，又粉板以録前後留題。驍衛公名鑑。予潘姓，希傑名，漢臣字也。王必成《修祠記》：楚城，古號柴桑，淵明故里也。邦人景企高躅，祠而視之，經始年月不可攷，訂之石刻，由乾道庚寅，上及元豐壬戌，凡九十年間，重修者三人焉，曰邑民潘希傑、邑尉羅長康、邑大夫趙君侃之。下逮開禧，又三十八年矣。視漏忽傾，蠹撓且壓，今令尹始撤而新之，埤以官地，昔壖今屋，器用几榻，不移而

具，繪事既飭，廟祀崇嚴，且命道流典司啓鑰，越月告成，士民知所依仰，郡曹椽王必成聞而嘆曰：「世論淵明之去彭澤，以女弟喪，豈必爲一督郵？是殆未知淵明者。餅無儲粟，窮窶極矣。五柳之突甫黔，一不合意則棄去，雖餓困不皇卹。向使得位，晉朝當艱難時，能招之使來，麾之使去乎！婆娑晚歲，更始名號，以自見高風峻節。去之千載，使人落落有生氣。」此祠之修，激貪起懦，又在言意之表矣。邦人士相與謁記，適有會于予心，姑次所聞，使刻之云云。　林宋偉《重修記》：先生柴桑故里有祠舊矣。今宰葛君，曩因行役，嘗謁其下，後十年來長斯邑，下車見士民，首問祠無恙乎？對曰：「圮日甚。」嘆曰：「茲其可緩？」迺謀新之，計工度材，會其直以付圓通主僧經營之云云。舊有公田二十餘畝，用贍於守者，後侵於豪民，復增給五十畝。奉安有日，走書抵廬陵，俾記其事，乃言曰：今之爲令者，官府治帑庾充，斯稱賢矣云云。況邊方孔棘，江面戒嚴，侯所居當風寒急處，獨汲汲於此，成之亟而慮之遠，非識見異流俗，爲政知先後者，其孰能之？抑僕聞世之高先生者，徒知其不屑仕進，委懷觴詠，遯世無悶，如古逸民而已，其胸中所存知之者少。以予觀於先生，非可以隱士論。自以世晉大臣，同國休戚，不忍代運遷革，褰裳高逝，不污其節，雖鴻飛冥冥，矰繳何慕，而中心憤悶，未始一日忘，豈以潔身爲高哉！夷齊箕子之感，夔虞稷契之思，其志深矣云云。使先生得英主而輔之，劉裕雖奸雄，何遽得志。人必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是豈以出處顯晦論耶！葛君名崇節，字陶翁。觀其名字，可以知其志。予書此復命，且歌三章云：「廬山之高兮，其上接天。雲煙香靄兮，疊障飛泉。有美一人兮，紉蘭結荃。徜徉其中兮，何有歲年。」載歌曰：「廬山之雲兮，朝出而暮歸。變化翕忽兮，明晦無時。至人御風兮，雲承其旗。有翩者鶴兮，來驂我騑。」又歌曰：「廬山之泉，涓涓其流。飛瀑濺濺兮，其淵幽幽。行吟醉卧兮，以濯以漱。游者如斯而未嘗往兮，于嗟先生淹此留。」

葛崇節贍田刻：靖節先生，千載一人，聞者孰不起敬？（原本缺）舊里乎。予頃遊廬阜，睹其祠圮甚，顧瞻太息。（原本缺）蕪而去，此心介介然若有所負於先生者。去春（原本缺）此來，十年未遂之志，至是有不容緩云云。遂以（原本缺）直捐金重搆祠宇，專以圓通主僧董役，庶乎民力不傷，亦遠公交從遺意也云云。舊有田三十餘畝，水毀之，豪民奪之，所存無幾，適有公田，乃縣家所得用者，計五十餘畝，輟之以奉歲時享祀之外，餘給守者，仍以圓通主其田，庶幾田與祠俱可以久。後之與我同趣者，竊有望焉。

陶光祿祠，在西林，祠晉陶範。有附侃傳。

陳尚書祠，在普照寺，祠故尚書陳恕。有傳。布衣時嘗遊，後通顯，子執中秉政，請賜御書藏之。

濂溪祠，即今書院是。《輿地紀勝》：濂溪書院，在州南五里。濂溪先生，道州人也。按《道州志》，先生所居名濂溪。及先生隱居廬山，有水經所居之前，亦以濂溪名之。後百餘年，象之先君子守九江，爲建拙堂及愛蓮堂於祠之側。又其後象之季兄觀之爲德化宰，新造祠宇書院講堂，爲屋數十間，効白鹿書院例，招致名儒以爲堂長，諸縣舉秀民以爲生員，仍置田租以贍之，今不廢。《方輿勝覽》：朱元晦作記云：先生家舂陵，而老於廬山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治之南十里，其荒茀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潘侯慈明與通守呂侯勝己，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書來屬某記之。惟先生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廣大而推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某切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人，嘗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意，而

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其獲因文字以附姓名於其間也。

趙福王祠，在天池寺，慶元宗相汝愚也。

德安縣

五賢祠，在無相寺，祠故郡守李公澗、湯公沂、王公秬、漕使二李公邦憲、若川也。俱奏減德安重賦，故祠。

陳氏祠，在縣東，義門陳氏廟也。歷世孝友，族黨祠之。南渡子孫散處，惟祠在焉。

瑞昌縣

元禮部祠二，祠唐元結。一在瀼濱，嘉祐中立，吳審禮立，熙寧中毀於水，遂遷今祠。紹興二十四年再建，李虢遂再建，僧庵以天王寺額歸之。有葉義問記，王十朋詩。一在雙溪，曰思賢堂。官道旁，元祐中朱楚材移蒼城舊祠之材建，有張隨記。記詠：義問記：唐禮部侍郎元公次山，學行文章，爲一時聞人。縣之瀼溪，乃乾元間避地，有詩文載集中。宋嘉祐五年，縣大夫吳侯因民之欲，結屋以祠。久屋廢，未能求其遺而成之者。李侯西美，政成民聽，乃重建祠于蒼城。謂古之君子，生有補名教，死必與祝典。次山之來瀼溪也，人愛之；其去也，人思之。當時抵掌談詠，皆廉遜愷悌之語，遇事行己，有愛君憂民之心，可以風動天下，至今聞其名氏，猶皆歛衽。仁人用意，固有若緩而甚急。侯與邑之士，求予叙歲月，予文不知機杼，安能流傳？雖然，賢如次山，廉敏而知治道如李西美，法皆當書。　張隨記：瑞昌縣地橫帶瀼溪之源，盆水之出也。唐元次山，乾元中避亂于此，自稱浪士，不鄙夷其民，

與父老日相往來，後守九江，復有諭瀼民之詩，民到于今思之。舊有祠在溪南蒼城之上，蓁蕪翳没，牛羊踐履，不足以盡崇敬之道。縣令朱公楚材，因民之弗忍，撤舊材移置雙溪通道之旁，遂以思賢名之。次山文章忠義有聞於前世，非特出處之迹見於此而已。名堂之意，亦所以同民之欲也。　十朋詩：「蒼然山色泠然聲，次山之文讀可驚。今君贈我有深意，欲以漫浪更吾名。我雖爲官真漫爾，誰遣夔門稱刺史。開卷欣逢子元子，尤愛清泠瀼溪水。」何宋英：「瀼溪水接瀼湖水，小艇遠來訪次山。古屋空廊楓葉岸，短牆幽徑蓼花灣。半川斜日千峰碧，萬里西風兩鬢斑。試問文星在何許，至今光射斗牛間。」

元蘇二公祠，在元蘇書堂，合次山與東坡並祠，蘇嘗經過亭子山留題。寶慶中建。趙汝馭詩：「春祠當上巳，新像合蒼城。慨想交鄰意，兼懷過客情。宅遺環水碧，驛帶古楊清。天上文星會，人間弦誦聲。」何萬選：「直哉二君子，遺迹在花城。道合皆憂國，人懷無異情。詩留隣里誦，墨暎石崖清。相對書堂上，秋風發嘯聲。」曹豳：「兩公千載士，出處不須齊。好事趙明府，合祠元瀼溪。清芬蘭馥馥，往事草萋萋。新額人瞻仰，知君手自題。」翁卷：「一時羈旅迹，圖志已皆傳。縣尹尊前輩，春祠合二賢。清波流日月，老木聚風煙。閭里生新敬，常來此泊船。」

張監丞祠，紹興間置，在觀音院，後徙城隍廟，祠故縣宰張君德林也。建炎劉文舜犯境，張單騎見之，犒以牛酒，賊感悅而去。明日，賊裨將王四郎又來，張潛遣健步請援于州，而張宴饗賊，衆援且至，託如厠先出，賊醉不能兵，官軍合擊盡殲之。四年冬，李成前鋒寇州，張恐其來，詣賊說止，遇害，邑人感而祠之。

彭澤縣

靖節祠二：一晉置，在故縣，有山谷《諸賢》詩；一南渡後建，在縣東嶺上。題詠：山谷詩：見故彭澤縣條。

馬榮祖：「徑餘松菊未全貧，百首新詩意甚真。束帶不因羞孺子，衣冠知是晉時人。」何應麒：「淵明高處不唯詩，七百年來獨見幾。我亦金華有丘壑，扁舟何日似公歸。」

論曰：郡縣之祠若廟於先賢者有二，没而能禍福以驚動其流俗也，生之有詞翰以藻繢其風物也。夫知禍福而後敬者，其人處利害得喪之雜，無士夫與氓庶皆然。尊詞翰而表章者，則出於士夫之心，謂能張吾軍立赤幟，抑高其趣尚以自見，氓庶無與也。噫！二者之外，抑有當致意者乎？江郡祠廟，若士行、懷英，若樂天、次山，或勛，或節，在人心固難泯。然陶狄廟貌赫奕，則兼肸蠁之動人；元白所以祠，則大槩以詞翰重。嗟夫！孰知唐李補闕渤、本朝呂御史誨，未祠之爲缺典哉。抗疏於朝，謂臣州田二千頃，旱死九百頃，不當於旱歲責民，十年逋賦，卒得蠲免。築堤七百步，使盆廬諸水爲州湯池，行旅不病涉，居民飽鮮食，至今渤之德宏矣。乞修城池以絶奸萌者再，建炎迨今，恃以無恐。乞增軍籍，乞存砂錢，以寬民力、備緩急者各一，誨之功亦鉅矣。當時用心，固無所冀，郡之官民，可與相忘於烝嘗之外哉。無亦驚動流俗，與夫藻繢風物者不足耶。人固有篤内修，則視詞翰爲可緩，生不爲駭世絶俗之行，則没必不行胸臆之私。然祭祀者，人心所自盡也，豈當有所顧待耶！夫二公氣節，視陶狄蓋優爲，但遭時承平，正不必有如是事，尚論詞翰，豈遜元白，特不

以是自名爾，吾故表而出之，以爲此非氓庶責，士大夫其盡心焉。〔册二百一一卷六七〇〇頁十二〕

古蹟

東林禪寺，去城南三十里，晉陶侃故居，僧會慧遠建爲道場。《元一統志》云：舊志載在州境，晉武帝太元十年建，唐號太平興龍寺，最爲廬山之古刹。寺有慧遠袈裟、梁武帝鉢囊、謝靈運翻經貝葉五六片。《潯陽志》云：東林寺自唐開元以來，迄於保大、顯德間，文士碑誌、游人歌詠題名，班班猶在。自淳熙己酉回禄之後，往往不存。《白樂天集》云：東林寺即鴈門慧遠舊道場，有甘露壇、白蓮池在焉。詩云：「東林北堂水，湛湛見底清。中生白芙蓉，菡萏三百莖。白日發光彩，清飈散芳馨。洩香銀囊破，瀉露玉盤傾。我慙塵垢眼，見此瓊瑤英。乃知紅蓮華，虛得清淨名。夏蕚敷未歇，秋房結纔成。夜深衆僧寢，獨起繞池行。欲收一顆子，遠寄長安城。但恐出山去，人間種不生。」

西林禪寺，去城南三十里，晉慧遠道場，與東林寺相並。《輿地紀勝》：晉太和二年建，水石之美，亦東林之亞。白樂天詩云：「水落天晴山翠開，愛山騎馬入山來。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却復回。」《方輿勝覽》云：白居易詩：「下馬西林寺，翛然進輕策。朝爲公府吏，暮是雲中客。二月康廬北，冰雪始消釋。陽叢抽茗芽，陰竇淺泉脉。」又云：「是年淮寇作，處處興兵革。智士勞思謀，戎臣苦征役。獨有不才人，山中弄泉石。」

大林寺，與天池寺相近。《輿地紀勝》云：樂天遊大林寺記云：高地深，時節絶晚，初到恍若別造一世界，因成絶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且曰：「此實康廬間第一境。」

圓通禪寺，去城南七十里。《輿地紀勝》云：在德化縣南五十里，山北之大刹也。寺於紹熙癸丑甲寅間悉

爲煨燼，不數年鼎新，勝於其舊。

舍利寺，在市東北豐儲坊。

能仁禪寺，在市東南浦輪坊。

高良般若禪寺，在白鶴鄉。

廣福寺，去城南二十五里，昔匡裕煉丹之所。

天池寺，去城南三十五里，居廬山之上。

報恩禪寺，在市東。

景德講寺，在市北。

龍覺寺，在白鶴鄉。

廣化寺，縣南三十里。

永濟寺，縣南三十里。

廣福寺，縣東二十五里。

安定寺，縣南四十里。

崇梵寺，縣東五十里。

安禪寺，縣北七里。

普明寺，在縣市。

興禪寺，縣東四十五里。

清涼寺，縣北三十五里。

集福寺，縣北五十里，在彭澤縣。

濂溪書院，宋道州周元公書院，舊在濂溪港，去城南五十里，後遷至府治東，有山長領之，其祠堂記見後。《輿地紀勝》：在州南五里。濂溪先生，道州人也。按《道州志》，先生所居名濂溪。及先生隱居廬山，有水經所居之前，亦以濂溪名之。後百餘年，象之先君子守九江，爲建拙堂及愛蓮堂於祠之側。又其後象之季兄觀之爲德化宰，新造祠宇書院講堂，爲屋數十間，効白鹿書院例，招致名儒以爲堂長，諸縣舉秀民以爲生員，仍置田租以贍之，至今不廢。《元一統志》云：舊有濂溪祠，朱晦庵熹作記略曰：先生家舂陵，而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治之南十里，其荒茀不治，則有年矣。宋淳熙丙申，潘侯慈明與通守呂侯勝己，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祠，書來屬熹記之。惟先生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廣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與於此。熹竊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人，嘗欲一汎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意，而病不得往，誠不致意，乃今幸甚，獲因文字以附姓名於其間也。後又建拙堂及愛蓮堂於祠之側。

景星書院。唐韓文公有書遺李渤曰：「朝士引領東望，若景星鳳凰，爭先覩之爲快。」

是後遂建書院于郡城之東，名曰景星。有記見後。《元一統志》云：設山長爲師範。昔李渤爲江州刺史，唐元和初，以右拾遺召不拜，韓愈以書勉之，有「景星鳳凰，先覩爲快」之語，後人因建景星書院，教養爲盛。

清忠書院，縣東北山下，乃元時邑令王國輔取陶、狄清忠之名，奏建書院，今基址存焉。

陶侃廟，一在城東，一在城北，一在楚城鄉。

九江王英布廟，在城北。

龍溪廟，在甘泉鄉。〔册二百一一卷六七〇一頁一〕

九疊樓，在府治後。

齊雲樓，在城之西北，下臨大江。《輿地紀勝》：在州治東北子城上，皇祐、至和間建立。

紫煙樓，在府治後。

庾樓，在府治，後臨大江。晉庾亮字元規，守鎮是邦，因建此樓。《輿地紀勝》云：在州治後。洪芻記曰：其下又爲水亭月榭，涼廳燠室，山澗石池，號北林院，言可以分東西二林之勝。《方輿勝覽》云：在州治後。後庾亮領江州刺史，故名。白居易詩：「重過蕭寺宿，再上庾樓行。郡人猶認得，司馬詠詩聲。」

王貞白《雨後從陶郎中登庾樓》：庾樓逢霽色，夏氣欲西曛。虹截半江雨，風驅大澤雲。江邊魚艇聚，天畔鳥行分。此景誰堪畫，文翁請屬文。

高遠亭，在城之東。《輿地紀勝》云：在子城內東南隅，有名公詩甚多，王十朋詩刻存焉。

疊翠亭，在城之西。《輿地紀勝》云：在倅廳，其下爲白居易宅，然無詞以紀，此上有北亭詩。

快覩亭，在景星書院後。

琵琶亭，在城西甘棠湖之北、湓浦港之南。《方輿勝覽》云：在西門之外，其下臨大江。白居易貶江州司馬，自序云：送客湓浦，聞舟中夜彈琵琶，問其人，本長安娼女，年長色衰，嫁爲商人婦，爲作《琵琶行》：「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索索。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弦。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行。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把琵琶半遮面。我聞琵琶已嘆息，又聞斯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莫亂更坐彈一曲，爲君翻作琵琶泣。坐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蘇子由詩：「湓江暮雨晴，孤舟暝將發。夜聞胡琴語，展轉不成別。草堂寄東林，雅意存北闕。潛然涕泗下，安用無生說。」詳見《江州縣志》。

浸月亭，在琵琶亭後，南臨甘棠湖。

煙水亭，在城南。李渤甘棠湖堤上碑刻尚存。

虎渡亭，在城北。虎由此渡河，故名。《輿地紀勝》云：在北門外，取宋均爲守虎渡之義。

攬秀亭，在城南。《輿地紀勝》云：取李白詩「九江秀色可攬結」，故名攬秀亭。郭祥正《留題西林寺攬秀亭詩》云：「行瞻香爐峰，未出二林口。一區廣地如席平，誰作新亭名攬秀。」

百花亭，在城東，其基爲都統司，前元改爲萬户府。《輿地紀勝》云：都統司，梁刺史邵陵王綸建。梁元帝詩：「極目繞千里，何由望楚津。落花洒行路，垂柳拂堦塵。」

三笑亭。昔僧慧遠居東林，每送客不踰虎溪。一日，與陶元亮、陸修静語合，偶過此溪，因大笑焉，故名其亭。

一息亭，後改名爲參雲亭，在縣市東大嶺上。

仰高亭，在星子嶺。

觀瀾亭，在星子嶺。

生意堂，在府治後。

草堂，在東林寺後，唐白居易讀書之所。

二賢堂。縣前蒼城墩，舊有元次山、蘇東坡祠堂在其上，故名。〔册二百一卷六七〇一頁〕

三〕

壽聖觀，在城西通慧坊，湓浦港畔。

清虛觀，去城南二十五里雙劍峰下，昔皇甫謐退居之所。

太乙觀，去城南二十五里，昔董仙種杏處。〔册二百一一卷六七〇一頁四〕

靈真觀，縣南五十里。〔同前〕

尋真觀，舊志載在州境。

景德觀，在德化縣康王谷。

玄妙觀，在城東隅福星坊。

舊縣縣南三十里，即古浩州，狄仁傑生祠在焉。前有古山茶一樹，相傳七百餘年。

太平興國宮，去城南三十里，在德化鄉。據採訪真君出相圖叙云，始自唐開元年間現夢於玄宗，吾當於江州廬山建祠。五百年後，福及生靈。繼有陳伯宣者，捨居爲祠，遂建宇于聖治峰下，號九天採訪祠。南唐更爲通元府，宋改爲太平興國觀，後改爲宮。《元一統志》云：《紀勝》載在德化縣南三十里。按《録異記》云，唐開元中，玄宗夢一仙人謁曰：「我九天採訪使者，循糾人間，預於廬山西北置下一宮。」俄有神降于庭，帝敕江州修奉，果有基迹。太平興國二年，賜名太平興國觀，宋宣和中改爲宮。《繫年録》云，紹興二十八年，名太平興國宮，新建本命殿曰申殿。〔册二百一一卷六七〇一頁五〕

淵明祠，在縣治東。《元一統志》、《勝覽》載在德化縣西南九十里柴桑里，即其故居也。白居易詩：「今來訪故宅，森若君在前。不慕樽有酒，不慕琴無弦。柴桑古村路，栗里舊山川。不見籬下菊，但餘鑪中煙。」〔同前〕

【詩文】

林時英《尊賢堂記》：大哉孔子之道，所以維天理，立人極。雖世未嘗忘，而本統之傳不能無斷續，則是道不能無晦明，故自孟氏而下，杳無嗣響。逮于我朝，濂溪先生作通書圖

太極，不由師授，遂繼絶覺。二程先生又從而廣之，然後孔子之傳復明。三先生之在天下，蓋學者同所尊也。然濬其源，衍其流，起人之敬，一人心之趨者，則自學道君子始。德安邑庠，舊有亭曰詠歸，歲久不葺。嘉定戊寅，馬君玠來攝邑事，能櫛垢搔癢以瘳民瘼，鉏荒剔蠹以束吏奸，不兩閱月，百廢具興，於是邑士合辭請新之。君諗之曰：「吾志也。然與其爲游息之所，不若正趨向之源，不猶愈乎！」讙曰：「善。」遂易亭曰堂，改詠歸曰尊賢，繪三先生像於其中，俾升斯堂者，見其麗然如光風霽月，濂溪也；渾然如玉質金聲，明道也；森然如規矩準繩，伊川也。莫不竦然慕，肅然敬，如親摳衣，抉聆提諭，闡正學門户所嚮，而學者知所謹入焉。夫心與理一，非有間斷，使此心無一日而不敬，則此理無一日而不明，由尊三先生，而孔聖之道益尊矣。祠像云乎哉！雖然，學者不自正心誠意，謂能尊賢，浸浸流弊，必至駕僞翼虛，盜名於世，此非三先生之心，抑非君之所望於學者，故爲之記。〔册七十卷七二三七頁八〕

九江府志

【山川】

三巖。在九江府彭澤縣東北半里丫頭山有三巖，初皆名寶陀，後黄山谷愛之，分三曰

補陀、伏僊、雨花。〔册一百卷九七六五頁四〕

讀書巖。在江西九江府彭澤縣治二百步西山有讀書巖，山石嵌空，石敏若讀書其間，環植橘林。〔册一百卷九七六五頁十一〕

赤湖，在九江府。〔册二十卷二二六七頁三十一〕

李渤湖，湖在郡城下，一名甘棠湖，一名景星湖，一名蓮花湖。水源出蓮花峰，與濂溪分派，會于甘棠湖。唐李渤愛慕九江山川之勝，隱居於此，置讀書堂。元和初，朝賢列薦，拜右拾遺，不就。後爲江州刺史，興利除害，築南湖隄七百步於甘棠湖之陽，人不病涉，遂名李渤湖。張洪靖思而美之，以方召伯，故亦名甘棠湖。李翺爲作銘。蘇軾詩：「讀書廬山中，作郡廬山下。平湖浸山脚，雲峰對虛榭。紅蕖紛欲落，白鳥時來下。猶思隱居時，亂石驚湍瀉。」〔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五〕

【倉廩】

廣盈倉，在府治東北。〔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二十五〕

【人物】

崔閑，星子人也。不事科舉，家玉澗之上，耕蒔以給，自號無着道人，蘇軾號之曰玉澗山人。軾游山必館焉，有《寄酒》詩云：「雪堂居士醉方熟，玉澗山人冷不眠。」閑妙于琴，不

拘操弄，而有清致。每恨《醉翁操》有聲無詞，因對軾絃之，軾倚聲爲詞，一寫而就。軾後寄詩云：「道合何妨過虎溪，高山流水是相知。與君一別無多日，夢到琅然夜榻時。」蓋摘操中「琅然清圓」之語也。程俱《送閑入山》詩：「白露下脩竹，當窗作秋聲。泠然拂商絃，客子中夜驚。振衣一長嘯，下瀨如飛星。昔者去草堂，新松蔭軒榮。別來今十年，霜華已青青。想見溜雨姿，森蒼舞蛟鯨。歸歟當及健，霸栖亦何營。」一日作頌曰「每與本坡心印傳，雪堂終日悟琅然。七絃高掛揮無用，明月當天一點圓」而卒，年七十八。時有皮仙翁者，不知何名，亦與蘇、黃往來。庭堅嘗爲賦《清江引》曰：「先生抱琴坐客床，坐中冷冽凝清霜。琴心靜與人意會，一瀉萬里之長江。七絃雖在十指空，江水東流波不動。仙翁默坐我忘機，似成白晝羲皇夢。」其風槩可知。〔册三三卷二七四一頁十四〕

南唐脩睦、匡白，皆以詩應制者。睦爲賜紫沙門。《山南簡寂觀》詩：「正同高士坐烟霞，思着閑忙又是嗟。碧岫觀中人似鶴，紅塵路上事如麻。石肥滯雨添蒼蘚，水膩長松落翠花。莫道此間無我分，遺民長在慧持家。」《落星寺》詩：「是岳皆遊遍，南來吳楚間。偶登湖裏寺，疑是海中山。獨樹蒨蘿濕，遥汀白鳥閑。終須謝浮世，高卧听潺潺。」《山北東林》詩云：「欲去不忍去，徘徊吟繞廊。水光秋淡蕩，僧好語尋常。碑石苔文疊，山晴鐘韻長。翻思南岳上，久此白蓮香。二林乘興往，幾日見歸程。有翼便飛去，何勞更此生。川

長雲迤邐，谿靜月分明。果熟僧相待，庭閑鶴自行。擠頤檉櫛穩，遠夢石床平。是院水皆到，無窗書不盈。登樓雙眼飽，倚檜片心清。夜永蓮花漏，殿高神運名。參空寒嶠色，壓雨古松聲。早晚携瓶入，孤吟猨鳥情。」

白賜號文通大師。詩云：「東林佳景一何長，蘭蕙生多地亦香。堪歎世人來不得，便隨雲樹老何妨。倚天蒼翠晴當户，落石潺湲夜繞廊。到此祇除重結社，自餘閑事莫思量。」又：「東林繼四絶，物象更清幽。杜客去不返，鑪峰雲色秋。松枯羣狖散，谿大蠹槎流。待卜歸休計，重來卧石樓。」〔册二百一六卷八七八二頁二十一〕

處默、若虚，皆廬山僧，遊方，皆賦詩憶舊隱。默詩：「麄衣糲食老烟霞，免抱衰顔惜歲華。獨鶴只爲山客伴，閑雲長在野僧家。叢生嫩蕨沾松粉，自落乾柴帶蘚花。明月清風舊相得，十年歸恨可能賒。」虚詩：「九疊嵯峨倚着天，悔隨崖瀑下巖煙。秋深猿鳥來心上，夜静松杉到眼前。書架想遭苔蘚裹，石窗應被薜蘿纏。一枝筇杖游江北，不見爐峰二十年。」〔册二百一六卷八七八二頁二十二〕

常真、行因，皆庵僧。真居雙溪，耕植以待四方遊者，時稱田道者。南唐時，二林監寺脩睦以官命廢省庵舍，謂真曰：「今撤子所宇，將何歸乎？」真曰：「本是林下人，却歸林下去。」睦異其言，因贈曰：「入門空寂寂，真箇出家兒。有行鬼不識，無心人謂癡。古巖寒柏

對，流水落花隨。欲別一何懶，相逢所恨遲。」由是雙溪爲山中之表宇，元宗賜田使給。諸庵巖無田者歲取其糧者二十六庵。因居佛手巖三十年，因巖爲屋，鑿石爲渠，引泉盥濯，禽鹿馴于傍，不度門人，隣僧爲之供侍。中主三召不起，移住棲賢，勉從之。一夕，乘大雪復歸巖。一日，自煮茶延隣僧曰：「日午吾去矣。」僧方對，因下床行數步，托巖扉竚立而化。巖上松同日枯死。年七十，中主命寫真而葬之。有《華嚴別論》十卷。時有淨悟者，住永安院，僧問：「脫籠頤卸角馱來時如何？」答曰：「洗腸投紫塞，切忌更啣蘆。」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答曰：「黃帝不曾游赤水，珠呈罔象也徒然。」語入傳燈。〔册三百一六卷八七八二頁二十六〕

緣德，道旻，皆圓通主僧。德，杭州黃氏，南唐初，至洪之上藍。宋齊丘游寺，堂僧趍迎，德閱經自若。齊丘睨之，不顧問。看其經，德舉經示之，齊丘異焉。數請住名刹，德所至默坐，學徒自成規矩。平生着一衲裙，以繩貫裙處，夜則伸之以當被。後主延往金陵。時昭惠后建圓通寺于廬山，命居焉。曹翰討江州，部曲入寺，禪者驚走，德禪定如平日，翰至不起。翰怒曰：「不聞有殺人不眨眼將軍乎？」德熟視曰：「汝知有不懼生死和尚耶？」翰奇之，曰：「禪者何爲而散？」德曰：「擊鼓即集。」翰令裨校擊之，無至者。德曰：「公有殺心，故不至。」德自擊，禪者皆集。翰問決勝之策，德曰：「非所知也。」興國二年，一日，升

堂曰：「脫離世緣，乃在今日。」遂逝，壽八十。興國中，謚道濟大師，有南唐手詔及齊丘書并序。旻，興化蔡氏，得法泐潭乾。乾曰：「汝緣在廬山。」遂諸歸宗，居首坐，尋住圓通，錫號圓機。政和中，示衆曰：「泥牛昨夜大哮吼，驚得須彌藏北斗。南北東西無處尋，拈得鼻孔失却口。」垂戒二百餘，拊膝一下而逝。門人既葬之火，平時所貯鬚髮皆獲舍利。州上其事，賜號覺空塔。據李彭録。〔同前〕

惠洪，高安人。以「文如水行川，氣若春在花」得名，入江西詩派，住廬山竹林。有《讀淵明祠碑》云：「武王既伐紂，乃不立微子。雖有去惡仁，終失存商義。夷齊不肯臣，甘作首陽死。下視莽操輩，欺孤奪幼稚。汗赤亦戴天，特向而冠耳。桓玄弄兵權，劉裕竊神器。先生於此時，抽身良有以。袖手歸去來，雙眼飽山翠。追懷聖人清，太虛絶塵滓。長恨千載心，絶絃掩流水。與君讀此碑，相視一笑耳。」晚歸高安，有《寄故山》詩云：「風葉鳴柳夜色晴，隔雲微月稍分明。下簾陡覺衣裳薄，拂榻空驚枕簟清。病眼得秋還少睡，壯心於世似多情。何時却作廬山去，度水穿雲取次行。」時又有道潛，與曾鞏、蘇軾兄弟賡和，有《廬山雜興》，其一云：「高巖吐奇雲，倏忽起千丈。援筆欲名貌，卷縮非一狀。飛仙或遨遊，隱隱出其上。驚飈忽吹滅，轉盼惟青嶂。山中勝事多，彼俗誰能亮。」〔册二百一七卷八七八三頁七〕

碑碣

《靖節先生祠堂記》：先生柴桑之高士，上世嘗有大功於晉室，恥以身事異代之主，故托於酒而逃焉，將以晦其迹。時釋氏遠公方與諸賢爲蓮社棲遯之遊，獨先生不可致。欲以其嗜好招之，爲置杯酒，公乃去之而弗顧，蓋未知先生之志初不在於酒也。嘗誦其《史述》曰：「慨想黃虞，願比稷契。」知有志堯舜其君而不遇，寧得錢送酒家，淋漓頭上巾。方其頹然散髮，醉眠溪上石，月潔風清，虎馴鶴唳，瞬息千古，物我兩忘。彼高人逸士，顧何以識之？渺乎若滄海而莫測其量，巍乎若太華而莫窮其高。予求其心而不可得，因以其跡觀之。先生環堵蕭然，風雨弗蔽，餅粟而食，敗絮自擁。使其愛子居則奉薪水之勞，出則荷籃輿以往，是豈人情哉？他人不堪，當有愁嘆忿激之辭，而先生處之怡然。今讀其遺文，平夷曠達，發於中和，淡而實美，幽而不怨，若未嘗履憂患之途、處窮約之地。以是知其天也，性也。近代得志之士，乃欲區區追和其詩辭，以跋高躅。雖有超世邁軼之才，終莫能擬其彷彿。蓋先生之心，浩然遊乎八極之表，視死生窮達若浮雲流水，獨與造物者爲友，而莫知其所然，固異乎屈原《離騷》之作。蓋自怨生龔勝、董膏之譏，未免瑕累。其高識先見，絕人遠矣。是歲本道安撫吴公給事，與漕使任公寶文、曹公敷文，志同議協，將以振發感激素節，而先生之宇卑陋弗稱，無以表儀四方，垂耀千載，於是捐費鳩工，以命其屬邑。府判潘公聞而義之，願益之以地，以廣其基。而令尹趙尹侃之實蒞厥事，度材宏規，悉增其舊。役不淹

時，民不告病，而輪奐聿新，光臨衢道。湖南提舉陶公，已先爲之像貌，因易奉安焉。又命董行守司管鑰之，授公田二十有二畝，俾奉祠事，過於曩時，既勤且備。其教視有方，則尉觀純仁之力也。令尹乃以記文見屬，予歆慕既久，義不敢辭，庶幾發潛德之幽輝，慰里人之懷仰，遂援筆而書之。乾道六年秋中元日，九江周蟠記。〔册六四卷六六九七頁一〕

《狄梁公碑》：朝散大夫、行尚書吏部員外郎、知潤州軍州事、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范仲淹撰。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厦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爲子極于孝，爲臣極于忠，忠孝之休，揭若日月者，敢歌于廟中。公嘗赴并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爲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傷君子于役，弗忘其親之深。于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由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絶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奈何重太夫人有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睚眦不協，感公之義，歡如平生。于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況君臣之際乎。公爲大理丞，決諸道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栢，高宗命戮之。公執奏不却，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策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抔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

得恕死。于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爲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洒道，彼何害焉？」遽命罷其役。又公爲南巡撫使，奏毀淫祠千七佰所，所存惟夏禹、太伯、季子、伍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祀乎？」于嗟乎，神猶正之，而況於人乎。公爲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及遷豫州，會越王亂後，緣坐者七百人，籍没者五千口。有司趣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人，不言則有孤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咸非本心，惟陛下矜焉。」勑貸之，流于九原郡，道出寧州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史君活汝輩耶？」相携哭于碑下，齋三日而去。于嗟乎，古謂民之父母，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脅從輩，聞王師來，乘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爲功，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如得上方斬馬劍加于君頸，雖死不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于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挫，是爲大丈夫矣」，其公之謂乎。公爲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來俊臣誣構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爲！」

以首觸柱，血流被面，彼懼而謝焉。于嗟乎，陷穽之中，不義不爲，況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爲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郛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寇來吾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爲之立碑。未幾入相，請罷戍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饋輸，識者韙之。北狄再寇趙、定間，公出爲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安撫大使。前爲突厥所脅從者，咸逃散山谷，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于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爲，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爲儲嗣。一日，問羣臣可否，衆皆稱賀，公退而不答。則天曰：「無乃有異議乎？」對曰：「有之。一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得數百人。及命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閤中，則天曰：「我夢鸚鵡折雙翅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也。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召公坐於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羣臣無不可者，惟俟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而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

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爲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家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褰簾使廬王拜公，公隕絶于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也。」已而謂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公哭奏曰：「還宮無儀，孰爲太子？」復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于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震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爲？」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嬌、蘇味道足矣。豈文士握齱，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并州長史張柬之，真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爲相，果能誅張易之輩，反正中宗，復則天爲皇太后。于嗟乎，薄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勳德，不可備言，有議論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栢不夭，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爲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信，見乎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何足道哉。故系之云：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云。逆長風而孤騫，遡大川以

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方？一朝感通，羣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左朝奉郎、集賢校理、管亳州明道宫黄庭堅書。紹興六年七月朔，左朝請大夫、知江州軍州兼管内勸農營田司事、主管内安撫公事許端夫重立。〔同前〕

《周濂溪先生祠堂記》：古之爲治者，先化而後政。詩書，道之宗也。禮樂，德之聚也。道德，仁之本也。君子於是觀政焉。齊之以刑，斯爲輔治。彼規矩然於簿書期會之末，而不得夫詩書禮樂之意，未之思耳。若稽古周元公先生，闕里舊在江州之濂溪，曰因宅爲祠爲書堂。兵後寄祠府學之光霽堂，非禮也。至元二十八年，總管陳侯時舉新作濂溪書院于府治之東，翰林學士姚公燧爲之記。而先生之墓在德化鄉清泉社，迺立豐碑道左，大書曰：宋濂溪先生周元公之墓。往來者必式焉。君子謂是役也有關於風化甚大，然而墓亭未立也，墓祠未復也，諸生春秋來享，列俎豆野祭墓下，風雨則於民居蔵事，不稱尊禮先儒之意。山長廬陵李敬德有志焉。至大四年夏，廉訪分司成都劉傳之來審決滯獄，謂總管完顔侯曰：「崇化勸學，刺史責也。恭惟三月庚寅詔書曰：『國家内設國學，外設府州縣學，作成人材，宣揚風化，欽哉。』元公祠宇，若有所待。我儀圖之，惟侯其舉之。」十月甲戌，侯相地興之，府判張侯實贊其決，庶士競勸，不日成之。貽書眉山陳黄裳曰：「此時舉之志

也，先化而後政矣。」侯請爲立碑。嗟夫，先生之道大矣，祠宇之復美矣，敢贊一辭。嘗因潯陽南門，沿乎濂溪，風乎五老峰下，至先生墓南。草色交翠，芙蕖如玉，想像池蓮庭草，不覺身在光風霽月中，使人徘徊不能舍去，德之洽人也久矣。道高乎無極太極之初，而其本在乎無欲主靜。學粹乎誠，無爲幾善惡之妙，而其目在乎仁義禮知信。隱者其體，費者其用。求之圖書，若高且遠，而實不出乎日用常行之間。可以入德，可以學聖，非若異端有體無用者比。厥後二程氏、朱氏、張氏，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紹聞懿德言，使聖人之道昭明于天下，而其功實自濂溪先生始，不在孟子下也。豈特舂陵、豫章、九江、京口、章貢、横浦祀之，將天下通祀之。傳云：「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茲非是歟！陳侯名元凱，完顏侯名釋，傳之名宗説，張侯名毅。是年十一月戊戌朔謹記。將仕佐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眉山陳裳撰。〔册六四卷六六九七頁四〕

《司馬温公祠堂記》：肅政廉訪副使張侯讓分治江、興二郡，所治必率學官弟子講學脩禮，諏善明教，庶幾罔疏刑簡，協于聖治。至元三十年夏，得司馬温公七世孫鎮於生舍，賙其飢困，問其先，則宋靖康後徙越州，公曾孫備解榮州守，道死江州，遂葬而家。公三子，童、唐早亡，而康爲之嗣。康二子植、桓，而植以嫡長爲小宗，兄弟宗之。植生備，備生逖，逖生拯，拯生堅，堅生鎮，皆世嫡長。五世之宗易，而太宗不遷，凡今之司馬氏之留越、派洪

者，其宗子當在江。侯曰：「公作《治鑑》繼《春秋》，爲萬世正名分，著譔皆准經範俗，學行爲先師，俱在祀典。古之尊賢者，有旌里祀冢。公孫子在，主拓圖書安於是，公精靈著存亦在是，何必涑水，可無表顯？縱不爲濂溪精舍，亦當專賢人之俎豆。元公孫使之有田以祭，温公孫忍不能活其身？江人士不早以告我，豈獨有位者罪哉。」遂輟俸爲之倡，郡侯趙瓛和之，其世家與士知義者咸相以貲。命郡掾史市材傭工，即學東偏隙地興建祠堂，像公而奉之，別爲舍其左，居公孫，俾主祠事，視昔與餒廡下褻而不嚴者異。於是衆咸曰宜。公學本孔氏達道達德九經之誠，其要在謹獨不自欺，循以推之君親、長幼、朋友、夫婦，積而充之家國天下。殊隣絶域，狠暴姦宄，邇欽遠慕，暫毁終服，以至没世不忘。自契、臯、伊、傅、周、召之功不見，而人以儒爲迂；孔、顔、曾、孟之學不傳，人以儒爲庸。漢仲舒德勝其才，唐退之文過其質，宋周、程、朱、張有其學而無其位，兼得之者惟公。奈何王安石之僞行終始禍其國，公之誠心直道不究厥效，非三代之道不如秦漢，無亦時多儒不善擇耳，況汴而浙乎。公自處迂庸，卒非詭智速利者所及，至再閱興壞而愈明，人愈敬之。嗚呼，真儒之道如此哉，與二程子出處語默多同。朱文公因其書爰有綱目，述作之旨亦同，如日星行世。然南方學者不思實踐，剽經訓爲虚文，政、宣之弊尤甚。伏節死義者雖不乏，而敗類無廉恥者皆是，則揭章公之學行以磨礪薄俗，實今日急務。中原學者同公之鄉而熟其爲人，亦當致知

力行之，並進爲文質彬彬之君子，斯侯之志歟。侯直聲遠聞，咸願民其下。祠成，將移雄部，勗郡寮善視鎮，使有恒食，無怠世守。江人以友潛嘗共學焉而知其故，屬筆以書，不敢辭也。是年秋，廬山王友潛記并書，翰林直學士承直郎呂師順篆額。至正己丑冬月上丁，郡幕官經歷張汝翼、知事齊光祖、照磨陳應昌，恭祀先聖，復詣謁大師溫國公祠。時裔孫司馬潤出示公圖像官誥，神采具存，又繼以石碑遺墨視之，乃前憲副張君建祠設像之初紀也。而石則毀于大德丁酉歲，距今五十年，幸司馬氏世守弗墜。於是知事齊君玄齋贊協同寅，重樹其石，蓋有以見玄齋公之克敬先賢，而善繼張憲副之志云。文仍舊貫，事刻新題，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至正九年十月之望，前鄉貢進士、江州路儒學正戴懋和謹識。〔同前〕

《景星書院大成殿記》：昔宋氏以五緯集奎，開文明之運，蓋嘗狹陋漢唐，規復三代。自國都郡邑，儒宮庠序之制，既飭既嚴，咸有儀則。豐物備禮，罔不殫盡。至凡先聖鉅公里居宦歷棲寓謫遷之次，並建置書院，以致稽古尚賢、作興士類之意。嗚呼盛哉！潯陽爲郡，歷載茲久。有唐宗臣曰諫議渤者，嘗刺是州。方是時，昌黎韓公以道德文柄倡天下，其誦公之出謂峻行巍名必瑞當世，如景星鳳凰，爭先快覩。故後之學者考按圖誌，即其故居，揭是目以奉遺德，以詔多士。而公之廬阜舊隱曰白鹿洞者，今又爲南康學，茲不概舉。然則

升斯堂，道盛德，雍容俯仰，高山景行之思得無介然乎？何獨是人專美有唐，以焜燿簡册，流芳後來，而吾曹忝然爲是没没也？且宋以文治軼前古，南渡來，雖嶺甌閩無讓洙泗，鴻儒碩士相望繼起，中間懷材負器，蔚爲時賢，照映九江者，顧豈乏人。惜無昌黎鉅公稱詠贊辦，昭灼鼓舞，而爲之倡也，豈有之而往以殊方未見也。至元乙亥，我國家奄踐全宋，混一九有。大凡列郡名城，市無易肆。後三年，朝議置行臺維揚，厥後以九江爲交廣荆湖閩浙之會，移蒞兹郡。今江西湖東道憲使青崖魏公，時方以侍御史適貳臺端。下車之始，禮謁致奠。首以舊學卑隘，壞漏弗稱，議撤故宇而更新之。山長袁舜龍、甘楚材等承命不辭，惟敬惟謹。乃徵工較力，庀用度材，裁冗費，節恒用，裒其羨贏，久之積楮幣爲緡四千五佰有奇，米碩餘貳百，仍俾史侯兼董其役。寔以至元乙酉五月肇功，閱三月落成。自殿序堂廡齋庖門陛凡爲屋若干區，而層簷巨棟，增飭有加，輪奐惟新，百廢具舉。至若仰廬山之奇秀，俯澄江之浩渺，瞻企流風，顧挹清曠，殆可想而得也。於是九江之士樂其教育作成之惠，乃走書憲副雪崖馮公，咸願刻石以著兹美。比者兩公合辭，俾叙始末。顧爲蕪陋之文不足以稱副之盛續，然兩公世好義，豈得辭，遂次其言于右。既又進而言曰：爲兩公魏氏自靖肅而上，大參諸公世著令德，且靖肅以赴義蹈難，聳動一時，稱重四海。馮氏自臨海松庵而下，正色立朝，英概凜凜。皆是中州厚德，高風偉節，大義炳然。兹與諫議頡頏，非凝

之私所能議擬。然凝自稚齒以來，方事經讀，側聞先生長者之間，固已熟其盛烈。兩公又能以宏材世學，爲時顯人，雅範清規，克荷先訓。復恐東南之士未或前聞也，用是不復牢讓，是則景星之云，嗣當有在。而兩公之倡，夫豈以興作之盛，循故事，資聲稱，苟然而已。因附記之，願相與勉焉，以無負兩公之倡云。至元丁亥九月望日，承直郎、治書侍御史、行御史臺事高凝撰，中大夫、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使廉恂書并題額。〔册六四卷六六九七頁五〕

《壽聖觀記》：元有天下，嘉惠黎庶，懷柔百神。凡前代所以爲民事神者，有舉無廢。惟九江有江湖之險，而壽聖觀祠通慧真君爲盛。真君姓楊，名正夫，始家臨川，嘗遊襄漢，遇異人。當宋慶元乙卯，誅茅結屋九江之泥陀觜，救民水旱疾癘之菑，江湖河漢之厄，次第衆建道院。嘉定初，賜觀額，封通慧先生。咸淳甲戌，觀燬于火。皇元大德乙巳，始建殿。皇慶癸丑，觀門建橋。延祐甲寅，藏殿而下以次成。戊午改封真君，加以孚惠仁祐徽稱。泰定丁卯，玄武殿成。元統癸酉，三門成。凡民事神與國家從民之欲者備矣。九江張鑑、趙某爲士請記廬陵，乃爲之言曰：昔者聖人治天下，自天地日月、五行四時、山岳河海、丘陵墳衍，皆聽於一人，而類禋望秩咸徧，民詩書禮樂各有其帝衷，以無獲戾于上下神祇。有誦之者曰：「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又曰：「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概未有知其善誦者也。當是時，天清地寧，海晏而不波，河翕而不泛，民生其間，不知帝力。其後德衰，菑害並至，

始有盲風怪雨，旱乾水溢。其後德愈降，菑害愈至，有民社者不足禦菑捍患，而一切聽於神，物怪神姦愈益衆矣。嗟夫，甚矣難乎其爲後世之民也。方今聖人作爲舟楫，以濟民車馬之所不通，而民利賴之，孰知乃有中流一旦號呼天地鬼神以乞其父母妻子之身者乎？人非管幼安，誰能濟海？自訟其過，惟三日不梳頭、一日晏起而止。又非程叔子，誰能渡江正襟危坐，神色泰然者？則其不免於號呼一旦，亦其勢也。於是爲政者不知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爲士者不知脩身以事天，爲民者不知遷善以遠罪，其來久矣。使又無明神以禦菑捍患其間，民將若之何？昔人有言：「吾其魚矣。」嗚呼，甚矣難乎其爲後世之民也。自今九江之士與其鄉人父老，率其子弟益務脩其隱慝，訟其内疚，以庶無罪悔於俯仰間，神其有不佑之者乎？此明神之至願，而善爲政治民事神者之望深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神所勞矣」。廬陵劉岳申撰。〔册六四卷六六九七頁六〕

《東林寺碑》：古者將有聖賢，必有山岳。尼丘啓於夫子，鷲嶺保於釋迦。衡阜之托思，天台之棲顗，豈徒然也。故知土之不厚，則巨材不生；地不靈，則異人不降。陰隲潛運，玄符肇開。宿根果於福庭，大事萌於淨土，其來尚矣。東林寺者，晉大元九年慧遠法師之所建也。世居鴈門樓煩，俗姓賈氏。童妙神悟，壯立精博。初涉華學，不讀非聖之書；中留範經，尤邃是田之說。嘗就衡岳，覯止道安，火遇於薪，玉成於器。雖根種諸佛，而果

得一時。獅子吼言，載聞順喻；維摩詰答，更了空門。安住四依，脩捨二法。和尚嘆曰：「吾道行者，惟此人焉。」屬朱序尋戈，緇徒逃海，道由茲嶺。其器宿誠，謂其從曰：是處崇勝，有足底居。居地若無流池，曷云法宇，大誰神廟？將異蓮峰，結跏一心，開示五力，以杖刺地，應時涌泉。既荷殊祥，因立精舍。堅卧禁戒，弘演妙乘。浮囊毒流，木鐸正教。首唱南部，轉覺後人。以知慧力，斷煩惱鎖。由是真僧益廣，妙供日崇。隘其本圖，弘其別業。迺進自香谷，集坡安棲。即曇現之門生，隣慧永之阿若。相與撰平圃，踰層岩，在山之陽，居水之右，經其始而未究其末，有其取而未虞其勞。當是時也，桓玄司人柄，斡國鈞，以福莊嚴，因憍檀施。書日力之費，盡土木之功。繚垣雲連，廈屋天聳。如來之室，宛化出於林間；帝釋之幢，忽飛來於牕外。至若奧宇冬燠，高臺夏清，玉水文堦而碧紗，瑶林藻庭而朱實。琉璃之地，月照灼而徘徊，旃檀之龕，吹芬芳而馝馞。相事畢集，微妙絶時。羅什致其澡瓶，巧窮雙口；姚泓奉其雕像，工極五年。殷堪摳衣而每談，盧循避席而累贊。道弘三界，何止八部宅心；聲聞十方，足使諸天迴首。觀其育王贖罪，文殊降形。蹈海不沉，驗於陶侃；迫火不爇，夢於僧珍。願苟存誠，祈必通感。既多雨以出日，乍積陽以作霖。則有影圖西來，舍利東化，或塔踊於地，或光屬於天。謝客忻味而成文，劉斐詆訶而覃思。所以山亞五岳，江比四溟。地憑法而自高，物因詞而益重。洎梁有崇禪師者，傳燈習明，安心樂

行，指拳猶昔，薪盡如生。次有果、晊二法師，僧寶所欽，克和止觀，法物爲大，用繼住持。上座曇傑、寺主道廉、都維那道真等，皆沐浴福河，棲止淨業，諸結已盡，白黑雙遣，衆生可度，名色兩忘。纂盛名於舊人，啓新意於今作。重建雅頌，遠託鄙夫。代斲有慚，豈云傷手。握筆餘勇，曷議齊賢。但相如好仁，慕藺名而激節；伯喈聞義，讀曹碑而叙能。儻青出於藍，冰寒於水，非曰能也，固請學焉。其詞曰：靈山兆發，其僧感通。刺泉有力，呵神致功。法儀外演，禪僧内融。性除遍執，門開大空。其一　瞻禮雲集，底居峰薄。越嶺圖勝，降平規博。信臣檀施，護供興作。大起重階，廣延阿閣。其二　嚴幢踊出，寶塔飛來。尊容月滿，法宇天開。化城廣築，道樹移栽。風清梵樂，石敞花臺。其三　金容海遊，法影山薦。毒龍業消，漁子心變。萬里西傳，一時東現。華戎異聞，穹厚驚眄。其四　遠實法主，謝惟文伯。光頌累彰，德名增益。助起江山，聲流金石。一言可追，千載相激。其五　了性了義，或古或今。止持紹律，定慧通心。覩物情至，懷緣道深。敢憑淨業，永紀禪林。其六

大唐開元十九年七月十五日建。前陳州刺史、江夏李邕文並書。〔册六四卷六六九七頁七〕

《江州重建烟水亭記》：出城南三百步，舊有亭，扁曰烟水亭。其址臨道旁，跨于甘棠、李渤湖之間，廬阜崒嵂倚於東南，林巒周遭，中護一水，山澤通氣，呈巧獻奇，行道之人咸可寄目，蔚乎澤國之偉觀也。考驗圖册，而開迹弗詳焉。故老相傳，濂溪先生之嗣子司封郎

官壽所賦名，時則紹聖元符間也，去今百餘載矣。中更名，故亭宇傾圮，廢而興，興而廢，莫爲永圖。十年以來，腐甍敗甓無存者。且其地暴於水，日就罅缺，孰能治而新之。紹熙甲寅春，吴興沈公祖德以列卿之望來蒞茲郡，治荒剔蠹，殆閲三時。教條事緒，亦既整整有法，迺訪城邑觀臺之故，而於修舊起廢有志焉。裏自闔闢籍亭名凡十有三，而其泯弗存者什七八九。公憮然念之，亦自謂致力宜知所先後。惟甘棠一湖，蕩漾空闊，歲每祝聖人壽，羣縱水族圍洋其中，而亭枕其崖，實爲縉紳會之地，是獨非其所當急者，置之勿問可乎？退自經畫，計費錢六十萬，乃以屬德化縣令沈埴，願縮縣計之合輸于州者以助之，董事飭工，悉以諉令。考極相方，受成於公。迺季秋命役築隄並湖，拓基承宇。未浹辰日已立，既逾月而成。飛簷列牖，隆棟巨楹，朱扉華表，連甍接高，深廣俱十六步，亭左益附其四楹。登臨眺覽，地不遺巧，烟霏涵潤，水光接空，林木叢生，鷗鷺翔集，心舒目眩，恍在烟霧中。公既自喜，迺延輯賓佐，觴以落之。客或慨而言曰：今夫天地之間，山川之廣，達觀偉踐若此景者不少矣。而物換星移，率不過數十年，遠者百年，葵麥春風，回首易感。惟有功而傳，則冢久冢著。蓋吾邦庾公、白公之所遺風流光景，至今猶未泯也，是尚可以歲計之哉。始公來，文書煩壅，帑庾無儲。克勤于理，宵典聽訟，率漏下未盡四刻，而寮衆奔走亦莫敢有懈意。既又罷燕樂，紀他用，以惜民力。公上之供，賴以不匱。浚池垤，抵潦漲，里閭利害

悉興悉除。今又以餘力經理斯亭，追復昔人之舊觀，則公之規範可謂炳炳卓卓，而斯亭又待公而傳，豈其興起固自有數耶。僉願斲石以昭不朽，公曰可，迺命書其事云。紹熙甲寅孟冬望日記。文林郎、充江州州學教授余禹績撰。〔册六四卷六六九七頁八〕

記序

梁元帝《廬山序》：夫日月麗天，皇穹所以貞觀；川岳帶地，后土所以惟寧。廬山亦南國之德鎮，雖林石異勢，而雲霞共色。長風暝作，則萬流俱響；驚鼯曉吟，則百嶺齊應。東瞻洪井，識曳布之在茲；西望石梁，見捐寶之可拾。誠復慕類易悲，山中難久，攀蘿結桂，多見淹留。〔册六四卷六六九七頁九〕

晉張僧鑒《尋陽記》：廬山東南有三宮，所謂三天子都也，廬宮溪水出焉。上宮，人所不至，其下有三石梁，長十餘丈，濶纔盈尺，其下無底。中宮，在別巖，悉是文石，兩邊有小員峰，號爲古鄣，形若軍馬夾道。下宮，宮亭廟舊所也。山高二千六百六十丈，圓基周回垂五百里，其山九疊，川亦九派。《郡國志》曰：「疊障九層，崇岩萬仞，懷靈抱異，包諸仙跡。」〔同前〕

張野《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峰嵓，或亘中嶺，俗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每雨，其下成潦，而上猶皎日。峰頭有大盤石，可坐數百人。〔同前〕

慧遠《廬山記》：山在江州尋陽，南濱宮亭，北對九江之南江爲盆江，山去盆江三十餘里，左挾彭澤，右傍通川，引三江之流而據其會云。云有匡俗先生者，出自殷周之際，遁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俗受道於仙人，而失跡此崖，遂托空崖，即岩成館，故時人謂其所止爲神仙之廬而命焉。其山大嶺凡七重，圓基周回垂五百里，風雲之所據，江湖之所帶，峭壁萬尋，人獸兩絕。天將雨，則有白氣先摶而映絡於嶺下，至觸石吐雲，則倏忽而集。或大風振崖，逸響動谷，羣籟競奏，奇聲駭人。此其變化不可測者矣。衆嶺中，第三嶺極峻，人跡所罕經。昔太史公東遊，登其峰而遐觀，南眺三湖，北望九江，東西四目，若陟天庭焉。其嶺下半許有石室，即古仙之所居也。其後有岩，漢董奉館嵓下，常爲人治病，法多神驗，絕於俗醫。病愈者，令栽杏五株。數年之中，蔚然成林。計奉在民間近二百年，容狀常如三十然。俄而升仙，遂絕跡於杏林。其北嶺西崖，有懸流遥注百餘仞，雲氣映天，望之若山在霄霧焉。其南嶺臨宮亭湖，下有神廟，即宮亭爲號。七嶺同會於東，共成峰塢。其崖窮絕，莫有昇者。有野夫見人著沙門服，凌空直上，回身踞鞍，良久與雲氣俱滅。又所止多奇，觸像有異。北背重阜，前帶雙流。所背之山，左有龍形，而石塔基焉。下有甘泉涌出，冷暖與寒暑相變，盈減經水旱而不異。尋其源，仍出於龍首也。南對高峰，上有奇木，獨絕於林表數十丈，其下似一層浮圖，白鶴之所翔，玄雲之所入也。東南有香爐山，孤峰秀起。遊氣籠

其上，則氛氳若香煙；白雲映其外，則炳然與衆山別。天將雨，其下水氣涌起如馬車蓋，此即龍井之所吐。其左有翠林，青雀白猿之所憩，玄鳥之所蟄。西有石門，其前似雙闕，壁立千餘仞，而瀑布流焉。其中鳥獸草木之美，靈藥萬物之奇，可勝名哉，略舉其異而已。其餘古今人賦詠，不可備載，餘散見諸志云。〔同前〕

文辭

陶淵明《歸去來辭》：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遊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絶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駕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

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册六四卷六六九七頁二十二〕

《五柳先生傳》：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意會，便忻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屢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同前〕

周濂溪先生《太極圖說》：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而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唯人也得其秀而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

其至矣。〔册六四卷六六九七頁二十三〕

《贈左丞忠文公李黼謚議》：夫死生利害在人爲甚重而不以少動其心者，非偉然真見之士，鮮弗能無惑也。一有惑焉，則汩於計慮之私，而有遯蹟苟全者矣。惟君子乃能安乎此，由其義命素明諸中，雖尋常造次之必是，況於事君，而可食焉以避其難哉。若江西行省參政依前兼江州路總管李黼，以進士魁天下，以才良躋侍從，以政事知要郡，匪躬之節，蹇蹇自將。一旦暴賊起，鄰境陷，武昌省憲諸臣竄死弗暇，毒焰肆灼，正當其衝，守無完城，敵無簡師，黼獨能開倉庫，募土兵，以忠義激人心，再戰再尅，威聲其張。方將防禦上游，聯兵旁郡，而賊鋒轉逼，總戎先奔，與孤城以俱亡，蹈壯節而弗奪，手劍駡賊，力盡乃殞。其英風景烈，足以炳耀乎國史，而砥礪乎人臣矣。夫殺身報國曰忠，德美才秀曰文，揆諸二法，允稱所褒，請以忠文謚之。太常博士張翥撰。〔同前〕

《李黼傳》：李黼，字子威，河南潁州人也。高祖俊，曾祖成，祖榮，世居廣平之雞澤，金亡徙汴。父守中，仕至歸德知府，以工部尚書致仕。黼年十八，受經於國子祭酒尚野，尤邃《易》學。延祐七年，以朝官子補國子生。中泰定丁卯科第一名，授翰林脩撰、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至順二年，除河南行省檢校官。後至元二年，入爲禮部主事。四年，拜監察御史。首言太廟宜復四祭；擇省臣一員領國子學；宗戚諸王族屬遠邇，無文可

稽，宜如前代之制爲譜諜。又言宜優經筵進講之禮。蒞事兩月，竟以不合罷去。至正二年，除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以父憂未赴。再授國子監丞，轉宣文閣監書博士，兼經筵譯文官。九年，除秘書太監，遷禮部侍郎，制命及集賢翰林，詳定諸陳言封事等爲六等，朝廷多采用焉。十年，除江州路總管。始至，明約束，通鈔法，理冤獄，簡詞訟，寬租賦，逮矜寡。至於館傳舟車、隄防道路，靡不脩舉。期月而政成。十一年五月，盜起淮、蔡，所至焚掠城邑，有司不能制禦，數月之間，衆至數萬，江、淮繹騷。江州西界湖廣，東連江浙，爲一省藩蔽。時太平日久，城中無兵，同列皆恇懼，人無固志。黼諭之曰：「賊一時烏合，勢豈能久？且大軍將至，何遽至此？設有不幸，亦當與此城俱没。」遂完城浚塹，伐木立柵，出府庫兵，不足者補之，料丁壯分布城上及沿江水陸津要，州縣城邑，仍譏察往來出入。已而賊報日急，乃籍鄉村工匠悉入城中，出優倡末游於城外，集居民什伍之，使相司察以防姦細。八月，賊焚麻城、蘄水，行省調兵千二百人來援。九月晦，賊陷蘄州路，增兵備馬頭渡及城内諸門，仍揭榜求言，略曰：「爲臣盡忠，爲子盡孝，人之大節。近自五月以來，兩淮盜起，延蔓蘄、黄，雖有大江限隔，不可不爲之備。黼以不才，叨守是郡，恒懼不職，不能戡此大難，誠望賢士大夫及郡中耆宿豪傑，凡與我同休戚者，思共濟於艱難。」又以書檄江西行省曰：「善禦患者，必先事而防危，不後時而失機。邇者妖賊倡亂，侵軼江、淮，已蒙行省出師分守

要害。切惟本路濱臨大江，爲省藩屏，城郭久廢，甲兵數少。對江北岸，俱係蘄州、安慶之境，今賊出没。鄰邑有難，理宜救援，黼以職守，不得越境。行省宜勒所屬，及移文湖廣、河南二省，各揀精鋭，會合鎮南王軍馬，直抵蘄、黄，併力剿捕，豈惟使賊不敢南窺，又與北來大軍犄角夾攻，賊必殄滅。昔吴夾濡須爲塢，魏人不敢南窺江表，此明驗也。況今天下一家，蕞爾犬羊，豈敢與國家抗衡？正當不拘文墨，便宜區處，以制未然。且我得軍江北，是全有大江之險也。若專備江南，賊居上流，萬一透漏，必至事變，雖悔何及？」行省以爲迂，不聽。十一月，行省平章禿堅里不花分省江州，黼又獻策曰：「先人有奪人之志，兵家之至計也。大兵宜乘鋒鋭，直抵江北，不可坐失事機。」不花氣沮，惟以把截爲辭，黼嘆曰：「巧遲不如拙速。今師老將怯，妄分彼我，擁兵自衛，事機一失，寧可復乎？吾惟盡職，有死而已。」十二年正月，行省右丞孛羅帖木兒別統一軍進討淮西，駐兵江上，留半月不進。十四日賊陷武昌，藩王省臣及官民舟楫，蔽江而下，運官亦載茶賦而去。十九日，平章、右丞及府寮共議奔避，黼知其意，即抗言責之曰：「二公重臣，方鎮所倚，總兵駐此，坐糜廩餽三閱月矣，今賊至不擊，顧先竄避，民何賴焉？」二人不顧徑去，府中爲空。黼又慮郡縣惡少及村野小民相扇胥動，復出榜，諭以國家深仁厚澤，涵濡數世，爾民不宜望風草靡，與賊同惡。辭旨激厲，莫不感奮，闔境貼然。是日，賊騎入境，有黄梅縣主簿孫帖木兒獻策，願奮力擊

賊。於是募丁壯四五千人，帥以迎敵。倉卒無號，乃命人墨其面，出城二十里許，遇賊交鋒。賊衄，黼及主簿賈勇齊奮，大呼陷陣，賊大崩潰，乘勝追奔六十餘里，直抵瑞昌，斬獲無筭。又虞賊舟東下，於城北水底預植長木，冒鐵椎木杪，逆刺賊舟。賊果來，舟遇木皆壞，且不能動，郡兵因而擊之，擠入水者什七八。捷至行省，遣使勞問，貺白金五十兩、綺二端，咨保遥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行江州、南康等路軍民都總管，便宜行事，憲司亦遣使勞以楮幣，黼悉貯公帑，以備犒軍。南臺遣使以聞，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依前兼江州路總管。是時分省大臣及諸將棄師遠遁，西至荆湖，東際九江，數千里内賊出入跳踉，無一人執戈敢嬰其鋒者。黼以孤旅，斬馘扶傷，無一日不戰。賊衆，生兵日增，外援益絶。二月六日，不花迫風紀議，復出兵駐三山，索軍餉五百石，黼以楮幣應之。而又索米一千五百石，黼讓之曰：「公屯兵不過三千，而需米千五百石。人日食米一升五合，可支三十餘日。今賊已迫，待公兵至，已爲魚肉矣。宜急保城，併力殺賊，不可緩也。」九日癸未，萬户普賢奴兵敗，不花遂走入城，留理問章完者、萬户普賢奴、劉樞守三山。十日甲申，府吏謝瓚送糧自三山迴，報理問等遇賊皆敗，不知所向。至夜一鼓，有軍士一人自賊中逃還，云賊宿太平宫，明日約來攻城。黼聞之，爇香端策。筮戰，不利。筮守，得臨之上六。默然良久曰：「死守無疑矣。」十一日乙酉，黼晨會不花曰：「事勢至此，計將安出？」不花茫然無應。黼曰：「我

昔之言，不幸而驗。至計不從，致有今日。死守死戰，決在今日。吾曹亦何足恤，但惜一郡生靈陷凶逆耳。」不花徐曰：「我守北門。」黼奮袂起曰：「我臨陣殺賊，平章守戰與否，於我何與耶！」即率卒登城。賊衆萬餘，已至甘棠湖，火西門廬舍。黼趍南門，厲衆禦賊，發火翎箭，賊多中傷。不花已由北門先遁，萬户佛保亦率親兵逸去。黼病不騎，肩輿督戰。居民知城必破，泣請突圍以出，黼拒却之，戰愈力。日午，賊轉攻東門益急，黼趍東門。士卒見主將逃遁，官軍棄甲，皆相視恇懷，鋭氣銷沮，城遂陷。黼罵賊曰：「汝等紅巾强寇，國家何負汝等，敢爾背叛，我恨不能盡殺汝等。汝勿殺民，速殺我。」遂與其姪秉昭遇害。明日，居民相率取黼骸，斂而葬之。先是武昌失守，賊兵東下，黼謂其子秉方曰：「我爲國守臣，分當死守。汝奉汝母避賊，以存吾後。」秉方不肯，黼作色曰：「汝不尊父命，是不孝也。」秉昭亦謂之曰：「叔父止汝一息，死欲何求。我已失怙恃，尚有諸兄在，叔父恩同罔極，危難之際，我當共之。汝去，叔父無後顧憂，且父命不可違也。」秉方不得已，遂泣而別。後朝廷錫命至，黼死已逾月矣。壽五十五。後贈攄忠秉義効節功臣、資德大夫、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隴西郡公，謚忠文。至治初，予來京師，始識黼於前進士王霖家，年方二十餘。白皙而寡髯，英邁俊爽，出語不凡，予雅甚敬之。後爲助教，黼已爲上舍生，循循雅飭，動必如禮。朋友有失，必直告無隱。與兄藻皆以文名，人謂之二李。在圍城中，

每慷慨作詩寓意。後有人南來，得其詩云：「彌勒何神稔禍胎，鼷鼠賊子扇氛埃。烟銷郡邑生靈苦，血染淮河鬼物哀。人世百年罹此厄，天戈十萬幾時來。石田亦有連城璧，可惜同歸一炬灰。」讀者悲之。昆弟五人：兄冕，先死紅巾之難，贈潁州判官。秉昭，其子也。藻，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副使。弟繡，應奉翰林。繪，未仕。妻傅氏，封隴西郡夫人。男一秉方，國子積分生，龍慶州學正，今襲父職，授亞中大夫、同知永平屯田總管府事。女一在堂。

論曰：古今言治者，政與教而已，然知本末先後之序者寡矣。三綱五常，人之大倫。人倫既明，固不待立政而自治也。斯言也，不知者又豈不以爲迂乎。我國家以淳庬混厚之德而有天下，其始也，風氣未開，政教未立。世祖皇帝初立國學，首取國人而教之，於是人始知學。仁宗皇帝日肇設科舉，乃以經術取士。然率土之廣，三年之中，所得恒不滿百，中間雖有一二能展其用者，亦不過爲衆人之巨擘，是固不能已迂者之論也。迨夫雪霜並摯，草木俱萎，乃有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張桓首挈妻子碎於賊手，繼而台州路總管泰百花亦見殺於賊，淮南參政趙璉、高郵知府李齊俱死泰州之寇，而黼之事尤爲壯烈，繼黼而盡其職者又可僂數？至是而不迂之論始定。嗟乎，使今之爲國爲民者，皆能舍生取義如若人者，又何患盜之不弭、政之不治也哉。翰林丞旨李好文撰。〔同前〕

《國子生李秉昭傳》：李秉昭，字元晉，潁州人也。祖守中，歸德知府，以工部尚書致

仕，有名于時。叔父黼，進士及第，仕至江西行省參政、依前兼江州路總管，官死於賊，其傳在國史。秉昭自兒時已不羣，長尤介特。嘗讀書潁之歐蘇書院，距家不滿三里，飲食皆於家取給。忽大雨連日，家人偶忘供餽，秉昭顧囊中止餘斗菽，遂煮而食之，讀書不少輟，不歸其家。其立志勤卓如此。補國子生。及黼出守江州，迺從行。公務家政，毗贊居多，衆稱爲李氏佳子弟。至正十一年，紅巾賊起潁、亳。秉昭之父冕，時在潁，久不通音問，心私憂之。以黼旁侍無人，未忍言歸省。會黼之子秉方來自京師，即日請行，自漢陽渡江，取道襄、許，徒步賊間，晝伏宵行，瀕於死者累矣。將達汝寧，而賊黨充斥不可前，復還江州。始聞冕亦死於賊，旦暮號慟，幾至殞絕。明年正月，賊陷武昌，將東下，其勢張甚，居人四出逃潰。黼召秉方、秉昭諭之曰：「吾守此土必死，不以生負國家，汝輩當奉母北走以避之。苟令吾鬼不餒，吾復奚恨？」秉方泣以不忍離膝下獨生存，促秉昭使去。秉昭曰：「叔年老，唯兄一人，儻不幸併命賊手，不亦酷乎？我已失怙恃，幸上有三兄以繼先業，我雖萬死，所甘心焉。我不忍以叔之厚德而絕其後也。兄去，在所不疑。」相讓至累日，卒不去。二月，賊抵城下，將帥皆先遁。賊攻東門急，秉昭從黼出與賊戰，衆寡不敵，城遂陷。秉昭尚手殺賊，憤罵不絕聲，力屈被執，與黼同死。時年二十九。李國鳳曰：自紅巾竊發，士大夫不幸死於難者多矣。其光明俊偉，黼與張御史桓、彭僉事敬叔，雖童兒婦人，皆知其爲烈焉。

若秉昭身不沾一命，與其父先後以義死，何世人未盡知邪？豈以其名微位卑歟？嗟夫，觀其兄弟相讓之言，當顛沛之際，而情懇至，忠愛宛然，吾三復爲之流涕云。翰林應奉李國鳳譔。〔册六四卷六六九七頁二十六〕

【歌詩】

樂天《尋陽三題内桂竹》曰：吾聞汾晉間，竹少重如玉。胡爲取輕賤，生此西江曲。〔册二百二三卷一九八六五頁五〕

樂天《江州聞提壺》詩：誰家紅樹先酒發，何處青樓有酒沽。〔册十二卷二三五六頁十七〕

彭澤志

【湖泊】

仰天池湖。在縣北四十里有仰天池湖。〔册二十卷二三七一頁十五〕

南康記

雩都君山上有玉臺，方廣數丈，周迴盡是白石柱，自然石覆如屋形也。四面多松杉，遥眺峨峨，仿像羽人之館。風雨之後，景氣明淨，頗聞山上有鼓吹之聲，山都木客爲儛唱之節。

〔册三十卷二六〇四頁七〕

南康軍志

【湖泊】

彭蠡湖，在城東南。《禹貢》：「彭蠡既瀦。」又曰：「東匯澤爲彭蠡。」《漢志》「武帝浮江，自潯陽出樅陽至彭蠡」是也。又名宮亭湖，又名左里湖。〔册十八卷二三六〇頁十六〕

南康志

【土産】

黄精，建昌縣。〔册九四卷八五二六頁十八〕

【官署】

南康府星子縣雜造局，在縣治東。〔册一百七八卷一九七八一頁二十三〕

【儒學】

建昌縣學，在東門，近二李故居。紹興三十一年，縣丞曾喜遷於舊驛。蓋初遷學之時，有泉出堂下，發之得古井，極深峻，水泉甘洌，紫陽張孝詳書「汲古堂」揭之。〔册七一卷七二四

一頁十七〕

【倉廩】

省倉，鼓樓裏東偏一十五步。今亦權以此爲常平倉。〔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十二〕

南康軍社倉。嘉定八年，江東常平使李申奏，知南康軍趙師夏撙節泛費，趲錢二千貫、米一萬二千碩，儲以爲社倉之用，所宜主張成就，且以風示他郡。其南康三縣，惟建昌舊略有社倉規模，今免解進士胡湍兄弟肯任其責，仍令軍縣官勸諭三縣士民繼續爲之。準省劄行下，備江東提舉李申劄子，以前知南康軍趙司直趲積錢米爲社倉之用，今契勘上項米一萬二千碩，以本軍三縣地分廣狹、户口多寡，酌量分撥，内建昌撥六千碩，都昌縣撥四千五百碩，星子縣撥一千五百碩。其般運米斛，建立倉廒，就以錢兩千貫支用，其規式一倣建昌而頗增廣之。每縣選寄居及士人之有行義者充都鄉官，每鄉又自選鄉官一員，提督條畫畢具，井井可觀。或遇水旱，有司未及申請，朝廷未及撥降，而鄉村糶糴，便有準擬。既無舟車運載之勞，亦無胥吏減尅之患，春散秋歛，循環不已，官司不費，惠利無窮。欲將上件米一萬二千碩，永充三縣社倉米本，其本軍不得拘。回準劄付南康軍，從所申事理施行。爾後接續，增廣樁積之數，已倍於前。星子貸歛以米，都昌、建昌易米爲穀，皆從民便。但行之既久，不能無弊，爲倉官者或私其幹僕而不及鄉民，或因循侵耗以虛數交承，虧損元

額。寶祐癸丑，郡守趙希悅克紹前志，極力整葺，而弊端不能盡革。建昌、都昌間，有不齊集者，且差充倉首率皆推避，遂致歛散間有不能以時者，殊失惠民美意。後之來者，不可不於此加之意也。

又《創立社倉記》：本軍建昌縣舊有社倉規模。嘉定乙巳，郡守趙師夏撙節浮費，攢錢兩千貫、米一萬二千碩，以三縣地分廣狹、户口多寡，酌量分撥：建昌六千碩，都昌四千五百碩，星子一千五百石。般運夫船建立倉廒之費，就以錢兩千貫支用。每縣選寄居及士人之有行義者充倉首，縣委官一員提督，春貸秋歛，民甚蒙惠。歲月浸久，倉首不無侵蠹虧失之弊。淳祐壬子，郡守希悅克紹先志，力加整葺，漸復其舊。但倉首之職，宛轉推抵，頗費定差，獨建昌爲甚。嘗立歛散無虧，以所管多寡量免役次月日之令，遵而行之，使無失濟惠初心，端有賴於來者云。

又云：復齋陳公宓治郡有聲，未可悉舉，其尊賢則首創周朱祠堂，其救荒則務行實惠及民，鼎建治事廳，不擾而辦，維持三邑社倉，最加意焉。千萬士民，甘棠之思，至今爲之不絕。〔册八十卷七五一〇頁十五〕

【宫室】

嘉定間，朱寺正於門外建堂三間，陳寺丞扁曰文會堂，窪下沮洳不可居，歲久頹仆。紹定壬辰秋，史侯文卿始至釋菜，慨然欲改作增廣之。癸巳夏，迺撤去舊材，增培基址五尺，別建五齋講書，洞賓位在焉。北對雲章閣，扁其中曰君子堂。前泊水五間，右爲引廊三間，

以通閣下。〔册六九卷七二三五頁五〕

郡治東園有堂，面對五老峰，南渡以前名五老。乾道間，史守俣重建，下有小教場，朱文公名以武觀。嘉定甲戌，趙守師夏取歐陽文忠公六一之義，改名六老，且爲之記。趙師夏《記》：五老名峰，未知其所由來也。廬阜諸山，循江而東，至彭蠡之匯，聳然特起，析爲巨石，駢首離立者八九，而尤高且大者五焉。秋旻情昊，排雲倚空，平揖河漢，而崖谷嶙峋，有冠劍巍峩之貌；膏土剥落，無草木姿媚之容。至於端巖森肅之意，真若有更歷憂患，凌厲冰霜之操者，其伯夷太公之匹亞、園綺之伯仲歟！意者五者得名，其或以是夫！廬阜之奇，甲於天下，而五老之名，又冠於廬阜。問廬阜者，必以五老對，五老稱而廬阜諸峰皆辟易矣！其爲此山之重如此。余平生好爲山水之遊，勞而不倦，凡東南諸山，號爲奇偉勝絶之觀，若四明天台之巔，石門鴈山之麓，鍾阜之雄深，錢塘之明麗，拖舟於幔亭之隈，泛觴於蘭亭之澳，與夫烏石懷玉、雪峰金華之勝，苟有見稱於世者，未嘗不躡履贏糧，周覽而徧歷也。獨所謂廬阜天下之冠，古今所共稱者，乃以遠而未至，於余意爲何如也！茲以明詔，假畀郡符，承命而來，恍然不知此身在廬阜之陽、五老之下，顧非天乎？然而向之所謂周覽而徧歷，多者不過一再至，久者固幸亦涉其流，得其粗矣，然未暇茹其華而嚌其胾也。辟若高人勝士，相得於邂逅之間，面覿而心未晤，言醻而意未通，何足以爲真相知也。今余此乃

以官事之餘，得與五老人者揖讓於几席之上，獻酬於尊俎之間，自暑徂冬，以旦以暮，其風雨之晦暝，烟雲之出沒，與夫朝嵐夕靄變化而不測者，相對入神，欣然有悟，可謂得其心而通其意者矣！嗟夫！余既衰且病，肉緩筋駑，髮毛種種，固已不足自奮於功名，且將罷遊息交，休養殘暮，雖向之故遊未盡其趣者，則亦不暇茹其華而噬其胾矣！將遂結茅於嶔嶔岌巢之間，問遺經於白鹿，拾靈草於青霞，依五老人者而終其身。是五老人者，必不我拒，而不知邦人其許我乎否也？昔朱邑有言：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吁！爲吏當如是矣。余無德於民，其敢以此望於民乎哉！作屋數楹，寓之郡圃，與峰相直，名曰六老之堂。暇者遊焉，所以示卜鄰之漸，而占邦人之意也。嘉定乙亥二月甲辰既望記。〔册七十卷七二三八頁十六〕

獨善堂，即郡城後山陳公德方所居之堂也，黃太史名而書之。今其家字畫猶在。淳熙庚子，郡守朱熹名其坊曰兼善，蓋以此。〔册七一卷七二四二頁二十三〕

東翻經臺，在星子縣東南山，有巨石平坦，下臨大江，世傳晉謝靈運翻經臺之所。王太史《清隱寺記》所謂「其東則謝康樂翻經臺」，即此處也。靈運，玄之孫也，襲封康樂公，性好山水，幽峻必造，雖巖障數十里，莫不登躡。嘗着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今廬山與都昌並有翻經臺，其遺跡也。〔册三十卷二六〇三頁十〕

西翻經臺，在星子縣西南七里石壁之右，乃康樂舊遊之地。《文選》康樂《石壁精舍還湖中》詩云：「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輝。」精舍即翻經臺。〔冊三十卷二六〇三頁十一〕

星子縣西北一里有吴仙臺，乃吴真君磨劍之所。〔冊三十卷二六〇三頁十八〕

皇仙臺，在南巖嶺之顛，高三十餘丈。《祥符經》已有臺名。昔皇甫道人登此仙去，故爲名。嘗立亭樹，望極四境。陳魏公先禱于山，乃夢神來謁，人以爲即皇仙也。〔冊三十卷二六〇三頁十八〕

文女真人名慧通，東晉時學道于黄龍山一里仙去。今山腰有石臺，乃真人飛昇之處，號文女臺。〔冊三十卷二六〇三頁十九〕

花臺，在白鹿洞書院，與枕流亭隔溪相對，舊傳李萬卷雜植花卉其上。〔冊三十卷二六〇四頁十七〕

【古蹟】

左里城，在都昌縣西四十里。今左里山城高三丈，周迴一百五十步，北臨彭蠡湖，南連崗阜，晉叛寇盧循故栅址也。久廢。〔冊九十卷八〇九二頁二〕

建昌古城，在建昌縣西一百步，兩城連屬，後帶山阜，前枕修水，周迴一百餘雉。古老相傳，兩漢之際，四境多兵，因築城守。漢建安中，立爲西安縣，今廢。又云縣城太史慈所

築，西北依岡而設險，東南抵湖而峻峙，周迴一里二百七十步，四方並高二丈三尺，城脚闊二丈，深三丈五尺。南臨修水縣，東西二百五十里；西接武寧，東分江州彭蠡湖，南北一百九十里。縣郭東西十五里，南北一里，周迴三十三里。今廢。〔同前〕

龍安縣城，在建昌縣南六十里，周迴二里。唐高祖時以建昌縣置南昌縣，並立龍安縣，今廢爲龍安驛。〔同前〕

落城，在建昌縣南一百二十里。西依崗阜之勢，東臨州城長溪，南西北三門，城後猶存，周迴二百有餘雉。傳是古靖縣城，今廢。〔册九十卷八〇九二頁二〕

孫慮城，在建昌縣南一百里。城南門有青石井，約深十丈，冬夏不涸。《吴史》云：慮，字子智，權第三子。黄武七年，封建昌侯，因築此城。舊志云：城尚存。唐武德五年，於孫慮古城立孫州，八年廢。〔同前〕

【宦蹟】

樓監簿。端平三年秋，淮之西未寧，生聚奔散，江上震恐。朝廷沿江郡縣籍民爲兵，軍器監簿樓公適守是邦，聞他郡奉行甚遽，慼曰：「此令一行，是驅赤子爲盜！」議者謂：「今江面戒嚴，郡素無守備，非籍民兵，何以應倉卒？」公曰：「願以身衛三邑。」於是屬校官晏陶、税官吴蒙定保伍法，檄縣計户口團結，俾保伍相比。逾月籍成，田里肅然，民賴以安。

其他如蠲除米麥絹帛錢、代輸四等五等户折帛錢并減苗米水脚錢，三邑之民德之。且撙節糴米壹萬碩，補填盤折儲積、儲備、平糶三倉米數，别立敖以貯之，榜曰全積倉。文學掾俞公明爲之記曰：公下車即講行利民條目，視井邑細民一不獲所，隱於中見於色，不能頃刻安。蓋公設心措慮，已非一日。曩厄於時釁，不獲施度，今可爲，又吾力所可至，惡乎靳？公之措畫，如增鏹直以通楮幣，出官緡以輸僦賃，數散施以活貧民，此特其細者爾。稽諸版籍，自壬辰迄甲午，民多逋賦未償，公悉節浮費以自補而盡蠲之。郡城内外，舊有浮財物力歲輸折絹錢拾餘萬，積久仍襲，貧富不升降，吏執簿督趣不少貸，最爲民病。公又輟利民庫息，永克代輸，不以責民尺寸勺合，凡可捐以予民者，一無吝色。未半載之間，田里熙熙，殆將忘前日之爲旱潦也。今天下郡國不能半，吾祖宗盛時，使得如公者數十輩，落落錯天下，則萬物吐氣矣，太平豈難致哉！不特是也，撥田充貢士莊，至今預計偕者賴之。全積倉今廢。杓，攻媿先生之嗣孫也。〔册一百五四卷一四六八〇頁十五〕

【人物】

崔閑，字誠老，星子人。自少讀書，不務進取，襟懷清曠，平日以琴自娛。始遊京師，士夫見其風表，莫不倒屣。後倦遊復歸，乃結廬於玉澗兩山之間，號睡足庵，自謂玉澗道人。東坡過之，因謂醉翁喜瑯琊山水之勝，而沈遵以琴寫其聲，惜無其詞令。今玉澗道人特妙

於琴，故因其聲而爲詞，書以補之。石刻今在郡齋。〔册三三卷二七四一頁十四〕

陳圓，字德方，星子人。飽學獨行，嘗應制舉，當時賢良之名甚著。後隱於城内，後山士子從之學，鄉里名輩多出其門。蘇、黄諸公皆器重之。太史過南康駐輿，尋訪其家，賦詩有「城中咫尺雲横棧，獨立前山望後山」之句。又爲名其堂曰獨善。〔册四五卷三一四二頁十九〕

陳瓘，熙寧間爲右司諫，坐論蔡京父子屢貶。最後謫徙南康，往來山之南北，吟賞諷詠，寵辱俱忘，自號了翁。云有墨帖與隨緣居士黄策，晉陵尤袤得之，文公立公祠於郡學，取而刻石于白鹿。帖云：瓘夏末蒙除宫觀居南康，居閑得禄戴恩。自幸城中僦舍，隘而不湫，水時得免侵齧。尤所喜便山刹雖隔城，廬阜大江，日在户牖，杜門得此，足以畢餘齡矣！孫倩還毗陵，計須相見，諸可詢知，不復詳布。瓘再拜。〔册四五卷三一四三頁四〕

陳篆，字必正，祖居都昌，後徙星子。登宣和甲辰第。少從陳瑩中、劉壯輿、蘇養直游，廉靖有守。歷仕州縣，政聲藉藉。及佐大藩，或勸求郡，不肯屈節時宰。歷倅洪、潭、明三郡，贈朝議大夫，即以祖業遜兄。初預計居後山，號星灣先生。子準，字正臣，以父蔭仕，三任州縣之職，年五十有五即掛冠，號清隱散人。距城三十里有别墅在石屋間，文公愛賞之，扁爲石屋書堂。累贈朝議大夫。二子秬、秠，秬字和成，初調江夏令，築長堤以捍水。再調善化令，佐淮東總幕，被旨築楚州城，李侍郎椿、張瑞明杓、辛待制弃疾皆器重之。終池州

倅。秬字秀成，力學忘倦，交游無雜賓。三試禮部，即棄科舉之學，師事朱文公，習義禮最明。畦字子從，池州倅子也，有志當世。初調襄陽南漳尉，再調靖州判官，鶴山魏公了翁一見奇之，力薦于朝。畦辭不就，以通直郎致仕，人壯其勇決。祖孫相望，皆盛年納禄云。〔册四六卷三一四九頁十四〕

劉漢傳，朝散郎。咸淳七年到郡，首行淳熙荒政，出鎮宅錢捐己俸以賑貧。節用買田，置惠民倉。增請命得寬省所折帛版曹絹綱，撥惠日廢寺田穀七百碩，助星子月解軍糧。創白鹿洞貢士莊，修流澌橋，新英祐廟，移創邦亭廟，復文公金夫容觀。愛民重士，興滯補弊，政績難以具述。〔册二百一三卷七三三二頁十一〕

咸淳三年，郭因朝奉郎。經量建邑，增築石匣，分撥明心廢寺田産贍士軍。修君子堂，重建居養院。〔册二百一四卷七三二四頁十〕

唐元集虛，河南人。入五老峰，臨相思澗居焉，足不至城市。元和中，白居易訪之，題其亭云：「怪君不喜仕，又不遊州里。今日到幽居，了然知所以。宿君石溪亭，潺湲聲滿耳。飲君螺杯酒，醉卧不能起。見君五老峰，益悔居城市。愛君三男兒，始歎自無子。余方爐峰下，構室爲居士。山北與山南，往來從此始。」自是數相往還。

顔詡，隱白鹿洞三十年，孟賓于詩云：「園林蕭灑聞來久，欲訪因循二十秋。今日開襟

吟不盡，碧峰重疊水長流。」爲詡作也。〔册一百三七卷一三四五〇頁二十一〕

【詩文】

至元丙子陳督諮任内《瑞麥記》：余攝守南康之明年，四月望日，屬邑都昌令師宜中以瑞麥獻，且述父老之辭曰：「雙歧一莖，南北一統之兆，弗産於他邑而産於都昌。都者，總會之名；昌者，熾盛之謂，又豈非五穀皆熟爲有年之占乎！儻不有賢太守以奉行天子之仁，斯瑞何從來哉！請上之朝，刻之石，以彰天瑞，顯治蹟，詔永久，副僉祈也。」余俾其歸而語父老曰：「自《河圖》授羲，祺祥之事，代不絶筆。自來牟貽稷，麥之爲利，萬古一日，至於登麥嘗麥，吕令特重其事，無麥之書，《春秋》亦拳拳焉。麥之不可忽如此。今一梢特起，兩穗翼結，以人占天，即物明理，信有如父老之言者。然自昔芝草、嘉禾、甘露、醴泉之瑞，有抑而不欲宣者，有誇而張且大者，要終而論，抑者或至今不容泯，誇者或隨以湮没，得無以和致和則爲祥，以乖致和則爲異，此傳不傳之所由别歟！茲麥之祥，余固莫知夫所以致之者何自，若上之朝，則幾於誇矣，爾父老以爲一統之兆、有年之徵，則此非太守之所得私，而不可以不記，盍刻之石以俟夫觀民風、秉史筆者之採擇。」詢之於衆，皆曰「諾」，遂刻之。朝列大夫、江東西大都督府諮議、知南康軍陳炎酉立石。〔册一百八八卷二二一八二頁六〕

南康郡志

【水利】

閘城，在宋名石塘，又名石寨。朱文公申狀載云：「本郡邊臨大江，舊有石砌隄防，堰住西灣水汊，藏泊舟船。每歲錢糧轉運，并客商船隻浮江上下，並於寨内抛泊。或值風濤大作，免覆溺之患，公私兩便。自紹興年間不暇開修，逐年風濤衝擊，砌石損動，水汊内沙土填塞，重載舟船於江心排泊，不堪繫纜。每有大風震作，漂溺人船，不得拯救。申監司乞募人工修築，又於閘内浚池，引山泉以備旱歲，居民取水甚便。」監司準申，撥官錢一千貫文、米五百石，委官檢計工料修築。至今石閘具在，止是砌石損動。〔册九十卷八〇九二頁一〕

南康府志

【山川】

黄石巖，在江西南康府。晏元獻公《類要》：「在星子縣五老峰瀑布泉上。」舊經云黄石公遊息之所。去開先院五里。〔册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十二〕

鄱陽湖，在都昌縣東南二十里。流經縣治，會于左蠡。其湖綿亘三百里，巨浸迷茫，中

有鴈泊小湖，西接龍興，東抵饒州，北流入于海。〔册十八卷二三六〇頁十四〕

【城池】

郡城周迴五里二十步，舊以土爲垣。郡守方岳嘗興板築，首作五老、福星二門，未訖役，今俱廢。子城周圍一百八十步。〔册九十卷八〇九二頁一〕

【人物】

朱熹，己亥淳熙六年宣教郎，三月到任。八年三月，除江西提舉，復興白鹿書院，捐俸置東原莊，創劉屯田壯節亭，築石堋以防江患。其他愛民救荒之政具在，政績難以盡述。〔册七二卷七三二五頁九〕

德安志

【人物】

義門陳氏。胡旦撰《義門碑》，其略曰：按《陳氏家譜》，陳宜都王叔名之後。五世孫兼，唐玄宗時舉進士，爲右補闕。兼生京。京進士及第，德宗朝官至給事中、集賢院學士。無子，以從子褒爲嗣，生灌，爲高安縣丞。其後避難於泉州，生伯宣，隱居廬山，註司馬遷《史記》行於世。詔徵不起，就拜著作佐郎。孫旺，徙居德安縣之太平鄉常樂里。旺生機，

機生感，感生蘭，蘭生青，青生六子，六而十七，十七而三十四，自是家益昌，族益盛。仲子崇，以治家之道爲人之本，乃撰《家法》，垂示將來。室無私財，厨無私饌，大小之教，内外如一，於是爲江州長史。《家法》之行，始於大唐大順元年庚戌也。至衮爲司户參軍，試太常寺奉禮郎。僞唐旌表孝悌，摽揭門閭，於是陳氏特立義門，始於昇元元年丁酉也。至道中，宋太宗遣内侍裴愈賫御書散江表，《志》：「吴山寺觀、德義之家，皆賜之。」陳氏所得凡三十三本，藏之於家。愈復上陳氏《家法》二篇，太宗曰：「天下有此人家，真良家也。」始者陳氏二百人而《家法》行，三百口而義門立。開寶之末，計七百四十口。咸平三年，增至一千四百七十八。又徐鉉《江南録》、鄭文寶《江表志》載陳氏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睦姻，人無間言。每食，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别爲一席。有犬百餘，置一船共食，或一犬他適不至，則羣犬昂首相候不食，此義氣所感而然也。其陳崇有《家法·叙》曰：《易》云「家正則天下大定」，是知治家之道，古猶病諸，故聖人垂五教，敦九族，使後之人倫勤而行之，自非聖人可不庶幾乎！我家襲秘監之累功，承著作之貽訓，代傳孝弟，業繼典墳，繇是子孫衆多，上下和睦，存没一十代，曾玄二百人，粗副孫謀，致其餘慶。我聖人誕敷孝治，恢振義風，錫以渥恩，表之閭巷，勃焉榮耀，幸異鄉民，得不以知足宅心，惡盈是懼哉！崇所感者，殆恐將來昆雲漸衆，愚智不同，苟無敦睦之方，慮乖負荷之理。今設之以局務，垂之以規程，推功任

能，懲惡勸善，公私出納之式，男女婚嫁之儀，蠶事衣粧，貲財飲食，必合均等，務要和同，掌令子子孫孫無間言而守義範也。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守江州長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姪崇議定。

陳蘊，江州民也。聚居二百年，家二千口。蘊年八十，鄉黨稱其德。仁宗聞之曰：「良民一鄉之表也，旌之則爲善者勸。」乃賜蘊本州助教。〔册四九卷三五二八頁四〕

瑞昌志

【湖泊】

下巢湖，在二十八都。〔册二十卷三三七一頁一〕

【宮室】

二賢堂，縣前蒼城墩舊有元次山、蘇東坡祠堂在其上，故名。〔册六九卷七二三六頁八〕

饒州府圖經志

【倉廩】

大有倉，在城西隅，係前知府陶安鼎新創造。共計一十三廒，及官廳、門屋、神祠，共計

屋八十間。洪武八年，知府王哲重修門牆及一應結砌地面完備。〔册八一七五六卷七五一四頁三十三〕

饒州圖經志

【湖泊】

腰子湖，在餘干縣。〔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六〕

饒州圖經

【湖泊】

袁家湖，在餘干縣。〔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八〕

饒州志

【湖泊】

青塘湖，在餘干縣。〔册十八卷二二六一頁十四〕

馮慶湖，在餘干縣。〔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七〕

上饒志

【湖泊】

西湖，在鉛山縣西一里，周圍一里餘。內生芰荷，傍多高柳，古木修竹，曲折景趣瀟灑。一名江家湖。〔册十九卷二二六三頁二十一〕

【城池】

羅城，周回七里五十步，高二丈一尺，闊二丈，下闊三丈。舊經所載如此，無創修歲月。今考文公臨川王安石《信州修造記》，皇祐二年，嘗再修築。門四：南曰廣信門，俗呼水門。北曰靈山門，西曰闌闤門，俗呼市門。東曰玉溪門。按大觀三年何白所作《八門記》云，以朝京爲望雲，以廣信爲信溪，以弋陽爲葛溪，以玉山爲玉溪，以靈山爲香濠，以上饒爲淥津，以上郭爲春浦，以下郭爲三港。今城門惟四，而名之沿革又不同，意者何白之記，蓋闌門爾。今闌門則葛溪、淥津、春浦仍在，三港改名土岡，而玉山、靈山等處無門，豈非昔有而今廢耶？壕自釣橋閘至龍窟一帶，皆有菱蓮之利，歲租錢一千四十六貫有奇。子城周回一里二百八十三步，高二丈五尺。舊經所載子城如此，今悉頹圮，惟基址隱然，上有牆。至淳熙七年，知州事林枅治築牙門，潁川韓龍學爲之記。淳祐十二年六月，郡復有洚水，羅城之壞尤

烈於皇祐數倍。　寶祐三年，郡侯陳寺丞昌世重修築，延袤如新創，郡文學黃雷爲之記。

王文公《記》：晉陵張公治信州之明年，皇祐二年也，姦彊帖柔，隱詘發舒，既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于高嶽，命百隸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包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敕吏士以桴收民，鰥寡老癃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賓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户七百八十六，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有二。不足，則前此公所命富民出粟以賙貧民者二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賙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七月甲午，募人城水之所入，垣郡府之跌，考監軍之室，立司理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回車。築二亭於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於兩亭之間，以通車徒之道。築一亭于州門之左，曰宴月吉，所以屬賓也。凡爲梁一，爲城垣九千尺，爲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三十二。自七月九日，卒九月七日，爲日五十二，爲夫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己。凡故之所有必具，其所無也，迺今有之。故其經費卒不出縣官之給，公所以救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則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政出焉。弛舍之不適，裒取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乘民，民

始病。病極矣，吏乃始瞥然自嘉，民相與誹且笑之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爲政，其重困民多如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爲公之民，不幸而遇災害，其亦庶乎毋憾矣！

韓龍學《記》：信之地勢，來自靈山中，道起石如龍鱗鬣隱見，至郡而伏，以赴于淵。前山品立，如覆鐘釜，水渟若留，而懷玉高峰出艮隅，森植猶束筍。故老相傳，得陰陽之勝，雖宣和青溪之盜，建炎寇攘雲擾，皆莫能犯其城，而郡治巋然獨在。然南有牙門而不爲觀臺，僅成一樓，與縣之庋敕書者比。閱歲既久，瓦腐甓圮，楹桷摧朽，殆將壓焉。淳熙之七年，黃陽林侯枅由中秘書來蒞于郡，既再歲矣。侯之政，一以儒雅緣飾，簡易而不煩，士民安之。歲適屢登，因以餘力，大治其城壁與其四達之門，猶於牙門蠹弊未之議也。民相與言曰：「吾侯宜爲此矣，然距其捨我之日不數月，則奈何？」侯聞之嘆曰：「古之君子，所寓之舍，猶必葺於一日也，況公宇乎。吾雖不敏，尚能爲爾成之。」好事者則又曰：「州遠於山而附於水，乏土之可廝也，前人未能爲之觀臺者，不以是耶？」並庾有堆阜，侯呼庾吏問曰：「平之無傷乎？」曰：「庸何傷！」侯笑曰：「土於是焉取之。」衆讙然大服。乃以七月壬子，遂興其役，增卑以爲高，撤故以爲新，凡畚鍤斤斧之工，悉厚其直，蓋無一飲於民者，踰兩月而告成。臺成，十有六尺，樓其上又二十尺，左右爲兩挾樓，而閣道翼焉，不侈不陋，適其地

形之宜。士民德侯之深，偉侯之績，而惜其將解印綬也，願有以識之。夫門闕之制尚矣，自天子至諸侯，所以出政令時啓闔肅賓師一也。下觀而化，於是乎在。故雉門兩觀之作，書於《春秋》，而漢儒記禮，乃以爲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惟魯以周公之故用焉。然考之《大雅》，則尚懸二門之築，亦周爲諸侯之時，其因於商則可知，故其《詩》曰：「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且伉之爲言，高也；將之爲言，嚴正也。豈諸侯之門，必高且嚴正，然後應於禮歟！國朝著令，閭廛藻拱之施，莫不有制。惟郡之正牙門，得用重屋，立屋而設鴟覆瓴之制特異，蓋揭鎮名建旌牙其上，鳴笳伐鼓以令昏旦者，視門以爲表，非其它舍宅比邪！信之爲州，四百二十有三年矣。其地控閩粵，鄰江淮，引二浙，隱然實衝要之會，山川秀發，人物繁夥，異時多士之隽，屢冠天下，而宰輔之出，間亦蜚聲名、立事業，風俗興起，固未艾也。今林侯舉久墜之典，克合于古，斧藻面勢，有光輝焉。非若汎然樓觀登臨之美，以爲執事者遊覽之資而已。雖然，侯之車既攻而馬既駕矣，不懈以思，不惑以疑，斷然圖之，而不日成之，以徇其民之願欲，則其中所存與其所操執者，天下之事，何往而不可爲哉！元吉方卜居郡郊，見其民之喜，而嘉其事之能立也，因爲書之。

黃雷爲《記》：古者立國，天子城千雉，高七雉。外建諸侯，公、侯百雉，高五雉。伯、子、男以是爲差。國之小大雖異，皆有城，所以設險而守國。城不能無壞，有時而壞必修，

不修猶無城也。故周置掌固，專以修城郭爲職，而坏城郭，修鍵閉，載於《記》之《月令》者尤詳。修城之政，古人所甚重也。封建變而郡縣，郡有守，即古之建國侯也。天子命之守土，是之謂守。守土之法，城城爲先，謹固藩翰，以保護天子之民，狡焉無從萌啓封之思，居者然後有奠枕之樂。彼昏不知，一麾入手，重在繭絲，而率視保障爲輕，其壞多不暇修，既昧有土此有財之道。甚者崇臺宴寢，斧斤相屬，疲民以自奉，至隤垣敗壁，聽其風寒，而反不克修設，有謂之折柳樊圃，苟簡滅裂，陋不足恃。不然，一畚未施，而擾於民者已千百，卒之續用弗底，復失其所以爲修。若是則匪惟宅生之民失所憑依，天子所以命臣守土之初意亦涼矣。嗚呼，必有行河決獄之學，知古人設險守國之義，斯可以語體國庇民之事業歟！信之爲郡，江以東望鎮也，其地上於饒，其俗美於廣，牙閩控粵，襟懷帶浙，隱然爲衝要之會，而四境迴遠，旁多深山大谷。人有巢穴其間者，類皆輕生好鬬。脱遇儉歲，不無猩鼯嘯竹之警。然府寺雄壯，市井蕃庶，闤闠填溢，民之廬聚族處者，無慮數萬家。所恃以帖然者，以有城也。城周於外，延袤幾十里，雉高廣如古侯封制，陴堞環繞，闔闢峙立，得設險守國之義。前賢謂宣和清溪之盜、建炎寇攘雲擾，皆莫能犯其城，郡治巋然如故，可以占城之有功於郡矣！攷諸圖志，皇祐二年夏六月，郡有洚水，破城没官舍，湮民居，城嘗壞矣。時晉陵張公實守信，亟命修補，自七月九日役工，至九月七日城之舊觀粗復。乃淳祐壬子，距皇

祐庚寅二百有三年，郡再有水，水高與城等，懷襄之禍尤烈於前，城復壞，水平城如踞斯齧，東北隅以南一帶彌望幾無一甓，非復疇曩之城矣！寶祐乙卯之三月，知郡澹軒陳公以外府丞出守，馮軾入境，首歷壞城而歎曰：「嗟乎，城所以設險也，一日無城，土不可守，墮而不葺可乎！」莅事之始，問之倉庾，則垂罄也；問之府庫，則赤立也。公蹙頞久之曰：「城不可以緩修，又未可以遽修，緩必病城，遽必病民，盍以經之營之爲定規，經始勿亟爲良規，若夫費之不給，非所憂也，當自吾身始。」於是節泛費，屏宴遊，薄奉養，公賦之外秋毫不以入，錙銖積累，以爲版築計。龜吉鳩工，作息有程，丈尺有度，夫匠供億有數，陶塹斲礱蠣堊之備皆有成畫，課馮馮登登之工於不緩不迫之中，日計之不足，月計之有餘，月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始事於乙卯之九月，訖事於丙辰之十月，田里寂無繹騷之患，縣邑了無科抑之文。昔之偃者俄而起，凹者俄而平，斷者俄而聯。映帶玉溪，長蛟之伏也；環抱靈山，率然之蟠也。一望燁如新創，信之精神，百倍於昔矣！吁，弊而補，廢而興，固不易，然至於工舉而役不勞，用給而賦不侵，業就而民不知其爲功，公亦晏然，若未嘗有所事事，此則人之所難能也。或者又曰：皇祐之爲修也，計日五十六，今踰年而後畢，其遲速殆較然也。是不然，害有淺深，功有倍半，事力有豐嗇，寶祐三年之信，非皇祐二年之信也。猶人久病之餘，元氣萎薾，若投之以決裂之劑，鮮有不生他證者，與其操切驅迫而或無成，孰若舒徐經理而

迄有成。善治水者，行其所無事，此豈淺淺者所可蠡測哉！自公之來，洗濯宿弊，甦息疲甿，轉寒沍而陽和，澤焦枯而生育。爲政將二載矣，冰雪其操，始終不易，內而禮書，外而師書，總侍憲臺諸先生各摭其實以應舉廉之詔，信乎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自有不容掩者。他如修貢院一百餘區，而士無路坐之歎，弗以廣厦大庇爲功也。浮梁三十六舟，而人無病涉之苦，弗以袽濡有備爲能也。其敬士愛人，蓋根於本心之仁者如此。又以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社稷實司土穀，而壇宇摧毀，則悉徹而修肅乎其嚴整；軍器以戒不虞，而甲冑朽腐，則盡易而修粲乎其精明。以至給屬官按月之俸，斥調軍科錢之請，不以耗蠹傷財，而綱解無稽違之弊；不以期會急民，而公庭無敲扑之聲。仁者之勇，時出而用，而豪彊不犯；燭物之智，間發於隱，而吏奸莫遁。凡以逆至者，未始有忿心；凡以順應者，未始有德色。靜觀默察，公之爲政，皆城城之基也。雖然，記信之修城者，前此有二，王文公記修羅城，則有閔他吏不學之語；韓龍學記修子城，則有以儒雅緣飾之稱。二公之所記者城事也，而皆歸之於學，豈非有實政事，由有真識見，有真識見，由有大問學，政事又從問學中來者歟！今公之修城也，獨可不自其學而原之乎？公，止安先生子也，誦止安先生之文，其殆朱弦之瑟，疏越而有遺音。公之講貫，原委一脈，屢領漕薦。其文皆醞藉深純，氣象實似之。則夫施於政事，其規撫本於家學，又可見矣！日長至我公戾泮，與諸生會拜于成化堂，從容談

論，因語及修城事，曰：「始以郡計彫瘵，懼力弗堪。今堇堇支撑，幸已告成。」諸生避席起請曰：「信城一新，邦人德先生之惠甚深，自古有功德於民者必被之金石，願勒諸珉以爲識。」公曰：「職分當然，何識爲！」再三遜，不之許。諸生固請，以爲前之修者既有識，美意不容不續也。公乃顧謂雷曰：「廣文試爲紀其歲月。」自惟職在斯文，不敢辭。未幾，聞當路交相稱奬，再以公之政績上于朝，且謂此郡實號窘匱，城壁一事，往往苟且者不克爲，有志者不暇爲，乃今不以其工力之巨，奮然爲之，真可爲趨事赴功者之勸。於是即其剡薦之辭，演其義而叙其概。〔册九十卷八〇九三頁十四〕

鉛山縣城。本縣舊無城池，元末，軍民始因兩溪爲壕，植木爲栅，仍築堡以備守計。至乙巳年歸附，因增修爲城，立四門。其後守禦官相繼增益，週圍通計六百八十六丈四尺，東門中至北門中八十九丈，南門中至東門中一百七十八丈，北門中至西門中二百九十三丈四尺，西門中至南門中一百二十六丈。四門：東仁壽門，吊橋上下，南至轉角，北至石壩臨大溪。城門深四丈六尺，捲門高一丈一尺，横闊八尺，牆脚闊二丈一尺。城垣高連垛頭二丈，内垛頭六尺，面闊一丈。城壕深一丈，水淹五尺五寸，闊六尺。門樓一座，三滴水，高四丈四尺，計三間兩厦，闊三丈。敵樓一座，兩滴水，三間，高二丈四尺，闊二丈五尺。小樓九間，每座一間，兩滴水，高二丈三尺，闊一丈。南嘉會門，自吊橋上至東門轉角。城門深四

丈四尺，捲門高一丈一尺，捲門橫闊九尺八寸，牆脚二丈一尺。城垣高連垛頭一丈八尺，內垛頭六尺，面闊一丈。城壕深一丈，水淹四尺五寸，闊七尺。門樓一座，兩滴水，高連臺基三丈五尺，計三間兩厦，闊三丈八尺。敵樓兩座，每座三間，兩滴水，高二丈九尺，闊一丈七尺。小樓一十座，每座兩滴水，高二丈三尺，闊一丈。西義和門，吊橋上下，東至南門吊橋下，北至石壩邊臨大溪。城門深四丈九尺，捲門高一丈一尺，捲門橫闊九尺八寸，城脚二丈一尺。城垣高連垛頭二丈二尺，內垛頭六尺，面闊一丈。城壕，吊橋上至南門吊橋下深一丈，水淹六尺，吊橋下北至石壩，深一丈，水淹五尺五寸，闊六尺五寸。門樓一座，三滴水，高四丈一尺，三間兩厦，闊三丈。敵樓二座，每座三間，兩滴水，高一丈六尺，闊一丈六尺。小樓一十五座，每座一間，兩滴水，高二丈三尺，闊一丈。北迎恩門，東至轉角，西至水門并轉角敵臺石壩邊臨大溪。城門深五丈七尺，捲門高一丈二尺三寸，橫闊一丈，城牆角一丈九尺。城垣北門下高連垛頭二丈五尺，內垛頭五尺，面闊一丈。城濠邊臨大溪，水門至轉角敵臺高連垛頭一丈一尺，內垛頭六尺，面闊一丈。門樓一座，三滴水，高四丈二尺，計三間兩厦，闊二丈九尺。水門樓一座，兩滴水，高一丈八尺，闊一丈六尺。敵臺屋三間，高一丈二尺，闊一丈八尺。小樓一十八座，每座一間，兩滴水，高二丈三尺，闊一丈。〔冊九十卷八〇九三頁十八〕

【宮室】

四賢堂，在鉛山鵝湖寺。晦庵先生朱文公熹、復齋先生陸文遠公九齡、象山先生陸文安公九淵、東萊先生呂成公祖謙，淳熙間相會講道于寺中。後人思之，爲立祠堂。今在寺法堂之西。晦庵先生、二陸先生嘗賦詩，蒙齋先生袁公甫嘗爲贊。「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亦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注飜榛塞，着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于今。」右復齋陸文遠公詩。「德誼流聞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過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粹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右晦翁朱文公詩。「墟墓興衰宗廟欽，斯人千古最靈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僞先須辨古今。」右象山陸文安公詩。「即心是道，勿助勿忘。愛親敬長，易簡平常。煌煌昭揭，神用無方。再拜象山，萬古芬芳。若道大路，曲折萬端。辨析毫厘，用力甚難。上續伊洛，昭哉可觀。考亭遺規，世世不刊。偉歟東萊，氣象春融。相門事業，元祐申公。益閎以大，問學磨礲。其學伊何，萬折必東。復齋之德，碩大以寬。其儀如鳳，其臭如蘭。弟兄琢磨，惟義所安。此意寂寥，令我心酸。某既贊四先生之盛德矣，復有謏聞，願畢其說，以與同志共之。世謂鵝湖之集，諸老先生論議未能悉同，以是妄加揣摩，其失遠矣！夫子嘗

曰：『君子和而不同。』不同，乃所以爲和；不蘄於合，乃所以爲一致也。天生英賢，扶植斯道，忠君愛親敬長，一性靈明，與天地並，亘萬古不可磨滅者。又入之也漸，或爲之也勇，勇非無漸，而漸非不勇也，顧其所由之門然耳。鵝湖之集，誰得而議其異哉！君子講學，既切之，又瑳之，既琢之，又磨之，反復辨明，惟求一是。若慮其不相合，心非而口然之，此乃賤丈夫之所爲耳，何足以窺諸老先生之門廡耶！」右袁蒙齋贊及贊説。〔册六九卷七二三六頁二十四〕

谷隱堂，故尚書郎東萊呂丕問季升所居也。丕問在中原時，其居名谷隱，後以榜自隨，及居玉山縣之西，亦以是名其堂。其猶子居仁舍人嘗爲賦詩云：「汝州城南二十里，棲畝山前足山水。老人中開谷隱堂，草屋疎簷對山起。南橫秀嶺右官道，想像此堂容此老。堂前茂林浮春煙，堂後池塘多白蓮。前池紅蓮開更早，正與茂林相對好。開軒看蓮看不足，遠望少室如碧玉。碧玉如屏映此堂，老人與世已相忘。胡馬揚塵不容駐，萬里奔波失歸路。客舟不顧生事窘，所至有堂名谷隱。大榜灰飛小榜存，至今長在對衡門。澗上丈人骨已冷，注云：陳恬，字叔易，號澗上丈人。谷隱大榜、小榜皆陳所書。中原舊事空銷魂。老人本是山中客，四海爲家無住宅。家人清坐已忘貧，何曾更問堂寬窄。」〔册七一卷七二三九頁十三〕

真意堂，故刑部郎中徐兢明叔所居。兢善書畫，人物瀟灑，乃後唐騎省都尉鉉之後。

有園在弋陽縣，東牟王右史元渤嘗爲賦《貞意堂》詩：「一室恐婦愁，三間良足用。積錢寬買園，此事不敢夢。弋陽千萬家，比屋接脩棟。相期生在勤，意象不少縱。飢字參不破，竟日自悾惚。設有花木山，僅作一身供。徐翁初來時，赤子不取重。徐徐汲堅俗，轆轤轉雙甕。鋤夷荆棘開，改化溪山動。千年五柳陶，慕用常接踵。徐翁但神會，踈跡不勘縫。七弦已可忘，五柳不待種。見山若舉頭，孤鴻亦須送。」〔册七一卷七二四〇頁二十八〕

易齋者，故知柳州青社宋授傳道之所居與其所自號也。幼從其舅徽猷閣待制廣川董弅令升讀書，未嘗出門。令豐城，知永康，權發遣柳州，俱有可紀。易齋之銘，尹諫議所作，謂易生於難，難生於易。其銘則曰：「惟易之爲，匪難之慮。習行夷途，九折先度。凡易必難，百無一可。安處骨肉，如讎在左。既善其易，將知其難。當暑備裘，終身不寒。」〔册二九卷二五三五頁二十一〕

【人物】

陳康伯，字長卿。紹興三十一年拜左丞相。隆興元年乞去，章十數上，十二月，制授太保、觀文殿大學士，進封福國公判信州，用韓忠獻王領鄉郡故事寵之。明年，遂再入相位。乾道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入對，午漏未盡數刻退至殿門，喘劇，輿歸牙，遂不起。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三日。贈太師。勅入内侍省押班賈玑主管葬事，詔太常討論宰相薨於位典

禮，賻銀絹三千疋兩，賜水銀腦子以斂，謚文恭，擇日臨奠，命權工部侍郎何俌護其喪以歸。以姪大節添差江東轉運司屬官本州應副葬事，一再遣官致祭，官其親屬十一人，賻卹之典極其哀榮。蓋公之在相位也，值虜亮恃其强大以間不虞，欲躡苻秦魏燾之躅，裒其兵六十萬，號百萬，踰淮、壽，略滁、和，踐蹂真、陽之間，氊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雖師出無名，天地鬼神怒而不赦，然兇焰焱迅，遠近大震。公時以謀議輔佐天子，雖同列間有遣家室先去者，公屹然不動，氣貌自如。遽書警奏，緣手裁決，一時言兵事者，皆得展盡底蘊，擇其長而用之，人恃以安。會中書舍人虞允文趣師趨采石，虜不得渡。偏將李寶入膠西，焚其戰艦，荆鄂軍又順流南下，虜勢大屈，其酋益憤，約其黨三日畢濟，過期盡醢之，帳下遂變。驛至，公入賀，高宗曰：「此卿輔佐之力也。」鑾輿勞師建康，天威所臨，虜聞之，一夕遁去。是時軍典國家調度百出，所費不貲，而暴征横斂不及於郡縣，閭里從容，若無事時，民至今追頌之。高宗素有與子之意，朝夕協贊，以決大議，挺然有古社稷臣之風，此所以兩朝眷獎之異始終無間者歟！始時，公方罷相，而虜復侵邊，以左僕射湯思退都江淮，繼策免，警報益急，人情大駭，望公復用。上親札，遣中使，卧家居起公復以爲相。制出，中外鼓舞。公之未至，太學生數百人狀闕乞用公，迨公之來，而都人夾道懽呼，莫不以手加額，其得人心如此！公之薨也，孝廟親御宸翰，書其碑曰「旌忠顯德之碑」。後三年，公之子偉節叩首闕下，

乞文刻之，有詔翰林學士劉珙其俾汝銘，其略謂公姿貌魁秀，氣宇閎遠，望之知其爲鉅人。自爲諸生時，持身甚嚴，不知有世間浮靡事。居家以孝友聞，事後母秦國夫人尤篤敬，愛其兄悉推先業與之，待遇族姻鄉舊均有恩意。其學一出於孔孟，在人主前論事，專以寬大開迪上心，士大夫一時歸之。凡所論薦，唯賢與能，不務主己。或勸取士以爲門下用，公曰：「是立黨也，其可乎？」張浚有人望，方再用也，公推輓之備至，公辭位又薦「可復以爲相」。及見張浚，絕口不言。公爲接伴時以言者罷去，後言者子來覓官，公爲難色。前後廟堂七八年，同列自相好惡，獨公守正，周旋其間，無所適莫，後皆曰：「陳丞相長者，不敢以毫髮觖望。」退朝危坐一室，簾几蕭然，不聞馨欬音。天資衝粹，類皆如此。有文集三十卷，溫潤簡古，信乎有德之言也！又謂臣嘗論公起布衣，致位上台，平時樂易和粹，與物無競，若不經意於世者，及臨大事，呼吸變化有安有危，而謀猷靖深，動合機會，群公有不可及之歎！世以爲度量似謝，德望如楊綰，用能運動樞極，再安天下，顯有丕績，卒爲宗臣。公之子偉節，直秘閣。安節，賜進士第，後爲郎，未及顯用而死。孫景參，終於知太平州，人皆謂能世其家。公後配饗孝宗廟廷，景參等有請，改謚文正公。〔冊四六卷三一四八頁十五〕

廣信府上饒志

【湖泊】

蓮湖，在弋陽縣西一十里，源出鳴山南，西北流六十里，出上饒，江通小舟。〔冊二十卷二二六六頁十六〕

饒州府志

【山川】

蜜巖，在本府鄱陽縣北一百六十里。〔冊一百卷九七六四頁五〕

天井巖，在江西饒州府樂平縣。州有洪巖、天井巖、風巖、洞木巖，而洪巖最著。巖在山之要，有石屋南北相通，其中雲氣泉石相雜，石之如門、如堂、如帳、如象、如馬甚多，世傳仙跡不一。〔冊一百卷九七六三頁四〕

月巖，在江西饒州府樂平縣西北三十里。其中嘗陰陰。又有月山巖。〔冊一百卷九七六三頁十八〕

石城巖，在本府樂平縣南六十里。凡十餘里間皆怪石，一徑縈紆而入，其中空洞，下有

故少卿程博文所居，李常名曰叢玉，李伯時寫爲圖，曾肇諸名人皆有詩。西又有小石城潛光巖。〔册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十五〕

瑞雲巖，在江西饒州府浮梁縣之鳳游巖。〔册一百卷九七六三頁十一〕

洞靈巖，在江西饒州府浮梁縣東一百里。有洞四：曰慶雲、曰蓮花、曰含虛、曰張公。《新安志》：靈巖三洞，在徽州婺源縣西北一百三十里。梁大同四年，建洞靈觀，尋廢。有唐鄭全福遺跡。〔册一百卷九七六六頁七〕

石城巖，一在本府弋陽縣北六十里。其廣可容萬人，上有石乳，泉竇或方或長，下仙人跡隱出石面，前環衆山可愛。〔册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十五〕

萬石巖，在安仁縣北四十里。屹立平田中，石皆玲瓏，其麓清澗環抱，舊有鳳啣書石，世傳爲國師鑿去，俗呼石灰堆。〔册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十六〕

鄱陽湖，乃彭蠡澤之東南隅，延袤數百里。隋以鄱陽山所接，故名。〔册十八卷二二六〇頁十四〕

東湖，在饒州，一名督軍湖。湖中有洲，乃吴芮將梅鋗督軍臺也。其水南注于江。〔册十九卷二二六二頁七〕

黄名湖，在鄱陽縣。〔册十八卷二二六一頁二十一〕

白水湖，在鄱陽縣。〔冊十八卷二二六一頁二十四〕

白腸湖，在鄱陽縣。〔同前〕

白陽湖，在鄱陽縣。〔同前〕

北湖，在鄱陽縣。〔冊十九卷二二六五頁二十〕

沙湖，一在鄱陽縣，一在餘干縣。〔冊二十卷二二六六頁二〕

坑湖，在鄱陽縣。〔冊二十卷二二六六頁十一〕

櫪湖，在鄱陽縣。〔冊二十卷二二六六頁十三〕

柿湖，在鄱陽縣。〔冊二十卷二二六六頁十五〕

茶湖，在鄱陽縣。〔同前〕

官湖，在鄱陽縣。〔冊二十卷二二六六頁二十〕

鼈湖，在鄱陽縣。〔冊二十卷二二六七頁一〕

鯉湖，在鄱陽縣。〔同前〕

鮒湖，在鄱陽縣。〔冊二十卷二二六七頁二〕

鹿湖，在鄱陽縣。〔同前〕

鵲湖，在鄱陽縣。〔冊二十卷二二六七頁七〕

珠湖，在鄱陽縣。〔册二十卷二二六七頁三十〕

散子湖，在鄱陽縣。〔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二〕

彭公湖、韓公湖、湛公湖，俱在鄱陽縣。〔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五〕

黄婆湖，在番〔鄱〕陽縣。〔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七〕

周家湖，在鄱陽縣。〔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八〕

陶家湖，在鄱陽縣。〔同前〕

程家湖、徐家湖、嚴家湖，俱在鄱陽縣。〔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

鵁鶄湖，在鄱陽縣。〔同前〕

蜂蛤湖，在鄱陽縣。〔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一〕

鰍魚湖，在鄱陽縣。〔同前〕

鱖魚湖，在鄱陽縣。〔同前〕

團魚湖，在鄱陽縣，一在餘干縣。〔同前〕

鮦子湖，在鄱陽縣。〔同前〕

烏兒湖，在鄱陽縣。〔同前〕

馬腸湖，在鄱陽縣。〔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二〕

牛車湖，在鄱陽縣。〔同前〕
牛草湖，在鄱陽縣。〔同前〕
羊尿湖，在鄱陽縣。〔同前〕
蛇林湖，在鄱陽縣。〔同前〕
鷄冠湖，在鄱陽縣。〔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四〕
鮀口湖，在鄱陽縣。〔同前〕
尾鵝湖，在鄱陽縣。〔同前〕
羹飯湖，在鄱陽縣。〔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五〕
布袋湖，在鄱陽縣。〔同前〕
罾網湖，在鄱陽縣。〔同前〕
車網湖，一在鄱陽縣，一在餘干縣。〔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六〕
珍珠湖，在鄱陽縣。〔同前〕
父肚湖，在鄱陽縣。〔同前〕
長腰湖，在鄱陽縣。〔同前〕
陀背湖，在鄱陽縣。〔同前〕

東網湖，在鄱陽縣。〔冊二十卷二二七〇頁二十六〕

東索湖，在鄱陽縣。〔同前〕

東西湖，在鄱陽縣。〔同前〕

西洋湖，在鄱陽縣。〔冊二十卷二二七〇頁二十七〕

西宗湖，在鄱陽縣。〔同前〕

南汊湖，在鄱陽縣。〔冊二十卷二二七〇頁二十八〕

南葉湖，在鄱陽縣。〔同前〕

北角湖，在鄱陽縣。〔冊二十卷二二七〇頁三十一〕

南北湖，在鄱陽縣。〔同前〕

上槽湖，在鄱陽縣。〔冊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一〕

下璫湖，在鄱陽縣。〔同前〕

下肖湖，在鄱陽縣。〔同前〕

大野湖，在鄱陽縣。〔冊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二〕

大漂湖，在鄱陽縣。〔同前〕

大畈湖，在鄱陽縣。〔同前〕

大迎湖，在鄱陽縣。〔同前〕

小沙湖，在鄱陽縣。〔同前〕

小場湖，在鄱陽縣。〔同前〕

小朝湖，在鄱陽縣。〔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三〕

小畈湖，在鄱陽縣。〔同前〕

小理湖、小迎湖，俱在鄱陽縣。〔同前〕

搭連湖、應照湖、通開湖，俱在鄱陽縣。〔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七〕

遥貴湖，在鄱陽縣。〔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八〕

琅璫湖，在鄱陽縣。〔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十一〕

清灣湖、連理湖，俱在鄱陽縣。〔同前〕

長濠湖，在鄱陽縣。〔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十二〕

池匠湖，在鄱陽縣。〔同前〕

梯高湖，在鄱陽縣。〔同前〕

理義湖、神明湖，俱在鄱陽縣。〔同前〕

樹子濠湖，在鄱陽縣。〔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十六〕

馮家子湖，在鄱陽縣。〔同前〕
牛草陽湖，在鄱陽縣。〔同前〕
大陂朗湖，在鄱陽縣。〔同前〕
大軍獺湖，在鄱陽縣。〔同前〕
大小茶湖，在鄱陽縣。〔冊二十卷二三七一頁十七〕
大小悉湖，在鄱陽縣。〔同前〕
大小菱湖，在鄱陽縣。〔同前〕
大小荻湖，在鄱陽縣。〔同前〕
大小鵲湖，在鄱陽縣。〔同前〕
小車網湖，在鄱陽縣。〔同前〕
上下樹湖，在鄱陽縣。〔同前〕
南頭浪湖，在鄱陽縣。〔同前〕
三角坑湖，在鄱陽縣。〔冊二十卷二三七一頁十八〕
山石塘小湖，在鄱陽縣。〔冊二十卷二三七一頁二十〕
原潭冷櫟湖，在鄱陽縣。〔同前〕

楊枝烏子湖，在鄱陽縣。〔同前〕
柘林牛欄湖，在鄱陽縣。〔同前〕
楊葉耕長湖，在鄱陽縣。〔同前〕
蓮河韓公湖，在鄱陽縣。〔同前〕
曹家張小湖，在鄱陽縣。〔同前〕
丁家後巴湖，在鄱陽縣。〔同前〕
扁子鰕埂湖，在鄱陽縣。〔同前〕
鴉鵲伴小湖，在鄱陽縣。〔同前〕
赤土鷄腸湖，在鄱陽縣。〔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二十一〕
黄坅西葉湖，在鄱陽縣。〔同前〕
大小緑頭湖、毬場拜池湖、李漿後塘湖、婪貪籠子湖、里長甲月湖，俱在鄱陽縣。〔同前〕
張連麻子云湖，在鄱陽縣。〔同前〕
下箭坅劉枝湖，在鄱陽縣。〔同前〕
赤土湖，一在餘干縣，一在鄱陽縣。〔册十八卷二二六一頁二十〕
赤畈湖，在餘干縣。〔同前〕

梅湖，在餘干縣。〔册二十卷二二六六頁十三〕

樹湖，在餘干縣。〔同前〕

蓮湖，在餘干縣。〔册二十卷二二六六頁十六〕

婆湖，在餘干縣。〔册二十卷二二六六頁二十一〕

綽湖，在餘干縣。〔册二十卷二二六六頁二十二〕

門湖，在餘干縣。〔册二十卷二二六七頁三十〕

紫湖，在餘干縣。〔册二十卷二二六七頁三十一〕

孫槎湖、曹家湖，俱在餘干縣。〔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七〕

黄家湖，在餘干縣。〔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八〕

何家湖，在餘干縣。〔同前〕

童家湖，在餘干縣。〔同前〕

史家湖，在餘干縣。〔同前〕

張家湖，在餘干縣。〔同前〕

猴孫湖，湖在餘干縣，一在鄱陽縣。〔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一〕

舍背湖，在餘干縣。〔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五〕

曲尺湖，在餘干縣。〔同前〕
張金湖，在餘干縣。〔冊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六〕
平頭湖，在餘干縣。〔同前〕
垣頭湖，在餘干縣。〔冊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七〕
順頭湖，在餘干縣。〔同前〕
五碧湖，在餘干縣。〔同前〕
北水湖，在餘干縣。〔冊二十卷二二七〇頁三十一〕
大貫湖，在餘干縣。〔冊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二〕
淺樂湖，在餘干縣。〔冊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五〕
勒諸湖，在餘干縣。〔冊二十卷二二七一頁八〕
漏飄湖，在餘干縣。〔同前〕
洸青湖，在餘干縣。〔同前〕
楓樹櫪湖，在餘干縣。〔冊二十卷二二七一頁十六〕
大小圓湖，在餘干縣。〔冊二十卷二二七一頁十七〕
大小洸湖，在餘干縣。〔同前〕

大小橫湖，在餘干縣。〔同前〕

大小南湖，在餘干縣。〔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十七〕

上下塘湖，在餘干縣。〔同前〕

上下白湖，在餘干縣。〔同前〕

新塘外楓湖，在餘干縣。〔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二十〕

籠斷大小湖，在餘干縣。〔同前〕

牛車牛欄湖，在餘干縣。〔同前〕

【城池】

府城，舊制周迴僅七里餘，東臨東湖，南瀕鄱江，西連蠙州，北接芝山，秦吴芮爲鄱陽令時所築。歷漢建安，吴赤烏，隋大業，唐武德、貞觀，更革不同。宋建炎三年，顯謨閣直學士連南夫略修之。嘉定七年，史定之爲郡守，傭工結砌，增廣城基至九里三十步。元朝城壞不治，壬辰兵興，據守者屢修之。辛丑歸附後，城垣多非舊址。乙巳夏，大雨連月，河水溢，城内城垣崩頽，守禦官宋炳、知府陶安等，集所屬州縣民夫與守城軍士，甃以磚石，務在堅固。洪武四年，守禦官趙堅等，沿城窩鋪城樓重新蓋造，開浚周圍壕塹，粉飾牆堵，完備城門六座，戰樓六座，窩鋪七十六所，城牆周圍一千七百零五丈二尺，垛子三千四百二十六

箇。朝天門，高八尺，闊八尺，城高二丈，脚闊一丈四尺，面闊八尺五寸，量至靈芝門，計四百四十三步零二尺。城門，洪武十年鼎新改造，比舊增高。樓高二丈五尺，闊四丈，深三丈，三間五架，洪武十年鼎新改造，比舊增廣。甕樓高二丈，計一十五步零二尺五寸。小窩鋪一十二所。弔橋一所，闊八尺，長三丈。重壕闊二丈五尺，深一丈。外壕闊六丈五尺，深一丈一尺，量至靈芝門，計四百五十步。大戰樓一座，高一丈九尺，三間五架，順闊二丈，深一丈八尺，城高二丈。靈芝門，高八尺，闊八尺，城高二丈一尺，脚闊一丈六尺，面闊九尺四寸，量至蠙州門，計九百三十步。樓高二丈一尺，闊四丈六尺，深三丈三尺。弔橋一座，闊一丈，長一丈一尺。小窩鋪二十五箇。重濠四丈五尺，深九尺，計九百八十五步。外壕闊九丈，深一丈二尺，寬窄不等，計六百八十五步。大戰樓二座：一座高二丈三尺，闊一丈，深二丈，三間五架；一座高一丈八尺，闊一丈五尺，三間五架。蠙州門，闊七尺四寸，高七尺七寸，城高二丈，脚闊一丈五尺，面闊八尺，量至月波門，計八百六十步。樓高二丈二尺，三間五架，順闊三丈，深二丈。重壕闊四丈，深九尺，量至月波門，計七百五十七步。外濠闊六丈八尺，深一丈，計三百七十步至湖。大戰樓三座：三間五架，高一丈八尺五寸，順闊一丈九尺，深一丈七尺；一座三間五架，高二丈，順闊二丈三尺，深二丈；一座三間，高二丈，闊二丈三尺五寸，深二丈。小窩鋪一十四所。月波門，高九尺，闊八尺，城高二丈，脚闊

一丈五尺五寸，面闊一丈二寸，量至鄱江門，計三百步，洪武十年鼎新改造，城門比舊增高。樓高二丈九尺，下蘸五間五架，順闊三丈八尺，深三丈二尺。大戰樓一座，高二丈五寸，三間五架，順闊二丈二尺，深二丈二尺。小窩鋪六所。鄱江門，高九尺，闊八尺，城高二丈，脚闊一丈五尺，面闊八尺五寸，量至永平門，計二百七十步。樓高三丈一尺，下蘸七間五架，順闊七丈八尺，深四丈。弔橋一所，長二丈四尺五寸，闊八尺五寸。小窩鋪七所。城濠自門外量闊五丈，深一丈五尺，至永平門寬窄不等，計三百三十五步。大戰樓一座，高二丈一尺，順闊二丈，深一丈六尺，三間五架。永平門，高七尺二寸，闊八尺，城高二丈一尺，脚闊一丈二尺，面闊八尺，量至朝天門，計六百零七步。城門，洪武十年鼎新改造，比舊增高。樓高二丈三尺，闊五丈，深三丈六尺，三間五架，洪武十年鼎新改造，比舊增廣。弔橋二所：向北一所，長一丈七尺，闊六尺五寸；向南一所，長一丈五尺，闊六尺五寸。城濠自門外闊二丈，深一丈五尺，量至朝天門，計三百一十五步。大戰樓一座，三間五架，高二丈，順闊三丈，深二丈二尺，城高一丈五尺五寸。小窩鋪一十五所。〔册九十卷八〇九三頁四〕

浮梁縣城。浮梁縣治，僻在萬山間，舊無城池。壬辰兵亂，守土者置城，辛丑歸附後，屢圮屢修。本府千户所，歲以百户兵守之。城周圍四里零八步，計七百二十四丈。東城一百八十三丈，高一丈六尺。南城一百五十六丈一尺，高一丈六尺。西城一百八十五丈九

尺，高一丈六尺。北城一百九十九丈，高一丈六尺。池深一丈五尺，闊一丈五尺。〔册九十卷八〇九三頁十二〕

【官署】

軍器局，先於永福寺權行造作，洪武八年，知府王哲於府治東偏空地鼎新創造，共計屋宇六十三間。〔册一百一七卷一九七八一頁二十〕

【土產】

提壺，聲云：提葫蘆，沽美酒。〔册十七卷二二五六頁十七〕

上饒縣志

【陂塘】

洪陂。石梁陂。赤石陂。石溪陂。長田陂。鷄鳴陂。州圓大陂。周家陂。港口鮮塘陂。以上並在廣信府上饒縣內。催陂。下塘陂。喬村陂。周家陂。官田陂。蔡家陂。李家陂。盤陂。鵝壠陂。桑田陂。以上並在廣信府玉山縣內。大陽陂。吉陂。唐石陂。屈陂。康泰陂。黃沙陂。烏槎陂。唐石陂。以上並在廣信府貴溪縣內。晚陂。白石陂。石腰陂。石窟陂。大渠陂。馬巖陂。皎陂。百家陂。獵橋陂。以上並在廣信府弋陽縣內。〔册三四卷二七五四頁二十四〕

星源志

【詩文】

宋袁甫《思政堂記》：婺源諸縣令吾幾仲既新縣廨，以餘力築堂，扁曰思政，而屬余爲記。余聞之良醫，有年少患羸疾，醫視其色曰：「此心思也，爾得無嗜書若思乎？」曰：「然。」「他醫勸爾省思慮乎？」曰：「爾本以思受病，又戒爾勿思，思其説而不得，是以添一思也。爾第寬綽厥心，勿勞爾神，勿摇爾精，志之所之，勿遏所思，思而不已，一日豁然心怡理融，與病相忘，則病去矣！」年少如吾言良已。余曰：「噫嘻！此政論也，豈但醫哉！今夫俗吏之爲政，逐利禄，希寵榮，撤義理之藩垣，破名論之扃鐍，率意妄行，無庸致思可也。有人焉依違於義利、公私之間，兩者交戰，莫之適從。體國乎，則撫字虧；愛民乎，則催科拙；扶弱乎，則巨室謗；安人乎，則下民咨；守法乎，則古誼乖；行志乎，則律令悖；量力乎，則機易失，勇往乎，則多怨忌；好謀乎，則聽言雜；信己乎，則下情壅；求知乎，則道必枉；自晦乎，則上不察。凡此者，朝夕記慮者，足以撓吾虚明之府也。知思之爲害而欲以不思處之，是又庸醫殺病者以省思慮，不惟無益，祇以爲贅。」「然則奈何？」曰：「吾嘗聞諸古矣！思其艱以圖其易，難易本一機也。思其始以成其終，終始本一理也。

方其未通，往來憧憧；及其既通，四達皇皇。仰而思之，時行則行；思不出位，時止則止。如是而思，思之病其瘳乎？且夫喜怒哀樂，緣思而起，知喜怒哀樂之爲患，而禁其勿喜勿怒勿哀勿樂，激而反甚焉者多矣！孰若平吾心而勿起意焉，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蕩蕩平平，奚所擬議；無適無莫，奚所較計。終日思，未嘗思。終日不思，未嘗不思。斯理也，余能形諸言，而幾仲固已施諸政矣！」「若則幾仲之政，可得而聞歟？」曰：「請問諸邑人。」嘉定十七年秋日，勤時袁甫記。〔册七一卷七二三九頁五〕

《靈巖》詩：三巖九洞絶塵寰，問訊真人得縱觀。丹就已乘仙鶴去，雲深元有老龍蟠。鐵船泛海源流遠，玉柱擎天星斗寒。劈破莓苔詩句好，欲歸傳作畫圖看。〔册一百卷九七六六頁

〔二〕

《青蘿洞記》：余握婺源印八百五十日，沿檄之符溪里，里儒張君炤袖詩來訪於臨河院，且言距院十里有青蘿洞。唐元和中，王維、馬知識題墨尚炳然於岩壁間。鄙心素樂静虚，聞其言，若有以引其思者，因馮軾東首而游焉。洞之頂上，覆以巨石，其高數仞，縱廣如之。竅實險隘，初若不可入，秉燭揚炬，左杖右策，未十步間，難阻即平。其中宏廓，帡幪周密，物象森列，天巧所運。頎然踰丈，端立不倚，曰石天尊。圓頂數十，駢羅前後，曰行道岩。撑突騰奮，類涌濤堆雪之狀，曰潮來峰。紋理纚聯，色若繪綉，曰花靴。石乳漏堅凝

玉，立對峙者，石天柱也。阡畦間錯，砂顆采燦者，石芝田也。石鍾僅餘尋丈，以物撾叩，則聲實似之。石天井者，突唆而深黑，投之以塊，徐聞水聲，非可以工力窮也。瑰怪叢夥，未易殫述，飽觀周覽，使人有飄飄物外之興。已而歎曰：三山在萬里風濤之外，棄父母，擲形骸，卒甘於蛟螭鯨鯢之舌者多矣！若茲洞也，介夫小麓之隈、平壤之畔，世鮮有知者。自元和迨今僅三百年，閱其題墨，獲游者不過數四，豈天地祕厥靈跡，不欲發露尋常之觀耶？豈人日汩於幺麽之物哉，不知清淨之爲樂耶？抑亦法守之可畏，而不克盤旋於此耶？茲三者，吾莫得而知也，姑述大概，以貽於後云。元豐五年十月既望，方洵武記。〔册一百三四卷一三〇七四頁一〕

朱松《題洞》：雨過薰風吹面涼，芒鞋終日水雲鄉。可憐塵緒縈人久，賴有仙源引興長。山鳥無心時自語，林花有意解留香。春醪不惜杖頭費，渴似虹霓飲練光。

《題通元洞》：紺宇參差羣玉府，人寰隔絶列仙都。六丁神力開岩洞，五岳真形入畫圖。依舊標題金玉簡，居然表裏映冰壺。我來登覽忘歸步，惟恐王喬下舄鳧。奇峰四立極崔嵬，下有雲房拶薜蘿。桂樹淹留應歲久，桃花爛熳正春和。閑尋谷口仙人鹿，不爲山陰道士鵝。處處清泉堪洗髓，玉京底用更鳴珂。〔册一百三四卷一三〇七五頁十六〕

饒州德興縣志

【屯寨】

銀城屯，在縣東一百二十里。圖云：陳於此立屯。〔册五二卷三五八七頁十二〕

德興縣志

【倉廩】

白沙倉，在靈雲院，去寨二十里。〔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四〕

興利場倉，在本場。〔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五〕

廣信府永豐志

【人物】

鄭承奉，名啓，字君序，世居玉陽鄉，以孝義聞于時。常戒其子孫曰：「自祖父至吾，未嘗有異志。繼自今，若等貲産毋異籍，出入毋異户，煙火毋異爨。」其子常遵守先志，家及五世，食指千餘，有《家範》三十三條。守臣趙公汝愚嘉其義，請于朝。淳熙二年，詔賜束帛。

其後子孫亦有登仕版者，豈非義方之教歟？一時縉紳大夫多以詩詠其美。雖遷變之餘，舊址尚存。今五世孫國材者，僅能草創數椽，彷彿前人之遺意。劉元迪嘗爲作《義居記》。〔册四九卷三五二八頁二〕

廣信志

【宮室】

桃花臺，在上饒縣北百餘里。其山屹立千仞，插於層霄之間，遠望如覆鐘，與靈山相並而高，絶頂之上有一巨石室如臺，可立百餘人。石壁上有小桃一株，遇春花開繽紛，結實纍纍，然可望而不可採。石臺下有石門，可容一人入，常有毒蜂守護於洞門，不潔者不得進。歲旱則禱，有驗。世傳葛洪煉丹之所，遺跡尚存。〔册三十卷二六〇四頁十八〕

廣信府志

【城池】

廣信府城，先王設此以保障生民，外禦强侮，金湯千里，非恃爲險固也。宜鎮撫以德，民將守死而弗忍去，故孟軻氏有言：「城非不高，池非不深，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

也。」蓋有其地無其人，不能守也；有其人無其地，不能守也；有其人又有其具，斯足以守矣！孟軻氏又言：「築斯城，鑿斯池，與民守之，效死而弗去。」守之而弗勝，攻之而弗得，蓋有莫之爲而爲者。已閒暇以圖其具，先之以政教，豈厲民而爲此哉！皇明受天命，臣妾四海，若府州縣設守宰以字民，要衝之地設衛所以爲干城。朔南晏然，亭無斥候，桴鼓之聲不聞，十又一年矣。守令得以宣上教化，干城之將得以訓練士卒，修其備禦之器，安不忘危，靡有及矣，此聖王保民之意也。城池始末如左方所云。本府舊城南抵信河，北自古城嶺過帶湖之南至東門，周回七里五十步，高二丈一尺，闊二丈，下闊三丈。宋皇祐二年，爲大水破壞，知州晉陵張公復築城垣九千尺。至南宋改築於帶湖之北，北廣舊城一里許。庚子年，歸附國朝，復築於帶湖之南，因帶湖以爲北濠，東築於南池之西，因南池以爲東壕，西南因其舊址而增深焉。城垣周圍一千一百一十三丈五尺，垛頭一千八百五十八箇。東金斗門至來青門一百八十丈，垛頭三百零九箇。來青門至北靈山門一百六十四丈六尺，垛頭三百零二箇。北靈山門至西通廣門四百四十丈七尺，垛頭七百七十一箇。西通廣門至南定閩門九十四丈九尺，垛頭一百四十八箇。南定閩門至新興門七十八丈三尺，垛頭一百二十六箇。新興門至東金斗門一百五十五丈，垛頭二百六十二箇。東金斗門，內城門高一丈二尺五寸，闊九尺。自門首量至月城門，計路五丈。月城門高九尺三寸，闊九尺。自門首量

至吊橋柱脚，計一十七丈五尺。月城周圍長一十一丈，面闊八尺，垛頭二十二箇。城高連垛頭二丈，面闊一丈。濠深一丈，面闊南四丈，北十五丈。吊橋高九尺，闊八尺。來青門，門高八尺，闊六尺，城高連垛頭一丈六尺二寸，闊八尺。北靈山門，內城門高九尺五寸，闊六尺五寸。自門口量至月城，計路三丈。月城周圍長一十七丈，闊一丈一尺，垛頭三十一箇。吊橋高八尺五寸，闊六尺五寸。城連垛頭高一丈八尺，面闊一丈。濠深一丈二尺，面闊東一十五丈，西八丈。西通廣門，內城門高一丈二尺五寸，闊九尺。自門首量至吊橋柱脚，計七丈七尺。吊橋頭量至外吊橋樓柱脚，計六丈二尺。吊橋門高一丈，闊七尺五寸。城高連垛頭二丈，面闊一丈。濠深一丈，面闊南二丈八尺，北二丈六尺。敵臺二所，北一所長四丈四尺，闊一丈三尺，垛頭一十九箇。南一所長四丈四尺，闊一丈三尺，垛頭一十九箇。南定閩門，城門高一丈二尺八寸，闊九尺。城連垛頭高二丈二尺，面闊一丈。壕深大河二丈五尺，面闊大河四十九丈。敵臺二所，東一所長三丈六尺，闊一丈四尺，垛頭一十五箇。西一所長三丈六尺，闊一丈四尺，垛頭一十五箇。新興門，門高八尺五寸，闊六尺。城高連垛頭一丈六尺，面闊八尺。城樓四座。東門、南門、西門三座。每座九架七間，四滴水，高五丈一尺九寸。自上量至地面上一層高一丈六尺，計五間，闊六丈五尺，深二丈四尺。第二層高九尺五寸，計七間，闊七丈七尺五寸，深三丈七尺。第三層高八尺四寸，計七

間，闊七丈七尺五寸，深三丈七尺。下層至地高一丈八尺。北門樓一座，計七架五間，外簷二滴水，內簷三滴水，高二丈八尺五寸，臺高一丈四尺，自上量至地共高四丈二尺五寸。上一層高一丈六尺五寸，深二丈八尺，闊七丈。第二層高一丈二尺，深三丈八尺，闊七丈九尺。月城屋一所，計三架四間，高九尺五寸，深一丈，闊三丈七尺。來青門城屋一所，計五架三間，高二丈七尺五寸，深一丈八尺，闊二丈七尺。新興門城屋一所，計三間，高一丈四尺三寸，闊二丈六尺，深一丈七尺。敵樓五所。西門一所計三間，高二丈四尺三寸，闊二丈九尺五寸，深二丈五尺。東門一所計三間，高二丈三尺五寸，闊二丈七尺五寸，深一丈七尺三寸。北門一所計三間，高二丈三尺三寸，闊二丈八尺五寸，深一丈八尺。向北城壕內水敵樓一所，向南城角外敵樓一所，窩鋪九十座。〔冊九十卷八〇九三頁十三〕

【山川】

月湖巖，在本府。萬壽德元觀碑，信州貴溪縣有曰英材者背尖嶺崗，面雲林三十六峰曰香爐，北巖曰月湖。〔冊一百卷九七六三頁二十三〕

石巖，在江西廣信府永豐縣東四十里，土名牛坑。山巔有石屋，高三丈，深廣各二丈。巖有松蘿藤蔓，中有佛像高尺許，故世相傳號石佛寺，歲旱禱雨多應。一在本府上饒縣東一百二十里，上有古寺名幽巖。一在本府玉山縣二十餘里，可容數百餘人。馬大同詩《題

龍潭石巖》：「攬轡觀風只課程，風雲要挹楚鄉清。晨旌幾礙觀山目，夜柝翻驚夢月情。觀者寧知部使者，平生元是老書生。滄浪何處無人識，欲往從之一濯纓。」蔣之奇詩：「紫翠望雲嵐，山前一逕杉。冥冥烟雨裏，枉道訪仙巖。」蔣楷詩：「朝日弄晴嵐，輕雲遶碧杉。玉堂清夜直，應復夢仙巖。」俞南仲詩：「靜聽松聲好，聊爲半日閑。藤依蒼幹古，壁暈紫苔班。橘柚西風裏，菰蒲野水間。非因民事出，那得訪名山。」〔册二百卷九七六四頁十四〕

南巖，在江西廣信府弋陽縣南五里，高百尺。有石壁，鐫古篆二十三字，書跡甚美，其字歲久將湮，不可辨明。石下一穴如屋，橫闊數丈，就石刊刻佛像，儼然可觀，至今存焉。一在上饒縣南一十里，又名盧家巖。按《紀勝》云：巖傍巨石，儼然北向，其下寬平，可坐處甚廣，爲郡人遊衍之地。有太史濟北晁補之及右史東牟王洋元勃約、知黃州南豐曾宏父《遊南巖》詩，又潁川韓龍學亦有詩。〔册二百卷九七六六頁十六〕

洞巖，在本府上饒縣北三十五里。林壑掩映，巖石奇秀，有石蔽之，俯身下四五尺，乃平寬，可數十人坐。巖上垂乳如纓珠纍，溪水流出，其聲清壯。越溪以往，始深黑，火燭之乃可進，好遊者以爲可行至數里間也。其傍有尤美軒，乃提舉兩浙東路茶鹽湍石喻樗子才爲縣尉日所名，有中書舍人東萊呂本中居仁、端明殿學士玉山汪應辰聖錫、知上饒縣沙隨程迥可久詩。

尤美軒，在玉山縣小葉村，喻子才作尉時名之，取歐陽文忠公《醉翁亭記》所謂「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者」。後數年舊軒既毀復作，寺僧移軒山下，汪聖錫要詩叙本末，因成數句寄之。　呂舍人詩：「故軒在何許，遠在洞巖側。洞巖山水勝，自與塵土隔。天以奉幽人，寧肯媚過客。尉曹昔吏隱，到此若有獲。名軒曰尤美，盡去眼界窄。坐令歐陽公，餘意轉明白。車馬走道路，我久度此厄。茫茫六合間，於此有安宅。軒雖有成壞，山本無異色。舉頭見林壑，不必更遠索。」　江端明詩：尤美軒，外舅所名也。中更摧毀，僧復築於故基之下，蒙中書呂公賜詩，且有教誨之意，謹賦此詩：「巉然絶壁臨招提，仰視疑欲干晴霓。林巒獻狀環左右，煙雲變相隨高低。少日登高不憚遠，喘吁頹顏如夏畦。却凭軒檻認行處，一覽不待窮攀躋。愛山願作此軒客，飢火驅出仍東西。青衫烏帽犯塵土，夢想春緑浮鳧鷖。歸尋舟刻劍已往，扁榜僅能存舊題。道人知我若有失，更附山房排栱枅。方欣勝觀還昔日，忽得妙語來磻溪。茫茫六合有安宅，恍悟十年行路迷。甘與山僧爲逆旅，自使歸如相敕磎。暗明通壅悉還汝，無所還者吾其棲。但慚屋上復架屋，空費囊中金裹蹄。」　程知縣詩：尤美軒在玉山之洞巖，玉泉先生所創，上饒公重葺。「儒賢不自居，遠慕六一翁。洞巖天下奇，超出滁山峰。鬱積秀和氣，鍾我蓋世公。冰玉相輝映，盛事古無同。公今忽乘箕，而我來自東。列炬照幽遠，捫蘿扣玲瓏。陽崖能奪景，陰岫自藏風。巉絶異狀至，淙激

洑流通。須臾鐘磬發，乃得梵王宮。亭製亦云舊，遠日增憑空。禪老霜顛毛，歷歷記前蹤。名儒天一涯，悵仰無懽悰。諸友命之賦，萬象驕莫從。異時憐湛輩，名託峴山崇。」徐思遠詩：「跨馬絶風煙，夜與雲俱宿。彈琴向窗間，微月掛森木。曉行巖上路，一溪緣淨緑。路窮入其中，溪流貫山腹。巖開類天設，石亂疑鬼伏。水從何自來，乃爾瑩心目。巖前野僧居，種桃滿空谷。惜已過芳時，不見花芬馥。平生青霞志，恥受紅塵辱。老我茅三間，茲山疑可卜。」宋禧詩：「翠巖仙洞白雲深，躡石捫蘿一訪尋。真馭不逢山色暝，澗風吹袂冷森森」。劉述詩：「英英洞口雲，觸石纔一縷。須臾徧空山，霈然作靈雨。萬物一以澤，孤蹤無處所。我心良所珍，作詩以自矩。」劉須溪詞：遊洞巖，夜大風雨，彭明叔索賦，醉墨顛倒。「坐久語寂寞，泉響忽翻空。不知龍者爲雨，雨者爲成龍。看取交流萬壑，不數飛來千丈，高屋總淙淙。是事等惡劇，裂石敢争雄。敲鏗訇，捫滑仄，藉蒙葺。蒼浪向來半掩，厚意復誰容。欲説貞元舊事，未必玄都千樹，得似洞中紅。簷語亦傾倒，洗爾不平胸。」〔册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四〕

朝天巖，在江西貴溪縣龍虎山。〔册一百卷九七六三頁四〕

月巖，在江西廣信府貴溪縣東南三里，一在上饒縣西三十里。一名石橋山。巖半有穴，穿出山背，遠望如月，故名月巖。《寰宇記》云：山中壑穴如虹橋，然外窺如蓋，遠望如

月，雖天台石橋不足以比。朱喬年郎中有詩云：「鑿透巉巖不記春，山腰千古掛冰輪。誰知擘破三峰手，聊出嬋娟戲路人。」〔冊一百卷九七六三頁十八〕

沙巖，在本府貴溪縣治東。〔冊一百卷九七六四頁七〕

觀水巖，在本府貴溪縣，若一人俯溪之流以觀者。〔冊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八〕

三教巖，在江西廣信府貴溪縣，若三人並坐講論者。詩曰：「道寓環中本一樞，教分鼎足豈殊塗。三人並坐渾無語，千古溪山會得無。」〔冊一百卷九七六五頁五〕

天柱巖，在江西永豐縣南二十五里。巖內有石如柱，際其上下焉。〔冊一百卷九七六三頁四〕

三巖，在廣信府永豐縣東五十里，屬周安鄉四十二都，與六石峰相望，昔蔣賢良夔讀書之所。有怪石，又有虎巖、龍井，鄉人遇旱，禱之頗應。俞伯華詩：「曉遊六石暮三巖，杜宇啼紅入翠嵐。客子搖藍疏雨外，麥黃柘綠是村南。三巖之下有賢良，暮史朝經萬卷場。老樹山空人已盡，迥然千古姓名香。」〔冊一百卷九七六五頁四〕

讀書巖，在江西廣信府鉛山縣西北六里。天成石龕，僅可盤旋，狀元劉煇讀書處。〔冊一百卷九七六五頁十〕

帶湖，在城東北，稼軒棄疾故宅。宋創帶湖書院，今廢基存。〔冊二十卷二二六七頁二十八〕

錢倉。《寰宇記》云：在弋陽縣，有石臨水如廩，高數丈，號曰錢倉。户如六尺床。晉太和中，有釣人從户，遇石開，其錢自出，因收得四錢。〔册八二卷七五一八頁十三〕

【倉廩】

廣濟倉，在府治西北，計一十一廒，房屋四十間。〔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二十四〕

存留倉，在府治北，計七廒，房屋計三十五間。〔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十一〕

【宮室】

跨鶴臺，在城南。世傳曾有仙人騎鶴至此。〔册三十卷二六〇四頁十三〕

廣信府永平志

【詩文】

《縣齋觀林德亮墨梅》：胸次毫端絶點塵，畫師終不似詩人。知君和靖先生後，寫得梅花分外真。　色香本幻還生幻，水墨爲梅真是梅。挂向小窗禪榻畔，引他胡蝶夢中來。

生平幾度醉花前，秖怕飛英落酒邊。今次相逢不須壽，鉛華已畫得長年。　嶺頭飽歷雪霜清，今日移居入管城。須信凌煙新繪像，向來白面舊書生。　憶昔承恩入帝宫，曉粧幾聽壽陽鍾。無錢乞與毛延壽，玉膩翻成黑瘦容。　花光卿月未爲奇，筆法真傳楊補之。意足

不求顏色似，自慚未及簡齋詩。〔册三六卷二八一三頁二〕

陳文蔚撰《羣賢堂記》：爲政有大體。達幽枉，雪冤滯，使民有所赴愬者次之。而汲汲於催科，抑末矣。國家張官置吏，星羅碁布，徧滿州縣，豈苟然哉。蓋將使之布宣德意，推明教化，正人心，厚風俗，以壽國脈於億萬年之永，豈欲其營私殖貨，剥下媚上，顧爲基本蠹哉。夫欲正人心，則莫若崇儒重道，教學明倫，使爲士者知所趨鄉而明禮義。欲厚風俗，則莫若崇尚節義，褒表仁賢，使關節脈理上下相通，而利患無所擇。如是則爲政之大體得矣。雖屑屑細故，莫或毛舉，未損也。況大綱既正，衆目必張，豈有得其大而遺其小哉。苕溪章侯，來宰鉛山，慈祥惻怛，寬大樂易，民之歸之如嬰兒之慕慈母，至家具其銜，焚香以祝之。然則侯之爲政可知矣。未幾，鼎新縣庠，植僵起仆，寧損他費以養生員，春秋二補及每月課試，躬率僚佐，精加考覈，陞黜必當。繇是絃誦之聲不絶，寂寥湮廢之餘，而劍佩鏘鏘矣。然侯之心猶以爲是特故事之常，未足以償吾素，乃於西湖之傍買屋一區，取是邑前後名賢之所經歷，邦人之有行義，寓客之爲時望者，不以爵秩穹卑，姓名顯晦，凡有善可書，莫不傳之以著其始末，贊之以揚其德美，祠之以表其敬。其大者，則取其講學之功，道統之繼，辯異端似是之非，發前聖未明之蘊，扶人極而立世教，有功於萬世者。其次則志氣之激昂，風烈之峻拔，忠君孝父，舍生取義，有如秋霜烈日，足以激貪而起懦。其下則居官可紀，處鄉

以義，厲金石不移之操，剖藩籬爾汝之私。以至履行之脩飭，文章之典雅，足以傳世而行遠者，莫不取之。凡一十有六人。堂以「羣賢」扁之，效錢塘湖上之意。然則是舉也，其於人心風俗，豈小補哉。倘是邑之士，體侯之意，自是以往，厲志聖賢之學，而恥爲章句小儒，則侯之功及於是邑者，詎止一時而已。寓公若邦人，忘身徇國，推己及物，脩身以見於世，則風俗豈不有大可觀者。予於是既嘉侯之用心，抑有望於邦人。雖然，風俗自人心始也。近世以來，人心偷惰，廉恥不立，其爲風俗累也大矣。侯既於講學留意以正人心爲本，則風俗之變不難矣，邦人其朞月以俟。規畫既定，走書上饒，諉文蔚識其顛末。文蔚不敢以不文辭，遂爲書之。侯名謙亨，字牧叔。其先正二卿，嘗歷言路，議論風采有足尚者，宜侯克世其家云。〔册七十卷七二三七頁六〕

趙不遏《兼濟倉文》：夫兼濟倉者，因張乖崖垂警之言，慕黃兼濟平糴之意，肆爲此舉，初無妄心。始謀初用於餘糧，逐歲遞增於百斛，從微至著，自邇及遐。庶窮民無艱食之憂，同此身有一飽之樂。大爲編秩，永紀章程。高厚實鑑於本情，毫髮靡容於失度。〔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三四〕

永平志

【倉廩】

省倉，在縣西五十步。〔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十二〕

【詩文】

《虞美人·極目樓觀芙蓉》：秋深猶帶秋初熱，未放秋香發。愛他樓下木芙蓉，粧罷三千美女出唐宮。西湖雖小風光勝，分得錢塘景。這些林木這些山，恰似三賢堂後凭欄干。〔册三卷五四〇頁十八〕

《和邵倅劉推鉛山西湖韻》：水中山影浸鵝湖，混混泉源注一隅。十頃寒光接杭潁，二郡皆有西湖。千年傑句次歐蘇。二公知杭、潁。雪蟾斲就玻璃界，花木鋪開錦繡圖。派出江西模寫妙，詩壇二將壓孫吳。〔册十九卷二二六三頁二十一〕

西秦張叔夏《西湖春感·高陽臺》：接葉巢鶯，平波捲絮，斷橋斜日歸船。能幾芳遊，看花又是明年。東風且伴薔薇住，到薔薇、春已堪憐。更凄然、萬綠西泠，一抹荒煙。當年燕子知何處，但苔深韋曲，草暗斜川。見說新愁，如今也到鷗邊。無心再續笙歌，夢掩重門，淺醉閑眠。莫開簾，怕見飛花，怕聽啼鵑。

《曉行西湖邊·菩薩蠻》：霜花鋪岸濃如雪，田間水淺冰初結。林密亂鴉啼，山深鴈過稀。風恬湖似鏡，冷浸樓臺影。梅不怕隆寒，疏葩正耐看。〔同前〕

晁補之《鵝湖長老開堂疏》：蓋聞大空非界，認華自是迷人；陽燄無波，守魚真成癡鶴。徒以無始妄業，有餘幻因，說寂說常，別名別相。室羅蔑河見佛影，正似夢中；毗舍俱家入聖胞，未知來處。有病必求藥，到岸不須船。佛性在阿那邊，兩頭雙動；般若以何爲體，大笑一場。談此者多，達此者寡。又恁麽去也，當如何接之。曾經黃蘗三頓來，直得困徹；便是曹溪一滴水，更不疑他。固知戴頭覓頭，就屋添屋，也要春來冰解，日出煙消。況鵝湖山水之名藍，馬祖子孫之遺範。雖復骨藏十世，未妨名播九州。法席比虛，緇徒猶盛。必得如龍如虎，乃堪度馬度驢。伏惟某和尚悟祖祖心，提方方印。默時淵妙體用，推向一坑；語則雷驚縱橫，流出千偈。彼緣已熟，此正是時。卷舒皆欲爲人，去住亦豈由我。今者不動一莖草，不遠千里塗，直須救取猫兒，也莫輸却山子。慈悲肯顧，懽喜普同。〔册二十卷二二六七頁二〕

馬永卿《請峰頂枯木住鵝湖疏》：常寂光中，本絶去來之想；道人分上，豈有喧靜之殊。不出當山，請關法席。伏惟峰頂長老脚根點地，鼻孔撩天，打開南老之三關，截斷遠公之九帶。繼南天之梵相，達麽重來；蘊河朔之英靈，趙州復出。高提祖印，拂袖名藍。退

居萬仞之范峰，嘗受諸天之妙供。言念湖山之寶刹，近爲荆棘之荒株。痛法宇之久隳，喜野干之遁去。考於公論，屬在當仁。屢奔輳以邀迎，每逡巡而退避。清標嶄絶，固高難進之風；洪誓宏深，幸赴衆生之願。相望數里，何惜一來。隨流水以下山，招閑雲而出岫。黄花翠竹，本來到處相親；夜鶴曉猿，況是舊庵相伴。〔册二十卷二二六七頁三〕

《鵝湖夜坐》：士生始墮地，弧矢志四方。豈若彼婦女，齷齪藏閨房。我行環萬里，險阻真備嘗。昔者戍南鄭，秦山鬱蒼蒼。鐵衣卧枕戈，睡覺身滿霜。官雖備幕府，氣實先顔行。擁馬涉沮水，飛鷹上中梁。勁酒舉數斗，壯士不能當。馬鞍掛狐兔，燔炙百步香。拔刀切大肉，哆然如餓狼。時時登高望，指顧無咸陽。一朝去軍中，十載客道傍。看花身落魄，對酒色凄凉。去年忝足召，五月觸瞿唐。青衫暗欲盡，入對衰涕滂。今年詔復下，鴻雁初南翔。俯仰未閲歲，上恩實非常。夜宿鵝湖寺，槁葉投客牀。寒燈照不寐，無枕慨以慷。李靖問征遼，病憊更激昂。裴度請討蔡，奏事猶裹創。我亦思報國，夢遶古戰場。〔同前〕

《暑中行役宿鵝湖》：征途歷險艱，歸日當炎燠。祝融方震怒，旱魃殊驕驁。田乾赤地裂，風起黄沙簸。但有殷雷驚，曾無陰雨膏。坐乘胸如惔，步屧頭欲破。返照不容逃，南薰未嘗到。浴净隨即汗，飲清行復燥。一浣輒一焚，九蒸仍九暴。僕夫況勞瘁，客子添愁懊。前侔拔山羽，後若盪舟槀。忽欣蕭寺逢，徑借禪房卧。車馬爾雖增，泉樹吾所好。豈能陟

峰高，直欲尋堂奧。賓主相棄忘，巾屨從疎墮。望月遶牆行，納凉當户坐。暫偷此夕安，明日還無柰。〔同前〕

《書至鵝湖訪先祖簡肅詩扁，歲久不復存矣。月老重飾一板，合余代書楊芝蘭室，因題二十八字。三山林致誠》：憶昔先翁此地經，曾揮詩筆掃青冥。我來徧索前脩句，雷電何年勅六丁。〔同前〕

陸九齡《會鵝湖呈元晦伯恭》：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講習，須知至樂在于今。

朱熹和：德義流傳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方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却愁説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册二十卷二二六七頁四〕

馬遂初《畏齋銘》：不耻不仁，不畏不義。苟有是心，何所不至。是故小人，弗畏人畏。彼君子兮，小人之異。始也知畏，終也無畏，故能俯仰天地，而心不愧。〔册二九卷二五三五頁十九〕

《上供倉銘》：人力負米一石，日行可逾一舍。鈆山歲租萬有七千，縣用一萬有奇，餘

悉上供。邑抵舟次一舍而遥，歲調丁男八千，計往來，遠郊五日，近郊三日，廢農功三萬日程有奇，民勞焉。上饒太守吴越錢侯，名象祖，字伯同，爲政朞年，利興害除。命尉相地瀕河治倉，俾民便道就輸，以省陸運。面水百步得故基，爲屋百楹，東西列廒六，南鄉設廳事，繚以周牆，木之工三百，土工倍之，陶瓦六萬，釘十一萬，食與傭直皆給，期月而成，人大悦慰，蓋淳熙十年七月癸未也。倉之地曰汭口。其銘曰：政以字人，匪以勞之。役非其道，奪我農時。乃復斯倉，乃勞斯逸。無斁之休，君子之德。君子孔嘉，民以豫乎。永啓厥後，毋致錯予。上供倉，縣西三十五里汭口市，知州錢象祖因民便立之。〔册八一卷七五一五頁〕

鉛山志

【陂塘】

三里陂。武陵陂。陳潭陂。護山陂。黄柏陂。高門陂。西源陂。徐源陂。石塘陂。沙溪陂。長冶陂。以上並在鉛山縣内。〔册三四卷二七五四頁二十四〕

廣信府鉛山縣志

【倉廩】

廣平倉，在鉛山縣西城内。〔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二十五〕

鄱陽志

【湖泊】

鄱陽湖，古之彭蠡，在城西四十里。水漲之時，近不十里。湖跨南昌、饒州、南康三郡之界，屬饒州者，東一隅爾。所瀦之水，合饒、信、徽、吉、贛、建昌、臨江、南安、袁筠、南昌、南康諸州之流，春夏秋汎濫渺茫，至冬水歸港道。今湖口入江處，西北則江漢之濁流，南則鄱陽湖之清漲，合流于江于海。〔册十八卷二二六〇頁十四〕

楮婆湖，湖在餘干縣治之西，以唐劉長卿詩，亦名後谿。〔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七〕

烏冷湖，湖在鄱陽縣。〔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四〕

族亭湖，湖見《九域志》。在餘干縣西北，水路八十里。王記云，後漢張遐封族亭侯，因以爲名。死葬於此，有族亭村。〔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五〕

道汊湖，在鄱陽縣。〔册二十卷二三七一頁十一〕

梯高湖，在鄱陽縣。〔册二十卷二三七一頁十二〕

【城池】

羅城，周迴二千三百五十九丈，東臨東湖，南瀕番江，西連蠙州，北負芝山。本秦吴芮爲番令時所築，有三城。《寰宇記》：郡城即吴芮爲番君時所築。王記云：芮築城有南、中、北三城。後漢建安十五年，孫權分置鄱陽郡，治故縣，後徙今城，《通典》：孫權分置鄱陽郡，初理鄱陽縣，後徙吴芮故城。《寰宇記》：鄱陽郡初立，理於鄱陽故縣，後徙理吴芮故城，即今州也。或曰吴赤烏中太守華融遷之。王記：鄱陽古城，在今州東七十里。吴赤烏中，太守華融移郡城，其鄱陽縣仍居此古城。隋大業四年，以南城爲鄱陽都尉府，中、北二城爲州城。唐武德七年，刺史韋大寶又以南城爲州城。貞觀八年，刺史薛懷昱總葺三城爲州城，凡四里六十二步，高二丈。見王記。又云：南鄰鄱江，西即峻嶮，東連鄱陽，北帶郭。略有不同。訖宋朝，他無紀載。惟建炎三年，胡騎南來，顯謨閣直學士連南夫以守不固，賦工繕治，明年始成。見生祠記。累經水患，率皆頹圮，其高者遺址僅存。嘉定七年，今知州朝奉郎史定之申明修築，環繚一新，財五閱月訖工。是役也，不仰大農，不賦屬縣，不擾齊民，悉自理財以給費事，卒伍更番受役，工匠計日受庸，凡物直賞予皆面授，至身執扶以勉之，故咸樂爲用。先是度程，謂非滿歲不就，未幾，崇城雉堞屹然，既堅且好，不特州人世蒙

其利，爲國巨屏，視旁郡壯焉。凡爲門八：東曰永平，監路。西曰蠙州，俗曰下西關。南曰鄱江，俗曰龍潭。曰月波，俗曰倉步。曰楚東，舊名碧瀾，俗曰館驛。匯澤，舊名下水。北曰朝天，京路。曰靈芝。芝山路。爲斗門二，以泄城中水，東曰承流，東流橋東。南曰朝宗，德化橋南。舊無之。其元申請云：本州郡城，歲久頹圮，蕩然不存。西北基址稍高，間有存者，尚可修築。東南兩帶，延袤五里，外瀕湖，地勢最卑，城皆不存，所謂城基，盡爲居民侵占，起造屋舍。每歲當霖潦之時，江流泛溢，民户乘舟往來，水後復被濕氣蒸溽，率多病疫。況饒州係兩司建臺之所，鄰接七郡，實爲衝要之地，今無城郭以備不虞，實爲利害。今檢照昨來自慶元五年内知州林桷申請，乞行修築，續準本安撫轉運司，委徽州通判曾帥熊到州，同前任知州陳杲、通判周根，躬親將帶壕寨劉慶等，打量城壁損闕去處，具申朝廷訖。自林桷、陳杲後累政闕乏，因循至今，復二十餘年，又連遭大水，愈見城壁廢壞，欲望朝廷劄下本路監司，再差官吏前來重行打量會計合用磚石灰泥人工，仍乞劄下就近江池州大軍，差借壕寨前來築砌，庶幾經久堅實，以爲一方捍禦之備。得省劄仰本州撙節措置一面，如法砌築。後再申云，已盡絶浮費，檢覈吏姦，除上供外，趲到錢别行立庫收支，並無分文科抑諸縣行鋪民户。合用物料人工錢一十二萬九千餘貫，米五千餘石，酒一千三百餘石，磚四百三十八萬二千片，灰六萬七千石。起三月初六日，盡八月十三日訖工。遂上奏曰：臣至愚不才，幸被推擇爲郡長吏，待罪鄱陽。受任之初，首究民隱，咸謂此邦襟江帶湖，地卑下，故城爲水所嚙，十隳八九。淫潦時至，水入民廬及簷屋，民皆乘舟去來，老稚奔竄，無所依歸，疾疫死徙，無歲不被其患。臣不勝震懼，冒昧請于朝，乞委官相度築治。荷朝廷軫憐，不以内郡城郭爲不急之務，即賜俞音，令本州一面撙節財賦，自行修築。臣聞命之日，即行經理，不敢自暇。

覈吏姦，絶浮用，取郡計之贏，以給費事。凡磚石灰木畚鍤器具之屬，悉面予時直如私家，集郡兵土軍，得千六百餘人，更爲番次以供役，日加優給。工匠則募民以庸，不敢有妨農時。臣躬自執扶與之赴役，同一甘苦。以故士卒工匠樂爲之用，亦忘其勞。自三月六日興工，至八月十三日，凡鼎新築砌羅城二千三百五十九丈，起立城樓八座，斗門二座，共役軍兵十一萬四千二百五十工，役匠四萬一千七百二十工，用磚三百五十萬五千五百口，石九千七百八十四丈，灰六萬七千一百九十六碩，以至竹木釘索畚鍤鋤杵器用等。及官吏工匠支費錢米，盡係本州自行措置，收買使用，並無分文科敷縣鎮及役使搔擾民户。今來已遂訖役，除已供畫圖本繳進外，欲望聖慈差官前來覈實檢視施行。後得旨，委江東提刑檢視覈實。提刑爲朝請郎王益祥，具申有云：饒之爲郡，西瀕大江，通彭蠡澤，山藏水宿，常多盜賊。建炎間，屢有淮賊攻城之擾。經今九十餘年。緣城之東南有徽、信二水直下，衝至城岸，合而爲一，環遶而西。每歲春水暴漲，東南一帶城壁因積年衝激淜浸損圮，民旅往還，全無城禁。城之西北，地勢雖高，基址亦多頹圮。知郡史朝散到任，首以修城爲急務，朝夕究心。惟覈吏姦，撙節財賦以助支遣。所用人工，以本州厢禁軍并六寨土軍調發更役，夫匠工作，收買物料，革絶官司減剋之弊，盡從民間時值支給。人不憚勞，役不及民，首尾僅六閱月，周迴城壁圓備。兼以餘財餘力，建造州治浮橋，及諸官廳等處廨宇，興崇學校，廣闢道路。益祥置司饒州，目覩是實。永平門東至朝天門，凡四百八十二丈、瀕湖用石脚二層、高一尺七寸，通女牆高二丈二尺五寸。朝天門北至盤洲園門，凡八百一十七丈一尺，依山爲址，用石脚一層，高八寸半，通女牆一丈五尺。盤洲園門西至識山堂城隅，凡六百一十二丈，地勢稍高，用石脚一層，高八寸半，通女牆高一丈五尺。識山堂城隅至楚東門，凡一百七十丈，前臨江，用石脚二層，高一尺七寸，通女牆高一丈五尺五寸。楚東門南至永平

門，凡二百七十八丈，臨江最卑，用石脚七層，高六尺，通女牆高二丈一尺五寸。又以爲前後城壁損壞，多不即繕治，故因循廢圮，遂以酒麴務舊地創新街樓屋五十間，僦金歲收可千二百餘緡，別項樁用，仍各委官分掌，旬一供申，遇摧毁以時補築。凡工料皆不侵郡計，可永使勿壞。起城上玉芝堂至紫極觀後城角，四百三十丈，並蠙洲門路分主之。自路分界至靈芝門折角，五百二丈，監押主之。自監押界至朝天門轉角，三百五十丈，鄱陽縣東尉主之。自東尉界至永平門南，四百四十七丈，都監主之。自都監界至匯澤、楚東、月波門，三百七十七丈，添差都監主之。自譙門轉鄱江門至玉芝堂，二百五十三丈，州事務官主之。外子城東北二百八十丈，南西即羅城。爲門二：東曰豐泰，北曰慶朔。中子城東北一百六十五丈，爲門二：東爲譙樓揚州名，又東少北曰瞻雲。內子城廢，今築臺建爲儀門。《宋會要》：紹興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知饒州張杓言，本州與江池接境，密通淮甸，城壁頹毁，委官檢計得合修築去處，計四百六十六丈，人工物料，共用錢米八萬九千六百餘貫碩，乞應副修治。詔令所屬給降空名進義校尉綾紙五道，助教勑四道，並充修城支使。臣僚言饒州城壁，係一面邊大溪，每至春月，必爲大水所浸，以是前後屢修屢壞，加以官吏因緣作過，六縣之民困於此役，愁歎之聲不可聞。今張杓所乞錢物，已蒙朝廷支降，竊恐上件綾紙並勑，所得錢數無多，本州不過只是應副。從之。

蔡幼學《新築城記》：中興四聖相授，咸以息兵養民爲先務，治成德洽，中外輯寧，一時長吏，往往習安靜而重興作。城郭溝池之固，自並邊有因循未暇及者矣，況內地乎？鄱陽表江帶湖，爲今要郡，而城圮墊已久，江齧其南趾，日益湮廢。歲春夏水溢入衢市，民不勝

病。太守史侯視事之浹日，亟集佐僚議之，皆曰：「往者郡有請，類弗報，役大而力不足，可若何？」侯歎曰：「然則城終不可成乎！」乃自以爲己責，力請于朝。具稽郡賦之入出，覈隱漏，損浮冗，儲其贏以共用。朝廷下其事，令郡以漸經理，則城已賦功矣。市村庸匠，給以實直。分兵更役，優以廩犒。侯單車督視，察其良否勤惰，無敢不肅。於是條所當支費之目以聞，詔先給封樁緡錢一萬，則城已就緒矣。具以實言，遂不果給。是役也，始於嘉定七年三月辛未，成於八月甲辰，凡役匠四萬一千七百二十，卒十有一萬四千二百五十。城周十二里有奇，因門爲樓者八，麗水爲斗門者二。既事，獎吏卒之有勞者，復陶人若匠之征役有差，已責緩刑，旁暨諸邑。邦人感悅，繪侯像以祠。侯又以其餘力，即城南絶江爲浮梁七十丈，由江而南作新堤三十里，以便行旅，復兩月而畢。既悉圖上其事，乃屬余記之。余惟成周盛時，朔方東方之城，大臣將王命以出，歌於詩雅。下及春秋，孫叔敖城沂之役，不愆于素，傳者亦亟稱之。今侯之城也，力不煩於民，歛不及於縣，僅五閱月，而復數十百年已廢之規，績顯于一方，利垂于不朽。揆之於古，是宜特書。抑余又思今天下之廣，事之弛於因循者亦多矣。鄉使長民之吏，慮遠於微，處難於易，皆以其身任立事之責，則由內之外，百廢具舉，亦何功之不可集哉。故予樂道侯之事，俾來者有考焉。侯史定之子應，四明人，於故太師丞相爲孫，於今丞相爲猶子云。〔册九十卷八〇九三頁六〕

古浩州城，西北一百三十里。唐武德五年置，析鄱陽地爲廣晉縣隸之，八年州廢，基跡猶存。有浩山。〔册九十卷八〇九三頁十一〕

古順安郡城，見古鄱陽縣城。〔同前〕

古鄱陽縣城，在縣東六十里。漢鄱陽縣之武陽鄉，以番君所部勁勇得名。王莽改爲鄉亭。梁承聖元年，更置小南縣。隋開皇九年廢，大業元年更立順安郡。兵不滿千，遂併入鄱陽焉。〔同前〕

古鄡陽縣城，西北水路一百二十里。王記載：周三百步，東西南三面接連平林，城高一丈二尺，厚七尺，微有濠塹。漢高祖六年置，王莽改名豫章，永初三年廢。〔同前〕

古廣晉縣城，在縣北一百五十里。晉置，宋省，唐武德五年復置，隸浩州，八年省。〔同前〕

吳芮歡獵城，在縣西一十八里。王記載：周回八百二十步。〔同前〕

英布城，在縣西北一百五十里。王記載：吳芮築以居布，周回八百六十步。〔册九十卷八〇九三頁十二〕

彭綺城，在縣東七里，北臨樂安江。《吳志》云：吳黃武五年彭綺築。〔同前〕

唐樂平故城，在縣東四十里。長樂江口即故縣。〔同前〕

古城，在安仁縣東南五里，周圍六七里。有稱觀前稅務前監前瓦子下者，壕池石道之屬具存，不知何代所營，世傳嘗爲州城，後以土輕棄去，今其間大半爲田。《一統志》云：廢置之由莫考。〔同前〕

仙人城，在安仁縣東七十里。羣山環峙如城，或端或倚，或駢或離，或陷如刳，或峭如削。臨溪懸崖多大穴，中有鐵冶鹽敖倉廩棺槨之屬，皆去人數千尺，世傳武夷仙人多歸葬於此。見縣經及仙巖寺記。〔同前〕

新平古城，在浮梁縣西北新定、化平鄉之兩間。〔同前〕

新昌古城，在浮梁縣東，新昌水口。〔同前〕

南城，在浮梁縣南一里。唐黃巢之亂，邑令金日安徙邑民居之，留治十七年，復其故。今顯教寺基是也。〔册九十卷八〇九三頁十三〕

【宮室】

奉親堂，堂在燕堂之北，舊爲正寢，頹廢，令史定之更建。〔册七十卷七二三八頁一〕

新民堂，堂在設廳、燕堂之間，令史定之創建。〔册七十卷七二三八頁三十五〕

清心堂，堂在安仁縣治之東，紹興二十七年李彬建。舊名畫寂，又名雙清。〔册七一卷七二四〇頁十〕

得心堂，堂在東廳之北，舊范仲淹名玉芝，令史定之移其名於城上之堂，更今名，取吴芮得江湖間民心之義。〔册七一卷七二四〇頁十九〕

【人物】

李奕，字世德，安仁人。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終會稽尉。熊彦詩惜之曰：「鄉失一賢，位失一士，經失一師。」於諸子百家之書無不讀。有《易傳》、《春秋辯例》、雜著三十卷、詩五卷、詩話二卷。號鳳山先生。族子覩，以詩禮名家，有擁萬堂。〔册一百四卷一〇四二三頁六〕

番陽志

【湖泊】

東湖，在餘干縣學之南。〔册十九卷二三六二頁七〕㊀

【土産】

小麥，有赤、白二種，其别有青稈，有白蒲，有大青，有齊頭黄，又有僧頭。本浙種，皮厚而無芒。〔册一百八八卷二三二八一頁二〕

㊀《大典》誤作「番易志」。

蕎麥，蕎花白，幹赤，冬熟，畏霜，非二麥之類，亦名烏麥。或爲粉，或煎或蒸而食之。〔册一百八八卷二二一八二頁九〕

【倉廩】

社倉之議，始於閩之崇安縣。因乾道戊子歲饑，故侍講朱熹偕其里人朝奉郎劉如愚措置，乞之郡貸米六百石，區畫賑糶，比冬十收其息之二，積有四年，盡以元本歸之官，而所贏凡三千一百石。自是歛散，每石祇收耗三升，雖值凶饉，人不困糴。乃上其事，乞推之天下。孝宗特俞之，仁政及民，莫此爲要。今餘干縣有兩倉，其一則紹興五年，轉運司以本縣所發賑濟之米，猶存價錢一千一百九十五貫有奇，令知縣江同祖循社倉之規，置倉於福應鄉，以其錢糴米凡七百三十三石二斗，春頒秋歛，息以二分，耗如息四之一；其二則慶元五年，本縣及大慈北鄉之民請於州欲倣而行之，乃掊其貲産之券，質之州庫爲錢一千二百二十七貫有奇，得來七百石頒之，民凡七百二十四户，息耗視前，遲之五年，息可償本，出納以尉，提督於縣。〔册八十卷七五一〇頁十八〕

【宫室】

三善堂，在餘干縣治西偏。宋紹興間，沈度知縣事，改有善者三：一曰田無廢土，二曰市無閑居，三曰獄犴無宿繫。而民謳歌之，故堂成，父老請題曰三善，熊彦詩爲作銘。堂宋

末廢。熊彥詩銘並序：予甥沈度公雅爲餘干之明年，彥詩過之而問焉，曰：「鄉見君竟上田無廢土，少壯歌吟，以趣行其犢，若衒其四支之敏以誇予者。市若列屋賴□樹木茂好，負任擔荷者，懷喜不怒。庭階虛閑，狴犴不宿，又無疾走大聲，他日蒲大夫之政也。何爲於此，請從君問治民。」公雅改容曰：「詔令寬大，日日來問民，謹得以實惠分付邑人，俾家有之，度不敢留一毫。遭上官明白，我書得不醜，信手爲之，無引其肘者，此所謂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願不難工也。嘗聞治心矣，何敢治民。」彥詩喟曰：「治其心而刑於民，此單襄公觀陳，范昭觀齊，孔子觀蒲而贛君觀彭城一法也。望人容色，知病淺深，其法固出於此。孰謂子貢之智，乃以孔子未見子路而稱其善者三爲可疑耶？」會公雅請名其便坐之堂，因題曰三善，且爲之銘云：恭欽以信，可以執勇。藏勇於農，以力自寵。忠信而寬，吾與爾游。人士自愛，誰其肯偷。明察以斷，喧囂不競。弭其心兵，同一清靜。惟是物三，在竟邑庭。心則君心，人識其萌。烏乎戒哉，爲山虧於纍土，疾病加於少愈，善不可輟，安不可恬。惟子沈子，治心之功。火滅修容，以圖其終。紹興二十四年。〔冊七一卷七二四二頁二十九〕

【人物】

無倦齋，在恕堂之前。〔冊二九卷二五三六頁十三〕

戟門，在儀門之北，令史定之即舊址崇廣之。〔冊四九卷三五二五頁十〕

陳繫，字明仲，安仁人。義居五世，鄉人號港口陳。登嘉祐六年進士第。哲宗新政，以都官郎對稱旨，提舉河北常平遷漕，又移河東攝太原。時方經理西鄙，繫獨當飛輓，後城烏龍功尤多，竟感疾卒，詔爲治葬。官其子墨彥，即雪溪也。有文集十二卷。兄晞，字規聖，亦登第，官至著作佐郎。能篆古，書家謂李陽冰以來一人而已。〔册四五卷三一四一頁九〕

【詩文】

《德興寓舍》：經案朝看日，書窗暝坐時。謾吟五字句，戲誦百家詩。破夢春風動，無眠夜雨知。一生閑處著，喪亂髮如絲。〔册八八卷七九六二頁十〕

龍文達詩《贈費原振歸吴興》：吴興山水天下奇，生賢孕秀無休時。松雪困學事已非，吾於費子今見之。費子之才世所希，素志不願爲栖栖。往年挾策應徵辟，筮仕柏府來江西。江西總轄十三府，幾陪繡斧勞驅馳。重來過我未一秋，昔何悦豫今何悲。憐君不聞立仗馬，一鳴斥去夫何疑。良材杞梓或寸朽，雖有連抱無由施。慈親堂上髮如雪，此身詎忍長違離。微禄不比萬鍾養，寸草莫報三春暉。翩然拂衣賦歸去，扁舟已望苕川湄。嗚呼！孔子不欲爲苟去，衆人豈識君子之所爲。〔册八八卷七九六二頁十四〕

胡如塤《題舒嘯館》：堤邊草色緑茸茸，堤上桃花落盡紅。細雨斜風三月暮，一年春事客愁中。樓前春水碧彎環，柳外愁心千疊山。立盡殘陽人不見，東風無賴莫凭闌。〔册百

十五卷一一三一三頁十五〕

馬存《寄范安道》：西山石脚盤如城，芙蓉峰插龍泉精。有客高卧青雲層，孤吟自作太古聲。古聲無味淡如水，今人有耳甜如餳。君不見，登高山，泛流水，子期已没不復生。幾世幾年無此耳。恨君不到蒼巖陰，不見此客摇頭吟。千崖萬壑羣動息，相知唯有清泉音。春風捲野濃如波，着人如醉將奈何。幾時見我銅鞮陌，爲唱襄陽拍手歌。〔册一百四九卷一四三八〇頁七〕

鄱陽縣志

【湖泊】

土湖，在鄱陽縣。〔册二十卷二二六六頁三〕

孔目湖，在鄱陽縣。〔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二〕

潘家湖，在鄱陽縣。〔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八〕

鴨兒湖，在鄱陽縣。〔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一〕

上下湖，在鄱陽縣。〔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一〕

大塘湖，在鄱陽縣。〔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二〕

大小湖，在鄱陽縣。〔同前〕

【倉廩】

常平倉，在縣倉東。〔册七九卷七五〇七頁二十一〕

鄱陽圖志

【詩文】

朱倚《番易思賢堂記》：元祐五年，歲在庚午，仲冬之暮，南陽安侯領麾鄱陽。涖政之暇，乃鳩工集材於府宇西構屋數椽，彩繢往昔賢太守之像。自晉及隋，自隋及唐，迄于我宋，凡九人焉。命其名曰思賢堂。此安侯有志於民，故思古之賢守也。爰命匠氏，程功致力，粢梲端平，楹栁齊直，高甍宏開，飛宇仡仡，黛梁粉壁，朱丹間飾。不費乎財用，不勞乎民力，經之營之，與成之於不日，斯堂之大觀也。祁祁德容，有來雍雍，冠弁峩峩，藻服稱躬，天資道貌，玉裕淵冲，英暉峻發，繢色程功，望儼即溫，宛然其存，明明乎盛德之士，此九賢之真像也。雖然其人云没，厥猷未墜。爲國進賢，舉孝興廉，德溢此土，歷十三年，周子魚乃其人也。開設庠序，招來學徒，翕然向風，人四百餘，民化俗成，千里無誅，恩被飛走，庭集祥烏，虞允源乃其人也。治狀稱最，政聲尤著，曰梁曰李，卓然高步。馬歷三遷，係出

扶風。柳明世務，來自河東。師卿內史，六年政通。吏畏民懷，刻石頌功，其誰能同，魯國顏公。逮乎有宋，慶曆之間，范文正公出守此邦，以經術飾吏事，以道德移風俗，親養士子，興薦禮部。故厖眉皓首，尚能言之，隋唐以還，殆未之有。此九賢之大業也。歷世綿遠，流風善政，厚德美蔭，傳今不朽。容貌顏色，煥乎丹青，燦爛屋壁，與日俱新。想其風流，而求其治績。採於樵漁，而知其懿美。聽其歌頌，而究其善政。心之云慕，而形于念慮，此安侯之思也。傳曰：在則人，亡則書。觀于績壁所思思其人，按于往諜所思思其事。思其人不可見也，思其事有可繼焉。雞鳴而起，念茲在茲。思在乎心，即作於其事。作於其事，有利於其政者，行之無已也。思在其事，即作於其政。作於其政，有利於其民者，隆之無抑也。此安侯之所思，有在於是。故下車未朞，中和樂職，愷悌美政，格于上下，教化明，習俗成，政平訟理，公庭可設羅，曠時無一事。四民謳吟，滿野和氣，躋一方生靈於春臺之上，鼓舞涵泳，莫知所之。故士歌于庠，農歌于耕，行旅歌于九達之衢，百工熙然歌于居肆。其辭曰：鄱湖之水清兮，可以滌吾心；鄱湖之水濁兮，可以濯吾塵。清斯滌心，濁斯濯塵，君子得之而道生，小人得之僅免乎刑，則遷善遠罪，有不待勸沮之行。公之所思，日見之成，其豐功茂績，高矩盛美，古其有乎？若夫峻亭榭，崇圮壤，丹楹繡栭，雲楣刻桷，區別花卉，崇疊怪石，春賞柔條英，秋酌清溪月，舞女歌童，遏雲迴雪，珠履席上，相與快樂，此豈爲政之

本耶！與夫肅慎刑罰，審決獄訟，整綴簿符，明嚴期會，此亦爲政之小者也。未若勵風化，有志於民，思古人之治績以復於今矣。夫興功立事有爲於世者，或相期於同時，或相望於異代，此立堂所思之深旨也。余鄰里相比，雞犬相聞，與夫親承下風，播在人口，得之尤詳，故輒叙陳於言。元祐六年。〔册六九卷七二三六頁五〕

餘干志

【湖泊】

大沙湖，在餘干縣。〔册二十卷二二七二頁二〕

小臼湖，在餘干縣。〔册二十卷二二七二頁三〕

【土產】

柏油，大慈、德化二鄉所出。俗名烏柏，多種水傍，實如吴豆，色白有甲，夏實冬採。榨爲油，曰木油。〔册九六卷八八四一頁二〕

【城池】

白雲城，在縣西隅。古人稱隴曰城，相傳齊梁間隱士夏白雲居之，因葬此，故人稱之曰白雲城。與林士弘築城相比。言城以雲名，由劉長卿始者非。宋有白雲亭。又云，在縣治

西，岡阜如城，下有石崖蘸溪，上有白雲亭故址。〔册九十卷八〇九三頁十二〕

【陂塘】

陂圩防水旱也。餘干山澤相半，田依山者多高亢，依澤者多窪下。唐韋丹爲都水使，政新鄉之吴高陂，德化南鄉之菱塘，凡數百所，皆丹所作。宋何應龍爲義士，德化北鄉之圩岸凡三十里，應龍所作。夫陂圩之作，所以瀦泄，故旱有水之利，澇無水之害也。然則是乃國之賦，民之食，在有所資焉，故牧民者以爲重。元湯自愿重修，洪武間湯元傑又修。王陂、石嚴陂、斷樹陂、袁家陂、行公陂、竹下陂、曹家陂、晏家陂、東良陂、吴高陂、余陂、小池陂、周師陂、甑陂、黄華陂、安樂陂、梓木陂、聚陂、馬橋陂、危家陂、黄家陂、辛陂、段家陂、小行陂、西湖陂、三潤陂、新塘陂。以上並見饒州府餘干縣内。〔册三四卷二七五四頁三十三〕

【人物】

柴中行，餘干人，字與之，政新鄉柴原人。登宋紹興進士甲科，立朝直言極諫，所至郡縣爲政有聲，官至秘書監。謝事歸，與弟中守、中立講道南溪，時饒魯諸公皆與游，稱之曰南溪先生。〔卷八五七〇頁二十五〕

饒魯，字伯輿，餘干萬年鄉若原人。嘗以《易經》赴貢闈，考官得之，稱爲第一。因置幕上，及徹闈則遺之。賦休休詩一章，謝場屋歸，作朋來館以居，前雙峰並峙，時稱曰雙峰先

生。〔卷八五七〇頁二十六〕

柴元裕，字益之，餘干人。宋慶元家塾教授，通五經，四方從學者衆。所居有强恕齋，門人稱强恕先生。〔卷八五七〇頁二十七〕

李興宗，字似之，餘干萬年鄉九芝人。母嘗痢疾，衣不解帶，躬事起卧，凡五十日，手浣污衣。教授弟子，束脩餽禮付二弟。時門人所立稱曰恕堂先生。〔卷八五七〇頁二十七〕

【詩文】

《珠湖夜泊》：兼葭露白鴈驚寒，獨對蓬窗夢已闌。水面天開纔尺五，海門日上欲三竿。側身宇宙傷多難，垂老風波苦未安。却意江亭嘗燕坐，看人舟楫犯狂瀾。〔册二十卷二三六七頁三十〕

陶穀，字實夫，陳州人。初仕周爲學士。宋開寶八年春三月，上遣穀使金陵招李煜，嵩門人李歧宦留金陵，穀素慕嵩名，因賦此詩。「白頭如雪在雲峰，瀟洒茅齋逸興濃。高節淩空君子竹，繁陰垂地大夫松。自知有鐸鳴千載，誰信無書上九重。明日乞身歸故隱，青鞋布襪定相從。」〔册三十卷二五三九頁十一〕

吴存《題西歷曹文悦聽竹齋》：一片秋生萬玉中，天然非徵亦非宫。誰將千古伶倫耳，寫入雌雄十二筒。〔册三十卷二五四〇頁四〕

章綸《庚子冬夜宿郡館懷白從古》：高館天寒霜露濃，思君深隱翠微重。月華繞樹無飛鵲，雲氣蟠泥有蟄龍。石鼎賦詩猶脱略，銀燈看劍每從容。孤懷展轉不成寐，爲發城頭半夜鐘。〔册一百一五卷一一三一三頁十九〕

饒州府餘干縣志

【物産】

水竹，孝誠鄉黄丘步、習泰鄉樓步、德化北鄉半山所出，生水傍，可爲筐筥枕簟。水竹最適用嫩，枯者可爲紙。水竹叢生水際宜爲篾。〔册二百二二卷一九八六五頁十四〕

餘干縣志

【湖泊】

康郎湖，水在洪厓鄉，去縣治西七十里，即鄱陽湖之南涯也。其水自南雄、吉、灨、袁、臨、瑞、撫、建、信等州三道入湖，於此會而匯。其漲也，茫然無津涯，或溢入縣市，數月不降，居民無舟楫，則巢于樹。其涸也，黄茅白草，曠如平野，港汊巨艦不通。〔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五〕

謝婆湖，在餘干縣。〔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七〕

【倉廩】

常平倉，在白雲城。宋景德置，尋廢，杜師旦興焉。凡歲豐，官以時價糴貯之，歉以元價糶給於民。元烏樞重建，尋燬。常平倉，朝廷所以惠民，而利害又在守令之賢否，不可不審。〔册七九卷七五〇七頁二十二〕

弋陽縣志

【山川】

石巖，在本府弋陽縣北二十五里。內容數百人。舊經所載如此，今不知其處。〔册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十五〕

龍虎山志

【宮室】

玄潤齋，在龍虎山。宋濂記：信之龍虎山，爲漢天師裔孫傳道之所，四方之士從其學者無虛時。元重紀至元己卯，山之耆德朱君一真，以謂學者之來爲求道也，不博以文，則道

何繇成。博文必有師，不有田以養之，則師弟子之羞服百需之具，奚所取給而賴以不壞。乃捐腴田若干爲學田莊，俾其曾孫朱弘範主之。越十三年，朱君卒，兵亂事寢。至正甲辰，朱君之門人史君繇直懼不克繼師志，復益以己田百四十畝，命弘範興學事。弘範亦自感奮，斥田五十畝，即山中易隙地，闢齋舍爲講誦之區，以一百五十畝增爲學田，授齋之長者世守之，名其齋曰玄潤。於是弘範曰：「斯可以成二師之志矣。然吾居鄱陽，兄弟皆夭死無嗣，不圖祖禰將無所食，吾責可辭？」復選從弟之子義實爲嗣，作室數楹於枇杷山之陽，扁曰肇堂以奉其先。堂之旁構齋，題曰玄潤，以教其子孫，亦以田百五十畝隸焉。弘範復曰：「斯可以延吾親之祀矣。師之德不可廢也。」入田七十五畝於上清宮之祠，附祀其師史君而以其禰配之。弘範又曰：「吾志稍行矣。然不託之文，烏足以知吾朱、史二師嘉惠學者之仁，後人繼續之力哉。」迺屬其友鄧君仲修來請記其玄潤齋，欲著二師之續也。道家祖老子，老子之學該博閎闊而尤深於禮，當世大儒多曾北面問之矣。其學之博，非必守一術以建世，習禮之本，必不棄人倫以忘親，後世或失之，去老子之道遠矣。朱、史二君獨能以博文誨學者，固爲善於學道。弘範既著二師之事，又圖其親與師之祀，不亦違禮之本矣乎？非知道者不能也，夫學於斯齋者學道而已。予嘉弘範之所爲近道而得先後之序也，並

書以爲學者法焉。〔册二九卷二五三五頁二十五〕㊀

蘭雪齋，在龍虎山，上清宫道士周微之建。陸士楀記：聖人畫《易》自乾坤，變而屯，屯有草木之象焉。老子得《易》之體，謂物芸芸，各歸其根。夫屯之生陽，動也；歸根陰，静也。濂溪周先生學《易》者，不去窗前草，知陰陽動静之幾者也。先生别子之宗曰微之，出家爲道士，學老子法，大上清、正一宫各有房，房各有齋，微之題扁其齋曰蘭雪，文人競歌詠之，而求予記焉。予曰：草爲羣卉之最，草之最則蘭也。色不于眩，香不于媚，深林窮谷中不于其人而自完。其草，李太白曰「獨立天地間」是矣。或佩或獵，沐焉餌焉。孝思者，嗣夢者，亭之逸，臺之榮者，人用之，蘭不人用也。若野人掇其根，獻諸大家，大家盆貯而玩之，蘭不人玩也。若琳瑯宫殿，雲霞窗牖間，天降時雪，羣仙聚而玩之，蘭斯玩乎？況仙家蘭七萼爲芝，食芝則司命于金闕，微之學仙而欲司羣命者也。《易》之貞，冬也。物芸芸歸根，乃雪冬降時也。微之學老子而欲深根極者也，故有取於蘭雪乎！想夫知陰陽動静之機，傳得其宗者乎！想夫微之題扁之意如此乎！故書之爲記。

葉賓記：龍虎山人周微之題其齋曰蘭雪，取太白詠魯仲連詩「獨立天地間，清風灑蘭

㊀《大典》此處原作「龍虎志」。

雪」爲義，俾記之。夫蘭與雪，天地所常有，而仲連之爲人則不常有者也。觀常有之物，以思不常有之人，此微之所以命名一齋之中，而神交尚友千載之上者也。昔魯仲連以布衣之士，排解天下之紛難，功成而去，輕世肆志於侯王貴富之上，至今想其奇偉俶儻，清風泠然所披灑者，惟蘭雪乎！夫蘭天下之至馨也，雪天下之至潔也。馨者其德，而潔者其容也。太白有見於是，故言至于是，則夫太白者，仲連先生之徒歟？今微之以蘭雪名齋，吟太白之詩，想仲連之風，則又仲連、太白之徒歟？時有古今，心同氣合，無古無今，南華真人所謂旦暮遇之是也。齋蓄圖書數千卷，得泉石煙霞之勝，中植蘭數十本，天雨雪時，尚當來爲微之賦之。

吴全節詩：仙人玄圃知何處，定在三神縹渺中。鼇極戴天蓬島近，蜃樓照日海門通。玉麟開宴留王遠，石鼎燒丹約葛洪。曾聽乃翁談太極，碧窗瑶草玩春風。

張伯雨詩：謫仙有妙語，清風灑蘭雪。高懷千載下，子獨慕芳潔。春冰斷瑞花，晨露滋奕葉。端居味道腴，光景庶不滅。

秦兼善詩：請都朝絳闕，玉簡秘丹書。饑憶青精飯，行隨白鹿車。雲迷方丈闊，秋入閬風虚。欲訪神仙路，無因跨鯉魚。

張孟循詩：煌煌龍虎宫，窅窅羽人居。雕楹朱碧矗，層構雲霞敷。中開蘭雪齋，宴坐

白日孤。蘿月蔭琴瑟，松風雜笙竽。燁耀靈丹光，偃蹇花幢舒。周君學仙道，心與古爲徒。朝餐白石髓，暮閱金匱書。世間萬萬人，飄轉混泥途。嗟吾隘囂濁，頗樂幽貞廬。明當巢白雲，解帶息馳驅。〔册二十九卷二五三八頁八〕

【臺】

凝翠臺，在上清宮西十里。饒宗魯記：因石以爲臺，其天造神設，有聳絶之勢，而不費於畚築；有遊眺之適，而不病於荒遠，凝翠臺之所以爲勝地。臺在龍虎山大上清宮西十里許壽元觀之旁。有盤石拔地起，高數十丈，前臨溪潭，根蟠積水中，濤瀨激射，深不可測度。初臺之未名也，旁厓坳窪，土沫相輔，荆榛茀草，藜生其間，故人蹟罕至，過者望而異焉。至正八年冬，高士劉君伯達與友人徐伯升氏遊而樂之，規以爲臺，取其蒼翠藜列，故名曰凝翠。於是觀門石橋東去，平治其徑術，芟其蒙翳薈蔚。登其巔，夷曠亢爽，天然成壇，略鏟以甃，使高下如一。步闌干几磴，悉設以石，遊者不知有躋攀筋骸之勞，可以倏來忽往，浩歌長嘯，送明月而迎清風，雖數至不倦。無磐絶之險，不待旁扶前儐，可以徙倚遠眺雲林、塵湖、藐姑、枇杷、古象、仙巖、雲錦、烏犍諸峰，嶄巖頹怪，參差代雄，奔蹲絡繹，拱倚前後者，可坐而數也。平沙漫流，烟雲竹樹，漁舟下上，閭井隱見，桑菓五穀之壟，綺錯暎帶於空曠杳靄之間者，可指而識也。伯升，余里人也，才清而學博，與余有宿昔之契。以劉君之

意，求余文記之。噫，凡物出於自然而成於無爲者能久。老氏之學，以自然爲宗，無爲爲要，劉君之於斯臺，可謂善學老氏者矣。夫臺未不有因其高而名也，然崇於累土者其弘麗堅固，雖足張於一時，而廢興成毀，常相尋於無窮，蘇子所以有感凌虛也。若所謂凝翠者，自有宇宙，已有此石，劉君因而臺之，其屹立如砥柱，將逾久而彌存也。且臺之景，述者所不及，余不能言也。遊於臺者必各有適，余亦不能知也，奚事於余文哉。昔羊叔子之登峴山也，從事如鄒湛輩，不知其幾，徒以一言之相答，遂著名焉。余癖於幽閒之觀且老矣，得以執筆託之斯臺，與山石相爲不朽，故樂爲之記。〔册三十卷二六〇四頁九〕㊀

【湖泊】

長湖，在宮西五里，上有湖山觀。〔册二十卷二六七頁三十一〕

【人物】

高士梅希仙，盱江人。工詩，善畫墨梅。忽一日，庭前梅花盛開，希仙索紙筆竟無所書，大笑而化。〔册三六卷二八二二頁一〕

高士張元英，長沙人。宋景定間，遇異人授以道法，今爲道士。一日主黃籙醮，忽有人

㊀《大典》此處原作「龍虎志」。

自縛門柱曰：「適在倪洋市飲酒，噉牛肉銜觸醮壇神，神今縛我，乞師垂救。」元英乃曰：「彼既知畏神，宜釋之。」以水噀之，縛者立醒。〔册三七卷二九四九頁五〕

高士陳義高，閩人。至元丁丑，與其師張大宗師居大都，初侍裕皇，繼徙晉王鎮北邊。成宗登極，王入朝，上賜義高巵酒勞曰：「卿從王累年得無勞乎？」對曰：「得從親王游，豈敢告勞。」〔册一百二四卷一二〇四三頁七〕

【詩文】

《天倉重修天師殿記》：天師以符籙治病，遠近奉祀者不可勝紀，各命輸米，謂之天倉。設三厨以飯賢，有餘以賑貧，置男大祭酒官分領之。〔册八二卷七五一八頁十四〕

周應合撰《龍虎山上清宮新建牌門記》：景定癸亥冬，予之官番陽，道鄉鄉訪古象山，登應天，遊龍虎，閱仙巖，順流而東，時上清宮管轄觀妙大師張君聞詩命舟相從，累日指示勝槩，及吾境乃還。明年夏，聞詩持江東常平使者學齋史公書來諭，以新門成，屬紀歲月。其言曰：「作宮此山，二百年矣。識者謂向方少偏，宜建門于南以正之。都録冲靖先生留君欲建門，會召不果，聞詩茲領焚修，敢替前志，昨季冬庚申望始克成之，距宮之百步，爲室三楹，其中爲門，揭「龍虎福地」四字。其上爲樓，左爲池，甃垣道以達于宮，九十九峰當其前，午位也。團山東來，石峰西至，如拱如挹，象山之水注而歸焉，巽方也。登斯樓其望遠，

入是門其塗正，學齋公實資其成而嘉之，俾以記請。」余謂是役也，聞詩之可書者二。余嘗觀上清之盛，棟宇麗金石，今作是門，前之侈者僕之，一可書也；冲靖際遇三朝，恩賜隆厚，一門欲創而未遂，聞詩後冲靖數十年，前之闕者成之，二可書也。抑余又有感焉。世有習專門者，未有升堂入室之基，而門户先立，求其行之宫庭，性之壇宇，工程等級，多闕如也。視道家者流，緩其門於宫成二百年之後，能無警乎！學有錮於先入而未純於正者，多遂非而安偏，視此門之向方昔偏而今正，能無勉乎！聞詩之所作者在彼，余之所感者在此，遂次第其言以授之，豈但爲此門記，爲聞詩書而已哉！必有感於吾言者。甲子歲六月甲子日，通直郎、通判饒州軍州、兼管内勸農營田事周應合記。〔册四九卷三五二七頁四〕

唐顧況《望仙人城》：何草乏靈姿，無山不孤絶。我行雖云蹇，偶勝聊換節。上界浮中流，光響洞明滅。曉禽曝霜羽，寒魚依石髮。自有超世心，隔波望松雪。〔册九十卷八〇九三頁十九〕

《詠洞天》：羽蓋亭亭百尺松，才高不假大夫封。吾將歸學山中相，直下結茆聽曉風。面直一峰如玉筍，山横翠麓是金鷄。蒼皮溜雨喬松下，宜結精廬安寶奎。山深觀古扁凝真，曾是前朝遣外臣。玉簡金龍投洞府，至今惠澤及斯民。〔册一百三四卷一三〇七五頁十四〕

【遺事】

三十九代天師太玄公嘗假寐，夢神人飛空而至，曰：「余自華蓋山來，願見客也。」遂生冲虛天師。〔册三七卷二九四九頁二十七〕

祖天師居西城山，有老人來，泣曰：「吾西城山房陵有白虎神食人，每歲鄉民盜殺以祭，願師驅除，爲絶其害。」〔册四十卷三〇〇〇頁二〕

十八代天師張士元呼吸道引，能通臂上下，種桃李頃刻開花。〔册六一卷五八四〇頁三〕

至大三年四月，贈高士陳義高真人誥曰：春坊德選，藩府英游。氣至剛而藐羣庸，韻不屑而邁前古。〔册九七卷八八四四頁三〕

至大二年十一月，加大真人張留孫特進上卿誥曰：德盛流廣，爲基緒之新；謨明弼諧，亦曰壽朋之助。〔册一百一九卷一一九〇三頁二〕

祖天師遊嵩山，忽有衣繡衣人前曰：「此山中峰石室，有《三皇内文》、《黄帝九鼎》、《太清仙經》、《宣明内煉秘要》，子得其書修之，當白日昇舉。」言竟不見，後果得其文石室中。又《重修天師殿記》：天師謂門弟子曰：「吾聞上世有軒轅、喬松得道，天遊於無窮，此真吾師也。吾將棄世絶累，而往學之。」既行，惟王長請從，首登潛衡，至嵩陽，遇神人授《黄帝九鼎丹經》。〔册一百二一卷一一九五六頁六〕

天師諱道陵，字漢輔，乃留侯九代孫也。母夢天人衣繡衣以香草授之。既覺，芳馨猶

未絶，遂感而有孕。建武十年上元日，生於吴之天日山，時黄雲紫氣流布山谷之上下，室中尚有光。及冠，身長九尺，龐眉廣顙，緑睛朱頂，伏犀貫腦，垂手過膝，虎吻龍髯，玉枕峰起，見者雖交親亦恐懼。〔册一百三六卷一三一四〇頁十六〕

重建三清殿壇樓三門碑，中宫遣内侍授尚方所藏玉真仙像二、玉壽星像一、玉數珠百，上亦遣侍臣授水晶玄武像與宗師張留孫。〔册一百七一卷一八二三四頁十一〕

祖天師張道陵居成都，地湧玉局丈餘，老子復降説諸經要，北斗經地，神湧出扶一玉局而作高座。〔册一百七八卷一九七八二頁二〕

宜春志

【城池】

袁州府城。漢高帝五年，大將軍灌嬰定豫章郡。六年，令天下郡邑皆築城。宜春有城，或昉諸此。按古圖經，大業末，蕭銑陷城。唐武德四年九月，安撫使李大亮建築郡城，高二丈，周回四百八十四步，東南西面開壕，闊七丈，北以江爲壕，城外甓，内土白露，屋皆覆以瓦。至長壽二年，刺史魏元表遷州治出城東北二百步。開元八年，刺史房琯以城基卑濕，又欲遷州治于江北袁山之南，建築城壘。廉使慮其勤民，俾仍舊貫，遂於故城直南二百

餘步，更諸爽塏，創立廨宇。昭宗乾寧二年，刺史揭鎮築羅城一千五百餘丈，又增築外城，濬治壕塹。其後司空彭彥章展東南面城，通舊計一千二百七十二間。僞吳乾正二年，頓金知州事，又於四郭城門外置鋪柵羅城諸門，以備守禦。大和五年，韋建又築，開羅城二百餘間，濬壕五百餘丈。後劉仁贍修東南面子城，悉用磚石。國朝大中祥符四年修《袁州圖經》云城周回七里二十步，高三丈八尺。子城周回一里一百二十步，高三丈七尺。北枕袁江，三面壕深四丈。承平以來，武備弛廢，墉頹塹堙。靖康元年，始詔修郡城。建炎初，升郡爲次要，城池樓櫓，務令堅險，仍給牒，許勸有力者入貲以助。守臣汪希旦、倅閻丘霖遵奉朝旨，革舊城而一新之，城基周三千三百一十五步，高一丈五尺，增爲二丈，女牆三千五百，敵樓戰棚五十，總六百五十間。其後太守李觀民、羅克開、鄭自誠皆修繕云。州城四門：東安仁，通分宜縣；西萍實，通萍鄉縣；南神安，通仰山祠；北秀江，通萬載縣。

張嗣古《修城記》：開禧改元夏五月，廬陵羅公克開被天子明命，來守宜春郡。頒春之初，訪風俗，詢利病，髮櫛刃解，井井有條理。未幾登城周視，則墉堞頹圮，榛莽叢生，大不足爲民衛，因喟然嘆曰：「保鄣，太守職也，而玩愒苟簡至是乎！」迺命巡檢使汪世顯稽功料役，增庳培薄，伐材陶甓于山于郊，百堵咸作，因舊而增新之。其木石甓之材，以枚計之，凡五萬五千有奇。役人之力，以工會之，幾二萬。而樓壘屹立，雉堞崇峙，大體蓋畧備矣。

按宜春郡肇於秦漢，定於隋唐，而升於我宋，江湖荆漢蜀廣之道，四出於此方。海宇熙乂，擊柝聲沉，見謂江右樂土。歲或不登，隣壤環接，一有赤子弄兵潢池，則武備弗完，所恃惟城池而已。世傳漢灌嬰定豫章郡，城宜春，而史不書，殆無所考，信然。圖志謂黄巢、蕭銑寇江南不能入，馬希範據長沙不敢東窺，則城之堅且固亦舊矣。靖康、建炎間修築之詔屢下，翼翼嚴嚴，罔有刓闕。數十年來，縮甲不用，太守以健於理財聽訟爲急，以盡於興滯補弊爲緩，決防弛備，踵陋習傾，墉摧陴廢，類不復經意，袁民得奠枕者直幸耳。世所急而公緩之，世所緩而公急之，此城之所以亟修，而公之所以爲有遠慮也。賈誼有言，不植則僵，不修則壞。天下之弊，其積非一日，則其起亦非一人。吏以習安苟且爲常，固不可望其有所修植。然植者立，修則全，而繼之者弛焉，則僵與壞不旋踵矣。公治袁二年，惠洽威暢，璽書之徵當已自九天下。杜壞於微，扶僵於漸，獨非來者責與？雖然，民保於城，城保於德，使良二千石有善政以結民心，有德化以固民志，則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城雖百年勿壞可也。開禧丁卯三月記。

阮閱《重修郡城記》：袁州郡城，議者謂西漢大將軍灌嬰築，信史没其實爲可疑。按高祖五年，嬰破項籍，渡江定豫章郡，時宜春爲豫章屬邑。六年，令天下郡邑城，意城自此始，必智慮宏遠知地利者所成，不必嬰也。後升縣爲郡，改郡爲州，而城不遷。巨盜黄巢、蕭銑

寇江南，獨不能入袁，馬希範據長沙，儂智高破邕管，皆不敢東窺，其城之利歟！歷年既久，墉堞頹圮，濠塹堙塞，漸不足恃，蓋郡政例安於承平而武備弛，雖時繕修，不過增庫培薄而已，可憑可踐，何所保也。靖康初，方詔修郡城，建炎改元，升郡爲次要，凡城池皆令堅險。明年春，瀕江盜起，州無城者多不守，袁人方懼之。徽溪汪公希旦來鎮以靜重，千里既肅，迺謹奉詔，帥治中閭丘公霖暨僚屬登舊墉，視廢闉，慨然相謂曰：「險之不設，何以爲郡！」然不暫勞無久逸，不一費無百利，於是計工度用，請於朝，給度牒，又許勸有力者借助。乘農之隙，涓日之良，大興版築，諸縣翕從，伐木於山，陶塼於野，募閒民，括冗兵，雖致期勿亟，而工役自勸，鼛鼓弗勝矣。重阿崇闉，屹若雲矗，控山阻江，雄冠東南，何其韙歟！城基周三千三百一十五步，高一丈五尺，周不可益，而增高五尺爲二丈。女牆三千五百，高五尺，盡易以塼。敵樓戰棚五十，總六百五十間，皆舊無之，而今創修也。守禦之具，如弓矢、甲盾、旗幕、鉦鼓，數皆累萬而藏之有庫。守卒民伍，晝役夜驚，居之有屋。百爾所須，無或不備。三月克成，事不愆素，費約而功倍，自非才力絶人，疇克有濟。袁爲州，屏蔽江淮，襟帶湖湘，地沃少饑，民淳惡盜，南土之樂邦也。山平廣而無高險，水遠秀而無深險，俗尚文而無武險，惟知力田畝以食，營廬舍以處，服教化、修禮義而居常安。隣封近壤，間有寇攘矯虔，則亦不能無蜂蠆之虞。今郛郭既壯，姦宄潛殄，雖異時弄兵潢池之徒，亦當聞風辟易

而避去矣。西北士大夫千里流寓者，殆踵舊志有相字。接而輻輳，誠以金湯之險，有足恃焉耳。其功惠豈小補哉！閱嘗見州縣營一臺榭亭館，志在速賓客、備登覽而已，尚記其本末，建碣標名，大書深刻，夸耀無窮。斯城之作，上以奉明詔，下以保生靈，既光於前，復垂於後，而無以記之其可乎！於是書之。時建炎三年三月吉日記。〔册九十卷八〇九二頁十六〕

【湖泊】

東湖，在袁州東城外三十步。至和二年，郡守祖無擇始於湖上建臺榭，爲遊觀之所。有樂遊堂、廉堂、讓堂、休亭、消暑亭、風亭、月臺、采香閣、采珠閣，北有射棚，南有盧石。讓亭，以避濮安懿王諱，易爲遜。紹聖中，郡守易廉堂爲閱武堂，以爲教場。又以盧石在遜堂之前，易名盧石堂。淳熙五年，張公某知州事，南軒先生栻過之，爲書東湖扁牓，且易盧石堂爲介亭，仍題字牓側。介亭之石，本盧肇家故物也，挺然特立，望之有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氣象。予既取豫卦六二之義，以題其亭，併告來者共護持之。紹熙元年，郡守黃邵再修，易休亭爲平易堂，采香閣爲浮蔭，消暑亭、風亭皆廢而爲圓通庵，令僧任掃洒之責，庵傍創仁知軒。開禧中，郡守羅克開重修，祖、黃二守皆有記。歲久湖淺涸，鞠爲園蔬，蕪穢不治。嘉定十三年，郡守滕强恕始命開築，植以芙渠，恨未能頓還舊觀也。〔册十九卷二二六二頁五〕

黃劭《重修東湖記》：凡官事創於臆，與設而弗治，其差等耳。詁訓：州，殊也。殊別

於此，綏之齊之，抑思所以悅之。與悅之也者，其使由而弗知也。故國有囿，都有圃，囿與圃云者，默焉乎寓，豈徒爲是游觀已。宜春東湖尚矣，至和中已蕪沒，祖君來一營之，其別今歷歷然，而興且廢，其故不可考。頹仆決蝕，存者無幾，豈爲政者不亟，是其力有不給，而物之情循環然耶。唯其地靈而天成之，萬象昭融，固自若也。余始至異焉，暇日一往，豁然心目，是胥樂之地，昔人既闢之矣，余弗力，其往而不復與？久之以無事，始及郡丞議加葺焉。乃椽乃支，乃瀦乃苴，其不可缺而新之者不與也。之介之樂游，東西闢兩翼，盡湖之趣焉。之月臺勝觀也，名以語局，曰熙登，同民志也。表以門扁，增舊堵爲堂三間，梁隙以行，亭其上，堂曰平易，便觀納也。亭曰浮蔭，知魚之樂乎。其北俯秀江，直袁山，爲軒焉，曰仁知，靜以觀動也。孰汛掃之，新築所由立也。錙銖之費，不以厲民，官所役皁，亦別廩之。民知余之相之也，觀者闐溢，忻然一辭。夫物莫具美，若或靳之，二華、九疑、七澤、三湘，嶋崒囷浩，旁連坤軸，得而私焉者，否也。彼窮土木者，流丹散藻，甍棟驚飛，類讙于闌牆之外無睹也。今而開拓宛然，迫而不囂，迴無勤焉。環江山之秀，萃乎一覽，曰陂池臺榭，庭宇梁磴之屬，靡不具，而水石林楙，魚鳥菰蒲之樂，凡而生聚優游其中，皆得而共之矣。跡之所歷，實僅有之，翫而忽諸，可乎哉！余既以餘力新之矣，新而敝，復何埤焉。惟來者知其故，毋隳其舊，民其迄熙熙然矣，豈無所助云。紹熙元年二月十八日起工，十二月朔記。

王雲《東湖詩》：湖景甲東城，亭臺相照清。地分春色早，波動日華生。絶勝新圖展，涵虚古鑑明。緑楊烟岸側，風約釣舟横。三月前頭二月天，湖亭雄絶富韶妍。石形卓砌虎蹲岸，檣影浸波龍卧淵。向日鮮明花曝錦，隨風零亂柳飛綿。春來此地堪行樂，誰共賞心張雅筵。〔册十九卷二二六二頁六〕

【倉廩】

上供支移倉，在水南。舊在新喻縣。〔册八一卷七五一五頁一〕

宋許介作《新建支移倉記》：袁負山爲郡，水分東西流，一自萍鄉之盧溪，逾醴陵以西，至于湘江；一自萍鄉之宣風，循宜春、分宜而下，並山以東，至于清江。而水於此乎發源，渟蓄不厚，值霜勁木脱，舟輒膠不進。故歲運稻粱，入于大江，所謂上供綱者，自祖宗時率假廩清江，貯所隸三縣苗，從便裝發。官吏隸事于外，弗克自任，厚征苛取，惟彼之欲。吾袁民越境輸賦，其弊甚苦，公私告病，袁殆不能堪。乾道丙戌，遂徙之新喻，新喻隸清江，而距袁不百里，宜可從亡患，而病猶是也。或曰：「季春之月，水時至而綱始發，新喻、分宜等耳，新喻可爲，而分宜獨不可爲歟？」於是淳熙改元，又自新喻徙焉。繩準弗撓，號令明一，吏不失職，民不失業，今七年于此矣。自七年觀之，可以更千百歲而不易。唯是遷徙之初，倉廩未備，寄寓于縣之僧舍，隘不足於容，弱不足於負，水運陸走，民惕惕若不及，賦入才萬

有五千，則以盈告，且拒弗納，曰：「吾以俟裝綱者，空其廩而後領也。」又學佛者林焉以處，火禁不克脩。地勢洼，卒有水變，不可禦。步口蹟石差牙，舟度可著二百斛，而上則檥之深流，運小艇十數，往返而取足焉。凡再徙之後，不易之形蒙蔽於是數者而不獲自見於世。今太守周公刺袁之明年，四境之內既安，開闢視聽，搜究遺闕，寄廩之弊，吏則有請，公曰：「是不可苟，盍求可以垂不朽者定址焉。」吏受命不敢荒，經營周詳，以水南趙氏地來上。夷民逐利者，庶幾其近以私倉之利，且各指其地以獻，什伍爲曹，呶呶相瑕疵以動搖成憲，公曰：「是不可長，敢異議者坐之。」五月水大至，浮屠寄廩壞，吏持益力，公益信不疑。七月鳩工，中建廳事，列廩東西序，廩悉砌地而被以木，復貫木橫亘于兩柱之間是爲壁，而外輔以長幹，周以墼垣而掖之。廩之前若左若右，繚以虛廊，以待風雨。兩廊之間有隙處，如廩之地加砌焉。凡建置之數，爲廳爲廩爲廊爲門爲隸舍之屬，合五十有七間。其累土爲墉，廣袤千尺，以限內外。凡用木二千五百章、竹三萬箇，靡金錢百六十萬。十月，通判黃公來視成。逾月納事興，民輸入亡留難，朝至夕歸，舳艫相摩，軋泊岸下，皆津津有喜色，人以是知此倉之利，不獨遠水火之害而已也。乃相與鼓舞而謠曰：「官不我病，于今七年。不病而病，孰使之然。莫要匪基，莫勇匪決。彼囂以囂，私是巢穴。侯有明命，于水之陽。咨爾顓蒙，視此濫觴。侯有贏貲，其源其儉。爾食爾力，而不我歛。于乘其阜，于俯其淵。

侯舉自公，畀我便安。允也侯德，千古斯在。敢告來者，勿替勿壞。」介分職是邦，寔董役事，親見百姓德公施道。公美次第如此。天下之事，惟要於既定之後。茲役也，是足以傳不朽，於是乎記。淳熙七年十二月望日記。〔同前〕

轉般倉，舊在寧江門外西南隅。轉漕諸路米斛，以達于京師，發運司主之。今廢爲教場，而居民猶稱其巷爲倉巷云。〔册八一卷七五一五頁九〕

州濟倉，在州倉内。慶元間，郡守李訢建，以爲州家賑濟之助。詳見《州濟倉記》。李直節文《新創州濟米倉記》：本州土瘠，豐歲堇自支。江淺，他粟猝難致。間告旱澇，竢命發廪，饑者不可待。前太守高侯諏之嘗議糴旁郡爲備。今太守李侯訢實竟其事，積之分宜、萍鄉、萬載外邑爲二千斛，州爲一萬斛，築新倉以儲之，名曰州濟。歲或儉，州得自專發，此平其直，以濟吾民。期穀賤，補其數，若能增益之，而又繼以常平之廪，吾州其永濟矣。乃命郡從事李直節書扁併叙大略，揭于楹間，敬告來者。時慶元六年，歲在庚申，春正月，十三日庚子立。〔册八一卷七五一五頁十一〕

滕强恕《州儲倉記》：予爲當塗歲大旱，人食不能月二鬴，闔郡震怖，始乞米於常平使者；不足，則乞諸朝，請截上供綱，佐民食；又不足，則乞諸轉運使，請發寄輸之儲，以助濟糶，於是得米斛十萬，以食餓者，民熙熙如樂歲焉。事少間，因思艱食時，非賴天子仁聖，朝

奏暮報，其答如響，部使者又皆賢且協心厚下，一日不得食，涸轍之民皆將索之枯魚之肆矣。予懲往事，守袁兩載，歲率上孰，慮穀賤傷農，於是始議廣糴，以平市賈。且豐凶代有，天之行也，州苟自有備，遇歉發以予民，如探篋笥中物，隨取即獲，固不待有請于朝于部使者而後得之，其利不既速矣乎！此州儲倉所由立也。州故有儲。慶元六年，太守李侯訧爲之，貯粟凡一萬二千斛，惟有文書，異其出入，廩庾弗殊，防禁不立，抵今二十年，見米財什之五，乃即郡帑，省浮蠹不急之費，斥其贏貲，以充糴本，又稍附益，通得米二萬斛。夫自李侯至今閱歲無幾何，而廢壞折耗若斯之亟者，法不立也。法苟不立，雖有賢者，將不能繼。始闢州倉之北偏，建廒四，別爲儲偫，又限門閾，嚴扃鑰，謹啓閉，別官吏，罔或侵越。戒守者以新陳相易，贏縮相補，循環如日，無廢厥初，其殆可久。顧法雖立，守之則在乎人，予之志抑豈無所待乎？袁雖小，比歲士大夫更治民者，多樂居之，而九重亦每不輕予人，故常遴選賢侯以惠爾民。其選精，則繼者必多賢也。繼者多賢，則同予心者，不待二十年之久而後一遇，且將益廣其儲，益修其法，以承予志之未備者，豈但曰俾勿壞而已。予爲袁，修李侯之廢二事，曰平政橋，曰州儲倉。橋別有紀，茲不載，而其置倉始末，及所以期待後人者，刊之石。嘉定十四年四月日記。

州儲倉，在州倉內之北，嘉定十四年郡守滕强恕建，爲屋四楹，儲粟貳萬斛，且爲規約，

以示後人如左。詳見《州儲倉記》。今立州儲倉規約下項：一、本倉所貯米，係是別行儲蓄，與州倉不相關涉，非遇水旱濟糶，不可妄動。一、本倉米斛積久，恐致陳腐，每滿二歲，以新易陳。當易之歲，提督官前期申州，先將陳米應副本州支遣，候當年苗場結併日，撥還取足。一、本州如遇水旱災傷，損及三分以上，出米賑糶，比市價量行減損。所有本錢，候賑糶畢日，仍舊收糴，如有折閱，本州當與貼賠，補足舊數。損及六分以上，出米賑濟，候見實數附簿。次年如遇豐熟，即行補足，務使不失舊額，永爲民利。一、本倉專差推官提督，逐時點檢，倉眼門户鎖鑰，仍仰專知副監轄啓閉，不許稍有情弊。一、本倉廒屋，並是新建，仰監專常切點檢，或有損漏，即時具申修整，毋致損壞。一、本倉所積米斛，已具見數目，申諸監司及朝省，如官吏輒有移易，乞比附常平倉廒條法施行。右具在前，永請遵守。〔册八一卷七五一五頁十二〕

常平倉，在縣治内。淳熙十年，知縣孫逢吉添置五倉，在縣郭之南岸。〔册七九卷七五〇七頁二十一〕

茶鹽倉，在縣東百餘步，今廢。〔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二十〕

萍鄉縣有社倉。先是知縣孫逢吉以西南兩路田瘠税重，人少貯蓄，細民無所借貸，遂倣朱文公陳請社倉規模，輸俸糴米，於西烏岡市、南米田市置倉兩所，各儲一百三碩，請二

士人掌之。遇春夏散借，冬熟收歛，入息三分，歉歲收二分。以一碩爲率，支息米四升充鼠雀耗，一升給守倉人，三升給催取甲頭，其簿籍官爲印押，逐處主掌人自行收歛，官不干預。淳熙十六年，續置九倉：縣側橫頭倉，宜世顯等米二百碩；神田倉，朱應辰等米百碩；盧溪倉，黃庶等米三百五十碩；宣風倉，孔晦等米一百九十五碩；大安倉，吴衛等米百碩；石塘倉，賀應叔米三百碩；南金場倉，黎顯祖等米百三十一碩；西北耀村倉，李如壎等米百一十碩；上粟倉，柳承節等米百碩，凡九倉。縣尉潘友文奉倉臺命，勸諭士民，自出本米，各建倉庾一方，甚以爲利。自後上粟、大安里、耀村三倉皆廢久矣。宣風、盧溪、石塘三倉紀綱廢弛，今未有任其責者。惟縣下東西兩倉及孫令君西南兩倉、金場一倉，歛散如故，然皆久以本米給還其家，止以所儲息米歛散，而歲止收一分之息。縣西倉又以在倉積米出糶得錢二千緡足，買民田一百餘畝，竢買及五千把，即盡蠲息米，如有欠折，即以田分米補湊，庶幾悠久，不致隳廢。其餘則以俟歲歉或減市價賑糶，或均給元借農民，或煮粥以食餓莩。邑士鍾詠作《縣西社倉記》，朱文公有跋。續又有縣之北村黃塘口丘君寶一倉，乃自出本米，歲收息二分，亦已附縣籍矣。

鍾詠《萍鄉縣西社倉記》：淳熙戊申歲大侵，金華潘公友文尉萍鄉，講行荒政。先是有司往往第民産之高下，咸俾出粟，分日振乏。民或有田無積者，固不容以實免，其或無田而

積反厚，或力可致之遠方，則又憚官有定價，歲爲常額，而不敢出其所有。於是盡革前弊，乞糴勸分，專以誠信感動，故文移一出，而從者翕然，邑賴以濟。訖事，公猶以嗣歲爲憂，載念朝廷頃嘗頒浙東常平使者所上崇安社倉法于四方，而往者侍郎孫公逢吉宰是邑，又嘗斥俸餘立兩倉於邑之西鄉，成式具存，即是而增益之，爲經久計，宜莫良於此。甫屬意也，值括蒼趙公汝謙行常平事，適下其法於郡縣，諉公勸率是邑。公雅志在此，孜孜開諭，曾不踰月，民樂於應命，自郭至鄉爲倉者九，且願輸己之積，無勤有司。集於己酉之六月，迄今九年，倉猶未建，歲儲主事者之家，儲益多，隘弗克勝，始合議創屋於縣之西關，爲堂六楹，外爲都門，兩廡列爲六庾，繚以垣牆，翼以守者之舍，費五十萬有奇，輟息米爲之。凡倉之歛散，皆主於邑之士，而官不與焉。其有頑戾弗輸，則官爲督趣，且常致其主張維持之意。總其事者詠與彭君公脩，厚其儲，力其事者柳君廷傑宗顯、宜君師賢九德，元凱宰三山周公世昌、簿廬陵董公冲元分俸以示表倡，尉青江王公衛實督建倉之役，柳君宗顯佐之。既落成，因具顛末如此，將藉是以請於當今之大賢而識之，以詔來者。慶元丁巳十月既望，邑士鍾詠述。〔冊八十卷七五一〇頁十四〕

萍鄉縣米倉，在萬載縣治之右。開禧間，知縣胡渠徙于縣治之後。〔冊八一卷七五一六頁十六〕

【宮室】

大隱堂。侯綬《大隱堂》詩：「千峰美景真堪戀，一點靈源我自閑。居士不緣能解此，豈知深隱在松間。」陳大任《大隱堂》詩：「池面嫩荷初汎水，欄邊新笋欲齊簷。先生盡日論文飲，不覺斜陽已上簾。」〔册七一卷七二三九頁十二〕

志隱堂，在公清之左。〔册七一卷七二三九頁十五〕

中隱堂。張孝祥詩：「吾家中隱居，才比萬斛泉。短小精悍姿，一劍當雄邊。去年柳州賊，俯視衡嶽巔。君從襄陽來，孤忠作戈鋋。談笑百雉安，凈洗湖嶺烟。謂當酬王勳，金印如斗懸。言歸遽如許，此意誰爲宣。小隱即居山，大隱即居廛。夫君處其中，政爾當留連。蚤晚有詔書，喚君遠朝天。欲爲中隱游，更著三十年。」〔册七一卷七二三九頁十八〕

清心堂，在虛舟之後，郡守沈昭遠立。〔册七一卷七二四〇頁十〕

盤齋。嚴嘉賓詩：「孔明天下士，當年卧南陽。一室儻已定，未害志四方。盤齋誠有餘，輾轉意味長。攢書以爲娛，殖蘭以爲芳。四友置左右，聖賢味中央。要爲陋巷回，抑作干禄張。何當膏吾車，相從亦徜徉。」〔册二九卷二五三五頁二十〕

言是齋，在縣廳之東南。〔册二九卷二五三六頁五〕

毋自欺齋，在萬載縣。〔册二九卷二五三六頁十七〕

仙女臺，在城内東南隅，與宜春臺相望。〔册三十卷二六〇三頁十八〕

【古蹟】

康樂故城，在萬載縣東二里，吴名陽樂，晉武帝太康元年改爲康樂。《輿地紀勝》有謝山康樂水。〔册九十卷八〇九二頁十六〕

【人物】

湛陁，字仁惠，宜陽人。仕梁爲宣猛將軍、散騎侍郎。〔册一百七五卷一九四二六頁十四〕

【碑刻】

齊丘《仰山光涌長老塔銘并序》：夫衆生者，晝則共一明，夜則共一暗，明不爲之缺，暗不爲之分，蓋衆生同一智而共一見也。佛佛相授，祖祖密傳，以兹爲法，實無法也。仰山心偈，天下詠之，正爲此也。然其化導大綱，祖教專用，傳襲源流，謂石亭仰山之宗，則涌公嗣其後也。公法號光涌，豐城縣張氏也。誕生之夕，神光照庭，鄰人以爲珠璧之祥，間而伺之，生男子也。七歲請學儒，詩書禮樂有若素習。十三請學佛，經論禪智悉如生知。一旦請遊方求師，父母器而從之。于時石亭之羶，風行四海，乃往禮之，石亭爲之剃度，復就開元寺真公傳净名經密旨。十九詣襄州壽山寺，載公受大戒，遂携缾錫，遍禮有德。以有間斷意，契無間斷心，以有生滅身，得無生滅體。石亭有似驢之問，涌公有非佛之對，石亭堂見

諸方學人，來便問：「子來作麽？」學人對曰：「禮拜和尚來。」石亭曰：「還見和尚否？」對曰：「見石亭。」曰：「見和尚何似驢？」學人無對。石亭將此語每問，折到學人，未有能對者。石亭乃問涌公云：「子來作麽？」對曰：「禮拜和尚來。」石亭曰：「還見和尚否？」對曰：「見石亭。」曰：「見和尚何似驢？」對曰：「某甲見和尚，亦不似佛。」石亭曰：「既不似佛，似驢什麽？」對曰：「若更有所似，與驢何別。」石亭曰：「見聖兩面，情盡體露，吾有此語來，近二十年無人□了境，子大利根，當自□任，吾不能□子，異日可知而自行矣。」嘗大奇之，謂之肉佛，可以化人矣。石亭歸寂，公燃第三指以報法，又燃第四指以報親，皆不羣之事也。仍歸止于仰，立棲隱寺，紹祖風也。洪帥南平鍾王聞其名，若禪師家麟鳳，無有肩其威德者，遂遣使迎止於府下。使者至，師不起，於是州牧邑尹至，亦不起，已而士民皆來，又不起，乃共訴之曰：「師如不起，貽郡縣之咎。」由是不得已而後從之。既至，復館師於石亭，繼美名也。是時爲人説法，明色空一相，人佛同種，使士者捨書劍，農者棄耒耜，工者忘糾纏，賈者散金玉，萬務失諸，官不能禁，師之教化明白也如是。天祐十四年秋，還如舊隱。昇元二年夏，順化于禪寢，僧臘七十，俗齡八十有九，門人具梵禮，塔于山之西南隅，表至德也。嗚呼！滿公王者固召不就，因慈悲而後就之，真天人也。將來者多方求知，猶有弗獲，足見涌公不泯其能，蓋力救末法之弊爾。入室弟子彥新，執古之士也。任彼内耳，聆余廣譽，不遠千里自袁而來，以行狀授余請銘。殊不知人不勝名，文不勝德，然哀其誠慤，强而應之。其辭曰：佛佛佛，乃直物。

自迷悟，無得失。〔册二百一六卷八七八二頁十五〕

【詩文】

《將歸宜春留題新安館》：東里如今號鄭鄉，西家昔日近丘牆。芸臺四部添新學，秘殿三年學老郎。天外鴛鸞愁不見，山中雲鶴喜相忘。猶張皁蓋歸蓬蓽，直謂時無許子將。〔册一百一五卷一一三一三頁十九〕

袁州宜春志

【詩文】

許及之《題〔景賢堂〕》：過眼繁華脱絳英，歲寒松柏只青青。古來何限馳天壤，賢者于今炳日星。意在高山知處鄉，訓垂後葉見儀刑。此堂應與人無朽，白首韋郎守一經。〔册七十卷七二三七頁十二〕

袁州府宜春志

【人物】

王轂，宜春人。南唐初登第，長於樂府，有《鴻門讌》、《苦熱行》、《暑日觀道傍樹》、《玉

樹曲》，尤膾炙人口。其《玉樹曲》云：「內宴明朝日，玉樹新粧逞嬌逸。三閣霞明天上開，靈鼉震疊神仙出。天花數朵風吹綻，對舞輕盈瑞香散。金筦紅絃旖旎隨，霓裳玉佩參差轉。璧月夜，瓊樓春，鶯舌泠泠詞調新。當時狎客盡尸祿，直諫犯顏無一人。歌未闋，晉王殿上粘腥血。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聖唐御宇三百祀，濮上桑間宜禁止。請停此曲歸正聲，願雅樂調正氣。」轂未第時，嘗負氣忤人，人欲毆之，轂揚聲曰：「莫無禮，我便是吟『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者。」其人斂衽，慙謝而退。〔冊二百一二卷六八五一頁二十一〕

【詩文】

陸經《謫袁州道中寄子美》：憶昨共繫吳門舟，我行千里君獨留。江花粲爾不同醉，野月娟然增此愁。談笑還令舌本强，詩篇頻覺筆鋒柔。滄浪書信無消息，鴻雁來時數舉頭。去年醉到紅花老，憂患相寬獨與君。今日天涯又春色，却尋高處望吳雲。青紅染出化成寺，羅縠飜開秀水紋。風物感人音信少，眼前雙燕謾紛紛。

蔡柟《寄上宜春沈使君》：堦前石瘦水淙潺，深樾亭中六月寒。洗玉伴公臨翠竹，傾銀留我駐征鞍。龍門已恨相從晚，國士尤慙欲報難。萬丈光芒在行槖，歸來別作一流看。

徐師閔《袁州劉司法亦和予摩字詩，因次韻寄之》：袁州司法多兼局，日暮歸來印幾

窠。詩罷春風榮草木，書成快劍斫蛟鼉。遥知吏隱清如此，應問卿曹果是何。頗憶病餘居士否，在家無意食蘿摩。

王貞白《寄鄭谷》：五百首新詩，緘封寄去時。祇憑夫子鑑，不要俗人知。火鼠重燒布，冰蠶乍吐絲。直須天上首，裁得領巾披。

齊己《復寄鄭谷》：白髮久慵簪，嘗聞病亦吟。瘦應成鶴骨，閑想坐禪心。上國楊花亂，滄州荻笋深。不堪思翠蓋，西望獨霑襟。〔册一百四九卷一四三八〇頁六〕

李冲元《鞠城等銘并序》：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又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蓋自大道既隱，純樸已散，雖堯舜之世，猶曰「罪疑惟輕」。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然則聽獄之際，聖人專以敬慎而哀矜者，豈以民陷非僻之習，冒金木之訊，上之人亦有罪焉。三代已還，教民無黨庠遂序之法，養民無井田夫家之制，飢寒困苦，逼於垂死之地。而又於先王忠信孝弟，未嘗聞知，一旦陷於有罪，而刑之無所不至。此志士仁人所以挾書永嘆，思致主於三代之隆者，其説有在是也。冲元不敏，而復迂僻鄙陋，不通世故，承乏決曹掾，雖小官賤吏，而實民命之所懸，愧無臯陶種德之實，而憂不能致孔子使無訟之道，故因脩治囹圄既成，迺爲鞠城等銘，凡十一篇，置於座右以自勵云。

《鞠城銘》：畫地不入，刻木不對。敢或爲此，底民于罪。使死灰而復然，匪予心之所畏。回也盜飯，參乎殺人。唯穀駑而養虎，未知焉得仁。

《盂銘》：曩也挈德以飽汝，今也數粒以食汝。予爲黍則勤，而德則弗新。予一食而九覆俎，思平反以穀汝。

《門銘》：仁汝宅也，汝奚不居。禮汝門也，汝安可踰。既出彼則入此，固將食汝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將曰緊誰之辜。予忍爲董子百仞之深淵，亦不蘄于公駟馬之高車。

《枷銘》：爾負雖重，負爾之負，予也亦重，爾負若去，則亦釋予之負。

《杖銘》：能自杖也而後可以杖人，無倚榜掠而曰吾能得其真。弱者茹恨以自屈，强者捍楚而獲信。咎孰于歸，歸乎予身。

《梏銘》：與其梏罪人之手也，毋若梏吏之手。宵人之滋，君子之醜。

《榧銘》：爾之所蹈，曾弗謀于道。匪曰棄汝，不言教告。古之人一舉足，不敢忘其親。盍眎爾履，烏有表端而影跛。

《紲銘》：聽訟者欲其如繩之直，不欲其如繩之急。嗚呼！莫紐於好出而惡入，莫弛於吏縱而弗戢，莫酷於繫一而連十。苟遯理而禁，雖糾固而何及。

《杻銘》：福生有基，絶惡者於其微。兩兵鬥於桑女，殺人起於揚灰。初則弗戒，而悼

絶者之不屬，猶不稼而閔飢。

《衣銘》：嗚呼！教之不勤，俾爾殘義而賊仁。余不能與物爲春，徒俾爾不寒而温。已

上俱《袁州府宜春志》。〔册九一卷八二六九頁五〕

袁州府志

【山川】

風子巖，在江西袁州府萬載縣靈棲巖東三里。〔册一百卷九七六三頁十二〕

震山巖，在江西袁州府宜春縣西有弋林，乃盧氏隱居。盧肇爲記云：宜春郡東五里有山，望之正若冠冕，同麓而異峰，四首相屬，兩或作而。仰成形，況在東方，如畫震卦，郡人故名之曰呼崗。意者亦謂其若長幼相呼，同在一處。茲事或作其義。不顯，予無取焉。其西北有石室，臨洊或作游。溪之涘，邑人彭先生嘗釣此巖下。先生諱構雲，善黄老言。寶應中，詔以玉帛召，先生不至。時太守命其鄉曰徵君鄉，巖曰徵君釣臺。咸通七年，予罷新安守，以俸錢易負郭二頃，在震山之西，又得楓樹之林於溪南，日與郡守高公遊其下。公名厚，衣纓之茂士也，爲政嚴簡，民悉安之，或有故愚二字。仰之。而以震山易呼崗之名白公，公喜，命刊其事於巖下。予既得西林，而羅鳥罝兔，挾彈走馬於其間，亦請命其林曰「盧氏弋林」，以

對其東「彭氏釣渚」也。因謂高公使郡人無得樵漁，於是林之壇、欒、杉、檜不日豐茂以冠於郡。主帥高公因戒吏以丹書貽盧氏，使西疇之人世世掌之。時郡民相率言曰：「二刺史俱好事者，吾儕幸寓目焉。」遂以刊之。是歲景戌十一月二十三日謹記。〔册二百卷九七六四頁二〕

讀書巖，在江西袁州府西北五里開花院後，因爲祠。有亭名仰山，軒曰倚巖、曰翠靄。亭曰振鷺，後又創亭曰仰高、曰容安、曰覽勝、曰漱石、曰嵌空，皆在化成巖上。〔册一百卷九七六五頁十〕

【人物】

易景升，字方游。元朝治《書經》。鄉貢進士。歷官至承事郎，滄水縣主簿。〔册一百五四卷一四六〇九頁八〕

湛賁，宜春縣人。初爲縣吏。唐貞元十二年登第。後鄉人謔之曰：「湛郎登第，彭伉落驢。」今赤板橋，即其地也。彭伉蓋湛友壻。初伉登第歸，姻黨致酒相慶，賁至，命飯於後閣，其妻責之曰：「男子不能自勵，窘辱如此，復何爲容？」賁感其言，舍役從學。後登第，遣僕歸報，伉方跨長耳驢出郊，聞賁登第，大驚墜驢，故有此語。〔册一百七五卷一九四二六頁十四〕

新昌縣志

【倉廩】

常平倉二，在鼓樓門之左右，今皆廢。〔册七九卷七五〇七頁二十一〕

社倉，散在各鄉團，規制同高安，今改名義倉。〔册八十卷七五一〇頁三十二〕

都倉，今改爲際留倉。〔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五〕

際留倉，在州治之東，即故巡檢司址。〔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十〕

【宮室】

譙門，上爲樓五間，置鼓，榜曰新昌州。初宋紹興丙子，邑宰晁公達建。嘉定六年，縣宰陳珪重修。至元十三年正月内附，七月燬于寇。二十四年，達魯花赤那懷、縣尹奥里仲安重建。大德五年，平章政事、鄂公史弼書今榜。〔册四九卷三五二五頁一〕

瑞州府上高縣志

【宮室】

冰壺，在後堂之西，邑宰趙伉夫建。〔册十七卷二二五六頁十四〕

上高縣志

【倉廩】

際留倉，倉二，並在鼓樓門之左右。〔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十〕

瑞陽志

【山川】

四基洞，在江西瑞州府新昌縣千春南鄉。離縣一百里，去棲真寺百餘步。〔册一百三四卷一三〇七四頁二〕

【官署】

雜造局，在醫學之後。至元二十四年創立，專掌成造進呈雜用之物，每歲解納於內府，以備國家不時之用云。本路額造生活鐵馬鐙貳佰柒拾伍副，紫大樣鞦轡壹佰壹拾肆副，心紅油鞦壹佰副，心紅皮箋貳拾副。〔册一百七八卷一九七八一頁二十二〕

【倉廩】

社倉，太守陳韔創。散在十七鄉，每鄉一所，取近便寺觀建立，鄉官里師主之，司户提

督。其法秋歛春散，每户貸穀五斗，五等户服田力穡者方許給借，游手末技者不與焉。歲久弊生，或散而不可收，或積而不敢散，虧折損壞者皆責償於里師，非破家不已也。太守方逢辰欲捄其弊，委官發穀買田，以爲經久之計，名曰社莊，貯穀備荒。歸附後則入於官矣。〔册八一卷七五一〇頁三十二〕

牧民倉，在城北之妙高坊。〔册八一卷七五一三頁十五〕

瑞豐上倉，在郡治之西。左利貺廟，右路學，舊名都倉。

瑞豐下倉，在録事司之左，因宋之新豐倉。

新豐倉，今改爲瑞豐下倉。〔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二十八〕

月濟倉，在税務之側。太守陶夢訓建，後燬於兵。〔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三十五〕

歲給倉，在天慶觀之西。太守游孝嚴建，今改爲蒙古字。〔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三十六〕

都倉，今改爲瑞豐上倉。〔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五〕

鹽倉，在都倉之右。後改爲州學，今爲路學。〔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二十〕

【宫室】

高安縣有堂曰字民。〔册七十卷七二三八頁三十五〕

集善堂，在務農鄉四十四都之京山。大德庚子，蓮社李覺通創。〔册七一卷七二四二頁二十

七〕

公生明齋，在州治道院之西。〔册二九卷二五三六頁二十一〕

雲仙臺，在上高縣西七十里之箬坑。舊祇陁近地有雲仙臺。俗傳其上常有風雲相吹噓，如聞仙樂聲，以故得名。今爲棲真院。〔册三十卷二六〇三頁十九〕

【古蹟】

廢外城。唐武德五年，李大亮於高安縣西築靖州城。南唐昇元初，陳昭令高安，築羅城，決溝洫。保大十年，刺史王顏建關城長二千丈，通十二門。宋元豐間，太守毛維瞻修北垣。舊城今遺址尚存。〔册九十卷八〇九二頁十六〕

宜豐縣城，在瑞陽郡西一百五十里天寶鄉。吴大帝析上蔡縣置。今廢。〔同前〕

斷水故城，舊應史君屯兵拒林士弘故壘。〔同前〕

雲棚城，在上高縣旌義鄉。昔應史君屯兵之所。〔同前〕

【人物】

吴起孫，字誠甫。其先汴梁人。宋靖康間，祖大同知華亭縣，因寓居筠州。大同紹外祖鄒醫博家業，迄誠甫凡九世，一門義聚，百口同爨，素無恒産，資醫術以供食指。宋咸淳間，太守吴益特書「義門」二大字以扁其閭。甲戌兵燬。至大壬子，本路保申憲司，體覆行

省咨聞，議行旌表。今鄉里尚稱爲義門吴氏云。〔册四九卷三五二八頁六〕

游少游，建昌軍人。登進士第。淳熙庚子，以修職郎來爲丞。性識敏悟，文籍一覽，終身不忘。校文廬陵，前此考官甫撤棘，亟間道疾馳。少游獨徜徉累日，且作《詠梅》十詩，謁益國周文忠公，大蒙稱賞。有士子什百爲羣，以去取來問，少游隨聲應答，略無凝滯，衆皆語塞而退，士論韙之。〔册九六卷八八四三頁十三〕

雷作，字天起，新昌人。爲均州録參。有茶商十餘人，捕訊者以爲真盜，作爲理，出之。太守尹機參督府謀議選守邊，一府事皆屬之。方薦其材，乃慨然求歸。事上，改承務郎致仕。遇慶壽，恩加承奉郎，年八十六卒。〔册二百二三卷七三二二頁十八〕

翠巖澄源禪師，名無般，俗姓唐，吴連江人。得法於九峰。南唐保大中，李璟迎請住翠巖，禪學尊高，遂成叢林。〔册二百一六卷八七八二頁二十三〕

洞山嗣和尚，俗姓周，高安人。住净業寺。南唐李主召見金陵，深加敬信，繼惠敏大師住洞山。宋乾德二年卒，塔于延禪師惠光塔之北。〔册二百一六卷八七八二頁二十五〕

寶覺圓明大師德洪，一名惠洪，字覺範，號冷齋。俗姓彭，新昌人。年十三出家，依三峰艴禪師爲童子。年十九，試經於東京寺，得度落髮，受具足戒，聽宣秘律師講《華嚴經》。一旦不樂，歸事真淨禪師七年，盡得其道，禪學超詣，釋注《金剛》、《楞嚴》、《圓覺》、《法華》

四經。博通儒書，尤工於詩，名動京輦，與陳了翁、黄山谷遊。山谷贈以詩，稱其韻勝不減秦少觀，氣爽絶類徐師川。韓子蒼宰分寧，惠洪從高安來，館之雲巖寺，寺僧三百，各持一幅紙，求詩於洪，洪握筆立就。子蒼見之不懌，曰：「詩當少加思，豈若是易易乎！」洪笑曰：「取快吾意而已。」子蒼與别十年，覽其遺編，追記平生，不覺殞淚。惠洪詩多奇句，如「已收一霎挂龍雨，忽起千巖擷鷁風」、「麗句妙於天下白，高才俊似海東青」、「文如水行川，氣若春在花」，皆古人未嘗道也。年五十八，卒於南安軍，子蒼爲銘其塔。有《合論易傳》、《僧寶傳》、《智證傳》、《法王武庫》、《林間録》、《天厨禁臠》、《冷齋夜話》、《甘露集》、《石門文字禪注》、《十明論》、《證道歌》行於世。〔册二百一七卷八七八三頁六〕

【遺事】

李澗言，瑞州蒙山銀場界袁、臨、瑞三郡之間，俗習競利好争，環十數里無儒家。北人侯提舉欲化其俗，使知理法，謀於士人鄒民則兄弟，闢水口山創書院，搆大成殿，扁正德，立門廡，備塑像，申臺省，設學官，仍買田養士，公餘率僚屬子弟聽講。規模甫就，同寅忌之，以擅興土木爲言，侯去。有白蓮道人請於齊提舉，乞改爲白蓮堂，齊妻喜佛，從之。將卜日，齊夫妻與子同日重病，妻沉困中，神情恍惚，如有人驅至殿庭間，見一王者垂旒中坐，環侍之人皆冠簪，呵曰：「汝夫妻欲壞吾廟，當死且絶祀。」械送曹王，於是哀泣乞憐，有緋衣

者勸解而寤。覺而歷歷言之，齊曰：「吾欲改文廟，此其譴乎！」急以香幣謝之。又數日，妻病小愈，從夫詣文廟祈福，及見神像廟宇，駭然曰：「此正吾夢中所見。」乃知曹王者，蒙山土神也；緋衣者，書院后土神也。愈懼，許修葺。齊病愈，完修齋舍，仍爲置壇，春秋二丁，自出己俸，率吏民致祭，申憲司給榜勉勵，今爲有額書院矣！豈非夫子之靈邪？君子曰：「子不語怪神。」然昔者夫子亦嘗徵夢矣！賢哉侯君，此念既發，天地鬼神臨之，佛尚不爭，以一鄉之內，蓮堂不知其幾，今僅一書院，佛有靈，豈肯與吾夫子爭一片之土哉！齊君欲改作，其如山靈川后之不欲何。然能改過，了侯君未了之事，亦可謂明也已。〔册一百三五卷一三一三五頁三〕

勑取瑞竹。昇元觀在高安縣，隸來賢鄉。舊傳云：其地有許旌陽仙迹壇，嘗生瑞竹一竿，自根至三尺，分爲兩竿。宋政和七年，勑取竹入京。〔册二百二三卷一九八六六頁三〕

【詩文】

《筠州學門記》：治平三年，高安郡始應詔立學宮，曾南豐所謂州之東南亢爽之地者，今皇華館蓋其處也。其後徙於水南，而邦人皆不以爲宜，則又徙於州治之西、鳳山之翼，蓋五十餘年矣。然其左則城隍祠，而官廩介於兩間，門逕卑狹，往來觀聽或病焉。開禧乙丑，教授金華何君逵實來，善於其職，學之政，大小必舉。謂廟學雖修而門不稱，欲闢而大之。

鳩工飭材，度爲屋六楹，層簷三成，瓦木之工既立，而何君去。嚴陵方君秘繼之不懈，益勤繕飭，户牖塗塈丹雘，纖悉備具。又增築基階，使内外高下相稱，爲室兩翼，經籍、祭器藏焉。雄麗宏敞，挹江山勝勢，登望軒豁，意陵風煙，非獨閑閎有所表顯而已。蓋經始于丁亥之冬，落成於戊子之十二月。吾州之士繪圖以來，屬予記。夫宫室有制，非以崇侈相尚。今之世教有三，佛、老子之居，凡所規創，惟其力之所及，禮或過矣，而莫之禁，其於風厲表勸之道蔑如也。若夫國家尊祀先聖，建立學校之意，則異於是。蓋將使天下之人知所崇向，陶染化習，以底於平治，所以顯設藩飭，稽合古制，名號等數同於王者，其門三之，豈苟然而已哉！何、方二君，知其職之所務，開導誘掖，孜孜不倦，教養之事至矣！而其餘力又足以及此，使凡出入乎是者，起敬起慕，思其所當爲，而勤其所未至，推二君之意亦遠矣！予既觀其圖而想見其處，幸他日乞身以歸，謁於廟學，從邦人士友語其顛末，相勉以無負二君之意，而先書其大概使刻之。〔册四九卷三五二五頁十六〕

董子焱《四關門記》：漢縣邑皆城，蓋民社所寄，將以示綱維，銷玩侮。城扞之立，雖縣邑不可廢，顧以門關爲不急務可乎？新昌縣鎮改邑，規撫率簡陋，前後相因仍，類亡具甚，四關廢缺，不知幾年於此。嘉定癸未秋，高沙趙侯來宰是邑，每事有振飭意，酌所宜爲，次第修舉，築都倉以嚴積貯，創新廩以備賑糶，葺學宫以崇教養，闢安濟以處孤貧，建驛館以

延賓旅，所在清明，事績孔偉。侯之未足也，曰：「吾弗敢陋視斯邑，廢者興，缺者補，大略已具。獨所謂門關者，未能拓而新之，是無以限內外而譏出入也。」迺度基營材，計日興工，不踰月而四門屹立，巍巍翼翼，隨嚮扁名，各稱厥位：東曰迎恩，德音明詔，胥此途至也；西曰惠政，有橋中峙，惠而知爲政也；南曰化成，邑庠居左，民化而俗成也；北曰環秀，羣山拱挹，秀所環也。於是新昌始有城市氣象，行道過之，相與誇詡。且關之旁地，各置隅房，守以邏卒，夜司擊柝，吠厖止息。古之爲關，將以禦暴，侯之意殆謂是歟！夫邑無大小，綱理在人，新昌賦入，視昔靡加。自侯下車，百堵皆作，用不傷財，役不病民，從容整辦，不遺微細，是豈他有智巧哉！善視政者，其知之矣！侯名綸，字子孅，今官爲朝奉郎云。寶慶二年正月日記。

《四關門記》：上高，古巖邑也，城週五里，蜀水衷亘。舊爲關者四，分峙水南北，所以嚴內外，譏出入也。緜禩遐邈，俶創歲月，漫弗可攷。耆老相傳，四關不修且壞，垂六十載矣！榛莽荒榴，瓦壤翳積，涉其竟如逯坰埜，闖其市如即虛會，憧憧往來，蕩亡限制，觀瞻弗肅，何以嚮奸心、銷亂萌哉！余始領邑，顧瞻諮諏，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宜也司關掌節，以聯門市；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五三載籍，維見可觀，邑雖陋陋，非一閧市比也。規創四門爲邦之郛，庸可已乎？顧積敝轇轕，材不足塞職；碌典廢基，循敘挼舉，蝗稟幹

踰，期牖整以暇。迺召墁斲，斬板幹，陶瓴甓，夷叢蕞，諏訪遺址，恢拓而鼎新之。水南舊有二門，南曰望京，自言「跂予望之」也，今以朝京爲名，取楊誠齋詩所謂「筠陽舊是朝天路」也；西曰宣風，風者，言風以動之也，今以宣化爲名，取董賢良策所謂「守令承流宣化」也。水北二門，以次而作，東曰禮賢，仍舊名也，道繇禮賢鄉出，取尊賢貴德之誼也；北曰宜豐，易新名也，壤與宜豐境接，取時龢歲豐之旨也。四門既立，翬飛翼張，弗陋弗奢，凝然在望，矗重檐以呀赫，啓霞扉之澒洞。嶷兮峨峨，巨鼇載仙島而浮渤澥；劃兮煌煌，爝龍銜靈耀而炤崑岡。內則街衢洞達，閭閻弦直；旁則邏房置卒，巡徼有常。啓以筦籥，閉以鍵牡，氣脈屬聯，寇偷屏息。於是上高昉有大邑通都氣象，旅出於涂，賈列於肆，一灑疇昔庳陋之舊習矣！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洞然八荒，皆在我闥，盜敓矯攘而弗作，外户而弗閉，是謂大同。大道既隱，私爲町畦，城郭溝池以爲固，是謂小康。噫！可以觀世變矣！然天下之事，凡出於理之所當然者，不容漠然不加之意也。今夫立爲屋室，通爲閈閎，限爲閾，繚爲垣，而內固以扃鐍，人有宅於都者皆然，非因穿窬之爲盜而爲之也。繇家推之鄉，繇鄉推之國，繇國推之天下，一也。門成，姑記廢興之繇以諗來者。若夫挈楹計工，夸詡江山拱挹之勝，則非爲關本意，故不書。〔册四九卷三五二六頁一〕

杜孝嚴《都倉記》：余友趙君，出宰新昌，牛刀發硎，窾郤理解，興利圖永，急所先務。

歲受義倉米三千一百石有奇，以備水旱，以賑孤貧，則有常平倉之名。歲受官兵廩給米一千五百石，以支士軍，以給利祿，則有軍糧倉之名。歲受飼馬穀二千石，以供鄂渚，以養戰馬，則有馬料倉之名。然皆無其所，隨寓他處，不可稽察。君曰：「嘻，食廩，邑之根本，出內之際，可無司存？昔夫子爲委吏，必求會計之當。而賈生論矯僞者，出幾十萬粟，以爲漢治之不綱。縣章之缺，孰大於此！」乃於縣治之左得務場廢址，市材於山，取工於庸，百堵皆作，而民不知役。中爲受官廳三楹，左右翼以常平廒凡十，其前限以修廡，榜曰常平倉門，先民也；出門而左爲軍糧廒三，重人也；出門而右爲馬料廒三，後畜也。凡廩之所容，各足以貯其歲受之數無缺事。然後亘以橫廊，總以大門，榜以都倉，繚以周牆，高廩翬飛，與縣增壯。君視事，以癸未之八月經營，以十月斷手，以十一月陰盛冰堅，惟塗既畢于甲申之二月。是役也，以監務文林郎余百祿董其事。爲費二百萬，常平使者趙汝談助錢五十萬，郡將陳振助錢二十萬，餘皆從縣撙節，以足其用。屬余爲之記。余謂倉廩之治二，出內而已，內而不治則病民，出而不治則傷國，此長民者所宜加意也。入而寬其概量，禁其苛取，使鴈鶩不得喋啄，民其紓矣；出而謹其簿書，嚴其檢柅，使雀鼠不得耗蠹，國其裕矣。今倉既有司存，二者之治，可得而舉也。然趙君決不能如古倉氏長子孫於此也，其爲我併刻此以詒後之人。〔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六〕

高安志

【湖泊】

藥湖，在高安縣歸厚鄉。〔册二十卷二二六六頁十五〕

高安縣志

【湖泊】

銅湖，在信義鄉。注田八百頃。有銅湖大王廟，俗祀之。〔册二十卷二一六七頁三十〕

珠湖，在易俗鄉。環傅氏世居焉，多以文學稱。〔同前〕

瑞陽高安縣志

【倉廩】

際留倉，附本路瑞豐下倉。〔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十〕

瑞州府志

【山川】

三峰巖，在瑞州府。前人題云：「蜀道崎嶇歷幾程，三峰勝地即青城。九天榮受雷霆印，仰手爲陽覆手陰。」〔册一百卷九七六五頁六〕

蓬萊頂，在松垣之前。通判王元冲建樓，而以名曰祥風堂。〔册一百二十卷一一九五一頁一〕

白練湖，在高安縣治後。〔册十八卷二二六一頁二十四〕

芰湖，在高安縣易俗鄉。〔册二十卷二二六六頁十五〕

中湖，在高安縣。〔册二十卷二二六七頁三十三〕

三湖，在高安縣。〔册二十卷二二六七頁三十四〕

蔣家湖，在水南之東。〔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九〕

陳家湖，在水南朝天坊。〔同前〕

南道堂湖，在衆興橋之西。〔册二十卷二二七二頁十七〕

【倉廩】

瑞豐倉，在府治之西崇文街。〔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二十八〕

【宮室】

譙門，上爲樓，中設鼓角，左置銅壺玉漏。有翼樓，宋寶慶初改筠爲瑞，榜曰瑞州，太守沈謐書。景定庚申兵燬，太守陳訾改創，氣象軒豁。德祐再燬。至元丙子內附，知州姚文龍重建，宏壯有加於昔。十九年八月，榜曰瑞州路總管府云。〔冊四九卷三五二五頁一〕

【古蹟】

郡有城，古制也。瑞之爲郡，介洪、袁、臨之間，四達無虞，故城郭具而已。然錦水貫其中，北有子城外城，南亦有外城，宋燬于兵，而不知謹復隍之戒。前元承平日久，無復修葺，僅存彷彿耳。姑計其遺址，今復修北城，南爲市井。〔冊九十卷八〇九二頁十六〕

水北城，週迴三里，宋建武二年，太守黃次山築，進士彭以明銘載城高三丈，修萬尺。紹興兵燬，僅存土基。前元復修，今仍修整完固。〔同前〕

康樂故城，在瑞州西一百九十里，謝靈運繙經石及登山之路猶存。《寰宇記》云：在高安縣東北四里。宋武帝二年，封臨川內史謝靈運爲康樂侯就第，即其地也。其城外周迴山水，謝無不遊宴，有書臺、石硯猶存。〔同前〕

【人物】

宋練，高安人。以孝行聞，四世同居。唐咸通九年，觀察使裴休表其行義於朝，遂旌其

門。事見唐《孝友傳》。〔册四九卷三五二八頁二〕

鄧文瑞，高安人。四世同居，五百餘口，長幼姻睦，衣食無異。朝廷嘉其義，命表其里，故其鄉得名旌義。今玉虛觀，即其故居。〔册四九卷三五二八頁六〕

曹渭爲潭州教□，樞密聶昌爲運使。一日，福巖長老夢其母來謁，如平生。翌日，有僧童入山，形貌絶肖其母，取其像比之，衆莫能異，問其生年月日，乃其母死之年月日也。僧乃避正堂以母禮事之，郡僚好事者皆有詩，以紀其異。曹亦有詩云：「母子來尋未了因，果然死日是生辰。今時桂嶺緇衣客，前世萱堂白髮親。天遣精誠先入夢，人憐孝行已通神。欲知梵相如慈相，請驗當年自寫真。」聶昌爲跋楮尾。〔册一百三五卷一三一三五頁二十二〕

趙像之授臨川司户，檄考吉州試將開榜，夢七八馬嘶于庭，若有訴然，如是者連夕。因再考，所黜卷有用八駿事對者，笑曰：「疇昔之夢豈爾耶？」寘諸几不復夢，乃升選中，及析封，則周益公必大矣。明年登第，續中博學宏詞科。後趙守漢陽，益公在政府《答趙到任謝啓》云：「作者七人，想秋闈之如昨；憑乎六馬，覺夜夢之通神。」蓋述其事也。〔册一百三六卷一三一三九頁十七〕

瑞州志

【宮室】

儀門，列戟十二。〔册四九卷三五二五頁十一〕

【遺事】

隋大業中，林士弘寇建城，應智頊拒之。使人貨橘於寇，寇市而分食，有毒蜂出螫，寇多死。寇又逼西北五里，應據水整師，寇曰：「欲吾不犯，此溪當斷。」應引叱之，溪流隨斷，寇以爲神，遂引去。〔册三七卷二九四八頁二十四〕

臨江郡志

【物産】

瑞竹。唐歐陽處士宅有竹色如爛銀，名瑞竹山。唐貞元十九年，富陽縣招義鄉安州倉曹許儉家，生蔓竹一本合歡，郡守白之廉使畫圖表進。〔册二百二三卷一九八六六頁一〕

臨江府舊圖志

【陂塘】

陽陂。牛路陂。大塘陂。承錢陂。牢溪陂。百頃陂。陵陂。馬家陂。黃家陂。角陂。黃車陂。安湖陂。盧陂。梘陂。白竹陂。石臼陂。屯陂。李陂。赤土陂。熊家陂。長陂。趙家陂。木棑陂。毛陂。金花陂。踵陂。石溪陂。張陂。槁木陂。午陂。黃梘陂。宅下陂。大橋陂。羅家陂。西梘陂。侯陂。上方陂。峽口陂。前定陂。徐家陂。思塘陂。遠陽陂。梘田陂。鱐連陂。荷湖陂。戽陂。響窟陂。昇陂。敢陂。長陂。矮陂。大笪陂。徐凌陂。禄陂。長安陂。都與陂。金城陂。土地陂。上木陂。逆陂。樟陂。烏陂。郭家陂。石亟陂。足陂。楓木陂。梘陂。丁思橋陂。弓陂。黃家陂。木陂。橋頭陂。小陂。龍溪陂。雙港陂。觀陂。阿陂。茶牙陂。盧陂。族陂。雌陂。黃土陂。中陂。已上並在清江縣內。阻陂。烏陂。楊分陂。荷連陂。益仁陂。丁淨陂。霧露陂。木葱陂。大堨陂。鳳巢陂。上疇陂。高家陂。下疇陂。程陂。艾陂。諫陂。彭陂。軍陂。潭陂。合陂。丁陂。彼陂。烏陂。成陂。桐陂。軟陂。馳陂。淡陂。善陂。父陂。石當陂。具湖陂。羅塘陂。住塘陂。厚山陂。累石陂。塘順陂。化塘陂。湴下陂。當洗陂。

菜當陂。陳家陂。故村當大溪陂。大莢陂。和尚陂。龍家陂。黃家陂。曾家陂。大橋陂。宋家陂。大竹陂。早木陂。烏石陂。上坎陂。章家陂。社下陂。前田陂。如石陂。鄧家陂。梅竹陂。團倉陂。伯家陂。橋下陂。相思陂。不衝陂。船潭陂。桐木陂。石斧陂。故會陂。周家陂。烏臼陂。黃土陂。當上子陂。曲本陂。八角陂。小江陂。上陂。下陂。嚴陂。合陂。暫陂。前陂。上塘陂。官塘陂。車陂。勇陂。文湖矩陂。流塘陂。蘆塘陂。西河陂。高湖陂。盤塘陂。蕭陂。鬼湖拏陂。南湖陂。南河陂。薑當陂。後落陂。龍潭陂。大源陂。大石陂。宅湖陂。許家陂。小率陂。下率陂。後壠陂。王家陂。孫大塘陂。管田陂。周家陂。當重虎塘陂。方家陂。路基陂。新官塘坡。社山陂。調陂。强陂。土陂。攬陂。上陂。歌樂塘陂。晚慵冷水陂。白楊陂。小陂。僚陂。聾陂。玉湖度陂。周陂。子陂。但陂。李陂。成陂。管陂。茂陂。溜陂。長陂。風塘陂。薑塘陂。高塘陂。芿塘陂。清塘陂。旱塘陂。永塘陂。黃塘陂。合陂。小陂。歐陂。橋陂。本陂。厚塘陂。楊塘陂。嚴陂。台陂。烏陂。淵陂。藍塘陂。塞陂。沙當陂。老公塘拱充陂。油店陂。大橋陂。黃土陂。鄧家陂。劉一陂。何家陂。牛路陂。櫻公陂。山下小陂。白竹陂。鄒江陂。襪隻陂。藍陂。曾陂。早禾陂。行路塘陂。嶺頭陂。塘邊陂。苦竹陂。楊村陂。楊家陂。李家陂。三殺塘陂。黨楊陂。黃土陂。纏厂陂。鐘广陂。苦塘

陂。三峰陂。伯姑塘陂。計塘陂。青山陂。黃齊陂。大嚴陂。劉家陂。社山陂。大當陂。湖盧陂。下當陂。淘坑陂。石斧陂。狗彎陂。大分陂。下冷塘陂。楊井陂。當新陂。池塘陂。冷水陂。劉家陂。黃茂陂。小泉塘陂。三峰陂。上塘陂。下小陂。逢陂。郡陂。小陂。大泉塘陂。杭陂。上陂。袁陂。威塘陂。官塘陂。鄒沙陂。味塘陵陂。藍背陂。櫟頭陂。新圳陂。安福陂。斛木陂。小當陂。山塘端陂。小泉陂。爐陂。鐘陂。下陂。碓陂。健陂。麻陂。竹陂。長陂。李陂。行陂。市陂。對陂。龍塘袁陂。蔬陂。蘆陂。合陂。文陂。木下陂。燠陂。亮陂。乍陂。巨陂。征陂。金塘烏石陂。張務陂。黃任陂。李家陂。西桂陂。柿木陂。黃家陂。狗當陂。器徑陂。廖家陂。攬陂。裏陂。矩陂。鐘陂。木陂。住後陂。竹頭陂。新頭陂。蘆湖陂。楓江陂。檀木陂。下造陂。黃花陂。山陳陂。木下陂。荆柴陂。乍陂。中陂。征陂。蟹陂。按陂。遇陂。社陂。前陂。後陂。捨陂。板陂。橫陂。池陂。檀陂。木陂。灰陂。箭陂。五山陂。張家陂。厂下陂。下路陂。茶姑陂。大分陂。前田陂。長奥陂。蒻橋陂。上牛陂。胡家陂。簡家陂。黃田陂。社藍陂。上苦陂。下苦陂。白石陂。覆塘陂。上八陂。收健陂。合陂。上土陂。鐵爐陂。陳陂。彭陂。黎陂。蕩陂。櫟陂。桐陂。欠陂。泉陂。觀陂。荷陂。合陂。桑陂。尹陂。丁塘塘陂。撫陂。流陂。屯陂。沙陂。大陂。歐陽陂。英塘蕭陂。欄

江陂。落勾陂。小高陂。梅木陂。盛家陂。艾元陂。煙甫陂。袁家陂。石塘陂。何當陂。高家陂。村心陂。丹樱陂。畫家陂。伍家陂。柿木陂。鐵營。鄒家陂。大田陂。黄屯陂。大塘陂。魚池陂。大中陂。以上並在新喻縣内。師姑陂。羅陂。牛欄岡陂。荷葉陂。舅母陂。楊林陂。撫陂。苦竹陂。馬陂。西頭車陂。毛陂。流陂。社陂。大石陂。東嚴陂。合陂。牛梘頭陂。上車陂。曹家陂。下坊陂。中陂。嚴當陂。鵝項陂。袁家車陂。土牆陂。灰竈陂。查陂。黎陂。昉陂。淮陂。白作陂。山口陂。松林陂。桐車陂。俞家陂。樓陂。長潭陂。三塚陂。卯陂。常陂。太和陂。淡陂。株陂。潮陂。劉家陂。梘陂。易家陂。林陂。兵陂。廖家陂。嚴家陂。小灘陂。觀步陂。白茨陂。五石陂。奥陂。村陂。曹陂。馬家陂。爐門陂。流陂。鹿台陂。大門陂。楓陂。楊陂。薑洲陂。午陂。馮家陂。清塘陂。家車陂。中車陂。柘洲陂。黄家車陂。李萬陂。店步陂。車上陂。楊渾陂。小辛陂。五石陂。大藍婆陂。檐木陂。羅家陂。辛陂。苦路陂。牢山陂。版橋陂。大赤岡陂。李葉陂。小陂。牛路陂。柘山陂。大潭陂。曾家陂。大溪桐陂。挐江陂。楊木陂。觀叟陂。白石陂。洎陂。酬陂。小赤岡陂。黄家陂。野陂。兵陂。前耿陂。池岸陂。荷陂。梘山陂。傍姑陂。丈陂。歐陂。樟陂。澗陂。苦杖陂。歐陂。黄家陂。桐車陂。詳湖陂。黄湖陂。廟前陂。沙陂。楊家陂。甘家陂。早禾陂。桑陂。小石

陂。煩石陂。徐家陂。迢遶陂。熟陂。棠頭陂。大石陂。上石陂。下石陂。荷葉陂。聶墓陂。合陂。萬陂。楊家陂。楊陂。楊家陂。鶴藪陂。梘陂。藤陂。章陂。城岡陂。塔下陂。辛陂。百落陂。石窟陂。蕭家陂。李公陂。蟹坑陂。長厂陂。何家陂。唐陂。帶元陂。長景陂。冷陂。四陂。鄒陂。塔前陂。磊石陂。過路陂。廬陂。觀陂。皇后陂。檀木陂。長家陂。東岡陂。烏武陂。針陂。梅林陂。吳田陂。樟柱陂。劉家陂。吉陂。記廷陂。東湖陂。稔陂。蔡陂。盤陂。樟陂。慈陂。沙柱陂。彭陂。龍潭陂。神陂。湘州陂。盧陂。上落陂。下落陂。山下陂。針田陂。彭田陂。江漚陂。馬田陂。上曆陂。唐姑陂。聶莊陂。荷湖陂。傍姑陂。白竹陂。墓陂。腰湖陂。三湖陂。八角陂。萬家陂。上湖陂。疇陂。楊木陂。折陂。廣陂。沙陂。嚴陂。大厂陂。楓木陂。審陂。黃頭陂。百工陂。石角陂。東岡陂。小漲陂。車陂。譚陂。軍陂。二中陂。蛇陂。楓柱陂。小陂。張陂。羅家陂。潘分陂。陳家陂。柘鄉陂。黎陂。斬陂。車陂。里富陂。徐家陂。三丘陂。王家陂。鄧營陂。步陂。盌陂。先陂。伍陂。曾家陂。城陂。觀陂。承陂。鵝陂。雷上陂。神陂。黃梅陂。楊虎陂。橋陂。郎陂。傍卜陂。楓林陂。以上並在新淦縣內。〔冊三四卷二七五四頁十五〕

臨江府圖志

【宦蹟】

李著，南唐時爲新喻主簿攝縣事。因縣民失火，延燒者多，乃令民葺居宇，易茅爲瓦，而廣其衢路，火災由是遂息。又以俸資民浚義井，六邑民稱之。〔册一百五四卷一四六〇九頁二〕

臨江舊志

【城池】

郡東臨江，故名。環城九里，袁、贛二江合流，春江暴漲，低平之地率多淹浸，郭内之渠流而注江者七，深廣數丈，雖欲城築，亦難爲力，況邊江一帶水勢衝決，岸多摧圮。大觀間，郡守請于朝，丐緡錢築堤以備水患，得旨下漕臺給費，鳩工度材，自天慶觀而下疊石固基，纔數十丈，工竟弗就。淳熙中，岸頹路斷，貼木爲梁，過者岌岌。紹熙辛亥，權公安節爲守，請於朝得緡錢若干，傍江增築，釘木疊石，護街之沿江者。開禧丁卯，通守李純忠秩滿建言，郡當水陸之要，可移粟城以守之，朝廷下計臺相度利害，以工役難成止。開慶己未，邊警沓至，陳守元桂議排柴議城築，西南隅僅築三十餘丈而罷。德祐乙亥，滕守巖瞻復議城

築，東隅僅築數十丈，大兵臨洪，民懼而潰不果城。郡城門六：東廣濟，南鐘秀，西望仙，北朝京，東南清波，東北利涉。新淦門八：東熙春、秀峰，南迎仙、玉谿，西澄江、湄湘，北朝京、橫波。新喻門四：東清江，南安福，西宜春，北高安。〔册九十卷八〇九二頁十四〕

臨江志

【城池】

廢盧城，在清江縣東北五里修德鄉，俗呼上下城，郭舊有盧府君廟，世傳城由盧建，故祀之。〔册九十卷八〇九二頁十四〕

廢樊城，在清江縣西北三十里修德鄉。舊傳有樊將軍居之，不知其名，其地亦有姓樊者。〔同前〕

廢吳城，在清江縣西三十里建安鄉。地有敵樓、衝敵樓、場上京堆、征塘、吳王廟、張司空廟、濼城，疑廢吳平縣。又云在清江縣西南三十五里，近棲梧山，《玉虛事實》所謂吳平古縣是也。世疑《寰宇記》載治平縣即是。〔同前〕

廢尉城，在清江縣東三十里崇學鄉，或曰漢都尉所治之地，班史新淦縣下但云都尉治。《輿地志》云漢南昌都尉所理，未知何據。〔同前〕

古新淦城，在清江縣東三十五里清江鎮。按《前漢·地理志》豫章郡新淦縣有都尉治，王莽改曰偶亭。應劭曰：淦水所出，西入湖漢。即南橋水。《水經注》云：牽水出宜春，又東逕吴平縣。即新喻。又東逕新淦縣。二書所謂新淦，指清江鎮也。後移縣於南市村。〔同前〕

廢瓦城，在清江縣東北四十里崇學鄉，俗傳五代時鄉豪自爲保聚之地。〔同前〕

廢富國城，在清江縣東四十五里崇學鄉，南唐時積粮于此，因得名。〔同前〕

廢牛頭城，在清江縣東南四十里，兩山相向如牛牴觸，五代時避亂者城之。〔册九十卷八〇九二頁十五〕

新淦縣城，吴楊行密既建都置使于新淦，邑宰李筠又率傍三縣來屬，乃治城濠，臨江水爲都置治所。迨宋紹定庚寅，贛寇入境，焚蕩民居，而舊治城濠淺狹不足以恃，寇退，民不能安其居，時有防江軍二百輩屯駐，防拓令董雲才因使開浚，西抵大江，北穿北門橋，東穿賓陽橋，南抵惠政橋，比舊闊三倍，深亦如之。至淳祐癸丑，永豐洞獠竊發，震于隣境，郡守雷應春請于朝，築城新淦以爲臨江之藩蔽，朝廷下其議于帥閫，牒委撫州通判成公策經量城築，以爲扞民之計。而大家慮其科擾，多方沮撓，議遂中輟。元末紅巾蠭起，義民劉天佑團結州民以守，未幾紅巾合攻，城遂陷。至國朝初，邑宰王貞督長興寨魁首鄧清等築新淦州城，分爲六門：東曰熙春，南曰迎仙，西曰澄江，北曰朝京，東南曰朝陽，西南曰通津。〔同

〔前〕

廢巴丘城，在新淦縣峽江。《輿地志》、《九域志》皆云吴後主分新淦、石陽兩縣，置巴丘郡。按《吴志》言縣，非郡也。《晉、宋·地理志》：巴丘縣屬廬陵郡，隋開皇中廢此故城。按舊經以爲孫策欲取荆州，使周瑜鎮巴丘，即此地，非也。瑜所鎮乃巴陵，在荆州南岸。〔同前〕

廢泥溪城，在新淦縣南四十里。按《南史·梁周文育傳》：天監元年，廣州刺史蕭勃舉兵踰嶺，詔文育督軍討之。新吴洞主余孝頃舉兵應勃，勃使其子孜將兵與孝頃會，又遣其別將歐陽頠頓兵苦竹灘，傅泰據漉口以拒官軍。文育從間道信宿達芋韶，芋韶上流則歐陽頠、蕭勃，下流則傅泰、余孝頃。文育據其中間，築城饗士，賊徒大駭，頠入泥溪作城自守，文育遣嚴威將軍周鐵虎等襲頠擒之。〔同前〕

廢石陽城，在新淦縣玉笥鄉仙居里綏原。按《輿地志》云：後漢和帝分新淦爲石陽，屬豫章郡，孫吴割隸廬陵郡，隋開皇十年改廬陵郡爲吉州，廢石陽縣入塗境。〔同前〕

新喻縣故城，在本府之距村。初治龍池墅，隋大業中遷于距村，後復遷龍池墅。唐大曆中大水漂蕩，徙治虎瞰山，即今理所。〔同前〕

廢龍池墅城，在新喻縣南三里。凡再置縣，唐李守嘉祐奏移之。〔同前〕

【湖泊】

蛟湖，在寧化縣北六十里，深不可測。舊經云：昔有僧結庵其上，一日晝晦，見白龍卧波。鄉里遇旱輒投敗鐵，則暴雨怒濤湧出其鐵乃已。嘉泰間亢旱，郡守陳公映差官祈禱，應期而雨，歲乃大熟。今置龍王廟于旁。〔册二十卷二二六七頁一〕

【倉廩】

富民倉，在興賢坊。〔册八一卷七五一三頁十五〕

賑民倉，在貢院右。〔同前〕

豐積倉，在府治之東公選坊，在宋時爲貢院，元始改爲豐積倉，今因之。〔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三十二〕

鹽倉，舊在軍資庫内，今移在庫後别門。〔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二十〕

【古蹟】

香遠臺，在江州，舊名奈月，旁蔓荼蘼，郡守黄公寔改今名。〔册三十卷二六〇四頁二十四〕

臨江府圖經志

【城池】

臨江舊無城郭，蓋以郡枕大江，地勢卑下，而郭内之渠注江者凡七，皆深廣數丈，岸易摧圮，故版築之功爲難。且東之近江者，春夏水大至，則廛居多渰。築堤之役，率十餘歲而一興之，宋守潘剛中、趙師吕、張磻、章大醇等相繼爲石岸，始堅緻不圮。元平江南，五六十載之間海内無事，雖大城名都不事保障。壬辰兵起之後，假守定住始築城，民賴以爲固。國朝守禦官夏以松重修葺而增高焉。若其城門之名，今備録之，亦存其舊云。郡城門六：東萬勝，舊名廣濟。南鍾秀，西望仙，北朝天，舊名朝京。東南通津，舊名清波。東北利涉。〔册九十卷八〇九二頁十三〕

撫州府臨江志

【倉廩】

廣儲倉，在貢院左。〔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二十五〕

臨江府志

【人物】

陳琦，字擇之，清江人。登乾道二年進士第。從南軒張公受學，主衡陽簿攝令，以平反

死囚而得其實，殺人者見知於鄭提刑丙。又有殺隸農以賄蒙其情者，爲正其罪。賑荒郴桂，使糴者爲伍，循此以糴，治聲出湘中。爲贛縣丞，留丞相正自文昌守贛，尤器之。知興國縣，未赴，留公自洪鎮蜀，辟主管機宜文字，在蜀二年，事無鉅細多質之。有《克齋集》。〔册四七卷三一五五頁二〕

豐水志

【城池】

豐城縣城子城，周回一里二百步，高二丈，闊一丈二尺。濠闊五丈，深一丈。環郭六門：東正信，西折桂，南劍池、天寶，北通江、望仙。縣在章水之東，羅阜前峙，長江後映，洲渚橫陳，支流縈帶。城外池濠環繞，俗號腰帶水。後人欲便往來，縣之西北，湮池爲路，風水爲之隔絶。淳祐乙巳，劉宰卿月。采陰陽家之説，鑿路通濠，架橋其上，始復舊制。〔册九十卷八〇九一頁四〕

【人物】

王子邳，雲嶺里人。南唐時爲御史中丞。屬時艱虞，與弟兵馬使子卬、子邦統保社民兵以衛鄉井。已而，寇果入境，公獨與搏戰，賊悉，衆揜之，救不至，遂屈，首雖殊，猶挾之跨

馬走五里許乃仆。賊大駭，相率散去。鄉人至今奉祠于社。〔册二百二卷六八五一頁二十一〕

豐城縣志

【宮室】

甘露臺，淳熙壬寅，感山海慧寺經藏成，四方禱祈輻湊，有甘露降於寺隅者三。主僧曉瑩爲臺扁曰甘露。瑩，俗姓管，邑人。徑山宗杲法嗣，杲竄嶺外十七年，瑩與之俱。杲後得旨南歸，終於徑山，付以法衣。瑩善爲詩文，自號雲卧庵，有《雪窗集》及《雲卧紀談》、《羅湖雜録》、《禪門三傳》行於世。〔册三十卷二六〇三頁二〕

靖安志

【倉廩】

平糶倉，附常平倉之右，門自縣廳東廡入。紹定初元，知縣事趙公折創。始爲米一千五百石。倉幹張翀爲記。〔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十五〕

臨川志㊀

沿革

昔者公劉度夕陽而荒豳都也，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觀于京。蓋度夕陽之西，去源泉之卑，而就溥原之高，岡出乎原之上，兩京又出乎岡之上，所以居高明也。夷攷吾州，若昔興創，殆亦類是。異時成周卜宅而依澗瀍，晉人議遷而嚮汾澮，今吾州介乎臨汝之中，又其遺意，皆所以據二水之會，納風氣之全，奠民生之安也。《淳熙嘉定志》：寶應中，太守王圓遷，以地勢卑，非道路之會，因徙于西陲，然虛右擁左，形亦未叶。中和五年，危全諷始遷今治，麾震揖巽，朝辛附癸，納溪山複疊之勢，無舊治卑偏之陋也。舊志州治所紀，唐刺史舊宅，乾符中，爲巨寇黃巢將柳彥璋所焚。中和五年，危全諷徙今治。披榛草

㊀《大典》卷一〇九四九撫字韻撫州府下有江西撫州府總圖、江西撫州府城圖、江西撫州府崇仁縣之圖、江西撫州府金谿縣之圖、江西撫州府宜黃縣之圖、江西撫州府樂安縣之圖等七幅，見圖版六四——七〇，府臨川縣之圖、江西撫州府金谿縣之圖、江西撫州府宜黃縣之圖、江西撫州府樂安縣之圖等七幅，見圖版六四——七〇，《臨川志》、《撫州府志》可參閱。

創，越十四年，漸就摧朽。乾寧五年，全諷再拓基址，建廳堂門廡，廚庫畢備。舊志城池紀述，唐中和五年，刺史危全諷新制羅城，週廻一十五里三十六步，高一丈二尺，下濶二丈五尺。子城週廻一里二百二十二步。〔册一百九卷一〇九四九頁十二〕

分野

質之史册，區別其分野，則吴揚爲斗牛女爲星紀。考之舊經，吾州又文昌之所臨照。夫上通於辰次，各著其分野者，天下之所同；上通於天垣，正應於文昌者，吾州之所獨。星土之占，其證則有休咎，所不可得而常，乃若斯文在天地間，則歷終古而光景若一。不寧惟是，人文化成，天象叶應，庶證有不若者乎？然則文星昭明，則不占有孚，分野當蒙其福矣。《天文志》：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吴楚之疆。候熒惑。丙楚戍吴。《地理志》：吴地斗分野，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雲安、臨淮，盡吴分。斗牛女星紀丑，東北也。《天文志》以戍爲吴，西北也。西漢以前，其説亦未定信，如《西漢·地理志》所述，則今之江淮浙皆吴分，豫章特其一耳，況豫章所隸諸郡，臨汝又特其一乎？此不可執一而强爲之説，且吴楚候熒惑，則可以南方言。世人謂南斗爲東南，吴揚之分，故曰南，非也。何以不曰東耶？南北二斗，皆曰斗者，其星各有四成斗之象，北斗位乎北，居太微垣之北，近天中，杓轉而魁不改其處，故曰北斗。南斗爲北方七宿，東行左旋，與二十八宿周流於天。何

以曰南？蓋二星俱名爲斗，北斗不離乎太微之北，既以北名，南斗爲北方七宿之首，自北而南，故以南名。《春秋元命苞》：牽牛流爲揚州者，言其宿之行，應於揚州之野。山谷《江西道院賦》曰：勾吴之區，維斗所直，何耶？十二地支位于地，其精氣行乎天，地支東北，丑之精氣爲斗牛女周行於天，名曰星紀之次，其所應之分野，則在東南，吴揚未嘗相直也。蓋直之爲言，亦主也，非但謂其相直。南斗之所主者，吴也。然豫章介於荆揚，故王勃《滕王閣記》亦指爲翼軫，乃星紀鶉尾之交，荆揚之分野。詳見疆域門。《後漢·律曆志》：蔡邕《月令章句》云：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之次，越之分野。《郡國志·帝王世紀》云：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曰星紀之次，其辰在丑，斗建在子，吴越分野。《晉·天文志》：魏太史令陳卓言：「郡國所入宿度，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吴越之分野，屬揚州。」費直云：起斗十度。諸郡躔次，陳卓、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並云，豫章入斗十度。《隋·地理志》：揚州爲《禹貢》淮海之地。在天官，自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吴越得其分野。天圓地方，圓者氣動而行，方者形静而止，形則可以方所而推，氣則難以界限而别，是以二十八舍，分十二次，或盈或縮，其説不齊，以星紀言之，范史自爲異同，有斗六度至女二度之説，有斗十一度至女七度之説。《晉書》、《隋書》復有斗十度至女七度之説，《唐書》復有起斗九度，中二十四度，終女四度之説，氣之動而圓者難

明故也。然斗牛女星紀之分野，乃揚州吴越之所共，臨汝豫章地也。諸家言豫章入斗十度，此爲切近。《唐書》南斗牽牛星紀之次也。丑初起斗九度，中斗二十四度，終女四度，其分野自廬江九江負淮水之南，盡臨淮廣陵至東海，又逾南河，得漢丹陽、會稽、豫章郡，西濱彭蠡，南涉越州，盡蒼梧、南海，古吴越及東南百越之國，皆星紀分也。南斗在雲漢，殷淮海之間爲吴分，牽牛在南河浸遠，故其分野，自豫章東達會稽，南逾嶺徼爲越分，皆係乎揚國。十二辰次，縱横交錯，以主十二州之野，十二國之分。此氣化之變，不可以一定之理而求，亦由三垣中外官周天之星象，其名義之所自起，豈得而盡推哉。上哲與天爲一，默通其秘，後人因之，莫窮其旨。近世有因《唐書》南河之云而爲之説，以地之江河，象天之雲漢，謂地氣升天氣降必在子，子月雲漢漸降，星紀丑位得其下流，吴越居江之下流，猶丑之當天漢下流，此説愚甚惑焉。地支之位，著乎地者爲丑，丑之精氣行乎天者，爲星紀之次，爲斗牛女之舍。占天者，以其氣之行乎天，推其所主之分野，非以其位之著乎地者而推之也。辟之人焉，其室廬雖各有所止，而其人則周流乎四方。凡天文圖説，以分野附之於地支者，明此位之精氣，爲某次某舍，其應在某分野也。蓋以天之氣化，而主地之支位，而主地之分野也。今以雲漢降于子，而丑居其下流，當應于江之下流其然乎？且天氣以子月降者，乃地氣上升，而天氣下交也。況十二辰次，同一氣化，此説但可施之星紀，豈曰粹

論耶？文昌星。《淳熙志》：臨川有文昌堰，舊經云：上直文昌星。《史記·天官書》：斗魁戴太祖廟諱。六星曰文昌宮：《索隱》曰：「《文耀鉤》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拂並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前漢·天文志》：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晉灼曰：「似筐，故曰戴筐。」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寇。《晉、隋·天文志》：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主集計天道。一曰上將，大將軍建威武。二曰次將，尚書正左右。三曰貴相，太常理文緒。四曰司祿、司中，司隸掌功進。五曰司命、司怪，太史主滅咎。六曰司寇，大理佐理寶。所謂一者，起北斗魁前，近內階者也。明潤，大小齊，天瑞臻。《唐·天文志》：唐開元九年，一行受詔，改治新曆，欲知黃道進退，而太史無黃道儀，率府兵曹參軍梁令瓚以木爲游儀，一行是之，乃奏「黃道游儀」云云，其所測與古異者。舊經：文昌二星在輿鬼，四星在東井。北斗樞在星一度，璇在張二度，機在翼二度，權在翼八度，衡在軫八度，開陽在角七度，杓在亢四度。今測文昌四星在柳，一星在輿鬼，一星在東井。北斗樞在張十三度，璇在張十二度半，機在翼十三度，權在翼十七度，太衡在軫十度半，開陽在角四度少，杓在角十二度少。文昌天之六司。旁攷尚書令唐虞官也，是謂文昌天府。《晉百官表注》。尚書萬機實爲政本，是以八座比於文昌。劉洎疏。文昌制戴筐之位，羅將相而枕三台。張衡《天象賦》。詳觀諸史志，文昌所

主者，不但斯文而已，將相貴臣之象。其星凡六，號六府，又六卿之象。北斗在太微垣之上，文昌又在斗魁之前，斗魁從而戴之，此又高明光大之象。史以戴筐言者，其星如筐筥，與斗魁皆以象取斗與筐，其器不能相離。自然之象，星居天庭，與十二辰次殊，所占在上將上相及六司貴臣，故諸史未嘗言其所臨照之分野。舊經云：是邦上直其宮者，莫識其爲何義。世之星圖，或踈或密，難於盡據。《唐志》所述文昌諸星，在井鬼柳星之度，乃西南也，與吾州若無與焉。然嘗觀諸史志，惟西漢史近古，於天文度數惟言其大率，不若後世之迫切求詳，而流於支離也。《漢·天文志》所述孝成建始元年九月，有流星出文昌，詘折委曲貫紫宮，在斗西北子亥間，如環。志凡言流星之行，必曰起某所，至某所，或入某所，犯某所，經某所，掃某所，皆動也。惟此占，但言出貫又言環又言在子亥間，文昌與斗魁在太微北，皆迫近紫宮垣，流星環之者，不動故也。星出文昌，在子亥間而不動，則文昌亦在子亥間矣。子亥與巳午相直，巳午東南也。上直文昌宮之說，庶幾在此。又按《晉志》北斗魁四星，杓三星，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燕，六主趙，七主齊。七政星明，其國昌。四文曲也，臨汝，吳分也。舊經所云「上直文昌」，此亦一義，併記之。〔冊一百九卷一〇九四九頁

十二〕

疆界

臨汝在上世爲荆揚外荒服，至太伯始有吴，遂爲禮遜之國。太伯三以天下遜，豈有意於君長遐裔耶！仁人所之從者如歸市，蓋與太王居岐，後先一轍。荆人義而立之者，則國家興仁興遜之天理。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固其所宜。居是邦欲成德善俗，闢土聚民，當以太伯之心爲心，自體察其仁遜厚薄可也。疆域廣狹，不與存焉。然天下郡縣，星分棊布，名字沿革不一，封境分合各殊，又不可以無述疏而别之，使人知所以異，叙而通之，使人知所以同。雖然封疆關乎地勢，則有古今之殊，仁遜存乎人心，則無古今之間，可不念諸。周爲荆、揚州，楚、吴、越國。《史記·吴世家》：太伯奔荆蠻號勾吴，荆蠻義之，立爲吴太伯。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君吴，因封之。《越世家》：越王勾踐滅吴，時越兵横行江淮。考《六國表》，時爲周元王四年。及楚威王興兵伐越，大敗之，盡取吴地。商世地爲荆，太伯來奔，始分爲吴。按《禹貢》淮海、彭蠡、三江爲揚，荆、衡、江、漢、九江爲荆。今豫章本秦九江郡，彭蠡則鄱陽湖也。郡當商周世，介居荆揚間，太伯始奔猶爲荆，及建國遂爲吴。王勃《滕王閣記》云：星分翼軫。蓋豫章亦屬荆，不但屬揚。《禹貢》江漢爲荆，江淮爲揚。太伯之興，荆分爲吴。勾踐之興，揚州吴地皆爲越。及楚敗越，荆、揚、江、漢、江淮皆爲楚矣。秦爲郡，漢爲兩縣，隸揚州九江豫章郡、九江淮南國。秦滅楚，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以揚州置鄣、會稽、九江三郡。《輿地廣記》云：秦屬九江郡。漢高祖元年

正月，項羽立黥布爲九江王。四年改九江曰淮南，以布爲淮南王。六年分淮南，置豫章，屬揚州，領縣十八，有南城。《前漢·地理志》、《元和郡國志》。漢分豫章郡，立南城縣。十一年，封劉濞爲吴王，分豫章屬吴國。《諸侯王表》。後漢豫章郡屬揚州，南王，王布故地。十二年，封劉濞爲吴王，分豫章屬吴國。《諸侯王表》。後漢豫章郡屬揚州，和帝永元八年置臨汝縣。唐《元和郡國志》云：析南城爲臨汝。周秦以前，地爲荆、揚二州，更吴、越、楚三國，至秦分天下爲郡地，屬九江。漢初改九江曰淮南，後分淮南置豫章，始立南城縣。至後漢又分南城立臨汝縣。大率太伯以前地尚爲荆，太伯有國以後地爲吴，周秦以前但爲州，秦併天下始爲郡，漢有天下始立縣，此其大略。自秦訖漢，郡縣有沿革，其爲揚州則不改。《太平御覽》云：高帝六年，命灌嬰立洪州，分洪州立南城，以其地在郡城之南，故曰南城。洪州之名，《漢書》所不詳，南城在洪州之南，則有之矣。吴爲揚州立臨川郡，領十縣。《吴志》吴主孫亮太平二年，以豫章東部爲臨川郡，領臨汝、南城二縣，治臨汝。《晉·地理志》吴揚州郡十四，臨川其一。《宋志》云：臨川領縣西豐、西豐，吴曰西平。新建、永城、宜黄、南豐、東興、安浦，皆吴所立。《寰宇記》云：吴增置凡八縣，又有西城。唐《元和郡國志》云：吴太平二年，分臨汝爲新建，分南城爲南豐。以《宋志》及《寰宇志》證之，則所分者不特新建、南豐而已也，蓋皆臨汝、南城地，其名則有所增，其地則無所闕也。詳見于後。晉爲江州臨川郡，領縣十。《晉·地理志》：惠帝元康元年，有司奏荆揚疆土曠遠，統理尤

難，割揚州七郡、荆州三郡，置江州，臨川郡隸焉。領縣臨汝、西豐、南城、東興、南豐、永城、宜黄、安浦、西寧、改吴西城。新建，凡十。《宋志》云：晉武帝太康元年，更西豐曰西平，又更南城曰新南城，江左復舊。《寰宇記》云：晉改西城爲西寧，名則有改，實無所增也。宋齊爲江州，領縣九。《宋志》：臨川郡，屬江州，領縣九：臨汝、西豐、新建、永城、宜黄、南城、南豐、東興、安浦。省西寧。《齊志》：臨川郡，屬江州，徙治南城。領縣九：南城、臨汝、新建、永城、宜黄、南豐、東興、安浦、西豐。宋齊二代所領縣，率循吴晉之舊，志所列獨無西寧，豈宋齊廢之耶？梁陳分臨川郡，立巴山郡，各領縣八。《元和郡縣志》：梁普通三年，改新建爲巴縣。《寰宇記》：梁分新建、西寧兩縣，立巴山縣，又分臨汝置定川縣，隸臨川郡。《隋志》：梁置巴山郡，領大豐、新安、巴山、新建、興平、豐城、西寧七縣。又云陳初廢西寧、新安，巴山郡猶管五縣，非。臨川所領臨汝、南城、宜黄、安浦、西豐、南豐、永城，析臨汝爲定川，凡八縣。齊以前又有東興縣，梁封鄭紹叔，陳封沈恪、裴忌，不知何年廢，唐復置。陳割新淦縣，屬巴山郡。巴山郡城，在今崇仁西南三十一里。梁末，周敷、周迪據臨川，黄法𣰰、熊曇朗據巴山。迪爲臨川内史，割江西四郡爲高州，以法𣰰爲刺史領巴山，曇朗爲巴山太守。西寧之名，不著於宋齊，至梁，乃復見於史傳。吴、晉、宋、齊四代，臨川郡所領縣雖多，而地實無所增。至梁分臨川郡地，創巴山郡，於是割豫章之豐城、廬陵之興平永豐縣地。來隸，大豐、新安，皆豐城地也。至陳又

割豫章之新淦矣。蓋自梁陳以前，地無所增，梁陳而後，分爲二郡，於是始割豫章、廬陵之地，以附益之。隋初省巴山郡爲撫州，併兩郡所分創縣，惟存其四，後復爲郡，隸洪州。《舊唐書·地理志》、《元和郡國志》、《寰宇記》：隋平陳時，總管楊武通奉使安撫，因以撫爲名，改臨川郡爲撫州，屬洪州總管府。開皇九年，廢巴山郡及所領大豐、新安、巴山、新建、興平、豐城、西寧縣，置崇仁縣。考舊志，臨川郡之宜黃、安浦二縣地，併入崇仁。後以新淦歸吉州，併西豐、定川入臨汝，改臨川縣，省南豐、永城入南城。十二年，復以豐城廢縣歸豫章郡。開皇十二年，置邵武縣。大業三年，復臨川郡，領縣四：臨川、南城、崇仁、邵武。隋平陳，以撫名州，屬洪州督府。昔與豫章同爲郡，今同爲州而受督焉。遂省南豐入南城，省巴山郡，置崇仁，併西豐、定川入臨汝，今建昌軍則南城地也，今豐城、永豐舊興平。皆崇仁地也，是時新淦尚存。古今州境，莫廣於此。其後雖以新淦還廬陵，豐城還豫章，尋復以建之邵武來隸矣。名曰四縣，其數視六朝雖若簡寡，語其地則增大矣。吴晉間所領十縣，臨汝、南城存，新建、西寧、南豐、西豐廢，惟東興、永城、宜黃、安浦不著。以《唐書》證之，蓋皆廢矣。州本漢豫章郡之南城，臨汝縣地也。至隋與洪並爲州，而隸於洪，尚兩漢之舊。唐初爲撫州，領縣八，後爲臨川郡，領縣四，後復爲撫州。《新舊唐書》列傳、《地理志》、《會要》：隋大業十二年，林士弘據豫章，臨川豪傑殺隋守令以附。唐武德五年討平士弘，置撫州，析南

城，置永城、東興，析崇仁，置宜黃，是時撫州領臨川、南城、邵武、宜黃、崇仁、永城、東興、將樂八縣。七年以興平之地還吉州，今永豐。省東興、永城、將樂三縣，以邵武隸建州。八年省宜黃，領縣三：臨川、南城、崇仁。景雲二年析南城置南豐，先天二年省，開元八年復置。天寶元年改臨川郡，領縣四：臨川、南城、崇仁、南豐。乾元元年復爲撫州，元和六年陞上州。《方鎮表》、《地理志》：太宗元年，分天下爲十道，撫隸江南。開元二十一年，分江南爲東西，置十五採訪使，撫隸西道。乾元元年，置洪吉都防禦團練觀察處置使，領洪、吉、虔、撫、袁五州。廣德二年改江南西道，咸通六年陞鎮南軍，乾符元年復爲江西觀察，龍紀元年復爲鎮南軍，撫皆隸焉。六朝所置永城、東興、宜黃、安浦四縣，至隋蓋皆已廢，至唐復永城、東興、宜黃，惟安浦則未嘗復，又置將樂，凡領縣八。尋廢永城、東興、宜黃、將樂，又以興平歸于吉，邵武歸于建，所領縣惟臨川、崇仁、南城，後析南城爲南豐，凡四縣。蓋自六朝以來，所領縣雖分合沿革紛然不齊，然二漢南城臨汝舊地所析置者，則名殊而實不改，其自旁郡割隸者，如豐城、興平、今永興。邵武、將樂、新淦，則旋各還本矣。此係地勢，非但隨時之宜也。地在秦隸九江，在漢爲縣，吳爲郡，皆隸揚州。晉宋而下，隸江州。隋改郡爲州，隸洪州。唐爲州，亦嘗爲郡，初隸江南道，後隸江南西道。置洪吉防團等使，則隸洪吉。置江西觀察，則隸江西。陞鎮南軍，則隸鎮南。名雖殊，實則一也。五代僭竊割據，置昭武

軍，又析爲建武軍。唐乾符中，鍾傳據撫州。中和二年，鍾傳據洪，危全諷據撫州。梁開平三年，全諷攻洪州，淮南楊隆演遣周本將兵敗之于象牙潭，執全諷，地入于吳。全諷據撫，自中和至開平，凡二十八年。僞吳順義九年，陞爲昭武軍節度。《寰宇記》。晉天福二年，李昪取吳地屬南唐。《五代史·南唐》、《年譜》。周顯德五年，南唐置金谿場。《寰宇記》。宋朝乾德六年，李煜割崇仁三鄉，立宜黃場。《寰宇記》以爲縣，非。開寶元年，煜以場爲縣。《宋朝會要》。二年，南唐以南城縣，置建武軍，《寰宇記》。地不加多也。當二漢時爲縣，至六朝而下遂爲郡，至南唐遂析爲兩軍鎮，名雖侈，地則狹，金谿、宜黃初名爲場，後皆爲縣，蓋始於南唐。宋朝復爲撫州，初領縣四，後爲五，隸江南東西路。開寶八年，王師下江南，得郡十九，改爲軍州，時領縣凡四：臨川、崇仁、南豐、宜黃。晏元獻公《類要》紀撫州曰龍川軍事。攷之前後紀載，皆無此名。楊氏嘗陞爲昭武軍，所謂龍川軍者，莫詳其所自，豈臨川訛傳爲龍川耶？晏公撫州人，其言必不妄矣。太平興國四年，改建武爲建昌軍。《宋朝會要》。淳化二年，割南豐縣隸建昌。五年以金谿場置金谿縣，領縣亦四。紹興十九年，分崇仁縣、吉州吉水縣地，置樂安縣，舊志云：乃古之永豐雲蓋一鄉，蓋永豐縣本吉水縣地。又云分臨川穎秀、惠安兩鄉歸崇仁。領縣凡五。太平興國元年，分江南東西路。復併爲一。天禧四年，復分二路，州隸西路。紹興元年，以州隸東路，四年復隸西路。梁分臨川郡爲巴山郡，嫌其地狹，自是遂割豫章、廬陵之地，以開廣之。及隋初廢巴山，自是所割

兩郡地，各還其舊，州境所存者，二漢兩縣之舊地，及邵武而已。及唐初歸邵武于建，訖唐之季，疆理遂定。南唐既以撫爲軍，復分南城爲軍，蓋梁析巴山郡之故智，疆土則無所增。孫吳初立，南豐本析南城地，隋合之，唐復分之。南唐以南城爲軍，至宋朝併以南豐割隸，自是撫州之境，大率多漢臨汝縣地。建昌軍之境，大率皆漢南城縣地。南度分崇仁縣及吉州地，置樂安，今州境大率漢臨汝縣之舊，略裨以廬陵之餘地爾。宋朝江南東西路，或分或合，州之隸于東西，蓋亦倣於唐。諸縣撮要，自吳訖宋朝，諸縣或分或合，如前所列，嘗隸于郡者，其名凡二十有二。厥後崇仁則併巴山、梁爲郡故城，已見于前。西寧、故城在崇仁縣南六十二里。新建、故城在崇仁縣西南九十五里。安浦其地後復分爲樂安故城，在天授鄉三十二都，去縣六十里，里名安浦。凡四縣，臨川則併定川、故城在臨川縣北五十二里，耆老相傳，今新陂母城是。西豐故城在臨川縣西南五十里。凡兩縣，宜黃則廢爲崇仁，而復置樂安，則又從崇仁而分，與金谿合成五。今爲州境，興平則併于吉，後以永豐之雲蓋一鄉隸樂安，即興平地也。南城則併永城、東興兩縣，與南豐俱爲建昌軍境。豐城則併大豐、新安兩縣，爲隆興府境。新淦今爲臨江軍境，邵武則爲邵武軍，將樂則歸于南劍州矣。〔册一百九卷一〇九四九頁十四〕

城池

撫州府城。郡國居内地者，無敵國外患，城池多廢闕。昔者聖人作城郭以衛民，豈惟

設險守國而已。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備豫之道，無內外遠近之間。歷觀碑志，吾州自昔大率必因搶攘，乃旋議城築。曷若清平之日，先事豫防歟？乃盡取五邑之境古今諸城興廢之跡，廣記備錄，使主民社者春容覽之，常爲謹固封守之計，以逆防四郊之多壘。閒暇之日可以觀政，膠轕之際可以保民也。古城在西津外赤岡，今城唐寶應間刺史王圓遷。至中和末，刺史危全諷興築。址廣三尋，高兩尋，長十五里二十六步。有全諷《修城記》。南唐昇元間，太守周弘祚修之闢之，建十三門，門各有樓，加長五里，濠深及丈者三，廣則六倍有奇。有弘祚《修城記》。建炎初，太守王公仲山補葺之。紹興中，張公滉重修，僅存九門。紹定庚寅，汀、邵寇相挺犯境，太守黃公炳再加浚築，城之高廣如全諷、弘祚，濠之深闊則視昔不啻數倍，蓋自中和以來所未有。甫三十載，城日就頹圮。景定癸亥，太守家户部坤翁補葺城與門之壞者。有《修城記》。州城九門：東朝宗，舊名通遠，直文昌橋。東南清風，俗謂鹽步門，乃水門卸鹽之地，王荆公舊居在焉。詩有「鹽步庭闈眼欲穿」之句。東南奉明，濠有橋。東南金谿，濠有橋。南順化，濠有橋。越橋耆老相傳爲葫蘆城舊址。蓋此乃郡山來脈，而濠不容深，故築此以護城。西南豐安，濠有橋。西迎恩，濠有橋。北進賢，濠有橋。東北安仁。直東津渡。已上門各有樓。子城，刺史危全諷自郡城之西陲徙於此，周一里二百二十二步。有全諷及張保和所爲記。太守張公滉修之，仍建門三，亦各有樓。太守家户部坤翁重修子城三門：子城，臨川城西，故無西門。東承春，與譙樓相直。南通

教，以其通諸營也。北望雲。以其地勢高也。〔册九十卷八〇九二頁七〕

《唐撫州羅城記》：夫開物成務，聖人馭世於通規；保大定功，諸侯因時而善治。醇龐既降，智慮萌生，物乖結繩之約，城有重門之警。國崇雉堞，境藉金湯，物理固然，其來尚矣。且如秉四方之用，行五等之道，酌損益於未兆，裁取捨於永存，總括冲機，富有大業者，則羅城版築。久逸暫勞，千載一時，義斯見矣。請言其實。國家自貞觀甫平之初，文軌均化，干羽率服，武事鮮備，郊壘夷沒。間者天寶、建中之亂，或釁起兩河，或毒流三輔，江漢之外，攙搶殆微，故支郡屬邑封閉而已。洎先帝幼冲之始，數丁九六，物極屯難。長鯨吞噬以橫流，大癘玄黃而噫氣。饑饉仍荐，兵戈重復，暴骸徧野，游魂慘天。人煙斷絕，羅闕莽爲丘墟；螫毒馮陵，松楸斬爲干盾。天涯地角，邈然喪亂之事；丘甸要荒，紛如征伐之苦。臨川古爲澳壤，闕曰名區。翳野農桑，俯津闤闠。北接江湖之脉，賈貨駢肩；南衝嶺嶠之支，豪華接袂。既而封豕豗發，饑鷙攫碎，相視爲盜，割據而逞，連延數載，羅列□□，絲綸捶□，品節既慢。汝南危公挺英逸之資，運匡濟之略，倡起忠義，志惟掃平。初黃天感嘯聚歡踴，衆踰數萬，兵棼殄熾，勢摩中原，刺史李公□□先爲脅逐，始僭劇號，大署僞屬，其餘孽堡妖壘，互相支屬，犬牙魚貫，肘跗繩約，莫不競好，兇吻争踐。□□王師出征，比比而北，總戎□錢□□□外壤。公爰初誓衆，靡盈數隊，兄弟親愛，翼以從焉，勵力一致，所向神

速，誠明激天，故恢廓□□。由是兇邪清辟，次第澡雪。不五六稔，諸惡畢拔，羶慕送欵，飲清歸轍，不可勝既。公擒從之外，按舉無必推誠以同務，剔剗蠹舊，創成□指揮而化二道，馴致勤王之事，撈疲薾挽養瘡痍，誘還逋逃，□復耕種。凡據鞍甲，蒙矢石，引少擊衆，環攻鏖戰，不繹鋭，□暖席，涉乎七載，破嵓洞，擒酋豪，偃戈□析，踰二十筭，四邑以之康定，鄰彊自因慓伏。□□□□中和五年三月，下明詔，假符竹，褒美成節，慰安井閭。於戲！物不終否，天樹司牧亦明矣。當拱天闕之際，孰知其故□□□□□□之詳，所以非其時，無以彰其才；微其用，不能静其亂。偉夫忘身循義，大節横秋，氣凌丹霄，精貫白日，其中正之行，□□□□□義士子來，摧□剛悍，鑠絶虺蜴，其武烈也；寛以得衆，静而有法，導德齊禮，敦本今古，其文昭也；舉善遏惡，先教後令，去不急之務，流洪彰之名，其政術也。四者立而衆美附之，條張而百姓服，鼎新綱紀，草創廨署。于時乘輿暴露，海内沸□兵不遏，地靡有定。公□檢制之中收今目始未遑接接棟，惟謹燃鋒，彼皆炫惑於狠心，我豈因循於雉堞。所謂大君憂寄□□□在守土，赤子依投，豈忘城壁，苟無悍閉之所。有如緩急之事，外乃備預五材，經營百堵，目運心匠，規令矩定，金甌取勝，鐵甕事奇，荷鍤蜂攢，舉杵雷興，而膠固無執撲之勞，非奪農之志。崇崇帶逸，他山之秀色争來；屹屹雲平，列岫之祥光俯協。歲在丁未，律中南吕始事，冬十一月訖，去奢也。周十五里，高二仞，酌中也。敞八門，通馳

道，便事也。古人有言，大夫出疆，以利國家爲己任；賢者處世，能安社稷是盛業。矧夫九圍多難之日，□□失馭之年，一呼而豪□□□再而領綱振，不驕矜以任欲，能撙節以茂績，衆心成城，一德化俗，其勤也，杜當陽之武庫，叔廢之嘉謠。漢宣帝每云：「所欲共理天下者，惟守宰而已。」今天步未康，去疚有一於是，東顧之勞可罷，有十於是，太平之作可待。異時登天朝，翼景命，舒之於五侯九伯，表之於烟閣麟臺，濟時策勛，在我羿穀，豈惟撫城獨稱不朽，豈惟撫民獨居多祐者哉。保和謬當殊遇，□詳具美，奉命紀録，顧慚不文。大順元年。〔同前〕

《大唐撫州新修羅城記》：管驛巡官掌表奏、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上柱國黄德懋撰。天分二曜，明乎晝夜之規；地裂九州，定乃高卑之位。厥貢爰推於任土，開疆旋底於來庭。昇元四年，太歲庚子十二月七日立。

中勇將軍、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太傅、持節撫州諸軍事、守撫州刺史、上柱國、汝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周弘祚。

張保和《新移子城記》：八卦成列，象在其中，聖人則之，剛柔險易，動静悠促，亦皆備矣。是則金木水火，輪移消長；乾坤震巽，羅列高下，揆情僞至于玄近，稽微闡極于大成，蓋有有無不有矣，物物無不物矣。至如舉一趨百制邇應遠者，有夫光宅焉。宅天下者，崤雒之强歟；宅邦邑者，崗阜之勝歟；宅閭巷者，隆坦之宜歟。自穴居至于大壯，猶椎輪形於王

輅，其必如此。按撫之郡庭，初際于亥壬，綿歷年代。寶應中，太守王公圓以其勢卑於鄜里，疑悍民而沮長，因徙于西陲，自爾亦匪厥中。觀夫用牡而非剛，虛右而擁左，總詳其朕，則二千石列郡比比有不大遷者，是其事矣。大中中，刺史蔡公京審乎三地，思事再革，以勞費滋廣，意行力止。乾符中，巨盜起梁宋，兵火照天下，干戈日用，屠薙鋒起，畿甸失禦，郡邑曠守。斯時也，豺狼塞路，瓦礫遮轍。此之官舍，棄如焚如，荆蒿蒙春，井野一色。洎汝南危公奮長劍，倡義旅，併翦群惡，克蒞百城，草創碁布，紉隳續斷，詔下之日，默究形勝。且曰幼少嘗聞前任遺議，謂蔡公意也。今也運會萃吾，指陳大凡，元亨中正，會要方乘，宜拔乎崇高，麾震揖巽，朝辛附癸，在控于躍伏，苟差毫髮，其致懸殊。爾乃決意卜築，應手經始，舍去舊地，推移臺區，而勝秀逸得，嚴整鬱備，納溪山複疊之勢，吐原野蟠連之色，有若龍騫鳳舉，花攢綺錯。於是左通臺門，南正戟扉，三扃三廳，大寢小寢，局著狴帑，環迴星列。峨東□以資眺覽，峙西閣而備宴見。奢儉折中，材力攸允，廣陌繩分，列肆鱗矚。繚崇墉固護之態，襟平陸延爽塏之景。然後政化以安之，禮法以康之，仁和以富之。遠者□而近者休，險詖革而幹蠱用。星霜既周，閭井以繁，年穀登穰，士馬精研，連帥倚爲右屏，天子寵爲良牧。百姓歌之，聲聞九重，璽書慰勉，增爵褒命，其猶珠貫。公少秉奇志，年甫壯室，遭時建名，起家而萬石非偉，許國而一心彌厲。而後□乃今，譽積望洽，豐德懿範，繼以揮

綽，雖山河之重，巖廊之峻，恐無自避也。君子曰：「地載萬物，賢者應之。」蓋□其用而享其祉，忤其道而戾其契，匪私於富貴，勿抑於隆盛也。若成王之定鼎，邾文之遷繹，奉春之建都，踵其數而舉其徵者矣。保和前紀羅城，內慙拙文，暇日復聆當世之譚，曰事成乎身及乎人，力之次也。顧惟是續，盍表悠久，載讓弗克，唯而直書。巨唐龍集庚戌年在大順律中南呂戊寅記。〔册九十卷八〇九二頁九〕

家坤翁《景定重修州城記》：郡在東漢爲縣，號臨汝。六朝訖隋唐爲郡，號臨川者。謂所治在臨汝中，相傳赤岡乃其故址。郡乘云，唐寶應初，刺史王圓徙西陲，莫得其處。至中和末，危全諷徙今治，非也。參稽全諷梓刻及兩碑，當時州城乃因圓之舊，加興築無所徙，惟子城舊在西陲，地吴下，實徙之。蓋州城當寶應初即止于此，距今五百四十載。外無西陲子城，自中和距今亦四百二十載。昔既云徙，今猶在西者，蓋其方則不易，特去而乘高就正爾。以山川形氣蔽之，州城左右控引臨汝，前後則納其源，鎮其匯，赤岡西逼臨，水氣卑陋，今城居高，明得地勢，然東濱汝水，故子城州宅居西，欲略當臨汝，中阻二川而建州，就中氣而建治，尚卜澗瀍宅土中之意。圓當徙時城耶？否耶？則不可考。自全諷興築於中和，後五十餘載，南唐周弘祚嘗修濬於晉天福，先後述作，實搶攘使之。自聖人有作，天下一家，撫深居内地，城築宜弛，曠二百載是爲建興，時際多虞，王君仲山嘗因其陋加補綴。

又九十載至紹定間，徭人弗率，黄君炳始悉力創治，建其郛，濬其池，益宏肆深廣，殆中和以來所未有。自是三十餘載，又廢不治，摧頹荒翳，多所堙闕，諸門率欹壞，有志之士撫今昔，念興廢，孰不爲之慨嘆。蓋自唐訖今五百年間，守地者不知其幾人，其能興修者，纔四人而已。大率敵國外患之來則城興，燕安逸豫之久則城廢，俛仰一轍，不謀同情。《易》之《泰》，九三上六，其爻相應，故理相通，城復于隍之象，雖著於上六道窮之後，無平不陂之兆，實基於九三道通之際，信乎廢興成毁，皆非一朝一夕之故。有國有家者，先其未隍，逆防其陂，則城可以不隳，平可以長保，豈惟一城，通天下皆然。磨礲者不見其損，積累者不見其益也。況斯城久於否屬當凋瘵，無厚力以鳩僝工，泰而通之，必于其漸，乃時計其贏，度吾所能而葺治之。城之堙闕者四，畚築而加以甃。門之欹壞者十二，繕治而扶其顛。日而年，寸尺而尋丈，庶幾積小高大，城有可興之期。然念人情終始勤惰不能一，官府更迭去來不可常，書用識之以勿忘于心，亦以望後人，非徒記其事求自衒，將以致吾城於堅高悠久也。覽者裁之。景定癸亥季春，眉山家坤翁記。〔册九十卷八〇九二頁十〕

舊志廢城門所記：《祥符圖經》云，故郡城在城北一里二十步，周回一里一百七十步，刺史王圓廢此城，即今之西津赤岡。若圓所遷西陲之城，莫詳所在，郡西南三十里述陂有故基，又旁近數里有上城下城，未知其是乎？〔同前〕

鄒南堂遺文：此城，唐寶應間自赤岡遷之于今郡治之西陲，黄巢之變，爲柳彦璋所焚蕩，危全諷乃遷之今治。今治未建之前，如今州前通教、望雲諸門低處皆是田，而高處又多楠木，又有震巽丙風落田中數語之讖。郡在前漢爲南城縣治，南城後漢析爲臨汝縣治。臨汝，吴及晉、宋爲臨川郡，亦治臨汝。齊徙治南城。舊云至唐改撫州，即今西津赤岡建治，蓋治臨汝也。以史志推之，自南城還治臨汝，未必始於唐，當在梁、陳、隋間，及初改爲撫州時耳。州城之沿革，舊志所云皆曰舊治西津赤岡，寶應中太守王圓遷于西陲，中和五年危全諷又遷于今治，然赤岡至今猶有遺址，西陲則無跡之可尋，莫知其處。祥符間修圖經者，嘗以全諷所記爲疑，謂西津赤岡在城西近水，故云低臨水際，即西陲也。然則赤岡即西陲，則圓未遷以前，古城又安在？於是復有述陂之説，曰此地亦有城之遺跡，以爲是古州城也。此説無所證，殆齊東之語，當先以郡縣名證之。漢名縣曰臨汝者，以其地臨汝二水合流，則縣必在二水之間，不居二水之外，必赤岡矣。吴名郡曰臨川者，正以古城在西津赤岡，實當臨汝水之匯故也。次當以全諷重新州宅梓刻所自記，及當時寮吏所勒築州城遷子城兩碑證之。記云：郡城，在此城之北，寶應中太守王圓卜遷於此。所立郡宅未協地形，吴倚城西，低臨水際，頗更年代，莫議遷移。中和乙巳，全諷革故鼎新，去彼取此。全諷之語意可謂甚明，夫何疑耶？蓋圓自赤岡來即遷於此，無所謂西陲。且陲者，邊也。當圓徙時，郡宅

在城西水際，故曰陲。全諷未嘗徙州城，所徙羅城郡宅，舍低就高以占地形，故其言曰獲形勝。叶夷隆謂圓未徙以前之舊城在城北者，西津赤岡，雖自州之西門而出，實在州北，謂圓所爲州宅吴倚城西、低臨水際者，必在今連樊小溪之濱。兩碑之所勒，一則名字弗詳，所言者興築州城周十五里，高二仞，敞八門而已。一則張保和記之所言者，徙子城及州宅臺門，戟扉三扃三廳，大小寢，及狴帑東軒西閣而已。兩碑皆未嘗言徙州城也。次當旁援他記以證之。宋荀伯子《臨川記》，載晉王羲之爲臨川内史，置宅於郡城東高坡。今州學是。晉宋間指此地爲城之東，今在城中，則當時郡城在今城之西，非西津赤岡而何？此三者乃漢晉間未徙州城以前及唐末徙羅城之時，古昔之明證也，夫何疑？若夫《祥符圖經》雖誤以赤岡爲西陲，然所述父老相傳之語，謂州治自赤岡遷香楠山，今城本名香楠山。其説不繆。鄒南堂雖未知有全諷之記，訛以傳訛，謂寶應自赤岡徙西陲，中和自西陲遷今治，然謂今治未建之前，今州前高處多楠木，則與父老相傳自赤岡遷香楠山之説相符矣。古城在西津赤岡，王圓徙今城，危全諷所遷者羅城，具有明證，外無西陲，此説不可復易。蓋因暇日，偶從設廳梁間印取危全諷梓刻，次第參以兩碑及他證，始知前此舊志之爲誤，人言之爲訛。數百年之疑遂泮毋怪，向來言西陲，不知西陲之所在也。然所以起後人之疑，謂王圓徙西陲者，則亦有其故。蓋昔人弗及詳危全諷所自記，惑於張保和《移子城記》耳。此記皆爲郡宅設，非

言州城也。大略云郡庭初際于亥壬，綿歷年代，王圓以其勢卑徙于西陲，亦匪厥中。蔡京審乎三地，思事再革，以勞費止。危全諷用蔡京遺議，拔乎崇高，舍去舊地。以保和此記參以全諷所自記，蓋際于壬亥者，古赤岡之州宅也。圓徙州城而位州宅於西陲，全諷又拔之崇高耳。保和專記州宅，故云三地。外此有兩疑又不得不詳辯：一則元豐間崔鑒所爲《靈濟塔記》，謂靈濟往城南桐岡，距州五里，自擇窆所。靈濟事在會昌間，是時州城遷此已久，則桐岡在城中，何爲乃有城南五里之說？考之天祐間李德誠所爲《靈濟塔院記》，但云靈濟一日縱步南行，默示窆地，無所謂去城五里之說，日遠日訛，崔鑒蓋昔聞全諷遷州城之訛，附會於道聽塗說之語耳。一則大曆己酉顏魯公記宋謝康樂翻經臺，謂在撫州城東南四里，臺今爲寶應寺，居城中。大曆己酉，上距寶應遷城已五六年，何云臺在城東南四里耶？考之全諷興築州城碑語意，蓋前此未有城，全諷始加興築且拓廣之。前乎此但有子城倚城，西臨水際，正在城西北隅，故臺在東南。距子城尚遠四里者，約而言之，亦猶《祥符圖經》謂赤岡在今城北一里二十步，今距赤岡何止一里二十步，或遠或近，皆記其大率，難以詞害意。〔同前〕

古城，在西津外赤岡。詳見州治沿革門。今城，唐寶應間刺史王圓遷。詳見州治沿革門。至中和末，刺史危全諷興築，址廣三尋，高兩尋，長十五里二十六步。有全諷《修城記》。南唐昇元

間，太守周弘祚修之闢之，建十三門，門各有樓，加長五里，濠深及丈者三，廣則六倍有奇。有弘祚《修城記》。建炎初，太守王公仲山補葺之。紹興中，張公滉重修，僅存九門。紹定庚寅，汀、邵寇相挺犯境，詳見郡境事跡。太守黃公炳再加浚築，城之高廣如全諷、弘祚，濠之深闊則視昔不啻數倍，蓋自中和以來所未有。甫三十載，城日就頹圮。景定癸亥，太守家户部坤翁補葺城與門之壞者。有《修城記》。

州城九門：東朝京。舊名通遠，直文昌橋。東南清風。俗謂鹽步門，乃水門卸鹽之地。王荆公舊居在焉，詩有「鹽步庭闌眼欲穿」之句，出吴虎臣《謾録》。東南奉明。濠有橋。東南金谿。濠有橋。南順化。濠有橋。越橋，耆老相傳爲葫蘆城舊址。蓋此乃郡山來脈，而濠不容深，故築此以護城。西南豐安。濠有橋。西迎恩。濠有橋。北進賢。濠有橋。東北安仁。直東津渡。已上門各有樓。

子城，刺史危全諷自郡城之西陲徙於此，周一里二百五十步。有全諷及張保和所爲記，詳見州治沿革門。太守張公滉修之，仍建門三，亦各有樓。太守家户部坤翁重修。

子城三門：子城，臨川城西，故無西門。東承春。與譙樓相直。南通教。以其通諸營也。北望雲。以其地勢高也。

放生池。山川之鳥獸魚鼈，臺沼之麀鹿白鳥，夏后文王豈區區然求以全育之，天地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也。況臨汝介居山澤間，距王畿千里而近，有生之類，在郡國如在郊甸，

處江湖如在池沼。所居之地則殊，所蒙之潤則一。雖然池沼之微，豈足以盡聖人之仁，是乃聖人仁民愛物之端也。懿哉！

唐放生池，因汝水爲之。《古今詩話》載，唐末邕州蔡大夫遷撫州刺史，年月無考，故題名不載。禁汝水放生池禁採捕。忽有人乘小舟垂釣其中，捕之。釣者爲口號云：「投却長竿捲却絲，手携簑笠賦新詩。臨川太守清如鏡，不是漁人下釣時。」以年月無考，故郡太守題名不載。天聖二年，郡侯太常博士朱正辭始即吴陂左之南塘爲之，今南湖是也。其後復浚之置斗門，以均蓄洩之量。

宋朝放生池。天禧初，詔諸路興舊放生池，無者近城上下各五里禁採捕。天聖二年，又詔未置者，許濬池於附郭五里。郡守朱公正辭，即豐安門外南湖爲之，中廢於兵。紹興中，郡守晁公謙之作芙蓉堂於湖上。乾道中，郡守藍公師稷重修，郡人陳公孺記。

今放生池，在擬峴臺之前溪，復汝水之舊也。

井。巽乎水而上水爲井。汝水自巽來，趍放坎，會衆流於下，而州城位乎其上，是以城雖盤踞丘垤，地勢崇高，而井泉則有餘者，木上有水之理氣然也。故不待斗升以汲西江，而波臣之轍常潤。

朱井。在郡學夫子殿西廡，有泉清泠。

丹井。在天慶觀聖祖殿前。

臨汝驛前井。易涸。

臨汝驛巷口井。

東津門内井。

舒家井。已上並具慶坊。

祥符觀前井。鳴山行祠相對。

法眼泉三井。在報恩光孝寺，一方丈，一庫下，一廚東。廚井有樓。天禧三年，進士危言記。泉深。

汝泉井。舊在孫氏園内，有泉脈，後廢。今園外渠上井覆以亭而易涸者，非是。

水陸寺前井。

臣巷内井。

東通判衙前井。

紫府觀門井。

沙井巷井。易涸。

木黄井。井以黄木爲底，今存。

寶應寺前井。

白鹿泉井。寶應寺經藏院，今在倉臺花圃。詳見古迹條。

提舉司臺下井。已上並興魯坊。

大小兩義井。鹽步嶺下，大者不涸，小者易涸。

陶家井。

蕭家嶺橋北井。

下井巷井。

興聖寺前井。

桐林嶺上井。已上並文公坊。

新巷尾義井。感化坊。

上門塔下義井。

八角井。深七丈，闊一丈，石底。

土地巷口井。已上並招賢東。

縣城隍廟前井。

李齊王井。南營項大卿門前，深五丈。

危王井。萊營巷孟氏園內，深七丈。

護福廢寺前井。已上並招賢西坊。

石井，一名危王井。西街管大卿門外，或有金錢上浮之異。

寶慶泉井。西街口，季運使門外。

陳正字巷井。董提管門外，泉清。

武雄忠節營前井。

大營巷內井。

大營巷口井。已上並仁孝坊。

野塘巷口井。易涸。

瑞童坊井。

西通判衙前井。已上並慶延坊。已上並見郡城內。

丹井。在魏壇觀經藏側。已上見郡城外。〔冊一百九卷一〇九四九頁十八〕

述陂故城，在臨川縣西十五里，不知其爲何代所城，無所攷。〔冊九十卷八〇九二頁十二〕

母城，即定川縣城，在縣北五十二里安寧鄉之雷坊，岡阜延袤，相傳爲定川縣舊治。〔同前〕

西豐縣故城，今在金谿縣西南五十里。〔冊九十卷八〇九二頁十三〕

崇仁縣城，舊志載周回三百八十七步，溪流介于縣中，縣治瞰溪，難施版築，故無城。縣六門：東迎恩，西萬金，南禮仙，北孚澤，東南臨汝，西北巴陵。〔同前〕

安浦縣故城，今隸樂安縣天授鄉三十二都安浦里，去縣六十里。〔同前〕

新建縣故城，在崇仁縣西南九十五里。〔同前〕

西城縣故城，在崇仁縣南六十二里。〔同前〕

興平縣故城，還入吉州，其故城在永豐縣南。今樂安縣雲蓋鄉，乃興平舊境。〔同前〕

巴山郡故城，今在樂安縣樂安鄉，地名土塘，又號古城。或謂嘗爲折衝府，稱巴陵府。城壁隱然，猶存有皷角堆，及稅務遺址存。《舊志》云：巴山郡故城，本屬崇仁之天授鄉，地名古城。後天授割屬樂安縣，則今當在樂安之北境。〔同前〕

上城、下城，在崇仁縣東南七十里之穎秀鄉。兩城相近三里間，平岡迤邐，上城有墟市，不知何代何人所城也，無所攷。〔同前〕

巴山縣故城，在樂安縣西四十里，地名土塘、櫟步之間，俗亦呼爲古城。〔同前〕

宜黃縣城。按《祥符圖經》，宜黃縣城周回二里一百步，舊門五。嘉定甲申，令程有俊新之而易其名。紹定庚寅燬于寇，今址猶存。縣五門：上東崇桂，正東朝京，西致爽，南迎薰，北攀龍。〔同前〕

金谿縣城。按《祥符圖經》，金谿縣城周二里，高五尺，今無城。縣二門：南門，北門。

〔同前〕

樂安縣城，周回八里二十步，無濠塹。縣四門：東新興，南望仙，西龍岡，北迎恩。〔同前〕

坊巷

誦曾南豐「管絃三市，煙雨五峰」之句，郡城風物之槩，井邑之凡，煥然在目矣，可不疏列而詳記之。

招賢坊，分東西，占城西南隅，以蔡賢良居此而名。紹定間，太守樓公治爲孟氏立雍睦坊於西坊之中。

仁孝坊，接招賢之北，或謂因舉八行吴剛中而得名。

慶延坊，接仁孝坊之北，由西陲而達於北陲，以省元裴煜在具慶下而得名。淳熙間，太守趙公燁爲王神童克勤立瑞童坊。嘉定初，太守陳公蕃孫又以黄氏兄弟同年登第，立雙桂坊。景定中，提舉史公繩祖又爲危氏立野塘坊。皆在慶延坊之中也。

具慶坊，在城東北隅，以省元汪革在具慶下而名。淳祐初，太守吴公叔告爲吴榜眼文薦立亞魁坊。景定中，提舉史公繩祖爲聶氏立忠義坊，又爲吴氏立清潤坊。皆在具慶坊之

中也。

感化坊，自城上東隅而接招賢之東，或謂因王祥叩冰而名。

文公坊，在招賢、仁孝、興魯之間，以王荆國居此而名。景定中，提舉史公繩祖於其間爲晏氏立舊學坊。

興魯坊，在慶延、具慶、文公三坊之間，舊名臨汝，以曾丞相兄弟寓此讀書，紹聖元年改今名。寶祐初，提舉楊公修之於其間臺治東西立思濟坊。〔册一百九卷一〇九五〇頁一〕

【山川】

藍嶺，在江西撫州府樂安縣南七十里。〔册二百二三卷一一九八〇頁一四〕

黄土湖，在撫州府臨川縣。〔册十八卷二三六一頁二十一〕

月湖，在撫州府崇仁縣南十五里。〔册二十卷二三六六頁一〕

河湖，在臨川縣。〔册二十卷二三六六頁二〕

沙湖，在臨川縣。〔册二十卷二三六六頁三〕

柘湖，去蛟湖不遠，未嘗損竭，溉田甚多。〔册二十卷二三六六頁十二〕

神湖，在縣東北二十五里。廣不滿畝，源泉混混，深不可測。每歲五六月，天久不雨，

或涸或盈，盈則水漲，涸則澈底。凡涸一二日而復盈者，三日內必雨。遇期而盈，則歲必旱。鄉人祈雨多驗，意必龍湫，乃作龍祠于上而祀之。〔冊二十卷二二六六頁二十一〕

巧子湖，在撫州府臨川縣。〔冊二十卷二二七〇頁二〕

杜家湖，一在臨川縣。〔冊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八〕

郭家湖，在臨川縣。〔同前〕

揭家湖，在臨川縣。〔同前〕

江家湖，在臨川縣。〔同前〕

陶家湖，在臨川縣。〔同前〕

雷家湖，在臨川縣。〔同前〕

何家湖，在臨川縣。〔同前〕

傅家湖，在臨川縣。〔同前〕

蔡家湖，在臨川縣。〔冊二十卷二二七〇頁九〕

鴉鵲湖，在臨川縣。〔冊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

鱖魚湖，在臨川縣。〔冊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一〕

鷄頭湖，在臨川縣。〔冊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四〕

飯匙湖，在臨川縣。〔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五〕
高車湖，在臨川縣。〔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六〕
灣頭湖，在臨川縣。〔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七〕
五升湖，在臨川縣。〔同前〕
四溪湖，在臨川縣。〔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九〕
東灣湖，在臨川縣。〔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二十六〕
南壠湖，在臨川縣。〔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二十八〕
上漕湖，在臨川縣。〔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一〕
下墩湖，在臨川縣。〔同前〕

【陂塘】

牽牛東有羅堰九星，岠馬也，以壅畜水潦，灌溉爲陂塘之象。牽牛南有九坎九星，溝渠也，以導達泉源，通溝洫爲渠堰之象。兩星之照臨，雖天下所同，吾州爲牛斗之分，則蒙其潤澤應多。自井田廢而溝洫之制壞，漢唐以來，天下之治溝渠者，不可枚舉；治陂塘以利民固本者，則可指數。吾州五邑，臨川、崇仁平陸多，故陂塘多。金谿、宜黃、樂安山谷多，故泉源多。蓋水利亦係乎地利。昔顏魯公作州，嘗建土塍陂，去之五百餘載，陂不知所存，

而人猶不忘其惠。長史宜知勉，毋使魯公專美於前。

博陂。在新豐鄉，截宜黃港水，溉田六十三頃三畝有奇，而波及崇仁之穎秀鄉，爲田亦九十頃有奇。花林陂。華陂。觜背陂。琉源鵝鴣陂。曾家坪陂。楊家陂。官塘陂。周陂。厚澇陂。黃堨陂。檀陂。前坑子陂。坪上陂。黃土陂。二所。後門陂。何陂。李圳陂。羅家陂。後坑子陂。烏柏陂。苧陂。下陂。小港陂。胡家陂。曾公陂。黃竹湖陂。張陂。楊塘陂。趙家坡。李陂。藕陂。偶陂。林樹橋陂。陳陂。中陂。河陂。園陂。吴畫陂。饒家陂。臺山下陂。嶺下陂。沙堀陂。車頭陂。杜林陂。白竹陂。季家陂。袁家陂。二所。殷家陂。王五陂。橋頭陂。故都陂。塘頭陂。陂山陂。筋竹横陂。劉家陂。牢陂。松陂。大夫陂。二所。湖頭陂。籠陂。南田邊陂。邊陂。屯陂。牛頭陂。李家陂。横塘陂。燋坑陂。袁家塘陂。涂陂。泉陂。長陂。陳陂。藕陂。大小二所。牛車北陂。曲陂。三角陂。四所。杜七陂。吴家陂。方家陂。衆禄大陂。横圳陂。游三陂。長岡陂。楊垓陂。樟源陂。高橋陂。樟山下陂。朱家陂。陵家陂。赤石陂。清水陂。汪藍陂。萬家陂。上下二所。新村陳家陂。富前陂。鴉鵲陂。周家陂。浮游嶺下陂。百葉陂。段家陂。杜家陂。陳家嶺下陂。清湖陂。黎坊陂。嵯峨嶺下陂。黃土陂。櫏橋陂。北源晏家陂。石岡源陂。渠源陂。鶴生橋陂。神橋陂。萬婆橋陂。河陂。載陂。清湖井陂。社陂。籍陂。檀陂。二所。

茭陂。烏陂。樂家陂。止馬橋陂。石城陂。烏圳陂。蛇形陂。竹管陂。藍谿陂。二所。
石頭陂。石源陂。荷葉陂。上灣陂。池圳陂。黃家陂。新喻箭港陂。鄧家陂。二所。七
星陂。艾家陂。下暑陂。桃板陂。波汶陂。李二門前陂。油底陂。陂東陂。尹家陂。謝
陂。陳陂。二所。越陂。石圳上陂。周陂。諳陂。池陂。株陂。楊麻陂。鄧一陂。黃家
陂。建福陂。中塘陂。瓦龜陂。艾家陂。高丘陂。袱山陂。杜林陂。烏諳陂。水大陂。
盧家陂。公作陂。石頭陂。雙林院前。鹿頭陂。朗橋陂。大石陂。芹竹陂。吳家陂。彭家
陂。西岸陂。艾顯陂。三所。樟木陂。大塘陂。石板陂。古塘陂。胡大陂。涂坊陂。鐵
爐坑陂。周九陂。鄧坊陂。王婆陂。上下梯陂。二所。吳城陂。甘竹陂。二所。茱陂。弦
陂。池陂。楊圳陂。城背陂。竹陂。大城陂。白鶴陂。余家陂。禄陂。白泥陂。艾家
陂。樟梘陂。烏泥灣陂。誠陂。陂前陂。吳城陂。辜陂。三所。大黃陂。陳家陂。鄭家
陂。二所。蔡家陂。高記陂。堰子陂。中陂。楊陂。蔡陂。大橋陂。二所。長陂。秧陂。
下陂。中陂。牛陂。鄧陂。石羊陂。三所。新堰陂。秧山陂。高湖陂。黃家陂。下蛇陂。
茯茹陂。高家陂。二所。三百陂。檀古陂。百樂陂。廖家陂。葉圳陂。徐辻陂。鄒家陂。
四所。太孤陂。艾坵陂。魚梁陂。過路陂。李家陂。城陂。蓋竹陂。二所。徐公陂。學堂
陂。木榛陂。李家陂。七十八都。張家陂。下楓樹陂。石頭陂。陵家陂。烏石陂。烏泥

陂。二所。中洲陂。三椪陂。烏株橋陂。赤土陂。黃泉陂。刀鎌陂。櫟樹陂。董家陂。冷水陂。濠漳橋陂。石頭陂。石磹陂。戢陂。白竹坑桐陂。草陂。二所。臺陂。文家陂。彭家陂。方家陂。洞鼓陂。蔡家陂。黍橋陂。吴家陂。黄家陂。又名迎陂。陂頭陂。港口陂。石琴陂。州學莊。曹家源陂。沙井陂。墩上陂。港邊陂。黄家陂。吴家陂。白竹陂。彭家崗陂。周家陂。游陂。赤竹陂。泥坑陂。下引陂。李家陂。西源陂。二所。謝家陂。詹坊陂。危家陂。和尚陂。岸陂。二所。白茅陂。二所。〔册三四卷二七五四頁十〕

梓陂。左穎秀鄉。茭陂。在惠安鄉。永豐陂。在長安鄉，地名臺湖，截崇仁港。博陂。熊陂。小陂。中陂。驢陂。王雷陂。漁陂。趨陂。據陂。甘竹陂。垛石陂。黎家陂。堆下陂。栢葉陂。山池陂。黄竹陂。柴萌陂。石竹陂。大爐陂。上城陂。下城陂。司空陂。樓前陂。險口陂。小垛石陂。箬塘陂。杜前陂。黄柏陂。杜家陂。藕池陂。栢羅陂。横溪東陂。檀木陂。楓樹陂。楊木陂。石下陂。下黄陂。大池陂。山下黄陂。王坊烏石陂。劉家陂。林家陂。晏家陂。楊陂。嚴坊前陂。崇陂。浪陂。蕩陂。元名曰陂。淡陂。白陂。源陂。羅陂。小陂。社陂。田雞陂。竹葉陂。王覆陂。黎家陂。許家陂。嚴家陂。李家陂。詹家陂。康源陂。唐家陂。溪山陂。珠江陂。落岡陂。曲從陂。灣裏陂。朴陂。墩土陂。楊家車陂。張坊陂。桐陂。湖東陂。油柞陂。巴山内横嶺

陂。牛頭山陂。吴家車小陂。鄒陂。徐家陂。羅視陂。左港陂。寨牢上陂。潘家陂。陳家陂。辜家車小港陂。沙陂。黎陂。梘村潭陂。田陂。槳田中車陂。李陂。羅梘新脩陂。上觀官陂。楊陂。硬陂。中陂。土陂。葉家陂。上曹陂。柞木灘陂。下曹陂。鄔家陂。由草陂。中湖陂。烏墨陂。水碓陂。小中湖陂。黄同陂。長奥陂。株木陂。杜家陂。赤岡陂。羅家陂。白竹陂。二所。曲江陂。小横陂。段家陂。狗塘陂。牛頭陂。丁家陂。後門小陂。和尚陂。嚴陂。張家陂。黄鳳陂。烏石陂。寒陂。百衆陂。以上並在崇仁縣内。上樂慶豐陂。在僊桂鄉。下樂永豐陂。在僊桂鄉。湖口陂。索富陂。在僊桂鄉。徐家陂。在代賢鄉。胥坊陂。源口陂。神嶺小陂。固陂。韓家陂。南坑陂。元陂。柯畲陂。孤陂。大深源陂。下坪羅家陂。上官陂。下官陂。羅家陂。太港陂。曹坊港陂。羅陂。大港下小陂。鄭家陂。涂坊陂。港口陂。梗背車陂。鄒陂。禄堂陂。潦步陂。章家陂。下潦陂。新橋小陂。小羅坊陂。下黄小陂。甘家陂。過亭小陂。唐居陂。合陂。下黄陂。小樂家陂。上黄陂。戴家陂。馬舍陂。何口陂。安搓陂。小梅陂。堰口小陂。大梅陂。梘坑圳陂。謝村港陂。三彎小陂。南村小陂。侯方小陂。小村圳陂。陳坊小陂。港廣小陂。鄒坊小陂。貴溪小陂。上潦小港陂。安搓小圳陂。以上並在宜黄縣内。畝陂。聾陂。同陂。浩陂。頹陂。城陂。劉陂。李陂。中陂。温陂。石堆陂。小朗陂。板木陂。南廣

陂。津木陂。左家陂。鄧家陂。上同陂。陳家陂。游家陂。南莫陂。樟木陂。唐家陂。佛臺陂。黃土陂。甘八郎陂。陳老陂。唐家陂。聶家陂。賴由陂。長陂。曹陂。社下官陂。下陂。杜園陂。炎陂。真陂。橋陂。雷江陂。樟樹陂。早禾陂。觀前陂。桃花陂。康源陂。下陂。藍陂。總神堂陂。李陂。謝陂。洎陂。雙陂。孤陂。偃陂。木陂。沈陂。祝陂。便陂。精陂。泥陂。小陂。澗陂。姑陂。新田陂。黃土陂。柞木陂。吳城陂。流堪陂。大率陂。羊煽陂。黃閏陂。大石陂。長牢陂。連盤陂。破口陂。早禾陂。洎崑陂。大覺陂。黃辛陂。鹽湖陂。二所。溪崑陂。黃家陂。大辛陂。陳家陂。新塘陂。勳塘陂。青樹陂。黃池陂。社園陂。周家陂。胡家陂。鄒六陂。覺博陂。觀前大辛陂。蔡家陂。黃日池陂。南石陂。油麻坑籠口黃石陂。袁家陂。烏江雙港口車陂。黃澤陂。李家陂。楊林陂。鄭家陂。羅家陂。楊木陂。涂陂。小侃陂。高車嚴家陂。古宅陂。蓮河戴家陂。王陂。何家陂。史家陂。雙港口車陂。小陂。周陂。洪陂。楊陂。二所。茭陂。翁陂。壕陂。彭陂。遠陂。嚴陂。長陂。木陂。沙陂。古陂。羅陂。苦陂。神前陂。社公陂。冷水陂。石峽陂。檀湖陂。白家陂。獺池陂。瓦窰陂。童家陂。譚家陂。劉源陂。大義陂。水長陂。周公陂。太港陂。潭橋陂。大池陂。方家陂。魏家陂。石橋陂。抗橋陂。王家陂。羅家陂。楊池陂。黃泥陂。萬石陂。鄧家陂。胡子陂。永安陂。

南源陂。孫婆陂。二所。樓前陂。油醡陂。雙頭陂。烏糯陂。白竹陂。腰帶陂。英居陂。喻塘陂。莊茹陂。吴相陂。湯家陂。客村陂。三木陂。黎園陂。全翁陂。姚家陂。官梘陂。積水陂。行橋陂。牛車陂。菱角陂。陳華陂。清水陂。常富陂。東塘陂。上陂。洪師橋陂。中陂。下陂。桐陂。藍陂。堨陂。率陂。新池下陂。城陂。小陂。張陂。章陂。撑陂。脊陂。翠雲下陂。秋降陂。黄石陂。烏兜陂。城壕陂。黄家陂。傅家陂。攬下大陂。涂婆陂。土馬陂。樂家陂。謝家陂。阮家陂。何家陂。四百坵陂。三百陂。江姑陂。返粤陂。西橋陂。何坊陂。大橋陂。余家陂。豪湖陂。湖口陂。中圳陂。堰陂。周陂。查陂。奴陂。小陂。夏陂。長陂。橋陂。春陂。竹陂。嚴陂。松陂。斯陂。茗舍陂。丁家陂。竹林陂。金家陂。大官陂。大藕陂。崇溪陂。橋頭陂。牛路陂。湖内陂。彭家陂。楊湖陂。二所。廟前陂。三梘陂。朱木陂。胡家陂。楊叢陂。嚴湖陂。蘇家陂。東管陂。朱家陂。豪居陂。黎家陂。樟木陂。許家陂。傅家陂。碓堂陂。徐家陂。湖頭陂。小官陂。嚴家陂。沙湖陂。左家陂。連湖陂。楊家陂。蕭家陂。方家陂。白芒陂。鄒家陂。黄團陂。李公陂。後潭陂。承砂陂。鄭家陂。梅樹陂。温路陂。黄泥陂。小港陂。横池陂。衆户陂。白竹陂。牛池陂。譚家陂。沙步陂。後賽陂。石窟陂。田螺陂。窰前陂。祝家陂。劉家陂。黄家陂。林五陂。大港陂。高峰陂。湖坵陂。白茅陂。獺窟

陂。林三陂。堀陂。羅陂。土陂。株陂。三陂。仰陂。青原陂。迎陂。桂陂。吴公陂。清江陂。廣崇陂。車田陂。古港陂。神林陂。鮑家陂。狐狸陂。邵家陂。小港陂。清水陂。阿胡陂。板橋陂。馬度陂。吴浩陂。吴家陂。麻石陂。城頭陂。戴坑陂。小港陂。白石陂。三角陂。游家陂。櫟木陂。劉家陂。彭三陂。裴家陂。顔家陂。黄塘陂。永灣陂。何家陂。古坑陂。中湖陂。黄竹陂。脩五陂。楊原陂。駱家陂。游家陂。黄鱔陂。倒石陂。以上並在金谿縣内。〔册三四卷二七五四頁十二〕

【倉廩】

常平倉，分南北，南倉在縣南嶽廟之左，北倉在縣北城隍廟之左。又常平倉，在南倉之西。又常平倉，在縣治之北，臨汝門外。〔册七九卷七五〇七頁二十一〕

平市倉，在縣衙之上。〔册八十卷七五一二頁二十四〕

和民倉，在行衙右。〔册八一卷七五一三頁十五〕

《撫州府提舉司本州平糶倉記》：予曩歲館學，適與今常平使者葉公爲僚，論文餘暇，因及於政，心固欽遲舊矣。過宜春而稔惠養之仁，家臨川而睹歛散之公，益信其學之克施於政。天子思賢渴甚，擢貳成均，行且有曰：「拳拳以所建平糶倉，或猶有遺慮，廣詢急拯，大爲之防。」邦人德之，因俾予記其事，辭以疾，請益力，則作而歎曰：「天下事利害相爲倚

伏，使民宜之，存乎其人。」鄉里自比年來，歲適不登，米價騰踴，甚則民持錢無所得糴，蓋有不忍言者矣。官爲賑糶，吏覆爲姦，廣行均敷，中産尤罹其毒，又有不忍重言者矣。公深思熟計盡，然唯恐飢之，不徒以無常産者之得糴爲喜，而尤以有常産者之敷糶爲懼。凡所規畫，委曲盡其最爲可繼者，不强之以所難行，而收之於所易集。凡宗姓軍胥食餘之月廩，皆以錢易之。兩相授受，人用欣然，而權郡通守趙侯又能相與協贊，那易州用之米七千石以足糴數，故不踰旬而事皆辦，共得米一萬四千石，糴本爲緡錢三萬有奇，皆公及前太守禮部徐公儼夫所籍郡胥家業充之。先是吏瞍民臞，衆心抑鬱，公正其罪，悉以其奪於民者，還以予之。機括轉移，歡聲雷動。蓋鋤姦翦暴，亦所以爲仁，而安富恤貧，尤足爲仁之至。繼自今守而勿失，殆將有不可勝用之仁，皆公之賜也。公名夢鼎，字鎮之，天台人。以使事兼領廬陵，凡利民之政，莫不畢舉，若宜春社倉、高安平糶，皆定其式，俾一道遵而行之，蓋不止私惠吾邦云。趙侯，三山人，名崇倣，字叔似。壬子臘月，朝請大夫、新知韶州軍州、兼管内勸農營田事畢允升記。寶祐甲寅春，庾使寺丞楊公修之，增糴米三千石入平糶倉，以衍濟民之惠。幹辦公事胡鼎識。〔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十四〕

平糶倉，在州倉内，屬提舉司。〔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十五〕

平糶倉，在税務舊場。〔同前〕

都倉，在州北慶延坊，面東，內分南北倉。〔冊八一卷七五一六頁五〕

東倉，在文昌橋東，近孔家渡。嘉熙三年，郡守江公湛易民田創建，凡八廒。淳祐十一年，郡守葉公夢得增三廒，治餫頗便。〔冊八一卷七五一六頁九〕

西倉，在迎恩門外之西津，今廢。〔同前〕

糯米倉，在州衙內東園明潤樓側。〔冊八一卷七五一六頁十六〕

鹽倉，舊在州學南，後廢。紹定間，置大通倉於感化坊，端平廢，爲贍學房廊。〔冊八一卷七五一六頁二十〕

樂安縣省倉，在縣廳之東。〔冊八一卷七五一六頁十二〕

學校

鄭起濱《州學重建先賢堂記》：像先哲以示崇厲，在在然也。夫其抱明握醇，焯焯斯世，豈非黨里之所敬慕，必表而出，以耀其覿，媺其趨，亦風化之大者。此邦實昉於淳熙間趙侯爲之興祠，繼而蓋附，今而蒐補不遺盛矣。然祠始寓於郡學之文昌軒，軒爲眺翫所，吏僕道以往來，鄰於褻，再徙于演道堂後，楹之左位所不寬博，人隘之。刺史、寺丞林公孝聞，下車不數月，每慨觀瞻未肅，展敬無容，名腆而實意歉，祀存而文獻缺，乃度地學之西偏而新其宇焉。尺梠寸瓦，悉公爲辦。日在胃而址，火南正而畢。蓋公以寬栗厚士俗，敬簡理

官事，慈明得人心，矧景哲之誠篤，而激奬之義宏，故能意所就而令隨，費不吝而工勸，役不踰時而亟成。自晏元獻、曾南豐而下凡十有三人，咸秩有儀，或登元立要而位與德顯，或潛深伏隩而文與行高，躔離相輝，圭璧交映，見者肅心。昔丹青漫漶而今顯設，昔規模褊狹而今敞晃，昔氣象湫然闇然而今儼然且穹然矣。人之所賦與其所趣，自有不同，道義所在，何間窮達。苟立節、立言、立功，一有補於治教，皆聖賢所嘉尚。夷清惠和尹任，孟軻氏俱不敢廢，後世聞其風而起頑懦，易鄙薄，與期於任重者知所羨慕，誠有待於發揮其致，何獨伯夷之得夫子也哉！先覺後覺，相爲師資，是數君子者，發其幽光，似有待乎。今也表宅里，植風聲，寖不古矣，視益迂矣。拳拳專以崇厲爲風化之大者，捨公其誰歸。起濱掾文學，公門人也。諸生以記請弗置，迺揖而諗之曰：「本原師友而納諸道德，公之意也；扶植世教，浚源而導其流，先哲之心也。居是邦登是堂，進而瞻先哲，其知所師法乎？退而泝公之意，其亦有所感發乎？《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云：『以似以續，續古之人。』請事斯語勉之。」紹定二年己丑八月朔，修職郎、撫州州學教授鄭起濱記。〔冊六九卷七二三五頁十九〕

何異《梅隱堂記》：崇仁尉廳事之西，舊有亭曰梅隱，祕書郎夏旻斷碑可考，後更亭爲堂。紹興丙子，林黃中栗作尉，余以邑子，嘗蒙置酒登堂賦詩。歲久堂宇摧圮。慶元初，楊尉手就其址結茅爲亭，四圍植梅，借寓兩意，似亦可喜。而陬隘沮洳，不堪領客。又久之，

風雨掃跡，旁連寢處，無處容身，來者寄寓東偏，有同過客。夫尉之職，於民最親。昔人綵棒示威，觀瞻亦當嚴肅。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耘，今跧伏苟且如是，臨事亦有愧矣。三衢舒君若拙到官之一年，謀之邑長，訪之寓公，得已成之材，鳩工省費，建爲正堂三間，與廳事相直，東西兩挾，環以兩廂，大畧如私室之縝密，中一間則雅飾寬潔，潘令君方爲扁「梅隱堂」三字，還復其舊。既可以從容受用，又可以簡便留客。餘力所及，葺理中外之門，增新閱武之場，皆極整辦。君方壯年，小試方具，每有能稱，況他日設施又有大於此者乎！君以己巳之夏視事，庚午之夏兩月、辛未之夏兩月，先後所建如前。壬申之夏將去矣，余所賦梅隱之詩，君乃能刻寘壁間。末章「得時得志，活國活民」，林黃中無愧於斯言。酌水獻花，揚觶再舉，故爲記廢興之歲月，而加勉於重建斯堂者也。嘉定壬申四月中澣記。〔冊七一卷七二三九頁十七〕

撫州府樂安縣學，自脩廡爲小門，趨而入曰希聖。〔冊四九卷三五二二五頁十八〕

門堂

臺門，嘉定十五年，郡守王公槐重建，規置頗壯。〔冊四九卷三五二二七頁二〕

近民堂，通判趙公宜建，在見山閣下。〔冊七十卷七二三八頁三十三〕

平心堂，堂在設廳後，嘉定十一年，郡守趙公師夏重建。淳祐十二年，郡守徐公林改曰

思政。寶祐二年，郡守程公士龍復其舊。〔册七一卷七二四〇頁十五〕

存齋，金谿縣象山槐堂書院有堂扁「存齋」。〔册二九卷二五三五頁一〕

毋不敬齋，齋在治事廳之右。嘉定間，郡守陳公廣壽改名帥廉。至寶慶間，郡守薛公師旦復舊名。〔册二九卷二五三五頁十七〕

民爲心齋，齋在魯公堂之後。嘉定間，郡守陳公廣壽改名本惠，今廢。明潤閣即其故址。〔册二九卷二五三六頁十九〕

日三省齋，寶祐三年，倉使趙公時煥建。〔册三十卷二五三九頁十六〕

廟祠

東嶽行廟，在子城之東。崇寧四年建堂殿門廡，揔三百楹，神像七十四位，皆以岱嶽規制爲稽。吳可記，郡守狄公明遠立。記見集文。

仰山孚惠行廟，其初附于興聖院內，曰仰山堂。紹熙甲寅，臺郡禱雨暘有應。廼創專祠。慶元乙卯增闢之，丙辰歲提舉王公容爲之碑，樞密聶公嘗獲應夢，亦記其事。淳祐丁巳厄于火，今復鼎新。

關將軍廟，舊來在興聖院之東偏。紹興初，有寇犯城，神威顯著，是時，通守張光自外邑率保伍戰城下，賊望塔頂有戎服而髯者，執旗如指麾狀，遂懼而潰。郡人祠之益虔。寺僧若愨嘗於荆門玉泉得

漢壽亭侯印圖形，遂摹刻諸祠下，郡人南雄守黃充記。淳祐丁巳厄于火，今院復一新，祠亦不廢。今忠節、武雄兩營間及港東廂正覺院，皆有祠。

祠山烈行廟，在報恩禪寺之左廡。郡以雨暘禱，其答如響。

五顯靈順行廟，在鹽步門之內。祠徽州婺源五顯王，亦邦人徽福之所。

英澤廟，在朝京門之內。初廟在樂安縣之天授鄉，靈異有記。記詳邑志。嘉定庚辰，郡守李公大原致神禱雨響應，遂祠焉。神有三，今所祠乃介冑持劍而立者，姓章諱甫，累封嘉顯孚濟廣利侯。寶祐戊午，加封「順應」二字。廟有紹興丙寅郡守洪公楫《禱雨感應記》，又白玉蟾作廟記載，神嘗售馬於岳王飛，露旗幟於南江之上。淳祐乙巳，通守趙公宜祝文所紀神異，有石刻。

蜀三王行廟，在朝京門之內英澤廟側。神之姓，曰張、曰李、曰陸，顯跡于蜀之梓潼、封神文聖武孝德忠仁王。灌口、封聖烈文昭宣靈忠仁王。射洪。封忠聖文德靈應仁濟王。梓潼、射洪二神，皆職貢籍司文衡。淳祐戊申，憲使姚公希得創建，功未既。寶祐癸丑，庾使楊公脩之竟其事。春秋祀典，郡主之，柳州守李公景初記。楊庾使給田入廟爲香火費，庾使史公繩祖復撥田及庫本付祠收掌。

自鳴山孚惠行廟，在今祥符觀真君院之側，神祖禪師結庵處也。鄒度支請上源義泉院額徙此。崇寧元年，勒石記其事。碧之下祠，馬祖、獵師、三平和尚三像。神運倉、滴油巖，

遺跡今亡。有捨身石，石之頂有舍利塔。庵曰真牧，亭曰潺湲，紹定庚寅燬于寇，淳祐戊申重建。

后土皇地祇廟，在郡治南，寶應寺側。南唐保大中，郡守刁彥能重修有記。至道二年，邑人吴文徽感異夢而重建，黄夢錫記之，後殿鼎新。

交枝廟，在郡城迎恩門之内，世傳謂此邦土地神也。郡侯謂廟亦與其一。

唐土地廟，在郡城中之古城嶺，扁曰唐土地廟。

器械廟，在郡城常清觀之西。

軍山廟，曾文昭公《軍山廟碑》云：舊傳吴芮嘗攻南粤駐軍此山，其將梅鋗祭焉。禮成，若有士騎麾甲之狀爾，上因號軍山。邦人祀之，蓋自此始。唐開元中復見靈跡，廼大建祠宇，承事益處。後其廟屢徙，今其盱水之陽者，南唐昇元三年之遺址也。祈禳輒應。元符三年，詔下封神爲嘉惠侯，廟曰靈感軍山廟。〔册一百九卷一〇九五〇頁七〕

王文公祠，在文公坊之鹽步嶺。崇寧五年，郡守田公登因公舊宅創祠。淳熙中，丞相錢公象祖守郡重修，陸象山記。見集文。《元一統志》：王安石，本臨川人。按《紀勝》云：在城内文公坊，本文公舊宅也。陸九淵作記。〔册一百九卷一〇九五〇頁九〕

壇壝

臨汝不見兵革踰三百年，涵濡天休，與歲俱深，社稷人民，與國家同其久長。崇高之壇壝，峥嶸之城邑，與宗社同其鞏固。后土后稷其歆明德者，乃所以福生民也。吾民所以致敬於社稷者，即所以尊君親上也。乃若雨暘燠寒風之時，又吾君肅乂哲謀聖之時。神之賜，實君之德，吾民飲食，必祝斯無窮焉。〔册一百九卷一〇九五〇頁十〕

官制

州中文武五邑令佐，率循舊制，未之有改，惟添差通判教授主學副都監，則創自近歲。郡官知軍州事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淳祐八年三月準樞密院劄子，以節制軍馬繫銜。

通判軍州事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諸州置通判，自建隆四年始。

添差通判軍州事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自乾道六年，鞏湘始創，後省。寶慶元年，嘗除范計院應鈴不赴，至端平三年復置。

州學教授一員。

增差教授一員，初政和間嘗置，後省。景定三年復置，經賦各一。

軍事判官一員。

軍事推官一員。

録事參軍一員。
司理參軍一員。
司户參軍一員。
司法參軍一員。
添差江南西路兵馬副都監一員，撫州駐劄。淳祐七年，憲倉兩司申請于朝，乞省罷幹辦。
綱馬驛程官一員、監在城酒税一員，創置令省。
兵馬都監一員。
兵馬監押一員。
添差兵馬監押一員。
監在城酒税二員。淳祐七年省罷一員。散祇侯使臣二員。
巡轄斥堠馬遞鋪一員，係撫州建昌軍通置臨川縣。〔册一百九卷一〇九五〇頁十〕

兵防

《易》戒不虞，《書》稱有備，兵不可去也尚矣。撫在東南爲樂土，非險要之地，故無重屯。舊籍忠節、武雄兩指揮，曰禁軍。効勇、壯城、牢城三指揮，曰廂軍。其創招馬步旗軍，

則自紹定庚寅始，此外則尉巡弓手寨兵耳。列營以居之，拍試以訓之，衣糧以廩給之，總統各有官，而又置路將焉。守臣節制，體統正，事權一，氣色精明，保障千里，壯矣哉。

節制事始

初置旗軍，郡實總之，以郡境接廣昌、雩都，時有寇警，不可無以彈壓。淳祐八年，太守趙公時煥上其事于朝，被旨劄下，並聽守臣節制。是年四月，始以節制軍馬繫銜。

兵官詳見職守條。

州兵

忠節第二十六，指揮營在西南，額四百一十人。將校。月糧米、料錢、春冬衣不等。兵級。月糧米一石二斗，錢三百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七百文。冬衣絹二疋半、紬半疋、綿十五兩，錢八百五十文。

武雄第十四，指揮營在州西南，額五百一十人。將校。月糧米、料錢、春冬衣不等。兵級。月糧米一石五斗，錢二百五十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七百文。冬衣絹二疋半、紬半疋、綿十五兩，錢八百五十文。

効勇第九，指揮營在州西南，額四百一十人。將校。月糧米一石八斗，料錢、春冬衣不等。兵級。月糧米一石二斗，料錢無。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五十文。冬衣絹二疋、紬半疋、綿十二兩，錢八百五十文。

牢城第四，指揮又名保節。營在州西南，額四百一十人。將校。月糧米一石八斗，料錢、春冬衣不等。兵級。月糧米一石二斗，錢二百四十五文。春冬衣各絹二疋，錢一貫二百八文。

壯城指揮續置無營寨，兵級，額一百人。月糧米一石二斗，料錢無。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一十文。冬衣絹二疋、紬半疋、綿十二兩，錢八百五十文。

寧節指揮以處揀汰養老，將校無營寨，亦無額。本州舊有駐泊營三，其二在州南，其一在州西。屯駐營四，並在州西南。保節營二，並在州南。水軍營二，並在州東北。牢城營四，並在州南。其後皆廢，獨牢城併而爲一。

馬旗軍寨，在州東北舊水軍營前，見管一百四人。將校。月糧米九斗，料錢添支錢米並不等。兵級。月糧米九斗，料錢六貫省。馬伍十六疋。月請穀一石五斗。

步旗軍寨，在州北教場後，見管二百一十人。將校。月糧米一石五斗，料錢不等。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七百文。冬衣絹二疋二丈、紬二丈、綿十五兩，錢八百五十文。兵級。月糧米一石五斗，料錢二百五十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七百文。冬衣絹二疋二丈、紬二丈、綿十五兩，錢八百五十文。馬一疋。月請穀一石五斗。右馬步旗軍兩寨，紹定庚寅郡守黃公炳創置。

作院軍匠，額三十人。月糧米一石二斗。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一十文省。冬衣絹二疋、紬半疋、綿十二兩，錢八百五十文省。

皷角匠，額三十人。月糧米一石二斗。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一十文省。冬衣絹二疋、紬半疋、綿十二兩，錢八百五十文省。

歸正北軍。淳熙改元，郡守魏公汝功置驛三：東驛在州學前，西驛在曹家巷，北驛在州衙北，分隸歸明北軍。《嘉定圖志》紀載元額九十二人，存者僅十六，今又亡矣。

諸縣弓手額每月庸錢不等，係就各縣支。

臨川縣一百十六人。

崇仁縣九十五人。

宜黃縣七十五人。

金谿縣七十五人。

樂安縣八十人。

諸縣寨兵額

城南寨，在順化門外五里許，兵額一百人。月糧米一石五斗，錢三百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七百文。冬衣絹二疋半、紬半疋、綿十五兩，錢八百五十文。

樂安縣寨，在縣門之左，紹興十九年創縣時置，兵額一百人。月糧米一石五斗，錢三百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七百文。冬衣絹二疋半、紬半疋、綿十五兩，錢八百五十文。

曾田寨，舊在崇仁縣蘇村，紹興十九年置樂安縣，始徙於縣之西南曾田市，兵額一百三十人。月糧米一石五斗，錢三百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七百文。冬衣絹二疋半、紬半疋、綿十五兩，錢八百五十文。

湖坪寨，在宜黄縣境，紹定三年寇平之後，郡守黄公炳創置，兵額一百五十三人。月糧米一石二斗，錢三百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一百七十文。冬衣絹二疋、紬半疋、綿十兩，錢八百五十文。

招携寨，在樂安縣境，紹定三年寇平之後，郡守黄公炳創置，兵額一百十七人。月糧米一石二斗，錢三百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一百七十文。冬衣絹二疋、紬半疋、綿十兩，錢八百五十文。

杯山寨，在樂安界上，紹興二十五年置，以新塗樂安豐城巡檢爲名，兵額一百人。月糧、料錢、春冬衣，係本州與隆興、臨江三郡輪支。

盧溪寨，在建昌軍境，本州金谿有公事，則牒追捕。兵額。原缺□人。月糧、料錢不等，並屬建昌軍。

民兵

鄧傅二社，屬金谿縣。南渡初，密院張公愨請募民，聯什伍以抗。吴公頤浩爲江淮制使，仍請立社，得旨，令密院下路諸帥臣，俾州邑部伍民兵防拓。命下，金谿有鄧傅二社應命。鄧社首名雱，傅社首名安潛，皆勇而好義，散家財以給鄉丁。王世雄犯郡城，二社率所部赴援，敗之于南湖。兩家子孫世襲其職。紹定庚寅有驅寇功，開慶己未原缺透渡，哨至豫章之境，破臨瑞二郡，吾州湏洞檄二社來衛城，民心乃安。

州教場

都教場，在進賢門內都倉南，內有閱武亭。

衙教場，在州治門內之西。

小教場，在兵馬司後，今廢。

屯駐大兵教場，元在逍遥嶺之南，今廢爲民居，俗猶呼爲南營。

縣教場

臨川縣。附州。

崇仁縣教場，在尉廳之東。

宜黄縣教場，在縣之東，顯陽寺後，其地久爲民居所侵。淳祐庚戌，陳尉寀釐正復舊，立亭曰振旅。

金谿縣教場，在尉廳之右，亭名飲歸，南豐曾公爲之記，象山陸文安公又爲李尉曼卿書扁。

樂安縣諸寨兵教場，在縣之東。尉司弓手教場，在尉廳之北。

遞鋪

內地無烽燧而有斥堠，置郵傳命，取其速也。枹鼓不鳴，赤白囊不馳，四境晏然無事，惟傳布寬大詔書，不其幸歟。本州爲四達之衢，鋪凡二十有九，兵級凡三百三十有八，條列

于後。東路十二鋪。精橋。六人。湧橋。十三人。延橋。六人。坪塘。十三人。楊梅塘。六人。越塘。十三人。墓岡。六人。長林。十三人。鐵坑。六人。小漿。十三人。七節橋。六人。白竿。十三人。南路四鋪。二十五里。十四人。磚磕。十四人。基橋。十四人。界山。十四人。西路八鋪。城下。三十一人。西津。六人。石井。十七人。戰坪。六人。樟源。十三人。嶺下。六人。坎頭。十三人。楊塘。六人。北路五鋪。赤塘。十四人。塘門。十四人。青遠。十四人。吳家市。十四人。壕塘。十四人。斥堠。月糧米一石六斗，料錢三百八十文，食錢一貫五百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三百二十文。冬衣絹二疋、綿十兩，錢一貫三百二十文。急遞。月糧米一石五斗，料錢三百八十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三百二十文。冬衣絹二疋、綿十兩，錢一貫三百二十文。步遞。月糧米一石二斗，料錢二百八十七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一百七十文。冬衣絹二疋，錢一貫一百七十文。供申。月糧米九斗，料食錢一貫九百五十文。春冬衣絹各一疋，錢各三百二十文。〔冊一百九卷一〇九五〇頁十〕

風俗

鄉賢謝無逸之說曰：「臨川之俗，風流儒雅，其民樂讀書而好文詞。」或槩以揚州疑之，曰江南之氣燥勁，厥性輕揚。二說並馳。吾請以是邦之先賢而訂之，樂、晏、王、曾、陸五氏謂之曰儒雅，曰樂讀書，好文詞，則有之矣，謂之曰輕揚燥勁，其然，豈其然乎？吳中之俗，君子尚禮，庸庶淳厖，故風俗澄清，而道教隆洽。豫章之俗，頗類吳中。其君子善居室，小

人勤稼穡。謝溪堂在日，與鄉里諸君子每月一集，各舉古人寬厚一事，退而録于册，號《寬厚録》，且序之曰：「口談寬厚，而心實刻薄；在外寬厚，而居家刻薄，非所敢望於諸君子也。予爲令臨川，愛其山川風俗之嫩。」又曰：「臨川之民，秀而能文，剛而不屈。」黄勉齋誌黄仲修墓及諭俗文。

金谿青田陸氏，來自吴郡，其四世曰賀，字道卿。篤於義方，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於家。家道之整，著聞州里。生六子，以子貴贈宣教郎。素無田，蔬畦不盈十畝，而食指千餘。長九思，總家務。次九叙，治藥寮。次九皐，授徒家塾，以束脩之餽補不足，率其弟九韶、九齡、九淵相與講學，彬彬乎儒門也。淳祐二年，州縣以其事聞，給降勑牒，有曰：「金谿青田陸氏，代有名儒，德在謚典，聚族踰三千指，合爨將二百年，異時流别籍之私，存學者齊家之道。奉勑，宜賜旌表門閭。」

孟氏自澶淵徙居臨川，世雍睦爲義居，置義田，同堂合食，郡守秋房樓公治以雍睦名其坊。〔册一百九卷一〇九五〇頁十三〕

古跡

謝康樂繙經臺，在郡城北四里寶應寺。《宋書》云：謝靈運爲臨川内史時，於此繙譯《涅槃經》，因以爲號。大曆己酉，顔魯公爲之記。咸平壬寅重刻，見集文。《元一統志》：王荆

公詩有云「內史文章只廢臺」，謂此是也。

寶應白鹿泉，在郡城寶應寺之經藏院。世傳靈運翻經時，有白鹿踣地泉湧，遂成一井。中間湮沒，陸公游持節之日復浚治之，其泉澄澈甘寒，比他水味尤勝。

唐戒壇，在郡城寶應寺之戒壇院。宋踵唐制，歲以聖節開場爲沙彌度二百五十戒，祠部給牒。凡天下壇七十有二，惟此壇尚唐舊址，顏魯公記猶存。見集文。

神怪，凡山川幽阻，則多詭異，所謂山林神奸也。臨汝地平夷，氣明秀，故其事不多見，傳奇志怪無補於世，存而勿論可也。

赤龍神尹用，不知何許人，出語輕狂，人呼尹風子。唐天祐中至撫州，有村民斃一牛犢，尹夫婦得肉十餘斤，頓食之而卒，吏以菅蓆瘞於路左。一旦於北市見尹之夫婦，唱江南詞，丐於道，相見懽甚，登酒樓共飲，吏醉卧，尹夫婦高唱出城。題道觀殿後壁云「主南方赤龍神尹用。」詩曰：「日月祥開瑞氣纏，儂家應作大神僊。毫端森灑風雷力，劍鋏裁成造化權。肆闢中華新禮樂，静驅胡虜罷烽煙。列僊功業只如此，便上三清第一天。」及吏醉醒，懷中得紫金十兩。後人開其墓，惟菅蓆二，爛牛肉十餘斤。《翰府名談》作尹昌。

石神。徐三誨爲撫州録參，左右有黄魯者，月一告歸，旬日即復至，後踰月不返。三誨遣隸督之，其家云久不歸矣。尋訪踰月，乃在深山中，挾彈遊走。欲執之不能，募人伏草莽

間，伺之數日乃獲，問其故，曰：「山有石氏家如王公，納我爲壻。」留數日，復逸去。又得之山中，如是者三，後遂不復見。此山乃臨川採石之所，石氏豈山之鬼神耶？《淳熙志》。

巨人跡。撫州村落間，一夕雷雨，民聞空中數百人同時大笑，明日大木一本連根皆拔，出，旁泥中印巨人跡，長三尺，闊稱之，疑有神拔木，遇滑而蹷，故衆笑之。

樞密告身繆夫人，羅刑書春伯之母。紹熙五年，夢春伯乘轎還鄉，而衣衰服，方大駭，而從者持一合來，啓之，得樞密告身一軸。春伯易公裳出見客。母大喜問人曰：「尚書今轉何官？」曰：「樞密相公也。」覺來以告家人，喜懼居半。至六月，壽皇遺詔至，始驗衰之兆。越兩月入樞密府，未幾薨，悉符所夢。

吝財關繫陰隲。劉涉，撫郡人，數領薦夢至官舍，一吏云：「此陰府也。閱籍汝本有微禄，而陰德虧，不可復望矣。」涉詰之，吏云：「汝弟官逋莫償，汝有餘不少助，致懼罪死。」答曰：「涉與弟異財，彼不自保，吾何罪？」吏曰：「路人猶相恤，何況同氣？獨不聞鄉人朱軾事耶？」涉覺而詢之，其鄰朱軾家貧，教小學，歲暮，纔得束脩三緡歸。道一刑餘悲哀甚，叩之，則曰：「負常平錢兩貫伍伯無以償，惟有自盡耳。」軾輟其數遺之，人無知者，其後遂大事。此雖甚微，關繫陰隲。

夢五言七言詩。慶元乙卯，長沙鍾公震赴南宮，道經臨川，謁王荆國祠，默然有禱焉。

夜夢公教以詩，五言起，七言結，覺來惟追誦一聯云：「君今如鴻鵠，萬里去勇決。」明年登第歸，刻石以傳。文公祠有石刻。

李洞。鄒度支極，晚好方士，客有李洞上謁嗜酒，一日乘醉求卧，授珊瑚枕，碎之，公不悅。翌日復至，索破枕粘以膠，復完如故。又索酒，公令獨酌，洞曰：「有客無主，何以酒爲。」强公飲，不覺竟日夜，樽未嘗益而酌之不竭，夜分乃去。明日酒甕不動而自竭者三，已怪之。洞復來邀同遊曹黄二山，公不欲往，洞於照壁畫樓閣，叱之户開，洞躍入不見，畫亦不存。後二年公卒，洞至公影堂，指公像曰：「向時招公同遊，今乃爾耶！」咄咄不已。公之子不能堪，聞于官杖之，失洞所在，惟見公庭古桐流血，若受杖者。

祥瑞。《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蓋考祥於天，不若視履於身。旋者，反復修省之意也。郡縣長吏能反復修省，施諸有政，使人尊仰之，如景星慶雲，其爲瑞也，不亦多乎。

歷代祥瑞

晉孝武帝太元十八年，臨川東興令惠欣之言，縣東南溪傍有白銀木、芳靈木、李木並連理。《宋書·符瑞志》。

宋孝武帝孝建三年，臨川宜黄縣民田中得銅鍾七口，内史傅徽以獻。是年龍見臨川郡，江州刺史東海王以聞。又是年白鹿見臨川西豐縣。南齊永明三年，白雀見臨汝縣。《南

齊史·祥瑞志》。

唐天寶初，臨川郡人李嘉嗣所居柱上生芝草，肖天尊像，太守張景佚截柱獻之。《太平廣記》。

宋朝淳化中，撫州進金谿縣生金山子一座，重三百七十五兩。嘉祐七年，上幸天章閣，召群臣觀瑞物十三種，内有金山重二十餘斤。見《宋朝會要》。本郡有獎諭詔書石刻云：「郡守王公周得之臨川盡安鄉。」

祥符六年，撫州天慶觀修聖祖殿，柱木中有文，成雲物峰巒狀，又有人像，衣冠悉具。《嘉定志》。

天禧五年，撫州言臨川縣有古温泉一穴，積歲堙涸，今忽流湧，民沐浴者，有疾皆愈。《嘉定志》。

紹興二年，知郡高衛言，甘露降于州之祥符觀，且爲圖上之。《繫年録》。

十五年，郡守晁謙之言，臨川禾登九穗，足爲瑞應，乞宣付史館。《同前》。

樂安未創邑，前雲蓋鄉，有楊氏得怪石於田間，濯於溪，有一道士呼曰：「瑞石，不當用草履磨滌，宜用葛布。」言説不見。遂如其言，其石瑩徹，中有觀音像，寶藏之，家白以裕，不敢祕，獻于朝。《鰲溪志拾遺》。〔册一百九卷一〇九五〇頁十七〕

古器

岐陽之鼓，牛礪其角，至寶湮淪於山崖墟莽間，由好古者少也。吾州紙營古鬵，以牛觸岸得之，或者爲三代器。噫！世無歐陽公一其所好，《集古録》將無傳歟？

紙營大鬵。撫州南鄙石師嶺下，地名紙營，建炎末，村民爲陳氏牧牛，觸岸壞，怖而走，民視之，似一銅器，往白陳氏，陳命僕發而得之。張右丞澂時寓疎山，訪之，謂此蓋古鬵也。耳高六寸，足七寸有半，身一尺三寸五分，從耳至趾，適高二尺六寸，腹縱徑尺有八寸，横贏二寸，歷年久爲土氣薄蝕，礦戾盡去，唯存精華。張公謂自劉原父《先秦古器記》，李伯時、呂與叔《考古圖》，趙德夫《纂古金石刻吴儀圖》所藏三代器，未有如此之大者。張澹《巖文集》。

臨川磬石。臨川寶應寺上弘和尚碑，其趺石甚奇異，扣之琅然，清韻可愛，識者謂以之作磬當大佳。西山蔡元定道過吾州，見之甚悦，貽書晦翁，託寓士曾景建轉致之。

開元觀銅鍾。開元觀銅鍾一所，鑄於永泰元年之十月，而成於二年之七月，用銅一千三百斤，勸之者道士張法椿，而施之者則刺史李鏞而下凡八人。臨川寺觀之鍾固多，而銅鍾之巨者此爲最，近世記此鍾者以爲其金青其狀古，誠百世不朽之物云。今爲天慶觀鍾。

郡學編鍾。臨川郡學頃賜編鍾，散亡無幾，張右丞澂嘗感而作詩。詳見題詠。〔册一百九卷一〇九五〇頁十九〕

【人物】

劉迂，字謾翁，宜黃人，號巢松。隱居不仕，文章敏贍，自成一家。凡百氏釋老之書，無不精究。所居扁雲月高齋。〔册二九卷二五三八頁四〕

曾季貍，字裘父，南豐弟，校書郎宰之曾孫。再舉進士。師事陵陽韓子蒼、東萊呂居仁。東萊每見臨川士友必問曰：「諸公識曾先生乎？學有淵源，子歸而事之。」當時名公鉅儒，莫不敬慕。平居與淩侍郎景夏論規恢之策，劉公珙論備邊事宜，張公孝祥論區處亂卒，藍寺師稷論推行荒政，具有條理，多見施行。築室城南號艇齋。〔册三十卷二五四〇頁十八〕

陳儒，字漢卿，臨川人。幼聰慧，刻志于學，登紹興十八年第，授明州推官。有盜穿庫藏，久弗獲，連逮無辜。公疑必守藏者，訊之果然，人服其神。〔册三七卷二九四九頁十九〕

陳軾。公名軾，字君式，臨川人。奏補入官，不謫隨，仕輒齟齬。事親孝，躬耕以養。親没，爲貧復出仕。元豐中知黃州，馭吏急而治民寬，郡境稱治。昔東坡謫居于黃，人多避禍，公獨願交，期與同憂患。以朝奉大夫致仕。東坡名其園曰中隱，開軒對竹，扁曰恭軒。荆公、南豐皆有詩。〔册四六卷三一四五頁九〕

李浩，早以文名，晚喜性理，與復齋先生相善，言論互發，象山先生每以古人尊之。其葬也，南軒以古遺直銘其墓。子肅，字仲欽，幼嗜學，嘗讀史至晏子御者，氣揚揚曰：「以富

貴驕人，妻子亦笑之。」侍郎嘉其識，鎖廳省試別頭，皆第一。登淳熙八年第，授潭州司户。攝理掾獄，有疑輒平反。再調江西運司帳司，秩滿，例有送還錢，却不受，當路因舉廉吏，公笑曰：「此足爲廉耶？」監文思院中門，兩易衡州教授，士多嚮慕，齋舍無所容，則闢武侯祠以居之。其講明以辨義利爲先。卒年六十二。孫復，登嘉定元年第。〔册一百四卷一〇四二三頁〕

應垕，宜黄人。通經史，尤精天文，著天象書，有圖有説有賦，名之曰《義府》。星翁卜史，能言機祥休咎，不能究其義，垕獨於象數之外得精義。〔册一百十卷一一〇〇一頁二十四〕

畢允升，字元吉，臨川人。有文名，精於《周禮》，太學内舍，登嘉定十六年第，授贛州教授，歷南外宗教，除太社令、沿江制司機幕，爲籍田令，遷武學博士、國子博士，又遷常博，兼沂王府教授，兼史職。雷變上封事，言正君心，除私意，輪對又言納諫責實。添差通判贛州，知彬州，又知韶州，以廉稱。公爲人莊重，門庭清峻。卒，年七十四。〔册一百八二卷二〇二〇五頁十四〕

晁百談，字元默，太中大夫之曾孫。家臨川。師象山陸先生，通理學，尤深於《春秋》。登淳熙二年第，調官知南康軍。至郡，適旱蝗，發粟寬征，民無流徙。會奉祠。杖屨遊廬阜，所至賦詩，集爲《歸田雜著》。

嚴滋，字泰伯，臨川人。端重明敏，從象山陸先生學。先生曰：「始吾聞泰伯賢，今觀氣象，聽談論，可與適道。」主郴陽簿，卒。爲文有《東征雜著》。〔册一百五二卷一四五四五頁四〕

證空禪師。禪師姓郭名居道，撫州人。年十四，入嵩岳爲僧，參翠微德山不悟，復謁洞山价。一日問如何是祖師意，价曰：「待洞水泝流即向汝。」道遂悟。在洞山八年，楚王馬殷請住龍牙山妙濟院，號證空。嘗自寫半身影，法嗣藏嶼贊之曰：「日出連山，月圓當户。不是無身，不欲全露。」後唐同光元年秋夜，有星隕方丈前，遂趺坐而化。〔册二百卷八七八二頁十九〕

文惠大師。師姓彭氏，名惠嚴，金谿人。出家于寶應。時韓陵陽客寓此寺，每賦詩，師從旁諦聽，韓呵之曰：「小子何知？」師言竊亦愛慕，因進數篇，後所進益多，稍進而教之，曰：「須吟盡麄惡，而後可施鉗槌。」自是有能詩聲。鄉人李侍郎浩時爲中都官，朝士問曰：「斷橋橫略□，支逕入招提。此臨川嚴上人詩耶？」李曰：「是特虎豹一班耳。」後悟曰：「文字特綺語業耳。」乃弃置筆硯。淳熙中，常平使者陸公游延師于臺治，問其詩，笑而不答。至今人稱文惠而不名。有詩集刊章貢。

無相，姓胡，名妙明，臨川梁家子。遇大善知識，教其面壁静坐，遂有悟，頓能文，名公多與之交。象山一日講《易》，無相在坐，象山問：「理會得否？」無相答曰：「三畫未分消

息露，六爻纔動錯商量。」李侍郎嘗與偈曰：「會染道人還姓胡，身披直裰入緇徒。休論釘鉸空虛事，還把空虛染得無。」晚年結庵常請觀之西，趺坐而逝。〔册二百一七卷八七八三頁十九〕

【詩文】

《慈竹》：蜀中何物靈，有竹慈爲名。一叢闊數步，森森數十莖。長莖復短莖，枝葉不峥嶸。去年筍已長，今年筍又生。高低相倚賴，渾如長幼情。季子侍父立，順孫隨祖行。居然抱慈孝，根柢信天成。吾聞唐之人，孝行常欣欣。鄆州張公藝，九代同一門。天帝聞其名，衡茅降至尊。馮宿卅歲時，隨父廬祖墳。父子相隨孝，靈芝特地生。北海吕元簡，四世同家主。以至牛馬羊，異母皆相乳。虞卿董恭直，鞠養諸孤遺。鶴鴿與鴉雀，同巢而共枝。孝行動天壤，鳥獸皆隨時。又聞猓㹠獸，死不相棄離。蟣蝨與鮫魚，子母長相隨。獸面而人心，此獸信有之。獸心而人面，其人誠可悲。李鈞爲侍御，棄母在温州。母因餓莩死，甘旨何悠悠。光禄李盱者，亦是斯人流。有母不侍養，異居經十秋。唐家法網寬，貸死流遐陬。崔湜爲侍郎，天子賜瓜香。携歸與愛妾，老母不得嘗。一旦惡貫盈，殺之於路傍。越公鍾紹京，至孝何殊常。小時得瓜果，先解進高堂。長大遇元宗，榮華不可當。孝者名常新，逆者污人倫。人既不如竹，乃是一埃塵。夫爲人子者，莫若事尊親。夫爲人父者，莫若教兒孫。積善行其孝，可以立於身。我願移此竹，栽之率土濱。使彼行人見，皆爲慈孝

人。樵童見此竹，切莫伐爲薪。〔册二百二三卷一九八六五頁十九〕

撫州府臨川志

【倉廩】

神運倉，在宜黄縣南三十里石碧傍有神運倉，今亡。〔册八十卷七五二二頁二十三〕

【祠廟】

止善堂。金谿縣令王有大初祠二陸先生復齋、象山於學之講堂。嘉定間，庾使蕭公舜咨改祠於學之東偏，創止善堂。〔册七一卷七二四二頁十六〕

【神異】

金谿縣西二里，禪居院僧一日蕚龍蟠于竈，覺而亟視之，乃王禪師方醉寢齋厨，未幾示偈坐忘。〔册一百三六卷一三一三九頁五〕

祥符六年，天慶觀修聖祖殿，柱木中有人像，衣冠悉具。〔册一百七一卷一八二三三頁十六〕

樂安縣天授鄉萬安里漁者曾昭、康鄆，於義亭溪捕魚不獲，禱於陂頭之神。忽聞有人語，謂我晉時章相國也，汝其取木建予兄弟像。尋示繪像于壁，長曰光輔，朝服而坐；次曰羯、曰甫，皆被介冑，持劍而立。衆方駭異，謂舉木不能勝，忽雷電風雨晦冥，則槎已在廟

壖，斷爲三矣。鄉人聞于縣，縣上于府，肖像而祠之。〔同前〕

樂安縣華蓋山南腰紫玄洞乃浮丘王郭三仙隱逸之所。昔有道人脩潔三年，墜繩而下至洞門，窺見中有石座棊局。〔册一百七八卷一九七八二頁一〕

【人物】

杜子野，宜黄人。王荆公幼師之，及爲相，子野求見荆公，問所欲時，壁間有東方朔畫像贊碑刻，乃顔魯公筆，欲得之。荆公曰：「墨本何足貴，石雖在河北德州，致之亦易。」於是輦至臨川，併以金帛遺之。子野受石碑，他無所取，其清介如此。〔册一百六二卷一〇五七五頁四〕

臨川縣志

【湖泊】

臨川南湖，在郡城豐安門外，舊吴陂莊之南塘，廣袤四百餘丈，郡守朱公正辭以爲放生池。紹興中，郡守晁公謙之葺治之，面湖作堂，後廢。紹定戊子，提舉魏公大有創湖山堂於堤上。淳祐九年，提舉馮公去疾並湖創臨汝書院，遂易堂扁曰風雩，復於書院中門外創亭曰愛蓮，又於亭之左右立二亭：曰漱石、曰枕流。自漱石而左則有橋曰流芳，蓋湖水自此

出而溉民田也。〔册十九卷二二六五頁八〕

撫州志

【湖泊】

黄家湖，在宜黄縣。〔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八〕

【土産】

黄精，金谿崖山最多。《本草》云：仙藥也。邑人家嘗有婢食其苗而步行如飛。今採根制之，味甘，可致遠。〔册九四卷八五二六頁十八〕

【祥異】

景德三年，本州以白烏進獻，有詔罷免歲貢。〔册二五卷二三四五頁五〕

撫州府圖經志

【陂塘】

趙家陂。在一都。劉家陂。四車陂。車田陂。在十都。低州陂。在十三都。大港陂。黄家渡陂。杜家步陂。廖家陂。王坊陂。劉坊陂。聶牌陂。劉受四陂。樊家陂。王提領陂。

左港陂。楊裴陂。在五十五都。種方陂。茭陂。在四十九都。劉家渡陂。章左陂。司空陂。在八都。博陂。在十九都。橫港陂。高德三陂。石背新梓陂。在四十四都。富家洲新梓陂。樟坊堰埝陂。新梓陂。〔册三四卷二七五四頁十五〕

撫州府志

建置沿革

按舊志，周秦以前，撫之地爲荆、揚二州分野，更吴、越、楚三國，至秦分天下爲郡，地屬九江。漢初改九江曰淮南，後分淮西至豫章東部爲臨川郡，領臨汝、南城二縣。臨汝，本二水名。臨水由西南而來，自崇仁縣巴山發源。巴山，謂之臨川山。合宜黄水至西津，故曰臨川。汝水自盱江盱母山發源，自南城由石門而下，至郡之東南抱城而西，北流，合臨川之水。或謂汝字從水從女，以盱爲母，汝爲女，故曰汝水。舊置郡嘗合二水之名，故曰臨汝。吴及晉、宋爲臨川郡，亦治臨汝。齊徙治南城。至隋平陳時，總管楊武通奉使安撫臨川，因改臨川爲撫州，治在西津之赤岡。唐寶應中，太守王圓遷于西陲，即西津也。五代時，危全諷遷于香楠山，即今治也。自唐至宋末，相沿爲撫州。歸附于前元，改爲撫州路總管府。戊戌五月，監郡完者帖木兒以城降于陳氏。辛丑十一月，聖朝總兵官鄧愈統率大軍至，守

臣張子高降，改臨川府，後又立爲撫州府。〔册一百九卷一〇九四九頁九〕

城池

郡城舊宋有九門：北門，東津門，大東門，鹽步門，下市門，上市門，南門，赤南門，西門。前元塞鹽步門，止存八門。本朝只開四門：東曰文昌，南曰順化，西曰武安，北曰進賢，皆重樓疊栱，高廣雄壯。各門外又爲外城，廻護其城門，上亦有樓。南西北有吊橋，夜則懸起，朝則放下，唯東門有文昌橋，遂不置吊橋。城下有路，可馳馬。臨壕環繞，皆種樹稠密。城周圍一千七百九十八丈四尺，垛頭二千九百七十四箇，樓鋪亭臺一百四十五座，城高約二丈五尺。《臨川志》：郡國居内地者，無敵國外患，城池多廢闕。昔者聖人作城郭以衛民，豈惟設險守國而已。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備豫之道，無内外遠近之間。歷觀碑志，吾州自昔大率必因搶攘，乃旋議城築。曷若清平之日，先事豫防歟？乃盡取五邑之境古今諸城興廢之跡，廣記備録，使主民社者春容覽之，常爲謹固封守之計，以逆防四郊之多壘。閒暇之日可以觀政，膠轕之際以保民也。〔册一百九卷一〇九四九頁十八〕

至到

東至江西廣信府貴溪縣諸盧坊界一百八十里。西至江西臨江府清江縣清風橋界二百一十里。南至江西建昌府南城縣界山界八十里。北至江西南昌府進賢縣界牌界六十里。東到江西廣信府治四百五十里。西到江西臨江府治二百八十里。南到江西建昌府治一百

二十里。北到江西南昌府治二百四十里。東南到江西建昌府南城縣石家塘界一百七十里。西南到江西建昌府南城縣芙蓉山界二百里。東北到江西饒州府餘干縣石坑界一百二十里。西北到江西南昌府豐城縣楊塘界六十里。《九域志》：東京二千七百二十里。東至本州界二百六十里，自界首至饒州三百一十里。西至本州界二百一十八里，自界首至吉州三百六里。南至本州界八十九里，自界首至建昌軍五十五里。北至本州界五十四里，自界首至洪州九十三里。東南至本州界一百四十七里，自界首至建昌軍五十五里。西南至本州界二百四十四里，自界首至吉州二百一十二里。東北至本州界一百六十三里，自界首至龍州二百六十二里。西北至本州界八十三里，自界首至洪州一百五十七里。《寰宇記》：東西四百七十八里。南北六百三十七里。西北至東京二千一百里。西北至西京二千五百里。西北至長安三千三百五里，取隨州路二千九百二十五里。東至饒州餘干縣三百二十里。南至虔州一千一十里。西至吉州四百二十五里。北至洪州二百四十里。東南至建州八百三十七里。西南至吉州四百五十里。西北至洪州四百五十里。東北至饒州四百二十里。《郡縣志》：南北六百三十六里。《臨汝志》云：二百三十里。東京一千七百五十里。東至饒州五百七十里。西至吉州五百二十五里，南至建昌軍一百四十四里。西南至吉州四百五十六里。北至隆興府一百四十七里。東北至饒州四百二十四里。東南至建昌軍二百二里。西北至隆興府二百四十里。《臨川志》：《周禮·職方氏》王畿外，方五百里曰侯服，而以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者繼之，豈限於一郡一邑自私其智歟，五州四達之康莊也。舊志所列，乃盡四境而止，今則自京師而郡，自郡而路，自路而天下會同。漢京貫通，遐邇藩籬既撤，八荒洞然。吾儕對之，可以不出户庭，周知天下趍京之路。《淳熙志》：歷饒之安仁、信之

弋陽入信州，歷衢之常山入衢州，取嚴之桐廬至富陽，入臨安府爲一千八十里。《嘉定志》：自本州至行在所一千八十里。已上並舊志所紀，與今有異，詳列于後。自本州至饒州安仁縣爲一百六十里，自安仁縣至信州弋陽縣爲一百一十里，自信州至玉山縣爲九十里，自玉山縣至衢州常山縣爲七十里，自常山縣至衢州爲七十里，自衢州至嚴州壽昌縣爲一百一十里，自壽昌縣至嚴州桐廬縣爲一百八十里，自桐廬縣至臨安府新城縣爲四十五里，自新城縣至臨安府富陽縣爲四十五里，自富陽縣至行在所爲九十里，已上係自本州陸路至行在所，共爲一千八十里。自衢州常山縣舟行至衢州爲七十里，自衢州至龍游縣爲七十里，自龍游縣至婺州蘭溪縣爲九十里，自蘭溪縣至嚴州爲九十里，自嚴州至桐廬縣爲九十里，自桐廬縣至臨安府富陽縣爲九十里，自富陽縣至行在所爲九十里，已上係自衢州常山縣舟行水路至行在所，共爲五百九十里。樂侍郎《太平寰宇記》：東至饒州餘干縣三百二十里，南至虔州一千一十里，西至吉州四百二十五里，北至洪州一百四十里，東南至建州八百三十七里，西南至吉州四百五十里，西北至洪州四百五十里，東北至饒州四百二十里。晏元獻公《類要》：東饒二百六十里，西吉二百二十八里，南建昌軍八十九里，北洪一百四十七里，東南吉二百四十四里，東北饒一百六十三里，西北洪六十三里。《淳熙志》：東至饒州餘干縣界里二百六十，西至吉州界里二百一十八，南至建昌軍界里八十九，北至洪州界里一百四十七，東南至建昌軍界里八十九，西南至吉州界里二百四十四，東北至饒州界里一百六十三，西北至洪州豐城界里六十三。《嘉定志》：東至饒州餘干縣界二百六十里，西至洪州界二百一十八里，南至建昌軍界七十五里，北至隆興府進賢縣界五十五里，東南至建昌軍界八十九里，西南至吉州界二百四十四里，東北至饒州界一百六十三里，西北至隆興府豐城縣界六十里。已上諸書所記，蓋皆昔年之舊，今之道里列于後。東至饒州安仁縣界一

百二十里，西至臨江軍新淦縣界二百一十八里，南至建昌軍南城縣界七十五里，北至隆興府進賢縣界五十五里，東南至建昌軍南城縣界九十里，西南至吉州永豐縣界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饒州安仁縣界一百二十里，西北至隆興府豐城縣界六十里。江西諸郡，舊志無所紀，今詳列于後。自本州至隆興府進賢縣一百二十里，至南康軍建昌縣一百二十里，至江州德安縣一百二十里，至江州六十里，至興國軍一百八十里。自本州至隆興府豐城縣一百六十里，至樟樹鎮八十里，至臨江軍四十里，至臨江軍新淦縣六十里，至吉州吉水縣一百八十里，至吉州四十里，至吉州太和縣八十里，至吉州萬安縣一百里，至贛州二百二十里，至南安軍南康縣八十里，至南安軍一百九十里。自豐城縣至瑞州一百二十里，自臨江軍至新喻縣一百二十里，至袁州分宜縣八十里，至袁州七十里。自本州至建昌軍一百二十里。它路鄰郡，舊志無所紀，今詳于後。自本州至信州并衢州見趍京路。自本州至饒州安仁縣一百六十里，至饒州餘干縣一百五十里，至饒州一百一十里。自本州至建昌軍一百二十里，至邵武軍光澤縣二百二十里，至邵武軍六十里。自本州至江州五百六十里，至南康軍一百八十里。諸路藩帥府，舊志無所紀，今詳於後。自本州至衢州六百一十里，至衢州龍游縣七十里，至婺州一百一十里，至婺州義烏縣九十里，至紹興府諸暨縣九十里，至紹興府一百二十里。自本州至行在所一千八十里，至嘉興府一百八十里，至平江府一百八十里。自本州至饒州四百二十里，至饒州建德縣二百八十里，至池州二百里，至池州青陽縣七十五里，至寧國府南陵縣一百三十五里，至太平州蕪湖縣六十里，至太平州六十里，至建康府一百三十五里，至鎮江府一百八十里，至瓜州四十五里，至揚州五十五里。自太平州至采石二十五里，至和州六十里，至廬州一百六十里。自本州至袁州五百五十里，至袁州萍鄉縣一百四十里，至潭州醴陵縣九十里，至櫧洲市九十里，至潭州九十

里。自櫧洲市至衡州一百八十里，至永州二百七十里，至全州二百七十里，至靜江府興安縣九十里，至靜江府九十里。自本州至興國軍七百八十里，至壽昌軍一百二十里，至鄂州一百二十里，至岳州三百六十里，至藕池一百二十里，至江陵府公安縣一百二十里，至沙市七十五里，至江陵府一十五里，至襄陽府三百六十里。自本州至南安軍一千二百里，至大庾嶺梅關二十里，至南雄州七十里，至韶州二百四十里，至英德府二百四十里，至廣州三百里。自本州至邵武軍四百里，至建寧府嘉禾縣一百二十里，至建寧府二百八十里，至南劍州一百八十里，至福州水口鎮一百二十里，至福州懷安縣一百二十里，至福州四十里。本州至諸縣：臨川縣在郡治南二里，崇仁縣一百二十里，宜黃縣一百二十里，金谿縣一百二十里，樂安縣二百四十四里。《元一統志》：北至上都五千一百四十五里，北至大都四千三百八十五里，東至饒州路安仁縣一百二十里，西至富州界牌六十里，南至南城縣界山七十五里，北至進賢縣界牌五十五里，東至信州路三百八十里，西到臨江路二百八十里，南到建昌路一百二十里，北到龍興路二百一十里，東南到邵武路六百七十里，西南到吉州路四百五十六里，東北到饒州路四百二十四里，西北到瑞州路二百八十里。〔冊一百九卷一〇九四九頁二十〕

坊巷

在城四隅坊巷街名。

東隅：文昌門。迎恩坊。阜民坊。興讓坊。崇教坊。七勝街。福民街。白塔坊。威德街。大臣巷。興魯巷。黃華巷。水陸巷。雙井巷。興賢巷。木黃井巷。老龍巷。籠子

巷。南禪巷。南陽里。

南隅：順化門。太平街。山貨街。孝義巷。九曲巷。牛磨巷。清路巷。陶家井巷。

中和巷。魚巷。枸欄巷。上飯巷。續家巷。厢院前街。

西隅：武安門。感化坊。十字街。桐林嶺街。景雲街。大寧福地街。威德街。新路巷。因果巷。棋子巷。董家巷。桐林巷。捍巷。夏井巷。黄霞巷。后土巷。雲路巷。景雲巷。三原巷。卜針巷。仁孝巷。大營巷。提舉司巷。牛皮巷。常清巷。福神巷。蕭家嶺。豐安街。古城嶺。

北隅：進賢門。通教坊。宣德坊。至善坊。進賢坊。仁化坊。四保坊。武安坊。雙桂坊。義節坊。武安街。新路巷。游巷。蓮花巷。謝家巷。鐵爐巷。野塘巷。五福巷。陸水橋。外東厢。港東厢。外南厢。外北厢。〔册一百九卷一〇九五〇頁一〕

府治

府治在郡城西北隅，東建譙樓叁間，上署撫州府牌額，置銅壺以占時刻，譙鼓五面以警晨昏，明更點其下。中通往來，兩傍甃以磚石。第二重爲正門，第三重爲儀門，甬道直入。舊有戒石亭。府治叁間，傍兩間，兩廡設六房。府治後直舍入後堂叁間，耳房兩間。推官廳，在府之東。經歷司，在儀門之東。《臨川志》：州治地位崇高，都山川之奇勝，雄壓四野，是以自中和以來

幾五百載，泰山四維，根基鞏固，豈惟規模建置，皆不改其舊，當時之梁棟猶有存者。其西爲西園，前則郊原廣行，西南之景萃焉。其東爲東園，前則城市鬱葱，東北之景在焉。東園自紹定以後廢，西園則至今無恙，願相與扶植而新美之，以著不動而垂無窮。設廳，唐中和五年乙巳，是年四月改光啓，危全諷自今城之西徙子城，草創郡廨。至大順元年庚戌，三扃三廳、大寢小寢始備。三扃者，即今臺門東向，中門、儀門南向。三廳者，設廳；西廳，即今治事廳；東廳，今魯公堂。三寢者，今平心堂、仁壽堂，見張保和《移州城記》。自唐末迄今，雖屢更修，其址不移。又嘗重建設廳，舊脊梁刻字及全諷自爲記，梓本見存，乃唐天祐元年歲次甲子七月甲子朔十三日丙子重建，至宋朝嘉祐三年郡守裴公材撤舊更新，治平二年郡守錢公暄又增葺之，南城王公無咎記。紹定六年郡守黄公炳重建，規模柱石，視昔益宏壯，郡守李公桃記。治事廳，寶慶二年郡守薛公師旦重建，規置不苟，宜黄宰楊寅翁記。餘見前。僉廳，在治事廳之南。臺門，嘉定十五年郡守王公槐重建，規置頗壯。餘見前。儀門、中門，嘉定六年郡守江公公亮重建，中門則舊規也。譙樓，在臺門之左，其地則中和之舊，其屋則歲月不可考，詳見景定四年郡守家户部坤翁《羊角山記》。頒春亭，在臺門前之左。宣詔亭，在臺門前之右。平心堂，在設廳後，嘉定十一年郡守趙公師夏重建，淳祐十二年郡守徐公霖改曰思政，寶祐二年郡守程公士龍復其舊。後堂，在平心堂後，乃舊規也。近歲嘗扁曰敬齋，扁今不復存。仁壽堂，在治事廳後，嘉定十六年郡守王公槐撤舊屋鼎建，寧宗皇帝賜以奎畫曰仁壽堂，危公稹記。守節軒，乃平心堂後堂之北舫齋也。紹興間郡守王公秬書立有序，近歲嘗扁曰虚舟，所扁皆不存。留客亭，在舫齋後，近歲嘗改名燕凝，扁今不存。拙齋，舊名秋聲，在治事廳後，今仁壽堂之西偏叢竹間。淳熙二年郡守趙公燁重修，易其名曰拙齋，晦庵朱公爲之記，今廢不存。魯公堂，在設廳左。玉茗，舊在堂前，

政和二年郡守彭公休築臺爲堂面之，楹柱刻字云玉茗花。舊爲惡木十餘株旁近，奪其地力，故歲月雖久而根本不大，又以其獨也，花時數剪以送遺，故枝葉亦不茂，因盡去群木之害，築臺以面之，尋常與客翫之而不剪，庶幾由此盛而不衰也。其近本三枝，亦余至而生也。堂於壬辰政和二年八月晦日修，川彭休記。紹興十二年，郡守張公滉改爲忠孝，繪唐顏魯公、晉王太傅像而龕諸左右。淳熙二年郡守趙公燁改名魯公堂，嘉定七年郡守陳公廣壽改名五峰，歲久復圮。景定三年郡守家户部坤翁重修，復名魯公堂，有記。魯公祠，至和二年郡守聶公厚載始立祠于郡之東園，南豐曾公爲之記。紹興十二年郡守張公滉以地僻室陋，即圃之地相其高阜，徙置祠宇，辛公道宗爲之記。祠後徙古木亦壞，老根僅存，在今魯公堂左，與忠孝名堂實同其時。淳熙二年郡守趙公燁因其基而新之，南軒張公爲之記，後圮。嘉定十二年，郡守王公松別建祠宇于公使庫之側，紹定三年郡守材公孝聞遷魯公像于五峰堂，越二年郡守黄公炳以祠堂改爲公使醋庫。端平二年郡守樓公治謂魯公像在堂中迫近郡正寢，議遷無其處，時黄公炳以修城浚濠之功，立祠朝京門，乃徙之英澤廟左廡，以祠堂奉魯公像，皆有記。明潤閣，在魯公堂後，即民爲心齋、楚望臺，故址廢爲庋閣，以實戎器。景定四年郡守家户部坤翁別置庫，重加補葺，扁曰明潤，蓋摭諸晉志因文昌星之義，有記。民爲心齋，在魯公堂之後，嘉定間郡守陳公廣壽改名本惠，今廢，明潤閣即其故址。楚望臺，在民爲心齋之後，于湖張公孝祥所創，今廢，明潤閣即其故址。懷謝亭，在郡之東園，紹興間郡守張公滉改名晞顏，後改爲康樂，至嘉定間郡守林公岊改名王謝，今廢，糯米倉即其故址。觀風亭，在懷謝亭之東，政和中郡守留公祐立，今廢。熙春亭，在觀風亭之南，今廢。毋不敬齋，在治事廳之右，嘉定間郡守陳公廣壽改名帥廉，至寶慶間，郡守薛公師旦復舊名。五峰堂，在治事廳前之西偏，舊名遠山，後名見山，黄公次山爲之記。淳熙三

年郡守趙公燁重建，後廢爲造酒庫，至景定四年郡守家户部坤翁重加修創，改今名，有記。玉茗亭，淳熙三年郡守趙公燁自東偏移玉茗於見山堂之西，乘高結亭，扁曰玉茗亭，後廢爲麴庫，郡守家户部坤翁既修見山堂，改曰五峰，遂重修此亭，有記。横秋閣，在玉茗亭之北，舊名清虚，大順元年危全諷立，宋朝康定二年郡守吕公務簡重修，至崇寧五年郡守田公登一新之，其後爲榭，至寶祐四年郡守謝公奕楙因舊榭之址創喜雨軒。金柅園，乃郡西園名，南唐徐鉉、李建勳、宋朝黄夢錫、晏元獻、王荆公皆見於詩詠，自昔莫名其爲何義。景定四年郡守家户部坤翁摭《易》遇卦之初六發其旨，見《金玉臺記》。瀛洲，在金柅園之西，其景爲一郡之冠，舊有亭，嘉定三年郡守林公岊再創，規摹略具，自爲記。紹定元年郡守林公睪之始拓爲臺，改創亭，視舊宏壯幾倍，危公稹記。景定四年郡守家户部坤翁嘗發其義記之。金玉臺，在瀛洲亭之北，金石玉石兩臺在其前，寶慶元年郡守薛公師旦所建，舊名繁緑，至景定四年亭圮，郡守家户部坤翁重建改名金玉臺，有記。愛梅亭，在池上，舊名碧淨，淳祐九年郡守趙公時煥改名愛梅。春草亭，在横秋閣下，嘉定十四年郡守留公丙建。芙蓉池亭，在金柅園之南臨池，嘉熙三年郡守趙公師都建。交花亭，舊在芙蓉池前，嘉熙三年郡守趙公師都建，景定元年郡守朱公文炳移置園之北，兩池之間。見山堂，在金柅園北，寶慶元年郡守薛公師旦建，名饒光，景定三年郡守家户部坤翁既改見山爲五峰，乃移見山舊扁揭之堂上。公廨：知府公廨一所，在府治後。同知一所在左，通判一所在右，經歷及吏在府治西，推官知事照磨在府治東，按圖可見。提刑按察分司。在府治之右。司獄司。在譙樓之南。公館。在府治之南。守禦千户所。正廳、後堂、兩廊、門屋。《臨川志》：自長史及僚佐，各有廨舍，網羅記載，非懼其放佚也，將以一日必葺之義而望來者。通判廳，廳在州治之東，皇祐元年建，淳祐四年通

判趙公宜重修。見山閣，嘉祐五年通判施公邈立，王荆公作記，通判趙公宜遷于廳之北。思軒，至和元年通判林公愷建，曾南豐作序，淳祐四年通判趙公宜重建。十以齋，慶元三年通判周公綸立刻益公所作十以箴于石。風月堂，淳祐四年通判趙公宜重建。近民堂，通判趙公宜建在見山閣下。古香亭，寶慶二年通判范公兹建。泛錦亭，嘉定九年通判趙公時通建。添差通判廳，廳在子城内，州治之東，乃舊晝錦驛也。嘉熙間通判薛公光始就此治事，淳祐十二年通判趙公渠重修。綵侍堂，通判趙公渠建。志隱軒，通判趙公渠建。教授廳，廳在州學之東，今廢，僦民居。增差教授廳，廳未建，僦民居。軍事判官廳，廳在州治之東。軍事推官廳，廳在判官廳之右，紹定壬辰蕭公泰來重建。録事參軍廳，廳在子城内州治之南。州院，在廳之西。司理參軍廳，廳在州院之右。司理院，在廳之南。司户參軍廳，廳在知録廳之東。司法參軍廳，廳在正通判廳之東。添差江西兵馬副都監廳，廳未建，寓報恩寺。犴獄，南斗所臨，文昌所直，蓋禮樂所自興，刑政抑末也。然獄户者，民命所繫，叙而志之，使吾吏及閒暇之時，明其政刑。州院，州院在州治之南，録事廳之右，廳乃慶元己未重建，獄無記可考。今獄廳三間，牢户七。獄囚合給食者官給之，日兩飯，每日米二升，鹽菜錢會十四文中半，冬則自十月十五日至二月十五日給薪炭，凡六次，其錢米並逐料申州請給。司理院，司理院在州院之南，司理廳之右，院創於南唐，淳熙丁未郡守錢公象祖修之，嘉定戊辰司理段宗文重建，郡人鄒公非熊記。獄廳三間，牢户八，其囚糧薪炭。視州院。〔册一百九卷一〇九五〇頁二〕

統屬

永豐倉。在千户所之左。《臨川志》：洪範八政，食貨賓師皆預焉。凡倉廩府庫者，食貨賓師之資儲也，安不

記。都倉，在州北慶延坊面東，內分南北倉。常平倉，在南倉之西。廣儲倉，附都倉。東倉，在文昌橋東，近孔家渡。嘉熙三年郡守江公湛易民田創建，凡八廒。淳祐十一年郡守葉公夢得增三廒，治餫頗便。糯米倉，在州衙內東園明潤樓側。西倉，在迎恩門外之西津，今廢。鹽倉，舊在州學南，後廢。紹定間置大通倉於感化坊，端平廢爲贍學房廊。常平義倉平糶，歲豐則增價以糴，歲歉則減價以糶，此常平也。秋熟則隨租而入，夏饑則發廩以濟，此義倉也。今郡縣義倉之入，自有定額。若常平則米額增減，每歲不同，舊無定額，今有定則若平糶，則又常平之輔。條例于後。常平公糴本錢，其歛散出納並屬倉臺。義倉米，《嘉定志》載遞年收數已各不同，今歲額計七千五百五石有畸。淳祐二年聖旨，提舉並以義倉常平繫銜，其幹官亦以義倉繫銜，則常平義倉屬之庾臺，不屬之郡矣。平糶倉，淳祐十二年郡守徐公儼夫籍吏貲議立社倉，申朝省未報，會庾使葉公夢鼎又以所籍吏貲議，與郡共建平糶倉，合五萬緡爲糴本，收米一萬四千石，名曰提舉撫州平糶倉。每歲自春迄夏旬兩發糶，所以平市直也。事聞于朝。寶祐甲寅庾使楊修之，增糴三千石。其事悉隸倉司，有記。

富有庫。在府治南。

行用庫。在西街東。《臨川志》：軍資庫，在州衙內，紹興十一年張侯滉重立。甲仗庫，在州衙內，元符二年狄侯明遠建。常平庫，在州南。公使錢酒庫，舊在州衙正東，淳熙四年郡守趙公析酒庫於州衙西。効士庫，在見山閣西。架閣庫，在州衙門樓上西北。雜務庫，在州衙樓上正南。户部贍軍酒庫，舊在州南，今併入都酒務。都醋庫，在臨汝驛前。南醋庫，在奉明門內。經總制庫，在東通判廳。檢察錢物庫，在東通判廳。茶鹽錢物庫，在通判西廳。本州抵當庫，

舊附都稅務，久廢。紹定中郡守黃公炳兼庾節創于倉臺右，名以修城抵當。後權郡李公元鍇捐庫息市民居，移就稅務西，提督屬民曹。提舉司抵當庫，在倉臺右，即本州抵當庫舊屋，馮吏部始以錢本實之。臨汝書院抵當庫，在感化坊之東，淳祐十二年創。提舉司濟民庫，寶祐初楊公修之，以本錢附臨汝書院庫。寶祐二年趙公時煥別設屋於推官廳之南，又增撥本錢。

稅課司。在西街東。

雜造局。在七勝街。《臨川志》：鰥寡孤獨、疲癃殘疾皆得所，民病甦矣。雖然，惠及困窮易，澤及枯骨難。今撫之五邑，藥有局，米有廩，居有室，而生得以養；葬有家，停有庵，瘞有園，而死得以藏；仁之至，義之盡矣。故書。

惠民藥局。在西街東。《臨川志》：庾臺，置以幹官主之，脩合局在本司發賣。局凡四，並在城內。每遇春秋之交，天氣鬱蒸，小民易以生疾，則或命官吏散施之。郡雖無局，亦有時而然。延安館，嘉泰中庾使張公震置，在寶應寺，以養老羸癃疾者。舊管租米早晚一千七百七十六鄉斗，租錢二貫二百六十足，今錢米并附入慈幼司。慈幼院，慶元間庾使梁公季珌建，在城南順化門外，買田立莊，歲可活童指千數，紹定間庾使魏公大有遷于豐安門外南湖之濱。居養院，在朝京門外庾臺，置以養鰥寡無告者，歲月未詳。安壽堂，嘉泰中庾使張公震建于港東廂，以待過客之疾病者，舊委正覺寺僧主之，今廢。漏澤園，在順化門外，郡準令置，以瘞死無主者。廣澤庵，城西城南各一，郡守張公孝祥建，傍有隙地，收瘞遺骸，庵以僧居守，月給常平錢米。寶慶元年，郡守薛公師旦以修文昌橋餘貲葺治增廣之。義冢，淳熙中庾使傅公汶於廣澤庵側爲之，庾使王公顧問增闢，周以修廊，中爲叢冢，每三歲或間歲，則官給錢令僧取棺之無主名者，如釋氏法。寶

祐甲寅庾使楊公修之又於其側及西塔寺之西各創一所。昔之亭驛，于今多廢，幸其名之存，則其實如在，夫子存告朔之餼羊，殆此意也。臨汝驛，在正通判衙之東，舊名行衙，太守費公珽建，後因廢子城之晝錦驛，添爲倅衙，遂移舊名扁於此。晝錦驛，在子城東，舊名臨汝驛，今爲添倅衙。詳見公廨門。朝京驛，在朝京門外，文昌橋東，太守趙公時煥建。禮賓亭，在迎恩門外，連樊橋東。青蓮驛，在河東。楊梅塘驛，在東路六十里。東塘岡驛，在東路一百零二十里。文殊驛，在西路六十里。合同場，屬判官廳。抽分竹木場，在城東，隸知録廳。都酒稅務，在州東南。樓店務，屬司户廳。提舉寓治倉臺，寄治初置于洪，建炎中移于袁，紹興四年始移吾州，權以廣壽寺爲治所。二十一年劉公伯英於廣壽寶應兩寺間，鼎創臺治，在州治東南，地勢亢爽，是爲一郡之中。正廳，在紹興二十一年建。僉廳，在中門外之左。忠勤堂，寶慶二年倉使公彌念重建。皇華堂，舊名光華堂，倉使范公應鈴易名斑衣，倉使楊公脩之，易名思濟，倉使趙公時煥復名光華，倉使史公繩祖易名皇華。尊五美堂，倉使楊公修之易名平齋，今復舊名曰三省齋，寶祐三年倉使趙公時煥建。扶春亭，嘉定五年倉使袁公燮建。明遠樓，淳祐五年倉使鄭公逢辰建。壽安亭，淳祐五年倉使鄭公逢辰建。清友亭，寶祐二年倉使楊公修之建。濯清亭，寶祐三年倉使趙公時煥建。生香亭，寶祐三年倉使趙公時煥建。常平幹辦廳，廳在寶應寺之西。茶鹽幹辦廳，廳在寶應寺後，元六祖院基。主管帳司廳，廳未建，見僦民居。〔册一百九卷一〇九五〇頁五〕

廟祠

三皇廟，在七勝街，臨川縣之西約計百餘步。臨堦作三櫺星門，內門五，中爲開天之殿，祠三皇四神。東西兩廡，祠醫家之從祀，後爲講堂。櫺星之東有門，署曰醫學，內設教

授廳。

城隍廟，在府治之北，進賢門之右。外門三間，內門五間，城隍殿伍間，以舊神像爲泥，塗正中壁，以粉飾之，畫以雲山。前置紅漆木椅及黑漆書按，書撫州府城隍之神。東西列兩廡，殿後直舍三間，後殿三間。廟之東西設左右二司，內設三廳，中一廳，設三椅，並如制。《臨川志》：神稱顯忠輔德王。按隆興府城隍神，南唐封爲輔德王，宋政和四年號顯忠廟，撫蓋因隆之封，併廟額以爲禰，相傳爲漢潁陰侯灌嬰也。按《豫章職方乘》云：隆興城隍神乃灌嬰，高帝六年使嬰略定江南，故祀爲神。臨川本豫章之境，同祀潁陰宜也。南唐保大十三年，太守刁彥能立，至嘉定凡五修，趙希憺記。後屢修之。

旗纛廟，在千户所後庭，神厨、宰牲房、洗牲池如制。《臨川志》：傳曰諸侯祭土，今郡縣視古諸侯，郡則爲侯伯，縣則爲子男。城隍，土神也，爲祀首。外此則山川之神，水旱癘疫之菑，則禜焉。日月星辰之神，雪霜風雨不時，則禜焉。暨有大功烈於民者，宜在祀典。乃若用物精多而爲神，民從而祀之，雖典所不載，苟無大害於社稷，可無亢也。故序次如左。〔册一百九卷一〇九五〇頁七〕

壇壝

社稷舊壇，在外南廂。本朝於城西郊建壇，南立石主，別立神牌貳，以木爲之，臨祭時迎於壇上，並北向，春秋祈報祭祀。東西南北置四門，皆如櫺星門之制，並以朱油飾之，圍以周墻，神厨、神井、宰牲房、洗牲池、庫房、文武官致齋之室、浴堂，並如制，仍以重墻圍繞，

命僧守之。《臨川志》：州社，在州西南。社稷壇二，風雨雷師壇三，繚以周垣，爲門，立望視之位，爲屋三楹，淳祐間太守萬公建，寶祐初太守程公士龍重修。

風雲雷雨山川壇一所，在南關外。立風雲雷雨之神木主一、山川之神木主一，春秋二祭之時，迎木主共壇祀之。外圍以周墻，東西南北開四門，其門亦如社稷之制，神厨、神井、洗牲池、庫房、文武官致齋之室，並如制。

無祀鬼神壇，在北門外。周圍以墻，其南爲門，以北爲壇，別立僧道誦經之堂及厨房、宰牲之所。〔册一百九卷一〇九五〇頁九〕

官制

國朝本府：知府。正四品。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推官。正七品。經歷司經歷。正八品。知事。正九品。照磨所照磨。從九品。檢校。未入流。司獄司司獄。從九品。儒學教授。從九品。訓導。未入流。僧綱司都綱。從九品。副都綱。未入流。道紀司都紀。從九品。副都紀。未入流。陰陽學正術。從九品。醫學正科。從九品。永豐倉大使。從九品。副使。未入流。稅課司大使。從九品。臨川遞運所大使。未入流。富有庫。

守禦千户所。千户三員。百户三十員。鎮撫四員。吏目一員。〔册一百九卷一〇九五〇頁九〕

風俗

撫州之境，山川清麗，其俗風流儒雅，道教隆洽。地之肥瘠不等，其民勤於耕桑以自足。其士樂讀書，好文詞，尚氣節，畏清議，淳庞信厚，其天性則然。名儒鉅公，彬彬輩出。牛羊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滿於郊野者不垣，晏然不知枹鼓之警也。〔册一百九卷一〇九五〇頁十三〕

古跡

五峰，即五老峰，在郡城之南，舊城因峰築基，今城毀而峰嶺猶存。東南一峰最高，名青雲第一峰。又按州城地脈，自青雲峰、逍遥峰、蕭家嶺、鹽步嶺、天慶嶺，迤邐而北爲府治，此亦謂五峰。是五老峰，爲府治之案山也。後所稱五峰，則府治之地脉。

五峰堂，在郡治西南，前對城上五老峰，下俯城市間之五峰，寺觀塔廟，重樓疊閣，井屋闤闠，林木森錯，粲然在目，爲郡城遊覽之地。昔曾南豐有詩曰：「翠幕管絃三市晚，畫堂煙雨五峰秋。」堂久已毀，今爲公館，近於堂構小亭。

横秋閣，在郡治之西，一名清虛，大順元年危全諷立。其後累磚石甃砌若臺，其上爲兩軒，西挹銅陵、翠幕、巴山、華蓋諸峰。歲久閣壞，今尚存其遺基。

羊角石山，在郡治譙樓前。《嘉定圖志》云：昔人有自蜀青城來者，扣石致書，石暫爲

開，邦人遂指爲仙家巖穴，因名羊角洞。天秘丞林史君嗜奇怪，嘗命工掘之，未數尺而大風起，遂止。今創亭四楹以覆其上。《臨川志》：昔人固有周游歷覽，收拾古今之絶蹤偉觀，以爲文章者矣。臨汝之上，壤地雖偏，豈無古今所存勝絶之處，可以洞心駭目，而發揮斯文者。況名賢之與遊，仙釋之與居，俛仰之間，已爲塵迹，又安可不搜覽而備録之。石所以名，其義不傳，舊詩有云：「羊角山高吹畫角，虎頭洲畔釣靈鼇。」蓋譙樓實臨其上。紹興中，太守王公秬立小亭以覆之，復從而爲之詩曰「羊角洞開風浩蕩」，蓋紀其實。歲月久弗治，瓦礫埃壒，充塞其上。景定癸亥，郡守家編修撤其舊，充而大之，繞以墻，欄以石，創亭三楹以嚴翼其所，氣象煥然一新。重修記，見集文。《元一統志》：石高三尺餘，周廻丈餘，平地突出，形如羊角山。郡人扣石云：青城山有書。石忽開，有受書而入者，石復合，持書人亦亡所在。

羊脚石，一名羊尾，在郡城東北隅蓮花寺門閾下。寺廢，其石横出猶可覩。舊志云：形如羊脚。唐末刺史危全諷嘗遣人鋤觀，石熱如火，人不可近，遂止。又云舊有壁記。宋守家坤翁云：羊角石與羊脚石同一地脈。郡治高爲陽，故羊角出焉；寺之地爲陰，故羊脚見焉。《元一統志》：地上長三尺。

王右軍故宅，在郡治東三里。按荀伯子《臨川記》：王羲之嘗爲臨川内史，置宅於郡城東角，名曰新城，乃古龍興觀地也。天復初，刺史危全諷立文宣王廟于上，今爲郡學。《郡縣志》：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曰羲之墨池。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

黑，今猶存。其地爽塏，山川如畫，每重陽日郡守多遊於此，因立亭曰茱萸亭。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曾鞏有《墨池記》。《臨川志》：後燬于巢寇。《元一統志》：旁臨廻溪，特據層阜，唐末以其地爲夫子廟，宋以爲學，內有墨池、朱井存焉，今府學是也。

洗墨池，在郡學大成殿前。《嘉定圖志》云：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今郡學乃右軍故宅，以其嘗於此學書，故有墨池。曾南豐先生爲之記。《輿地紀勝》：荆公《送劉和甫奉使江南詩》：「爲我聊尋逸少池。」公鄉里故云爲我。《方輿勝覽》：教授王君書右軍墨池以揭之，此爲其故迹，豈信然耶？咸平間，御史黄公符詩：「往往吐烏雲，依依如皂蓋。」《臨川志》：謝幼槃詩云：「張芝學書池水墨，章草如芝古無敵。右軍睥睨難抗衡，恨不臨池作書癖。」詳見集詠。《紫微韓公駒雜抄》云：池中忽時水黑，輒有物如蜥蜴之狀，隱然自水底而出，謂之墨龍。士之試于有司者，每謂此物現，則得人多，往往皆驗。淳熙甲午墨池現，明年羅文恭公亞大廷。見《重修貢院記》，又見集文。

擬峴臺，在郡城東南。面對靈谷諸峰，正接巽江之水，即所謂汝水也。嘉祐間，郡守裴公材因其高阜而築此臺，曾南豐爲之記曰：以山溪之形勝，擬乎峴山也，故曰擬峴。國朝葉指揮守禦是邦，修築城池，以擬峴臺正當郡城之東南，從新創造，棟宇雄偉，爲一城之壯觀。《方輿勝覽》：曾子固記：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州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秦。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溪，其隅因客土以出溪上，其外連山高陵，野

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宏闊，壯奇可喜之觀，環現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毀，蓋藏委棄於榛蘂茀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甓其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爲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溪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艣，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色，嶺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聚落，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隱見而斷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雲煙開散，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覩觀微步，旁惶倚徙，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蓄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蟘之菑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桴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人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爲之記其成也。王介甫詩云：「君作新臺擬峴山，羊公千載得追攀。歌鍾隱地登臨處，花木移春指顧間。城似大隄來宛宛，溪如清漢落潺潺。時平不比征吳日，緩帶尤宜向此閑。」《臨川志》：政和初，郡守狄公明遠葺而新之，謝溪堂記。名公多留題，見集詠。景定癸亥，郡守家户部坤翁重修有記，記見集文。

青雲亭，在郡城南縣學之東，舊在青雲第一峰上，山川城郭，一覽而盡，宋張即之書五大字曰「青雲第一峰」。其西北爲縣學。《元一統志》：乃郡城五峰結頂處，巋然獨立，上有此亭，宋時邑令趙必英以爲名，咸淳六年郡守繆元德環以欄檻。

玉茗亭，以花得名，在郡治東。舊傳有山茶一本，衆云白華，前代名人多賦詠之。其花縈絮，白如積雪，五瓣，黄心緑萼。每歲正月末開花，清香馥郁，其葉青翠，經冬不落，或云宛若瓊花差大爾。又后土祠亦有此花，傳者以爲揚州瓊花，撫州玉茗。近因兵燹遂枯。

法眼泉亭，在天寧寺寢堂下，本法眼禪師道場。

龍會山，在郡西四十里，雙峰聳立，山上有曾真君仙壇，中有四穴如馬跡，其泉清冽，人呼爲馬跡泉。故老相傳，雙峰其一高者爲陽，迤邐而南五里有温湯；其一低者爲陰，迤邐而北五里有冷水，四時不竭。

卧冰池，王祥卧冰池，在郡城東孝義寺，俗傳寺本祥故宅，有塑像在焉。宋淳化中，邦人蔡爲善作記云：祥撫州臨川人。考《晉書》祥乃琅琊臨沂人，今臨沂亦有卧冰池。陳後山《叢談》云：世談祥卧冰求魚以養母，至今沂水歲寒冰厚，獨祥卧處闕而不合。二説疑信。相傳或謂祥避地廬江時曾經此，因成遺跡。故張右丞詩有「雖膺猶堪貴，前賢況可師」之句。《元一統志》：祥繼母朱氏，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初不言池及卧與扣也。臨川舊亦有冰泮之異，賢者所至，有益於風教如此。〔册一百九卷一〇九五〇頁十四〕

【山川】

金石巖，在江西撫州府臨川縣西十五里金石臺。石峰五，其石色有如金者爲第一峰，

巋然獨高，旁崖巉絶，神刓鬼劃，瑰怪萬狀。峰腰有巖，狀類芝草，曰金石巖。王、郭二仙嘗憩息峰之巔。〔册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十二〕

黄渾湖，在臨川縣。〔册十八卷二二六一頁二十一〕

槎湖，在臨川縣。〔册二十卷二二六六頁十五〕

藕湖，在臨川縣。〔册二十卷二二六六頁十六〕

鄒湖，在臨川縣。〔册二十卷二二六六頁二十二〕

戴湖，在臨川縣。〔同前〕

金湖，在臨川縣。〔册二十卷二二六七頁七〕

老合湖，在臨川縣。〔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十二〕

資福湖，在臨川縣。〔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十四〕

揚州邊湖，在臨川縣。〔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十六〕

朱家園湖、黄家坪湖，俱在臨川縣。〔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十六〕

余家湖，在宜黄縣。〔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七〕

中山池湖，在宜黄縣。〔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十五〕

戴坊小湖、彭坊小湖、城頭小湖、港背小湖、楊林小湖、寨下小湖、下陳小湖、齊家小湖，

俱在宜黄縣。〔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十六〕

涂家源湖，在宜黄縣。〔同前〕

大塘小湖，在宜黄縣。〔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十七〕

雲嶺下小湖，在宜黄縣。〔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十九〕

坵下小圳湖、橋頭水圳湖、下潦城上湖，俱在宜黄縣。〔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二十〕

楓山下小水湖，在宜黄縣。〔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二十一〕

板村小湖，在崇仁縣。〔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十五〕

湖頭聚水湖，在崇仁縣。〔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二十〕

【人物】

游元，字淳夫，直秘閣經之曾孫。爲人外和易，中實介特。讀書必玩味，欲知古人用心處，尤深於《易》。一日讀坎卦，有契，幾忘寢食。服膺象山先生學，論議平實，爲文健贍。舉進士，晚恩授安化簿，就攝邑，以理義訓導邑士，議減泉司鐵課以利民。邑鄰溪洞，凡訟關風化，必懇惻開諭，皆愧服。再調贛縣丞，會長子鑾主南嶽祠，往就養，卒於醴陵，年六十七。有安化講義詩文，號《新堂集》。〔册九六卷八八四三册十二〕

光度寺道者，誦《妙法蓮華經》，蚤夜不輟。有老傻來言，譚陂神七郎君願輟俄頃，容假

道，且當圖報，道者如其言。是夕雷雨大作，平明，棟梁椽桷堆疊寺基，五萬山木伐迹畢現。上其事，改名華藏。〔册二百七卷八七八三頁三〕

新城志

【湖泊】

西湖，在冰壺口之西，方廣數十丈，上有龍王廟。〔册十九卷二二六三頁二十八〕

【倉廩】

存留倉，在縣郭。〔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十一〕

【宮室】

文殊臺，在新城縣西南四十里。福山寺開山時有文殊現，因此作臺。〔册三十卷二六〇三頁二〕

【倉廩】

建昌府新城志

際留倉，在縣治東偏。〔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十〕

新城縣志

【兵防】

韓村屯，在城東四十里。洪武八年設置。係濟州衛軍人屯種。已上三屯俱於荒閑地土置立，開墾布種，官收子粒，以贍軍士。

高密店屯，在城西四十里。洪武八年設置。係永清左衛軍人屯種。

封上屯，在城東南三十里。洪武八年設置。係濟州衛軍人屯種。〔册五二卷三五八七頁十〕

【宮室】

府治其左曰平理堂，治事之便廳也。太守朱元慶建，舊爲東廳。〔册七一卷七二四一頁九〕

南豐郡志

【倉廩】

建昌府泰平倉，在郡治之北。〔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十九〕

南豐縣志

【湖泊】

鯉湖，在建昌府南豐縣南四十里，鄉老傳昔有雙大鯉游其間，因此得名。上湖在鯉湖之南，下湖在鯉湖之北。〔册二十卷二二六七頁二〕

【倉廩】

豐儲倉，在州治之南、學宫之左。至元十九年，宣差宣武公抄兒首建一廒，續次增創，今爲天、地、玄、黄、宇、宙、洪七廒豐儲倉。《南豐郡志》詳「倉」。〔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三十二〕

建昌府南豐縣志

【人物】

游少游，字希卿。氣豪學博，三首鄉薦。登隆興進士第，又試中教官科，爲贛州教授、筠州上高丞，攝永興令。郡吏督賦，語侵公，公叱曰：「剥民立政，吾不忍爲。」命杖之。郡守賢公，逮吏去，又取宗室武斷者繩之，由是豪猾歛手，永興大治。臺郡交薦，班改知廬陵縣。有勢家與民争水利，至鬬死，郡欲右勢家。又有盗誣執富民，縣鞫實具獄，郡持不下，

欲入富民罪，没其貲。公皆力争，曰：「吾寧棄官歸，欺天陷人事死不爲也。」事遂得直。通判南安軍。大水暴溢，太守紈袴兒，彷徨無策，公即簑笠登城，帥十數艘救之，民得全活。擢知澧州。罷歸三奉祠，卒，年七十九，官至朝散大夫，賜服金紫。有文集若干卷。〔册九六卷八八四三頁十三〕

【詩文】

劉鏜《豐儲倉記》：什一起天下之征，中正立生民之命，非聖人之得已也。洪水横流，九州一壑。大禹舟車輴樏，疏瀹排決，下巢穴，出營窟，初能胥匡以生。然後辨土之宜，教以樹藝。時方昏墊，而衽席之；時方囏鮮，而穀粟之。樂其所自生，與夫推其所自樂，必也。父詔子，弟啓兄，夫夫婦婦稽首頓首而相告曰：「聖人於我有罔極之恩，雖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亦不足以報，其敢以下下者瀆至尊者乎？」故九州無下下之賦，冀州上上，至梁州下中也，故曰：「任土作貢。」貢者，下之人因地之有無以奉上。賦者，上之人因土地之厚薄以取下。言貢不言賦，聖人救民之初心非取民以自殖。然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由是校數歲之中以爲常，不損下以益上，不窮民以富國，斯賦也而謂之貢，蓋賦由貢起，故賦法自夏后氏始而謂之貢。或曰莫不善於貢。龍子謂樂歲失之寡取，凶年失之取盈，由是商人變之而爲助法，周人變之而爲徹法，其實皆什一也。夏后氏至周，一千八百

餘年，歷幾聖人而後定，過則桀，不及則貉。後世或二十取一，或三十取一，或兩稅外無他徭，或他徭重於兩稅，魚鼈山林，麞鹿川澤，非作貢之初意矣。南豐，邑也。至元十九年，陸州抄兒實奉宣授佩郡印來作州，開先得專一郡之賦。以邑陛州，實自抄兒始。庶務草創，因陋就簡。凡州民之賦，一準上旨，斗斛平槩，豆區不殊，無公量之差，無粟米之遺。又命有恒產之士、老於倉庾者董其事。舊隸納所，車摧牛斃，不敢告勞。至是朝唱籌而夕授鈔，翕然樂輸。冬十月下催令，十有二月無負籍者矣。是歲假學宮貯之，不足，露積，乃選爽塏加畚築，作倉屋五間，經費撙節，儲廩充盈。越明年，增屋五間，庶乎從容洋溢，有凶荒水旱之備。南豐山多田少，地勢卑渫，每歲四五月畢飢而大水輒至，發廩賑糶，無鄉黨州閭之間。抄兒以二十四年十月十九日解州事，父老有請，因書其顛末而思之。凡創始之弗令者，必啓後世求加之心。而簡畧於一時者，雖足以便民，而後之繼今，或反咎其法之未詳，而益出於思慮之外，重爲民蠹。於是爲之辭曰：大禹之良法兮，三代爲公；三代之美意兮，萬世攸同。行所無事兮，無過不及之中。或賦粟倍他日兮，曰惟正之供。則非予之愚悰，非予之愚悰。率履不越兮，天地無終。至元二十五年正月朔，進義校尉州判官禿魯不花、承事同知州事韓琬、宣授宣武將軍南豐州達魯花赤兼勸農事抄兒記。〔冊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三十一〕

南豐志

【湖泊】

天湖，在縣東四十里，五藏巖之東。一石山如禾囷，仰望高踰數在仞，周圍皆石，攀躡而上，至絶頂則坦平，有水田數十畝，冬夏泉常不乾。〔册二十卷二二六六頁一〕

劉湖，在縣東七十里。〔册二十卷二二六六頁二十三〕

師姑湖，一在建昌府東四十五里，硝石之西，去大港一望間。長廣十數丈，湖内極深，旱不乾，水不溢，魚鱉多萃，而漁者難得，或疑下與大港相通。世傳舊乃尼姑寺。〔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二〕

飯籮湖，在南豐縣東五十里。湖内有水，其深十餘丈，其水四季常清。〔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五〕

金龜湖，南豐縣五藏巖溪之上游。其湖深没可五七尋。湖中有一石端伏，宛然如龜，而首足略具。遇旱乾，浮露半出，人皆見之，因號曰金龜湖。〔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六〕

萬歲湖，其湖在州東門外一里，今易名曰蔓翠。〔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九〕

高視湖，在縣北一十五里。湖面闊半里餘，衆流所積，冬夏不竭。舊名聚水湖。熙寧

四年，付陂長龔承金等灌溉高視莊官田，因此得名。〔册二十卷二三七一頁五〕

【土產】

蔬有菘，有莧，有韭，有芹，有薤，有瓠壺、土瓜。〔册二八卷二四〇七頁一〕

盱江志

【山川】

西巖，在江西建昌府紫靈峰之西。有南安古佛祠，其上脩竹環繞，翠色如雲。〔册一百卷九七六六頁十三〕

【宮室】

郡城東三里龜湖之上，侍郎矩齋張穎茂揔清園內有清心、清白二堂。〔册七一卷七二四〇頁十〕

翻經臺，在麻源第三谷，謝靈運翻經之地。〔册三十卷二六〇三頁十〕

【古蹟】

郡城之外有南城舊羅城，東過盱江至中坊寺，去今郡城天酒門外二里，西至七仙閣，今地名上城下城，即其處也。去郡治百餘步，城基隱隱猶有存者。南與今同，北在今報恩光

孝寺，其前有門頭嶺，乃舊日城之北門。元豐修築之日，截東岸而出之，西闢洪泉門，外入天慶觀、茅司徒廟及民居數百户。今城内西池，乃古鴈城門外之田。西南隅池塘尤多，乃是時取土築城所致也。〔册九十卷八〇九一頁十一〕

廢危全諷土城，在南城縣南三十五里。唐乾符末全諷起兵之初，卜築是城，回環數里。按《五代史·鍾傳傳》云：唐以洪州爲鎮南軍，拜傳爲節度使。是時全諷據撫州，聽命於傳，以女妻傳子匡時，後匡時爲楊渥將秦裴等執歸廣陵。梁開平三年，全諷起兵江西，謀復鍾氏故地。全諷爲楊隆演將周本所敗，江西入吴，此城遂廢，遺基猶存。〔册九十卷八〇九一頁十二〕

都軍城，在南城縣南六十里，亦危全諷起兵城築之地。城廢已久，今立候星館在其上。〔同前〕

石城，在南豐縣南十里。其地平廣，山水環聚，世傳黎汾聚兵於此，四隅各設門關，置保禦，今有東門察州等名迹猶存。汾敗于黄華崗，乃石城之西野。〔同前〕

南豐縣舊城，在天授鄉文教里西英保，今屬廣昌縣東十五里土屯耆，有土城，隱然高六七尺，周一里許，傍有地名曰羅城門，東有地名曰寨裏，皆在土城下。唐開元中，邑宰游茂洪得請于朝，徙縣治於今之縣基，以舊縣廨舍爲城隍廟，奉茂洪之祀。〔同前〕

廢東興縣城，在今新城縣北三十里東興鄉石門里，地名城口。有井溪，與撫州連樊溪、甘渚相通。〔同前〕

建昌旴江志

【宮室】

四賢堂，在建昌郡學孔子廟之右。傅燿記：元符改元，縉雲管公以朝散郎來知軍事。下車之明日，謁孔子廟，既退，進學之諸生於堂上，接致悃款，歷視齋室什物，必令如式而裕焉。命幕中上官彝爲教官，推講成均之法以教率之，每旬朔必躬臨察，攷其行能之進否，攷其善者，有以異之，而後羣心知勸。一日集諸生而語之曰：「吾聞旴江世多君子，有若李泰伯、曾子固、王補之、鄧聖求者，豈其人歟？」諸生避席翕然應之曰：「然。」公曰：「是皆所謂賢者也，性之歟，學而致之歟？」諸生曰：「堯、舜、禹、湯、文、武、仲尼，無非學也。孔子不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未聞其非學。」公曰：「誠然，則學固不在於我乎！願諸君無忽。」於是即孔子廟之右，翼而爲堂，訪求四人者之像，繪之於壁，牓其額曰四賢。俾朝暮過乎其前者，視其容必有以思其人而自勉也。諸生感說，亹亹然磋磨懇激，不敢以須臾怠。明年仲冬，公被召登對，既行，學之生徒追欽服佩，若有所失，使人

謂東巖山人曰：「公歸矣，何以勤吾等一日不見之誠，子其爲我記四賢堂，且著公之所以爲堂之意，以勿惰於學者之思也。」予聞其言而善之，謂使者曰：「若知之乎，人之生未嘗有過人之性，而有過性之學。今夫可欲之善，同出於自然之天，擴而充之，有至於不可知之神，則受性之初，未始有賢不肖之辨，而終以不克焉者，學與否焉而已矣。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荀卿亦曰：『學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而扁善乃可以配堯禹。』是四賢之性，果與人異乎？果無以異也。特從其所以成存者而論之，則人之於學，又可以已乎。若夫專以口耳爲工，鈔掠爲能，以徼瞬息之利達，是皆滅天真，沈人僞，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非先王之所以教學，管公之所以期處之意，而四賢者之英靈，亦且媿羞憾恨，冀諸君勿爲之也。」使者曰：「君子之所以爲賢，我則聞之矣。而窮達出處之不齊，何耶？「夫窮達有命，善學者不以與焉。至於出入朝廷，居官行己，見於史筆與文章之留於世者，後之讀其書，考其世，論其人，當有知之者矣，亦奚容有論。姑爲之記云。〔册六九卷七二三六頁二十四〕

【詩文】

黃曦《寄李先生》：久不見泰伯，中心頻損和。近聞東書卷，更卜好山阿。學古成儒癖，敦風蕩俗訛。周公法已矣，原憲事如何。母老禄未及，身閑鬢不皤。新文海裔播，舊業釣竿拖。甯戚歌寧發，麻姑傻屢過。時人一握小，吾道片雲多。友弟俱遊宦，池樊自摭莎。

聞猿詩興逸，敲户酒徒羅。鄉里名光也，朝廷禮後麽。年來魚信至，在我客蹉跎。

曾惇《南豐道中寄介甫》：應逮冒煩暑，驅馳山水間。泥泉沃渴肺，沙風吹汗顏。疲驂喘沫白，殆僕負肩殷。仰嗟旱雲高，俯愛芳陂潺。空郵降塵榻，淨館排霞關。城隍壯形勢，岡谷來回環。紅芰姹相照，翠樹鬱可攀。野田雜青黄，雨露施尚慳。巫覡謁群望，簫鼓鳴雲山。憂農非吾職，望歲竊所歎。想當午日烈，行瞻月初彎。星斗弄光彩，羅絡龜火班。跂履雖云倦，桑梓得暫還。林僧授館舍，田客扳鞍鐶。吾心本皎皎，彼詬徒嚬嚬。方投定鑑照，即使征馬班。相期木蘭楫，蕩漾窮溪灣。

《寄建昌史君汝士胡丈》：麻姑岩嶢青插天，瀑泉奔騰千仞懸。星壇突兀倚絶壁，平原太師有銘鐫。神人一去已千歲，諸峰尚作翔鸞勢。史君雙旌來幾時，氣節清高兩相值。南城南豐萬家邑，異人間出俱屹立。故家遺俗今仍存，後來青紫如俯拾。史君落落真人豪，發硎聊爾試牛刀。虚堂坐嘯萬事理，村村作社沽春醪。我生江湖任流轉，老矣未識鄉閭面。但聞老父誇新尹，古稱循良今始見。五年兩把淮上麾，家山欲歸殊未期。速呼江船渡彭蠡，扶藜去讀君山碑。

《寄吕南公》：主人第一河南守，之子無雙江夏才。會見吹噓上霄漢，可能憔悴隱蒿萊。風騷寓興垂金薤，翰墨傳家富玉杯。傾蓋相知勝白首，扁舟臨别重徘徊。

《紆姪寄詩題卷後》：新詩句法自誰傳，把卷臨燈喜不眠。已是風花巧依草，要看霜幹老參天。〔册一百四九卷一四三八〇頁十〕

盱江前志

【湖泊】

龍湖，在南城縣東北八十里。自然觀即龍仙觀龍井東十餘步，有溪迴流者，曰龍湖。〔册二十卷二二六七頁一〕

【宮室】

南城縣南四十里，福山總持禪院有文殊臺。〔册三十卷二六〇三頁一〕

【古蹟】

建昌府城。在《易》，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而諸侯城隅之制，亦著於《禮經》。然失其時制，則《春秋》譏之，以此見聖人慎土工，重民力也。建昌軍自西漢潁陰侯灌嬰立，南城縣未有城壁。自唐僖宗乾符中，汝南公鎮撫此地，有功遷南康太守，臨行，召諸將指畫規摹，均其版築，肇建羅城，周回一十三里，闊一丈六尺，高二雉，露屋一千一百三十七間，敵樓三十二所。東西鑿八門，南北二門，門則通衢焉。本朝開寶二年，僞唐昇南城縣爲建武軍，命

園苑副使李崇贍充營屯兵馬監押攝本軍制置公事，興創廨舍，遷造軍營。崇贍於羅城內，增築制院城一百六十丈，制城門樓四所，總十有二間，各高三丈三尺，東曰來遠門，取其通建劍泉南之路也，西曰永豐，南曰祈仙，北曰朝天。又造鼓樓，高三丈五尺，縣廨計以間者七十，郡治備焉。門之東西立資用、鎧戟二庫，城之南北列指揮兵卒四營，繚以周墻三百五十丈。省倉軍糧倉五百楹。臨江迎賓館二，酒坊、河市、廂虞、候院各二。又建浮橋于盱水之上。越八年，王師平江南，改建武爲建昌，使命牧守，城郭井邑，悉仍舊貫。景德元年，詔下少府，以金鉦一所、戟十枝來賜，農桑户口，日以滋殖。慶曆七年，郡守虞部張頌更浮橋，遷集賓亭，作迴車院，修郡治之公廳，築土方五丈，架梁三十有五尺。次年，郡守太常博士吴某又改作儀門以及内寢，郡廨棟宇於是大備。元豐間，邵武有廖恩之變，太守鄭公琰以舊城隳圮，無以備不虞，奏乞修築。朝嘉其請，給勑誥二道鬻于郡，乃收納粟之資，鳩工度材，萬杵雷動，不日告成。甃以磚石，翦東岸水圮之地，闢西隅爽塏之所，周迴九里三十步，雉堞樓櫓，爲之一新。時制適中，廣狹得宜，堅固峭壁，爲江西郛疊之冠，民至於今賴之。其餘城池，凡古跡之可考者，併列于後。〔册九十卷八〇九一頁六〕

縣東百步間地名新城，或謂今縣乃永城故墓，或疑與東興相近，史志不載，無文可考，姑以地名爲證。〔册九十卷八〇九一頁十二〕

【人物】

陳公袞，南城人。治平中，以神童召試，太守黃師道有詩贈之云：「玉皇詔我自盱城，下車期年微政聲。唯得奇童潁川子，年始七歲業老成。手揮椽筆書大字，口誦五經富强記。君非祖德積餘慶，來裔安能具神智。一見降羨增嗟呼，寄言昭武元正夫。長歌大軸貽褒贊，比擬劉晏李泌徒。近來詩思復清峻，辭贍格老上奇俊。居嘗親試一一精，奏達帝聰彰聖運。英廟激賞人中祥，俞旨頒降政事堂。臨軒未暇召入對，龍駕俄聞升上蒼。舉世才命各有待，俊氣尚幼佳名在。」當今明主語大喜曰：「吾不知德昭有輔翼才，吾子孫無慮矣！」遂令掌文翰及南閩請援機務，悉以委之。尋拜丞相，俶襲位，禮遇彌至。德昭重厚多謀，臨事無撓，每師旅戒嚴，議者盈庭，德昭至則佗論皆息。其治家以孝聞，每時序置酒，環列几席者凡四從。嘗自爲詩曰：「滿堂羅綺兼朱紫，四代兒孫奉老翁。」及寢疾，自爲墓誌，乾德五年卒，年七十八。贈太保。子九人，惟秀文、守文子孫以功名顯云。〔册四五卷三一四一頁十二〕

【詩文】

李覯撰《儀門記》：觀古君臣之門，近前禮爲之厭，遠則尊得以伸。故畿外諸侯，門阿之制，與天子準。宮隅各下一等，天子五門，諸侯有三門。臺而道屏於中，爲宗廟朝廷，大

抵不甚異。蓋南面之君，分土而治，不若是無以貴於一國。民知其君之貴，然後知王室之尊。堂陛之嚴，亦此類也。自罷侯置守，于今幾世，弱權削威，居無常人。有地數百千里而宮室輿服靡所張顯，惟中門立戟，非出入不開。東西兩夾門，趨走之士，紳笏罄折于其外，非召呼不敢前，以此異于他官舍，謂之儀者，有意矣哉！太常博士吴公使建昌，既視事，曰神人在上，萬事有經，萬民有業。吾守臣布行詔書，奉順德意，而吏職修矣。彼小治訟，若人四支，雖終日運動，不爲勞心。廼行下孟府署，唯廳事葺，其餘屋古老卑小，或如翼覆地，其中無光；或如衣之敝，隨補隨破。郡治所在，而陋於一邑，不務改作，俾民何觀？謀於僚屬，其心同；聽於輿人，其言樂。自儀門始，以及内寢，不日而備。君子謂吴公以文學進，宜其知治道。父兄皆大臣，其耳目固不隘。官爲博士，宜用心於禮。位當刺史，在可行之地。此一役也，以儀門爲始，夫豈徒哉！盍書之示後。覯應曰：「唯。」慶曆八年冬十一月甲子日記。〔册四九卷三五二二五頁十二〕

《石城詩》：土狹山高更夾溪，登臨繚繞與雲齊。時時仰視天如練，往往窮川徑似梯。石鑿龕巖茅作舍，泉噴墝確稻分畦。居人不信王畿地，千里平盤載馬蹄。〔册九十卷八〇九一頁十二〕

呂灌園《測幽記》：南豐曾巩，少有俊聲。天聖二年，宋郊榜及第。三任終吉州軍事推

官。娶金谿吴氏，有心病，母惡之。當斝過省，吴在家爲母棄逐，斝還不能止也。治平初，斝弟叔卿監虔州税，忽夢斝過臨，而從人雖衆，皆如世所畫鬼卒。叔卿拜迎而問之，斝曰：「數年不得出，正爲理對吴氏冤愬耳。昔吾不敢違母命，遂坐曲情，且世間欺心事，豈可爲乎？」叔卿曰：「今當如何？」曰：「事已明，非我本心，但久以辨争辛苦耳。今受命管轄五百毒鬼。」言已，指堂下從人謂叔卿曰：「汝以此輩爲宜何力以治之乎？」又探懷中，得天符示之，叔卿讀其文曰「曾斝當爲翰林學士，壽八十一，今以曲情棄妻，例減奪，可吉州推官」。測然良久，上馬去，更回顧叔卿曰：「欺心事慎勿爲，吾爲汝特來奉戒也。」〔册一百三五卷一三一三五頁十一〕

呂灌園《測幽記》：南城石陂屠者陰黄，縛豬在前楹，經日未宰，其妻憐之，以糠泔餉焉。夜夢老婦相謝曰：「我負陰黄二百錢，故來償之，感其餉待，謹不忘也。」陰黄本望此豬厚有餘利，然利止贏二百。〔册一百三六卷一三一三九頁二十三〕

《宿青綏鋪童蒙詩》：跋涉千千里，我行亦良勤。戒途桂林臘，解轡盱水春。赤石照病眼，紅泉濯征塵。麻姑顧我笑，問别何所因。憶昨罷清江，中興初甲寅。去家十五年，一掃先君墳。未及親舊語，遽隨犬羊奔。幕燕遂如客，月鵲無安村。得官嶠南州，欲訪出世人。禦虎信有命，生還聊一欣。此事姑置之，既往安足論。山神似相憐，静掃群峰雲。〔册一百五

三卷一四五七六頁三〇

建昌府盱江前志

【詩文】

《鄉飲酒詩并序》：癸亥十月十有八日辛丑，長民遵依近制，講鄉飲於軍學，自鄉官郡僚以洎士子，預會者凡五百餘人。久曠之禮，一旦舉行，上下同慶。竊原朝廷之意，本以待士，故於常儀外，訪問諸士子齒最高者一人，長民親爲執觶以獻，蓋欲明長幼之序，勵忠孝之節，使盱江千里之區，儒風復振，不亦善哉！仍賦詩六韻，以示區區勸勉之意，願諸生毋忽。「聖主方求治，偏城敢後儒。采芹嚴祀事，序齒集生徒。黃髮居賓右，青衿隘坐隅。遠侔魯泮飲，下陋漢庭酺。席正群心肅，盃行美化敷。君恩何以報，忠孝是良圖。」

《鄉飲酒倡和詩》：知郡王寺丞侑：盱江文物盛江西，有底醇風欠轉移。端藉鄉賢扶世道，共修禮飲迪民彝。龐眉華髮四朝老，方領圜冠三代儀。天理人心非外有，信乎王道不難知。　丹山翁教授：警書雙羽出乎西，端坐凝香惡境移。已鑄劍鋒成耒耜，更陶瓦缶作尊彝。雅南歌裏聲千古，乾巽維邊位兩儀。細數盱江知郡事，有如此事幾人知。　石潭張學正肅：位分南北與東西，曠典纔修俗頓移。樂和鸞皇下庭宇，觶揚虎蜼伏樽彝。　頭

顱如許堪殊席，筋力無多柰縟儀。敢昧邦君明德意，後知勿遺負先知。曾檢正穎茂：異席賓階愧上西，喜觀微俗頓風移。一堂酬酢古冠屨，千里循良世鼎彝。詩繼紹興賢守句，教明直講太平儀。遼遼曠典今重舉，從此愚夫可與知。童夫監頤：兩轓來自殿東西，要使盱民習俗移。可但官條扶世教，更從鄉飲叙倫彝。一堂禮樂情何厚，四面衣冠樂有儀。我老亦倍賓席後，蹣跚非據只心知。嚴右司粲：主賓百拜對東西，千里風聲俗自移。道近易行師孔聖，人澆難化笑封彝。來時指顧旌旗色，此日從容俎豆儀。自是皇朝尚儒術，漢家循吏幾曾知。〔册一百二五卷一二〇七二頁二十〕

盱江後志

【宮室】

越臺。通判廨圃有越臺。〔册三十卷二六〇四頁十六〕

鑑心堂。南豐縣廨梅隱西有堂曰鑑心，曰適性，今廢。〔册七一卷七二四〇頁二五〕

清心齋。新城縣廨在縣郭之中，有清心齋。〔册二九卷二五三七頁十八〕

衮斧齋。新城縣南十五里，石城之西村，乃吕南公所居之地。南公自號灌園先生，日以講道著書爲樂。嘗讀陳壽《三國志》，謂其脱畧無法度，鋭意修之，將以勒一家之書，乃即

所居東偏營一大室，題曰衮斧齋，以示筆削褒貶之意。〔册三十卷二五四〇頁十〕

疆宇志

【城池】

建昌府城。古者王畿千里，公侯之國七百里，體國經野，以爲民極。秦漢之制，郡國以城池爲上，而户口次之，阡陌又次之。唐史臣志地理，叙漢制，述户口，及四境所至，此書之法也。聖朝以路統郡，以郡統縣，以縣統鄉，以鄉統里，鎮寨皆隸焉。郡之治曰城，縣之治曰郭。郭者，不城之謂也。自天子以至郡縣守令，其居皆曰衙，所以聽訟治事於其所者也。宫室於是乎列焉。建昌自漢潁陰侯立，南城縣至南唐陞曰建武軍，開寶八年改曰建昌。縣淳化至紹興，以南豐來屬，又析爲新城、廣昌，領縣凡四，而治南城。凡郡之境東西二百三十有九里，南北四百三十里，至東京三千五百里，至行在所一千二百三十里。其東則至邵武軍界一百三十五里，以杉嶺分水爲界，自界首至邵武軍一百三十九里；其西則至撫州界五十里，以磁龜山分水爲界，自界首至撫州一百七十里；其南則至贛州界三百七十里，以修嶺爲界，自界首至贛州五百十里；其北則至撫州界四十五里，以界山爲界，自界首至撫州七十五里；其東南則至邵武軍界二百里，以百丈嶺爲界，自界首至邵武軍三百五十里；

其西南則至贛州界三百七十里，以梅嶺山爲界，自界首至贛州四百四十里；其東北則至饒州界一百三十里，以出雲山分水爲界，自界首至饒州五百九十里；其西北則至撫州界五十里，以茨龜嶺分水爲界，自界首至撫州一百九十里。初，漢立南城縣，城隅之制未聞也。至唐僖宗乾符中，汝南公鎮南城，有功遷南康太守，將行，召諸將示規模，均版築，始作羅城，周十有三里，廣一丈有六尺，高二雉，爲露屋千一百三十七楹，敵樓三十二所，東西爲八門，南北爲二門。開寶二年，南唐命園苑副使李崇贍爲建武軍制置公事。崇贍乃於羅城之內增築制院城百六十丈，作門樓四所，所三楹，高二丈三尺，東曰來遠，以其通建劍泉州之道也。西曰永豐，南曰祈仙，以其通麻姑山之道也。北曰朝天。以其通京師之道也。景德元年，詔下少府，以金鉦一、戟十來賜，郡治稍稍備焉。其後城益隳圮，非王公設險守其國之義也。元豐中，羣盜廖恩據邵武爲亂，太守鄭侯珪謂舊城不可以備不虞，乃建言于朝廷，請新城築。詔從之，命有司給其費，更闢西隅之地，擇其爽塏者作新城，周九里三十步。昔周官匠人營國方九里，以宮隅之制爲諸侯之城制，皆九里也。然則斯之爲城，其諸成周之制乎！雉堞樓櫓皆撤而新之，爲禦頭二千三百三十，敵樓四十有五，馬面二十有三。東隅之制甃以石，西、南、北則甃以磚，率一面壯而三面弱。爲門十：東曰太平、曰安濟、曰合江、謂南豐、廣昌、新城之水與盱江合於此也。曰天酒，舊曰行春。元祐癸酉，甘露降于門之界山，因改曰天酒。福建之通道也。凡四。西曰

洪泉、舊曰永豐，又曰山光。治平三年，郡守黃侯師道改紅泉，取謝靈運詩「石磴瀉紅泉」之句。今改「紅」曰「洪」。曰青暉，凡二。南曰祈仙、趍麻姑山者，由是門而出，故曰祈仙。今侍郎曾公穎茂書扁。曰膏露，景祐丙子，甘露降于門之松，因以名門。凡二。北曰朝天、入行在所之通道也，後改曰朝京，今復舊名曰朝天。侍郎曾公穎茂書扁。曰盱江，舊曰浮衍。元豐中，太守陳侯繹題詩壽昌寺碧溪軒，詩云：「蕭踈華薄隱山村，清淺浮桁帶郭門。竹倚欄杆水邊寺，興來題作碧溪軒。」後改今名。凡二。初，南城舊城，去今城二里，跨盱水而爲之。至是載築，乃歛東而展西，故東界盱水爲池以成其險固，而闢洪泉門之外居民數百户入于城，故西池地卑，皆昔門外之民田也。建炎元年，金虜入我南昌，我師失利，長驅而來，江西諸郡懼無能禦之者，獨建昌城，虜不能破。苗傅、劉正彥叛，頓兵城下，十餘日攻弗克，乃遁去。紹興元年，虔寇李崇仁率其旅萬餘人來圍城，居數日，知不可破，又引去。其城壁堅縝有如此者，故建昌之城爲江西諸郡最。二十七年，太守胡侯舜舉始再葺之。由紹興迄寶祐六年，凡一百載，門有樓者將仆焉，有壁者多隳焉，其年冬十一月，樾乃更葺治城門，作新南門。明年，改元開慶，築城一百五十餘丈，周九里，皆補完之。沿城皆置樓櫓，敵樓禦頭爲之一新。通判軍事馮侯夢得爲之記曰：盱治豫章之南曰南城，漢以後築削莫詳。唐乾符，汝南公作羅城，周回一十三里，以其地控閩、粵孔道，爲江右第一藩屏，然郡猶未建。麻姑、鳳崗，蜿蟺之氣至我朝浸盛。開寶，升爲建武；太平興國，易爲建昌。元豐間，鄭公琰爲九

里三十步城，正合有周以宮隅之制爲諸侯之城制也。紹興，胡公舜舉再葺。迄寶祐戊午，一百有六年，日引月長，積頹宿朽。消息因革之會，天必有人物以擬之。是年夏，盜發南豐，至秋猶梗。聖天子以爲憂，環視在朝，思得有惠氣威風者鎮撫焉。今太守曾公以刑部郎官當其選，始至，不鄙夷其民，布宣天子德意，欲與並生，一以寬大從事。篁竹龍蛇，必不得已裒旅入阻，姑殲其首惡以徇，餘者盡放爲農民，按堵如故，而境内大治。古者諸侯守在四隣，其次守在四境，今四境寧一，左餐右粥，童兒踴躍歡呀，無内憂外懼，固異乎囊瓦之城郢也。我是以有城門之役。《月令》以冬月坯城郭，修鍵閉。凡從時啓閉，以治其弊，以待開閉之急，土功法也。我是以有季秋之役。涉冬歷夏，綢繆次第，越四月雨潦生，如擊甕盎，不没僅三四版，齧斷邊際凡百餘丈。价人維藩，毋俾城壞。雨畢而除道，清風至而修郛郭，此先王之教也。我是以有今秋之役。是役也，不亟不徐，各以叙舉，雉堞樓櫓，環植周匝；楹店瓦甓，黝堊丹漆，蓋視昔采壯。祈仙門樓舊偪下卑僕，弗稱嚮明之義，乃盡撤而新高，培三尺，袤過之，漫回高啄，傑出九列，與皐門相先面離，始於體爲愜。嘗試登眺，江山之鬱盤，雲煙之飛薄，沙石細繡，覽不盈掌，摩壘而上，偉觀亦被文繢。及是百堵又興，用層石二千七十丈，軌甃二十萬二千有奇，陾陾登登，而缺者始完。匠則傭工，夫則鳩兵，顛末用錢以省緡計者二萬，米以石計者四百。傳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君子入人之國，每

從宮室臺觀橋梁之間以觀政，況設險以守國，擊柝以禁暴，繄政之大，獨慨夫當張弓增竈之時，上下交迫，急符日旁午于道，吏捧持趨走促遽，晉陽璽絲，惟恐日不暇給。其間循良悃愊，亦未免慘慘畏咎，其餘保障徒自寤歎。公以望郎得郡如斗，盱非有宿羨舉贏，乃能審先務，裕蠱備豫，銖積寸累，視如私家，以善掌固之事。風績幹局自有道焉，是爲知所爲政矣！夫其知所爲政，而又當其可之謂時。至其所以扞吾民仁義之懿，又在土木繕修之外，賢於城也遠矣！城門積于成，公帥僚佐上朝京北面，廼復舊名曰朝天，尊君也。此謂知本。卿大夫吏部侍郎曾公穎茂特爲大書，又書祈仙，綿絡爲南北之雄。父老扶杖來賀，遂大合樂以落之。公爲郡未期年間，景象頓異，井畫五十六道，各新其扁以植風聲，特其末焉爾。政教之大者，方有以幸盱人士。公餘提史筆，修圖志，適余有荆蜀之役，恨不得適觀厥成，僅能取修城之一以紀歲月。公諱樫，會稽人。曾試詞科。茶山先生文清公幾五世孫，其系出河南，實郕侯之後云。開慶元年秋八月既望，承議郎、通判建昌軍兼管内勸農營田事、新特差充四川宣撫大使司幹辦公事馮夢得謹記。

《唐南康太守汝南公新創撫州南城縣羅城記》：將仕郎、太守、奉禮郎刁尚能撰。撫州屬縣南城，則古之緊邑也。漢高祖六年，會將軍灌嬰襲滅項籍之後，割豫章南境，分立爲縣，以飛猿南豐二源合流，又以西崗土貴勢强，而肇其址也。以其城在洪州府城之南，故曰南城。

其後歷於晉宋，雖興亡而則多，唯斯邑而不滅。至吳太平二年，始立臨川郡，以隸南城而屬之焉，管一十三鄉，周巡六百里。林奇谷秀，則鶴嶺牛山無以加；水遶川環，則洞庭陂澤不足比。人繁土沃，桑耕有秋，學富文清，取舍無悞，既狀周道，兼貫魯風，萬户魚鱗，實謂名邑。暨乎咸通初禩，狂蜑不賓嘯聚而來，犯我郊阯。國師既舉，斯邑舟車通濟，令以轉輸，雖則民勞，功業未墾。及至乾符之歲，水旱不常，或波蕩林丘，或塵揚沼沚，蝗螟敗窖，歲力凋虛，教勸不從，兇戮斯舉，天反其度，地亦爲妖。火既燎原，鯨潛鼓鬣，生靈浸敝，宸睿是憂。非朝典之不施，乃俗暴而難整。遂使敵震郊野，禍作蕭墻，縱陳湯網以籠羅，或有弄戈而怙亂。是以皇都失禦，玉輦蒙塵，既乖華封之仁，爭起有苗之叛。近茲嵓澤，乘時寇興，皆拋順靜之規，各振縱橫之志。猶賴寶祚延遠，百工得人，於是有我常侍，武鋭孫吳，文英廉藺，心韜杜庫，性蘊班籌，乃召戎兵，共征不譙，因得名重於臨淄將帥，威過於屬部諸侯，奪劍一呼，强梗淪伏，緝綏撫甚，疆境帖然，郡縣如初，鄉關法舊。次命文德之臣，繼總兵師，克服咸京。巨盜既平，採訪忠讜，謂以汝南公道存修己，信在佐君，端雅聲彰，温亮言顯，成紀綱之範，爲經濟之箴，慶匹豐泰之期，清諧中和之樂，糾其政化，奉以昭蘇。旌德業以分憂，錫賢能而封秩，乃加寵渥，爲南康太守焉。時以麾幢未行，邊鄙猶擾，乃召諸將而謂曰：「凡行伐卷舒在乎人意，戡難輔時在乎人機。今以烽燧尚興，祲氛未息，因觀聖人作

《易》而有豫防，雖同鶴以擇林，亦慮蠆而有毒，宜得營壘，備其梟鴟。」乃遣行教布令，不日萬人，公乃指畫規模，勻其版築，悅而不勞，寬而得衆，齊心似一，樂運如流，不越二旬，其功告畢，周回一十三里，闊一丈六尺，高二雉。露屋一千一百三十間，敵樓三十三所。東西鑿八門，南北二門，門則通衢焉。於是崇墉截漢，昆陽不足以爲堅；峭崿凌雲，金城不足以爲壯。控五嶺封疆之要，扞七州寇徼之虞。覬覦者，不得動其心；眦睚者，無以運其智。可以拒鸛鵝之陳，可以拔烏合之徒。內則軌轍齊驅，堪敷權略；外則人民側目，愕以堅牢。護吾君租稅之封，授黎庶安居之業。得此名色，克全大寧。爲今辰定難之基，是岳牧勳庸之績，可謂能高異代，善亞先賢，象偕魯北以利民，憂入晉陽而剪敵。以尚能茂修片善，命述宏圖，才雖匪於英華，事得銘於雄麗，刊於燕石，以紀殊功。時以大順三年龍集辛亥三月四日記。〔册九十卷八〇九一頁六〕

建昌府圖經志

【城池】

建昌府城。城舊制原闊九里三十步，前元多圮壞不治。壬辰兵興，守者屢修之。辛丑歸附天朝，時河南行中書省平章王溥守建昌，因兵燧之後，以西北地勢卑，遂收入向裏就高

處改築，周圍重新加高結砌，堅壯完固。粉墻箭樓，鋪舍弔橋，俱各完備。東南帶河，西北潦以濠池。今城止有八里餘。洪武元年，指揮耿顯忠守建昌，以東西南北四門城樓差小，將欲改創而斥大之，於是申聞朝廷，欽奉聖旨，於東西南北四門，重新改創城樓各一所，復增築甕城樓三座，宏壯高大又過於前矣。城東之門舊有三門：一曰天酒門，一曰盱江門，一曰合江門。天酒門，正大東門也，今改曰武勝門，以通往來，餘皆塞。城西之門舊有二門：一曰紅泉門，一曰青輝門。紅泉門，正大西門也，今改曰儀鳳門，以通往來，餘皆塞。城南之門，舊有四門：一曰迎僊門，一曰膏露門，一曰太平門，一曰安濟門。迎僊門，正大南門也，今改曰通會，以通往來，餘皆塞。城北之門舊有一門，曰朝天門，今改曰朝京門。〔冊二百一六卷八〇九一頁五〕

【倉廩】

豐盛倉，在城北隅。提調官廳、部糧官廳、四縣倉廒及門屋神祠，俱各完備。〔冊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三十二〕

建昌府志

【山川】

月巖，在江西建昌府境内，縣峰嶺側，清涼寺之傍，有石巖如半月，呼爲月巖。〔册一百卷九七六三頁十八〕

瀑布巖，在江西建昌府。有詩云：「高山激迅湍，清振林木響。飛雪濺千巖，白虹垂萬丈。來此坐移時，森然毛髮爽。」〔册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十八〕

東巖，在江西建昌府，去郡之東一百里。自義亭鋪穿支徑四十里，有山巀然，壁立千仞，垂崖側石，其上有泉寶涓涓流出，世傳有龍居焉。旱乾禱雨，水溢丐晴，未嘗不厭其所欲。詩云：「直上三千仞，天高勢可窮。蛟龍泉實小，雲雨旱時通。斜日霏微外，他山隱見中。長途望不見，雙淚濕秋風。」〔册一百卷九七六六頁八〕

天堂巖，在江西建昌府廣昌縣東南三十五里。嘉定戊辰，妙智鑿石出泉，以水療民疾苦，其後以廢院建妙圓寺於其下。〔册一百卷九七六三頁四〕

秋澤巖，在本府南城縣東五里。從姑山頂有石巖，廣深可坐數十人。紹聖初，有一僧遇旱歲晒身巖上，雨澤霑足，因牓曰秋澤巖。巖有靈峰寺。〔册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十九〕

五藏巖，在江西建昌府南城縣東五十里，竹田、新村二境之間。地僻而幽，人跡罕到。前層後疊石山百數，宛然一石洞也。洞間有溪流縈帶而出，中有一石，囷然加大而左右翼出，高視七八丈間，横開一巖，深廣各踰數畝。有定林院在其下。巖上皆石骨，至絶頂，林

木稠生，大者合抱，小者不下數尺圍，四時蓊鬱，不覺其爲石山也。〔册一百卷九七六五頁六〕

卷石巖，在江西建昌府南豐縣西雲門寺側，臨溪。巨石自西北來，有卷阿之勢，傳聲清亮。舊無名號，元豐中太守陳内翰繹立是名，僧思顒書，字畫可觀。〔册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十七〕

讀書巖，在江西建昌府南豐縣南，隔江，宋曾南豐先生讀書之所，有墨池存焉。〔册一百卷九七六五頁十二〕

【遺事】

曾叔卿妻劉氏殘忍，嘗鞭二婢皆至死。叔卿仁厚，不能止也。劉生二女而終，長女亦未嫁而夭。叔卿在虔州，忽夢長女被髮號泣來歸，叔卿問故，女曰：「適自上元院出，蓋以證佐吾母鞭婢之獄。雖罪不在我，當時實在其傍見之。久已幽囚，無任飢渴，故從阿父求飲食爾。」叔卿曰：「事今若何？」女曰：「母不堪矣。此幸畢獄，然一婢又在伸訴，雖不累我，尚當詣彼聽候也。」既寤，以酒肉祭之，并爲浮屠法以懺劉過。〔册百三五卷一三一三六頁六〕

有李澤之者，熙寧十年秋，夜夢娼妓十餘人，牽聯戲笑於門外，有兩書生出没其間。澤之出問何爲，一書生曰：「此輩從公傭顧爾。」澤之夢中對曰：「如此人，日錢三佰得乎？」衆皆笑。澤之記此書生有言者，乃故人曹興也，餘不能識。是時興死於疫纔兩月，澤之寤而怪之，撫其妻而述焉。卧聞牀下犬鳴嗢嗢，其婢取火來照，曰：「生子矣。」澤之曰：「深

夜勿詳之。且吾夢豈祥乎？」明旦詳之，犬十二子，十雌而二雄云。〔册一百三六卷一三一三九頁二十五〕

吴文肅公夫人魏氏在太原府，一日，睡起語左右曰：「適來夢中分明見兩婦人，皆青衣，各有娠，哀鳴泣訴云：『某等無罪，乞貰其命。』」未幾，庖者白云：「買道大青魚兩頭，請烹飪之宜。」夫人驚曰：「庶幾是乎？」遽取視之，腹大有子，乃令放之。〔册一百三六卷一三一四〇頁七〕

【人物】

感通院省真禪師，姓王氏。五代之季，居廣昌縣，聖容經漸通大義。唐清泰二年，師年十八，祝髮往南華受戒，巡禮至雲門山，依文偃長老，遂於言下深達性宗。雲門謂曰：「汝嶺南漢主損害生靈，盍往化之，紹隆佛法？」及回廣州，謁漢主晟，賜寶光寺今崇報寺。以居焉。因勸漢主除生地獄等刑。數載辭還新興，漢主不許，遂於大通鎮東平陸上結草爲庵，以安禪衆。及構佛舍，漢主遣使往助其役。一日，師謂其徒曰：「可辦早齋，吾往新州取水松種之。」衆曰：「新州去此五佰餘里，豈能速回？」師曰：「汝等勿言，吾即行矣。」卯往而巳回，以其松植於院前，祝之曰：「汝生兮虛其心，戾其文。」衆怪之曰：「松之爲性，豈虛心者耶？」師曰：「庶幾不爲林木，而免斧斤之患。」因請院額，漢主賜明月山覺通禪院，仍賜

玉環、金欄、袈裟、銀鉢盂等。宋太平興國三年戊寅歲正月十一日，師忽告別府官及諸檀越，謂其門人曰：「吾今入滅，汝等好護持院門。所奉恩賜之物，與汝等以爲法信。」奄然坐化，有靈光燭乎方丈，數刻乃散。弟子以師遺語白之官，遂龕壔化身，鎮于伽藍。凡遇水旱疾疫，禱無不應。至道元年，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藍敏貞，因主僧有請，記其事于石，文繁茲不盡録。政和六年，經略使陳覺民請于朝，勑賜大通慈應禪院，號達岸慧通證覺禪師。至元戊寅征南，舟師過寺，執行童二人于師前，已斬其一，忽有一人緋衣拽刀大呼云：「留此一人以供灑掃。」舟師顧視，乃本寺護教靈官也。釋而不殺。次年，廣西征進，戰舟復至，衆僧棄寺而遁，師化身爲徒卒所毁。是夕風雨驟作，戰舟覆没者十八九。後寺僧迎師化身入城，寓光孝之風幡，像飾如故。師一夕見夢于按察使脱歡公云：「某乃大道寺僧，遭難流離，願公見念。」因瞻師像，儼如夢中所見，乃創西蓮庵以奉焉。又數年，邦人始於舊基建寺，迎師以歸。《新州新昌志》：達岸禪師，九歲出家，十九往南華受六祖戒，後至廣州，結草於大通鎮之東，以安禪師。今爲大通正覺院，在廣州西南二里，地隔一水，師化身在焉。每遇旱迎請，祈雨必應。古成之詩：「一真雖有相，萬法本無生。」熙寧間經略程孟孟有詩云：「遠去千年骨尚靈，鄉人無一不虔誠。却將舊識歸何處，留得全身化有情。花落豈知春自在，雲開方見月長生。前時救旱曾相見，一過江來雨入城。」〔册二百一六卷八七

八二頁十七〕

慶隆寺道奇禪師，姓曾氏，閩人。後周顯德中，至南城縣，地名蠻王，結草爲庵。入禪定，旬月不寤，草虫蜘蛛網羅遍體。旱歲禱雨輒應。及化滅，鄉人至今奉事之，在慶隆寺。〔册二百一六卷八七八二頁二十〕

太平興國禪寺德琳禪師，姓倪氏，閩人也。道行峭潔，知解雄俊，住顯源院。南唐李氏嘗賜以袍輿。太平興國中，以年號改院額，太宗皇帝復因武寧節度岐國公之薦，詔以椹袍賜之。有《語要》二編行于世，史館殿丞錢熙爲之序。金州觀察、判和州錢儼爲塔銘，石刻存焉。〔册二百一七卷八七八三頁一〕

建昌志

【官署】

建昌府軍器局，在城北隅，舊盱江書院地基之上創立，中有官廳，外有門屋，東西兩傍有原缺〔册一百七八卷一九七八一頁二十〕

宜黃志

【湖泊】

小槎湖、小磜湖，俱在宜黃縣。〔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三〕

撫州府羅山志

【詩文】

羅鑑《吴氏四賢堂詩》：河汾續經罷，洙泗還清風。深衣大帶垂，身退道則豐。一編通言在，萬古無盲聾。遺像今偉然，吾敬環溪公。沆。經濟學有用，寧與佔畢同。集英晨唱第，夕對蓬萊宫。儒林急淵源，不遺朔庭空。遺像今偉然，吾敬國子公。澥。中興洪韓吕，文章之鉅工。密年編參請，一鏃直箭鋒。錦帳與畫戟，稽古似不蒙。遺像今偉然，吾敬吏部公。曾。敬齋一則話，傳自南軒翁。於湖金玉之，諸老歸下風。不使掌帝制，嗟哉吾道窮。遺像今偉然，吾敬司封公。鑑。〔册六九卷七二三六頁二十六〕

宋張季謨《敏政堂記》：古者長邑之官曰尹公大夫，民之尊吏，治易爲功。今選人用舉者聽爲令，已更秩，陞爲縣，或辭焉不聽，視古權稍輕，人益病其難。又始趨府衙三日，吏挾

一紙，以示縣板帳錢若干，經總制月楮若干，趣如令乃止。既視事，即活朱墨，搰搰然較財計有無，不暇及民休戚，若事之當否。萬有一專意民事，財賦輒不辦。吁，亦難矣！崇仁張侯造官之初，余嘗持二說以問，侯曰：「束帶臨民，敢不敬厥事，獨催科無策，奈何！」侯去而勉於職，決積年滯訟累百，涉筆平恕，多愜服人意，民勸趨之。凡財用巨細略無闕。一日，侯以書至，曰：「撫部五邑，多以嶮健蒙惡聲。今吾邑民樂輸其上，訟日少，翕然驚奮，若可與爲善。邑近葺治旁一室如道院，願得名與記，爲父老雪耻，可乎？」余曰：「以今人病於邑，而侯來未久，能使民樂輸省訟而興善，亦可謂敏於政矣！」子思子曰：人道敏政，君子齊心服形，近在隱奥，爾民格化，捷於枹鼓。因記其室爲敏政堂，俾歸以刻諸石。庶幾來者與侯同志，猶有感於斯云。侯名瀟，字仲清。以通直郎知縣事，廉靖自好，信惠而不煩，蓋優於謀邑者也。淳熙七年孟秋月朔記。〔册七一卷七二三九頁二〕

元吴澄《會善堂記》：中國之始奉佛也，因果施報之說，足以動愚俗而已。至晉中世，而名流勝士蘄清潔其心身曰修净土業，僧惠遠倡之，諸人趍而和焉。時達摩之法未入中國也，奉佛如是，視愚俗已超矣！而因果施報之說，不能廢也。佛法之外號曰蓮教，歷千年，而其教彌盛，禮佛之屋徧天下。崇仁縣西南長安鄉嘉會里之長山有會善堂，亦其一也。去年秋，予遠客而還，息於其堂者信宿。堂之主劉覺度，貌其朴野，率其徒力耕以自給。予喜

其務本實，雖以奉佛名，而與習虛逐末者異。請予文以記，予諾，而未暇也。今年夏，邑人易濤爲録其始末，覺度持以造吾門而請云：自元真乙未，覺度之從父益暨從弟覺輝，捨所居爲佛堂，葺理之初，邑人鄧焱扁之曰會善。鄧與李氏弟俱有布施，且爲張王其教。大德庚子，邑人陳祥施材施田，覺度之徒曾覺世，協力營助，市財鳩工，不憚勤勞，以圖恢拓。數年之間，殿亭樓閣奐然一新，齋舍、道寮、佛像、供器，種種完具，過者覩其宏規，莫驚羨其能。佛堂非佛寺比也，迺以從子覺惠嗣人於施捨己所增闢之士，請有司公文爲據，以垂永久。其徒有僧法祚、蕭覺華、郭覺志、章覺義、郭覺正，其師則歸宗堂孔覺善也。濤之言云爾。予爲之喟然嘆曰：吾聖人之道大矣！然猶各報所見，或謂之仁，或謂之智，或日用而不知，固自不同，豈佛之教而不然乎？平等無有高下，佛法也。强生分別，非也。覺度以朴野之資行本實之事，意在誘人以好善。若鄧若陳，樂勸其成，均此一善心也。其可記也夫。至治元年辛酉六月二十七日記。〔册七一卷七二四二頁三十〕

樂史《訪白陂陳處士》：沿溪復踐雲，雲邊訪道人。水聲齊入耳，山色來遶身。聞君話經濟，使我開精神。少微星在此，飛詔何因循。清風不見面，白汗如波流。走來君洞裏，雲樹冷颼颼。更瀉蒲萄緑，千杯沃倒愁。魂疑更回首，殘熱又爲讎。〔册一百三七卷一三四五〇頁十五〕

廣昌縣志

【湖泊】

蛤湖，在縣西三十里，有石磋百丈，飛瀑淙下入湖，湖之中蟹蛤爲多，因名蛤湖。其水流數百步，入于大江。按：《治平寺碑》云蛤湖右鑑，即其處也。〔册二十卷二二六七頁二〕

吉安府圖經志

【城池】

泰和縣城，周廻五里，城開四門。〔册九十卷八〇九二頁二十〕

龍泉縣城，周廻三里，開四門。〔册九十卷八〇九二頁二十二〕

【古蹟】

永新縣城，周圍一千二十五丈，四面濠池環繞。〔册九十卷八〇九二頁二十〕

西昌故城，在泰和縣西三里。《輿地志》：漢時爲廬陵縣，屬豫章，後改爲西昌縣。隋開皇十年廢西昌置安豐，尋改泰和，移於今縣，此其故基也。舊經云：在縣南五里。〔同前〕

東昌城，在泰和縣西北六十里。《輿地志》云：吴後主置。隋廢，今永和市是也。舊經

云：在縣南八十里，未詳。〔同前〕

府山城，在泰和縣南四十里。圖經云：陳置，隋廢。〔同前〕

白石城，在泰和縣五十里。梁大寶元年，陳武帝自嶺南引軍欲討侯景，進頓南康，高州刺史李遷仕來拒。帝遣杜僧明等築城於白口以禦之，遷仕亦築城相對。而其年僧明遂拔城，生擒遷仕。今兩城舊基尚在，東謂之古城，西謂之高城。〔同前〕

吉州郡志

【倉廩】

都倉，在州之北。南唐李氏昇元中置。天聖中，太守張做重修。內有雲積亭、儲計亭。〔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五〕

【宮室】

二友堂，在郡治宅堂後。舊有古松與竹對植，太守李彌遜開軒其下，忠簡公胡銓爲記。〔册七十卷七二三八頁十九〕

平心堂，在郡治小廳之北。宣和四年，太守陳城置。〔册七一卷七二四〇頁十五〕

籌安堂，在府治戲綵堂之後，太守呂源置。〔册七一卷七二四二頁九〕

廬陵志

【山川】

永新縣有禾山，在縣西。山巔平袤，奇峰累累，若覆釜狀者凡七十有一。宋侯外郎有詩云：「頗欲比南嶽，但恨一峰虧。」上有異人居址，今存一鐵釜，半瘞土中。〔册一百六十卷一四九一二頁五〕

【學校】

廬陵學，在城東隅。講堂名曰立心堂，乃宋須溪劉辰翁書額。〔册七一卷七二四〇頁十八〕

【祠廟】

寶嚴院，在縣西。梁時有僧自虔州渥山來結此庵。唐天寶中，僧利涉築課誦臺，鑿聰明泉，明皇召至京師。德宗加咸通吉祥院。〔册三十卷二六〇三頁十一〕

【古蹟】

漢廬陵縣故城，在太和縣西北三里。隋改石陽縣爲廬陵縣，縣城在今吉水縣北二十里。〔册九〇卷八〇九二頁十九〕

遂興縣城，在廬陵縣南一百七十里。〔册九十卷八〇九二頁二二〕

廬陵縣志

【古蹟】

縣學大成殿右有進士堂，乃宋丞相文天祥讀書處也。丞相書「魁」字于堂上，刻於堂之壁焉。〔册六九卷七二三五頁十〕

吉州志

【湖泊】

茆湖，在龍泉縣東南三十里。〔册二十卷二六六頁十五〕

【宮室】

郡學有儀門，列戟二十有四。有大觀元年御制八行八刑碑及隆祐皇太后詔答進士請駐蹕碑。〔册四九卷三五二五頁十一〕

吉安志

【湖泊】

上湖，在龍泉縣三十里。〔册二十卷二二六七頁三十一〕

【官署】

吉安府雜造局，在府治東，元朝文錦局舊基。局設大使一員。〔册一百七八卷一九七八一頁二十三〕

【宮室】

司户廳，在州西南，有詩人堂，盧篆以唐詩人杜審言嘗居是官，故以名。〔册七十卷七二三八頁二十七〕

艇齋，在舊州學直舍樂泮堂之後。大觀二年，攝教官王瑀立，有記。今廢。〔册三十卷二五四〇頁十八〕

【遺事】

漢潁陰侯灌嬰。高帝六年，命嬰定江南，始於贛縣築城，又築南昌縣城，故江南祀以爲神。〔册三七卷二九四八頁二十二〕

吉安府志

【山川】

通天巖，在江西吉安府太和縣，亦名聖巖。在湖山寶峰之側，有飛泉自巖而下，入石罅中，旱則禱焉。又志云：名通天聖巖，在傳檐山下。庵中所供通天菩薩是也，旱則於此禱雨。〔册一百卷九七六三頁三〕

清水巖，在本府太和縣西北五十里。其廣可容數百人，其深不可極，下有石穴，亦可容百許人。有泉自巖麓注入石穴中。舊傳嘗有持糗糧而入，見石燕羣飛撲人，行約十餘里，聞撒網聲，乃懼而還。〔册一百卷九七六四頁七〕

西巖，在江西吉安府永豐縣。距西三十五里，有石如蓋，其下可坐數十人。〔册一百卷九七六六頁十二〕

石門洞，在江西吉安府。洞有二：一在永豐縣南一百六十里，高六十餘丈，廣二十里。一在縣南一百八十里小溪中，長二丈，高三丈，石崖峭立，舟行其下。〔册一百三四卷一三〇七四頁五〕

中湖，在龍泉縣東二十里。〔册二十卷二二六七頁三十三〕

常公湖，在龍泉縣西北可百里。相傳昔有隱者常氏漁釣於此。〔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六〕

【城池】

吉安府城。後漢置郡，改縣曰西昌，郡治在焉，故今泰和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城。郡治西昌據晉志，故城據縣志。晉太康二年，以所管遥遠乃移治於石陽，六代皆因之，故今吉水縣東北二十五里有故城，見史志及《續通典》。故州城堞尚存，半没江中，有龜趺在沙磧，有石碑在半江，秋冬水清，人謂尚見大興等字。唐開耀元年，州人劉智以郡逼贛水，東通大山，户口繁多，土地湫隘，請徙郡治，見《續通典》。按《舊唐·志》云：「郡舊治子陽。」今無考，疑史闕文。《方輿記》、《寰宇記》皆云：廬陵故城，在今廬陵縣南一里。晉咸康末，太守孔倫所築。又云：永淳元年，移州治於舊石陽縣。按石陽乃分新淦立，無舊縣，未詳。永淳元年，移今理所。天祐中，彭玕爲郡刺史，乃廣城池。宋開寶中，申屠令堅，載加繕治。建炎二年，興圮補頽，而濠塹未治。城東南臨贛水，西北阻長湧，西濠螺湖深險之處舊有閘水堰。紹興三年，太守吕源增壘浚濠，城池始備。淳熙十三年，太守朱希顔復加飾治焉，城周迴二十里二百一十五步，高二丈五尺。據舊圖經：今城實一十三里三十三步。舊經蓋以關垣通計也。國朝歸附，癸卯年朝廷差大都督鎮禦，以城東西綿亘，截東北一隅，更築新城於内，比舊損三之一，開五門：興賢門，永豐門，迎恩門，嘉禾門，廣運門。係吉安府城門。

南柵門，太平門，永福門，永清門，安福門，隆盛門，甘泉門，永新門。以上八門係關垣。舊志：外城九門：澄波門，舊名當遞。樂輸門，崇惠門，清賦門，平利門，右在城東。興賢門在城東南，永豐門在城西南，望雲門舊名吉陽，呂源改在城東北。凝歸門舊名凝暉，呂源改在城西北。子城周廻二里，西北高一丈四尺，闊九尺五寸；東南高二丈四尺，闊一丈九尺。子城三門：南爲譙門，東門直樂輸門，西門直天慶觀。〔册九十卷八〇九二頁十八〕

永寧縣城，周圍四百餘丈，上覆以屋。東門阻小澗，南門阻溪流，西門阻澗，北門阻嶺。〔册九十卷八〇九二頁二十二〕

【倉廩】

永豐倉，在縣治西。皇朝初建，頒印設官，歲貯秋糧，以給官吏軍士之費。洪武八年革。〔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二十七〕

【人物】

歐陽守道，宋時爲著作郎兼崇政殿説書，入謝。兼權都官郎官。後以疾卒。門人文天祥祭之曰：「先生之德，慈如父母。」〔册一百六卷一〇八一四頁十五〕

羅紱，廬陵人。廣博經史，有司屢第其文爲最，遂以異等貢于春官，不偶，乃歸印山，築室以教子孫。凡鄉閭後進，經其呂題者，俱底于成。鄉人稱之曰印山先生。〔卷八五七〇頁二

十七〕

新淦縣志

【倉廩】

常平倉，在省倉西。〔册七九卷七五〇七頁二十一〕

平價倉，寶祐初，趙宰希性以市民艱糴創立。早晚田租二百六十七石八斗七升，大賃錢二十二貫一百二十文。六年，胡宰夢虎、唐宰洪復增置早晚田租二十一石三斗三升，大歲收租米，除輸苗外，遇青黃不接時，發糴每升一十二文，歉歲價不增，復以所糴錢轉糴以助。咸淳三年，將糴米錢添置早晚田計租九十三石七升，委請材幹公正士友同任責，不許縣吏干預。〔册八十卷七五一二頁二十三〕

吉水志

【山川】

方山，在縣南。山勢回複成一涸，其中寬平，有斜徑穿山腰而入。岩之罅有石像、石爐，歲旱禱雨於此神，相傳爲楊仙師。〔册一百七一卷一八二二四頁十六〕

西湖，在州西南五十步。又按耆老所記，發源自州南，至州背，通大江。湖中多藕花。宋紹興中，邑宰陳公藏孫爲亭，曰雲錦，後爲要津亭，今俱決爲江矣。讖記云：巽水決湖坑，文江出狀元。宋寶祐四年，周焱廷對策第一，後屈爲第五，人以爲應此讖。又劉次雲，戊辰甲科及第。〔冊十九卷二二六三頁二十七〕

【倉廩】

常平倉，在足食倉之側。〔冊七九卷七五〇七頁二十〕

義惠社倉，在州南二里許。至元戊寅，邑旱澇艱食，里人胡榮祖倡義捐田建倉，衡齋周焱實贊之，胡爚、劉次雲、聶淳、黃愷、夏得一、歐陽堯文、梁達泉等五六十家裒田助義協濟，邑南周氏施故宅爲廩，曰平濟莊。歲成輸官，貯其餘粟以待來年艱食之月，賑濟邑民，不復取價。今計其田產可二千八佰碩鄉斛。至元年間，僉憲觀復馬公昫親按視倉，賦詩嘉獎，更扁曰義惠社倉，命郡人劉辰翁記之。大德三年，二憲魯山臧公夢解勉勵今有司蠲其輸官包納之費，於癸卯奉使宣撫，移咨省府，轉咨都省，揭榜禁治沮撓，民間深得其惠。〔冊八十卷七五一〇頁三十一〕

足食倉，在縣治之北。〔冊八十卷七五一二頁二十三〕

寄敖倉，在足食倉之北。〔同前〕

鹽倉，在東門嶺之趾，今廢。〔冊八一卷七五一六頁二十〕

【祠廟】

中鵠鄉有仙王廟。仙王者，蓋日月之精，其説出於《道藏經》。〔冊九四卷八五二六頁三〕

【祥異】

王珠，字仲淵，居父憂，有芝數本生墓側。倒植竹爲樁，復生枝葉。紹興中，丁母憂，復産雙竹靈芝，繢爲瑞慶圖。〔冊二百二三卷一九八六六頁三〕

吉水州志

【古蹟】

吉陽縣故城，在吉水州東一百二十里。《輿地志》云：吴後主二年立，隋開皇十年廢。〔冊九十卷八〇九二頁十九〕

吉水舊縣城，周廻四里，今廢。城北止有文江門猶存，其平惠門亦廢。〔冊九十卷八〇九二頁二十〕

石陽縣故城，在吉水州東北二十里，或云二十五里。漢和帝立，隋開皇改爲廬陵，唐開耀廢。今郡人稱爲故州。〔同前〕

【題名】

鄭仁傑爲提控案牘，大德四年到。添設自此始。

蘇濟爲提控案牘，大德七年到。

任進大德九年到。〔册一百三五卷一三〇八四頁二十一〕

吉安府吉水縣志

【湖泊】

鑑湖，一在州東二里。舊名陷湖，發源於州南，自東而西，縈迴如帶，流入清湖洲，湖中芙蕖數里。〔册二十卷二二六七頁二十一〕

【宮室】

舊有近民堂，於縣廳之西偏，先名五柳。尚書汪應辰有詩，寶謨閣直學士楊萬里記焉。

大江之西督府外，爲州者十，吉爲大。吉之爲縣者八，吉水爲大。都鄙之袤，室廬之夥，名數之藉，粟米繭絲之征，視七邑兼之矣。其宰必秩高，必才裕，不然不惟上之人不以畀，其人亦不敢自畀也。而新書之制，其高第不爲御史爲六院，其不輕而重昭昭也。邑之大，選之艱，用之峻，而士夫顧曰：「毋爲吉水，吉水不可爲。」其信然耶！清江某人，江西彥士也，

文行之懿，名實之孚，卓如也。謁吏部，得吉水，或甚之曰：「毋庸往！」某人笑不答。既佩印綬，欣然曰：「上至於吾夫子，亦屑於爲邑。邑不足行道，於何行道？」則勤己以佚民，癯己以腴民。朝之食，午乃暇；夕之寐，丙乃即。簡爰書，緩箠令。屬年不登，惻怛勸分，大家悅隨，若己之飢；細民如歸，忘歲之儉。邑之地庳，且瀕大江，三日之霖，民憂爲魚。辛丑五月，雨下如澍，晝夜無止，某人顰以默禱。是夕小霽，民異其誠。邑之士名能文辭，如陳杲卿者，如徐轍者，如王子俊者，皆作爲詩章以詠歌之。既暮年，政洽民懌，某人亦安其官。縣署之西偏，有堂曰「五柳」，易之曰「近民」，以自勗其志。移書謁予記其說，予喟然曰：「君之志則善矣，君之計而不左乎哉！今之爲邑有聲者，棘則集事，而君則否，一左也；健則稱能，而君則否，二左也；贏則速化，而君則否，三左也。雖然，無以左乎彼，無以善乎此也！」年月日某記。〔册七十卷七二三八頁三十三〕

【村寨】

江西吉安府吉水縣黎王寨，在縣東南五里。其山孤立，有營寨故址，下有黎村、黎洞。〔册一百三四卷一三〇七五頁十二〕

永豐志

【湖泊】

南霸湖，在縣東五十里，廣二十餘畝。〔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二十八〕

【土産】

石梅，生永豐縣治圃中，經夏歷秋，常青不落。〔册三六卷二八一〇頁十二〕

【倉廩】

省倉，在縣城内丞廳之後。初以報恩水淺澀，綱運多滯，乃置倉吉水縣，名曰寄廒。歲久弊生。紹興二十六年，邑白于州，遂罷寄廒，俾邑自任受領。未幾，復如故。隆興初，太守王佐復罷之，以縣之苗鹽上户一半歸州倉，下户一半歸縣，知縣魏希文乃創此倉。〔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十二〕

常平倉，在省倉之後。〔册七九卷七五〇七頁二十二〕

歲稔倉，舊在報恩寺之左，置省倉後廢。〔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三十六〕

【陂塘】

《周官·稼人》「以潴畜水」，即今之陂塘也。「以溝決水，以澮瀉水」，即今之溝渠也。灌

溉之利，比於桔槔，大且不勞。今國家立都水庸田司，重水利也。豐溪一道，泝源沿流，其陂之大者，具載于此。小澗之陂，不能盡述。

大仙陂。在縣小西門外。鳳橐陂。在縣東十里。東觀陂。在縣東五里。毛村陂。排前陂。漸湖陂。在縣東四十五里。王家陂。均潭陂。皇順陂。在縣東五十里。朝省陂。在縣東南三十里，地名蕨坂，嘉定年間創築。以上並在永豐縣內。〔册三四卷二七五四頁二十四〕

【古蹟】

古城，在縣西六七里，舊址尚存。〔册九十卷八〇九二頁二十二〕

吴故城，距縣三十里。俗傳吴之征鼓圩也，屯軍於此，故以城名之。〔同前〕

嚴城，在永豐縣東十五里，舊址尚存。相傳唐末有嚴將軍聚兵於此。〔同前〕

永豐縣志

【城池】

永豐縣城，紹興七年知縣李諤置。高四尋，廣袤千丈，三面爲隍，右繚以葛溪，前後爲鼓樓二，左右爲敵樓十，南北二門，少東爲折衝臺，待制劉僩爲之記。北鼓樓、敵樓與臺今廢。舊有四門：永清門，在縣東，舊名宜春，紹興十年改。保定門，在縣西，舊名望仙。咸寧門，在縣南，舊

名迎恩。崇安門。在縣北，舊名望京。〔冊九十卷八〇九二頁二十一〕

【宮室】

至和初，段縫爲宰，官舍置思賢堂。〔冊六九卷七二三六頁一〕

縣宰段縫於官舍立靜安堂。〔冊七一卷七二四二頁九〕

縣廳百楹，有積素齋在縣廳之東。〔冊二九卷二五三五頁二十三〕

仙人臺。縣南二十里，有聖嶺高十餘里。相傳五季間，夜有神人數十震動其上，及旦視之，忽有土城周圍數里，因以得名。前有峻峰，名仙人臺。〔冊三十卷二六〇三頁十八〕

【人物】

曾朝陽，字仲舒，登慶曆二年第。孫元忠。著述甚多，官至左奉議郎。門人私謚爲文節先生。〔卷八五七〇頁二十〕

太和志

【倉廩】

常平倉，在縣倉之西。舊止四敖，嘉泰元年，丞沈準增置四廒。〔冊七九卷七五〇七頁二十

太和縣太平倉，在縣東。舊謂之過軍倉。嘉泰元年，知縣趙汝謩重修。〔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十九〕

【人物】

李家明，世爲太和人。有才學，解滑稽，善諷諫。南唐嗣主見牛晚卧樹陰，嗣主曰：「牛且熱矣！」家明上絶句曰：「曾遭甯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閑背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無人。」時宰相皆慚。〔册四十卷三〇〇〇頁六〕

張景休，父逸其名，其先洛陽人。唐末，仕西昌簿，卒因家焉。見《江南野史》。〔册一百五四卷一四六〇九頁二〕

進英禪師，臨濟九代孫也。出家龍安縣，悟法於廬山。歸宗真静禪師，佛印名之曰英鐵觜。〔册一百十卷一一〇七七頁二十四〕㊀

太和縣志

【宫室】

㊀ 原作「大和志」，疑「大」爲「太」字之誤。

主簿廳，在縣治之西。紹興二十三年，主簿周世濟乃即故基創立。有思隱堂在廳後，乃趙蕃置。寶謨閣直學士楊萬里有詩曰：「西昌主簿如禪僧，日餐秋菊嚼春冰。西昌官舍如佛屋，一物也無唯有竹。俸錢三月不曾支，竹陰過午未晨炊。大兒叫怒小兒啼，乃翁對竹方哦詩。詩人與竹一樣瘦，詩句與竹一樣秀。故山蒼玉搖綠雲，月稍風葉最關身。勸渠未要思舊隱，且與西昌作好春。」〔冊七一卷七二三九頁十五〕

【宦蹟】

福唐蒲堯仁，乾道六年，知縣事。自奉尤薄，朝夕飯一盂，蔬一盤，曰：「吾不以口腹累人。」居官三年，如一日也。〔冊四十卷二九九九頁十九〕

泰和縣志

【城池】

城高一丈二尺，厚八尺，周回五里，南臨贛江，東、西、北各有濠闊一丈，深七尺。今名秀溪。四門：東曰望仙門，西曰西昌門，北曰迎恩門，南曰南門。圖經作瞰江。縣之後又曰小西門。〔冊九十卷八〇九二頁二十〕

萬安志

【城池】

縣城，周圍三百步。〔册九十卷八〇九二頁二十二〕

魚梁城，在萬安縣南五里，近龍溪，臨大江黃公灘。《南史·周文育傳》云：李遷仕據大皋，遣其將軍杜平虜入贛石魚梁作城。陳武帝命周文育擊之，平虜棄城走，文育據其城。又《方輿記》云：每於其地造梁採魚。近前溪，俯臨大江。今土人云城頭是也。〔同前〕

遂興縣城，在萬安縣西北十五里。元屬龍泉，今隸萬安永和鄉。按《宋志》，吳曰新興，晉改曰遂興。《輿地志》云：漢獻帝立遂興縣，吳大帝改曰新興，晉武帝復爲遂興，以在遂水口爲名。隋平陳廢。即今之龍泉江口金城是也。〔同前〕

【陂塘】

北隩陂。盆硃陂。平石陂。盈陂。台陂。陰陂。濃陂。陽陂。盧陂。以上並在吉安府萬安縣内。〔册三十四卷二七五四頁十八〕

龍泉志

【山川】

葛仙巖，高數百尺，有通天門、望天臺。〔册四九卷三五二五頁十八〕

【倉廩】

大豐陂倉，在簿廳西偏。嘉泰元年，簿王楹置，收租以供修陂之用。〔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二十八〕

苗倉，舊在縣門內西偏尉司前。紹興二十八年，知縣胡敦詩徙置東偏，常平倉附焉。蓋舊縣丞廨舍。〔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十六〕

【古蹟】

縣舊城，周三里，高八尺。自徙治於北，限以繚墻，令佐居之。縣門之外，東曰東門，南曰南門，西曰西門。南北兩市，限以一水，春夏之間，溪流湍漲，則往來不通。里俗分日爲市，一在溪北曰南門市，一、四、八日。二在溪南曰南市，二、五、九日。三曰新市。三、七、十日。〔册九十卷八〇九二頁二十二〕

蔣公城，在石溪之西，坡阜之上。城濠具存，車軌之路錯出，城南有祠曰蔣公廟。〔册九

十卷八〇九二頁二十二〕

漢王廟城，在縣東南二十五里漢岡上。城北有祠曰漢城廟。以上三處疑出於唐末五代之羣盜。稱漢者亦假號耳，南漢劉氏，疆土隔越，決不至此。〔同前〕

【人物】

大師隱微，新淦人，姓楊氏。邑宰李孟俊請居卜善道場。今慈雲禪寺。南唐中主召至建鄴，居龍光禪苑。主遷豫章，以隱微住大寧。一日升堂別衆，安坐而逝，歸葬吉水。故韓熙載銘其塔云「言自龍泉，來歸鳳闕」者謂此也。又見於《吉水志》。〔册二一六卷八七八二頁二十二〕

【詩文】

趙蕃詩《爲龍泉令趙舜徒題》：誠能得初心，何必返初服。有以固中扃，不須防外逐。〔册七一卷七二四〇頁十九〕

吉安府龍泉縣志

【倉廩】

際留倉，舊名慶豐倉，在縣譙樓內東偏。前燬於兵，今新創。〔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十〕

永新志

【山川】

石廊洞，在江西吉安府永新縣之西亭鄉。洞門函丈，澗水中出，可溉田數百畝。〔冊一百三四卷一三〇七四頁五〕

【城池】

縣城，高一丈九尺，厚一丈，周回一百八十步，濠深七尺，唐顯慶四年置。四門：東曰義山門，南曰禾川門，西曰望岳門，北曰朝天門。故城在縣西三十五里，吴寶鼎二年置，唐顯慶四年廢。〔冊九十卷八〇九二頁二十〕

【倉廩】

際留倉，在縣西。〔冊八一卷七五一六頁十〕

【宫室】

知縣廳有如心堂，在縣治之西隅。〔冊七一卷七二四〇頁二十二〕

【古蹟】

南平州故城，在永新縣西二十里，唐武德五年置，八年廢。〔冊九十卷八〇九二頁二十〕

廣興縣故城，在永新縣西百二十里，吴立，隋廢，武德五年復置，八年廢。〔同前〕

知縣廳有清心堂，皆趙不愆置，今廢。〔册七一卷七二四〇頁十一〕

吉安府永新志

【宫室】

八仙臺，在永新縣勝鄉玉筍里。〔册三十卷二六〇三頁十六〕

安福志

【山川】

石廊洞，在吉安府安福縣西一百三十里。洞門廣丈餘，澗水從中出，冬夏不竭，溉田數百頃。鄉人秉炬而入，初若路絶，稍前數步，則平坦空曠，可容千人，如是數處，其間多白石，顔色瑩皎，有石鍾、石鼓、石攏、石椎、石床、石蓮花，形狀詭異。又深入一二里，有巖竇直通嶺背，好事者多遊焉。〔册一百三四卷一三〇七四頁五〕

【城池】

縣城，周廻一百五十步，高一丈二尺。濠深一丈，廣八尺。凡十門：升秀門在縣東，舊

名晴巒。崇儒門在縣東南，聳翠門在縣西南，舊名履新。集慶門在縣西南，通湘門在縣西，具慶門在縣西北，通津門在縣北，觀步門、小橋門、下河門並在縣東北。〔冊九十卷八〇九二頁二十一〕

【陂塘】

蒙陂。溢流陂。三陂，自縣之西遶縣北境而東僅十五里。

寅陂，在縣西四十里。以上並見安福縣內。〔冊三四卷二七五四頁十八〕

【宮室】

縣學西廡有三賢堂，以祠王庭珪、劉安世、劉承弼，有謝諤記。〔冊六九卷七二三六頁十四〕

主簿廳，在譙門內之東，有清心堂。乾道七年，陳謨所創。〔冊七一卷七二四〇頁十一〕

主簿廳有無倦齋。〔冊二九卷二五三六頁十三〕

克己齋，建於主簿廳之東。〔冊二九卷二五三七頁七〕

【古蹟】

安成郡舊城，晉元康元年，朱居爲太守，築郡城。郭內有雙闕，高數丈。《輿地志》云：凡闊八里，而置八門。《太平寰宇記》：漢安成故城在今安福縣西六十里，即漢安成侯張普所理。〔冊九十卷八〇九二頁二十二〕

平都縣故城，在縣南百步。〔同前〕

【人物】

王孚，有學業志行，見稱州里。宋元嘉初，沈邵爲安成相，莅任未幾而孚卒。邵贈以孝廉，板教曰：前文學主簿王孚，行潔業淳，棄華息競，志學修道，老而彌篤。方授右職，不幸暴亡。可假孝廉檄，薦以特牲。緬想遷陵，以遂本懷。〔册六七卷六八三一頁十一〕

安福縣志

【倉廩】

際留倉，在縣治北，收儲軍儲糧米。〔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十〕

【宮室】

上昇臺。黄仁覽爲青州從事，娶旌陽令許遜女，從遜學道術，居清化鄉洞陽山。後全家上昇，山有上昇臺。〔册三十卷二六〇四頁一〕

【人物】

王庭珪，政和八年擢進士第，調茶陵丞，以職事忤上官，拂衣而歸。邑有盧溪，築草堂其上，鄉人號曰盧溪先生。〔卷八五七〇頁二十四〕

劉安世，紹興十八年登進士第，授岳州司户。以明道通經爲主，遠近來受業，寶謨閣直

學士楊萬里嘗師事焉。安世死，萬里爲之服制。及將葬，門人相與私謚曰清純先生。〔卷八五七〇頁二十五〕

劉承弼，字彥純。少有令名，兩舉不第，居閑養志，睦家綏族，嫁遺孤，卹貧士，貲皆已出。時分宜宰謝諤與鄉邑之士千餘人，上其事以聞于朝，詔旌表門閭，鄉人稱之曰西溪先生。〔卷八五七〇頁二十六〕

章貢志

【城池】

章貢州府城，裏城始築無所考。周三里百有十步，崇丈有八尺三分，其崇去一以爲廣，西北距羅城如偃月狀云。城門十三通衢，自淳熙丙午，郡守周必正翻砌，距今四十二年，損缺殊甚。寶慶丁亥，聶子述重甓之，由譙樓南竟鎮南，西竟西津，東竟建春、靜江，行者便焉。巽川門，舊名百勝，淳熙庚子，郡守留正改今名。安教門，俗呼寺步門。永通門，俗呼唐步門。建春門，俗呼斜步門。出東浮橋，貢川門，俗呼李步門。永平門，俗呼天王門。仁豐門，俗呼石床門。靜江門，俗呼縣步門。西津門，舊名通津，俗呼西門，寶慶戊子，郡守聶子述改今名。興賢門，舊子述改今名。鎮南門，舊名來越，俗呼大南門，寶慶戊子，郡守聶子述改今名。

名化遠，俗呼小南門，郡守高夔改名進賢，寶慶戊子，聶子述改今名。後津門、朝天門，舊名朝京，郡守留元剛改今名。〔冊九十卷八〇九三頁一〕

【倉廩】

常平倉，官給鈔一千二百定，收糴米三千石，貯倉以備荒。今廢。〔冊七九卷七五〇七頁二十一〕

南倉，在州治東南一里廣儲坊。乾道辛卯，郡守曹訓建，通守胡安老書額。二倉相通廒眼，并常平倉凡二十區。內一廒，係廣惠館所入租，專以給出嶺仕宦之有死喪者。倉廳各三楹。〔冊八一卷七五一六頁九〕

北倉，在州治東南一里金魚坊。紹興壬申，兵燬。後郡守李耕建。〔冊八一卷七五一六頁十一〕

信豐縣省倉，在鼓樓下。

寧都縣省倉，在丞廳之西五步。

石城縣省倉，在縣治之東一里許。

安遠縣省倉，在縣治之西廡。

龍南縣省倉，在縣治之西五步。

瑞金縣省倉，在縣治之左。

興國縣省倉，在縣門外之西偏。〔冊八一卷七五一六頁十一〕

新倉，在城東坊，舊爲萬户府。〔冊八一卷七五一六頁十三〕

鹽倉，舊有之，後廢。今孝義坊名鹽倉巷。〔冊八一卷七五一六頁二十〕

【陂塘】

凌源莊陂。凌源莊南陂。謝公畚陂。凌莊陂。莊前陂。黃家莊陂。門前陂。社前陂。石峽陂。聚水湖陂。凌家陂。凌家小陂。王全陂。南莊官陂。大唐陂。大東坑陂。南坑塘陂。王五邊塘陂。粟坑塘陂。劉峰頭羅陂。九曲嶺陂。魚溪村陂。朱林陂。葉德莊陂。章株陂。黃坑塘陂。官莊陂。橋下陂。黎坑口陂。龍窠陂。石虎陂。朱公陂。李鬼陂。土陂。小陂。潭坑村陂。和尚陂。楊源村陂。熊家門前陂。心路下陂。沙陂。淡竹手陂。河陂。流湖陂。東陂上陂。小陂。東陂下陂。李三陂。石魚頭陂。社下陂。鄒尊門前陂。郭陂。欄坑陂。下南陂。王坑口陂。社塘陂。湖塘陂。流塘陂。大車陂。小溪陂。早禾陂。小龍坑陂。栖心寺前陂。南田陂。五屋陂。羅塘陂。井坎陂。彭坑口陂。梅前陂。社前陂。田分陂。審前陂。戒珠院前陂。封坑口陂。株下陂。回崗陂。石壁陂。河陂。水坎陂。中沙陂。許八畚陂。腰陂。石斧陂。符家墓下陂。合水陂。路逢

陂。車坑下陂。石虎陂。凹下陂。下爐陂。七解陂。桻樹陂。曹坑陂。陳七園陂。中屋陂。會吴陂。中陂。土堠前陂。蓑衣坑陂。板橋坑陂。上桂溪陂。下溪陂。上烏兜陂。下烏兜陂。長坑村陂。長溪村陂。黄坑村陂。苦竹前陂。黄柴田背陂。郭公陂。樵林村陂。田車陂。小猶大陂。小厥坑陂。蔡家陂。橋頭陂。黄堂霸下陂。小广陂。宋家陂。石龍頭陂。曲坵頭陂。黄坑口陂。沙陂。牌頭陂。蛟窟陂。草鞋石陂。土堆下陂。温公園下陂。通路大陂。大木陂。教口陂。郭公陂。何村坊陂。戴家陂。王于陂。王花陂。莊前陂。雙陂。水口陂。石障下陂。郭陂。大帳陂。小帳陂。崗下陂。養石陂。花陂。下彭急陂。社屋陂。上湖陂。羅新陂。石傳陂。大由陂。羅陂。大陂頭陂。王陂。前陂。小姑陂。小山陂。石頭陂。衮陂。劉婆畚陂。神前陂。五臣陂。賴湖陂。張家陂。石人下陂。石峽陂。陳鞋婆陂。小坑莊前陂。急陂。寒坑口陂。嶺背陂。常平陂。當人陂。白竹園陂。小陂。郭邊陂。村邊陂。竹坑石峽陂。梅頭陂。謝屋分陂。封陂。畚陂。白芸陂。焊琰陂。黄田坑尾陂。下村寺陂。和尚陂。上角陂。塘坑陂。石虎陂。黄嚴陂。魯溪陂。甘刀石陂。汶山大坑陂。相湖陂。龍面龍广陂。王三陂。新塘尾陂。五坑陂。獅子石背陂。吴分陂。廖屋陂。劉屋陂。羊踝莊陂。黎崗頭陂。合溪水陂。羊踝文屋陂。車陂。龍大陂。三湖名陂。原陂。塘尾大陂。棗株下陂。石下湖陂。木彎坑陂。雲

陂。太湖下陂。歷木陂。赤大陂。大泉陂。楊勞陂。小陂。社陂。陳龍逕陂。豬狡陂。棗大陂。章陂。藍田陂。虎广陂。石下陂。下底州陂。黃圓陂。小寒陂。蛟湖陂。屋側陂。沙田陂。木折陂。苦竹尾陂。樟樹陂。燕潭陂。馮屋陂。禮口門前陂。長溪陂。朝上逕陂。小逕陂。沙陂。相思坑口陂。烏陂。村基頭陂。小大广陂。蕭屋陂。蛤圳口陂。廟前陂。村頭石陂。墟場大陂。郭分陂。禮元逕陂。白窰陂。蠶溪陂。圓當陂。沙州陂。石斧陂。背圳陂。大崗陂。仰布陂。娘布石甫陂。高錫陂。劉青陂。中陂。小橋頭陂。後陂。封陂。川崗陂。盧陂。梘陂。里木陂。以上並作贛州府贛縣內。〔册三四卷二七五四頁十八〕

【人物】

石城長松鄉陳氏軍功：皓、敏、孝傅。皓。字彥章，尉司都頭，以軍功奮補承信郎，贈武義大夫。敏。皓子，字元功。以軍功奮終高郵軍楚州，累贈昭慶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贈少師。孝忠。敏之子也，以父恩補官，終武功大夫，高郵刺史，殿前左司翼軍統制。孝義。敏之子也。以父恩補官，終從義郎，瑞州三縣巡檢。孝傅。敏之子也。以軍功奮終保義郎，閤門祗候、御前前軍正將。孝家。敏之子也。以父恩補官，終武功郎，隆興府兵馬鈐轄。孝慶。敏之子也。以父恩補官，終武功郎。孝寬。敏之子也。以父恩補官，終成忠郎。孝榮。敏之子也，字居仁。以父恩補官，終武經大夫，殿前司權鋒軍統制。孝恭。敏之子也。以父恩補官。孝信。敏之子也。以父恩補

官，終承節郎。孝廣。敏之子也。以父恩補官。〔册四六卷三一四九頁十二〕

廖融，字元素，寧都縣人。與逸民任鵠爲詩友，隱居南嶽。湘守楊徽之代歸，枉駕訪之，留宿山齋。〔册一百二四卷一二〇一八頁五〕

章貢圖志

【倉廩】

大濟倉，在城南坊廣儲坊。舊名廣儲倉，改今名。〔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三十三〕

贛州府志

【山川】

甘泉巖，在金精山北，泉瀑自巔而注，故名。舊有七佛寺，周益公記舊游於寫真曰「坡陀七佛之巖」，即此地也。巖與桃林山相望。李後主時，七浮屠入謁，形貌奇怪，自言住此。後訪得七上像於巖間，立禪惠院，賜銀字《金剛經》十部。山頂瀑布下垂，名以天池，水入石中不見，山前忽涌出，景象幽絶。舊有實幻米，贍衆粗給，後有鐫深求贏者，米遂絶，亦可戒貪云。〔册一百卷九七六四頁一〕

通天巖，在江西贛州府龍南縣玉石巖之側。西南一洞，高廣數十丈，上有一竅露天日，故名通天。傍有石獅象、石錢堆、石羅漢、石田、石柱、石鍾。又一洞深廣莫窮所上，今石井基、盤石、丹竈猶存。一在贛縣西二十里，石峰環峙如屏障，廣福寺棲其後，舊有穴徹山巔，故名通天。元祐中，郡人陽行先隱于此，太守林顏號以玉巖翁，今行先祠在焉。傍有趙清獻、周濂溪題名。又有玉巖亭，嘉定丁丑郡守留元剛始建。又《輿地紀勝》云：由廣福院後，嵌石如房，有石穴上徹山頂。王奇詩曰：「松蘿石室中，清雅勝支公。地靜無塵到，天高有穴通。」元祐中，郡人陽行先棲遁巖中，張無盡又琢石佛，迨今賞勝因名。〔冊一百卷九七六三頁三〕

東陽巖，在本府寧都縣，爲御史大夫衷公愉讀書堂。公仕南唐，以文行著于時，適值開寶吊伐，即日謝事歸。黃冠布褐奉母隱此山，終身不出。善八分書，寺觀石刻多出其手，今爲雲巖觀。崖勢峭拔，祠像奇古，木鍾、丹竈遺跡儼然，是爲金精附庸云。〔冊一百卷九七六三頁十四〕

注水巖，在江西贛州府瑞金縣東三十里，兩巖峙立。舊傳伏虎禪師駐錫時，有小寶日出米，隨人多寡可給，後行童鑿之，米不復出。傍有石泉，雖旱不涸。〔冊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十二〕

陳石巖，在江西贛州府瑞金縣東北五十里，舊傳陳武帝霸先發跡地，祠猶在焉，鄉人每

禱必響答。巔有請雨龍池，內有劍門、九曲洞、石窗、石鼓、瀑布水簾，前有試劍石，六和精舍依巖爲之。《元一統志》注：在縣東四十里壬田之上，乃陳武帝隱遁之所，因名。〔册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十五〕

洪石巖，在江西贛州府石城縣西南三十五里。東有牛蹄巖，下有金鷄巖，舊傳見金鷄出入。〔册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十七〕

上巖，在江西贛州府石城縣西六里，與五龍巖相距，中深廣正方。舊有法樂寺，今廢。〔册一百卷九七六五頁三〕

讀書巖，在贛州府石城縣北六十里，中有石牖、石几、石泉。里人許氏嘗讀書其間，故名。〔册一百卷九七六五頁十一〕

小池巖，在本府安遠縣東五里馬鞍山之中，亂石叢然。洞穴廣者可坐二十人，綠巖梅竹清絶。舊有淨侶廬其下。〔册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十九〕

三門洞，在贛州府會昌縣北五里，有基盤石，舊傳道姑於此趺化。今澗水淙琤夾道，桃李茂密，識賞者即焉。〔册一百三四卷一三〇七四頁十二〕

【宮室】

儀門五間，乾道壬辰郡守洪邁重建，列戟二十四。由左右門入，爲東西廡。門之外，左

爲使院公使庫，元改爲經歷司架閣庫，右爲醋庫軍資庫，元改爲推官廳事永豐庫。今左爲通衢，爲知事衙、推官衙、同知衙，中爲知府衙，右爲經歷司，後爲經歷衙、通判衙，又其後爲照磨衙居中，吏舍居兩邊。〔册四九卷三五二五頁十二〕

贛州府圖經志

【城池】

贛州府城，晉永和中始建城二水間，在贛縣。義熙中徙贛水東爲南康國，在雩都。梁承聖初，復徙章貢間，然後定。舊城基在今杖華坊，坊有古城巷。唐刺史盧光稠始拓之，《章貢志》：其制南衍而北鋭，周十三里，崇三尋，廣尋有半，列門十三，樓櫓百二十一。其南鑿址爲隍，三面阻水，水暴至輒灌城。熙寧中，太守劉彝始門水倉，時其起閉，以防水患。東北隅尤易墊且圮，太守孔公翰始甃石，得不圮。《章貢志》：東坡《八境詩》所謂「坐看奔湍繞石樓，史君高會百無憂」是也。紹興壬申迄嘉定甲申，其間或因叛卒燬缺，或爲巨浸頹壞。以後太守梁繼祖、趙善繼、趙公稱、陳輝、高夔、張貴謨、楊長孺、鄭性之相繼加葺。宋亡元興，詔天下城池許拆無修，自此毀爲土阜。壬辰癸巳，四方兵擾，監郡全普庵撒里重修之。戊戌告急，樓櫓始完。秋九月攻圍城陷，陳兵繼修之。逮至版圖歸于國朝，修築加整，粉堞、敵樓、窩鋪，以至各門，兵衛森列，視古所

無。城阻二水爲隍，其制三隅南衍而北鋭，周圍十三里，高二丈四尺，厚一丈二尺。內子城周圍三里一百一十步，高一丈八尺，厚一丈一尺。城東西北阻二水，南有濠爲弔橋，樓櫓一百二十間。〔冊九十卷八〇九三頁一〕

贛州志

【山川】

金精洞，在贛州府寧都縣金精山中。危峰疊壁，瑰詭萬狀，中有石堂，可坐萬人。初吴芮求張麗英，始發卒開鑿。〔冊一百三四卷一三〇七五頁九〕

石城縣志

【山川】

聖石巖，在贛州府石城縣西南四十五里。頂如覆釜，中深廣數丈，俗傳伏虎禪師發跡地。〔冊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十五〕

寧都縣志

【湖泊】

雲石山湖，在山之巔。《南康記》云：廣百餘丈，宋大明中，有至其所遇犀者，今山中猶多異獸。〔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十五〕

【陂塘】

丁陂。曹龍陂。歐溪陂。旗鼓陂。郎源口陂。石背陂。平頭陂。謝陂。村心陂。龍山陂。下保陂。鳳凰石陂。嚴田陂。麻田陂。下保社園陂。下保水車陂。揭源口陂。三霸陂。石壁陂。謝家陂。小陂。杉樹陂。焦林陂。浮嶺下陂。黃家陂。黃沙陂。杜園陂。廟前陂。源頭陂。桃林陂。堤平車陂。盧畚陂。唐林陂。雙圳陂。上角陂。山角陂。上湖陂。黎家車陂。壠車陂。沙陂。謝陂。廖陂。土陂。城下陂。瓦坑口陂。企陂。岡陂。驅陂。李家陂。謝彼陂。上車陂。石碣口陂。黃連陂。高平陂。下傳陂。圓當陂。源頭陂。烏木陂。黃家車陂。謝坡陂。王田陂。大步陂。大步頭陂。龍分陂。雍崗陂。公木坑陂。西崗陂。背田陂。土臺陂。廖家陂。羅車陂。嚴渡陂。謝興源陂。姜雖陂。朱家陂。曾家陂。謝家陂。洪荒陂。謝家灘陂。劉家車陂。高車陂。黃泥車陂。

小南車陂。溪口陂。旱溪陂。車陂。謝坊車陂。合溪口陂。苧畲灞陂。陳坊車陂。坪背陂。車田上陂。合溪陂。大又車陂。小又車陂。合溪口陂。南崗陂。破塘陂。廟前陂。曹頓陂。高車陂。上窰上陂。徐觀陂。三角陂。石湖潭陂。石頭車陂。東諸田陂。廖家車陂。朱家車陂。魚崗陂。豬婆陂。李家陂。寺前陂。土霸陂。宋陂。吳池村陂。長崗門前陂。苦竹陂。宋陂。廖婆陂。新溪陂。何田車陂。車頭陂。渡頭陂。連江陂。觀車陂。梨樹陂。杉口陂。石頭節陂。陳斷陂。車陂。杞林陂。寨下陂。碓頭陂。下車陂。牛欄頭陂。謝家陂。苦稚陂。大桑陂。樹陂。江頭陂。峽面陂。胡田省陂。稻陂。小間陂。陀上陂。蛟潭陂。石角陂。吳家陂。胡田分陂。陳頭陂。省分陂。灣裏陂。雙溪陂。牛欄峽山陂。姜坊上陂。桐木陂。羅田陂。杉陂。姜坊陂。何田陂。胡唐陂。黃坊墟陂。甘坑百田陂。高家陂。波頭陂。胡庄陂。山下陂。黃漂广陂。江背陂。腕裏陂。麻陂。雙源陂。韶陂。宵陂。謝十四陂。許陂。陳元陂。逕口陂。黃漂陂。温坑陂。峰崗陂。觀迷頭陂。螢坊陂。社前陂。上車陂。廖家陂。丘祥陂。謝家陂。石櫃顯陂。廖張家車陂。中車陂。廖家車陂。丘家陂。羅家陂。三沙背陂。高車頭陂。温家車陂。張家陂。王坊陂。中坡。賴婆陂。王坊車陂。村前陂。朱家渡頭陂。甘家陂。謝家陂。茅車陂。山前灣陂。含田陂。廖家陂。劉坊陂。蓮塘陂。張元陂。村前陂。古樓崗陂。羅陂。列

陂。陂下陂。馬池陂。李坊陂。鐵鑪陂。水南村陂。赤土陂。高車陂。源頭陂。村頭陂。水南陂。流灞陂。水南車陂。畔陂。温家陂。虎陂。羅陂。黎家車陂。上車陂。羅家車陂。吴家陂。大車陂。黄田陂。上陂。蒔田陂。付尾陂。楊梅車陂。賴水陂。下園陂。霸裏陂。井水陂。賴客陂。賴牙陂。李家坊陂。江口陂。上陂。中陂。林頭陂。滑石陂。坑頭陂。陂顯崗陂。遭格陂。長地陂。三車陂。黄四門前陂。社前陂。石下圳陂。陂頭陂。柞樹陂。莫大陂。磜下陂。高富陂。溪口陂。桐樹下陂。雙車陂。煉下陂。破角陂。黄沙陂。小廣陂。陳婆陂。竹園頭陂。將坑陂。大分陂。崗下陂。苦株陂。謝大陂。大角陂。楊田革陂。雙車陂。陂面陂。村頭陂。田背陂。甌裏陂。漿溪陂。小坑口陂。田步陂。寺前陂。楊家門前陂。灞裏陂。革裏陂。亭長口陂。灞尾陂。塘下陂。蓮塘陂。革嶺陂。車坑陂。大塘陂。鐵爐上陂。中車陂。杞林陂。長離陂。白沙陂。路背陂。長分陂。白沙口陂。窰背陂。白芸陂。草步陂。黄公陂。柯樹陂。坡圳陂。大長分陂。丘田陂。南坑陂。樟樹陂。漕湖陂。墟背陂。橋頭陂。小車上陂。寺前陂。烏臼陂。樟樹陂。龍窟陂。胡屋陂。油底陂。江田上陂。小溪陂。寨頭陂。嚴坑陂。黄家陂。謝屋陂。虎撩陂。大車頭陂。下村陂。筦竹陂。虎板陂。車中陂。下車陂。車頭陂。井塘坡陂。車陂。石逕陂。乾軟陂。村坑陂。大塘陂。秋塘陂。小布逕

陂。桐樹陂。常嶺陂。門前陂。勞田陂。黎家陂。觀潭陂。王小坑陂。黃瀨陂。章傳陂。黃潭陂。王陂。上觀陂。黃坑陂。以上並在贛州府寧都縣内。大舟陂。阿賴陂。謝田陂。背屋陂。斗田大陂。雷鳴陂。嚴典第三陂。圓翰陂。嵒前陂。石斧陂。苦竹大陂。魚瀨陂。田瀨上陂。田瀨下陂。蘇陂。潭口陂。謝聖邊陂。盤坑圳陂。新營陂。曹田水陂。大湖陂。增陂。摘花嶺前陂。大傳前陂。中陂。石下門前陂。早陂。五斗灘陂。石馬陂。石頭大陂。衆陂。桻陂。油槽所陂。官圳陂。朱陂。劉陂。洪水坑陂。鰕徑陂。麻田陂。疇陂。死狗陂。西坑寨下陂。陳崗下陂。寺前陂。社下澗陂。石下澗陂。猪跳籠陂。古田坑陂。黃土坑陂。社園頭陂。社下陂。古田上下陂。張陂。烏桐陂。李馬陂。猪牢籠陂。蛇頭陂。苦竹陂。何陂。唐田陂。胡背陂。香田陂。門前坑陂。黃崗陂。衆陂。破溪陂。谷樹陂。楊鞋陂。賴田陂。張屋圳陂。三渡陂。低陂。苦竹陂。竹源陂。墟下陂。寺前陂。壇石下陂。黃花陂。橘樹陂。歌山陂。烏口陂。官塘陂。烏陂。大陂頭陂。衢陂。石含陂。水塘陂。廟前陂。社隔陂。竹坑陂。拔口園陂。大胡陂。黃花陂。臘塔陂。黃沙陂。思心陂。梁陂。孫平陂。店陂。神場陂。磨下陂。廟頭陂。板徑陂。楓林陂。曆源圳陂。常陂。曆源徑焊陂。上岸陂。思陂。石洞陂。塚前圳陂。管陂。古陂。石斧陂。深陂。汗復陂。大分陂。黃晚口陂。逕尾陂。黃土陂。石寨陂。箐

竹陂。侃坑陂。冷水陂。小坑圳陂。任屋陂。香陂。上徑水圳陂。龍潭陂。杉岡陂。龍坑口陂。大吉陂。社背陂。大塘陂。新田陂。遠陂。桐林陂。連塘圳陂。大分陂。南木分官陂。罾伏陂。龍前陂。羅陂。王坑圳陂。寨尾陂。見分陂。大分陂。賴分陂。池陂。小莊陂。八十地陂。石虎陂。爐陂。大傳陂。湖沈陂。江右陂。上侶陂。林頭下陂。塘陂。石勿陂。曾陂。下侶陂。爐園陂。瓦竈陂。樓前下陂。馬口陂。礁坑陂。井甌陂。逐陂。岡下陂。石前陂。固石坑陂。山下陂。樓前陂。深步陂。壇口陂。下陂。冷水陂。豬湖塘陂。水逕陂。磜下陂。高坑陂。磚竈陂。思塘陂。大塘陂。江湖塘陂。溫坑陂。李湖塘陂。蕭四逕陂。樟木湖陂。社壇陂。故車陂。寬水湖陂。謝屋林頭陂。高二陂。大瀧水湖陂。橋水湖陂。伏牛坑陂。伏牛坑尾陂。李傳陂。劉坑陂。伏牛嶺下陂。雷屋塘陂。坑口陂。村尾陂。村下陂。高坑水陂。同塘坡。賴大陂。和尚陂。坑口陂。黃分陂。坑陂。磜下陂。傷凹陂。水碓陂。小水陂。河陂。黎屋門前陂。高布陂。隆教陂。社下陂。大角陂。區次山下陂。下龍陂。黃沙陂。下尉陂。寺前陂。潭陂。塘陂。焊塘陂。郭屋門前陂。湖塘陂。破塘陂。曲坑塘陂。杉陂。聰陂。謝陂。社陂。周田陂。連塘陂。苦蛟塘陂。上車坑水陂。朝山塘水陂。橋頭陂。水陂。謝七姑陂。井下陂。門前陂。丁屋陂。舍前陂。何陂。井塘陂。西坑水陂。上林陂。龍下陂。社坑陂。

漏頭陂。寺背陂。神前陂。朝山頭陂。社下陂。苦塘陂。長塘陂。徐陂。七頃陂。竹車陂。赤朱籠陂。黎屋陂。城下陂。丘屋陂。五斗陂。小陂。疊石陂。大坑口陂。籍陂。寅陂。楠木陂。黃岡陂。黃土陂。小塘陂。社坑口陂。社陂。龍小陂。水口陂。赤嶺陂。浮石陂。底車陂。石下塘陂。村前陂。鄭屋陂。白石門前坑陂。白溪陂。劉步陂。葉屋車陂。劉村對江陂。冷水門前陂。羅陂。王江陂。石磜下陂。中田陂。藥棘陂。中貴陂。豐田陂。石峽陂。門前陂。雷田坑陂。鴈門溪口陂。水碓陂。三車陂。傳空陂。心村陂。社下古陂。半照陂。車陂。石沙陂。小車陂。大湖陂。門前步陂。田頭坑陂。上下流陂。長流步陂。盧龍陂。黃沙廟前陂。溪背陂。劉醉坑陂。大許陂。注水陂。石橋陂。社口陂。何坑陂。石虎陂。胡石下陂。鐵教陂。大磜陂。大圳陂。鐘坊陂。教溪陂。門前大陂。竹逕大陂。大佩下陂。山下陂。高車陂。勾土陂。黃屋陂。黎陂。龍逕大陂。石下陂。和尚陂。蕭屋陂。甘湖陂。牛磜陂。上陂。大田古陂。藥棘古陂。賴分陂。胡村陂。門前陂。大坑陂。陳坑陂。大田上陂。大山陂。以上並在雩都縣內。穢陂。溫陂。車陂。以上並在興國縣內。羅陂。溫家車陂。小車陂。白步陂。王陂。鐘家車陂。槌潭陂。塘陂。百广陂。白步陂。歸義陂。汶龍陂。下市車陂。榶梨龍車陂。公婆困面陂。黃得謙車陂。張家潭車陂。官山車陂。孫家灞車陂。瀉口上車陂。瀉源上車陂。江東橋

上陂。孫家車陂。上唐子車陂。過路灘車陂。龍洲嚴坑陂。石鼻頭車陂。下磨車陂。黃崗都分陂。汶口陂。瀉口車陂。橋頭車陂。魚梁陂。舊磨車陂。下唐子陂。顏家車陂。鐘家車陂。浪石車陂。南步陂。黃家車陂。陳家車陂。石壠頭陂。渡頭車陂。上灌車陂。陂坑陂。南分車陂。下梁車陂。園圃車陂。許方車陂。小溪車陂。劉村陂。長村車陂。焦坑車陂。大圃莊陂。大分車陂。黃沙村陂。藥勒陂。水木村陂。謝崗陂。韓家陂。臨江陂。羅田陂。觀前陂。斜溪陂。鄺家車陂。高磧陂。料石陂。山角陂。駱陂。以上並在龍南縣內。內田老陂。竹子陂。禾鍬陂。營陂。獨塘陂。桐陂。合羅陂。何田陂。溫陂。莒步陂。大潭陂。橋下陂。車頭陂。東傳陂。楊柳陂。石湖陂。王陂。皂角樹下陂。以上並在信豐縣內。〔冊三四卷二七五四頁二十〕

瑞金縣〔志〕

【湖泊】

龍湖，在藍田村之巔，清澈如鑑。傍有崖石聳峭，林莽茂密，至者雖盛暑，皆慄。中有龍穴，爲鄉人禱旱地。〔冊二十卷二三六七頁一〕

會昌州志

【山川】

西巖，贛州府會昌縣西七里。舊爲尹侍講天民讀書地。前有流淙飛注，竹木茂盛，爲縣奇觀云。〔册一百卷九七六六頁十二〕

會昌志

【倉廩】

平糶倉，在省倉之傍。寶慶丙戌，權宰鄧剛始創，糴米五百斛儲之。〔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十二〕

信豐縣志

【倉廩】

常平倉，在縣治之東南。〔册七九卷七五〇七頁二十一〕

南安志

【城池】

南安府城。郡城高八尺，厚四尺，周圍一十里一百五十步，淳化辛卯築。《祥符經》。厥初草具，土疏惡，霖雨即圮。池不及泉，狹可踰。紹興乙卯，郡守周琮得請於朝，因綱卒之暇修治之，首末兩年乃成，役工凡九萬七千五百有奇。埤築城二千二百尺，樓櫓雉堞飾具，浚池廣四十尺深十三尺有奇，度遠近置堰以鍾水，設鹿角其上。翰林承旨吴幵作記。淳熙壬寅，郡守管鈗因其缺壞復加展拓，纔十月而畢。高一丈五尺，厚一丈有奇，延袤一十里五步。司諫湯邦彥記之。記謂舊城高一丈二尺，厚半之。越百九十四年，始遇今侯。則指淳化之城而言也。管守稍展，南壁土堅密，艱於鑊鍤。此蓋周守所修，土人傳虔寇三夕而不能破者。又管守既毁舊圍樓戰棚，逼替不能架造而止。甫更二載，城復以雨隳，至數百丈而未已。郡守趙不邃將受代，僅能補苴其南一面。郡守方崧卿繼之，增竈陶甓，任之冗兵，别給醪米，以勸其勤。周遭表裏，稍還舊觀。前此修城，甃其外以土實之，今先縮版築土，然後甃。又講求置堰鍾水故迹，創敵樓戰棚之屬云。今城上乳頭，通四門樓折之，爲一千九百有奇。每一乳頭爲四尺五寸有奇。城南邊江，北帶溪，乃峒山橋之溪。故狹而長，東西微鋭。俗謂之鯉魚形。四門洞闢，上各有樓，東就日，西寶豐，故寶山。南宣化，故董風。北朝

天。故拱辰。皆管守改。三面環以隍，橋跨隍，與門直，惟南江浮橋稍西。初亦直門，陰陽家以爲不利，故遷。北隍之外不數百步而爲溪者二，皆橋以通道。次隍者名峒山，又次俗名孤橋。古記云：「太平發足望孤橋，玉枕姮娥對面朝。丈六金身居水口，却來平地起煙霄。」太平、玉枕、姮娥皆山名。石壁東山當水口，而嘉祐等三寺據其勝處，故有丈六金身之句。南樓之東有圮亭，乾道丁亥，郡守祝深撤而新之，名曰雲山閣。其下直倅廳。後二年，教授楊嘉績復創小閣於樓之西，遠近與雲山閣畧等，扁曰來青。其下直舊教授廳，後移教授廳，拆此爲北門更衣亭。歲久頹圮。咸淳戊辰，郡侯趙公孟薊始至，登陴周視，凡當修築者新之，鼓角弊者更之，東西兩門并書其扁。郡以墻代子城，周回止容郡治郡圃。三面無門，其南門當宣化門十餘步。譙樓五間，蓋亦草創於淳化，紹興癸亥郡守吴暇改作，南康宰李能一爲之記。樓容刻漏鼓角鉦。鉦以爲點，鼓六角三鉦一。《盱江志》：「景德元年，詔下少府，以金鉦一所、戟十枝來賜。」他志則無之。然止賜盱江何也？刻漏置於元豐辛酉，郡守虞肇鑄銅爲壺，十鈎，剡木爲箭二十有四。石匱鐵斛，圓荷渴烏，惟稱。郡判官伍浩記之。郡額則廣東計幙吴諮書。樓前兩序相向，左宣詔，右頒春。土城大約周郡城三面，惟北無之。似以鐵岡一帶爲阻，鐵岡故有富庶門。於巽維，則尾屬黄舊作皇。岡，南行而西轉，首達貢院之前五百步而近。於坤維，則首貢院前，稍折而北，昔西偏有化工門。尾屬興教院西，長倍巽維。巽維之尾絶江腋縣序而北裹報恩寺之背。寺東中路昔有迎春門，今立兩柱榜城内界。坤維之尾亦絶江畧灞頭，歷觀

音堂左而終於壕頭，兩旁皆二百步而遠。今巽維俱存，坤維已夷。坤維之絶江者大半存，而巽維之絶江者亦已夷。夷者基址髣髴，存者堅高睥睨，最或踰再仞，博幾半之，土赤而密，有樸樕草蔓蒙翳處如山阜然。巽維近廣惠山，人或依以葬埋，且池塘田畝在近，因徑其上，俗傳漢庾將軍役鬼神一夕而成。夷者皆取其土他用。管守鋭所作驛使門，當貢院之北二十餘步，南達庾嶺。蓋借此城爲羅城耳。舊路迂曲，自教場前由天慶觀西南，乃通庾嶺。今路平治，土城而南甚順便，然非管守創改也。〔册九十卷八〇九三頁二〕

【倉廩】

常平倉，在鼓樓之西偏。〔册七九卷七五〇七頁二十一〕

【宫室】

仙跡臺，在大庾縣，去縣一里，明教寺内。有一大石，上有巨手跡，掌指皆具，故名之曰仙跡臺。〔册三十卷二六〇四頁一〕

【祠廟】

五神像。大庾縣東去五里，五昌廟内，有五神像。昔漢長沙王度嶺，率百粤佐諸侯，傳國五世。謂之五神者，有昆弟五人，與敵鬬死，靈爲國殤，以刻神像于廟，至今郡人瞻仰致敬。〔册一百七一卷一八二二四頁十二〕

【古蹟】

南康故城，西南三里，東西二百五十步，南北三百步。淳化於古城內創置鹽米兩倉。按城當坤維土城之內，西逼窰務，窰亦用城土。北臨江，今巡檢寨寓焉。南北爲寨，前後門高約二丈，闊五尺，圍近三里。〔册九十卷八〇九三頁四〕

南康縣古城，在今縣治之西南隅，遺址尚存。後議定遷，取抔土於兩地，權其輕重，古城土輕，遂即今治。前帶章江，後枕九日嶺。紹定戊子，峒丁挺亂。越五年壬辰，邑令戴翼始築城，城門四：東曰迎恩，西曰通粵，南曰信豐，北曰鎮北。憲使陳公塏名，制帥李公壽朋書，郡博士鄭霖記。〔同前〕

南安縣城，舊無城。紹定戊子，峒寇挺亂，民居悉燬。寇平，知縣胡泓申郡，郡申諸司，列請于朝，始築城。高一丈八尺，周五百二十丈，皆蓋屋，其門東曰靜安，西曰西成，南曰文化。知軍彭公鉉記。見《橫浦集》。秦郡縣天下，各墮其城。漢祖六年令郡邑城時，郡以南壘縣隸豫章郡。後漢志，豫章二十一城，則南壘有城無疑。然南康古城特著於陳高祖之初，未知爲今郡之土城，將遺址於下邑者歟？〔同前〕

益漿城，當在上猶縣之宣化鄉，即故益漿鄉也。今無遺墟。初灌嬰防南徼，創益漿城，《章貢志》據《寰宇記》作州西南，灌嬰時安得有州。宣化舊境如是。今文英保隸大庾，則宣化蓋與韶州爲鄰云。

宣化止與桂陽集龍爲鄰。〔同前〕

【遺事】

夢松三尺。南康縣祥符禪寺，有邑人鍾輻肄業此寺，手植小松，夜夢朱衣玄冠者謂曰：「松圍三尺，子當榮名。」後累舉不捷，垂三十年登科南歸，視松圍之果符所夢。〔册一百三六卷一三一四〇頁十三〕

南安郡志

【倉廩】

社倉，在郡治之西，與藥局對峙。舊梯雲莊屋，已廢。其租附軍學。前後序載《橫浦集》。今即地基重建，易名社倉。景定癸亥，郡侯饒公應龍撙節浮費，積見錢二千緡省，充糴本，冬收夏貸，以濟艱糴，蓋倣朱文公社倉之規也。〔册八十卷七五一〇頁三十一〕

官莊，附軍倉之西。咸淳丙寅，郡侯賈公蕃世監到諸吏，借兌官錢一萬貫省，買近城田，歲收租米計省斛八百三十二碩有奇。遇夏秋之交，減價發糴，以濟艱糴者。〔同前〕

軍倉，郡治西一里。《祥符經》鹽米倉並軍衙西南一里二百二十六步，今倉不知以何時遷。端拱勑云，虔州所賣通、泰鹽，每斤四十四文足。廣州見管鹽萬數不少，欲候建軍依江

南價賣廣南鹽。及起立倉庫，大叚般廣州鹽，埰積於大庾縣，奏乞賣與虔、吉、袁、洪等州百姓。及依淮南、兩浙例，差置提點私鹽使臣。今商賈仍販通、泰鹽，倉之廢已久。凡時、和、歲、豐等六厰外門揭軍倉字，石曼卿書。咸淳戊辰，郡守趙公孟薊鼎創門臺三間，并厰之腐者一新，軍倉字侯自書之。常平倉附軍倉，秋、收、冬、藏等凡六厰。〔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一〕

南安府志

【山川】

月巖，在江西南安府上猶縣猶石嶂上，穴正圓如月，徑數十尺，表裏不隔，俗謂猶石鼻。〔册一百卷九七六三頁十八〕

【宮室】

三賢堂，在城内寶界法堂之北，安奉元城劉忠定公、鈞臺江公無垢、張文忠公。三先生俱以直言去國，居南安，寓寶界院。淳熙庚子，郡侯李公大正創景賢堂，繪三先生像合祠之，并記。嘉定九年，通守蔣公紃攝郡，始立忠定、文忠像，扁曰劉張二先生祠，祕監袁公燮記。寶祐癸丑，郡侯吴公革因崇闢之，扁曰二忠堂，歲時祠饗無斁。景定癸亥，郡侯饒公應龍又增塑江公司諫爲三賢祠，揭可軒、竹軒二扁於兩楹，祠後建亭曰高爽，且刻三先生題詠

于祠壁。〔册六九卷七二三六頁十五〕

頌僖堂，在蘇文忠公祠後。景定壬戌，郡侯王公季雍捐俸命郡博士薛正己鼎建，祠前守之有德者方公崧卿、陳公畏、王公琳、彭公鉉、王公潭，王公季雍自爲記。〔同前〕

室門，方八尺，廣約十間，上有通天窗。鄧德明《南康記》：山角有石子如彈圓，或見或隱，里人以石室爲黃唐廟。南康縣山角廟疑相傳祠此。〔册四九卷三五二七頁四〕

濟南志

【山川】

五道嶺，在城南七十里。〔册一百二三卷一一九八一頁一〕

天麻嶺，在石固砦山南十餘里。又有一泉。此山産天麻，故名焉。〔同前〕

仙臺嶺，在章丘縣南五十里。中宫鎮南又十里有漢武帝望祀蓬萊處，基址尚存。〔同前〕

長城嶺，在章丘縣南九十里，與仙臺嶺相接。〔同前〕

【宦蹟】

房彦謙，《隋書》本傳：彦謙年十八，風槩高人，廣寧王孝珩爲齊州刺史，辟爲州主簿。時禁綱疎闊，州郡多縱弛。及彦謙在職，清簡守法，州境肅然，莫不敬憚。〔册一百五四卷一四六〇八頁三十二〕

濟南府志

【建置沿革】

平原縣

平原，在《禹貢》兖州之域，春秋時爲齊之西邑，漢爲平原縣，屬平原郡，故城在今縣西三十里。晉屬平原國，宋及後魏、後周因之。北齊省清河郡之鄃縣來入，鄃故城在今縣西南三十五里。隋初郡廢，後置德州。煬帝時，復置平原郡，而本縣仍爲屬邑。唐武德四年，又置德州，或爲平原郡，領縣七，而平原居其一，宋、金並因之。元德州直隸省部，至聖朝洪武元年，撥德州隸濟南府，而平原縣仍屬德州。其山川、土産、風俗、人物，俱詳濟南府下。〔册五五卷五二〇五頁二十三〕

【湖泊】

鵲山湖，舊傳趵突泉北流合諸泉，匯爲陂塘。東抵華不注山，北繞黃臺。今有限水堤存焉。李白有《游鵲山湖》三詩，見文集。〔册二十卷二三七〇頁十三〕

大明湖，在城中西北陽。元遺山云：「其源出於舜泉，其大占城中地三之一。」蓋諸泉競發，北匯爲湖。湖南有唐大明寺，因以名湖。又有西望、北渚、西湖、鵲湖等名，俗呼爲海

子，北出清濟門，與濼水合，入小清河，達於海。〔册二十卷二三七一頁一〕

【鄉鎮】

鑾臺，邑名。〔册三一卷二六〇五頁一〕

桓臺，新城縣邑名。〔同前〕

魯國志

【山川】

黌堂嶺，在濟南府章丘縣東二十五里。東西相連鄒平縣界，内有范仲淹讀書上、下二堂，因名黌堂嶺。〔册一百二三卷一一九八一頁一〕

【宫室】

曹州四賢堂，乃金山東西路提刑使濟陰賀揚庭，户部尚書定陶任天寵，監察御史東明東明舊屬曹州。張特立，昌武軍節度使濟陰商衡。詞賦狀元東明王鶚，鄉人爲之立祠於州學内，以申尊慕之意。〔册六九卷七二三六頁二十七〕

【人物】

崔羣，貝州武城人。祖朝，字懿忠，懷州刺史。父稹，檢校金部郎中。〔册三三卷二七三九頁

十二

崔圓，字有裕，貝州東武城人也。系出清河。有名業者，字伯基，仕漢，封東萊侯。八世孫密，生二子：霸、琰。霸曾孫遵，後燕太常卿，生撫，宋汝南太守。撫生羣，後魏冀州刺史，始居藍田。羣生稜，仕隋，爲兵部尚書。稜二子：君摸、君操。君摸生文舉，文舉生晉，相武后，自後無聞。琰字季珪，魏尚書，生諒。諒字士文，生遇，遇生瑜，瑜生逞，逞生褘。褘四世孫頤，頤子義玄，御史大夫、清丘貞公。義玄子神基，相武后，自後無聞焉。琰弟二子欽，欽生京，京孫瓊，慕容垂車騎屬。生輯，宋泰山太守，徙居青州，號青州房。輯二子：修之、目連。修之子元孫，宋尚書郎。元孫有子亮，字敬，後魏侍中僕射、貞烈公。亮生士泰，征蠻別將。士泰子肇師，北齊中書侍郎，遂居清河之武城。肇師三子：子布、子治、子叶。子布生道淹，道淹有子方騫，萬年縣主簿，即圓之曾祖也。貞固，武功縣主簿，其祖也。景晊，大理評事，其父也。〔册二百八卷二七三八頁九〕

登州府志

【山川】

太白頂，即崑崙山之上，在州東南六十里。其峰高大，故名。〔册二百二十卷一一九五一頁一〕

黃縣呂口觜，在縣西北二十五里。〔冊一百十卷一一〇七七頁二十三〕

【宮室】

寶華臺，在黃縣金華宮北，今廢。〔冊三十卷二六〇四頁十九〕

萊州志

【山川】

九層嶺，在膠州西南一十五里。〔冊一百二卷一一九八一頁一〕

濟寧志

【湖泊】

范蠡湖，在定陶縣西南，約百餘畝，久爲黃所淤，今遺跡尚存。越范蠡嘗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江湖，浮海出齊，變姓名謂鴟夷子皮。父子治産至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蠡喟然嘆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懷重寶間行，止於陶，即定陶也。又謂之陶朱公，因老死焉。〔冊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四〕

【鄉鎮】

麟臺，鉅野縣邑名。〔册三一卷二六〇五頁一〕

朱陳村，在山東濟寧府，去豐縣百里。縣在唐、宋屬徐州，元朝屬濟寧路。東坡蘇軾嘗作《朱陳村嫁娶圖詩》云：「何年顧陸丹青手，畫作朱陳嫁娶圖。聞道一村惟兩姓，不將門户買崔盧。」〔册五十卷三五八〇頁一〕

【人物】

蘇彥容，名德秀，但歡鎮人。世宗十六年登進士第，官至鳳翔府治中。〔册二七卷二四〇四頁十二〕

泰安志

【土產】

濟南府

黃精。〔册九四卷八五二六頁十八〕

鄒平縣志

【人物】

畢璉，字器之，鄒平人。由儒拜監察御史、吏部侍郎，任至東平路總管。兼能幹濟，操守謹恪。〔册一百八二卷二〇二〇五頁十六〕

曹州魯志

【湖泊】

范蠡湖，在陶縣城内西南角窪下地，約二頃餘，凡雨則歲餘不涸，居人稱爲范蠡湖。蓋往昔范蠡養魚之所，陳師道《披雲樓記》云：登樓四顧，則昔之范蠡湖也。〔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四〕

曹州志

【宫室】

三賢堂，在本州。三賢乃越范蠡、秦穰侯魏冉、漢憲侯魏相也。宋崇寧中，知廣濟軍范

致明贊云：「昔我鼻祖，霸越平吴，名遂身退，之陶積居。賢哉朱公，惟道之榮，與而不有，是以從容。有來魏冉，貴戚之卿，相秦封陶，宏大厥聲。賢哉穰侯，明哲而智，匪以畏客，乃身之利。賢哉憲侯，好是正直，名則有實，吏則奉職。我守此邦，亦既見止，顧瞻丘原，想見儀軌。闢室於茲，因舊不侈，名之三賢，以警來裔。」今廢。〔册六九卷七二三六頁十五〕

東昌府志

【郡縣名稱】

晉臺，博平縣邑名。〔册三一卷二六〇五頁一〕

【建置沿革】

冠縣

冠縣，在《禹貢》兖、冀二州之域。漢爲清淵縣，屬魏郡。晉改爲楊平，屬楊平郡，宋及後魏因之。隋改爲冠氏縣，屬武陽郡。唐武德四年，置魏州，龍朔二年，改爲冀州。後爲魏郡，屬河東道，領縣十，而冠氏居其一。宋屬魏州，金屬大名府，元因之。至元十三年，陞冠氏縣爲冠州，隸中書省。至國朝復改爲冠縣，屬東昌府。詳見昌字。〔册二百二十卷一六二二八頁十二〕

【山川】

函管洞，在東昌府博平縣西三十里埈堤鎮北。其洞置於會通河底，以大石甃成方管，水實竅石，冀角其兩傍，復以大石疊而覆之，行河道於上，然後積瀦之潦，得以泄陷淖之壤，肆其耕，然後知水實之功。傳碑石尚存。〔册一百三四卷一三〇七四頁十五〕

濮州朝城志

【人物】

臧公被害，司馬陳容奮然怒，不忍見臧公被害，發憤而起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於是俱被害。時人榮之，因築堂以祀之。〔册六九卷七二三六頁八〕

開封志

【村寨】

空桑村，在杞縣西三十里。傳云伊尹生於空桑，即此地。有宋真宗親幸立石御製書碑。〔册五十卷三五八〇頁五〕

【寺觀】

相國寺，在祥符縣大寧坊，見存。〔册一百四一卷一三八二二頁一〕

開封府志

【湖泊】

蔡家湖，在祥符縣界内，蔡京舊遊之所。〔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九〕

【兵防】

本府

所屬計一百四十二屯。

祥符縣

安吉衛四屯。

神武衛一屯。

寧國衛二屯。

大梁衛一十八屯。

堅城衛一十六屯。

祥符衛三屯。

通許縣

安吉衛四屯。

寧國衛三屯。

堅城衛二屯。

杞縣

安吉衛一屯。

宣武衛三屯。

興化衛四屯。

寧國衛一屯。

陳留縣

安吉衛六屯。

宣武衛六屯。

神武衛一屯。

寧國衛一屯。

祥符衛三屯。

堅城衛四屯。

大梁衛一屯。

封丘縣

堅城衛二屯。

陳州衛計五十六屯：洪陵村一屯，北鄭莊一屯，西鄭莊二屯，白塔村一屯，西城村一屯，雙塚一屯，平信鄉一屯，南鄭莊二屯，古城村二屯，柳牌村五屯，五祥村二屯，永安村一屯，黃堆村四屯，司凌村七屯，九里溝一屯，紅龍溝二屯，明化鄉二屯，馬村二屯，蔡河西三屯，方城店一屯，栗園村一屯，劉村一屯，荆柯村三屯，孟家莊一屯，龍岡村一屯，高橋村三

屯，黄連村一屯，岡頭村一屯，八丈村二屯，名河村一屯。〔册五二卷三五八七頁七〕

【寺觀】

青崗寺，在本府通許縣東南。〔册一百四一卷一三八二三頁八〕

善護寺，在陽武縣治東郭外，廢壞不存。〔同前〕

歐陽寺，在新鄭縣。〔同前〕

城皐寺，在新鄭縣東北歲豐都。〔同前〕

自然山寺，在新鄭縣西南永安都。〔同前〕

香峪寺，在密縣西北三十里。已廢，舊基尚見存。〔同前〕

洪濟寺，在許州城内東北一里。基址尚見存。〔同前〕

王孟寺，在襄城縣庾河保。一在縣南二十里。〔同前〕

洪村寺，在襄城縣穎橋保。〔同前〕

屈村寺，在襄城縣東北三十里。世傳屈平子孫所居之地，後人因以其宅爲寺焉。〔同前〕

駝口寺，在襄城縣東南四十里。〔同前〕

善村寺，在鈞州城西北隅。〔同前〕

彼岸寺，在郾城縣西北一里六十步，有古塔存焉。〔同前〕

華臺寺，在陳州北關，新建。〔同前〕

【人物】

唐朱敬則兄仁軌，字德容，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赤烏白鵲棲所居樹，按察使趙承恩表其異。及卒，謚孝友先生。〔卷八五七〇頁十七〕

元丁讓，郾城人。五世同居，聚族百餘口，鄉里稱其義，立丁氏義門。〔册四九卷三五二八頁二十九〕

元宮珪，許昌人。行修學博，時號儀鳳先生。〔卷八五七〇頁二十七〕

元趙子明，潁陰人。隱居教授。所居有林栢暢茂，學者稱爲栢林先生。〔卷八五七〇頁二十八〕

陳留志

【人物】

韋庚，字宣明，襄邑人也。常居園中，故世謂之園公。與河内軹人甪里先生、綺里季、

夏黃公爲友，皆修道潔己，非義不踐。當秦末，避代入商洛山，隱居自娛。〔冊一百二三卷一二〇一六頁五〕

洛陽記

唐安樂公主奪百姓莊園作石蓮花臺，泉於臺中涌出，窮天下之壯麗，談之難盡。〔冊三十卷二六〇四頁十八〕

河南志

【宮室】

闕聖臺。漢明帝建白馬寺以處摩騰。寺有闕聖臺二，俗云摩騰與諸善信較聖義之所。〔冊三十卷二六〇三頁十一〕

僊人臺，在王屋縣東四十里大行山西，俗說王子晉於此昇仙，亦謂之控鶴臺。〔冊三十卷二六〇三頁十八〕

集僊臺，在登封縣北八里，一在興唐觀東五里。〔冊三十卷二六〇四頁一〕

控鶴臺，王屋縣東四十里大行山西，俗說王子晉於此昇仙，亦謂之控鶴臺。詳見仙人臺

下。〔册三十卷二六〇四頁十三〕

【倉廩】

敖倉。鄭州河陰縣敖倉故地，距今縣治西北一十二里，殷仲丁遷囂即此地。《詩·車攻篇》搏獸于敖，《春秋》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間。至秦始築倉於其上，故敖倉之名。漢高亦因敖倉粟築甬道，以饋軍食于滎陽。至今名倉頭云。〔册八一卷七五一三頁一〕

河南府圖經志

【寺觀】

梁周寺，在孟津縣西二十五里。唐開元二十三年建，有碑銘記可考。〔册一百四一卷一三八二四頁二〕

洪教寺，在新安縣治東北二十五里。〔同前〕

竹閣寺，在宜陽縣治西九十里。〔册一百四一卷一三八二四頁一〕

遍覺寺，在宜陽縣治南四十里。〔册一百四一卷一三八二四頁二〕

原光寺，在宜陽縣治西北六十里。〔同前〕

紫蓋寺，在永寧縣西五十里。〔同前〕

月山寺，在永寧縣東北五十里。〔同前〕

十方淨土寺，在鞏縣西北五里大力山之陽。寺廢，遺址尚存。〔同前〕

會善戒壇寺，在登封縣西十里。按唐宋舊碑云：後魏孝文帝避暑之宮也。有恭陵王者，施禪僧澄覺爲精舍，至隋開皇中賜名會善。至唐重修，後廢。梁宋復興。今寺宇即僧全審之所構也，內有受戒石壇，故又名寺曰戒壇。唐宋間天下僧尼受戒於此。元末兵革，禪宇廊房已廢，佛殿尚存。〔同前〕

少林寺，在登封縣西北二十里少室山北麓。按大藏《弘明集》及唐碑，後魏孝文帝與高僧跋陀之所創也。至梁普通中，有達摩禪師，自西域航海而來，至於金陵鳳凰臺，與武帝對問不契，即折蘆渡江來居此，面壁九年。有僧神光立雪齊腰，求安心法，即斯處也。今有面壁石洞存焉，又有立雪庭、面壁庵，皆是遺跡也。前山曰少室，旁有名城峰，其頂有二祖庵，院有四井，傳爲二祖卓錫泉，此又隱居之所。周武納元嵩之説，禁釋氏之教，寺因而廢。隋文啓祚復興，改爲陟岵。至唐復名少林，歷五代、金、宋，興廢不一，廊宇尚存。〔册一百四一卷一三八二四頁三〕

萬回寺，在舊閿鄉縣南二里，即萬回禪師之故宅也。後爲寺，兵廢，惟基存焉。〔册一百四一卷一三八二四頁九〕

河南府志

【山川】

嶧嶺，在登封縣東南三十里，一名許由山。《高士傳》：許由隱於此山，堯召爲九州長，不欲聞之，滌耳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由曰：「堯欲召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洗耳。」巢父曰：「子若處幽崖深谷，人蹟所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俗間，苟求名譽，汙吾犢口。」牽上流而飲之。〔册一百二二卷一一九八一頁九〕

【兵屯】

本府所屬軍屯計三十五所：洛陽縣李密保五屯，杜村保三屯，康家莊保一屯，金水保二屯，谷水保二屯，偏橋保一屯，水南保一屯，碑樓保一屯，偃師縣韓莊保二屯，宜陽縣高橋保二屯，嵩縣王耆保五屯，新店保二屯，鳴皐保一屯，陝州雙槐樹一屯，鵝鴨池一屯，新店一屯，槐林村一屯，西故驛村屯，黃村一屯，西梁村一屯。〔册五二卷三五八七頁七〕

【倉廩】

板倉，在閿鄉縣西。〔册八十卷七五一二二頁二十四〕

永盈倉，在登封縣西。〔册八十卷七五一一四頁二十六〕

永豐倉，在嵩縣東北。〔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二十八〕

豐積倉，在新安縣治西。〔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三十二〕

濟濟倉，在孟津縣東。〔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三十三〕

新倉，在陝州之東。〔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十三〕

【寺廟】

佛光寺，在緱氏山西南谷內。唐玄奘三藏聽論之處。寺有甘泉。三藏呪出之。〔册一百四一卷一三八二四頁二〕

少林寺，在緱氏縣西南二十里。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爲西域僧跋陀建。跋陀有道業深，爲高祖敬信，於少室山立寺居之，公給衣食。有羅漢臺，臺中有志公和尚十二環錫。常夜降甘露，一名甘露臺。後周武帝廢，隋文帝開皇中再置。唐玄宗御書寺額，有郝羅延神像。夾貯作，功巧奇妙，神彩駭人，武后曾迎入宮。還神勑碑，天寶十四年立。又有三品松、五品槐，皆武后所封。武后封嶽，留寶床在寺，有少姨畫像。又築祭啓毋壇，開寺東輦路。又有達摩翻經臺，梁達摩於此面壁九年。跋陀止水澗止水錫，稠禪師伏虎繩床解虎錫，及志公青玉磬。寺西有一祖蘭若，是僧惠可斷臂求法於達摩，達摩付法之處。〔册一百四一卷一三八二四頁三〕

嵩岳寺，在登封縣東南九里，今洛人但曰岳寺。後魏孝文帝避暑宮，孝明正光元年建爲西閑居寺，後易爲觀，隋文帝仁壽二年改曰嵩岳寺，唐文帝復改避暑宮，後再爲寺。舊傳有韋俊

者。字老師，自疏勒國來訪其兄，蓋得道者也。引一犬攜一胡盧，遇人有疾，即施藥，服之皆愈。一日堂前會齋，請食二分，曰：「吾食其一。」僧曰：「畜類豈可與人同食。」後撫其犬首云：「勿怒。」須臾，犬化爲黑龍，電隨作，震堂宇，遂改爲破山觀，至隋爲寺云。其殿額大帝御書。相傳鳥跡書，今亡。寺前石門爲天下之冠。武后造。博浮圖崇十八級。在石門內，陶時傳云：昔有二人造塔，功巧特異，既成，不知所在。塔內多古畫，筆極精妙。殿石基上佛像一鋪，其左武后真容，皆神功鬼巧，非人力所能。佛座前有武后脩佛文，武后有擔子在內，今亡。金銅像，在殿內，武后鑄。又有武后石室、在經藏院，又云凉堂，其後刻六祖禪師影於壁，俗云石影堂。今置佛像其中，外壁悉刊諸經，皆開元中名人之跡。石瑞像。在東南院，傳云：其像昔浮於河，達於洛，萬人不能致寺，僧以香花迎請，遂致之。其南有逍遥臺、後魏孝明幸此譯經，大帝、武后常避暑焉。因廣其宮殿爲寺，臺上有菩薩戒碑。三花亭。在臺東，後魏孝明建。〔册一百四一卷一三八二四頁六〕

長興土德寺，在登封縣歸恩鄉，本鎮星寺，後唐改今額。殿內古塑九曜，其後壁朱瑤畫天王出遊像。〔册一百四一卷一三八二四頁八〕

般舟尼寺，在登封縣北一十五里。後魏建，唐元和四年重修。疑唐用舊名再立此寺。〔同前〕

芳桂寺，在澠池縣西五里。唐大帝儀鳳四年造紫桂宮，有九玄殿。永淳元年改芳桂宮，弘道元年廢之。後立爲芳桂寺，會昌中廢。〔同前〕

善意寺，在壽安縣西一百步。〔同前〕

衆香寺，在伊闕縣西北一百三十步。〔同前〕

京兆王寺，在永泰寺東嶽之西頂上，寺前有池。池内生青白蓮花、九節菖蒲，異於常者。傳云：昔京兆王患大風疾，來居西頂。人謂曰池中九節菖蒲服之可愈。遂志心服餌，一年而疾愈，因構精舍以居焉。〔册一百四一卷一三八二四頁九〕

洛陽志

【山川】

衙嶺，在恒農縣西三十五里。《漢·地理志》：恒農縣衙山嶺下谷，爛水所出。〔册一百二二卷一一九八一頁十〕

申湖，在城南關。中有亭曰瑞蓮，爲常有雙頭蓮生，因名焉。薛能詩云：「昔年依陝寺，每日是申湖。下淚重來此，知心一已無。雨霖舟色暗，岸拔本形枯。舊境深相惱，新春宛不殊。方來尋熟侶，起去恨驚鳧。忍事花何笑，喧吟瀑正粗。堪憂從宦到，信遣惜懷孤。上馬終回首，傍人怪感呼。」〔册二十卷二二六六頁二十三〕

【倉廩】

河南府太倉，在建春門内。杜預曰：「翟泉在太倉西南。」〔册七九卷七五〇六頁二〕

水南倉，宋太祖常幸其所，制度甚雄敞。按倉之南有土塚，俗傳蔡邕墓，疑非是。〔冊八一卷七五一六頁四〕

水北倉，本梁太祖宅。開平元年，號太昌宮。敬翔興創。《編遺録》云：竟不施行，乃以爲太倉。〔同前〕

【宮室】

關令尹喜每日誦《道德經》，遂築思仙臺望老子。詳望氣臺下。〔冊三十卷二六〇四頁一〕

望氣臺，在靈寶南一十里。昔周老子欲出函關，是時尹喜爲關令，因見祥雲東來，駕青牛車，尹喜遂見老子，跪禮。口傳教于尹喜。老子出關，西過流沙。尹喜每日誦《道德經》，遂築思仙臺望老子。祥雲紫氣，號曰望氣臺。〔冊三十卷二六〇四頁四〕

白鶴臺，在白鶴山之大厨院，即漢胡安飛昇仙之地也。〔冊三十卷二六〇四頁十三〕

河南戟門，儀制令，河南府門十四戟，其戟幡有破壞者，五年一易。〔冊四九卷三五二五頁十〕

洛陽有南掖、北掖、東掖、西掖、左掖、右掖、虎賁掖門。〔冊二百九卷三五一九頁一〕

鴻都門，靈帝命蔡邕書《五經》，刻石立於此。〔冊二百九卷三五一九頁十四〕

朱雀門，《漢官典職》曰：朱雀門在止車門内。〔同前〕

章臺門，在崇德殿前。〔册二百九卷三五一九頁十四〕

鐵柱門，李私奉引更始奔，觸北宮鐵柱門。〔同前〕

平城門，一作平門。《古今註》曰：建武十三年開。蔡邕曰：平城門，正陽之門也，與宮連，郊祀法駕所從出，門之最尊者。《漢官秩》曰：平城門爲宮門，不置候。按《靈帝紀》曰：南宮平城門，當是宮在門之內，所以□言也。李尤銘曰：平城督司，午位處中，外臨僚侍，內達帝宮。正陽南面，炎暑赫融。〔同前〕

樂成門，南宮中門也。〔册二百九卷三五一九頁十五〕

成饌門，東漢有成饌門。《漢書·五行志》：又有成饌門閣。〔同前〕

登賢門，《禁扁》：南宮有登賢門。〔同前〕

德陽門，東漢門名也。〔同前〕

宜秋門、威興門、會福門，並東漢門也。〔册二百九卷三五一九頁十六〕

【寺觀】

建中寺，在孝義里。〔册一百四一卷一三八二二頁九〕

熙平寺，在建陽里。里內士庶二千餘户，信崇三寶。衆僧利養，百姓所供。〔册一百四一

寶明寺，在孝義里之西北。〔冊一百四一卷一三八二三頁五〕

歸覺寺，在城東里。民劉胡以屠爲業，永安中，豬忽人言，胡即以所居建寺，舉家度爲僧云。〔同前〕

王典御寺，在宣忠寺東。閹官王桃湯所立也。時閹官伽藍皆爲尼寺，唯桃湯獨造僧寺，世人稱之英雄。門有三層浮圖一所，工踰昭義。宦者招提最爲入室，至於六齋，常擊鼓歌舞也。〔冊一百四一卷一三八二三頁七〕

靈覺寺，在城西。〔同前〕

禪靈寺，在大夏門御道東。〔同前〕

荷澤寺。在宜人坊西南隅。唐神龍二年，睿宗在藩爲武太后追福建慈澤寺。景雲三年，改荷澤。會昌中廢，後重建。〔同前〕

洪巖寺，在三門津西五里。有石室水潭，無名氏《秋霽詩》云：「四野雲收無點翳，依巖古刹秋晴霽。山色帶露細噴香，溪樹橫烟濃滴袂。喧喧幽鳥語聲和，瀝瀝西風拂面過。石逕蘇苔增紫翠，空餘木落紅黃多。」〔同前〕

奉國寺，在修行坊。本唐張易之宅。〔同前〕

靈仙寺，在皇女臺上。景明中，僧道恒建。〔同前〕

河間寺，在壽丘里。河間王環以宅建。〔同前〕

波斯胡寺，在修善坊。〔册一百四一卷一三八二三頁八〕

修竹尼寺，在思順坊。本後魏匹婁王寺，在故城之西。隋大業三年，改修竹寺，從陶化坊。唐武德元年，徙偃師縣。顯慶二年，徙於此。景雲三年，改昭成寺。韋述記云：尋復。舊圖經云：晉天福四年，改復舊名。〔同前〕

修行寺，隋建。〔册一百四一卷一三八二四頁九〕

隋圓行寺，在淳風坊。〔同前〕

太原寺，在積德坊。唐有武后母榮國夫人宅，後立寺。武后登上陽宮，遥見之，輙悽感，乃徙於積德坊。〔同前〕

唐昭成寺，在清化坊。〔同前〕

花嚴寺，在唐郭善累宅，其南即拜洛壇，太府寺賜坊之地。〔同前〕

衛國寺，在殖業坊。唐神龍二年，節愍太子建，以本封爲之。會昌中廢，光化中復建，有小院十一所。〔同前〕

天女尼寺，在河南錫富坊。唐貞觀九年，建景福寺，武后改天女寺，會昌中廢。後唐同光二年重建。宋有小院二十九。《唐會要》：寺在敦化坊。〔同前〕

唐麟趾尼寺，在興藝坊。〔同前〕

福先寺，在積德坊。本隋楊素宅之半也。唐大帝時爲武后母楊氏。上元二年，立爲太后寺。垂拱中，改報福寺，又改衛國寺。天授中，改福先寺，後門臨上東門街，重樓拄傍門內有博浮圖。大定中，建四向石壁，多唐、宋名人刻名。寺後門有唐應天皇帝撰《三藏聖教序碑》，相王旦書；武后《修浮圖記》，武三思書。寺中小院十一。宋有太祖、太宗、真宗三帝影殿。今惟塔及二碑及二二殿舍存，餘皆卑小。《福先塔題名》：元和二年十月九日，處士石洪濬川、吏部員外王仲舒弘中、洛陽縣令潘高陽乾明、國子博士韓愈退之、前試右衛胄曹李演廣文、前錢塘縣尉鄭絃文明同遊。又太常博士通判留守司隴西李及之公達、秘書丞通判永興軍濟南張掞叔文、留推官趙郡李師錫堯夫同觀昌黎文公名刻，慶曆云云。天聖二年，樞密直學士知留府陳堯佐《觀昌黎題名詩》云：「唐儒抱村者，森森高若林。賢哉韓退之，秀出千萬尋。文參元化淳，道浸滄溟深。清名終古存，豈止浮圖陰。」禮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判留臺晁迥因而更唱，少助推賢：「英英唐韓公，雷動詞文雄。伊昔矜力諫，真能虧直躬。刻石名益光，尊儒道更隆。對此豁塵襟，快哉如清風。」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知留府事王隨、尚書都官員外郎同判府事麻温舒、太常博士同判留守司事王瀆、國子博士前知平陽郡事張綽、太子中舍知府司録事欒沂、知府推官廳公事張汝止，天聖七年閏十一

月九日同遊此。　王攄叔潛、呂言問若谷、尹焞彦明，宣和四年八月晦日遊。　工部尚書知樞密院事修國史兼羣牧制置使陳堯叟、翰林學士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同修玉清昭應宮使李宗諤，大中祥符三年仲秋十月二日。　汾陰之寄過是寺，命大理丞王某題。　給事中知河南府兼留守司事同羣牧管内勸農事薛映、同通判王好古王拯、推官陳汝礪，大中祥符三年孟夏二十九日題。　張穀、弟穀，貞祐四年清明後三日遊。〔册一百四一卷一三八二三頁十三〕

御題寺，在靈寶南門裏。唐寶應元年，德宗以皇子爲天下兵馬元帥，統兵征史朝義，過之，題詩壁間。厥後十七年即位，寺僧玄覺詣長安求寺額，詔以「御題」名之。　唐德宗御題詩云：「高僧居净域，客子戀皇宫。　試訪毗耶室，施遊方丈中。　禪林吹梵響，忍草散香風。　妙説三玄義，能談不二宗。　邑空雙已泯，内外兩緣同。　識盡無生理，乃覺出樊籠。」無名氏詩：「解鞍投宿得禪宫，識破浮生萬境空。　夜静稍聞簷外雨，朝來知是葉間風。」〔同前〕

五張寺，在陝州。　弘農郡庾信《經藏碑》云：蓋聞如來説法，萬萬恒沙；菩薩轉輪，生生世界。　豈直優波提舍、祇夜、修多而已哉！是以熙連禪河，質多羅樹，七處八會，三清四説，皮紙骨筆，木葉山花，象負之所未勝，龍藏之所不盡。　雖復銀函東度，金疊南翻，秦景遥

傳，竺蘭私記，譬猶得海水之一珠，不下崐山之片玉。若夫人雲深藏，師子雷音，梵志往生，聲聞說戒，雪山羅漢之論，鷲嶺菩提之法，本無極際，何可勝言。弘農五張寺者，南陽張元高寓居此地。昔者千金之族見徙五陵，大姓之民移家六郡，蓋其流也。元高五子，負荷遺訓。離經辨志，並是成名；入室生光，咸能顯德。加以尊承慧業，敬愛法門，兄弟同居，共捨爲寺。伽藍肇建，即以「五張」爲名。是知城居趙信，仍名趙信之城；殿入蕭何，即號蕭何之殿。加以象馬無悋，衣裘是捨。春園柳路，變入禪林；蠶月桑津，迴成定水。平輿雖盛，豈可獨擅二龍；扶風最良，不得專稱五馬。寺主三藏大法師映、邑主洛州刺史張隆等，財行法檀，身心罄竭。兼化鄉邑道俗數千，敬造一切德輪，見成三百餘部。琅笈雲書，金繩玉檢，削之蒸栗之簡，裝之酸棗之珠，並入香城，咸封禪閣。坐堂伏檻，羌非湘水之神；綠房紫的，足擬恭王之殿。高掌西望，長河北臨。鼎氣常浮，爐烟咸起。户牖寥廓，吹萬龍門之風；梁棟峥嶸，落客河源之樹。僧徒雲集，不遠燉煌之城；學侶相奔，更合華陰之市。兩陝昔分，實基王化；二陵全阻，翻詛羽檄。虞公屈産，交亂風塵；邵伯甘棠，彫零霜露。雖復兼能共治，未遣渡河之獸；烽柝是警，實擾移關之民。是以法王御世，天人論道，汲引四流，周圓五怖，故能調伏怨憎，消除結縛。法水津梁，得無砥柱之難；香山轍迹，非復終南之險。天子命我，試守此邦，墨竈未黔，孔席無暖，纔臨都尉之境，即有樓船之役。既而

南風不兢，北道言旋，幕府既開，邦君且止。鄉俗耆老，依然此別，屬茲法事，須余制文，聊以課虛，爲銘云爾。舍衛之國，祇洹之園。三明極地，八會窮源。連河競競，勝辨爭論。波提東渡，祇夜南翻。非空即色，離有無言。遠人止足，獨悟重昏。身雖繫鳥，心避騰猿。禪樓却月，義殿翔鵾。迴風香蓋，反露珠幡。西臨砥柱，東背轘轅。河鳴陽硤，山嚮蘇門。翔禽歌囀，流澗茲喧。渡河餘獸，移關舊村。昔爲畿服，今成塞垣。城疑廣武，地似樓煩。爟烽並照，象馬車奔。無鍾襲莒，有雨圍原。不資十方，誰釋三怨。風傾地柱，火及天元。銀鈎永固，金牒長存。封君馬首，方事南蕃。言從揚僕，請謝劉昆。〔册一百四一卷一三八二三頁十四〕

支提寺，在靈寶東門裏。唐貞元四年正月奉勑建。〔册一百四一卷一三八二三頁十五〕

延林寺，在靈寶南六十里。皇祐二年建。〔同前〕

龍北寺，在靈寶東南二十五里。嘉祐八年建。〔同前〕

勝善寺，本名敬愛寺。在石道間兼三龕石像，其地甚廣。開元二十七年建。有上方、中方，世傳武后避暑之地。山下有泉，沸湧成小池，號真珠泉。南有石井，其深逾丈，水出井上，與真珠泉會流作小磑於道右會。宋改今名。成嶧《登勝善寺閣望龍門詩》：「高閣聊登望，遥分禹鑿門。剎連多寶塔，樹滿給孤園。香境超三界，清流振陸渾。報慈弘孝理，行

道行真源。空淨祥烟霽，時明愛日溫。願從初地赴，長奉下生尊。」〔同前〕

追聖寺，北海王建，在報德寺東。〔同前〕

旌孝寺，在洛陽南八十里，府店西二里，故伊闕西北七里。二程先生看墳寺也。〔同前〕

褒賢寺，在洛陽南七十里彭婆店東。范文正公看墳寺也。〔同前〕

石舊堂寺，在石舊谷中三里。吴融詩云：「石舊臺頭有一僧，朝無香積夜無燈。近嫌俗客知蹤跡，幾向中方斷石層。」〔同前〕

迴鸞寺，在陝州南二里後園社。宋咸平三年建，張詠製碑文。〔册一百四一卷一三八二四頁九〕

【遺事】

晉汝南王亮母大妃伏氏，嘗有小疾，祓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

晉朝賢士嘗上巳禊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説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衮衮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其爲識鑒者，所賞如此。〔册一百四五卷一三九九三頁十三〕

【人物】

唐王龜，字大年。父起爲東都留守。龜趣尚蕭灑，不樂仕進，在龍門山西谷構書堂，名曰松齋。放懷物外，每朔望一至府第。後歷越州觀察、武寧軍節度使。龜之子蕘。蕘之子權，後唐爲刑部尚書。長興三年，權於河南訟居民有侵其先祖書堂地，明宗降勑書戒縣吏親治之，河南府給户帖爲證焉。〔册三十卷二五三九頁二十一〕

【詩文】

《南湖新成用前韻示諸君》：霰雪紛紛正月初，春風西圃已堪鋤。放開灩灩一湖水，鑿破青青十畝蔬。未必蒲盤堆小甲，勝於他日鱠長魚。地形南北何須問，襄渚新池總不如。

蒲宗孟《新開湖詩并序》：三堂有北湖，見於韓愈二十一詠，歲久湮没，莫可尋究。耆舊相傳，皆言湖在今牙城之外。予嘗據城乘高而望，直北地形寬廣窪下，恐或然也。北湖不可復矣，遂開鑿南湖以代之。日又作小詩，以論開鑿種植之意，俾觀全詩者，知予不負三堂矣！《將廢西園開南湖先諭老圃》：「擬作南湖當北湖，勸教老圃罷耕鋤。此間有景待垂釣，何處無田可種蔬。長夏便應浮藻荇，高亭行看走龜魚。秋風一棹荷花裏，醉卧煙波欲自如。」《昝司萬參軍甄盤號略主簿何殊南湖種柳植蓮》：「遶岸便須多種柳，蒲湖仍爲遍栽蓮。長條翠蓋成陰日，我欲移舟處處眠。」《諭甄何二君於南湖諸亭築孤嶼》：「孤嶼莫教閑草占，諸亭還向四邊開。涼天我欲携樽酒，同與清風白月來。」《諷甄何二君南湖養

魚》：「剩將鱣鮪散南湖，一細千鱗已有餘。傳舍客來須縱食，莫教彈劍嘆無魚。」《諷甄何二君於南湖創小舟》：「細編青篾高爲蓋，密鬬朱欄大作船。准擬使君清興發，銀笙玉笛醉紅蓮。」《諷甄何二君於南湖架梯橋過渚亭》：「橋須跨水三千尺，路要梯橫數百層。會有赤松來過我，待從此處共飛騰。」〔册十九卷二二六五頁十七〕

翰林學士王惲《五賢堂記》：大德丁酉春，洛陽薛君友諒即邵氏安樂窩故址起祠屋，設康節、迂叟、明道、伊川、横渠肖像，膚致歲時香火之奉，牓曰伊洛五賢堂。神嵩清洛，光動户庭。明年秋來京師，屬不肖爲之記。乃告之曰：「二帝三王修己治人之道，待孔孟而後明，立極垂憲，貽則無窮。不幸厄於秦，雜於漢，歷六朝、隋唐，雖有名公碩士間作迭出，其氣量足以恢弘至理，闢除異端，奈智識不能盡窺聖賢要奥，語焉而不精，擇焉而不詳。又局於章句文辭之末，亂以功利禍福之説，故學者汗漫支離，莫知統紀。時則有衛道之士，而無傳道之儒，陵遲至於五季，則可謂之極矣！伊洛諸公，奮起百世，綰持道樞，探窮淵源，克紹絶學，内有以究聖賢規模之大，外有以備踐履節目之詳，故孔孟之教復明，斯文得歸於正。後學知所適從，蓋二百年於兹矣！然而科舉利録之習既久，遽未卒變，以極夫功用之至，伏遇我世祖文武皇帝，資挺上聖，運啓休明，崇尚儒術，尊禮賢俊，於是許、竇、王、姚諸公宗伊洛學，陳説孔孟立極垂憲之教，以致二帝三王所以修己治人要道，蓋已收明德新民殊效於

中統、至元之際。今內而贊助經綸，外而佐理政化，多前日執簡傳經之士，推元本自伊洛諸賢，發明維持之功不爲鮮矣！雖配享學宮，天下通祀可也。況二程世家河南，康節、迂叟、橫渠聿來胥宇，相從至數十年之久，聚精會神，推明訂正，無匪修齊治平之方，性命道德之理。至於談笑游術之智，格物致知之餘，篤志力行，清修苦節，顓以移易風俗，勉助學者爲主。今讀遺書，按故迹，英邁純粹氣象尚可彷彿，廟而貌之，俾嚮之景仰高明者，足以致其誠懇。今而後，瞻拜清光者，可以感其善心，尚何俟贅蕪陋辭於其間哉！敢以不敏辭。」友諒曰：「昔潮人修韓文公廟，東坡有碑；南雄起三先生祠，晦庵作記，謹歲月示後來不爲無例。」惲曰：「若扳援聖賢，則不肖年近衰老，懶於筆硯，雖有言又奚能傳於後也。」惟友諒先世爲洛中名士，其讀書慎行，篤士版，可謂不墜箕裘矣！前任常德府推，復九賢祠，今又創茲宇，庶幾有意修己治人者，非特要取其名而已也。是不可不書。大德戊戌歲冬十二月臘日記。〔冊六九卷七二三六頁二十九〕

楊果《重修繪賢堂記》：洛，周之舊都，《禹貢》豫州之域也。漢、晉、唐因之而都焉。以八方之廣周，洛爲中，利其納貢道里均也。數千百年之間，或因或革，或治或否，其山川之形勝，風土之氣候，迄今爲天下正。至於人烟繁夥，物貨豐殖，隱然一大都會。迨其壬辰癸巳兵荒之後，城郭丘墟，官寺民居，焚毀幾盡，荆棘復見生於銅駝矣！惟廟學僅存一二，然

殿宇廊廡，久爲風雨之所漂沐，欹斜傾倒，殆非一木之可支。大朝龍興，以武功定天下，平復之後，即興文治。凡蒞是邦者，必以興滯補弊爲事，故廟殿廊廡闕門講堂、十賢之像、四賢之堂，煥然一新。但七十子之儔，雖設其位，無可瞻奉，歲時之禮，有所未備，識者惜之。河南洛運司同知昔剌世榮，痛其一簣之虧，義出己資楮券四百兩，繪七十二賢像於東西二廡之下，經營至元庚午春首月，落成於是年秋九月二十有五日也。過者見其衣冠雍容，體貌嚴敬，於是乎生思齊之念，已浹於中矣！公世禄之家，名父之子，年未三十而登顯仕，而能刮去豪習，日與賢士大夫游，從容於文史之間，澹然一老書生爾，故能成此盛事於既泯之後，不亦美乎！他日洛下士庶安其風教，厚其德履，絃誦之聲洋洋乎盈耳，不入小人之歸，皆自君倡之。至正八年二月日爲之記。〔册七十卷七二三七頁十四〕

東萊吕稽中《〔惠民堂〕記》：宣和六年春三月，錢君致道令陝之靈寶。冬十月新縣門，命其佐孫錞紀其事於石。七年冬十月，作惠民堂，以書走京師，請文於吕稽中。上即位之元年，稽中西遊靈寶，則訪令之治於道路者，對曰：「令也，談笑而事濟，指顧而成政，姦日益屏，善日益興，令簡而役均，凡其涖事無一不可者。布於政，小者近者，或見於營造土木之功。先是縣舍仄隘弊陋墮毁，門卑狹不容車蓋，庭除逼仄傾欹，囹圄居西廡之外，簷隤牖圮，可躡而踰、攀而登，劣容囚十數。郵亭次其北，並正寢西序，糞壤瓦礫不治，祠廁並列。

令則即舊而修飾之，廢者起之，弊者新之，不便於事者更之，闕者增之，乃大門宇，正廊庭除，煥然一新。遷郵亭於縣之北，葺其瓦礫糞壤，崇其高蔓以新囹圄，撤其故而更廣之，森嚴固密。闢前園地之隙以滋花卉，以宴以息。鑿池於南，汲井而貯之水，構亭池上，名之曰寒泉。作庵於西，軒牖環啓，蔭以修竹，名之曰翠筠。斬大木，襲密石，作夏屋於其北，合而言之曰惠民。若節春秋，會僚佐、延賓客，擊鍾考鼓，升歌下舞，縱邑人而遊觀焉。黃髮耆艾，兒童婦女，至於獵夫漁老，皂隸胥徒，舉欣欣然謳歌而相慶曰：「此令尹休息斯民而嬉樂之者也。」稽中曰：「善。」志其語而西。館於令酌酒而賀之曰：「今之縣邑，古公侯國也。大丈夫神遊仕南面，有社有民，有威有德，善我勸，惡我抑，攄其蘊而施布之，亦榮矣哉！上而爲宰相，佐天子調和，中而爲郡太守，其下則爲縣令尹，仕宦得行其志，獨是三者而已！」觀其施設去取，而畢知其舉。譴禍是虞，陸陸而餔啜者有之；逸遊廢務，作無益而害有益者有之，吾得謂乎過？治簿書，勤奔走，窮日之力而不少息，苟外乎是堂，豈曰不暇爲，蓋力有所不足爾！令尹者，談笑指顧，而三境以治。視人力之不足者，綽綽然愈於世所謂賢者又遠矣，則甚有大惠於民也，斯焉信之。〔冊七十卷七二三八頁三十二〕

李華《無畏三藏碑》：惟和尚輪王梵嫡，號善無畏，釋迦如來季父甘露飯王之後。其先自中天迴，因難分八王烏荼，父曰佛手王。以和尚生有聖姿，達識早能，兼備德藝，故歷試

焉。十歲統戎，十三嗣位，睹諸兄舉兵構亂，不得已而後征之，接刃中體，捍輪傷頂，軍以順勝，兄以愛全。乃白母后，告群臣曰：「向者親征，義斷恩也；今以國讓，行其志也。」因置位於兄，固求入道。太后哀許，賜以傳國寶珠。南至海濱，得殊勝招提，入法華三昧，聚沙建塔，誓一萬區，黑蛇傷指而不退息。身寄商舶，往中印度，密修禪誦，口放白光，無風三日而舟行萬里。與商人同遇羣盜，阽於併命，和尚慰帖徒侶，默誦真言，七俱胝尊，全現身相，盜果爲他寇所殲，寇乃露罪歸誠。指蹤夷險，越窮荒，踰毒水，至中天境上，乃遇其王。王之夫人，即和尚妹也。和尚服同凡品，而徒侶以君禮奉之。王問獲其由，嗟稱不足。菩提眷屬，是日同歸，慈雲布蔭，一境丕變。於是發三乘之藏，究諸部之宗，品偈章句，誦無遺者。說龍宮之義理，得師子之頻伸，名振五天，尊爲稱首。那爛陀寺像法之泉源，衆聖之都會，乃捨寶珠，瑩大像額端，晝如月魄，夜則光耀。僧有達摩鞠多，掌定門之秘鑰，佩如來之密印，顏如四十許，實八百年也。和尚投體兩足，奉爲本師。鉢中非國食，示一禪僧，華人也，見油餌尚温，粟飯餘煖，愕而歎曰：「中國去此十萬八千里，是彼朝熟，而午時至此，何神速也？」會中盡駭，而和尚默然。本師謂和尚曰：「中國白馬寺，重閣新成，吾適受供而反，汝能不言，真可學也。」乃授以總持密教，龍神圍繞，森在目前，無量印契，一時受頓，即日灌頂，爲天人師，稱曰三藏。三藏有六義，內爲戒、定、慧，外爲經、律、論，以陀羅尼而統

攝之。惟陀羅尼菩提速疾之輪，下脱吉祥之海，三世諸佛，生於此門。夫慧照所傳，一燈而已。慧照殊異，燈亦無邊，由是有百億釋迦，微塵三昧菩提，金剛總攝於諸定，向月懸同於法身，頓升階位，鄰於大覺，此其旨也。和尚遍禮聖跡，周行大荒，不悔艱難，每所三至，爲迦葉剃髮，受觀音摩頂。嘗結夏於靈鷲山，有猛獸前路，深入山穴，穴明如晝。有牟尼立像，左右侍者，色相如生。中印度大旱，求和尚請雨，觀音大聖在日輪中，手執淨瓶，注水於地中。感咽於雙樹之下，問往昔於佛世之人，爲者不言，十問其一，鍛金爲貝葉，寫《大般若》，鎔銀起窣堵波等佛身相。母后謂和尚已化，淚竭喪明。及寄疏問安，朗然如故。大雄滅後，外道如林，九十六宗，各專其見。和尚皆隨所執，乘喻破疑，解邪縛於心門，捨迷津於覺路。法雨大小而均澤，定水方圓而滿器。仆異學之旗鼓，建心王之勝幢，使其以全制狂，即身觀佛。本師喜曰：「善男子，中國有緣，可以行矣！」乃頂辭奉下，至迦葉濕彌國。中夜次河，河無津梁，浮空以濟，受請於長者。有羅漢降曰：「我小乘之聖，大德而登地菩薩。」乃讓席推尊和尚，授以名衣，乃升空而去。至烏暘國，有白鼠馴遶，日獻金錢，講毗盧於突厥之庭，而可敦了請法。和尚乃安禪樹下，法爲金字，列在空中。突厥之妻，有以手按其乳，乳爲三道，飛注和尚口者，乃合掌端容曰：「此我前生母也。」或悞舉刃三斫，支體無所傷，斫者唯聞銅聲而已。至雪山天池，而和尚不愈，本師自空而至曰：「菩薩身同世間，

不捨生死，汝久離諸相，寧有病耶？」言畢而衝天，則洗然而愈矣。路出吐蕃，與商旅同次，夷人貪貨，率衆合圍，乃密爲心印，而蕃豪請罪。至中國西境，夜有神見曰：「此東非弟子界也，文珠師利實護中州，禮足而滅。」以駝負經，至西川，涉龍沙，陷駝足，没于泉下。和尚入泉三日，止龍宫而化之，牽駝出岸，經無霑濕。睿宗道尊德盛，立契無爲，詔僧若那及將軍史獻出玉門塞表，以俟來儀。開元紹興，重光大化，聖皇夢與真僧見，其姿狀非常，躬御丹青，圖之殿壁。及和尚至，正與夢合符，天子光靈而敬悦之。飾内道場，尊爲教主，自寧、薛二王而下，皆跪席捧器，爲師賓大士於天台，接梵筵於帝座，禮國師以廣成之道，致人主於如來之乘，巍巍法門，於此爲盛。有術者握鬼神之契，參變化之功，承詔御前，效其神異。和尚恬然不動，而術者手足無施矣！其餘秘要，代莫聞也。累請居外，勑諸寺遞迎。隨駕至洛京，詔於聖善寺安置。自出内之後，奔走華夷，和尚臨之，貴賤如一。奉儀形者，蓮華開於眼界；禀言説者，甘露降於心源，超然自悟曰：「有其人矣！」法侶高標，唯尊奉長老寶思，惟其餘皆接以門人之禮。禪師一行者，定慧之餘，術窮天地，有所未達，咨而後行。和尚質粹神邁，氣和言簡。不捨律儀，而身心自在；不離坐席，而願力俱圓。有來畢應，觸應無礙，故衆妙懸解，藝能兼於百工，大悲普薰，草木同於一子，不知其極也。於本院鑄金銅靈塔，以此功德，應緣護世，手爲模範，妙極人天。寺衆以銷冶至廣，庭除深隘，慮風至火

盛，灾延寶坊，笑而言曰：「無可爲憂，自當有驗。」及鼓鑄之日，大雪蔽空，靈塔既成，瑞花飄席。前後奉詔，禳旱致雨，滅火返風，昭昭然遍諸耳目矣！從容上請，大庇緇林，正法之興，繫於龍象，信也。表求還國，優詔不許。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七日，右脅累足，涅槃於禪室，享齡九十九，僧臘八十。法界凄凉，天心震悼，詔鴻臚卿李峴威儀賓律師護喪事，以某月日葬於龍門山。涕慕傾都，山川變色。弟子寶思禪師，滎陽鄭氏、明畏禪師琅邪王氏，皆高族上才，超然自覺，息言爲樂說之辨，妙用即禪那之宗，入和尚之室，唯茲二人。而乾元之歲，再造天維，大君心證無緣之悲，躬行不匱之孝，由是釋梵扈蹕，天龍濟師，凶穢掃除，人祇清淨，位光付囑，教大興行。二禪師爰以偈頌刻諸石，法離文字，道不可名，以慰門人感慕之心，有同顏子喟然之歎。其文曰：釋宮尊種，龍扶出池。捨位成道，爲天人師。度微塵寰，行甘露慈。仁消大怖，辨洗羣疑。法本不我，今子得之。隨方演教，聿來中國。帝后承迎，天花滿裓。懽喜園花，惟聞蒼蔔。百千萬億，調伏其心。灌頂在昔，聲聞現今。山王高妙，海月圓深。因於是滅，空悲鶴林。伊水西山，冥冥石室。金棺此閉，式瞻無日。雙寶昭興，教尊言密。歸我者因，因明悟實。

白居易《如信大師功德幢記》：有唐東都臨壇開法大師，長慶四年，二月十三日，終於聖善寺華嚴院，春秋七十有五，夏臘五十二。是月二十二日，移窆於龍門山之南岡。寶曆

元年，某月某日，遷葬於奉先寺，祔其先師塔廟穴之上。不封不樹，不廟不碑，不勞人，不傷財，唯立佛頂尊勝陀羅尼一幢。幢高若干尺，圜若干尺，六隅七層，上覆下承，佛儀在上，經呪在中，記讚在下，皆師所囑累，而門人奉遺志也。師姓康，號如信，襄城人。始成童，授《蓮華經》於釋巖。既具戒，學《四律》於釋晤。後傳六祖心要於本院先師淨名。《楞伽》《俱舍》《百法》，經根論枝，披閱罔不通焉。繇是禪與律交修，定與慧相養，蓄爲道粹，揭爲僧豪。自建中訖長慶，凡九遷大寺居，十補大德位，涖法會、主僧盟者二十二年。勸宣佛命，卒復祖業。若貴若賤，若賢若愚，小中大乘人，遊我門，繞我座，禮我足，如羽附鳳，如水會海。於戲！非夫動爲儀，言爲法，心爲道場者，則安能使化緣法衆，悅隨欣戴，一至於是耶！同學大德繼居本院者曰智如，弟子上首者曰嚴隱、暨歸靖、藏周、常賁、懷嵩、圓恕、圓昭、貞操等若干人，聚謀幢事。琢刻既成，將師治命，請蘇州刺史白居易爲記。記既訖，因書二四句偈以讚云：師之度世，以定以慧。爲醫藥師，救療一切。師之闍維，不塔不祠。作功德幢，與衆共之。〔册一百四一卷一三八二三頁九〕

楊鳳《寄楊正卿兼簡李子微》：洛陽自古衣冠地，勝友新來競結鄰。聞道草玄楊給事，又招著白李山人。石樓並禪煙波晚，金谷聯鏕野草春。悵恨東遊戎馬隔，幾回歸夢到天津。

楊紫陽《寄閿鄉夾谷師》三首：簿書拋擲寄黃冠，過客如雲不作難。一片荆山青似玉，幾時同向月中看。　家在西原欲盡頭，門前流水至今流。世人貪作功名夢，誰向瓜田問故侯。　千征萬戰鬼爲鄰，歷盡興亡得此身。今日潼關坡下路，靜看車馬走紅塵。

《寄閿鄉馬信之》：馬氏家聲許白眉，少從翰墨晚從醫。經春一就成欹側，泉石膏肓不受治。〔册一百四九卷一四三八〇頁六〕

河南洛陽志

【宮室】

三賢堂，在本縣公廨舊基前。塑伊尹像在其中，二程列於左右。元末兵革，塑像已毁，祠堂至今猶在。〔册六九卷七二三六頁十五〕

河南府洛陽縣志

【倉廩】

豐濟倉，一在洛陽縣登俊坊街北，一在修文坊街北。〔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三十三〕

懷慶府志

【山川】

百家巖，在河南懷慶府脩武縣，居太行山之陽，上可容百家，因名。上有精舍，又有煅竈處，州稱嵇康所居。圖經云：白虎巖有臺，又阮氏竹林、嵇康淬劍池，石上字猶可辨，並在寺之左右，唐碑仍存。《脩武縣志》云：劉伶醒酒石臺在焉。〔册一百卷九七六五頁八〕

濬縣志

【人物】

李清臣，字邦直。少孤，事母孝，力勤學問。宋皇祐中進士，舉制考官韓維稱其文，歐陽脩薦爲集賢校理。元豐間，擢尚書右丞。號淇水先生，有《淇水集》行於世。〔卷八五七〇頁二十〕

衛輝志

【山川】

蘇嶺，在輝縣西北六十里。嶺畔有關羽廟存焉。〔冊一百二三卷一一九八一頁十一〕

華嚴嶺，在輝縣西北六十里。嶺畔有關羽廟存焉。〔同前〕

衛輝府志

【寺觀】

蓋墳寺，在獲嘉縣東南二十里程曹村西。自五代晉、漢有之。元丙寅間重修。兵興廢毀，惟有一塔。〔冊一百四一卷一三八二四頁十五〕

長垣縣志

【宮室】

三善堂，昔子路治蒲，孔子過之，三稱其善。後人懷其德，故立廟記之，因以「三善」名其堂焉。〔冊七一卷七二四二頁二十九〕

相臺志

【山川】

林慮縣西北四十里，二峰相去幾百步，故其中缺然如門。野老云：以其峰勢峻巧，若魯班所作，故名曰魯般。按《水經》云：雙泉水出於門東，其門立闕昂藏，石壁霞舉，左右結石修防崇基。其北有偏橋，則林慮之嶠嶺，抱犢回也。〔册四九卷三五二七頁十四〕

撲豬嶺，在彰德府草場之西。此嶺最高峻，傳云獵人嘗逐野豬，豬墜於此嶺下，故俗以名之。〔册一百二二卷一一九八一頁十一〕

流砂嶺，在彰德府草場纏之西南。半嶺皆流砂，自嶺至潞州界亦十餘里。〔同前〕

玉虹巖，在支離叟巖東，下對白龍潭，故曰玉虹。〔册一百卷九七六三頁十六〕

【村寨】

林慮縣谷前有居民數千家，謂之合澗村也。〔册五十卷三五七九頁十〕

貧兒村，在臨彰縣。齊後主高緯天統末，於密作堂側率諸內人閹官等作貧兒村，編蒲爲蓆，剪茅爲房，斷經之薦，折簀之床，故破靴履，糟糠飲食，陷井黎竈，短匙破廠，蒿簷不蔽風雨，緯與諸妃嬪遊戲其中，以爲笑樂。又於其傍作一市，多置貨物，緯躬爲市，令胡妃坐店賣酒，而令宮人交易其中，往來無禁，三日而罷。嗚呼！人之昏愚，有若是哉！趙希循《會心録》：北齊主緯，淫荒無度，狎昵非類，於華林園立貧兒村，帝自衣藍縷之衣，行乞其間以爲樂。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有鬬雞號開府，皆食其禄，此衛懿公鶴有禄位之

類也，欲不亡得乎！〔冊五十卷三五七九頁十四〕

【倉廩】

臨彰縣太倉，在鎮東南七里。魏所置，今其窖尚在。〔冊七九卷七五〇六頁二二〕

積瑞倉，在相州子城門東北。此忠獻韓公因隙地修建。〔冊八十卷七五一二頁二十三〕

廣豐倉，在相州子城門內。〔冊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二十五〕

准備倉，在縣城東門內街南。〔冊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三十六〕

【宮室】

八仙臺，在白龍堂東。七賢八仙，皆古傳其名，云有隱士神仙之流，嘗會於此，其事未詳。〔冊三十卷二六〇三頁十六〕

飛仙臺，在相州府廨敏功堂東北。元祐中建，今搆兩簷觀音殿於其上。臺北十餘步踰巷後圃內，有故休逸臺。少北面山亭故基，金節度使耶律熙載建養素樓於其上，今廢。〔冊三十卷二六〇三頁十九〕

朝元臺，在林慮縣道之北。一峰聳起，出於諸峰，峰頂平若臺然，故名。〔冊三十卷二六〇四頁四〕

雙柏臺，在林慮縣。二古柏生於石臺之側，故曰雙柏臺。〔冊三十卷二六〇四頁十四〕

獻花臺，在天漢橋下，石臺上有四時雜花。〔册三十卷二六〇四頁十九〕

相州四門：東曰永定，宋舊名永定，避真宗山陵，改曰永和。今復舊名。西曰通晉，南曰通遠，舊名朝京。北曰拱辰。舊名通遠。〔册四九卷三五二七頁十九〕

泠風門，在林慮縣。菩薩洞東山上石門，遊人至此，愛其風清清泠泠也，因以名之。〔册四九卷三五二五頁十九〕

【寺觀】

景明寺，在彰德府臨彰縣。按《鄴中記》在鄴城東北三臺東，今之景明村是也。〔册一百四一卷一三八二二頁十二〕

法行寺，在彰德府鎮東南。隋開皇十年置，大業十年廢。上元二年，於鎮西北重置。〔册一百四一卷一三八二四頁十一〕

願力寺，在彰德府鎮西一十里。本名敬因宫，唐神龍元年置，後改此名。〔同前〕

聖窯寺，在彰德府鎮東二十四里。〔同前〕

古路寺，在彰德府鎮南一十五里。唐上元十四年建。〔同前〕

妙福寺，在彰德府臨彰縣東一百步。北齊時，置於鄴縣東城公子坊内，本名廣法寺，後移置於此。隋開皇七年改今額。〔同前〕

太原公主寺，在彰德府臨彰縣。按《鄴都故事》云：太原公主，齊高祖之女，爲東魏孝靖帝后。文宣禪位，以后爲太原公主。天保六年，公主爲尼，因置此寺於苑。後周平齊，寺今廢。〔同前〕

陸居士寺，在彰德府臨彰縣鄴城東南十七里。按王劭《齊志》云：文宣天保六年，梁司徒陸法和以江南有侯景之亂，乃以梁、益、湘、萬、交、廣十州諸軍事來降，上書不稱臣，自號「荆州居士」，帝深禮異之。又《鄴中記》云：其徒七百餘人，悉作禪法，帝令使往觀。其舊隱處乃爲作禪窟，各立窣堵波於其窟上。法和沉伏世跡，不與俗交，帝嘗賜以牛、馬、駱駝等，法和悉驅諸野，縱之，曰：「放爾隨緣，勿以食生爲意。」嘗書壁曰：「十年天子猶乍可，周年天子急如火。」後文宣廢帝驗其言。寺今廢。〔册一百四一卷一三八二四頁十二〕

文昌寺，在彰德府臨彰縣。按《鄴中記》：後魏興和二年，以魏文昌殿名加爲寺號，寺僧二百餘人，常官供給齋食。齊亡，寺廢。〔同前〕

修定寺，在彰德府臨彰縣鎮西七十里合水山下，本名合水寺。北齊大統，法上所建。後有釋僧猛修道於此寺。齊帝嘗獵於西山，失一虎，搜逐甚急。虎馳入寺，若投僧猛，僧猛以衣覆之，虎遂獲免。衆以其修道堅定，故改名修定。寺内有龍花浮圖。又山之極頂有彌勒堂，衆物裝嚴，備殫華麗。按《續高僧傳》，亦法上所作也。隋大業十一年，寺廢。唐貞觀

十年，重建。〔同前〕

清行寺，在彰德府臨彰縣鎮南一里。唐貞觀十年置。〔同前〕

因明寺，在相州。長興二年建。〔同前〕

聖道尼寺，在相州。周顯德二年建。〔同前〕

光天寺，在相州。隋開皇元年建。〔同前〕

慈閏寺，在彰德府湯陰縣南門內街東。唐天壽二年置。〔同前〕

陀彌寺，在彰德府湯陰縣城東北隅。〔同前〕

北陳王寺，在湯陰縣東北五里。前梁大同五年置。〔同前〕

緣感寺，在湯陰縣東北十七里。唐上元二年置。〔同前〕

超俗寺，在湯陰縣西南三十里。唐上元二年置。〔同前〕

釋林寺，在湯陰縣西北三十里。隋開皇四年置。〔同前〕

寂淨寺，在彰德府林慮縣城外西南。唐貞觀十三年置，今廢。〔同前〕

崇曠寺，在林慮縣城內西南隅。唐上元二年置，今廢。〔同前〕

定覺寺，在林慮縣北三十里。唐上元二年置，今廢。〔同前〕

覆護寺，在林慮縣東一里。不獲其置時，今廢。〔冊一百四一卷一三八二四頁十三〕

徠峪寶嵓寺，在彰德府林慮縣西南三十里寶村。已廢，碑存。〔同前〕

徠谷寺。僧達，姓李，上谷人。齊文宣受禪，特加殊禮。達性好林泉，不樂居都城，文宣乃於林慮山造寺，又捨神武舊廟造定寇寺，兩以居之。杜仁傑《遊徠谷寺詩》：與裕之分韻得嚴字。徠山有聞刹，何物命寶嚴。已將水作梯，更以珠爲簾。金門望不極，光怪時得瞻。向來得朋地，故人先有占。茲遊豈偶然，窮覽寧敢厭。此景復此客，取魚熊掌兼。初登指乍染，稍邃蔗愈甜。隨步盡篁竹，欹仄人修纖。中潭閟秋色，落葉即鏡奩。老木山鬼形，拉颰垂蒼髯。其根絡怪石，拏彼千歲蟾。路窮擁抱合，萬古龍飛潛。最愛西北峽，爲我豁滯淹。驚濤忽噴簿，白日飛雨霑。塊坐未淹晷，衣袖翠已粘。居者去不返，清福乃爾廉。過客欲久留，世故縈涼天。飲餘窪尊散，嗣來誰與添。〔同前〕

長廣公寺。陸馥爲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爲政清平。及代還，吏人大斂布帛以遺之，馥皆不受，人亦不取，於是以此物起佛寺，因名長廣公寺。後爲太保，卒。〔冊一百四一卷一三八二四頁十四〕

澤陽寺，在彰德府林慮縣西南二十里義蘭井村。已廢。〔冊一百四一卷一三八二四頁十五〕

【人物】

黃瓊，爲魏郡太守。時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

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況。其孫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册二八卷二四〇六頁十三〕

庾岳延，代人也。恭慎修謹，善處危難之間，道武嘉之。與王建等俱爲外朝大人，參預軍國謀畧，士衆服其智勇，名冠諸將。〔册一百七一卷一八二〇八頁十四〕

王脩，事袁紹子譚。譚爲太祖所戮，脩遂詣太祖，乞收葬譚屍，然後就戮。太祖嘉其義，聽之。〔册二百六卷九一三頁七〕

佛圖澄既卒，石季龍葬之於漳水西紫陌。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西入關。季龍掘而視之，惟有一石而無屍。又有佛調者，澄之弟子也，亡數年，其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見調在高岩上，姿儀儼然，衆驚喜，作禮曰：「和尚在耶？」調曰：「吾常在耳。」因具問知舊可否，良久迺去。八人歸以語同學，衆欲驗之，乃共發冢開棺，不復見屍，惟衣履在焉。〔册二百六卷九一三頁二十〕

【遺事】

《鄴都雜紀》：後魏奚康王，除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死，身亦過疾。巫者以爲虎豹之祟焉。

後魏南安王楨，孝文時，爲鎮北大將軍、相州刺史，以旱祈雨於羣神。鄴城有石虎廟，

人奉祀之，楨告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册一百七一卷一八二三頁十三〕

【詩文】

杜仁傑《善應寺道中詩》：同裕之賦。樹點紅羅幄，山呈緑玉牋。清溪一流水，獨木幾橫橋。老病自知止，隱居誰見招。中途遇知己，相從莫辭遥。

元好問《善應寺詩》：平崗回合盡桑麻，百議清泉兩岸花。更得青山作重複，武陵何處覔仙家。石潭高樹映寒藤，閑有沙鷗静有僧。總愛山陽竹林好，七賢來了更誰曾。夕陽人影卧平橋，倦客登臨不自聊。且於遊魚覔歸宿，争教白鷺逞風摽。山中魚鳥夙相親，問舍求田有主人。自讀舊題還自笑，七年鞍馬只紅塵。前《題善應寺壁》有「紅塵鞍馬幾時休」之句，已七年矣。困不成眠百感生，田家燈火夜深明。無因洗耳風沙底，枉費潺潺落枕聲。

張正倫《遊善應寺詩》：黄塵漲眼厭城居，明秀山川别一區。形勢大綱盤谷序，典刑小撲輞川圖。柴荆寂寂卧雞犬，葦岸紛紛飛鴈鳧。我欲幽棲煙月底，明年准擬結茅蘆。〔册一百四一卷一三八二四頁十三〕

續相臺志

【村寨】

大孟村，在安陽縣。後魏孝文皇帝廟旁有小山曰蒙賚，蓋帝嘗賜賚群臣於此山下，故名之。事具見安陽縣主簿史允升所撰碑。〔册五十卷三五八〇頁一〕

【宮室】

孝子門，在相州。旌表孝子郝泰門。〔册四九卷三五二七頁五〕

相州有蕭千户夫人段氏、蕭提領夫人蒲蔡氏二節婦門。〔册四九卷三五二七頁六〕

【人物】

徠峪寶嚴寺寶禪師，姓武氏，磁州人。慧性超絶，胸次不凡。大定初，起仰山寺於滏陽，殿宇弘敞，極其華麗，柱皆以朱漆之，上設金龍像。又作轉輪經藏，裹以渾金。忽有一人大題詩於金像上，墨汁淋灕，師聞之，不勝其怒，趨而視之，不覺自失，其詩曰：「人笑班鳩拙，我道班鳩巧。一根兩根柴，便是家緣了。」恍疑神筆，遂徑出寺門直入西山，結茅以居。既得幽趣，作《居山好》十首，自此遍歷諸山。大定中，來住徠峪寶嚴寺。二十三年十一月晏坐而逝，是夕大風振地。法嗣雲老復住此寺，有王黄華請疏。古佛家風隨機利物，道人活

計到處爲家。況徠峪天下之名山，寶嚴山中之古刹，薪水可取於俯仰，田園足供於歲時，靡一物之不完，皆先師之所建。饘於是，粥於是，夫復奚疑。父作之，子述之，有何不可！伏惟雲老和尚，傳得白蓮密印，今成翠竹真如。不下蒲團，周遍恒沙界；試拈柱杖，驚倒野狐禪。骨聳晴嵐十二峰，辨頌瀑布三千尺。汰猴思受界，飛鳥待銜花。深山裏好菌安身，鬧市中急須側足。茶煙禪榻，結今日之罔緣；松嶺杉巖，成昔年之夢想。〔册二百一六卷八七八二頁二十〕

【遺事】

王公平，湯陰人。生而穎悟，總角從學。父母素喜道家，繪鍾、呂二仙像，旦夕焚香禮之。一日，公自學舍還家，入草堂，見鍾離左手握丹，右挽袪而坐，欲有所授。公懼，奔告於父母。父母往視之，闃然無見，惟畫像在焉。〔册一百七一卷一八二三四頁十五〕

【詩文】

温子昇《韓陵山定國寺碑》：昔晉文尊周，續宣於踐土；齊桓霸世，威著於邵陵。並道冠諸侯，勳高天下。衣裳會同之所，兵車交合之處，寂寞消沉，荒凉磨滅，言談者空知其名，遭遇者不識其地。然則樹銅表跡，刊石紀功，有道存焉，可不尚歟！永安之季，數鍾百六，天灾流行，人倫交喪，尒朱氏既絶彼天綱，斷兹地紐，禄去王室，政出私門，銅馬競馳，金虎亂噬，九嬰暴起，十日並出，破璧毁珪，人物既盡，頭會箕斂，杼軸其空。大承相渤海王命世作宰，唯機成務，標格千仞，崖岸萬里。運鼎阿於襟袍，納山嶽於胸懷，擁玄雲以上騰，負青

天而高引。鍾鼓嘈囋，上聞於天；旌旗繽紛，下盤於地。壯士凛以争先，義夫憤而競起。兵接刃於斯場，車錯轂於此地。轟轟隱隱，若轉石之墜高崖；硠硠磕磕，如激冰之投深谷。俄而霧捲雲除，冰離葉散，靡旗蔽日，亂轍滿野，楚師之敗於栢舉，新兵之退自昆陽。以此方之未可同日，既考茲沃壤，建此精廬，砥石勵金，瑩珠琢玉，經始等於佛功，制作同於造化。息心是歸，淨行攸處，神異畢臻，靈仙總萃。鳴玉鑾以來遊，帶霓裳而至止。翔鳳紛以相歡，飛龍宛而俱躍。雖復高天銷於猛炭，大地淪於積水，固以傳之不朽，終亦記此無忘。

梁肅《〔定國寺〕題記》：韓陵山定國寺碑文，後魏温子昇所撰也。陳尚書徐陵，嘗奉使至鄴，道過韓陵，因覽斯文，心愛其才，麗手自録之，事見前史。大定戊戌之歲，予出鎮相臺，下車之日，首訪此碑，寺僧云：「經五代之亂，寺遭火焚，碑亦毁裂，無復遺跡存焉。」予恐後世湮滅，乃尋討舊文，命工刊之於石，庶使傳之不朽。

王庭筠《〔定國寺〕詩》：蕭寺殘僧不出門，我來吊古黯消魂。故都誰辨河亶甲，戰處猶知賀六渾。長空澹澹没飛鳥，春草年年生古原。田翁顧豈知許事，日在醉歸山下村。〔册一百四一卷一三八二四頁十三〕

杜瑛《花藏寺詩》：僧吟唄語鬼還驚，城外僧居亦地靈。雪壓瓦溝松有塔，風翻樹頂栢無鈴。事多妄動看栽藥，心未能安聽誦經。但恐歸來業緣在，塵埃昧眼盡冥冥。

武商《遊花藏寺詩》：遶院摻摻長柏楠，遠塵絶欲祖瞿曇。上人趺坐禪初定，門掩蒼苔不放參。　早激顛風撼老柯，春深流水漲新波。有形有跡爲天運，奈得禪心不動何。　入門不及拜堂皇，貪看西山倚短墻。　到此便如開静域，洗除熱惱覺清凉。　踈簾曳曳拂斜樞，几案風翻貝葉書。　地僻日長人跡少，滿庭芳草雜春蔬。　落花寂寂撲窗扉，幽鳥忘機掠坐飛。　静聽老僧談妙理，遲留終日不思歸。　小松偃蹇擁簷低，側栢陰森夾路齊。　羨殺主僧能作務，旋門流水溉蔬畦。〔册一百四一卷一三八二四頁十四〕

杜瑛《墨竈寺詩》：真性空明月在潭，俯看人世局塵函。　水通石竇溪無底，地入山門路半銜。　見説朝衣赴東市，擬將野服老西嵓。　夢中盡是詩中趣，笑挽閑雲倚碧杉。〔册一百四一卷一三八二四頁十四〕

相州續臺志

【倉廩】

崇盈倉，在相州。〔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三十五〕

彰德志

【山川】

林縣有東大嶺，在縣東南一百四十里。〔册一百二三卷一一九八一頁十一〕

彰德府志

【山川】

漏天巖，在河南彰德府彰德縣。巖有異木，折幹倒植，野人號曰「交加木」云。〔册一百卷九七六三頁四〕

讀書巖，在彰德府林州安陽縣黃華山。王庭筠子端隱居讀書之所。〔册一百卷九七六五頁十〕

【兵防】

彰德衛，設立屯一十六所。〔册五二卷三五八七頁八〕

安陽縣

郭村等社計立一十三屯：臧英屯，陳青屯，王成屯，毛通屯，倪遵屯，周興屯，胡成屯，

陳辛屯，李德屯，王成屯，吴義屯，王忠屯，詹祥屯。

林縣

白佛等社設立二屯：菜園屯，柳灘屯。

隨州

譚陂屯，勾陂屯，李陂屯，竇陂屯。〔册五二卷三五八七頁八〕

【倉廩】

伏恩常平倉，在安陽縣。〔册七九卷七五〇七頁二十一〕

唐宋常平倉，在臨漳縣。〔同前〕

彰德府林縣志

【倉廩】

廣盈倉，在皇華坊街北，計廒房三十間。〔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二十五〕

東郡志

【建置沿革】

南燕，即胙城縣也，本古之胙國。《左傳》「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又爲古之燕國，《左傳》「衛人以燕師伐鄭」，是也。漢爲南燕縣。在後慕容德都之，復號東燕縣。隋開皇三年，廢東郡，以縣屬汴州。十八年，文帝因覽奏狀，見東燕縣名，因曰：「今天下一統，何東燕之有？」遂改爲胙城，屬滑州。唐武德二年，於此置胙州，又置南燕縣。四年，廢州，胙城屬滑州。宋熙寧五年，隸開封府。金明昌間，河改南道，胙屬於衛。貞祐南遷，以河爲固，割故胙城之西境與汲縣之長樂鄉，於宜村渡立胙城縣，是爲新衛州，此城遂廢。故胙城之東境，今在白馬境內。《大名沿革》云：今燕闕是也。〔冊二百一十卷四九〇九頁四十一〕

【山川】

按《水經》云：河水右經滑臺城北小城外。大城高昌所築，苻堅亂後，丁零翟遼據之。小城內遼弗毀，漆林猶存。又《周書》滑臺貯粟以擬白馬津。按《述征記》云：登滑臺城，西北望太行山、白鹿巖、王莽嶺，冠於衆山表也。〔冊三一卷二六〇五頁二〕

靈昌湖，湖周十里，人獲菰蒲之利。〔冊二十卷二二七一頁六〕

【宮室】

白馬縣盡心堂，攝白馬事孟防築，爲鞠獄之所。〔李升《盡心堂記》〕：君子之於事無所不盡心，而古人獨於刑曰「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則知刑尤在所慎。以堯爲君，皐

陶作士，可以謂天下無冤民矣，而猶勑戒曰「欽哉惟刑」。舜亦曰「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時乃功」。以天下言之，則事之不可忽者，固有甚於獄官，隨事緩急而爲之應者不一，或失之詳，或失於畧，其悔可以復追，其過可以自新者有之，不害爲君子。至於刑獄一成，則失於俄頃，而終身負愧，遂至於無可奈何者，不可勝數。此不獨有識者皆知，雖塗人亦莫不然。及乎一起爲士，則或狃於勢利，或奪於憎愛，或倚法以削，或傍緣作姦，在可緩而急，當所先而後，百姓始受敝矣！其極也，則又有鑿空以求實，刺骨以求深，原其初心，豈果樂於殺人哉！厚於爲己而已。故前世如于定國、丙吉之類，號爲有陰德，往往福及數世之子孫。自漢以來，名臣以治獄多顯者，史不絕書。故士大夫益以陰德爲可尚，而不知福豈有陰陽哉！特內外之異爾。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明者，陽也；幽者，陰也。事見乎明，道藏於幽，體道故無近功，立事故多後悔，是以有得於內者必忘諸外，施德於陰者必失於陽，雖遲速遠近不同，其爲有得則一也。故先登陷陣斬將搴旗，蒙被矢石，不避陽火，世必以爲名將；而見忌於道家，陰謀密計，以身徇物，疲精憊思，晝夜不得休息，世必以爲名臣，而不免有陰禍，此非得於外而忘諸內之效歟？世固有敦朴樂易，靖共持重，所至無赫赫之譽，爲一時所賤簡，而福履之盛至於累世；或摧頹擁腫，抑情寡欲，忍辱含垢，視之若無能，世所謂吉祥善事者具享之，此非失於陽則得於陰之效歟？故莊子曰：「天之君子，人之小

人；人之小人，天之君子。」可謂知言矣！自非中智以上，是非兩忘，則未始不以得失爲意，使知其終必有一得，則孰肯自蹈於不測之淵。惟其操之不固，恐兩失之，故謂近利爲可得，以冥冥爲可欺，此前世酷吏所以自投於死地而不悔也。夫以須臾之不忍，而受報無窮，則向所謂得者，不足以補所失；忘目前之患，而福履及於後昆，則今之所謂忘者，不足以喪吾存。如是，則其進非得也，其退非忘也，雖利非福也，雖害無傷也，在我所擇而已矣！白馬於滑屬邑中，號爲難治，孟君攝事數月，囹圄屢空，一境遂以無事。暇日營堂於廳之西，爲鞠獄之所，且以盡心名其堂。郡官李升，喜而爲之記。〔吴安持《題盡心堂記後》〕：余既得與孟君從事，其始也特知其有才，及見其不以細故事外爲急，慨然有哀矜庶獄之意，猶以爲未也。又爲堂以表之，朝夕觀焉。然後又知孟君所存，在此而不在彼。誠能慎終如始，則陰德未可量也。樂爲道之。雖然，孟君之去有時，來者無窮，入其門，升其堂，視其榜，由是以思，必有一得，雖有外物，將不能奪。吾將見一邑之民，枉者得直，冤者獲伸，則流澤之遠也，豈止五世而已哉！乃書於記後。元祐元年八月九日，吴安持題。〔册七一卷七二四〇頁五〕

【人物】

〔齋〕

畫舫齋，在歸鴈亭，歐陽文忠公修，遺址尚存。〔册三十卷二五四〇頁十七〕

崔尚志，字士元。安豐務提領。〔册三三卷二七四一頁二十三〕

成偉，滑州録事。于信，字信之，由吏員入仕，轉輝州判邯鄲縣尹。子廕開州務副。〔册二百一六卷八〇二四頁十八〕

【詩文】

孔璋《請替李邕死表》玄宗：山東布衣臣某言：臣聞明主御宇，捨過取能，舉材棄行。烈士抗節，勇不避死。見危致一作「授」。命。晉用林父，豈念過乎？漢用陳平，豈念行乎？禽息殞身，豈惜一作「愛」。生乎？北郭碎首，豈愛死乎？向若林父死，陳平棄，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利，漢無皇極之尊，秦不兼西戎，齊不霸東海矣。臣伏見陳州刺史李邕，學成師範，文堪經國，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張易之弄權，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韋氏將勢，言出禍應，而邕挫其鋒。雖身受謫屈，終姦謀中損，然則邕有大造於我邦家也。前宋璟每厚遇者，豈以才重，抑嘉其忠於國矣。今聞坐贓，醜敗厥行，且斯人所然者，拯孤恤窮，救乏賙患，積而能散，家無私聚。陛下下吏訊之，聞諸道路，執法者將極加之以刑。噫，天之將喪斯文，死在朝夕，永辭聖代。臣聞生無益於國，不如殺身以明賢。臣顧朽材，輪轅無取，徒獸視禽息，雖生何爲？況賢爲國家之寶、社稷之衛，若喪國家之寶，失社稷之衛，哲人云亡，國將若之何？是臣痛惜深矣！臣願以六尺之軀，甘受膏斧，以代邕死。臣之

死，所謂落一毛；邕之生，有足照千里。然臣與邕生平不穎，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是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代人任忠，義也。臣獲二善而死，死亦不朽，則又何求！陛下若以臣之賤，不足以贖邕，鴈門縫腋，有足效矣！伏惟陛下寬邕之生，速臣之死，令邕率德改行，全林父之功，使臣得瞑目黃泉，附北郭之跡，臣之大願畢矣。陛下若以陽和之始，難於用斧鉞，俟天成命，敢忘伏劍，豈煩大刑，然後歸死，皇天后土，實鑒臣之心。昔吳楚七國叛，周亞夫得劇孟，以爲寇不足憂矣。夫以一賢之能，敵七國之衆，伏惟陛下敷含垢之道，存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李邕，豈惟成愷悌之澤，實亦歸天下之望。臣先君孔子曰：「鄉人皆惡之，未可也。」況大禮之後，天地更新，捨之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深思之。臣聞「士爲知己者死，」且臣不爲死者所知，而甘於死者，豈獨爲惜邕之賢，亦成陛下矜能之德，惟明主圖之。臣璋死罪死罪。〔册一百三卷一〇三一〇頁二十三〕

《內黃縣崔令尹頌德記》：內黃邑，亶甲之東壖也，即藩闔咽喉，神散血脉，前吞馬頰，右控龍岡，列王豹變之鄉，七雄虎踞之地。張賓、崔皓，曾施裨國之謀；荀彧、田豐，亦運邦家之策。高旗長轂，雨驟雲屯，綿歷歲華，其來有矣。洎故南陽郡王咨其酷虐，縱彼兇狂，納奸佞之言，忘中諛之諫，內棄貔貅之士，外連烏雜之兵，禍及生靈，毒流草木。致使交鋒洹水，決戰斯疆，尸滿郊原，血流平地。曹公之入徐壤，靡有孑遺；項氏之陟襄郊，疑無噍

類。爰我相國，謂左右曰：「然已息干戈，未蘇疲俗，活吾赤子，須藉良材。」乃衆舉博陵公玭爲之令尹，語於相國曰：「公甲門茂族，禮樂名家，蒞事惟能，應機不滯。累曾撫字，頗善普牧。若令尹以用於心，可上尊與當如是說。」召見怡顏，親受化說，以其斯道。令尹既得其命，尋至茲封，煙去蹤燎，庶之尚爍，刀光之跡，染閭巷之猶腥，蘊室壞摧，極目荒毀，燕棲春樹，人宿燒屯，十家之中，黔首無一半矣。國行之內，肯使無二三焉。莫不側問鄉閭，躬詢比屋，傷嗟待之，起念通宵。憧憧往來，孜孜朝夕，而又撫之以惠，成之以能，均訐勸之恩，妙有推携之能。末途暮歲，歸俗如流；襁負盈途，接踵而至。然後重修驛署，置門榻之尤新；再搆旗亭，飾廊房之過畜。相國乃賞其功幹，遷任新鄉，耆老攀車，兒童卧轍，諠譁塞路，行莫能前。遞相讓之，遂再陳請，乃問於相國，相國聞而喜焉，謂左右曰：「嘗求所舉，信不罔乎！有此政聲，宜從請矣。即可恩以遠錫，爵可就加。」纔歷周年，兩授寵秩，初允留之請，旋加正之名。信及蝤蜈，聲揚相府，政追前哲，名邁古賢，不徇私而立身，不苟媚而取俗。陶淵明之五柳，更益芳聲；宓子賤之一琴，尤光茂績。我令尹潛敷陰隲，顯著誠明，愈四鄉之瘡痍，蘇百里之疲瘵，洋洋德美，嘉譽孔彰。聊書不朽之功，以紀他山之石。縣尉樊公偲，儒囿騰芳，詞林茁秀，心澄皎月，德瑩冰壺。勸彼農桑，出不嫌於乘露；聞其疾苦，歸匪憚於帶星。與令尹盡節奉公，勞神萃思，席無暫暖，身不求安，固力規畫，不日完

緝。此乃聲流衆口，德叶群情，裨贊之功，可謂大矣！列在貞珉，以述政能。大順元年閏九月十日，鄉貢進士蘇圖元撰。〔册三四卷二七四四頁二十〕

元王惲《苑村道中》：霧重連山暗，泥深去路賒。及時沾好雨，下馬課田家。耕隴來樵唱，吟鞠濕露華。野桃無意緒，紅爛武陵霞。

萬井浮晴靄，人心一雨安。穉桑枝婀娜，布穀語翻闌。老羨爲農樂，身慚濟物難。故園歸未得，庭樹鵲驚寒。

和氣曉氤氳，今春好雨頻。山川爲改色，草木陪精神。政簡時能禁，民安國不貧。放身田舍去，誰羨擁朱輪。

客枕無長夢，雞聲促早裝。暮吟中冉驛，朝走豕韋鄉。雨濯天星大，雲迷曉色蒼。愧無康濟術，傳食每遑遑。馬健川途易，人便沆薩涼。花時爭播穀，蠶月未條桑。宿霧張雲幕，殘蟾偃珮璫。盈盈花上露，行濕帽簷香。〔册五十卷三五七九頁二十四〕

東郡白馬縣志

【宮室】

清理堂，縣令元起立，遺址尚存。〔册七一卷七二四一頁八〕

滑縣志

【宮室】

歐陽修守滑時，於署事西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曰「畫舫齋」，有記，見文集。〔册三十卷二五四〇頁十七〕

許州志

【人物】

蘇轍，元符三年歸自嶺海，復官，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觀。轍有田在潁川，乃即居焉。深藏自守，不與世接，逍遥嘿坐，如是者十年，號潁濱遺老。作傳凡萬餘言。按徐度《却掃編》云：子由南還寓居許下，多杜門不通賓客，鄉人來自蜀中求見，伺候於門，彌旬不得見。宅南有叢竹，竹中爲小亭，遇風日清美，或相羊於其間。鄉人既不得見，則謀之閽人，閽人使待於亭旁，如其言，復旬日果出，鄉人因趨進，子由見之，大驚，勞問久之，曰：「子姑待我於此。」翩然復入，迫夜竟不復出。轍兄軾，字子瞻，亦嘗寓潁昌，至今猶以坡仙名其坊。後卒于常州。〔册二百八卷三四〇一頁五〕

鈞州志

【宮室】

志古堂，劉伯壽作堂于新鄭縣治，尹洙字師魯爲之記。大畧謂：古人行事之著者，今而稱之曰功名；古人立言之著者，今而稱之曰文章。行事立言，不與功名文章期而卒與俱焉。後之人欲功名之著，忘其所以爲功名；欲文章之傳，忘其所以爲文章，故雖得其欲而戾於道者有焉。如有志於古，當置所謂功名文章務求古之道可也。古之道豈遠哉，得諸心而已。〔册七一卷七二四一頁十七〕

靈寶縣志

【村寨】

田真、田慶、田廣，靈寶人。昆季三人，以義讓見稱，所居曰田村。昔有紫荆樹，根荄尚在，因兵革斫伐不存。今爲田莊，在縣南三十五里。〔册五十卷三五七九頁五〕

汝寧府志

【兵防】

汝寧府所屬計六十七屯。

汝陽縣

徐家莊屯。黃里保屯。黃家店屯。賈家莊屯。劉家莊屯。馬家莊屯。謝唐店屯。苧蘇店屯。楊家店屯。趙家店屯。永豐屯。興莊屯。石羊保屯。蕨家莊屯。羅古橋屯。右魯莊屯。西逢保屯。窰灣屯。綠臺屯。寨頭屯。右廣積屯。七里保屯。趙莊屯。桃陂屯。羅莊屯。臻口屯。殷宅屯。官莊屯。三橋屯。萬勝屯。吳莊屯。崇興屯。慶豐屯。永安屯。後廣積屯。永積屯。積餘屯。義永屯。新安屯。

確山縣

劉家莊屯。李家莊屯。葛家莊屯。溝頭屯。左韓莊屯。陂頭屯。石橋屯。路家莊屯。桃莊店屯。達達莊屯。新莊屯。右韓莊屯。後魯莊屯。三溝屯。栗林莊屯。夏家莊屯。窰莊屯。曾塘堰屯。棠林莊屯。梁塘堰屯。趙家莊屯。柳莊屯。

上蔡縣

邵店屯。半坡店屯。陳家莊屯。周家莊屯。〔册五二卷三五八七頁七〕

【倉廩】

軍儲倉，在府治前東偏二十餘步，創立洪武八年。又於府治東南三百餘步，增蓋倉廒，亦名軍儲倉。〔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三〕

信陽志

【宮室】

真武臺，在州西北隅，高三丈餘。舊有真武廟，今臺存。〔册三十卷二八〇三頁十七〕

信陽州志

【倉廩】

廣濟倉，在州治西南集賢坊。〔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二十四〕

羅山志

【城池】

《祥符圖經》載：縣城周圍二百八十七步，今無城。圖經又謂縣令廨宇在縣城内，則環繞縣治二百八十七步之内皆城基矣。〔册九十卷八〇九二頁六〕

【人物】

陳遷，字德升，年十六游學金陵，以强記聞。王荆公嘗命與陸農師徧觀蔣山碑石，無慮百言，歸而暗録，不遺一字。越二國，因病留蔣山，與勇禪師言話有契，勇與頌云：「胡孫兒子太惺惺，愛弄千年鬼眼睛。不現宰官身説法，時時來我頂頭行。」即棄儒冠，逸於鄉里，究心禪寂，爲《續燈録》。蔡元度、朱世英諸顯人，咸師事之。〔册四五卷三一四二頁十九〕

【詩文】

宋陸游詩《視陂至崇仁村落一首》：津亭徙倚客衣單，秋盡江南亦已寒。鴈翅不禁踈雨濕，楓林初染早霜丹。少年已歎儒冠誤，暮景更知行路難。倦馬歸來踏殘日，長吟聊得寫憂端。〔册五十卷三五七九頁十六〕

吴鎰《宗老堂詩》：八十郎君類若翁，一門兩世壽吾宗。晴空矯矯歸來鶴，冬嶺槃槃晚秀松。重見堂懸宗老牓，大勝身襲列侯封。宦遊良苦端居樂，小弟輸兄冰雪容。〔册七十卷七二三八頁九〕

光州志

【宮室】

金剛臺，在固始縣城南一百四十里。宋時民人避兵處。〔册三十卷二六〇三頁一〕

南陽志

【寺觀】

登禪寺，在鎮平縣西一十五里。〔册一百四一卷一三八二四頁十六〕

鄂城寺，在鎮平縣北四十五里。有磚塔稜層，至今尚存。〔同前〕

潤國寺，在鎮平縣東三十里。〔同前〕

興佛寺，在鎮平縣西一十三里。〔同前〕

弘德寺，在鎮平縣西北一十五里。〔同前〕

塔亭寺，在郟縣西四十里。〔同前〕

嶋峪寺，在郟縣西西十里。〔同前〕

壽峰寺，在郟縣西四十里。〔同前〕

尼摩寺，在裕州西北五十里。〔同前〕

熊古寺，在舞陽縣西南。〔同前〕

丈八寺，在舞陽縣西北二十里。〔同前〕

寧利寺，在舞陽縣西北。〔同前〕

璋環寺，在舞陽縣東北五十里。〔同前〕

風穴寺，在汝州北二十里。〔同前〕

南陽府志

【兵防】

本府守禦南陽衛左右前後千户等所計二十五屯。

南陽縣守禦左右千户所十五屯：卧龍崗屯，蚊子港屯，北牛羊寨屯，附郭屯，岔河屯，南牛羊寨屯，石羊屯，北雷屯，北石磨鼓屯，盈益鄉屯，七里屯，南石磨鼓屯，滍兒河屯，鎮莊屯，雞頭湖屯。

鄧州守禦前千户所二屯：七里河屯，陶莊屯。

唐縣守禦後千户所八屯：車兒港屯，東趙莊屯，東三家河屯，清水河屯，徐家團屯，張

青寨屯，竹根潭屯，西三家河屯。〔册五二卷三五八七頁八〕

新野志

【湖泊】

芰湖，在縣南四十里。湖中多有芰荷，故名之。〔册二十卷二二六六頁十五〕

壽昌乘

【湖泊】

黃石湖，在武昌府郡東六十八里，周九十五里。《輿地志》云：西塞有黃石，故名。《水經》云：江之右岸得黃石山，水逕其北。注：對黃公九磯，所謂九圻者也。〔冊十八卷二二六一頁二十一〕

車湖，在武昌府郡東三十里。蘇軾在黃州時，王文甫居湖上，往來殆百數。欲買田老焉，會量移不果。餘見車武子墓條。有車武子墓。〔冊二十卷二二六六頁二十二〕

【陂塘】

南陂。楊井陂。何四陂。婁家陂。黃公陂。秦家陂。少府陂。大陂。蘆陂。廖家陂。楊家陂。鋪陂。鹿山陂。金陂。蓮荷陂。李婆陂。蔣二陂。甘師陂。垂陂。宋八公陂。新陂。後陂。古陂。魯家陂。黃師陂。黃土陂。白水坑陂。成子陂。橫陂。魯二陂。小洪陂。余家陂。李婆陂。雷城陂。彼家陂。油榨陂。陳從陂。尤陂。小陂。姚二陂。赤稠陂。蓮荷陂。石陂。已上並在武昌府郡邑內。〔冊三十四卷二七五五頁一〕

【詩文】

錢文子《宓尊絶句》：招邀風月須坡叟，管領江山屬漫郎。更築危亭依巨石，願從二子老滄浪。〔册五一卷三三八四頁二十一〕

〔壽昌〕圖經志

【湖泊】

西湖，在壽昌縣西，廣袤二百里，申請爲放生池，至今不廢。十步有飛橋跨其上，唐景福二年，縣令戴筠開。〔册十九卷二二六三頁二十〕

武昌志

【湖泊】

武昌湖，在縣東北三十里。源出苕山、鳳棲、烏龍諸山谷中，合馬頭、蘆薪諸水，瀦而爲湖，廣可十里，袤乃三十餘里，東接青草湖。〔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六〕

【官署】

長江署網局，在平湖門外。〔册一百七八卷一九七八一頁八〕

武昌府雜造局，隸承宣布政使司。〔册一百七八卷一九七八一頁二十三〕

【倉廩】

寄椿倉，在市東吴王城之側。先是淮西軍儲在光黄之間梅林等處，壽昌升郡，遂移置焉，以備齊安起發。〔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三十三〕

大軍倉，《壽昌乘》：武昌府在市西天慶觀之側。〔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四〕

都倉、常平倉，《壽昌乘》：武昌府在市西崇真坊。〔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五〕

【人物】

《陳求道補傳》：陳求道者，鄂州咸寧縣人也。其叔祖名卓，字某，有腴田五千畝，兄之田止一千，卓愛其兄賢，願同業，曰：「以五千腴田而就其寡，不已愚乎？」卓曰：「人生飽食暖衣之外，骨肉歡聚而已，何以多田爲？」其後兄子康民登進士第，官至太中大夫，是爲求道之父。求道字得之，元符間爲某州通判，其兄弟分田，馳簿券達之，求道大書勸戒之詩，至今人誦之。靖康間爲朝奉大夫、都水監使者。金人犯汳原，大括民間金帛，屬王時雍括東北壁，徐秉詰括西南壁，求道與余大約爲受納官，轉付金人朝。請徽宗出郊講和，樞密馮獬請尤切，求道力以爲不可，不聽。臨川危素曰：「知汀洲羅必先有道君子也。嘗爲求道著《仁説》，有曰：『仁者天下之公理，私害之，公忘矣。』求道之死，殺身以成仁者，嗚呼難

矣！」臨川危素撰《陳求道補傳》。後至正四年五月，經筵檢討危先生時詣四明，余忝郡臬，事暇日相與汎論古今人物。先生語及宋建炎之亂，鄂州咸寧縣陳公求道罵賊不屈，賊斷其舌而死。先生嘗爲作補傳，且以殺身成仁贊之。嗚呼！若求道之死，視唐顏平原無愧矣。余家自蜀亂離僑居蒲圻，蒲圻距咸寧、嘉魚各百里，而近龍堂寺又在縣北門外，其事不聞，諸長老不見諸乘志，豈歲月久遠，遂湮没而無傳歟？以是見爲臣死忠、爲子死孝、爲婦死節不幸而無傳者，豈特求道哉！求道之忠義，雖湮没於鄉里，乃顯白於四方，又得仁人君子爲叙述之，亦不可謂不幸矣。余他日歸訪其子孫，謀諸父老，告諸令長，求其墓而得焉。爲表之曰：故忠臣求道陳公之墓。且刻先生補傳于石，求道有知，生氣當勃勃矣。六月朔日資中何槐孫謹識。〔册四六卷三一四九頁十二〕

【詩文】

宋張泳《發冷水鋪詩》：冷水東南去路賒，水邊山掩見人家。無端下馬尋幽處，鷗鷺飛飛出荻花。〔册一百五三卷一四五七六頁二〕

武昌府志

【山川】

噴雪巖，在湖廣武昌府興國州通山縣東南八十里九宮山上。〔冊一百卷九七六三頁十八〕

飛瀑巖，在湖廣武昌府咸寧縣閭山。金皇統間，六老宇文虛中、高士談、邢具瞻、王兢、蔡松年、張楷同遊賦詩，石刻猶存。〔冊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十八〕

〔湖〕

武昌南湖，在保安門外。〔冊十九卷二二六五頁十〕

車湖，《壽昌乘》：在武昌府郡東三十里。蘇軾在黃州時，王文甫居湖上，往來殆百數。欲買田老焉，會量移不果。餘見車武子墓條。有車武子墓。〔冊二十卷二二六六頁二十二〕

梁子湖，在武昌府郡南一百一十里，周一百一十里。舊經引《浮石記》云：湖上鑿石，乃武昌、江夏分界之處。

湯孫湖，在江夏縣東一十五里。〔冊二十卷二二七〇頁五〕

烏石湖，在武昌縣西五里。〔冊十八卷二二六一頁二十六〕

蚌舟湖，在武昌縣西八十里。〔冊十八卷二二七〇頁十三〕

鳥翎湖，在武昌縣南一百四十里。〔冊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四〕

西窪湖，在武昌縣東七十里。〔冊二十卷二二七〇頁二十七〕

馬飲漿湖，在武昌縣西一百二十里。〔冊二十卷二二七一頁十六〕

長港江套湖，在武昌縣西四里。〔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二十〕

黄崗湖，在嘉魚縣西南八十五里。〔册十八卷二二六一頁二十一〕

黄顙湖，在嘉魚縣東七里，通新堤下潭。〔同前〕

龜湖，在嘉魚縣南一十五里。〔册二十卷二二六七頁一〕

白湖，在嘉魚縣南一十五里。〔册二十卷二二六七頁三十〕

蒼湖，在嘉魚縣西南九十里。〔册二十卷二二六七頁三十一〕

劉婆湖，在嘉魚縣東北八十里。〔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七〕

董藏湖，在嘉魚縣南二十里。〔同前〕

丁家湖，一在嘉魚縣西八十步。〔同前〕

黄家湖，在嘉魚縣西南七十里。〔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八〕

韈子湖，在嘉魚縣南三十里。〔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五〕

燒錢湖，在嘉魚縣西南八十五里。〔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六〕

五重湖，在嘉魚縣東北八十里。〔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七〕

西堡湖，在嘉魚縣東五里。〔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二十七〕

太平湖，在嘉魚縣治之南三十里。宋時水涸，夜有光怪，誌其處而掘之，得古銅鐘。秦

少游爲《弔鎛鐘文》即此。〔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一〕

大佐湖，在嘉魚縣西南八十五里。〔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二〕

咸寧湖，在咸寧縣西三里。〔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七〕

致思湖，東西二湖，在嘉魚縣東七十五里。〔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十一〕

頭陀港湖，在嘉魚縣東二十里。〔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十五〕

鯉魚後湖，在嘉魚縣西南一百里。〔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十六〕

大小彭湖，在嘉魚縣東北一十五里。〔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十七〕

石山烏土湖，在嘉魚縣西三里。〔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二十〕

梅湖，在蒲圻縣西四十里。〔册二十卷二二六六頁十三〕

錦湖，在蒲圻縣北七十里。〔册二十卷二二六七頁三十〕

龍坑湖，在蒲圻縣西五十里。〔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二〕

大羅湖，在蒲圻縣西四十里。〔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二〕

石州松柏湖，在蒲圻縣西六十里。〔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二十〕

魯湖，跨江夏、咸寧、蒲圻三縣境，下通塗口。〔册二十卷二二六六頁二十一〕

郭鄭湖，湖在江夏縣東一十八里。〔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七〕

余家湖，在江夏縣北七里。〔冊二十卷二二七〇頁七〕

斧頭湖，在江夏縣南一百五十里。〔冊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五〕

嚴家池湖，在江夏縣東四十五里。〔冊二十卷二二七一頁十六〕

金口璫湖，在江夏縣南六十里。〔冊二十卷二二七一頁十八〕

【官署】

寶泉局，在武昌府，隸布政使司。〔冊一百七卷一九七八一頁二十三〕

【倉廩】

大有倉，在城内府治北。〔冊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三十三〕

【宫室】

三賢堂，在武昌縣西。宋寶慶元年，知府陳允迪創。祠奉晉太尉陶威公、彭澤陶靖節先生、唐禮部侍郎元公。〔冊六九卷七二三六頁十五〕

漢陽志

【湖泊】

馬影湖，在漢陽縣。〔冊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三〕

漢陽府志

【宮室】

竹齋，在湖廣漢陽府治東。〔册三十卷二五四〇頁二〕

漢陽縣志

【湖泊】

白湖，見在《禹貢》地理圖荆州之域，去縣西一百里，在九真山之南。西南接沔陽界，周圍約二百餘里，春夏水泛溢，與楊孟池、新灘、馬影、蒲潭、沌河等湖合而爲一。冬涸，則各湖處所始分。〔册二十卷二二六七頁三十〕

【倉廩】

通濟倉，在縣東南，係前漢陽府設置。〔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二十三〕

襄陽志

【山川】

鶻嶺，在本府均州上津縣西一百餘里。今屬商縣。〔冊一百二三卷一一九八〇頁十二〕

任嶺，在本府均州上津縣二十餘里。〔冊一百二三卷一一九八〇頁十二〕

熱索還嶺，在本府上津縣西南四十里。其山有二最高。〔冊一百二三卷一一九八〇頁十三〕

【宮室】

四友堂，魏泰於此有《四詠》詩，謂竹、柏、梧、松也。〔冊七十卷七二三八頁二十二〕

三顧門，諸葛亮「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自此門出故也。〔冊四九卷三五二七頁十四〕

【人物】

張漢陽、龐居士、孟浩然俱襄陽人，謂之襄陽三賢。〔冊六九卷七二三六頁十五〕

趙矜，事唐，舉明經，調舞陽主簿。吳少誠反，矜誓不從叛，以縣來歸，徙襄城主簿，賜牙緋。〔冊一百五四卷一四六〇九頁二〕

襄陽府志

【山川】

鐵骨嶺，在本府均州上津縣西南八十餘里。其山石色如鐵，故名。〔冊一百二三卷一一九八〇頁十二〕

白雲巖，在湖廣襄陽府房州竹山縣楮平山。劉光祖詩：「萬竹山中丹葉秋，五峰巖半白雲留。黃花夾路開無主，青嶂隨人翠欲流。」〔冊一百卷九七六三頁十一〕

南巖，在湖廣襄陽府武當山。〔冊一百卷九七六六頁十六〕

【倉廩】

大盈倉，在本府治西北隅。〔冊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三十三〕

【宮室】

光禄堂，在本府襄陽縣南。宋熙寧間，史中輝以光禄卿來守襄陽，作軒于峴山亭後，襄人安其政，因名其軒爲光禄堂，今廢。〔冊六九卷七二三五頁三〕

新修隨州圖經

【山川】

聚石嶺、狗蹤嶺、金僊嶺，以上諸嶺並在隨州之南。〔冊一百二二卷一一九八〇頁十二〕

【兵防】

屯，在應山縣南。其屯所官在德安府城中。〔冊五二卷三五八七頁八〕

漢川志

【湖泊】

安漢湖，去縣北一十五里。〔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五〕

漢川縣志

【湖泊】

小理灘湖，去縣西南四十里。一名刁汊湖。〔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十七〕

上零殘湖，去縣治南一十里。〔同前〕

德安州志

【村寨】

西湖村，在孝感縣北九十里。《方輿要覽》云：宋太祖潛龍日，因渴索酒於村姥家，姥持酒以進，言榷禁甚嚴，此私釀當密之。與金不受。太祖既貴，宥西湖村酒禁，置萬户，酒因有是名。今有太祖廟基存焉。〔册五十卷三五七九頁九〕

【宮室】

七相堂，按《方輿要覽》，在州治。郡守陸世良詩云：「七相聲名俱屬此，尚期他日更添君。」今堂廢。〔册六九卷七二三五頁二〕

四賢堂，在應山縣西南三百九十五步。元兵燹，堂廢基存。魯中述記：《繫辭》傳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又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聖人辭旨，豈空言哉！應山四賢，二宋二連之四賢也。舍于邑南法興佛土，相與游好《六經》，沈潛諸子，講學既富，德業日新，遂能擢巍科，隮膴仕。德足以化民成俗，業足以開國承家。其出處淵源，具在本傳。應山之士，被聖人詩書福澤者，四賢漸染也，六一公、張右史、湯户部、王汝陰四先生皆有術焉。兵革之餘，堂雖圮毁，而四碑俱存。我朝廷任賢使能，首選守令，燕山從恕字士賢者，來宰是邑，則斯堂又日新矣。其始至也，詢故址，掃荒榛，基之隤者完之，碑之仆者起之，文剥蝕者浚深之。又率一邑之善士，戮力鳩工，瓦甓堅，石物礎，材木良，上棟下宇，一如古製。堂成，令尹與士大夫之賢時一交會。或談經道政事，或賡載錯觥籌，挹四賢之清風，穆如也。若夫春日遲遲，朱華緑蕤，覩萬物之發揮，一何其嬉嬉也。夏天岸巾，良苗懷新，觀萬物之舒伸，一何其欣欣也。秋宇空明，月白風清，樂萬物之向成，一何其繩繩也。冬雪飄零，農夫輟耕，惟萬物之儲精，一何其盈盈也。四時之景物若是，四山

之環峙亦若是，升斯堂者，有弗思四賢之德業者也，繇是知富有日新之功，可久可大其庶乎！作新斯堂之志，因可槩見四賢堂記首之《繫辭》。至正六年，歲在丙戌，陽月吉日記。

〔册六九卷七二三六頁二十三〕

【詩文】

《大成殿門記》：皇元混一區宇，誕布德音，用恢文治，一自國都，下及郡邑，莫不建立廟學以尊先聖先師。至若大成有殿，殿必有門，介處宮墻，以嚴内外，所在則然。惟鄖自偃武以來，泮水興歌，不知其幾，獨大成有殿而無門，缺焉若有所待。前教授馮三奇，固嘗市材定制，既復沮於道謀。天曆己巳，知府燕山趙公哈剌帶始與前知事賈能剛，鋭意作新之。時則有若同知公馬奴、前府判洪公津、推官楊公世賢、前案牘閻居敬，皆雅慕儒術，聲應心孚，即命審匠僦工，益廣前畫，創爲正門輔舍凡七間。經始暮春之望，再浹月而畢構，位置森整，棟宇崇深，雄觀一方。嗣是春秋祭祀，旦望行禮，侍班有次，進止有節，晨昏闔闢，各以其度。蓋百年墜典，一旦舉興，雖事有關於素定，而宮廟之制，至是始稱其名矣。抑大成之得名，本因作樂而取義，六律五聲八音不備，不足以成樂，金聲玉振，條理不具，不足以爲樂之大成。夷之清，惠之和，尹之任，微吾夫子之仕止久速，時而出之，各當其可，則無以集羣聖之小成，而爲至聖之大成。茲孟氏取譬之深意，而前代名殿、名門之義，不容舍是而它

求者也。吾黨之士，於斯門也，踐其境，惟其義，由是而升堂焉，入室焉，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焉。所趨既正，所造益高，其於始終條理，知聖巧力之妙。蓋將有得於仰鑽瞻忽之餘，而不自覺，豈必咸英迭奏，韶濩鏗鏘，而後爲成之大哉。矧聖朝既嘗，即是以爲先聖加號之美稱，則斯門之建，於以斡神化之樞，而奉褒嘉之旨，又豈非今日承宣領勸者所急先乎！余雖蒙成有愧，然秉筆其傍，以紀歲月，則安敢以淺陋辭。十一月吉日記，前儒學教授蔣震孫作文。〔册四九卷三五二七頁一〕

德安府志

【湖泊】

官湖，在雲夢縣東南。〔册二十卷二二六六頁二十〕

董家湖，在孝感縣東五里。俗傳董永所居之地。〔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七〕

東山淪河湖，在孝感縣東四十里。〔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二十一〕

三臺湖，在應城縣西南四十五里。〔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八〕

安陸州志

【山川】

關王嶺，去安陸州京山縣一百二十里，舊有關王廟，今廢。〔册一百二三卷一一九八〇頁十二〕

泗汊湖，在州京山縣南一百五十里，今併蘆洑湖。〔册二十卷二三七一頁十一〕

赤馬野豬湖，在安陸州京山縣西南一百二十里。〔册二十卷二三七一頁二十一〕

【村寨】

莫愁村，在湖廣安陸州。古樂府云：「莫愁石城人。」今莫愁村在漢江之西，舊所居也。地多桃花，春暮花落，流水皆香。又賈塹亦有莫愁溪。郡守樂章辨云：「莫愁者，不知何代人，而名盛於《唐史·禮樂志》，意其爲宋人乎？」載諸樂府者，自周《房中樂》及楚漢中之曲，下迄于隋煬帝之《汎龍舟》，凡數十篇，以世次爲序，其間載「《石城曲》，宋臧質所作」，而繼曰「《莫愁》，《石城樂》所出也」，次於臨川王《烏夜啼》，而列在隋王誕《襄陽曲》之前，二王皆宋人也。自此而後，始敘齊、梁之曲，則知其爲宋人無疑也。又李義山詩：「如何四紀爲天子，不似盧家有莫愁。」《容齋三筆》云：「梁武帝《河中之歌》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十五嫁爲盧家婦。』此莫愁者洛陽人。近世

周美成《西河》一闋專詠金陵，所云『莫愁艇子曾繫』之語，豈非誤指石頭城爲石城乎？」《樂書》志云：「莫愁，善歌謠。」古詞曰：「莫愁在何許？住在石城隈。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鄭谷詩云：「石城昔爲莫愁鄉，莫愁魂散石城荒。江人依舊棹舴艋，江岸還飛雙鴛鴦。」王璜詩：「村近莫愁連竹塢，人歌楚些下蘋洲。」張適正詩：「紛紛花雨暗江頭，隔岸煙村喚莫愁。艇子只今誰是主，方知身世是虛舟。」項安世詩云：「冉冉水上雲，曾聽屈宋鳴。娟娟水中月，曾照莫愁行。」〔册五十卷三五七九頁十五〕

【倉廩】

廣盈倉，在州治南。〔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二十五〕㊀

鄂州志

【湖泊】

大通湖，在華容縣界。〔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二〕

㊀ 此條原作「陸安州志」，今乙正。

黄州志

【宫室】

無倦齋，在黄州郡廳竹樓之下。〔册二九卷二五三六頁十三〕

黄州府志

【宫室】

思賢堂，在黄陂縣尉廳。程珦調官於此，二程先生實生焉。後人思慕之，因以爲名。嘉熙兵廢。〔册六九卷七二三六頁一〕

相隱堂，在黄州府黄陂縣治司理廳。龐莊敏公籍爲郡司理，邦人建，名曰相隱堂。其堂宋端平兵廢，不存。〔册七一卷七二三九頁十四〕

仙侶臺，在黄州府黄陂縣治北。後山崛然窿起，緑水環遶，茂林修竹，蔚然森秀。世傳舊有仙人至此，因以得名。〔册三十卷二六〇四頁一〕

【遺事】

陳季常，號龍丘居士。元豐三年，東坡謫黄州，至岐亭，有白馬青蓋來迎，乃故人陳慥

也。留五日，賦詩而別。〔册四五卷三一四二頁十七〕

蘄州志

【山川】

下岐嶺，在蘄州羅田縣治北一百三十里。抵六安州界，有風洞。〔册一百二三卷一一九八〇頁十三〕

分流嶺，在蘄州蘄水縣治南二十里。春秋時名昭關，昔伍子胥奔吳度此關。〔同前〕

【土產】

蘄竹，在本州赤東湖，土名沙境，烏石塘所產，可爲簟。〔册二百二三卷一九八六五頁二十八〕

興國州志

【山川】

猗玗洞，在湖廣武昌府興國州大冶縣東五十里。地名回山，有飛雲洞，在道士磯側，唐元次山結屋讀書處，號猗玗子，故曰猗玗洞。武昌縣江有石窟，唐人孟仕源居其下，汙樽石東坡銘之曰：「時俗澆狡，日益僞薄。誰能杯飲，共此淳朴。」元結曾自釋曰：「天下兵興，

逃難猗玗之洞矣。」唐天寶十二年，有飛泉湧出，垂流於洞，名之曰異泉。〔册一百三四卷一三〇七五頁十〕

華家湖，在州城北一百七十里。〔册二十卷三二七〇頁七〕

【人物】

成鏜，字聲之，號修堂。〔册二百一六卷八〇二四頁十八〕

荆州記

衡山，有三峰極秀，一曰紫蓋，一曰石菌，一曰芙蓉臺，最爲竦傑。〔册三十卷二六〇四頁十八〕

荆州土地記

宜都出大椑。〔册三五卷二八〇六頁二十六〕

荆州府圖經志

【城池】

荆州府城，本府城垣周圍二千八十丈五尺。南紀門至公安門，城連垛頭高二丈二尺五寸。公安門至新東門，城連垛頭高二丈四尺五寸。新東門至羅城門，城連垛頭高二丈四尺五寸。羅城門至龍山門，城連垛頭高二丈三尺五寸。龍山門至南紀門，城連垛頭高二丈五尺。正城樓八座，月城樓五座，沿城窩鋪一百三十七座，沿城垛頭三千八百二十三箇。門禁五座：新東門、公安門、南紀門、龍山門、羅城門。南紀門至公安門壕闊一十六丈，深二丈。公安門至新東門，壕闊一十六丈，深二丈。新東門至羅城門通湖水，深八尺。羅城門至龍山門通湖水，深九尺。龍山門至南紀門壕闊一十六丈，深一丈五尺。〔冊二百二三卷八〇九四頁一〕

荆州志

【倉廩】

常積倉，在荆州府治東。〔冊八十卷七五一二頁二十三〕

【宮室】

寫經臺，在江陵縣東。舊經云：劉虬繙《金剛經》於此地。〔冊三十卷二六〇三頁十一〕

荆州府志

【湖泊】

白湖，在潛江縣西南三十里有北白湖。監利亦曰白湖。〔册二十卷三三六七頁三十〕

【宮室】

棲真臺，在枝江縣治東四十五里。宋陳希夷曾煉丹于此，基址尚存。〔册三十卷二六〇四頁四〕

古沔志

【湖泊】

赤板湖，在沔陽縣西南三十五里。〔册十八卷二二六一頁二十〕

太白湖，在縣西南一百二十里。《水經》云：沌水上承沌陽之太白湖。〔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一〕

【宮室】

迎春門，在州東，舊登雲門。有樓，今重修。〔册四九卷三五二五頁十九〕

沙洲門，在州南，舊滄浪門。〔冊四九卷三五二五頁二十六〕

沔州志

【詩文】

藥水巖，鮮于侁詩：「千峰環郡宇，二石繞城堞。每憐山水佳，況復聞崖穴。」〔冊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十一〕

沔陽志

【湖泊】

白螺湖，在州之南一百三十里。〔冊十八卷二二六一頁二十三〕

白鷺湖，在玉沙縣東十五里。〔同前〕

白鼉湖，在玉沙縣，晏殊《類要》云。〔同前〕

西湖，在州之東南一百五十里。〔冊十九卷二二六三頁二十八〕

【土產】

魚油，本州土產。〔冊九六卷八八四一頁二〕

【宮室】

撒花臺，在沔陽府景陵縣東南六里，廣百餘丈，常有異花撒焉。〔册三十卷二六〇四頁十九〕

湖廣沔陽志

【詩文】

韓愈《送崔復州敘》曰：崔君之仁足蘇復人，又慶復人將蒙其澤。〔册三三卷二七四〇頁六〕

沔陽州志

【湖泊】

青山湖，在州之西北三百里。〔册十八卷三六一頁十四〕

黄蓬湖，在州南一百八十里。〔册十八卷三六一頁二十一〕

烏流湖，在州之南二百里。〔册十八卷三六一頁二十六〕

沙湖，在州東二百四十里。〔册二十卷三六六頁三〕

三陽湖，在州之西五里。按《方輿勝覽》云，東曰朝陽，南曰南陽，北曰水陽，故曰三陽。〔册二十卷二三七〇頁十八〕

千金湖，在州之南一百五十里。〔册二十卷二三七〇頁十九〕

西港湖，在州之東南九十五里。〔册二十卷二三七〇頁二十七〕

上帳湖，在州之北一百五里。〔册二十卷二三七一頁二〕

下帳湖，在州之北一百八十里。〔同前〕

下五湖，在州之東南二百六十里。〔同前〕

直步湖，在州之東南七十里。〔册二十卷二三七一頁十一〕

風波蒿臺湖，在州之北二百五十里。〔册二十卷二三七一頁十九〕

刄口百石湖，在州之西百八十里。〔册二十卷二三七一頁二十〕

【倉廩】

永豐倉，在州之北，共計一十五廒，總爲四十七間。〔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二十七〕

【宮室】

仙女臺，在州之西四十里，地名范溉市，奠石湖畔。《列仙傳》云：江妃二女，皆麗服華粧，佩兩明珠，大如雞卵，游於江漢之湄。逢鄭交甫，悅之，不知其神，遂與言曰：「願請子之佩。」二女解珠與交甫，去數十步，女忽不見，佩亦失之。〔册三十卷二六〇三頁十八〕

花臺，周圍五丈，高一丈二尺，不知何代所作。今其地方皆稱爲花臺。〔册三十卷二六〇四

頁十七〕

江陵志

【宮室】

三賢堂，在潛江縣學，祠三賢，唐質肅公介、畢少卿漸、孫大監偉，皆郡人也。〔册六九卷七二三六頁十四〕

博古堂，在新東門外，有雙廟相對。燕人田偉歸朝，授江陵尉，因家於此，作此堂，藏書至五萬七千卷，無重複者。山谷黃庭堅過之，曰：「吾校禁中秘書，游江南，文士圖書之富未過田氏者。」有詩云：「僊尉公餘懶着鞭，一堂正席對遺編。牙籤錦軸皆煨燼，秖許芳名後世傳。」〔册七一卷七二四一頁十六〕

江陵縣志

【山川】

象鼻觜，在縣治東南沙市，邊臨大江，奔流所湊，前人壘石爲堤以備衝決之患。〔册一百十卷一一〇七七頁二十三〕

監利志

【湖泊】

新夏湖，在監利縣北二十里。〔册二十卷二三七一頁十一〕

夷陵志

【倉廩】

常平倉，舊附州倉。寶慶丙戌，倉使林公岳行下州縣，特立常平倉，以防侵移，守高公叔獻擇地於州倉西北安泰坊内創建。〔册七九卷七五〇七頁二十一〕

【宫室】

法華臺，在遠安縣鹿溪山西六里。〔册三十卷二六〇三頁八〕

【詩文】

范楷《四賢堂記》：峽有四賢堂，尊賢也。歐陽公嘗宰夷陵，祠而祝之固宜，二蘇山谷時經行題詠，而郡人合祠焉。於以見四公之賢，重當時而名後世者，獨峽人知之深而尊之至也。堂舊創寖圮，蓬茁其間，肖像妥靈，莫適宜稱。今郡守高公報政之暇，度地於子城東

偏，奠基啓宇，閎敞高潔，爾邪、楚塞、月峽諸臺榭，左右映帶，江山環拱，花竹明秀，過者凝停。涓休考成，移書以記屬余，且書扁榜。顧以晚陋，得附名幸矣，惟贅詞是懼，雖然，侯所以表郡人尊賢之意，則不可没也。兖公以道德文章，統接韓孟，雄千載而獨立，耿一世而無朋。二蘇龍騫鳳翥，迫而附之，非蕭勺而和，不塤篪而應。太史晚登蘇門，直以孤摽逸韻，方駕先達，寒梅婥約，自足頡頏於姚魏間。若夫師友淵源，心會神交，異齊而同趣，蓋有出於文字之表，學士大夫不能盡解，而峽人識之，豈偶然者。不然，騷人墨客，自少陵、樂天以來，寄興於峽者不一也，而四賢云乎哉！想其夕陽素月之交輝，煙飄沙鳥之出没，山光水容，隱顯萬狀，岸幘離坐，笑傲如生，安知無神游之適耶！愚於斯堂之設，所以喜峽人知之深而尊之至也。繼自今官於峽者，顧望想像，緬懷典刑，當曰邑政觀風，誰所爲而賦也；孤楠雙橋，誰所愛而植也；三游青溪，誰所過而題也；古寺澗泉，誰所汲而記也。陽城居晉之鄙，熏其德者猶數千人，矧四賢之清風邪。槩聞者興起於其所尊慕，而惟之以淑峽之士，以微峽之俗有餘矣，高侯其知所先務哉。侯名叔獻，淳熙間前司農少卿、屢帥藩閫蒐之子也。視其所慕用建立，足知能世其家云。用敬書之，又從而歌曰：「百世師表六一翁，弦歌惠政聲摩空。眉山伯仲人中龍，長江西社太史公。黄帽青鞋幾經從，合四先生遺清風。光燄衣被如長虹，西陵假寵何終窮。偉哉使君知所宗，高堂恍如對音容。爲我瓣香銘其衷，

千載一念將無同。」寶慶丁亥仲春望日記。朝請大夫、起居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兼侍讀范楷撰并篆額，朝散大夫、試給事中、兼同脩國史實録院同脩撰、兼樞密院編脩官、兼崇政殿説書鄭清之書。

清之弱冠游璧水，晚繇舍選上南宫，始得一第，客授夷陵。宿舂四千里，閲三朏朓迺至，車未濯脂，即徧尋先賢遺跡，摩挲舊碑，多歐陽兖公詩什。一日抵黄牛廟，親見所謂石馬缺一耳者。廟有蘇長公記文，碑石明潤，筆勢遒逸飛動，與他蘇字不類，愛玩久之，歸而搜攬名勝所嘗題品之處，徒有林霏江月，野花岸芷，相媚嫵於寂寞之濵而已。獨四賢堂者，庶幾激清風而紀勝槩，猶足識峽人愛賢之私，而棟宇圮陋，觀者伊鬱。去之餘十載，峽之夢，時一訪枕上。忽左史范公以記示余，且知高侯一新斯堂，忻然欲書之，以滿昔年所不足之意。峽之江山清邃，而風俗淳古。余嘗攝郡屢月，獄訟闃然，郡有簡薄堂，每愛其名之不虛得於今。侯政成譽起，又能尊表四賢以寵靈月峽，萃江西岷蜀之秀而集有之，典刑所被，風氣遷焉，自今志夷陵人物者，當奕改觀矣。余既喜堂之成，又以信侯之賢，因書以勉峽之人，丐刻於碑陰云爾。寶慶丁亥，季春一日，四明鄭清之。〔册六九卷七二三六頁二十五〕

皇甫中《龍門洞記》：長陽縣龍門洞，距縣治隔江少西，登縣樓望之鬱蒼，出没雲煙，心往神游，而迹未始接也。淳熙庚子秋月，火老候濁，泛舟之篙，植杖百步，幽花小草羶鼻，殆

非人間世也。叢篁偃松，蔽日交蔭，捫石穿嵌空，攀越空牝，如是又數百步，乃瞻飛泉百尺，作建瓴之勢，漱石而下，濺雹鳴玉，聲亂人語。予偕宋宗聖宣卿屐蘇班，藉草茵，跌足立於泉中，相顧謂曰：「壯哉雄觀，清哉勝遊。」酌泉賦詩，紀歲月名氏。髦毛森樹，肺肝冷然，不知時之在庚伏也。予嘗考導河積石，至於龍門，非此也。然山形中斷，若鑱若鑿，破崖出泉，殆若禹之遺迹。昔煬帝初營洛陽，登印山南望曰：「此豈非龍門耶！」然則耳目所及，世已三龍門矣。舉天下之號皆龍門者，不知其幾也。先是旬日，虹霓亘天而下，飲溪而上，則龍門之名，信不虛矣。予偕宣卿爛遊無點額之纖，其兆亦佳，惜令尹宋公宗堯、唐卿以職事不輒出，不得與俱。兀菴老人皇甫中子立志。〔冊一百三四卷一三〇七四頁十二〕

夷陵州志

【山川】

湖廣荆州府夷陵州宜都縣西五十里，其地名白沙，有洞名石門。其穴深邃幽暗，鄉民遇旱祈禱，執火進去一里許，內復窄，有水潭深不可測。用小瓶汲水，曾有應焉。又一在州之西三十里，其山巖如蓋，內有一穴，僅容一人，凡遇旱，鄉人於此禱雨，曾有感，遂於門外立龍祠焉。〔冊一百三四卷一三〇七四頁五〕

峽州志

【宮室】

四賢堂，在州治，二蘇、歐、黄是也。端平兵火，不存。〔册六九卷七二三六頁二十五〕

【古蹟】

楚西第一，在州對江普濟院，山顛望夷陵甚偉，今不存。〔册一百八二卷二〇三〇八頁七〕

【人物】

季孟堅《繫年録》云：紹興二十年，右承務郎貶峽州，與父光撰《小史》。是時年秦檜爲宰相，惡其譏己，故有是貶。〔册二百十四卷七三二三頁五〕

當陽志

【山川】

遊學洞，在荆州府荆門州當陽縣南五十里，此鬼谷子與張儀、蘇秦遊學洞也。按《元和郡國志》：當陽縣青溪山有石室，云鬼谷子居處。〔册一百三四卷一三〇七四頁十六〕

秭歸志

【山川】

玉虛洞，在歸州江之左白狗峽之西北。其山空洞中有奇觀。〔册一百三四卷一三〇七五頁三〕

歸州志

【山川】

玉虛洞，在湖廣荆州府歸州興山縣南五十里。舊經云：唐天寶五年，有人遇白鹿於此山，薄而窺之，乃有洞可容千人，周回石壁隱出異文成龍虎之形、花木之狀。日居左而圓，月居右而缺，如磨如琢，若畫顏色鮮明不可備。坐上有石坐三，瑩然明白。有石孔自上滴下，結成物象，列之前後，宛如幢節，皆濕潤如玉，因謂之玉虛洞。三秋之際，凛如九冬。各郡守奏其狀，乃於洞之口置觀。鴈湖李壁經行，留題云：「溪作玉膏色，洞如天琢成。倩誰呼白鹿，將我上瑶京。」註云：「玉虛洞，天下絶景。」〔册一百三四卷一三〇七五頁三〕

觀鴈湖，在興山縣南五十里有玉虛洞，三秋之際，凛如九冬。郡守奏其狀，乃於洞之口置觀。鴈湖李壁經行，留題云：「溪作玉膏色，洞如天琢成。倩誰呼白鹿，將我上瑶京。」

〔册二十卷二三七〇頁十四〕

【宫室】

三賢堂，在舊州治學中。端平，厄於兵火。以屈、宋文章，寇萊公忠烈，學者嘗敬恭，因以名。〔册六九卷七二三六頁十四〕

長沙志

【倉廩】

省倉，舊在廣照寺之東。故老相傳，承平時，縣有倉，儲十六縣米。自紹興五年，知縣李稙建省倉，在今譙樓內之西。〔冊八一卷七五一六頁十二〕

湘江志

【山川】

瓜畬嶺，在長沙縣東半里。〔冊一百二三卷一一九八〇頁十三〕

雲居嶺，在長沙縣東六十里。極高峻，號爲雲居八疊。〔同前〕

漢風嶺，在長沙縣西三里，與丁仙山連接。〔同前〕

覆盆嶺，在長沙縣西六十里。其形如覆盆。〔同前〕

尖霞嶺，在長沙縣西六十里。其狀如霞。〔同前〕

棫木嶺，在長沙縣北十里。〔同前〕

賣卦嶺，在長沙縣北六十里。〔同前〕

姜嶺，在北門外。三國姜維駐兵於此，故名。〔同前〕

爐焙嶺，在長沙縣東北六十里。〔同前〕

明月嶺，在長沙縣南九十里。南抵攸縣，西抵湘潭。傍有協濟廟，俗號杉木王。〔同前〕

御叉嶺，在長沙縣南二十五里。兩峰相連，望之如叉。〔同前〕

上栢嶺，在長沙縣，與漢風嶺相連，亦高峻。〔同前〕

【倉廩】

長沙府長沙縣社倉，慶元初，長沙宰饒幹創社倉二十八所，他縣皆未有也。越三十年，大帥真西山念歲旱不常，農食乏興，倣饒宰之規，行下諸縣，合解錢內豁起立社倉於寺觀，不科鄉保，不擾住持，不白役工匠，申聞於朝，乞將本州嘉定十七年分合起發湖廣總所爲穀九萬五千碩，於內截留八萬碩，令諸縣稅户，各就社倉送納，及益以他穀，共九萬五千餘碩，置倉百所，永充賑貸。却折納總所八萬馬穀錢，計官會一十二萬八千貫，水脚錢會共一萬九千三百餘貫，夫米二千五十餘碩。本縣分置社倉九處，計穀九千二百七十三碩，專爲賑

貸。有田二十畝以下之户，每年以四月一日支貸，七月催收，每貸一碩，收息穀一㪷、費用穀一㪷，其逐月纖悉條目，自有本州印行社倉規約。在州置司，委通判職官，縣有提督措置官，知縣以提督社倉，繫銜丞簿尉中選二員措置，任滿，本州覈實無欠，方許批書。鄉士有信義者及合充保正、副者，每倉委請二人充監倉，不律以法而待以禮，二年一替，仍與免役一年。支貸則措置官同監視，看守則責之寺觀主首。應合干等人，皆於費用穀内各有優潤。至十年後，息穀與本穀相登。又貸二十一畝以上之户，不取息穀而止取費用穀，真湘民無窮之利也。歲久弊生，自制司取撥息穀，而監倉重困，每歲出貸，則監倉保司胥吏計斛索錢，收斂則贏取斛面，私收折納，寺觀亦不能無擾，殊失西山之美意，而未有以革之者。本縣始創九倉，四倉隸丞廳、五倉隸簿廳，内龍安一倉，監倉以都分散闊有請於縣，分割一倉於福倉寺，今爲十倉。遞年准使帖照西山規約，春貸秋斂，經久勿替云。〔册八十卷七五一〇頁二十三〕

長沙縣湘江志

【倉廩】

常平倉，在縣衙兩廡。〔册七九卷七五〇七頁二十一〕㊀

惠民倉。義倉附。昨安撫真侍郎爲惠民倉以糴於城，爲社倉以貸於郊。大參曾公繼之，守而不易。會移鎮南昌，捐十萬一千九百券，分於外十邑，以備賑糴。吾邑得一萬二千券爲糴本，公奏請，視常平爲定令，令丞以主管惠民倉，繫銜任滿，稽存否以爲功過，常平使者察焉。其義倉一項係本縣賣丞節郎告身錢一半，計券三千三百五十貫，道爲糴本，糴亦如惠民之法。法時其糴以備糴，糴已復糴，循環無窮，皆爲邑市小民計。稅家亦助糴本，遂免縣門賑糴搬運之勞。在郊既有穀可貸，而稅户又分場認糴，俾鄉邑之民，俱無所恃，不至囂囂，真、曾二公之惠，博而永矣。然官吏之侵移借兑與夫遇歲歉糴艱而價貴，迨糴廣而價平，則本錢有虧，漕使李公少卿憂之，跋於惠民倉記之下，且欲通變無弊，每歲歛散之際，謹察而周視之。行敷抑，加斛面，取糜費，則糴時察之；減户口，削升合，苛限隔，則糴時察之。至於入以儲積而耗，出以優饒而折，糴價增，糴價減，因是而本錢有虧，少卿慮之尤詳。繼而大帥余公輟五十萬券創惠民倉新庫，所得利息，專以防外十縣虧折，仁人之慮遠如此。今名存實亡，士友屢有請於倉臺，而竟不能復，徒使稅家歲苦於縣糴，舉行不間於豐年，加

㊀《大典》原作《長沙縣緑江志》，「緑」當爲「淥」之訛，今改正。

以姦胥視爲奇貨，賣弄百端，生理優裕者，每貪緣而多糴；困窮當賑者，多沮格不得糴。富不能安，貧不能恤，革而正之，不無望於賢令尹云。〔册八一卷七五一三頁七〕

長沙府志

【山川】

水井嶺，在長沙府攸縣。障於縣西而出泉焉，故名。〔册一百二三卷一一九八〇頁十三〕

巖僊嶺，在攸縣。白鹿真人居此山，禱祈有應，因而得名。〔同前〕

鬼柘嶺，在攸縣三十都。〔同前〕

黃岡嶺，在長沙府茶陵縣北關外。其山獨立，如枕而横，又名玉枕峰，正爲縣治之托。〔同前〕

芭蕉嶺，在湘鄉縣南二十五里。〔册一百二三卷一一九八〇頁十四〕

梓木嶺，在寧鄉縣四十八都。〔同前〕

豹子嶺，在寧鄉縣二十七都。〔同前〕

銅釘嶺，在寧鄉縣第二都，相傳樊真人脩行之地，上有亭。〔同前〕

豆子嶺，在寧鄉縣十一都。〔同前〕

大禾嶺，係風仙三真人顯靈處。〔同前〕

香山嶺，有神祠。此山接安福、茶陵界。〔同前〕

丫尖嶺，在寧鄉縣十四都，接茶陵縣界。〔同前〕

鷺嶺，在寧鄉縣，近惠光寺。〔同前〕

金紫嶺，在寧鄉縣第八都。〔同前〕

黃石嶺，在寧鄉縣二十都。〔同前〕

〔巖〕

白雲巖，在湖廣長沙府攸縣五十都。〔册一百卷九七六三頁十一〕

穿石巖，在湖廣長沙府攸縣四十四都。〔册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十六〕

下巖，在湖廣長沙府攸縣。〔册一百卷九七六五頁三〕

古風巖，在湖廣長沙府瀏陽縣東鄉高平古風山。巖中黑暗，明火可入。內有石僧、石牀、石鐘、石鼓、石橋、石棊枰。有水一溪，自巖而出，蔭田百畝有餘。其巖與毛公巖、白石巖相通，深數十里。〔册一百卷九七六三頁十二〕

古風巖，在本府瀏陽縣。石象立於谷口，有鍾懸其下。巖有燕坐觀音，又有倚屏石佛、攀巖仙人橋、羅漢臺，中有藥爐、丹竈、硃井、雲床并聖像灣。〔册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十九〕

白石巖，在湖廣長沙府瀏陽縣東鄉古風山後。世傳昔有蕭天仙聖於此修道，巖中常有白氣如雲。巖下有泉，四時不竭，每遇歲旱，祈求有應。〔冊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十二〕

弄江巖，在湖廣長沙府瀏陽縣西北五十里，峰巒森秀，周回皆石，渾然天成。一石穹然，上懸華蓋，人迹莫及，名曰僊人座。一穴極深，上有羅漢龕，又有孫真人龕存焉。〔冊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十九〕

百歲巖，在湖廣長沙府湘陰縣白霞山上。昔有百歲和尚開山，巖乃坐禪之所，因此得名。有石屋、石井，泉四時不竭，鄉民禱雨有應。〔冊一百卷九七六五頁八〕

靈巖，在長沙府茶陵縣衷鵠鄉。有石刹，其中空洞，舊傳蕭禪和成道之所。有寺，今廢。〔冊一百卷九七六六頁四〕

駱駝觜，在長沙府長沙縣城北江口，去縣一十里。諺云：「駱駝圓，出狀元。」〔冊一百卷一一〇七七頁二十三〕

黃道湖，在長沙縣。〔冊十八卷二二六一頁二十一〕

蘇廖湖，在長沙縣。〔冊二十卷二二七〇頁七〕

朱家湖，在長沙縣。〔同前〕

史家湖，在長沙縣。〔冊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八〕

湯家湖，在長沙縣。〔冊二十卷二二七〇頁九〕

齊家湖，在長沙縣。〔同前〕

唐家湖，在長沙縣。〔同前〕

沅家湖，在長沙縣。〔同前〕

鵝羊湖，在長沙縣。〔冊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一〕

馬場湖，在長沙縣。〔冊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二〕

順頭湖，在長沙縣。〔冊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七〕

太源湖，在長沙縣。〔冊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一〕

大塞湖，在長沙縣。〔冊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二〕

大小鶴湖，在長沙縣。〔冊二十卷二二七一頁十七〕

白塘湖，在湘陰縣。〔冊十八卷二二六一頁二十三〕

東湖，在長沙府湘陰縣東，又名澄鮮湖，闊可五里。受撥水江水入縣江，春夏水漲成湖，通前湖爲放生池。〔冊十九卷二二六二頁八〕

龍湖，在湘陰縣。〔冊二十卷二二六七頁一〕

鯉湖，在湘陰縣。〔同前〕

歐郎湖，在湘陰縣。〔冊二十卷二二七〇頁五〕
史君湖，在湘陰縣。〔同前〕
馬王湖，在湘陰縣。〔同前〕
張公湖，在湘陰縣。〔冊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六〕
茶婆湖，在湘陰縣。〔冊二十卷二二七〇頁七〕
陳婆湖，在湘陰縣。〔同前〕
戴家湖，在湘陰縣。〔冊二十卷二二七〇頁九〕
螺螄湖，在湘陰縣。〔冊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
蚌蜦湖，在湘陰縣。〔冊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一〕
龍觜湖，在湘陰縣。〔冊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二〕
牛腸湖，在湘陰縣。〔冊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三〕
牛闌湖，在湘陰縣。〔同前〕
雞啼湖，在湘陰縣。〔冊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四〕
鱸顧湖，在湘陰縣。〔同前〕
金雞湖，在湘陰縣。〔冊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六〕

上貴湖，在湘陰縣。〔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一〕

大高湖，在湘陰縣。〔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二〕

大門湖，在湘陰縣。〔同前〕

小腸湖，在湘陰縣。〔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三〕

高液湖，在湘陰縣。〔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五〕

團托湖，在湘陰縣。〔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十二〕

李家山湖、中村水湖、黄四娘湖，俱在湘陰縣。〔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十六〕

楊姑更湖，在湘陰縣。〔同前〕

白大沙湖，在湘陰縣。〔同前〕

黄金麻荻湖，在湘陰縣。〔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二十〕

鶴照北頭湖，在湘陰縣。〔同前〕

茶湖，在益陽縣。〔册二十卷二二六六頁十五〕

鳳凰湖，在益陽縣。〔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

大汾湖，在益陽縣。〔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二〕

水確汀，在湘陰縣。〔册八六卷七八八九頁一〕

黄祭江汀，在湘陰縣。〔同前〕

橋江汀，在湘陰縣。〔同前〕

【土産】

黄椑，攸縣土産，湘潭縣土産。〔册三五卷二八〇六頁二十七〕

【宫室】

天花臺，在醴陵縣南六十里五鳳山頂，高二百餘丈。〔册三十卷二六〇四頁十八〕

【寺觀】

長沙府湘鄉縣東鳳凰寺中，有阿氏多尊者手所執爐，故老傳云：或見爐中有香煙如游絲。〔册二百十卷四九〇八頁四〕

【人物】

王仝，五代時爲土軍指揮使，與洞蠻戰鬬而死，宋朝封加應侯。〔册二百一二卷六八五一頁二十二〕

瀏川志

【土産】

提壺，長沙府土産。〔册十七卷二二五六頁十七〕㊀

瀏陽志

【土産】

黄精，長沙府湘陰縣。〔册九四卷八五二六頁十八〕

瀏陽縣志

【詩文】

高期得作《瀏陽縣平糶倉記》：古者田以井授，民有常産，上農夫食九人，食人月四鬴，爲米二斛五斗有奇，合其家計之，凡二十有二斛而贏。雖下農夫五口之家儉，歲月猶有六斛四斗之食。成周盛時，家給人足，至於如此，豈復有穀貴民病之事哉！故周官無平糶之

㊀「瀏」原作「洌」。張國淦《中國古方志考》云：「洌川未詳，似本是瀏川，抄寫者作浏川，轉誤爲洌川。此提壺條長沙府土産，知是長沙府屬瀏陽縣。」張説是，今從之。

法，旅師春頒秋斂，特以貸之新甿，非天下之通制也。春秋戰國以後，井牧制壞，貧富不均，穀有所藏，始有甚貴甚賤之患。於是爲國者，思有以平之。管仲之於齊，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務抑大賈畜家，使不得以乘吾民。李悝之於魏，熟而糴之，饑而發之，使民適足，賈平則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望成周之政，亦救民之良法也。漢氏常平，蓋倣此意，然僅行之邊郡，且未幾而罷之，民無所仰，歲惡民流，甚至相食，又管、李之罪人也歟！我國家常平之法，未嘗不善，歲久而弊，類多羽化，民不蒙其利。士大夫之有志於民者，必他有規置以輔翼之，如朱文公爲社倉於建安，閩浙州縣往往倣焉。近歲真文忠公守長沙，爲惠民倉以糴於國，爲社倉以貸于郊，民亦稱便。然以予所聞，二公規約，今皆隳廢，才朽蝎中，固無足怪，要亦賑䞣賙阨之法盡散持久，自昔而難耳。瀏陽爲邑，衍沃少而岡陵多，民每艱食。高安塗君，自簿領攝縣時，節縮浮蠹，得錢五百萬爲平糴倉，後爲令，益之爲千萬，豫賦錢于邑之富人，俾於賤糴，歲三月則下其直半以糴，訖事賦錢如初。命縣主簿總其事，而佐以寓公，錢穀出入，吏毋得與，終更，民愛之不忍釋。帥守請于朝，俾改秩而因任焉。君治縣久，乃取其糴法，益加潤澤，行之累年，屢遭水旱，穀不翔踴，國亡捐瘠，邑人歌舞之。一日，校官諸生造焉，曰：「公之惠瀏民也渥矣，雖然，慮未遠也！」君艴然曰：「何哉？」曰：「是不難知也。糴賤者，貧人之所願，富人之所不樂也。今以不樂之人

而承公命，始雖勉强，終必沮撓。且積鏹于此，值縣空無，及吏不肖，能不辟睨。若舉其錢市田，賴租以糴，糴已增市，歲愈久則田益多，田既多則米亦倍而糴益廣，不亦善乎！」君是之，以其說來告。予時攝常平使者，亟許焉。君乃擇市良田得三百九十畝，歲收米七百五十有五石，常平司以絶家及籍吏之産二百有七石助焉，合之爲千石。蓋是倉也，自經始以訖于成且十年，嗚呼！其亦難矣。古之治民者，既澤其人，復久其任，蓋教化惠養，皆由漸致，非一朝一夕之所能爲也。今君治瀏，修其善政，磨以歲月，始克大備，然則欲求課吏之法，觀諸此而已矣！雖然，基之難，繼之尤不易也。夫千石之米，半直予民，歲可得錢百萬；百萬之錢，善賈市田，歲可得七十斛，雖拙者能之，奚而不易？嗚呼！孰知有志者之寡乎。《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册。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又曰：「夫政也者，蒲蘆也。」莆葦於地，最爲易生。人存政舉，其易如此。然而方策所布，卒無能舉之者，奚其易？來者而能慨然仁以自任曰：「天下無一物而非吾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之所當爲，況兹邑吾所以庇身者乎！」夫如是，則政之息也，非所患矣！不然，而曰簿書期會，吾救過不暇其他。又不然，而曰倉不啻足，歲稔何爲，糴緡而入，姑將以應急符牣垂槖可也，則是民賊而已矣！塗君以余與聞乎此，屬記成事，言不厲，則警不深，乃舉二端以告，使來者擇焉。塗君名幼醇，家學其懿，故其爲政知所先後云。〔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十二〕

攸縣志

【倉廩】

《勸立義廩文》：太守到任以來，近因禱雨，爲邦人久遠之計，在諸縣則廣置社倉，儲穀萬石，歲出貸，其爲慮悉矣。社倉之要有四：其一曰抄劄貸户；其二曰支貸；其三曰交納；其四曰守掌。諸家規約，大抵悉委鄉官，其爲力太勞，其任責太重，故憚煩畏事者，有所不樂爲。今抄劄覈實，則責之保正副，而鄉官審之而已。支貸則責之措置官，而倉官同監視而已。看守則責之寺院主首，而鄉官特同共掌管而已。惟催納交收，專委鄉官，力不至甚勞，而責亦不至太重。況兩歲則替，無久遠耗折之憂，免役一年，勞逸又粗可相補。杜乞覔不使之費財，別有約束條目。優禮遇不使之屈辱，皆所以爲鄉官計，乃所以爲社倉計也。〔册八十卷七五一〇頁二十〕

惠民倉。紹定戊子，大參曾公從龍帥潭日置惠民倉，其後羅本隸督府。淳祐乙巳，大使別公之傑照元額發下，見錢二千一百七十貫，十七界官會八千九百貫，道仍舊樁管在倉，各熟收糴以濟春夏發糶，官吏奉行唯謹。本縣又有續惠倉，乃嘉熙庚子趙知縣崇棠撥錢會二千四百貫入寄樁常平庫，以備賑濟之所不及，其米逐年輪。縣官催管，長官提督，未十

年，名存實廢。〔册八一卷七五一三頁七〕

長沙府攸縣志

【倉廩】

豐積倉，元在拱辰門内。今與常平倉合而爲一，在文清坊相對。淳祐丁未，知縣吴燧重建，東西各十二間枋木，歲計米在東廒，常平、惠民米在西廒，中爲堂三間。〔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三十二〕

茶陵州志

【倉廩】

廣濟倉，在州治衙門東。〔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二十四〕

【詩文】

元劉將孫《茶陵州譚氏孚善倉記》：茶陵州之洲陂，世家爲譚氏，自初興稱國老，十二世至巽齋詩書益大其家聲。嘗名堂義方，欲合族子弟教且養焉。志未克就，秋厓貢士嗣之，周旋世變間，力所可及，施惠不少，亦不使其人知，嘗曰：「惠而使人知非施也。」其代有

盛德如此。秋厓之子福焱，篤行先訓，每思所以推廣光大之者。會歲儉糴艱，鄉隣苦之，永惟祖父忠厚之意，己粗有餘，而坐視人之弗給，非家教也。爰自大德丁未始，歲捐千石，視冬價不增，繇春二月至四月月一糶，五六月月三糶，比貧口給之帖分貯糶處，隨其居近以便之。又以連歲不登甚，丁未戊申增爲二千石，他歲如初約。黨餘積充裕，歲增爲無涯，條約明具，質之神明，取《易·中孚》九二語，謂天下惟孚之至，可以及物，惟善之實，可以感人。千里之內，豈無同是心者。名倉以孚善，其望之當世尤厚，不遠求記於予。方時洊饑，官講荒政日迫，貧富交敝，聞君此舉，使人慨然。吾西江之涸鄉有是倉，亦豈當公私皇皇。若此何幸，執筆論著，傳之四方。興於爲善者，聞風而說之。寧惟益廣譚氏孚善之望，而備豫有恒，里無流亡，且免於倉卒彊所無而誅不備，惠未及於民而公私騷然，煩費橫出，與其急而靡措，孰若分於少有而縮於易能，爲忠實利便，可傳可繼也哉！昔者聖人之說孚也，謂其言善而已。言之善猶應於遠者如此，而況於事哉！事與言易，其信當如之何？若飢而與之食，事莫切於此矣。濟無多寡，惟及時者，力半而功倍；惠無小大，惟有常者，望足而心固。古今救荒者多矣，待於流亡捐瘠而後發廩賑貸，彼朝夕之不充，而望飽於簿書展轉之後，故移粟爲不仁，而發廩爲無益。夫饑者特一飯之莫繼，而茫然方來之日長，若時而斗升可必而獲，將後顧之無憂，如有恃而不恐，亦豈肯輕去鄉里捐妻子哉！孚者，誠之著也；善者，

心之同也。誠於爲善，復有過此者乎？己爲善而不居，獨以爲人之爲善，誰不如我以茲心至，其有不孚者乎？人者則不可知，而吾之孚足以質於天而建於人矣！昔馬文淵之散穀、呂子敬之指囷，以爲美談，此猶一時之惠耳！齊劉善明三世樂施，青州歲荒，家開倉以濟鄉里，於是百姓呼其家田爲續命田。茲倉蓋近之矣。孚於人者，必孚於天。晉潘元戎，荒年，隨人多少口率均分，父老頌之曰：「且貴且富，有南山之壽，吾仍得與潘元戎。」又曰：「恩不可忘，無如我潘郎。」以人之所詠歎，天念之矣！此則孚於人者也。東漢何比干多陰德，一日，遇神與之策二百二十，曰他日子孫印綬，皆若此民者。夫民，天之所卹也，此則孚於天者也。張乖厓嘗夢黃氏以厚德爲神所敬。旦而問其所爲，則曰「歲秋糴而春夏發之如初直」，乖厓信其有以動於幽明。嗟夫！予記茲倉，因譚君之世美，與孚善之嘉名，歷舉前後拯飢施報隱德，載之史可信者述之，匪獨以見譚氏後來之昌盛遠大者，必亦於此而動夫人亹亹不倦之天，則亦君子孚善意也。南山名福焱，嘗魁。咸淳丁卯，漕貢記。〔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十七〕

湘潭志

【山川】

青田巖，在湖廣長沙府湘潭縣南三十五里。由小逕入，景殊幽勝，巖深數十丈，白象綠獅在石，奇泉乳皆碧色。林岊詩：「老鶴回翔去幾年，至今巖壑此名傳。躋攀分寸無疑路，飛入方壺忽有天。白象綠獅呈怪石，神泉深洞隱真仙。細看滴乳流脂處，不是青田是玉田。」〔册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十九〕

松湖，在湘潭縣市北。回環數里，紅蕖彌望。劉錡卜居其上。湖水灌田二千餘畝。〔册二十卷二二六六頁十二〕

【倉廩】

平糶倉，淳祐二年內，知縣孟傑措置糴米，於張昌齡户每年合認賑糶米撥叁佰石，慈雲寺壹佰石，又撥定勝鄭宋梁義廩錢肆佰貳拾伍貫添糴，共米壹仟碩，青黄不接之時出糶，比市價略減，不損元直。遇冬收糴，爲凶荒緩急之備。務要糴本常存，庶邑人久遠霑惠，見置倉於慈雲寺。續據李斗南回納定勝義廩錢肆佰貳拾伍貫，本縣添支錢揍米伍佰碩，置倉於福果寺。淳祐四年，知縣趙汝珏以拘回定勝劉中、陳興祖等名下米本錢捌佰五十貫文，本縣添支錢揍糴米伍佰石，入於福果寺西倉，共成壹仟石，以足兩倉貳仟石之數。〔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十五〕

平濟倉，淳祐十一年，權縣令狐震巳措置具申諸司，以本縣當湖廣往來之衝，井邑廣

袤，户口繁庶，每當青黄不接之際，細民艱食，設遇水旱，餓餒隨之。況俗喜佩刀，平時相讎殺，萬一天時荒歉，憂端必深，救荒之政，所宜預講。紹定四年，邵知縣自信嘗撥錢壹仟柒佰貫足，創義廩於定勝市，緣去縣百里，不便檢扼，三四年間，倉官侵移，旋失初意。淳祐二年，孟知縣傑恐歲月浸久，淪胥於無，遂收回定勝李斗南等所管糴本捌佰伍拾貫足，合人户張昌齡遞年賑糶米叁佰碩、慈雲寺壹佰碩爲米壹仟碩，置倉於慈雲寺，名平糶倉。淳祐四年，趙知縣汝琨又拘回劉中等所管捌佰伍拾貫文，復增添糴本，亦爲米壹仟碩，置倉於福果寺，名平糶西倉。前人用心，要非沽名，蓋爲此邦長久之利也。震已偶此代匱，不敢以暫攝爲辭，正欲推廣其意，稍加增益，不獨以惠利細民，亦以少紓上户勸分之數。尋閲舊積，往往移爲他用，吏緣爲姦，三僅存一。夫以兩倉合貳仟碩之米，其數非不多也。自淳祐四年至十一年，歲月非甚久也，而流弊已若此。欲與釐而正之，而承行吏適當迓新，藏去其籍，告新在邇，無從可問。欲因仍舊倉充同在内，則恐抱薪救火，與之俱燼，殆成虚設。今撙節縣用，積到現錢貳仟叁佰貫足，充米壹仟碩，糴本别置一局，名曰平濟倉。錢撥隸縣丞廳置簿，請上户有物力者貳拾叁家，各領壹佰貫足，令及時以市價儲米於家，更不置倉。遇當糶時，排日發糶，却預期告報，令備一色乾净好米，先一日搬至縣丞廳，交量見數，一就置場發糶。仍令上户照四廂人户曆頭自糶拘錢，公吏不許干預。糶畢，仍當官領錢歸家，從便經

營，不許取息，但要及時收米，以備來歲之用。發糶之價，自丞廳申縣，取時價酌量而行，務要平於市價，而不虧元本足矣。縣道提其大綱，縣丞主其糴糶，錢米藏之上户，一無侵移之弊，二無敷糴之擾，三無倉斗之費，四無折閱之患，而米本長存，不亦善乎！人户兩年一替，輪流縣郭上户，周而復始。如縣丞得替，自本縣取會人户有無侵移狀申，然後保明申州，放行批書，庶使上下相維，絲牽繩聯，經久不壞，誠非小補。後之君子更能窮極前弊，復還元數，使堂堂大邑有叅阡碩凶荒之備，則安静之福已自享之，民實賴之，去者奚預焉。〔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二十一〕

省倉，在湘潭縣。税輸於府，故缺。〔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十二〕

【宫室】

愷悌君子堂，在湘潭縣内廳之西曰愷悌君子堂，知縣鄭厚建。〔册六九卷七二三五頁九〕

思政堂，在湘潭縣内廳後曰思政堂，東曰弦歌，西曰錦窗，皆王埔、林士裕、林得中所建。〔册七一卷七二三九頁五〕

湘潭縣内廳之西曰歸去來齋，知縣鄭厚建。〔册二九卷二五三六頁二十一〕

舫齋，在湘潭縣。舫齋舊名歸帆，在縣圃花間。令狐嗣慶謂置非其所，殆若罔水行舟，乃徙之東池，與清風閣通，冠以新名曰若濟，取若濟巨川義。〔册三十卷二五四〇頁十四〕

在湘潭縣内舊有小軒曰天香，今改爲三善堂，孟杰建。〔册七一卷七二四二頁二十九〕

【祥異】

神仙靈異

江東鳳凰山潭陂塘銅坑聖井三郎，不計年代、姓字，本行雨龍王顯迹，凡遇縣官邑人禱祈，無不感應。元符元年，連州連山商人羅遠到南海，地名千里石塘、萬里長沙，遭風打破舟船。忽夢中見一人頂帽衣冠，指汝出陸回家。從崇寧五年二月初八日，因作商到銅坑，思夢中神儀無異，遂捨餘利，命匠建殿。又有白石大郎、英陂二郎，而龍王號曰三郎。

感應寺飛來佛，舊傳廼襄州田氏家崇奉之像，自梁乘空而至，田氏皈仰嚴肅。其人偶犯極刑，當誅，劊吏揮刀，自成三段，略無所傷。獄官問之，必有異術，田氏以實告。使人驗之，佛像右頸刃痕長寸餘，尚流血，太守異之，録聞於朝，乃釋其罪。及田氏還家，遂失其像，日久號慕。一旦以夢示田氏曰：「吾居此寺，更不復往，汝但返舍，嘗念吾恩。」自後邑人敬信，凡有懇禱，無不感應。號聖佛。

梅龍山尖有仙壇，昔傳曾有朱、夏二仙人，鍊丹飛昇於此。下爲龍峒，舊名石門，歲取水置壇，禱之輒應。

白龍潭，在縣南二十里，匯江爲潭。舊傳漁者入水，常見靈異，歲旱或投竿簡有應。縣

東仙林觀，唐時常氏之故宅也。二女早失怙恃，兄謂其妹曰：「吾欲以汝嫁人。」妹曰：「業已學道，不願從人。」遂簪竹衣褐，養氣練真，危坐諷經；姊則往來東山採藥，率以爲常。一旦共憩石上，仰見鳳凰啣天書，二女持書躡雲，鸞鶴仙仗，迎導而去，景龍二年四月二十有五日也。淳祐乙巳冬後二日，知縣趙汝珏約同官遊東臺山，於殿隅之陰得仆碑而拂拭之，乃大觀年間詹事待制陳公邦光名亭鳳音，留題於寺，述鳳凰啣書事頗詳。遂各用前韻，以紀其遊。仍徙是碑於仙林觀，爲二女昇仙之據。

鳳凰寺阿氏多尊者手執爐，其中時有香烟。若人六根清淨，隨意隨發見，或如遊絲，如裊霧。知縣鄭厚作《聖香讚》，刻石於寺。

周公道者，潭州攸縣人，名法深。砌南嶽山有功，衡山張從事率衆買度牒請爲僧，因辭不允。知衡州王侍郎疏請架浮橋。次往湘鄉鹽井蓮華峰卓庵建塔，於崇寧伍年丙戌五月二十五日，在益陽縣管蒼水市東禪寺大聖堂坐化。申聞於縣，委李尉審實。尉前期三夕，夢一道者相訪，道者云：「無來無去，無生無滅。」受牒則坐化已四日矣。及至其所，異香芳馥，見有頌曰：「亦無來，亦無去。亦無生，亦無滅。涅槃二路，古今無別。」袖頌謁縣宰，相與驚訪，知非凡人。遂以香泥塑肉身安奉，號爲德行周公道者。遇有禱祈，無不感應。遠近爭競迎請，湘鄉之民訴於漕，後歸於本縣華華峰。〔册六十卷五七七〇頁十七〕

【人物】

狄栗，字仲莊。爲人廉介有守。嘗爲穀城令。時西北用兵，訛言欲遣民戍邊，衆懼，聚食於邑者數萬。會秋霖作沴，穀賈翔貴，栗即開常平倉以賑之。有司劾其擅發，聞於朝，上以其有志於民，特原之。期年政大治，及歐陽文忠公修作穀城文宣王廟碑，稱之，以爲有志之士，其廉名時。後遷大理丞，尋出知新州。後詣京師，道病，卒於宿州，葬於長沙。〔册一百三七卷一三四五三頁十六〕

長沙府湘潭志

【倉廩】

常平倉，在縣市西廣惠寺左。〔册七九卷七五〇七頁二十一〕

長沙府湘潭縣志

【湖泊】

石湖，在縣西。廣二十餘里，有九十九汊，數溪貫之。〔册二十卷二三六六頁四〕

衡州志

【山川】

橋梁嶺，在酃縣西，驛路從此經過，去縣三十里。〔冊一百二二卷一一九八〇頁十二〕

【官署】

衡州雜造局，在府治東。〔冊一百七八卷一九七八一頁二十三〕

衡陽志

【湖泊】

東湖，在衡州耒陽縣東四里，周回八里，深三丈。〔冊十九卷二二六二頁八〕

西湖，一在衡州耒陽縣西六里，周回十里，深二丈。一在衡陽縣，在城西縣學前。〔冊十九卷二二六三頁二十八〕

【土產】

隔殼度，穀雨種，霜降熟，衡州土產禾品。〔冊一百五九卷一四七〇七頁十六〕

【倉廩】

衡陽府

常平倉，在行衙之南。〔册七九卷七五〇七頁二十一〕

都倉，在鼓角樓前之西。〔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五〕

安仁縣

常平倉，在縣治之西。嘉定元年，劉强學建。〔册七九卷七五〇七頁二十一〕

【人物】

向子忞，右承議郎直秘閣。紹興五年八月到六年正月十七日奉祠救荒，有遺愛，人爲立生祠。〔册二百一四卷七三二三頁七〕

趙公遒，字文叔，初申取應階至忠翊郎，登紹熙四年進士第，積官至朝議大夫。公清廉有守，鄉人號爲清節先生。後卒，葬于衡州花光寺。〔卷八五七〇頁二十七〕

衡州府志

【山川】

雲巖，在湖廣衡州府茶陵縣東南二十里，巖高十五丈，深三十丈。〔册一百卷九七六三頁八〕㊀

石室巖，在湖廣衡州府衡山縣南臺寺。〔册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十六〕

東巖，在湖廣衡州府衡陽縣北，合江亭東。唐貞觀十五年，刺史宇文炫建亭以爲登覽之所，面對巖壑，故名。舊有記有詩，今石刻剥滅不存。〔册一百卷九七六六頁八〕

藥湖，在安仁縣，在依仁二都。五代時，馬希聲行兵至此，三軍大疫，夢一僧云：「可飲藥湖之水即愈。」夢覺，如其言，揮兵飲水，其病即愈。或云神農曾於此浣藥，遂得名。〔册二十卷二三六六頁十五〕

【倉廩】

永豐倉，在府治南，雍和坊西。〔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二十七〕

【古蹟】

新城縣石鼓山，巖上有窪樽，上有碑石，剥落不可考。〔册五一卷三五八四頁二十〕

【祠祀】

㊀ 此條《大典》原作「衢州府志」。茶陵縣屬衡州，此「衢州府志」當爲「衡州」之誤。

《皇朝祀南嶽詔》：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效，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爲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所有定到各各神號，開列于後：一、五嶽：稱東嶽泰山之神，南嶽衡山之神，中嶽嵩山之神，西嶽華山之神，北嶽恒山之神。一、五鎮：稱東鎮沂山之神，南鎮會稽山之神，中鎮霍山之神，西鎮吴山之神，北鎮醫無閭山之神。一、四海：稱東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一、四瀆：稱東瀆大淮之神，南瀆大江之神，西瀆大河之神，北瀆大濟之神。一、各處府州縣城隍，稱某府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縣城隍之神。一、歷代忠臣烈士，並依當時初封名爵稱之。一、天下神祠，無功於民、不應祀典者，即係淫祠，有司

毋得致祭。於戲，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理既同，其分當正，故茲詔示，咸使聞知。洪武三年六月日立。〔册九五卷八六四八頁一〕

《御製祝文》：維洪武三年，歲次庚戌，七月丁亥朔，越七日癸巳吉，尚寶館使臣胡鉉今蒙中書省點差，欽齎祝文，致祭于南嶽衡山之神。皇帝制曰：磅礴中國之南，參穹靈秀，生同天地，形勢巍然，古昔帝王登之，察地利以安生民，故祀之曰衡山。於敬則誠，於禮則宜。自唐始加神之封號，歷代相依至今。曩者元君失馭，海内鼎沸，生民塗炭。予起布衣，承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陰祐，削平暴亂，正位稱尊，職當奉天地享鬼神以依時，統一人民，法當式古。今寰宇既清，特修祀儀。因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起寒微，詳之再三，畏不敢效。蓋神與穹壤同始，靈鎮南方，其來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以靈，人莫能測，必受命於上天后土，爲人君者何敢預焉。予懼不敢加號，特以南嶽衡山名其名，依時祀神，惟神鑒知。尚享。〔同前〕

《敕祀南嶽之記》：洪武二年春正月四日，羣臣來朝。皇帝若曰：「朕自起義臨濠，率衆渡江，宅于金陵。每獲城池，必祭其境内山川，于今十有五年，罔敢或怠。邇者命將出師，中原底平，嶽瀆海鎮，悉在封域。朕託天地祖宗之靈，武功之成雖藉人力，然山川之神默實相予。況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禮秩尊崇，朕曷敢違？」於是親選敦朴廉潔之臣，賜

衣冠，俾齋沐端悚以俟，遂以是月十五日授祝幣而遣焉。臣又玄承詔，將事唯謹，二月十七日祭于祠下，威靈歆格，祀事孔明。礱石鐫文，用垂悠久。惟神長養萬類，奠于炎方。典禮既崇，綱維斯在。尚期陰陽以和，風雨以時，物不疵癘，民庶人安，是我聖天子之所望於神明者，而亦神明祚我邦家之靈驗也。是年二月日，玄教院朝天宮提舉臣楊又玄謹記。〔册九五卷八六四八頁二〕

酈縣

《御製炎帝陵祝文》：維洪武四年，歲次辛亥，正月乙酉朔，越二十二日丙午，皇帝御名謹遣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臣雷燧，敢昭告于炎帝神農氏之陵。朕生後世，爲民於草野之間。當有元失馭，天下紛紛，乃乘羣雄大亂之秋，集衆用武，荷皇天后土眷佑，遂平暴亂，以有天下，主宰庶民，今已四年矣。君生上古，繼天立極，作烝民主。神功聖德，垂法至今。朕典百神之祀，考君陵墓在此，然相去年歲極遠，朕觀經典所載，雖切慕於心，奈禀性之愚，時有古今，民俗亦異。仰惟神聖，萬世所法，特遣官奠祀脩陵，聖靈不昧，尚其鑒納焉。尚享。〔册九五卷八六四八頁三〕

文祠類

元奚莫伯顏：監察御史、進士。龍蟠虎踞甃琴壇，萬壑同承石鼓山。蒸水遠連湘水去，櫓

聲遥襍鴈聲還。迴看星斗朱陵上，伫聲金絲緑浄間。欲刻新詩酬勝境，磨崖應愧雨苔斑。儒宫直上接蓬萊，迥隔人間絶點埃。石鼓枕湘雲影亂，窪尊酌酒月光來。江澄緑浄雙流合，嶽貫朱陵一竅開。只有丹心惟戀闕，凌風長嘯望燕臺。〔册九五卷八六四八頁三〕

蕭泰登：盧陵人，儒學提舉。雲開衡嶽放新晴，舊客今爲萬里行。二水合江浮石鼓，一聲回鴈度山城。朱陵不改千年迹，緑浄重登六載情。多謝歲寒三二友，慇懃握手笑相迎。〔同前〕

李處巽：廉訪副使。蒸湘二水合流處，中有孤山塊如鼓。茲名炫耀得自唐，儒舍重興來近古。書生要占鼇頭住，竭力中流扶砥柱。經營三載始告成，轉首瀟湘變齊魯。西谿窓樽深幾許，瀲灩苔痕注秋雨。今人杯酌少杯飲，寂寞高情誰與語。東岩朝陽纔半吐，金碧粼粼迷岸樹。朱陵後洞望祝融，元氣不絶如一縷。詩書何地不可讀，卜築來茲奚以故。市廛遠離出喧囂，緑浄不容塵土污。爲人爲己在分明，聖學千年期接武。素王深衣雖燕坐，弟子森嚴冠且履。參乎不敏何足知，復坐之間吾語汝。要將此時問答心，頃刻不忘常在慮。如此儒服少慙德，事父事君終且具。晦翁一記當三復，羣居族談非利禄。方今海内四書院，鹿洞應天并嶽麓。若論地秀多賢才，石鼓山明江水緑。〔同前〕

偰玉立：北庭人，僉憲。石鼓崇黌館，朱陵啓洞房。逶迤環二水，錯落翳羣芳。衿佩來游

藝，川原慨戰場。遺祠重關葛，流演發朱張。風墮松花老，秋餘桂子香。飛甍瓊玉島，巍殿水晶鄉。霧歛東巖旭，寒侵曲棧霜。丹楓翬蜃閣，青草跨虹梁。綠水浮文鯉，高岡集彩凰。禹門翻錦浪，虞陛覽朝陽。竊藥窺蟾迹，攀蘿散鷺藏。題詩鑱石翠，把釣薦橙黃。杯飲宗尊古，巢居樹幄涼。湘波澄碧鏡，嶽黛出新妝。采菊堪充茹，紉蘭欲佩裳。嶺雲招隱約，灘瀨自宮商。按節休清曠，征帆度渺茫。驚烏飛匝繞，回鴈謾翺翔。城郭凌烟紫，林巒帶晚蒼。歸輿橋市月，漁唱起滄浪。《遊石鼓書院》〔册九五卷八六四八頁四〕

盧疎齋：橫序表林阜，瞻彼衡之南。息遊邇城闕，宛在湘之潯。蒸波日輸委，重淵益雄深。瀟瀟風雨中，繹繹山水音。坎坎異枹賁，播播如瑟琴。駕言拯民瘼，布澤諏官箴。發以公廩儲，粮爾年穀侵。齊明款申居，薦盥神維歆。嘉賓竣夷事，弭節來幽尋。希曠白雉貢，邂逅朱陵陰。軒户滿士屨，壘罇合朋簪。脩辭勗髦俊，騁睞緣嶇嶔。勝致良可懷，隆寄非所任。磊磊感前哲，悠悠訊來今。〔同前〕

杜少陵：兵革自久遠，興衰看帝王。漢儀甚照耀，胡馬何猖狂。老將一失律，清邊生戰場。君臣忍瑕垢，河嶽空金湯。重鎮如割據，經權絶紀綱。軍州體不一，寬猛性所將。嗟彼苦節士，素於圓鑿方。寡妻從爲郡，兀者安短墻。凋弊惜邦本，哀矜存事常。旌麾非其任，府庫實過防。恕己獨在此，多憂增内傷。偏裨限酒肉，卒伍單衣裳。元惡迷是似，聚

謀洩康莊。竟流帳下血，本降湖南殃。烈火發中夜，高煙焦上蒼。至今分粟帛，殺氣吹沅湘。福善理顛倒，明徵天奔茫。銷魂避飛鏑，累足穿豺狼。隱忍枳棘刺，遷延胝胼瘡。遠歸兒侍側，猶乳女在旁。久客幸脫免，暮年慙激昂。蕭條向水陸，汩沒隨漁商。報主身已老，入朝病見妨。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參錯走洲渚，春容轉林篁。片帆在郴岸，通郭前衡陽。華表雲烏埤，名園花草香。旗亭壯邑屋，烽櫓蟠城隍。中有古刺史，盛才冠巖廊。扶顛待柱石，獨坐飛風霜。昨者間瓊樹，高談隨羽觴。無論再繾綣，已是安蒼黃。劇孟七國畏，馬卿四賦良。門闌蘇生在，勇銳白起强。問罪富形勢，凱歌懸否臧。氛埃期必掃，蚊蚋焉能當。橘井舊地宅，仙山引舟航。此行厭暑雨，厥土聞清涼。諸舅剖符近，開緘書札光。頻繁命屢及，磊落字百行。江總外家養，謝安乘興長。下流匪珠玉，擇木羞鸞凰。我師嵇叔夜，世賢張子房。紫荆寄樂土，鵬路觀翺翔。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旄頭彗紫微，無復俎豆事。金甲相排蕩，青矜一憔悴。嗚呼已十年，儒服弊于地。征夫不遑息，學者淪素志。我行洞庭野，欻得文翁肆。侁侁胄子行，若舞風雩至。周室宜中興，孔門未應棄。是以資雅才，渙然立新意。衡山雖小邑，首倡恢大義。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宮閟。講堂非曩構，大屋加塗塈。下可容百人，墻隅亦深邃。何必三千徒，始厭戎馬氣。林木在庭户，密幹疊蒼翠。有井朱夏時，轆轤凍堦戺。耳聞讀書聲，殺伐災髣髴。故國延

歸望，衰顏減愁思。南紀收波瀾，西河共風味。采詩倦跋涉，載筆尚可記。高歌激宇宙，凡百慎失墜。《岣嶁山》：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鸞飄鳳泊拏虎螭。事嚴迹秘神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嗟咨涕漣洏，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同前〕

宋真西山《題南嶽》：百年五嶽隔華戎，屏蔽皇家獨祝融。賸喜嶽靈今有伴，岱宗今入版圖中。〔册九五卷八六四八頁五〕

朱文公《下祝融峰》：我來萬里駕長風，絶壑層雲欲蕩胷。濁酒三杯豪氣發，朗吟飛下祝融峰。〔同前〕

蘇東坡《遊南嶽》：秋高意氣在峰頭，碧落雲開放又收。萬頃滄波澄玉鑑，一輪紅日衮金毬。眼觀西北幾千里，勢壓東南數百州。好景此時吟不盡，天生有分再來遊。〔同前〕

黄山谷：萬丈融峰插紫霄，路當窮處架仙橋。上觀碧落星辰近，下視紅塵世界遥。螺簇山低青點點，線拖遠水白迢迢。當門老檜枝難長，絶頂寒松葉不彫。纔到秋初霜已降，每逢春盡雪方消。猥岩老衲針常把，度夏禪僧扇懶摇。雷向池中興雨澤，鳥於窗外奏《簫韶》。遊人未必長居此，暫借禪房宿兩宵。〔同前〕

洪德秀《曉霞峰》：曉山隔水替人羞，掠削雲鬟强自愁。雲錦天機三百萬，一時支與作

纏頭。《遊南嶽勝業寺》：會宿嶽雲深處寺，重來二十七年期。龍顛虎倒禹王柏，鳳翥鸞翔子厚碑。霸府規模全盛日，宮嬪湯沐有餘貲。白頭紫杖人何許，空對人間讀舊詩。《巾子峰》：曉霞蒙頭猶翠穀，西風掠鬢當金篦。祝融夜赴瑤池宴，醉墮天邊白接䍦。《衡山乾明觀斗室》：道人掊斗作虛室，此理當於象外觀。白玉撞翻爭奪境，黃金堆起是非端。以南更有幾人在，維北還知一槩看。俗子較量何足算，壺中天地本來寬。《黃庭觀書所見》：斜依東風解佩璫，玉闌干外牡丹香。黃庭卷罷尋棋局，十二樓頭春晝長。《淨福寺》：記得年時纜野航，桂窠無數繞脩廊。西風吹墮黃金屑，釀得一潭秋水香。〔同前〕

趙葵《祝融峰》：祝融萬仞拔地起，欲見不見青霄裏。山翁愛山不肯去，爲山醉卧松根底。家童尋着不敢驚，沉吟恐怕山翁嗔。夢回抖擻下山去，一徑蘿月松風青。〔同前〕

耒陽縣

元張雄飛肅政廉訪司僉事。《題杜子美墳》：諫署言清切，忠臣思鬱陶。赤霄行孔翠，碧海掣鯨鼇。詩律嚴秦法，詞源汲楚騷。珠明鳳凰髓，玉潤鷺鵷膏。躭句頭空白，謀生計轉勞。揚雄慙德薄，賈誼累才高。抵觸逢牛角，攙搶起蝟毛。盪胸雲夢澤，埋骨耒江皐。奇數終無耦，窮途竟不遭。秋風悲草樹，落日哭猿猱。　詩義兼唐史，詩聲繼國風。論文思李白，獻賦蔑揚雄。健筆扛神鼎，危言訐聖聰。秦城遭板蕩，蜀道走途窮。實下聞猿淚，虛

勞畫虎功。賈生才未展，屈子道無通。楚畹紉蘭佩，衡山戀桂叢。大名垂皎月，直氣吐長虹。天地青蠅滿，江湖白鳥同。耒陽靴冢在，錦里草堂空。露浥秋蕪綠，霞燒晚樹紅。悠悠牛酒恨，何處問漁翁。　迢遞來南紀，倉皇問北征。詩通高叟固，才到屈原清。天地心無愧，風雲氣不平。徘徊江上月，昨夜照文明。　集賢學士憲臺賓，奉使衡湘憶古人。爛醉有亭尋野客，獨醒無酒奠纍臣。奇兵斬將詩成史，直道遭讒德照隣。昨夜耒陽江上望，梅花索咲自傷神。　手抉天河洗甲兵，氣吞雲夢擅才名。蜀川遺恨衣嚴武，楚澤傷心弔屈平。獻賦蓬萊聲烜赫，斬鯨遼海志澄清。我來欲定推敲字，黃鵠驚飛野雉鳴。〔冊九五卷八六四八頁五〕

余恁作：一寸心丹篤愛君，數根髮白苦憂民。吟邊見得公真像，莫問公墳真不真。〔冊九五卷八六四八頁六〕

王逢源：氣吞風雅妙無倫，碌碌當年不見珍。自是古賢應發憤，非關詩道可窮人。鏞鑱物象三千首，照耀乾坤四百春。寂寞有名身後事，惟餘孤冢耒江濱。〔同前〕

碑碣

新城縣

宋朱晦庵《石鼓書院記》：石鼓山據蒸湘之會，江流環帶，最爲一郡佳處。故有書院，

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爲。至國初，時賜勅額。其後乃復稍徙而東，以爲州學，則書院之迹於此遂廢而不復修矣。淳熙十二年，部使者潘侯疇德鄜始因舊址，列屋數間，榜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淵又因其故而益廣之，別建重屋以奉先聖先師之像，且摹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卷，而俾郡縣擇遣脩士以充入之。蓋連帥林侯栗、諸使者蘇侯詡、官侯鑑、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齎割公田以佐其役，踰年而後樂其成焉。於是宋侯以書來曰：「願記其實，以詔後人，且有以幸教其學者，則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擇勝地，立精舍，以爲羣居講習之所。而爲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逮至本朝慶曆、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徧天下，而前日處士之廬無所用，則其舊迹之蕪廢，亦其勢然也。不有好古圖舊之賢，孰能謹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皆未嘗攷其德行道藝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爲己者蓋羞言之，是以嘗欲別求燕閒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於斯役，而不敢憚其煩，蓋非獨不忍其舊迹之蕪廢而已也。故特爲之記其本末，以告來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無以今日學校科舉之意亂焉。又以風曉其位，使知今日學校科舉之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是爲適然而莫之救也。若諸生之所以學而非若

今人之所謂，則昔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也。顧於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誦其言者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爲哉。亦曰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幾於將發之際，善則擴而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其亦如此而已矣，又何俟於予言哉。〔册九五卷八六四八頁七〕

張南軒《諸葛武侯祠堂記》：自五霸功利之説興，謀國者不知先王仁義之爲貴，而競於末塗。秦遂以勢力得天下，然亦遂以亡。漢高帝起布衣，一時毫傑翕然從之，而其所以建基本、卒滅項氏者，乃三老董公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之説也。相傳四百餘年，而曹氏簒漢。諸葛忠武侯，當此時間關百爲，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强弱利害貳其心，蓋凛凛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臣之明所能逆覩。」嗟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别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汩於利害之中，而忘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之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卧。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經陳紀而不爲近圖。其

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爲，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始息之意，類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沒上表之辭，則知天下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若侯者，其所謂弘且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非耶？侯既沒，蜀人追思時節祭於道。後主用廷臣之議，立廟沔陽，使得申其敬。去今千有餘歲，蜀漢間往往有祠，奉祀不替，侯之澤在人者深矣。衡州石鼓山舊亦有祠。按《蜀志》，昭烈牧荆州時，侯以軍師中郎將駐兵臨蒸，以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賦以充軍實。今衡陽是也。蒸水出縣境，徑石鼓山之左，會于湘江，則其廟食于此固宜。考昌黎韓愈及刺史蔣防詩碑，祠之立有自來矣。宋乾道戊子之歲，湖南路提舉常平范君成象，始以圖志搜訪舊迹，得廢宇於榛莽中，乃率提點刑獄鄭君思恭、知衡州趙君力公邁徙于高明而一新之，移書俾栻爲記。栻惟侯之名不待祠而顯，而侯之心亦不待記而明。然而仁賢昔時徑履之地，山川草木光采猶在，表而出之，以詔來世，使見聞者竦然知所敬仰師慕，當道述微之際，其爲益蓋非淺也。惟栻不敏，不足以推本侯胸中所存萬一，是則愧且懼焉耳。乾道五年十二月，左承務郎、直秘閣、新權發遣撫州軍州主管學事、賜紫金魚袋、廣漢張栻記。〔册九五卷八六四八頁八〕

《元衡州路進士題名記》：進士之制本于成周，題名則著於唐，而後世因之。衡舊有進

士題名，歲久不存，其郡志所載，尚可考也。宋祥符間鄭向而下，至寶祐二百餘年，衡陽由進士舉登第者六十有一。皇元設科取士，自延祐甲寅始，逮至元乙亥，前後八科，湖廣省貢士通得二百有四人，衡則有劉彭壽之父子倡之于前，護都不花等繼之于後，凡五人。而較之前代，雖有多寡之殊，亦不可謂無人矣。才難之嘆，不其然乎。今之進士選者，必題其名辟雍，郡縣學校亦然，蓋所以寵異彰顯之也。至元丁丑冬，湖南僉憲陝郡姚公子徵按部至衡，道謁宣聖，入學引試諸生，勉勵切至。凡有關于名教廢弛而未備者，悉加振舉。以進士闕於題名，迺命教授趙君應詵、學正卜霖特具石刻，昭示後來，礪風節以作士氣，真可謂知所本矣。俾余記之。竊惟學校人材，乃風化之所係，安敢緩？繼此以往，教養作新之不怠，日加月益，將見文風大振，長材碩德之士濟濟蹌蹌，接踵並進而不絕。此其權輿，重望後之有志于學者益加焉。時至元三年丁丑仲冬望日，通議大夫、衡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濟南楊倬記。〔册九五卷八六四八頁九〕

《石鼓書院復祭器記》：形而上者道，形而下者器，道固超於器，而器亦所以寓夫道。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由以生禮。根於人心之天，發而爲揖讓周旋之文。品節劑量，不可以無器。器之所存，道之所存也。宣聖生於蒼姬之末，堯舜以來之道統繫焉。動容造次必由此禮，而其下學上達工夫素所聞習者，乃俎豆之事，則夫大道君子，器固在所用也。欽惟

皇元尊崇夫子之道，以淑後學。專立學官，以司教養之職。二丁朔望祭謁，列其祀典，犧牲醪醴，必致其敬，所至憲相郡侯躬涖其事，其盛禮也。石鼓書院，燕居在焉。學者藏脩講貫，何莫非夫子之道。至於起瞻忽之思，動仁智之慕，重在二祭，而寓敬之器闕焉不完，甚非稱夫昭德音而嚴祀事之禮。大德初元，廉使李公處選、脫因約公、哈散公相繼分治來衡，勉勵加厚。且以脩造將就緒，祭器因依古制易之以銅，遂專委總府治中郭侯居仁督工鑄造，敦領學官，率諸生輟廩餼損囊金以集事。二載春仲器成。上丁歲祀，侯職首獻，致禮甚肅。俎豆誠陳，簠簋既設，尊爵已具，其容充然，其儀秩然，職事者儼然在列，則敬心之油然而生，夭申氣象，猶親炙而面承之。禮者敬而已矣。夫子之禮，夫子之道也。道不囿於器，而道之用在器。由器以達道，則器亦不爲無補也。是冬十二月，哈散公自邵永還，望日偕書吏譚遇、宋庭瑞、王周仁、帥府縣官屬，殿謁舍菜畢，環視器物古雅，甚嘉郭侯之勤。顧謂山長張祐紀其績，且以諗于衆。祐謂公之致力於學校甚篤，侯之嘉惠於學校甚厚，抑儒者之學夫子之道，不徒學其用夫器，又將以用夫世。聖朝尊道崇儒，養成人材，亦將求以濟夫用天下大器也。如用之，請執是道以往，尚敬之哉。〔同前〕

衡陽縣學柳山蔣希耕《教諭題名記》：題名者，紀其實也。衡陽爲衡之劇縣，故宋開禧間，唐侯燁建學士以恩例，三舉不第者始授邑主學。歸附初，仍宋故。至元二十四年，始改

主學爲教諭，蓋舊其職而新其名也，迨今七十餘年矣。余至仕，詢之故老，前宋校官皆邈無聞焉，僅得至元中陳鐸以下凡二十四員，其到任秩滿歲月歷歷可考，是不可以不紀其實，此題名之石不得不鐫也。或曰：「此石之刻，將示勸戒之意否乎？」余曰：「不然。列其名者，不沒其名也。著其年月者，見其人不失其實也。其有由是而升爲達官者，俾知夫履歷權輿於此以榮之也。若夫教養之興廢，廩粟之盈縮，或曠職而不居，或備員而苟且，雖三尺童子莫之或欺，況聖人昭昭在上乎？餘不暇論，後之司教者寧不知儆焉。〔册九五卷八六四八頁十〕

衡山縣

唐柳子厚《南嶽雲峰寺記》：乾元元年某月日，皇帝曰：「予欲俾慈仁怡愉洽于生人，惟浮圖道允迪。」乃命五嶽求厥元德，以儀于下。惟茲嶽上于尚書，其首曰雲峰大師法證，凡蒞事五十年，貞元十七年乃沒。其徒曰銓、曰遠、曰振、曰巽、曰素，凡三千餘人。其長老咸來言曰：「吾師軌行峻特，器宇弘大。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之以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爲；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之以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元臣碩老，稽首受教；髫童毀齒，踊躍執役。故從吾師之命而度者，凡五萬人。吾師冬不燠裘，飢不豐食。每歲會其類，讀羣經，俾聖言畢出，有以見其大；又率其仵，伐木輦土，作佛塔廟洎經典，俾像法益廣，有以見其用。將沒，告門人曰：『吾自始學至去世，未嘗有作焉，然後

知其動無不虛，靜無不爲，生而未始來，歿而未始往也。』其道備矣。願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詞曰：師之教，尊嚴有耀，恭天子之詔，維大中以告，後學是效。師之德，簡峻淵默，柔惠以直，渙焉而不積，同矣而皆得，茲道惟則。師之功，勤勞以庸，維奧秘必通，以興祠宮，遐邇攸從。師之族，由號而郭，世德有奕，從佛于釋。師之壽，七十有八，惟終始罔缺，丕冒遺烈。厥徒蒸蒸，維大教是膺，維憲言是徵。溥博恢弘，如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之不崩。終古其承之。〔同前〕

彭城劉廷俊《三皇廟學重脩記》：國家通祀三皇，著載令典，寔慎且重，郡邑恪奉有嚴。衡山自元貞初，張從聖領教事，始建廟學，垂五十年，既葺尋圮。至順壬申，教諭周仕昇請之有司，度材鳩工，新作南門殿堂廊廡，完舊以固，未訖功而代，弗克承。後十有三載，其嗣周仁壽職司官醫，前教諭黃仕宏謂之曰：「廟學滋廢，不脩且壞。嘗忝承乏，將謀載新，以滿去弗果。且配位立像，歲久幾仆。繼志是承，子之責也，勉任之。」於是仁壽捐金新石臺四，率寧鄉醫教許天麒等像設勾芒、祝融、風后、力牧之神。多士翕從，工力善集。棟撓以隳，垣毀以崇，杇鏝以容，墉敔以礱，視舊貫有加矣。初三皇神位座欲折，前衡郡醫官劉廷喆峻以石臺，今衡陽幕官欽察海迷失圍以木龕。正配祀位適稱，朔望之載拜載興，春秋之我將我享，禮儀咸備。生徒肄習，教育常規，無負醫之爲有學也審矣。而學之士友合辭諗

諸廷俊曰：「禮待人而後行，事合乎禮，誠不可掩，盍亦文諸堅珉，以勸來者。」廷俊謂君子於事有所當爲，亦爲之不厭，矧崇祀報本，有己分之所不容已者乎。惟三聖人繼天立極，開物成務，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匪爲醫家之顓是崇報也。彝倫攸叙，與生俱生，涵泳鼓舞，帝力何有於我，而神化宜民之妙，見於生民日用之常，千萬世無斁，欲報之德，尚何言哉。然典庀祀事而屬之醫，蓋曰欲安欲壽。王者順乎人情，博施濟衆，聖人猶以爲病，俾斯民無札瘥夭癘，而益推廣夫好生之仁，則深有望夫醫者之體是意而用是心也。諸君自今藏脩有其書，游息有其所，興拜陟降，潛心勿渝。聖神孔昭，對越在上。其於國家毖祀設教之美意，式克祗順無怠，尚勗之哉。〔册九五卷八六四八頁十二〕

宋《皇帝本命集福殿碑》：大觀二年三月十一日，荆湖南路部使者席貢奏曰：「潭州衡山縣南嶽山嶽祠之東北，有衡嶽、真君二觀，百皇帝本命殿在真君之東，地既狹隘，殿亦墮陋，非所以稱崇奉之意，願詔所屬，改地增廣，用迎殊祥，以集福殿爲額。」四月十八日，制可其請，易觀爲殿，賜亭牒爲錢四百二萬，詔臣岍領其事。臣拜手稽首言曰：「臣疎遠愚昧，待罪遐方，誤當付倚，雖恭奉詔命，然不識朝廷制作規模之方，敢用管見繪圖冒昧以上。」然後用日擇方卜向，得地于兩觀之中。拆除舍屋凡一百四十餘間以爲殿，北又闢荆榛，平窊坎，取地以正門。經始二年之秋，成三年之春，凡二百日。爲殿一，兩廡中外三門二，左右

中亭三。闢東西户以通車從，爲往來之道。鑿池引泉以備放生，爲聖壽之祝。自外至中門六百三十尺，又自中門至殿門四百七十尺，合爲一百一十丈。深嚴壯麗，煥耀山谷，國門之外，雄冠天下，而有司不與其謀，百姓不勞其力，巋然而天成地就。四方往來之人，瞻仰誠至，炷香望拜以祝吾君無疆之壽者，不可數計。於戲，非至德動天，安能使神人和格如是耶？臣謹按舊元辰殿，始自乾興元年詔建，時太歲壬戌，今又八十有八年矣。皇上嗣登寶位，以武功文德撫來遠邇。禮樂法度、典章文物，無不備具，萬世永賴。皇天眷命，有開必先，何其盛哉！臣嘗讀《易》，至「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老子》則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固知有道者皆本清淨自然，抱一無離，冲虛至極。推以爲治道，則無爲而民自化也。黄帝之華胥，唐堯之姑射，皆深泳其理，以臻康泰者也。皇上以高真應運，聖智天縱，其土苴緒餘，散爲盛化。務脩其本，昭事上帝，而天下洞天福地，悉崇宫祠，以有道者居之。符水法籙，爲民祈福，兵銷農富，光澤太平。視黄帝、唐堯之事，何足道哉！南嶽雄鎮炎方，既新斯宇，詔道士李景章主之，歲賜紫衣敕以爲寵渥，俾日與其對揚，以答神貺者，豈小臣區區所可知耶？臣岍學淺才疎，獲專兹事，殿成，懼歲久不知始末，敢碑其事，昭示萬世，拜手稽首以獻。銘曰：至哉大道，惟天法焉。道復何則，曰體自然。穆穆天子，是則是傚。垂衣無爲，不顯斯教。其教伊何，玄默之言。冲而用

之，不敢爲先。乃聖乃神，萬物斯覩。莫不來王，以正而取。有兵既銷，有年屢豐。功成不居，其用莫窮。奕奕新宫，經始勿亟。不日成之，神祇來格。既右饗之，旅楹有閑。赫赫千柱，鎮此南山。維此南山，天長地久。何以象之，天子萬壽。於萬斯年，降福穰穰。寄此刻文，以詔萬方。〔同前〕

元《加封南嶽碑文》：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朕惟名山大川，國之秩祀。今嶽瀆四海皆在封宇之内，民物阜康，時惟神休，而封號未加，無以昭答靈貺。可加封南嶽爲司天大化昭聖帝，以稱朕敬恭神明之意。主者施行。〔册九五卷八六四八頁十二〕

元明善《敕賜南嶽昭聖萬壽宫碑》：五嶽有祠舊矣。我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覽輿地提封既悉入職方，謂五嶽、五鎮、四瀆、四海，能興雲雨，濟人利物，而福歸國家也。每歲孟春，躬祝香，授重使，先以金幣馹至祠下，守土大吏恭致牲醪，備三獻禮，竣事還奏，著爲恒典。列聖遵之有加。衡山視東西北中四嶽爲最遠，而其神次貴亞岱宗，分直軫宿丙丁，壽星所躔，天子重之。嶽神廟在赤帝峰下，其制一擬天子之宫，宋末爲盜所燬。至元二十年，詔行中書省考舊鼎建。越若干年大殿成。二十八年，上若曰：「極四裔以爲家，中天地而居。海外之國，重數譯來庭。風雨寒暑，既時以平，歲仍登收，民殷國豐，臻于大和，亦惟神相。弗崇嘉秩，曷答神休。」乃加嶽瀆海神號，而南嶽曰司天大化昭聖帝。玄教太宗師今

特進上卿太真人。知集賢院事張公留孫介遣臣養阿至廟以告。今玄教嗣師崇文弘道玄德真人吴公全節實輔其師在行。上卿曰：「南嶽之大祀，有司奉詔不虔，不一于新，將弗稱聖天子恭敬之意。而廟事實吾所領，吾懇焉申。」訪提點劉景中，景中辭以老憊不任事。聞制，以玄德代景中。元貞二年，言于朝曰：「廟之大殿及鎮南門，迤邐如舊，餘多未備。且四嶽皆有別館，以居道流，以嚴祠事，而南嶽舊獨無有。甚者上錫香幣至，未薦神，無所於奠。使者必齋以行事，而無所於齋。請賣上累錫白金及歲入錢米，築館廟之東偏，併夫廟之未備者。」敕省臣亟如所請，別下詔，併御賜提點所印章。是歲玄德介給事中買訥來蔵歲祀，因相基繪圖，以其役屬路判李道真及所屬官吏，各祗乃事。越大德七年告成。外爲都宮，南爲櫺星之門，門内有池，池有橋，橋北爲大門五間，大門左右各横廡三間。大門内爲重屋曰集禧殿，集禧北爲大重屋曰寥陽殿，兩殿皆五間。殿之東曰東廡，五間。西曰西廡，間如東數。殿北爲堂二，前曰光嶽，後曰開雲，合十間。光嶽堂有翼室，光嶽之東西廳二。開雲之東西少南，庫、厨各一。兼建廟之寢殿及嘉應、日華、月華三門，又建櫺星門，建亭大殿前曰拜亭，建亭鎮南門外曰首參亭。宮殿皆如前所圖矣。玄德請賜宮名，敕曰昭聖萬壽之宮。命上卿、玄德世繼以領。八年，玄德馹至宮中，設金籙醮慶成。既還奏曰：「身從嚴蹕，遥領宮廟，恐致怠者，獲戾靈明，有乖上旨，願以弟子道士李奕芳代臣。奕芳脩潔恭和，

可以事神長人。」制授奕芳明遠冲妙弘道法師、提點南嶽昭聖萬壽宮壽寧觀，仍以道真副之。皇慶元年，玄德奏奕芳、道真陳大同道行益著，於宮廟有守創勞。制奕芳領宮廟事，陞道真提點大同提舉云。衡之人士咸願勒石紀始，使宿儒吴弇載其事，爲書走玄德，玄德屬筆於明善。欽惟世祖弘神聖之資，陋漢唐而下居，洸洸皇武，戡定大業，無文不彰，無典不舉，耻一不及明王。而又小心寅畏，咸秩百神，歸福元元，重夫嶽祠，委諸有道之士。而上卿、玄德，克奉聖心，益廣所致，用協休靈。其隆禧鴻烈垂于三朝，惟億萬年式克同乎今日，敢陳善頌，用美成功盛德。其辭曰：惟我大君，冠天履地。風霆歘噓，日月暝眎。春秋生殺，陰陽啓閉。四海池環，五嶽壁峙。捍其淫邪，逐其毒沴。冲氣大和，育滋萬類。帝曰眇予，天子之元。麗乎天者，殺天理焉。附乎地者，察猶地焉。維嶽峻極，羣山之宗。予百祀主，其秩視公。衡奠南服，荆揚是崇。上拂朱鳥，瀛霍奚同。龐乎厚緼，滂乎遠施。開闔變化，莫窺其際。水維雨母，風爲火孩。土化則露，石化則雷。蘇爾焦枯，滅爾兇災。鼓其潛蟄，振其萌荄。維昔明王，五月至止。考制觀風，因以告祀。天啓皇圖，幅員四極。未遑時巡，明祀恭則。椒桂苾芬，牲腯醴醇。神其顧享，福我人民。帝曰貴神，孰潔尸之？玄德真人，汝領其祠。玄德欽承，來相于衡。神既以宇，錫嘏純明。别館斯營，庥我脩清。玄德有師，師曰上卿。上卿上聞，肇錫嘉名。如嶽高大，如地剛方。於詔聖皇，萬壽無疆。川流山

峙，伊神之形。雲行雨施，伊神之靈。赫赫冥冥，敢怠于神？萬古不磨，貞石有銘。〔同前〕

楊宗瑞《衡山縣進士題名記》：仁宗皇帝勵精求治，深惟治道無過用賢，進賢之道無過鄉舉里選。上考祖宗屢議興舉未及竟行之意，誕告天下，見之施行，爲一代之令典。於是薄海内外，經明行脩之士與鄉薦者，咸以賓興，貢于京師，會試以拔其尤，廷對以第高下而官之焉。五嶽在宇内，衡爲最遠。在趙宋時，趙忠肅以《春秋》登第，爲宋名臣。其子忠清繼登右揆。自時厥後，無復以科第顯者。南北既一，天運更新，與計偕者恒不乏人。其光嶽之英華，發於文而得之賦稟歟？抑自唐以來，若李若韋，勵志讀書，遺風未泯歟？抑亦胡氏昆季、米張師友，講明洙泗濂洛之學於此地，定生人之大紀，發經籍之微緒，有以致之歟？不然，文質彬彬輩出，皆自衡山，而他亦無聞焉。湖廣所隸郡邑數百，八科之中，魁鄉薦者三，盛哉。至元丁丑春，部使者陝郡姚紱子徵戾止邑庠，詢訪咨嗟，將勤堅珉以示激勸，命邑長洼哥進義以其事來屬宗瑞書之。宗瑞向也職教茲山，忝與延祐乙卯進士第，且嘗承乏史官，用是不敢固辭，大書姓名以垂不朽，俾後之學者期踵前修，孜孜不怠，篤學力行，登名大府，繼茲以往，當不一書。是謂不言之教，勉勵之要也。率先於此，將天下是勵，豈惟一邑而已哉。〔册九五卷八六四八頁十四〕

安仁縣

宋《重建儒學記》：立學以設教，自慶曆間徧于天下，然郡爲之易，邑爲之難。蓋守之治千里也，師儒有專職，餼廩有攸司，冠屨雲從，簡編日習，故施教也易成。若令一邑，則衆僚之責獨任于身。始焉，室廬必爲之經營；給以炊庖，必躬爲之出内；曉以義理，必親爲之講説。青衿易於挑達而難爲糾合，故爲令者必器能疏通，精粗兼備，而有文以行之者也。安仁在衡爲邑，風俗簡朴，人士質實。然密邇傜居，時有强梗以病吾教者。嘉定己巳歲，邑爲寇所殘，未再朞而王君至，干戈甫息，學校久廢。君乃喟然曰：「義理不講，綱常遂墜，此亂之所由作也。勸學明倫，尊君親上，此教人之所當先也。是烏可一日緩哉。」顧視舊學，介於道宫神祠之門，假及廓廡，共爲出入，狹隘不足改爲。邑治之東，有舊倉址，山色環秀，高明寬廣，遂徙葺焉。外設櫺星，中陳戟户，殿宇中峙，講堂後建，翼以兩廡，渠渠沈沈，奠獻有所，職掌有位，惟齋舍未全，百君以薦者及格，法當通籍上印而去，士甚惜之。若乃嗣而成之，則有待於後之君子。庶已成者毋隳，而未備者增壯，俾士子得優游飽食，涵泳斯道，以孝弟忠信爲本，以禮義廉恥爲維，平居有安分循禮之風，臨難奮徇義守死之節，則學校之設不爲虛器矣。君以圖來謁記，因直述其本末而使歸刻之，不惟紀其續之難易，抑示邑士使知所嚮耳。嘉定六年，歲在癸酉，十一月丁卯朔日，南至，朝散大夫、權發遣荆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樂章記。〔册九五卷八六四八頁十五〕

耒陽縣

三國《太中大夫九真府君神道碑》：府君諱朗，字義先，桂陽耒陽人。豫章府君之曾孫，公府君之孫，郎中君之子也。出自顓頊，益爲舜虞，賜姓嬴氏。至于庶子，封於秦谷，因而氏焉。君以承洪源之清派，稟奕世之高素，履道思順，德行純備。三歲喪母，十歲亡父，獨與弟居。承奉繼親，和顏悅色，孝友溫恭，曾閔之操，君其蹈焉。弱冠仕君，歷右職，守陽安長，淑問宣流，遂升王府，除郎中、尚書令史、郡中正，遷長沙瀏陽令，播渥惠以育物，垂仁慮以布化。蒞政未朞，徵拜立中都尉、尚書郎，靖密樞機，名冠衆僚。遷部廣州督軍校尉，正身率下，不畏彊禦，流清蕩濁，萬里肅齊。功成辭退，拜五官郎中，遷大中正，平衡清格，彝倫攸敘。于時交州竊邑叛國，戎車屢駕，干戈未戢。帝思俾乂，訓咨羣司，僉以君往。部南州，威惠素著，遷九真太守。君稟明德，所立垂勳，宜延遐紀，光贊皇家，如何不永，春秋五十有四，於鳳凰元年四月一日乙未寢疾而薨。嗚呼，哀哉！凡百君子，莫不嗟痛，乃立碑作頌，以顯行績。其詞曰：於鑠府君，稟性玄通。積行閨閾，九族睦雍。羽儀上京，德與雲騰。入蹈丹墀，夙夜靖恭。出撫黎民，風移俗興。名參豹產，勳齊往蹤。當永黃耇，翼佐帝庸。昊天不弔，哲人其終。墳墳縉紳，靡瞻靡崇。勒茲玄石，永光無窮。〔同前〕

宋《重脩杜工部祠堂記》：唐三百年，詩人輩出，而李杜爲之冠。然不幸當天寶之季，

顧不早鳴國家之盛，而遭逢世亂，使窮餓其身，流離困苦，生不安席，死無定所，何苦斯之甚。舊序謂先生死葬耒陽，或謂不然，實死於岳陽，二說互相抵牾。譬世傳太白溺死葬采石，據李陽冰序，謂病卒於當塗，枕上受簡，或謂鎮側青山亦有冢，是數說亦相反，學者至今疑焉。始余官郴，以淳熙庚戌領常平使檄之長沙，十月二日道耒陽，始得謁先生祠下，孤墳在祠後，余酹而拜焉。祠堂有漢二谷碑，湮漫摩挲不忍去。時有韻語，欲書壁未果，既十八年矣。今耒陽邑大夫嚴陵黃君茂報政未幾，重建祠宇而一新之，比舊加壯，以書來求記。衆謂余當詳討之，以解後世之惑。余謂之曰：先生英靈忠義之氣，在天而不在地；文章光焰之氣，在萬世而不在一方；而或者刻舟求劍，欲取證於朽骨，則過矣。邑有墓，墓有祠，耒陽所同而重也，奚怪焉。且古人之跡，最易以僞。陶母之墓，在處有之。而澹臺子羽之墓，亦不止一處。彼賢而可立教者，雖沒，人尚貪而愛之，以重其地，豈獨少陵祠耶？余讀杜詩，自避賊至鳳翔，自秦州入同谷，盡室徒步，草行野宿。當是時，不死於凍餓，不死於虎狼，幸矣。豈知有死所哉？今孤墳嶢然，過者起敬，前得聶令葬之山水佳絶處，後得諸賢爲立祠宇，今又得黃君再葺而新之，非少陵幸也？非令君之賢，知所先後，以政事餘力，亦孰能及此耶？故因祠宇之新，竊記之以爲如此。嘉定元年十二月十五日，承議郎致仕、清江徐得之記。〔册九五卷八六四八頁十六〕

張齊賢《書杜工部祠堂》：余嘗聞工部死葬於耒陽縣，縣乃衡之屬邑也。圖經云工部墓在縣北郭內二里。後晉開運中，縣令黃庭翰重興祠宇，會郴令楊演赴任，途經是邑，乃述版記云：「唐天寶十五載，祿山叛，幽薊稱兵內向，翠輦西幸，百官奔散。懷忠赴難者崎嶇尋駕，垂危負釁者稽顙賊庭。及肅受禪，尊玄宗爲太上皇，復神州，清輦下。嚴武仗節西蜀，威振二川，百官罷于奔命者依輔之，相臣房琯、翰林李白、工部杜甫與焉。工部字子美，當開元、天寶中，名動天下，妍詞奇句，合于雅頌，播在國風。洎肅宗中興，猶停詔命，工部因忤蜀帥而適湘楚。時耒陽尹聶公棹舟迎甫，以白酒牛炙饋無闕焉。以酒沈冥而終。」噫，三賢出蜀，俱有高名。房相爲中興名臣，陶甄品彙；翰林旅窆采石，屹立豐碑；工部寓葬耒陽，顯存遺跡。故詩人卷軸中，未有不留題以追思，蓋高翰林格調、工部風雅，猶仲尼之日月也。圖經云黃令再興祠宇，而悉爲蓁莽蕪沒。前邑令杜公惟一，好事者也，又復新之。而邑里之民，止好淫祀，而不能設奠于工部之祠。會張員外又超與杜交，及題詩刊于版，且敘工部之文行誌于墓祠，以勸民奉祠云。〔冊九五卷八六四八頁十七〕

《蔡倫廟碑》：嘗聞神之載祀典者，所當修崇；郡之有名勝者，所宜表異。城南李氏，祖業有池一漲。業主推官李叔源承德，謂昔蔡倫於池邊造紙，漢時封侯，不知何代於池畔立祠，置像在內，因名蔡倫池。後爲洪水漂蕩，其像移於他廟，故址尚存。予聞而考之傳

誌。自古書契並以竹簡縑帛書之，縑貴而簡重，不便於用。後漢和帝時，中常侍蔡倫創意以樹膚、麻頭、弊布、魚網之屬造紙，以代竹簡縑帛，於世便益，封龍亭侯，至今千有餘年。竊思侯之能，功垂萬世，遂捐斗升之俸，並糾郡之好義者，協力命工，度其故地，爲祠一座，仍復設像于中祠。傍置屋，募民居之，以奉祠事。於敖山二都地名北冲口，創置田壹拾畝，并廣濟倉後予親栽桑樹一百四十根，俱付其祠，以充給饍。祠成，勒石其下，以記重興之本末，并助資之士，列于左方。後至元四年，歲次戊寅，九月吉日，奉訓大夫、耒陽州知州兼勸農事、洛陽陳宗義立。〔同前〕

衡州府圖經志

人物

薛公度，左朝奉大夫。紹興元年十月到，二年七月除江西安撫大使司參議。

晁謙之，右承議郎。紹興三年二月到，五年二月滿。

邢儔，左朝奉大夫。紹興五年二月到，六年六月差知邵州。

王鈇，右奉議郎。紹興六年十月到，八年十二月除浙東。

張叔獻，右承議郎、直秘閣。紹興八年十一月到，十一年正月除福建運使。

羅孝芬，右奉議郎。紹興十一年三月到，十三年三月奉祠。
朱明發，右朝請大夫。紹興十三年四月到，十五年五月滿。
趙子甑，右朝奉郎。紹興十五年五月到，十七年五月滿。
趙公權，左朝請郎。紹興十七年五月到，十八年三月罷。
劉伯英，右奉議郎。紹興十八年六月到，二十年八月滿。
李莫，左朝奉郎。紹興二十年八月到，二十二年六月除湖南運判。
王珏，右朝散大夫。紹興二十三年三月到，八月移湖南運使。
王之望，右朝奉郎。紹興二十三年十月到，二十五年七月除潼川運使。
蔡撢，右朝奉郎。紹興二十六年二月到，二十七年正月罷。
富元衡，左朝散郎。紹興二十七年四月到，二十九年三月除利路提刑。
何佾，右朝散郎。紹興二十九年八月到，三十一年八月除湖南運使。
蘇師德，右朝請大夫。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到，隆興元年十二月滿。
劉芮，右通直郎。隆興元年十二月到，乾道元年五月除湖北提刑。
鄭丙，左承議郎。乾道元年五月到，乾道二年八月奉祠。
范成象，左朝奉郎。乾道二年十一月到，乾道五年四月召。

陶去泰，左朝請郎。乾道五年六月到，乾道七年十月滿。

胡仰，右朝奉郎、直秘閣。乾道七年十月到，乾道九年六月除湖南提刑。

張大經，朝請郎。乾道九年七月到，淳熙二年七月滿。

徐大忠，朝奉郎。淳熙二年七月到，淳熙四年四月致仕。

李端友，朝奉大夫。淳熙四年八月到，淳熙六年九月滿。

張仲梓，奉議郎。淳熙六年十月到，淳熙八年十一月滿。

汪作礪，朝奉大夫。淳熙八年十一月到，淳熙十二年二月除湖北提刑。

管鑑，朝議大夫。淳熙十一年八月到，淳熙十三年八月除廣東提刑。

樊仁遠，朝散郎。淳熙十三年十一月到，淳熙十四年二月除潼川提刑。

趙像之，朝散郎。淳熙十四年四月到，十六年五月除江東提舉。

陳傳良，朝請郎。淳熙十六年五月到，紹熙元年除湖南運判。

范處義，朝散大夫。紹熙二年二月到，十月除江西提舉。

張釜，朝散大夫。紹熙三年正月到，四年除廣西運判。

吳鎰，朝奉大夫。紹熙四年十一月到，五年除浙東提舉。

鄭公顯，朝議大夫。紹熙五年四月到，慶元元年召。

劉崇之，朝請大夫。慶元元年八月到，三年五月丁母憂。
林季友，朝奉大夫。慶元三年十月到，四年六月除廣西運判。
李揖，朝請大夫。慶元四年八月到，五年八月除直秘閣奉祠。
黃衡，朝散大夫。慶元五年十一月到，嘉泰二年三月除直華文閣奉祠。
趙善義，朝請大夫。嘉泰二年九月到，三年七月召。
胡澄，中散大夫。嘉泰三年十一月到，開禧元年八月奉祠。
商許，朝奉郎。開禧元年十二月到，三年十月召。
留佑賢，朝請大夫。開禧三年十月到，嘉定元年九月奉祠。
鄭肇之，朝請郎。嘉定元年八月到，十一月除湖南運判。
張大猷，奉直大夫。嘉定二年三月到，四月罷。
葉宗魯，朝奉大夫。嘉定二年六月到，三年除福建提舉。
楊九鼎，奉議郎。嘉定三年三月到，四年三月除湖南提刑。
樂章，朝奉大夫。嘉定四年六月到，五年九月除湖南提刑。
林行知，朝請郎。嘉定五年十月到，七年二月除湖南提刑。
趙汝鐺，奉議郎。嘉定七年三月到，八年十月除江西提舉。

樓觀，承議郎。嘉定八年十一月到，十年正月召。

趙善踐，中奉大夫。嘉定十年正月到，十二年正月除湖南提刑。又朝請大夫。嘉定八年二月到，九年十二月除湖南提舉。

孫德輿，奉議郎。嘉定十二年正月到。

陳德豫，朝奉大夫。嘉定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到任，當年閏十二月初十日除本路運判。

李東，承議郎。嘉定十四年閏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任，嘉定十六年四月初一日除湖北提刑。

諸葛安節，朝奉大夫。嘉定十六年四月初二日到任，寶慶元年五月二十三日除本路提刑。

張嗣古，中大夫、直龍圖閣。寶慶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到任，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除本路運判。

紫景望，朝奉大夫。寶慶二年正月初九日到任，當年十二月十六日致仕。

王與權，朝請郎。寶慶三年閏五月初二日到任，紹定元年十二月初二日除浙西提刑。

王自適，朝奉大夫。紹定元年十二月初三日被旨兼權，至紹定二年八月十六日正除。

黃棐，奉直大夫。紹定四年十月十六日到任，紹定五年三月十二日致仕。

姚子材，朝散大夫。端平元年四月三十日到任，二年四月十五日除本路提刑。

黃靜夫，中奉大夫。端平二年八月十一日到任，當年九月初十日致仕。

趙希伋，朝議大夫。端平三年正月十九日到任，嘉熙元年三月十八日召。

蔡籥，朝散大夫。嘉熙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到任，三年六月初一日召。

張磻，朝散郎。淳祐元年六月初七日到任，二年六月二十九日除本路提刑，未赴準旨召。

林起莘，朝請大夫。淳祐二年九月初一日到任，當年十一月初四日致仕。

吴堮，朝請郎。淳祐三年四月十九日到任，五年三月十六日離任。

史彌忞，朝議大夫。淳祐三年九月十一日到任，五年三月十六日離任。

鄧坰，朝奉大夫。淳祐五年八月十三日到任，六年七月十二日除本路提刑。

李襲之，朝散郎。淳祐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到任，八年七月二十二日致仕。

胡穎，朝奉大夫、直寶謨閣。淳祐八年十月初六日到任，九年十一月初一日除尚左郎官，十年三月初十日離任。

王克謙，朝請大夫、直華文閣。淳祐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到任，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除軍器監，當年七月除直煥章閣、江西提舉，續準省劄依舊職奉祠，九月十七日離任。

洪勳，朝奉郎。淳祐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到任，寶祐二年正月二十九日離任。

劉震孫，朝請大夫。寶祐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到任，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離任。

曹孝慶，朝奉郎。寶祐四年十二月初八日到任，五年十月二十九日除本路提刑，十一月二十四日令赴行在奏事，六年正月十七日除尚右郎官，三月初十日離任。

趙若琚，朝奉大夫。寶祐六年四月初三日到任。

趙必㑹，朝請大夫。開慶元年四月十三日到任，當年十月二十八日令赴行在奏事，離任。

趙與檖，朝散大夫。景定元年八月十六日到任。

自吳太平二年，分長沙東、西部都尉治爲湘東、衡陽二郡，始置太守。宋、齊以後，或曰刺史，爲王國則曰内史。隋併二郡置衡州，亦曰太守，唐曰刺史。肅宗初置防禦使，廣德二年，又爲都團練守捉觀察處置使治所。本朝武臣則曰刺史，文臣曰知軍州事。建炎初，嘗兼湖南路兵馬鈐轄。蓋地接嶺海，控制蠻徼，爲長沙之南一都會。天聖中，董君始爲題名記，以李昉爲之首。歲月到罷，以國史考之，間有失次者。五代而上，不復著見矣。今斷自吳孔恬而下至張文表得五十一人，補其闕，或不詳其歲月，則闕之，以俟博聞之君子。

孔恬，湘東太守。

張詠，湘東太守。天璽元年，不出筭緡被殺。

劉翼，衡陽太守。元帝時，王敦作逆，與譙閔王承共同義舉，翼臨陣戰死。

鄭澹，湘東太守。元帝時，王敦姊夫也。爲譙王所斬。

庾肅之，湘東太守。

曾環，衡陽内史。

虞潭，湘東太守。

韓繪之，衡陽太守。元興中。

劉期公，衡陽太守。元嘉中。

王應之，衡陽內史。大明中，晉安王子勛反，率郡文武起義兵，戰死。

何昌寓，湘東太守。

王僧粲，湘東內史。

魯裴，衡州刺史。

蕭穎孚，湘東內史。東昏侯時。

王懷明，衡州刺史。武帝時。

丁道貴。承聖元年。

王琳。元帝時。

蕭昌。

武會超。

蕭恭。

譚世遠。太平二年。

錢道戢。太建元年。

任忠。太建。

王勸。

陳伯信，西衡州刺史。

徐世譜。

李敬玄。高宗時。

王琚。開元時。

韋之晉，湖南都團練觀察使、衡州刺史。大曆四年爲潭州刺史，因是徙湖南軍於潭州。

楊濟。大曆五年，臧玠殺崔瓘，據潭州爲亂，濟與道州刺史裴虬、澧州刺史楊琳出軍討玠。

平昌孟公，湖南觀察使，治衡州。永泰元年。

令狐峘，衡州別駕，遷刺史。建中初。

宇文炫。貞元十五年。

杜縯。貞元十九年。

元澄。貞元二十年。

鄒君。失其名，永貞元年。

李仁鈞。元和四年。
李象古。元和。
令狐楚。穆宗初，自宣、歙等州團練使又貶衡州刺史。
裴頊。大和九年。
韓曄。大中年。
李延澤。
岑贊，司門郎中。
柳如芝。
蘇務廉。
孔若思。
張覿。咸通九年。
周岳。光啓二年。
楊師遠。光化元年。
周琲，馬殷奏授。
廖爽。開平初。

楊昭惲，馬希聲時。

彭繼勳，馬希範奏授。

張文表，周行逢奏授。

李昉，給事中知州事。它倣此。建隆四年到。

張繼勳，刺史。乾德二年祭南嶽。

李令詢，右補闕。乾德二年十月癸卯到，庚申除桂陽監使。

郭玘，光禄少卿。乾德二年十月到，四年五月以罪誅。

龍景韶，刺史。開寶時到。

王審起，右監門衛、將軍、刺史。開寶四年到。

史昭文，屯田員外郎。開寶五年七月到，七年七月滿。

田亢，大理正。開寶八年二月到，是年九月召。

鄭咸熙，著作佐郎。興國元年十月到，興國四年五月滿。

楊在中，光禄寺丞。興國四年五月到，七年八月滿。

李昭誼，大理寺丞。興國七年八月到，八年十月罷。

李韶，著作佐郎。興國八年十二月到，雍熙元年六月罷。

扈革，主客員外郎。雍熙元年七月到，四年七月滿。

王載，太常博士。雍熙四年十月到，是年十二月卒。

吳遠，水部員外郎。端拱二年三月到，淳化二年五月滿。

成珣，殿中丞。淳化二年五月到，三年七月罷。

田利用，國子博士。淳化三年八月到，五年九月召。

錢熙，左司諫。至道元年三月到，三年十月滿。

錢丕，駕部員外郎。至道三年十月到，咸平元年七月責授郢州副使。

鄭惟吉，太子中舍。咸平元年十一月到，四年六月滿。

范德林，祠部郎中。咸平四年六月到，六年十一月滿。

劉鷺，工部員外郎。咸平六年十一月到，景德二年正月以憂去。

王式，國子博士。景德二年八月到，四年十月滿。

李存誠，比部員外郎。景德四年十月到，祥符二年八月滿。

李虛己，職方郎中。祥符二年八月到，以循良清白預選，三年四月召，上曰：「真得良二千石矣。」

燕守份，虞部郎中。祥符三年八月到，六年六月滿。

高慎微，職方員外郎。祥符六年六月到，八年七月滿。

徐定辭，比部郎中。祥符七年七月到，是年十一月卒。

樂良，都官員外郎。祥符九年六月到，天禧二年十月滿。

韓顯冲，駕部員外郎。天禧二年十月到，三年九月卒。

楊居簡，屯田員外郎。天禧四年二月到，乾興元年二月滿。

吴順，虞部員外郎。乾興元年二月到，天聖二年六月滿。

陳延賞，都官員外郎。天聖二年六月到，五年二月滿。

馮瓘，屯田員外郎。天聖五年二月到，是年十二月責歙州監税。

張可久，國子博士。天聖六年四月到，八年十二月滿。

董仲宗，國子博士。天聖八年十二月到，明道二年十一月滿。

馬載，職方員外郎。明道二年七月到，景祐元年六月罷。

任旦，職方員外郎。景祐四年二月到。

李倩，國子博士。寶元二年閏十二月到。

陳執方，駕部員外郎。慶曆二年二月到，三年七月罷。

王開，職方員外郎。慶曆二年十二月到，四年移知荆門軍。

欒温故，虞部員外郎。慶曆四年六月到，六年二月滿。

楊紘，兵部員外郎。慶曆六年二月到，八年八月滿。

孫淮，職方員外郎。慶曆八年八月到，皇祐三年二月滿。

周世南，駕部郎中。皇祐三年二月到，四年九月罷。

李初平，職方員外郎。皇祐五年十一月到，至和二年三月召。

蘇渙，職方員外郎。至和二年四月到，嘉祐二年十月滿。耒陽民爲盜所殺，尉執一人指爲盜，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其居人以獻。」公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之以爲功，尚何視它人？」它日，果得真盜，衡人以爲神。

蘇顥，虞部郎中。嘉祐二年十月到，五年四月滿。

楊異，都官員外郎。嘉祐五年四月到，八年三月滿。

張公紀，都官員外郎。嘉祐八年三月到，治平二年十月滿。

阮士龍，都官郎中。治平二年十月到，十月卒。

樂咸，太常少卿。熙寧元年正月到，三年七月滿。

王中和，虞部郎中。熙寧三年七月到，六年十一月滿。

陸若濟，駕部郎中。熙寧六年十二月到，九年二月再任，十年十一月卒。

畢仲達，虞部員外郎。熙寧十年十二月到，元豐三年七月滿。

趙唐，朝奉大夫。元豐三年七月到，五年五月滿。

盛仲孫，朝請郎。元豐七年三月到，元祐三年七月滿。

柳韶，朝請郎。元祐三年八月到，七年八月再任，課績優異。

王諤，朝請大夫。元祐八年十月到。

孔平仲，朝奉大夫、秘閣校理。紹聖三年二月到，五年三月滿。

鄧忠臣，承議郎。紹聖五年三月到，元符二年七月滿。

王古，朝請郎。元符二年七月到，三年四月知潤州。

楊粹，朝請郎。元符三年十二月到，崇寧三年正月滿。

張戒，朝奉大夫。崇寧三年正月到，本年十月以憂去。

林柄，承請郎。崇寧四年八月到。

李通儒。

張佐，朝奉大夫。大觀四年六月到，政和二年五月致仕。

劉公佐，朝散郎、開封府司工曹事。政和四年七月到。

鄭中立，朝請郎。政和六年三月到，八年四月滿。

陳孝純，朝請大夫。政和八年四月到，宣和二年十月致仕。

趙子俶，朝散郎。宣和二年十一月到，四年十一月致仕。

黄育，朝請大夫。宣和五年四月到，准勑再任，建炎二年十月滿。

楊出中，右朝請大夫、荆湖南路兵馬鈐轄。建炎二年十月到，紹興二年二月滿。

宋昞，右奉議郎。紹興二年二月到，四年三月滿。

裴廩，左朝請郎、直秘閣。紹興四年三月到，築郡城。

范寅恭，右朝奉郎。紹興六年六月到。

馬騭，左朝奉大夫。紹興七年十月到，八年五月奉祠。

王珏，右中大夫。紹興八年六月到，七月除廣西提刑。

張鎬，左朝奉大夫。紹興八年十一月到，十年三月奉祠。

王棠，右朝散郎。紹興十年七月到，十二年十月滿。

陳鉅，右朝奉郎、直秘閣。紹興十二年十二月到，十四年十一月滿。

竇深，右朝散大夫。紹興十四年十一月到，十六年十二月滿。

趙思之，左朝請大夫。紹興十六年十一月到，十八年十二月滿。

石彦和，左中奉大夫。紹興十八年十二月到，二十一年三月滿。

吕延年，左朝請大夫。紹興二十一年三月到，當年六月罷。

陳抃，左朝奉大夫。紹興二十一年十二月到，二十三年十一月滿。

楊惇，左中大夫。紹興二十三年閏十二月到，二十六年三月滿。

高世史，右朝請大夫。紹興二十六年三月到，二十八年三月致仕。

葉仁，右朝請大夫。紹興二十八年八月到，三十年八月除知吉州。

鄧深，左朝奉郎。紹興三十年十月到，三十二年十一月滿。

王以詠，左朝奉大夫。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到，隆興二年閏十一月滿。

范宗伋，右朝奉大夫。隆興二年閏十一月到，乾道元年八月奉祠。

張松，右朝請大夫、直秘閣。乾道元年八月到，乾道二年八月被召。

趙公邁，左朝請郎。乾道三年正月到，五年三月滿。

張敦頤，左朝請郎。乾道五年三月到，六年六月奉祠。

朱師孟，右朝散大夫。乾道六年十一月到，八年正月滿。

龔滂，左奉議郎。乾道八年六月到，當年十月致仕。

王琰，右朝奉大夫。乾道九年閏正月到，本年十月奉祠。

謝選，右朝散大夫。淳熙元年正月到，三年三月滿。

沈端節，朝奉郎。淳熙三年三月到，五年三月滿。

鄭若谷，朝散郎。淳熙五年三月到，六年三月奉祠。

李榕，朝請郎。淳熙六年六月到，本年九月罷。

趙彥恂，朝奉郎。淳熙七年八月到，八年九月罷。

張緯，朝散大夫。淳熙九年三月到，十一年四月滿。

薛伯宣，朝散郎。淳熙十一年四月到，十三年四月滿。

劉清之，朝奉郎。淳熙十三年四月到，建珠玉堂、道院，十五年正月奉祠。

鄭如宦，朝散郎。淳熙十五年四月到，紹熙元年正月罷。

季翔，朝奉大夫。紹熙元年四月到，紹熙三年六月滿。

余秀實，朝奉大夫。紹熙三年六月到，五年六月罷。

錢鎣，朝散郎。紹熙五年九月到，慶元二年除夔路運判。

留政臣，朝奉大夫。慶元二年八月到，四年八月滿。

陸律，朝請大夫。慶元四年八月到，六年十月滿。

趙彥胲，朝議大夫。慶元六年十月到，嘉泰二年十一月滿。

黃瀚，朝政大夫。嘉泰二年十一月到，四年正月除湖北提刑。

張訢，朝請大夫。嘉泰四年四月到，開禧二年二月除廣東提刑。

方槩，朝奉郎。開禧二年五月到，六月改江西參議官。

傅伯召，朝散大夫。開禧二年八月到，三年九月除湖北提刑。

鄭端本，朝奉大夫。開禧三年十二月到，嘉定元年四月致仕。

章良肱，奉議郎。嘉定元年十月到，二年十月除江西提刑。

尤棐，朝散郎。嘉定三年三月到，五年四月除湖北提舉。

趙盛，朝奉大夫。嘉定五年四月到，當年七月避親奉祠。

胡坦，朝散郎。嘉定五年九月到，七年正月奉祠。

王樞，奉直大夫。嘉定七年四月到，當年六月致仕。

孫德輿，奉議郎。嘉定十年四月到，十一年十一月除湖南提舉。

李東，承議郎。嘉定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到任，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除湖南提舉。

蔣紃，朝散郎。嘉定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到任，十七年六月初八日自陳宮觀。

齊礪，中散大夫。嘉定十七年六月十八日到任，八月二十五日自陳公觀解任。

鄭緝，朝請大夫。寶慶二年十月十二日到任，三年閏五月十八日罷。

王自適，朝散大夫。寶慶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任，十二月初三日兼權本路提舉，一年八月十六日正除提舉。

黄棐，奉直大夫。紹定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到任，至紹定四年十月二十日除本路提舉。

周汝霖，朝奉大夫。紹定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到任，紹定五年九月初四日除本路提刑。

童頤，承議郎。紹定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端平元年八月除直秘閣知夔州。

趙希伋，朝議大夫。端平二年正月初八日到任，當年十一月初十日除湖南提舉。

張公奭，朝奉大夫。端平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到，嘉熙元年六月罷。

趙汝鑰，朝散大夫。嘉熙元年九月初六日到任，嘉熙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罷。

李汝熊，朝散。嘉熙三年六月初七日到，嘉熙四年九月除湖南提舉，辭免，被召續寢免召命，淳祐元年正月初八日離任。

林起莘，朝請大夫。淳祐元年三月二十九日到，淳祐二年十一月初五日除湖南提舉致仕。

趙希坡，朝請大夫。淳祐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到，淳祐三年七月十三日致仕。

曹錫，朝請郎。淳祐四年八月七日到，當月二十日赴都堂稟議，當月二十二日離任。

何怡，奉議郎。淳祐四年十二月初三日到，淳祐五年正月十七日，奉聖旨姑俾議幕，當日解任。

王脩，朝請大夫。淳祐五年五月初一日到，淳祐六年十一月罷。

宋仲錫，朝請郎。淳祐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到任，八年十一月除都官郎官，九年正月離任。

莊序，朝請郎。淳祐九年五月初六日到任，淳祐十一年正月內罷。

俞垓，朝請大夫。淳祐十一年五月初九日到任，次年四月內罷。

牟濚，奉議郎。淳祐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任，至次年八月內被旨予祠。

趙逢龍，朝請大夫。寶祐元年十二月初三日到任，三年十月初四日除工部郎官，四年二月十二日離任。

李謐，朝散大夫。寶祐四年二月十二日到任。

周正卿，朝請大夫。寶祐五年十一月初三日到任。

李杓，朝奉郎。寶祐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

李頤，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景定元年正月二十五日到任。

趙與棣，朝散大夫。兼本路提舉，景定元年八月二十二日到任。

通判、上佐諮議附。別駕、長史、司馬，古皆謂之上佐，唐中葉以後，或爲謫官。本朝太祖下湖南，乾德元年始置諸州通判，凡軍庫之政，皆統臨之，事得專達，與長史均禮，其任重於前世矣。舊經題名，自元豐庚午大藝，已失其傳，元祐六年楊宗惠得張文定所爲《魯察院祠堂記》，始据文定而上三人爲之首，今併附以上佐都尉諮議，因以存古云。

顧憲之，爲衡陽內史。其土俗病，輒云先亡爲禍，皆開塚剖棺，名爲除祟。憲之曉諭，爲陳死生之別，事不相關，風俗遂改。

陸佾，字敬宗，吳時爲衡陽督軍都尉。

謝札，字世高，梁湘東王諮議。

楮澐，字士詳，梁湘東王諮議。

任環，廬州人，陳末爲萬州司馬，都督王勇甚敬異之，委以州府之務。

費元端，隋煬帝時衡州別駕。

李愻，唐衡州別駕。

李高岳，唐衡州長史。

趙頤真，開元二十年衡州司馬。見《銓德觀碑》。

令狐峘，建中初衡州別駕。

田晉，德宗時衡州司馬。

李令詢，通判軍州事。後倣此。乾德二年。

李傑。

魯維周，乾德五年。爲政仁而有斷，鞫獄明而不酷，不違道以干譽，率從俗而約法，由是事簡而郡大治，見張齊賢所撰《祠堂記》。

晏融。

侯中立。

陳宗禮。
王晦。
李景規。
趙起。
張兑。
謝堪。
徐大方。
萬及。
過勖。
呂公垂。
侯舜臣。
夏仕成。
李沈。
蕭國鎮。
李茂先。

唐奕。
楊宗惠。
鄭猛。
樂昭衍。
陸渙。
郭宜。
徐尋。
楊詢。
胡勣。
曾存。
宋延祥。
王良能。
盛令卿。
陳皐。
周穎。

錢景衎。
李明庶。
姜詵。
趙伯牛。
王籍。
趙公回。
陳升。
李保之。
陳祜。
趙衍之。
鄭逢。
吴景偲。
金作礪。
王羲賓。
陳大猷。

沈旼。
段价。
嵇琬。
李逸。
朱克明。
趙不黯。
趙伯棠。
王穡。
張湜。
許隶。
蔡嘉謨。
朱紱。
宗嗣良。
萬良耜。
劉符。

張祖順。
黃深明。
王恭之。
梁公寬。
仲慶元。
斛僖。
陳丰。
雷霆。
潘涓。
韓晰。
蔡勝之。
謝庭玉。
廖視。
楊景思。
陳士會。

王思勤。
方叔敏。
張欽臣。
宋泳。
陸三省。
張國成。
趙汝汲。
徐叔用。
趙必字。
黃深。
陳鑑。
劉琰。
趙師兊。
應長文。
黎九德。

王湘。
高斯衍。
趙希漳。
范炳。
歐陽正。
僚屬
仕自一命而上，皆足行志，然不能盡登載，以傳者少也。今自職曹監官而下，有可紀者，略具於後。
李績，開寶六年，以衡州軍事判官爲殿中丞。
袁抗，大中祥符□年，以衡州軍事推官爲大理寺丞。
黎侁，熙寧五年，以衡州推官爲光禄寺丞。
徐暨，衡州推官；左膚，衡州判官。元祐七年，荆湖南路安撫鈐轄司言全、永、衡、道州徭賊作過，官吏措置有功，暨、膚與永守劉蒙武安、僉判劉安周、尉魏延慶，詔減年循資賜絹有差。
鄭洌，永泰二年爲衡州司功參軍。時潭州刺史崔灌去官，洌爲鄉人請元結爲崔八作

表。

彭友方，潭州攸縣人。熙寧九年主茶陵簿。縣管七鄉，有上三鄉，民貧而山居，輸潭州造船木，以折歲租，江行千餘里，其費數倍，民益困。友方白護漕朱初平，請均出木，即縣造舟，漕而出之，公私兩便。初平是其言，聞於朝。茶陵造舟上供議，自友方始。見彭天益所行狀。

黃士元，慶曆六年衡州監酒。時方捕徭賊，知桂陽監宋信言士元知溪洞事，欲選敢戰士二千，引路土丁二萬，優給錢帛，不以遠近，使遂捕，從之。

縣令

令與守均承流宣化，於民爲最親也。至和二年十一月，詔湖南鄰溪洞處，令本路安撫轉運司舉官爲知縣，歲滿京朝官免入，遠選人與免選。近制衡陽、茶陵注京朝官曰知縣事，吏部尚書主之。耒陽、常寧、安仁注選人曰縣令，侍郎左選主之。然常寧巖邑也，實邇洞，祖宗時用京官。淳熙十三年，知州事劉清之請復以隸尚書選，稍重其任，議未報。凡五縣令尹事迹，由三國至今多闕，今采其可考者著之篇。

文春，字季秋，爲長沙茶陵長。質操貞良，慈仁記愛，明知聖術，在官脩德，民歌遺風。春秋七十，以道殞遷。建安二十一年，綏民校尉熊君，率吏民立碑。

周鐵武，事梁河東王蕭譽，以勇敢聞。譽爲湘州，以爲臨蒸令。

羅文容，唐武德四年爲耒陽令，建議自鷲口遷縣還桂陽舊治。薛貴代，文容始克遷。見《唐史·藝文志》。

蕭佚，爲耒陽令，著《牧宰政術》三卷。

聶令史，失其名，大曆五年爲耒陽令。杜甫客耒陽，遊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具舟迎之，乃得還。

丘旭，字孟陽，宣城人。南唐狀元及第。自江寧尉調邑簿，呂蒙正判銓曰：「吾以爲古人，今乃見之。」薦試學士不中，久之爲茶陵宰，秩滿致仕。見《江南野史》。

李濤，幼有大志。其父客湖南，馬殷雄據一方，待士彌篤，濤因請謁，即目奏授衡陽令。濤仕本朝，位兵部尚書，建隆三年卒。按國史本傳：濤梁末爲河陽令。後唐天成初，狀頭及第。其爲衡陽，當在天復、天祐間也。

朱昂，天祐末爲耒陽令，訪杜甫遺跡于江上，築室祠之。

黃延瀚，晉開運二年爲耒陽令，《祥符舊經》云，創立杜甫祠。

鄭行己，紹聖二年爲耒陽令，精勤吏職，剸決如流，案無留牘，人呼爲鄭半升，言訟事至延飯半升許，而事已決矣。

江滋，建安人，元符二年爲耒陽令。時學校久廢，滋作詩勸諭，大姓李光謙等欣然從

之，會舍法行，生徒畢集，獨先它邑。事聞，進秩一等。

余剛，建安人，崇寧五年爲耒陽令。荆楚好機祥，剛首撤淫祠百餘區，散巫覡還之農，民始大駭，久更安之。四事見《耒江志》。

高岳，淳化五年爲安仁縣令。奏乞撥衡陽縣浦陽里、衡山縣興德鄉入本縣，仍自用己俸移縣治於香草平。父老立廟祭享，至今號高長宫廟。

彭璟，元祐七年知常寧縣，創新縣學。

杜焕，紹聖元年以右宣德郎知常寧縣。因新學，定規矩，以勸勉學者。見本縣學記。

張辟光，熙寧二年以著作佐郎知衡陽縣，坐干議岐王建外邸事，降湖南監當。

鄒庸，字澤民，熙寧七年爲耒陽令，邑人宜之。嘗謁杜祠，歎其不類，更塑甫像，以聶令配享。劉摯謫監鹽倉，與庸唱和，摯稱其詩思敏捷。

王定民，字佐才，亳人。元祐三年，以左奉議郎知衡陽縣，兼權教授，葺焕學宇，又爲勸學頌以勉學者。

王時升，字潛中，紹興十八年知衡陽縣。在縣凡六載，終始以廉惠聞，治有遺愛。

侯寘，高密人，爲耒陽令，創建縣學。

唐燁，金華人，開禧三年知衡陽縣，創建縣學。

貢舉　貢院　解額　題名

貢院，在州南鴈峰門外。州舊無試院，歲大比即南門學舍爲試所。隆興初，知州事王以詠遷學於石鼓，因以舊學爲貢院，凡爲屋一百二十間。

解額，自景祐以前不可考，寶元間六人，慶曆元年十人，五年十三人，八年以後至嘉祐元年十四人，嘉祐三年七人，五年至治平三年皆八人，熙寧二年至崇寧元年十二人或十一人，後頒舍法於學，歲貢六人，大觀以後至宣和貢七人或六人，宣和五年罷舍法復科舉，取十六人，紹興七年別增流寓一人，十四年至二十三年流寓取二人，紹興丙子以後流寓混試，遂定取十七人，至嘉定癸酉創酈縣，增取一人，今定以十八人爲額。國初開寶二年，始詔荆湖及四川山南舉人，往來給券，其後未詳住給歲月。當考。郡人由進士舉登第者，自國初至景德無記録可考。大中祥符元年，鄭向以省元擢甲科，至景祐元年張唐卿榜，所薦士皆中第，鄉人號爲渾化，至今耆老猶能道其事。今自鄭向以下著其姓名得百有一人，或兄弟同升，或父子繼踵，二百餘年之間，相望不絶，亦可謂盛矣。

鄭向。省元，大中祥符元年姚曄榜。衡陽。

鄭平。天禧三年王整榜。衡陽。

鄭本。天聖五年王堯臣榜。

鄭紓。天聖八年王拱辰榜。衡陽。

蔣中庸。衡陽。

黃師道。衡陽。師旦之兄。

劉弼。衡陽。

李惟賢。衡陽。

許上善。耒陽。

曹起。耒陽。

黃師旦。右景祐元年張唐卿榜。衡陽。師道之弟。

周汝礪。

黃師古。右寶元元年呂溱榜。衡陽。師道從兄弟。

胡縝。衡陽。

湯咸。常寧。

曹夔。耒陽。

蔣祺。衡陽。

齊術。右慶曆六年賈黯榜。衡陽。

李顏。皇祐元年馮京榜。

曹師尹。衡陽。

李脩。右皇祐五年鄭獬榜。

陳賡。嘉祐二年章衡榜。

鄭革。賜同三禮出身。衡陽。

李曰宣。嘉祐四年劉燁榜。衡陽。

劉弈。嘉祐六年王俊民榜。

鄭總。治平四年許安世榜。

曹裕。熙寧九年徐鐸榜。耒陽。

許遵。耒陽。

李括。右元豐二年時彥榜。

葉珪。

劉日章。右元豐五年黃裳榜。

李伯脩。右元符三年李釜榜。衡陽常寧。

羅少元。右元豐八年焦蹈榜。耒陽。

陳知元。衡陽。

鄭常。右元祐三年李常寧榜。耒陽。

莫羣。衡陽。

曹渥。右紹聖元年畢漸榜。耒陽。

許師古。耒陽。

曹序。耒陽。

曹洪。耒陽。裕之子。

鄭弸中。右紹聖四年何昌言榜。耒陽。

段諤。

羅煇。

鄧林叟。崇寧五年蔡嶷榜。衡陽。

范希平。大觀三年賈安宅榜。衡陽。

歐陽遷善。衡陽。

陳幾。

羅秉禮。

沈公綽。右政和二年莫儔榜。安仁。

陳孚。

劉式。衡陽。

國經。右宣和五年何稟榜。衡陽。

秦尹。耒陽。

李綸。右紹興二十一年趙達榜。

劉鋭。

范希荀。衡陽。

劉克。右政和八年王嘉榜。

梁大任。右宣和六年沈晦榜。衡陽。

李邦達。衡陽。

陳發。衡陽。

夏綬。衡陽。

鄧潭。右建炎二年李易榜。安仁。

鄒敦禮。路試省元。安仁。

鄧知常。右紹興二年張九成榜。衡陽。
李芮。耒陽。
劉乘。衡陽。
宋剛仲。右乾道二年蕭國梁榜。衡陽。
范蓋卿。乾道五年鄭僑榜。衡陽。
鄧友龍。衡陽。友昂之弟。
段昌世。淳熙二年詹騤榜。茶陵。
區海。淳熙五年姚隸榜。茶陵。
曹進之。淳熙八年黃由榜。耒陽。
鄧友昂。右乾道八年黃定榜。
廖行之。淳熙十一年衛涇榜。衡陽。世脩之曾孫。
陳謙光。耒陽。
龔蓋卿。右淳熙十四年王容榜。常寧。
譚世選。右紹熙四年陳亮榜。茶陵。
孟叔弼。茶陵。

譚杰。茶陵。

譚幼學。常寧。

許儀。衡陽。

陳王業。右慶元元年曾從龍榜。衡陽。未及廷試而卒。

鍾興。衡陽。

徐文叔。常寧。

羅若水。耒陽。

陳褒舉。耒陽。

許儼。嘉定元年鄭自誠榜。衡陽。儀之弟。

陳元舉。右嘉泰二年傅行簡榜。耒陽。褒舉之弟。

陳宋舉。耒陽。褒舉之兄。

區夢全。嘉定四年趙建大榜。衡陽。

田臨。右嘉定十年吳潛榜。衡陽。

譚體仁。常寧。

秦應元。耒陽。

陳邦佐。右嘉定十三年劉渭榜。耒陽。
王湜。衡陽。
商景春。衡陽。右寶慶二年王會龍榜。
吳震龍。常寧。紹定二年黃朴榜。
蔣應符。常寧。
尹夢嘉。常寧。
李一馮。衡陽。右紹定五年徐元杰榜。
賀惟用。耒陽。右端平二年吳叔吉榜。
陳秀舉。耒陽。
吳自性。衡陽。
周道興。耒陽。
邢役翁。常寧。右淳祐四年留夢炎榜。
陳蘭孫。茶陵。淳祐十年方逢辰榜。

貢士有田，湖湘初未有之。紹熙年中提刑趙不迂始會江陵例，同提舉鄭公顯括在官閒田二百六十畝有奇，命石鼓書院山長庀之，仍命推里居一人兼領其事，別爲之藏，三歲悉以

助舉禮部者。自是時有增置，今總爲田六百畝有奇。郡有貢士莊，六邑共之，外邑又有貢士田。寶祐戊午，衡陽始議創置，裒鄉曲金買到長樂鄉二十五畝有奇，及人自獻田三十七畝有奇，每歲收租田錢三十二貫足，合三歲所入爲本縣士子請解東上之助新入。

貢士有義約，自艮齋先生謝諤始行之。江西衡距行都二千里而遥，士子之預計偕尤艱於聚糧。紹熙年中，邦人廖謙乃取清江之成約行之，進士徐經實其事，自是累舉不廢，願與約者益衆，士之貧者尤利焉。茶陵、安仁、耒陽、常寧各縣有之。〔册九五卷八六四七頁一〕

雜記

《梁本紀》：天監六年，分湘、廣二州置衡州。《蕭昌傳》云：天監九年分湘州置衡州，以昌爲持節督廣州之綏遠、湘州之始安諸軍事、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又《侯安都傳》：安都，始興人。梁元帝欲迎其母清遠國太夫人還都，母故求停鄉里，仍詔改桂陽之汝城縣爲盧陽郡，分衡州之始興、安遠二郡，合三郡爲東衡，以安都從弟晞爲刺史。陳太建十四年紀云：分衡州始興郡爲東衡州，以本衡州爲西衡州。大抵古今衡州之名凡五處：蕭梁嘗以南海郡之含涯縣爲衡州。陳太建所謂西衡州者，即今英州含光縣是也。梁又分始興、安遠爲東衡州，即今韶州是也。黄州在北齊時澧陽郡，在後周時皆嘗置衡州。今之衡州，乃吴時湘東郡。今之衡山，乃吴時衡陽郡。凡江左諸王封衡陽者皆非今之衡陽，而封湘東王如

梁元帝蕭繹爲是此地爾。自吴入晉以及江左，至隋平陳，始省湘東、衡陽二郡置衡州，今之州治是也。州之社壇在城南，其地至今號湘東田。又蒸陽縣故址，在今城西南五十里，郛郭猶存。然梁、陳所置衡州，兼督數郡。故陸納以長沙叛，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渌口，道貴走零陵。渌口，按《水經》即漉水入湘處，漉水今醴陵水，零陵今永州也，是其地蓋界於湘嶺間可知。梁、陳二史所紀年月不同，其分湘、廣置衡州，或云天監六年，或云天監九年。其分東、西衡州，或云天嘉元年，或云大建十四年，或云梁元帝時，與今郡地不相涉，故不詳考。

《舊唐書·地理志》云：上元元年，以江陵府置南都，已割岳、潭、衡、郴、連、道、邵、涪八州，增置萬人軍。舊史《呂諲傳》止載七州，無岳州。新史《方鎮表》云：上元二年，荆南節度使增領涪、衡、潭、岳、郴、邵、永、道、連九州。新史《呂諲傳》云以湖南之岳、潭、郴、道、邵、連、黔中之涪七州隸其道，無永、衡二州。按荆南《方鎮表》廣德二年，以衡、潭、永、邵、道隸湖南觀察使。疑當從新史表爲正。

《唐志》：初分十道，五曰山南道，江陵隸焉。八曰江南道，衡州隸焉。其後山南、江南各分東、西道，江陵隸山南西道，衡州隸江南西道。舊史志：至德二年，江陵尹衛伯玉以湖南闊遠，請於衡州置防禦使，改屬江南西道。則是至德以前，嘗屬荆州矣。按新史表，至德

二載，置衡州防禦使，領衡、潭八州。上元二年，荆南節度增領衡、潭九州。廣德二年，置湖南都團練守捉觀察使，治衡州。皆不言所屬。舊史志又云：自至德後，中原多故，襄鄧百姓，兩京衣冠，盡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乃置荆南節度使。上元元年，置江陵尹。又《衛伯玉傳》：肅宗即位，自安西歸長安，初爲神策軍馬使。上元二年，擊破史朝義于陝。廣德元年，乘輿幸陝，以伯玉有幹略，乃拜江陵尹。據此則江陵置尹在上元初，伯玉除尹在廣德初，不應云至德二年也。伯玉所請，必是廣德二年置湖南團練守捉觀察時事，蓋衡州舊屬江南西道，上元元年始隸荆南，屬山南西道，故伯玉以湖南闊遠，請改屬江西。舊史志誤以廣德爲至德，守捉觀察爲防禦耳，兼至德當言二載，不當言二年也。

臨蒸，見《蜀志·諸葛亮傳》，注云：亮時住臨蒸，建安十二年也。《晉志》湘東郡統縣，始有臨蒸，宋、齊以後皆同。《舊唐書·地理志》衡陽縣注云：漢烝陽縣屬長沙國，吴分烝陽立臨烝縣，吴末分長沙東界立湘東郡。據《蜀志》，則蜀時已有臨烝之名。《唐志》云吴分烝陽立臨烝，疑誤。《唐志》又云吴立湘東郡，不言所治，以酈道元《水經注》考之，蓋湘東郡初治酃，後徙治臨烝也。

新平、新寧，《晉志》湘東郡有此二縣。《宋志》云：晉孝武太元二十年省新平。《南齊》及《隋志》皆止有新寧。《舊唐志》云：吴分耒陽立新寧縣。《大中祥符舊經》云：本耒陽縣

地。

吴於今縣東南一百里置新平縣，宋元徽中移縣於宜江，仍改爲新寧縣。據《晉志》已有新平、新寧兩縣，《宋志》又云省新平，然不言省入某縣。《祥符舊經》乃云吴置新平，宋移於宜江，改爲新寧，非是，當是吴嘗立兩縣，晉因之，其後省新平併入新寧爾。

新城縣。《隋志》云：平陳，省入衡山郡衡山縣。《新唐志》云：武德七年省入衡陽。《大中祥符舊經》亦云：唐武德七年廢。當考。

《隋·地理志》：衡山郡，平陳，置衡州，統縣有衡山。注云：舊置湘東郡，平陳，郡廢，併省臨烝、新城、重安三縣入焉。又長沙郡統縣亦有衡山，注云：舊置衡陽郡，平陳廢，併衡山、湘鄉、湘東三縣入焉。據《隋志》則衡山郡之衡山縣，乃今之衡陽縣也。長沙郡之衡山縣，按《宋志》，吴時初立曰衡陽，晉惠帝始更名衡山，乃今之衡山縣也。今之衡陽，《隋志》曰衡山，不言改爲衡陽。《舊唐志》乃云，隋罷湘東郡爲衡州，改臨蒸爲衡陽，武德四年復爲臨蒸，開元二十年復爲衡陽。而《新志》云衡陽本臨蒸，武德四年置，開元二十年更名。較二志舊史頗詳，然謂隋改臨蒸爲衡陽，與《隋志》不合，當是隋改臨蒸止曰衡山，至唐初復曰臨蒸，開元乃曰衡陽耳。又《隋志》長沙郡衡山縣注云，併湘東云云三縣入焉。湘東舊非縣名，按《通典》衡山本漢湘南縣，疑誤以南爲東也。

拾遺

建武十六年，交阯女子徵側、徵貳反，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餘人討之，斬側、貳。杜佑云：長沙，今長沙衡陽郡。

衛颯，建武中遷桂陽太守。耒陽縣產鐵石，它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爲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姦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

許荆，和帝時遷桂陽太守。嘗行春到耒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郴人謝弘等不養父母，兄弟析分，因此皆還，供養者千有餘人。

建安二十年，孫權拜呂岱爲昭信中郎將，督孫茂等十將從取長沙三郡。又安成、攸、永新、茶陵四縣吏共入陰山城，合衆拒岱，岱攻降三郡，權留岱鎮長沙。右見呂岱本傳。

《漢·蔡倫傳》：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奏上之，莫不從用，天下咸稱蔡侯紙。《湘州記》曰：耒陽縣北有漢黄門蔡倫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倫舂紙臼也。

《蜀志》：諸葛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零陵先賢傳》云：亮時住臨烝。

吴吕蒙字子明，孫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酃，載南陽鄧玄之令誘零陵守郝普，竟降之。

顧憲之，吴郡人，凱之孫，仕齊爲衡陽内史，出公禄葬疫死者。雖累經宰郡，資無儋石，及歸環堵，不免飢寒。

新添《世説》：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答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注云：「楚熊姓之後，啓土羅國，遂氏族焉。」

晉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守衡陽。在衡陽數年，遇桓亮之難，繪之見殺，殷撫其尸哭曰：「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爲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見《世説》。

元興中，衡陽有雌雞化爲雄，八十日而冠萎。及桓玄僭盜至敗，凡八旬。

梁張纘，字伯緒，仕梁爲湘州刺史，至州務公平。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徭蠻者，依山險爲居，歷政不賓服，因此向化。

《隋·經籍志》云：晉衡陽内史《曾環集》三卷。晉湘東太守《庾肅之集》十卷，録一卷。

唐崔倰字德長，遷湖南觀察使。湖南舊法，雖豐年，貿易不出境，鄰部災荒不恤也。倰至，謂屬史曰：「此豈人情乎？無閉糴以重困民。」削其禁。自是商賈流通，貲物益饒。

劉晏《遺元載書》曰：驅馬陝郊，見三門渠津遺迹。到河陰鞏洛，見宇文愷置梁公堰。分黃河水入通濟渠，大夫李傑新堤故事。飾像河廟，凜然如生。涉滎郊浚澤，遥瞻淮甸。步步探討，知昔人用心。則潭衡桂陽，必多積穀，關輔汲汲，只緣兵糧漕引。瀟湘洞庭，萬里幾日，淪波掛席，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三軍之衆，待此而强。天子無側席之憂，都人見泛舟之役。

天寶中，董奉先修九華丹法，久於衡陽棲朱陵後洞。杜甫《憶昔行》云：「更憶衡陽董煉師，南遊早鼓瀟湘柁。」

呂諲拜荆州長史。初，長史張惟一以衡州蠻酋陳希昂爲司馬，督家兵千人自防，惟一親將牟遂金與相忤，希昂率兵捕之，惟一懼，斬其首以謝，悉以兵屬之，自是政一出希昂。後入朝，遷常州刺史，過江陵，入謁諲，伏甲殺之，内外震服。

唐中和中，周琲爲吉州刺史，鍾傳以琲連賊，將討之。琲夢入一城中，白馬踐腹上，有人呼曰史君。日者曰：「公將有行，利在湖南，不失爲專城。白，西方色也。今馬公霸湖外，在廬陵西，當復作牧守爾。」即歸湖南，馬殷甚喜，奏授衡州刺史。《九國志》。

乾德四年八月壬子，衡州言火焚公廨、倉庫及民廬舍僅千間。

乾德五年冬，命鑄湖南管内四十縣牌印。

雍熙四年五月十九日，南嶽廟災，詔中使董丁匠修之。

元豐四年，郡被火災，始燎于南，連延以北，市肆、倉廩、居民、郡寺焚之皆既。見題名序。

慶曆四年三月，詔湖南轉運司衡、道等州，昨經賊警劫，曾被殺傷及燒蕩産業、虜掠人口者，其免去年秋税及今年夏税及差科一年。四月，上謂輔臣曰：「前發兵捕衡、道、永州徭賊，如聞誤殺山下居民，其令每口給絹五匹。」

慶曆六年，東上閤門使、恩州刺史高崇正坐知邠州，不應招討司命，責授衡州司馬。

元符二年四月，察訪董必體究朝散郎湖南提刑梁美，不覺察昌化軍使張中，修倫江驛，以別駕蘇軾居之，降朝奉郎。是月，司諫陳次升言必發衡州出糶常平米，就潭州興獄致死，三人罷，新除工部員外郎。

太平興國三年十月，衡州言茶陵縣民谷承鋭於靖王寺前得塊土，色丹，刻之，獲古玉印來獻。

元符二年四月，衡州生芝草一根，計一十六葉。內一十五葉紫色，一葉黃金色。

紹聖三年正月，詔潮、漳、衡、永、邵知州并監司屬官，並吏部注擬實録，中書備對，衡、郴、永、道審官東院差知州人。

景祐三年，章得象上所定王公國名封國在小國之數。仁宗初，詔定公田，諸路多誤以

户絶官田給官吏。王罕爲湖南提刑，諭所部以法不當給，聽自舉覺。既而廣南坐收户絶田以贓廢者七十餘人。知審院張揆見湖南官吏首狀，它日遇罕曰：「公德及人多矣。」

歐陽修言：湖南蠻賊漸熾，楊畋鋭於討擊，不肯招降。蓋以蠻所在依山在衡、永、道、桂，四面皆可出寇。官兵守於東，則彼出於西；官軍守於南，則彼出於北；四面盡守，則用兵太多；分兵而邀，則兵寡易敗。今正蠻已爲鄧和尚、黄捉鬼所誘。黄、鄧初起之時，捕賊官吏，急於討擊，逢蠻便殺，屢殺平人，遂致莫徭驚皇。以此言之，則本無爲盜之心，固有可招之理。初邵飾招黄捉鬼之時，失於恩信，致彼驚逃，尋捕獲致死。今鄧和尚等，若指前事爲戒，計其必未肯降，莫若罷兵曲赦，示信推恩，庶幾招之，可使聽命。鄧和尚大則希一班行，次不過殿侍，若遷延後時，致彼猖熾，官吏頻遭殺害，則朝廷之體，難爲屈法而招，彼以其罪既多，必恐不能自信。又言楊畋近殺得七八十人首級，挫賊之鋒，竊恐上下之心，急於平賊，聞此小捷，便謂兵勝，不能鎮静，外示輕脱。其間二事，尤合深思，一曰不待成功，便行厚賞；二曰謂其可殺，更不肯招。今若因畋小勝，示以恩威，正是天與招服之時，機不可失。其賞典宜小遲爲，庶合事體。

余靖言：湖南以羣盜故，去山二十里，禁民不得耕種，此乃驅民爲盜耳。賊既焚其廬舍，劫掠其資，又禁其耕種，欲不爲盜，不可得也。又言：湖南初以錢絹購蠻首，軍人利厚

賞，逢人即殺，至有頭插標識，以免官軍之害。由是標識者賊殺之，無標識者官軍殺之。楊畋但欲静盡賊徒，若能盡賊，但恐百姓亦盡。賊勢已窮，欲降久矣，畋宜便與差遣。

淳化二年，少府少監雷有終責授衡州團練副使。德驤子也。

咸平六年四月，詔民祠嶽者，自今無得造輿輦、黄纓繖、茜鞍帕及糾聚社衆執兵，違者論如法。

元祐中，韓贄爲御史，荆湖災，以贄持節安撫湖湘。自馬氏時，計丁輸米，雖身死田盡，不得免。又賦竹索船木及賣茶之直數十萬，民以爲病，贄悉條奏罷之。

元祐五年正月户部言：江湖鹽未有往外州縣般鹽管押法，乞衡州茶陵、安仁縣往潭州衡山縣般運，並依鹽令那官押管，交割出賣。從之。

乾興元年十一月，同判吏部南曹丁度言：諸州軍户口頗多，各置録事參軍，詔流内銓，與南曹同定奪以聞。具到自來不置録事參軍，萬户以上州，隴、資、洋、通、永、郴、道、衡、潮、循十州乞依所請，添置替見任司户司法内，内兼録事參軍一員，滿闕。詔可。

熙寧三年十二月，詔全、道、郴、潭、衡、邵、永州、桂陽監有溪洞蠻徭處縣，主簿尉及逐州監銀、銅、鉛、錫坑冶官，令轉運司依川廣路法就差。

元祐元年，福建路轉運副使賈青，坐違法督責州縣廣認鹽數，令鋪户均買，謫添監衡州

在城鹽酒稅。

《漢桂陽周府君碑陰》故曲紅長口零陵口重安區祉字景賢口口耒陽口口字漢威。歐陽脩《集古録》載謝仙火。慶曆中，衡山女子號何仙姑者，絶粒輕身，人皆以爲仙，有以此字問之者，輒曰：「謝仙雷部中鬼也。夫婦皆長三尺，其色如玉，掌行火於世間。」後有聞其説者，閲《道藏》云：實有謝仙名字，主行火，而餘説則無之。中由是益以仙姑爲真仙。近見衡州奏云，仙姑死矣，都無神異。客自衡來者，云仙姑晚年羸瘦，面皮皺黑，第一衰媪也。

至道二年，知州事錢熙給石鼓書院基止與學究李士貞帖，見文集。

《通鑑長編》：宣和五年夏，倪濤以鼓唱撰造監潭州茶陵縣造船場。茶陵繫之潭州，當考。

元祐六年五月丙寅，給事中朱光庭言：衡州上王五等劫盜案，有「情理可矜憫」之言。乞令刑部大理寺今後斷案，若情理可憫，奏上，不得却入疑似之言。從之。

韋倫，唐天寶末貶衡州司户。初，倫爲屯田員外郎兼侍御史，時内官禁軍相次相蜀，所在侵暴，倫清儉，率身以化之，竟遭毁貶。

李迪，乾興元年二月，貶衡州團練副使，不僉書本州公事。初，真宗不豫，欲令皇太子總軍國事，丁謂獨異議曰：「即上躬疾已，事難處也。」迪曰：「太子出則撫軍，入則監國，非

古制耶？」力爭不已。於是皇太子止於資善堂聽事，它皆聽旨。謂寢擅權，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曰：「迪起布衣，十年至宰相，但知事主，安能徇權臣取容乎？」因面疏謂姦狀，願與俱罷。既而與謂歸班，尋知鄆州。謂俄上殿，隨中使口詔入中書，復爲宰相。真宗崩，迪乃貶。是年十二月爲秘書監知舒州。

劉摯，熙寧四年謫監衡州鹽倉。初，摯除監察御史裏行，未及對，即言亳州官吏所犯，止於不依限散青苗錢，其罪可以一言定，有司未測朝廷風旨，張皇事勢。又論助役十害，會中丞楊繪亦論新法，章下司農，司農劾公與繪險陂，中懷向背，有旨分析。摯奏曰：「臣有言責，采士民之說，告于陛下，臣之職也。有司駁奏，遽令分析，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則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及司農所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奏入不報，明日復上疏，極論時政，遂罷御史落館職，貶衡州。

劉攽，元豐六年責增監衡州鹽倉。初，攽爲京東轉運使，俄知亳州。後轉運使吴居厚言本路元豐三年秋季至今，上半年終酒稅課，比元豐二年前官任内租額增百七十九萬餘緡，其前官任内二年酒稅比租額虧二十一萬緡。居厚擢天章閣待制，攽坐廢弛，奪兩官落校理，謫衡州。

孫沔，字元規，會稽人。嘗知衡山縣，沔上書言時事以切真，責監衡州酒稅。

呂陶，字元鈞，眉州人。哲宗即位，除殿中侍御史，論罷蔡確、韓縝、章子厚，坐元祐黨籍，謫衡州居住。並事略。

劉安世，字器之，號元城先生。哲宗朝爲右正言，嘗論蔡確、章子厚等妄要定策功，責英梅安置，後移衡州。淳熙七年謚忠定。見《言行録》。

胡銓，字邦衡，吉州人。紹興七年，除樞密院編修官，上書力排羣議，責新州又移吉陽軍，斥海外二十年。紹興三十一年，量移衡州。《言行録》。

曹衍，字希甫，衡陽人。少好學，能屬文。周行逢時尚門蔭，以家寒素不得調，居衡陽，教授自給。張文表據潭州，爲觀察判官。文表敗，遁去，采馬氏舊事，撰《野史》三十卷，詣闕進之，太宗授將作監丞。見陶岳《荆湘近事》。

王政，山東人。少從韓世忠軍，以勇稱，任衡、道、郴、桂四州都巡檢使。乾道元年，郴寇李金犯道州，破寧遠縣，政力戰破賊。既而賊衆復至，政以失援敗，被執，罵賊以死。喪還，部使者鄭丙首即其居哭之甚哀，聞者感動，討司以事聞。詔贈廣州觀察使，官其屬五人，賜廟曰褒忠。

黄端卿，字缺疇若之子。知茶陵縣。淳祐間，郴寇竊發，侵及邑境，端卿開門迎敵，竟死於賊。朝廷嘉之，特贈三官，澤及子，仍爲立廟，奉勅賜額忠顯。

《新唐書》紀：光化二年五月，馬殷陷邵、衡、永三州，刺史蔣勛、楊師遠、唐行旻死之。按《新書·鄧處訥傳》：先是陬溪人周岳，悉衆移衡州，逐刺史徐顥，詔授衡州刺史。時鎮南節度閔頊哀顥窮，率兵納之，岳誘戰，頊大敗。岳以輕兵入潭州，自稱欽化軍節度。邵州刺史鄧處訥攻岳，斬之，自稱留後。會劉建峰、馬殷兵至，處訥遣邵州豪將蔣勛犒師，殷說勛曰：「劉公勇知絶人，不如下之，富貴可得。」勛謂然。既執處訥，許勛賞未及行，勛怒，取邵州。建峰死，殷代爲節度，擒勛斬之。是時道州蠻酋蔡結、何庾，衡人楊師遠各據州叛。郴人陳彦謙自稱都統，零陵人唐行旻秉巢亂，盜永州。殷遣將李瓊攻殺行旻，瓊出耒陽、常寧，攻郴州，斬彦謙。又《劉建峰傳》：建峰死，將吏推殷爲留後，殷厚結朱全忠，請于朝，乃拜湖南節度，於是收邵、衡、永、道、郴、連六州。又按《通鑑》：光化二年春，以潭州刺史馬殷知武安留後。時湖南管内七州，賊帥楊師遠據衡州，唐世旻據永州，蔡結據道州，陳彦謙據郴州，魯景仁據連州，殷所得惟潭、邵二州。夏五月，湖南將姚彦章言於殷，請取衡、永、連、道、郴五州，乃薦李瓊爲將，將兵攻衡州，斬楊師遠云云。以《新書》列傳及《通鑑》考之，則馬殷雖本蔡賊餘黨，然已授朝命爲節度留後，師遠輩亦一時乘亂竊據，殷以强取弱則有之，師遠不得爲死官。然以《新書》紀凡例考之，乾符六年書郎州賊周岳陷衡州，逐其刺史徐顥；光啓二年書衡州刺史周岳陷潭州，自稱節度使；景福三年書邵州刺史鄧處訥陷潭

州，欽化軍節度使周岳死之，處訥自稱留後；乾寧元年書劉建峰、馬殷陷潭州，武安軍節度使鄧處訥死之。如此例甚多。是時朝綱不振，羣盜蝟起，小者據一州，大者數郡，朝廷既無以制，因以命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歐陽公以賊書周岳，始言陷，後言死之，是以入者爲主。紀史之法，當有知之者。〔册九五卷八六四八頁十八〕

衡陽縣志

【山川】

鐵關嶺，去城西南五十里，高聳數里。上有聖巖，水旱求禱有感，古有祠。〔册一百二二卷一一九八〇頁十二〕

邵陽志

【土產】

邵陽縣

椑。〔册三五卷二八〇六頁二十七〕

【官署】

慈幼局，在本司。寶祐三年，陸叡聞軍民累重貧乏之家有生子不舉者，或舉而棄之道路者，怛然念之。遂撙節漕計俾之本司便民解庫月取贏資，置局曰慈幼。又諭無爲軍日助五十緡。董以幹官，凡軍民生子，人支錢五十貫，米三斗，酒三升，醋三升，炭十斤，黑神散二貼。設綠櫃於市曹，恣其投牒，晚即拆開，判送本局支給。是年三月，以其事上之朝廷，旋得省密符照應，屬眉山楊公棟記之，刻石本司。〔册一百七八卷一九七八一頁三〕

【倉廩】

寶慶府常平倉，在府倉之西。淳祐五年，通判潘忠恕重建。〔册七九卷七五〇七頁二十一〕

武岡倉，在邵陽府，崇寧而成，陞武岡縣爲軍，歲撥本府民户苗米肆仟五百斛，助武岡軍廩兵。其後知軍汪義和、知軍洪祕，以本府米給不以時節，次申請於朝，乞令本府自行受納，以米易錢，代起湖廣總所綱運。於是令頓置倉，受納上項米數，以武岡倉爲額，每歲抱認，代武岡軍解總所正錢八千四百四十四貫九百文，實自慶元四年始也。本府架閣庫有代綱省劄可攷。〔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四〕

省倉，在府治東北。〔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十二〕

【詩文】

太守鄭安恭《探梅過西湖》：郊坰一到眼偏明，古寺寂無鍾磬聲。共上籃輿尋勝事，獨

先冠蓋愧雙旌。探梅載酒成幽趣，縱步登山喜晚晴。自顧遨頭最衰老，不才何幸守邊城。

知縣張棟次韻：亭亭冰質照溪明，皜皜如聞環珮聲。初訝玉妃游同地，但無他仗引霓旌。使君再約慇懃賞，天意從教爛熳晴。詩律清嚴誰敢犯，七言今始見長城。金方正位鑿平湖，物景堪將入畫圖。兩岸雨垂楊柳重，一汀沙立鷺鷥孤。泓澄良夜搖明月，瀲灩高秋醮碧蘆。寓目瀟湘徒有約，殘陽歸去獨躊躇。〔册十九卷二二六三頁二十八〕

通判宜興沈綸詩：謹獨淵源妙莫窺，史君行己自能推。紛紜獄市貴毋擾，俯仰天人了不欺。燕寢凝神香裊裊，公庭省事物熙熙。致君堯舜無他術，却笑龔黃未必知。〔册二九卷二五三五頁十七〕

宋王暨《州學重修武齋記》：慶曆三年，京師始建武學，列聖相承，規制大備。高宗皇帝六飛南巡，紹興十有三年，復設學行在所。二十六年，迺爲博士弟子置員。孝宗、光宗教養益至，人才輩出，濟濟可觀。今皇帝嗣位之五年，詔諸路提舉學事司，下所隸郡，增闢齋館，兼養武舉之士，作人之美邵，爲郡被邊，左文右武，其奉行宜力。曾不十稔，滋息弗虔。東平鞏公偃藩，政成，乃以羨餘俾邑令三山姜必大復舊增新，壹用慶元詔書從事。姜君早擢是科，敏於承命，閱三月而訖功。惟公學問文章，爲世所宗，禮士愛民，知所先後，儒術既明，武經用修，咨爾承學，居於斯，食於斯，勿毀於隨，勿荒於嬉，業光而聲振，將見有名卿才

大夫，由此其選，則我鞏公之德，不可忘也。是用直書以告後人。嘉定元年八月旦，迪功郎邵州軍事推官王暨書。〔册二九卷二五三六頁二〕

通判唐時《思政堂》詩并序：竊承知郡，下車未幾，百廢具舉，乃作思政堂於廳之西，鄭子産所謂「政如農功，日夜思之」之意。朝夕於此專精覃思，豈特爲燕樂之地而已。時故喜其成，因賦古詩：「邵陽府第之西，湖山之東，耽耽大厦磨蒼穹。賢哉鄭侯爲棟隆，朝夕思政於其中。取君子之九思以謹行，取季子之三思以盡忠。及思治道貴清静，又效曹參舍蓋公。之子于歸築百堵，已見豐年詠華黍。周公待旦復何爲，贊贊宣王之復古。」〔册七一卷七二三九頁七〕

沈伯達《解印至大橋鋪寄邵陽父老》：已過長亭一舍寬，送行猶自挽征鞍。我無惠政蘇凋瘵，何事邦人淚不乾。

《六月十七日夜寄邢子友》：暑雨雖不足，凉風還有餘。樂此城陰夜，何殊山崦居。月明蒼檜立，露下芭蕉舒。試問澄虚閣，今夕復焉知。

《先寄邢子友》：作客今年樂有餘，邵陽岐路不崎嶇。山川好處欹沙帽，桃李香中度筭輿。欲見舊交驚歲月，剩排幽話説艱虞。人間書疏非吾事，一首新詩未可無。

趙鼎《過大橋并出界偶成四絶寄邵陽諸老三首》：行過郵亭日未西，遮留父老雜童兒。

寄言我自無遺愛，底事潸然出涕洟。　聞說當年送沈君，一城攀卧盡沾巾。　續貂雖不親傳授，也解規隨繼後塵。　邵陽拙政一年餘，不暇精思及遠圖。　且了眼前無餓殍，家家温飽是良謨。〔册一百四九卷一四三八〇頁八〕

宋章惇《題石槽鋪詩》：　瘴霧潛消瑞氣和，梅峰千里闊煙蘿。　人逢雜堠雖云遠，路在好山寧厭多。　啼鳥叢篁傳木杪，瀑泉碎玉激巖阿。　欲留征馭遲遲云，公檄催人不奈何。〔册一百五三卷一四五七六頁三〕

《曉發杉木鋪詩》：　古澤春光澹，高林露氣清。　紛紛世上事，寂寂水邊行。　客子凋雙鬢，田家自一生。　有詩還忘記，無酒却思傾。　野鴨飛無數，桃花濕滿枝。　竹輿鳴細雨，山客有新詩。〔册一百五三卷一四五七六頁八〕

寶慶府邵陽志

【土產】

提壺。〔册十七卷二二五六頁十七〕

邵陽郡志

【山川】

金紫洞，在寶慶府南五十里。洞高十餘丈，一徑靚深，有水涓涓流逕之側，上有石乳，泉滴琮琤，怪石奇秀，若劍戟森列，龍虎蟠踞。篝火而後能入，行百步許，有石如龕，上漏天日，其地平夷，可坐數十客。石壁有名賢題詠。〔册一百三四卷一三〇七五頁九〕

寶慶府志

【山川】

天明巖，在湖廣寶慶府武岡縣城南一百八十里紫陽鄉巖口寺側。元祐四年，提刑張授都捕蠻寇，師次小天明墟而愛之，因名，且留題曰：「巖口呀然向日開，小橋飛入勢縈回。幽深自可逃煩暑，況有容泉石下來。」〔册一百卷九七六三頁四〕

百花泉巖，在湖廣寶慶府武岡縣。〔册一百卷九七六四頁一〕

萬泉巖，在湖廣寶慶府武岡縣，舊志在城北十五里。內平廣，可坐數十人。〔册一百卷九七六四頁一〕

斗山巖，在湖廣寶慶府武岡縣城南二十餘里。內高廣，有石神，前垂鍾磬，深處有石田，丘段分明，旁有石牛，旱有禱於其神。〔冊一百卷九七六四頁三〕

潮水巖，在本府武岡縣南一百里。秀峰聯列，崖石峻峭，巖深數丈，內有泉水橫流，數日一潮，小至半巖。每至月朔，巖水四溢，及暮方退。巖上有廟，歲旱，鄉民祈禱，多獲感應。《都梁志》云：「一出於峰頂一穴竇中，其形如釜，深可十丈，或三載，或五載，始一潮，則水由穴出，號吼湧沸，直騰半空，高數十丈，其年必至大熟，鄉人以此占之。常時無水，止一枯穴耳。又云在龍江奏田，卯午二時潮，潮則魚蝦羣出。」〔冊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八〕

流水巖，在湖廣寶慶府金城山，有巖，流水四季不竭，冬暖夏冷，於內有魚蝦。巖上幽花野草，不計其數。〔冊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十一〕

【土產】

黃精，武岡州邵陽縣。〔冊九四卷八五二六頁十八〕

【宮室】

法華臺，在本府邵陽縣城外三里東山絕頂，下瞰長江，實邵陽之勝槩。兵燹臺廢，止存石壁一座。〔冊三十卷二六〇三頁八〕

【詩文】

《慈幼局記》：宋受天明命，以仁棟國，子惠億兆。際天所覆，含齒戴髮之屬，保抱携持，一視同胞。紫雲晏語，天地鬼神實靈之。列聖傳序，緝熙此意，好生之德，覃及娠育。科金條玉，爛如日星。開收養之門，杜棄殺之塗。有司奉行惟謹，長養乾坤，涵濡雨露，日益蕃庶，本固邦寧，萬億斯年，配天之休，於是乎在。邵居重湖之右，古無離，生聚溢乎四境，游手倍於力耕，民貧棄子，習以成俗。豈其性之不仁哉，饑寒迫身，懼以累耳。長沙趙侯臬，由表著出守，訪求民隱，蹙額久之。爲民父母，其忍坐視赤子之死而不救，矧在令甲，其可忽諸？焦心勞思，議以全活，建局曰慈幼。凡撙節郡計之贏，科簡在官之産，簿録姦利之胥，悉卑之局。提點刑獄高公斯得義其事，以官錢千緡佐費。規畫布置，且謀增益，將由國及郊暨屬邑平頒之。甫闔端，而侯以憂去。富川桂侯諤，以監州攝事，廉介愷悌，益勤於民，綜核經理，不遺餘力。得錢爲緡七千八百有奇，田爲畝二百有奇，錢以舉直而息廉其取，田以募耕而租薄其征。民既兼利，合息與租，以法頒諸貧而乳育不能自給者，期以浹歲。令出，邦人喜而歌之曰：「漢黄潁川，唐陽道州，惠久利博，孰如兩侯。我民自今，載生載育。無有夭閼，左餐右粥。」桂侯聞之，以語康時曰：「此爲子卿國記也，盍記之？」固辭弗獲，竊因是而有感焉。昔孟軻以惻隱、羞惡發仁義之端，若不相爲用者。及觀伊尹思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己推而内之溝中，則知輔吾惻隱之心者，羞惡之心也。士君子

位天地育萬物爲己任，民之仁壽，鄙夫孰非己責？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苟可利民，寧復自愛。蓋不若是，則天下之窮民顛連無告，亦恥不得爲仁人之歸，矧敢塞其源、固其澤乎？仁義之心，人皆有之。吾見是舉也，有推行無沮撓，有封殖無廢易，罔俾邦人異時追仇曰：「仁心仁政，致某而斬。」則羞惡不泯，而惻隱常存，其惠利顧不愈久愈博哉。願以是記來者俾勿壞，庶幾昔人盂水抱兒之意云。淳祐十一年七月朔，進士盧康時記，儒林郎、寶慶府軍事判官于大義篆額，宣教郎、知寶慶府邵陽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兼弓手寨兵軍正黃慤書丹，承議郎、通判寶慶軍府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兼權府事桂諤立石。〔冊一百七八卷一九七八一頁三〕

都梁志

【山川】

在寶慶府寶方山，有崖洞八所，一棲真，其二上屏，其三太保，其四朝陽，其五迎陽，其六芙蓉，其七隱仙，其八花乳。龍甲神像，皆滴乳所成。〔冊一百七一卷一八二三四頁十三〕

【村寨】

杏花村，在武岡縣縣西二里地，自爲一所，人煙稠密，四圍夾道皆植以杏。每當春際，

杏花滿其地，俗傳曾有仙人過之。〔册五十卷三五八〇頁三〕

【陂塘】

温口陂。勾攔塘陂。官灘陂。三門大水洞陂。已上並在武岡州。石璋陂。石潭陂。趙家陂。豐陂。黎僻陂。新田陂。周家陂。下豐陂。石洞陂。黎陂。寺陂。都崑陂。新田陂。夏六陂。曹家陂。觀步陂。譚家陂。神灘陂。羅廊小陂。神山陂。广陂。高村陂。上禮溪陂。乾溪第一陂。乾溪第二陂。白沙陂。盆溪陂。下禮溪陂。梅田陂。花家陂。神山陂。何伯難灘陂。白水林家陂。熟里陂。赤塘陂。徐家陂。高佛陂。石土陂。神山陂。竹背大陂。羅溪陂。高橋陂。横陂。石門大陂。灘頭大陂。桃花上車陂。桃花下車陂。桃花中車陂。窑頭陂。小洞陂。唐俊上陂。風彎陂。羅家陂。陳庠陂。譚家陂。沈家陂。李家陂。唐俊下陂。白茆陂。大橋陂。楊家陂。烏泥陂。羅木陂。胡家陂。古院上陂。高車陂。温塘陂。厄頭陂。盧家陂。大車陂。其田陂。古院下陂。西湖寺下陂。西湖寺上陂。雙車陂。禄漿陂。古院中陂。雙亭陂。尹彦修陂。車頭乾陂。大步陂。車頭陂。曲塘陂。以上並見寶慶府新寧縣内。〔册三四卷二七五五頁二〕

【倉廩】

都倉，在郡治東，司法廳左。職田倉，在都倉内。二倉共十九廒，有官廳、吏舍、土地堂

共五間。〔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六〕

高倉，在武岡州綏寧縣硤口寨。〔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十七〕

【宮室】

觀善堂。舊學修廢釋菜告成，退飲於觀善堂，鄭侍郎汝皆留詩以紀其事：「茲地莽荆榛，凡閱幾歲月。自我伐蒙翳，作堂冠奇絶。怪石儼若侍，流水清可啜。前山綿十里，似爲此堂設。日月所蔽虧，雲烟互明滅。于時四月朔，濃緑漲林越。携酒落其成，諸生紛在列。怡然理義心，豈止芻豢悦。當時此泮飲，此道何寥闊。我今提舊章，千載得綿蕝。」〔册七一卷七二四二頁二十九〕

【詩文】

宋方賓詩：濱江清澈古山明，毓秀天然産雋英。欲得峥嶸多傑出，要須磨礪在師成。訓蒙鼎址分三杜，閱武連楹闡二黌。治世人材方並用，好彈事業致功名。　折桂相期步月宫，聯名鴈塔振儒風。燈窗不厭多勤苦，齋宇何聯爲峻隆。豹隱三冬文史足，鵬飛萬里路程通。他年刮目皆相待，非復前時吕阿蒙。〔册二九卷二五三六頁三〕

陳縝撰《改建學外門記》：學設重門，所以嚴限域，壯觀瞻，使學者所居邃然，不與事物交際，專意詩書，益自貴重。其出入乎其間，經歷乎其外者又如此。爲國家教育之地，俊造

所聚，禮義由出，斂躬肅容，懷敬慕而毋敢慢，則其於規模制度，有不可得而痹陋亦明矣。武岡自移新學四十七載，外門凡三易，其始居學之左偏東向，臨譙門之路，與中門相距不能數步。紹興丁丑，太守建安劉公韞始易之梁谿而南，與舊址夾谿相望爲門，教官舊亦居谿南臨衢道。紹興壬午，朝廷省教官，有言於郡，敞其宇爲賈區，可以獲僦利者。自是羣小鱗集，而學者昕夕往來出其傍，甚以爲病。淳熙乙未，盱江王公垂始逐去其已甚者，撤屋取道南出，立門於外，然向之僦居者尚雜處其中，簷卑巷隘，與民廬莫辨。今太守四明林公祖洽下車，觀覽徘徊，嘆曰：「都梁密邇蠻徼，自昔爲控扼用武之地，今儒者日衆，數十年來，夷人向化，聞其豪右有買經教子者，豈非文德漸摩之効。茲郡庠序，視他郡爲當經意，而門閭若此，何以示勸！且昔人創學，必擇形勝，撥陰陽。以山川之秀，今層巒疊巘直聳其前，若與吾相周旋揖遜者，而爲門乃與之參差不偶，加以頹垣敗甍爲之蔽障，是狐裘反衣之也。」於是始議改創。又踰年而昔之雜處者皆它徙，遂盡得教官故居之地，東西三十步，南北三之，平夷徑直，隙其前之十步，橫植三門，歸其餘地於門內。自外而望，其勢閎以深；由內而觀，其氣舒以達。山益奇，水益清，野綠天碧，心目夷曠，直學校之偉觀，可以移氣體，澡精神，攄幽發粹而暢之乎事業者也。門自始作逮成，邦人父老日夕來觀，歡喜感歎，諸生合言於縝曰：「請志其事，無以忘公德。」縝謂公之可志者，不止乎此。昔魯僖公脩泮宮，詩人

頌之，其序曰：頌僖公能修泮宮也。今考其詩，凡輪奐之美不與焉，所言者載色載笑，不以勢自居也。順彼長道，不以賢自處也。而又敬明其德，以身先之，豈非所謂修泮宮者，不獨既其文邪？今公之爲政，其律身甚嚴，其治民甚恕，其於學者禮以賓客，而誨其子弟，月上所校之藝，寸長必表，每因齋宿之次，循視几席，對酒談經，和氣充襲，使學者仰不知郡侯之尊，俯不知布衣之賤，而惟知道之貴，於以作成，不其兩盡歟！諸生誠不忘公之德，其堅忠孝之心，究聖賢之學，毋輕儇敗類，毋墮窳廢業，毋出見紛華而悅，毋使過吾門而不敢跼顧，如唐人所云，茲其爲報，不已稱乎？諸生咸曰：「唯。」遂次而録之，以告後人。淳熙十二年，歲次乙巳，六月，軍學教授陳縝記。〔册四九卷三五二二五頁十七〕

《別解封樁庫牙契錢牒》：勘合近準省劄行下開具截日終牙契未抱認州軍三年內解數具申，本所已具三年所收數回申朝廷，未行下問。據湖南運司申，并繳連到潭、衡等九州軍府申乞抱認錢數，當所遂行備申朝廷，取自指揮施行。今准淳祐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尚書省劄子節文，坐下諸郡合抱認錢數，內武岡軍每年且抱認一萬文，右劄付所照應抱解，准此。具呈取僉廳書，擬欲備省劄指揮，牒報承抱。自今年七月一日爲始，分作上下半年起發，仍牒元委監司照應抱解。未抱認以前合行分隸錢數送納，三月奉台判行，當司除已牒轉運司照應拘催外，牒請遵照牒內備去省劄指揮事理。嚴勤承吏將合抱認牙契錢，成年以

十八界會一萬貫文爲額，自淳祐六年七月一日爲始，分作上下半年起解，每半年合解五千貫文，至限速將已抱錢數，差人押赴運司交納。團併起發，仍請將今年七月以前已收過合分隸牙契一半錢數，照限三日盡數解赴運司，先次起解，差人管押赴樁庫送納，即具已起發赴運司交納月日錢數文狀供申，不請占吝遷延稽滯。淳祐六年九月十一日牒。〔册六二卷六五二四頁六〕

宋鄭汝諧《建常平倉記》：國朝熙寧中，整齊百度，諸道始建使者董常平事，金穀之凡最，悉於使者而聽焉。擅出入者，論之如律。守臣以無能專輒，故眡常平之儲，幾若外稟，有弗給，則私識諸籍，冒禁貤用，否則一切置諸意慮之外。米腐弗易，室傾弗支，諉曰憲文具在，是有所失費，使者不吾理也，何所取賞焉。苟幸歲月無他譴苛，以引去則已。汝諧假守都梁，甫眡事，則訪常平倉所在，吏以紀告，其儲蓋附於省倉云。閱其數，虧於籍者餘二千斛，詰之，則曰耗於姦蠹，非一日之積，前使者行部，嘗督過三移鞠於旁郡，有司務爲謾，獄成，迫以虛數聞。即日露其狀於使者，悉寘於罪。乃即倉之故基而經營之，夷高增庳，陶瓦伐木，爲屋十有二楹，峙於東西，下版以卻濕，旁垣以防穿，中爲公廨以棲官吏役。始於庚子之八月，訖於十有一月，弗亟集以病役夫也。楚俗無良材，工習簡陋，雖今程督稍異舊制，不能保其久而不圮也。姑紀其略，以詔來者嗣葺其廢云。淳熙八年四月，括蒼鄭汝諧

記。

東陽牢徐潤《別創常平倉記》：黔嶺山廣田稀，小歉即賑貸，先備尤急。常平舊有敖，始淳熙庚子太守鄭公，今甲子一周，地卑土濕，固創始所弗暇視，漏忽顛循至極壞，則累後人。故寶慶至嘉熙，庾臺三遣官檢覈，腐敗耗折一萬三千斛有奇，督責嚴峻，官吏惶駭，往往咎敖。潤一日步自營度，從旁得高燥地請於州，別敖立敖，間架中規度，宋桶庖楔頗堅，去地二尺方施板，狀如閣，懲革濕腐。以兩年義米實二敖。屬庾臺備奉御筆，諸常平米非侵欺盜用，委係陳腐，聽保明申省，與斟酌蠲放，遂條具顛末申臺，奏於朝。正月旦，恭奉聖旨，特蠲八千二百斛，湛恩汪濊，官吏上下歡呼傾戴。先是干繫人，填納錢楮四千餘貫，黃堂趙公首糴一千五百斛，貯四敖。又將以次盡糴以貯，而語潤曰：「子之志勤矣，且不自伐而託於我，雖然，土木其能恃以爲遠乎？惟壽昌故知千載猶在，相與祖而行，則久無弊。」聞者韙之。公諱希琉，乙未進士。嘉熙四年六月，郡丞東陽徐潤記。〔册七九卷七五〇七頁三十七〕

李知新《武岡州創置社倉省劄》：武岡軍李知軍申，竊見前史以歲有豐凶，穀有貴賤，故立常平義倉。量州縣大小，户口衆寡，時其豐歉，貴糴賤糶，專一惠利小民。今則所在州縣，多是有名無實。又有民社倉者，專務勸課上户蓄積，以備凶荒出糶，亦爲良法。今則所在州縣，絶無僅有。本軍自寶慶三年，有知軍呂朝散勸諭到在城上户，每年蓄積米二千石，

至三四月青黄不交之際，即以市價斟酌量行裁減出糶。凡糴此米者傍城内外共二千一百單三家，此於小民所補不細。照得本軍上户絶少，勸到積米之家，多者止數石，少者至五七斗，事出勉强，頗爲費力，兼其間多有田産退落，户頭死亡之家，官司即有名籍，卒難銷豁，是以兩年之間，人户多有以此陳詞者，知新只得與之斟量減免，是以今歲所存，止有一千四百來石。知新又勸諭令其自相推擇産業增進之家，填補元額，終無肯相糾舉者。兼當來吕知軍創始之初，官司先欲備米七百石爲之倡率，自後因循即不曾有此米。知新到任之後，自紹定四年撙節浮費，至今年六月前後共糴米三千石，已於軍衙西廊之外，創夾屋三大間，專一安貯上項米斛，欲在每年四五月間出糶以濟細民，候秋成却行收糴歸倉，每歲循環爲之所有。每年糴糴之時，出糶則依時價每升減二文，收糴則依時價每升增一文，如軍人情願出糶，則每升更增一文，榜曰每歲平糴接濟民食。候秋成日却將價錢如數糴米，補填元糴窠名不得虧損，有妨次年出糶，仍常切措置，以新易陳，毋致欠折損壞，除程限兩日，先具知稟文狀申尚書省。紹定五年閏九月二十日。〔册八十卷七五一〇頁二十五〕

《重建省倉記》：都梁省倉，志不載興建歲月。景定三年六月十八日，永嘉趙希迈來領郡事後六日，給官軍饟傾稟，戴星腐粟委地，化不暇顧，亟事鼎新。八月十一日命工，十月初六日訖役，爲屋八十六楹，郡帑不蠹，邦人莫知，用書其實。又省倉敝陋，經年不葺。景

定三年，永嘉趙侯希迂領郡，汲汲軍餉，用工修營，規模宏敞。內建一廳，扁曰豐瑞堂。揭扁之日，率僚屬舉酒，併犒饗工匠、執役等人。是日也，飛雪盈尺，人以爲豐瑞之兆也。〔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十一〕

《題皇華館武岡洞天》：試似奇章細品題，洞天不鎖畫欄西。茂林脩竹山陰道，曲水橫橋罨畫谿。泉脈通池沿澗遠，石牙平屋接雲低。公家事了吟詩趣，一日一番携杖藜。〔册一百三四卷一三〇七五頁十四〕

《寓紫陽寄席大光二絶》：心折零陵霜入鬢，更修短劄問何如。江湖不是無來鴈，只慣平生作報書。　芭蕉急雨三更鬧，客子殊方五月寒。近得會稽消息否，稍傳荆渚路岐寬。

《寄德升大光》：君王優詔起羣公，也寘樵夫尺一中。易著青衫隨世事，難將白髮犯秋風。共談太極非無意，能繫蒼生本不同。却倚紫陽千丈嶺，遥瞻黄鵠九霄東。〔册一百四九卷一四三八〇頁三〕

胡榘《奉寄武岡使君公甫國録》：越絶孤城湘以南，週遭煙翠擁浮嵐。使説呼韓應欵塞，楚人何敢狠如羊。　聾丞歸夢繞柴扉，羞澁中和樂職詩。人笑安能動萬乘，伯魚暫許長扶夷。第五扶夷長漢注在武岡北。陸有四明方丈同，帝咨良牧定登庸。未須料理黔中佐，此子只堪丘壑中。〔册一百四九卷一四三八〇頁八〕

遠近千峰一目中，吟哦難盡畫難同。幾回獨倚欄干立，鴈影斜書夕照紅。〔册一百七六卷一九六三六頁二十六〕

《和鄭廣文劭農席間韻》：千里熙熙萬井煙，知時膏雨雨公田。民無憂色安耕業，市有歡聲到酒筵。萬物遂宜方是政，一夫不獲便非天。太平官府多閒暇，閭里謳歌樂有年。

公餘方把故書看，惠我新詩妙可刊。治道每思從簡靖，邊疆時喜報平安。人言好善求諸釋，我道平心只一般。食淡自然神氣爽，居官莫放酒腸寬。

《和葉峭壁席間韻》：英名起敬久於公，今日相逢笑語同。窗外厭聞梅子雨，池間時遞藕花風。民無憂色安田業，市有歡聲喜歲豐。官府太平多暇日，相過詩酒樂衰翁。〔册一百八三卷二〇三五三頁五〕

武崗志

【土產】

提壺，武岡州土產。〔册十七卷二二五六頁十七〕

武崗州志

【山川】

寶方洞，在寶慶府武岡縣，一名法相，去州治東南三里。其洞八，境闃地勝，龕岩偉怪，石壁峭森拔其間，窅邃空曠，穴竇玲瓏，長數十里，疑若棲真之府。古山七十一峰，如俎如豆横其前，天造地設，不知其幾閲歲矣！其一曰玉玲瓏，二曰朝陽，三曰迎陽，四曰太保，五曰平西，六曰芙蓉。餘二洞竇淺，故無名焉。宋郡守四明汪立中嘗遊其洞，留題于名。汪立中《題寶方洞詩》：藍輿郊上緑陰迷，七十一峰雲際齊。我住四窗誇勝境，今觀八洞恍真棲。碧簪挺特地如拔，乳竇玲瓏步可携。千里客愁爲銷盡，茶香出外好鶯啼。〔册一百三四卷一三〇七五頁六〕

【倉廩】

常平倉，在州治後。〔册七九卷七五〇七頁二十二〕

【詩文】

《楓門落照詩》：丹楓如染帶煙光，幻出人間錦綉鄉。一段西山觀不盡，歸鴉數點送斜陽。〔册四九卷三五二七頁九〕

《法相洞天》：石竇虛明名暗穿，塵襟到此覺瀟然。洞門正在雲深處，誰相人間別有天。〔册一百三四卷一三〇七五頁十三〕

岳州志

【城池】

大城池，在州北六十里。

《修復城池記》：宣教郎知巴陵縣□管勸農公事兼義勇民兵軍正盧仲雋記，從事郎岳陽軍節度判官李□復書。岳之爲郡，背山並湖，據四達之衝，北援荆州，西控鼎澧，南闖湘潭，東蔽沔鄂。三國時爲重鎮，魯肅嘗以兵屯巴丘。其城因山爲基，北繞州治，聯絡東南，獨西恃江爲固，三隅之外，因谿爲壕，險若天造，舊圖經謂悉經始於魯公之手。侯景之亂，王僧辯守巴陵以扼之，景兵百道攻城，力疲而敗，乃知前賢所規度，保險據要，至今賴之以安。國朝曩因湖寇震擾，屯十指揮於内，列九砦於外，承平日久，十指揮廢其六，城壁亦就墮壞。而外之隍池，又爲有力者泄而墾之，入薄少於公帑，昔之所恃以爲險者，皆蕩然不存。嘉定丁丑十二月，三山陳侯被命守兹土，櫛葺濯垢，修飾百度，起視□垣毛澤，驚嘰良久，顧僚屬曰：「魯肅之經畫，王僧辯之所屯守，歲久因循，荒圮若是，乃今邊遽日至，則守禦之備，詎宜以匱廢？」於

是損廚傳，節宴遊，錙累銖積。越明年九月，始命都監弭景仁、監押柳祖昌盡督羨卒，捄土築基，百堵皆興，新作重門，藩屏屹立，節鎮爲之增壯。又命録參趙崇簡覈外壕之田，償民直而復有之。禾黍既空，乃鋤去畦畛，疏浚溝域，增築長堤，補綴垠堮，内固襟抱，外捍寇偷，一郡之水，瀦而爲淵，汪洋衍溢於兩山之間。自南湖下北至閘口，袤廣五百餘丈，衡廣二十六丈，渺如上湖。城高水深，始盡復子敬之舊。侯念復古之難，且懼無以爲持久之託也，則又徙放生池榜之壕上，去湫底而就深曠，爲亭山椒。亭成，適遇瑞慶節，盡致魚鼈輔之清波之中。是日也，邦人聚觀，登亭而望，風濤泱漭，雉堞岌嶪，相與咨嗟歎息，且曰：「吾父兄子弟，自今得固志而奠居，微而鱗介，亦且涵泳聖澤，充牣而自適，侯之用心，可忘也哉！」已而，衆賓咸喜，且賛謂仲雋曰：「侯當内修外攘之時，而能興復魯公城池於千餘年之下，一宜書；又有愛城池以及魚鼈，且推廣君上好生之德於無窮，二宜書；是役也，力出於兵，財出於□費之外，而民不知，三宜書。子爲邑宰，於斯□見侯經畫之詳，可不□□□□伐石大書，以傳示無極者乎！」仲雋義不當辭，謹書其實。侯名士□□□戊戌廷對爲天下第一，知樞密之孫，淳熙庚子，爲給事中之季子，其□□□君體國，固自有家法云。

嘉定十二年十一月記。〔册十四卷一〇五六頁一〕

【山川】

回石嶺，在岳州平江縣西十里，鋪路經其上。〔册一百二三卷一一九八〇頁十〕

牽藤嶺，在岳州平江縣西二十里富華鄉。〔同前〕

梧崗嶺，在岳州平江縣西二十里富華鄉。〔同前〕

清水嶺，在岳州平江縣南二十里，接八十里山。〔同前〕

北斗嶺，在岳州平江縣北七十里，接巴陵界。〔同前〕

黄稈嶺，在岳州平江縣北四十里，通岳州小路，接孟季嶺。〔同前〕

孟季嶺，在岳州平江縣北五十里，接長嶺。〔同前〕

新開嶺，在岳州平江縣西北七十里，九峰寺前。〔同前〕

尾子嶺，在岳州平江縣東北一百一十里，接山西嶺。〔同前〕

山西嶺，在岳州平江縣北，去幕阜山十五里，及幕阜山之支山也，接五角山。〔同前〕

金坑嶺，在岳州平江縣東七十里，抵瀏陽縣界。〔同前〕

鱘魚觜，在岳州岳陽樓前沙洲也。水涸則洲露，水泛則一槩成湖，俗云鱘魚觜過狀元生，蓋以洲過岳陽門，則岳州必出進士也。〔册一百十卷一一〇七七頁二十三〕

洞庭湖。洞庭西南接景港，與赤沙湖通。《水經》云：澧水上承孱陵縣澹水。王仲宣曰：悠悠澹澧口，下會赤沙湖。杜甫《道林岳麓詩》所謂「殿脚插入赤沙湖」者也。夏秋水

漲，與洞庭相通。洞庭舊有巨蚌如舟，深夜帆展一殼，往來相波間，吞吐明珠，與月爭輝。漁者百計取之，卒莫能得。近久不睹，或云今在赤沙湖中。南又有御池湖，亦產蚌珠。

西爲赤亭湖，本名赤湖。梁簡文大寶二年，湘東王繹使王僧辯等擊侯景，胡僧祐、陸法和擒景將任約於赤亭，即此地也。旁有故城高丈餘，亦名赤亭城。

又西曰紫港湖，今曰私港。夏秋水漲，與赤沙湖會，北通於江，今曰藕池。南通於湖，《水經》謂之決口。紫港分派趍西北曰安南港、景港，即澹水也，與顧氏港通，注澧水入赤沙湖。

洞庭又西抵烏沙鎮，東小通江自南來注之。劉備既與魯肅畫湖爲界，遂築城烏沙與之對壘，俗謂之金門。

又西南抵漢伏波將軍馬氏廟前。按伏波卒於壺頭，其山在五溪之陽，爲今辰水之陰，其水逕桃源注鼎江，入於洞庭，蓋七百餘里，凡其所履多祠之。

又西抵臨湖山，又西南抵華容縣前。華容，漢孱陵地也，或曰漢武陵縣也。吳大帝分孱陵地於今縣東二里，置安南縣，今有城，高八尺。《唐志》曰：劉表所築。《宋志》謂晉武分江安，立安南縣。隋平陳，改安南爲華容縣，縣屬羅州，取古容城名之。大業三年，以州爲巴陵郡，十年移邑今地。垂拱二年，以武氏諱改爲容城。神龍元年，又復爲華容。東南

有一城，高一丈，名右湖城，不詳其故，今以爲堰。

洞庭又西南抵大通口，實沅水，謂之鼎江。又西南百餘里，上按澧江口，湖水落則見其東南西北。夏秋之交，四顧瀰漫，無所不通。爲今澧沅雖相通，然澧水口沅水注於洞庭，謂之元，謂澧會於沅，然後入右洞庭之西，蓋盡於此。〔册十八卷二三六一頁三〕

千巖《過洞庭湖》：不作蒼茫去，真成汗漫遊。三年夜郎客，一枕洞庭秋。覓句鷺飛處，看山天盡頭。猶嫌未奇絶，更上岳陽樓。

陸務觀《洞庭》：雪濺浪方作，翠颭山欲浮。奇哉萬頃湖，着我十丈舟。三老請避風，此去非汝憂。神翁識忠信，壯士肯滯留。擊鼓催掛帆，揮手別岳州。仰視羣鵠翔，下闖百怪囚。衡湘清絶地，恨不從之游。聊須百斛酒，狂醉庾公樓。

崔珏《洞庭》：乾坤千里水雲間，釣艇如萍去復還。樓上北風斜捲席，湖上西日倒銜山。懷沙有恨騷人往，鼓瑟無音帝子閑。何是黄昏尚凝睇，數行烟雨接荆蠻。〔册十八卷二三六一頁七〕

青草湖，一名巴丘湖，北洞庭，南瀟湘，東納汨羅之水，自昔與洞庭並稱。王象之《紀勝》云：青草岸上有君山祠，亦有青草湖。又商人過青草湖，或教之曰：「遇湘君可乞如願。」客如所教，果得如願，乃女奴也。惟意所欲，如願能致之，後逃壤中。今楚人以元日擊

壤，呼如願者以此。其詳見《荆楚歲時記》、李德裕《集記》。玄真子張志和《漁歌》：「青草湖中月正圓，巴陵漁父櫂歌連。釣車子，掘頭船，樂在風波不用仙。」李羣玉詩云：「詩思亂隨青草發，酒腸俱逐洞庭寬。」杜少陵詩：「洞庭猶在目，芳草續爲名。」韓偓詩：「青草湖將天暗合，白頭浪與雪相和。」〔册十八卷二二六一頁十三〕

楊林竹根湖，在州南六十里。〔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二十〕

鹿角古塚湖，在州南四十五里。〔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二十〕

金山臺池湖，在州華容縣東北九十里。〔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二十一〕

杜家潭盧圻湖，在華容縣西南四十五里。〔同前〕

【宫室】

五賢堂，在州學，祀濂溪、明道、伊川、南軒、晦翁。〔册六九卷七二三六頁二十七〕

紫荆臺，在白鶴寺，嘗有江叟吹笛於此。〔册三十卷二六〇四頁十六〕

岳陽志

【湖泊】

洞庭湖，在巴陵西，西吞赤沙，南連青草，横亘七八百里。《山海經》曰：洞庭沅澧之

郊，瀟湘之淵，是爲九江之門。《荆州記》謂日月出没其中，其廣蓋可知也。酈道元云：湘水右會小青口，資水也，世謂之益陽江。左則沅水注之，謂之横房口。東到微湖，世謂之麋湖。西流注於江，謂之麋湖口。左則澧水注之，謂之武陵江。凡此五水，注于洞庭，北會爲大江，名曰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荆戰，大破之，襲郢取洞庭、五渚。蓋此地也。《風土記》謂鼎澧沅湘合諸蠻黔南之水，匯爲洞庭，至巴陵與荆江合而東流。今湘源發興安界，與灕水分流而北與瀟水合，過長沙注于洞庭。《後漢·梁竦傳》云：湘水出零陵始安縣楊海山，至巴丘入于江。沅水出牂柯且蘭縣，入洞庭湖，會于江。洞庭南界青草湖，又南抵長沙湘陰之境曰瀟湘江口，歷黄陵廟前，廟不知所始。舊圖云：漢荆州牧劉表題云湘夫人碑，庭有斷碑。晉太康九年，立額題曰虞舜二妃之碑。元和十四年，韓退之過而禱焉，明年，以私錢十萬使新其宇。長慶元年，又丐石於刺史張愉，作記以刻之，文在昌黎集中。又東抵鹿角鎮，退之嘗於此避風。今鎮有戍，置官一人，卒百人，謂鹿角寨。湖中有小山，置戍其上，曰洞庭寨，東西與鹿角相望，置官與卒亦如之。其前爲洞庭君祠，北當江湖之衝，小有風雨，則怒濤奔激，檥舟無所。一旦大風揚沙，旋復其背，須臾成阜，高且百尺，延袤十里許，屹如金鏞，履之輕浮如不勝步，足跡所陷，則微風從之，旋復如故，世謂之金沙堆。云昔人於湖中得石刻，有「蛟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之句，黄魯直以爲必子美之作也。又沙際有淵曰廟林潭，蓋龍神之所

居。《荆州記》言洞庭之神能分風以送南北之舟者，此也。朝廷命神爲順利王，廟曰通濟，今江湖之瀕，祠宇相望，人之敬之，飲食必祭，而姓名弗傳，蓋龍君也。洞庭又抵磊石下曰九馬頭，宜春水自東南來注之。其源有二，一出瀏陽，一出平江縣南，逕新墻市，合爲宜春江，韓退之詩「朝發宜春口」，即此地也。平江本漢羅縣，後分長沙爲漢昌縣，孫權於縣立漢昌郡，以魯肅爲太守，改爲吴昌縣。隋平陳，省。唐神龍三年，於湘陰又改爲吴昌，改置城，以界内昌江名之，嘗隸潭，今隸岳。後唐改曰平江。又西北抵大城江口，旁有大池，岸有芳草曰茈。即香白芷。又北有若港。又北抵閣子湖，瀕湖之人歲病霖潦，多重屋以居，故曰閣子鎮，因以名湖。昔楊行密以木籠鎖舟之地也。鎮有堤曰白荆，石壁潭在其下，一名釣絲潭，其深莫測。夏秋之交，朝夕盈溢，士人以爲龍出入其間。此潭多蛟，滕子京作碑隄上，戒往來者使陸行。啞潭在白荆隄側。自隄口泝流而東，兩山夾之，其中爲匯，一溪從左注之。並溪而東一里許有兩潭，南曰青山，北曰馬公。又稍北復有兩潭，北曰泬溪，南曰櫟樹。其左有山曰奕，左右二水夾山以行，合于其陽，名三汊口。循山東泝十餘里曰梅港，自港而上，或東或北略赤山經臨湘界中，又數十里，其源出於幕阜之麓，謂之梅山，凡薪炭之屬出焉。其流入于洞庭。又北爲溈湖，《水經》謂之滃湖，亦名乾湖，俗曰穆家塘。唐人趙冬曦曰：溈湖者，蓋沅、湘、澧、汨之餘波焉。茲水也，淪滙洞庭，澹澹千里，夏潦奔注，則決

爲此湖；冬霜既零，則涸爲平野。按《爾雅》云：水返入爲澨。斯名之作，有由焉耳。並湖諸山舊皆植茗，唐人李肇所謂「岳州澨湖之令口膏」也，今不復存。湖中有井，唐人稱其清洌，今荒穢不治。其東又爲白楊湖，西有佛寺曰雙林，元豐中，始賜今額。李頻《寄遠》詩曰：「化石早曾聞節婦，沉湘何必獨靈妃。」蓋屬意于此。今累封至慈濟孝烈英顯昭惠靈妃。靈潤孝感昭應義濟侯。其廟舊在烏龜渡南，祝史病之，託神之語以告岳之父老，使移于此。廟有銅鼓，制作精巧，皆爲雲雷之文，永慶莊耕者得之，太守李觀設辭以爲陸賈使南越時所獻，歲久失之，意其必此，遂歸諸廟中。或聞初元豐中獲鼓，同獲一鐸，以其完好，輦致禮部，鼓既損缺，乃留於此，今亦不存。按：駱粵之人鑄鼓集衆，余往年至海康，見諸處祠宇有之，形製與前說合。今容筦及蔚平郡樓所以鳴夜者，圓徑皆七八尺，耕者時得之，小者亦三四尺。好事者往往市以爲玩。鉛山趙氏有二，左右于庭，燕賓合樂以鼓之。洞庭又北，抵太平寺前，寺舊傳以爲三閭大夫寓居。岸有石井二，俗號秦皇井。又北至君山藏院前，曰龍潭。又北東抵巴陵縣西。按巴陵本漢下雋之丘。《漢·地理志》：下雋縣，屬長沙郡。在今鄂州蒲圻界，《水經》所謂吴之巴丘邸閣城也。晉太康元年，立巴陵郡於此，後置建昌郡。宋元嘉十六年，立巴陵郡，城跨岡阜，濱阻三江，面有長洲，南分湖浦，東北届大江，故曰三江。三水所會，亦曰三江口。夾洲列關，亦謂巴陵關。《江源記》云：羿屠巴蛭於洞庭，積其骨爲陵，故曰巴陵。今縣之北，州治之南有積土若臺，高與城等，方徑十數

丈，草木叢翳，曰巴蛇冢，謂之巴丘。張燕公嘗登此丘以望墨山而賦詩。蛇亦有廟，太守歐穎毁之。陳公遠《告老集》云：蜀相劉巴鎮荆州，卒於岳陽，葬郡西，因謂巴陵。按章武二年，巴卒於蜀，不葬岳陽。前守旰江劉國瑞云此爲《禹貢》陳陵，與巴峽相望，故以名。又北爲烏龜渡。又北抵叔濟廟，前有秦武陵令羅某於此溺焉，其女挈弟，尋屍不獲，遂相繼赴水以死。邦人哀而祠之，謂之羅娘廟。馬氏承制封其姊孝烈靈妃，弟都水使者。元之《真誥》云：秦有巴陵侯姜叔茂者，種五果於句曲。則其來也久矣。今巴丘地形宛轉三就有如其文，即江作字流之類也。洞庭又北抵魯將軍廟西。初孫權使肅以萬人戍巴丘，肅因築城以爲備，岳人德而祠之。圖經云：唐太和二年，刺史徐元弼建。祠北東抵岳陽樓外，斯樓天下之壯觀也。自張燕公守巴陵，名勝遂著。唐之鉅公莫不登高賦詠，李、杜詞鋒固有超絶樓中之句，倍覺雄偉，豈江山之多助耶！孟浩然詩云「波撼岳陽城」，城據東北湖面百里，每西南風，濤聲萬鼓，晝夜不息，漱齒城下。滕子京欲爲偃虹隄以捍之，預求記于歐陽公永叔，公爲之序，宜書者三，使刻之，文在六一集中。余嘗訪是隄不存，父老云：滕即移，遂不果築。然則歐陽子之文殆虛券也！建陽胡明仲詩云：「有時風浪戰城西，何啻漁陽萬鼓鼙。狎水蚩蚩忘墊溺，誰人能續偃虹隄。」蓋傷之也。又抵金雞驛前，船場步有白石，嘗有金雞下此，故名。自驛以西南循郡城可一二里，冬春水落，郡人結荻屋沙上以爲市，漁樵畢集。沙中時

得銅鏃，多至十數，足以見前代戰爭之衝也。岳陽井邑舊皆瀕江，今城西數百步積歲摧嚙，父老云：舊闤闠在今江中。沙場地租極重，蓋舊額未蠲也。北津舊去城角凡數百步，今逼石觜，蓋荆江日漱而南，湘水日漱而東也。又北抵龍君祠旁入于江。右洞庭湖之東際以北蓋盡於此。〔册十八卷二二六一頁一〕

石廣《岳陽樓觀洞庭》：洞庭白波如雪山，九月顛風初作寒。乾坤蕩沃漫無際，岳陽樓中方好看。居人習慣占天色，短艇高檣絶行迹。一點君山乍有無，魚龍作壞三閭宅。樓上觀湖壯思生，巴陵酒熟香出瓶。傾壺快飲爲君盡，醉殺謫仙詩始成。二年持節臨荆部，扁舟此地常來去。今日憑高覺膽驚，歸歟莫與風濤過。〔册十八卷二二六一頁十〕

青草湖，北界洞庭，南接瀟湘，東納汨羅之水，自昔與洞庭並稱，舟人謂之上湖、下湖。杜子美詩曰「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爲名」者，此也。湖並壘石山下，俗名磊石，故亦曰磊石湖。湖中有山，水落則見其足，自冬而春，草色彌漫，風行成浪，望眼不窮，故曰青草湖。湖水東抵將軍山，山上有定南德勝將軍祠，不詳何氏。旁曰青草寨，寨官一人，卒八十人。汨水自東南來注之，汨水又名吴昌水，其源出豫章之境，其陽爲羅縣，古羅子國也，羅水出焉。二水謂汨羅，下曰屈潭，楚三閭大夫懷沙自沉之所，邦人祠之，至今號忠潔侯。《青瑣》云：唐末有洪州軍將題詩云：「蒼滕古木幾經春，舊日祠堂小水濱。行客謾陳三酹酒，大夫元是獨

醒人。」盧水經故縣自西北來注之。雞栖水出幕阜，與梅水合，自東來入于汨羅。其西北曰礎水，是出礎石，純水自南來會之。紹興中，宰相秦檜既殺岳飛，惡郡名與其姓同，遂改曰純，以此水也。未幾復爲岳。其地亦有石瀨，上有關羽隨軍助順事相，舊圖經以爲當時行軍所置。同爲汨羅，西流至于壘石入于湖。又南抵天王祠外，云唐人劉山甫領外北歸，題其壁云：「敗墻風雨幾經春，草色盈庭一坐塵。自是神仙無感應，盛衰何得却由人。」是夕夢巨人曰：「我南岳神也，何得見譏？」遂驚覺，風濤盪舟不進，劉悔謝，去其詩。又東北通啞潭水，與白荆隄相望。其旁又爲琴碁潭，俗傳柳毅傳書於此。又北通荷塘港，又西納石墨溪，其水如墨，飲之已疾。《神農本草》有五色石英、五色石脂，皆仙藥。今巴陵玄石皆主疾，則其類也。此水豈其流也！右青草湖之限際，蓋盡于此。〔册十八卷二二六一頁十二〕

白土湖，在青草湖東，二湖上流接武昌之水，又合司馬武洲兩岸諸谷水而成湖，春夏水漲則接連。〔册十八卷二二六一頁二十三〕

【土産】

椑，岳州府土産。〔册三五卷二八〇六頁二十七〕

【宫室】

〔堂〕

清心堂，趙侯汝巖所建，在新治設廳之西。〔册七一卷七二四〇頁十〕

【詩文】

張聲道《十里壺記》：巴陵城市在山絶巔，八面之風蔑有障蔽，多火災。張子備員兩年幸免，每切憂之。役勞版築，甫竣事，而鬱攸爲祟。張子曰：「是應有也，恨授代有期，毋能及矣。夜思待旦，憮然以興，山高水落，風高冬燥，雖有智者，何能爲謀。宜作十里壺，徧滿闤闠，緩急隨取隨足，猶愈於拱手聽煨燼。」客：「惜哉！恨君去而此志不傳也。」張子笑而謂之曰：「事雖不可竟，此志尚可傳。予當作百壺以爲後人倡，後人儻成此志，一年之間，由通衢至委巷，萬壺聯屬，十里不難辦也。」輅輦既遣，有旨趣代，命工董役，斧斤丁丁，衆皆贊歎。張子作一轉語：「子亦聞陶朱公老嫗之説乎？朱公致富，家多勤幹，一嫗服事尤謹。子取歸養，既去，越半日，復回家，人驚問：『嫗來爲何？』嫗曰：『中途值雨，思醬瓿未覆，故復來。』舉室大笑。今張子百壺之作，其覆醬瓿之謂乎？」客曰：「旨哉，毋謂戲言，真爲實惠，願筆之以貽後人。」張子曰：「惟。」醉書壯觀臺上。時嘉定辛巳閏月賓春之日。

馬範《記》：公在郡二年，每事精思遠慮，爲民興利除害，不可概舉。戍將更適，有鬱攸之變，公極力賑以錢米，蠲商税、屋租兩月，罷斗斛之征，游割清俸，令緇黄爲民禳禬，民其德之。公曰：「是特目前之惠爾。此邦踞山並湖，多大風，逆數之，几十年必一大火，民豈

堪命。如作十里壺充滿衢巷，以厭勝之，民無患矣！吾雖行有日，當作百壺爲後人張本。」一日，飲予壯觀臺上，醉中索紙大書《壺記》，不加點而成。範時侍坐，因謂：「范文正公有言『先天下之憂而憂』，此乃仁人君子之用心，禪宗亦有『老婆心切』之語，正謂此也。願勿以前言爲戲，刻之臺上，使後來者知公之心無一日不在斯民，相與樂成之，則其惠爲不窮矣。」〔册一七卷二二五六頁十七〕

王樞《重建譙門記》：聖天子厲精圖治，勤恤民瘼，遴選天下牧守，皆賜覲，臨遣詢事考言，光寵其行，以責其功。於是循良輩出，治有異等者，遂盛於時。乾道六年春，三山王伯時來鎮岳陽，宣布中和，人則寧嘉。越明年夏，歲適大旱，此境流民，襁負來歸。公諗于衆曰：「此州英皇潛邸所領，陞爲節鎮。今門臺而不樓，非所以尊天子、隆國體、儼觀瞻也。且鼓角弗震，壺箭弗察，則何以警軍嚴徼，揆景測辰哉！今濟民之乏而籍其力，務孰先乎此？」乃斥公帑之羨緡，鳩工市材，命督戎趙良弼董其役，募飢民飲食之，日給其直，咸歡趨之，不兩月而功告成。崇瑞顯嚴，制度適中。新蓮花之漏而晷刻不踰，謹杜籥之禁而啓閉有節。翬飛跂翼，四方來觀者，莫不嗟其工用之速，輪奐之美，而氣之雄偉也。於是賓僚僉謂余合紀其成。惟岳州實《禹貢》荆州之野，其星翼軫，其土雲夢，背衡麓，面重湖，湘水環其左，岷山揖其右。古用武之國，魯子敬、陶士行于以控險阨嚴走集也。承平易理，逸政多

暇，則閾內外、謹開闔，猶不可以不嚴。矧夫表裏江淮，襟喉吴蜀，作固作鎮，詎可忽諸。夫門觀之作，《禮》有經矣！諸侯之門，有皐應路門。天子之門加庫雉，尊卑有等，而堂陛勢殊，不可越已。故魯作雉門及兩觀，《春秋》譏之，謂其不當爲而爲之也。在《詩》之《緜》歌古公亶父之功曰「皐門有伉」，曰「應門將將」。説者謂「伉」言其高，「將將」言其嚴正，詩人美之爲後世法，善其得時制也。然則諸侯之門，維高且嚴，而不失於遵制奉度，則可以播之聲詩，被之金石，其誰曰不宜。況此邦自建炎之初，緑林嘯呼，嘗爲兵衝，門池弗崇，四十餘載。前來皆因陋就簡，急其所緩，或廣費鉅億，以侈遊觀；或裒僝材用，棄之浮圖，觀其視斯樓之作爲何如哉！今力不役齊民，財不侵省計，無纖芥擾於四邑，而出於其節儉之餘，費纔二千緡，而功倍蓰於前。捄災成勞來之仁，宏摹壯蓄翰之勢，宜得鴻筆麗藻，大書特書，以昭不朽，以慰邦人無窮之詠思，凡在列者，與其榮矣。公名習，伯時其字也。清公亮直，甚德而度，經理衆務，井井有倫，惠利之及民者，未易概舉也。方將羽儀天朝，謨明寮寀，不動聲色而治具畢張，亦若創樓之易而已，將有老於文者，嗣書而并刻焉。乾道八年正月庚辰，左朝請郎權通判岳州主管學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事王樞記，左迪功郎充岳州州學教授龔安國書，右朝散郎致仕賜紫金魚袋李椿之篆蓋，右朝請大夫權知岳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事王習立石。

吴道夫《岳州譙門記》：洪惟藝祖皇帝肇造之初，營繕大内既成，一日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大哉堯言！營繕之中，心法寓焉。六服羣辟，敬共承式，以臨其民，端本正原，曷敢有越厥志。岳陽固若昔肇基，輿地圖中一要郡也。郡治之制，莫嚴乎門。《詩》曰：「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説者曰：諸侯之宫，外門曰皐門，朝門曰應門。伉，高貌。將將，嚴正也。今郡太守，即古諸侯。外門，今曰譙門。《説文》：譙者，樓之别稱，一曰城上樓。曰譙門有樓，以棲鼓角，故曰譙門。亦曰麗譙。麗非華麗之謂，蓋門必南鄉，離之方也。離，麗也。柔麗乎中正，故亨，曰正，曰中，正寓諸營建則不遠矣。而岳之譙門，迺在郡治西偏，位置偪仄，不滿人意，守者不知幾人，莫過而問。某年燼于火，暫寓于巴陵之縣治，玩愒因循，莫克建立。庚申狄難，寓治亦燬焉。孟侯瑛爲守，迺復舊治而一新之，譙門顧未暇及。張侯壽繼之，睨舊址欲重建，或曰踞白虎，建重屋，振靈鼉不便，壽亦尋去，不果建。然是説也，特陰陽家之拘忌，非儒者之論也。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是故長民者，居必廣居，立必正位，杜旁曲而遵義路，鄉陽明而端禮門，出入起居，言動嚬笑，粹然一出於正，而無有秋毫偏陂之私，然後風行草偃，雷動蟄奮，倡之則從，令之則聽。苟自處於側頗僻，而欲民之無枉，是立曲木而求影之直，詎可得乎？矧岳爲州，表江裏湖，據荆、潭、黔、蜀四會之衝，

外護風寒，內固根本，治兵訓民，責任至重。顧一譙門弗克由正，甚非所以嚴帝訓、謹侯度。咸淳元年春，李侯應春實始相攸，直郡治之中而宏建焉。役不勞民，費不傷財，屹屹其基，崇崇其墉，翼翼其樓，嚴嚴其閎，赤白炳明，高廣中度，於《詩》得嚴正之義，於《易》合中正之象，坐黃堂，敞重扉，引繩而直之，不少偏倚，端方正大，明白洞達，顧不自侯靈臺方寸中來與！駕朱轓，建集旗，劍櫪前呵，騎吹擁後，出乎由是，入乎由是，職思其憂，憂之如何，竊嘗恭聞紫雲天語，藩侯不爲撫養百姓，斷不容之。我藝祖以仁立國，一念通天，聖子神孫，萬年惟王永保民，宏綱要領，在此一句。侯廉靖慈恕，視民養痾，如己疾苦，孳孳惠養，忘其心之勞、體之劬也。於戲，若侯可謂式克欽承我藝祖之謨訓，而無負郡國二千石宣化承流之寄者矣！豈但寓心法於一譙門之建而已哉！書來屬道夫作文以記之。此盛舉也，不可無記，故雖淺陋，不敢以辭。若乃東望幕阜，西望洞庭，積翠連雲，銀濤拍天，岳牧詞人凭高眺遠，遶思飛動，發爲篇章，亦足以奇矣！侯字子發，武昌人。治行章灼，承旨兼湖右，庾節凜凜，鄉大用。是歲日南長至。朝請大夫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吴道夫記。〔冊四九卷三五二五頁四〕

岳州府志

【山川】

古城巖，在本府靖州西二十里。洞穴深廣亘六七里，後出謝家村中，有流泉，或有石床石鼓之類，土人歲以正月朔旦千百爲羣朝焉。〔册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十九〕

狼跋湖，在岳州府華容縣西六十里。〔册二十卷二三七〇頁十四〕

連家湖，在臨湘縣東二里。〔册二十卷二三七〇頁七〕

臨湘志

【宮室】

君子堂，在臨湘邑治北。大觀二年，丘公允建，左司黄誥爲之《記》曰：經傳稱君子者，惟《論語》爲詳。始於「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終於「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其故何也？蓋人之常情，好其所同，惡其所異，榮其所通，醜其所窮，能不慍者鮮矣。故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夫是之謂不慍。君子畏天命，居易以俟之；小人不畏天命，行險以徼幸之。故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夫是之謂知命。始於不慍，終於知命，然後可以稱君子，此述作之微意歟！臨湘知縣丘君儒林，經行修明，達於爲政，投刃皆虛，恢恢乎其有餘地。乃作君子堂，日欲同僚清談於其中。其意若曰「道德仁義，在我而不在人；爵禄軒冕，在人而不在我。在我者，吾知慕之；在人者，吾

知任之。慕之至於樂，所以不慍；任之至於無憂，所以知命。」孔子之言，若合符節，非深造於道，何以臻此！他日儒林以書來乞言，姑誦所聞於孔子者以遺之，我無加損焉，亦儒林之意也。後之君子登斯堂者，早夜以思，皆欲其行如孔子之言。然則儒林之作，不獨爲己，又將爲人，豈非無窮之利哉！若夫山川奇秀，風月清明，協氣橫流，驩聲震動，凡有耳目者皆自得之，非予言所能道其彷彿也。大觀二年十一月記。〔册六九卷七二三五頁四〕

古羅志

【湖泊】

鶴龍湖，在湘陰縣西對江，周圍八十里，蒿萩所産，魚蚌所聚，遺利足以活貧民，有澤梁無禁之風。〔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

龍鬚湖，在湘陰縣北五十里。〔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一〕

鵝場湖，在湘陰縣北三十五里。〔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三〕

三塘湖，在湘陰縣南四十里。〔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八〕

大菱湖，在長沙府湘陰縣西四十里。〔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二〕

大戴湖，在長沙府湘陰縣北三十里。〔同前〕

【宮室】

褆身齋，在湘陰縣。〔册二九卷二五三七頁二十三〕

【碑刻詩文】

韓愈《黄陵廟碑記》：湘旁有廟曰黄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古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剥缺。考圖經，漢荆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題其額曰虞舜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反，道死湘沅之間。《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君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二女。以予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舜之正后，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詞謂娥皇爲君，謂女英爲帝子，各以其次第推而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年》帝王之没皆曰陟方。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没云陟者，與《竹書》《周書》文同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

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死者，皆不可信。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爲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爲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爲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陽，厲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易廟之圮桷腐瓦於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余與故善，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遂篆其事，碑刻之。

蕭振《修廟記》：歲在單閼，律應蕤賓，太尉中書令楚王重修新二妃廟於洞庭岸，所以酬靈感而荅前願也。在昔有鰥側陋，將弘試可之功；釐降觀刑，始協嬪于之德。於是化流嬀汭，德洽堯聞，罔矜帝子之尊，盡執家人之禮。洎南巡不反，北渚俱來，莫追龍馭之蹤，空見象耕之所。違天有恨，甘委骨於重泉；同穴無期，分捐軀於積水。芳流舊俗，德被遺黎，煥廟貌於千秋，儷精靈於二聖。魂歸紫府，想從西母之游；迹瘞黃陵，猶錫斯民之福。有祈皆應，無感不通，權水旱於鄉關，運慘舒於生植。吞刀吐火，越巫而但騁蹁躚；桂酒椒樽，楚老而猶通肸蠁。我太尉中書令楚王，撫戎多暇，訪古遺蹤，敬神而遠之，非鬼不祭也。以二妃廟基頹毀，棟宇傾摧，荆榛翳薈於軒墀，苔蘚斕斒於像設。靈蹤未泯，寧無步襪之

塵；祀事不嚴，亦繫褰帷之政。乃命魯工削墨，郢匠運斤，初洞啓於崇扉，忽鳥翔於峻宇。圬墁雲布，畚鍤星羅，在三農而不妨，雖一日而必葺。蘭椽櫛比，桂柱翬飛，梁間之蟢蝀不收，簷際之鴛鴦欲起。黛眉斯斂，若含黃屋之愁；綉臉如生，將不翠筠之淚。始者欲爲經度，盡自内財，仍奏皇明，請崇徽號。奉唐景帝天祐五年六月十有四日勑旨，以黃陵祠封懿節廟。切以世遥三古，事遠重華，褒揚必在於正人，寵數方加於異代，故可使窮泉發耀，貞魄有歸，非至德何以通神明，非至靈何以感直氣？厥功既就，盛德將書，鐫銘永託於他山，悠久便同於元造。宜求綵筆，以述芳詞，振跡忝前旌。名微候館，仰承嚴命，俯扣庸音，無陸氏之患多，有景純之未寤。它年岸上，應知杜預之功；今日江邊，且媿曹蛾之作。

知縣程文度《重修廟記》：重湖之南，兩舍之地，有二妃古祠在焉。其廟號昔謂之黃陵，因其地而名也。今謂之昭烈，以德而稱也。載籍羣書，皆盛稱堯舜之德，二妃即堯之女、舜之妃也。帝堯以丹朱不肖，二妃有德，不肖則不可以傳神器，有德斯可以賛帝圖。繇是妻於有虞，以光堯之聖德；降于嬀汭，以成舜之孝道。若俾丹朱有二妃之德行，堯必不讓舜而傳丹朱矣。有虞無二妃之翼賛，舜必終匹夫而況側微矣。是知堯舜之德巍巍蕩蕩，民到于今稱之者，皆由二妃之所致也，豈止從舜南巡昭其靈跡而已哉！噫，事于頑嚚，顯妃之節；溺于沅湘，見妃之烈。湘竹之斑，謂妃之血；湘水之聲，謂妃而咽。噫，生爲虞嬪，

没作湘神，享廟福人，在江之濱。唐元和十四年春，吏部侍郎昌黎韓公愈以犯顔獲戾，出牧潮州，過妃之祠，精意有禱。惟妃恤含忠之節，施福善之功，爰自海隅，牽復朝位。韓公感妃之明靈如在，傷妃之祠宇其頽，再樹豐碑，崇脩舊址，于今垂二百年矣。碑已殘破，廟亦圮毁。太宗太平興國五年秋，將作監丞程文度銜帝之命，權理湘陰。去邑一舍，先過妃廟。臨湘江之鋪練，列楚嶠之堆藍，樹古祠荒，堪成圖畫。廊廡之下，得其舊碑，塵蔽苔封，頗難辯識，熟而視之，乃韓吏部之碑也。其間解二妃爲湘君、夫人，證以經書，駁其舛謬，實巨儒達識之作也。又解「舜陟方乃死」之義，以陟爲死，是爲死方乃死，厥理未明。竊以《尚書》者，上古帝王之書，經夫子删定。其《虞書》曰：「舜陟方乃死。」孔安國傳云：「陟，升也。方，道也。言舜升道南方巡狩，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矧自魯恭王壞宅得書，悉還孔氏，原其作傳之意，頗協删《書》之旨，垂世立教，豈有異端。文度雖省己不才，敢徵其事爲證。且許由避堯之讓，許由即爲道人矣。大禹承舜之禪，虞舜亦爲道人矣。以道之情高，故曰升道。是以聖人用則爲堯舜之理，捨則與巢許同歸，以其體道合天，故謂之帝。孔傳解陟方爲升道，於理爲通。若韓吏部解陟爲死，即下不得言方乃死也。義斯明矣，慮惑後世，乃述斯文。右補闕直史館荆湖南轉運使趙公昌言，博學雄才之士也。自臨職司，克豐邦計，奉公之外，繼絶爲心。每同謁黄陵祠，歎其廟毁碑殘，非人不葺，乃拜章上請，思壯神居。因

廣舊基，復增峻宇，正殿孤起，回廊四合，總二十餘間，梗梓宏材，並從官給。舊有神像，舜居其中，二妃夾侍。監察御史荆湖南轉運使李公清惟，文學擅價，智辨過人，常議及古黄陵祠前後謂之懿節、謂之昭烈，並歷代以來官錫廟號，皆美二妃之德以名焉。故事顯然具載，豈可以舜在于兹？斯蓋鄉俗所立，今宜改正。遂去其舜像，止存二妃。舊碑潭州刺史沈傳師書題。趙公昌言以碑辭殘缺，將墜于地，慮湘君湘夫人之靈跡漸于湮没，遂採新石，重刊舊文，仍以碑陰見託爲記。文度承命爰筆，指事直書，知予其在于此。太平興國八年記。

湖南運使孫晃《重建廟記》：黄陵二妃廟事，韓退之之碑詳矣。然引《虞書》之文「五十載，陟方乃死」，以「陟」爲句斷，「方乃死」獨爲一句，復於「陟」字之上加一「舜」字，書曰「舜陟，方乃死」。又曰：「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且韓吏部唐世大儒，當有依據，何區區引《竹書紀年》帝王之没皆謂爲陟？《大雅》之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然則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周之詩人獨不能避其嫌耶？予謂安國之傳，坦然明白，自漢末諸儒後無譏焉。是故荀悦非禪讓之説，李白遠别離之篇，悉皆攻取異端，違戾聖教，無乃有爲《竹書》之所誤乎？至如《論衡·問孔》之辭，《史通》疑經之科，雖擅名一時，終流議千古。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抑吏部之用心，將正其失乎，將示其得乎，予固不敢知也。廟在湘陰縣之北三十里，闞湘岸之東焉。陵谷屢移，興廢遄及。祥符己酉，刑部曹郎楊君

覃守長沙，得召，從容宣室以是爲言，且懼神無以靈，而民無以福也，因乞以巡檢侍禁崔承祐庀其徒而時其事。天子可其奏。不踰月，宣荆湖南路轉運司，俾相度而完葺之。會予供職於是司，兵部郎中劉君師道復典是郡，遂以官給材瓦之直，委崔君承祐假餘力於湘陰之富民。迨將半年，奕然新廟。承祐，將種也，箕裘之習，崇閲不墜。繇此則楊君神明之政，崔君幽顯之行，可以見其一二也。至於知人集事，誰不然之乎？凡建正殿三間，廊廡亭閣等共二十六間。而徘徊功畢，以狀告予，乞文其實。職司多故，未遑下筆。其秋，琢磨貞石，孜孜來言，適會使車中有善書劄者，遂不復讓。時大中祥符三年，天子親祀于汾陰后土之前記。

蔣之奇《書碑陰》：韓愈作《黄陵廟碑》，辨湘君湘夫人爲舜二妃，其説有考，余甚善之。至謂稱「舜陟方乃死」，非安國之説，引《竹書紀年》帝王之没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没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噫，失之矣。安國謂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是説爲不可易矣。若以帝王之没皆云陟，堯曰殂落，湯曰没，武王曰崩，不皆言陟也。《書》惟「禮陟配天」與「新陟王」言陟而已，其它不言陟。由是言之，則舜亦曰死爾。且謂「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其説益非。六經惟《書》辭最約，蓋有互文以見意者矣，未有

陳辨於上而下自爲訓解也。聖人之言，不應若是其煩。若以爲「地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者，是又不然。地之勢信東南下矣，若蒼梧之野，則不全在東南，其勢蓋近於西。夫水流卑者也，地益高，其流益駃。江之尾遭於吳而後入海，則吳於最卑。自九江而上至於西江，而水益悍者，地愈上故也。洞庭瀟湘之水皆下而入於西者，蓋其地又高於西江也。況其衡山、九疑，天下之高山在焉，則蒼梧之野，亦不得爲下矣。《書》謂之「陟方」，而傳以爲「升道南方」，其言爲不謬矣。愈之碑誠甚奇，而於此獨近於鑿，故余欲削其不合者，庶幾後世爲完碑云。

知縣王定民《重建廟記》：天子五載一巡狩，巡諸侯之所守也。舜以五月南至于衡山之嶽，陟方乃死，蓋在位五十載，而葬于蒼梧之野。二妃從焉，並投溺于沅湘。二妃謂之娥皇、女英，俾觀刑于厥家，釐降嬀汭，順行婦道于虞氏，終助成有天下之大法。及舜之南巡也，傷其不返，赴江無憾。沅湘之人愛其正行，于是有祠，以血食黃陵。沅湘之濱，四時之祭不絕，遂著爲有國之常典。韓退之貶潮州，禱之祠下，以私錢十萬，易壞垣斷甓于岳之刺史。當時尚管于岳，自馬氏王楚，已隸長沙。請命于唐之天佑，更號懿節。運判王公，元豐中舟過祠下，痛其頹毀，因有泝濤之恐，使新之。人以神爲靈，而神之興廢因于人。予權邑湘陰，適丁鳩工之初，實尉劉師錫董其役，薄杜君埤禀訓繕材，將即成緒，余于是得以致其

功。惡其朽腐之速，而完以堅木。避遠湍隕之患，而徙殿廡于廢址之東。模制增煥，咸倍于前。邑之南，舜舊有祠，今亦荒曠，黃陵相望二三十里，而黃陵獨表二妃之像，四時之祭不相須。夫二妃傷舜之不復見，乃願見于已死，而甘于投溺。推其心，豈欲與舜各處而異食邪？義有未安，遂遷合于黃陵之祠，不亦宜乎？懿節雖嘗受封，而黃陵之號爲最顯，故新大其榜，篆而揭之，又爲之文以蹟其事。

易祓《重建廟記》：黃陵之祠二妃古也，傳記述之詳矣。其地隸潭之湘陰縣，古羅子國。廟去縣四十里，邑民奉事惟謹，凡禱于神，如響荅焉。近遭鬱攸，倏爲煨燼。寶慶丙戌秋八月，灊川曾侯默來宰是邑，初謁大府，權帥計使張右史首命建祠，欲舉未遑。明年春，大資參相曾公開帥府之初，即命鳩工，捐錢幣凡三十萬。侯乃裒其撙節餘財，以佐其費，命邑士才而能者戴邦用以董其役。凡木竹瓦石之類，乃桴乃載，不擾而集。迄於是歲，遂克有成。邑之士民，請識石以壽其傳。侯乃走書于祓，求叙始末，辭之不可，遂參訂而告之曰：二妃者，堯女而舜婦也。舜居側微，堯聞聰明，以二妃嬪之。帝女之尊，降而不驕，弼成授受之功。聖德益彰，英靈在天，豈惟黃陵哉！黃陵者何？《輿地記》以黃陵爲水名，西入于湘，逕二妃廟南。其說出於酈氏《水經》。《長沙風土記》云黃陵即二妃葬陵，因立廟焉。是否或未足據。二妃生于翼，釐降于嬀汭，婦儀不出於閨壼，若之何而南浮于湘也？

《檀弓》曰：「舜葬于蒼梧之野，二妃未從。」鄭氏釋之曰：「舜征有苗而死，因留以葬。」王逸爲《楚詞》註，亦援其説，以爲二女從而不反，道死于沅湘，長爲湘君，次爲湘夫人。逸不思記禮出於漢儒附會之辭，漢儒若王充者亦以不實。況《舜典》自有成説，舜生三十而後召用，歷試三載而後攝政，苗民弗率，命禹徂征，以至竄三苗于三危，皆在攝政之初。凡攝政二十有八載，又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其間相去七八十載之久，與征苗不相涉，烏有征苗而死之事？又《舜典》言「陟方乃死」，本無南方之説，孔氏乃言南方征守，死于蒼梧之野，所以啓後代紛紛之論。劉向傳列女，遂謂二妃亦死于江湖之間。以時考之，是時二妃各百餘歲，舜亦百一十歲，謂耄期倦勤之後，舜及二妃遠適要荒，豈其然乎？唐儒韓退之深以爲疑，援《竹書紀年》以陟爲昇，後代多以小疵辨之。繼言以道終，則大體甚正，毋庸佗議。先正司馬公亦有「薦禹爲天子，誰肯復南征」之句。公非苟作者，嘗考之《孟子》曰：「舜遷于負夏，卒于鳴條。」鳴條屬東夷，而蒼梧在衡山之極南，烏可認陟方爲南方而謂遠葬于極南之地？孟子去古未遠，其説可信，彼異論者不攻而自破。然則二妃廟于黄陵者何所從始？曰舜征南嶽，千載而下，民思其德，凡聲教所暨，有嚴廟貌，二妃亦與，故其神通隱顯，所在皆著，此黄陵所以廟也。賢方伯以大臣分閫，注意祠事，侯能興舊起廢，以示風化，寧容譎怪荒誕之説得以厚誣天下，余故不得不爲之考明焉。猗歟休哉！神游帝旁，廟峙三湘。昭

宣靈光，驅除孽殃。化荒爲穰，易沴爲祥。江波不揚，蛟龍遁藏。神用降康，厥功孔彰。輒述二妃，廟祀之詳，俾湘民祠之而不忘。

杜甫《黃陵題詠》：肅肅湘妃廟，空墻碧水春。蟲書玉佩蘚，燕舞翠帷塵。晚泊登汀樹，微馨借渚蘋。蒼梧恨不盡，染淚在叢筠。又：百丈牽江色，孤舟泛日斜。興來猶杖屨，目斷更雲沙。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絶地，萬古一長嗟。

韓愈：郡城朝解纜，江岸暮依村。二女竹上淚，孤臣水底魂。雙雙歸蟄燕，一一叫羣猿。回首那能語，空看別袖飜。

劉禹錫：湘水流，湘水流，九疑雲物至今愁。君問二妃何處所，零陵香草露中秋。

斑竹枝，斑竹枝，淚痕點滴寄相思。楚客欲聽瑶瑟怨，瀟湘深夜月明時。

李賀：筠竹千年老不死，長伴素娥蓋湘水。蠻娘吟弄滿寒空，九山靜綠淚花紅。離鸞別鳳烟梧中，巫雲蜀雨遥相通。幽愁秋氣上青楓，涼夜吹，波間吟古龍。

李頎：沅上秋草色，蒼蒼堯女祠。無人見精魄，萬古寒猿悲。桂水身没遠，椒漿神降時。回風迎赤豹，飈雨驟文螭。受命出炎海，焚香徵楚詞。乘驄感遺跡，一弔湘水湄。

郎士元：蛾眉對湘水，遥哭蒼梧山。萬乘既已没，孤舟誰忍還。至今楚山上，猶有淚痕斑。南有岑陽路，渺渺多新愁。桂酒神降時，回風江上秋。彩雲忽無處，碧水空安流。

劉言史：夷女採山蕉，緝紗度江水。野花滿髻粧色新，閑歌曖迺深峽裏。曖迺知從何處生，當時泣舜腸斷聲。翠華寂莫嬋娟没，野草空餘紅淚情。青煙冥冥覆杉桂，崖壁參天風雨細。昔人幽恨此地遺，緑芳紅艷含愁姿。清猨未盡鼯鼠切，淚水流到湘妃祠。北人莫作瀟湘游，九疑雲入蒼梧愁。

王真白：舜欲省蠻陬，南巡非逸遊。九山沉白日，二女泣滄洲。目極楚雲斷，恨深湘水流。至今聞鼓瑟，嗚咽不勝愁。

李璧：南雲哭重華，水死悲二女。天邊九點黛，白骨迷處所。朦朧波上瑟，清夜降北渚。萬古一雙魂，飄飄在煙雨。小哀洲北渚雲邊，二女明裝共儼然。野廟向江空寂寂，古碑無字草芊芊。東風近墓吹芳芷，落日深山哭杜鵑。猶似含顰望巡狩，九疑凝黛隔湘川。

高孤：渺渺三湘萬里程，淚篁出石助芳貞。孤雲目斷蒼梧野，不得攀梧到玉京。碧杜紅蘅縹渺香，水絲彈月夢清涼。峰巒一一俱相似，九處堪疑百斷腸。少將風月怨平湖，見盡扶桑水到枯。相約杏花壇上去，朱欄紅紫鬬樗蒲。

陳羽：二妃愁處雲沉沉，二妃泣處湘江深。商人酒滴廟前草，蕭颯風生斑竹林。

趙嘏：湘娥不葬九疑雲，楚水連天坐憶君。惟有啼烏舊名在，忍教嗚咽夜長聞。

宋白：重瞳天子狩南荒，二女音容已渺茫。靜聽瑶琴當皓月，再聞珠淚洒幽篁。松愁老鶴清無夢，水映踈螢冷放光。一夜遼遼千古意，香魂依約遶瀟湘。

李白：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天南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

唐庚：古古今今路，朝朝暮暮行。橘林香處飯，杉木翠邊程。山帶湘靈慘，川含楚些清。江湖無限句，遷客要才情。

畢田：玉輦南巡去不還，翠娥望斷楚雲間。波寒剩寫哀絃怨，雲冷偏滋淚篠斑。一水盈盈傷遠目，九峰嶁嶁慘愁顏。荒洲千古凄凉地，半掩空祠向暮山。

陶弼：溪上龍蛇屋，蕭條帝子祠。竹痕當日淚，山色後人疑。仙服霞留綺，新裝月印眉。楚民亡水旱，簫鼓謝神禧。

石湖范成大：湘山中間湘江横，菉蘋葉齊春漲生，盤渦沄沄去無聲。吾乘桂舟泝中濡，揚波擊汰雙櫓獰，轆轤引笮如牛鳴。篙師絶叫畫鼓轟，潛龍跳奔乳猿驚。暖煙浮空晝曹騰，山長水遠天無情。吹簫拊瑟吊湘靈，水妃風馭繽來迎，問客良苦遠征行。昨日斧鉞下青冥。

丞相李邦彦：湘江如鑑山如圍，有祠如翼臨清漪。虞妃懿節儼如在，翠珉數尺鑱英祠。蒼梧杳靄迷遐躅，晚雲愁入脩眉緑。薰風不動五絃空，清血斑斑在山竹。丹心如日神

敢欺，摳衣下拜安所祈。潯江不及潮陽好，此行請效黃陵禱。

侍郎史正志：玉馭蒼梧去不還，淚痕洒竹尚斑斑。空傳朱瑟流幽怨，謾許明珠解佩還。廟塑湘妃少女容，誰知百歲奉重瞳。從今好事詩騷客，莊肅當存念慮中。直方誰似退之賢，過廟當時禱亦虔。徼福乞靈旋有助，傾囊十萬出私錢。

楊傑：黃陵二妃廟，客過動愁顏。湘水有時盡，帝車何日還。血斑千畝竹，魂斷九疑山。欲問蒼梧事，白雲生棟間。

丞相李綱：湘妃廟貌枕江湄，不見當年鼓瑟時。玉珮風搖雲苒苒，翠帷煙濕草離離。凄涼清淚留斑竹，寂寞深林叫子規。斷簡遺編杳難考，無人爲立退之碑。

侍郎孔武仲：盤空鳥鵲噪叢祠，船人行人半起時。殘月朧朧傾島嶼，南風嫋嫋透旌旗。開帆便欲日千里，別廟仍澆酒一巵。岸芷洲蘭俱可薦，新聲飜入《九歌》詞。

張孝祥：百世黃陵廟，凄涼屋數間。只憐斑斑楚竹，那憶赭湘山。訪古韓碑在，徵歌楚些閑。虞嬪更堯女，莫作水僊斑。

御史周謂：代變時遷事迹存，見來誰不暗消魂。上程此日湘江過，依舊脩篁有淚痕。

梅堯臣：劈竹兩分張，情知無合理。織作湘紋簟，依然淚花紫。淚花雖復合，疑岫幾千里。欲識舜娥悲，無窮似湘水。

刺史張芸叟：簫韶不返九疑愁，雙鳳追思楚水秋。褘翟飄搖摧畫壁，珮環零落掛簾鈎。春深蘭芷供香案，日暮烏鳶送客舟。自是江湖清絕處，後人憔悴寫離憂。

胡廷真：瀕江誰立湘妃廟，後世人知帝舜功。千古香魂渺如在，一川芳草恨無窮。浪花穩泛瓊樓月，木葉輕搖寶瑟風。唯有鄉人重懷古，年年釃酒報時豐。

周炎：卧隨流水下煙汀，暫泊扁舟謁廟靈。古屋淒涼庭不掃，斷碑漫滅户空扃。林藏宿鳥春聲好，潭躍金鱗夜氣腥。簫鼓送神人去後，滿江莎草自青青。

王遵：帝子當年恨幾多，楚山千疊鬱嵯峩。鶴駕雲輧去不迴，空遺廟貌古山隈。鐵心石骨昌黎伯，也向黄陵擲珓杯。淚痕點滴留斑竹，寶瑟悲涼隔素波。嬀汭舊存虞史載，蒼梧誰證汲書訛。淒涼弔古堪傷處，那更瀟湘接汨羅。

楊萬里：古祠蕭瑟淺山傍，目極平沙鴈落行。霜後寒波洲吐尾，蘆花十里雪茫茫。

陳舜振：明月輝在天，落日光轉地。天維地軸千萬年，粉篁尚有春風淚。蒼梧茫茫九疑高，湘江之水多怒濤。衫衣不御琴絃絶，黄陵廟前碑已裂。春禽啼，秋葉飛，行人舟檝去復返，虞舜南巡胡不歸。

黄彦文：瀟湘江頭三月春，柳條弄日摇黄金。鷓鴣一聲在何許，黄陵廟前煙靄深。丹青欲畫無好手，穩提玉勒況今久。馬蹄不爲行客留，心掛長林屢回首。

王大初：冷落黃陵廟，吁嗟帝子留。猩鼯叫雲木，簫鼓奠芳洲。聚散真難得，古今同一愁。三湘容易過，天暝欲維舟。

白與時：兩妃作配從南巡，死有英魂福萬靈。千里洞庭崇廟貌，四時佳氣鎖林扃。祠荒月淡魚龍躍，水落沙平草木腥。鼓瑟清音今寂寂，空餘雲外數峰青。

林采：艤棹黃陵岸，虔趨帝女祠。奠椒隨楚俗，拂石讀韓碑。北渚來何遠，南巡事莫追。淒然鼓靈瑟，起舞想馮夷。

知縣趙希鄂：悵望鑾輿不復還，令人疑盡九疑山。朱絃一斷《南風操》，粉淚長留楚竹斑。往事悠悠流水去，空祠寂寂暮雲閑。客情吊古多悲恨，趣理歸舟遡碧灣。

賈誼《弔屈文》：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廼隕厥身。於戲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翺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若先生，獨離此咎兮。訝曰：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淵潛以自珍。偃蟜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

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煇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遥矰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污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横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蕭振作《重脩廟記》：噫，楚懷失道，遠君子而近小人；靳尚讒言，興浮雲而蔽白日。子也含冤靡訴，抱直無歸，叩閽而天且何言，去國而人皆不弔。徘徊澤畔，顧頴江濱，吟貝錦以空悲，佩崇蘭而自諭。雲裝雨駕，東皇君忽爾來游；歛衽端蓍，鄭詹尹於焉靡説。懷忠履潔，憂國愛君，驚禽而徒欲遶枝，弃婦而豈忘廻首。《離騷》詠盡，不廻時主之心；靈璅長辭，竟葬江魚之腹。救溺之蘭橈競逐，招魂之角黍争投。寒爲午日之風，播作三閭之事。式瞻遺廟，尚巋崇基，綿歲月以斯多，黯精靈而未歇。然即金鋪零落，蘭橑摧頹，蝸涎全染於杏梁，蟲蠹半穿於桂柱。苔生玉座，塵壓珠簾，蓬蒿漸蔽於軒楹，風雨垂侵於像設。我太尉中書令楚王，道惟濟物，德必通神，思闕政而咸脩，想忠魂而有感。況靈符禱請，事著聰明，能資上相之兵威，克靖二兇之沴氣，遂得拜章上請，疏爵遥封。爰旌感應之功，是錫昭靈之號。相府乃減浄財於厚禄，模大壯於遺祠。規圓矩方，上棟下宇。華榱錦簇，將日曜而月暉；彩檻帶縈，或龍盤而獸走。飛檐鳥企，瑶砌砭平，靈官與鬼將争趨，海若共波神並侍。陰風暝起，應朝澤國之靈；落月春深，但哭巴山之鳥。前依積水，迥壓高丘，占形勝於

一隅，奠馨香於萬古。其或征人輟棹，歸客憑軒，當洞庭木落之初，是枉渚波生之後。千聲鼓枻，猶傳濯足之歌；一紙沉書，曾吊懷沙之恨。風急始知於草勁，火炎方辨於玉真。當時之瓦釜雖鳴，異代之桐珪忽及。況重新廟貌，光被綸言，固可以大刷幽靈，全攄憤氣。想直躬而若在，披遺像以如生。爰終結構之功，欲紀經營之跡。豈期嚴命，猥及下寮。振道愧譚賓，名參霸府。居唯代舍，歸來敢歎於無魚；地實長沙，日晚誰驚於有鵩。從軍稍暇，訪古多懷，正吟招屈之辭，忽捧受辛之旨。勒他山之翠琰，序有土之殊功。風聲永播於無窮，追琢便期於不朽。何人讀罷，起三十里之沉思；今日斐然，慙二百年之述作。直書盛跡，用告將來。

唐蔣防《廟記》：噫，日月明而忠賢生，日月翳而忠賢斃。明翳其天耶，非耶？其數耶，非耶？將適然耶，非耶？且自昔抱大忠而生、抱大忠而死者，亦何可勝言。雖天傾地摇，山折川竭，猶可得而評論焉。及至軒轅氏之天，以道爲日月，無明翳之變，故風后、力牧得適其材焉。帝堯氏之天，以德爲日月，無生斃之數，故羲和氏、百工之徒得信其用焉。帝舜氏之天，以仁爲日月，無虧盈之節，故十六族得弘其理焉。大禹氏之天，以公爲日月，無氛霧之蔽，故臯陶、稷、禼之臣得專其任焉。殷湯氏之天，以信爲日月，不皦不昧，故伊尹得符其志焉。文王氏之天，以心爲日月，無薄蝕之變，故周、召之倫得張其化焉。我大唐氏之天，

以政爲日月，故房、杜、魏徵得盡其訏謨焉。其餘上自列國，下逮周、隋，或以耳目爲日月，或以左右爲日月，一明一翳，非天之所爲也，非地之所爲也，故萇弘辟，伍員梟，范蠡、魯連去，徐衍負石，三閭懷沙，良可痛哉。然三閭者，以大忠而揭大文，沉吟鬱澤，哀興褒貶，六經同風。至宋玉、景差皆弟子也，況吾黨哉。唐文宗太和二年春，防奉命宜春抵湘陰，歇帆西渚。邑宰馬摶謂予曰：「三閭之墳，有碑無文，豈前賢缺歟？」又曰：「俗以三閭投汨水而殞，所葬者招魂也，常所惑焉。按圖經，汨，冬水二尺，夏九尺，則爲大水也。古之與今，其汨不甚異也。又楚人惜三閭之才，閔三閭之死，舟馳檝驟，至今爲俗。安有尋常之水而失其遺骸哉？安有不睹其骸而知其懷沙哉？但以楚祠有小大招魂，後人憑而穿鑿，不足徵也。」愚則以爲三閭魂歸於泉，尸歸於墳，靈歸於祠，爲其實。郡守東海徐希仁洎馬摶以予常學古道，熟君臣至理之義，請述始終符契，以廣忠賢之業云。於戲！後代知予者以此，罪予者以此。文曰：屈碑立兮，讒人泣兮。屈碑摧兮，讒人咍兮。碑兮碑兮，汨之隗兮。天高地闊，孤魂魄兮。

王定民《書碑陰》：人之于死，一也。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有義有命而已。古者忠臣烈士，道不行于我，而忠義欲感動于其君，不能偷生苟容，甘同殞于大辱。當是時，死重而生輕，與夫自經于溝瀆而人莫之知異矣。楚之屈原，於懷王爲同姓，博聞彊志，明于治

亂之要，議事出號，王之所任實厚於是。同列爭寵而害其能者，上官大夫之譖。至憲令，國之大權，而君委之於我，信也。成于我而行于君，猶有漏言失身之禍。未成而詎奪其闕文，忠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不能使之無怨。怨生于親，親之過大而不怨，蓋人子之不可譏，謂之不孝，屈平以人子之于親，而怨其君，可怨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馬遷猶以爲自怨，豈怨其讒而不怨其聽讒歟？抑讒不足以怨，而以身之不見信而怨歟？懷沙而投於江流，湍疾救晚而失其骸，皆不見疑也，與申徒狄負石何以異？而蔣防于此疑之，是疑其無有也。湘人思之，招魂而葬，于是墓起于江之干。葬能藏其棺衾而不見貌，于是有廟以祭之，祭以思其貌。邑有廟者三，以見湘人思之多也。平以君見疑而死，死之遠。防爲文于唐，又以死爲疑，是重平之不幸也。夫詠其事之實，莫如鄉人。余居于亳之澳，此知爲澳。至徐之沛，過宿之虹，然後知爲沛爲虹。余緝圖經，至此說其疑，附于防之後。

端明大參高定子《新脩汨羅廟記》：以道殉身者，不能以道而殉人。殺身成仁者，不肯求生以害仁。忠臣志士，遭時不逢，忠不售而讒興，乃至舍人所甚欲而取甚惡，傷哉，其清烈公三閭屈大夫之湛身乎！天台胡嘉明仲宰湘陰之明年，教孚訟理，賦平役簡，歸廢張怠，不擾而政具舉，遺予書曰：「公祠在吾境內，歲久不治。余弔汨羅之沉爽，盡然傷之曰：九州博大，而公之死矢靡他，謂吾同姓卿也，不敢與朝秦暮楚者齒。生忠於國，没潔其身。葺

祠揭虔，君盍爲公識之。公生于孟後荀前，先儒謂其有功於《詩》亡《春秋》之繼，此特以遭騷作詞貴重公耳，抑末也，舍大節不論，何哉？公仕楚，以懷王親信，故來讒口斥去。然忠確一誠，猶冀王一悟，則宗國可以固存。忠不見報，亂是用餤。卒之懷王入秦不返，襄王承之，相望一轍矣。嗟乎，左右皆薛居州，則王誰與爲不善。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懷王既無明遠之見，不察譖愬之行，使積讒群諑得以蔽美醜正。獨行睘睘，公得遂其忠君愛國之心乎？靈修數化，居無常矣。重華不可悟，生不辰矣。公雖不獲乎上，儻左右爲先游，則王庶幾改之。今高丘無女，則在高位者既無賢，蘭委美而從俗，椒亦專佞而流從，則當時可恃者又不可以據。荃革心化而爲茅，芳草直爲蕭艾，則衆芳蕪穢，皆不能不爲俗所移矣。昵比而椒蘭充幃，滋蔓而蘅蕙蔬施盈室。草木皆吾臭味，而淪胥流失，曾無一爲公地。生斯世也，莫有知報忠之分義，而時君亦以國斃身亡爲懼。公至是始不過欲依彭咸之遺則，特以死自許耳。終不免從彭咸所居，則忍於永訣焉。殉不離道，死不害仁，決爲汨羅一沉而不悔。公豈不知禮義之中而爲是哉，佞生之辱，直死之榮，公不得已也。公不沽其爲榮而人榮之，廟祀尸祝，昭質不泯。在吾土地，敢不敬恭。」明仲恢廟壖故址而新之，其知所當事矣。嗟夫，教化之行，進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民彝好德，天賦寧有厚薄？而王乃信讒不聖，使户服艾而衆好朋，獨有一賢而不之容。

性近習遠，亂亡相尋，可畏哉。廟成當考，明仲既索予記其事矣，請繫以詩而送迎神。予因復明仲曰：「昔予同產弟鶴山魏了翁過歸鄉沱祠，作詩以紓公憤，深得發潛誅姦之意。子出其門，必嘗與聞，裁爲之歌，神或享之。」明仲謂予言是，盍歌之。乃歌曰：人生同而氣稟異，不與俗靡兮爲君子。嗟若椒蘭兮公屬意，騷中與歌首兮蘭必以椒對。謂椒不芳兮蘭不可佩，蓋言混凡草而殊臭味。何歲移月改而變其始，蘭豈王子蘭爲可恃，椒豈大夫椒爲同類。椒蘭曷爲而委厥美，騷以芷蕙而混名氏。託之微詞而無怨誹，猶冀不化艾蕭而化爲芷。椒蘭信芳而俗與靡，迨其習成兮甘蕪穢。不容一賢而寧以宗國斃，國人傷公廟而祀，歌以送迎神醉止。

鶴山魏了翁《新脩汨羅廟歌》：鸞皇棲高梧，那能廟鴟梟。椒蘭自昭質，不肯化艾蕭。人生同一氣，初有善不善。一爲君子歸，寧受流俗變。云何屈大夫，屬意椒蘭芳。蘭皋並椒丘，蘭籍薦椒醬。騷中與歌首，蘭必以椒對。謂椒其不芳，謂蘭不可佩。此言混凡草，臭味自爾殊。亡何歲時改，二物一變初。以蘭爲可恃，委美而從俗。椒亦佞且慆，干進而務入。椒蘭信芳草，氣質自堅好。胡爲壞於廷，晚節不可保。意者王子蘭，與夫大夫椒，始亦稍自異，久之竟蕭條。迨其習成性，甘心受蕪穢。不肯容一原，寧以宗國斃。禹、皋於共、鯀，旦、封與鮮、度，同根復並生，何嘗改其故。原非不知人，觀人亦多塗。治朝中可上，亂

世賢亦愚。況原周姓卿，義有不可去。所望於兄弟，謂其猶可據。我本兄弟女，孰知胡越乎。以是觀《離騷》，庶幾原心乎。或云芷蕙等，豈必皆名氏。騷者詩之餘，毋以詞害意。仲尼作《春秋》，定、哀多微詞。楚之嬖小臣，況意有不知。此詩係過歸鄉沱祠下所作，前《記》用以爲歌，故併載之。

胡嘉《經理汨羅廟記》：按《史記》屈原遭讒放逐，作《懷沙》賦，自投汨羅以死。註云：「汨水在羅，故曰汨羅。」又云：「長沙有汨羅縣，北帶汨水。」湘陰，古羅子國也，則汨羅在湘陰，不在他縣，有曰在寧鄉者非也。以志考之，縣北五十里爲汨羅江，原之正廟故冢在焉。好古君子，顧瞻徘徊，未有不加封殖以無忘其忠者。嘉東浙儒生，幼讀《離騷》，企想遐躅，謂安得訪汨羅之濱，握蘭芷之香，持斗酒以酹英魂乎？脫選得邑，不圖獲遂斯願。始至之日，固有以廟地當正、廟宇當新爲告者。事方倥偬，條理未就，姑少需焉。既而繙閱公牘，採聽輿論，乃知窘閏餘之厄，困尺蠖之屈，浩有年歲，不容不疾治而亟圖之。遂委寓公屬士友，聯騎相度，歸以語嘉曰：兩山對峙，一水縈紆，是爲汨羅。其右爲廟，其左爲冢。廟之棟宇將摧，冢之荆榛如没。羣木在山，枯者可因之以爲材，生者可籍之以貽後。至於豪民削碑刻以泯故實，貪土地而包隴畝，張主維持，皆君之責。嘉矍然曰：「雖不材，敢不殫力負荷。爰檄藍田王君錡任歸彊之事，命僧與士人董建廟之役。於是詰姦辨方而執其領，鳩

工聚材而圖其新。入深十三丈有奇，橫廣九丈有奇，此廟之基地然也。廟前東向爲丈六十有五，南向爲丈一百二十，西向爲丈一百二十有六，西南隅爲丈一百三十有八，西北隅爲丈二百五十有三，皆起於滴水，止於界石，詳載之圖志，則地之已侵者歸矣。自正廟、寢室、廊廡、拜亭、門屋，凡二十五間。又結庵以居焚獻者，架橋以便往來者。縻錢三十萬，取給於枯木之餘，縣助其不足。七月戊申興役，迨九月下澣畢手，則廟之將摧者興矣。自天至兄，凡三百五十五號爲廟木，自弟至甲，凡六百五十有三號爲墳木，標釘有牌，紀載有籍，則兩山之木而枚而數矣。噫嘻，殖殖新阡，克復青氊。有畝可蕙，有畹可蘭。擷芳挹潤，于以盤旋。巍巍祠宇，足蔽風雨。桂醑其馨，荷衣其楚。乘鸞駕鶴，于以來處。古木維喬，聳壑昂霄。斧斤不入，民無敢樵。休陰息影，于以逍遙。疊是三者，經理古意，大略槩見。若冢前之祠頹毁，冢外之地侵據，又將次第舉行之。朝思夕念，盡瘁竭勞，亦求以無負於公而已。雖然，人之負公不特是也。稽之《武陵志》，則錫號清烈，進侯爵而爲公者久矣。邑以侯稱猶故，茲迺正名位，新扁額，瓣香昭白，神必聽之。厄者漸舒，屈者粗伸，忠魂耿耿，萬古如生。其當以疇昔之愛君者愛斯民，則民被公之福爲無窮，所以報公者亦無窮。廟食百里，其將來永不替歟。鋪叙甫既，復取其傳讀之。公之繫心懷王而顧睠其宗國者，不以讒間阻，不以疏遠廢。方上官之譖得行，此身已不能安于王之左右，而張儀之殺

既諫之，秦國之會又諫之。王不一寤，繼以頃襄卒遷之江南，以成百身不可贖之恨。殺身成仁，公固無憾，而楚則可哀也。太史公曰：「懷王兵挫地削，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信哉！予故併討論其事，以彰我公之盛心，以寓後世之深戒云。

《重脩縣西行祠記》：清烈公正廟在南陽汨羅江。行祠三，一磊石，一菱子市，一縣西。汨羅正廟，傾圮弗支。磊石行祠，侵削非曩。嘉盡瘁經理，竭心釐正，皆捨舊而新是圖。其在縣者，始至奠謁，入其門，草萊没膝；循其廊，棟宇將壓；瞻其像，風雨剥蝕；闖其址，波濤吞齒。凜乎朝不謀夕之憂，乃喟然嘆曰：「是考是度，予責弗可緩。」踰年遷于廣照之東，因地於寺，因材之堅好而易其朽腐，因肖貌之已設而施黼藻，因面向之西而疎竹通河。宇妥而不峻，墻素而不雕，椽斲而不塗，堦夷而不級，大槩取其縝密牢固，悠久難壞。經始於六月己巳，落成於九月。爲屋九間，縻錢十萬。梅仙從事、趙善蕖實董其役。聞之父老，祠舊在廣照前，嘉定癸未邑宰林岡易黄氏地移建縣西，至是復歸之寺。蓋祠寺密邇，晨香夕燈，僧洒掃以時，公之英靈庶幾乘風御氣，駕鸞鳳而來歟。楚節彝儀，每于行祀而不于正廟。予謂捨正廟而致敬於所寓，非禮也。甲辰端陽，始持瓣香，屬寨官伸一酹之誠於汨羅，揭爲定式，所以慰藉忠魂，興起衆聽。行祠舊貫，仍並舉而不廢。脩建迄事，將記歲月于堅珉，併書其悉，貽諸後人，勿替此意。雖然，商之比干以諫而死，寥寥千載，繼希闊不可蹈常

之高躅，公一人而已。自漢至唐，文人才士讀《離騷》之詞而起敬，談懷沙之事而興慨者，蓋以直氣干雲霄，義風隘宇宙，殺身成仁，廉貪立懦。天地無終窮，公之節槩亦與之無終窮耳。若夫易操於貝錦之成，變色於棘蠅之止，依阿媕婀，苟容於世，則誦公之文，拜公之祠，寧不顏厚十甲。噫，珮携蘭芷，裁製芰荷。湘江東注，砥柱頹波。江流可竭，忠不可磨。

《重脩磊石行祠記》：事之興廢在時，而亦有數焉。時與數偶，舉而措之，雖難而易；時與數乖，則動輒齟齬，易亦難矣。是皆關乎天運之推移，非人力所能預也。自乾坤奠位，日月著明，以忠而殺身成名者，三閭清烈公，表表霄壤間。懷沙之恨無窮，招魂之祀不廢。楚懷迄今，千有餘載，錫寵號而旌泉扃，舉義貲而新廟貌，固非一人。其祠之在磊石者，實馬殷捐金以重脩，蕭振磨松而作記。今讀其記，有曰：「前依積水，迥壓高丘，占形勝於一隅，奠馨香於萬古。」則彊界未嘗不廣袤也。又曰：「規圓矩方，上棟下宇。華榱錦簇，將日耀而月暉；彩檻帶縈，或龍盤而獸走。」則祠未嘗不壯麗也。蓋自維持之意不堅，奸猾之計得逞。懷吞并之心者，奄有其地不之恤；肆凌鑠之志者，傾覆其廟不之顧。於是廣袤者削，壯麗者隳。甚至委蕭碑於荒郊，遷神像于陋屋，設符券以實其妄，治墳宅以據其所，欺公法而忘陰譴，旁若無人。靈祠氣脈，僅不絶如綫。此識者爲之拂膺，議者不能緘諸口也。嘉叨恩試邑，適在行吟之邦。覩遐迹而興懷，慨遺忠而抵掌，凡可以效振起之力者，挾山超

海，靡或憚勞。故南陽正廟，刻意經理；縣西行祠，竭誠改創。而磊石香火，廢壞莫支，因詞牒之來檄，委寮佐躬爲料理。神奪豪民之氣而褫其魄，俯首聽命。摽釘界止，地之已侵者漸歸；承認建造，廟之垂泯者復興。步驟規畫，雖未盡還舊觀，尚庶幾無負於清烈。磊石距南陽纔踰一舍，英魂義氣凜凜如生。想夫乘鶴駕之蹁躚，擁雲旂之蔽芾，揖東皇而從彭咸，翺翔兩地間，則其瞻所居之新美，履其畝之縱橫，知時與數之適偶，亦將開一笑於冥冥矣。予既任其事，懼來者無所考據，不揆劣材，鋪陳顛末，勒之堅珉。若好古君子，與我同志，有隆無替，清烈公之幸也，湘陰百里之望也。

顏延年《祝文》：湘州刺史，吴郡張邵，恭承帝命，建旟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佩之浦。弭節羅潭，艤舟汨渚，乃遣户曹椽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蘭薰而摧，玉貞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時之缺。温風迨時，飛霜急節。嬴芈遘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蔑椒蘭。身絶郢闕，跡徧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鸞。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芬，實穎實發。望汨心欷，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黄君陳：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楚三閭大夫忠潔侯之神：去歲旱暵，禾稼幾至盡槁。君陳職忝字育，撫救無術，用是再禱于神。神享其衷，立霈時雨，崇朝霶霈，至足而後已。民免阻飢，神之所賜。仰思大惠，豈敢弭忘。惟神以義事君，以忠潔槩世，千古之下，

又能福芘斯民，是宜嚴邃廟貌，振顯功德，俾民承事不怠，名播於無窮。然而祠宇久毀，大不稱靈明，故以其事而告于郡帥，求建新祠。郡帥又因以其事而表于朝廷，乞崇封號。今奉明命，爵神曰忠潔，謹具吉日，備禮告成祠下。褒嘉之意，具于訓辭。其鑒之，尚饗。

晦庵朱熹文：惟神爲國忠謀，遭讒見逐。行吟憔悴，厥有《離騷》。懷沙自沉，粤在湘水。建祠錫號，帝有愍書。吏惰不供，神用弗宇。乃今脩奉，亦既訖功。敢擇雲辰，敬陳椒糈。惟神降鑒，永奠厥居。

西山真德秀文：德秀之後先生也，蓋千有餘祀，而於《離騷》《九章》，一讀一興歎焉。甚哉，先生之忠於國也。世降俗末，媚佞成風，過其祠者，可以泚厥顙矣。德秀雖無似，願師其人於千載之上。視事之始，敢不告虔。履潔含忠，益當自勉。

胡嘉言：侯抱忠貞而不遇兮，嗟無路以叩閽。困行吟於澤畔兮，志於邑而莫伸。託《離騷》以紓懷兮，慨想乎唐虞之君。處濁世而若浼兮，甘俎豆於江神。葬魚腹而不悔兮，播千古之清芬。惟懷沙之遺俗兮，迄流傳於楚人。歲蒲節之來臨兮，潔瓣香而招魂。伊南陽之故里兮，祠妥靈而若存。界一江之相望兮，墓木拱而輪囷。昔彊界之廣袤兮，窘侵攘之紛紜。孰釐正而使歸兮，量予力而微單。欲東走於長安兮，言懼卑而莫聞。惕朝思而夕念兮，莫慰侯於九原。薦菲奠於正祠兮，擷澗沼之蘋蘩。希御風而下降兮，鑒予意之勤拳。

韓愈《題詠》：猿愁魚躍水翻波，千古流傳是汨羅。蘋藻滿盤無處奠，空聞漁父扣船歌。

柳宗元作：南來不作楚臣悲，重入脩門自有期。爲報春風汨羅道，莫將波浪枉明時。

張耒作：楚國茫茫盡醉人，獨醒惟有一靈均。哺糟更使同流俗，漁父由來亦不仁。

戴叔倫作：沅湘流不盡，屈子愁何深。日暮西風起，蕭蕭風樹林。

朱行中作：委命仇讎事可知，章華荆棘國人悲。恨公無壽如金石，不見秦嬰係頸時。

張孝祥作：伍君爲濤頭，妬婦名何津。那知屈大夫，亦作主水神。我識大夫公，自託肺腑親。獨醒梗群昏，聚臭醜一薰。瀝血摧心肝，懷襄如不聞。已矣無奈何，質之雲中君。天門開九重，帝曰哀汝勤。狹世非汝留，賜汝班列真。司命馳先驅，太乙諏吉辰。翩然乘回風，脱迹此水濱。朱宮紫貝闕，冠珮儼以珍。宓妃與娥女，脩潔充下陳。至今幾千年，玉顏凜如新。楚人殊不知，謂公果沉淪。年年作端午，兒戲公應嗔。

樽齋曾豐作：彭蠡澤南地，祝融峰上天。其洪無擇物，所褊不容賢。湘水恨歸處，衡雲愁到邊。勇哉輸一死，死日勝生年。

文彥博作：楚澤荃蘅盡化蓬，自須高謝脱池籠。從知鴆鳥真無賴，猶使瑶臺問有娀。

張詠作：楚王不識聖人風，縱有英賢志少通。可惜靈均好才術，一身虚死亂羅中。

司馬光作：白玉徒爲潔，幽蘭未謂芳。窮羞事令尹，踈不忘懷王。冤骨銷寒渚，忠魂失舊鄉。空餘《楚辭》在，猶與日争光。

鄒季倫作：汨江五月雲水愁，千人萬人思忠侯。侯之忠兮貫日月，侯之憤兮衝斗牛。休休休，自古忠良難獻謀。冰雪滿胸雖凛凛，片言不悟當回頭。我獨醒，衆皆醉，拏舟不用金章貴。李杜英魂忽此遊，三仙共跨黄龍去。

潛齋魏良臣作：清白聲華正直風，數千餘載譽增隆。侯封忠潔縉紳外，廟立汨羅煙靄中。新宇有功脩已頓，舊碑無字讀難窮。他年我若官湘楚，願採遺言問釣翁。

彭淮作：玉壺清鎖寒江色，兩岸菰蒲風索索。白雲紅樹古今愁，青山遠水《離騷》國。瓣香來吊大夫魂，口不能言空嘖嘖。魂之生兮世莫容，骯髒一身天地窄。脩門一去不復返，正坐椒蘭在君側。或乘玉鳳昇重雲，或採芙蓉搴木末。綿心緒，謾多思，戀逐彭咸歸楚澤。魂之去兮二千載，凛凛照人霜月白。空令兒輩擷芳華，吟到《大招》呼不得。依然欸乃聽漁父，愁殺三閭孤憤客。當時黑白不可辨，今日丹青俱有赫。吴山煙鎖子胥祠，汨羅水遶三閭宅。

不知名氏：蒼藤古木幾經春，舊祀祠堂小水濱。行客謾陳三奠酒，大夫元是獨醒人。

縣丞趙彦政作：所歷登臨盡，愁新屈子居。青脩一嶂遠，紅蓼幾花踈。直節乾坤外，

騷文雅頌餘。殷勤酹江月，生氣凜如初。

知縣趙希鄂作：懷沙一死固堪傷，千載脩名寔未亡。舉國無人君不悟，斯文有幸日爭光。讒言枉以艾蕭惡，正論終歸蘭芷香。解印欲辭羅水去，秖傾羅水奠離觴。

提刑許晟大作：白鶴真人朝玉京，故留仙屬鎮山精。時人却道投潭死，不得其平所以鳴。

侍郎王容作《誥詞·孚應記》：鐘景辰少孫爲余言孚應廟之異。問其立廟之所，曰：距湘陰縣六十里，有山曰白鶴，山頂有泉下注，而東出于洞口，是爲鳴水之潭，廟實居之。問其所祀之神，曰：晉太康中有陶淡者，拔宅昇天。其媚劉氏偶游它所，歸而悵恨，自沉于潭。土人憫之，因爲立廟，號鳴水府君。父老之傳云爾。問其廟食之故，曰：靈應尚矣，請言其近。歲在壬寅，吏民禱雨，隨即滂沛。辛亥、乙卯以及丙辰，皆常苦旱，亦獲響荅。廟食不絶，實由於此。問其賜額之因，曰：縣之士人張廷老，免解進士鄧炳、楊九思等，列靈應之狀，上于本路轉運司，運司遣官覈實，而上于朝，朝廷下禮部太常寺，復請于上。久而命未頒，鄉人龔輿宰萍鄉，專吏馳逐，而始賜今額。余曰：有是哉，是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而曰神者耶？是能禦大菑，捍大患，亦宜祀者耶？其廟宜，其賜額亦宜。少孫曰：子以爲宜矣，盍記之以永廟食而迎神休乎？余曰：諾哉。因爲記其始末而未畢也。既數月矣，

少孫訪余曰：吾偶得一夢，夢若至白鶴，有碑焉，視之闕其半，是何祥邪？余驚曰：吾涉筆久，已草其半而偶未脫藁，而神已知之耶？夫能拯民水旱之菑，以福于一方，而達于上，以載諸祀典，而又能出異夢，以驚動人之耳目，是謂神已。書之石以章夫神之靈，以慰夫民之心，且使後之人有考焉。

河内盧載作《觀記》：古者府、宮、觀之名未立也，統謂之老君廟焉。唐開元中，明皇始尊祖于老君，乃追謚曰玄元，故其廟得以用王者制。繇是或曰府，若丹霞、通玄之名是也。或曰宮，若太清之名是也。或曰觀，所以並兩觀之崇而得以用王者制是也。噫，盛事聿興，垂範區内，潭州湘陰縣白鶴觀亦其一焉。觀寔陶仙君故廬之地也。按《晉書·隱逸傳》，仙君名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少孤，好道，人或鄙之，然志祈神仙不移，遂餌靈草，辟穀絶欲。雖家衆金彌千，左右僅百，殊不以盛自累。終日淵默，好究《易》旨，窮卜筮。俄而棄家，結廬於長沙之臨湘山。常畜一白鹿，出入與之偕焉。其屬有將覲之者，復徙渡澗，而竟不可覲。會郡舉秀才，因聞而避之，復徙卜廬於羅縣之堺山。至而樂其山，泉石秀異，加北瞰洞庭大澤，遂居焉。有樵者嘗見二白鶴由雲端而下，未幾仙君亦隱而不出也。其屬或有來訊其存否者，暨至，則闃其無人，林木晻靄。忽臨澗，聞萬籟之際，有若仙君之語曰：「子無見吾，仙凡異耳。」其屬後瞻慕益深，於是家焉。永嘉中，復有樵者，得石室於中峰之半，

而室門偶呀然洞開，因熟視之，中有二仙。一謂樵者曰：「吾陶真人也，於此得道。」乃於室前取草一葉，而與之食，曰：「使汝延百餘歲。」後果享齡百五十餘矣。爰用循考縣志，則羅遷而爲湘陰，堺革而爲白鶴，蓋嚮所謂樵者嘗見二白鶴由雲端而下，諒山之名肇自於此矣，而觀之名復得於山矣。山倨縣之東南餘二舍，峻起二十里，環匝二百里。境與長沙梓木洞分，有澗流自洞口，沿山麓奔湍而東下，數十里越觀，僅十餘里而抵鳴水洞。澗流經巨石，如瀑布自洞口百丈懸瀉入于潭。潭納弗止，復數十里東濟於湘江而匯於洞庭。壯哉，山水之高遠，非仙君其孰能宅於此。其故事蓋乎年表夐遠，世莫得而盡聞。復用循考野史，則爲仙君名琰，芝桂冠，携家八十口而餘，修道於此山。太康二年，遂拔宅。觀即故廬之地也。雖事蹟與《晉書》異，而野史垂之亦有年矣，故兩出焉。次蹟其聞見而詳之者，則約而序之；餘所未詳者，則不書。且夫仙君既隱而不出，於是後世道家者流得以傳其故廬之地而主之，加田疇三百畝，目之爲三洞。以謂中峰石室之前，仙君之丹壇也。其上有竹曰釣絲，清吹時搖，歸其壇而堂淨。又有石壇，倨觀之南隅。傳云在昔中和之先，有百歲道人者自號逍遥子，常隱於此。歲或亢旱，則投鉄符以鎮江潭，須臾而雨。暨檢校左僕射鄧侯進思引兵下岳陽也，道人始出所隱。侯既殁官所，其子右散騎常侍康時挈族以歸是邑，治白鶴之別墅，數游是觀。于時三洞堙塞，公爰命扶理之，其田疇遂如初。殆清泰中，有羽褐彭

幼謙者，偶葺丹壇，獲大藥一粒，乃餌之，享齡百四十餘矣。信乎山爲靈鎮，地實洞府，迭垂祥應，豈易墜耶？則土木之工時有廢興，蓋傳而主之者果何如人耳。先有羽褐者主之，寔匪其人，觀僅廢焉。既而司封員外郎王公彬出典長沙，有以觀之廢而言於公者，曰：「孰爲其人，我將辟以代之。」僉曰：「郡有道士太原王善慶者，少慕冠褐，夙蘊志節，必也辟其人，舍此固不可與。」公然之。天聖二年甲子中始被命，師至而喟然歎曰：「惜乎，山弗育林木之色，猶人之去毛髮也；弗舉土木之工，猶人之失衣裾也。詎能言其大體乎？苟山存地在，則吾何慮焉？」是用植以松篁，期茂密乎山之凋毀；計之楩柟，將壯麗乎地之荒涼。何哉？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泰。寶元二年己卯中，師因謂邑人鄧咸曰：「若予被命而來，凡十六年，今此山既以補植矣，此地將謀改觀矣。始者惟茅茨數楹，窮陋何啻乎不堪其憂。雖革故於漸，然至事未立。若乃大道無形，寔先乎象帝；真官列位，莫尊乎三清。苟殿廢不作，粹容無以奉安；時至不爲，學者何所依怙。矧君祖先有濟三洞堙塞之力，故流福世世，俾玉帛厭飫，禮義之風著矣；子孫蕃大，縉紳之門高矣。然則三清至事，固風謀於君，而君決能爲我立之者乎？」咸聞之，乃施錢一百五十萬。師既受，是用萃集楩柟，犇驅匠工。上棟下宇，羣材羽翼乎嚮背；以日繫時，五色輝映乎內外。三清寶坐，儼列其中。真官仙杖，肅衛乎側。塑繪威重，香火嚴謹。峻址當中，分瑊而趨。然後有重門以壯其前，有

回廊以掖其傍。有仙君輔聖殿堂連接其右，有水軒山榭花木映帶其外。有廳事以敞其左，有藥館以亞其入。有虛閣逸齋，琴棊雅尚其次；有寢堂書室，圖畫清閑其中。雖然，師綽有未平之意，且曰：「夫道家者流，居宜圖正。」爰度三清殿西，循山麓而上僅百步，有巨石東嚮而橫鎮之，乃其正址也。及計之，以工直甚大，乃謂邑人吴文翼曰：「予將先鑿石夷址，君能施財於其上者乎？」文翼許之。暨聞命以歸，專經搆之，先亡寢食之暇，千斛資庖，萬力齊舉，堅頑削平，有若神助。遂獲文翼施錢一百五十萬，遂建玉皇殿於其上。不日丙輪奐，既以精絶，像衛塑繪，益以威重。新址之西，尚有虛位。繼而胡文寶施錢三十萬，乃作正堂，直引廊廡，前接玉皇殿之南。則有劉辨、李德施錢三十萬，作紫氣堂，爲道侶齋膳之所，北有廚舍，凡六十楹。下接舊址，總三百楹而餘。仙像百有餘軀，旌幢供器，名數頗多，無不備新而嚴謹者。皇祐五年癸巳冬，載自豫章之西山復來長沙，遂走單介齎手墨以招我遊。暨至，周覽興葺，制度加備，辱見託記其功，敢讓夫。由三清殿而降，適二紀餘。大興葺之謂功也，何啻於功，亦有識而已耳，抑夫向所謂「山存地在，吾何慮焉」之謂識者也。蓋以土木之功爲外飾，喜乎大體之未變，得非有識者歟？不然，安得衆廣施之，歸大功于師者也。故始見託以功遂，特垂之以有識，文之旨也。

朱迪作：道者，性之適也，儒老佛之所共貫也。虛乎内，則與物兼忘，而又忘其所忘，

則萬化感通，至真來會。夫真理之妙，皆始煉氣以易質，運神以鎮元，內觀三一之樂，外集六九之粹。召檄靈馭，以濟物爲功；出入群生，以誘善爲事。然後登景漢以凌邁，躡雲嶺以逍遥，變不常形，飛無迅翮，列高名於金闕，肆廣步於玉清者，非宿命元德，衆真共持，而能竊冀於仙途耶？晉陶真人之居是山也，得群峰之秀，處靈源之長，幽林參天，洞房啓景。真人德夸世表，跡超物外。道醇醇乎不雜，志混混而無累。餌赤液以養三宮，佩青要以友四老。藏天隱月，授元君之書；開聰徹明，契紫虛之叙。奉日月二奔舞之訣，不留世居；咀琅玕九轉之丹，遂騰天馬。真人以太康中白日冲天，後以其地建觀曰白鶴。天聖甲子歲，道士王善慶來主此地，比羽化凡四十年。即山治材，相地營室，輪奐壯麗，爲湘楚之冠，事備先生盧載《白鶴觀記》。治平元年五月，天章閣待制吴公守長沙，以真人遺事白鶴名奏請榜額，因賜曰冲真觀，以表靈蹤，以崇至道也。噫，孤風莫繼，遺像長存。隱芝空老於寒巖，紫氣尚縈於丹閣。遂使湘南學士，日俯仰於松壇；關中鄙人，獨徘徊於巖石也。

通判潘周伯作《萬歲寺記》：余觀湘江之鄉，靈壇古迹，龍君藏焉，釋子居之。或興或廢，或顯或晦，同繫乎時，固繫乎人。湘陰爲古黄陵，南眺瀟湘，北枕岳陽，洞庭之澤，洶湧乎中。舟航之要津，江漢之通道也。昔軒轅氏奏樂于重湖之上，釋子以其遺址，立小招提，命名曰龍壽山萬歲寺。於是有龍君之祠，多歷年所。楊公沸湖，金碧輪奐，勑黄碑額，盡墮

煨燼。寺廢矣，龍乃韜晦。紹興六載，方還舊觀。寺興矣，龍復顯應。公而綱運，私而商旅，皆於此乞靈焉，始到彼岸。厥後主僧屢易，無力興脩，日頹月圮。嘉定庚辰，夕郎鄒公帥潭，命本邑南陽徒弟沙門祖發主席是山。卓錫云初，若入青野，棟宇摧倒，香火蕭條。祖發慨念風濤之險，舟楫之危，不有佛力，何以扶顛極溺？況濟急救難者，觀音之願力也；浮杻度錫者，羅漢之神通也。洞庭之神，以龍君爲長。楚尾之民，奉祠山者多。衆聖萃靈，不可不興祠設像，以爲往來祈福之地。遂建觀音大士寶閣，增脩羅漢應真之閣，周圍上下，鏤綵擁壁，以示莊嚴。又架洞庭龍神八殿，及祠山大帝殿，與夫佛殿、藏殿暨諸堂殿、方丈、寢殿堂、僧堂、官廳、兩廡、三門、望江樓等屋，色色圓備。以至傍岸沿江路徑，磚石甃砌，靡不精緻。興工於庚辰，落成於丙申，洪功浩果，約費三萬餘緡。無非祖發倒鉢傾囊，積銖累寸，依憑佛化，抄募衆緣，以畢斯事。聚徒安衆，不下五六十人。晨夕香燈，遠近檀施，翕然信慕。豈寶社當興，故龍神推出若人以任是責哉。竊謂湖右名刹，如漢陽之鳳棲，公安之二聖，皆據乎江濱水面。泝流而上，順流而下，莫不輸金施粟。田無坵角，而贍衆動以千計，意有陰化嘿助，人辦心而神辦供者。此山雖律舍持戒，焚脩接待不遜於鳳棲、二聖。勝事告成，祖發以記來請。此固余之所當記，然余所望於山主者，更欲闡揚聲價，興起道場，必使龍神長護沙門，必使龍王來聽講席，然後見地之靈，龍之靈，得其人而益靈。

山谷黃庭堅作《題詠》：南風日日縱篙撑，晴喜北風將我行。湯餅一杯銀線亂，蔞蒿數筯玉簪橫。

于湖張孝祥作：鼓發營田市，帆收磊石山。冰紈六十里，煙髮兩三鬟。天氣水雲合，人家罾網間。晚來風更熟，別浦棹歌還。

通判張某又作：天設鯨波險，神依象教崇。林巒明水府，金碧煥天宮。澤國鴻濛外，陰靈肸蠁中。白雲千里望，拜手願分風。　佛閣重湖表，山雲五月寒。三湘當眼界，七潭俯欄干。帝子遺靈瑟，騷人詠澧蘭。鏡中羅萬象，着句始知難。

知縣林采作：地接熊湘尾，天開龍壽山。精藍依石峽，遠岫點煙鬟。青草渺茫外，黃陵顧盼間。攀緣尋古跡，足倦不知還。

檢詳方信儒作：磊磊洞庭石，渺渺蒼梧雲。客行《離騷》國，長歌酹湘君。湘君不可見，古廟藏江氛。空壇頗亡恙，誰爲真將軍。

提刑樂章作：風波喧白晝，雲雨暗空山。楚客驚停棹，湘妃慘濕鬟。化成群木杪，砥柱衆流間。肸蠁通精意，行人易往還。

趙汝衡作：萬頃鯨波內，巋然一石山。江神擎具闕，湘女露雲鬟。客棹蒼茫外，祇園紫翠間。我來嗟索寞，登眺却忘還。

錦屏陳隆之作：瀟湘天下景，絶勝是湖山。水國三千界，煙光十二鬟。乾坤水鑑裏，樓閣畫屏間。有路憑風馭，心隨倦鳥還。

劉章彥文作：雨花縈晚色，風葉競秋山。浩蕩含清境，瓏璁聳翠鬟。氣豪湘海外，目斷水雲間。多少登臨勝，詩囊挈得還。

長樂鄭良臣作：軒轅奏樂洞庭濱，樂罷齊呼萬歲聲。留得伶倫鍾一箇，山僧日夜祝皇明。

周望之作：浩渺洞庭水，巉巖磊石山。片帆青草外，高浪白雲間。古跡千年在，人生幾日閑。微官莫拘我，尊酒且開顏。

東萊呂祖昇作：重來洞庭野，往事付行雲。樂奏思黃帝，珠寒訝鄂君。朝廷用儒術，兵甲洗妖氛。好在胷中策，堂堂整六軍。

陳東叟作：湖光撑巨浸，嵐色如凝雲。舟子却停蘭，煩我扣湘君。平明豁朝曦，四顧藏陰氛。拍手掛帆去，可以壯吾軍。

李慶齡作：磊石山藏寺，重湖水接雲。臺高先主將，祠奉洞庭君。河北欣停浪，風神爲掃氛。登臨得佳句，健筆凌千軍。

知縣范揆辰《題萬歲寺壁》：水溶水緑露春湍，一品梅花笑竹間。最喜行人訪晴路，汨

羅溪上指家山。

《湘陰古羅志南堤》：堤介兩湖之間，久爲巨浸齧蝕，行者病焉。余以歲十一月望日至，自念曰：此先務也。土膏將動，春水方生，則無及于事矣。迺借夫於私，給直於公，士有黎兄爲是都保役者，又欣然助以版木，於是閱月而成。時寶祐癸丑嘉平，大名邵庶誌。

《杜公亭》：亭舊以杜公名，已而易爲故人曉春，相傳工部繫舟處也。歲久弗葺，日就頹圮。余亟撤朽弊而新之，且復舊名。余非徒爲是美觀也，緬想詩翁，雖不偶於唐而形之篇詠間，乃心罔不在王室。登斯亭者，當以是心遡杜公可也，詩云乎哉。時寶祐甲寅孟陬，大名邵庶誌。

《湘水驛記》：邑介湖南、北間，爲水陸衝要，使車行部，幕府沿檄，縣官始終，更往往稅駕僧舍，或僦居於民，非便也。舊有驛，嘉泰間令尹王君創。歲久弗葺，木蠹且腐，棟橈勾復支，因曰：「此邑大夫責也。」余雖代庖者，其敢辭？一日，乃視其地，吾夫子宮墻在焉。印州文星森其前，而頹簷敗壁居其左，外觀非美，內失所以崇重意。《春秋》凡役必書，余是役有名矣，亟撤朽弊而去之。吏相顧駭愕，且云將何所取財。余謂先正有言，財在天地間，只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蓋以聚之官，不如散之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之義也。矧惟財在縣家者，亦只有此數，不在公則在私。則聚之官，先正猶以爲不可，財聚之私，其不可

亦甚矣。余無私焉，或者其可乎？吏始叩頭稟命曰：「可矣。」迺龜卜，迺鳩工。市竹木於江滸，而牙儈不知；市磚瓦於窰户，而鄉保不預。匠日給以直，又時勞之，而人忘其勞。由門觀而聽事，由書院而堂宇，前列舍，後置庖湢，至者如歸焉。既成，扁曰「湘水驛」。湘，四通八達之區也。國家全盛時，朝京者道所必由。上方有事於荆州，用武之國當有挈中原版圖上職方者，駟馬驅馳，軺車駱驛，則此驛不虛設矣。是不可不書以紀歲月。時寶祐甲寅孟夏，大名邵庶記。

惠民有錢大參曾公，嘉惠邑民至渥也，久而羽化。吏手帥漕荆谿吴先生俾覈其實，九百緡糴米外，餘錢纔四十六緡。迺補苴罅漏，今見錢一千六百一十貫省，十八界交一千三百四十貫，書以詔來者。

《暴家岐税務新砌江岸記》：爲關所以禦暴也，征譏云乎哉。務因暴氏獻地以名，跨三邑之會，據衆水之衝，商賈輻湊，舳艫相銜者無虛日。其關防有道，其征取有數，津欄纂節，中寓待客，非左右望而罔利暴征横歛之謂也。然則奚惡乎名？前主定遠簿槎溪張君簡，受知荆谿先生，俾攝務事。迺辭之曰：「君子不飲盜泉，惡其名也。」先生力勉其往。始至，遇秋潦，深慮江岸不固，務因以圮。有意營築，而力不逮。乃積州所得俸，務所得茶湯錢，至歲終會爲銅二十萬，屬太虛管輅王嗣榮董其事。龜陰陽，鳩工石，先春而工，閱月而畢。若

張君可謂勇於爲善矣，爲暴者能之乎？夫官舍孰不視爲傳舍也，矧爲權官，視之將不止於傳，其能植砥柱，闢正途，深根固蔕爲長人計者，蓋不多見。先是余代製縣錦，經從務與張君語甚欵。聞之曩時江岸在今橋江之中流，去今之江岸十有余尋。紹興迨今，務官知幾？其能有以江岸爲急者，豈至今之務場十有餘尋之地，盡爲魚鼈之所據。謂其事可緩，得乎？知君能力行好事，復從臾之，事竟底成。有志者固如是夫。張君，括蒼人，邊賞補官，不樂仕進，以詩鳴湖海間，諸公爭欲致之。寶祐二年春，大名邵庶記。

《泳飛亭壁記》：天地之大德曰生，凡飛潛蠢動、囿形於夫天地間者，皆生意之流暢也。雖然，生之者在天地，而所以生其生者在聖人。夏之咸若，商之去網，周之德及，雖鳥獸魚鼈昆蟲，亦得以各正性命，況於人乎？三代有道之長，率由是推之。人臣志於愛君者，欲推廣此生意於流動充滿之域，遇誕節必放生，亭之所由作也。嵩呼華祝，川涿泳雲，飛于天于淵，在郊在沼，盡人物之性，與天地參，具文故事云乎哉。亭經始于淳熙之甲午，已而中廢，權邑令左讜復舊觀，未幾就頹圮。臣以寶祐甲寅之秋，迺撤而新之，欄楯其前後，梯級其高低，丹堊其壁，踈櫺其門，而扁之曰「泳飛」。偶閱圖經，則其名已舊矣。是亦有數乎哉。不可無以識歲月。臣邵庶拜手謹書。

《脩縣衙壁記》：湘本春秋羅子國，秦始列爲縣。縣有民有社，凡催科獄訟簿書，米鹽

月椿歲輸外，仰給于縣者，件目之繁夥，期會之峻急，悉叢于令之一身。故爲令者，謂縣爲灘，謂邑爲債，以其不易歷且償也，是匪獨湘爲然。余以濱之簿書掾代製錦，惴惴然深虞其傷。令尹伻告戊期，喜善去有日矣，因自念曰：邑有治，臨民蒞政之所也，奚可以將去而不爲來者計耶？顧瞻前樓，上漏下濕；環歷兩廡，左支右吾；東爲神祠，卑陋莫稱；西爲倉門，頹圮弗支。內而堂奧，下而庖湢，或棟橈，或柱朽，壁絡板面，或爲爨者所薪。著眼且不堪，況著脚乎？余欲爲是役而力未暇者久之，若必俟暇裕而後爲，是終無可爲之日也。於是爲之益力，卑者崇之，欹者正之，可因則因，可革則革，且爲之新整樓簷，重飾縣牌，以壯觀美。繼此必有新美其政事者，邑士民其嗣書之。時寶祐甲寅中秋日，大名邵庶姑誌脩造本末。

《暴家岐務新砌江岸記》：縣有商稅舊矣，惟湘陰稅居洞庭青草之上，左磊石，右琴岐，兩山作限，一道之水歸會焉。至若洪濤起漲，蕩颺島濱，衝者奔，當者壞，稅場由是遷徙不一。殆創於喬山黃帝淩之側，再遷於楊家灣，三止茲地。暴氏所獻，因其姓名曰暴家岐。岐，要害地也。總括三湘，并吞沅鼎，商摧涓澮，網絡羣流。迺立纂節，迺創廨宇，而務成焉。舳艫蔽江，財貨通阜，記一時之盛觀也。歲在癸卯，水失其性，蕩廬齧堤，公廨一木不留。官無定居，多就民舍。戊申秋，三山潘公瑞以柳齋陳大參來攝事，侖奧於是乎一新。

越六年，槎溪張君以荆溪吴大師檄來，適當秋潦，水勢訊急，砯崖鼓作，棟宇屹屹。君謂隄防不設，些屋其能久有乎？廼鳩俸得銅二十萬，又益以己錢五萬，縣助錢楮二萬，龜吉，屬太虚管拇王嗣榮以董斯役。時功僝而人不知，財費而吏不與。興於甲寅之正月，閱月而告成。基石入地六尺，高十有五尺，長二百二十尺，上下甃爲二層，以敵暴洒。岐之父老曰：務創於紹興初年，水毁者屢，堤始築於今日。吁，興廢其有時耶？後之君子，能以君之心爲心，嗣而葺之，堤不壞則務存，其功豈淺淺哉？君括蒼人，邊奏入仕，嘗從西山、鶴山游，有文行于世，亦特立獨行之士也。寶祐二年三月丙申，侍省進士管勸農公事潭州長沙喬口監鎮黄遂記。

《知縣趙通直生祠記》：景定初元，歲在庚申，孟秋六日，邑大夫趙侯，嵩神慶生，天潢霽曉。湘之士民，少長咸集，薰心香，沸賀聲，鼓舞隘衢，誰謡盈耳，相與揭壽祠於東明清淨之宫，奉壽相於玉皇香案之近。頌於斯，敬於斯，舉手加額於斯，千萬人同一誠也，豈曰文云乎哉！禮生於極順，樂生於和，和順中積，禮樂外著，非人心外物也，是蓋自然而然。何者？侯之德斯民也深也，民之德侯者亦深。侯之愛斯民至，而民之愛侯者亦至。侯之福斯民也，與湘山爲無窮；民之福於侯者，亦與湘山湘水爲無窮。噫嘻，此香火新祠之創建，天人壽相之具瞻，神動機隨，鳶飛魚躍，不自已於人心，宜與！維湘之陰，控長沙、洌川、隮陽

之三邑，匯洞庭、三峽之上流。去歲秋季，虜渡武昌，勢壓江面。羽檄之水馳陸遞者，若飆風迅雷之疾，自廣透潭，直迫城下。哨騎之草逐露宿者，距縣治一舍之邇。然且奸諜剽於鄉，潰卒迸於境，黠寇伏於波，官軍出於市，洶湧震懼，驚駭奔竄，一同無寧宁，累月不聊生。境有風寒，誰其護之？邑有井市，疇其安之？人有室廬，疇其芘之？家有老稚，疇其保之？列柟木於四關，以捍衝突；集義丁於四境，以壯軍聲；置郵傳於南北，以伺敵勢；檄於總諸郡，以保鄉落，侯之禦侮者然也。首威民之掠奪，以肅奸膽；亟便民之保聚，以妥衆志；出糴本錢，以濟民乏；行勸糶令，以甦民餒，侯之弭患者然。昔夫子有言曰：「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百里之國，無城池之險，無甲兵之利，無倉廩府庫之積，生民之命寄焉。有人焉，臨大節必守封疆，守社稷，而不奪於浮言之胥動，非學道愛人君子之巨力量，能之乎？方其夜半間探，聞者股立；江干警傳，觀者色變；十室九空，居者心怖，侯於此時也，屹然坐鎮，不動如山。是可能也，孰不可能也？彼有懷印遠徙，棄治弗顧，旋不免焚掠蕩析之者，渠不忸怩漸汗乎？事甫定，侯不自以爲功，亟狀巡檢曹君榛。兩江總轄宣勞著力，上之幕府。制帥侍郎向公如響斯答，大書曰：「虜不得入境，知縣曲突徙薪之備頗密，政不待焦頭爛額而後以爲功。即從請褒録。」侯涉秋訖冬，隨機應變，措慮運籌，爲生民立命，可謂不負茲土。百姓或之，大閫薦之，天子亦將嘉之。邑

不立調，無以見公論；祠不紀實，無以後來。若夫廉於律身，勤於涖官，脩泮宮以厚風化，繕亭橋以復前緒，壯廟宇以崇明祀，是又春秋常事不書。報政三年，以一身壽百里之民社；催班昇朝，由一邑以壽天下之生靈。像商岩，圖雲臺，繪淩烟，皆自是推之也。郡建向大公帥壽祠，邑建明府趙侯壽祠，獨吾郡吾邑之有祠，於是可以觀人心之禮樂也。用摭其實，以俟太史觀風之采擇。侯名時鎦，字宗堯，寓括之龍泉，中元日進士。岳麓書院校正縣學諭楊蒙記。

湘陰夙號樂邦，括蒼趙侯提錦，手撫字之，一再書最矣。己未冬，邑南北俱有哨警。侯當是際，以鎮靜拄驚疑，以周密窒踈漏，以一真仁惻爲四境帡幪。卒之騎哨不侵，鴈居咸定，草竊之奸亦帖，花封之暖自如。侯之保民之惠，烏得而揜諸？紹興初，李侯植種愛是邦，邑人許世表嘗述其三異十善。今侯之惠，尤爲表表，付之無述可乎？君美輒不自量，爲趙侯保民惠政紀實詩一十五首，悉述其事。昔李既歸班編儀清要，許之一述至今炳炳圖經中。侯報政匪遥，上將倚宗磐爲國棟，不待邑人之祝。區區引啄，聊曰無遜於云耳。景定庚申二月二十一日，邑子侍省進士學賓邵君美謹叙。

《紀措置夫丁一》：習書來自滸黃洲，南北相關事可憂。弓手寨兵差發了，民丁箇箇是貔貅。　鄂渚警報日急，縣當湘南北水陸衝要，預合關防。君調弓手寨卒入城，縣無所恃，

趙侯措置夫丁，上江置彈壓，團結口岸漁户；下江置彈壓，總轄排集窰丁。聲勢一振，縣稱有備。

《紀鎮静有功二》：官船隻隻離巴城，隣境如何免得驚。鎮日愛人堂上坐，夜更朝鼓轉分明。縣按岳陽僅百八十里。哨至岳陽，守令以下避地，舟至縣岸，一邑皇皇。趙侯處以鎮静，涖事如平時，民恃以無恐。

《紀存卹流民三》：南陽過渡盡流移，携子携妻那處依。興化寺中都住滿，俵錢俵米給他歸。鄂岳奔移之民輻輳至縣，趙侯一一存卹，貽興化寺俾之安居，仍支俵錢米，流民莫不感戴。

《紀犒遣過軍四》：客軍過縣没公憑，百姓驚移怕起争。犒物犒錢皆望外，秋毫無犯奔程行。南北潰軍，每過縣郛，以百爲群，民間驚駭。趙侯委曹巡檢出郊，悉以錢米酒肉犒遣之，送出界外。潰軍既不敢生事，縣民亦得安業。

《紀置柵關防五》：縣方憂北又憂南，無寨無城麽障欄。近縣路頭都置柵，哨鞭直突也應難。鄂岳之寇方殷，郡報南寇又迫，縣無城寨可守。趙侯慮寇將近境，急於近縣捷路堅排杈，匽提水，掘陷坑，各分民丁把守，保障既密，遂無騎哨直突之憂。

《紀釘截縣江六》：縣江日日過車船，傳是官軍或不然。截斷縣江教莫入，民舟方始得

安眠。　縣江來往車船，人疑姦細將假借透漏。趙侯委上江彈壓釘截縣江，自是居民與備舟之家咸得安安。

《紀勸諭發糶七》：米舟米擔盡無來，有米有家户不開。急把公文行勸糶，貧民生意挽將回。　客舟興敗不通，場民亦鮮出，縣市并閉糶，貧民恓惶。趙侯急行勸諭上户發廩，嚴禁鋪家停閉，貧民遂無待哺之憂。

《紀出俸錢權當八》：庫家不典更愁人，作麽經營米與薪。自出俸錢權抵當，雪霜時候反如春。　富家閉庫不開，小民轉見愁慘。趙侯以錢差廳吏就縣前權當，不收其息。又恐楮券無人收兑，就增價收兑，以通有無，縣邑愈爲之感悦。

《紀杜絶草竊九》：盜豬何足撓官刑，却恐因兹草寇萌。押向市心槌去手，金場窯卒敢縱横。　金場兑徒，乘時嘯集。近縣窯丁，雖有彈壓，亦間有寇竊者。適捕獲盜豬人解官，趙侯謂不可不重治以杜其餘，命析其手，斷刺拘鎖，自是草寇聞風帖息。

《紀團集民舟十》：居民若要買船般，甲在前湘作一團。好箇規模如水寨，風波無恐況風寒。　縣界水濱，居民備舟逃難。趙侯主盟，令其結甲，團集縣岸。又委土吏踏逐水寨，民無遠徙之苦，見免江湖之虞。

《紀置安報旗十一》：朝朝探報曉民間，猶更訛傳百十般。旗上大書安與急，展開安字

一齊安。郡戒嚴閉關，緩急無報。趙侯添招手力，差貼吏置十鋪，至州城側，一日一申，喝示縣門，以安民心。置兩旗，題一曰「安報」，其一曰「急報」，令遞者無事則持「安報」旗，有事則持「急報」旗。四隅各置鼓，約以有急則皆鳴，俾各知備，故百姓安心，市井如舊。

《紀幫給官軍十二》：宣司調卒過千餘，幫請那知廩帑虛。一發券頭支五日，這般調畫有誰如。先時上縣有官□批券□爲備不素。縣遭焚抹，及宣司調軍壹千五百人，道湘陰，而縣帑廩亦虛，民皆危之。趙侯籌畫有方，券到加支數日，軍皆感悅，詰旦即行，民尤贊歎。

《紀關防縣界十三》：巴湘二介闕關防，不是隅官不說詳。費得琴堂數杯酒，南陽一度勝金湯。岳陽城守既虛月，縣之北蕩無障蔽。趙侯因巴陵隅總至縣，待以禮遇，勉其團集鄉丁防把二介。由是岳陽之寇哨至，自篠渡而不敢南向。

《紀哨馬伏地十四》：黃花市路苦無多，長樂街頭幾度過。哨騎欲來先自伏，邦人喜不見兵戈。南寇劄寨長沙之黃花，密邇縣界。哨至大里塘，馬忽伏地，遂不敢犯境。繼又屢經長樂市，將尋縣路，又以馬伏地而退。邑民不見兵革，皆曰：非趙侯仁政感天，何以有此宣功感賴。

《紀百姓感恩十五》：花觀柳喜勸耕天，綵幟如雲擁轎前。萬口一辭何以祝，福王坐處

有青氊。　自己未九月至庚申二月，南北澒洞水已，湘邑獨晏然無虞。民感趙侯之惠，值舉故事邵農，争製綵旗，大書頌語以獻，雖貧丐亦爲之，凡數百首，擁列轎前，於此又可見侯保民有惠之矣。

《重修泳飛亭記》：泳飛有亭，爲祝聖壽作也。其沿革已見縣志。歲久弗葺，委諸江滸，漁樵上下糞薙其間，折柳樊之，弗敬甚矣。歲在庚午，將祝華，廼捐公費，委白鶴主首郭道元鳩工脩繕。上甓下甃，前窗後櫺，楯陛森嚴，丹雘輝映，不兼浹而成之。凡川而泳、雲而飛者，於是欣然並生，無一物不囿吾君之仁矣。若夫推及物之心以及人，使田里銷愁，耕鑿各得，于以傳聖天子仁壽之澤，則又承流宣化者責也，敢不勉乾。會滿散日，宣教郎、知潭州湘陰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兼兵馬監押、兼弓手寨兵軍正、兼權安撫司幹辦公事臣陳蘭孫百拜謹記。

《新建筆峰亭祝文》：按縣志，筆峰元在縣市内，歲久平塌，僅存一井與筆峰牌爾。後好事者謂陰陽家以尖峰屬貪狼，遂砌一石尖於井前，以象倒地貪狼，不經甚矣。咸淳五年冬，知縣陳宣教蘭孫乃採士友議，始作亭于井之上，以象筆峰，專委直學鄧埏、進士晁世基任責提督，而官助費焉。亭成，氣象高聳，咸謂壯觀，乃請於冰壺趙尚左書其扁，而涓吉以祝之。其文曰：巍巍筆峰，宅是邑南。誰鑿而平，闇焉林慙。文運之復，一亭函三。上映

卓筆，突兀天參；下有德井，淵泉地涵。相我多士，漱芳濯藍；惠我千室，汲清酌甘。君子之澤，百世可覃。

《重脩魁星橋記》：鄭子産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惜其惠而不知爲政，徒杠輿梁成，民未病涉也。然則橋之興廢，亦可以觀政歟。按縣志，文星橋在堤南，跨秀水之中流。水本出撥水江之板橋，支流數百步，匯于橋所，迤流而南，拱揖縣岸，邦人士以爲南方文明之地，故水以秀名，橋遂以文名，其來尚矣。歲久橋圮，水亦湮塞。淳祐乙巳，令尹胡君迺命直學彭楩、邑士彭述疏而復之，橋而亭之。開慶己未，胡塵澒洞，令尹趙君斷橋以禦賊，而橋與亭遂壞。趙君秩滿，雖幸復，不數載巨漫衝齧又壞。咸淳庚午，余既領邑之二年，每一過之，僅存略約，肩不容並，軌不容方，顧謂直學彭燧曰：「此君家舊德事也，方詔歲文明蔚興，而文星無橋可乎？」彭君慨然謀諸季父述，述亦欣然任責。於是官爲之倡，而率有力者爲之助，或畚而土，或鑿而石，築而丁，曾不踰月而橋復成，凡廣一丈三尺，凡袤三丈九尺，規撫視昔猶壯。方議作亭其上，或曰隄瀕湖，不宜亭，亭久將壓，橋必易圮。越明年，湖果倒溢，隄岸一壑，而此橋宛然如鼇跨水，迄以不壞。湖山環遶，煙霏晦明，來者往者、戴者負者、車者笠者，傴僂而提携者，安然如登康衢而履坦道，非此橋之一遇歟。成，諸君合辭請名以魁星，而屬余書，且余曰：「斗魁戴筐，多士之祥。橋以利民涉，豈士獨當其奇耶？」

彭君曰：「歲居心而仁澤洽，明堂亮而泰階平，凡三能兩比之所臨，百里其福。又安知夫往來負戴者，無駟馬車之過其門；而傴僂提携者，無龍鍾老之出其間哉？」余既樂爲之書，而又作而歎曰：今之邑非昔比矣，邑政之可以利民亦多矣，飢者欲食，寒者欲衣，顛連困苦者欲安樂甦息焉。得人人而濟之，如此橋之利涉乎？後之觀政者，必有得吾心之同然矣。咸淳七年，歲在辛未十月朔，奉議郎、知潭州湘陰縣事、兼權撫幹陳蘭孫記。迪功郎、潭州湘陰縣尉兼運僉吴興文書。〔册六十卷五七六九頁一〕

學正林應龍撰《新建儒學之碑》：皇帝神聖武文，體元開統，撫有方夏，遐邇畢臣。至元十三年春正月，下潭州，士民按堵如故。越三日，學官偶弗戒于火，悉焚之。潭爲東南名藩，業文者半，是學尤不可一日廢。聖朝以潭介荆衡間，掎五嶺，控重湖，分行省鎮焉。故名公賢相來莅兹土者，率以學爲重事。第大邦新定，多務未遑。明年，政脩人安，平章公有命，依舊址，創新學。首歸悍卒所據地，繼給木以助，而爲之倡。方鳩工集材，而有征海之役，迺委府官董厥事，迺留戎校督厥工。學徒慶悦，師作友應，富獻力，貧效勞，翕然相與經始。贍學有土，多荒少人，除給外，罄其所有以供費，逾年而後成。宏壯美麗，視前有加。初廟立屋峻甚，市瓦小弗稱，官復畀以巨且厚者復焉。於是有殿巋然，有堂巍然，三門前峙，兩廡旁翼，可以安神棲，奉祀薦，可以集生徒，肄事業矣。雖齋祠亭閣庾帑庖湢未悉備，

亦次第告厥功。夫以邦人新服厥命，各奠攸居，而學乃厄于火，豈斯文果將喪？邦不有大人出而力名之宗，則斯道何所立歟？且道不依形而立，固不以學之興壞而爲存亡。然有學，此有教，教之所在，道之所在也。是以前代帝王莫不有學，虞曰庠，夏曰序，商曰瞽宗，周曰頖宮。至庠於黨，序於遂，雖一家猶有塾，皆所以脩道也。故學莫盛於四代，而治莫盛於四代也。迨漢學猶倣古，而人昧於道，始以儒名家。自儒家之名立，而後人争以家自名，而道其所謂道。吁，道一而已，外此豈他有所謂道哉，他亦非吾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此由漢以來千百年間，治日常少，亂日常多，皆斯道不明之故。夫所謂道者，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是以古之人，凡修身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率不外是。蓋人之生也，皆有是性，皆有是倫，誰能不由斯道？苟不由斯道，則非人矣。此教之所以不可不明，而學之所以不可不建也。否則，人道其能一日立乎？孟子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以有天下者，必有學也。今上混一區宇，州縣皆有學，治理風化，將遠追帝王之盛，是以公奉命此來，不待息馬投戈，而亟脩庠序之教者，可謂知所本矣。自今以往，吾黨之士群遊新學，盍知所以立教之意，相與學問思辯，求古所謂道而共行之，窮則善其身，達則施諸人，庶幾化行俗美，措世于安，斯無負我公今日主張大教、興復斯文之盛心。公爲人正直方大，得相臣體。其愛民重士，皆本於誠。下江南百餘城，猶破竹之易，功成不

伐，惟以附百姓爲念，安富恤窮，興利除害，日孜孜於政，真勳在社稷，而德及生民者矣。創建行省，其壯麗既足以示威，又前立危譙，貯鼓角以竦人瞻聽。今文廟一新，氣象宏美，復爲南州冠。公於政教，可謂兩盡，非知所本，能如是乎？是不可以不記。

李琳撰《重建大成殿碑》：國朝聲教被寰海，仲尼道化相遠邇。潭郡甲重湖，儒先以道鳴黌於冠蓋劇驂，稱瀟湘洙泗。天曆元年冬，龍飛御極，綸音誕敷，申飭學校風化之源，敦勸勉勵，而郡之文廟適完，巍冠湘楚。先是泰定四年冬，大成殿菑，延及齋舍廊廡祭器所儲，惟宣明閣巋然存，庾廩積糧仍墉其峙。憲府建明，湘闔議克，合諏郡規，畫新是圖。共惟先聖，海宇所通祀，而廟庭像飾一焜而燼，證之蒼姬麟筆所書，蓋嘗紀意。雖廢興麗於數，而建立存乎人。蓋此道爲天地民物之所寄，事若緩而實急。郡集州邑之官于潭者，敦禮勸誘，尚義而家贍給者，歡踴力協，有不俟勸而樂輸者。彙其所助，如車兩輪、翼六翮。於是薙榴翳，畚瓦礫，堅其墉，杵築並作。以明年夏四月甲午，程工畫堵，鉅材碩植輻輳而至，匠石輪輿各當其任。六月壬子，大合樂舉脩梁，篸紱雲湧，醪牲歌偉。憲使大中王公克敬，慨念斯文，力維興建。是日，集寮寀致祀奠。宣悃中奉公閭閭帥廼屬均捐奉旌助，累蹠駢暻，歡聲藂唶，廉韶踵至，益加勉勵。憲使中議公管不八、通議呂公禎、憲副承德公八十、朝散白公鐸、憲僉儒林劉公藝、朝列公忽都不丁、經歷承務韓公久直、照磨承事王公濟，布

公衛道，以底于成。湘閫寅協，隆儒敦化。宣慰使正奉公萬奴、中奉公閭閭、副使朝列公忽魯忽禿、經歷承直秦公從政、都事承事錢伯圭、照磨將仕佐趙煥翁，公勤克濟，勗哉偉績。郡侯關關中順，恪乃心力。及茲竣事，祭器範金亦就甄。翬奐輝麗，藻黻端嚴，如闕里。眡至元十三年春正月，潭初職域方，越三日，學宮燬。當涂羣部士之饒於貲者，按圖分搆，歷三載始備。茲歲月未及半而臻完，功復倍。仰稽先聖之集大成，自騶孟氏開牖始終條理，聲金振玉，鏗鍧萬古，暉揭殿庭。值昭代，崇文光，增徽號，樂以大成，饗祀徧北南。日月九霄，有目畢睹；飆霆八極，有耳悉聆。矧潭爲會府，廟之建所以肅瞻嚮，嚴敬共，蓋風教之所感孚，人才世道之所關繫。教脩於六合同文軌之際，化行於諸儒演濂洛之區，於此率先以最衆力，作新以昌士氣，砥念扁荷，暑寒弗渝，既勤且敏，以諧就絜。即六經大心宇爲宮庭，三綱五常爲棟楹礎礎，日用脩齊餘力，棪辭華，拾科芥，亦各識性分擴充之廣居，盛矣哉。每見漢文翁守都，脩建禮殿，及象七十二子，飾勵郡國歲進十餘人。後倣其式，並立學宮。以西都循良，推心如是，石室祠之，更千餘年，來者忻慕之。劉賓客刺夔，言釋奠古止辟雍，以州二丁牲幣會計，諸郡歲費四十萬，請節其資興學校。以真元朝士，持議如彼，汗簡載之，猶有餘論，歷數百年，識者或淺之。而此斡化樞而庭春，啓道籥而户曉，棟漢之隆，簪唐之陋，鏧佩瑽瑢，泳莪游藻，麓霽湖光，映帶欄楯，儼若親承事大成教父，父扣指喻如河

汾通，銘篆罔極之恩，何其幸歟。侯徵紀成。琳讀書於此，冠而游薊，垂老隱湘茨，及睹侯類之閎麗光偉，時從厖皓鄉飲，歌絃摩抄，緑鐫誦嫩，勉勵盛心，敦勸遺愛，爲方來勸。若協助名數，登載出納，紀之別鐫。乃系之以辭曰：維郡文黌，奠城之南。殿庭昔搆，玉映荆潭。豆籩笙鏞，冠蓋聚萃。礫埃於燼，迺麗於數。斡旋以道，建立在人。勉勵敦勸，啓橐指困。鉅杯堅植，輻輳而至。畫堵程工，輪輿畢技。巍然先聖，萬世所師。功柱三極，德彌四維。新新文運，最初崇尚。宇宙開朗，飈雲動盪。六經妙用，與造化俱。侯務所先，砥志弗渝。以淑人心，以隆風教。揭茲宏規，穫其遠效。條鬯禮樂，樹立綱常。濟濟紳佩，洙泗瀟湘。冕圭藻黻，霄馳日轂。宮殿既完，巖詹共肅。森嚴壯觀，游泳升平。秩若脩理，集大成戎。歌嫩侯類，達之大史。刻辭牲石，綿千億祀。

李邕《嶽麓寺碑》：夫天之道也，東仁而首，西義而成，故清泰所居，指於成事者已。地之德也，川浮而動，岳鎮而安，故耆闍以居，取於安定者已。茲寺大抵厥旨玄同，是以廻向度門，纏于郭右。仰止淨域，列乎巖巔。寶堂岌嶪於太虛，道樹森梢於曾堵。無風而林壑肅穆，不月而相事澄明。化城未真，梵天猶俗，名稱殆絶，地位嘗高者，不其盛歟。麓山寺者，晉太始四年之所立也。有若法崇禪師者，振錫江左，除結澗陰，嘗與炎漢太宗長沙清廟棟宇接近，雲霧晦冥，赤豹文狸，女蘿薜帶，山祇見於法眼，寶后依於佛光。至請舊居，特爲

新寺。禪師洎翌日弘聚謀，介衆表之，明詔行矣。水臬有制，丘墟盡平。太康二載，有若法導禪師者，莫知何許人也。默受智印，深入澄源，不壞外緣而見心本，無作真性而法福河。大起前功，重啓靈應，神僧銀色，化身丈餘，指定全模，摽建方面，法物增備，壇供益崇，廣以凌雲之臺，疏以布金之地。有若法愍禪師者，江夏人也。空慧雙銓，寂用同轡，慈目相視，淨心相續，綜覈萬法，安住一歸，註大道經，究上乘理，永託茲嶺，克終厥生。逮宋元徽中，尚書令湘刺史王公諱僧虔，右軍之孫也。信尚敬田，作爲塔廟，追存實相，加名實山。敓乎弓治筆構，陶甄意匠，留書藏石，緘妙俟時。候法宇之傾低，期珍價以興葺，遠慮將久，遺事未彰。梁天監三年，刺史夏侯公諱祥，了義重玄，別構正殿。紹泰二年，刺史王公諱淋，律師法賢，或在家出家，或聞見眼見，建涅槃像，開甘露門。長沙内史蕭沉，振起法鼓，弘演梵言，繼揵槌於景鍾，納貝葉於層閣。陳司空吴明徹、隋侍中鎮南晉安王、樂陽王，並佛性森然，國楨秀者，壯廻廊以雲搆，蔚聯居以天覆。開元九年，天台大禪師守護法身，澄清悲海，嚴幢摽聳，智火融明，襲如來堂，坐法華定，四行樂而不取，三賢登而至遷。有若曇捷法師者，伐材及樹，染法與衣，不墜一滴之油，有雷大振之雨。總管大將軍齊郡公權公諱武，福德裝嚴，喜慧方便，疏寫四部，鎮重百城。有若智謙法師者，願廣於天，心細於氣，誦習山頂，創立花臺。有若摩阿衍禪師者，五力圓常四無清，以因因而入果果，以滅滅而會如如。

有若首楞法師者，文史早通，道釋後得，遠涉吴會，幽尋天台，法界圖於剡中，真訣論於湘上。具究竟戒，敷解説筵，一法開無量之門，一音警無邊之衆。方等有以復誨，雙林有以追遠。並建場所，互爲住持。惟缺禪師者，迹其至，憑其高，起乎雲門，絶彼塵網。深以爲性有習，道有因。止於心，返於明，習也者。坐乎樹，居乎山，因也者。固習而無因則不住，因而無習則不正，是浮漚和正覺，何若冥搜。想息而精進甲堅，愛除而煩惱殼散。百川到海，同味相醎；千葉在蓮，比色於浄。起定不離於平等，發慧但及於慈悲。故能聞者順其風，觀者操其道，牧伯萃止，皇華游臻，啓焚香之上緣，託神佛之嘉願。上座惠杲、寺主惠亶、都維那興哲等，皆静慮演成，妙論轉次，因差别而非法，隨品類而得根，去二見而入流，率一心而辦事。咸以形勝之會，如彼脩行之迹。如此而封碑未勒，盛業不書，安可默而已哉。將何以發揮頌聲，披揚宿志者也。司馬西河竇公名彦澄，碩德高闡，紹賢遠識，器守岳厚，撫操冰清。嘗以師長闗官，攝行隨手。以家而形於孝友，以己而廣於詩書，以重而雅俗自興，以明而至道丕若。且猶歸心浄土，謨範佛乘，摧憍慢之外幢，興開示之真語，建謀群吏，乃命下寮，顧蛟山之易疲，歎龍宫之難紀。其詞曰：天地有象，聖賢建極。宴坐中巖，成道西域。後代襲武，前良作則。安樂是依，靈鷲是式。一想冥契，二歸願塞。其一　金方置廟，衡麓開場。龍象擁錫，人天護香。思神賜土，靈化度堂。重鎮牧伯，上游侯王。光昭法侶，

大啓禪房。其二　幽谷左豁，崇山右峙。瞰郭萬家，帶江千里。玉水布飛，石林雲起。雷激庭際，月窺窗裏。王臺隨足，天樂盈耳。其三　人與地靈，心將法滅。既往在此，比明齊哲。佛日環照，牛車結轍。連率順風，駟驪欽烈。訪道追勝，形馳目絶。其四　俾板莫建，軌物未弘。和合是請，佐貳是賾。政敷大郡，信發廣乘。願言有述，以訪無能。惟石可久，與山不崩。其五

盧摯《三皇廟碑》：天之生民，不能自養之。開其有生之資，代天以養之者，三皇氏是也。不能自教之，秩其有生之序，代天以教之者，仲尼氏是也。繇京師至郡國，祀孔子於校宮，始漢高帝十二年。其廟祀三皇於京師，始唐天寶六載，後代因之，俾職醫者祠焉。迨國朝，始自京師至郡國，儕先聖於崇祀。無以吾皇元之興，與三皇氏所以繼天立極符道契德而然歟？抑知三皇氏之開其養民之功歟？吾夫子秩其教民之言，不可偏廢而然歟？潭郡於元，以東晉譙閔王廟祠三皇，始至元二十四，迤至大初元，垂二紀矣。地隘宇摧，甚不稱所以揭虔妥靈，而業醫之師生，夙暮誦習，依於無所。湘憲使識篤耳公、王公宏，相與謀曰：「寅於事神，以及保民，以宣上德意，以劭校官，吾職也。潭廟孔子而序士者，既完嫩矣。皇之宇庠醫者，若是可乎？于以副朝庭、答神休、慈民命者，固若是乎？年登民隙，茲其時哉。」迺移諸宣府，議更爲焉。宣府叶其舉之上鄂省，省檄是之。地之故宋漕署，其廣

袤畝三十有七頃。則自辯章鄂省貫公、宣憲兩府，貲以倡焉，楮幣以緡計，三千七百五十。承其事樂於自勸，潭守倅而下及其屬城以緡計，七萬三千八百有奇。材以木計，爲幹二萬二千六百有奇。瓦甓以枚計，合二百萬有奇。借力僦工以人計，最一十萬有奇。工之直日予，則悅於相役者。殿於中，屋以間計，七楹，於殿之四周暨其顛以瓦，三十有八。北其殿者，高贏五尺。堂於殿之後所，其師生講習，爲間五之。序於西東者，衍堂之數，三十有六。闢三塗之門于殿序之南，爲間如堂。門於南曰靈星，以表周垣，達三途臨逵路焉。廟完，則會其餘才羨緡，環廟而廬者，爲間四十。市田而穫者爲畝凡缺田廬之歲八月僦。祠宇經費，胥此出焉，廟益有所賴以勿壞。是役也，始元年秋，訖二年春，宣副智侯受益實躬任其事，口畫指授，日至而躍其勤。長憲識篤耳公，又時率其屬而往按焉。方廟皇之役興，王公宏既倡憲議，已而使于宣府，會右丞答思公、諳溥公繼至領使，一究厥心，用能垂期月而事咸集，興鉅役而民靡搖。潭之搢紳逢掖，以及閭巷田野觀者，詫曰：皇之祠之雄之崇，不特肩夫子之宮，而甲湘之南矣。鄂省湘宣憲數公，若撫字於湘，咸以偉湘之祠、惠湘之民以興起，湘之人沐皇之靈之虔之思，其可既乎？不有以賁厥時功，石諸王祠，數公之績，將無以激示來者。於是宣憲兩府書其事，伻以宣屬吴掾思義來宣請記。曩承乏使湘，廟皇之舉，職所當然，而竟未能，然今數公則然，記其可辭？遂書古聖人代天養人與夫教之者，授掾義

歸刻之。〔册六十卷五七七〇頁一〕

湘陰古羅志

【倉廩】

常平倉，在湘陰縣省倉西。〔册七九卷七五〇七頁二十一〕

長沙府湘陰縣古羅志

【倉廩】

平糶倉，嘉熙二年，知縣趙希鄂創置。倉在省倉前。惠民倉糴本舊爲督府所有，淳祐乙巳，準大使別大參照元額發下錢會二千九百貫有奇，仍舊樁管，以續惠民美意。〔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十五〕

【詩文】

真西山《申省撥穀綱狀》：本州昨爲湖南一路，今夏一旱甚廣，而潭州爲甚。早稻之傷，幾及其半。愬旱之狀，日以千百，已委官分行檢視。入秋以後，雖幸得雨，然潭之風土，多種早稻，其視晚禾居什之七，晚禾雖稔，自輸官之外，贏餘無幾，富家之所儲蓄，細民之所

仰食，唯早稻而已。今既不稔，則來歲春夏間闕食必甚，預備之計，豈容不講。然常平之積，既以甚乏，其它又無米斛可以那融，儻非控告朝廷，存留綱運，則州郡雖有救卹之心，安能使之蒙被實惠。遂於閏八月初七日，畫項具申朝廷，數內一項諸縣鄉村貧民至衆，每歲艱食，唯仰勸分。今富家所收，既自無幾，今雖見行勸諭，置立義廩，儲穀出糶，終恐難以專恃。貧民下户，既無穀種，又乏日食，將何以爲布種之資？農事失時，田土荒廢，尤可深慮。契勘本州遞年合起馬料九萬五千餘石，赴襄陽交納，擬乞朝廷矜憫，免行起發一年，容本州措畫，就諸鄉村置廒受納，於來歲農事方興之際，委官出貸，末等人户，充爲種糧。至秋成輸官，仍復樁管，以備次年給貸。不特救一時之急，又可爲悠久之利。除一面先次措置外，伏望朝廷特賜矜允，劄下總領所，證會施行。萬一總所以馬料難於乏供，願從本州那撥官錢，依今冬時價，并紐算水脚縻費，赴總所交納。古者兇荒之年，馬不食穀，今蓄養戰騎，務在豐肥，固難盡從古誼。然輟餉馬之穀八、九萬石，以活力耕輸賦之民，朝廷至仁，必所不靳云云。

宋戴邦用文《長沙府大覺社倉始末》：鄉里有委積以卹囏厄，縣都有委積以待兇荒，此周公相成王泰平之盛典也。待制真公帥潭之明年，湘陰早田間苦巨浸，晚稻耗於烈風，以故穀價翔踴。既而屬邑復以旱告，公視民饑猶己，畢力殫慮，上下協濟，發廩勸分，歲雖荒

而不饑。然公謂一時措置，非經久之策。於是有請於朝，截糴馬穀義米，命十二邑咸立社倉以貯之。穀貸末等之有田者，米則糴細民之無田者，殆將爲潭民世世之利，公其以周公之經理成周者理潭歟！湘陰爲都三十二，置倉七，大覺、光教、普安、顯度、國泰、崇因、竈渚是也。廼命令尹四明林岡任提督之責，命尉府上饒余禹翼任措置之責，選幕中之賢，得廬陵朱渙檢察其事，三君者相與協心戮力，是究是圖，不以文具應命，分行田野，咨訪父老，如道里遠近、户口多寡，躬自相視，通融酌中區處，畫於圖籍。由是貧富强弱，阨塞疾苦，具得其實。令尹又於每倉增助百斛，以廣帥君之惠。今大覺倉就寺之西廊，撤而新之，周圍上下以板，護以壁，固以墻。上三間貯米，扁曰「義倉」；下四間貯穀，扁曰「社倉」。通約所貯以斛計者可三千，所費以緡計者一百六十有二，七都出納，悉隸於此。於倉之都門建公祠堂，提督、檢察、措置官預焉。蓋將使邦人知公創置之意，又知奉承者之不苟如此。異時若守與令皆推此心，則是利豈直歲月計哉！邦用材竭力腐，誤被使令，同邑士鄧默董其事，三君丁寧告戒俾弗慢，故不敢不勉，謹述此以識是倉之始末。若夫開湘山之石而紀其盛美，自有大手筆在，非邦用敢僭。嘉定甲申，進士戴邦用記。

又王錡《重建崇因社倉記》：宋西山真先生帥潭日，創屬邑社倉，湘陰凡七所，崇因其入焉。錡負丞措置，始至，見其因廊爲廒，簷暗廒矮，顧瞻太息。寺首僧大權進曰：「得非

病其湫隘陰潤乎？若更造之廒，側有地惟便。」喜而語之曰：「謀契予心矣，俟歸告於長，爾其董是役。」越日還，白黃令君，言未既，令君愀然曰：「西山美意，僅存一綫，究心乃職，正望後來。」迺退而經度，峻峙四廒，重蓋藏也；中敞一廳，嚴出納也；尾廳一軒，居主者也；翼廒兩室，處監者也；門逕擇便，使無擾也；浴湢有所，不遺小也。費錢二十萬，粟三十斛，錡捐金倡之，令君助之，補其不足者，數界之監倉、寺首之大權也。役始於壬寅孟夏，迄於季秋。越二年，胡令君來，首訪諸倉利病，有客告以崇因倉更置之故，曰：「是知務也。」乃捐公帑，加備於窗牖甃砌，意以爲諸倉勸。姑筆歲月以紀其備，若職掌，若覈實，若支遣，若盤量，昔西山告之君父，盟之神祇，具有規約在，有人心者，當知所遵守。錡不敢不勉。淳祐甲辰，丞王錡記。〔册八十卷七五一〇頁二十一〕

華容志

【湖泊】

大小槎湖，在華容縣界。〔册二十卷二二七二頁十七〕

西赤沙湖，在華容縣界。〔同前〕

郴州圖經

【人物】

陳純夫，字德全。家世簪纓，不淫富貴，以父澤奏補太廟齋郎，而力學爲文。治《易》應舉，元豐元年，取監舉第一人。四年，領漕薦。明年，以本經魁南省黄裳榜登第。新歷州縣，綽有休聲。舉充改秩及學官，陞擢不次者六十九員，其見知於世可知。仕東閩，偶蝗大作，隣邑捕而殺之，爲害愈盛。公以文禱神，不撲自散。守郢，歲大旱，禱雨即應，州人德之，形於歌詠。先是父遘特進守郢，純夫繼之，郢人蒙父子之善政，不啻召杜。每遇恩奏蔭，未及諸孫，而先命諸姪。母黨之女孫，自出俸資嫁之。七遇郊禮，兩承覃恩，官子姪者凡九人。歷仕四十三年，確守名節，安於義命。當宣政間，故舊在朝，炙手可熱。純夫自南康乞祠居鄉，十年，日與宗族往來，植花木，作亭榭，以文自樂。官至太中大夫，封文安縣開國男，特贈通奉大夫，世號湖南夫子，壽八十有六。所居在永興之莆田，郴稱衣冠之族云。〔册四六卷三一四五頁十一〕

顔博文《題龜峰鋪詩》：洪波春天翻四嶽，南極祝融亘幽朔。高山千里龜出背，大木百尋龍掛角。白魚跳舟神禹出，鞭笞百鬼走雷電。犀走象駭不敢留，顛沛馮夷囚海若。大龜

爬沙獨居後，火傘下照天一握。甘心枯死配玉靈，突兀子川露蒼殼。醉中對之爲一笑，欲持鐵網手自捉。窮通禍福爾嘗知，取火燒山恣鑽灼。青松翠竹舞西風，似客搖頭謂公莫。此事傳之亡是翁，請君更問山頭鶴。〔册一百五三卷一四五七六頁三〕

郴州圖志

【詩文】

《魚鮥迎送神祠》并序：太守王橚撰。古者祭不越望，諸侯祭封内山川，名源淵澤，皆列祈祀，謂其出雲雨能潤澤，施大而恩多也。後世偶而事之，屋而貯之，瀆矣！柳有魚鮥山，特爲峭拔聳秀，中有神湫，凛然可畏，往昔相傳禱旱輒應焉。嘉祐，蕭汝爲記其事，顧不窮格其理而胥爲荒怪，盛稱神爲某人某配，倍古義以誣神，果何所稽述哉！景定癸亥，橚以秋成，躬至其下，歎其山水雄深，知其必能徼福於吾州也。明年孟夏，浹日不雨，民莫能殖。橚用悼懼，亟齋宿燎熏，檄汝掾陳君起東致命而禱乞神湫既。粤翼日丁卯，橚登蘇仙山，望桃花之顛，勃有杳靄，午登三台閣遐眺，則油然滃焉，率郡僚迓神於門外，氛氣騰踴，砰霆激電與湫俱至，自是霖雨周浹，允相我農人。嗚呼！山川之靈，赫乎其不可泯者如此，橚切有感乎神之惠而思所以報之。每惟吏惰不恭，率怠忽於神，深用謹戒，既蠲既薦，復使還水於

湫，妥神於山，而後足以竭其衰焉。考《柳江集》，舊有《桂邑迎神送神詞》，因效《九歌》體爲二章，以紀神烈，迎之者懇惻，送之者眷戀，事神事人，無二道矣。嗚呼，此非巫祝之所能知也，俾侑聲歌，神將知之云爾。《迎神》：耿吾懷兮慟慟，望剡靈兮山中。龍堂兮杏室，瑶圃兮珠宮。乘清氣兮齊速，澤我民兮焉窮。蘭芳兮椒醑，神肯來兮從女。湛一勺兮玄淵，何有秋兮在予。叶韻音與。繽並迎兮未來，叶韻九之及。渺雲車兮委蛇。使豐隆兮先驅，驂兩龍兮輝輝。靈既雨兮揚波，倏而來兮余所爲。謇將憺兮清都，聊容與兮媮娛。把瓊枝兮精糈，翾會舞兮鱸竽。跪敷衽兮陳詞，皇既降兮有孚。極我心兮勞止，神哉師兮其蘇。

《送神》：太守王櫄撰。神之來兮既留，仍羽人兮丹丘。撫嘉橘兮實庭，吸流泉兮同流。風淅淅兮雨霏霏，駕群靈兮往從之。乘水車兮東行，翳扶桑兮咸池。雨我兮福我，神格思兮而在左。若信修兮慕予，羌愈祇兮皇妥。時不可兮淹留，薦華酌兮脊羞。灑高堂兮延竚，謇吾懷兮離憂。聊夷猶兮焱遠，乘回風兮不得語。子交手兮將歸，樂新知兮愁予。同上叶韻。欲報之兮奈何，叶韻奚。願豐澤兮無虧。千秋兮萬歲，保爾生兮子孫獨宜。

《祈雨迎神辭》：桂陽縣丞吴致堯撰。桂陽郴之支邑，間於江嶺，地瘠民窶，往往逃賦役以煩催科，雖歲屢豐，而追逋無虚日。癸巳夏六月，天久不雨，苗且盡槁。縣令璩重、丞吴致堯率吏民即雩壇，廼詣雨師靈谷通天祠，備旗幟、鼓樂，迎神像於壇之左，爲邑民祈澤。致

堯聞誠之至者必通，然非假辭無以見，迺作迎神之章，俾民歌以祈焉。其辭曰：粵桂陽之嶇嶇兮，復荒山之漫漫。室板次以鱗分兮，土瘠薄而窶寒。何屯膏於遠邑兮，春徂夏而暵乾。石田拆若龜兆兮，鞠稂莠與蓁菅。婦絶炊而垂泣兮，農釋耒以長嘆。繫邑吏之不德兮，職賞司於田官。煩催科而多違兮，每對案而悽酸。念茲咎之誰執兮，詎寢食之敢安。虛心齋以進禱兮，欵嚴祠之重關。惟明神之德威兮，耿昭昭而桓桓。擁霓旌而佩霞兮，駕青驪而驂鸞。北之水兮楚之山，神來格兮縹渺間。徧九疑之雲霧兮，涌洞庭之波瀾。驅神若以發蟄兮，起赤龍以蜒蜿。轉阿香之雷車兮，舞商羊而蹣跚。雨浸浸其霑足兮，庶西成之可觀。禾油油其堅好兮，亦俯仰以怡顏。畢歲功而昭報兮，薦芬芬之椒蘭。〔册三七卷二九五一頁十六〕

《謝雨送神辭》：桂陽之迎神，以六月之己未、庚申，雨於零陵；壬戌，雨於宜城；癸亥，雨於唐延；甲子，雨於文明；乙丑，縣之遠近大雨霖浹日，高平之暵乾者皆爲沃壤，苗之槁者盡起矣。丙子，僚吏備禮物送神歸廟，迺作詩遺邑民歌之，以報祭焉。其辭曰：澹容與而薈蔚兮，楚山之朝隮。紛夭矯其蜚騰兮，楚澤之蛟螭。雷硠砰磕兮震千軍之鼓鼙，電幟杳褱兮耿靈光而飆馳。神哉沛兮，浹十日之祁祁。惠我民兮，匪金玉與貝璣。翛赤地兮，化衍沃之塗泥；彼槁者苗兮，我職植立而蕃滋。老農喜色兮，慶飽食之庶幾。政和聖

德兮，格穹昊與皇祇。百神受職兮，錫四海於厖禧。遐方腐壤兮，溥滲漉而靡遺。神之歸兮民熙熙，笙崇丘兮歌由儀。酒既旨兮牲既肥，稼如茨兮庾如坻。含哺鼓腹兮以敖以嬉，日用飲食兮帝力焉知。〔册三七卷二九五一頁十六〕

郴州重修圖志

【山川】

廬嶺，在郴州郴縣西二十五里鳳德鄉，上有堯帝廟。〔册一百二三卷一一九八〇頁十〕

劉仙嶺，在郴州郴縣東十五里永豐鄉，上有劉仙臺。〔同前〕

荒田嶺，興寧縣北有荒田嶺等處，正接桂東高垓峒。紹定年間，廖伯琮等結連高垓前峒，嘯聚爲寇，郡守蔡大監密差隅總收捕，方稍寧息。然每遇高垓出寇，則相挺而起。是以本縣有飛虎軍一百人，在彼彈壓。〔同前〕

君子嶺，在郴州桂陽縣東北。高三百餘丈，上有仙人池，異人修練之所。絶頂一望，章貢瞭然在目。縣官到罷之日，天色明麗，此山突出雲端，則以爲顯達之占。〔同前〕

北湖，在郴州郴縣城北仙桂門外。湖面渺闊，其泉發源自龍居寺前，騰踴深碧，蓮若雲錦，昌黎所謂「航北湖之空明」是也。其水流七里入郴水，灌田頃餘。旁有文公祠、又魚亭，

與湖堂玉雪亭對峙。放生池亦在其側焉。〔冊十九卷二二六五頁十九〕

太守會溪王橚《北湖水月詩》：奩鏡平開碧四圍，百重山裏亦希奇。寫成萬古空明趣，只爲中秋一首詩。〔冊十九卷二二六五頁二十〕

【詩文】

《種麥行》：霜林老鴉尾畢逋，田間拾麥聲相呼。啣將不便豕飢腹，種在畦西行麥熟。郴民智豈跔不如，長夏忍飢疲荷鋤。寧甘辛苦號惶月，孰知他鄉餅餌如土連村墟。蒼顏太守本耕者，貽爾來牟種秋社。明年分數上有司，汝無浪費吾無欺。〔冊一百八八卷二二一八二頁十六〕

郴州志

【山川】

摺嶺，在郴州宜章縣。兩峰對峙，又名臘嶺。舊志云：在宜章縣北三十五里。西南連黃嶺山，東廣二十里，北入永興縣土富山，東入桂陽百丈嶺，其路登陟盤旋摺疊，故名。太平興國五年，宣命開通交州路。〔冊一百二三卷一一九八〇頁十〕

但山巖，在湖廣郴州。宋宣和太守阮閱題：「空山夜雨鬼神愁，怪石層崖虎豹憂。鳥

道不通車馬到，只供衲子羽人遊。」〔册一百卷九七六四頁三〕

野石巖，在湖廣郴州宜章縣北十五里。崖壁峭立，正臨孔道，知縣吴公鎰遷鋪於此。湖南帥潘公疇焉書「野石鋪」三大字。吴有「夏夜渾如秋氣清，夢回風露濕桃笙」之句，並刻石上。〔册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十七〕

土産

黄稗。〔册三五卷二八〇六頁二十七〕

倉廩

大軍倉，在縣南九十里。〔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四〕

米倉，在縣治西南二十步。〔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十六〕

永興縣常平倉，在縣治東。〔册七九卷七五〇七頁二十二〕

【詩文】

宋劉坦《得初心堂記》：衡南入嶺且半，荒嶂密葦漫數十里無爨煙，郴水忽渟清瀉東注而下瀟湘，攢峰蒨蔚，中聚茅舍百餘，爲邑曰永興。俗悍以輕，撫字失宜，則峒落往往擾動，領邑者常不樂至焉。至者亦不堪其寂，官舍朽敗傾欹，苟歲月代去弗治。丁君爲之宰，始至，覩溪山澄深，松竹條茂，憶韓句欣然得讀書之趣，乃闢縣齋，以「得初心」名之，而屬坦爲

記。竊惟學道愛人，求諸心也。有社有民，何必讀書，自仲由已有此論。漢以後，未甘心俗吏者，亦不過借儒以飾治，詩書之澤不及於民，豈但爲一邑嘆哉！今之令，奉期會，急賦租，目不暇涉書，心之存焉者寡矣！長於斯者，事簡以暇，終日對松竹吟誦其間，是心亦可以求矣。雖然，人固有是心也，心固有是初也，忽失而已耳。求諸紙上，玩物喪志，惡在其能得哉！君必有得於書之外者。君名濂，清江人。五世爲儒，皆擢名科，號月橋丁氏，嘗扁其居曰「紹志」。仕焉而心不失其初，自謂得家傳之學云。淳祐四年歲次甲辰九月己亥朔，三衢劉坦記，廬陵劉洪範書，上饒徐元傑題額。〔册七一卷七二四〇頁十九〕

郴州圖經志

【倉廩】

都倉五座，在都庫之右，係每歲收六邑一司税粮米碩。又都倉，在州治西。〔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五〕

郴江志

【官署】

織染局，院長二員，受行省劄付。攢司一員，於人匠户内點差。堂長提控人等，於匠户内差。〔册一七八卷一九七八一頁十六〕

【倉廩】

軍倉，分收軍糧，在廉訪分司之右。太守耿懷遠建。〔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一〕

【詩文】

《郴州北湖始末記》：郴城西北有官湖，廣袤可數里，宋時爲豪右何公家之没爲己有。元祐，太守林公愈窮極其源，復歸於官，載之郡乘，班班可考。皇慶癸丑，予誤渥來郴江驛祗應。上年皆以官本派之各縣，名雖規畫，實取於民也。思所以革其弊，廼問北湖之源，每歲皆民承佃，歲納租鈔三十兩有奇，究其利之所入，不啻數倍，予因語僚屬曰：「與其利入於豪民，孰若歸之於官，以助祗應，使民無受擾，舊弊可革。」令以館驛官本代納租課，買魚蓄養，歲收其利。然湖之北有泉穴深廣，所放之魚，皆逸入而不出，雖網罟古無所施。遂督令徐雲龍傭募工役，直湖之心築而堤之，亘湖之南北岸長百丈，廣可五尺，别爲前後湖。凡放魚於前湖，使無遺逸之患，後湖水勢若壅之大甚，必至泛溢，乃於堤之中斤木編竹爲插，水既流通於前湖，則魚不入於後湖矣。又於北樓之後橋之下築室三間，堤壅湖水，下流激輪爲磨，運機爲篩，以官本驗時價糴麥爲麵，晝夜計之，可破五斛，以充郴江驛祗應之用，餘

者依時價而市之。其養魚造麵之事，悉以郴州江驛吏掌之，置立簿册，常加檢覈。於是郴江驛沛然有餘，而各縣之民無復受前日之擾。先是，湖橋有亭，歲久弗葺。越明年，捐俸率先甃石爲橋，作亭于上，庶民相助，不日而成。水月映其左，玉雪映其右，迎恩而來，朝京而去，凡官民接送、休憩于此者，莫不心曠神怡，可以壯一郡之大觀。嗟夫！予之所以爲此者，非以要譽也，直爲民而已。後之守是邦者，倘能諒予之心，而不以爲迂，堤有損壞，增而築之；亭有弊漏，嗣而葺之；利之入官者，稽而推之，則官有餘用，民有遺澤，其惠又安有窮哉！若是則非惟郴民之是望，是亦予之所深望也。姑述本末以紀歲月云。三山王都中記。

知事雪牖鄭從仕《北湖詩》：開宴醒心處，當年太守亭。接天秋水闊，過雨遠山青。古寺蛟龍窟，韓祠鷗鷺汀。一觴還一詠，鄙俚相君聽。

郡守王本齋《和郴卿北湖詩》：雲容水態若爲模，髣髴風光似鑑湖。橋跨滄浪瀉寒玉，舟横沁碧滚明珠。且斟醽醁醉鸚鵡，底用娉婷唱鷓鴣。席上佳賓賢雪牖，高吟元不讓三蘇。訪古空遺跡，叉魚舊有亭。苔封荒徑緑，草没斷碑青。老樹根横水，雲蘆葉蒲汀。漁歌何處起，倦容倚欄聽。朱墨埋頭撥不開，强憑歡伯洗紛埃。江瀉鏡光緣石去，山將翠色入杯來。羨君得句成珠玉，愧我狂歌並草萊。欲問年來登覽處，虎丘山畔有蘇臺。

《遊北湖》：畫船搖曳泛空明，滿酌流霞倒玉觥。山鳥亦知遊樂意，夕陽高樹兩三聲。〔册十九卷二二六五頁十九〕

郴州府象臺志

【倉廩】

受納倉，在公廨東北隅，計六廒。〔册八一卷七五一三頁二十二〕

安仁縣志

【宮室】

玉真臺，在縣後。唐柳真君嘗欲建基其上，至今石壁上題墨猶存。宋趙彥端詩：「春色無窮巷，農鄉有太和。病嗟聞道晚，貧喜得閑多。草徑供徐步，鄰花獲屢過。層臺宜抗榭，誰與買烟波。」〔册三十卷二六〇三頁十七〕

【人物】

陳繫，居縣之長城鄉十九都。後周顯德二年，官授河東運使。〔册四四卷三一三三頁二十二〕

桂陽志

【山川】

藍嶺，在平陽西一百里七十步，周十五里，跨臨武藍山之地，薈蔚蒼翠，遠望如藍，故名。出銀鉛，今廢。劉接詩：「獵叟籐編户，傜人草結庵。」即此處。又云在平陽縣東，高七里，周四十里，與《平陽山志》差異。按唐貞元十五年，郴州藍山崩，豈是山耶？〔册一百二二卷一一九八〇頁十四〕

【倉廩】

舉子倉。先是民俗有不舉子，嘉定五年，趙知軍崇度始爲措畫，富者勸以義，貧者給以食，請於提舉司在城每歲支撥常平米二百石，兩邑各撥百石，其鄉都並於户絶、冒占等田撥充舉子田，鄉各置倉。軍委司法，縣委丞簿，充提督官。軍請寄居一員，每鄉請誠慤慈良寄居或士子一員充收支官。軍令本學保明士兩員，每都謹審不欺士人兩員，充附籍官。婦人有孕五月，供報附籍官，至生子一日，赴收支官請米七斗，周歲，再支三斗。兵籍半之。軍據提督官月申，半年類聚申提舉司。趙知軍有條約五篇，吴之案牘。〔册八一卷七五一三頁十一〕

【詩文】

《先備倉記》：桂陽置郡於萬山之巔，爲田極少，拙於營生，素無蓋藏，每遇春夏之交，即以饑告。常平之米有限，發廩不能供。高知軍不倚實念之，雖官給本錢置立米肆，俗尚偷惰，不能悠久。加之郡計素微，僅足輸貢，安敢望其贏餘。況承蠹耗以來，不能每事節縮，朞年廢舉。正此經畫，適臣僚有請，令諸路州軍多收米斛，別置廒眼，以備春時平糶之用。仍令本路常平使者核實，視多寡以議賞罰，俟滿替交割，同銜結罪，保明申省，乃與侯意脗合。由是益加撙節，蓄錢半萬，廣行收米，又無舟運，僅得米三千斛。大費區畫，於郡治甲仗庫之前，創立新倉一所，名曰先備，掌隸法曹，且先申於朝矣。時紹定改元孟夏既望，門人朝奉郎前知桂陽軍臨武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義丁軍正趙汝乳作記，立石於倉之前廡云。〔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三十六〕

前桂陽府桂陽志

【倉廩】

通惠倉。本軍舊有萬石倉，又有節愛倉、先備倉，皆所以廣賑恤也。然萬石一倉，事關朝廷，非本軍所得而專。止有節愛、先備二倉，可以歲續民食，往往局於所積，折於所糶，米盡倉空，殆成虛設。詳究其弊，在於貴糴賤糶。夫糴不貴則傷農，糶不賤則傷民，二者難乎

其兩全也！嘉熙庚子，朱知軍天錫，乃合二倉之額以通惠名之，計叁阡碩充數，分作兩年糶，循環不已，以廣生生無窮之惠，庶幾不困稅户，可濟細民。申請於朝，獲旨報可。省劄指揮，見之石刻，今録於後。《桂陽府創通惠倉省劄》：朝奉大夫權知桂陽軍兼管内勸農營田事、節制本軍屯戍軍馬、提舉義丁朱天錫申，照對桂陽爲郡，山多田少，重岡複嶺，舟楫不通，地瘠民貧，全藉步擔客米，以充日糶，往往赬肩負重，運至極艱。闔郡在城之民，何啻數千百口，上市之米，日有三十擔，則一日無欠闕。或米擔數少，嗷嗷待哺，殊不聊生。每歲收成之時，富家大室，率就郊外，賣糶四出，竟爲隣邑般販而去，不及城中之民。蓋亦勢使然爾。謂如臨武、藍山兩邑，名曰屬縣，而境連永道，自邑去彼則近便，到郡則遷廻，雖有軫念鄉曲之人，莫致轉移之力。故雖豐稔之年，徒爲富室之利，而城市細民，不蒙其惠，纔遇小歉，彷徨無措，比屋阻飢，壯者轉徙他郡，謂之青荒；弱者食嚙草根，以延朝夕。若官司亟行賑濟，續養民生，尚庶幾焉。則此見得本縣年年官糶不可廢，而管額苗米有限，常平義米有拘，恐不足以周徧糶用，此守令近民之官所當急爲措置者也。照得本軍前守之賢者創萬石倉，慮後政出納不謹，申請於朝，比常平法緣立例既嚴，大率累政，慮其累己，不過勞其扃鐍，遞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訾省，積埃聚壤，已不可倉矣！前守臣高不倚任内，別自令項糶米三千石，置一敖，名先備倉，仍許賤糶貴糶。夫以賤言之，如每升作十文，足以

利民，貴糴必照市價增錢收糴。展轉消折，不及數年，倉具而米不存矣！方其置倉之初，謀非不善，末流之弊，遂成乾没。坊緣高知軍具以其事申於朝省，且令新舊守臣係作元數三千碩交割，同銜申上。天錫去春交領郡事之時，徒聞先備之名，實無在倉之米，迫於交承之義，備員預名，然捫心隱憂，深恐重誤民倉，爲害甚大。於是撙節浮費，那輟俸餘，僅得錢伍阡緡。以禮招請諸鄉上户，厚加勸諭，曉以義理，且謂：「與其廣糴以收利，孰若先吾鄉而後他及；與其俟勸分而糴，孰若推有餘以周衆急。」於是立米價，每升拾伍文足爲定，隨其家力之高下，預借糴本之價錢。上户得錢，藉營運增搭以取利，較之旋糴時直不爲折閲，上户欣然聽從，争先責借。俟至次年，艱糴之際，仍作拾伍文足，糴與在城之民，米雖翔貴，價亦不增，使之常食賤米，而利歸細民。隨椿所糴之錢，轉作循環之本，不敢付之吏手，就與在城年德耆艾，衆所推服之人，爲之主張。歛散悉取今歲賑濟户口給曆分俵，在城之民，以憑日後批糴，一則可復先備倉叁阡碩之舊額，一則可倣江西社倉之遺意，名之曰通惠倉。天錫責在字民，所當勉盡職業，以圖永久利便。儻不具此，因依申控朝廷，依憑威重，則無以爲將來遵守之地。所合具申，伏乞照合申聞事。右劄付桂陽軍照會準此。〔册八一卷七五一三頁十九〕

桂陽府志

【倉廩】

豐裕倉，在府治後。〔冊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三十二〕

永州志

【山川】

九巖，在永州郡治。巖出池中者凡九，跨池爲橋，先賢題識具在，又創九巖亭於其上。〔冊一百卷九七六五頁七〕

【宮室】

思賢堂，在永州學。繪周濂溪、范忠宣、范内翰、鄒道卿、張忠獻共爲一堂，榜曰思賢。〔冊六九卷七二三六頁一〕

【人物】

柴景望，寶慶元年，以朝請郎任。明達政理，檢柅吏姦，更置簿書，不踰年，財賦自裕。人户輸苗，石減一斗，以寬民力。每歲發綱，斛加二升，以優運載船，又增水脚錢以與之。

在任除本路倉使。〔册二百一三卷七三二二頁四〕

永州府志

【山川】

舜嶺，在永州府東安縣西二十五里，有舜廟在焉。〔册一百二三卷一一九八〇頁十一〕

金紫嶺，在永州府東安縣北，居邵陽、武岡二縣界。〔同前〕

雷劈嶺，在永州府東安縣北四十里新寧縣界，昔傳山本峻絶無路，始因雷劈而開。〔同前〕

鳴水嶺，在永州府零陵縣，距城南一百一十里。有瀑布，水聲聞數里，故名。地接全、道二州界。〔同前〕

杉嶺，在湖廣永州府零陵縣，距城東一百里，抵道州界。〔册一百二三卷一一九八〇頁二十〕

熊羆嶺，在永州府祁陽縣北三十里。其山高峻，下臨深谷，驛路所經，實爲險要，有巡檢司、急遞鋪在焉。〔册一百二三卷一一九八〇頁十二〕

火星巖，在湖廣永州府西江外羣玉山，巨竹高脩，古木樛曲，地勝景清，爲零陵最奇絶處。〔册一百卷九七六三頁七〕

雲巖，在湖廣永州府境内西十八里，直松嵩山之前。松徑數百步，始至其巔。兩崖稜層皆怪石，有蛟螭盤屈之狀，其上天牕寶蓋，不可形模。地勢漸高，道人爲橋、爲堂、爲殿，皆因其次第，一穴可容百許人。嘗陰陰若雲氣蓊然而興，則斯須雨降，巖以是得名。由始平及今，遂爲禱祠之所。穴盡處有疊石窒其隘云。初異物以黄泥封之，與道人爲界，泥今亦化爲石，指痕尚存。「林深路轉山，巖虚雲觸石。是中立數椽，僅足安一室。斷罅開碧落，堂晝縣白日。孔蘖掛乳竇，蜚鼠傳石脊。山中古老人，對我誦記憶。昔爲鬼仙家，乃籍巨人力。劃地剖疆界，印泥遺指跡。至今百年餘，住世三度易。吾非梅子真，身是江南客。阿公鬢未霜，阿弟鬢如漆。詹子武夷俊，邂逅願已適。扶携一登覽，相與有儔匹。林逋葉靜能，俱來一同席。二子善鼓琴，無弦徒掛壁。日暮雲已歸，今夕竟何夕。徘徊卧白雲，華胥休更覓。」〔册一百卷九七六三頁八〕

讀書巖，在湖廣永州府夏曾山，前輩藏修其間者多矣。零陵通守蔣謹修《寶勝寺顧氏書院碑》云：「上可窺青天，下可披覽，其崖壁有數萬言，皆學者所書。元祐初，顧氏始營書齋寺東，上曰陵雲閣，下曰折桂堂，今存。」〔册一百卷九七六五頁十一〕

東巖，在本府治之東子城外。舊有湍流，相傳牧守流觴此水。〔册一百卷九七六六頁八〕

朝陽巖，在湖廣永州府零陵縣西瀟江之滸，舊無名稱，唐道州刺史元結曾維舟山下，以

地高而東向，遂名朝陽，有記猶存。自巖而下，復有一巖，流水出其中，入于江，其聲淙淙然，名曰流香洞。又有潛澗、小有、淵潛三洞，其旁有亭三，曰見勝、豁見、聽泉，凡十七景。自唐迄今，名賢留題皆鑱于石。〔冊一百卷九七六三頁十三〕

石乳巖，在湖廣永州府東安縣西二十里，中有石垂如乳。〔冊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十八〕

三門巖，在永州府東安縣北一百一十里。〔冊一百卷九七六五頁五〕

五峰巖，在永州府東安縣郭資福寺旁，怪石巉巖。峰上舊五峰亭，盡覽一縣江山之秀，今存遺址。〔冊一百卷九七六五頁七〕

含暉巖，在本府道州營道縣南五里，唐劉夢得有記。一名白石巖。何子應以金華名巖中之泉，亦曰金華巖。治平己未，周元公以永倅歸展墓，嘗與鄉人同遊，題名于石。〔冊一百卷九七六三頁十五〕

月巖，在湖廣永州府道州永明縣西南八十里崇福鄉，地名六伯町。宛然半月，廣大高明。巖下階級天成，因建寺曰雄山，階上爲殿，階下爲廡。〔冊一百卷九七六三頁十八〕

月帔巖，在本府道州寧遠縣由村。梁武帝時，有雙師自南嶽來，止於黃庭觀，居白馬巖。一日，臨溪浴即隱去，留所衣月帔在杉木間，數百年不壞，巖中座席舊迹宛然。〔冊一百卷九七六三頁二十三〕

【宮室】

相儒堂，在舊教授廳西。宋景定間，前教授皮龍榮入參大政，教授吴之道闢公廨之西，作堂以識其盛，今存遺趾。文有年記云：「三代而上，政與教一，故爲相者無非儒。三代而下，政與教二，故爲儒者未必相。伯禹以若稽古相，臯陶亦以若稽古相，周公以論道經邦相，伊尹之相也以《伊訓》，傅説之相也以《説命》，仲山甫之相也以古訓是式，衛武公之相也以抑抑威儀。儒不相乎？相不儒乎？蕭、曹以刀筆相漢，其或繼蕭、曹者，雖丙、魏可知也。房、杜以謀斷相唐，其或繼房、杜者，雖姚、宋可知也。儒不必相，相不必儒，良可歎矣。思文藝祖，咸五登三，宰相須用讀書人，明訓具在。自時厥後，以禮義廉恥養士，以大科異等興賢，魁彥彙征，鴻碩在位。理欲義利之辨，較然大明；内聖外王之學，見於實用。三百餘年，歷變雖多，元氣自若，用能祈天永命，以綿過曆之期，大抵皆相儒之効也。廼者鼎餗失調，負乘致寇，天子發憤，登俊去兇，海内翕然，號稱太平。於是參政知院泉渌先生皮公，實在政府。永之人士讙曰：『是嘗分教吾邦，鳳石流芳，鴞林被潤，而可無以表章之哉？』今廣文三山吴君，重温舊氊，乃闢公廨西偏作相儒堂，以識其盛，且俾有年爲之記。有年遜避固辭而不獲命，因述前聞以諗之，曰：相以儒，其所美在上。儒以相，其所美在下。二美具，而君爲堯、舜、湯、文之君，臣爲臯、夔、伊、周之臣，時爲唐虞三代之時。子之堂也，美將

疇歸？廣文曰：『余也敢忘聖天子用儒之懿識，參相行道之盛心與？固請書之。』惟參相學足以正天下之本，道足以格人主之心，望足以示南邦之式，暫茲授鉞，行矣秉鈞，宏業休功，日新月盛，夫豈區區二水可得私有者。抑筮仕之初，師道已立。舉周、張不言之秘，悉意剖發，士經指授，皆得以成德達材。萬口一詞，傳誦無斁。茲固廣文之所敬慕而不自已也。然則此堂之作，將以旌前猷，起後學，其益可勝既乎？參政長沙人，名在旂常，勳在彝鼎。廣文名之道，字逢原，由璧雍前廊登寶祐四年進士第，與余爲同年，制行姱清，立志超邁，行將召用矣。景定癸亥三月朔日記。」〔册六九卷七二三五頁十一〕

【詩文】

張浚撰《新學門銘》：宋紹興甲戌冬十有二月，永州學南門成，太守廬陵彭侯所建也。太守視民以身，以王事爲家事，政治既舉，又思有以教化之。得蜀文翁禮殿繪像本，使工次第摹寫堂之，勵士子以儀刑之。學復建斯門，闢壅塞，導勝氣，氣象甚偉。學舍廚廡，從而易新。示勸之意厚矣，宜銘之。詞曰：人不知學，莫適是身。學而不行，不學爲均。行之伊何，惟一惟誠。孝弟忠信，本之於心，成之於性，守之以仁。日積月化，粹然其醇。可以格天，可以感神，可以正物，可以化人。發爲詞章，德人之文。施於政事，君子之名。其道甚大，與天地并。凡爾爲士，勿替于勤。欽之勉之，無愧此門。〔册四九卷三五二五頁十八〕

舂陵圖經

【山川】

天湖，在寧遠縣麓牀山外。中有禽，大如鴈，錦羽，尾長六尺。湖之東有石洞，門外左右有石人立如冠劍云。〔册二十卷二三六六頁一〕

〔池〕

東池，在永州府道州宅堂之後。〔册十四卷一〇五六頁二十二〕

【宮室】

朝天門，在道州，通全永州大路。〔册四九卷三五二五頁十八〕

道州有營川門，通昭賀州大路。〔册四九卷三五二五頁二十四〕

道州城南有碧波門，下通大江。〔同前〕

甘泉門，在道州江之北。今名存而實廢。〔同前〕

下津門，在道州江之東。〔同前〕

魯仙臺，在定遠縣何侯宅之西。武德後皆以魯女仙，故名魯女觀，又曰魯仙臺。〔册三十

春陵重校圖經

【人物】

李長庚，字子西。寧遠人，後徙江華。郡守田察院如鼇、寓公何少卿麒俱愛其才，爲忘年友。擢紹興甲戌第，與張于湖、楊誠齋、傅内翰、郭都官、謝艮齋爲詩友。艮齋至以先生稱之，見之《雲山法帖》。入仕五十年，廉潔有守，不事生業，惟蓄書數千卷。讀書之室，八窗玲瓏，冪以簿楮，虛明可鑑，因號冰壺。官正郎位半刺。壽八十有六。公生平有詩癖，所賦幾萬篇，今《冰壺集》所刊才五之一耳。餘詩稊在家藁，蠅頭細書，皆公手澤。他文稱是，皆未鋟梓者也。

又曰義太初，字冲遠，營道人。先以詞賦居卿大夫首選，尋舍去，宗濂溪之學，學成連魁鄉薦，登淳熙戊戌進士第。居官方正，周益公、楊誠齋、朱晦庵、趙端明皆與之游，屢表其能。歷典高瓊二藩，亦號《冰壺詩》十卷。〔册十七卷二二五六頁十四〕

沅川記

【湖泊】

丹陂湖，《武陵圖經》：在武陵縣丹州村，廣百餘頃，水色微赤，故名。〔冊十八卷二二六一頁十五〕

沅州志

土產

提壺。〔冊十七卷二二五六頁十七〕

黃精。〔冊九四卷八五二六頁十八〕

【倉廩】

沅州府常平倉，在子城內西南。〔冊七九卷七五〇七頁二十一〕

豐積倉，在沅州西。〔冊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三十二〕

【人物】

陳安民，宋乾道間登第，官至通判。〔冊四七卷三一五五頁十二〕

沅州府志

【宮室】

忠賢堂者，乃郡守張侯某、盧陽王令憲之及郡守汪侯長陳之祠堂也。政和間，黄安俊作叛於盧陽之豐溪鄉，民多從之。有舒唱喏者，獨拒焉，夜遣其婦告諸郡。安俊殺其夫婦以徇曰：「無若舒唱喏之背我。」遂圍鎮江寨。張侯、王令率兵一千七百救之，夜駐於盈口。寇覘其罷勞，且未有守備，詰朝，自高山下薄之，衆將潰，請守、令以身遯，則曰：「爾衆就死，吾其獨生？」遂出戰，俱被執。賊迫守諭寨中降，守紿諾，至寨下大呼曰：「凡爲人當識逆順，我已陷賊，萬無求全理，汝等宜堅守，勿以我故懷二心。」守陴者不下，賊怒，并害之。邦人哀其忠，立祠於盈口報國寺，名其堂曰忠嘉，而歲祠以死之日。靖康之後，郡國往往無備，汪侯以在京四廂守禦來守是邦，謂沅人曰：「毋爲沅爲僻遠，賊不至此。」於是增城浚池，凡甲冑、刀鎗、弓弩及藺石渠答之屬，無所不備。侯率一年，適當紹興壬子歲，巨寇曹成果來攻沅，凡攻城之具，無所不施，城中皆有以應之。最後賊以鵝車洞子攻城，沅人以火竿擊之而退。郡民賴以安全，皆曰：「汪侯宿規守備之方也。」嘉泰改元，權郡陳侯彭壽慨想舊事，爲祠堂於郡學稽古閣之東廡，並列三君子之繪像，榜其堂曰忠賢。本學有碑，以紀其實。每歲丁祭，州委職事祠之。〔册七十卷七二三七頁十三〕

靖州志

【山川】

退田嶺，靖州去綏寧縣西四十里。〔册一百二三卷一一九八〇頁十一〕

風門嶺，在湖廣靖州府綏寧縣東一百二十里。比諸山最高。〔册一百二三卷一一九八〇頁二十〕

中洞巖，在廣信靖州西一百里，在來威寨西南七里。大略如古城巖，而中有鵝管石，蓋地近廣右云。〔册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六〕

青陂湖，在會同縣西十里。〔册十八卷二六一頁十四〕

【倉廩】

永豐倉，在州治北。〔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二十七〕

武陵圖經

【山川】

聖珠洞，在常德府桃源縣巖頭山。〔册一百三四卷一三〇七五頁八〕

【湖泊】

赤沙湖，一在武陵縣，見龍陽。〔冊十八卷二二六一頁二十〕

東湖，有二：一在武陵縣郡城東，周數里，受白馬湖之派。一在武陵縣城內東南隅，周二里。本官棄地，勢下瀦水。寶慶二年，林農丞岳屬置寨官濬之，填窪以種蒔花木荷芰。南以城爲堤，北接官道，散布亭榭，縱邦人遊觀。後袁監丞申儒增飾之，有魏鶴山了翁記。〔冊十九卷二二六二頁七〕

武陵縣南湖，在村北接白馬湖，南至沅水，長三十里，亦喬難陁修，俗呼難湖。多蓴菜，又名蓴陂。唐開元二十七年，李璡增築。宋朝清江劉攽客潭鼎間，有《南湖詩》二首：「湖波微漲日初長，水面花香柳綠黃。沙鳥喧嘲隨笑語，鯈魚驚躍近舟航。春心處處迷芳草，醉眼依依亂夕陽。信似習池風物好，偷閑賸醉兩三場。一罇芳酒數篇詩，坐待南湖夕景低。日昭杏花堆火齊，水涵天色湛玻璨。靜中魚鳥渾相忘，醉裏風光時易迷。還有漁舟澹客與，誰言不似武陵溪。」〔冊十九卷二二六五頁十〕

花湖，在武陵縣西南。〔冊二十卷二二六六頁十五〕

蔣湖，在武陵縣東。〔冊二十卷二二六六頁二十二〕

彭湖，在武陵縣東。〔冊二十卷二二六六頁二十三〕

七湖，在武陵縣堊田村，廣九十里，接安鄉境。水有七源，故名。〔冊二十卷二二六七頁三十〕

〔五〕

牛蹄湖，在武陵縣東北。〔冊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三〕

懸鍾湖，在武陵縣南，潭深無底。有古槎，青苔衣之，與水升降。旱則鄉民曳動，乃雨。〔冊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六〕

腦口湖，在武陵縣、澧陽分界。〔冊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七〕

高液湖，在武陵縣東。〔冊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五〕

櫟湖，在龍陽縣東北。〔冊二十卷二二六六頁十三〕

鱖湖，在龍陽縣，以魚名。〔冊二十卷二二六七頁一〕

象蹄湖，湖形如象蹄，在龍陽縣北。〔冊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四〕

大滄湖，在龍陽縣，即東滄所匯。〔冊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二〕

大小湖，在龍陽縣東北。〔同前〕

安樂湖，在龍陽縣，接沅江境。沅江古名安樂縣，故以名湖。〔冊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五〕

多知湖，在龍陽縣北。〔冊二十卷二二七一頁十一〕

大小龍湖，在龍陽縣，以有龍居之。〔冊二十卷二二七一頁十七〕

長湖，在桃源縣長湖山下。〔册二十卷二二六七頁三十一〕

飲馬湖，在桃源縣會瀼村，周廻三里。昔馬希範征彭仕愁，飲馬于此。〔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四〕

七里湖，其湖在桃源縣七里村，産菱有異味。昔楚平王嘗採以餉秦，故旁有採菱城，城有採菱亭。《武陵》。按沈林子斬郭亮之子七里澗，即其所也。語在採菱城條。《沈約傳》。〔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七〕

小網湖，在桃源縣東南。〔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三〕

勾陽湖，在桃源縣東北。〔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四〕

上下瓊湖，水色如玉。〔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十七〕

【倉廩】

武陵縣常平倉，在武陵縣皇華坊，凡九敖。中爲廳，曰稷思堂，取思飢溺由己之義。遇省倉受苗，則撥常平米來儲之，以供水旱之賑濟、賑糶及月支貧民之闕食者。〔册七九卷七五〇七頁二十二〕

社倉，散在武陵縣諸鄉僧舍。開禧末，郡守盧陵胡槻置。時丙寅後饑甚，槻力撙郡計，鄉撥米百碩以爲本，令士友掌之，以貸農民，碩收息三斗，委邑丞提督其事，農民受惠無窮。

其後所存多寡，則視所掌者何如爾。〔冊八十卷七五一〇頁三十一〕

糯米倉，在武陵縣東門外、報恩寺左。寶慶初，林農丞岳創，凡秫米皆儲焉。遇官釀，則以入城。〔冊八一卷七五一六頁十六〕

【陂塘】

按唐《郡國志》，於朗州不載他山水，獨志陂堰十餘處。夫盡水之利以裕民力，使雨暘不能貧之者，自古賢守令皆然矣。況順其勢而防之，使民無墊溺之害，其惠豈淺哉。

伏龍皇城陂。蒲湖陂。歐家陂。在龍陽縣上林村。上峒陂。沿田陂。小塘陂。小姑陂。薦藁陂。子母陂。在龍陽縣赤竹村。烏荆陂。四姑塘陂。獨樹陂。根塘陂。石子陂。龔家陂。蔡家陂。蕎下陂。煙陂。溪姑陂。在龍陽縣永豐村。以上漢壽鄉。大稔、竹隊二陂。在龍陽縣長樂村。煙陂。慕容陂。大小溪陂。在龍陽縣小塘村。雙家陂。魏師陂。流鹿陂。大小黃下五陂。在龍陽縣安立村。寬塘陂。黃塘陂。蒲姑陂。三股陂。深潭陂。上下韓陂。在龍陽縣押西村。根竹陂。芭蕉陂。苦藪陂。穀塘陂。大段陂。金堰陂。八方陂。小煙陂。白若陂。茭陂。在龍陽縣穀塘村。以上並在全節鄉。蹇陂。舊櫪陂。水門陂。柳公等陂。在龍陽縣武順村。胡塘陂。東薑陂。小若陂。下創二和等陂。在龍陽縣琅公村。以上鴻政鄉。鬼山陂。在龍陽縣專塘村。葉家陂。新塘陂。在龍陽縣白如村。胡老陂。武師陂。李鬼等陂。在龍陽縣安樂村。柘樹陂。藕河

陂。蔭牛陂。俞家等陂。在龍陽縣百奕村。青斡陂。赤崗陂。東隩陂。黃新陂。師姑等陂。在龍陽縣大羅村。以上永興鄉。孟大陂。曹巷陂。長湖陂。大白陂。竹夾陂。在龍陽縣汎洲村。石公陂。土塘陂。小土陂。杉樹陂。江家陂。在龍陽縣梅溪村。長渠陂。小渠陂。白田泥湖陂。袁家陂。在龍陽縣上會村。團山陂。洞城陂。小堰陂。祖產陂。黃公陂。在龍陽縣七曆村。以上滄浪鄉。湛運陂。官莊陂。在桃源縣白石村。古塘陂。姚陂。陳陂。在桃源縣大安村。以上桃源鄉。河陂。在桃源縣東柱村。白楊陂。在桃源縣白馬村。斗罡陂。李黃陂。在桃源縣淥蘿村。陳家山陂。在桃源縣延口村。龔、劉、向、孟、汪、鄧、楊、胡八陂。在桃源縣桐木村。以上仙瑞鄉。陳師陂。在桃源縣東村。菱陂。青塘陂。黃屯、蓮荷、上莊三陂。在桃源縣大高村。童家陂。在桃源縣後眷村。薛陂。在桃源縣仙洞鄉直逕村。大草陂。在桃源縣建寧鄉羅珮村。山陂。燕山陂。鄧河陂。在桃源縣大延鄉。以上並在常德府郡邑內。〔冊三四卷二七五五頁一〕

【宮室】

正己堂，在郡提刑司僉廳後，蓋取永嘉陳謙所書詩云：「大吏吏之師，其道先正己。反求力澄源，威權非所恃。」〔冊七一卷七二四〇頁三十〕

清古堂，在提舉茶鹽常平司。金華潘時嘗大書張思叔座右銘及山谷詩于壁間，字極清古，後因名堂。〔冊七一卷七二四一頁二十〕

曲臺，在郡提刑司西嚮舊廳側，取永嘉陳謙所書詩云：「宗伯舊爲丞，曲臺今作長。欽聞孔聖言，德理政刑上。」〔冊三一卷二六〇六頁一〕

澄江門，在武陵府城，當交衢。初名利涉，繼名安濟，林司業改樓其上，始定今名。樓俯清、沅江在左右，回眺闤闠，有紹興間運使盧奎《晚望詩》：「武陵都會俗豪奢，井邑雲連幾萬家。東望李洲餘橘實，西迎秦洞出桃花。宦遊稔識衣冠盛，罷去猶憐道路賒。十九年來人事改，暮山依舊鎖烟霞。郡枕寒江卧虎形，池饒千里勢寬平。曾勞秦楚雄吞併，幾誤孫劉力戰爭。尚憶笙歌遊綠野，豈期牛馬牧蕪城。夕陽杖策閑登賞，懷古觀今一愴情。郭外臨沅一水長，朝宗東下合瀟湘。昔觀競渡皆遊舸，今聽鳴鼙盡戰航。自古勝妖無過德，到頭兼弱亦因强。看看一洗腥羶盡，千里還聞有芷香。」〔冊四九卷三五二五頁二十四〕

桃川門，在武陵縣，取通桃源之義。〔同前〕

迴波門，在武陵縣，府倉委輸之路，本名鹽場，後易今名，有樓如澄江之制。〔同前〕

泮宮門，在武陵縣。舊名寧波，以近府學，改今名。有樓如迴波，而景物加秀，爲青衿詠歸之所。有盱江黃伯樞詩云：「雨入沅波細不流，楚蘭空結古今愁。風煙一段無人管，十里巖香桂子秋。」〔冊四九卷三五二七頁一〕

安靖門，在武陵縣，皆有樓。以上林農丞岳建。〔冊四九卷三五二七頁十四〕

朝宗門，在武陵縣，取趨京義。樓櫓壯觀，左湖右江，稍帶有甕門，上建亭，名富覽。〔册四九卷三五二七頁十五〕

常德志

【倉廩】

常平倉，在桃源縣東五十步。舊二倉，同一所，有侵移之患，林農丞岳爲常平使，命別建。〔册七九卷七五〇七頁二十二〕

苗倉，在桃源縣東百步。〔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十六〕

武陵新志

【人物】

陳堯臣。明清《揮麈後録》載周鄉所記陳堯臣決伐燕之策，蓋出於天下公論，而堯臣之子倚以財榷行都，張全真參政日，載真僞作一禮可以但作全真文字。近覽李仁甫《長編》云：紹興元年正月四日辛丑，中書舍人胡交脩言，人臣之罪，莫大於誤國；自古誤國之禍，莫大於燕雲之役者。燕山議首與夫用事之臣，大者誅戮，次者流放，而陳堯臣者獨仍舊故

秩，廩食縣官，置而不治，豈所以上慰宗社之神靈，四方之痛憤哉。堯臣爲國召亂，不知罪惡之重，乃敢自引於乞爲郡守。今雖爲宫祠，叨切食禄，臣愚伏望睿旨削奪堯臣在身官爵，投竄遐方，以懲其惡，以謝生靈，爲後世臣子誤國之戒。詔堯臣主管臨安府洞霄宫指揮，更不施行。書之于編，益知郤之言不厚誣，且非明清之私意，事見《長編》第一百五十九注。後閱《中興日曆》，宰執奏乞行遷責，高宗云：「豈可以因乞差遣，反遭貶邪？」止罷祠焉。〔册四六卷三一四八頁八〕

武陵圖經志

【山川】

黄鷂湖，在武陵縣永壽村。一名鷹湖，常有鷹鳥捕魚其中。〔册十八卷二二六一頁二十二〕

白馬湖，在武陵縣青陵村，廣三十九里，深數丈。解者謂湖形類馬而水色白。按顔真卿書横山廟漢碑，謂神居武陵，其地有湖。每出，則神獸前道，形如白馬。名當始此。一曰白馬陂，《方輿記》。又稱純紀陂或純陂。《通典》。産菱、芡、菰、蒲、翠荇、白蘋、紫蓴、烏鯽。舊志及陂書。晉安帝時生千葉芙蓉，桓温徙種他所，輒枯。靈運《草録》及《方輿記》。承平時，郡人春必游之，秋爲采菱之嬉，劉禹錫嘗賦《采菱行》。「白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錦綵鴛翔。盪舟遊女滿中央，

採菱不顧馬上郎。爭工逐勝紛相向，時轉蘭橈破輕浪。長鬟弱袂動參差，釵影釧文浮蕩漾。笑語哇咬顧晚暉，蓼花緣岸扣舷歸。歸來共到市橋步，野蔓繫船萍滿衣。家家竹樓臨廣陌，下有連檣多估客。携觴薦芰夜經過，醉踏大堤相應歌。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一曲南音此地聞，長安北望三千里。」湖旁有采菱澗，宋柳特進拱辰作歸老橋處也。湖舊有堰，溉田，利與鄭、白菱。記。隋刺史喬難陁、唐李璡皆增築，宋朝守孫存道修之，今廢。李悅齋皇有詩：「白馬湖光綠染衣，蘭舟溶漾綵鴛飛。閑愁不到秋風後，聽唱蠻歌月下歸。」〔同前〕

白水湖，一在桃源縣黃村，一在桃源縣烏頭村，一在九江府。〔冊十八卷二二六一頁二十四〕

山湖，在龍陽縣西北。〔冊二十卷二二六六頁二〕

馬長湖，在龍陽縣，以人而名。〔冊二十卷二二七〇頁十三〕

白子湖，在武陵縣永壽村，俗呼曰白湖。〔冊十八卷二二六一頁二十四〕

【倉廩】

省倉，在武陵縣慶豐坊。凡十有二廠，中爲廳事。歲收苗米而儲之，以供官傳、軍糧及宗姓之廩。受職田米，以供官之有職者。率皆武陵縣所輸爾。餘三邑各自受輸，間就府納。

省倉，在皇華坊。受苗則撥常平倉米來儲之，以供水旱之賑濟、賑糴及月支貧民之闕

食者。〔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十二〕

平糴倉，在武陵縣開元寺西廡。寶慶元年，林司業坰所創。初坰以鼎民無甚富者，遇歉歲，官强勸之分，是官不自恤貧，而反失安富之理，故撥錢糴米，名曰平糴。每春夏則視元價糶之，使市價不踴。米出錢入，則秋冬復糴，使無傷農之弊。通判趙師恕亦助錢萬緡，甚悠久之利也。有記：武陵北間數萬户，而城内乏積穀之家，日仰鄉民輦負以給。其或雨雪連陰之月，農甿竭作之時，市以艱糴告官，必爲之發倉移粟而後濟，固不待歲歉而然也。司成林公以嘉定癸未出守，適水澇爲沴，蕩民田廬。公請于庾臺，出常平積粟以賑之，存活數千計。水退，躬行江趾，捐金築堤，高廣可數丈，延袤且百里。自是民無水患，湖田歲稔。盡心於民，蓋切切矣。惟是賑荒一事，不免取之常平，常平不足，則勸分於産户。故常平所積之數日耗，則有虧於公；産户科糴之擾日甚，則有病於私。公慨然曰：「糴濟美事也，病民則不可行，虧公亦不可繼。」退度府庫之羨，散糴於産米之鄉，幾萬餘石。而貳車司直趙公，復以經常之餘捐萬緡以助。於是倚倉於開元寺之西，爲敖有六，積米可容數萬斛，榜其倉曰平糴，蓋取李悝之遺意，而尤便於民焉。當粒米狼戾之秋，則每斛增市價二百以糴，蓋以濟常平之乏，而免大家般運之勞，使市價平而公私便，此我公建倉之意也。公將受代，再輟府金五千緡，以豐糴本，拳拳此邦，爲經久之利者可知矣。〔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十〕

椿積倉，在武陵縣西寨中，凡二十廒。紹定初，朝論令諸郡撙費儲米，提刑林農丞岳攝郡，糴及萬碩餘，後以有守而止。明年，再攝事，繼糴二萬餘，且立定式，許郡借支，而以新米償之，便無陳腐之患。有記：寶慶二年十一月，司農丞四明林公，以湖北憲使兼府事，恪遵上命，積穀備荒，甫及數月，得米一萬一千二百餘碩。雖籍其數上之朝，公之意未屬饜也。紹定二年三月，公復兼領，益務廣儲過前數，至二萬一千碩有畸。先是未專置廩，姑附于府倉北隅。今乃闢慶豐坊官地，別創一廩，爲屋二十四楹，中設廳事，旁列廒張，前建門扃，周繚垣整，規模堅壯，落成。疇竊惟皇朝開國，一以仁爲家法。庾司置使，專爲賑民。凡所屬部，既皆各有會積，以備旱澇。聖上光紹前烈，猶慮蓄積未豐，因廷臣有請，令州郡更爲先具之備。公念積蓄之設，本以利民，然碩以萬計，卒下易辦，儻措置失宜，是利未至而害已見。公益裁省浮費，抑絕侈供，以資糴本。又擇僚屬材而不苛者，多方招誘，增直平槩，故人樂與官爲市，不擾而集。自非體國固本、約己濟物，何以及此。且復深思却慮，俾每歲以新易陳，期無耗腐之患，永爲定式。繼是得賢牧守增廣美意，斯民被惠，何有紀極。右通判朱疇記。〔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三十二〕

永壽鄉倉，在松林寺，今管米三千二百八十石有奇。〔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五〕

宜陽鄉倉，在寶峰寺中，今管米千二百石有奇，穀四千九百石有奇。〔同前〕

【物產】

人面竹，其幹與常竹無異，惟近根處節鱗次而差長。又有斑竹紋如玳瑁，類湖湘所產，皆出建陽，人多以爲杖。〔册二百二三卷一九八六頁十九〕

【宮室】

二僊碁臺，在桃源縣緑蘿山頂，鄭郭僊跡也。〔册三十卷二六〇四頁四〕

【詩文】

趙師恕《止戈堂記》：天下郡國以武得名者，莫先於武陵，實先漢高祖所置也。屬邑別有義陵，後漢省之。晉潘京對趙廞，猥謂郡初名義陵，世祖徙郡東出，始更義曰武。京本郡人，言四百年前事已如此繆誤。樂廣嘗恨京不學，殆指此類。余所居官，未始換易扁牓，而此堂故號偶觸余先君子諱，不可不改。論武之德，極於止戈。郡得武名最先，當表而出之，故以止戈名堂，實爲宜稱，且不應移他所也。著雍閹茂極陽丁卯，與張敬夫、馬會叔、何德器飲酒堂上，因屬敬夫書而揭之，並刻此告來者。〔册七一卷七二四二頁三〕

促行。柳文有《和竇郎州寄二十八促行》之詩，蓋是宗元、禹錫去遷所作也。禹錫《宿都亭詩序》尤詳。

子厚詩：投荒垂一紀，新詔下荆扉。疑比莊周夢，情如蘇武歸。賜環留逸響，五馬助

征騑。不羨衡陽鴈，春來前後飛。

劉禹錫詩：雲雨江湘起卧龍，武陵樵客躡仙蹤。十年楚水楓林下，今夜初聞長樂鍾。

〔册九五卷八六二八頁七〕

常德府武陵圖經志

【倉廩】

思濟倉，在常平倉之左。先是坊郭貧民多有生子而不能舉，停喪而不能葬者。寶祐二年，提舉劉吏部籈捐合得公用錢，撙節其他浮費，置思濟一莊，計種子一百八十石五斗六升，歲可收租穀文思院斛一千四百二十八石有奇，專儲以爲舉子、舉喪者之助。遇生子，廂官登時保明申上，給穀三石。死亡，除久例給棺木外，亦給穀三石。歲終會其數，書於籍，申朝省。劄下永成式，不許移用。〔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三十四〕

武陵續志

【官署】

義濟局，在皇華坊之北。至元癸巳，因本府連年水旱相仍，百姓艱食，至於鬻妻賣子，

不營一飽。賊盜公行，餓莩遍野。重以辰陽溪蠻嘯兇，掠鄉民，殺縣長吏，其驚散流離至于是郡，丐食於道路者，何可數計？郡推官河南薛公友諒聞之，愀然曰：「生民如此，聽其無可告乎！」遂建言于肅政廉訪分司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民一日不食則飢，飢則荒，寇攘姦宄，由此起矣。常武厄於旱澇，幾四三年，境内之民，數米而炊，併日而食，猶不能圖，鬻妻貨子，習以成風，甚至掠人之妻，竊人之子而貨者，禁戢之法雖嚴，而終不能止，蓋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苟能使溝壑之民，轉而有温飽之計，則孰願其父母妻子離散，爲惡不悛乎？檢照得至元新格内一款：該諸遇災傷闕食或能不悋己物，勸率富有之家，協同周濟困窮不致失所者，從本處官司保申上司申部呈省。欽此。參詳官司雖曾賑糶，止及有資之家，貧苦細民，略不沾惠。至於發倉賑濟，必俟朝廷明降，不惟緩不及事，借使從請，止救一時之急，終非常久之策。又且湖右郡縣，地瘠民繁，貧窘之人，率多就傭富室，甘任厮役之責者，饑寒使之而然也。宜令所屬司縣富實主户，遇各家佃户闕食，隨即借貸，無令饑餓。如是鬻妻賣子及别作非爲者，事發到官，主户一例坐罪。如此，則主户惟恐罪及其身，必能賑救佃户，不必鬻賣妻子矣。鄉村豪富之家，果能協同周濟困窮，使貧民不致失所者，亦仰本處官司，依上保申上司定奪，亦勸善之一端，是一舉而兩得也。」憲司嘉公所言，移牒本路，行移合屬，依上勸率。果有似此濟民，富實之家所借米糧，若及百石之上者，保勘是

實，開具姓名，就申上司，別加優禮施行。本路移准憲司公牒，就檄薛公勸分賑濟，以杜其源，人賴以活。武陵、桃源二邑，爲村百二十有二，勸主户七百五十有七，賑貸至百石以上者，五十七户；百石以下者，爲户七百，通爲穀二萬四千二十四石有奇，而所活飢民，爲口凡三萬三千八十五。薛公不憚勞瘁，於深山窮谷間，冒雨雪，涉險阻，始終六閱月，力就乃事，聞之省臺，皆嘉公所爲。公又乞行之鄰郡，而澧之賑貸，亦得穀一萬二千一百八十九石有奇，而所活飢民爲口三萬六千九十；辰陽亦得穀九百七十有奇，而所活爲口四千六百五十有六。廉訪迂軒趙公世延謂賑濟一事，固活飢民，若後行之者，委非其人，反爲民擾，當爲經久計，盍援龍陽義倉例，實無窮之惠。薛公聞之，欣然遂勸率好事者，隨所出穀蓄之，明置簿籍，以廉平者主之，仍請廉訪分司巡行日點視，以革侵漁及多寡予奪之弊，始置是倉。石潭丁公易東、丁坡趙公時爛，首倡各出穀五百斛；繼而總管馬公應翔、轉運司同知安公衡，各出穀二百斛；運副劉公良出一百斛；郡士陳天錫出三百斛。薛公又言于憲司曰：「看詳義倉之設，本以爲民，近年以來，廢而不立，百姓稍有飢荒，莫知所措。幸蒙廉訪分司官力主其事，卑職遵奉分司興復龍陽縣義局美意，因委賑濟間依上勸率，立到局分，似有條理。若將糶到穀價，於秋成日又行收糴入倉，不無生受，又恐所立局分，間有委人不當，似前侵用未便。照得本路，見依奉上司對斷没魯希文等項官田，丈量到水田八千六百

四十二畝六分，與其付之權豪，曷若於內選擇膏腴田土三千畝，買爲義倉之田，將每歲所收課利，於貧民闕食之時，一例賑濟，不取價錢。不惟爲救荒良法，可以久行，又且飢寒之民，永受實惠。」憲司看詳所言，誠爲救荒長策，牒本路，如奉上司明文至日，際留膏腴田土三千畝，令本路義濟等局，照依官價，於本局糴到穀本內出備鈔兩收買，取具本路管不違悟，依准牒司。迂軒書額，鐵峰張公山翁爲之記，經歷韓公持厚提調。元貞二年，憲司牒府治中于公亨提調。余既發明《大田》之詩，記澧陽義濟倉矣。古鼎經歷韓君持厚，不憚入山，授簡於余曰：「吾郡非澧陽比，西南阻山，東北濱湖，山田喜雨，湖田喜暘，雨暘若時，民僅自給，土瘠而生聚繁也。邇年入夏恒雨，而湖田爲魚梁，入秋恒暘，而山田作龜兆，下民何罪，上天降災，流殍載途，深以拙於芻牧自愧。癸巳之歲，憲臺趙公下車，訪民疾苦，廉得其實，委推官薛友諒詣諸郡，勸分通計二萬餘石，民略蘇矣。公曰：『此備急方，非遠猷也。吏持符入鄉，不特人勞於具饔飧，且有抑勒之害。甚者受賂逞私，擅多少予奪之柄，其何以堪？』因行部至龍陽，見前尹毛沆義濟倉規約，遂補其弊而更新之。曰：『此可行之天下，獨不可行之一郡乎！』爰諭所屬，乘豐年，量力義助，作倉儲之，歉則計口貸貧民。一言之出，官民響應。桃源、武陵二縣，已率到三千七百石有奇，而願從者未艾也。倉在前常平提舉司之後，專委持厚提其綱，閑良官趙時爛、前書吏盛必達董其事，輪儒生二人，各其出納，

府司不得與聞，防轉移他用也。綱正條不紊，有朱真二先生之意，實爲生靈無窮之壽脈。予記澧陽矣，於吾郡靳一言乎！我將勒之金石，以詔方來。」余受簡謂經歷曰：「此周家《甫田》遺意也。《甫田》之詩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夫凶穰在天，有國者不能免，古安能長有年哉，上有歛散之法也。歛散之法，於商爲助，周之徹亦助也，降爲常平義倉矣。今義倉亦不可復見，故望之衰多益寡之家，萬家之邑，必有萬鍾之家；千家之邑，必有千鍾之家，利有所並也。萬鍾千鍾分斗筲以入吾倉，不過溟海之涓滴耳。凶歲散之，等丘山之惠，貧人不日糴，則市價自平，市價平，則民食足。故歲雖凶，而民不飢，是凶穰在天，而長有年者在我也。若上無歛散之法，則蓄賈遊於市利，不倍不糶，故雖樂歲，貧者色猶飢，況凶歲乎？是凶歲乃以相蓄賈也。有人心者，忍使蓄賈操貴賤之權，細民糴死徙之厄哉。余故謂歛散之法，有年之道也。而趙公力行之，楊公贊成之，可謂能作天牧矣。余尤有望焉。毛司舉行於一司，二公充拓於千里，今之長民者任之勇，後之行部者續其仁，則永永有年，而食我之天，與覆我之天，不能以分輕重。然食而無教，則禮義喪風俗壞，雖有粟，吾得而食諸？經歷歸而語爾馬侯及爾同僚，詔其父老而誨其子弟，毋背親而即疏也，毋逐末而喪本也，毋囂訟而敗羣也，有一於此，喪禮義，壞風俗矣。得不負二公義濟之德。」右鐵峰先生張山翁作。〔册一百七八卷一九七八一頁五〕

魚湖局，亦制司所創，舊額在四邑者有二：曰常平，則民輸錢買樸者也；曰省司，則民户祖産輸税者也。皆佐郡用。淳祐初，制司創局收其利，郡計自是浸匱，通判別模攝府事日，始自龍陽至城下措置網罟，名曰上九潭，非舊額也。〔册一百七八卷一九七八一頁八〕

備邊局，即加納局也。建炎調荆鄂軍討沅寇，監司親往督捕，抽鼎州苗赴軍前輸納。鼎民憚於地遠，乞就郡輸苗，每石加納五斗，以裨官司運費。及寇平，運罷，而加納米遂不復除。淳祐三年，京湖制置使孟珙，因白劄子獻本府三分租米，判云：「與其資州郡之妄用，孰若助大司之供億。」始令提刑司檢法官李一馮置局收受，名曰備邊局。自此加納米盡歸制司，胥徒蠶食日繁，而民始疲於共命。異時邊烽寧息，復承平舊制，民之望也。〔册一百七八卷一九七八一頁十〕

【倉廩】

廣惠倉，創於淳祐十年提刑徐㮚任内，有記跋，已附載圖經。〔册八一卷七五一三頁十八〕

【宫室】

府治儀門，舊基湫隘，寶祐元年，郡守楊監丞遐重建。〔册四九卷三五二五頁十二〕

府學門，先是更革不常，紹定六年，教授趙汝抑移門西向，因門爲樓，俯瞰沅江，其説取坤申長生水之祥。鼎士自開禧吴彭老擢第之後，累舉多不利於科，至是有王在、周轔同賜

端平乙未第，自此科不乏人，由比年士風之盛，與地靈適相符合故也。講堂後直舍扁曰絜矩，嘉熙間教授潘凱立，提刑董槐書。〔冊四九卷三五二五頁十六〕

常德府志

【山川】

玉石巖，在湖廣常德府龍陽縣東北五里，高百餘丈，四面石壁聳峭，旁有石玉色，故名。山腰又有佛跡，巖中廣數丈，謂巨人跡印其上。咸平戊戌，賜太宗皇帝御書百二十卷，邑人依巖閣之，後燼於兵火。下有佛跡寺，治平間改賜普和額。〔冊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十七〕

龍門洞，在湖廣常德府武陵縣西七十里。其中深邃，下有龍潭。〔冊一百三四卷一三〇七四頁十二〕

泗汀場湖，在沅江縣西北。〔冊二十卷三三七一頁十五〕

喬江場湖，在沅江縣南。〔同前〕

酉港場湖，在沅江縣西北。〔同前〕

新興場湖，在沅江縣東。〔同前〕

東濱場湖，在沅江縣東。〔同前〕

武陵場湖，在沅江縣西北。〔同前〕

桃源場湖，在沅江縣西北。〔同前〕

團併場湖，在沅江縣西。〔同前〕

株木場湖，在沅江縣東。〔同前〕

漉池場湖，在沅江縣東。〔同前〕

泗堤場湖，在沅江縣東。〔同前〕

馬頸場湖，在沅江縣西北。〔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十六〕

鳳港場湖，在沅江縣西北。〔同前〕

白泥場湖，在沅江縣南。〔同前〕

大潭場湖，在沅江縣南。〔同前〕

【詩文】

《梅齋翁椿年建葉德符作詩》：子真隱仙地，何年玉妃謫。雲林莽蒼外，艷艷寄幽絶。小齋靜窗几，開簾照眉睫。將渠江南春，伴此天涯客。靚粧清晨露，踈影黄昏月。對花真可人，却憶西園别。寄遠豈無情，躊躇不忍折。飲酣動狂吟，未害心如鐵。人言百花先，我喜歲寒節。雪霜飽憂患，松竹伴孤潔。東風桃李時，紅紫鬧春色。縱復有此香，信知無此

格。〔册三十卷二三五三九頁二十二〕

龍陽志

【湖泊】

大白湖，在縣西北。《隋志》龍陽白查湖是也。〔册二十卷二三七〇頁二〕

澧州志

【湖泊】

澧州南湖，在澧陽縣西四十五里。蘇後湖別墅在焉。〔册十九卷二三六五頁十〕

伯伯湖，在州文田村。〔册二十卷二三七一頁十二〕

大小溶湖，在澧州安鄉縣南平村。〔册二十卷二三七一頁十七〕

温水曹田湖，在陽由村。〔册二十卷二三七一頁二十〕

新窖查子湖，在青林村。〔同前〕

黄客麻溢湖，在文田村。〔册二十卷二三七一頁二十一〕

馮占魏池湖，在南平村。〔同前〕

澧陽志

【山川】

瓊洞，在湖廣常德府澧州慈利縣西四百里。〔册一百三四卷一三〇七五頁十〕

黄客湖，在澧州安鄉縣東。〔册十八卷二三六一頁二十一〕

黄八湖，在澧州李渠村。〔同前〕

白子湖，在澧州安鄉縣西。〔册十八卷二三六一頁二十四〕

杜公湖，在澧州安鄉縣西。〔册二十卷二三七〇頁五〕

馬公湖，在澧州楓林村。〔册二十卷二三七〇頁六〕

鶻鴿湖，在州澧陽縣，在寶湖之東，遇寶湖汎溢，匯而爲之。或云槲葉河。〔册二十卷二三七〇頁十〕

馬田湖，在澧州安鄉縣西。〔册二十卷二三七〇頁十二〕

馬長湖，在澧陽縣東三十五里。〔册二十卷二三七〇頁十三〕

魚田湖，在澧州泰明村。〔同前〕

鴨踏湖，在澧州安鄉縣南。〔册二十卷二三七〇頁十四〕

魚流湖，在澧州安鄉縣南。〔同前〕

豬戟湖，在澧州安鄉縣東北。〔同前〕

東田湖，在澧州安鄉縣東長壽村。〔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頁二十五〕

大溶湖，在澧州安鄉縣西。〔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二〕

大滋湖，在澧州安鄉縣東北。〔同前〕

大桑湖，在澧州安鄉縣南。〔同前〕

大黄湖，在澧州安鄉縣西。〔同前〕

小溶湖，在澧州安鄉縣西。〔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三〕

小澌湖，在澧州安鄉縣南。其水流入溪港。〔同前〕

小桑湖，在澧州安鄉縣南。〔同前〕

靈臼湖，在澧州安鄉縣東北。俗呼爲靈匱湖，相傳謝宣明之匱，至是而舟不動，遂從其詒命，葬於黄山之巔，然無所證也。〔册二十卷二二七一頁十三〕

【土産】

黄精，澧州。〔册九四卷八五二六頁十八〕

人面竹，類云出慈利黑石山之下，然未之見也。〔册二百二二卷一九八六六頁十九〕

【倉廩】

常平倉，在州完之東。趙侯鼐建。〔冊七九卷七五〇七頁二十一〕

鹽倉二，其一在車渚鎮市，其一在安鄉縣。〔冊八一卷七五一六頁二十〕

【詩文】

《耘蔬》：蔬圃晚行樂，老傭携鍤過。地偏人跡少，天闊鴈聲多。落日棲榆柳，涼風卷芰荷。清砧起鄰屋，我有舊漁簑。〔冊二八卷二四〇七頁十一〕

郭貫詩：冬至後一日獨坐，分司精舍教授李伯棟、提領張用夫持早梅一枝相訪，洗琖命酌。翌日有詩：「纔放冰梢三兩花，已分春色到詩家。幽香自與吟懷遠，高韻能教飲興加。相伴青燈映書卷，也勝曉月印窗紗。瓦瓶坐對清無寐，細聽簷風落玉沙。」〔冊三五卷二八〇八頁十〕

劉子澄撰《澧州羣賢堂記》：四明林公岳守澧之明年，議祠澧先賢，稽載驗聞於《祥符郡志》，得楚相申公鳴，於晉史傳得吏部尚書車公胤、宜都內史猶子該、內史周公級，於唐史志，得校書郎李公羣玉，曰澧產也，祠之宜。既又曰楚三閭大夫屈公平，嘗遊澧作《九歌》，我朝文正范公仲淹嘗讀書安鄉，處士蘇公庠嘗家焉，則寓澧者也，祠之亦宜。乃瀕龍潭，築室繪像，而識名氏，命澧尉劉子澄董役焉。既成，復俾爲記，子澄不敢辭也。謹按申公相

楚，誅白勝，以父死賊，故自殺。靈均不忍去宗國，尸諫而後已。尚書忤會稽王公子被害。該奉叔父命約譙王舉義，見殺於道將。內史僅免，然抱志以沒。李、蘇二公，則又詩人云不願仕，或仕輒棄去，仕而行者文正耳。八賢落落千載間，其出處不齊若此，一旦合祠，如齒諸黨，茲非賢守以有材尚澧，且風澧歟！嘻，正主庇民，士志然也。今澧賢八，而徇忠五，肥遯二，有志斯世者，可以懼矣！窮而在野，辭曰獨善；出身許國，則有君父，焉所逃命義之戒哉！變臨乎前，舍生取義可也。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識微之士，芥視軒冕而弗顧歟！賢其人而迹其所以遯，向微范公，來者幾不信《易》之有泰矣。雖然，仕已，時也；死生，命也。古之達人，仕已則一，生死不二，故臨變就義者，類蟬蛻於溷濁，況其間得全其天者乎！悠悠古澧，江山如舊，尚有騎風駕霆而過之，請作歌以備迎送焉。歌曰：主辱兮忘家，國安兮親寧。奈何有軀兮而焉自形，寧隕絕兮無生。望蒼穹兮痛徹，君精誠兮爲列星。蕙肴兮椒漿，歷芳蕪兮薦君堂。君不來兮予愁，渺貝宮兮誰留。高丘之人兮爲君妬，聊澧浦兮消遥。熠耀兮高明，讀經兮漱芳。仕不辰兮經以不信，蹇道直兮難行。人心險兮劍戟，公歸來兮故鄉。

陰凝陽兮血塗野，臣力微兮肝膽怒。睨堦庭兮激諸子，往間道兮戴盟主。陳志誠兮冠期舉，事危就兮天弗假。天高兮蒼蒼，君奈何兮歸來雙。蘭之江兮有洲，環堵兮蘭幽。胡獨微兮臺閣，留不歸兮焉求。詠歌兮卒歲，名與兮江流。

酌水兮澧

清，酹月兮洞庭。公讀書兮湖上堂，波濤卷兮胸中甲兵。浩然兮長在，烟水兮茫茫。　鶴書賁兮林丘，假截徑兮予羞。曳杖兮長歌，清風賓兮明月友。雲山兮未改，羌何日兮公遊。〔册七十卷七二三七頁五〕

趙世延《寄夾山芳別圃》：本來包却太虛空，萬象森羅立下風。假使悠悠千百世，聖人復出此心同。

薛友諒《勸分山行至日偶得俚句寄呈西埜廉訪》：蕭條行邑歲將闌，半山在途雨雪間。百姓不堪飢欲死，一身焉敢自求安。流移遍野多枵腹，撫字無功獨厚顏。人道今朝是長至，旋沽村酒慰荒寒。

鄒燧《過桐江擬訪紫雲梅塢二郭丈風急舟疾不果一見遂賦寄之》：紫雲家住此山邊，梅塢詩壇峻插天。路便好尋揚子宅，風狂難泊米家船。一生自歎身爲役，數里相思鴈不傳。雲想無心重出岫，梅應傲世學梅仙。

李庭詠《閏臘月望日立春大雪寄蘭江諸公》：泥牛推倒不多寒，便覺和風天上還。苒苒祥雲來海外，紛紛嘉瑞滿人間。酒能紅頰生春暈，花不嫌人上鬢斑。夜坐醒來詩興發，客懷如此未爲慳。

《十七夜雪月交輝再寄諸公》：東風蕩盡四垂雲，悅若初開渾沌昏。天苑瓊花收不去，

廣寒蟾魄故來吞。須知圓缺難爲地，肯爲清寒便掩門。貪賞不知天早晚，一盃還欲借春温。

郭貫《覆視澧陽旱傷馬上得小詩數首寄贈府推公亮庶幾以告牧民者》：長民職在牧斯民，疾痛當思切己身。一婦一夫皆我責，忍同居越視秦人。食將適口須兼味，穀不充腸奈若何。寄語豪門飽温者，由來益寡在掊多。深山窮谷遍飢人，食盡田螺到草根。賑濟明條今已下，要將實惠答天恩。訪求民瘼監司責，撫養黎元守令功。所願同心敷德澤，盡回列郡入春風。沴氣爲災事豈常，救荒新政要論量。武陵前日活民策，人道今行到澧陽。〔册一百四九卷一四三八〇頁五〕

《車武子讀書處》：父老相傳此地靈，斷碑没墨水雲腥。秖今幾載蘭江上，老盡秋風不見螢。〔册一百五二卷一四五四四頁十一〕

澧陽新志

【倉廩】

義濟倉，舊制置分司酒庫。〔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三十五〕㊀

㊀《大典》原作「澧陽新志」，「澧」當「澧」字之誤。

裴淵廣州記

東官郡煑鹽，織竹爲釜，以牡蠣屑泥之，燒用七夕一易。〔册一百六十卷一四九一二頁五〕

有桃竹。〔册二百二二卷八六五頁二十四〕

南海志㊀

建置沿革

廣爲《禹貢》揚州之境，按晉、隋之書，並謂交廣之地，爲《禹貢》揚州之域。《唐志》亦云：嶺南道蓋古揚州之南境。周職方之地，《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八蠻七閩之人民。史稱蒼梧、九疑、韶石皆舜迹所至之地，亦不得爲荒之服。春秋有於越，按《春秋》定公五年，於越入吴。十四年，於越敗吴于檇李。哀十

㊀《大典》卷一一九〇五廣字韻廣州府有廣州府境之圖、廣州府南海縣之圖、廣州府番禺縣之圖、廣州府東莞縣之圖、廣州府新會縣之圖、廣州府增城縣之圖、廣州府香山縣之圖、廣州府清遠縣之圖、連州郡境之圖、廣州府陽山縣之圖等一〇幅，見圖版七一——八〇，《南海志》、《廣州府圖經志》、《湟川志》等可參閲。

三年，於越入吴。杜注：於，發語聲，即勾踐也。舊志云：五臣注：今南海在焉，即其地。蓋引《文選·吴都賦》注。戰國時楚興兵伐越，遂屬楚爲百越。《史記》：勾踐六世至無疆，楚威王興兵伐之，大敗越，殺無疆，盡取故吴地。越以此敗，諸族子争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謂之百越。此是周顯王時，舊志云夷王時，則成周之初。當考。秦王翦滅楚，略定楊粵陸梁地，以其地爲桂林、南海、象郡，以謫遣戍。舊志云：非三十六郡之限，置南海尉以典之，志所謂東南一尉是也。二世時，任囂爲南海尉，病，召龍川令趙佗使行尉事。囂語佗曰：「秦爲無道，陳勝作亂，天下未知所安，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可爲國。」又曰：「漢安元年，五星聚東井，此南粵偏霸之象。」即使佗行尉事。囂死，佗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粵王，治南海。佗後乘黄屋左纛稱帝，以兵脅財賂，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漢遣陸賈再使粵因封之，剖符通使，使和輯百越，無爲南邊害。傳五世。佗死，孫胡立。胡死，子嬰齊立。嬰齊死，子興立，吕嘉殺之立建德。孝武元鼎五年，粵相吕嘉反，討平之，以其地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屬交州刺史部，治蒼梧。舊志云：治交趾。按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又《前漢·地理志》注云：交趾刺史，令持節治蒼梧。王象之《輿地紀勝》云：漢武置交州刺史，治蒼梧之廣信縣。東漢立交州牧，亦治蒼梧，後徙治番禺。舊志云治交州，未知孰是。獻帝建安八年，陞爲交州牧。《通鑑》：靈帝中平五年，太常劉焉建議，以爲四方兵寇，由刺史權輕，宜改置牧，選重臣爲之焉。欲求交趾牧，乃得益州牧。舊志云獻帝建安八年。當考。十五年，始徙於南海。《通鑑》：獻帝建安十五年，蒼梧士燮爲交趾守，雄長一州，威尊無上，朝以朱符、張津、賴恭相繼爲刺史，皆不能

服。時孫權遂表番陽太守步騭爲交州刺史，士燮率兄弟奉承節度。又《寰宇志》云：其城周十里，初尉佗築之，後步騭修之，是步騭方徙治也。詔以邊州使持節，給鼓吹，以重威鎮，加六佾之舞。《後漢·志》交州刺史部注：王範《交廣春秋》云：交州元封五年治蒼梧，建安十五年治番禺，詔書以州邊遠，使持節并七郡皆授鼓吹，以重威鎮。十八年省州，以郡屬荆州。詔并十四州復爲九州。吴黄武五年，以交趾、日南、九真、合浦爲交州，割南海、蒼梧、鬱林三郡，立爲廣州。州得名自兹始，俄復舊。《通鑑》：孫權黄武五年，士燮卒，子綏自署太守不受代，刺史吕岱表分海南三郡爲交州，以戴良爲刺史，海東四郡爲廣州，岱自領刺史。岱督兵討綏，滅之，而叛者復起，於是除廣州，復爲交州如故。永定七年，孫休。復分交州立廣州，領郡十。理番禺。南海、蒼梧、鬱林、高凉、高興、甯浦、桂林、始安、始興、臨賀爲十。晉平吴，因之。東晉郡十五。南海、蒼梧、鬱林、晉興、東官、晉康、新興、桂林、高凉、甯浦、永平、新安、義安、新會、高興爲十五。宋分交廣二州地爲越州，治臨漳，今廉州。廣州領郡十八。省高興，外增宋康、綏建、海昌、宋熙四郡。齊領郡二十三，增宋隆、甯浦、齊樂、齊建、齊甯五郡。梁、陳並置都督府。隋置總管府。仁壽元年，改番州。時晉王廣立爲皇太子，避其諱，即煬帝。大業初，復立南海郡。唐武德四年，平蕭銑，立廣州，仍置總管府。六年爲大都督府，《寰宇記》在七年。貞觀爲中都督府。永徽後，以廣、桂、容、邕、鎮南五府皆隸于廣，謂五府節度，名嶺南五管。又爲嶺南五府經略使，理所曰經略軍，南海郡城内軍額，管鎮兵五千四百人。曰清海軍、恩平郡管兵一千人。曰桂管經略使、始安郡管兵一千人。曰容管經略使、晉甯郡管兵千一百人。曰

鎮南經略使、安南都護府管兵四千二百人。曰邕管經略使，郎甯郡管兵千七百人。名嶺南五管。天寶元年，改爲南海郡。至德元年，陞五府經略使爲嶺南節度。乾元元年，復爲廣州。其後五府不屬，自杜佑始。舊志云：凡領是州稱廣州刺史、充廣南五府經略使，後陞爲節度使。於佑爲嶺南節度，當兼五府經略，適執政者遺脫，佑獨不兼，故五府不屬自佑始。按唐本傳：佑在朝多所建議，盧杞當國惡之，出爲嶺南節度使。咸通三年，分嶺南爲東西道，廣爲東道，邕爲西道。乾甯二年，升爲清海軍節度。劉隱領州，又加建武節度，邕州。遂據其地。再傳至劉晟，舉兵攻取馬氏桂、宜、蒙、昭之蒙山縣。連、梧、嚴、今象之來賓縣。富、今賀之富川縣。昭、柳、象、龔今潯之平南縣。十一州，始盡有嶺南地。宋開寶四年，南漢平，分東西路仍爲清海軍節度使、廣州大都督府。時潘美、尹崇珂同領州兼廣南轉運市舶使。景德二年，兼本路兵馬鈐轄。皇祐四年，詔州與桂州并帶經略安撫使，後被旨盜賊事，許便宜與本路轉運常平茶鹽市舶並置司，獨提點刑獄，置司於韶。皇元定江南，至元十六年，陞爲廣東道宣慰使司，其使兼都元帥，又陞廣州爲路總管府，尋罷都元帥府，以宣慰司兼管軍馬。二十年立海北廣東道提刑按察司，并置于廣。二十六年察司移置于韶。二十八年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並置于廣。大德二年，定爲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正次官，並通管元帥府事，蓋嶺南一都會，故軍府之盛焉。〔冊一百九九卷一一九〇五頁六〕

取廣州始末

至元十二年丙子，宋德祐二年。宋經略使兼知廣州徐直諒得驛報，天兵已下臨安，又聞江西、湖南皆降。時有淮將梁雄飛謫居於此，因遣之賫蠟書往江西歸附。未幾又聞湖南行省亦遣使諭降，所遣者廣人曾士倬。時湖南某縣令與一將校楊尹俱來，直諒遣水軍統領唐淵往韶州逆之。直諒之意，謂己遣人通耗江西，不可又納湖南使，諭意唐淵俾殺之，乃沉曾、楊於韶州江下。六月，江西呂元帥師夔遣黃世雄與雄飛偕來，並稱招討使。時直諒聞益王已即位於福州，遣郡人李性道權提刑，領摧鋒軍將黃俊、陳寔、水軍將謝賢等拒之。至石門，性道不欲戰，艤舟岸滸，惟黃俊迎敵遂敗，俊奔回，直諒乃乘舶舟遁去。十三日，世雄等入城，以性道爲市舶使，陳寔、謝賢、唐淵等各授以官，黃俊亦與焉。俊不受，諸將遂殺之于摧鋒軍塞佛殿下。八月，東莞人熊飛舊以勤王隸文丞相戲下，兵潰而歸，至是遂結集民兵數百至城下。十五日，世雄等與戰，飛敗復回東莞，世雄等遣姚文虎追之，爲飛所殺，飛再圖入城，世雄等度未可勝。九月十一日，退師。既而新會宰曾逢龍率鄉兵至城下，性道迎謁，爲逢龍所擒，飛等復入城掠性道家，焚其居。二十一日，宋制置使趙濟、運副趙淇至，越一日安撫方興至，搜陳寔、謝賢等殺之，剖肝以祭俊，唐淵逃。十月十日，遂置性道于死。俄呂元帥師夔、張元帥榮實將兵自江西來，濟遣逢龍、飛往南雄捍禦，續發將校劉自立守韶

州。逢龍戰死于雄，飛回韶，張呂元帥至，自立潛以城降，飛巷戰而死，遂屠韶城，以自立爲招討使。十二月朔，潛、淇等聞大兵將至，以舶舟遁，方興未行，委郡人趙若岡等分四隅民兵守禦。初五日，興遁，二元帥至，城南居民懼如韶之受屠也，俱逃竄入山，若岡焚其室廬，火光亘天，城外民居爲之蕩盡。初八日，若岡與忠勇軍陳勇開小市門降，是夜勇賫招諭榜入城，爲營兵所殺。初十日，二帥入城，以若岡知南恩州事，會方興在南恩海靈山，令人逐若岡去不得入。是時郡人張鎮孫結集鄉兵於廣州海上，二元帥以水道不通，軍餉不繼退師。十四年四月，鎮孫入城爲經略安撫使，有將校盧震者擁衆暴横，鎮孫殺之。十一月，塔出右丞、呂元帥、劉元帥復入廣，鎮孫降。十五年正月，平廣州城。二月，右丞二元帥復退師，以鎮孫歸于京師，道死于梅嶺。三月，宋凌震、王道夫入城，震爲制置使，道夫爲運使。時宋主昰崩，昺繼立。九月，震與道夫聞大兵復來，俱遁。十月，行省參政李恒、江東宣慰使張弘範開蒙古漢軍都元帥府，督師南征。十六年正月，二帥會師。二月，克厓山，宋主昺死，餘見《厓山事蹟》。宋亡。三月，震降，道夫亦降。王師凡三入廣，廣州始平。

屬郡

自漢武元鼎六年，平南粵，置南海郡，時爲交州部。吴永安七年，始分交州立廣州，初領南海、蒼梧、鬱林、高凉四郡，後增臨賀、始安、始興、三郡元屬荆州。臨賀，今賀州。始安，今韶州。

始興，今韶雄英州。桂林、吴分鬱林置桂林郡，今静江。高興、吴大帝分合浦高凉縣立高凉郡，又立高興郡，今高化州。甯浦又分合浦北部立甯浦郡，今横州。爲十郡。晉永嘉元年，以臨賀、始興、始安爲湘州，復增晉興、分鬱林立晉興郡，今邕州。東官、成帝分南海立東官郡，今循、惠。新甯、穆帝分蒼梧立新甯郡，今新州。永平、分蒼梧立永平郡，今藤州。新安、哀帝太和中置新安郡，未詳。義安、安帝分南海之揭陽縣立義安郡，今潮、梅。新會恭帝分南海置新會郡，今爲縣。爲十五郡。宋省高興郡，外增宋康、宋置宋安郡，今連州，康字當考。綏建、文帝分南海之四會等縣立綏建郡。海昌、舊有海昌郡，平陳後廢入電白縣，今高州。宋熙元嘉十六年，以南海之高要縣立宋熙郡。爲十八郡。齊增宋隆、舊有宋隆郡，平陳後廢入高安。甯浦、晉、宋已有甯浦不廢，此重載，當考。齊樂、未詳。齊熙、齊立齊熙郡，今融州。齊建齊立齊安郡，今南恩，建字當考。爲二十三郡。唐至德元年，陞五府經略討擊使爲嶺南節度使，領州二十三，州與潮、韶、循、康、瀧、今瀧水。端、新、封、春、今陽春。勤、開寶五年廢入陽春。羅、今化州石龍縣。高、恩、雷、崖、瓊、振、今吉陽。儋、萬、安、潘、今高州地。滕是也。十年，又以漳、潮二州隸嶺南經略使。元和元年，復領潘、辨二州。今化州地。宋潘美平嶺南，得州六十，兼邕、桂所隸言也。開寶五年，詔省嶺南郡縣領州十五，賀州復隸廣西，實領韶、潮、梅、循、惠、連、封、新、南恩、南雄、英德、肇慶、德慶凡十四郡。聖朝混一，至元二十七年，大籍户定，廣、惠、潮爲中路總管府，肇慶、南雄、韶、德慶爲下路總管府，英德、南恩、新、封、循、梅、惠、連爲散州，後以英德控制山獠要衝，

陞爲路，而連之桂陽縣，以諸王投下食邑，得陞州，今爲路八州七。

屬縣

縣以部言之，不可勝載，今以州所領者疏于後。前漢縣六：番禺，博羅，中宿，今清遠。龍川，四會，揭陽。後漢縣七：番禺，博羅，中宿，龍川，四會，揭陽，增城。晉以揭陽爲義安郡，以中宿屬始興郡，統縣六：番禺，博羅，龍川，四會，增城，平夷。宋以四會爲綏建郡，統縣十：番禺，博羅，龍川，增城，酉平，熙安，懷化，綏甯，高要，始昌。齊縣十三：番禺，博羅，龍川，增城，高要，酉平，綏甯，新羅，揭陽，河源，安遠，熙安，懷化。按隋開皇十年，以熙安、懷化入番禺。隋廢始興郡，以曲江、始興、翁源、樂昌隸廣州，又廢洭州，以洽洭後避宋諱改洽光。來屬，統縣十五：南海，寶安，即東莞。增城，四會，化蒙，曲江，始興，翁源，樂昌，洽光，清遠，政賓，懷集，義寧，新會。唐以政賓入清遠，以四會、化蒙置南綏州，以義寧、新會置岡州，尋廢屬廣州，統縣十三：南海，番禺，東莞，增城，四會，化蒙，懷集，洊水，清遠，洽光，真陽，義甯，新會。南漢分南海置常康、咸寧二縣，復以真陽屬英州。宋開寶四年，以洽光屬連州。五年以義寧入新會，以洊水入懷集，以化蒙入四會，以常康、咸寧復爲南海。熙寧六年，以四會屬端州。紹興二十二年，始分四縣地置香山，統縣八：南海，番禺，東莞，增城，清遠，懷集，新會，香山。至元十六年收附廣州，時荆湖行省兵馬先取懷集，遂附賀州，今統司一

縣七：録事司。南海，番禺，東莞，增城，清遠，新會，香山。〔册一百九九卷一一一九〇五頁十五〕

番禺縣

下縣。縣有番、禺二山，因以爲名，互見清遠縣二禺山。屬南海郡，漢以來因之。《宋志》云漢立番禺縣，故《兩漢·志》及《晉》、《宋》、《齊·志》南海郡下並有番禺縣。隋開皇十年，改置南海縣，即今縣是也。長安三年，於江南洲上別置番禺縣，取舊名也。其洲周回約八十里。唐因之，分治郭下。宋開寶五年，併番禺入南海。皇祐三年，一作五年。分南海爲番禺，以五鄉爲籍焉。縣治舊在洲之東一里紫泥巷，熙寧二年經略王靖度地東北徙建，今因之。〔册一百九九卷一一一九〇五頁二十三〕

東莞縣

中縣。本漢南海郡地。吴甘露三年，始置司鹽都尉。晉成帝咸和六年，立東莞郡，領縣六：寶安，安德，興寧，海豐，海安，欣樂是也。晉安帝義熙九年，分立義安郡，宋、齊又云東官太守治寶安縣，而《南齊·志》亦云東官郡有寶安，而治懷安，是晉、宋、齊皆嘗於其地置郡明矣。〔册一百九九卷一一一九〇五頁二十四〕

增城縣

中縣。本漢番禺地。後漢建安六年置，故《後漢·志》南海郡下有增城縣。晉、宋、齊因

之。然《宋志》雖有東莞郡，云咸和六年分南海縣立，乃治寶安縣，非治增城縣也。《隋志》增城縣下注云，舊志：東莞縣，平陳廢，然不明言置於何時。《寰宇記》云：至黃武中於此置東莞郡而立增城縣。王東陽《輿地紀勝》辯云，增城已見《東漢志》，非立於吳也。或云縣之命名，以崑崙山有閬風增城故名，亦謂有增江云。宋開寶五年廢增城縣，六年復置。今因之。〔册一百九九卷一一九〇六頁三〕

星分野

若以律爲黃鍾，斗建在子，今吳越分野。《晉·天文志》云：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分野，屬揚州。《隋·地理志》云：自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得其分野。唐一行禪師《分楚圖》云：自韶、廣、康、封、藤、羅、雷州南及珠崖，自北以東爲星紀。杜佑《通典》云：於南越西在天文，牽牛婺女，則越之分野。韓文公《送竇平序》云：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册一百九九卷一一九〇六頁十一〕

道里

秦開南越新道，由北徂南入越，必道嶺嶠。時有五處，按《通典》云：一塞上嶺，今南康郡大庾嶺是也。二騎田嶺，今桂陽郡服嶺是也。三都龐嶺，今道州江華縣永明嶺是也。四

涯渚嶺，今江華界白芒嶺是也。五越嶺，今始安郡北零陵臨源嶺是也。此秦人戍守之道也。漢武伐越，以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出豫章，下臨浦；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或下灕水，或抵蒼梧，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蓋漢人討擊之道也。若夫游旅之往來，負販之轉輸，穹官顯人之南轅，則自淩江下湞水者，由韶州爲北路；自始安下灕水者，由封州爲西路；自循陽下龍川，自朝陽歷海豐者，皆由惠州爲東路；其自連州下湟水，則爲西伯路。舟行陸走，咸至州而輻湊焉。有張文獻公九齡《鑿開大庾嶺序》、余襄公靖《韶州真水館記》、林運使安宅《修潮惠下路驛記》，掇其大略，附注于後。張序曰：初嶺東廢路，人苦峻極，開元四載，俾左拾遺張九齡，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險之故。役匪踰時，則已坦坦而方九軌，闃闃而走四通。余記曰：凡廣東西之通道有三：出零陵下灕水者，由桂州出豫章下真水者，由韶州出桂陽下武水者，亦由韶州之嶠南者，雖三道而下真水者十七八焉。林記曰：予將漕東廣，至潮間途父老曰：直北而由梅及循，謂之上路；南自潮陽歷惠，謂之下路，俱八百餘里。上路岡嶺險峻，瘴癘襲人；下路坦夷，煙嵐稀遠，人喜由之。〔冊一百九九卷一一九〇六頁十四〕

州境

至燕京水程八千三百七十五里。至龍興路水程三千二百七十五里。至建康路水程四千九百六十五里。〔冊一百九九卷一一九〇六頁十五〕

至到

四至：東至惠州路界地名羅浮山一百五十里。西至肇慶路界鷄籠山一百五十里。南至南恩州界冲金村五百一十里。北至英德路界黎峒三百五里。

八到：東到惠州路城二百五十里。西到肇慶路城二百四十里。南到南恩州城七百五十里。北到英德路城三百七十五里。東南到大海五十五里。西南到肇慶路城四百二十里。東北到英德路雞窠山三百三十里。西北到肇慶路城九百里。〔册一百九九卷一一九〇六頁十四〕

南海縣

四至：東至番禺縣東城二里。西至四會、高要二縣界地名磯磄村一百二十五里。南至新會縣界地名古勞里一百五十二里。北至清遠縣界地名巴由一百八十三里。

八到：東到番禺縣即本路城二里。西到四會縣治二百四里。南到新會縣治二百二十五里。北到清遠縣治三百里。東北到番禺縣城及録事司五里。東南到新會縣治二百九十里。西北到清遠縣治三百里。西南到番禺縣城及録事司三里。〔册一百九九卷一一九〇六頁十七〕

番禺縣

八到：東到東莞縣二百五十里。西到南海縣治二里。南到新會縣治二百五十里。北到清遠縣治三百里。東北到增城縣一百七十里。東南到東莞縣治二百五十里。西北到清遠縣治三百里。西南到香山縣治二百八十里。〔冊一百九九卷一一九〇六頁十九〕

東莞縣

八到：東到惠州路城三百里。西到香山縣治三百里。南到大洋，難定里數。北到增城縣治一百里。東北到博羅縣治一百六十里。西北到番禺縣城三百里。東南到大洋，難定里數。西南到香山縣治三百里。〔冊一百九九卷一一九〇六頁二十〕

新會縣

八到：西到新州界北雙一百里。北至南海縣界河清坊八十里。東到南海縣治二百五十里。西到南恩州城四百里。南到香山縣治二百一十里。北到南海縣二百九十里。東北到南海縣治二百里。東南到香山縣治二百一十里。西北到肇慶路城三百里。西南到新州城二百一十里。〔冊一百九九卷一一九〇六頁二十二〕

增城縣

八到：東至博羅縣界角子山三十里。西至番禺縣界長吉里二百里。南至東莞縣界海洋一百里。北至清遠縣朱案四百里。東到博羅縣治一百七十里。西到番禺縣城二百五十

里。南到東莞縣治一百五十里。北到英德路城五百五十里。東北到河源縣治四百五十里。東南到東莞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北到清遠縣治四百里。西南到番禺縣城二百三十里。〔冊一百九九卷一九〇六頁二十三〕

香山縣

八到：東到東莞縣界大洋一百五十里。西至新會縣界潮陽里一百里。南至大洋，難定里數。北至番禺南海兩縣界地名三角山二百二十里。東到東莞縣治水路二百五十里。西到新會縣治水路一百五十里。南到南蕃大洋，難定里數。北到番禺南海縣治水路二百二十里。東南到大虞山九星洋水路三百里。西南到新會縣潮陽里水路二百八十里。東北到東莞縣治水路一百五十里。西北到浮虛海及新會縣治水路一百五十里。〔冊一百九九卷一一九〇六頁二十四〕

清遠縣

八到：東至增城縣界楊梅里一百五十里。西至四會縣上元鄉七十里。南至南海縣胥江七十五里。北至貴陽州陽山縣界政賓鄉二百里。東到增城縣治二百五十里。西到四會縣治四十里。南到南海縣治三百里。北到番禺南海縣治三百里。東北到洭光縣一百六十里。西北到番禺南海縣治三百里。東南到番禺城二百五十里。西南到番禺縣城三百里。

〔册一百九九卷一一九〇六頁二十六〕

井

廣州府

月井，舊在轉運司主管廳側月華樓下，月出照映井底，水脈不竭，與日井相望，緑淨丹井。古圖經云：緑淨堂，舊名濯鮮堂，今奉貞觀。曾運使疆招方士雲集，蓋取葛仙煉丹藥州之義，因以丹井名。〔册一百九九卷一一九〇六頁四十〕

南海縣

越井，名天下，又名越臺岡井，或名趙佗井。《番禺雜記》云：僞劉呼爲玉龍泉，唯以供己，禁民無得汲。由此井數步而南，井曰通泉。劉襲始據南越者。今此二井，莫知所存。昔有墜酒杯於越井者，後於石門得之。故陳江總詩云：「石門通越井。」又鮑仙姑行靈南海云：「吾有越井岡艾，唐崔煒得之。」又唐崔子向有詩云：「越井岡頭松柏老，越王臺上生秋草。」越井久廢，莫攷其跡，或云在越台山凸處。

日井，在城外千佛寺側，太陽生東，照映井下，因名。今廢。

星泉井，在金肅門外繡衣坊。鑿井之始，井中見星，故名。《輿地紀勝》：在金肅門外直街，時有光若星，故名。

珊瑚井，詳見浮邱山。

雙井，古圖經云：在南海縣西，中夾官路，其味次於達磨泉，歲久堙塞。〔冊一百九九卷一一九〇六頁四十〕

番禺縣

孫公井二，在州北教場內，元豐八年孫龍圖頎鑿之，故名。

安期煉丹井，在碧虛觀前。《番禺記》云：數十年不汲，其味常甘，煎茶浸果，有金石氣。今存一石井欄，在三清殿前，欄八方，上刻八卦。

鮑姑井，鮑姑即葛稚川妻也。古圖經云：嘗行灸於南海，唐崔煒遇之，仙姑曰：「吾善灸贅疣，今有越井岡艾少許奉子意。」越井即鮑姑井也。唐子西有詩云：「廢臺樛女後，遺井鮑姑時。」圖志不指言其地，紀云景泰寺碧虛觀多有題，未知孰是。〔冊一百九九卷一一九〇六頁四十一〕

增城縣

泉子井，在縣南三十五里，泉湧地中，清甘可掬，灌溉尤博。舊有亭名醒心，紹熙三年權縣許伯鳳更創，改名廣濟。

雲母井，何仙姑鍊雲母所汲也。詳見會仙觀。〔冊一百九九卷一一九〇六頁四十二〕

新會縣

瓦窑井，在縣西北半里，泉清而味甘，與達摩泉相類，譚家井次之。

譚家井，在縣西半里。〔同前〕

關津

南海縣

長河渡。新會。肇慶。山南。四會。横岸。横水渡。和順。横岡。禾步駱村。河清。郎鑿。大江。藤涌。蘭石。平地。洗村。木鐸。下黎。馮赤口。何村。鹿子。洲子。〔册一百九九卷一一九〇六頁四十六〕

番禺縣

東莞。南岸。惠州。石灣。大寧。沙亭。扶南。茶園。佛山。靖康。官山。窰頭。玉胖湖。新村横渡。蔞渡。老鴉湖。水南北頭。蟠岡。西湖横渡。沙河。硤石。横滘。三元江。茶園。三曹。新婦崗横渡。古料。蔺頭。吉洲頭。石碣。古鎮。蜑家租。觔竹。企石。怗岡。大石頭。〔同前〕

坊里

本府

録事司西城十九坊，歸附後，以魁星入耆德，福星入聯桂坊。

東南隅：聯桂。文信。望仙。衣錦。

西南隅：德星。中和。親仁。貴德。

東北隅：桂華。青雲。

西北隅：會通。晝錦。耆德。〔同前〕

南海縣

城西十二坊，城北三坊，歸附後更易不一，今屬附郭里。又有六鄉十七里，今析爲三十五里，各里以坊之大者爲名。

城西廂：叢桂。仙桂。泰亨。德義。由義。和平。泰和。太平。陽春。

城北廂：弦歌。登雲。朝天。

附郭里。江村里。仁寧里。鹽步里。江尾里。大圃里。扶南里。吉利鄉。歸仁里。永業里。龍原里。歸政里。萬善里。先天里。府郭里。長興里。長甯里。上下里。保義里。和順鄉。龍眼里。孝義里。賓興鄉。長寧鄉。保池里。觀光里。思仁里。政順鄉。林岳里。順義里。豐衍里。永通里。〔册一百九九卷一一九〇六頁五十一〕

番禺縣

子城三坊，今以五仙入十賢。城南八坊，今以鼎魁、登俊入壽寧，仁壽入泰通，擢桂入東城。八坊更易不一，初無定名。

子城廂：興賢。

城南廂：狀元。世科。泰通。鼎魁。登俊。擢桂。

東城廂：道愛。賓日。拱辰。高明。先春。振文。吉和。

上下桂林鄉。永保鄉。慕德鄉。依仁鄉。上德里。甯樂里。流溪里。沙溪里。〔同前〕

新會縣

永寧鄉。常樂鄉。德行上下里。文章上下里。舊名章涌。〔册一百九九卷一一九〇六頁五十二〕

香山縣

文順鄉。延福里。皇字圍。四字圍。大字圍。五常字圍。恭字圍。良字圍。得能字圍。永樂鄉。永甯鄉。譚洲黃旗角。大小欖。海洲。〔册一百九九卷一一九〇六頁五十三〕

陂塘

南海縣

泮塘，在郡西六里。耆舊相傳，僞劉時，花塢一水環繞林幽邃。

活龍塘，俗呼掘龍塘，在三角市。郡人禱雨於此。舊創雷壇，今廢。〔册一百九九卷一一九〇六頁五十七〕

氣候

南自衡岳，分爲五嶺，清淑扶輿之氣鍾焉。溟海挹潤，温氣徐來，是謂東南之仁。氣遷俗隨，霜露時降，人居若東西州，唐已然矣。二氣相薄，間有不齊，風暮北而朝南，時春寒而秋熱，於是有「急急脱急着勝服藥」之謡，此氣候變態然耳。大抵自江以南，地率卑濕，循嶺以下，海氣尤蒸。春夏之交易有壅闕湫底之患焉。〔册二百卷一一九〇七頁十二〕

【村寨】

上塘村、下塘村。番禺縣有玉液池，一名金鐘塘，自西竺至此塘多瀦水也，故上塘村、下塘村之名猶存。〔册五十卷三五七九頁十〕

【山川】

廣州府新會縣南八十里有崖山，俗呼爲崖山門，海潮升降，皆由此門即大海。紹聖間，置寨于此。〔册四九卷三五二五頁二十三〕

龍舌嶺，在廣州府香山縣南二十里。〔册一百二三卷一一九八〇頁十八〕

黄公嶺，在廣州府東莞縣東南十里。〔同前〕

歐陽嶺，在廣州府增城縣東二十里，高一百二十五丈，接羅浮山，葛稚川丹竈之西。古老相傳，舊有歐陽氏居此，年百歲，故名。〔同前〕

雲母嶺，在廣州府增城縣西歸仁鄉二十里，山有雲母石，故名。〔同前〕

焦石嶺，在廣州府增城縣東開元鄉五里。舊傳浮山自海來，遥瞻焦石，遂碇于博羅，今所謂浮碇岡是也。〔同前〕

錦石巖，在廣州府州城八十里，西樵巖九真洞西有錦石巖。〔册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十四〕

風湖，在增城縣西南三十里。〔册二十卷二三六六頁二〕

菊湖，在番禺縣浦澗山之北，以山有菊坡祠堂，故名。〔册二十卷二三六六頁十五〕

仙湖，在南海縣，即藥洲，趙運使汝鐩改今名。詳見石洲。〔册二十卷二三六六頁二十一〕

湯湖，在新會縣西南一百一十里。湖之源自大山來，迤邐爲溪，中流爲湯湖處僅一席許，其熱如湯，上下流皆冷。〔册二十卷二三六六頁二十二〕

織女湖，在東莞縣東北百餘里。〔册二十卷二三七〇頁二〕

番禺縣有玉液池，一名金鐘塘，自西竺至此塘多瀦水也，故上塘村、下塘村之名猶存。〔册五十卷三五七九頁十〕

【宮室】

勝己齋，在市舶司廳事東。〔冊二九卷二五三七頁六〕

提舉市舶司有山齋，在戲綵堂西。〔冊三十卷二五三九頁一〕

郡國可兼橋東有運甓齋。〔冊三十卷二五四〇頁十一〕

妙高臺，在南海縣靈洲寶陀寺，去城六十里。有寶陀山，架亭其上，江水環繞，景趣可人，南宦者必艤舟登覽焉。東坡詩云：「靈峰山上寶陀寺，白髮東坡又到來。前世德雲今我是，依稀猶記妙高臺。」石刻猶存。涿郡盧摯代祀南海，回舟次靈洲登妙高臺，讀東坡詩，遂和其韻：「老子扁舟日暮迴，眼花不甚見如來。憑誰借取羅浮月，掛向胥江玉鏡臺。」〔冊三十卷二六〇三頁十二〕

瓊臺，瓊州郡名瓊臺。〔冊三一卷二六〇五頁一〕

雙門，榜清海軍，元符間柯經略述建，規模視廣右尤壯。風雨震凌，棟宇欹撓，公家憚費，不復改作。淳祐四年，經略方寶學大琮撤而新之。授匠以式，築室廣十丈四尺，深四丈四，高二丈三尺，皆甃以石，覆以甎，虛其東西二間爲雙門，而樓其上者七間。旁爲兩翅，東通親效營，西爲團結軍，前則頒春、宣詔二亭。規模宏壯，中州未見其比。工役繁浩，逾年乃成。費出於官，工募於市，民其樂之，爭持緡錢牛酒，以勞役者。訖事會木石甎與工費，縻錢二萬七千緡。江東提刑劉克莊爲記。今扁廣東道。〔冊四九卷三五二五頁十四〕

【宦蹟】

宋楊長孺，誠齋之子也。爲廣州經略使知州事，清白著於時，有詔獎諭，謂其清似吴隱之。〔册一百五二卷一四五四五頁三〕

宋李迪治廣，嚴於御軍，戢吏治盜，發姦擿伏，時而用之。猾胥黠子，重足側立不敢逞。〔册一百七八卷一九七八三頁十三〕

【人物】

李康臣，南海人。好學嗜古，名聞州里。紹興十四年，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嘗知昌化軍，官至朝散郎。〔册一百四卷一〇四二二頁六〕

【詩文】

黄公度詩：不入東風桃李群，結根遠在瘴江汀。眼看南國添春色，天遣餘香入寶薰。淡薄直疑梅失素，清香不與蕙争芬。上林託足雖無地，猶有佳名萬里聞。〔册八八卷七九六〇頁四〕

蔣之奇撰《廣州州學記》：元祐元年，番禺缺守，有詔以命臣之奇來治州事，始至下車，既見吏民，即謁先聖。明年仲春上丁，復行釋奠之禮。陟降廷戺，顧瞻學宫，多歷年所，堂廡庫陋，隅奥側陋，師生所廬，曾莫攸處。謂肄之次，寖以毁廢，怵然于心，思所以完葺之。

會得鄉亭餘材，悉輦置以充用，先治兩廡，次作講堂，悅徒勸工，不出旬月，而兩廡翼如，講堂耽如。還顧夫子之殿，益卑圮不稱，議道之堂，亦復摧撓。乃規廣其基，而大新其構，然計費甚鉅，遂以謀於漕司，欣然聽許。增與之金，益市材用，伐山浮海，不期而集。而番禺、南海三屬邑令，實分董其事，專精畢力，日督月趣，迺斲迺治，迺塗迺塈，勞徠勸嚮，功緒就畢。越明年夏學成，爲殿南嚮，橫六楹，縱四楹，講堂、議道堂及于兩序，總四百二十有四楹。於是典學之官，與其正録，及凡在學之有職掌者，墻立而進曰：「學已完矣，願有紀述以詔于後。」余曰：「此固學士大夫之職也，其何敢辭。」然愚嘗竊觀古今綴文之士，紀郡縣之學者，蓋亦多矣。其言率未嘗及於夫子之道，以開學者之聽明，而止叙其營作之近功，與夫教學之淺事，非所先也。古人所謂因事以陳辭者，庶幾以是寄余之言焉。余以謂夫子之道廣而大，故極天地而不能以蓋載；夫子之道變而通，故亘古今而不能以終窮。彼其妙體存乎神，而人莫之能原；妙用藏乎《易》，而人莫之能測。蓋自體而出焉，則始於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而其應也，至於感而遂通。自用而入焉，則見於有爲有行，問焉以言，而其極也，至於不行而至，化而裁之存乎變，則一闔一闢之謂也。推而行之存乎通，則往來不窮之謂也。積焉而不已，以至於日新，是之謂盛德；運焉而不窮，以至於富有，是之謂大業。是以其言則爲詩書，其行則爲禮樂，其法則爲《春秋》，其燕間談説，造次踐履，則爲《孝經》《論

語》，而其妙則總之於《易》焉。自子貢門人之高弟也，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所可聞者，夫子之文章而已。顏淵幾於聖者也，而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則卓爾而難從，奔軼絶塵，則曀若乎其後矣。彼顏淵、子貢之徒，親見聖人，而猶若是，又況於聞而知之者乎！故自夫子之没，學而得其傳，傳而得其意者，孟軻氏、揚雄氏而止耳。至於荀況氏、韓愈氏，則擇焉而不精，造焉而不醇，吾未見其無疵也。抑余又聞之，有教無類，立賢無方，蓋上之行教也，無華蠻之限；天之生賢也，無遠近之間。韶之曲江，越在荒服；愛之日南，介於外夷，而猶有張九齡、姜公輔之儔出焉，豈以番禺之盛，而獨無昴霄聳壑之材見於世哉！殆所以教養之道，未盡其方耳。番禺自古一都會也，五嶺峙其北，大海環其東，衆水匯于前，群峰攤于後，氣象雄偉，非它州比。繇漢以來，實爲南越，屈强一方，最爲强國。自高后武帝時，雖力征經營，而兵鋒之出，嘗輒挫衄。漢之名臣如陸賈、嚴助、終軍之徒，皆嘗奉使而諭意焉。彼椎結之尉佗，方以蠻夷大長老夫自處，傳國五世九十餘，終以滅亡。逮唐季之亂，劉氏陟、玢、晟、鋹四世，竊據亦五十餘年，窮奢侈，酷刑罰，誅近世，戮群弟，以至失國。其治蹇淺，不足稱列，夫豈暇遑庠序之事哉！此其所以歷年之久，而未有魁偉卓越之士聞於時者，亦理然也。庠序者，固育材之地，爲政者舍此而不務，非知治者也。夫謹簿書，弊獄訟，趣辦於目前，而收功淺。崇師儒，興學校，初雖若迂遲闊緩，而其效

嘗見於千百年之後，雖至於衰亂之世，而餘風遺烈，猶未泯也。務其近小，而忽其遠大，不可謂智。是以衛颯下車，必修庠序；何武行部，先即學宮，彼蓋知所本云。自斯學之成，會朝廷適除教官，專誨導之任。隆棟梃桷，屹其山立，褒衣峨冠，坌其雲至。繇今以往，將見人倫益以明，禮義益以起，而士之秀異者亦益以出，則豈惟中州之人哉。雖卉裳罽衣，胡夷蜑蠻，猶將竭蹷而趨風，鼓舞而嚮化，永綏南邦，同底大道，然後爲斯學之成也。余既爲之記，又繫以詩曰：諸侯之學，是謂泮水。詩人所頌，魯侯戾止。獻馘於是，獻囚於是。采芹則美，飲酒維旨。淮夷來服，觱弓搜矢。其摯維何，元龜象齒。區區魯邦，陋無足紀。維泮之興，功烈如彼。下逮鄭國，學校不修。青青子衿，莫肯來游。誰欲毀之，僑告厥猶。視其所召，藥之則瘳。我得吾師，實獲所求。首善于京，其速置郵。矧在守長，宣化承流。德音不昭，維職之憂。番禺之學，莫原所作。歲月其綿，棟楹腐惡。藩級板夷，屋垣圮剥。圖像之威，弗丹弗雘。聖經不談，束寘高閣。譬彼弗殖，萎其將落。于嗟斯民，誰啓誰覺。釋老二氏，尚能尊師。豈伊吾儒，曾是弗爲。道廢若此，莫或恥之。振而起諸，豈不在茲。爰命鳩材，僝工以時。肇新兩序，翼如翬飛。載闢祠庭，奐其輪而。頤指而化，鬼設神施。乃延師生，來燕來處。匪怒伊教，載笑載語。籩豆有踐，殽核維旅。以妥以侑，禮儀具舉。濟濟多士，進退規矩。夏絃春誦，各得其所。相彼錯薪，有擢維楚。遐不

作人，成是才諝。在漢循吏，時則文翁。修起學宮，成都市中。常衮在閩，講導從容。士比內州，歲貢以充。賢不天成，有養自蒙。誰謂越遠，齊魯同風。憬彼夷蠻，來順來從。南交底寧，猗學之功。

章粢撰《廣州府移學記》：我宋統一海寓，百有三十七年于茲矣。崇文嚮儒，聖聖相繼，其禮義之教，道德之化，薰陶漸染，萬里一俗。雖在窮荒之裔，僻邦陋邑，畎畝閭閻之人，皆知誦詩書，窮義理，潔身砥礪，以待鄉里之選。躐高科取顯名者，比比有之。嗚呼，盛矣哉！二廣據五嶺之南，凡四十餘州，而番禺爲鉅鎮，至於士人之知名者獨少，而業文擢第及劣於他州，其故何哉？按州圖，去京師四千七百里，帶山並海，依險阻以爲固，秦漢以來，常爲姦雄桀黠竊據其地。其後廢國爲郡，置吏統治，至者彈擊豪强，鉏剪寇盜之不暇，尚何及教化之事哉。蓋水陸之道四達，而蕃商海舶之所湊也。群象珠玉，異香靈藥，珍麗瑋怪之物之所聚也。四方之人雜居於市井，輕身射利出没波濤之間，冒不測之險，死且無悔，彼既殖貨浩博，而其效且速，好義之心不能勝於欲利，豈其勢之使然歟！又其俗喜游樂，不恥爭鬥，婦代其夫訴訟，足躡公庭，如在其室家，詭辭巧辯，喧嘖誕謾，被鞭笞而去者無日無之。巨室父子或異居焉，兄弟骨肉急難不相救，少犯長，老欺幼，而不知以爲非也。嫁娶間有無媒妁者，而父母弗之禁也。喪葬送終之禮，犯分過厚，蕩然無制，朝富暮貧，常甘心焉。

豈習俗之積久，而朝廷之教化未孚歟！抑長上之人，不能廉己正身以先百姓，使百姓無所視效歟！此瀆所以日夜責躬自咎，又痛爲廣人惜之也。古者鄉黨都鄙，莫不有學。學者賢人之所止，而禮義之所自出也。故余始領職，即以庠序爲先，思與學士講論六經之言，修飾五典之教，明人倫，親小民，以風示境内，漸摩礲錯，期以歲月。顧學舍在中城之西，與尼寺相北，迫近市廛，喧譁冗雜，殆非弦誦之所，度地辨方，又不合古制，而轉運使傅公志康、轉運判官馮公彥信亦嘗以是爲言。一日，諸生百有五十一人以狀來請，極道郡學遷置非宜，條其所以然之狀，願輸金於官擇地而徙焉。總會所輸之錢，凡百有二十餘萬，漕臺所助者半之，於是爲之相攸經畫，參考陰陽家之説，咸曰：「牙城東南隅有駐泊都監官廨，直番山之前，而風水且順，建學聚徒，此其吉地也。」若夫三代之學，其略不可得而見，孟軻氏去聖未遠，止能道其命名之意爾。《禮記》著四代養老之學，有東西左右之辨，而賈誼亦陳五學之説，然所言者天子之學，不及諸侯之制也。是説疑漢儒穿鑿，無所考證，獨記小學在公宫南之左，大學在郊，與今京師郡國建學之方無所乖戾，然則位必東南，理無疑矣。於是爲之請於部使者，既得報，迺揆日聚土，且群且築，募工分領而新之，規摹無所變更也，廣輪無所益損也。先之以夫子之殿，次之以義道之堂，兩廡及門，先後有序，講堂最後，爲其梁棟未具爾。舊門之外，隙地猶廣，因作重門焉。兩門之間，又增建屋十四楹，東西相向以爲客

次，小學直學之廬舍。以乙亥十一月丁巳鳩工，明年六月辛巳告成。諸生求爲文以紀始末，余勉從其請云。嘗稽考載籍，自晉唐以來，守茲土者，名臣鉅公，不爲少矣。治效偉蹟，班班見於方策，大抵多以清白稱。至於勸學育材，作新人物，則寂然無聞。考尋學校之迹，宜其無覩也。惟西城蕃市有夫子廟址，慶曆中，仁宗詔天下興學，當時郡守奉行苟且，即夫子廟以爲之，而其制度迫陋，不足以容生徒。皇祐二年，知州事田瑜徙于州之東南，始斥大之。熙寧元年，張田爲州，懲艾儂知高之寇，請增築東城，而學爲城所侵，因徙國慶寺之東，未及營造而田卒，其後郡人劉富納貲獻材戮力以自效，殿堂廊序，始將完矣。轉運陳安道鄙其庳陋，止富勿修，盡以官錢市良材而樸斲焉，始構東屋四十楹有畸，以爲生員廬舍。太守程師孟繼成其在西者。今開封尹蔣公穎叔初下車，謁先聖，憫棟宇之化壞，懼廟貌之不嚴，而議道講堂，反卑於廊廡，規圖經畫，鋭意於興作，於是兩廡翼然植其旁，大殿巍然起其中。工告休而穎叔領六路漕輓之寄，親爲譔記，又系之以詩。而二堂未甚宏偉，乃以遺執政右丞蔡公。公至未閲歲，又改鎮東之命，議道既建，而講堂獨弗克就，將去，寓意于辭廟之祭文，諉後人以成其緒。自庚午迄今七年矣，歲月不謂不遠，竟未如公之志，甚哉！事之難成也如此。始余欲從諸生之請，或者曰：「前日欲構一堂，淹久尚爾，今築基徙學，成無期矣。」余以謂天下之事無難易，顧爲之何如爾。萬鈞之重，可以并力舉也；九仞之山，可

以累土成也。不合衆智，不能資聞見之廣；不因人心，豈足建長久之利哉。是舉也，微外臺倡其端，別乘揆其策，賓幙軍佐樂事而赴功，則區區白髮之太守，安能致其力哉。雖然，太守之於廣人可謂無負矣。其欲成就諸生之才，亦以勤矣。因學之成，告於諸生曰：夫學不力，不足以成德；善不明，不足以充擴其性。誦孔孟之書，學先王之道，苟無至誠好善之實，而不知性命死生之說，外禍福，輕富貴，則何足以謂之君子儒哉。文章可學而工也，議論可講而到也，巍科殊級可以力取也，富貴利達可以苟得也，此皆世俗之所貴。彼所謂貴者，非良貴也。君子之所以異於衆人者，以其存心，心之所存，四端而已。不誠其意，不足以正心；不正其心，不足以修身；不修其身，不足以齊家；至于治國平天下之道，一本諸心而已矣，諸生其勉焉。若夫喪良心而逐外物，君子謂之惑；徇虛名而忘實行，君子謂之盜，盜可爲乎哉，惑可久乎哉。前日穎叔爲記，論夫子之道，以開諸生之聰明，余今又陳正心誠意之方，以破重外之惑，諸生其與師友朝夕講論德誼，寧心以明善，琢磨言行，使之內外如一。暇日還家，其長者當以是諄諄告于子弟，其少者當以是反復陳於父兄之前，日切月劘，使之風俗丕變如齊魯之國，是太守之所望也。雖然，豈止於是而已哉。異日諸生有能傑然獨立，不以富貴介於心，都高位，攄顯涂，推廣所學以及天下之生靈，使薦紳大夫傾心竦慕曰：「此番禺郡國生員也。」如是則太守亦有餘榮，諸生其勉焉，而無忘譚公經始之

勤。譚文初前通判此州。紹聖丙子七月六日記。

程矩撰《學田記》：熙寧四年春三月，廣平程公以光禄卿直昭文館知州事兼經略安撫市舶勸農等使，六月詔寵治效，遷右諫議大夫，再居是任，不奪民惠也。初公下車，延問諸生，講究風俗所宜去取者，默而可否之，教條警勸，若屈指而挈裘領也。公識略精給，舉無遺畫，以控制荒服。廣爲都會，治府西偏，異俗雜處，貨積不可訾計，而無城郭以居，且創賊儂之毒，血肉煨燼，殆無孑遺。迺經始栽築，而上可其奏，周環二十里，五十六日而土工畢，人樂安處焉。昔不逞輩嘯集剽暴，必急於捕索，則泛諸海而逝矣，故有刲裂之刑，期於懲止。公晏若鎮輯，奪攘衰息，此經略安撫得其任也。遠人貿易琛貨之歸，舳艫相銜，按籍較舊爲戚計之倍，此又市舶得其職也。公建議計丁出粟，不以貧富爲差，是用驅游手率趍南畝，窒詭避之狡穴，固安土之常業，此又勸農得其理也。況復宣諭内志，使殊絶之域知有聖人之化，以是注輦國酋長來新天慶道館，無慮數百楹，用祝天子壽。然則厲威以制人，而閨門有違者，況其遠者乎；懋德以從政，而桀驁有循者，況其柔良者乎。習尚美惡，由教之廢興也。一人篤善，則及於家而至於鄉，豈以提封而止焉。故曰：俗之不刑，師帥之過也。公之聽斷，雖訟競紛委，唯一言折之，而日不移數刻，庭間以寂。故優游多暇，闢視事之堂，中卷在列，切劘講解，其弗帥者視之，而知鄉道也。郡人試將作監主簿劉富，居一日趨拜墀

下曰：「富有負郭不腆之土，而廩庾居舍卒嘗改治之，總其直與廢爲錢百五十萬，乞資于學官。」懷化將軍卒押陀羅亦捐貲以完齋宇，復售田以增多之，其數亦埒富之人，且願置別舍，以來蕃俗子弟，群處講學，庶太平德澤無遠邇之限也。夫厚藏之人，錐刀之末，何嘗憚而不爭之，至有以死生罪福，夸説脅誘，則胠篋探囊，未嘗爲之憾恨，豈有意於儒者之聚歟。然於是也，非狃陶教化而輒寤者哉。夫聖賢之道，雖充足於己，而油然樂於胸中，必恃食以生。始公以圭田之收，繼生員之給，今有不待戒告而顧贍其用，是可語於善也。噫！子産爲鄭三年，輿人以田疇之殖子弟之誨誦之，然其初也，怨怒亦至。公則不然，繇戾止而久之，民畏民愛，一之而已矣，豈《詩》所謂「豈弟君子」者耶。矩嚮承乏簽書判官事，實詳其所謂，因得以記之。若頃畝場畔租賦之計，悉識諸碑陰。七年四月十六日記。〔册一百八七卷二一九八四頁十〕

南海縣志

【人物】

達岸禪師，姓梁，法名志清，新州新興人。梁貞明四年生。先一夕，父夢神人告曰：「明日當有神僧來此。」遂生師。幼而知善，年九歲，日誦《孝經》。因白其母曰：「《孝經》何

似佛經？」母曰：「但且讀書，何用此佛經乎？」曰：「《孝經》只事父母，佛經定求成佛，它時必獲功德。」父母驚嘆，因許出家。十三念維摩詰感通院，事曾延所得聖容觀音甚嚴，觀音時復飛去，唯省真知其所，即迎以歸。嘗謁僞唐臨川牧齊王達，贈以詩。道還南豐，適禱雨不應，省真謂曰：「遺我豚酒，時可得雨。」如其請，遂飲酒食豚，浴于橋下，雨即大至。〔册二百一七卷八七八二頁十六〕

廣州南海志

【物産】

桃竹，物産。即坡詩云：「已從子美識桃竹，更向安期覓棗瓜。」坡自註云：蒲澗山有桃竹，可作杖，而土人不識，予始録子美詩遺之。又《志林》云：桃竹葉如棕，身如竹，密節而實中，蓋天成柱杖也。〔册二百二三卷一九八六五頁二十五〕

【宫室】

八賢堂。録事司子城外，藥州千秋寺北有八賢堂，不存。〔册七十卷七二三七頁三〕

十賢堂。録事司子城外，藥州千秋寺北有十賢堂，不存。〔册七十卷七二三七頁四〕

【人物】

崔與之，字正子，增城人。家苦貧，力學自奮。先是廣士有當試成均者，率憚遠不行，公毅然勇往。既中選，朝夕肄業，足跡未嘗至廛市。禮部奏名庭策，極言宮闈，皆人所難言。擢乙科，廣人由璧流取第者自公始。歷潯州司法、淮西檢法官，皆有守法持正之譽。改秩宰建昌新城，素號難治，公始至，歲適大歉，民有强發廩者，公折其手足以徇，因請自劾，守大異之。開禧用兵，軍需苛急，公悉以縣帑收市，一毫不取於民。和糴令下，公依時直躬自交受，令民自槩，不擾而辦，爲諸邑最。趙漕使希懌令諸邑視以爲法，且特薦于朝，他司相繼論薦，時相欲留中，公不就，授通判邕州，薦者咸以爲訝，挽公使留，公不可。諸公申其請，有旨與在內陞擢差遣。公抗章控避，乞俟秩滿而後受，從之。邕守武人性苛刻，遇禁卒無狀，相率爲亂。公時攝守賓陽，聞變亟歸，叛者將擁門拒之。公疾馳以入，執首亂者戮之，縱其徒不問，闔郡帖然。擢守賓陽，提點廣西刑獄。甫建臺徧歷所部二十五州，大率皆荒寂之地。朱崖隔在海外，異時未嘗識使者威儀。公至，父老駭異。諸郡縣供帳之類，一切不受，兵吏不給券，携緡錢自隨，計日給之，停車決遣，無頃刻暇，獎廉劾貪，多所刺舉，風采震動，召除金部。屬金虜南奔，邊聲震恐，淮東密邇故汴，朝廷謀帥難其人，除公直寶謨閣知揚州，安撫淮東。公言邊釁已開，相持六年，凡所措置，大抵虛文從事，宜擇守將，集民兵以固根本。五年以秘書監召，會興元倡亂，害總計，逐制臣，除公工部侍郎，尋加煥章

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公言實邊斯可安邊，益州爲四路心腹，惟恃錢穀厚於他郡，軍興帑庾告匱，宜厚儲積，以壯邊陲，拜疏即行。初，安丙檄西夏，夾攻金虜不克，虜乘盛數盜，邊蜀大擾。丙薨，公便宜度劍以鎮關表，除公制置使，盡護四蜀之師。西北二國合從攻鳳翔，叩鳳州借糧於我，公條畫事宜，密授諸將，隨宜酬答，謄榜諭陝西五路遺黎，俾築塢自固，倚我軍爲聲援。建言成都灘瀨險遠，艱於漕運，立爲運米賞格，奏行之，自是兵皆足食，蜀賴以全。五年丐歸，除禮部尚書。公輕舟出峽，徑歸五羊，自是不復出矣。築室所居之西偏，扁菊坡，刻韓魏公「老圃秋容淡，寒花晚節香」之句於門塾，蓋雅志也。公之門無雜客，連帥部使者時候其門，歲僅一再見，未嘗一問外事。端平乙未二月，摧鋒叛兵自惠陽擁衆扣州城，郡守曾治鳳宵遁，官吏群造里第，請公登城。公肩輿至，開諭禍福。又遣門人李昴英、楊汪中縋城親諭之。其徒俯伏聽命，咸欲釋甲以歸，而倡謀者黠甚，以嘗害博羅令，懼不免，相率遁去，入據古端州以自固。俄有旨依舊端明殿學士、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公即家治事，區處條畫，揣摩調度，洞中事機，召兵四集，賊一戰不支，聚於苦竹嶺，窮蹙乞降。公命分隸降卒於諸軍，而戮其桀黠者。俄拜參知政事，八辭不受。踰年拜右丞相，上遣中使促召，命守帥彭鉉勸請，又命郎官李昴英銜命而至，遜辭凡十三疏。上知公志不可回，詔即家條上時政，公手疏數萬言，上皆欣納。家藏御札七通，有文集若干卷，其文

明白謹嚴。家大酉書其端曰：「東海北海天下老，亦有盍歸西伯時。白麻不能起南海，千載一人非公誰。」公善知人，生平薦引惟游似、洪咨夔、林略、魏了翁、李性傳、程公許，後皆爲公輔。嘗度劍閣留題云：「蒲澗清泉白石，怪我舊盟寒。」里人采其語，立公生祠於其地。及薨，贈太師，謚清獻。初，公持節廣右，見於施行者維揚倅高惟肖鋟梓曰：崔公《海上澄清録》。在蜀時，人繪公像於仙民榜》。朱崖之人又編次其罷行擾民之政曰：崔公《嶺海便遊閣，與張忠定詠、趙清獻抃並祠，號爲三賢。淳祐甲辰，廣帥方大琮祠公與張文獻九齡于學，號爲二獻。咸淳癸酉，經略劉應龍又祠公于西城之高桂坊，今縣學即其地也。〔册三三卷二七四一頁五〕

廣州府南海志

【宮室】

轉運司有冰壺，在今景濂堂下，前瞰仙湖，黄運判撤其材，改鳴佩。〔册十七卷二二五六頁十四〕

鶴舒臺。州東北二十里白雲山有鶴舒臺，蔣安期飛昇于此。〔册三十卷二六〇四頁十四〕

路學養賢堂，爐亭扁曰明德，大學諸生坐齋之所。〔册七十卷七二三七頁九〕

經略安撫司近名堂，在治事廳後。〔冊七十卷七二三八頁三十三〕

【倉廩】

椿備倉，舊志在廣豐倉南，宋慶元元年經略張釜創建，以羨財糴米儲備。以下皆廢。〔冊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三十三〕

【人物】

簡克己，本州人。少習科舉業，已而厭之，遠遊湖湘，師事南軒先生。數年講性理學，既得其傳，退歸杜門，不妄與人交。嘗燕坐門塾里巷，子弟肄業過其門者，必呼其前，歷問所業，間舉《語》、《孟》要語，爲之講解。有通習者，撫而奬之；不通者，輒加警誨，其勤過於父師。士無長少，咸稱簡先生。〔冊十一卷九二二頁十三〕

元呂恕字仁卿。至元十八年任廣東道宣慰副使。下車之初，寇盜爲梗，嘯山腥海，時調兵四出，俘虜者多，公於其間，力爲分揀遣而歸。其得釋者，莫不感戴。〔冊一百七卷一〇八七六頁十二〕

元趙謙，趙州人。累官任廣東道肅政廉訪，抑强扶弱，發擿平反，官吏望而畏之。有鄉民湯姓者富於財，爲仇人湯舉誣告在縣，其親雒公輔常以他事告縣令王夔于憲司，因而有憾。令教湯舉供職雒公輔束縛其僕袁二下水身死，勾追加刑，鍛鍊成獄。惟不獲其屍，事

上憲司。公以無屍知其冤，購求之，檄于城隍，期以七日。如期，果有捕袁二至者，人皆以爲神。〔册三七卷二九四八頁二十四〕

【遺事】

增城人何仙姑，所居地曰春岡，下有穴，産雲母。忽夢老人教以服餌，兼得化煉之術，後常服之，體覺輕健，日月有異。一日告其母，欲游羅浮。母曰：「女子迎送不出門，奈何獨遊？」數日又告，母方止，忽不見。〔册一百三五卷一三一三六頁十二〕

州城西四里西禪寺，有僧慧珠，夢偉丈夫長髯氅衣，由寺東廡來，謂珠曰：「可止。」珠覺莫曉。次日郡人霍姓者來告曰：「向經浙西，得祠山香火，奉事惟謹。忽夢中語以家居葷茹，當處近郭刹境。詰旦再卜得西禪，故請。」因出袖中像以示珠，乃如夢中所睹者。遂創祠安之，水旱禱必應。〔册一百三五卷一三一三六頁十二〕

宋紹興十三年，提舉市舶袁復以回舶禱于神，夢群羊相屬以歸，且占之曰：「方言以涉海爲放洋，茲其兆歟？」舶果至倍常。〔册一百三六卷一三一三九頁二十四〕

清遠縣東三十里峽山廣慶寺飛來殿西南有巨松，傍崖而植。大觀元年，皇城使錢師愈艤舟寺岸，從者斧松以照夜，師愈不之知也。明年殿直錢吉老宿岸下，夢一叟揖而前曰：「余居此三百稔，曩公族屬之從者斧余漆以代燭，血潰今未愈，公能爲我白丈室老療治，庶

幾育風不能撼。俾余得順天命，則公賜已。」吉老詰其姓名居第，則曰余非圓首方足，乃植物中含靈者，飛來殿西南隅十餘步余居也。欲遲明以告於寺，偶復寢方酣，舟師已解維去，覺而詢之，去寺已數里。過洽光以語縣宰彭球，球便道詣寺，因即吉老夢求之，得巨松去根尺餘有斧痕，脂乳尚注，遂白丈室補以土，松今猶存。〔册一百三六卷一三一四〇頁十三〕

清遠縣東三十里有延祚寺，梁武帝末有二神人，化爲遊方士來寺，叩正俊禪師曰：「峽山據清遠上流，建一道場，足立勝槩，師居之乎？」俊然之。俄中夜風雨暴作，遲明啓户，寶像儼設。舊云黃帝二庶子善音律，南採崑崙竹爲黃鍾之管，與帝左右二臣同隱此山，化爲遊方士□□者，非二庶子即二臣也。有祠在寺東偏，靈應顯著，山與寺多異跡。〔册一百三七卷一三四五三頁二十五〕

東莞南海縣志

【湖泊】

鰐湖，在東監，方圓數十丈，其深無底，舊有鰐魚，故名。〔册二十卷二二六七頁一〕

廣州府圖經志

【山川】

東洲門，在廣州香山縣東八十里，中流有漩，潮退潮來，舟不可渡，潮平方可往還也。〔冊四九卷三五二五頁二十五〕

七星嶺，在廣東廣州府增城縣。〔冊一百二三卷一一九八〇頁十四〕

麻龍嶺，在鞠字里，去香山縣七十里。〔冊一百二三卷一一九八〇頁十八〕

大龍嶺，在清遠縣江之南五里許。低圓起伏如龍之狀，縣治之對山也。〔冊一百二三卷一一九八〇頁十八〕

五馬嶺、峰梅嶺，並在番禺縣。〔冊一百二三卷一一九八〇頁十八〕

【學校】

揭傒斯撰《增城縣重修儒學記》：入其邑，人民聚，田野辟，學校修，其政可知也。廣之增城孔子廟，火于兵，邑進士李肖龍刻木主祠於士人鄭聰老之家。鄭遂徙其宅爲學，歷五十餘歲，未有能復之者。至順二年，前翰林從事盱江左祥，繇廣州香山令、潮州路經歷、加奉議大夫尹增城，首謁學，視湫隘傾圮，適東莞陳元謙掌教是學，賢士也，合謀遷之，得故址

於城西冲霄門外百八十步，面鳳臺，負龜山，水縈迴如帶。於是列士輸財，群工效能，顧濟陽復買其材，顧宗與、張俣道、李觀壽、李維祐、鄭元善董其役。始是年冬，訖明年秋。凡爲殿六楹，崇四尋有三寸，廣延有五尺，深如廣而去其延有八尺。堂十楹，崇三仞七寸有半，廣十有一延七尺有五寸，深視廣而去八延六尺有五寸。門之楹如堂之數，崇不及仞三尺四寸有半，廣如之，深不及延二尺有五寸。左右爲廡，皆十有二楹，崇一仞有一尺，深二延有二尺。堂之西偏，祠鄉先賢崔清獻公，祠四楹，崇二仞有一尺，廣二延有八尺，深如廣而去其二尺。內環崇墉，外繚松竹。堂北有山，又植松五千餘株，其巔可俯覽一邑之勝。乃休工息徒，以釋菜禮吉成于先聖先師，崇儒師使申其教，復諸生使修其業，和人民使穫其所，而政聲作矣。又因邑士南雄路教授李顯求刻石之文京師，以著久遠，遂告之曰：學校者，所以明聖人之道之地也，道非聖人所獨得，非有愚智遠邇古今之間，學則至焉。增城雖僻在嶺表，聲名文物與中州等，而不能以聖人之學立其身，棄其身者也；不能以聖人之治治其民，棄其民者也。棄其身則殃，棄其民則亡，故立身莫先於學，治民莫先於興學。左君治香山，既能以興學爲首務，今又以治增城，弗棄其民矣！不知二邑之士，皆能有以立其身矣乎！重爲告曰：夫子萬世南面，享天子之禮樂，天下皆知爲聖矣。而增城既廟祀夫子，又祠崔公，豈不以爲賢乎！賢如崔公則祠之，況不止如崔公者乎！君子亦務學哉！至順三年

十月日記。〔册一百八七卷二一九八四頁十六〕

【土産】

土産檳榔，樹如櫻櫚而葉長，結子纍然。〔册一百五二卷一四五三六頁十八〕

木綿樹，高四五丈，花殷紅，大如甌，類山茶，花時如錦漫天，既謝，有綿飛似柳絮，可爲茵褥。一名班枝。〔册一百五二卷一四五三六頁十九〕

廣州府圖經

【宮室】

新會縣有三江門。〔册四九卷三五二五頁二四〕

廣州府志

【山川】

海月巖，在本府東莞縣亭頭場海濱，昔九座禪師遊於此，今有巖。〔册一百卷九七六三頁二二〕

海水巖，在本府番禺縣碧虛之上，四山壁立，林木森蔚，飛瀑下注，如水簾然。巖下有

穴可容膝，世傳異人坐隱于此。上有古鐘懸于石前，下有亭，名洗耳，今廢，鐘亦不存。一云在番禺縣蒲澗之上，峭壁屹然，飛泉下瀉，勢若建瓴。東坡蘇公詩：「千章古木臨無地，百尺飛濤瀉漏天。」又二巖在蒲澗寺後。唐李群玉詩三首云：「五仙騎五羊，何代降茲鄉。澗有堯時韭，山餘禹代粮。樓臺籠海色，草樹發天香。吟嘯秋光裏，浮溟興甚長。行盡崎嶇路，驚從汗漫遊。青天豁眼快，碧海醒心秋。便欲尋河漢，因之犯牛斗。九霄身自致，何必遇浮丘。一作「揚帆赴飛鳥，一濟日邊舟。」南溟吞越絶，極望碧濛鴻。龍度潮聲裏，雷喧雨氣中。趙佗丘隴滅，馬援鼓鼙空。遐相魚鵬化，開襟九萬風。」一在本府東莞縣南三百八十里，杯渡山有滴水巖，又有瑞應巖。〔册一百卷九七六四頁九〕

西樵巖，在廣東廣州府州之西南吉利坊界，距城八十里。奇峰聳翠，石室可坐數人，邃深而明朗，冬暖而夏凉。山巔有寺曰寶峰，若堂若殿，皆因巖竇爲之。中有烏利仙迹印石，耆舊相傳僞劉時留此，後好事者鑿一足爲相對，相去許，一燥一潤，此其異也。又有丹房透迤，石珠璀璨，似燒煉之跡。飛瀑下瀉，日夜潺湲，居民資灌溉之利。下有玉女淘沙灘、漉梨泉，遠通石池，近接龍泓。龍泓極深莫測，時有雲氣凝聚，龍迹出沒，環山居民每以此占風雨之候，歲禱旱即應。泓上紫姑峰靈谷庄，庄右有九真洞，西有錦石巖、白雲寺。周迴四十餘里，南州泉石之勝，此爲奇絶。〔册一百卷九七六六頁十二〕

景星巖，在廣州府增城縣長沙鄉，抵河源縣東，鄉民以祈禳之所。巖中空洞，有石如臺閣，或如修廊，或如鼓，擊之有聲。石乳結成寶蓋旛旂之狀。幽邃深窅，非秉炬莫能進。〔册一百卷九七六三頁七〕㊀

蘭湖，在南海縣。〔册二十卷二二六六頁十五〕

【土産】

菩提樹，州人以灰水浸葉，去其浮膜，爲元夕燈飾，今光孝寺有之，乃梁宋直諦三藏所植。〔册一百五二卷一四五三六頁十二〕

【仙釋】

東林寺聰公聖者，俗姓譚，名聰，新州新興縣人，生於南漢時。自幼慕佛持齋，徑往韶州南華寺，參禮六祖，遂爲沙彌。守戒律甚肅，寺僧皆禮敬之。忽一日，夢祖師語之曰：「今夜三更有難，汝能救我乎？」其夜遭火，焚至塔殿，乃六祖圓寂之地。衆舁師弗動，惟公獨力舁至曹溪門，衆皆駭異。一日欲往補陀山，忽夜夢六祖云：「我昔有難，荷汝護持，汝今南行，當爲汝説遇東則住，遇林則止。」又曰：「但結菩提緣，能救衆生苦。」聰公密記夢中

㊀ 書名原作「廣信府志」，據文内有「景星巖，在廣州府增城縣長沙鄉」之語，可知「信」當「州」之訛。

語。翌日挑包南來，至清遠東林寺，日砍蘆葦造筏凡數百，維於江滸，踰旬湖南郴州洞賊暴起入境，邑民奔走皆賴此筏，渡於邑之南岸，得此免難。寇退民歸，有將金帛酬公之勞，公於寺東竹林内已坐逝矣！留偈云：「我本先難後易，苦行誰人辯別。去住何曾去住，生滅何曾生滅。」僧遂鳩金命工以香泥塑其化身，奉於本寺。〔册二百一六卷八七八二頁二十四〕

【詩文】

趙希晝《寄廣南轉運陳學士》：極望隨南斗，迢迢思欲迷。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殘日依山盡，長天向水低。遥知仙館夢，清夜怯猿啼。〔册一百四九卷一四三八〇頁九〕

陸龜蒙《和皮日休寄南海詩》云「庭中亦有君遷樹，莫向高臺望漢朝」是也。按《文選·吴都賦》注云：「平仲、君遷二木，廣州有之，子如瓠形。」又《交州記》云：「有君遷樹，有朝漢臺。」又司馬温公《類篇》云：君遷，木名，子如馬妳，今不知何木，或云俗呼爲牛妳子者是。〔册一百五二卷一四五三六頁十四〕

廣州志

【山川】

《圖經志》：順頭嶺、開口嶺、捲藤嶺、凹頭嶺俱在連州陽山縣。〔册一百二二卷一一九八〇頁

十八〕

【宮室】

十賢堂，在子城上。元祐經略張頡，取前代賢牧十人：滕修、吴隱之、王綝、宋璟、李尚隱、盧奐、李勉、孔戣、盧鈞、蕭倣立祠南海。集《十賢贊後序》云：番禺負山帶海，夷舶歲至，珍異叢夥，而數人者，皆能以廉清爲吏民師表。〔册七十卷七二三七頁四〕

八賢堂，在十賢堂東南。淳熙經略周自强取本朝賢牧潘美、向敏中、余靖、魏瓘、邵曄、陳世卿、陳從易、張頡立祠。〔册七十卷七二三七頁三〕

廣州府山陽志

【倉廩】

廣儲新倉，在壯武舊營之東，新營之西。嘉定六年，郡守監丞趙伸夫申本州倉廒舊來所管屋宇六十五間，規摹狹隘，止可盛米九萬餘石。今來見在椿管諸廒，並已盈滿，係借總領所大軍倉添湊盛頓。尚有營屯田分收之穀，未有積貯之所，不免就倉露屯。今又蒙科撥下高郵和糴米椿管，若不添蓋倉屋，仍前四散盛貯，不惟倍費關防，抑恐捐折，有誤邊儲。劄下蓋造。〔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二十五〕

韶州府志

【山川】

南巖，在廣東韶州府郡南鳴絃峰之前，枕真山石壁上有唐人元結所刻《涵暉谷銘》。〔册一百卷九七六六頁十六〕

通天巖，在廣東韶州府英德縣西十五里，與碧落洞相去二三里，橫崗峻嶺，其中石乳聳峙千萬狀，約行二里有大竅通天，闊六七丈，仰望天日煥然。〔册一百卷九七六三頁三〕

錦石巖，在廣東韶州府仁化縣南十五里，韶石之一也。山平壁峭，形如屏嶂，前臨大溪，隔溪見山腰有竅，峗岈陡絶，揭厲循蹊，攀援崖磴數百級，縈回而上，過棧道可丈許，石逕依崖，松篁夾峙。先至下巖，歲旱雩禱於此，號龍巖。次巖爲觀音巖，有大士像，巖廣深六丈，上圓如鍾腹，下平如砥，有泉當巖散漫而下，如懸珠簾，前有叢篁蔭映，儼成補陀。又循石壁行數十步，至上巖益奇麗，石壁赭如渥丹，頂上橫陳一帶苔色，皆小石窾，狀如蜂窠，蒼翠可愛，紅緑間映，故曰錦巖。傍有飛瀑，洒崖如雪，前倚石檻，下臨大江，危崖絶壁，俯視使人悸慄。巖正向西北，前覿皆石峰，夕照嵐煙，宛然紫染，凹凸米圓，駿奔猊蹲，雲霞出没，千態萬狀，眩耀心目，觀者忘倦。當巖巔垂瀑，乃山頂龍池。自巖轉行五十餘里，乃至

池所農田，或縱牛浴池，牛即斃，大雨洗池，水盡乃止。宋徽宗時有僧徒居之，就石刻碑偃于崖側，紹興中舍人朱翌經遊作記。〔册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十四〕

書堂巖，在本府曲江縣郡城東十五里，曹口里白芒渡之傍。巖洞劃然，泉清石潔，昔曲江公張九齡嘗讀書于此。有元次山題名云：「次山自道州刺史爲容管經略使，是時賊尚據本道，以蒼梧爲治所，北歸取道于此。」不書歲月，蓋大曆間也。舍人朱新仲跋云：「次山好奇，所至遇佳山水，必加雅目，使從此出涪臺瀼溪，遂傳不朽，此巖獨不辱品題何也？豈以曲江公嘗讀書其中，故不欲更稱述。」即今次山題刻不存，惟新仲題名宛然。〔册一百卷九七六五頁十四〕

韶州府曲江志

【倉廩】

通濟倉，在郡治西南豐積坊。有六廒，天、地、玄、黄、宇、宙字號。歲收本路税租五千二百九十餘石，廣州路推撥粮一萬八千餘石。〔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二十三〕

【古蹟】

郡分司中慶堂左曰清心堂，不存。〔册七一卷七二四〇頁十〕

郡治西爲華園，有金鏡、吏隱、思古三堂，不存。〔册七一卷七二四一頁十五〕

【人物】

宋王式，字用之，曲江人，唐宰相珪裔也。耿介自立，以孝行稱。舉進士，授校書郎，轉宰吉之永新。吉俗固好訟，而當官者復侵漁之，公一皆痛括其弊，民戴之如父母焉。〔册一百六卷一〇八一四頁十二〕

韶州曲江志

【人物】

宋鄧酢傳：酢，字賓禮，始興南城人，徙家曲江。少穎悟，杜門讀書。紹興初，詣闕下上書，召試授官。進《攻守三略》，上嘉納之。知虔州虔化縣，夏秋二賦，自爲書與民，吏不及門而集。歲以大穰，麥一莖數穗，閭里歌之。〔册一百八八卷二三一八二頁四〕

南雄路志

山川

嶺外衆山，形勢脈絡皆發庾嶺，或崇或卑，或起或伏，蜿蟺盤礴，延袤數千里。至於諸

水，源出江西，分而溪澗，聚而淵潭，其名不一，悉向西南流，朝宗于海。姑取其大者著之。〔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一〕

按山，在郡南一里，上多松株，蒼翠可愛。〔同前〕

巾山，在州之北三十里，峰巒崔嵬，高出衆山，迤邐其勢，奔赴而爲州，蓋州之主山也。〔同前〕

靈湖山，在州東，距城八十里。昔人有見靈龜五色游泳湖中，因是名之。內有龍王廟，每天亢陽，州命僚屬詣山祈求，無不感應。〔同前〕

五里山，在郡郭之東，名雖曰山，其實平坡，當官路之要衝。紹熙元年，郡守趙公伯珽起亭三間，名曰望安，前爲屋遮過道，旁植松，外環以鹿角。嘉定四年，郡守宗簿趙公善偰，敗峒寇於此山下，誠設險固圉之地。嘉定十一年冬，過道屋宇爲風雨壓倒。次年春，權郡張公垓重修，名爲弭節亭，於東南小坡上別創一亭，名曰館嘯，憧憧往來，至此憩焉。〔同前〕

大庾嶺，道之端舊有通道樓，名曰叱馭。道之中有故亭基，因作亭曰來鴈。之南是爲故粵，又作亭曰通粵。今三亭俱廢。〔同前〕

三角嶺，距城五十里，三峰高峻，巍然排列於郡之丁位，陰陽家謂之樓臺鼓角山。〔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二〕

山川，天地之秀氣也；巖則氣之盤結也。石高於山，泉溜於石，中有奇觀，異人居焉。自庾嶺而下多平地，梅歷、仙女、玲瓏三巖，巋乎其高，奇峰怪石，森列錯峙，真勝景也。舊葛翁二仙得道於此。〔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二〕

仙女巖，在州東北，距縣八十里，闞天封寺南，幽竇邃靜，杉檜鬱翳，泉石潺湲。中有二仙像，謂秦時二女避地於此，得道飛仙。僞劉時，邑人葉子珊於此得六孔金鐸、練藥鐺各一。紹興甲寅，三山鄭禹功沿檄至臨仙寺，遊真仙，訪二女飛昇遺跡，嘗書長句云：「千章古木翠巖前，二女秦時即此仙。香斷鼓壇烟磴外，苔侵衣石曉霞邊。笙竽韻遠風穿竹，環珮聲高玉漱泉。官客自知無道骨，此時安得從雲軿。」〔同前〕㊀

羅漢洞，梁天監中，有羅漢數尊現其相，幾旬隱去。其後鄉民塑繪像貌，祈禱皆應。〔同前〕

牛軛潭，距城東二里，水深數丈，其形如牛軛，因以爲名。上有龍壇，遇旱祭龍於此。〔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三〕

保水，在州東，距城五里，與昌水合流。〔同前〕

㊀ 另見册一百七一卷一八二二四頁十六「二仙像」條，文字不及本條詳盡。

暖水二，一在保昌縣西二十里，源出楊歷山，四時常温，以爲名。一在始興縣躍溪團，其水如湯沸湧，大寒亦暖，以生物投之即熟。〔同前〕

宮室

堂池園亭：燕寢凝香之地，必有亭臺池館，非以自娛也，外而應物，內而清心，所以酬酢萬變自清心始，公退委蛇，烏可闕是。州自丞相章公出守之日，創望遠、種玉、八卦、挹翠等亭，繼是或以瑞相名，或更取景慕之意，或改望遠爲聚遠，八卦爲聽雨，遺迹猶可攷。至於靜春則取伊川「靜則萬物自春」之句，秀野則取東城賦温公獨樂園之句，其間雖有廢不存者，然慨風景之殊勝，萃英游而燕嘯，臨眺暢懷，講議竟日，其名之義非一端，槩因其地觀其時，風流醞籍，於此可想云。〔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三〕

種玉亭，在設廳前東廊後，丞相章公得象守郡創立，歲久亭毀址存。乾道八年，郡侯王資重建，中書舍人洪邁作記。嘉定九年，郡侯黄庶再葺，池中環種白蓮。端平甲午，郡侯張友以種玉亭面對凌江妙境之地，自北而南，一境尤奇，別建亭於上，榜曰静受，取王紹宗碧之詩「誰愛風流於静處，獨含煙雨倚秋天」之句。〔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四〕

八卦亭，在瑞蓮堂池中，章得象建。池産瑞蓮，建由堂南架虚廊以通亭，直衝瑞相堂後。白蓮匝坐，荷蓋亭亭，雨來嘈雜，珠璣跳擲，觸熱而有清致，誠妙境也。郡守趙伯珪更

名聽雨。〔同前〕

秀野亭，在瑞相堂之西，花竹尤茂，郡守李公著新創，取東坡先生賦温公獨樂園之句曰秀野，今廢。〔同前〕

挹翠亭，章公創建，在種玉亭西北，相距五十步。太守黄庶因葺種玉堂，西築墻垣以至北城，其亭遂廢。〔同前〕

挹香亭，在宅堂後，清微堂之東，庭有岩桂，故名。〔同前〕

聚遠亭，在州治西北城巔，丞相章公得象所創，舊名望遠。政和初改今名。中有拄笏、捲雨、凝紫三軒，高明爽塏，登臨遠眺，山川獻壯，了然目前，爲一州之勝。前後名賢，多有留題。〔同前〕

多瑞亭，在郡園安庾堂東。紹熙辛亥，池産瑞蓮十餘本，郡守趙公伯珽創亭以名之。〔同前〕

射亭，在安東堂之西，聚遠亭之下，三八兩指揮巡尉下人教習弓弩於此。〔同前〕

芙蓉亭，在宅堂後，與清微堂相對，翼以兩池，植白蓮，便坐。〔同前〕

坐嘯亭，在清心堂東偏，静凉堂之前，宅堂之西。郡守孫公宗重葺，移門向西，自清心堂入，爲延見郡僚議事之所。〔同前〕

淨涼亭，在安庾堂之後，以匝坐紅白蓮，故名。〔同前〕

凝紫亭，在聚遠亭後，臨城壕，面向北。楊歷諸山，嶕崒前列，爲一郡奇觀。〔同前〕

拄笏亭，在聚遠亭西，郡守朱公創建，侍郎俞澂書額。〔同前〕

捲雨亭，在聚遠亭西南，知郡趙宗簿善㦸建。〔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五〕

學林亭，在瑞蓮堂後，知郡孫宓即舊地建亭。〔同前〕

清簡堂，在設廳後。太守退廳或假日，於是簽押文書。屏間牓十二字云：「清欲通，明欲恕，寬濟猛，莊濟和。」誠爲作郡者坐銘，歲久莫攷守之姓氏。〔同前〕

槐堂，在郡堂前西偏，郡守退食燕坐之所。檻外有槐，敷蔭滿庭，故名。〔同前〕

清心堂，在小廳後，瑞相堂前。左偏有齋曰坐嘯，右偏有屋貯書板爲印書局。郡守休暇，聽訟決事于此。坐嘯今移正廳後照壁東畔，印書局今移在書表局東畔。〔同前〕

瑞相堂，在清心堂之後。政和守周公鍔因修堂有詩：「真樂庵前舊相堂，瑞時何止碧蓮房。」續太守李公著以瑞相之名無所經見，更曰景□，蓋章公得象嘗守是郡，取景慕之意。〔同前〕

瑞蓮堂，舊名四并，元祐太守潘公所建，以公、謹、清、通并四者而爲名。公則無私，謹則無悔，清則無欲，通則無固，爲治身臨政之要。郡推官張瑱爲記。紹興間，太守李公著因

堂前池產白蓮雙蒂，更曰瑞蓮。李侯學篆於張謙中，勁古得斯、冰之妙，嘗大書家、謙二卦，刻梓置壁間。堂後種竹千箇，爲軒於其間，名曰學林。太守孫宗因修堂，乃於學林廢地別建小亭。〔同前〕

靜春堂，在瑞相堂之東。隆興二年，郡守李公著創建，取伊川程先生「靜則萬物自春」之語以名焉。中有室曰坐嘯，寮曰北窗，合而名之曰道院。今爲靜源堂。〔同前〕

清微堂，在宅堂後，北城下，南向，前植花卉。舊有飛橋，倚城而上，有亭曰富覽。今亭橋俱廢，止存其堂。〔同前〕

安庾堂，在園之西，向南，堂後水心有亭曰淨涼，種紅白蓮，池面連袤數畝。郡守趙公伯珒因池內多產瑞蓮，又於堂東高阜處建小亭曰多瑞。堂西南沿城有小教場，建射亭爲閒暇習射之所。堂直南五十步舊有亭曰賦梅，植梅數十本，環繞左右，敷蔭可愛。亭南有蓮池三區，種紅白蓮，着花早於他處。亭今廢。〔同前〕

郡學有養賢堂，郡守陳侯侁創建。在學正位之側。〔册七十卷七二三七頁九〕

祠廟

越俗尚鬼，一塊石之靈、一枯木之神，即見祠而徼福，城郭鄉村往往有之，此古人所謂淫祠，唐賢所謂野廟是也。今不暇録，惟取能禦大災捍大患、有功德於民、威靈顯著、祈禱

感應載於祀典者，次第列之。〔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五〕

城隍廟，在州城南。或云漢御史大夫周苛爲項羽所烹，高祖思苛忠烈，令天下郡縣附城而廟祀之。紹定五年，郡守黄公㦸重修。〔同前〕

東嶽廟，郡城外南市之首，蓋天齊仁聖帝行宫，清源真君、崇寧真君、孚應王、嘉應公、顯聖侯祠皆附在内。〔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六〕

南海洪聖廣利王廟，與東嶽行宫相望。正廟在廣州扶胥口，唐《韓昌黎文集·南海神碑》即此神。淳熙年間，通判林楫重修。紹定間，爲賊所焚。五年，郡守黄公㦸重建。〔同前〕

五顯靈觀廟，附在南海廟之東。〔同前〕

靈惠助順顯衛聖妃廟，在門外石橋南。本莆田人，死而爲神，乾道間顯靈。嘉定庚午，郡守趙公善㦸以江西峒寇累犯境内，遣官吏往韶州迎香火，新創行祠於此，以祈護祐。〔同前〕

靈顯德濟公廟，在州西南二里。正廟在英德府真陽峽内，賜靈川廟額，舟船往來皆乞靈而後行。紹定五年，郡守黄公㦸重修。〔同前〕

仰山孚惠二王行祠，在石橋西北。先是邦人醵金創廟，歲久屋圮。紹定六年，郡侯張

友鼎新之，用錢五十餘貫文省，內外視昔遂爲整備。專以禦寇庇民。致禱於神，祝文可攷，閩士劉應祺作記。〔同前〕

五侯廟，在郡城之後，屢於冥漠有却敵之功，前郡倅趙汝誠有記。紹定五年，郡守黃公宬上其事於朝，賜廟額爲孚應，教授盧自明有文以紀之。〔同前〕

五岳廟，在世顯坊覺真寺東。〔同前〕

青龍廟，在天慶觀前。〔同前〕

石巖將軍廟，本在商稅務內。紹興年間，宋法師以郡治宅堂土地神不能麾呵怪異，兩易其地。今州廳後西畔，有將軍神像。〔同前〕

蕭史君祠，邦人感其築城之功，建祠於北隅祀之。嘉定八年，郡守劉公亮以民間不便祭祀，別創一祠於城隍廟之東。庚辰，郡守孫公宓因修城樓，併葺城北隅祠堂，雅飾神貌，以報史君展創城築之賜。〔同前〕

寺觀

郡邇曹溪，薰染老盧之教，自唐暨宋朝，名僧繼出，故俗喜奉佛，梵宇相望，他郡不及。至修真之士甚稀，是以觀少於寺。兩邑所管寺觀三百有餘，兵火之後，所存僅及三之二。今取其有住持載之，荒廢者姑得以略。〔同前〕

壇壝

社稷壇，舊在州案山旁。紹興間，盧守楚承兵火之後，遷在南市。慶元六年，郡守宋公价取其地爲凌江館，移於貢院之北。中爲壇四，春秋祈報。社祭土，配以勾龍氏。稷祭穀，配以后稷氏。歲祀風伯、雷雨師，皆特祭，不立配。建屋三間，爲蔵事所，繞以高垣，教授朱仲河爲記。嘉定己卯，太守孫公宗到郡之初，檢視庫陋，其壇北隙地爲居民掘鑿窊坎。祠事遇雨，望祭排設廳上行事，官無所容身，從者雨立以俟。遂委保昌丞郭承直士楚整葺之，郡給材料，創屋兩間翼其旁，以爲獻官駐泊之地。增展壇壝，鋪砌路徑，以便登降。外爲門屋三間，以休臺輿。粉飾丹雘，翬飛壯觀，盡革簡陋，而祈報寅恭之誠盡矣。〔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六〕

二仙壇，危峭獨出穿空，漏乳柱，石几高低可攀，今有仙茅，惟近壇者爲妙。〔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七〕

公署

郡治

今之郡守，古諸侯之職也。侯居之制，雖廣狹不同，而等級次第截然不紊。譙門、戟門，古諸侯之皐門、應門也。設廳，古諸侯之外寢也。正堂，古諸侯之内寢也。規模宏壯，

可以列衛戟之森嚴。倘制度卑陋，何以整肅吏民而臨制邦域乎？保昌郡治由來遠矣，創始之名氏、興建之時日，無從搜次。歲月推移，屋宇傾弛。淳熙改元，郡侯趙公晰而新之，創建角樓，比舊增高五尺，內而郡治亦加繕葺，表裏雄壯，侔於中州矣。正南門爲大門，上建樓，置鼓角刻漏以警昏曉。前東十步，亭曰手詔。前西十步，亭曰頒春。次爲儀門，列戟十二。中爲設廳，廳上扁真宗皇帝御製文臣七條。庭中立戒石，覆以木殿，東西兩廡各二十五間。諸庫吏舍在東廡之後，賓位居西廡之首，後爲宅堂。設廳之右爲西廳，西廳之右爲簽廳。歲久弗葺，漸悉頹圮，且地形低隘，氣象不振。端平甲午，郡侯張友築高基址，由外及內，與夫兩廊、吏舍悉鼎新之，始覺幕府文書之地爲壯觀矣。教授盧自明作記。〔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七〕

廨舍

通判廳，在郡治東偏，舊係簽判廳，規模卑隘。崇寧間，易爲通判廳，前後因循，未遑修治。慶元丙辰，倅徐榕用本廳歲收修造錢易而新之，門廡廳堂，顯敞相稱。經總制錢物庫皆當廳之東，賓位當西廡之最北，吏舍在賓位之西，廳左闢室數楹，明窗四達，扁曰展驥，以爲退食委蛇之所，無復曩時之卑陋。開禧丁卯，倅張元晉重修東廳，名其堂曰助宣。堂前舊有亭，名曰僊雲，今改作風月。助宣堂後有隨勝堂，前有一軒，曰愛蓮，小橋通過後園。

嘉定戊寅，倅滕珂於宅堂後新建屋三間，名曰行樂。堂之前闢兩室，東曰看雪，西曰吹香。堂之後有方池，種芙蕖，通池築徑，夾以海棠，中有亭曰照香。兩旁種竹成逕，由徑而成，有八角亭曰塞玉。池之旁有兩亭，左曰天然風月地，右曰自在水雲鄉。右亭之後，傍竹開軒，曰深淨。由軒而過行樂，有小船亭曰方外丘壑。照香則創於通守陳君梓，餘則寓閩趙君希鄂所創，二車許君夢齡又於船亭畔築一臺曰最高。廳之西有便門通郡治。〔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八〕

教授廳，舊在學宮之西。淳熙十一年，教授王君宗度創於學宮之東，繼以趙君師部增建後堂及門屋。紹定戊子，罹寇燬爲瓦礫之場。盧君克明重建門屋，朱君正中建公廳并東西兩廊，翁君甫建堂屋。由廳而入小亭，旁植竹，左右有兩軒，左曰及軒，右曰君子。軒舊由廳後行，張君晞顏由廳之西新作一門，客有過軒者便之。軒之前通泮水，兩池種紅白蓮。堂之中有□桂舟，兩旁皆植芭蕉。堂之後有茅亭曰皆清，亭之前後皆種竹。君子軒柱記則陳君應龍爲之，皆清柱記則李君遇爲之。廳之西有便門通郡學。〔同前〕

推官廳，舊在米倉前，今截皇華館後堂屋爲之。〔同前〕

録參廳，在郡治之西，獄在廳之西，東爲便門通郡治。〔同前〕

司理廳，距郡治三十步，獄在廳之南隅。〔同前〕

司法廳，距郡治六十步。〔同前〕

監押廳，在清化營內。〔同前〕

監稅廳，在稅務內。〔同前〕

巡檢司，在迎恩門外。〔同前〕

管界寨，嘉定九年遷在光孝寺之左側。〔同前〕

倉庫

倉庫，一郡財賦所係。入南以來，財賦比之中州極少，而保昌爲郡，比之他州爲尤少。苗賦所輸稅一萬餘石，務場之入僅五千餘緡，不及中州一大縣，而凡百費用，於此需焉。謹蓋藏，嚴出納，是不可不加意。〔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八〕

州米倉，在郡城內西南五十步。〔同前〕

鹽倉，舊在縣學之東，今廢。〔同前〕

軍資庫，在州廳西廊。〔同前〕

常平庫、上供銀庫、折米場，並附軍資庫內。〔同前〕

公使庫，□□州廳東廊。〔同前〕

酒醋庫，州廳東廊後。〔同前〕

甲仗庫，在州廳東西廊，上有樓屋，收載軍器。〔同前〕

銅鐵庫，在政平門內之西。〔同前〕

架閣庫，舊在僉廳內。嘉定三年春，風雨漂到，今附于甲仗庫。〔同前〕

抵當庫，在商稅務內。〔同前〕

館驛

凌江，二廣咽喉之地，往來憧憧，於此憩息，舍舟而途，越嶺而江，必盤泊信宿而後行。州城內有八使行衙、寄梅驛，市南有凌江館近水樓，距城之東有沙水、懷德二驛，直至梅嶠，城之南則有暖水道庵，隸始興焉。至於送迎，則有郵亭、津亭，舊頹圮不支，近已一一修葺，賓至稱便。其創締之顛末、地理之遠近，具列右方。〔冊二百三卷六六五頁九〕

八使行衙，在郡城內南隅，距郡治百餘步，規模壯偉，屋宇高敞，興建歲月無從考究。淳熙八年，郡守韋能千重修，他州莫及，實皇華所臨之地，號八使行二五。〔同前〕

寄梅驛，在郡城之南。前此士夫鼎至，它無館舍容之。紹熙三年，郡守李公岐增葺開展，扁以此名。郡守孫公宓重修。歲久不整，頹圮甚矣。端平甲午，郡侯張友一新內外，增廣氣象，雄偉非昔比也。〔同前〕

凌江館，在南市瀕江，舊爲郡社壇。慶元元年，郡守宋公价因建是館，以便士夫之艤

舟。歷年窮久，支傾補罅，莫敢寓焉。端平甲午，郡侯張友亦一新之，行衙、驛遂成鼎立，士夫于于而來者皆如歸焉。〔同前〕

沙水驛，距城二十五里，舊以驛鋪廳宇爲之，非士夫匽泊之地。嘉定四年，郡守鄒公孟卿移漢節亭向北以爲廳事，規模未暇開廣。嘉定己卯，郡守孫公宓下車未幾，即鼎新之。門廡廳堂悉如常式，庖湢之所堂不整備。保昌宰傅烈作記。自是十五年弗葺矣。屋雖不廢，若將壓焉。端平甲午，郡侯張友謂此尤不可因循，遂委保昌尉上官啓宗董工以重葺之，爲費雖甚不貲，尉有心力且確實，內外輪奐一新，可以支久，至是而近郊亦足以憩憧憧往來之客矣。已上三驛木植等費，悉於公帑那支，張侯凡不得已有營繕，委無一毫科擾於民，皆預有榜文以曉衆聽云。〔同前〕

懷德驛，距郡城四十五里。嘉定三年冬，峒寇犯境，悉成煨燼。次秋郡守鄒公孟卿重建，爲屋三十餘間，遂易今名。士夫自本州出嶺，由南安入嶺，皆宿泊於此，以居驛程之中也。〔同前〕

暖水道庵，屬始興縣，距州一百二十里。慶元間漕使皇甫煥新建，悉如館驛之制，命道人一名在內掌守，每月支漕司錢米供贍，專備湯飲，供往來行人。〔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十〕

郵亭

望安亭，在迎恩門外，離州五里，迺迎送達官之地。郡守趙公伯珒建，歲久亭廢。端平甲午，郡侯張友重建，規模視昔頗增壯觀，因易名通庾。〔同前〕

迎恩亭，在迎恩門裏，乃郡守接官之所。端平甲午，郡侯張友重修。〔同前〕

舒嘯亭，嘉定己卯權守張公垓重建，在望安亭之東，今廢。〔同前〕

聞韶亭，莫詳所建歲月，端平甲午，郡侯張友鼎新之。〔同前〕

濯纓亭，在城西三里，寶慶丁亥，郡侯史沂建，歲久頹圮。端平甲午，郡侯張友鼎新而增廣之。〔同前〕

來鴈亭，在庾嶺之北。余襄公詩云：「南來舊說無燕鴈，歲序嚴凝亦暫來。」〔同前〕

傳鋪：州與江西接界，凡文書急遞，自中都而達南粵，率於此始，故郵傳加謹。郡之東屬保昌縣，郡之西屬始興縣，東西凡九鋪，每鋪二十五里，於中復置腰鋪，蓋欲走傳之速也。上路至南安軍界七十里，每二十五里置一鋪：東門鋪、沙水鋪、懷德鋪、嘉魚塘鋪。下路至韶州界一百二十五里：羅母塘鋪、瓔珞鋪、楹塘鋪、階口鋪、暖水鋪。已上九鋪屋宇歲久盡廢，兵卒往往無以庇風雨，三三兩兩寓迹民居。端平九年，郡侯張友委官計料，各鋪鼎創捌間，於軍資庫那撥錢四百貫文省以買木竹之類，本州嘗準漕臺行下逐年支錢修葺。〔同前〕

大寧鎮，距州七十里，舊制監官文武各一員，收稅兼管煙火。紹興間改爲溪塘鎮，止置

武臣一員，租額年終收錢一千一百二十二貫三佰七十六文。緣收趁不敷，於鄒提刑任內立定年額收錢八佰六十四貫四佰九十一文省。春綱牛稅錢舊例收錢一千九佰餘貫，從準嘉定七年轉運司行下准朝省劄下移牒湖南江西，販賣人往來，徑從使互相委保，判給公憑，所過場務比舊額物與減半收稅，以十二年春綱收到錢六佰餘貫。

城下商稅務，在大市心，租額收趁錢每年五千五百六十八貫六佰四十五文省。〔冊二百三卷六六五頁十一〕

園院

養生送死，民事之大。生不能以自存，死不能以自葬，誰獨無惻然之心。惠養安措，必有其地，庶幾可以無憾。州漏澤有園，取古者掩骼之義，廣朝廷漏泉之澤也；安濟有院，養鰥寡無告之人，推朝廷博愛之意也。其居必葺，其惠必周，仁民愛物之心於此可見。〔同前〕

養濟院，舊在郡東門孝悌坊，廢圮已久。慶元間通守周公璲新創屋三間于縣社壇之東二十步，每歲孟冬漸寒，支給常平錢穀，俾無失所焉。歷歲滋久，屋宇頹損。紹定六年，張侯友亟捐金委官監修，重築墻垣，內外圓備，凡用錢叁拾貫省有奇。〔同前〕

學校

學校，古者郡國莫不有學，所以厲人材明教化也。故鄉校不毀，鄭人歌之；蜀郡興學，

史氏褒焉。蓋學校風化之本，不可緩也。我朝慶曆、治平間，文風寖盛，詔州縣皆得立學，奕代相承，遵守成法。京師建首善之地，郡國恢泮宮之制，分置儒官，俾司教育，雖遐陬僻壤，視內地如一。保昌爲郡，介在嶺表，去中州未遠，士知務學，有閩浙之風，登科第者踵相接，豈非學校作成之效歟？郡學距城二里，治平四年，郡守陳公侁奉詔創建。舊由庚門，今門面丙，至聖文宣王廟合於學中。正南爲欞輥門，門內爲池，池兩畔爲亭二。次爲學門，爲戟門，列戟二十有四，上建傑閣，榜曰御書閣，安奉高宗皇帝御書五十九軸，并真草書《孝經》一十八章，閣前左右爲更衣亭二。大成殿中殿上石刻真宗皇帝御製至聖文宣王贊。先聖畫像，伯魚侍行，乃秘閣本。殿後爲講堂，堂上立張文獻公、余襄公祠，後爲議道堂，直舍東西兩廡各一十六間，其並殿三間爲從祀。正録位在講堂兩畔，養賢堂在學正位之側。齋四：曰厚倫，曰博文，在東廡；曰致遠，曰崇德，在西廡。直學司書位在兩從祀之側。南廡爲六學諭位。祭器庫在東學諭位之左，有祭服六箱及籩、豆、簠、簋、罇、罍、篚、俎，並貯於庫內。學糧倉居西學諭位之左，每歲租米盡納於倉中。倉之西爲射圃，內有亭名曰觀德，元在學後，嘉定九年教授李韶新移於此。本學係郡守劉公篆、教授林公襲於嘉泰四年內重修，屋宇至今猶新。

州學，本學元額管催保昌、始興兩縣大小米一千二百四十八石二斗六升，自兵火後失

陷逃亡，計五百七十二石五斗八升。端明李公韶、察院李公遇分教此邦，亦嘗根出一二，然往往侵户據爲己業，學舍視如墮甑，故難以盡數尅復舊物。迨淳祐八年，教授趙君沂孫見本學官簿僅載租數，而畝步四至咸無焉，遂稟使府申提學司，給由付佃户，開具田段，仍分委職事詣田所打量取見畝步四至，起造碪基，爲永遠計，因而根括失陷田六百餘畝，子粒錢二十貫文省有奇。提刑宋公慈、史君趙公善璚、劉公揚祖、權郡韓公良祐亦知本學所入不足以支所出，前後相繼發下絶産添同養士者不一。今遞年見納租米本色一百一十六石四斗六升，價錢大米六百三十石四斗一升五合，每石折納一貫七佰文足，小米肆拾伍石一斗四升，每石折納一貫六佰文足，子粒一百二十二貫三佰二十三文省。又日收房廊錢七佰一十三文足。教授劉君木秩滿改辟常平幹官，嘗有請於提舉謝公蘧蒙撥鹽二百籮下學發賣，得錢一千六百餘貫，置到朱華等田爲小學莊。此外教授朱君正中又新創房廊一十八間，日納錢三佰七十文足，别項樁管，日支職員紙劄用費。紹定癸巳，郡侯張公友嘗撥錢二百貫修葺齋舍，因見學校職事生員之數頗增於舊，遂就州倉歲支米三十石下學，添湊養士，仍給據，永遠爲例，歲以七月前支。寶祐改元，史君告院周公申下車之初，以學校爲第一義。人有争田于官者，稍不合理法，悉入學以養士，如何喜二等之田是也。丁祭之日，首撥米以助廩給，雖倉無贏糧，亦不暇計也。

貢院，舊在延祥寺之西，中遭兵火，焚燬殆盡。紹興以來，三歲科舉試於僧舍，皆病其隘。紹興元年四月，郡侯趙公伯琿輟州家之羨餘，舍郡士之助金，移教場於土門外，取其址爲貢院。大門、中門各五間，封彌謄録位夾兩旁，正廳五間，兩廡各一十三間，後堂五間，中扁曰衡鑑堂。氣象雄壯，冠於嶺表，趙侯書額，吏部尚書謝諤作記。端平甲午，歲當大比，郡侯張友以歲久屋宇損敝之甚，廊廡且皆坍倒，遂鼎行葺造，内外煥然一新，視昔尤偉。時委保昌趙令與泳、尉上官啓宗監督營繕，計用錢四十萬，米七十石，皆州郡那融以應之，所買木植，並照時直支錢，一毫無擾於民。嗣時厥後，美意不續。每遇詔歲，官吏並緣取之於民，不可勝計，民敢怨而不敢言。淳祐壬子，諸士友列詞于郡，乞分團保出竹木備工役，仍願委教授張晞顔、保昌主簿譚必子以董其成，於天井中新添兩挾廊，東西各六間。是役也，官無所損，民以爲便，咸願以是科爲準云。〔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十二〕

韶州曾簽判所撰《張侯鼎修貢院記》，因及其任内樁積築外城錢一項，茲併載焉。其文曰：出豫章，下滇水，曰雄州。脈絡江湘，襟帶交廣，山川孕靈，涵秀之彦，代不乏人。三歲賓興，舒翹揚英，梯級霄漢，袂相屬也。而棘闈鏖藝之地，迺陋不見治。毗陵張侯友師帥是邦，導宣華風，陶染士類，暇日平確詞章，不減布韋筆硯之寒。歲當登賢書，謂詞場眼境庫污，士子何以明發靈腑？迺屏迺翳，迺新是圖。自門徂基，自皇徂堂，啓之辟之，百爾並作。

庭廡洞達，橑棼高驤，皇皇偉觀，盪耀人目。使士子仰棟宇之高閎以浩其氣，俯廉隅之峭整以厲其節，觀丹雘之燦麗以昌其文，游目而得於心，豈絢華土木云乎哉！噫嘻，世之士大夫軒冕一穹，視布衣若將浼者多矣，奚暇他及。侯不惟澹養若儒素，而恢弘士氣之機，且見於長養凝實之餘。《詩》云：「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斯之謂乎！侯自下車來，羽檄方叢，而俎豆之事亦不偏廢。架壕梁壯城宇以侈金湯之勝，而黌舍之修尤汲汲介心。銖積帑金將及二萬緡，欲創築外城，爲保障之圖。而學田之增，尤欲垂利於悠永。使侯當從容無事時，則其羽翼斯文者將何如哉！蓋侯名門素風，得濂涑之傳。文靖公與張紫岩爲淡交，勳在國史。傃齋雅潔之操，揚文節公劇嘉道之。信乎侯之家學有源乎。考若所爲，功用豈易量哉！次元蝗粟鄰封，斂衽候望熟矣，帳未造鈴下。一日士輩來謁，夸大貢宇之宏，屬余叙誌之。次元竊謂侯之善政，若士與民銘誦之，奚俟贅語。然是舉也，乃作新士氣樞鑰也，爾士子去卑陋而詣高明，意氣激昂，頭角軒露，異時猶曲江之張、日南之姜，大聲颯颯，嶺海之光，可不知攸自歟？迺紀諸堅珉，使道盛德至善而不忘。若夫繕費之浩繁，區宇之贏縮，《保昌志》詳矣，不書。端平元年八月朔日，從事郎韶州軍事判官曾次元記，朝散郎權知南安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彭鉉書，奉議郎通判南雄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劉無愠篆額。〔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十三〕

解額：貢舉條例，政和三年禮部詳定諸州解額，本郡一十三人。邇年兩邑之士就試頗多，至三千餘人。考官兩員。〔同前〕

貢士莊：貢士莊之立，蓋爲歲貢鄉曲英俊西上者設也，始於嘉定乙亥。學職以香雲院產有請于郡，太守劉侯公亮從所請，歲入三十緡足。繼以太守黃公庶增以寶林寺等三院之產，及搬綱營等地，由是歲入計一百單八緡有奇。寶祐癸丑，史君告院周公申懲郡吏黃中侵移官錢之姦，籍其田二十一畝有零以隸本莊，正彎卒方貴苛斂囚財之罪，佑其田以入本莊，其後再根出方貴未盡籍之田計二十七畝四十五步，又損價平售于本莊。教授張晞顏因貢士中有赴省不前者，繳回元津送錢共五十四貫有奇，遂破舊日撥隸修造支遣之例，專一樁留以爲本莊之用。又於學浮費痛加撙節，撥助本莊營創樓店一所，名朝京館。又架樓於館之後，扁曰梯雲。兩廊并樓房共十八間，除官放外，歲定約收價錢一百貫官省。繼自今每歲而斂，三歲而散，可倍於前。凡學之內外新舊舉人及赴殿試者，支送各有差。雖廣去京遠，然亦可以薄爲屝屨助云。〔同前〕

兵防

教場，舊在城壕之東。紹熙元年郡守趙公伯珽取其地爲貢院，遷在土門外嶺上，中間築舍，名曰閱武，繚以垣墻。其地夷曠，春蒐秋獮，閱習便焉。〔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十四〕

小教場，在郡之西園安庾堂之側，有習射亭。〔同前〕

營寨教場：二廣之兵以摧鋒軍爲重，自五羊而下諸州率分隸焉。郡密邇章貢，峒寇出入無常，故置寨營屯與夫土軍牢城尤不可闕，春秋教閱必嚴，金鼓擊刺之節所以壯威重備不虞也。〔同前〕

營寨：澄海十三指揮營在子城南畔，額管禁軍四百人，見管二百五十人。　澄海二十二指揮營在子城北畔，端平甲午歲，郡侯張友重起建二營門。額管禁軍四百人，見管二百人。　清化營在城外遷善坊之東，額管廂軍一百人，見管六十人。　牢城營在子城內城隍廟西，額管配軍七十人，見管五十七人。　水陸同巡檢司土軍寨在縣尉司之東，額管土軍一百人，見管五十人。　管界巡檢司土軍寨在保昌縣學之後，今在光孝寺側，額管土軍一百人，見管六十人。　殿司摧鋒駐劄寨在保昌縣舊址，元管一百一十人，今增至二百二十人。　贛守都鈐兼提舉本州兵甲事，遇有警急，即時申聞，彼處調發將兵三百人前來防托。　額管一百四十五人。

提點坑冶司般運銅鐵營在迎暉門之外，見管一百二十人。〔同前〕

古蹟

一郡之間，必有靈異之跡，或仙釋之曾遊，或賢哲之嘗居，其人雖往，其跡猶存。如孔聖曲阜之杏壇，老君蜀郡之玉局，召伯之甘棠，諸葛武侯之八陣圖，歲月推移，歷數千載之

久，後人觀之，起敬起愛而不忘。是郡處庾嶠之南，據江山之勝，巖谷之內，先賢讀書之室宛然如舊。泉石之間，方士煉丹之處、釋子卓錫之所至今未泯。蓋靈跡所寓，必有神物爲之護持。姑取一二載之。〔同前〕

羅漢井，在城下迎恩門外後巷，距城三里，深纔二尺許。泉水迸湧，清泠甘美。耆老云：昔有羅漢聖僧過此指出，因以名之。〔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十五〕

官道松，宋嘉祐八年，本路漕使蔡公抗奉聖旨，上自保昌梅嶺，下至始興暖水鋪，夾道種松數千株，高聳霄漢，盤虬葱翠。前賢題詩云：「六月火雲燒滿道，綠陰清裏度行人。」至今茂盛，人咸思公之惠。〔同前〕

宦蹟

太守題名：南雄郡舊有刺史題名記，爲木方書之，而榜於廳事，自田侯繼勳已下至黎侯珣，凡五十有九人。其十有二人有名氏官秩而不著其到官受代之歲月。熙寧中，李侯宗儀實典郡事，欲移刻於石，而被命移廣西提典刑獄公事。既不克就，止因其故而新之。元祐四年，歐陽公來守此邦。越明年，乃刻石以終李侯之意。客或語公，請詳考田侯已下爲政善否之跡，併書而刻之，以示勸戒。公曰：「題名之興，蓋以備遺逸。若夫雋功偉德，利澤在人，邦之父老能頌而碑之，無俟於余。其不善，則君子惡稱人之惡，況欲播之於無窮

乎？皆非今之所敢知也。徒以爲木之爲物柔而易毁，不若石之堅且壽，故易而刻之，庶其傳爲可久爾。」僚屬聞公之言，相與歎曰：「公之仁厚至矣。言人之不善猶所不忍，其肯躬苛刻之政以厲其民哉？推公之言以質其所行，其内外可謂協矣，宜其郡人愛公之無斁，若《甘棠》之於《召南》也。」乃相與叙公改作之意，冠諸碑首，使來者得以觀焉。元祐五年十月日，録事參軍兼户法事董宜卿序。

田繼勳。太子中允。
盧佩。太子中允。
馮頔。太常博士。
田偪。著作佐郎。
張雍。將作監丞。
舟宏。少府監丞。
范德林。祠部員外郎。
李德鄰。贊善大夫。
楊履信。殿中丞。
查陶。殿中侍御史。

孟涓。國子博士。

孔揆。太常丞。

王素交。太子中允，至道二年八月到任，咸平元年七月替。

杜惟一。庫部員外郎，咸平元年十一月到任，咸平四年六月替。

張格。國子博士，咸平四年六月到任，咸平六年六月替。

錢昭順。國子博士，咸平六年六月到任，景德二年九月替。

單禹錫。著作佐郎，景德二年九月到任，景德四年十二月替。

鄭天益。太常博士，景德四年十二月到任，祥符三年二月替。

盧太初。屯田員外郎，祥符三年三月到任，祥符四年十月替。

王湛。殿中丞，祥符四年十月到任，祥符七年二月替。

聶巨川。比部員外郎，祥符七年二月到任，祥符八年九月替。

章得象。都官員外郎，祥符八年九月到任，天禧元年九月替，作相。

俞獻卿。太常博士，天禧元年九月到任，天禧二年八月移潮州。

劉有政。殿中丞，天禧二年十二月到任，天禧三年八月替。

桑愷。著作佐郎，天禧三年十一月到任，天禧四年四月丁憂。

周瓘。都官員外郎，天禧四年十二月到任，乾興元年十二月替。

王嘉言。殿中丞，乾興元年十二月到任，天聖二年十二月替。

郭懷玉。屯田員外郎，天聖二年十二月到任，天聖四年十月替。

畢慶長。駕部員外郎，天聖四年十月到任，天聖六年九月替。

崔中正。大理寺丞，天聖六年九月到任，天聖八年八月替。

李永德。殿中丞，天聖八年八月到任，天聖十年六月替。

陳師古。屯田郎中，明道元年六月到任，景祐元年閏六月替。

李士雲。屯田員外郎，景祐元年閏六月到任，景祐三年八月替。

陳鑄。殿中丞，景祐三年八月到任，景祐五年十一月替。

吳有鄰。屯田郎中，寶元元年十一月到任，寶元二年七月移虔州監酒稅。

許瑊。駕部員外郎，寶元二年十一月到任，慶曆二年三月替。

王罕。殿中丞，慶曆二年三月到任，慶曆三年十一月就移本路轉運判官。

唐諷。衛尉寺丞，慶曆四年三月到任。

晏寧。大理寺丞，慶曆五年二月到任，慶曆七年三月替。

張經。屯田員外郎，慶曆七年三月到任，八年閏正月除殿中侍御史赴闕。

馬嘉言。太常博士，慶曆八年五月到任，皇祐二年八月替。

李詠。虞部員外郎，皇祐四年到任，當年十月替。

魯有立。虞部員外郎，至和元年八月到任，嘉祐元年十二月替。

晏昭素。虞部員外郎，嘉祐元年十二月到任，嘉祐三年閏十二月替。

許立。比部員外郎，嘉祐三年閏十二月到任。

劉鈞。職方郎中，嘉祐五年十月到任，嘉祐八年四月替。

歐陽乾曜。都官郎中，嘉祐八年四月到任。

李景亮。水部員外郎，治平元年二月到任，治平三年四月替。

韓緯。比部員外郎，治平三年四月到任，十一月准勑就移知均州。

陳侁。職方郎中，治平四年閏三月到任，熙寧三年四月替。

吴天常。太常少卿，熙寧二年四月到任，熙寧四年四月替。

李宗儀。都官郎中，熙寧四年四月到任，七月准勑權廣西提刑。

王之才。屯田郎中，熙寧三年十月到任，熙寧六年十一月勑就差韶州。

鄭諤。虞部郎中，熙寧六年七月到任，勑再任，元豐元年二月致仕。

梁立則。屯田郎中，元豐元年六月到任，元豐三年六月替。

吴革。承議郎，元豐三年六月到任，元豐五年十二月替。

葉比。朝議大夫，元豐五年十二月到任，元祐二年十一月替。

黎珣。朝散郎，元祐元年十二月到任，元祐四年四月替。

歐陽闢。朝散郎，元祐四年四月到任，元祐六年六月替。

魚康伯。朝請郎，元祐六年六月到任。

潘□。朝散郎，元祐八年八月到任，紹聖三年十一月替。

彭璟。朝散郎，紹聖三年十一月到任，元符三年八月致仕。

阮之才。承事郎，崇寧元年四月到任，崇寧二年九月致仕。

劉渤。朝奉郎，崇寧四年八月到任，崇寧五年四月致仕。

李熙載。朝請大夫，政和三年四月到任。

謝彧。承議郎，政和四年四月到任，政和六年十一月替。

周鍔。朝請郎，政和六年十二月到任，宣和元年十一月替。

楊禩。宣教郎，宣和元年十一月到任，宣和三年七月事故。

游經。朝奉大夫直秘閣，宣和元年五月到任，宣和七年七月除兩浙提舉坑冶。

姜索。朝散郎，靖康元年三月到任，建炎二年七月折資罷。

李公衍。奉直大夫，建炎二年十二月到任，建炎五年二月替。

鄭成之。右朝奉大夫，紹興元年二月到任，紹興三年六月替。

潘潛。左朝請大夫，紹興三年六月到任，五年七月勑主管台州崇道觀。

莊綽。右朝請郎，紹興六年八月到任，八年正月就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趙子頌。左朝散郎，紹興八年六月到任。

黃達如。左朝散郎，紹興十年閏六月到任，十二年六月替。

劉棆。右朝奉郎，紹興十二年六月到任，十四年六月替。

馬竑。左朝請郎，紹興十四年八月到任，十六年九月替。

朱同。右朝奉郎，紹興十六年十月到任，十八年十月替。

盧楚。左朝請大夫，紹興十八年十月到任，二十二年十一月替。

都絜。左朝請郎，紹興二十二年十一月到任，二十六年四月勑差知德慶府。

盧迥。右朝請郎，紹興二十六年四月到任，二十七年四月替。

曾汪。左朝散郎，紹興二十九年四月到任，三十年九月召赴行在。

方暘。右朝散大夫，紹興三十一年二月到任，三十二年二月致仕。

李著。右朝請郎，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到任，乾道元年正月替。

李汶。右朝散郎，乾道元年正月到任，三年四月替。

黃洧。右承議郎，乾道三年四月到任，四年四月除提舉廣東市舶。

孫憲文。右朝奉大夫，乾道四年五月到任，自通判就差州事，六年正月赴召。

趙廱。左朝請郎，乾道六年閏五月到任，六月丁所生母憂離任。

王濱。右朝散郎，乾道六年十月到任，九年正月替。

趙公晰。左朝散郎，乾道九年正月到任，淳熙二年三月替。

張煇。朝散大夫，淳熙二年三月到任，四年六月替。

李嶸。奉議郎，淳熙四年六月到任，六年正月轉承議郎。

韋能千。朝奉大夫，淳熙六年七月到任，八年七月丐祠。

吳煇。朝散大夫，淳熙八年八月到任，十年十一月替。

黃劭。宣議郎，十年十一月到任，十三年二月替。

趙汝作。朝奉郎，淳熙十三年二月到任，十五年四月替。

黃兑。朝散大夫，淳熙十五年四月到任，紹熙元年四月替。

趙伯珪。朝散郎，紹熙元年四月到任，三年六月替。

李岐。朝散大夫，紹熙三年六月到任，五年八月替。

廖倜。武節大夫，紹熙五年八月到任，慶元元年十二月宮觀。

孔異。武翼郎，慶元二年三月到任，至三年閏六月宮觀。

謝卓然。武節郎，慶元四年二月到任，至慶元年三月一日致仕。

宋价。朝散大夫，慶元六年四月初十日到任，至嘉泰二年四月二十日任滿。

劉篆。朝請大夫，嘉泰二年四月到任，至嘉泰四年六月任滿。

聶周臣。朝奉大夫，嘉泰四年六月初九日到任，至開禧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任滿。

李岳。武經郎，開禧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到任，至嘉定元年六月初五日致仕。

郭圭。朝請郎，嘉定元年十月初十日到任，至嘉定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准省劄恭奉聖旨改知新州，當月二十六日交替。

趙善偰。朝散郎、通判，嘉定三年五月十八日恭奉聖旨知州，郭圭改知新州，趙善偰改知南雄州，六月二十六日交割。

鄒孟卿。奉議郎，嘉定四年四月初二日到任，六年二月十八日准省劄奉聖旨改除本路提刑，五月二十六日交州事歸司。

陳天宜。承議郎，嘉定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到任，閏九月十八日准省劄時暫兼權本路提刑，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正除，六月初九日歸司。

劉公亮。朝奉大夫，嘉定七年六月初九日到任，八年七月三十日准省劄改差知沅州軍州，填見闕。

黃庶。通直郎，嘉定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任，十年五月內丐祠奉聖旨差主管建昌軍仙都觀，當年八月初六日交職事與次官。

李渙。朝散郎，嘉定十年十月十七日到任，十一年十月初十日致仕。

孫宓。承議郎，嘉定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到任，九月磨勘轉朝奉郎，至嘉定十四年八月初十日替，就除行在諸軍審計。

陳士會。朝奉郎，嘉定十四年八月初十日到任，十五年五月二十二日玉寶恩轉朝散郎。

趙汝鑰。承議郎，嘉定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任，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滿任，至十二月二十四日交替。

趙續。朝散大夫，嘉定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任，寶慶二年十一月內准省劄改差知英德府，填見闕，至寶慶三年四月十一日交替。

史沂。朝散大夫，寶慶三年四月十一日到任，至紹定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滿替。

黃宬。朝奉大夫，紹定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到任，至紹定六年四月二十日滿替，就於當年五月准省劄□除本路提舉。

張友。朝奉大夫，紹定六年四月二十日到任，至端平二年六月十五日滿替，於當年三月准告因兼三路制參酬賞特轉朝請大夫離任。

趙汝潘。朝散大夫，端平二年六月十五日到任，至嘉熙元年九月初八日滿替。

皇甫埏。朝請大夫，嘉熙元年九月初八日到任，至嘉熙二年十一月初六日致仕。

徐拱。朝奉郎，嘉熙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准省劄奉聖旨知南雄州，填見闕，至嘉熙四年月空日准省劄與惠存正兩易高州。

惠存正。武經郎，嘉熙四年月空日准省劄與徐拱兩易知南雄州，於淳祐元年正月二十五日到任，至當年六月准省劄回任高州。〔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十七〕

太守續題名記：太守題名有碑舊矣，登載既溢，復續一碑。續之者何？續生生不窮之仁也。夫煖焉爲春，凄焉爲秋，或流金爍石而夏，拆膠墮指而冬。其令不同，其所以相須而成化者一而已。循環無端，往來不息，斯天地之仁所以愈續而愈無窮也。二千石體九重委寄之意，權一時寬猛之宜，其事蓋略相似。故大君，民之天地也；牧守，民之四時也。政平訟理，愁嘆不作，其守之春乎。袁扇揚風，召棠永日，其守之夏乎。貪猾解印，豪黠斂手，其守之秋與冬乎。相因焉不至於背馳，相成焉不至於扞格，脈絡貫通，生意周浹，是又四時迭運而六子之循環者也。以賢偉相繼之善，其用與四時周流，守之所寄蓋偉矣。判府制參趙先生承命出鎮，篤志愛民。陛辭之初，抗章論事，如明版籍、戢吏姦、平市貨、厚蓄積，皆固本寧邦之急務。先生此意是直欲無一事之不便乎民，無一息之不志乎民也。南雄之春，其

殆續續於此。若夫修城築以衛民，崇學校以養士，禁戢吏姦，獎用廉潔，則又一元之續，隨在隨布，沛乎而不可遏者也。繼自今來者，大書特書，以至于不一書而止，則始終相承，又將與時而偕行矣。天地生生之德，果何時而紀極耶？然則是碑之續，非續其名，是續其仁也。後有歷指而誦之者曰：某爲民之春，某爲民之夏，某爲民之秋與冬。則凡續天地之仁於不窮者，政又自續其令聞於無窮也。是碑之續不尤偉乎。淳祐三年正月日，門生廸功郎、南雄州州學教授劉木記并書，承議郎、通判南雄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趙希鄂篆額，承議郎、知南雄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紫趙善璚立石。

趙善璚。承議郎，淳祐二年二月二十日到任，淳祐四年四月十二日滿替。

史長卿。承議郎，淳祐四年四月十二日到任，當年七月十七日准尚書省劄自陳丐祠離任。

劉揚祖。朝散大夫，淳祐五年五月初一日到任，淳祐八年十月初十日致仕。

徐煥。朝散郎，淳祐九年七月初三日到任，淳祐十年二月初九日准尚書省劄臣寮上言解任。

趙與詡。承議郎，淳祐十年七月初三日到任，十二年八月二十日受代。

周申。朝請郎，淳祐十二年八月二十日到任，至寶祐二年五月准省劄奉聖旨除提舉廣南市舶，閏六月二十二日祗受告命，二十五日解任赴司。

趙若琨。朝請郎，寶祐二年十月初七日到任。〔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二十〕

通判題名：南雄爲江廣之喉襟，由東而南則東廣，由南而東則西江，舟車所會，憧憧而來，其地望甚重，若是則監州通侯詎可闕而不置？逮我宋崇寧甲申季夏，臺閣慨請于朝，乞立通判，佐理郡事。徽宗皇帝即可其議，易僉判所領，創爲通判廳事，蓋得設官分職、循名責實之義，逮今經涉凡四十有八年矣。前後德政輝映相望，其有秉心剛正，蒞事詳明，以文學顯名，以廉隅勵世，代不乏人。高勳偉績，卓然在人耳目，不可揜也。至如題名，久未立碑叙其本末，誠爲缺典。紹興己巳季春，南閔黄公，丞相之後，來倅茲郡。下車之初，凡所施設，有條有理，可謂官稱其職矣。因得餘暇，會諸僚屬，欲考往蹟。躊躇四顧，罔有知者。於是蚤夜編次，止得宣和元年以來歷任姓氏品秩與夫到官受代歲月，計十有二員，命工刊石，立于官舍，以傳不朽，面屬寒士作文紀實。自顧荒蕪，敢虛來命之辱哉。竊試言之：人之材智禀於天，施爲政治，有能有否。能者因之，否者革之，表裏之符也。儻其盛德大功足爲後人標準，則闔郡之民思如召公甘棠，雖久而難忘也。始之立碑之意正在此，而不在彼，且將告諸來者，豈徒爲文具而已哉。紹興辛未仲春朔，右廸功郎、録事參軍詹大聲序。

師揚。承議郎，宣和元年七月到任。

陳端禮。朝奉大夫，宣和四年六月到任。

何行中。朝散郎，宣和七年六月到任。

寶涇。承議郎，建炎三年九月到任。

宋憲。承事郎，紹興元年十一月到任。

衛貺。右承議郎，紹興三年十一月到任。

趙子佺。左朝請郎，紹興六年三月到任，八年四月滿。

鄧升。左承議郎，紹興八年四月到任，十年四月滿。

陳子輝。右朝請大夫，紹興十年四月到任，十二年四月滿。

張翔。左朝奉大夫，紹興十二年四月到任，十四年六月滿。

魏彥模。右朝請大夫，紹興十四年六月到任。

王鑄。右朝奉郎，紹興十七年二月到任，十九年三月滿。

黃秪。右承議郎，紹興十九年三月到任，二十一年四月滿。

李雲。右奉議郎，紹興二十一年四月到任，二十四年正月滿。

李移順。右朝請郎，紹興二十四年正月到任。

盧迥。右朝請郎，紹興二十六年三月到任，二十八年四月滿。

陳思順。右承議郎，紹興二十八年四月到任，二十九年六月致仕。

趙伯茂。左承議郎，紹興二十九年十月到任，三十一年十一月任滿。

王聿。右朝請大夫，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到任，隆興二年六月任滿。

王翰。右朝請郎，隆興二年六月到任，乾道二年九月任滿。

孫憲文。右朝請郎，乾道二年九月到任，四年六月勑就差州事。

張次卨。右通直郎，乾道四年十月到任，六年十一月滿任。

林次韓。右承議郎，乾道六年十一月到任，九年正月任滿。

曹緯。承議郎，乾道九年正月到任，淳熙二年四月勑主管台州崇道觀。

陳積仁。承事郎，淳熙二年五月到任。

朱用亨。宣教郎，淳熙四年六月到任。

張任。奉議郎，淳熙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到任，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任滿。

姜處度。奉議郎，淳熙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到任，十年三月初六日任滿。

林楫。奉議郎，淳熙十一年二月初六到任，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任滿。

劉興祖。通直郎，淳熙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到任，十五年四月三十日任滿。

蔡籲。奉議郎，淳熙十五年四月到任，紹熙元年五月任滿。

梁克俊。奉議郎，紹熙元年五月到任，三年七月替。

陳士貴。通直郎，紹熙三年七月到任，五年七月替。

曾慤。通直郎，紹熙五年七月到任，慶元二年七月替。

徐榕。朝奉大夫，慶元二年七月到任，四年八月替。

周燧。朝散郎，慶元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到任，至嘉泰元年九月初五日任滿。

郭邦偉。朝□郎，嘉泰元年九月初四日到任，次年准轉運司牒權連州，十一月轉朝散郎，十二月回任，嘉泰三年十一月任滿。

陳椿年。承議郎，嘉泰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到任，至開禧元年十二月初八日得替，當日准省劄除知象州，填見闕，磨勘轉朝奉郎。

劉學雅。承議郎，開禧元年十二月初八日到任，至次年八月二十五日致仕。

張元晉。朝奉郎，開禧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到任，至嘉定元年七月二十五日磨勘轉朝散郎。

趙善偰。朝散郎，嘉定二年五月初十日到任，三年正月諸司奏辟，二月二十七日恭奉聖旨改知新州，五月十八日奉聖旨改知南雄州，填見闕。

涂楹。以文林郎知南雄州保昌縣，於嘉定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准提刑司牒奉聖旨選兼權通判，至五年十月二十九日以考第舉員足解任赴班。

孫次韶。承議郎，嘉定六年七月初三日到任，七年十月初三日奉尚書省劄子差知南恩州，填見闕。

曾準。奉議郎，嘉定六年七月初三日到任，至七年十月初三日准磨勘轉承議郎，初六日准勑差知廉州。

任。

滕珂。承議郎，嘉定十年十月初八日到任，次年五月二十一日承勑差知新州。

趙廣夫。通直郎，嘉定十二年八月十七日到任，至嘉定十四年七月十三日准告磨勘轉奉議郎，九月初二日滿。

趙師儵。通直郎，嘉定十四年九月初三日到任。

木沆。通直郎，嘉定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到任，至嘉定十七年閏八月二日磨勘轉奉議郎，當年閏八月十二日到任。

陳梓。嘉定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到任，轉朝散郎，寶慶二年四月五日轉朝請郎，十二月二十七日替。

趙彥懽。奉議郎，端平三年七月十三日到任，至三年七月二十日任滿。

徐拱。

王逢年。

趙希鄂。

韓良祐。

許夢齡。

趙興漸。

楊仲和。

趙時曋。〔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二十一〕

推官題名：昔人謂「水泛蓮花池，風動入幕賓」。英游雋軌率於此寄徑。南雄自崇寧間易僉判所領，首創郡貳，而推官職守寔叢。亶爲元幕□次畫諾，郡綱係焉。舊無廨宇，紹興鳩居，與西陵江門倉鄰，地卑隘甚。紹興三禩，黄君開請於州，移使星館爲之，因仍迨今，姓氏獨泯不著，可謂闕典。延平鄧君炎載稽圖牒，諏訪故老。前乎此者，歲月浸湮。自締今廳事以後，得一十人，彪列相輝，聯屬有叙。竊惟官無高卑，苟徒然有立，皆足以行其志。韓昌黎始爲武寧推官，晨入夜歸，鯁言無所忌。錢宣靖爲同州推官，决女奴疑獄，雪冤數人，書之史册，使人稱頌。今立碑之意，非特備遺逸紀名爵而已，想其人，觀其政，將使異日有考云。嘉定庚辰二月朔，宣教郎、知南雄州保昌縣事傅烈記，迪功郎、南雄州軍事推官鄧炎立。

黄開。從政郎，福州。

王鼎之。文林郎，紹興府。

王謨。從事郎，常州。

嚴萬全。文林郎，吉州。

趙塋夫。迪功郎，吉州。

龔憲。迪功郎，建昌軍。

趙汝价。從事郎，福州。

孟應。從政郎，寧國府。嘉定八年二月十三日到任，至十年四月十二日離任赴班。

危倓。從事郎，南劍州。嘉定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到任，至十二年閏三月初七日離任赴班。

鄧炎。廸功郎，南劍州。嘉定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到任。

祝應龍。儒林郎，衢州。嘉定十五年八月十九日到任，至寶慶元年十二月十七日滿替。

張旦。儒林郎，福州。寶慶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到任，至紹定二年三月十五日滿替。

侯成大。承直郎，太平州。紹定二年三月初三日到任，至紹定五年七月十七日滿替。

毛研。儒林郎，處州。紹定五年七月十七日到任，至端平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滿替。

趙希瀜。從事郎，福州。端平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到任。

沈得中。太平州。

舒鏞。儒林郎，饒州。

趙希凄。從事郎，福州。淳祐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到任，至淳祐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滿。

李莘老。從事郎，建寧府。淳祐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到任，至寶祐元年二月初十日成四考有零滿替。

楊東仲。從事郎，吉州。寶祐元年二月初十日到任，至寶祐三年十月十一日罷。〔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二十

州學教授題名：大君，天地宗子也。孰非人之子，而入使孝于其親，出使恭順于其長，是其教習屬於天地之宗子，故設官教人，皇極大德。自鄉庠遂序之制不見於後世，薄海內外皆爲建學立師，未有如我宋之盛者，其於宗子之責塞矣。然則分大君之憂而任夫人父兄之託，可不知所務乎？郡縣吏有獄訟財賦之責，簿書期會之事，一或不辦，而責隨之。爲大君養士，漫不思人之我託，而偷曰是職閑無事也，與不省己之未修，而諉曰是俗陋不易化也，是使其責將安歸耶？南雄自僞漢始爲郡置學官以來，居是者不知其幾人，而名氏缺莫得詳。姑取近而可考者鑱諸石，因書所聞，以諗來者，俾懋厥職。若夫博文而約禮，切問而近思，所以教人爲學之序，則有聖門垂訓在。嘉定十年春二月戊申朔，廸功郎、南雄州州學教授李韶記。

夏能之。

洪勳。

甘廷桂。

劉邦昌。

羅匯。

孫瑞。

郭份。
江文叔。
王人鑑。
趙善珏。
陳夢齡。
朱英。
俞言。
曾恕。
陳所得。
王宗度。
趙師郁。
楊應。
朱元龜。
曾準。
羅時用。

朱仲河。

林襲。

吴昺。

許之選。

方霖。

李韶。

許彦爲。

許致祥。嘉定十三年十月初八日到任，嘉定十六年十一月受代。

李遇。嘉定十六年十一月到任，寶慶二年十二月受代。

陳應龍。寶慶二年十二月受代，紹定元年六月丁憂。

鄭唐舉。紹定元年十月二十四日到任，紹定四年十一月初三日交割，以帥漕辟南恩僉。

周楫。紹定四年十二月初三日到任。

盧自明。紹定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任，端平三年四月二十日受代。

朱正中。端平三年四月二十日到任。

翁甫。嘉熙三年五月十一日到任，淳祐二年六月初三日受代赴班。

劉木。淳祐二年六月初三日到任，淳祐五年六月初二日任滿，當年五月二十七日准省劄差本路常平提幹。

趙沂孫。淳祐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到任，淳祐八年四月初二日准省劄改差本路經幹，當年十一月初九日受代赴新任。

龔起潛。淳祐八年十一月初九日到任。〔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二十四〕

進士題名：左從政郎、州學教授趙善珏撰。乾道三年夏四月，右承議郎建安黄公洧來守是邦，首念學宫之陋，甫逮農隙，僦工輟材，命一新之。閣奉宸章，序圖從祀，拓卑闢隘，益所未備。越明年三月既望，偕通守右朝請郎眉揚孫公憲文臨觀厥成。孫公顧謂善珏曰：「南雄素號東廣佳郡，初實離曲江爲之。在唐有張文獻公，國朝復有余襄公，文化薰染，宋久益盛。聞自天聖迄紹興初，保昌、始興登進士第者凡三十人，寖階通顯亦不下十數人。偶罹兵焚，餘三十年寥寥罕繼焉者。借曰風土有盛衰，如俗尚世習其可得而移，矧今田廬日復，户口以繁，藏修之地，庖廩之儲，自不謝疇昔，尚奚尤哉。盍悉采前達名氏刻而植之，虚其右以俟來者，因勉諸生，不亦可乎？」善珏喜而謝曰：善珏之願也，敢不承於是乎？書尚各惟所撰焉。〔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二十五〕

續題名：從事郎、州學教授吴昺撰。進士題名，立之學宫，示人才之所自出也。惟南雄舊隸曲江，山川扶輿，氣不他毓，而鐘美於才。唐開元中，傑然以文章勳節著名者，張文

獻公蓋其尤也。馥丐膏沾，山暉淵媚。至於國朝，顧李父子、二鄧兄弟，相繼聯登，寖躋華顯。儒風薰郁，士類日盛，甲于嶺表。往往藝學績文皆有師法，立身行己一蹈準繩。雖庠序教育使然，沿波討源，所從來遠矣。乾道三年，郡博士趙君善珏嘗采天聖洎紹興初保昌、始興擢進士第者凡三十人，悉裒次名氏，年載甲乙，爲之記而刊諸石。嗣是而題，且聯翩而未艾也。記久漫漶，邑人請更之，將襲而改刻。予方任育才之責，無以辭，則爲之言曰：夫鐫金石者不累日，而涵養器業以待上之需，非朝夕積也。繼自今諸君其蚤夜孜孜，入門而仰高聖道，則曰乃所願學；升堂而景慕先進，則曰有爲若是。充斯以往，則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科第直幹事爾。異時大書屢書驗之，猶信記略矣。姑以勵來者云。開禧丁卯上元前五日記。

鄧驤。保昌，天聖二年宋郊榜第二甲。

許致。始興，天聖二年宋郊榜第二甲。

趙奎。保昌，景祐元年張唐卿榜第三甲。

譚惟幾。保昌，景祐五年呂□榜第四甲。

鄧中立。保昌，皇祐元年馮牟榜第四甲。

譚侊。始興，皇祐五年鄭獬榜第五甲。

顧希甫。保昌，皇祐三年鄭獬榜第三甲。

李邵。保昌，嘉祐二年章□榜第三甲。

鄧闢。始興，嘉祐四年劉輝榜第五甲。

鄧戒。始興，嘉祐四年劉輝榜第五甲。

許彥博。始興，治平四年許安世榜第三甲。致之子，牧之父。

鄧向。始興，治平四年許安世榜第四甲。

張舜咨。保昌，熙寧六年余中榜第三甲。

張漸。始興，熙寧九年徐鐸榜第四甲。

李琰。保昌，元豐二年時□榜第四甲。

顧衮。保昌，元豐五年□□榜第五甲。

趙暘。保昌，元豐八年焦蹈榜第三甲。

丘賁。保昌，元祐六年馬清榜第四甲。

黃幹。保昌，元祐六年馬清榜第三甲。

許安世。始興，紹聖四年何昌榜第三甲。

陳策。始興，紹聖四年何昌榜第五甲。

鄧顯道。始興，元符二年李□□第四甲。

譚煥。始興，大觀三年賈安宅榜第一甲。

歐陽珏。保昌，大觀三年賈安宅榜第二甲。

許牧。始興，政和二年□□榜第四甲。致之孫，彥博之子。

暨商俊。保昌，政和三年何□榜第五甲。

李舜臣。保昌，建炎二年□□榜第四甲。

鄧孝廉。始興，建炎二年□序易榜第五甲。

歐陽敷言。保昌，建炎二年□序易榜第五甲。

劉藻。保昌，紹興二年張□成榜第五甲。

周愚叟。保昌，淳熙八年□白榜第四甲。

陳師愈。保昌，淳熙十四年王容榜第五甲。

周子才。保昌，慶元二年鄒應龍榜第五甲。

鄧晞顏。保昌，嘉定七年袁甫榜第五甲。

劉亦周。保昌，嘉定十六年蔣重珍榜第五甲。

葉振文。始興，寶慶二年王會龍榜第四甲。符之伯。

李應彪。保昌，嘉定十六年王胄□榜，寶慶二年賜第，王會龍榜第四甲。

陳桂。保昌，紹定二年黃朴榜第四甲。師愈之姪。

屈竦。保昌，端平二年吴叔告榜第四甲。

李允中。保昌，淳祐元年徐儼榜射射中陞第四甲。

丘景明。保昌，淳祐七年張成榜第四甲。必明兄。

葉符。始興，淳祐十年方逢辰榜第四甲。振文姪。

龔席珎。保昌，寶祐丙辰文天祥榜第四甲。

賴濟川。保昌，開慶元年周震炎榜第三甲，御射循修職郎。

李文虎。保昌，開慶元年周震炎榜御射陞第四甲。

丘必明。保昌，咸淳辛未張鎮孫榜第二甲。〔同前〕

特科舊無題名。夫自一命以上，皆受之于天子，況屢試南宫，推恩廷對，必入等然後官之。其間懷才抱藝之士，欲行學道愛人之志，登仕籍，秩賓筵，宰男國之封，半刺史之任者，比肩接踵，詎可置而弗録？今訪問自建炎戚君暉以下得二十四人，書之于左。

戚暉。建炎科特奏名，該覃恩，迪功郎横州司理參軍。

陳嘉猷。隆興癸未科特奏名，該覃恩陞等，官至承事郎欽州通判。

姚知常。癸未科特奏名，該覃恩陞等，迪功郎南恩州陽春縣令。

戴晛。淳熙戊戌科中第四等，從事郎英德府軍事推官。

李唐卿。甲辰科中第四等，從事郎英德府軍事推官。

陳良弼。甲辰科第五等，□恩霈官至修職郎監潭州南嶽廟。

何伯達。紹熙庚戌科，該覃恩陞等，修職郎德慶府端溪縣令。

鄧中復。慶元丙辰科中第四等，廸功郎梅州司户兼録參。

朱纓。丙辰科中第四等，廸功郎新州司法參軍。

歐陽光。丙辰科，該覃恩陞等，從政郎象州防禦推官。

周鵬先。丙辰科，該覃恩，與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

葉珪。丙辰科中第五等，該覃恩，與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

馮邦懷。慶元己未科中第四等，從事郎廣州節度推官。

李無雙。己未科，該覃恩陞等，文林郎昌化軍僉判。

朱宗愈。己未科，該覃恩陞等，從政郎廣州司理參軍。

黄鑒。己未科，該覃恩陞等，迪功郎新州新興縣主簿。

丘如嵩。嘉泰壬戌科中第四等，迪功郎潯州録事參軍。

何西傑。開禧乙丑科中第三等，從政郎新欽州軍事推官。

鄧鵬飛。乙丑科中第三等，迪功郎象州防禦推官。

李璿。乙丑科中第四等，迪功郎橫州軍事推官。

李九齡。乙丑科中第四等，勅授宜州文學。

李用之。嘉定戊辰科中第四等，迪功郎宜州節度推官。

李之用。甲戌科中第四等，迪功郎德慶府瀧水簿尉。

陳言。丁丑科射試及格，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

黃永年。嘉定丁丑科中第四等，迪功郎廣州增城縣主簿。

周子質。庚辰科中第一等，補登仕郎。

歐陽三英。庚辰科中第四等，勅授邵州文學。

陳叔秀。庚辰科中第五等，廷射合格，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

孔紹祖。庚辰科中第五等，廷射合格，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

葉牧卿。癸未科中第四等，勅授昌州文學。

吳伊堯。庚辰射中，該監嶽不授，遇恩勅授惠州文學。

周子固。嘉定十七年該遇登極赦恩，准勅授忠州文學。

黃桂。嘉定十七年該遇登極赦恩，准勑授忠州文學。

劉宗。丙戌科中第五等，遇恩授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

陳安策。嘉定癸未廷試，准勑授忠州文學。

朱晞父。纓之子。紹定二年繆榜，從事郎，初任臨江軍新喻縣尉。

劉人傑。紹定二年繆榜，從事郎，初任信州弋陽縣尉。

鄧汝爲。紹定己丑繆榜，遇慶典恩，從事郎，初任靜江府陽朔縣主簿。

戚三鳳。紹定二年繆榜，該遇慶典赦恩，從事郎，初任新州司法。

戴履。紹定五年壬辰中第四等，御射四分，勑授永州文學。

劉應龍。紹定五年壬辰中第四等，勑授永州文學。

譚文蔚。端平乙未王聲叔榜第四等，勑授高州文學。

黃夢清。端平乙未王聲叔榜第四等，勑授高州文學。

陳國計。端平乙未王聲叔榜第五等，以御射入中第，授迪功郎汪應格監廟。

鍾振文。嘉熙戊戌王宗合榜第三等，勑授吉州文學，集英殿試射中等第一人。

葉正卿。嘉熙戊戌王宗合榜第四等，勑授靖州文學。

陳德英。淳祐辛丑吳必達榜第五等，以御射入中等。

劉登父。淳祐四年甲辰魏□榜第四等，勑授宜州文學。

李應明。淳祐七年丁未□□榜第四等，勑授昭州文學。

戴堯龍。淳祐十年庚戌張一清榜第三等，勑授衢州文學。

蕭靖夫。淳祐十年庚戌張一清榜第三等，勑授衢州文學。應龍之叔，光大之父。

蔣日卿。寶祐丙辰袁榜，勑授貴州文學。

吳虎臣。開慶元年林濟孫榜第四等，准勑授容州文學。

李子淵。開慶己未林榜第四等，准勑授容州文學。

鄧拱辰。開慶己未林榜，勑授容州文學。

郭大信。開慶己未林榜，勑授容州文學。

張賡。開慶己未林榜，勑授容州文學。

譚應雷。甲子科，該覃恩，迪功郎韶州翁源縣主學。

陳良策。咸淳戊辰龍飛舟榜乙科，初注迪功郎德慶府瀧水縣尉兼主簿。言之孫。

蕭光大。咸淳戊辰中第四等，周三異榜，迪功郎新差韶州翁源縣主學。應龍之弟，靖夫之子。

朱廷直。咸淳戊辰周榜，勑授□州文學。

李朝用。咸淳戊辰周榜，勑授容州文學，御射入中等。

丘自明。咸淳七年吴清伯榜第四等，勑授容州文學。

蕭應龍。咸淳甲戌類試入等，榜首袁易，迪功郎新廣州香山籍主學。靖夫之姪，光大之兄。〔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二十六〕

南選：四川、二廣皆遠方也，自祖宗立國之初，首加優異之恩。在四川則有類試恩例，二廣則有攝官恩例。蓋二廣之法，應兩舉士人方許試攝官，第一場試律義，第二場試時義，第三、第四、第五場並試斷案。初試中攝官，號曰額外，先歷一任，重難即試待次，既中待次，即補正額。自入正額，實歷四考，然後漕司解發赴吏部換授正命迪功郎，却作經使歷任人注授窠闕。向者多有改秩官至朝奉郎，恩澤奏蔭子孫。粤自近制立定格法，止於承議郎，餘轉不行。且二廣攝官亦士人捷徑，而本州或累請舉而不屑就，故自宣和以來至今百有餘年，其爲攝官者不過十餘人而已。今列姓名于後。

葉如璋。宣和五年試中攝官，解發換授正命，官至承議郎韶州通判。

袁立。甲申年試中攝官，後恩換授，官至承事郎宜州通判。

周廷輔。甲申年試中攝官，監廣州横江場税。

譚説。甲申年試中攝官，監韶州洲頭場税。

徐安止。己丑年試中攝官，換授迪功郎梅州程鄉縣尉。

郭唐臣。己丑年試中攝官，監廣州橫江場稅。

曾灝。丙申年試中攝官，監新州新安鎮稅。

歐陽端友。甲辰年試中攝官，後換授正命從政郎潯州軍事推官。

鄧昌朝。甲辰年試中攝官，監廣州太平場稅。

李叟。癸酉年試中攝官，已補正額，監連州同官場稅。

陳桂。癸酉年試中攝官，已補正額，監循州長樂縣稅。

陳諫。乙亥年試中攝官，監南恩州陽春縣稅。〔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二十八〕

人物

越產人材，雖不多見，然見者必皆傑異。唐柳子厚謂南方陽德炳耀，獨發於紛葩環麗而罕種乎人。豈知不世之材，炳靈毓粹天地間者，豈常有哉？善乎歐陽文忠公之銘有曰：始興開國襲美于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無亦嘉嘆南方人材卓犖環異者間世而一見耳。本郡接湖湘清淑之氣，沿江西文雅之風，山水明秀，英材輩出。自張曲江爲唐名相，古今所共稱。厥後雖未能企及，然顧許之父子，李鄧之兄弟，繼登科第，寖階通顯。譚氏由世官而應入行之科，鄧氏以書生而平數郡之盜，其餘德行、言語、文章、政事，肩摩袂屬，至今猶未已，姑取其翹楚者載之。〔册二百三卷六六六頁一〕

雜記

本州元準都大提點司取撥衣糧米壹千伍百石，遞年從本州變糶椿管，每石價錢壹貫二百文省，聽候支撥。自淳祐六年因韶州和糴米糧應爐丁食用引惹民詞，韶州通判狀稟都大司，遂行下於合解衣糧米内支撥米壹千貳百肆拾石，專人到司同所差將校管押前去韶州通判、檢踏兩廳交卸，通判廳撥米柒百貳拾石，檢踏廳撥米伍佰貳拾石，餘米貳百陸拾石撥付岑水場淋銅局應副爐丁食用。〔册二百三卷六六頁十四〕

南雄府圖經志

山川

青嶂山，在城東南五十里，昔曹、黄、歐三僧至此坐化。〔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一〕

州按山，面州治南。〔同前〕

巾山，去城四十里，其形如巾焉，故名巾山。〔同前〕

五湖山，在縣西北五十里。〔同前〕

大庾嶺，在州之北，距城八十里。昔云一名塞嶺。漢元鼎四年，南越相吕嘉叛，以楊僕爲樓舡將軍擊嘉，有裨將戍是嶺，以其姓庾，因名大庾。又以其上多梅，亦曰梅嶺。崖巘峻

峭，往來艱阻。唐開元四年，張公九齡奉詔開鑿。宋嘉祐八年，蔡抗出使本路，檄官造甎甃砌成路，自是行者便之。〔同前〕

篠條嶺，在南雄府保昌縣西六十里。〔册一百二三卷一一九八〇頁二十一〕

仙女巖，在州東北七十里，中有二仙像，世傳秦時二女於此飛仙。〔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二〕

楊歷巖，距城西北二十里，上有龍潭，下有祇林寺。〔同前〕

羅漢洞，在州東一百一十里，天漢中，有羅漢數尊現於此。〔同前〕

白猿洞，距城八十里，在梅嶺右。昔洞有白猿，因名。〔同前〕

倉石，去城西北三十里，其形如倉廩焉。〔同前〕

龍鬚、石鑊二潭，在上梨南上錫村，去城六十里，其水皆發源於贛州信豐界。龍鬚潭，或云石上產龍鬚草。潭上石壁高五十餘丈，中有穴水注入其中，不見所出，相傳以爲龍窟。石鑊旁距龍鬚，隔兩高嶺，路逕至爲崎嶇。此潭之水亦發信豐界。其二潭皆謂龍所居，歲旱禱輒應。〔同前〕

温泉二，一在城西北十五里，一在城南三十餘里。〔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三〕

霹靂泉，在庾嶺。唐大監禪師得法南歸，於嶺上卓錫，有泉湧出，後人從而屋之，遂爲一方名藍。亦名卓錫泉，又有放鉢石。〔同前〕

長圃水，源出梅嶺，下流八十餘里，至河村合湞水。〔同前〕

修仁水，源出信豐界，下流一百餘里至大江。〔同前〕

五龍瀧，距城四十里，倉石後。飛流曲折，高下成潭，云有龍焉。鄉人遇旱，隨禱而應。〔同前〕

宮室

譙樓，在府治前。〔同前〕

井亭二，在府治前。東曰星泉，西曰清圓。〔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四〕

祠廟

三皇廟，在新城内。〔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五〕

城隍廟，在縣治西。〔同前〕

文廟，見儒學。〔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六〕

旗纛廟，在千户所後。〔同前〕

壇壝

社稷壇，在本府城北。〔同前〕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本府城南。〔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七〕

無祀鬼神壇，在本府城北。〔同前〕

公署

南雄府，在舊城。〔同前〕

司獄司，在府治西。〔同前〕

屬縣二：保昌縣，附府城。始興縣，去府治西南九十里。〔同前〕

提刑按察分司，在府治東。〔同前〕

守禦千户所，在府治西。〔同前〕

巡檢司，計五處。保昌縣管四處：紅梅、在靈潭里。大黃、在烏源里。平田、在官田里。百順。在百順里。始興縣管一處：瓔珞。在南岸里。〔同前〕

倉庫

常平倉，在府治西。屬縣際留倉。〔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九〕

始興縣倉，在縣治前。〔同前〕

行用庫，在府治南。〔同前〕

豐積庫，在府治前。〔同前〕

館驛

凌江驛，在城南，馬八疋，驢五疋，船五隻，東抵南安府大庾縣界，南往韶州府曲江縣界。〔同前〕

驛一所。黃塘驛，去府治九十里，始興縣管，馬五疋，驢三疋，船五隻。〔同前〕

遞運所，在城南，船二十隻。〔同前〕

車站，在城南，車貳拾輛。每一車，夫五名，牛三頭。〔同前〕

中站，在靈潭里，本府與南安府共，各車一十輛。每車止用夫十名。〔同前〕

鋪舍

計二十二所，每鋪設鋪司一名，鋪兵六名。本府東抵南安府大庾縣界，由保昌縣官路往，計八鋪：長亭鋪，長逕鋪，沙水鋪，石塘鋪，裏東鋪，火逕鋪，小嶺鋪，紅梅鋪。已上係保昌縣管。南抵韶州府曲江縣界，由保昌、始興二縣官路往，計十四鋪：府門鋪，東漿鋪，修仁鋪；已上三鋪保昌縣管。古祿鋪，都塘鋪，瓔珞鋪，黃田鋪，楹塘鋪，圓嶺鋪，黃塘鋪，界口鋪，馬眼鋪，七里鋪，正富鋪。已上十一鋪係始興縣管。〔冊二百三卷六六五頁十一〕

學校

稅課司，在城南。〔冊二百三卷六六五頁十一〕

惠民藥局，在府治東。〔同前〕

本府儒學，在城東。〔同前〕

先賢五先生祠，在府學東。〔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十四〕

張文獻公祠，在府學西。〔同前〕

兵防

教場，在城西門外。〔同前〕

宦蹟

蕭渤，皇祐二年爲郡守，有仁政。時蠻寇陷邕管，侯議治城捍衛，工築未興，除殿中丞代去。安撫使入境，父老遮道泣且言曰：「願借留以畢其事。」使者條其狀以聞，詔從之。邦人感其築城之功，建祠祀之，祠今廢。〔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十五〕

范處厚，崇寧五年爲郡守。大觀元年，詔製八行之選，每路以三人爲率。詔下二年，無應選者，惟南雄得譚煥、歐陽珏、許孜，爲一路殊選，皆侯之德化也。〔同前〕

趙善偰通判，嘉定三年准旨知南雄州。時江西峒寇數來犯雄，親提兵督戰，至沙水，其子汝振與司法參軍黃樞實從，兵敗，二人皆死于賊，郡爲立祠以祀之。〔同前〕

黃庶，嘉定八年爲郡守。首訪民疾苦，以凌、連二陂久廢，侯步至陂所，相而增修之。及去，邦人擁馬首留之，不獲，乃相與立碑。〔同前〕

黃宬，紹定三年爲郡守。時夏秋間久旱不雨，侯禱有感，獲雨三晝夜，歲大熟。又奏蠲民之歲賦，敦尚教化，旌表忠節，大有德於此邦。〔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十六〕

亦馬都丁，西域人，爲郡守。到任二年，重新府治，建清太橋石墩，官道植松，收糧令民自把槩，民爲立政績碑。〔同前〕

塔里海牙赤，回回人，爲郡守有治績，濬陂灌田；民懷教民的回回人，爲郡守，興墜起廢。民以荷擔爲生，富户養驢，馱奪其利，侯禁之，貧者得以養生，後立去思碑。〔同前〕

張摶霄，襄陽人，至順三年爲郡守。清慎有爲，修學校，創置兩廡從祀，建言廣海，軍民利便，後爲立德政碑。〔同前〕

楊益，字友直，洛陽人。至元丙子，由户部侍郎出爲郡守。以安静爲政，禁絶淫祀，興利剔蠹，不受私謁。兼工漢隸，有隸書《太極圖説》、《西銘》及《留别父老詩》在學焉。〔同前〕

孫三寶，泉州人。至正丁亥，由浙省照磨同知郡事。廉介愛民如子，及代，民遮道不忍其去，咸垂涕焉。父老請留靴以爲記。〔同前〕

漢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由横浦下湞水即此。〔同前〕

章得象，爲郡守，後入相封郇公。〔同前〕

鄭天益，太常博士，景德四年。〔同前〕

潘遘，紹聖中郡守。〔同前〕
李熙載，朝請大夫，政和二年。〔同前〕
游經，朝奉大夫，宣和元年。〔同前〕
潘潛，朝請大夫，紹興三年。〔同前〕
孫憲文，朝奉大夫，乾道四年。〔同前〕
趙汝作，朝散大夫，淳熙十四年。〔同前〕
趙伯珒，朝散郎，紹熙元年。〔同前〕
劉篆，朝請大夫，嘉泰二年。〔同前〕
鄒孟卿，奉議郎，嘉定四年。〔同前〕
陳端禮，朝奉大夫，宣和四年通判。〔同前〕
林次韓，左承議郎，乾道六年。〔同前〕
曾慤，通直郎，紹熙五年。〔同前〕
徐榕，朝奉大夫，慶元二年。〔同前〕
劉學雅，承議郎，開禧元年。〔同前〕
元安同，中大夫，至元二年郡守。〔同前〕

趙好禮，中順大夫，至元二年同知。〔同前〕

鄭康斗，承直郎，至正二年。〔同前〕

劉中孚，承直郎，至正十四年。〔同前〕

張致成，承事郎，至正十年經歷。〔同前〕

人物

宋王世顯，宣、靖護宋高宗南渡，與金將粘罕戰，有確山之捷紀功。紹興二十年，執政陳康伯保奏世顯承襲，授武經大夫、嶺南安撫使。〔册二百三卷六六六頁一〕

王方，提刑李昴英保任迪功郎、江西提刑司計議。〔同前〕

王介，寧宗時峒寇剽掠村鄉，逼城下，遂奮身當先，以功奏准武德將軍，御題旗賜云海外四州都安撫使。〔同前〕

許彥先，學究出身，廣東運使。深明《易》學，尤工書大字，南華曹溪二大字、曲江張相國祠額、南雄州講堂牌，皆許公書。〔同前〕

元麥文貴，中奉大夫、集賢學士，與修遼、金、宋史，鐵杖後。〔同前〕

陳桂，承務郎、吉安路推官，除豪强蕭恕齋，有政聲。〔同前〕

進士

唐孔閏，少聰敏嗜學，年十九，唐景福初及第，官至朝散大夫、袁州司牧。〔同前〕

【碑刻】

唐《開大庾嶺碑》：先天二載，龍集癸丑，我皇帝御宇之明年也，理内及外，窮幽極遠，日月普燭，舟車運行，無不求其所寧，易其所弊者也。嶺東廢路，人苦峻極，行徑寅緣數里重林之表，飛梁巢峩千丈層崖之半，顛躋用惕，巉絶其元。故以載則曾不容軌，以運則負之以背。而海外諸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需。況越人綿力薄材，夫負妻載，勞亦久矣，不虞一朝而見恤者也，不有聖政其何以臻茲乎？開元四載十有一月，俾臣左拾遺内供奉張九齡飲水載懷，執藝是度。緣磴道，披濯叢，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險之故。歲已農隙，人斯子來，役匪逾時，成者不日，則已坦坦而方五軌，闐闐而走四通。轉輸以之代勞，高深爲之失險。於是乎鏤耳貫胸之類，殊深絶賫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寧與夫越裳白雉之時，尉佗翠鳥之獻，語重九譯，數上千雙，若斯而已哉。凡趨徒役者聚而議曰：慮始者功百而變常，樂成者利十而易業。一隅何幸，二者盡就。況啓而未通，通而未有斯事之盛。皆有國家仁澤滂沛，遠絶垠胥，洎古所不及見，寧可默而無述也？盍刊石立紀，以貽來裔。是以追之琢之，樹之不朽。銘曰：石崴嵬兮山崖崖，嵌崟岧嶤兮相蔽虧。槎崒屼兮莽芊芊，噫茲路兮不記年。大聖作兮萬物覩，惠

吾人兮道復古。役斯來兮力其成，石既攻兮山可平，懷荒服兮走上京。通萬商兮重九譯，車屯軌兮馬齊跡。招孔翠兮來齒革，伊使臣之光兮將永永而無斁。給事中蘇侁撰。〔册二百三卷六六六頁三〕

宋《張文獻公碑》：唐丞相、始興縣伯、贈司徒張文獻公有祠。南雄州學甫謹按圖誌，公生于今州之始興縣清化鄉，縣有丞相户，公子孫在焉。十世孫唐輔元祐間嘗貴矣。唐無雄州，始興隸于曲江，故天下謂公曲江公云。祠在講堂之東偏，褊且狹。有象古甚，殆敝。甫至拜祠瞻像，退嘆曰：「非所以嚴公也。」與學子謀，闢公稍廣之，命工更摹公像以事，而櫝其故。既奉乃奠，諗于衆曰：公忠于君，孝于親，其教化在人心，功烈在史策，亡以紀爲也，然人可學而能也。其不可學而能者何也？識安禄山必反，請誅之以絶患也。此公之天資有過人者，故能前天下而獨知也乎？唐有國三百年，自高祖、太宗創造，六傳而至明皇，開元、天寶之際，其盛極矣。漁陽發難，海内麋起，蜩螗沸羹，迄唐亡天下，不一日釋兵以娭。其民人父子夫婦不相保其家室，鬼神不得歆其粢盛牲幣，其悲愁怨痛之積可勝説哉。明皇帝不以一胡人首易天下，豈非其猩德彰聞之驗，而天欲豢禄山以啄唐社乎。雖公其若之何哉。自古儒人之衛世，其投機也微而契效遠，智者畏，愚者忽也。不幸如公言而不用，既已天下受其明患極害，然後拊膺頓足悔恨而追思之。幸而用，則人不過曰勸唐室誅一胡

雖耳，何足載哉。亦孰知治亂得失之所終歸重若彼哉。因是知儒者以一言福生民利後世者固有以，世猶以儒言爲狂、爲戇、爲不並事情，此甫之所以重嘆也。甫來典教是邦，獲奉公之祀而親公之遺風，故樂爲此邦之人道公故。嗚呼，洙泗之澤，自周更秦以迄楚漢猶不斬，惟公之烈，去之五百歲而若存，學者可不勉乎哉。居于家而父母稱其孝，仕於國而人稱其忠，行乎四方，四方之士望其容貌而知其爲公之邦人也，是今日作祠之意。嘉熙三年七月辛未，文林郎、南雄州學教授翁甫記。〔同前〕

【詩文】

《築城記》：開寶三年王師克劉鋹，嶺外之民始被聖化，距今八十四年。自髫髫至白首，皁安生息，不識戰鬥。凡東西二部總四十有五州，惟廣、桂、邕號爲大府，略有城池之險，他皆闕如。間有，亦庳陋摧剥，不足以爲固。蓋國家承平日久，四方弛武備。慮遠者或欲豫爲之防，而俗好議論，往往以爲生事而動搖。故所在守長不敢議改作，循習故嘗而已。皇祐四年夏五月，蠻人陷邕管，疆場會帥非其人，斥候警備不一，故賊至城下而不知。遂殺掠吏民，乘鋭而東，破瀕江九郡，入廣攻城不能拔，引而還邕。時旁近郡悉集境内丁壯以爲捍衛，南雄守殿中丞蕭侯渤議乘衆力治舊城而大之。或曰：「兵興，民力方騷，又從而倡役，如重困何？」蕭侯曰：「此豈得已而爲？以賊乘吾無備而來，諸州之所以殘，廣之所以

獨完，利害在目前，較然明白，柰何尚循覆車之軌乎？」乃上其事，就擇吏之幹者軍事推官張處中專篤其役。未幾，有詔諸州，而南雄之工率先稱辦，其規模高廣宏偉又推甲焉。初賊之起也，所過民間貲畜殆盡，父母妻子流散不相保。是役也，民知可恃而安，無不奔走奮勵，樂勸其力。自冬十月至明年春二月，城成，廣袤六千八百六十尺，下厚四十五尺，上殺二之一，崇二十五尺，加女墻六尺，用人之力一百八十萬。表以堅甎，環以深溝。直南立正門，冠以麗譙，衛以甕城，東西二門如之，環城縱出，樓櫓相望，而城隅之制尤特壯觀。凡爲屋方圓大小五十四區，亡慮二百六十楹，其他守械纖悉稱是。仡然而高，隱然而方，其堅足以禦，大足以容，崔嵬杳窱，回抱連屬，與四面雲山勢勝相高下，雖有梯衝鉤援，曰能侵軼者，吾未之信也。嗚呼，天下之事，患嘗伏於隱微。不制於未然，及其已然，方駭而圖之，其可濟乎？傳曰：「備豫不虞，國之善經。」兵法亦曰：「無恃彼之不來，恃吾有待之。」皆古聖賢幾事之先，慮患之深。蕭侯之心通達於此，其爲政也精敏過人，不橈於劇，有利於國與民，勇於必爲，故其舉事無不中節焉。先是城之始謀也，工築未興，而蕭侯代去。安撫經制賊盜使入境，父老遮道泣且言曰：「州密邇賊境，而民方安於其政也，願借留以畢其事。」使者條其狀以聞，褒詔從之，故城之經度指顧，本末專一，而至于大備焉。夫作大役而人不以爲勞，所以翰蕃王室、保障吾民於無窮，其惠利之博可遽數哉。寶臣代罪於此蕭侯修治歲

月，以書其實云。時皇祐五年六月日，太常博士、前知端州軍事丁寶臣記。〔册二百三卷六六六頁四〕

《張文獻公宋十大夫二祠記》：繪像立祠，思賢也。立祠於學，風厲後人也。夫天之生賢固不數，而謂之賢者，必孝於事親，忠於事君，臨大節而不可奪，朝廷以爲輕重，天下繫其安危，雖其人已歿，其事寖久，聞其名，想其人，百世之下如將見之，則夫扶持正論，興起人心，捨斯人吾將安仰？粵惟有唐丞相文獻公生於始興之律水，始隸曲江。公先封始興伯，開元後，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名。律水在始興邑之南，其地石峭水清，風氣爽豁，意公鍾山川之秀，風度醞藉，故以文章勳節著名。膏馥沾溉，氣類感召，至於我宋，是邑人才輩出。許致、許牧，椿桂同芳。鄧戒、鄧闢，□萼相映。譚煥以八行居甲科，鄧酢由萬言至秘閣。躋華顯而登仕版者，有十大夫之稱。同時還鄉，閭里榮之。雖庠序教育使然，亦遺風餘烈所及，有如文獻公之文章勳業載在史册，有如青天白日人皆知之。是祠之立，姑叙其尤大彰明者。公七歲能屬文，十三以書干王方慶，已有致遠之稱。應道侔伊吕科，授左拾遺。丞相張燕公薦之，可備顧問。尋遷中書，以母喪居制，不勝哀毁。孝誠所格，紫芝産坐側，白鶴巢墓木。天子思得賢相，奪哀拜同平章事。自是言論不絶，抑守珪之濫賞，罷僊客之實封，察胡雛之逆相，犯顔逆耳，不避權要。雖貶謫於外，以文史自娱，未始戚戚嬰望。迨漁

陽之變，天子在蜀思公之忠，爲之泣下，遣使祭於韶，厚幣恤其家，已噬臍矣。嗚呼，公之誠孝可以動天地，精忠可以貫日月，奈何朝有指鹿之姦，國棄嬰鱗之士，卒抱逢、干之忠於地下，良可悲也。曲江與南雄俱有祠，而始興縣闕而不立。己卯之春，令佐詣學，與職事諸生語曰：「昔文翁守蜀，吏民爲之立祠，自是蜀人多好文雅。韓文公謫守潮陽，潮人師事之，至今文風爲之愈盛。況文獻公生於是邦，而十大夫皆先達名士，可不繪像立祠而使後人起敬起慕耶？」於是合辭稱善。邑宰趙侯彥偃首爲之倡，庚繼贊其事，職事陳南翼各任責宣力，由是鄉老聞而作興，父慶其子，長勵其幼，聚金鳩財，乃相講堂之東偏爲文獻祠，於右爲十大夫祠，不閱月而已。貌像丹青，儼然山立，几筵陳列，高下有序，邊豆既嘉，衿佩翼趨，合以燕饗，來觀濟濟，莫不慨想遺風而願學焉。嗚呼，自唐至宋，寥寥千百載，是邑豈無令佐之賢、鄉曲之英奉祠致敬，而愍愍至于今日，若趙侯可謂知所先務，其用心賢矣哉。今既落成，職事諸生來言，願刻諸石，屬庚爲記。屢辭不獲，已採摭公之行事書于前矣。然趙侯勉勵諸生之心迨不止是也。昔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而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孝也。諸生肄業學校，平日講明論辯，無非有用之學，豈特工於言詞章句之末哉，要心有以爲之本者。夫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而禮經亦曰：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司業與文獻俱以忠孝立身，卒爲唐之名臣。能因是而考二公之行事，究二公之

用心，好學力行，期無愧於爲子與臣之節，異時彈冠王朝，直節凜凜，開元遺範，軌迹可遵，乃趙侯立祠之本意，併書以勉後人云。嘉定己卯蕤賓月朔，迪功郎、南雄始興縣尉兼主簿張庚撰。〔册二百三卷六六六頁五〕

《四先生祠堂記》：寶慶三年五月，南雄州始立周子、二程子、朱子之祠于學，教授三山陳應龍以書屬建人真德秀爲之記。德秀曰：四先生之道高矣美矣，抑德秀之愚未能闚其藩也，將何辭以記之。雖然，昔嘗聞其略矣。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古今所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興。故自堯舜至於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没，曾子、子思與鄒孟氏復先後而推明之，而百有餘歲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焉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渙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于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天啓聖朝，文治休洽，於是天禧、明道以來，迄于中興之世，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爲己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所能爲也哉，天也。然四先生之學，豈若世之立奇見、

尚新說、求出乎前人所未及耶，凡亦因乎天而已。蓋自荀、楊氏以善惡混爲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虛無爲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以剗滅彝倫爲教，而不知天叙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絶學之後，乃獨深探本源，闡發幽秘，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俱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剗滅彝倫非教也。闡聖學之户庭，祛世人之矇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兹乎！嗚呼，天之幸斯文也，其亦至矣。南雄爲郡，邈在嶠南，士習視中州，號稱近厚，迪之以至正之學，必將有俛焉自力者。然陳君之所望於學者果焉屬耶？天之命我，萬善俱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昔之君子凛凛焉淵冰，殁世弗懈者，凡以全吾所受焉耳。嗟，後之世何其與古戾也！利欲之風深入肺腑，禮義之習目爲闊迂，己之良貴棄置如升髦，而軒裳外物則決性命以求之弗舍也。吁，是可不謂之大惑乎？志於道者其將奚所用力乎？緬觀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御轡也。情之横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静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爲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叮嚀反復之。學者儻於是而知勉焉，思慮於未萌，必戒必懼，事物既接，必恭必欽，動静相因，無少間斷，則天德全而人欲

泯。大本之所以立，達道之所以行，其不由此歟？陳君幸以爲然，則願以此刻于祠之壁，爲學者觀省之助。若夫誦其言而不反諸躬，惟其名之趨而非實之踐，是豈四先生立教之意哉？又豈陳君所望於南邦之士者哉？七月朔日，西山真德秀記。〔册二百三卷六六六頁六〕

《梁侯祠堂記》：嘉定二年冬，提點刑獄廖公德明循行南雄州，謂知州事郭公圭、通判州事趙公善偰曰：「梁將死於賊，忠壯可尚，盍於州之大黃團築屋以祠之。」給錢五萬，通判公董其事，越三年春落成。先是峒賊出没江湖間，聲摇東廣。州抵南安近，南安抵峒亦近，州以固吾圉請。詢究伊始，調度方嚴，梁奉提刑公檄，提軍先來。州遣之栅大黃，時未有警急也。賊驟犯境，梁與賊遇。賊幾千人而梁軍五十人，衆寡夐絶。梁以孤身居兵間，顧其軍曰：「若何？」又曰：「見賊不殺何爲？」又曰：「當共以死報國。」軍未之應，則又曰：「摧鋒軍可退師耶？」軍奮而從之，賊聞而憚之，凶暴無賴竟逆我，師踴躍争前，勁矢所及，所戮不可計。既聞戰乃不競，援救者後一日，梁遂殁，軍之死事者十九人。方戰時，旗幟奔飛，鉦鼓叫譟，憤心怒氣，響震林谷，古之所謂張空拳、冒白刃、北向争死敵者。賊雖僥倖，而震怖出其口，驚懼入其懷，數日間遁而去，州以無事。厥後祇園珠之捷、周田之捷，其機皆自梁發之。賊語曰：「南雄死鬬不可當也。」壯南雄氣，生南雄膽，人人從臾，賊勢自衰。覽遺迹以慨然，惜九原之不可作，且有泣下沾襟者。天下之事，固有迹似不快人意而其實

乃大彊人意。嗟夫，人各有一死，或與山嶽並峙，或與草木同腐，皆其畫裁如何耳。賊寧獨不死耶？臭穢腥臊，怙終賊刑，死生堪羞者也。惴惴焉苟視息於人間世，則曰貪生；厭厭然如九泉下人，則曰偷生。孰尊吾君？孰揚厥名？趨死如歸，爲訓爲式。惟以我治賊爲急，惟以一敵百爲念，鬼神在側，惡知其他。不然，計較勝負，顧忌存亡，利害縈纏，有忝乎所生矣。昔者韓文公書張巡、許遠事而曰：「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撓其勢，天下之幸誰之力歟？」乃今考諸梁而信。使梁徘徊觀望，若保首領，不過一妄庸人耳。死而其彌彰，其所摧敗亦足以暴耀一時矣。提刑公以儒生總制戎旅，知人明，任使當，能得士之死力，此其一也。褒勞軫惻，形之酹辭；保任激勸，具之奏櫝。上棟下宇，百世烝嘗之，以妥其靈。死事者環列左右。賞功旌善，真有古風。祠側有僧舍山水，拱挹可觀。梁名滿，進義副尉，韶州人，舟護其柩歸藏矣。匪朝伊夕，韶從天來，榮光休渥，施及存歿，尚有以開士論者。樞參軍是州，目擊之，承通判公之命記之。通判公精忠許國，長才佐州，克有成功，歌謠載道，稱部使者意，於梁尤惓惓也。樞既記其實，又爲梁作悲歌相詞者焉。提刑公之酹辭且刻于柱。歌曰：突兀孤忠兮凌霜日，芬芳令名兮傳金石。所遇雖小兮所施罔極，山川有相兮新祠奕奕。春秋匪懈兮享祀不忒，馨香在德兮糞穢掃迹。皇皇神師兮下擊賊，凛凛癘鬼兮上報國，有命自天兮光廟食。迪功郎、南雄州司法參軍黄樞

撰。〔册二百三卷六六六頁七〕

《忠孝祠記》：嘉定己巳庚午間，江西峒寇猖獗，數來犯南雄境。郡守宗簿趙侯善偰銳以卻賊自任，親提兵督戰，至城東北二十五里之沙水。其子監廟汝振、州司法參軍黃公樞實從，兵敗，二人皆死賊手。一時諸將奮不顧身，或先或後，力戰歿于陣者亦衆，其特顯者如摧鋒梁准備滿之於柯木坳，摧鋒彭准備添之於火逕，摧鋒蕭統領輝、摧鋒副將陳承信澄之於沙水，左翼統領楊武翼世雄、左翼蕭副將焦之於白雲，是皆身不幸以歿，其所摧破不翅僅足相當。賊因是大懲創，率搖手相戒勿易此南雄。人誰不死，死而益於世，凜凜有生氣矣。廟以忠孝名，實創於趙侯時，其地則報本寺之後。距今二十餘年，竟以頹毀，莽爲瓦礫之場。乃不知自何時，遷塑像於寺左廡下一室，褊甚，無以壯觀瞻，然古制差可托以久者。惟諸將姓名，漸不可考，無以傳遠。又司法黃公像獨附在聖妃廟之廡下，於理亦未順。大抵歲月逝遷，風聲湮沒，旌忠表孝，寖無其人，誰能興念已死者。琳間嘗道其事於今郡侯黃公，惻然愍傷之，亟欲復廟，而陰陽家有言歲不利於廟者。公則謂琳記其事，俾死者姓名不遂泯歿。祠則因舊所稍遷而右，更加設飾以光明之，且移司法黃公像于此，庶若忠若孝，以類相從。琳初謂秉彝好德，人心所同。世有言忠臣孝子徇義忘軀，奇偉倜儻之節，則人人爲之感激流涕，無問平生識也。此邦之士有爲琳言，方摧鋒梁准備以戰歿，提刑廖公德明

亟自韶馳至南雄，親撫其棺而哭之，且謂：「君嘗以死許我，而今真死矣。」至今聞此語者，猶爲之酸楚，淚落如雨。是知忠義激烈之事，夫人所同喜。惟事久歲遷，無人表挈而發揮之，則聲光幽黯，忠魂義魄鬱鬱抱恨於九原下者多矣。黄公以事關激勸，故汲汲乎勇爲是舉，非侈事力有餘，百爲具興，以文飾太平者之比。公名咸，家世三山人，其有德於此邦，將百世不泯，後來者其當自知之。程琳記。〔册二百三卷六六六頁八〕

《重修凌連二陂記》：天下之事成於有所思，廢於所不經意。方生民未識於耕種，而洪水有昏墊之憂，聖賢當斯時，欲使民無阻飢，下有奠居之樂，亦已難矣。自禹、稷思天下之飢溺由己，而烝民乃粒，九河既道，故其功用萬世永賴。大哉思乎！周公思兼三王，孟子之思濟斯民，皆是思也。後世君子設心措慮與古人異，平居誦説，無非澤民之事。一旦臨政，自相背馳，飾厨傳，説過客，謹期會，奉上官，釣致名譽，而其思乃出是。至於興利除害，曰：「吾所慮財賦之不足於用。」舍是遑恤其他。樂苟且以免罪戾，務因循以度歲月，而謂一念之在民，無有也。南雄郡治迫嶺下，視二廣未深入，地據上流，田有肥瘠。民力農作，歲小熟則粒米足食，境所恃以爲安。所患者陂堰之不修，水利之不廣耳。近城十五里曰凌陂，去城二十餘里曰連陂，千百頃畝皆藉此灌溉之利，然所以得名者，後人思其創始之功，而以其姓紀之。苟爲政者思所以利乎民，舍是無先焉者。惜乎歲月寖久，荒湮不治。民之

力既不能以獨舉，而問民疾苦者又視爲具文，於是千金之隄潰於蟻穴矣。嘉定八年冬，三山黄公庶以左符開府，首訪民間疾病，或有以二陂久廢言者。公慨然念之。次年春，邵農近郊，屏導從，率僚屬，步至凌陂，相觀地宜，首議興築，擇僚屬之公其心、鋭於事者，得保昌主簿趙君汝宛，俾董其役。公勸課有程，賞罰有信，時一親往莅之，遷之於舊基之上，長三十丈，規模深厚廣固，皆公指授方略。鑿民田三百一十九丈有畸，爲梁以導水，給官田之近者以償之。十年五月，凌陂告成，公復語趙君曰：「予首念民愁歎，無汝爾之異，連陂亦吾民利，其可恝然忘情乎？況興作之費，已成者可復也。因民之餘力，使二役並舉，爲一方永久之利。」趙君之令不急不迫，而後連陂成，工費視凌陂差簡，而爲利則均。適公力上祠請，邦人去思真有攀轅卧轍之意。一旦至于趙公之庭，請記其事，以傳不朽。趙君曰：「予首末從於斯者，將何以信於後？」遜而未遑也。是年秋九月，寅亮以常平使者檄來覈其實，遂與趙君周旋於二陂間，邦人擁于馬首而言曰：「二陂之利皆所目覩，公利民之意其可没諸？而況奉外臺命周行其地，非如他傳聞比。紀以豐碑，以慰民心，其何辭？」余歎曰：上下之不相孚久矣，今日秩滿，明日如路人，皆是也。公有志於民，而與民興利，自爲小官宰百里，嘗致其思矣，獨於此邦見於利澤者尤章章然。公既思所以爲民，而民亦去思之爲無窮，近世以來此風不多見。余敢紬繹其辭，以致民之思。乃綴之以詩曰：水行地中，物蒙

其利。至於稼穡，藉以豐美。廣郡之首，莫如古雄。良田萬頃，年嘗屢豐。究其所因，是資灌溉。陂堰之澤，切實爲大。曰連曰凌，以姓得名。歲久不治，利焉孰興。使君黃公，視民猶子。下車致思，飢溺由己。乃命僚屬，是經是營。挹彼注茲，據舊取新。激水在山，飛泉沃野。滔滔其流，晝夜不舍。昔也高仰，不耰不鋤。今焉潤澤，爲膏爲腴。昔也荒穢，茅茨所附。今焉浹洽，宜黍宜稌。千里之內，頌聲致和。含脯以樂，鼓腹以歌。自今有歲，崇墉比櫛。公心在民，何以報德？我欲新陂，易名曰黃。詔之邦人，百世不忘。迪功郎、韶州翁源縣尉兼主簿寅亮撰。〔册二百三卷六六六頁九〕

《龍鬚石鑊潭事迹》：紹定壬辰夏秋間，天常暘不雨者五十餘日。南雄守三山黃公宬以真切爲民之心，禱祈靡所不至，久之，有謂龍鬚、石鑊二潭之龍神可致以求雨者，公亟從其請。迎龍甫至，即陰雲布護，甘雨霈霈，如是越三晝夜未已。前此潭之名不甚顯，於是扣之鄉民，有能言其跡之始末者。蓋保昌上黎團上錫村舊有龍興寺，二僧有名昌、名典者，勤苦修行其中。嘗遣行者採樵于山，獲一卵，藏之頗久，異蛇出焉。豢之極馴，後忽失所在。一日晚，二僧登寺門之閣，望見嵐源逕水中電光閃爍，風濤洶湧，心疑其有異。翌日遣行者即視之，所失之蛇出沒水中，似有戀戀相向意。行者歸以告，後乃偕往視之。蛇已露頭角矣，方掉鬐鼓鬣作風浪威猛之勢。三人往視，久之不去，先後俱爲浪漂入水中，水乃今之潭

也。故自此鄉民有從而禱雨者。往時小竹上錫村纔遇天旱，即伐木寘之潭，有頃，雷雨交至，木漂出乃已。俗傳禱龍不先通其誠於二僧者不可，意龍亦不忘所本者。龍鬚、石鑊二潭往往皆龍所居，禱祈者不敢於此寘輕重取舍。龍鬚潭者，或云石上產龍鬚草，以此得名。其說初無考。龍興寺基距此潭隔一小澗，數嶺間之，目視可相及，其中來往僅三十餘里。其水發源於信豐縣之五嶺村，潭上石壁高可五十餘丈，中有穴水注入其中，不見所出，可以知穴之深，此其相傳以爲龍窟者。石鑊旁距龍鬚隔兩高嶺一深壑，其往來路逕至爲崎嶇。此潭之水源亦發於信豐之左拔村，自高傾瀉，下爲三潭。其第一潭最在高絕之處，則石鑊也。上窄而下乃闊，形如鑊然，故名石鑊。鄉民甚神此潭矣，惟苦於不可攀援而上。其第二潭者，取路差便而易，故禱祈多即於此，其實似非真石鑊也。今歲之旱，有禱於龍鬚、石鑊者，皆立致雨，如上梨團邕溪村、上下蒲村以至楊律團西嶺下以及蜜坑下分等處，俱有應驗。俗傳禱二潭者多獲異物，以顯其靈。其說似誕幻不經，然神龍變化不測，能大能微，能顯能晦，夫安可執有定之理，遽謂天地間萬萬決無是事也。然鄉民禱於此潭久矣，始者州縣欲物色之，幾莫得其處。或云父老世有盟誓，戒以勿言，則知深山窮谷間如此潭之靈異者固多，鄉人逆疑官司之擾，秘而不以聞者固有之矣。今神龍惠澤於此邦，功效甚著，他日州縣小遇旱乾，必有不免於此乎禱之。惟有志乎民者，察於斯人所以不言之本情，無使吾

父老之所私憂過計者時乎或驗，則爲龍者其亦有以自安矣。是年八月朔，從仕郎、前南雄州司法參軍程琳謹記。〔册二百三卷六六六頁十〕

《二節婦傳》：紹興五年，英州觀音山盜起，摽掠所過，鄉村空其人。至曲江村，有書生吴琪者，用竄免。其妻譚氏不能俱，與隣婦人數輩爲賊得。譚在衆有姿色，群盜争主之，或臨以刃，欲强辱之。譚怒駡曰：「若賊也，今所行甚横無道，官軍瞬息至，血肉餧狗猪矣。我良家女，豈若偶！」賊意自失，然甚愛，異尚可回誘，鞘其刃，啖以儁語。譚輒痛駡，奮袂捘其腕，賊袖殷焉。度無可奈何，殺之。後官兵至，盜向所槩執者皆得還，曰：「使吴書生妻不駡賊，一辱之忍，今歸弗死矣。」爲吴生言其取死時狀然。同時有南雄李科妻謝氏，保昌故村人，陷於虔盜，留盜中數日。有欲與之牀笫謀，謝吐其面曰：「寧殺我，我不汝徇也。」盜怒，剄之而去。後十有七年，予來嶺南，有僧希賜、秀才黄文譽雅爲予説如此，予歎息久之。洪子曰：自《周南》之詩熄，姆傅師保職廢，爲女婦者曹不識彤管之爲何物，曠二三百年得一人，史氏必謹志之曰烈女。今夫譚、謝二氏，出於越絶下邑蕘人蓬藋之家耳，不熟衿襟帨鞶之戒，無珩璜琚瑀之節，習貫見聞又非有則範以自屬也，一旦横逆不撓，無所顧惜，視其死與牖下不異，視書史劉更生所記，摩肩不少慙，可不爲難得乎？此予所以興歎也。人之生，東西南北不常，味人善於齒牙間者，不一能然也。使予無南來，希賜、黄文譽

不我告，則譚、謝之事，今雖在人間，極不過十數年，歇矣。用是以占，山林膏壤之士，修潔履蹈，沒沒不得傳，同煙雲變滅者，可勝道哉！此予所以又歎也。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若楊烈婦、高愍女雖賢，得李習之之文，是以名益彰。予識庫名隘，文不足有所起，則夫二婦人雖幸而得書，與不傳等耳。此予所以又歎也。作英州、南雄二節婦傳。宋學士洪邁撰。〔册二百三卷六六六頁十四〕

南雄府圖經

【人物】

陳策，紹聖四年何昌言榜第五甲登第，官至朝奉大夫。〔册四六卷三一四六頁十六〕

南雄郡志

【山川】

巾山，郡治主山也，去城四十里。古云龍脈自衡山始，其形端正如巾焉。〔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一〕

靈湖山，在官田里，去城一百二十里，高萬仞，上有滴水巖，瀦爲小湖。古云有五色靈

龜游其中，凡旱祈禱，靈龜出即應。宋封嘉德二殿龍王，見有祠。〔同前〕

楊歷巖，山巔方廣，有二巖。歲旱郡守祈雨，一日雲霧雜襲，父宿登巖視之，龍吐一珠，大如雞子，中有小龍動躍。郡守以匣載，以黃袱裹之，留鎮此鄉。後有郡守私竊而歸者，至庾嶺下，遂烈風雷雨。守驚，徑差人送還本處。至元丙子大兵後不存矣。〔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二〕

白猿洞，峰巒秀拔，有石洞焉。〔同前〕

倉石，其形方正若翠屏，又輪囷如倉廩焉。〔同前〕

放鉢石，在雲封寺。章得象有詩云：「石上曾經轉鉢盂，石邊南北路崎嶇。行人不見空嗟嘆，還識西來意也無。」〔同前〕

温泉，冬夏常熱。〔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三〕

五龍瀧，群峰險峻，泉水潺湲，深不可測。〔同前〕

【倉廩】

常平倉，在府治西南。〔册七九卷七五〇七頁二十二〕

【公署】

府治面南，廳事前有古榕四株對峙，枝葉陰翳。

經歷司。知府廳。同知廳。推官廳。經歷廳。知事廳。府吏廨舍。司獄司。〔冊二百三卷六六五頁八〕

鋪舍

養濟院，在保昌縣學東。〔冊二百三卷六六五頁十一〕

學校

射圃，在學西。〔冊二百三卷六六五頁十一〕

【古蹟】

庾嶺寒梅，即梅關也。古以其上多梅，凌寒先開，因名之。〔冊二百三卷六六五頁十四〕

凌江秋月，在郡治西。其水抱城而流，澄澈環遶，秋高月明，一色朗映，視他水爲異，故名焉。〔同前〕

官道虬松，自郡至庾關八十餘里，嘉祐間漕使蔡抗奉旨栽植，夾道陰翳，枝幹夭矯，形若虬龍。〔冊二百三卷六六五頁十五〕

靈巖龍瀑，去城北十五里，崖嶂皆石，巉絶千尺，上有飛泉瀉空，如瀑布焉。云有龍潛其巔，巖中有龍王祠，故曰龍瀑。〔同前〕

陰晴塔影，城東延祥寺有塔三影，祥符二年己酉云異人所建。有塔影堂，其三影不以

陰晴見于壁間。二影倒懸、一影向上見廳堂間，吉；若見于房室則凶。〔同前〕

三松臺，在城東光孝禪寺後嶺，其地勢若臺形，上有古松三株，蒼翠如蓋，因以得名。〔同前〕

三松臺，在南雄郡城東光孝禪寺後嶺，其地勢若臺形，上有古松三株，蒼翠如蓋，因以得名。又云在城東臨湞水，後與仁壽寺接，上舊有三松臺，即唐之乾寧寺，宋改爲光孝寺。〔册三十卷二六〇四頁十四〕

曹溪六祖大師，自黃梅得衣鉢，秀上座領五百大衆追逐至大庾嶺上，爭取衣鉢。祖師遂將鉢覆石上，杖卓石旁，衆揭不動。其古跡在嶺頭雲封寺内。〔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十五〕

【宦蹟】

連太守，興水利，築陂灌田，至今曰連陂。

麥文貴，中奉大夫、集賢學士。麥鐵杖後。

陳珪，承務郎、吉安推官。

朱原薦，承事郎、清遠縣尹。

朱應淵，南恩州教授。

朱應發，廣州教授、將仕郎、南海縣尉。

吴惠孫，肇慶府教授。
吴瓊，承事郎、石康縣尹。
麥澂，奉訓大夫、知藤州。
吴震，徵事郎、循州判官。〔册二百三卷六六五頁十六〕

【詩文】

《儒學記》：雄舊有學，有郡郭間地，臨通衢，負巾山，面湞江，前方廣而平，後豐隆而阜，信得所矣。惜其地有餘而宫室未備，殿不足以稱素王之居，庭不足以肅衣冠之會。自宋慶曆迄今幾三百年，世嗣而葺之，豈無其人，然未有能闢而廣之者。逞元右文治，崇教本，褒禮之制眎昔有加。泰定丁卯冬，監郡教化的中議公來守是邦。謁學之初，周旋四顧，風甍雨廩，蟲柱鼠壁，既而嘆曰：「主領敦勸，吾職也。坐視圮墜，是弗克任也。」乃經乃營，迺視委積，理宿逋，覆田畝，號令一出，侵彊自首，匿租自增，厥用沛然。明年，庀工度材，先其亟壞者爲二堂，翼以頰室，曰明倫，所以正講席以明達道之本也；曰振文，所以奉四先生而廣道學之源也。覆理張文獻公祠，所以景先哲也。治博士館，所以宅師也。至若門墻必新，齋廡必益，祭器、樂器、庖廩用物，弊者更之，闕者創之，所以興百廢也。又明年，禮殿成，制度高廣加於舊，庭墀横廓倍於前，綵繪丹堊以安神棲，礹石平治以容展禮，新書樓以

貯典籍，碑頃畝以壽土田，其爲學校計遠矣。是舉也，不役民而工力足，不假助而財用敷，非胸中素有規畫者能之乎？落成，博士諸生舉酒爲慶，且曰：「一日不可無者綱常也，萬世不可廢者學校也。昔鄭子産不毁鄉校，夫子稱其仁，況增修乎？魯僖修頖，《詩》頌其能；文守興學，史稱其善。今公之德諸生至矣，惜乎未能頌之歌詩，播之史氏，吾屬之欠事也。」中議公顧謂諸生曰：「凡吾所以廣學宫以勉教養者，豈直爲釣名譽、市恩惠而設意，實有望於若等。且宫故宫也，地故地也，不脩則已。今焉而卑者崇，陋者廣，輪焉奐焉，美粹乎其中；巋焉矗焉，昭著乎其外，始足以稱地之美，得非人力之所致耶？士之藏脩於此，游息於此，質美者故不少，誠能因其故有而擴充之，升堂而廣大高明，入室而精微蘊奥，則地又因人而重，是今日新學意也。士其勉之，又將爲異日慶。」士聞而感激，退而紬繹其言，書諸紳不若刊諸石。中議公世爲阿魯温氏閩帥中奉公之子，嘗爲姑蘇别駕，政率可紀，其聲迹見於碑，爲吾郡眎蘇爲尤，信其德政。大者雄氏碑于石，兹不悉數。至順二年三月朔，凌江後學李居謙記。〔册二百三卷六六六頁十一〕

《武安王廟記》：武安王，蜀名將也，雄才大略，號萬人敵。方其事先主，忘身軀，犯矢石，出入行陣，不避艱險，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可謂忠於主矣。嗚呼，人情莫重於知感恩，亦莫重於結好。當是時，曹瞞待以兄弟而公卒不貳其心，孫權求以婚媾而公輒拂其所

請。觀其見義必爲，臨利不苟，大有異於常人者，良由英武出於天資，忠義根於本性故也。諸葛武侯以逸群絶倫稱之，豈虚譽哉！宜其生封侯而死廟食也。然徐致史傳，張飛亞於公也，當時三換侯爵，而公獨拜將軍者至再，何耶？是豈先主之少恩歟，蓋天欲存未盡之福，俾公顯於後世耳。歿數百年，英風毅氣常若一日，祀典遍於人間，王號垂於百世，果何脩而至此哉！雄舊無廟，附祠于嶽宫。至大間，郡守潮陽陳侯祐始議立廟于廓東，歲月既久，宫室寖壞。後至元丙子季夏，郡守洛陽楊侯益來牧是邦，署事之三日，躬謁廟庭，謂左右曰：「是非所以妥神之靈也。」迺勸率僚屬，捐俸以助之，市木陶瓦，徹而新之。由是宫庭改觀，神像增飾，丹青金碧，晃耀日月。其所以隆觀瞻，崇祀典，寔楊侯之力也。落成，屬予爲記。予謂侯之事神治人，一於誠而已，故能使神人以和，政令必飾，念一舉而神祐之，令一出而民從之，向非神含英靈有以孚感者，能若是乎？傳有之曰：「至誠感神。」又曰：「敬事而信。」楊侯其有得於是矣。是歲十月既望，前貢士蕭原佐記。〔册二百三卷六六六頁十二〕

《五侯廟碑》：禮部狀：准都省批下廣東運使奏，證會本司紹定五年七月初七日准省劄，據朝奉大夫、權知南雄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借紫黄宬狀申，證得本州有廟曰五神，考之圖誌，一神曰周，二神曰劉，三神曰張，四神、五神曰鍾，獨缺其名，并洪州人。少有大老，相與爲友，且謂生不能澤民，死當廟食以捍災一方。往來雄州之境有緩急叩者，無不盡力。

未幾，相繼以没，郡人遂立廟于州之北，凡水旱盜賊率禱。時嘉定郡境李原勵竊發，州人大恐。郡守趙善偰亟禱祠下，蒙提陰兵若驅若護，靈迹顯著。强酋震駭，莫敢承突。紹定改元，南安軍之舒、羅、劉等寇復猖獗，郡牒通判趙汝誠捕獲。方領兵出五里山而鹿角砦已破，直抵城外。官民相視，計無從出，默禱于神，以丐電掃。爐烟未竟，即聞空中有霹靂聲，賊互驚疑，咸夜潛竄。既而戰羅田，戰溪塘、古禄，每戰輒克。通判趙汝誠以宜山趣戍，僅能一新廟宇，而紀其事於石。知郡黄大夫領事之始，諏之僚屬，質之父老，俱得其實，未偶今歲正月南安軍有張業龍者復行關集衆將犯郡境，亟詣祠致禱，而張業龍領衆尋即遁去。一郡兩邑之民迄免剽掠焚蕩之患，皆神之力。即五神之庇一方之功如此卓卓，而廟額未崇，欲望特賜敷奏，錫之額，不惟侈朝廷報功之典，實千里士民均拜莫大之恩，伏俟指揮。申聞事在劄，付本司從實保明，申尚書省，准此。本司於紹定五年七月十七日牒韶州委官一員，從條就本司委官一員，躬親前去南雄州周、張、劉、鍾、鍾廟，喚集地頭廟隣宿老等人，從公究實覈實，取見本廟有無靈跡惠利其人，具詣實保明文狀繳申，以憑施行。至紹定五年九月十二日，據韶州所委官從仕郎、英德府真陽縣主簿朱穎之狀申，各遵稟躬親前去南雄州五神廟地頭，喚集廟隣宿老從公究實覈實，對衆責據。廟隣宿老吴君顯、譚伯通等供稱，祖居廟側，凡爲水旱盜賊，鄉人祈禱，每蒙響答，庇休如隣。賊李原勵竊發，州人于廟祈

告，趙知郡親詣本廟告乞陰兵，以鎮州境，其賊驚疑，不敢侵入。又於紹定元年，南安舒、羅、劉等賊徒猖獗侵犯本州，委趙通判督捕。官軍方出五里山，已被賊破鹿角砦。其趙通判急詣廟告于五神，後賊見江山威勢形影之聲，互疑驚駭，繼即潛遁。又今年正月南安張業龍統衆將犯州境，黄知郡詣廟祈禱，其賊自然驚駭，竟即復退不犯州境，一郡兩邑人民免遭焚劫。萬口一詞，皆知五神顯跡，兼其餘靈感難以盡述。君顯等所供詣實保明，並是詣實，申乞施行。本司所據主簿朱穎之狀申，覈實到南雄州廟鄰父宿與君顯等列名結罪供具本州周、劉、張、鍾、鍾五神廟靈感事跡，比與前究實官、權曲江主簿趙崇鑒究實到靈應事跡，並皆一同，別無互異。今開具南雄州周、張、劉、鍾、鍾五神廟靈應顯跡因依在前，本司供明並是詣實狀，候勑旨，後批送太常寺擬定，申尚書省。太常寺申，今檢准建炎三年正月六日已降指揮節文，神祠遇應有顯應，即光賜額。并淳熙十四年六月十九日已降指揮節文，神祠祈禱應驗，今諸路運司依條保奏取旨加封。本寺證得本路轉運司依條差官究實覈實，保奏了當，應加封條法。今勘當乞從建炎三年正月六日并淳熙十四年六月十九日已降指揮，擬賜廟額。今欲擬乎應廟爲額，合行降勑，伏乞朝廷取旨賜額施行，伏候指揮。後批送禮部勘當，申尚書省，證得廣東道運司奏南雄州五神乞賜廟額，本路運司依條差官詢究覈實靈驗，應得加封條法，今擬太常寺擬定乎應爲額，合行降勑。本部今勘當，若從太常寺

已擬定廟額降旨，別無違礙。伏乞朝廷指揮施行，伏候指揮。五月二十九日，奉禮部勘當事理施行。〔同前〕

南雄志

【倉廩】

鹽倉，舊在保昌縣學之東，今廢。〔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二十〕

南雄府志

【山川】

滴水巖，在廣東南雄府城一百二十里。龜湖山，高萬仞，上有滴水巖，瀦爲小湖，有五色靈龜遊于其中。〔册一百卷九七六四頁九〕

保昌志

【宮室】

清心堂，在州小廳後瑞相堂前，左偏有齋曰坐嘯，右偏有屋貯書板爲印書局。郡守林

暇聽訟決事於此。坐嘯，今移正廳後照壁東畔。印書局，今移在書表司東畔。〔冊七一卷七二四〇頁十一〕

韶州府英德縣湞陽志

【山川】

碧落洞，在英德縣城南五十里，有石室深邃，懸石如霓旌羽蓋狀，一澗中流。昔有蜕骨皆勾留，號爲蜕仙臺。石壁多有名賢鐫題。〔冊三十卷二六〇三頁十九〕

湞陽志

【山川】

子貢嶺，在韶州府膺德縣南，有峻嶺名子貢嶺。山高路險，可通人行，難通頭疋。凡遇使臣馳驛，必從驛船來往。〔冊一百二二卷一一九八〇頁二十〕

連桂州志

【倉廩】

常平倉，就人户苗頭内納義倉米儲蓄，以備凶荒。〔冊七九卷七五〇七頁二十二〕

諸倉，在州治之西，爲門南向，入門以東爲常平倉，廳之東爲苗倉，西爲省倉外，學倉、貢士倉則隸於學宫。〔册八十卷七五一二頁二十三〕

貢士倉。貢士有莊，漢續食遺意也。連之爲郡，介萬山間，北望神京三千里，而進士無儋石儲者，往往預計而不果行。以故進取少而懷居多，非出處不同，其居使之然也。郡侯吴純臣置田峙倉於舊學之左，歲儲所入以資舉，送行有裹囊，士甚德之，教官三山林子升爲之記。錢穀出入，司法廳董之。事久弊生，胥吏因緣爲姦，浸没其實，釐而正之，存乎人焉！林子升《記》云：古之士學且養，歲大比，則鄉以禮興之，遠則諸侯貢之，故士不以貧賤累出處，神守全固，無所沮抑，藹然爲多材之世。自舉選廢，諸侯無蔽賢之罰，下國之士，絶望於王都。漢制令郡守身勸爲之，駕與計偕，則縣次給之食，此意猶厚。然科目既興，士不暇養而競趨其利，上之人方艱難曲折以處其多，漢之制復不行，貧與遠者病之。凡其地之達者寡，而業不能以自堅，曰士之罪，則有辭矣。連號三湘最遠之州，後屬嶺南，川浮陸赴，紆回演迤，重以數十年，緑林荐擾，生理未復，士窘於春聚而進取者少。番禺吴公握符來守，一日延見逢掖，吏視刺賀謁，公即而問之，對曰：某貢士也。某與貢而未果行也。某於某年已行，今免試而不果再也。公喟然曰：「士幸舉於鄉，其不能致者，非貧則遠，柰何其貧且遠也！昔吾先子校文於此，吾試邑於此，今又此來，於諸臣能無情乎！且興賢舉士，吾

職也，將圖之。」屬有愚甿鼓左道以亂俗，執而聞之憲臺，當其辜，没入其産，委所司定估爲錢九十萬。士有臆公之言，遂白以狀，願殺半估得之，歲收入爲貢士費。公曰：「是吾心也。」亟上其事於憲，憲使太傅潘公韙之下有司行之。公復調度償其半，而士無費。相攸於類之東創爲二倉，命法曹趙汝珮戒其役，甍連宇周，出内有區，眎學之儲，面勢惟稱。既訖，工士合而請曰：「守惠吾郡，政且成矣。民猶祠而祝，況蒙其大者乎！將伐石願爲諸生記之。」子升職佐風教，知顛末甚悉，因諗之曰：子知由所以得請乎？憲審於州，州復於憲，文移上下，官有定估，欲以己意奪之，事難而勢逆。然士當守之心，守當憲之心，難而易，逆而順，何也？治有本末，知所先後者，無齟齬也。又知守所以惠子乎！勸學廣租，教且養也，迺使戰文於京師，不損而家，以善其身；不抑而志，以生其氣。從容掉鞅，與上國之士争衡策勳，弗鼓行，其又奚辭！雖然，子知德公而不知報公，猶爲未知也。報者何？思所以爲士而已。學問以玉於成，藝術以材諸位，以正主庇民尚仁義之志，以官天地府萬物致功用之極，權輿仕進，有士之責，視施而報，豈徒紀於斯文。公名純臣，今官朝奉大夫，以嘉定甲戌二月至連。倉之成，丙子二月也。郡博士林子升記并書。〔册八一卷七五一三頁十二〕

省倉，自苗倉般量過入之省倉，以供支遣。〔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十二〕

苗倉，入納三縣人户本色田米。〔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十六〕

【詩文】

陳晉撰《連州遷學記》：温陵留侯守連州之明年，民歌於塗，士誦於校，廼遷學於治城南，因邦人之請也。將迄役，以書與圖來曰：「連山水之秀名天下，蓋自唐賢以記詠發之，繇是文風日振，爲名進士者，代不乏人。至國朝尤盛，見諸錢學士希白所爲書堂也，班班可紀。而邇來人物少不如昔，故議者咸以郡庠斗辟一隅，氣象鬱律爲言。城南有列秀序，廼丞相紫巖先生張公嘗所游憩之地，而扁牓則其子宣公南軒先生之手澤也。其地爽塏而平紆，一水縈廻，四山環揖，宛然古頖宮規制，殆天造神設，若有所待者。既定遷議，亟發帑廩爲之倡。邦人喜夙心之一旦獲也，相率捐金唯恐後。輓使李公華嘗爲是邦決曹掾，遠致五十萬以助。連帥彭公鉉、常平使者黄公歲聞而韙之，亦各致二十萬。事力既裕，百堵皆作。於是有殿有廡，有堂有序，門有橋，射有圃，御書有閣，禮器有庫，齋廬庖湢，靡所不具。又祠先賢於學之左，仍亭其前，以有列秀之舊，風氣宣鬯，人心作興，詵詵成材，或者其昉乎是歟！願爲我識歲月，且有以惠告於連之人。」晉接不敏，何以辱此，而重辭侯命。竊謂連舊隸湖南，湖南學者實宗南軒，而此地又嘗經其品題，然則是學之遷，夫豈偶然哉！抑聞先生之學，得之五峰，以仁爲天地之全體，以弘毅爲求仁之妙法，所謂豁然大觀以充其體，卓然有立，不同其波，學者亦嘗從事於斯乎！今其書家蓄而人誦，誠能力探精索，繇五峰之門，

遡伊洛之庭，上有以闚見洙泗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則其於藏修游息之間，必有所警發，他日之所成就，亦必光明俊偉有大可觀，而非直區區業文爲名進士而已。山川炳靈，當爲是乎在。侯尚且見之，惟爾連之士楙之。侯名元長，丞相忠宣公之孫，所至有惠愛。其治連也，會鄰寇爲暴，畢力捍禦，州以無事。調度煩費之餘，又能興此鉅役，此尤可書。是役也，學職蔡之武、高子儀、廖梃、陳濟時、陳用中、黃甲、劉念祖、陳自信分任程督，權司理連山簿尉顏純顓掌出納，凡僦工市材率眡私直，吏一不得與，而經理規畫，則郡博士范會之之力云。端平三年夏五月甲申記。〔册一百八七卷二一九八四頁十七〕

湟川志

建置沿革

連之郡境，脈絡湘湖，襟帶交廣。隋爲熙平郡，猶領九縣，封之開建，賀之桂嶺，皆屬焉。唐改連州，止領三縣，疆理始狹于古云。其地在《禹貢》隸荆州，在春秋屬楚地，秦置郡桂陽，在長沙郡之南境。兩漢爲桂陽郡，三國六朝或屬始興，或屬廣興，壤制靡定。宋高祖世始析桂陽爲小桂郡。梁天監中分置陽山郡。隋大業中改置熙平郡，領桂陽、陽山、連山、宣樂、游樂、熙平、武化、桂嶺、開建，爲縣凡九。唐武德四年平蕭銑改爲連州，天寶元年改

爲連山郡，乾元元年復爲連州，領縣三：桂陽、陽山、連山。在貞觀屬江南道，在開元、天寶屬嶺南道，乾元復屬湖南，大曆三年屬廣左。唐末疆守割裂，馬殷稱楚，據湖南，劉䕫又名陟。稱南漢，據嶺表，是時連爲南楚所有。後劉晟陟之子。繼立，攻桂館，取連州，又隸于廣。宋開寶三年，王師平之，仍爲連州，屬廣東。要之連以山制名，地介楚粵之間。劉賓客《刺史廳壁記》所謂與番禺相犬牙，與長沙同祖習是矣。按星分與古制當屬楚，以湟水東南入于海，遂屬粵，今仍之。〔冊一百九九卷一一九〇六頁七〕

連山縣，本桂陽地，屬桂陽郡，梁武帝分西北界置廣德縣，開皇十年改爲廣澤縣，仁壽元年避煬帝之名，改爲連山縣，屬熙平郡。唐屬連州，縣治本在歸義里，神龍元年移置縣東武昌鄉程山下，景雲元年移置縣西四十步，宋因之。嘉定元年後移程山前，厥後吏民以嵐瘴不便，淳祐六年，郡侯孫叔諧因采衆議，移縣治於上吉里神崗爽塏之地，取歸義里舊基爲近，詳見郡博士劉鑢記。〔冊一百九九卷一一九〇六頁十〕

星分野

連州古楚地，當爲翼之墟，今隸廣左，又粵地也，當在牛女之分。按劉賓客《壁記》，此郡天文與荆州同星分，壤制與番禺相犬牙，今屬廣，但以境跨番禺，而湟流入於南海耳。此以地理言也，若攷之天文，實楚州分埜，其星翼軫，夫奚疑。駱金人《懷鄉詩》云：「翼軫西南占一星。」

〔册一百九九卷一一九〇六頁十二〕

州境

東南二百九十五里。西北二百五十七里。

至到

東郴州高平縣二百一十里。西賀州二百六十九里。南廣州水路通英德府懷集縣。八百九十里。北桂陽軍藍山縣二百五里。又至臨武縣二百三十里。東南韶州水路至英德浛光縣。五百一十里。西南封州六百里。東北度嶺郴州三百九十里。西北道州五百七十里。〔册一百九九卷一一九〇六頁二十六〕

縣境

陽山縣

縣在東南一百四十七里。東西一百七十里二百二十步。南北二百四十里一百六十步。東至英州滄光縣界七十五里，以石嶺爲界，自界至含光縣，兩縣相去一百二十五里。西至桂陽縣界七十八里，以槎潭爲界，自界至桂陽縣，兩縣相去一百五十六里八十步。南至廣州懷集縣界一百二十九里，以馬丁山爲界，兩縣相去二百七十四里。北至桂陽縣界一百五里一百六十步，以儲母岡爲界，兩縣相去一百四十六里二百步。東南到清遠縣一百二

十里，以自帶山爲界，兩縣相去一百七十三里。東北到韶州曲江縣界一百四十九里，以杉木嶺爲界，兩縣相去二百四十九里四十步。西南到連山縣界八十五里，以銅沙山爲界，兩縣相去一百七十三里。西北到桂陽縣界六十里，以黃金計爲界，兩縣相去一百四十里。〔册一百九九卷一一九〇六頁二十九〕

連山縣

本縣在州西一百五里。東西一百八十里。南北二百四十里。東至桂陽縣界四十五里，以分水嶺爲界，至桂陽縣六十里。西至賀州桂嶺縣界八十里，以竹溪渡爲界，自界至桂嶺縣三十里。南至廣州懷集縣界一百二十里，以廢地鋪爲界，自界至懷集縣六十里。北至道州江華縣一百二十里，以杉子鋪爲界，自界至江華縣三十里。東南到桂陽縣界鄉八十里，以板嶺爲界，到桂陽縣一百里。西南到廣州懷集縣一百二十里，以上率鋪爲界，自界到懷集縣九十五里。東北到桂陽縣四十五里，以上葉爲界，自界到桂陽縣六十里。西北到賀州桂嶺縣界一百二十里，以草水爲界，自界至桂嶺縣一百二十里。〔册一百九九卷一一九〇六頁三十二〕

城池

連州

城濠。《周官》以城郭溝池爲掌固之職，春秋畚築板榦爲備患之謀，謹固封守侯屏事也。連之城池，素號壯偉，宋元徽間，司徒鄧阿魯授本州刺史，實經始焉。舊城三角，歲久輒圮，城復于隍。本朝皇祐四年，儂獠肆螫，邕城不守，二廣懷然，憂形宵旰，至臨遣帥臣以蕩平之。事已變休，益重南顧，乃詔二廣悉城，郡將實形奉宣惟謹，恢舊址而新之。溪山襟帶，樓櫓森嚴，幙客向宗道記詳焉。自是以來，修舊於元祐，葺理於紹興，增築於寶慶，鳩工加多，雉堞益壯。城之周圍四里二百六十步，覆以廊屋六百三十有一架。西瞰湟流，其三隅皆長濠環繞，深不容厲。紹興、乾道間，寇至不能入，設險形勝，甲于左廣。儀門之外，橫跨子城，置譙樓焉。南門西偏於城角爲亭，俯瞰江流，環簇峰秀，扁云畫不如，取劉賓客詩「惟有千山畫不如」之句也。郡北城之上有樓，舊扁望雲。康定間，太守林槩有《望雲樓賦》。熙甯中，社侯靖國易名都景。元祐六年，徐侯常復望雲舊名。有記。樓之後榮，下瞰北潮，田疇彌望，扁曰觀稼。樓前因城爲月臺。城之門舊有五，耆老目爲龜形，曰熙仁、曰化俗、曰熙平、曰熙安、曰臨湟。乾道間，楊侯景雄以臨湟一門瀕江，廢塞以杜水患。紹定間，邦人請于郡，復門焉，尋又閉塞，今門存而不闢。外羅城門五。詳關津類。〔册一百九九卷一一九〇六頁三十八〕

橋梁

連州

南橋，在熙平門外。跨長濠以木爲之，廣一丈，長五丈，高二丈。

步蓮橋，在熙仁門外。跨長濠以木爲之，廣一丈，長五丈，高一丈八尺。

化俗門外橋，跨長濠，規模與前二橋稱而加長。

通匯橋，在子城門內。按《漢書》元鼎五年，路博德爲伏波將軍討南粵，出桂陽，下湟水，一作匯水。然則橋下之梁，所以疏瀉池沼之隘，而通之于匯者也。其址甃石，其亭彫楯。其起廢之歲，則紹熙初，趙侯彥恂始之，陳侯曄成之也。

通莊橋，在城外通衢之中。橋下之流，乃育德泉支派，自諫議坊出，會于江，建置規模一與通匯同，而扁微異者，匯以水名，莊以衢名也。《爾雅》六達謂之莊，九達謂之逵。

泮水橋，高跨蓮池，以木爲之。廣一丈，長五丈。端平丙申，郡侯留元長鼎建。

浮橋，舊在龍津門外白馬祠前，今廢。

湖光橋，在此山海陽湖上，始元水部咨自眷陵來遊，鑿湖瀦水光浮面，作橋水石之間，一望平掌。歷年既久，泥土填疊，湖不如曩時之廣，而橋亦隘也。

通濟橋，州南五里蓮花潭上，石甃。橋下之流，自舊錢監出，下注深潭，通廣州路。

三橋，有流沙，距朝天門十里。其水爲奉化之支流，石勢參差，凡三跨而後達岸，故曰

三橋，通陽邑。

石陂橋，在清水津外三里，石甃。上流爲三橋水，下流注于深坑，路通湖南。

深坑橋，在北津外數步，石甃，通湖路。

新土橋，在北津外三里，石甃，通湖南路。

風溪橋，在下盧，石角木架，通湖南路。

安濟橋，在西岸市，石脚跨下盧水，通湖南路。

會福橋，當永福、安福、嘉福三里之衢，石甃，通達山路。

内洞橋，距龍津一里，石板，通同官場及連山縣路。

高文門橋，距城南二十里，石甃，通同官場路。

金水橋，在龍口，石版。張紫巖曾遊，問橋名，覽水勢曰：「水自庚辛來。」故爲此名也。

路通連山縣及賀州。

水口橋，在星子市，木架，跨奉化水，通湖南路。〔册一百九九卷一一九〇六頁四十三〕

關津

關

連州

羅城五門：

濟川門，在城西隅，出上下西津。

龍津門，在城西南隅，路出西津。

漣漪門，在城南隅，路出洋湄津。

朝天，在城東隅，路出清水津及南津。

興賢門，在北隅，路出北津。

津

清水津，路出奉化鄉，通陽山縣、韶州、廣州。每月關子錢一貫五百六十文省，一年共錢一十八貫七百二十文省。

洋湄津，路出同官鄉，通廣州懷集縣。每月關子錢一貫三百文省，一年共錢一十五貫六百文省。又渡錢每月一貫八百五十文省，一年共錢二十二貫二百文省。

南津，水路通陽山縣、英德府、韶州、廣州。每月關子錢七百八十文省，一年共錢九貫三百六十文省。

上西津，路出高良及下盧鄉，通藍山縣。每月關子錢二貫三百四十文省，一年共錢二十八貫八十文省。又渡錢五貫五百文省，一年共錢六十六貫文省。

下西津，路出高良、同官、鑾首鄉，連山縣通封州、賀州。每月關子錢二貫二百七十五文省，一年共收錢二十七貫三百文省。又渡錢每月錢一十一貫文省，一年共收錢一百三十二貫文省。

北津，路通輔國、上下盧鄉，通湖南一路。

瓦窑津，路出輔國鄉前，與北津大路會合。二津每月共收關子錢三貫一百八十五文省，一年共錢三十八貫二百二十文省。又渡錢每月八貫四文省，一年共錢九十六貫四十八文省。

大雲津，路出下盧鄉，通藍山縣。每月關子錢一貫五百六十文省，一年共錢一十八貫七百二十文省。又渡錢每月錢一貫八百文省，一年共錢二十一貫六百文省。〔册一百九九卷一一九〇六頁四十七〕

坊里

坊

連州

郡治之南，通衢抵南津，衢之左右徑路，各有坊扁。

弼教坊。譙門外數步左畔，路入司理廳，取《尚書》「明于五刑」之義。

忠報坊。弼教坊對數步，路出湟水池。

折桂坊。通衢之左，路出化俗門，舊郡學右內。取李白詩「欲折月中桂」之義。

聯壁坊。通衢之路入司户廳，二廳並立，取潘安仁、夏侯湛同輿接茵之義。以上並子城內。

崇儒坊。與濟川門對立，路入郡學。端平丙申，郡侯留元長鼎建，示崇重吾道也。

升俊坊。距外花亭數步，通衢之左，路入舊郡學，即今之貢闈也。取《王制》「司徒升之學曰俊士」之義。

和豐坊。通衢之左，路徑與升俊合，舊名朱紫，梁權郡价更今名，以左右列十數米鋪，義取時和歲豐也。

登雲坊。龍津門內，路通江濱。端平乙未，郡侯留元長鼎建，所以旌郡人陳東之擢進士第也。

積善坊。市西左手，徑路通北山。

常德坊。距積善數步，衢之左右各有徑，左由税務側，與積善坊徑相合，右通江。

擢秀坊。衢右，通胡家田、洋湄津。五十年前此坊文物頗盛，如胡如邵各有書社，皆一時之秀。洋湄又出張神童，五馬光臨，枌榆增重。擢秀之名，以此得之。

近民坊。衢左，路出北山前，距桂陽縣治纔數步，權郡留元長鼎創，取縣令治民爲最近之義。

桂華坊。衢徑皆通，三徑自熙仁門出至津路。

衣錦坊。出熙仁門，過步蓮橋左手，徑通北湖。黄朝請尚賢解組歸鄉，邦人榮之，以此得名。

太平坊。與衣錦坊對峙，通大市。

里仁坊。在衢之右，距太平坊數十步，徑通大市。

北山巷口。在松關右。

東華坊。自化俗門出，通清都觀、嶽宮、城隍諸廟，覺宗寺前會于通衢，出桂陽縣前路。

孝感坊。覺宗寺左。淳熙間，張道真刺脅剖肝以療母疾，俄而無恙，事聞當路，累有褒嘉，後權郡樓鐇爲立坊額以旌之。

嘉慶坊。徑通摧鋒寨後。

諫議坊。徑通升俊坊及常德坊，大諫郡公曄常居此。

嘉魚坊。徑通水泉頭。傳云丞相張公寓連日作書院于坊之左，有石如魚，名因此立。〔册一百九九卷一一九〇六頁五十三〕

鄉

陽山縣

本縣所管三鄉，共里一十二。

奉唐鄉，在縣東，管里四：進賢里，安樂里，茂陽里，萬安里。

通儒鄉，在縣南，管里五：新定里，登科上里，登科下里，方墻里，正平里。

歸善鄉，在縣北，管里三：柏陵里，桃川里，石門里。

連山縣

三鄉七里。

遵教鄉：遵教里，白石里。

武昌鄉：宜善里，上吉里，歸義里。

文昌鄉：白沙里，春峒里。

鎮

陽山縣

縣鎮，在縣南二十步，今廢。

清瀧鎮，在縣東三十五步，今廢。

桐臺鎮，在縣三十步，今廢。

右縣務，元在縣，壬辰年間，移置清瀧村，遂廢。

陽山鎮。本州歲差小使臣一員并職吏收稅，後于戊午年，清瀧鈔客劉元禮經漕臺陳狀，不應離縣四十五里收稅，准榜帖行下住罷，四月內仍就縣前收稅。癸酉年內准省部備客人所陳，行下住罷。

連山縣

連山鎮，在縣城内。〔册一百九九卷一一九〇六頁五十五〕

户口

連州

按《舊地理志》，本郡在隋領九縣，爲户一萬二百六十五。在唐領三縣，爲户五千五百六十三。疆域有廣狹，民數隨之，無足怪也。元朝混一區宇，仁同畿甸，列聖愛養黎元，歲登生齒，積而至于元祐，爲户五萬，見劉勃《鼓角樓記》，已九倍於昔。中更李金、陳峒之擾，蕩析離居，閱今在城街巷之故趾，大不如古。外鄉之邊傜峒者，時遭剽掠，往往流散逃亡。如桂陽之同官、陽山之通儒，皆饒沃之地，或數里無人煙，以故版籍視昔減少。勞來還定，存乎人焉，姑摭近數以備考焉。永樂元年，人户五千二十八户，人丁男婦一萬七千七百二十九口。〔册二百卷一一九〇七頁十七〕

陽山縣

主户二千六百二十八，口計二千九百八十二，客户二百九十一，口計三百二十三。

傜峒：管山傜峒三十六，計四百五十五户。一十户係佃户，納田税不係身税。四百四十五户無田業亦不係丁税。

東村峒一十一户，在縣北二十里，水流出陽山縣柏陵里，路出鵶子水口。

南木峒管二十七户，在縣北一十八里，水流入石穴不出，路出新村。

潭頭峒管三十七户，在縣北一十八里，水流出黎矻大水，一路出陽山縣。

下階峒管三十九户，在縣北一十九里，水流入穴不出，路出馬水係柏陵管。

傜山峒管一十户，在縣北二十三里，水流出桃川里，路出韶州三賈地。

舩平峒管四户，在縣北二十四里，水流出陽山縣桃川里。

盧田峒管一十二户，在縣北二十五里，水流出小車，一路出郴州黃莽山。

神後峒管七户，在縣北二十五里，水流入石穴，出陽山縣。

高峒管七户，在縣北二十二里，水流入石穴，通陽山縣黃萬村。

東嶺峒管六户，在縣北三十三里，水流入石穴，路通白芒村。

動子峒管一十户，在縣東二十里，水流入石穴，路通桐臺驛。

黃田峒管一十二户，在縣東二十里，水流入石穴，路通動子嶺山峒臺驛。

焊囷峒管六户，在縣東一十五里，水流入石穴，一路陽山縣。

黃公平峒管五户，在縣東一十八里，水流入石穴，路通焊囷，一路入錢場峒。

錢場峒管六十二户，在縣東二十里，水流入石穴，一路通安樂里。

高車峒管七户，在縣東一十三里，水流出戊陽里楊梅村，一路西通陽山縣。

小峒管八户，在縣二十里，水流出西南通透大江。

鬱風峒管七户，在縣東二十里，水流出安樂里小江。

苦竹峒管四户，在縣東一十八里。水流出小江，一路通小江下保，一路通陽山縣。

歛岡峒管十三户，在縣東一十七里，水入石穴，一路西通萬安里。

魚良峒管一十户，在縣北一十八里，水流出胡珠，路通陽山縣柏陵里。

白芒峒管二十户，在縣東一十五里，水流入焊湖塘。

沙羅峒管二十一户，在縣西南四十里，水流出陽山縣黃良路，東南通桐臺驛。

大坑峒管六户，在縣南三十里，水流出黃良水。

師姑峒管五户，在縣南三十里，水流出黃良水，一路南通出桐臺驛。

帶頭峒管六户，在縣南二十八里，水流出黃良水，路南通桐臺驛。

成家池峒管七户，在縣南三十五里，水流出黃良水，路西通桐臺驛，東北通驛路。

古武峒管七户，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水流出浪溪路，通鄺家村。

長屹峒管二户，在縣南四十里，水流出新定里，路通沙羅峒。

高峒管七户，在縣南三十二里，水流出横山峒，東北通官田保。

横山峒管八户，在縣南二十里，水流出陽山縣安樂里。

何平峒管一十九户，在縣東二十里，有小坑水流出火炭逕。

高車峒管一十三户，在縣東北一十五里，有水通入石穴，東路通桃江水。

坑半峒管五户，在縣南三十里，有小水通出牛鼻西北，路通新定里。

見溪峒管二户，在縣南三十五里，有小坑水流出連波江水。

黄蘖峒管三户，在縣北二十五里，有小坑水流入穴，西南路通官落水。户口税賦，詳見本州。〔册二百卷一一九〇七頁十九〕

連山縣

永樂元年，人户四百五十五户，人丁男婦九百九十三口。主户一千四百一十四，口計二千一百單六。客户一百五十七，口計三百一十八。

傜峒：山傜峒六，計三十三户，不係租賦。

小穫峒管一十五户，在縣東，去川九十里。

曹溪峒管四户，在縣東遵教里，去州一百二十五里。

板峒管二户，在縣東遵教里，去州八十五里。

下瀧峒管五户，在縣北上吉里，去州八十五里。

白沙峒管五户，在縣西北白沙里，去州一百里。

春峒管二户，在縣西北白沙里，去州一百里。户口賦税，詳見本州。〔册二百卷一一九〇七頁二十〕

田賦

連州

地有肥瘠，則税有輕重，先王制賦之法也。今江浙福建，内郡多以産錢紐税，此郡獨以田畝等第紐夏布爲準。每歲上供銀，夏秋二役五等丁米，皆視田布爲多寡。然三縣諸鄉，又各分等第，且以負郭言之，家有田一畝，上之上等，管布六尺，每降一等，則減布六寸，每管布一疋，折納錢四百文足，通頭子勘合畸零索陌錢共四百八十文足。又納苗米四斗正，通耗米義倉加耗斛面共六斗，頭子勘合畸零索陌共錢七十三文省。又納役錢一百四十足，通頭子勘合足零索陌共一百五十文足。夏秋各一料丁米分五等應人户，管布十疋以上。至三疋五尺爲一等二等三等人户，每一口折納丁米四斗，計錢一貫二十文省。自三疋四尺五至一疋四尺爲四等人户，每一口折納丁米二斗四升，計錢六百二十五文省。一疋三尺至一尺爲五等人户，每一口折納丁米七升三合，計錢二百一十文省。無客田丁同合布米二役論之，則是每上等田一畝歲賦米六斗，錢一貫六百三十文足，又添上供銀錢三百文足，此第一等田税之中制也。輕之則爲奉化鄉，以山高而水冷也。重之則爲同官鄉、鑾首鄉，以曩

日坑場發而人煙稠也。〔册二百卷一一九〇七頁四十二〕

夏布

陽山縣

額管一萬二千三十疋二丈六尺三寸八分，內三千六百六十七疋三丈六尺二寸八分逃亡倚閣，實八千三百六十二疋三丈一寸，折納錢三千九百一十三貫七百六十九文省。

連山縣

額管四千六百三十四疋一尺九寸四分八厘四絲六忽，內二千一十五疋一丈三尺九寸四分八厘四絲六忽逃亡倚閣，實二千六百一十八疋二丈八尺，折錢一千二百二十五貫五百五十二文省。

苗米

陽山縣

陽山管五千五百四十石一斗一升四合七勺一抄，內一千六百八十石七斗一升二合逃亡倚閣，實三千八百五十九石七斗二合七勺一抄，二千三百九石六斗四升州倉本色，一千五百五十石六升二合七勺一抄折錢三千四百二十五貫六百五十五文省。

連山縣

連山額三千九百三十二石二斗三升一合，內一千八百五十九石一斗五合逃亡倚閣，實二千七十三石一斗六合，一千三百四十四石六斗七升州倉本色，七百二十八石四斗六合折錢一千六百九貫八百四十四文省。右苗米官簿管數係糙米，咸平四年聖旨指揮，每石折除糙米二斗納淨米八斗，謂之折八，今官簿以糙米計，納者以折八計。

陽山縣

丁米

陽山管催一千二百九十五石三升八合，內一百九十九石一斗八升九合逃亡倚閣，實一千九十六石四斗四升，折納錢二千四百二十三貫一百三十三文省。

連山縣

連山管三百三石六斗，內二十七石六斗八升倚閣，實二百七十五石九斗二升，折錢六百九貫七百八十四文省。

役錢

簽判廳，一年管催解上下爐兩鄉人户夏秋役錢一千七百九十六貫六百七十文省，分隸諸庫。

主管司，一年管催七鄉官户夏秋役錢五百五十貫文省，分隸解諸庫。

司法廳，一年管催高良、輔國、奉化下三鄉人户夏秋役錢一千九百七十五貫三百七十五文省，分隸解諸庫。

陽山、連山役錢，除本縣支給外，添補月解。

上供銀

陽山縣

陽山管疋及倚閣如夏布數，實八千三百六十二疋三丈一寸，計助納錢三千二百六十一貫四百七十四文省。

連山縣

連山管疋及倚閣如夏布數，實二千六百一十八疋二丈八尺，計錢一千二十一貫二百九十三文省。夏秋二税惟正之供，獨上供銀一項，痛爲連州官民之害。向者於夏布每一疋納銀一錢四分，乾道九年，楊知郡任内黄運使按臨，據人户陳春等狀乞免納本色，情願每疋助納錢三百文足，此貽害於民者也。公家羅科民間之錢，而銀價日長，每歲兩綱，爲數不貲。本州舊來坑場，今已盡廢。地居一隅，銀兩以萬計，豈易措辦，至運錢於廣州於湖南多方散買，官錢之損折，又有在於銀價之外，此貽害於官者也。推原其由，蓋古來連州銀坑盛發，每兩不過六七百文，胥吏至攬諸郡上供銀額，以利其贏餘。故古額視諸州爲重，今每兩至

三貫陌，坑場之産既竭，總所之額自若，官吏與民，俱受其害。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有廖提刑、歐陽進士奏請之文，可考顛末，姑存其略，庶來者得以爲變通之方云。

提刑廖顒任提舉日，奏《均減上供銀表》：竊惟廣東不便於民者，莫大於每歲買發上供銀。一路十四州之中，上供銀額最重者五州：曰韶、曰連、曰惠、曰英、曰南雄。蓋以大觀間，五州境内各有銀坑發泄，銀價低少，每兩只六百或七百文，易於買納，所以分得銀額最重。後來銀坑停廢，又累經盜賊殘擾，價增數倍，每兩至三貫陌。紹興前諸州並無銀本錢，其他州歲計優裕，銀價不多，官司自能買發，不及於民。惟此五州銀額既多，歲計窘乏，不得已白科於民。細民彫瘵之餘，極以爲苦。契勘每歲合發上供，計錢十五萬緡，例係分下諸州買銀。近年漕司每歲樁辦得錢五萬緡，均分諸州作銀本，尚闕十萬緡，其他諸州粗可支吾，惟韶、連、惠、英、南雄五州銀額數多，無所從出，將漕司支到本錢，置場隨錢買銀，其銀數浩瀚，不免白科於民。臣竊攷五州歲合買發銀數，韶、連、惠三州，各八千兩；英、南雄兩州，各三千六百餘兩。若欲裁減額數，恐每歲虧損朝廷用度；若令漕司盡支本錢，則漕計闕少，無錢可支；若只仍舊白科於民，愈見困苦。臣嘗深思熟計，緣元初銀價低昂不等，所以分額不均，今諸州銀價既均，合隨事力，重行均定銀額。欲知諸州事力，即户口丁税多寡，可以按帳籍而見。臣愚欲望陛下，斷自宸衷，行下廣東路委轉運提刑兩司，公共攷究十

四州户口税賦所入，隨其多寡，重行均定歲買上供銀額。除見有銀本錢五萬貫，隨銀數輕重撥付諸州外，仰諸州依條於常賦内樁辦銀本錢，置場收買，不得白科於民户，遵守施行。續聖旨行下運司，添支本州銀本錢八千四百貫，此奏之力也。

進士歐陽獻可《上州郡乞奏蠲上供銀書》：昔太尉馬知節，咸平初，以樞相出帥，號爲善政。水泉銀礦，累歲不發，歲課不除，民吏破産，鞭朴累世，公奏除之。騰芳簡編，流譽無窮。連之爲郡，曩産白金，當承平時，地不愛寶，而元魚、同官之烹鑪以技計者千數。元符中，每兩止六百，衙校邵襲攬郡上供銀額，利其贏餘。後以坑冶廢弛，銀額成例，數郡之錢不至，白調於民。民被其毒，至黜妻鬻子，輕去南畝云云。寅緣閣下恤民之深，不敢不一申其喙，望賜閔惻，剡章以告于上。

歲貢

歲貢白布一十疋。舊記所謂鍾乳三百銖，蕉十筍，今皆無之。

綱解

上供銀計六千八百兩，分上下限起發。聖節進奉銀二百兩，前期起發。免下銀一百二十五兩，前例附綱解發。減吏銀三十七兩，前例附綱起發。經制銀二千三百兩，作四季解發。將官供給銀二十二兩，前例附綱解發。官户役錢銀五十兩，前例附綱解發。銅鉛本錢

一千貫文省，下銀銅場趂辦，都大司綱運。二縣總解歲計，陽山縣一年催納錢一萬三千二十四貫三十一文省，連山縣一年催納錢四千四百六十六貫四百七十文省。二縣以逐月解納，陽山每月解錢一千二百貫省，連山每月解錢四百貫省。近年以來，陽山則困於傜峒，通儒一鄉，居者不得安，田者不得耕，每遇寇至，生理一空，民多流散。此鄉最號富饒，曩時以一鄉所入，自可了月解。其二鄉甚狹，總計所入，有不及焉。今避傜寇，流亡殆盡，以故縣計凋弊，後雖減作一千貫，亦復難辦。連山則苦於無正官，地僻多瘴，調官者所不肯往，累經權官，不爲顧惜根本計，以故日朘月削，未及秋冬，已預借逾年之税，州郡委官權，至無人肯往。桂陽則弊於吏姦，地大人稠，夙號殷富，秖緣版籍不明，出入無紀，如人户二税入納之數，官中不得而知，但以某押録名下，每日納錢若干。郡中督催，則吏人分頭任責，官中但給鈔與之，就人户那借，此所以日窘一日，末流尤有不勝言之弊也。治桂陽則莫若正出入之權以歸官，治陽山則必先招流亡之民以復業，治連山則不可不奏減舉負以勸厲。今減負一節，史君留元長嘗請于漕，而運判李華亦慨然與本州聯銜，奏乞照贛州安遠縣例，特減舉負，未准行下。招流移一節，留史君亦嘗散榜陽山招集，但此事須寬作年歲規模，又在乎來者接續此意，縣道遵體此意，毋苟目前之利，庶收悠遠之効，否則田未及墾，而督租者已踵門，甚者更需積年之賦，如此而望其復業也難矣。外桂陽縣出入之權，則全在綰銅章者

加之意云。

經常用度

官員料錢，一年共支六千二百六十六貫八百三十二文省。官員春秋衣錢，共支二百貫文省。官員供給職醫書表客將等食錢，一年共支五千貫文省。諸軍料錢，一年共支一千三百三十四貫六百四十文省。諸軍春冬衣錢，一千三百一十六貫一百文省。軍人差出借請家糧錢，共六百貫文省。大軍券錢，一年共支一萬二千貫文省。提刑司客軍家糧錢，一年五百貫文省。捕盜省錢，二百貫文省。五分頭子錢，二百貫文省。客軍春冬衣錢，一百貫省。提舉司緣陌錢，二百六十貫文省。客軍家糧等錢，八十四貫二百二十五文省。春秋二教共支錢，五百一十貫文省。春秋二饗上丁社節等錢，一百貫文省。聖節排宴等錢，三百貫文省。陳設庫一年共申撥錢，二百五十貫文省。作二十五料申撥。酒庫一年申撥歲計米錢，二百五十貫文省。公使庫一年支送節儀并過往特送及筵會，共錢五百貫文省。推法司散從院虞候一年顧役錢，六百貫文省。運司比折錢，運司每年合支降錢，發下本州添買銀起發上供銀綱及支大軍券食錢。上供銀錢，八千四百九十一貫四百文省。大軍券食折米草料錢，一年無閏月，共一萬六千一百貫文省。養士米三十斛折錢三十貫文省。以上三項，每年合支降下見錢，二萬四千六百二十一貫四百文省。本州每年合納運司租額折米等錢，

租額折米錢一萬一千七百六十二貫七百五十文省。本州因兵火之後，每年祇收到八千貫。上下租額一分綫陌錢三千七百八十一貫二百六十七文省。本州因兵火之後，每年祇收到錢二千餘貫。曆日錢七十五貫九百文省。馬料錢七十六貫五十文省。進奏官錢三十貫文省。客軍家糧錢一百一十九貫八百文省。又春冬衣錢三十二貫文省。

隨苗納到

運司米四百一十四斛七斗九升，折錢四百一十四貫七百九十文省。以上一年共合解。運司錢共一萬六千二百九十二貫五百五十七文省。將本州折米并綫陌等錢，比折搪撥外，每年運司合支降盡錢八千三百二十八貫八百四十三文省，付本州。右運司折米等錢，雖累蒙蠲減，而元額不豁除，時復行下需擾，支降不復及數，本州財計暗耗于此，最爲深害，因存于首卷云。〔冊二百卷一一九〇七頁四十二〕

物產

連州

金穴，在連山上吉溪。舊剖鳧鴨腹間有之。俚語乍富人，必曰「連山鴨，肚有金」，言其內有所儲也。今淘者無所得，民亦貧窘。

銀坑，同官場大寶嶺、元魚場赤巖二處。元符、崇寧間，烹爐紛集，逐末者衆。場地之

藏比其罄也，斂緒餘而覆烹之，焚林竭澤，今不可得而再矣。二場並廢。

錫坑二：一曰潭源，距城九十里；一曰黃土塘，距城一百里。二坑俱在奉化鄉，近礦希少，厥直日增。

鉛，舊出元魚場，今亦廢。

鐵坑，圖經載採披、蓮岡二坑。

翠珉，出下盧江岸，可作碑。出於山者燥而易得，出於水者潤而難求。

五穀：早稻。俗謂百日旱。紅稻。白稻。八月稻。遲稻，純白。稉禾。糯禾。稉粟。糯粟。黃麻。黑麻。綠豆。赤小豆。烏豆。大小各種。紫豆。白豆。麥。不種。青芥。紫芥。白菜。蘿蔔。碧蓮。菠薐。茼蒿。萵苣。苦蕒。茄。莧。芸。薑。枸杞。香菜。辣蓼。蒜。韮。荇。春不老。桑麻。柘桑。養大蚕。黃桑。養小蚕。蕉。爲絺綌，葛同。右農家各贍其用，不售他境，內紵布稍精密者，歲貢於朝。

金錢。地棠。水仙。酴醾。薔薇。一丈紅。繡帶。真珠。長春。一名月桂。海棠。垂絲。石葱。萱草。瑞香。麝臍。玉廷春。一名醉楊妃。棠鳳尾。鷄冠。碧桃。鴛鴦桃。緋花。百合。千葉石榴。紅白各種。蓮。紅白雙頭。蜀葵。刺桐。木犀。含笑。素馨。茉莉。芙蓉。白菊。黃菊。萬點金。佛頭菊。臘梅。小梅。雲梅。千葉梅。青梅。杏梅。石梅。

橫枝李。牛心李。黃管李。櫻桃。枇杷。楊梅。金桃。紅桃。青消梨。鵞梨。金槌梨。密梨。菱角。藕。林檎。荔枝。陽山。龍眼。陽山。金瓜。楂。毛豆。角豆。扁豆。栗。榛。山蒲萄。橄欖。錐子。乳柑。麪柑。香橼。山藥。茨菇。甘蔗。蕉子。香橙。柚。橘。顆大味甘，比諸處殊勝。連山。鍾乳。石斛。自然銅。密陀僧。無名異。生地黃。紫蘇子。香附子。天門冬。麥門冬。槐花。槐角。松節。佛指甲。桑寄生。黃精。遠志。金銀花草。蜀葵。花子葉皆入藥。菱消花。當歸。樟柳眼。菊花。牛膝。卷柏。獨活。黃連。沙參。決明子。丹參。續斷。杜黃蓍。五味子。蛇床子。茵陳蒿。旋覆花。葛根。前胡。元參。狗脊。蓽薢。通草。百合。苦參。紫參。仙靈脾。牡丹。芍藥。百部。莎草。艾。海藻。蒔羅。茅香。青黛。蓽撥。史君子。補骨脂。水萍。桔梗。亭歷。芫花。藜蘆。羊蹄草。常山。苧根。夏枯草。劉寄奴。蓽麻子。白附子。骨碎補。葳靈仙。鶴虱。五倍子。仙茅。茯苓。蔓荆。楓脂。五加皮。山茱萸。吳茱萸。秦皮。梔子。食茱萸。桑白皮。天竺黃。皇荚。郁李仁。穿山甲。木鱉子。鼈甲。白膠香。羚羊角。虎骨。狸骨。烏蛇。白殭蚕。白花蛇。蜈蚣。斑貓。苦賈。萊菔。一名蘿蔔。松芥。苜蓿。蓼。葱。蒜。韭。薤。苦瓠。水蘄。芸薹。夜明砂。金星草。烏豆。赤小豆。蛤粉。乾蓮房。露蜂房。藕節。蓬萊述。冬瓜。白扁豆。乾蓮肉。〔册二百卷一一九〇七頁八十六〕

陽山縣

牛鼻坑，在縣界，去縣四十五里，出鐵。〔册二百卷一一九〇七頁九十五〕

連山縣

鐵坑，在縣西北一百里。〔册二百卷一一九〇七頁九十五〕

【山川】

養父嶺，陳真君得道之所。〔册一百二三卷一一九八〇頁十四〕

【人物】

陳宗諤，字昌言，居州南龍津門。家世業儒，文筆高了，爲鄉閭推敬。其家塾爲養源堂，又有資深齋。生平著述謂之《養源集》，今猶存焉。《湟川集》中有記文，筆力尚可見，紫岩張魏公在連日，獨喜與之論文。其子南軒，以兄事之，嘗爲賦《養源堂詩》。宗諤仕爲瀧水丞，攝端溪令，所至有治聲。同寮有貪者，喻之曰：「可下手矣。」宗諤正色叱之曰：「廩稍幸粗給，外此過求，可以爲子孫地耶！」後魏公入覲，有意擢用，人已云亡，惜哉！〔册四六卷三一四五頁四〕

湟川州志

【山川】

三眼水巖，在四川湟川州下盧阿村，下有溪水貫流，上有天窗，鄉人避寇可容千餘家，賊不能近。去城西十里。〔册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十二〕

湟川圖志

城池

本縣舊連州城一所，荒址頹廢，尚有民居一十餘家。城濠俱已荒廢，東、西、南舊城門三處。〔册一百九九卷一一九〇六頁三十九〕

渠

渠在縣治横街，自東至西，通流五里至大江。〔册一百九九卷一一九〇六頁四十五〕

風俗

蓋聞郡邑治所，必有名山巨川，爲之限隔。故民生其間，風俗亦異。今考之陽山一邑風俗，其民性硬直，慕義向化。歲時節序，則陳鄉禮以集會，男業耕稼商賈，女慕蠶桑組織，

其俗古稱易治焉。〔册二百卷一一九〇七頁十一〕

氣候

陽山僻在山間，朝則煙霏霧合，夕則瘴霾深翳，是以秋夏多温風鬱氣，冬春雨雪不時，乍寒乍暑，氣候不齊，冒之則成疾焉。〔册二百卷一一九〇七頁十三〕

户口

舊桂陽州及陽山縣原管三千户，舊連州及連山縣尚不下三千餘户。皇朝革去連、桂二州，及連山縣併在陽山一縣，自洪武元年歸附，節次取勘至洪武八年，總計户七千三百四十一户，男子、婦女計三萬三千八百四十五口。永樂元年，人户七百六十七户，人丁男、婦二千三百三十四口。〔册二百卷一一九〇七頁十八〕

田糧

舊桂陽州及陽山縣原管税糧一千五百餘石，舊連州及連山縣原管税糧一千七百餘石。皇朝併爲陽山一縣，於洪武元年歸附，節次取勘至洪武八年，舊管新增官民、儒學、寺觀田地總計一千一百二十七頃七十三畝一分一厘五毫，每畝不等，科徵正耗脚米四千二百石三升六合五勺一抄九撮二圭五粟。夏税苧麻地四頃五畝六分，每畝科麻八兩重，每歲計科苧麻二百令二斤一十二兩重。

山林地租

本縣官地及山林地計該一頃四十六畝一分五厘，每畝科錢一百文，計一萬四千六百一十五文。永樂元年，官民田地塘二百七十五頃四十三畝四分二厘八毫，夏稅小麥一十二石六斗九升四合八勺，秋糧米九百一石五斗七升二合八勺。

連山縣，永樂元年，官民田地塘九十三頃四十一畝三分，夏稅小麥四石八斗四升五合九勺，秋糧米三百三十七石三斗七合五勺。〔冊二百卷一一九〇七頁五十二〕

土產

鐵，在縣東五十里出寶山前。元係坑首周子貴自行煽煉，認辦課程，自壬辰離亂後荒廢。洪武二年，周宗仁等赴官供報，認辦課程三千文。洪武五年，知縣郭進赴省府計廩增辦鐵貨一十萬斤。洪武六年，蒙省府爲講究鐵冶事，隨地之利，分置爐冶一十五處，簽點坑夫一千名，博士一十名，每歲燒辦生鐵七十餘萬斤解官。

錫坑，在浦下里，離縣一百五十里。係坑夫成吉興自行淘取，錫課每歲認辦課錢二千文解官。

信石，在縣東儒歸里，地名東大山。銅坑即今信坑也，離縣一百五十里，自前代荒廢。洪武五年，累蒙省府委官設法作銅貨，煽煉不成，委係信石，每歲認納課錢二千文解官。

蘆甘石，在東奉里，離縣一百五十里。係本處住民蔡丙德認辦課程錢六百文解官。

香薷。南星。半夏。何首烏。木賊。木通。黑牽牛。黃柏皮。蒼耳。紫蘇。車前草。香附子。柚子。榛子。西瓜。黃瓜。梅子。柿子。桃。李。栗。棗。楂。梨。橙菜。芥菜。茄子。韭菜。葱。蒜。姜。苦瓜。莧菜。茼蒿。胡荽。萵苣。苦賈菜。豆。糯。粳。黏。粟。虎。鹿。山豬。豺。狼。猴。畫眉。鵝鳩。鴉。雀。鷓鴣。雉鷄。〔册二百卷一一九〇七頁九十〕

考究湟川圖志

建置沿革

謹按：陽山，天下之窮處，陸有丘陵之阻、虎豹之虞；水有驚灘之險、舟楫之慮。民言鴃舌，俗雜猺獠。自秦罷侯置守設立郡縣，所謂陽山、連山小邑皆爲桂陽所屬，然其境界乎湘、廣之間，湟水合流而東，故以湟川名郡，但不得其詳。至漢武帝時，南粵與溪峒南蠻俱阻聲教，乃命伏波將軍路博德由此道往征之，今有伏波路將軍廟存焉。晉宋以來，紀載無聞。唐之興也，改爲連州，攷諸太守劉禹錫《廳壁記》云：「郡治與荆州同星分，漢制所謂與番禺相犬牙是也。」貞元十七年，韓愈謫爲陽山令，作《別知賦》，朱文公《考異》註云：其連

州乃郴州之屬邑，末年爲馬殷所據，南漢劉晟攻取之。宋平湖南，陞爲連州軍，名宦多謫於此。唐有韓愈，宋有張浚，後其子南軒先生亦至焉。至元丁丑，屬廣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府。至治壬午，始陞桂陽縣爲桂陽州，割連州户三千隸焉。由是連州與桂陽州始各分治。至於季年兵起，官民避匿，無所統攝。天朝混一，開復州縣，設置衙門，招集良民，復還舊業。洪武元年，仍設桂陽州、連州，統屬陽山、連山二縣，直隸江西省。洪武二年，欽奉聖旨革去連州、桂陽州，止設陽山、連山二縣，撥屬韶州府。後洪武三年，又裁革連山縣，總治於陽山縣。當年十月內撥屬廣州府，官民始得兩便焉。〔册一百九九卷一一九〇六頁八〕

縣境

東至英德縣地名蕉江界二百三十里。南至懷集縣地名分澗嶺二百二十里。東到英德縣治三百六十里。西到江華縣三百三十五里。南到懷集縣治三百里。北到臨武縣治一百四十里。東北到宜章縣二百三十里。東南到清遠縣治三百一十五里。西南到賀州二百九十里。西北到藍山縣治二百里。

道里

夫縣治道里，考之東抵英德，西通江華，南連懷集，北接藍山，多有商販往來，是以四方莫不通焉。〔册一百九九卷一一九〇六頁二十九〕

乳源縣志

【山川】

梯頭嶺，在乳源縣西北，出桂陽路，經此登級如梯。〔册一百二三卷一一九八〇頁二十一〕

空剛嶺，在乳源縣北，五峰聯疊，山腰有岩，產鍾乳，下復有穴，乳水出焉。〔同前〕

潮州圖志

【湖泊】

西湖，州之西舊有湖，祝聖放生亭在焉。慶元己未，林侯嶠嘗興是役，民至今思之。越數年，湮塞如故。甲子一周，開慶己未，刑部林侯光世拈起前話，重新浚築，抑天運也。興工於是年二月，浚河築堤計伍佰叁拾餘丈，費公帑緡錢貳仟叁佰肆拾伍貫，寓公乳源令趙時憺董之。栽花種柳，隱映蕖荷，綵舫往來其間，夾岸遊人，觀者如織。湖以北，水光軒豁，亭橋間錯，視前未景象，已不侔矣！初，湖之南田屬豪户三十八家，倅未易得擲節，郡計浮費，依元直售之，計緡錢叁仟叁佰八十一貫足。田種若干稜，詳附左方，故不書。豪户樂此田，爲增湖設相率而從申，命前揭陽尉兼僉胡侣翁董其事，浚築費較初役倍焉。堤丈尺周

圍計九百七十有奇，荷畚之夫，辟趨相役，復於堰尾設一閘，以防湖水之淺。侯慮及此，可謂周矣！是年季商訖工，自北而南，湖光一色，周環綿亘，不知幾里。舟行盤桓，亭庵堂宇，先後參峙，金碧彙飛，恍然奪目，湖間風景，了無盡藏，方之杭潁，識者莫辨。侯之意非特爲遊觀，設深池高壘，亦可壯一方堡障，自爲記云：鳳凰山朝，鱷魚潭空。祝網舊址，地不滿弓。小臣光世，職勤華封。易淺而深，即庳而崇。爰作飛橋，仰像流虹。爰立巍宇，虎拜喬嵩。咨爾草木，施及昆蟲。游泳至仁，碩大且豐。山川之氣，斯焉會通。美歸天子，讖應三公。天子若曰，民物性同。民物俱樂。斯爲無窮。小臣拜舞，領會宸聰。爰築修堤，盡護西墉。導合衆流，至於坤宮。外固吾圍，遠折遐衝。回環十里，瀲灩空濛。宜晴宜雨，宜月宜風。帝城景象，儼在目中。誰謂潮州，亦廣之東。叨恩召還，湖山匆匆。匪余棄汝，君命是恭。騷人墨客，縉紳華宗。遨遊千年，毋忘衰翁。開慶初元，霄中露濃。保魁憺尹，實肇濬功。〔册十九卷二二六三頁二十二〕

【人物】

陳希伋，字思仲。元豐間，兩冠鄉書，首薦漕臺，肄業太學十餘年，聲譽日著，士人目爲廣南夫子。上書陳利害數萬言，皆切中時病。復薦太學生馬錫，有文武才，乞加擢用。元祐間，以經明行修應聘，時賜第三百四十六人，以希伋爲第一。知梅州，時朝廷下諸州，取

黄砂牛皮及出内庫錢買真珠，以備國信，列郡皆供應，獨念稼穡根本，不忍敷取於民，乃上封事奏罷免，至今梅人思之。著文四百餘篇，號《揭陽集》。〔册四六卷三一四五頁十五〕

潮州圖經志

【山川】

古瀛洞，在廣東潮州府鳳山樓之下。葉侯觀所經理，前繪列仙，後傍城，疊石汲水爲流觴，左右二亭曰欵凉、延光，古桂婆娑，具載唐曾之記。〔册一百三四卷一三〇七四頁一〕

【倉廩】

都倉，在州治設廳之側。陳侯圭重建，牟卿滦重修。〔册八一卷七五一一六頁六〕

【宫室】

清心堂，在州治治事廳之後。游侯義肅重建。〔册七一卷七二四〇頁十〕

潮州府圖經志

【倉廩】

屬縣際留倉三所。

潮陽縣際留倉，在縣治西。
程鄉縣際留倉，在縣西南。
揭陽縣際留倉，在縣西南。〔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十二〕

〔潮州府〕圖經志㊀

建置沿革

晉成帝時屬東官郡。安帝義熙五年，始以揭陽縣地別置義安郡，領縣五：曰海陽、綏安、潮陽、海寧、義昭。

梁改義安郡爲東揚州，尋改爲瀛州。

隋改瀛州爲潮州。煬帝大業三年，改州復爲義安郡，廢綏安、義昭，置程鄉、萬川二縣，領縣五：曰海陽、潮陽、海寧、程鄉、萬川。

唐武德間，改郡復爲潮州。開元二十一年隸福建，次年復隸嶺南。天寶元年改州爲潮

㊀《大典》卷五三四二潮字韻潮州府下有圖六幅，見圖版八一——八六，《〔潮州〕圖經志》、《三陽圖志》、《三陽志》等可參閱。

陽郡，隸福建。九年，又隸嶺南。乾元元年，改郡復爲潮州，廢海寧、萬川二縣，領縣三：曰海陽、潮陽、程鄉。

五代南漢割程鄉縣置敬州，本州領縣二：曰海陽、潮陽。

宋紹興十年，本州領縣三：曰海陽、潮陽、揭陽。

元至元二十七年，以本州爲潮州路總管府，領縣三：曰海陽、潮陽、揭陽。

聖朝洪武二年改爲潮州府，領縣四：曰海陽、潮陽、揭陽、程鄉。〔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八〕

分野

按杜氏《通典》，潮在古揚州之域，亦曰古閩越地，於天文爲牽牛、婺女之分也。〔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九〕

至到

本府

東至本府海陽縣地名東界一百五十里，外抵大海。

西至惠州府海豐縣界龍岡鋪二百五十五里，自界首到惠州府五百五十三里，共八百八里。

南至本府潮陽縣隆井鹽場一百四十五里，外抵大海。

北至本府海陽縣至名驃錢山界三百四十里，自界首到福建汀州府五百一十里，共七百

五十里。

東南至本府海陽縣地名闞望村一百五十里，外抵大海。

西南至惠州府海豐縣石橋鹽場二百七十八里，外抵大海。

東北至福建漳州府漳浦縣嶺脚山分水界一百六十五里，自界首到漳州府三百里，共四百六十五里。

西北至本府程鄉縣管下龍牙筆險山四百五十里，外無路通行。《郡縣志》：州境東西三百五十里，南北八百七十四里。四至八到：東京七千七百一十里，東至漳州二百九十九里，西至梅州三百二十里，南至海一百七十里，北至汀州九百五十四里，東南至漳州二百九十九里，西南至惠州一千一百一十里，東北至汀州九百四十里，西北至梅州三百二十里。《寰宇記》：州境東西五百五十里，南北二千三百里。四至八到：西北至東京七千里，西北至西京七千四百里，西北至長安七千六百里。東至漳州七百五十里，西至循州界石場三百里，南至大海一百里，北至虔州雩都縣二千二百里，東南至海口九十里，西南到禎州海豐縣木步鎮六百五十里，西北到虔州安遠縣一千八百里，東北至汀州魚磯鎮六百五十里，元無陸路。《九域志》：東京七千七百一十里；東至本州界九十九里，自界首至漳州二百里；西至本州界二百八十里，自界首至梅州四十里；南至海一百七十里；北至本州界七百四里，自界首至汀州二百五十里；東南至本州界一百四十里，自界首至漳州一百五十九里；西南至本州界六百五十里，自界首至惠州四百六十里；東北至本州界六百五十里，自界首至汀州二百九十里；西北至本州界二百里，自界首至梅州一百二十里。《三陽

志》：州於廣府爲極東界上，由東而西三百五十里，由南而北三百八十里，去行在所三千一十有二里。東界於漳，南界于惠，西界于梅循，北界于汀，東南西北之間亦是四州接與達于海而已。《通典》所紀乃云：北至南康郡千五百六十有七里。而南康郡亦云：東南至潮陽郡一千五百六十有五里。雖與今之地勢違，然州於唐初隸江南道，而南康與贛州向互爲廢置，贛州或爲南康郡，則界于南康，理固然也。若夫由惠至廣，不過五日，舟行亦止三四日，通二十有一程，韓昌黎《謝上表》乃云「去廣府纔二千里，來往動皆旬月」，豈其自梅溪一水泝流而上耶？今之趨廣，間有西自循梅往者，較諸南路爲差近，但嶺路險澁，不若南路之坦且平。圖志云：「又逆流之遲，不若陸行之疾也。」由廣至韶，雖曰泝流，亦不過十餘日，通而言之，亦不過月日，公之《瀧吏詩》，至韶陽作也，乃曰「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恐亦不至若是其遠者。其詩又曰：「州南十數里，有海無天地。」今自南達于海，其地曰鮀浦，去州八十里。由東而進，其地曰小江，亦將五十里。蓋不止于韓公所云也。圖志云：「韓詩云然，蓋未可曉，無乃十數爲數十耶？」姑記之，以待知者。本州界至：東至本州界百一十里，自界首至漳州三百一十五里；南至本州界二百六十五里，若徑渡龍井，即減四十里，自界首至惠州四百四十五里；西至本州界二百三十里，自界首至梅州一百五十里；北自九河上計六程，北至本州界七百四十里，自界首至汀州二百五十里，北路道陸崎嶇，難爲往來，舟行差使便，又不以程途計。《元一統志》：本路東至上都七千三百八十里，東至大都六千五百八十里，東至漳州路漳浦縣界分水嶺百四十里，西至梅州程鄉縣界瘦牛嶺一百五十里，南至大海本路海陽縣界闞望村八十里，北至梅州程鄉縣界雙流津三百五十里。東到漳州路五百里，西到梅州七百里，南到大海邊闞望村八十里，北到梅州五百里，東南到大海邊小江場六十里，西南到揭陽縣界三十五里，東北到汀州路一千一百里，西北到梅

州六百里。錄事司里至與本路同。〔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九〕

歸附始末

潮自至正壬辰，下嶺海寇起，與山峒徭獠相扇攻破潮、揭二縣，人民依險防守自保，豪强各據其縣十有餘年。後有江西、福建兩陳氏攻敓不一。丁未冬，大兵下七閩，潮之守土者往泉州迎大兵納欵。洪武元年三月，朝廷始調兵守禦，潮民得以安其生矣。〔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十二〕

風俗形勝

潮之分域，隸于廣，實古閩越地，其言語嗜欲，與閩之下四州頗類。廣、惠、梅、循操土音以與語，則大半不能譯。惟惠之海豐於潮爲近，語音不殊。至潮梅之間，其聲習俗，又與梅陽之人等。州人之知書者，或以爲自文公始。雖然，趙德潮人也，人不知學，奚而有德，德蓋其知名。公《請置鄉校牒》亦曰「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貢于王庭者」，則非冥然不知學也。公之意豈亦勉邦人爲進取計，有若閩之舉進士自歐陽詹如之意耶？至《別趙子詩》則曰：「海中諸山中，幽子頗不無。」蓋德之學行見於韓集一叙，其隱居求志，不屑於宜春之行，則其當時同門合志若德之輩行者，不無人也。自是以後，業儒者益衆。太平興國間，始有聯名桂籍者出，故陳文惠公《送潮陽李牧主簿詩》：「潮陽山水東南奇，魚鹽城郭民

熙熙。當時爲撰玄聖碑，而今風俗鄒魯爲。」蘇文忠公作《昌黎廟碑》云：「潮之人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州之土風其概如是。〔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十二〕

氣候

長孫無忌作《隋志》云：「嶺南二十餘郡，大率土地下濕，多瘴癘。」韓公《謝表》亦云：「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蓋因地卑土薄，陰陽之氣偏，一歲之間，暑熱過半，晝燠夜寒，晴燠雨寒，晨夕霧昏，春夏雨淫，潮之氣候，大抵然也。然今此州民物繁夥，風氣頓殊。至今或有霜霰，非曩日比矣。至若寒暄不時，嗜欲無節，則在在皆瘴，又在調護何如耳。陳文惠公《寄題漳浦縣詩》云：「漳浦從來瘴霧深，潮陽南去更難禁。當時三載曾無事，不放閑愁入寸心。」此真禦瘴方也。〔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十三〕

城池 教場附　橋附

州舊有子城，以金山爲固。州之外城以土爲之，歲久頹圮。紹定間，王侯元應因舊基築之，外砌以石，自三陽門之南西北環抱接于金山之背，計九百五十一丈，東西南北闢七門以通往來。元兵至潮，平城以後，不復興築。大德間，郡守帖里太中復脩東畔濱溪之城，謂之堤城，以禦暴漲洪流之患，民以爲便。至正壬辰，因山海寇盜生發，廣東帥府照磨彭本立總戎始興工脩築，潮民得堡障。聖朝平嶺南，洪武元年冬，指揮俞輔統兵來潮。越四年，因

舊基而再興，內外皆砌以石，高厚堅緻。各門外築甕城，皆屋其上。爲門七：東門、上水門、竹木門、下水門、南門、西門、北門。十年，指揮曹貴扁南門曰鎮南，北門曰望京，新創西門曰安定，餘皆仍舊。城壕環繞，自南門至金山後。〔冊五九卷五三四三頁十三〕

教場，在城南門外西南。〔冊五九卷五三四三頁十五〕

壇場

社稷壇

本府。在城西門外。

海陽縣。附。〔冊五九卷五三四三頁二十〕

風雲雷雨山川壇

本府。在城南門外之南。〔冊五九卷五三四三頁二十一〕

無祀鬼神壇

本府。在城北門外。

海陽縣。附。〔同前〕

户口洪武十年分終數

本府海陽等四縣，計六萬九十七户，二十一萬四千四百單四口。永樂元年，人户八萬

六百九十一户，人丁男婦二十八萬四千四百五十七口。《郡縣志》：唐開元户一千八百。宋朝户七萬四千六百八十二。《寰宇記》：宋朝户主客都共五千八百三十一。《九域志》：主五萬六千九百一十二，客一萬七千七百七十。《輿地要覽》：七萬五千九百單二户。《三陽志》：生齒之數，蓋視時以爲多寡。創郡之初，爲户一千一百九十，口五千五百二十。其時屬縣有五，等而言之，是一縣僅有二百四十户，當時民物固可知已。隋之去晉，止二百載間，乃有二千六百有六户，較之往昔，幾於倍數。唐杜佑作《通典》，載潮陽郡户有一萬三百二十四，口五萬一千六百七十四。韓愈《請置鄉校牒》亦曰：「此州户有萬餘。」迨歐陽脩作《唐書·誌》乃云：「户有四千四百二十，口二萬六千七百四十五。」且損於杜佑、韓愈之所紀，何哉？宋朝開寶初，有户三萬餘。迨元豐間《九域志》成，主客户計七萬四千六百八十二，比於唐時，七倍其數。比歲以來，總税客户與蛋户言之，以户計者，一十三萬五千九百九十八；以口計者，一十四萬五千七百三十二。較之於古，不啻百倍。自今已往，不其愈盛哉？本州三縣主客户，總一十一萬六千七百四十三户，總一十四萬七千五百七十口。《三陽圖志》：元滅宋平潮以前，亂離瘼矣，數萬生靈，或罹鋒鏑，或被驅掠，或死於盜賊，或轉從他方。至元二十七年，朝廷籍江南户口，方見其數。比年以來，民稍生聚，户口日蕃矣。本路三縣一司，民户總七萬七十户，南人六萬八千七百七十三户，北人一百五十四户，録事司總三千三百五十八户。〔同前〕

田糧洪武十年分終數

本府海陽等四縣官、民、僧道、學院、没官等項田地一萬一千七百三十二頃四十六畝六分二釐二毫一絲五忽五微八塵，每畝科正米不等，計正耗米六萬五千四百八十三石一斗六

升四合八抄九撮五粟七微八塵六埃。

官田地六十三頃六十一畝三分六釐三毫一絲六忽七微，每畝科正米不等，計正耗米二千八百六十一石三斗二升三合一勺四抄八撮三圭四粟五微。

民竈田一萬一千二百五十九頃四十三畝一釐七毫一絲二忽六微四塵七埃，每畝科正米不等，計正耗米五萬六千七百四十二石三斗三升五合五勺九抄一撮二圭四粟一微三塵一埃。

僧道田二百六十八頃七十八畝七分六釐八毫六絲五忽，每畝科正米不等，計正耗米一千二百六十八石四升九合七勺五抄八撮七圭七粟五微。

學院田一百一十三頃三十四畝七分五釐，每畝科正米不等，計正耗米三千一百四十三石九斗一升二合九抄二撮。

没官田二十七頃二十八畝七分二釐三毫二絲一忽二微三塵三埃，每畝科正米不等，計正耗米壹千四百六十七石五斗四升三合四勺九抄八撮六圭九粟六微五塵五埃。〔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二十二〕

夏税洪武十年分終數

本府海陽等四縣青黄麻、麥、豆、芝蔴、綿花、藍靛等地二百九十五頃二十七畝八分一

釐八毫七絲五微。

青麻地一十三頃三十三畝一分一釐一毫六絲九忽，每畝科麻一斤，計麻一千三百三十三斤一兩七錢八分七釐四毫。

黃麻地一百四十四頃二十畝二分三釐二毫一絲四忽，每畝科麻一斤，計麻一萬四千四百二十斤三兩七錢一分四釐二毫四絲。

烏豆地四十三頃六十五畝四分五釐二毫四絲一忽，每畝科正豆三升，計正耗脚豆一百五十四石一斗四升四合一勺二抄四撮五圭九粟七微一塵。

小麥地四十一頃五十七畝四分六釐八毫七絲六忽，每畝科正麥三升，計正耗脚麥一百四十六石八斗二勺二抄一撮九圭一粟五微六塵。

綿花地三十四頃三十六畝四分五釐七毫七絲五微，每畝科綿花八兩，計綿花一千七百一十八斤三兩六錢六分一釐六毫四絲。

芝蔴地一十六頃五十四畝二分二釐七毫，每畝科正蔴二升，計正耗脚蔴三十八石九斗四升五勺三撮五圭八粟。

藍靛地一頃六十畝八分六釐九毫，每畝科靛青八兩，計靛青八十斤六兩九錢五分二釐。

畦桑：本府海陽等四縣畦桑地五頃六畝三分五釐，每畝栽桑四十株，計桑二萬二百五十四株。

永樂元年，官民田地山塘二萬六千九百五頃九十畝一分一釐四毫。夏稅小麥三千八百一十九石八斗七升八合七勺，絲二十七斤一十一兩七錢二分八釐，藍靛一斤五兩三錢六分，米六十九石七斗七升四合二勺。秋糧米一十七萬七千三百八十五石一斗四升三合七勺。〔冊五九卷五三四三頁二十二〕

稅課 酒醋雜課附 洪武十年分終數

本府稅課司局歲辦商稅錢鈔廢銅等項折計鈔二萬五千二百四十一貫六百九十二文。

稅課司歲辦錢鈔廢銅等項折計鈔一萬七千五百六十三貫四百文。

本府海陽等四縣歲辦酒醋等項課總計寶鈔二千三百四十九貫六百三十四文。

永樂元年，實徵各色課程鈔一萬九百四錠三貫七百八十八文，商稅課鈔一萬二百二十三錠三貫一百七十文，額辦課鈔一萬二百二十二錠三貫一百七十文，增羨課鈔一錠，酒醋課鈔四百三錠四貫五百二十文，茶課鈔一十二錠四貫七百八文，窰冶課鈔一百錠六百八十四文，房地賃鈔九十二錠八百九十三文，比附魚課鈔七十一錠四貫八百一十三文，廢銅二百二十八斤一十二兩，米七千六百八十九石四斗二升六合七勺三抄，茶課米三石二斗一升

四合五勺，魚課米七千六百八十六石二斗一升二合二勺三抄。

本府稅課司實徵商稅課程鈔銅：鈔四千一百九十一錠二百二十文，廢銅一百二十斤。〔冊五九卷五三四三頁二十四〕

鹽課鹽場附

本府地面鹽場凡三所，屬廣東提舉司。總計額辦鹽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三引三百一十斤一十四兩。

小江場，在揭陽縣鮀浦村。百夫長六員，額辦鹽九千六百九十五引二百二十五斤一十四兩。洪武九年，三分中權減一分，實辦二分，正耗鹽六千四百六十三引二百八十五斤一十兩。

招收場，在潮陽縣沙浦圖。百夫長二員，額辦鹽二千五百七十一引八十五斤。洪武九年，三分中權減一分，實辦二分，正耗鹽一千七百一十四引五十七斤五兩六錢。

隆井場，在潮陽縣縣郭圖。百夫長二員，額辦鹽二千六十七引。洪武九年，三分中權減一分，實辦二分，正耗鹽一千三百七十八引。〔冊五九卷五三四三頁二十五〕

土產

凡有土則有產，特精粗多寡不同耳。本府之所產，如花菓竹木之類，略而不紀，其間所

有藥物具載如左：貫衆。川山甲。蜂蜜。石決明。蓬莪朮。甲香。天茄。胡芹。凌霄花。鬱金草。枸杞。鱉甲。蛇床子。紫稍花。澤蘭。甘菊。骨碎補。天門冬。蒼耳。山藥。木賊草。何首烏。淡竹。烏藥。苦參。香附子。生地黃。商陸。續隨子。山茨菰。白扁豆。旋伏花。牽牛子。天南星。地骨皮。蔓荆子。夏枯草。車前子。石菖蒲。楮實子。括蔞根。金櫻子。木饅頭。橘皮乾。海螵蛸。史君子。金毛狗脊。木通。〔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二十六〕

官制

潮州府知府、同知、通判、推官。各一員。　經歷司經歷、知事。各一員。　照磨所照磨、檢校。各一員。　司獄司司獄。一員。　儒學教授。一員。　訓導。四員。　永豐倉大使、副使。各一員。　僧綱司都綱、副都綱。各一員。　道紀司都紀、副都紀。各一員。　陰陽學正術。一員。　醫學正科。一員。　廣豐庫大使。一員。　潮州衛指揮司指揮使、同知、僉事。　經歷司經歷、知事。　鎮撫司鎮撫、左右中前後五千户所正千户、副千户、百户、所鎮撫。〔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二十八〕

州治形勝

州治基于金山之麓，韓山峙其東，西湖山屹其西，金山盤踞于其後。山其上有石門。

巔有石，傑立不羣，曰獨石。其東有石尤高，宜日之初，曰初陽。頂旁有石奇而秀，曰獨秀峰。其西有石，宜日之昃，傍有一巖，曰西暉。巖之下叢石怪峭，雜於篁篠，曰隱石。有洞曰仙遊，臺曰鳳臺。蓋是州之勝概，皆萃于金山。舊曰金城者，以是山祖於金氏也。城之東有溪，其水自循、梅、汀、贛而下，曰鱷渚者，以韓公驅鱷於此而得名也。蓋潮之爲郡，實與閩越、江西接壤，處廣地之極東界，自唐韓子謫居於此，其名由是而益重，豈非地因人而勝也歟。〔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二十九〕

公署

潮州衛指揮司。在金山之麓，子城之內，係元朝總管府舊廨。

鎮撫司。在衛前皷角樓門外之東。

千户所。

潮州府。舊在金山之麓，金創置宣德坊之大街。

提刑按察分司。

本府。在街東澄清坊前三陽驛舊址。

司獄司。在舊澄清坊前海陽縣舊址。

巡檢司。計一十四處，烽堠附。海陽縣管四處。潮陽縣管四處。揭陽縣管三處。程鄉縣

管三處。

倉庫司局：

本府永豐倉。在潮州衛儀門西。

本府廣盈庫。在潮州衛儀門東。

行用庫。在大街西名賢坊南。

稅課司。在大街西甘露坊南。

本府惠民藥局。在大街西椿桂坊南。

館驛。計十二處，遞運所附。本府鳳城馬驛，在府治西。馬五匹，驢三匹。鳳城水驛，在北門外上郭。船五隻。東往漳州府漳浦縣界館驛一所：黃崗驛，係海陽縣管。馬五匹，驢三匹。南往惠州府海豐縣界館驛四所：桃山驛，係揭陽縣管。馬五匹，驢三匹。靈山驛，武寧驛，北山驛，以上三驛，係潮陽縣管。每驛馬五匹，驢三匹。西北往惠州府興寧縣界館驛五所：產溪驛，三河驛，以上二驛，係海陽縣管。每驛船五隻。松口驛，程江驛，攬潭驛，以上三驛，係程鄉縣管。每驛船五隻。〔冊五九卷五三四三頁三十二〕

本府遞運所。計四所。

鋪舍。每鋪鋪司一名，鋪兵四名。本府東抵漳州府漳浦縣界，由城東門海陽官路往，鋪舍計

一十五所：府前鋪，思古鋪，白雲鋪，平福鋪，陳街鋪，鹿景鋪，白沙鋪，小江鋪，環山鋪，九崧鋪，林姜鋪，浮山鋪，鶴袖鋪，黃崗鋪，竹林鋪。以上一十五鋪，係海陽縣管。南抵惠州府海豐縣界，由揭陽、潮陽二縣官路往，鋪舍計三十三所：英塘鋪，迥野鋪，以上二鋪，係海陽縣管。鳳翥鋪，登崗鋪，漁湖鋪，官溪鋪，縣前鋪，桃山鋪，以上六鋪，係揭陽縣管。水頭鋪，厰頭鋪，門闕鋪，禄景鋪，海田鋪，桑田鋪，華陽鋪，縣前鋪，深浦鋪，梅花鋪，和平鋪，盧崗鋪，成田鋪，華寮鋪，苏港鋪，苏洋鋪，黃崗鋪，山内鋪，武寧鋪，徑口鋪，新徑鋪，茶市鋪，新市鋪，禄昌鋪，北山鋪。以上二十五鋪，係潮陽縣管。西北抵惠州府興寧縣界，由程鄉縣官路往，鋪舍計二十二所：北津鋪，鉢壺鋪，曲灣鋪，柘溪鋪，九河鋪，庵坑鋪，長灘鋪，射箭鋪，潘田鋪，鷓鴣鋪，湯田鋪，以上一十一所鋪，係海陽縣管。竹頭鋪，徑心鋪，黃土鋪，柴桑鋪，白沙鋪，羅田鋪，羅衣鋪，硤石鋪，縣前鋪，周塘鋪，南口鋪。以上一十一鋪，係程鄉縣管。〔同前〕

申明亭。計一百八座。

本府　府前街蓋亭一座。〔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三十四〕

學校

儒學社學附本府學。在大街東隆文坊。屬縣儒學四。

文廟。見儒學。〔同前〕

祠廟

九賢祠，在朝廟東，今廢。〔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四十三〕

馬侯發祠，在校官東偏之室，今廢。〔同前〕

趙豐公鼎祠堂，在名賢坊第三街。〔同前〕

書院

韓山書院。在城内西南。〔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四十四〕

元公書院，在太平橋東隆文坊邊。〔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四十五〕

文章

唐韓昌黎《請置鄉校牒》：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則不如以德禮爲先，而輔之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于王庭、試於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恥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户萬有餘，豈無庶幾者耶？刺史縣令不躬爲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耳。趙德秀才沉雅專静，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説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爲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爲衙推官，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己俸百千以爲舉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厨饌。

《潮州謝孔大夫狀》：伏奉七月二十七日牒，以愈貶授刺史，特加優禮，以州小俸薄，慮有闕乏，每月別給錢五十千，以送使錢充者。開緘捧讀，驚榮交至；顧己量分，慚懼益深。欲致辭爲讓，則乖伏屬之禮；承命苟貪，又非循省之道。進退反側，無以自寧。其妻子男女并孤遺孫姪奴婢等，尚未到官，窮州使賓罕至，身衣口食，絹米足充。過此以往，實無所用。積之於室，非廉者所爲；受之於官，名且不正。特蒙眷待，輒此披陳。

趙德《昌黎文録序》：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軻、揚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傳，由佛及聃、莊、楊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於今，大於後。金石銷鑠，斯文燦然。德行道學，又庶幾乎古。蓬茨中手持目覽，饑食渴飲，沛然飽滿，顧非適諸聖賢之域，而繆志於斯，將所以盜其影響。僻處無備，得以所遇次爲之卷，私曰《文録》，寶以師氏爲請益依歸之所云。

昌黎《祭鰐魚文》：維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潮州刺史韓某，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猪一，投惡溪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烈山澤，罔繩擿刃，以除蟲虵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奄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鰐魚之涵淹卵育于此，亦固其所。今

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迹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鰐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鰐魚不安溪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鰐魚低首下心，伈伈俔俔，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耶？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鰐魚辨。鰐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鰐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鰐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鰐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與鰐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祭界石神文》：或言即三山國王。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寓，以清酌少牢之奠，告于界石神之靈曰：惟封部之內，山川之神，克庥于人，官則置立室宇，備具服器，奠饗以時。淫雨既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衎衎，是神之庥庇于人也，敢不明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其鑒之。

《祭城隍文》：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城隍之神。間者，以淫雨將爲人災，無以應貢賦、供給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晴于爾明神。明神憫人之不辜，若響若答，糞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行，蠶穀以登，人不咨嗟。惟神之恩，夙夜不敢忘怠，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茲血毛清酌嘉羞，侑以音聲，以謝神貺，神其饗之。

《祭大湖神文》：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某，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大湖神之靈：某承朝命，爲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某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腯酒食器皿觕弊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自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告，神其降鑒。

又：云云，謹以清酌暇脩之奠，祈于大湖神之靈曰：稻既穟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刺史失職也。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劃劃雲陰，卷月日也。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爲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

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饗。

又：云云，惟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今茲無有水旱雷雨風火疾疫爲災，各寧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神之德，夙夜不敢忘。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聲，以獻以樂，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

宋陳堯佐《招韓文公文并序》：《祭法》：「法施於民則祀之。」祀之之義，蓋所以奬激忠義而厲賢材也。唐元和十四年，昌黎文公愈，以刑部侍郎出爲潮州刺史，至郡專以孔子之道教民。民悅其教，誦公之言，藏公之文，綿綿焉迨今知學者也。郡之下即惡溪焉，有魚曰鰐，陸生卵化，蛟之流也。大者僅百尺，小者即其子孫耳。早暮城下，以人爲食。雖牛馬羊豕，見必尾之。居民怖焉，甚於虎兕。公憤其酷，乃投之牢食，諭以禍福，使其引去。魚德公之言，信宿大風雨，率其種類而遁，郡之上下才一舍不居焉，民到于今賴之。溪東有亭址存焉，俗曰侍郎亭，即以公尸之也。南粵大率尚鬼，而公之祠弗立，官斯民者，又曰仁乎？余由京府從事，出吏茲土，觀求所然，頗得其實，且歎舊政之闕也。會新夫子廟，乃闢正室之東廂，爲公之祠焉。既祠之，且招之曰：公之生而不及見之兮，惟道是師。公之没不得而祀之兮，乃心之悲。蚩蚩蒸民兮，奉實有虧。濟濟多士兮，官斯者誰。南粵之裔兮，在天一涯。吾道之行兮，自公之爲。蒼蒼海隅兮，咸閲禮以敦詩。浩浩江湍兮，悉走害以奔奇。

功之大者，亘古今而不衰。德之盛者，侶輒雄而並馳。何廟食之弗供兮，俾祀典之孔隳。實我生之包羞兮，亦斯文而已而。耽耽邃宇兮，孔堂之東。儼儼盛服兮，如生之容。闢窈窕之軒楹兮，列游夏之朋從。陳蠲潔之俎豆兮，奏鏘洋之鼓鐘。顧丘禱之不繆兮，幸神道之來通。庶斯民之仰止兮，尊盛德以無窮。

宋陳堯佐《戮鰐魚文并序》：己亥歲，余於潮州建昌黎先生祠堂，作招韓辭，載鰐魚事以旌之，後又圖其魚爲之讚。凡好事者，即以授之，俾天下之人知韓之道不妄也。明年夏，余郡之境上地曰萬江，村曰硫黃，張氏子年始十六，與其母濯于江溪，忽鰐魚尾去。其母號之弗能救，洎中流則食之無餘。余聞而傷之，且謂天子聖武，王澤昭洽，刑不僭，賞不濫，海內海外，罔不率俾昆蟲草木裕如也。鰐魚何悖焉，而任毒任虐之如是，是不可不爲之思也。命縣邑李公詔、郡吏楊勛拏小舟，操巨細，馳往捕之。咸謂余曰：「彼不可捕也，穴深淵，游駭浪，非人力之所能加也。」余則以爲不然，復之曰：「方今普天率土，靡不臣妾。山川陰陽之神，奉天子威命，晦明風雨弗敢渝。鰐魚恃險與遠，毒茲物。律，殺人者死。今魚食人也，又何疑焉？昔昌黎文公投之以文，則引而避，是則鰐魚之有知也，若之何而逐之？姑行焉，必有主之者矣。苟不能及，余當請于帝，躬與鰐魚決。」二吏既往，即以余言告之，乃投網，輒止伏不能舉。繇是左右前後力者凡百夫，拽之以出，緘其吻，械其足，檻以巨舟，順流

而至。闔郡聞之，悉曰：「是必妄也，安有食人之魚，形越數丈而能獲之者焉？」既見之，則駭而喜，且曰：「生於世有百歲者矣，凡上下水中，或見其隆伏髣髴之狀，雖相遠百步，尚不敢抗。今二吏捕之，猶拾芥焉，實今古之所未聞也。向非公之義洽于民，公之令嚴於吏，自誠而不欺也，又安能殲巨害，平大怨，宣王者之威行焉？」余始慎之，終得之，又意韓愈逐之於前，小子戮之於後，不爲過也。既而鳴鼓召吏告之，以誅其首而烹之。辭曰：水之怪則曰惡兮，魚之悍則曰鰐兮，二者之異不可度兮。張氏之子，年方弱兮。尾之食之，胡爲虐兮。煢煢母氏，俾何説兮。余實命吏，顔斯怍兮。害而弗去，道將索兮。夙夜思之，哀民瘼兮。赳赳二吏，行斯恪兮。矯矯巨尾，迎而搏兮。獲而獻之，俾人樂兮。鳴鼓召衆，舂而斮兮。而今而後，津其廓兮。

王十朋《祭王尚書大寶文》：惟公生稟南方，君子之强。簸弄明月，于潮之陽。妙齡射策，遇太上皇。擢爲亞魁，名震四方。權臣用事，明哲自將。潛心稽古，得聖行藏。於《易》《春秋》，尤其所長。帝初覽權，思用忠良。貳我成均，儒林有光。説書崇政，屢上封章。帝嘉其直，人指曰狂。出守東嘉，奉祠故鄉。主上龍飛，召自南荒。以長諫垣，以肅周行。正色立朝，諤諤以昌。筆端凛然，不赦豺狼。言如蓍龜，去自芬芳。公雖在外，上念不忘。入司喉舌，行登廟堂。彼何人斯，敢爲臧倉。如毁日月，於明曷傷。身雖可屈，腸不減剛。歸

老于家，天相壽康。名德益尊，如曲江張，如余襄公，如日南姜。盍歸乎來，弼諧贊襄。天不憖遺，哀哉詎亡。十朋昔以諸生，受知上庠。竊第來歸，禮遇異常。公居諫省，我濫臺綱。人呼二龜，亦曰兩王。鼠豈虎偶，葭依玉傍。把麾泉南，稍近門墻。敬雖獲脩，見則靡遑。忽聞訃音，痛摧肺腸。譬彼大厦，壞其棟梁。如體無骨，四支曷强。爲國惜賢，潸然涕滂。

蘇東坡《祭遠遊先生吴子野文》：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故麻田子野遠遊吴君先生之靈。嗚呼子野，道與世違。寂然自求，闔門垂帷。兀然坐忘，有似子微。或似壺子，杜氣發機。遍交公卿，靡所求希。急人緩己，忘其渴饑。道路爲家，惟義是歸。卒老于行，終不自非。送我北還，中道弊衣。有疾不藥，但却甘肥。問以後事，一嘯而麾。飄然脱去，雲散露晞。我獨何爲，感歎歔欷。一酹告訣，逝舟東飛。尚饗。

《韓文公廟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故申吕自嶽降，傅説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生作「死」非。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者爲鬼神，而明者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

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嘯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敢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知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神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訓作「馴」非。鰐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人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懽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没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牓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爲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傍，下與濁世掃粃糠。西遊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翺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没倒影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嶷吊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鰐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搔牲雞卜羞我觴，於爍荔丹與蕉黄。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東坡《遠遊菴銘并序》：吴復古子野，吾不知其何人也。徒見其出入人間若有求者，而不見其所求。不喜不憂，不剛不柔，不隋不脩，吾不知其何人也。昔司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意甚鄙之，乃取屈原《遠遊》作《大人賦》，其言宏妙，不遣而放。今子野行於四方十餘年矣，而歸於南海之上，必將俯仰百世，奄忽萬里，有得於屈原之遠遊者，故以名其菴而銘曰：悲哉世俗之迫隘也，願從子而遠遊。子歸不來而吾不往，使罔象乎相求。問道於屈原，借車於相如，忽然不自知歷九嶷而過崇丘。宛兮相逢乎南海之上，踞龜殼而食蛤蜊者必子也，庶幾爲我一嘯而少留乎。

胡銓《王尚書墓銘》：於戲噫嘻，材何難耶？天固生耶？抑偶生耶？謂爲固耶，曷用而不盡耶？上在潛宫，公力抗議。太上感悟，卒定大計。隆興之初，筆橐典禮。曾不逾時，擢試諫議。屢嬰逆鱗，諛慝褫氣。肉食者鄙，相時射利。請罷督府，專守和議。公三抗疏，面

折力詆。觸宰相嗔，左官司馬。引疾丐歸，詔留不可。回首謂詮，君遂孤立。相顧泫然，作新亭泣。乾道改元，召擢常伯。突不得黔，何獨歎墨。一片不復，善類太息。錄石經皇，以表夕室。

廖德明《八賢讚》：《天水先生趙公》：粵始距今，五百載餘。風同鄒魯，此其權輿。簸弄明珠，光聯北斗。沾溉者多，實維師友。《賢良都運許公》：天賦異才，帝加優擢。褒然之舉，聲動海嶽。於塵埃中，已遇知音。在處護持，德重神欽。《草範先生林公》：直忤權貴，忠徹冕旒。一官莫繫，拂衣歸休。俯視玄虛，研深探繇。會我真機，有待其後。《知郡直講盧公》：名聞于朝，文行經學。法蠹力陳，持論尤確。朱轓茀車，未竟發舒。仰止高風，湖山舊廬。《遠遊先生吳公》：車轍盈門，心不染塵。問及源委，破妄而真。無取無求，不憂不喜。清風萬古，有道之士。《金紫知郡劉公》：辭爵弗受，解章弗綰。却返真遊，瓊樓玉館。青娥有約，素屏留詩。問君來時，蟠桃爲期。《知郡朝散張公》：竹符千里，一片冰壺。傳家有子，不隊清孤。南國儀刑，上心簡記。萬古難磨，屏間姓字。《閣學尚書王公》：遜步舉首，投閑下僚。正塗再闢，喉舌清朝。謀罄沃心，言多逆耳。進退從容，直道終始。《後序》：事有當於人心而關於風俗教化之本，君子於斯不容己。蓋今之爲郡者，惟汲汲於財賦獄訟簿書之末，風化之本鮮有經意。沈侯自脫屣文闈，馳聲仕

路，被薦公朝者屢矣。治郡牧民，出於存誠，故洞明本末，加以天資高明，學力宏博，發爲文章政事，過人遠甚。昔柳惲有具美之稱，謂其才藝可了十人餘，今於沈侯見之。公之嗜好，一無所溺，惟寓意於翰墨，考古訪賢，意謂風俗之本、教化之原，自賢者出。究唐以來，所得八人，其餘特未易概舉。要之八賢道義文章，青史中罕見。其建祠立像，冠湖山之顛，以鼓舞邦人，顧不嫩歟？經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吾夫子亦以文獻不足，不能證夏商之禮。八賢者，典刑也，文獻也，風俗之本也。想夫英靈萃止，鶴之在表，今昔孰是；鹿之覆蕉，夢覺皆非。惟爾邦人，桑之與梓，必恭敬止。況令儀令則，洋洋如在其上，瞻仰之際，豈不發感動之機。東漢之時，陳寔平心率物，以處鄉閭。人有爭訟，爲曉曲直，退而歎曰：「寧爲刑獄所加，不爲陳君所短。」王烈以義行稱。鄉里有爲盜者，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令王彥方知之。」由是而觀，賢者之有益於風化，豈淺淺哉。去古遠矣，九原不可作矣，植表示儀，化頑成仁，亦庶幾焉。

王大寶撰《韓木讚》：潮東山上有亭，唐韓文公遊覽所也。亭隅有木，虬榦鱗文，葉長而傍稜，耆老相傳公所植也。人無識其名，故曰韓木。乃橡子木，廣無是種，故潮人不識之。舊株既老，類更滋蕃，遇春則華，或紅或白，簇簇附枝，如桃狀而小。每值士議春官，邦人以卜登第之祥，其來舊矣。紹聖四年丁丑開盛，傾城賞之。未幾，捷報三人，蓋比前數多也。繼是牓

不乏人，繁稀如之，最盛者崇寧五年、宣和六年也。今不花十有五載，人材未遇，或時運適然，未可知爾。大寶嘗讀蘇端明爲公廟碑，論能不能，有天人之辨。竊觀公植之木，能逃化機，爲一方瑞，夫豈容僞，殆其善教之道，友造物而藏諸用，使潮人思慕，千萬年莫之厭者矣。碑何以不書？未盛也。盛而無妄，邦人誠之，誠而不書，天下後世曷然之。夫鳥獸草木之奇，符於前事謂之瑞。簫韶儀鳳，周畝嘉禾，各以類應。公刺是邦，命師訓業，綿綿厥後，三百餘年，士風日盛，效祥於木，理之宜然。若乃術業荒忽，惟瑞之證，叔世妄誕者之爲，君子鄙之。爲之讚曰：召公之棠，孔明之栢。既詠勿剪，且歌愛惜。瞻彼韓木，是封是沃。匪木之瀆，德化維服。化隆而孚，華繁以符。邦人勵之，此理匪誣。

陳文惠公撰《鰐魚圖讚》：余讀昌黎文公傳，見鰐魚事甚異，且未敢誠其說。太歲己亥，出官海上，乃公之故郡也。郡之下即大江焉。沿口而下，舟人則曰入惡，以其沉淵巨浪，覆者相繼也。江有鰐魚，大者數丈，玄黃蒼白，厥類惟錯。似龍無角，如蛇有足。卵化山谷間，其卵無數，大率成鰐魚者一二焉，餘則或黿或鼉。鰐魚喜食人，狎于水者每罹害，民居畜產亦輒尾去。潮州舊苦此患，俗不能禁。元和中，公出刺下車，文而逐之，信宿鰐魚遁去，郡之上下有三十里不居焉。自是州郭無之，殆今猶然。余至郡，訪其事，乃與傳合，始信史氏之不誣也。會蜑網于淵，獲始化者以獻，睥目利齒，見者駭焉。嗚呼，貌狼而性仁

者有之乎？孔子曰：「有教無類。」小人之殆不若此乎？余感公之行事，樂魚之遷善，且慮四方未之信也，乃圖而讚之：惟水之奇，有魚曰鰐。利口劍戟，貪心溪壑。猗歟文公，示之好惡。魚既化焉，人寧不怍。圖鰐時猶未戮鰐，故讚中不及之。

元周伯琦伯温《肅政箴》：元稽古建官，分天下爲二十又二道，設肅政使者，歲巡部境，察民俗，以樹政綱，以糾吏治。方岳是寧，邦本是固。嶺南古百粵地，廣寔都會，東憲府在焉。潮去廣二千里，蓋東履至是而止。岸海介閩，舶通甌吳，及諸蕃國。人物輻集，而又地平土沃，饒魚鹽，以故殷給甲鄰郡。然賈雜陽蜑，農錯洞獠，寇孽薦蠢，獄犴獨滋。予持憲節，以至正六年歲丙戌之臘至潮，適詔天下肆大眚，減租徵，惠安元元。於是邊圉告靖，吏牘十汰其九，而有司繫不原者，具獄猶三十又四，總之百七十餘人。迺讞釋其枉若詿者三之一，論當者半之。決壅錮鏄，磢墨雜殘，申明要束，道以德禮，吏民頗重犯法，由是而變，庶幾哉昔人所謂海瀕鄒魯者。於乎匹氓寸壤全歸版圖者將百年，聖天子聲教訖四海，而責成憲臣者尤至，則凡承是任者，靡間邇遐，孰敢不自獻，以達無外之德於蒼生哉。爰作《肅政箴》，刻于分司之署，以諗來者。其詞曰：惟辟代天，立法人民。乘法率下，職在憲臣。準夫直指，周建漢因。彝典招揭，用禮體仁。刑以弼教，戢虣革嚚。明目達聰，授節方巡。冰霜時肅，以達陽春。政厖情遏，恫瘝乃身。黷貨滅公，憸天怒神。正己正人，孰敢不循。

紀綱以振，風俗以淳。致告執事，敬慎咨詢。是月乙酉，經筵參贊官、朝散大夫、僉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鄱陽周伯琦伯温甫記并書篆。時左史長沙田仁德濟可、姑孰邢思義仁仲偕行。越二日丁亥，憲府譯掾賀蘭普顏不華從昇欽奉聖旨作新風憲，來潮宣諭。

宋王漢撰《金山記》：金城山，境之最奇者也。距州治越二百步，東臨惡溪，西瞰大湖，闔閭占其南，垣墉固其北。從昔榛莽翳奥，爲蛇虺之囿、麋鹿之居。徑始未闢，人不得遊。山之形勢萬態，詢州之耆老，咸曰：「目所未覩。」壬子仲冬，余始至郡，閱其近逼庫廩，畏盜之伏其間也，始命剪闢，非意其爲勝耳。初得一徑從石門東上，幾半，得地如砥，方廣三十步，左右巨樹，惟荔枝爲多，始立亭曰荔枝亭。上五十步至頂，見一石峩然，出叢薄間，因以峰名之曰獨秀。北行十步，出大石中，地形孤聳，顧望曠絶，西南與鳳山對，遂立亭曰鳳凰。由鳳亭東行七十步，得一址，前數石尤佳，宜日之初，立亭曰初陽。其石之最高者號曰初陽頂。由鳳亭西廣一百步，地如堂，南有石子如望，名之曰望賢。由望賢石西連大岡踰十步，有石復巨，覩者必先，傍無所礙，號曰題石岡。其下有石，宜日之昃，立亭曰西暉。亭南巖壁峭險，亦以西暉名之。巖東南五步，叢石怪詭，隱篁篠間，披剪未竟，勢若騰踴，題曰隱石。石側有洞曰仙遊，有臺曰鳳臺，謂僊所宜遊、鳳所宜集也。凡命名，皆刻於石，俾來者得以觀焉。噫，潮爲郡，隋唐而還，賢守相繼，茲山之不興，得非有待於我乎？韓文公嘗即

東山爲亭，以便遊觀，人呼曰侍郎亭。渡惡溪，陟峻嶺，土無嘉葩美木，亭久已壞，惟一樹獨存。夏炎赫曦，傍無以芘。矧茲山居城隅，邇郡署，樹石間錯，坡徑紆直，陟降忘疲，遊者知其境勝比韓之東山相遠也。余既爲詩以紀，有未盡，復書以記之。大中祥符五年壬子仲冬太守王漢記。

山以仙名，水以龍靈，不在乎高深也。今王侯以金山勝境過於韓山爲可紀，毋乃失言歟？舊亭雖廢，新廟隨興，居者思其澤，過者拜其像。佇瞻鑽仰者，如有所得；遊觀宴集者，如有所懷，雖千載如一日。而金山茅塞且久矣。君子之言，可不慎歟？守斯土，牧斯民，從其大者而小者勿論也，勝境云乎哉。因題以自警。至順壬申，郡守蠡吾王居敬書。

陳堯佐撰《獨遊亭記》：群居侶遊，可以終日，而守道之士，患乎僕僕之未能也。順乎俯仰，媚乎嘯語，從之悔也，違之咎也，故君子謹獨焉。《易》曰：「閑邪存誠。」又曰：「比之匪人，凶也。」玩其占，索其象；得其象，則盡其意。所謂正夫一者，其靜而勝乎。余少居長安，杜門力學，耳目視聽，不喜與人接。士有造余者，必紿而却之。雖來之益勤，而拒之益堅。蓋道不可苟合，顏不可妄悅。由是咎余者云云，且曰：「陳氏子傲人也，何爲交焉？」余聞之，不敢逃其說，作《傲士箴》以自警。後第名禮部，游宦凡一紀，顛頓狼狽，人或聽之。會余失律京府，奔命海上，乃曰：「不能爲碌碌子所知也。今萬里南處，又安得其友而絶之

乎？」余復之曰：「夫形骸之交，勢利之合，蓋偶而已，久而不敗者幾稀焉。如子之說，則所謂咸其腓、執其隨者也。吾后帝萬國，家六合，而聖賢事業具在方册，何往而不得其友？潮州處駱越之南，實聲教所被，養蒙復性，亦其所也。余何懼焉？」余既至，即闢公宇之東偏，古垣之隅，建小亭焉，名曰獨遊。清江照軒，疊巘堆望，几案琴酒，軒窗圖書。是獨也，不猶愈於人之嗷嗷者乎。嗚呼，人非獨則近乎辱，道非獨則牽乎俗，所謂周而不比者斯人歟。余聞或者之說，不果承命，又懼潮之民謂余悒悒而來而獨善也，故載其說于屋壁。

陳餘慶《韓山亭記》：州之東山，惟雙旌爲最高。山有韓亭，昔文公選勝遊賞之所也。自亭之右，陟而寖峻，豁然地稍平衍，有舊亭之東者曰觀海，有新堂之北者曰仰斗。由亭陰以級，躋於南北峰之巔，有圓亭曰扶雲，方亭曰乘風，太守曾公造以政事之暇而增治之。落成之日，尚書王公取史氏之贊蘇公之詞而名之也。增治之意，命名之旨，所以壯形勢，所以聳瞻觀，蓋期與邦人景慕高標，宏達遠覽，飄飄然有風雲之志，要無愧於前喆焉。大凡奉天子命爲千里師帥者，一聽斷，一舉措，必存教化於其間，俾規模遺愛，漸溢于悠久，毋徒爲簿書湮没而已。文公以忠言直節，不容於朝，來刺是邦，首命趙德訓導諸生，自唐迄今，文風滋盛。其建亭于山脊，植木亭左，以舒襟宇，以繁休澤，以慰厥後去思之懷。而其精神若與神明參，若與造物伍，故四百年之後，韓木時花，以爲邦人科第之應，旄倪愛戴，衣冠敬仰。

凡分符於斯者，罔不歆豔其餘烈。獨曾公報政之後，登臨環視，乃堂乃亭，以縱遊步幽，以攄峻極之靈顯，以發山川之秀意，英傑輩出於邦，用廣文公之懿範。嗚呼偉哉！尚書公式嘉其志，以思韓之念，勵鄉閭之晚進，博學篤行，藏器養浩，以遂其遠者大者，故揭是名，且有深意存。昔孟子以登泰山、觀瀾水以明其道；司馬遷上會稽、窺九疑、浮沅湘、涉汶泗以發其文；謝靈運陟危嶺、窮幽峻、躡嵒障以暢其詩思；謝安亦寓會稽，娛樂山水以豐其相業，而傅說之巖、太公之渭，亦未必不因感慨而成功勳者。況茲東山，巍然有峭拔之氣象，亭堂之設，又益之以眺望之佳致。四表八荒，恍乎目前；奇峰疊巘，拱乎胸次。長江巨海，波濤湍激，以湧其汗漫之詞源；朝霞莫雲，變態殊勝，以麗其摛藻之章句。尚書公既以經術忠鯁爲天子侍臣，破荒於前；是必有真賢實能，嘉猷義概，接踵於其後。然則曾公之舉，豈以爲遊覽之樂而已哉。曾公自下車來，云爲注畫，未嘗不以文公爲儀式。禁暴戢奸，如清潭鰐；脩學待士，如立師訓。拓東山之景，以表其景行之篤。殆見邦人思之，與文公齊休於不朽。某備員郡庠，樂其有敦勸之誠，敢不書之。乾道七年乙酉秋，郡博士陳餘慶謹誌。

王大寶《清平閣記》：仲尼歎川，感時易邁；孟子觀瀾，致用廣大。凡寓意於物理，罔匪攄素蘊而表真趣也。山下有泉，蒙以育德；地上有水，比以親賢。行於地中，險不失

信；溢於澤上，節不踰度。萬折必東，朝宗于海，是以君子審所歸向爾。潮在嶠南，負山抱海，層巒環翠，蟠溪演綠，衆會于江，以掖郡治之左。源遶派拱，混混不息。余先廬沙堤內址，去江纔二十步，晨華暮景，風紋雨鏤，目稔而情怡，其樂根諸中。與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淡相親也。時因請間，縱武江湄，經營堤外，得爽嶆焉。舊日之佃地，不妨民舍，不剔荆卉，亘城郭，繞闤闠，奠方隅，面形勝，恢基崇址，挹朝陽以考宅相。楹桷瑰挺，堂室宏遠，文峰秀氣卑拱于襟宇。練流縈帶，泓若一池。於是直居之前，枕涯砌築，建閣以舒曠望，揭之曰清平，蓋莊周所謂天德之象也。噫，性未嘗不清，亦未嘗不平。嗜欲貪儲，玩習侈靡，一或雜之，何以能清；忌怨喜怒，權勢名利，一或動之，何以能平？然則鬱而不流，激之過顙，豈水之性哉？澄清準平，趨東達海，率水之善，殊未可量。聖賢觀感，各有攸措。客莞爾而嘯曰：時際清平，乃能樂是閣；人惟清平，乃能居是閣。名一得三，請書以訓。

王宗烈《八賢堂記》：慶元五年冬，晉陵沈杞來守古瀛。越明年夏，政靜民安，百廢具興，乃搜訪是邦，昔之有賢哲八人，立堂而祠，命宗烈屬文以記。切嘗凝神靜觀，八極之表，一氣流暢，得之者靡不取重於世。景星慶雲，耀其光彩；滎陽河洛，吐其精微。滎而爲植物，則楩楠梓杞；神而爲動物，則麟鳳龜龍；及其秀而爲人，則古今之所景仰者，皆此氣之呈露。然則是邦八賢，其亦有得於此乎？客有訊余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在昔古瀛，

嶺南佳郡，山川炳靈，英材輩出，子果何見而艱是選耶？」余應之曰：人之於物，徒知以多爲貴，而不知少之爲尤貴。揖遜致理，衆賢和朝，時則八元八愷，世濟其美，忠厚成風。多士生國，時則八士，聖人首稱。寥寥數百載間，而君厨俊及之儔始顯於東都。如是者豈苟得哉？胡不觀衛多君子，何補於衛？晉多賢大夫，亦何益於晉？一儒冠立於國中，而曲阜風聲氣習，迨今可掬。其輕重爲何如？八賢之祠，義取斯矣。因爲客評之曰：通經有文章，排異端而宗孔氏，趙公其人也；對策忤權貴，獻災異而過仲舒，林公其人也；草澤應詔而魁進士，許公其人也；楓宸召對而授直講，盧公其人也。若夫金紫劉公，則未老辭歸，注籍僊官；遠遊吴公，則有禄遜兄，知己名士。清節如張，則録而著御屏；剛鯁如王，則投閑而避權相。一方英氣，萃在八賢，寧不爲古瀛之貴耶？客曰：「唯。」或者從而諉其説：山川猶在，風物逾勝，昔何炳煥，今何寥落，毋乃氣有盛衰歟？噫嘻，日月昏兮開則明，雷霆息兮震而驚。氣之在人，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滅。奮於生前，一時之榮也；振於死後，千百世未可量也。天誘其衷，爰命我侯，發其幽光，啓其往躅，孰知此氣薰蒸，將見彬彬藹藹，登金門，步玉堂，圖雲臺，貌煙閣，勒功鼎彝，垂名竹帛，其必由我侯今日之舉有以暢之。昔荀氏有子皆賢，得「潁川八龍」之譽，後官位畢顯。小而一家尚爾，況一國乎？侯之志廣矣，異時以副其願望者，若親若敵，若子若孫，皆獲俎豆于左右。斯堂也，闢而增之，繼是必有待

焉。宗烈幸覩盛事，竦然援筆而書，俾後人得以見侯之志。至若輸費度材，計工董役，末也，故略之。慶元庚申六月朔日，廸功郎、潮州州學教授王宗烈記。

黄景祥《湖山記》：湖山峙立於郡城之右，鰐渚遶其前，浮圖矗其巔。環顧則平林壘巘，紛然獻狀；俯瞰則萬家鱗次，萃于一盼，勝概也。昔時諸公登臨賦詠，磨崖紀石，遺跡尚存。閱歲曠久，徑蹊堙塹，榛菅菑翳，木牋於斤斧，石瘁於敲斲，遂爲童叟芻牧之地，殊未有賞音者。三山舍人林公嶠守潮之明年，政成俗阜，暇日偕郡丞延平廖公德明登州治之金山，從容眺望，西挹其秀而得佳趣，不能自秘，思與邦人同其樂。塹者夷之，翳者剔之，崎嶇者砌而級之，植以松竹，雜以花卉，復創三亭，以便遊憩：緑山在趾，捫藤蘿而上，半躡煙雲者，命之曰雲路；巋然負塔而東向，埕視前峰者曰東嘯；少迂而西，巨石數四，卓犖而環侍者曰立翠。洞心駭目之觀，一朝闡露，得非天造地設、固有自然之境，必得人而後興耶？斯時也，吏不踵門，村無吠犬，闔郡之人，以恬以嬉，相與具盤飧，羅樽罍，以窮登覽之勝。飲者酡顏，歌者嘔啞，舞者抃躍，朝而往，夕而歸。而公之與倅，和若一家，待僚屬也親若朋友，愛士民也不翅若子弟，故時亦坐籃輿，聯騶從，盤桓其間，相忘相狎而無間。春温而林木茂，隆暑而清風來，徂秋而爽氣豁，祁寒而青青不改，四時無非樂也。然公之樂不在山而在民，故能因民之樂而樂其樂。昔滁之瑯琊，下有釀泉，太守歐公亭其上，公餘與客來飲，

肴簌雜陳，觥籌交錯，頹然而醉，醉而與滁人遊以相樂也，滁之山水因以名勝。然則林公於湖山，殆亦歐公之於瑯琊也夫。慶元己未郡人黃景祥記。

方袷恩《古亭記》：潮陽古壘，舊傳地居鴨湖，唐刺史韓文公嘗治焉。鰐爲民害，公文以遣之。又嘗登雙旌山，手植嘉木，邦人以比甘棠，歲寒之姿，迄今不易。旁有屋數椽，俗號侍郎亭。二者咸在溪東。自公去潮垂四百載，遺愛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厥後州治移建于金山之麓，溪東父老作亭于此，南望韓木，右顧鴨湖，以表去思，故亭名「思古」，蓋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歲月浸久，老屋傾頹，邑子蔡氏易以柱石，營而新之，庶幾過者因亭以有感。今流俗乃號爲「師姑亭」，殊溪東老父去思之意。推原其故，得無類於小姑、彭郎之謂哉。夫小姑本小孤也，彭郎本平浪也，傳習既久，且移小姑以嫁彭郎。況是邦乃昌黎舊治，聲名文物不減中原，南有迥野，北有思古，皆舊候館，迥野之名或訛爲行者，俗揉南音之爲累也如此。守亭者以爲請，因用思古舊名，申述故事，且告來者，示不忘也。

西山真德秀《潮州貢院記》：嘉定十二年閏三月壬子朔，潮州貢院成，郡學職十有四人以其繪事之圖來請記。余既受圖於使者，則進而問之曰：「始予讀梅溪王公詩，知潮之有貢院久矣，今者所創，將新其舊耶？抑改作之也？且其地焉在？」曰：「郡城之北有曰鳳嘯坊者，故試士之所也。郡地之東有曰登雲坊者，今試士之所也。故基之廢八十有八年，而

今始復其舊也。」問其所以復之意，曰：「以形勢言之，則背負五龍，前峙金鰲，大江之水廻環而縈帶，雙旌鴈塔駢羅而鼎列者，昔人卜地之勝也。旁聯民廬，後迫隍水，山川清明之氣遠而弗矚，市廛讙囂之聲邇而狎聞者，近歲草創之陋也。況夫以人物則昔盛而今歇，以規模則前敞而後隘，此其復之之指也。」余於是竦然曰：《春秋》大復古，謂其復之而當也。是役也復之而當，《春秋》之法所宜書。然余不知主之者爲誰，與費之所自出，則又曰：「知是役之當爲，而勇以決其議者，太守莆陽陳公也；知是役之可爲，而力以任其事者，別駕浚儀趙侯也。若夫考視工程，則寓客之賢曰王君恪；勾稽出納，則郡庠之隽曰方遇、施儀鳳等，實分任焉，而吏弗與也。會其費用之目，爲錢千三萬有奇，郡之所損者百萬，別駕半之，自餘則爲士者合以相焉，而民弗知也。」予曰：嘻，是真宜書。蓋今之爲守貳者，有簿最丹墨之殷，有牒訟聽理之煩，苟能是，則曰吾之責塞而人亦莫之責也。今二君子者，迺獨盡其心於責之所不及，非賢而能之乎？然使邦之大夫士不能協智并力，以訖于成，則二君子雖有必爲之志，其勢將有未易者。然則諸君亦賢也哉！雖然，願有獻焉。夫所爲復選士之宮于舊觀者，非以舍庳狹而就高明故邪？學者之於學，亦若是焉而已爾。夫以三日之試，猶必惟庳狹是去，而高明是趨，則士之尚志立德以終其身者，其可苟乎？故莫尊於道義，莫美於名節，士而志乎此，則上達之基也；莫累於勢權，莫洿於貨利，士而志乎此，則下流之委也。

辨是非於錙銖之間，決取舍於熊魚之際，昔者潮之君子蓋有庶幾乎此者矣。今諸君將由科舉以進於天子之廷，則其於義利之分，誠不可不早辨也。若止知媒富貴而已，是豈賢守貳所望於潮士者哉？陳公名嶮，字伯廷，由太學上舍賜第。趙侯名善漣，字清卿，亦以文學中甲科云。院爲屋千有三百楹，其制具于圖者，此不著。四月某日，建安真德秀記。

元邢世衡《思韓亭記》：東於郡，山有韓名，唐潮州刺史昌黎伯韓公廟焉，相傳即揭陽樓遺址。其縣守君徙者，今爲精舍，在郡之南七里。蘇文忠公所著文，石刻實存。延祐四年二月朔，休告，僉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事長安張公欵精舍，祗謁竣事，謂茲山公素所遊息，杖舄經行，草樹榮耀，以未至爲慊。於是屏騶從，拏舟絶江，嫛姍勃窣，循隄而上，百舉武梯石鐵乃至。薦款揭虔，稽圖訪古，樛枝叢條，美蔭繁縟，手植木滋蔓生不復識。舊侍郎亭曰「仰韓」，則近名。危檻浮瀾，風榭遡空，與郡西湖山對望。彼丹堊繡錯，有華厥初，而此漫漶腐撓，僅得不廢，可怪也。公慨然捐俸，屬郡府鳩工度材，完舊益新，更榜「思韓」，以仰之目不若思之心也。猶懼蔑以貽永久，越十日丁未，孔子用幣，郡士畢集，公曰：「潮詩書澤由韓公始，爾士子忘之耶？」皆辭不敢，乃僉志一力，助錢相役，爲錢中統萬緡。公命置永業田，爲租百石，廩士之家旁近者奉祠事，籍歲入。修葺不時、出納不實者，有司察之。志慮深矣。郡之搢紳處士、耆老之儔，咸願有紀。謹按公扶樹教道，息邪觝異，論宮市，出

牛元翼，策裴晉公平蔡，用輒中，事在史傳，此皆不書。特惜夫世常以文論公而不知其綿道緒直指正傳，其有處非漢唐諸儒所及。三即廣南，一隨伯父貶官于韶，一令陽山，一刺潮，咸以言事故。迹其不鄙遐甿，勤治務，視謫宦猶資遷。郡有鰐魚食人，以文逐去，遂無患民。賣口爲常，計庸免之，未相直，輒與錢贖，且著令。故至今思侯爲深，傳頌侯事爲習。夫以公之彊義滂仁，雖身海上，乃心罔不冀主之悟、道之行。至謂公要觀南海，窺衡湘，詞迫切，非公本意，獨賀茲郡之遭者。彼其玉帶金魚，秉執鈞軸，論說唐虞，各天一隅，雲龍上下，晨星落如，而沈雅通經之趙德、聰明識理之大顛，遂得附著于公，以托不朽，獨非斯人之幸歟？遐想一時，親見子雲，以爲適然。百千載之後，萬頸胥延，音塵邈不可得，然後知公之難遇也。然則舉酒相屬，俯仰江山，詠侯遺愛，聞風而興起，醉義而忘歸，其獲從今公遊者，豈獨非幸歟？書諸石，所以志公之難遇，而潮獨幸，俾邦人壽厥貽，欽于世世勿怠。將仕郎、前南雄教授、新安邢世衡記。

范椁撰《總管府忠愛堂壁記》：潮陽古百粵地，控海之隅，雖俗雜夷夏而民稱易治。國朝承平日久，涵養生聚，郡之殷庶，名嶺南右。人民之休戚，實係守者同德焉。泰定二年，制授廣平宋侯用朝散大夫爲同知總管府事。至未期月，洒滌故弊，厥政大行。一新公府之署，揭其視事之廳曰忠愛之堂，與府判官買住君、推官劉君克敬及其知事趙弘道，馳書三

山，屬予文以記之。予謂潮，嶺南右郡，諸君一時同德，其作新振起於斯堂宜矣。抑嘗求古聖王之所以建侯置守者乎？今太守，古諸侯也。天以天下付一人，不能遍履而周治，於是剖千里之地與其民，簡其人使分牧之，所以重所付也。太守受地與民，擁朱轓，綰三品章綬，官有承貳佐吏，奔走者自邑令長群執事咸下風聽命焉，亦崇且華矣。得人則一方受其安，不得人則一方蒙其殘。苟殘矣，是太守負所簡，而簡之者輕所付矣。曾謂有志忠愛者，固如是乎？漢人有言，與共治者，惟良二千石。然不必盡良，得一人則一方重，勢可見已。國朝疆守之廣，度越三代；人材之盛，超軼漢唐。詔書方又重郡守之選焉。有膺是責而居是邦，食天禄而治天職，乃自附於不爲者乎？或曰潮之距京師遠，其治固有緩急。是又不然。譬之天生物之麗乎土者，去天誠若夐絶矣，而物之所由以生者，雨露之澤至深切也。郡視京師雖萬里，有國之制，昭如日星，設官分職以宣布之，信賞必罰，具在有司。今且云然，是猶知天之高不可極，而不知生物之無一日不蒙其澤；知朝廷之遠，而不知典章法度之至近也。太守任宣布之職於其間，亦思無愧於易與良者而已。此非獨爲潮言也，爲天下道也。今諸君當涖政之初，適豐暇之歲，因其故弊，爰有改作求言之意，乃不藻繪之尚，而拳拳以人心世道興起懲勸爲先，非真知忠愛之實，有所爲而必無所負者，又能如是乎？余雖未獲登潮之堂，然切識諸君之義於書辭之表，故樂頌之。夫同知而下，郡丞貳也，而所立

如真守，況守者哉。因請刻文堂上，且爲方來執事規。異時論相於郡，如漢故事，必自潮始，則今日之規，又所以爲頌也。泰定三年正月，范椁記。

《經歷司衡政廳記》：余既記潮之公堂已，其請則又曰：「郡幕之署，扁以衡政。政言正，衡言平也，幸遂識之。」嗚呼，夫正人者，烏得有不平者乎？且百官之有贊佐，莫今郡爲難也。郡方千里，責有民社，都轄者厭於上，衆聽者仰於下，郡處中焉。制經歷、知事、照磨秩自七至九，郡凡三員，上以承太守，下以攝郡吏，己又處中焉。卑不得有所挫，崇不得有所陵。凡所與起處操持者，皆國之故也。事無大小重輕，具于案牘，紛至吾前者有萬不同。吏曰可，未也；守曰否，未也；贊佐者常執其衡，進退其權，而取事之中，舉無所容吾心。是以守雖貴不得以廢吏之是，吏雖賤不敢以徇守之非，政於是乎平，訟於是乎理，教化於是乎宣，風俗於是乎淳。其致此者何哉？以吾無私而已。夫私者，非貪黷比同之謂，一有容於吾心，即賊乎天理之公矣。故有詰强以立異，依違而苟隨，居兩上下之間而不思其難，所與起處操持或異，則衡將不在己而在人，欲正人而人反正之。正人則衡在己，人正則衡在人，一公私之間而利害相懸若此，服庶官者可不慎歟？今潮之幕貳，則浚儀趙君也。君舉茂異，起家風紀，當明正人之説矣，因誌廳壁，諗之君子。泰定三年三月七日，范椁記。

吴澄《潮州路重建廟學記》：二廣南服之極南也，三陽又東廣之極東也。古先聲教之

暨于其地，蓋不與中國同，然天之生斯民，民之秉是性，豈以地之遠近偏正而異哉。或謂潮人始未之學，自韓文公爲刺史，而後士皆篤於文行。夫韓未至潮以前，固已有趙德，其人惡謂之未知學乎？國朝承宋文盛之餘，潮之士學非唐元和時比矣。至元戊寅，郡庠燬於兵。憲官牧官，繼繼脩復而未克完也。丁侯聚之典郡也，講堂齋舍初構；張侯處恭之按部也，廟殿門廡略具。潮人以爲卑小，弗稱王祀先聖之儀，悉願更造。以民則蔡氏獻石柱三十，以官則判官小雲赤海牙助緡錢一千，既有其資，議遷孔廟于學之右。天曆庚午春，僉憲任侯仲琛又率諸官捐俸，命羣士輸材，於是大成之殿不日而巍然其隆也，廓然其敞也。明年，郡牧王侯元恭，華之以黝，堊之以彩，翼之以左右之廡。民居叢雜，喧聒逼迫，諭而徙之。地域混并，繚以宮墻，尊嚴閎侐，昔所未有。又私出錢五百緡，塑兩廡從祀像，明倫堂竦立孔廟之左，於是潮之廟學始大備。董營繕者，教授李復、學正劉貢珍也。至順三年春，有事先聖，虔告成績，邦人士咸喜，乃來謁文以記。臨川吳澄曰：《王制》以泮宮爲諸侯之學，魯侯脩泮宮頌於《詩》而不書於《春秋》，何也？蓋《春秋》常事不書，非常乃書，脩學常事爾。然則潮學之記，其效詩人頌美之辭歟，抑倣《春秋》記事之筆歟？澄謂他郡之脩學，常事也；潮郡之脩學，則非常也。何也？潮爲東廣諸郡最，中人以下，往往喜官茲土。亦有素號勝流，一旦入境，如飲廣界之泉然，靡不毀節壞名，安於浴汙泥坐穢圊而不悟，豈直司牧

者忘其所以牧，雖或司憲者亦失其所謂憲。如是徇物而喪己，滅理而窮欲，又焉知崇士學迪民彝之當務？今而司憲有若任侯焉，司牧有若王侯焉，其篤意於廟學也，事之非常者也，可不特書乎？前之張憲、丁牧及郡判官，事俱可書也。然《春秋》所書之非常者，書其異於古，以示懲也；今予所書之非常者，書其異於衆，以示勸也。嗚呼，世之凡庸，誰不受變於流俗，惟豪傑不然，豈仕潮之官而無一豪傑乎？澄嘗考古驗今，密窺天下之故，而知在上之教固能導率其下，以革易其所習；在下之俗亦能感動其上，以轉移其所爲。虞芮二君爭田，一覩周民之讓畔讓路，赧然自愧而息爭。潮之士果能明經，果能脩行，雖隱處未仕，人人望而敬之。官于潮者，儻見如此之士，雖有繆戾，亦必頗有慚怍，雖未幡然改悔，亦必少戢其縱姿。繼今以往，予於二三千里之外，聞潮郡之仕廉循接踵，則可驗潮士之學足以轉移其上，而非止如今也。潮之士其勉哉！是年六月既望，前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臨川吴澄記。

《潮州路韓山書院記》：孟子而後，儒之知道蓋鮮矣。西漢諸儒，文頗近古，賈太傅、司馬太史卓然者也，徐攷其言論識趣，大率非、鞅、儀、秦之緒餘，於道竟何如哉。降自東漢晉，不惟道喪，而文亦弊。歷唐中世，昌黎韓子出，追蹤西漢之文以合於三代，而《原道》之作，直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傳至孟軻而止。是又爲文而有見於道也，豈三代

以下文人所能及哉。嘗因論佛骨事，謫潮刺史，其後潮人立廟以祀。宋元祐間，廟徙州城之南七里。逮淳祐初，又於廟所設城南書莊，俾學者居焉游焉。皇元奄有此土，屋燬於兵。至元甲申，韓山書院重興，即廟之舊址爲先聖燕居，先師兖、郕、沂、鄒四國公侍，而韓子之專祠附。唐時先聖配祀，獨一顏子。宋儒推孟子之傳由子思，由曾子，上接孔氏，其言本諸韓子《送王塤序》，於是配孔者四祠，韓而繼一聖四師之後也固宜。然書院僅復，規模隘陋，營繕多缺，前守擬更造不果。至順辛未夏，太守王侯至，偕其長阿里沙、其貳暗都剌哈蠻協謀，命山長陳文子計其費，乃撤舊構，新韓祠燕居，位置相直，寬袤齊等。後有池廣十丈許，畚土實之，建堂其上，扁曰原道。兩廡闢齋舍館諸生，日食之供有庖，歲租之入有廩，教官之寢處、祭器之門藏，一一備具，宏敞壯偉，倍加於前。五月經始，九月落成，海陽縣長忻都寔董其役。越明年，山長陳將潮士之意來請記。予謂書院之肇基也，以韓子之有見於道也；書院之增脩也，以王侯之有志於教也。潮之士如之何？必也學韓子之學，業精行完，進進而賢，則奚翅貢於王庭，如韓牒所期而已；由是學四先師之學，道明德立，駸駸而聖，則奚翅篤於文行，如蘇碑所褒而已。不然，學於書院，昔猶夫人，今猶夫人，欲與趙德並且不可，是爲深有負於君師之作養，又何望其高睨賢聖之蘊奧乎？陳文子曰：潮城之東，隔水有山，文公平日憩息之地。手植木尚存，潮人稱其木爲韓木，山爲韓山。後取城東之韓

山，以號城南之書院云。王侯名元恭，蠡人也。歲在壬申七月己巳，吴澄記。

劉應雄《潮陽縣東山張許廟記》：諸廟碑記皆略之，惟張、許二公功德在天下，迨今赫赫若前日，而劉之文復能備述以示荒裔，且謂與韓公或有默合之説，尤爲超見，故不敢略而録之。《祭法》曰：「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人固有一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世方阽危，挈累卵而措盤石，雖不幸且死，亦不爲徒喪矣。有如張、許二公，支汗血累戰之憊，扞矢石四面之攻，不疚於回，寧以義徇，挺身爲東南之長城，而横遏之功不在太師臨淮下，距今五百餘年，聞之者猶膽掉眥裂，毛髮灑淅，凛然見先軫如生之面，詎非麗天炯炯之五行，宅土茫茫之上黨者歟！唐皇養虎遺患，致漁陽鼙鼓之震，河朔二十四郡且不能支，矧九州之上腴。自開元晏粲以來，豢養安恬，士習脆輭，聞角聲而隕如雨者衆矣。翠華摇摇，倉皇幸蜀之辟，嘘唏割愛之懲，亂匪降自天，上失其馭故也。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二三豪傑整頓乾坤，儲皇即真於靈武。禄兒竇矣，尚有餘孽，鋒蝟斧螗，朶頤函夏，而逐在野之鹿。尹子奇、同羅、突厥、奚勁兵與楊朝宗合攻睢陽。張公志吞逆雛，擁兵三千，馬三百，與太守許公會，以寡制衆，以奇取勝。賊每戰輒敗，復益兵，攻圍愈急。城中糧竭矢盡。使霽雲求援於賀蘭，此申包胥哭于秦庭時也，而援兵不至；割妾殺奴以飼士，此宋華元所謂析骸易子時也，而餽餉不給。衆議東奔，二公謂睢陽，江淮之保障，棄睢陽則亡江淮，誓以死守。惜夫兵羸勢蹙，

城不能全。瀕死籲天，爲厲以去賊。穹示鬼神若聞茲言，亦黯淡變色而爲之悲吒矣。公死三日而援至，十日而賊亡。而唐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皆二公之力，可謂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者矣。當時猶有議者，賴韓昌黎辭而闢之廓如也。肆今崇祀，隸韓公過化之鄉，意皆精靈之合，以韓公爲知己，故翩然被髮而下大荒。不然，神之周流如水之行地中，無往不在，何乃洋洋於潮之子男邦耶？相廟初基，宋熙寧間，郡遣軍校鍾英部領方物貢于朝，道歸德，謁廟匄靈，夜夢神語以神像十二、銅輥一閑後殿匱中錫汝保汝，俾奉歸以祀而邑之東山。明發趨京，事迄允濟，回具脩脯胖答神貺畢，記夢中語，取所與者星馳而返，置諸嶽祠，鍾旋踵而立化。邑人駭異，時見玄旌樹于嶽麓，隣寺僧徒夜見光怪，白有司，請移寺以宅神。由是公私有禱，其應如響。事聞于上，賜廟額曰「靈威」，二神册尊王爵，鍾亦封嘉祐侯，其來尚矣。中罹兵燬，廟祀浸疏。大德末年，邑令袁天漢就邑寓，前進士趙嗣助復謀營創。趙爲潮著姓，率衆易從，捐資市材，竪三門兩廡前後殿，通三十二間。璇題玉英，藻繪丹堊，與同死忠者像設儼然，儀衛甲仗駢坒於壁楯之間，歷歷如見當時握拳噴血之勇。惟嘉祐侯實肇始者，故特祀之。經始於至大戊申冬，落成於皇慶壬子春，糜楮幣二萬五千餘緡。荔丹蕉黃，歲時薦奠鱗集。雨暘若而災沴消，農桑阜而鋒鏑戢，則神之血食于潮，赫靈濯聲，惡有冰天桂海之異哉。唐呂温云：「烈氣不散，長爲風雷。」生而衛國，死而衛民，一何神也。

皇元統一，首褒忠義，名紀祀典者五人，而二公與聯事南公居其三，信夫大忠大義，越古越今，雖萬世猶一日也。乃係以辭曰：天將完節付二公，扞蔽江淮嬰孤墉。四百餘戰挫賊鋒，誰知際運陽九窮。生爲人英没愈雄，桓圭丹舄膺王封。地無南北錫福同，吏民蔵祀端厥躬。趙公精誠與神通，植僵起廢新斯宫。巍峩雙廟等山崇，鐫珉勒石紀豐功。

劉希孟《潮州路明貺三山國王廟記》：元統一四海，懷柔百神，累降德音：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所在官司，歲時致祭。明有敬也。故潮州路三山之神之祀，歷代不忒，蓋以有功於國，弘庇于民，式克至于今日休。潮於漢爲揭陽郡，後以郡名而名邑焉。邑之西百里有獨山，越四十里，又有奇峰曰玉峰，峰之右亂石激湍，東潮西惠，以一石爲界。渡水爲明山，西接于梅州，州以爲鎮。越二十里爲巾山，地名淋田。三山鼎峙，其英靈之所鍾，不生異人則爲明神，理固有之。世傳當隋時，失其甲子，以二月下旬五日，有神三人出于巾山之石穴，自稱昆季，受命于天，分鎮三山，託靈於玉峰之界石，廟食于此地。有古楓樹，降神之日，上生蓮花，紺碧也，大者盈尺，咸以爲異。鄉民陳其姓者，白晝見三人乘馬而來，招爲從者，已忽不見。未幾，陳遂與神俱化。衆鄰異之，乃周爰咨謀，即巾山之麓，置祀合祭。前有古楓，後有石穴，昭其異也。水旱疾疫，有禱必應。既而假人以神言，封陳爲將軍。赫聲濯靈日以著，人遂共尊爲化王，以爲界石之神。唐元和十四年，昌黎刺潮，淫雨害稼，衆禱

於神而響答。爰命屬官以少牢致祭，祝以文曰：「淫雨既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衎衎，是神之庇庥于人，敢不明受其賜。」則神有大造於民也尚矣。宋藝祖開基，劉鋹拒命，王師南討。潮守侍監王某赴愬于神，天果雷電以風。鋹兵敗北，南海以太。逮太宗征太原，次城下，忽覩金甲神人揮戈馳馬，突陳師，遂大捷，劉繼元以降。凱旋之夕，有旗見於城上雲中曰「潮州三山神」。乃詔封明山爲清化威德報國王，巾山爲助政明肅寧國王，獨山爲惠感弘應豐國王，賜廟額曰「明貺」，勅本部增廣廟宇，歲時合祭。明道中，復加封「廣靈」二字。則神有大功於國亦尚矣。革命之際，郡罹兵凶，而五六十年間，生聚教訓，農桑煙火駸駸如後元時，民實陰受神賜。潮之三邑，梅惠二州，在在有祠。遠近人士歲時走集，莫敢遑寧。自肇跡於隋，靈顯於唐，受封於宋，迄今至順壬申，赫赫若前日事。嗚呼盛矣！古者祀六宗，望于山川，以捍大災，禦大患。今神之降靈，無方無體之可求，非神降于莘、石言于晉之所可同日語，又能助國愛民，以功作元祀，則捍菑禦患抑末矣。凡使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非諂也。惟神之明，故能鑒人之誠；惟人之誠，故能格神之明，孰謂神之爲德，不可度思者乎？潮人之事神也，社而稷之，一飯必祝。明山之鎮于梅者，有廟有碑。而巾山爲神肇基之地，祠宇巍巍，既足以揭虔妥靈，則神之豐功盛烈，大書特書不一書者寔甚宜。於是潮之士某，合辭徵文以爲記。記者記宗功也。有國有家者，丕視功載，錫命于神，固取其廣

靈以報國。而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儻雨暘時若，年穀屢豐，則福吾民即所以寧吾國而豐吾國也。神之仁愛斯民者豈小補哉。雖然，愛克厥威，斯亦無所沮勸，必威顯於民，禍福影響，於寇平仲表插竹之靈，於劉器之速聞鍾之報。彰善癉惡，人有戒心，陽長陰消，氣運之泰，用勵相我國家。其道光明，則神之廟食于是邦，使山爲礪，與海同流，豈徒曰扞我一二邦以脩。是年秋七月望，前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兼經筵檢討、廬陵劉希孟撰文。亞中大夫、潮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蠡吾王元恭篆蓋。

《南珠亭記》：南粵自尉佗分封之後，椎結餘風，繇漢歷唐而未殄。惟潮陽乃韓文公過化之邦，較之他郡，汙染爲易新。自置鄉校牒，進士趙德爲之師，潮之人士始篤於文行，遂爲海濱之鄒魯。至宋大中祥符三年天子東巡時，則有若許公申，以賢良應詔，試學士院，擢進士第一，授秘書省校書郎，歷官憲漕，至刑部郎中。嘗因災異言事，極詆時弊，凜然有直臣風。後此以賢德稱，表表當世者，代不乏人。泝其源，則由趙公始。韓公以山斗之望，來刺于潮；趙公以鄉國之善，見知于韓。聲應氣求，是可觀其所主。迨韓公移刺于袁，以詩留別趙公，有「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之句，民到于今誦之。潮人以思韓之故，而有廟祀，而有書院，扁以韓山，以趙公配。慶元庚申，郡守沈公杞復采趙、許二公而後有若林公巽、有若盧公侗、有若吳公復古、有若劉公允、有若張公夔、有若王公大寶，皆爲古賢，一邦

之所尊敬者，爲一祠。淳祐癸卯，郡守鄭公良臣移建書院于城南，邦人又以姚公宏中通祀爲九賢，與書院對峙，有亭翼然臨于前者，扁以南珠。取韓之詩，示不忘也。中罹兵燹，草創之餘，書院雖存，而堂廢矣，地易主矣。至順辛未夏，今守亞中王侯自江西省闈分竹南來。下車初政，不棘不徐，惟厥中。先有司以清獄訟，訪民瘼以蘇疲癃。除螟去蠹，振滯匡乏，好賢下士，悉以韓公爲師，一洗積年衰陋之習，以新我衆民。鼎建泮宮禮殿，以尊先聖；次撤書院而新之，以敬先賢；重建九賢堂于舊基，歸侵疆若干畝步，仍創南珠亭於前，以復太平之盛觀。此豈徒政而不文者之所能哉！初公之治省闈也，嘗夢至一僧寺，有以手卷書「南珠」二字以遺，公覺而異之。比至于潮，暇日於書院鄰寺中，或指南珠亭故址以白公，公恍兮記前夢而新是圖，豈非九賢之精爽不昧，豫以起廢之事屬之公耶？繼自今登斯亭者，景仰高風，罔俾古賢專美前代，此則公之所望於士也。世人有愛珠者，至剖腹而藏諸，其與匹夫懷璧其罪者相去不能以寸。回視公之興禮崇化，所寶惟賢，而不泚其顙者幾希。公之治績宜不一書，將如西都之良二千石，增秩賜金於在官之日，徵爲公卿於選表之餘，此又士之所望於公者也。昔孟嘗爲合浦太守，潔其身而去珠復還。今公之至於是邦，帥以正而百廢具興，使南珠之亭復舊，汶陽之田來歸，方之孟嘗所履，詎肯溟涬然弟之哉。公名元恭，字居敬，蠡吾世家，寧軒所自號也。若夫九賢之爵里，詳載圖經，公之脩理與學

院，自有碑刻，故不書。

周伯琦《宋死節臣馬侯祠記》：人之立行，苟有可以扶世教者，君子必有取焉。況當城復于隍之時，而能以危爲安，以敝爲完，奮不顧身，以盡委質之義者哉。國朝至元十又二年，歲乙亥，宋既内附，東南風靡。惟潮僻在海右，大兵且壓境，守令棄印綬，竄山澤，郡人馬侯發承宗室之命，繇砦將攝州事，勞慰士卒，嬰城堅守，屢戰捷。事出不虞，變生肘腋。外郛既虛，猶收創殘百餘人，以死誓保子城，至不可爲。廼令妻妾自縊，於是服鴆就死，潮遂平，時十五年戊寅歲三月一日也。是年冬十一月，文丞相天祥亦在郡就執。後六十又九年，當至正丙戌之臘，予司憲問俗于潮，潮之父老猶能言其略。及閱郡乘，乃得其人，知未有祠，父老欲爲之而未能也。因以屬郡賓佐三衢張君宗元焉，即言于郡，貳倅差吉爲主，治祠于校宫東偏之室，先正之次，爲文告之。已復請予記其事。今夫衣冠而禄食者，孰不曰我爲良，我爲忠。夷考其行，非怵於勢，則奪於利，忘君父，背理義，無所不至。方炎趙訖命，四海之人莫不順時變以爲己計，馬侯獨以孤孱之餘，抗驍鷙之衆，非有所挾而氣益厲，非有所冀而志益堅，其所成就，真足以暴於天下。所謂舍生取義者，於是乎見之。學校所以明人倫也，君臣之義大焉。賓佐是舉，可謂知爲政之本矣，故爲感而書之，使後千百年有過潮者曰：南粵之陬，宋有斯人焉。是月既望，朝散大夫、僉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周

伯琦伯温甫記并書篆。時佐史田仁德濟可、邢思義仁仲偕行。

歐陽玄《趙忠簡公得全書院記》：故宋丞相趙忠簡公，有祠於解之聞喜，玄嘗記之，時以國子博士趙君繼清之請也。繼清，忠簡之六世孫，而玄之同年進士也。作聞喜祠事甫畢，尋遷亞中大夫，出爲潮州路推官。潮蓋忠簡爲秦檜所斥居之地也。忠簡爲相，欲使其君正名定義，以討金人之罪；檜爲相，欲使其君慝怨事讎，以修金人之好，於是檜必殺忠簡然後己計行。忠簡已斥，檜怒未已，事未可測也。忠簡因扁所寓之堂曰「得全」，自以爲庶幾獲免於權奸之手。嗚呼，忠簡爲國元臣，而以免於横逆爲其身之幸，宋事豈不大可傷也。忠簡再斥，而潮人慕之不忘，堂存如新，爾後祠之于堂。有司因民所欲，視書院儀，歲時遣官獻享。迨嘉泰初，忠簡之孫謐爲潮守；淳祐中，陳圭典郡，咸增葺焉。宋祚訖而書院廢，繼清之求外補於潮也，志固在得全。及至潮，刑清訟理，大振厥職，以所得職廩之訾，復所謂得全書院於潮城名賢坊西街之右。燕居祠庭講肄之室，垣墉門廡，燦然必備，俾潮民之秀受業于其中，請設録事司校官以主領之。報政京師，即玄曰：「解之祠，君記之矣。潮之書院，君又當記之。」玄竊有感焉。古之君子敬其親，故愛其身，而以全而生之、全而歸之者爲孝。若曾子之以孝稱，孜孜然保是以爲訓也。然語有曰：事君能致其身。致之云者，委而不有之名也。其全其毁，豈復計哉。龍逢、比干未嘗以是有負於孝。公有致身之義於

宋，何獨以得全爲幸乎？已而思之，在其當時，使忠簡死於檜，而其事有益於宋，則身非所當惜也。方檜挾上令，行己私，與其徒死而無益於事，則不如姑全吾父母之所生，事君事親之道猶庶幾可也。忠簡之爲是言，豈得已也哉。況萬一檜斃，身得獨全，猶冀收再用之功也，又焉得不以是身之存爲一時之幸乎。至於使公獲奉其得全之軀以歸其父母，而使宋之時君不獲有其全付之業以見其祖宗，殆天之所爲也。雖然，忠簡不幸遇夫幅員分裂之世，遂齎志以歿。繼清乃幸生乎車書混一之時，北作解祠，南爲潮之書院，相距萬里，所欲無不克遂其志，豈不大幸於乃祖之所遇歟。宜其有光于前人也。學子來遊，思忠簡之以道事君，而於得全爲非得已。又思繼清顯親爲孝，而淑人以錫類，則藏修進退，動審其是，海邦黎獻，褒然爲時出焉，此作書院之本意也。忠簡名鼎，字元鎮，事業詳見宋人所紀載，茲不悉書。繼清名篔翁，延祐初科進士，敭歷中外，今位通顯，寓居淮泗間。至正二年五月一日，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歐陽玄記。〔册五九卷五三四五頁一〕

題詠

《韓昌黎集》中有《左遷至藍關示姪湘》及《瀧吏》等詩，皆非潮州所作，今不贅録。

《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鱟實如惠文，骨眼相負行。蠔相黏爲山，百十各自生。蒲魚尾如蛇，口眼不相營。蛤即是蝦蟆，同實浪異名。章舉馬甲柱，鬬以怪自呈。其餘數十種，

莫不可歎驚。我來禦魑魅，自宜味南烹。調以鹹與酸，芼以椒與橙。腥臊如發越，咀吞面汗騂。惟蛇舊所識，實憚口眼獰。開籠放其去，鬱屈尚不平。賣爾非我罪，不屠豈非情。不祈靈珠報，幸無嫌怨并。聊歌以記之，又以告同行。

《答柳柳州食蝦蟆》：蝦蟆雖水居，水特變形貌。强號爲蛙蛤，於實無所校。雖然兩股長，其奈背脊皰。跳擲雖云高，意不離滹淖。鳴聲相呼和，無理秖取鬧。周公所不堪，灑灰垂典教。我棄愁海濱，恒願眠不覺。頗堪朋類多，沸耳作驚爆。端能敗笙磬，仍工亂學校。雖蒙句踐禮，竟不聞報効。大戰元鼎年，孰强孰敗撓。居然當鼎味，豈不辱釣罩。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懼染蠻夷，平生性不樂。而君復何爲，甘食比豢豹。獵較務同俗，全身斯爲孝。哀哉思慮深，未見許廻櫂。

《別趙子德》：我遷於揭陽，君先揭陽居。揭陽去京華，其里萬其餘。不謂小郭中，有子可與娛。心平而行高，兩通《詩》與《書》。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及我遷宜春，意欲攜以俱。擺頭笑且言，我豈不足歟。又奚爲於此，往來以紛如。海中諸山中，幽子頗不無。相期風濤觀，已久不可渝。又嘗疑龍蝦，果誰雄牙鬚。蚌蠃魚鱉蟲，瞿瞿以徂徂。識一已忘十，大同細自殊。欲一窮究之，時歲屢謝除。今子南且北，豈非亦有圖。人心未嘗同，不可一理驅。宜各從所勝，未用相賢愚。

陳文惠公《赴潮陽倅》：沉醉猶難別帝州，滿城春色重淹留。公閑預想消魂處，望闕頻登海上樓。　休把空言較短長，筭來齊物也無妨。　蠻民解唱升平曲，願領閑愁入醉鄉。

《潮陽作》：景淡花初落，寒生海上潮。　門前歸北路，微雨柳垂條。　靜院鷰啼竹，幽蘭蝶在花。　登臨轉惆悵，斜日兩三家。

《遊西湖》：附郭水連山，公餘獨往還。　踈煙魚艇遠，斜日寺樓閑。　繫馬芭蕉外，移舟菡萏間。　天涯逢此景，誰信自開顏。

《遊鳳棲寺》：十里水煙迷，禪居偶杖藜。　地靈人不老，山好鳳曾棲。　暑氣消將盡，苔痕長欲齊。　松間何所得，泉石兩三題。

《歸闕感懷》：望闕二年餘，中宵夢玉除。　忽聞天上詔，乍厭海邊居。　歸路尋芳草，空囊載舊書。　君恩何以報，零淚落塵裾。

《憶潮陽》：東西樓閣與雲齊，天際孤煙認惡溪。　記得幽人舊吟處，獨遊亭在野橋西。

《寄潮州于公九流》：扁舟如葉路東西，一片灘聲下惡溪。　當日亭臺舊時客，相逢莫惜醉如泥。

濂溪先生《書大顛堂壁》：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釋老非。　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

鄭厚《寒食登韓亭》：燔身介子意何忙，理迹昌黎道更光。慷慨一封論佛骨，流離萬里入蠻鄉。孤芳亭角留韓木，遺愛人心比召棠。勿謂筆端無造化，如何祛鰐似祛羊。

王安石《送潮州呂使君》：韓公揭陽居，戚嗟與死隣。呂使揭陽去，笑談面生春。當復進趙子，《詩》《書》相討論。不必移鰐魚，詭怪以疑民。荆公疑此，蓋重所見輕所聞也。有若大顛者，高材能動人。亦勿與爲禮，聽之汩彝倫。同朝敘朋友，異姓接婚姻。恩義乃獨厚，懷哉餘所陳。

唐康《潮陽尉鄭太玉夢至泉側，飲之甚甘，明日得之東山上，作〈夢泉記〉，令余作詩，爲賦此篇》：入道肯著相，出神得佳泉。起尋定中境，偶在山之巔。四人蹋甗甗，數里聞潺湲。循聲到巉絶，滿意流甘鮮。雖深石可數，太察魚難筌。分爲縞練長，濺作珠璣圓。一窺宿醒解，三嚥沉疴痊。恍惚尚疑夢，歡呼欲成癲。山澗短於井，海飲痰生涎。那知道在邇，幾作野遺賢。事故由人興，物爲知己妍。誰陪濠上遊，諒携室中天。雖無十文華，中有一滴禪。名酒覺殊勝，宜茶定常煎。蘭亭羽觴冷，魚腹青箇連。新文來遠矣，開卷猶淙然。徑欲抱琴去，臨流聽天全。不但受以耳，庶幾神者先。寫爲《夢泉操》，第入府樂篇。將前輙復却，萬事付有緣。

文天祥《題潮陽張許二公廟·沁園春》：爲子死孝，爲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嶽氣分，

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剛腸。罵賊張公，愛君許子，留取聲名萬古香。後來者，無二公之操，百鍊之鋼。人生倏忽云亡，好烈烈轟轟做一場。使當時賣國，甘心降虜，被人唾罵，安得遺芳。古廟陰沉，遺容儼雅，古木寒鴉幾夕陽。郵亭下，有英雄過此，仔細思量。〔册五九卷五三四五頁四十〕

潮州志

【宮室】

唐韓愈，元和十四年，以言佛骨事貶刺於潮，遂驅鰐魚，興學校，洞究海俗，不暴民物。掠賣之口，計傭免之，其不能償直者，輒與錢贖，設施度越今古。不逮一年，被旨移袁州。故人思慕之，謂其門曰仰韓門。〔册四九卷三五二七頁十四〕

潮州府志

【山川】

西暉巖，在本府郡治金山獨秀峰西。宜日之昊，傍有一巖，題曰西暉。〔册一百卷九七六三頁十五〕

西巖，在廣東潮州府西七里。中有蘭若曰靈境，依山爲宇，景態萬狀。紹聖間，元城先生劉安世登覽賦詩，巖之勝狀，品題殆盡。圖經云：岡阜演迤，西畔有羅漢巖、觀音巖、蛇山巖。〔册一百卷九七六六頁十二〕

石門巖，在潮州府甘露寺，去州六十里，古號弓箭坑，後曰石門巖。巖在孤峰頂，自石門入餘數十步乃至巖，巖下可容萬人，故爲鬼穴。趙師立有詩：「勝境傳天下，曾封第七山。一巖懸石際，萬木插雲間。鳥過暮天碧，牛眠冬日閑。歌聲初隱隱，疑自武陵還。」〔册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十六〕

甘露巖，在廣東潮州府海陽縣獅子山上有甘露巖。〔册一百卷九七六三頁十六〕

東巖，在廣東潮州府梅州城東五里，有山有谷，有水，有石扣之則答響。州民四時游玩之所，亦名東安巖。〔册一百卷九七六六頁九〕

太湖，在潮州府。〔册十八卷二二六〇頁十三〕

【宦蹟】

宋劉允，字厚中。登紹興四年第。歷官知化州，有累年治不決之訟百餘案，公數日決之。屬縣吴州，民之煮鹽者，家畜器械以備寇。令覬賞典，盡捕之以爲盜，法當死，遂力辯其冤，全活者五十餘人。〔册四十卷二九九九頁九〕

【人物】

道隆，不知何許人。余襄公靖作《永興華嚴院記》云：潮州海陽人，俗姓黃氏，得心印於汝州璉禪師。至和初，遊京師，客景德寺。宋仁宗夢黃龍蟠地，明日，召至便殿，問宗旨。隆奏對詳允，上悅。有旨館于大相國寺燒香院。王公貴人爭願先見，未盥，廬外履滿矣。康定元年，京師左街永興華嚴禪院始賜，重陽繼賜大乘頌，師即箋註進呈，上覽之，大悅。特賜紫方袍，賜號圓明大師。頻入化成殿，昇座說法。前後賜御書、衣膳不一。尋以聖藻宸朝溢於居室，因創閣以藏，示不敢褻慢。賜琉璃瓦覆之，并賜御飛帛書，頒曰龍奎之閣。後出水陸畫像五百軸以賜，師造堂爲供設之所。再蒙御飛帛書，賜名洪濟之殿，宣中使押左右街僧道威儀，教坊班樂輦卒衛兵奉迎至院，加賜明悟大師。自宋朝以來，以緇素見上者趨丹墀、瞻黼扆則有之，至若對萬乘、升高座，談性相之實，指佛祖之心，使人主敬信之深，無如師之比者。吁，佛氏之言，尤爲近理歟！〔冊二百一七卷八七八三頁二〕

【遺事】

宋劉允，同鄉人李正甫夢謁允，見吏卒迎門云：「來迎新君。」其鄰婦亦居巷陌間，幡幢寶蓋，飛揚雜沓。頃之，允冉冉從導者而去。覺起，聞允訃。〔冊一百三五卷一三一三五頁九〕

【詩文】

《寄潮州于公九流》：扁舟如葉路東西，一片灘聲下惡谿。當日亭臺舊時客，相逢莫惜醉如泥。〔册一百四九卷一四三八〇頁九〕

三陽志

風俗形勢

郡以東，其地曰白瓷窑，曰水南，去城不五七里，乃外操一音，俗謂之不老。或曰韓公出刺之時，以正音爲郡人誨，一失其真，遂不復變。市井間六七十載以前猶有操是音者，今不聞矣，惟白瓷窑、水南之人相習猶故。吁，文公能一潮陽之人於詩書之習，獨不能語音變哉，是未可知者。至别趙子詩固曰：「海中諸山中，幽子頗不無。相期風濤觀，已久不可渝。」則當時若德之輩行而不以姓名顯者，不無人也。以德而不屑於宜春之行，韓集一序，且與文公相表裏，則德之輩行之人有未易窺者。向所謂業成貢于王庭者，豈至是而後有見哉。州之舊俗，婦女往來城市者皆好高髻，與中州異，或以爲椎結之遺風。嘉定間，曾侯噩下令諭之，舊俗爲之一變，今無復有蠻粧者矣。故曾侯元夕嘗有詩云：「居民不辍燈前語，游女新成月下粧。」蓋紀實也。《三陽圖志》：其弊俗未淳，與中州稍異者。婦女敞衣青蓋，多遊街陌，子父多或另居，男女多混淆宴集，婚姻或不待媒妁。是蓋教化未治也，爲政者可不思所以救之哉！〔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十二〕

城池

城郭

州之子城，依金山爲固，前俛而後仰，由南而北繞以壕，東則溪也。方創置之始，土工不堅，未期悉圮。宋皇祐間，儂智高自邕攻廣韶，嶺外全壁以待。至和改元之九月，鄭侯伸始至，不二月興畚鍤。自農務外，八閱月而就。紹興初，黎寇掩至城下，攻具百出，屹然不爲之動，凡避寇于内者賴以免。其外郛故以土爲之，久且夷。紹興九年間，徐侯渥欲接溪流帶湖山，去天慶觀數百步爲之基，築具畢備，力固可爲，繼因議論不協，於是輟其役。迨十有四年，李侯廣文乃移以自近，址循壕流故基爲之。四廂居民，各築其地。纔及丈餘，甃石且半，會督役者故出入其基，訟者紛然，李侯怒而罷。故址今悉爲民居。遇有少警，遂皇皇然無寄足之所。雖有子城，無地可容，固州之闕典已。子城外帶郭而家者，西南北各五里，東以江水隔民居纔二里。直州而前爲街三隄一，巷陌貫通，所闕者外郛耳。餘見于圖。

州子城門三：東，西，南。東門今廢。子城四圍凡六十步，高二丈有五尺，面廣一丈，基倍之。

壕面闊七丈五寸，自城下轉西而南，繞郭之外，延袤一千二百餘丈。

三陽門，郭之南門。結樓其上，舊曰揭陽門，存古也。常公禕始創，林公嶠增崇舊基而

新之，更其扁，蓋取三邑皆以陽名。

外城舊基，周圍一千一百七十丈。名城僅存者九十有四丈，土基半存者六百六十有六丈，爲民居所侵、無復遺址者四百一十丈。今所侵不止是。淳熙間，提刑司行下委官打量外城總計一千五百三十丈，與舊城丈數異，今兩存之。

右按外城自李公廣文輟役後，故基日就侵削。郡有築城之請屢矣，殆成文具。淳熙間，沈寇迫境。城市之民避於子城，什不容三二。壕流自子城外西澌入于湖，湖未流又入于濠。慶元間，有惑於陰陽者謂濠流而西，不利于郡。鑿堤爲二閘，間取諸郭門之石以甃之，決壕流東入于溪。地勢東仰，西流如故。後溪洪暴漲，反導水潰堤。沈公杞率居民負土石以塞之，僅免水患。濠復故流，然居民久侵官壕，填塞過半。開禧改元，趙公師岧正濠之界，稍加疏闢，濠流僅通。然築外郛浚故壕，當復有爲長遠慮者。

州之外城，右有舊基，歲久頹圮。外無扞蔽，居民每以爲慮。紹定間，屬有梅楊陳寇之警。王侯元應從邦人請，廼分委州縣曹掾，及富民有材幹者，董以判官俞林，因舊基築之，外甃以石。時志於速成，客土未實，亡何壞者過半。許侯應龍復築之，廼稍堅緻。自三陽之南，西北環抱接于金山之背，計九百五十一丈。由北距女墻高一丈五尺。西北闢五門以通往來，正西曰貢英，西北曰湖平，正北曰鳳嘯，對岳祠曰和福，與南三陽而六，由是居民恃

以無恐。端平初，葉侯觀復檄廂官巡視，即兩所壞處爲之修補。然城之内面未及累甃，當有繼而成之者。

州治之東，溪界于左，循、梅舟筏順流而東，直至子城下。扞禦之備，視三方尤爲要害，此方空闕，南西北雖有城，與無城同。端平初，葉侯觀下車未幾，首慮及此，慨然有興築之意。然工役繁浩，所費不貲。捐公帑之外，迺喻諸座户，俾佐其費，人樂輸之。遂東自新城門，沿溪傍岸，築砌以石，至于三陽門之南。首尾與舊城聯屬，計五百五十丈，高二丈，雉堞與焉。仍結四門以通水陸往來之道。於是城郭固密，民居其間始有安枕之樂矣。是役也，判官趙汝鎏、縣丞趙必魁實監督之。然始創亟於圖成，多因居民水閣舊址，未免凹斜屈曲。端平丁酉，劉侯用行重新整砌，雉縣壁立，不復如前之縈迂矣。

州之外城及沿溪一帶城壁，歲久粉堞摧剥，譙門倚傾。淳祐丙午，陳侯圭僦工葺理，環雉堞四千餘而一新之。城樓之頽圮者，若登瀛，若三陽，若貢英，若和福，若湖平，若鳳嘯，一一更創，以至城北隅之新路，三陽門東西之二東衢。舊雖有門而樓櫓闕然，今皆鼎建。扁其東曰開泰，西曰通利，北曰崇恩，周環相望，規模視昔尤勝。城之旁草木屏翳，至是分隸營寨，兵卒悉剗鋤之，保障爲之屹然。是役也，糜金錢二千四百餘貫。〔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十四〕

教場

小教場，在子城外之西偏。

大教場，在舊熙春園之側。舊教場高頹陋，四面空曠，春秋大閱，兵民喧雜。今修亭宇，築外垣，嚴門制，軍律嚴整。自趙公師岧始。

摧鋒軍教場，在寨門之外。〔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十五〕

【營寨】

州兵有四：曰禁兵，曰廂兵，曰鋪兵，曰士兵。禁兵四營，總而曰澄海，內有第六、第七、第十九、第二十五指揮之別，今千有二百人。廂兵之名有四：曰清化，曰牢城，曰城面，曰作院，各爲一營，計三百八十有四人。鋪兵無別營，隨地散處，止百五十有三人。士兵之名有五：曰同巡，曰潮梅，曰小江，曰赤砂，曰鼓樓崗，分爲五營，計五百人。總而言之，二千一百三十有七人，州所以自備者蓋如此。惟摧鋒一軍，自四十年以前蓋未之有。紹興初，黎寇掩至城下。是時承平日久，兵不素練，莫敢誰何。所幸土豪率民兵曰召募者相與守禦，閱月廼却。黎寇既滅，它寇蝟起，布滿山谷，爲害益淫，潮、梅、循、惠實均之。朝廷始命四統制兵曰申、曰趙、曰單、曰韓者，控扼要害，蕩滌無餘。且慮後患之叵測也，乃留韓侯京一軍駐于循陽，隣郡各分若干人，以備不虞。遇有警急，參錯爲用。前此者州有千二百

人，繼復起發，僅存七百人。自後分戍不常，或五百，或三百，或止二百，迄無定數。統以一將，或二將，蓋精兵已。韓之後，張侯寧繼之，猶治于循。張既罷，上命統制一員總于韶，餘州悉聽其節制。本州於屯駐人外，在循州諸軍且給其餉，既無慮於山寇已。乾道三年間，海寇暴作，剽略民居，漫不可跡。太守傅公自脩既檄諭以利害。舊知光州熊飛者，時爲鼓樓岡巡檢，傅公命飛躬往開譬。賊留飛爲質，遣偏裨五七人先詣公庭，受傅公所以約束者。閱數日，黨類八十人悉投戈棄舟，徒手而造郡治下。其故爲農商者，公令復業，百不問。有逃卒之無歸者，請于朝得旨，創水軍一寨以收其衆，且撫且招，今百七十有六人，莅以統轄一員，本路帥司是隸。海道有警，固可倚爲用，而平居無事，尤賴控制之有術焉。

澄海第六指揮，元額管四百人。

澄海第七指揮，元額管四百人。

澄海第十九指揮，元額管四百人。

澄海第二十五指揮，元額管四百人。

清化指揮，元額管一百八十人。

牢城指揮，元額管一百二十人。

作院指揮，元額管五十八人。

城面指揮，元額管三十六人。

右禁兵廂兵七營。內城面、作院爲一營。《三陽圖志》：淳熙丙午，陳侯主重創。在城西之威武坊，南北布列。兵共三千餘人。

省鋪指揮，後與清化營接。巡轄司在其側，今遺址已爲民居。軍額元管一百五十三人。

潮梅巡檢司，在光孝寺之側，近歸湯田元寨。軍額元管一百人。

同巡巡檢司，在金山之陰，元寨在潭口。軍額元管一百人。

小江場巡檢寨，去城五十里。軍額元管一百人。

赤砂巡檢寨，去潮陽縣十里。軍額元管一百人。

鼓樓岡巡檢寨，在揭陽縣之側，近歸赤闞新寨。軍額元管一百二十人。

摧鋒寨，在州郭之北。軍額見管一百丹一人。

水軍寨，駐劄於潮州揭陽之寧福院側。軍額元管二百人。

海陽縣弓手，額管五十人。

潮陽縣弓手，額管五十人。

揭陽縣弓手，額管五十人。

郡國養兵以衛民，若毋存虛籍，毋給他役，訓練有素，緩急可倚爲用。自林公嶠整造戎器，每遇雙日，親引廂禁兵閱習之。後趙公師岧益加教閱，具有常程，武備少修。繼是者常令精練，隨闕隨補，庶不虛耗養兵之費。《三陽志》：以上營寨軍額今廢，唯黃崗寨存。本州禁軍，自春秋大閱之外，散在諸廳，分局執役，每遇日教，視爲文具。寶慶丁亥，孫侯叔謹始至，謂郡將於尺籍伍符寄委不輕，倡率當自州家始。應窠座占名禁旅，如宅庫虞兵之屬，盡令赴教，戎裝一色，旗甲精明。又招刺驍勇之卒，令爲一隊，教以擊刺長技，號帳前親兵，軍容爲之改觀。農隙點集四隅民兵，部曲整肅，紀律嚴明，不擾而辦。

水軍寨，舊駐劄於揭陽之寧福院側。嘉定間，曾侯噩上便民五事，乞移於鮀浦場，以扼海道之衝。然水軍填補多刑餘之人，面已涅矣，無復顧惜。向寨隣於縣，猶有所憚。及遷鮀浦，旁若無人，主將專恣容縱出海，弊端百出。將以防遏，反爲民害。權軍呂興稔惡有違紀律，孫侯白于帥斥逐之，見議申請復舊。

州之廂禁軍、摧鋒軍各有營寨，歲久頹圮。淳祐丙午，陳侯圭撥錢鼎創諸營外門凡七，牢城、清化、作院及四澄海指揮是也。更造營之神堂凡二，第二、第七指揮是也。軍房葵屋百間易以瓦屋，爲巷者四，摧鋒寨是也。以至清化之廂房，牢城、摧鋒之土牢，所以處罪隸者，一皆撤舊而新。自是營壘嚴肅，而兵卒無踰關犯夜之虞。牢柵周緻，而囚徒無燥濕疫

癘之患矣。

黃岡寨，前此未有。曩因汀贛梅寇張思明、卜益衝突饒源、北溪、湖潦等處，居民被害。淳祐壬寅，劉侯克遜請于朝，欲置寨屯兵其地，仍拘没勢户所占民田以贍軍。癸卯間，鄭侯良臣準朝旨相度地勢，移就黃岡，創立城寨，以同巡黃董其役，委理掾趙時昂括所占田七百一十五石一斗半，歲收租三千四十九貫七百八十七，官省以給養兵之費。李侯遇繼之，增益軍房，城砌以石，畢事於淳祐乙巳之夏。屯兵以百人爲額，新招軍伍拾名，外伍拾名撥鮀浦水軍寨。正額兵更番駐劄，兵卒月粮一石五斗，舊例和糴三分之一，陳侯圭憫其勞瘁，盡數給之。一飽之餘，然後繩以紀律。寨門昔瞰道旁，易而内向，時其出入，不復貽害於民。〔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十五〕

橋道

由東以入廣者，至潮有一江之阻。沙平水落，一葦可航。雨積江漲，則波急而岸遠，老於操舟者且自恐，閲一日不能四五濟。來往者兩病之。由潮而南，百三四十里間，聚沙彌望，四無人居，路入平峬，無寸陰可以少憩。凡道于潮惠間，以冒暑得疾者且半。加之驛傳無人，器皿不備，惟監司貴客至縣，乃檄里保辦之，它客不卹也。紹興二十九年間，參政林公宅將將漕入境，詢由廣之路。有司告曰：「南自惠往，而西北由循、梅達。道里荒澁，二

路則同。」林公乃進州之三邑長若尉而前之，諭以植木治道傳新舍，且情語之以無爲里保擾。凡居民去官道而遠者，說令徙家驛傍，具膳飲以利行者，且自利官司，百役悉蠲之。由潮而往，過客已無曩日之憂已。惟輿梁之舉，未有慨然作意者。乾道七年，太守曾公汪乃造舟爲梁，八十有六隻，以接江之東西岸。且峙石洲于中，以繩其勢，根其址。凡三越月而就，名曰康濟橋。議者謂橋或可成，未有若是之神且速者。越三年舟以雨壞，太守常公禕所以處此者，與曾公一概出帑餘爲居民唱，乃命以損其制以便操習，其舟數侈於前者十三。役畢餘力猶裕，遂創傑閣于西岸，以鎮江流，名曰仰韓，以韓文公遺跡實與是閣對也。東顧則閩嶺橫陳，西望則浙江直瀉。南連滄海，瀰漫而莫覩津涯；北想中原，慷慨而益增懷抱。勢壓滕王閣，雄吞庾亮樓。簷牙共斗柄爭衡，砌玉與地軸接軫。樹木張四時之錦，屋廬環萬疊之鱗。溪流滉漾以連空，山色回環而入座。登高寓目，足以豁羈客之愁；對景賦詩，庶幾動騷人之興，固一方之壯觀已。董是役者，軍事推官曹耑。淳熙己亥，朱公汪建登瀛門左掖三、己亥堂。右掖南門奇觀門之舊址，即仰韓閣也。閣以火易爲門。增石洲二，與舊爲三，築亭其上，東曰冰壺，西曰玉鑑，中曰小蓬萊。庚子，攝郡王公正功復增一洲，距西岸數步，上跨巨木，下通船筏，至是始無衝突浮梁之虞。己酉，丁公允元修浮梁，自西岸增四洲爲八，亘以堅木，覆以華屋，曰丁侯橋。紹興甲寅，沈公宗禹蟠石東岸，結亭於前，扁曰

挹秀，與登瀛門對峙。慶元丙辰，陳公宏規益東岸之洲二，結架如丁侯橋而增廣之，曰濟川橋，更挹秀曰濟川亭，以止過客。亭之後曰見思庵。戊午，林公嶠衍濟川橋而袤之，增以四洲，雄麗過於西橋。又漳潮界上道路磽確，捐金砌石以便往來。嘉泰癸亥冬，濟川橋火，爲亭若庵，一夕俱燼。趙侯師岑亟與馬倅承規增崇石洲故址，屋覆其上，磚甃其下，面橋爲亭，名悉仍舊，大書題扁，侍郎陳公讜筆也。開禧丙寅，林侯會接濟川橋之西，增築石洲者五，修其舊者一，亦屋覆而磚甃之，扁曰小蓬萊，因朱侯命名之舊。紹定戊子，孫侯叔謹復接丁侯橋之東，增築二石洲。《三陽圖志》：後屢經溪洪風颶之餘，亭屋俱弊。端平初，葉侯觀偕貳車趙公善夔始命判官趙汝禹督工，悉整而新之，中扁玉鑑，與小蓬萊對。仍闢二亭，面北曰飛躍，爲祝聖放生之所；面南曰盍簪，爲禮賢賓餞之所。邦人即登瀛門之左爲堂，繪二公而祠之。初運判曾公噩，守沈公康，嘗始金俶，謀築其一而未就，侯乃克成之。淳祐丙午，陳侯圭修橋及舫。

太平橋，在州治之前。

去思橋，在子城之西。壬戌歲，趙侯謚始作石橋，立是名。

浮橋，舊以鐵纜。紹定梅寇衝突，倉卒銷纜爲兵置以易之籐，隨成輒壞。開慶己未，林侯光世造新舟十四，鐵纜七十丈，從旁翼而貫之，遂可永久。

西門橋。

北門橋。

新路橋。

湖頭橋。

新溪橋。

南壕橋。

甕門橋。除西門、南壕外，自築外城後，皆易以板。新溪今廢。已上七石橋係在城。

州城東抵大溪，溪舊有橋。橋之西，扁曰丁侯，東抵中石州；橋之東，扁曰濟川，西直小蓬萊。自乾道以來，且築且增，有燬有復。東西爲屋共四十間，中流聯絡以二十四舟濟之。時其操縱，與波上下。壬戌颶風之危，舟與亭屋俄頃而盡。游侯義肅捐己俸合衆力一新之。址之欹者改築，材之蠹者更新。橋成，極其壯觀。林直院希逸記之。咸淳丁卯，殿講牟卿濼增修所未備，且補舟楫之闕行者，無履險之憂。《三陽圖志》：至元戊寅，此橋厄於兵火。大德二年，監郡太中帖里修造橋亭，尋復爲洪流所壞。大德十年，郡守少中常侯元德復碑石，洲高三尺餘，重修梁亭，自稍固。泰定三年，判官買住易以石版，僅成四間。創新補舊，亭屋俱備。忽一夜第一間石版自折。天曆己巳五月三日，邦人觀競渡，第二間又折一石版，溺死者三十餘人。至順壬申，又折一石版，溺死者三人。本路同知朝列大夫某惻然捐俸，鳩合衆力，重跨木梁，添創亭屋，往來者遂無戰兢之恐矣。其餘小可橋梁津渡附列于左。

葉侯橋，三陽南門外城壕舊石橋也，爲通衢往來之衝。慶元初，陳侯宏規誤聽陰陽家者説，鑿壕東達于溪。未幾，溪洪暴漲，西衝于壕，橋遂以壞。沈侯杞既築塞故隄，廼爲之更創，扁曰沈侯橋，立石其旁。然舊隄既鑿之後，雖復填塞，竟未全固，加以城築之役就便取土，隄益以薄。端平乙未秋，因巨漲奔突，潰隄入壕，橋復壞焉。葉侯觀躬親相視，既檄海陽宰常俊孫董役監督故隄，復度工籌費，捐鏹爲倡，命寓公黄夢錫、趙汝叡、户掾趙必偲提督更造。橋成，邦人德之，遂榜今名，刻石以于不朽。《三陽圖志》：泰定丁卯，判官買住再加修築，創亭其上，揭舊榜曰見思，教授何民先爲記。

東路石橋道。潮自古瀛抵分水嶺以達漳州，乃南北往來之要衝。蹊道磽確，流斷絶，舊橋砌以石者僅秋溪一，思古亭一。後增十有餘所，大率規模苟就，閲歷未幾，頹仆繼之。其路又多泥淖，間或築砌，第累小石，纔遇淫潦，行者涉者病焉。淳祐丙午，陳侯圭捐金市石，依私直僦工，石而橋者一十三所，砌而路者三百餘丈，憧憧往來，無復畏涂病涉之患。邦人余震爲之記。橋今列于左：

思古亭橋。

思古三里橋。

黄金塘橋。

平福橋。
鹿景橋。
小江庵橋。
林姜庵橋。
陳塘橋。
水磨頭橋。
百丈崺橋。
黄崗五里橋。
竹林徑内大橋。
竹林第二橋。〔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十八〕

州治自太平橋直抵三陽門。橋之四維，舊有四塔，外疏兩渠，中爲官街。歲月浸久，塔之僅存者二，居民遂侵官地以廣其廬，溝藏於堂坳之中，通衢湫隘，累政因循而莫革者百有餘年。淳祐丙午，陳侯圭欲復舊觀，明示榜文，諭以四害：謂市肆挨拶，易啓紛争；突煙衢越，易至陳漏；雨潦時至，易生浸淫；溝道不通，易生疾癘。意旨一孚，民懷而信，不旬浹間而官街盡復。於是捐公帑益己俸，以時價市石，以私直僦工，撤舊砌新。自太平橋至三

陽門，長五百單五丈八尺。東抵西闊二丈四尺。官溝在外街之兩旁，石刻丈尺爲誌。砥道軒豁，有中州之氣象焉。邦人紀善甫爲之記，立石于宣詔亭之左。《三陽圖志》：丙子兵火，街路無恙，而石與亭無存矣。〔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二十〕

壇場

社稷雷風雨師附

社稷之壝，凡建邦國皆首立焉。按舊圖志但云錯居廣法、淨樂二寺之後，僅附見爲城郭門，非所以尊社稷也。今表而出之。

州社稷壇，在南廂三陽門外之西。其壇各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陛三等，四門同一壝。

海陽縣社稷壇，在城南舊韓廟之後。春秋社日祭社稷，社以后土勾龍氏，稷以后稷氏配，牲用羊一、豕一、黑幣二。準令州縣長官到任，親謁社稷，點檢壇壝。若春秋祈服，非有故不得差官。郡邑通祀，以社稷爲重，風雷雨師次之，其爲農祈穀則一也。郡之社稷壇實處城南廂三陽門外之西，而風雷雨師壇舊各在郡一方。壇惟凸土，門壇闕然。當其祀時，霢霂泥淖，則寓于浮圖氏之舍。李侯遇始合其壇而三立之，風師置在社壇之東，雷師、雨師在稷壇之西，二壇同一壝，方位制度爲如令甲。淳祐乙巳，林侯壽公捐金增加修飾，壇疊以

石，徑砌以甓，有堂中峙，有垣環列其外，門扁曰州祀壇，以示崇祀報本之意云。〔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二十〕

風師壇，在西潮明貺廟之右。雷、雨師壇，在北廂摧鋒寨之左。三壇各一丈五尺，高二尺五寸，四出陛三等，四門同一壝。此宋壇壝之制也。〔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二十一〕

土產

州地居東南而暖，穀嘗再熟。其熟於夏五六月者曰早禾，冬十月曰晚禾、曰穩禾。類是赤糙米，販而之他州曰金城米。若秔與秫即一熟，非膏腴地不可種。獨赤糙米爲不擇。秋成之後爲園，若田半植大小麥，踰歲而後熟，蓋亦於一熟者種耳。麥與菽荳惟給他用，不雜以食。其本業蓋如此。若夫果實之生，不能以數計。其可品者，若楊梅，若枇杷，以春熟；若荔枝，若蓮房，以夏熟。秋則龍目，冬則黃甘。雜於春夏間者，曰梅，曰李；於秋冬間者，曰梨，曰柿；歷四時而常有者，曰蕉，曰甘蔗；間見時有而不可以常者，曰波羅密；首無而今有者，曰蒲萄，曰木瓜。以至竹之種類曰篁竹，曰單竹，可於屋宇用；曰慈竹，曰紫竹，可於亭館植。木之種類曰梓，曰桂，可以備器用；曰楠，曰樟，可以架屋室；曰蘿，曰杉，曰梓，曰綿，可以閱千百載不壞。花不勝其異品也。其香與色俱者曰梅，曰蘭，曰茉莉，曰素馨，曰酴醾，曰木犀，曰鷹爪，曰含笑，曰勝春。香不逮其色者曰海棠，曰山茶，曰穿心

寶相，曰玉籠鬆，曰錦綉堆，曰玉屑，曰御帶。其他藥物之益於治病者，難於品第，姑雜誌其略云：仙茅。鹿茸。鹿角。紫檀香。海馬。黃蟜。紫金藤。班貓。黃連。半夏。山藥。草荳寇。山羊角。萆麻子。熊膽。蓽撥。大蒜。菜茹：芥。蘆服。青藍。茼蒿。碧蓮。波稜。萵苣。苦蕒。芹。薤。韭。紫菜。苦筍。香蕉。石髮。紫薑。此特其常啖者，餘不能盡録。至於海錯，如鱟魚、蠔山、章舉、頰柱，入韓公南食所詠，與夫車螯、瓦屋、河豚、魁蝦、香螺、赤蟹之屬，皆味之美者。其他名類不一，難以悉載。〔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二十六〕

土貢

土貢綱運附：自晉義熙創郡以來，土貢不記。至唐乃有蕉、鮫革、甲香、蚺蛇膽、龜、石井、銀石、水馬等物。本朝削去其餘，惟歲貢蕉布五疋，甲香一斤，鮫魚皮一張。近歲復罷其餘，惟蕉布仍舊。外有天申節進奉銀，大禮年分銀。雖曰去其無用，增其有費者，然銀價錢每歲半撥於轉運司，其不妄取於民蓋如此。前此州縣奉行失旨，乃白科民户以足其數，既不支與本錢，其交收糜費且半於正數。乾道六年間，守臣曾公汪一切罷去，止那融本州歲計錢徑行買發，三縣民户莫知歲貢之有銀也。其它若鄂州大軍助賞銀，運司雖歲撥本錢，若較諸布直三之一爾。舊來科輸，蓋混於天申節銀數内，以産錢高下爲兩數。曾公亦以官錢代輸。而大軍馬料穀歲嘗輸之民者，一以是處之。繼承以來，若宋公敦書、常公禕，

一循其舊，不復民户擾。常公之初，復準運司行下，謂天申節銀係臣子奉上之物，向所謂價錢已不復給。常公固曰：「奉上之物，臣職當然也。」既不復上司請，亦不復斯民費，歲貢猶故焉。聖節進奉銀二百兩，赴行在藏西庫交納。大禮年分進奉銀四百兩，赴行在左藏西庫交納。助賞銀遞年起發三千二百一十八兩四錢二分四釐，赴鄂州大軍庫交納。上供全年起發銀二千九百單四兩七錢五分，赴行在藏庫、鄂州大軍庫交納。

鈔鹽：本州均賣鹽三千單六籮。內二千單四籮係三縣隨産作七等均賣，又一千單二籮均賣坊市公吏口食，及州税務鹽籮買銀分作三綱解發赴提舉司交納。第一綱正鈔銀一千八百三十三兩三錢三分三釐六毫，係六月發，附發坊市等銀七百六十兩二錢二分。第二綱正鈔銀七百九十兩九錢六分，係九月發，又附發坊市銀四百二十一兩五錢六分。第三綱頭例漕計加饒指留銀一千一百三十五兩七錢，係次年正月内發，附發坊市銀二百八十一兩一錢。

常平窠名綱運：坊場河渡錢二千一百一十八貫六百二十八文省，買銀五百九十九兩一錢二分三釐。官户不減半役錢一千五百單九貫八百三十八文省，買銀四百一十五兩二錢一分。新舊減下吏人食錢一百四十七貫七百文省，買銀四十兩六錢一分八釐。三項錢買銀分上下半年發付行在左藏庫及湖廣總領所交納。吏禄錢三千五百七十六貫二十一文

省，買銀九百八十三兩四錢一分，分上下半年起發赴提舉司交納。錫本錢一千八百貫文省，買銀四百九十五兩，起發赴韶州通判廳交納。經總制隸通判廳，每年分作四季起發行在淮西江鄂等處，綱總計銀二萬八百八十九兩六錢七分五釐，春季銀五千七百五十五兩二錢二分，夏季銀四千三百八十七兩一錢八分，秋季銀四千六百六十八兩三錢三分，冬季銀六千七十九兩二錢八分。右諸色綱運今附載于此。〔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二十七〕

公署

州治

郡左有溪，北自循、梅、汀、贛下溪之東，其地曰鴨湖，故圖經所載曰古郡治。基址頽毁，漫不可考，惟居民揮鋤者，時得瓦磚百千數於睢壤間。其制異今，或以爲古壘，唐刺史韓文公嘗治焉。夫郡治之故存鴨湖，或未可必。若曰韓公嘗治焉，則大不然者。今郡西有李公亭，始於唐貞元之十三年，其亭記亦是年作也，固曰「亭爲觀稼之地，在郡西隅」。今亭廢已久，惟故址與記尚在。鴨湖視之，亦處於西。然謂之西隅，則爲今之郡治形勢合矣。韓公刺潮，元和十四年也，其去貞元二十有一載，則韓公之時郡治已遷于今矣。謹按今之郡治，實基于金山之麓，其狀若屏之隱起，州子城環是山而基之。州治之前，手詔、頒春二亭在焉。自南門入次，則鼓門。門之西，理院在焉。次則儀門，翼以廊廡，甲仗二庫東西對

峙。庫之西，省庫在焉。設廳峙其中。城東西門自廳之兩腋以出，州院舊倅廳居其東，米鹽二倉、閱武堂居其西，幕椽法曹諸廨列其後。太守之廳事由儀門東偏以入公堂之後，其堂有二，東曰宣美，今名平理。北曰清心，燕寢之室實肘之。益東而南向，有堂曰明遠，後更爲思韓，爲文公設也。由堂之東梯城以上，有亭曰疊翠，其亭額陳文惠公筆也。循亭而北，有亭曰獨遊，文惠倅郡之日實名之，復記之。二亭相去咫尺，舉目轉盼，互有景物。今獨遊已廢，疊翠屹立於其前。由是而往，則金山諸境間見層出，蓋前後應接之不暇者。初金山雖處郡治後，其勝槩久秘而不露，大中祥符之五年，王侯漢始命前闢。由石門東上，躋于山頂，有石傑立不群，題曰獨石。其東有石尤高，宜日之初，題曰初陽頂。旁有石頎而秀，題曰獨秀峰。其西有石，宜日之昃，傍有一巖，題曰西暉。巖之下藂石詭怪，與篁篠雜，題曰隱石。石側有洞，可以遊仙，題曰仙遊。有臺可以集鳳，且州爲鳳山之舊也，題曰鳳臺。其存於今者蓋如是。外此者，若荔枝鳳凰亭之類，名存而實亡者，悉自王侯始。歲久諸題蕪没，至者惟今之凝遠、就日二亭是賞。凝遠亭故見遠也，面于城郭。就日亭故初陽也，面于溪山。二亭起廢於翁侯子禮之手。淳熙改元，常侯禕始至，探幽發藏，悉命掃滌。就日亭陰又有一覽亭者，江流回洑于前後，亦翁侯之舊也。亭圮日久，亦復新之。凡故亭具在者，畢加葺治，實爲州治後圃。以今視昔，氣象益不侔矣。若夫一潮州耳，或曰金城者，以是山

舊屬于金氏。曰鳳水者，以鳳凰山一水緣溪而出。曰鰐渚，以韓公驅鰐之舊。曰揭陽，蓋有取於古。曰潮陽，又郡之通稱。而潮之軍事則治於海陽焉。

設廳，正直儀門。景定癸亥，郡守游侯義肅重建。

治事廳，在設廳之右。郡守曾侯天麟建，陳侯協重修。

清心堂，在治事廳之後。游侯義肅重建。《輿地紀勝》：清心堂在州治。

萬卷堂，在清心之側。《輿地紀勝》：萬卷堂在州治東。

思韓堂，在萬卷堂之東。紹定初，孫侯叔謹重建，直院陳常伯貴誼記之。後有亭曰仰斗，刻韓公像於其中，刻韓公及諸賢墨跡於兩廡，莆田王邁爲之記。

府堂，舊居平理堂西，周侯梅叟遷于郡治直北。寶祐六年，林侯光世再即舊地徹而新之。爲堂七楹，前有穿堂，後有凝香閣。

郡圃，接宅堂之後。黃侯定創堂其中，扁曰熙春，前值兩亭，歲久皆廢。殿講牟卿以堂宇將壓重修。

瀛州別墅，在熙春之前。

歲寒堂，在郡圃之後，創始於沈侯宗禹，重建于游侯義肅，面金山岩石之勝，真奇觀也。

浮香亭，在歲寒堂之前，亦游侯義肅重建。

疊翠亭，陳文惠公所名，沈侯埴建。江山之勝，盡在目前。

鳳山樓，在疊翠亭之北。舊名鳳棲，葉侯觀重建，易以今名。

明秀亭，在鳳山樓之北，其後爲月臺。

回瀾堂，跨金山之東。得要、臨清二亭交峙其下，真得江山之要，俱游侯義肅重建。

一覽亭，在金山之顛，亦游侯義肅重建。

披雲亭，在金山之麓。葉侯觀所建，與戴星東西相映，游侯義肅重修。

古瀛洞天，在鳳山樓之下。葉侯觀所經理。前繪列仙，後傍城疊石汲水爲流觴，左右二亭曰欸涼、延光，古桂婆娑，具載唐曾之記。

亭榭之廢者凡八處，今列于左：梅花院。《輿地紀勝》：梅花院在倅廳，取陳文惠「梅花廳院竹青青」之句以名。《三陽志》：文惠公創。淨友。俯揖。東皐。清嘯。植節。凝曦。浮碧。

僉廳，在公廳之右。紹定初，孫侯叔謹更創。歲久頹壞。咸淳丙寅，殿講農卿牟侯濚重建。

軍資庫，在設廳之右。傾頹欲壓。牟卿濚鼎新，廳屋門廡重修，諸庫規模壯觀，視昔有加。

公使庫，在公廳之左，牟卿濚重修。

酒庫，在公廳之東，牟卿濼重建。

都倉，在設廳之側，陳侯圭重建，牟卿濼重修。

當直司，在僉廳之右。

使院，在僉廳之左，皆牟卿濼重修。

設厨，在公廳之左，牟卿濼重修。

通判廳，在設廳西，乃閱武堂故址。淳熙庚子，王倅正功創之。淳祐乙巳，趙倅善鄙更造。

風月堂，在廳事之東。

冽寒堂，在廳事之西。

登金堂，在宅堂之東。

文惠堂，在後圃。創於趙君善踐。後增祠昌黎、濂溪，歲久頹圮。景定壬戌，通判程應斗重建。以韓、周二先生各有專祠，而賢良許公申嘗從文惠游槎溪，廖公德明嘗倅此州，故並祠焉。前爲堂，扁曰梅竹舊遊。

拙窩，在文惠堂之下，舊名遥碧，廖公德明更今名。朱文公書扁并濂溪《拙賦》刻諸岩石間，左右多前賢磨崖，亦程倅重建。

判官廳，在子城之西偏。嘉泰壬戌，判官曾悆創始。歲久頹圮，不復可居。咸淳丙寅，判官方元吉鼎建，郡侯殿講牟卿濼實相其成。

推官廳，在子城外之西。中廢爲郵傳。景定甲子，推官劉同祖請于郡，以鳳嘯驛舊地重建，户部徐明叔爲記。

録參廳，在設廳之左，上雨旁風。居是官者往往僦舍以處。咸淳丙寅，録參陳鈇慨然以興廢爲請，殿講牟卿捐金錢撥木植，俾之重建。

司理廳，在鼓樓之西，獄舍傾倒幾半。咸淳丙寅，殿講牟卿撥錢，俾理掾黄中重修建。

司户廳，在登瀛門之左。

司法廳，在子城西門之外。《三陽圖志》：已上舊亭榭，兵火俱廢。

海陽縣，在製錦坊内。《三陽圖志》：今之澄清坊。丞廳居左，簿廳居右，尉廳在開元寺之後。《三陽圖志》：丞、簿、尉廳今皆置。

潮陽縣，在新鄉内。丞廳在縣郭内之北，簿廳在縣郭内之東，尉廳在縣郭内之西。

揭陽縣，在永寧鄉之第一都。丞廳在縣之西，簿廳在縣之東，尉廳在縣之南。嘉定壬申，孫侯叔謹調尉于此，始立題名壁記。又鬻地架堂于廨舍之側，扁以繹志，教閱諸彎。繼者以傳舍視之，浸弗葺治，併與廨宇俱成荒墟。越十有四年，孫侯來守是邦，復捐金鼎創，

邦人黃夢錫爲之記，見《古瀛丙集》。右曹職廳舊在子城内者，後既遷，故復與諸官廨附載於此。

海陽縣主簿廳，舊無丙廡吏舍，陳侯圭爲之創。海陽縣尉廳蕪廢不治，幾二十年，僅存故址，更數政僦屋浮寓。淳祐丙午，陳侯圭撥木植，捐金錢二十七萬四千有奇，因故址鼎創一新，自是無官民雜處之弊。

都税務，在州學之東。歲久欲壓。咸淳丁卯，權務王進勇宗達請于郡侯，殿講牟卿濼以所得餐錢重新修建。今遷于大街就義坊南。

廨宇

潮之廨宇，兵燬後墟矣。至元二十一年，樞使月的迷失來潮分揀，郡守丁侯聚募役，剪荆棘，舁瓦礫，始創官廨三座，儀門兩廊。後累政續續葺補。後曰清心，中曰忠愛，憲幕范椁爲之記。至順辛未，同知暗都剌哈蠻復新粉飾，視昔有加焉。

經歷司廳三座，在府廳事之左，扁曰衡政，憲幕范椁爲記。架閣庫在焉。

司獄廳二座，在經歷司之東南。獄房，在本司之前左。

永豐倉四所，在儀門之前右。

廣盈庫一所，在儀門之前左。

鼓角樓一座五間，在子城之南門。

録事司衙，在太平橋之右。

廉訪司分司，在道愛坊内。今改爲澄清坊。

海陽縣衙，在廉坊分司之右。

惠民藥局，在大街椿桂坊之南。

平準鈔庫，在大街星郎坊之南。

潮陽、揭陽縣衙，在舊處。〔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二十九〕

鋪驛

州當閩廣孔道，車蓋憧憧，殆無虚日。候館郵亭，從昔有之，惟郡將送迎使軺巡按貴官經由，始加修葺。然大率支撑塗飾，以苟目前。供需責辦於正長，擾亦甚焉。自運使林公安宅新傳舍，太守傅公自修繕賓館，凡過客便之。更閲歲月，頽陋如故。紹熙壬子，運使黄公棆始以造庵規摹檄郡營創。張公用成建三庵於潮陽之黄崗、新逕、北山，榜曰光華館。賓客舍僕馬具庖湢，床榻薦席器皿薪蒭之需無一不備，薄遽而至，如適其家。守以僧，給以田，環以民居，爲慮遠矣。間有污敗室廬，糜毁器用，暴横難禁者，僧得以經聞于官而爲之懲治。僕卒往往知懼，故庵逮今猶始創也。自是潮惠之間庵驛相望。慶元己未，林公嶠新

鋪驛而爲庵者凡七，措置便利，視光華無以異。因漳而潮，東馳南騖，惟適所安。然城郭近地，宦轍輻湊，雖有館驛，猶病無所容。嘉泰甲子，趙公師岧更創濟川亭。越明年，復建來賢驛。來賢，古驛也，歲久復廢。景定乙丑，游侯義肅建潮陽驛，高明雅潔，凡使者按部、郡將到罷皆居焉。又修舊推官廳爲來賢驛，而游宦入南者，皆有可栖止之地矣。凡鋪驛則列于左：

潮陽驛，在大街之西，游侯買地創建。

行衙，在子城州門之左。

鳳嘯驛，在大街之西，林侯壽公重建。時來賢已廢，遂移其扁於斯焉。歲久廢。游侯義肅以其地俾劉同祖建推官廳，而以舊推官廳爲來賢驛也。

濟川庵，在浮橋之東。寶祐甲寅，郡侯陳卿煒鼎建，規模視昔有加焉。

南州奇觀，在登瀛門之右，今廢。

來賢驛，在少微坊。歲久不存。淳祐丁未，陳侯圭即故地而立新館焉。又於南州奇觀廢址別築一館，而東西行者各得其所。

盍簪亭，在城南昌黎廟之故址，沈公杞建以爲迎送之所。丙寅重建。

右在城亭驛。

鰲梓鋪，孫侯叔謹移近民居，鼎創新庵，名以平福。

未至廣十五里，有亭曰思古。

鹿景庵，去州三十五里，曾侯噩建。

小江驛，今爲庵，曾侯噩重建，紹定己丑大帥方公淙增修。

九瀧庵，去小江十里，曾侯噩建。

林姜鋪，今爲庵。

林姜亭，在浮岡，方帥建。

黄岡驛，今爲庵，方帥重修。

竹林鋪，今爲庵，孫侯叔謹重創，方帥捐金爲助。

分水嶺亭，方帥建，傍有小庵。

右東路庵驛。

冷水鋪。北洋鋪。竹崗鋪。三十里。貴湖鋪。散湖鋪。春苑鋪。蕉坑鋪。横坑鋪。三十五里過瘦牛嶺。湯田鋪。十五里。

右西路鋪。

馬洋新亭，大帥方公淙建。

迥野鋪，今爲庵，方帥重建。
桃山驛，今爲庵，方帥重修。
門闕鋪，今爲庵。
鹿景門新亭，方帥建，傍有小庵。
桑田驛，今爲庵。
通湖驛。
撫寧驛，今名鎮寧。十五里。
光華中庵。十三里。
飛來驛。四十里。
光華下庵。十里。
右南路庵驛。
北路山徑崎嶇，便於舟行，並無鋪驛。已上庵驛，歲久弗支，陳侯圭撥錢千緡助臺閫修造。惟濟川、黃崗、桃山三所，郡家獨立爲之，費金錢一千四百餘緡。舊例，橋道庵驛，州縣責之里正，里正敷之民。是時衆役畢舉，而擾不及下，居者行者莫不便之。已上驛鋪庵亭，世變後皆廢，不復存矣。

元混一區宇，制度更新。陸置馬站，水置船站，事急則馳馬，事緩則乘船。所差使人，各有執把，聖旨劄子爲憑。又於要會之地設立脫脫禾孫，專以辯驗真僞，以防詐冒。惟官府文書則別置急遞鋪，內設郵長，司其承發日時，以防遺漏阻抑之弊。設鋪兵若干名，以走遞文書。置郵之法，可謂盡善矣。今録站鋪于左：

在城

水馬站，馬一十六疋，船五隻。

海陽縣

黃崗站，馬八疋。

三河站，船三隻。

產溪站，船三隻。

潮陽縣

縣站，馬十疋。

武寧站，馬十疋。

北山站，馬十疋。

揭陽縣

桃山站，馬十疋。〔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三十三〕

【亭院】

安養院，舊名養濟。自陳侯宏規修闢之後，歲久邦人侵占，移其院於新溪外城之側。淳祐丙午，陳侯圭因其頹圮，更創而崇廣之，門宇軒豁，廊舍周環，易以今名，而民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院舊傳歲有租入籍，今不存，田亦難考。

養濟院，開元寺後之廢庵也。慶元丁巳，陳公宏規修闢之，以處道塗之病患及廢疾無告者，官爲置曆，給其錢米並療治之費。後林公嶠每遇有死者給錢一千，市棺以殯。公後與通判廖公德明營度小江之平峰寺側，鼎創庵舍，分爲左右，以處單寡，左以待有妻孥者。既撥公田，又益錢七百緡，增置以贍之。區處纖悉，登載于簿。《三陽志》：今建於奏凱坊子城側，以處孤貧老病不能自贍者。官給衣糧柴薪，至冬復給棉絮。廉訪司所至檢視存恤，聖恩尤優矣。

安樂廬，在小江平峰寺之側，即慶元間林公嶠與廖公德明之所營創者。後廖公持節本路，復增廣其規。歲久頹圮，故址僅存。紹定己丑，孫侯叔謹爲之更創以復其舊，益之以公田。嗣是脩治不加，此廬復廢。淳祐丙午，陳侯圭鼎創，根括租輸，撥錢四百貫省，買園歲收租錢四十貫，置曆支給往來病者粥食湯藥裹糧之費，董以緇流。由是道途有疾病者，得此棲止而蒙賙救惠焉。〔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三十四〕

【學校】

〔儒學〕

宣聖廟廟樂祭服祭器附：按舊圖經云，州學自宋以來凡六遷。初建夫子廟于治城南址。慶曆間，立學于東江之湄。先是陳文惠公咸平二年倅潮，其《修學記》曰：「郡之西郊先有夫子廟，于侯九流徙於郡治之前。」以是考之，則知廟亦屢遷。始者廟學猶未聯屬。紹興間，徐侯璋遷于今地，廟學始並立焉。嘉定辛巳，攝守謝明之、教授渭叟重修大成殿，仍新兩廡從祀。淳祐甲寅，教授呂大圭重建兩廡。景定癸亥，游侯義肅、教授黃巖孫重建大成殿，始易木柱以石，仍重修儀門。郡助錢五百緡，餘取足於學廩之贏。若夫牲室，舊在廟之東南隅，教授張渭叟始營之。一夕江流踰隄，衝突傾墜，僅存餘址。紹定己丑，孫侯叔謹爲之重架，旁砌護石六十餘丈，甃石立竈，靡不全備。

廟之有樂舊矣。春秋上丁舉以釋奠。樂器不幸一經黎寇，再經鬱攸。考諸劉昉、秦唐輔《修學記》，紹興二年，黎寇猖獗，學當其衝，焚蕩殆盡。八年，舉火相望。六七年間，學舍荒陋，樂器淪胥，未有修者十二年。教官莆田林霆慨然興起，考古制，按音律，修舊補缺，與朝士肄習。二丁祭執器登歌，用士人爲之。迎神、送神奏《凝安》《寧安》，奠幣奏《明安》，酌獻俱奏《成安》。名同而曲有三。升殿奏《同安》，降亦如之；亞獻奏《文安》，終亦如之。今

所存者，編鍾編磬，其數十六；琴自一弦至九弦者十；笙、瑟、鳳簫、搏拊各二。潮學一新，士知古樂，教授林霆之力。原道堂西，樑刻猶存，昭然可考。歲月侵久，士失其傳。淳熙間，朱侯江代以樂工。紹定戊子，孫侯叔謹始置雅樂校正一員，出所藏大常樂章參訂。其樂器樂章，雖朱、孫二侯潤飾之，中更廢墜，賴以獨存者，教授林公之功居多焉。諸生因祠而祀之。存祭樂祖于瞽宗遺意，示報本也。

獻官祭服三襲，趙侯思岓依頒降制度更造，及執事生員祭服二十有三。

祭器之屬，爵以銅坫，裹以錫，爲數凡二百五十餘，曾侯噩依朱文公釋奠新儀所製也。籩豆尊俎凡三百有奇，孫侯叔謹捐金修之。殿上尊罍簠簋豆坫，昔以木爲，頗易弊，教官呂大圭易鑄以錫。文質相稱，至是大備矣。

祭服，更製於趙侯師岓。歲久多弊，而分獻官之服尤甚。陳侯圭以其勿稱，淳祐丙午仲秋，捐金改造。迨丁未秋丁祭前，又改爲三獻官祭服各一襲。

執事祭服，寶祐間教官呂大圭從而一新。開慶己未春，刑部林侯光世更製初獻祭服，習樂士人衣深衣，曳方履。丁祭之夕，步武趨蹌，威儀整肅，文物益可觀矣。

潮之大成樂，政和間頒降也。紹興兵火，樂器散缺。教官删定林公霆修舊起廢，樂賴以全。暇日領諸生習而歌之，孔堂絲竹幸有遺音。至今二丁祀得以備他郡所無者，删定力

也。淳熙間，朱侯江易以樂工。紹定戊子，孫侯叔謹始命士人專充雅樂校正，樂工奏樂如故，僅能考擊金石，琴瑟塤篪笙竽特虛器爾。寶祐戊午，刑部林侯光世以删定嫡傳，洞曉音律。丁祭前一月，出示家藏删定手澤本樂章，謂典樂乃胄子之教，用伶人非所以祀先聖，命郡博趙崇郛與諸生讀習。時登歌奏樂者三十四人。音譜詳見祠堂石刻。外置田入學附删定祠堂庫，爲習樂生員廩給費，職事習樂者優異以示激勸。樂初成，侯領寮屬寓公按閱而訂正之，習樂者由是益精其能。丁奠之夕，冠佩濟濟，雅頌洋洋，高下疾徐，抑揚中度，删定之遺響復振矣。

大成殿櫺星門，舊以木爲柱，屢壞。郡博士趙崇郛更以石，遂可垂不朽云。

大成殿橋，舊以板，郡博士呂大圭易以石。至順壬申，徙于教授司前。

以上廟制樂器皆廢。

至元十五年戊寅，大兵破潮城，廟學、樂器、祭器、祭服悉付一炬，獨書閣巋然，如魯靈光，抑天之未喪斯文也。逮二十一年甲申，丁侯聚來守郡，命郡人林元煜、王伯老同攝學事，遂闢草萊，舁瓦礫，搆講堂十齋，郡學正張智甫董役。文廟猶未有也。二十九年壬辰正月，貳府王侯宏買五虎陳昱宅以爲正殿。五月，憲僉張公處恭分治來潮，命郡人鄭必大董役，儀門兩廡配祀像設無不備具。公又慮久遠無以爲修葺費，爲置潮陽田四百畝，歲收穀

四百石，名之曰新廟田。張公之謀可謂宏遠矣。至大四年，教授方時發捐己鈔一百單二錠，造祭器二百二十四件。皇慶元年，學正朱安道造樂器五十四件。教授朱深道請樂正與諸生肄習，製幞頭唐巾革帶，以與諸生執事行禮。自是丁祭之夕，禮樂備矣。泰定元年，教授何民先得石柱三十根，欲改作禮殿，不果。詳見《石柱記》。

天曆己巳，本路判官小云赤海牙慨然捐俸，率衆命學正劉貢珍市材鳩工，亟成其事。諸生請遷于學右，以崇聖人之居。明年庚午春正月，立柱。會憲僉任公仲琛巡按來潮，乃率官吏捐俸儒人助金以爲費，僅成一正殿，而先聖像猶未遷焉。至順辛未夏，亞中大夫蠡吾寧軒王侯元恭來守是邦，命工如法粉飾正殿，建兩廡，砌墀陛，新塑聖師、從祀神像，整櫺星門，結泮池，整橋道，其費浩大，學廩莫供。王侯捐己俸鈔九錠，又率官吏各捐俸以助焉。舊時民居環廟學，逼近污穢，甚爲褻瀆，前政未有能去其不便者。公下車之初，即喻居民撤其室廬，以地還學。周圍新築粉墻八十餘丈，創思賢堂於西廡之北，創見賢堂於東廡之北，皆教授從道李復董其役焉。由是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宮墻數仞，煌煌輪奐，皆寧軒王侯之功也。潮之人士，作歌詩以頌侯之德。蓋風化所繫，人心之所同樂也。歌詩見末集。

思樂亭，教授朱深道任內建。舊在學前，今移廟於舊學地，則亭在廟前矣。

櫺星門，郡守寧軒王侯撤而新之，教授李復董役。正三門五間，上即萬卷樓。本欲撤爲

儀門，以其經兵火而不災，故耆老以爲斯文之瑞，遂不敢毁。

大成殿，一座五間。舊殿乃五虎陳私宅，府判小云赤海牙鼎創未完，郡守寧軒王侯繼成之，教授李復、學正劉貢珍董役。東西從祀兩廊十八間，郡守寧軒王侯鼎創，併新塑神像，教授李復董役。祭器房在東廡之上，樂器房在西廡之上，厨房三間在東廡之西北，並教授李復修建。〔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三十四〕

學舍

潮自有郡以來，與學並置。世代更革，莫究其所。唐元和十四年，韓公出刺是邦，《請置鄉校牒》曰此州學廢日久，則前乎此固有學，特未有振起之者。按徐師仁《創學記》云，學舍舊在西湖，陰陽皆以爲不利。元祐中，王侯滌雖有遷徙之議，病其難而未暇。王公大寶《遷學記》云，潮之學凡四遷。慶曆中，建學于東江之湄。元祐四年，徙于西山之麓。七年，遷州之巽維。按舊圖經云，建炎初，元有旨罷神霄宫，其宫故廣法寺也。明年，方侯略即宫爲學。四年，淄流請復舊刹，且願增治故學。張侯思永兩復其舊。紹興二年，學火。秦唐輔記云十年，舊圖經云八年，今從劉昉記。越四年，徐侯璋乃遷于今地，至周侯昕實克成之。二十一年，教官楊宏材以其弊陋，意欲修而力未能。是歲八月，辛侯元振出公帑之餘，鳩工市材。越明年九月，郡二阮公珪相與協贊，復爲一新。嗣是隨時繕治非一。學之中門，御書閣其

上，諸職事位于兩腋，講堂中峙，名曰原道，堂之後直舍在焉，翼以正録位，齋舍旁列于東西。淳熙己亥，朱侯江新作三門。己酉，丁侯允元敞直舍，更創六齋。教官李泳易齋名浚源曰彙征，閎中曰兼善，進學曰拔尤，明誠曰上達，力行曰崇志，登俊曰騰茂，各銘其命名之意。慶元戊午，林侯嶙增二齋曰升俊，曰立義，隸于學之西偏。嘉定戊辰，沈侯埴重建御書閣，比舊規爲優。嘉定壬午，曾侯噩復修之，更升俊、立義二齋，北其向，與仰韓堂對，堂乃縣之舊學也。自遷貢院于北郭外，即院之舊地，東西六千尺，南北四百尺，爲學之前街。先是教官鄭璜砌以石，嘉定癸未，教官張渭叟旁植以槐。後爲居民侵占，糞壤旁積。寶慶丁亥，教官陳宣子以前街密邇於奎閣孔廟，穢而勿治，非尊君崇師意。請于權郡李文伯，撥公帑築墻以護之，南北立華表門各一。紹定改元，孫侯叔謹以上達、彙征、崇志、兼善四齋頹剥日甚，捐俸重創，規模宏敞，林直院岊記之。

御書閣，嘉定戊辰沈侯埴重建。年深屋老，覆壓是懼。淳祐癸卯，教官林經德捐己俸，學職生員相率助金，撤舊而新之。傑閣峥嶸，宸章輝爍，視昔有光焉。

原道堂，重創於紹興間。歲久棟橈，累經補葺，罅漏隨之。淳祐丙午，陳侯圭捐俸鳩工，撤其瓦桷而一新之。

八齋，自丁侯、林侯創締之後，歷歲既久，多就頽圮，彙征、兼善尤甚焉。重以增置教官

支費倍，而事分無有過而問焉者。教官趙良砫祗任，以修治學舍乃掌教者之職，不以學帑窘迫爲辭，遂與薛教横飛白于郡。殿講農卿牟滦嘉其請，相其成，更新易舊，興仆植僵，大加整葺，而舊觀復還矣。

直舍，自淳熙己酉丁侯卜創之後，屋老且壞。遇丁祭，郡侯至僑寓學職位。寶祐乙卯，郡博士許夢炎撤而新之。甫踰一紀，楹柱傾欹，凛然欲壓。咸淳丙寅，殿講牟卿滦以丁祭宿齋，亟命二教趙良砫、薛横飛重加修葺，遂復舊觀。

小學，舊在舞雩亭之址。慶元己未，沈侯杞所建。嘉定乙亥，權郡鄭震之、教官丘迪嘉遷於直舍之左，既而又遷於仰韓堂之右。寶祐戊午，教官趙崇郛改創焉。

采芹亭，與教官廳事對峙，泮水遶其後，趙教崇郛所增修。

公廚之建，其來舊矣。郡博士趙崇郛以屋老將壓，亟行改建。閱歲既久，雨水滲漬，楹柱腐壞，遇者危之。咸淳丁卯，教官趙良砫既請于郡侯牟卿興舊趙廢，乃命工鼎新之，而氣象視昔有間矣。

射圃，在直舍之後。紹定改元，教官陳宣子所創。歲久荒蕪。教官趙崇郛命工開闢，中立亭，扁曰君子，取吾夫子無所争之意。〔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三十七〕

書籍

郡書舊數十種，歲久漫滅，多不復存。今以見管及新刊者列之于左：

大字《韓文公集》並《考異》一千二百板。

中字《韓文公集》九百二十五板。

《通鑑總類》一千五百板。

《漢雋》一百九十板。

《蔡端明集》六百五十板。

《趙忠簡集》四百三十五板。

陳内翰宗召、徐學士鳳《北門集》三百二十板。

《三山王訥齋集》一百二十板。

許東澗《應龍集》二百二十板。

《續談助》二百七十板。

《諭俗續編》四十板。

林賢良《草範》五十板。

新修《潮陽圖經古瀛乙丙集》三百二十五板。

大字《韻略》一百板。

藥方五種：《瘴論》三十板。《備急方》二十板。《易簡方》九十板。《治未病方》九十板。《癰疽秘方》四十板。以上書板並留郡。

《濂溪大成集》四百板。

呂氏大圭《孟子説》三百二十板。

呂氏大圭《春秋集傳或問》六百板。以上板留濂溪書院。

朱文公《論孟或問》六百板。

朱文公《中庸輯略》一百八十板。

朱文公《家禮》一百七十板。

《北溪字義》一百三十板。

《呂氏易集解》三百二十板。

《孝經本旨》九十板。

《三陽講義》一百板。

陳平湖《膠髓集》一百板。

陳平湖《中庸大學太極通書説》共七百五十板。以上板留郡學。

新刊《元城劉忠定公集》一百八十板。

《春秋辨傳》二百五十板。

《牟心齋讀史詩古瀛丁集》五十板。〔冊五九卷五三四三頁三十八〕

貢院

試進士以來，闢貢院于城北之五里。建炎間，火爲草寇。每遇賓興，旋棘浮圖居，爲旬月計，歷七八詔，迄無定所。紹興二十年，謝侯尋乃營郡學故址而院之。時試于有司者不逮二千人，已覺其隘。越一舉，人數益登，守陳公孝則、倅張公勉相與協力，再闢複廊於東，其長與故東廊等。閱數舉，又不足以納郡士。乾道六年，曾侯汪乃撤考官位爲羣試所，外闢巨室爲考校地。紹興間，張侯用成增架中霤横屋者三，後趙侯謚以中庭逼窄而撤其一。沈侯宗禹又闢西偏地，增創西後廊。州自舍法時歲貢八人，大比歲十人，總三歲二十六人。及罷舍選置科舉，每詔以二十人員。較於往時，實損其六。淳祐改元，試士僅三千人。至嘉泰甲子科，中場四千餘人。自後人物日盛，地窄無以容。嘉定間，守陳公憺、倅趙公善連乃遷於北郭之外。東西南凡三門，分爲東西者各三，横界于考官房之後者亦三，監試考官計六房焉。中堂扁曰萬桂，彌封、謄録二院對立于第二門之外，門庭軒豁，廊廡寬舒，鼓勇而前者無踐蹂之患，連案而坐者無填委之苦，西山真公德秀爲記。由是而後，終場之數日增於昔。至戊子舉，已六千六百餘人。而地勢僻，士尤不以爲便。劉侯用行欲遷復而迫於

授代，撥公帑二千爲倡。曾侯天麟繼之，合衆力以迄于成。外闢三門，中砌三衢，翼以彌封、謄録二院，廳事中峙，監試主文與四考官各有位置，東四廡，西二廡，而試席終以窄隘爲病。庚子，詔遂通郡學直舍後加横廊者三，嗣是累科因仍。淳祐甲寅，全侯昭孫再闢西畔二廡，遂與東廡等，然試之日，雖不置直舍後横廊而通學如故。景定甲子，游侯義肅以通學試士，齋廬堂廡多爲之蹂踐非便，迺揭三門，遷至平準、遷善二坊，復就外各架東西四廡以聯接之。自是應試之士坐案從容，無有迫窄之患。户部徐侯明叔爲記。今廢。

解額

潮，夙號文物之邦。自罷舍法，置鄉舉，每詔以二十人貢。端平御札普增諸郡解額之窄者，遂以辛卯科終場數參考增二名，然視舍法時已減其四。自是就試者日益衆，今終場至萬以上人，司文衡者每以遺材爲歎。樞密包公恢將漕日請于朝，乞增十名得解額，旨增一名，不無望於方來者云。今廢。〔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四十二〕

祠廟

八賢祠，舊在湖山之顛，沈侯杞始創之。「八賢」乃天水趙先生德，草範林先生㮚，賢良許公申，直講盧公侗，金紫劉公允，遠遊吴先生復古，新州守張公夔，尚書王公大寶，皆邦人以德行節義著名者。每歲之春，郡遣其屬祭之，八賢子孫皆預陪拜。嘉定十五年，曾侯噩

遷于州治東南之堤外。紹定二年，孫侯叔謹以其地逼近稅務戎廨，非尊賢之所，遂卜韓廟之左而遷焉。立亭於前，扁曰「海山風濤」，取韓公別趙子詩語也。邦人黃夢錫記之，文見《古瀛丙集》。《三陽圖志》：今添姚宏中爲九賢。〔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四十三〕

賢守祠，在大成殿之左廡，蓋曹侯登、黃侯定、丁侯允元、陳侯宏規、林侯嶠、沈侯杞、黃侯自求、曾侯噩、孫侯叔謹、陳侯圭，皆有功於學者。今廢。

心齋先生祠，在大成殿之右廡。咸淳丙寅，殿講牟卿濼來守，修學養士，除賊戢奸，邦人士德之，學校諸生相與立祠焉。今廢。

三侯祠，在韓廟之側。乾道三年，曾侯汪以郡治之左有溪湍流，東西相距，綿亘五里，往來病涉，假舟而濟，一遇風濤，多遭覆溺。始於中流甃石爲洲，東西編爲浮梁，行者便焉。始立祠於登瀛門之旁。淳熙十七年，丁侯允元又自溪之西岸立石洲五，易舟爲梁，而屋其上，邦人得之。及侯新作韓廟，乃相與即廟而生立祠焉。嘉泰改元，判官曾悆始遷曾祠于今地，與丁侯並。其後孫侯叔謹爲政有德於此，邦人相率立祠於二侯之側。今皆廢。

删定林公祠，在郡學仰韓堂之側。林公名霆，紹興十四年典教于此。當兵火之餘，新學舍，課雅樂，校定御書《孝經》，頒示生徒。諸生立祠於大成殿之東廡。寶祐戊午，公之孫光世來爲守，遂卜地改創，且捐俸市田隸于學，及董山院所撥園租歲入五百七十貫足，冷水

坑田穀一百二十石，俾掌計者司其出入，以其餘充習樂生徒二季廩食。今廢。

水村先生祠，在西湖。今廢。

游侯生祠，在濟川橋。景定三年，橋廢于颶風，游侯夔重建。邦人即其地而祠焉。〔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四十三〕

二相祠堂，在光孝寺之左。唐大中間，李衛公德裕嘗爲司馬。宋紹興間，趙豐公鼎來寓是邦。人慕其勳名德望，有祠舊矣。慶元初，沈侯杞更創。嘉泰初，豐公之孫趙侯謐重闢其堂，仍鬻田歲收所入以奉香火。每歲春秋，郡遣其屬致享焉。又有得全堂，在少微坊，蓋豐公來潮時故居也。淳祐丙午，陳公圭撥錢重修祠堂，具根括勢家冒占園地，税錢五十千足，委郡學司歲租之出入，至今香燈之奉甚整。

陳文惠公祠二，一在倅治之後，一在郡泮仰韓堂，與韓公並祀。今並廢。

二公祠堂，在金山之後。乾道八年，守宋公郭書、倅袁公嘉猷，以江流洶湧，隄決而西，民居漂蕩，協力築埠，增廣舊基，延袤八十餘里。民忘其患，遂肖像而祠焉。今廢。

州之有祠堂，自昌黎韓公始也。公刺潮凡八月，就有袁州之除。德澤在人，久而不磨，於是邦人祠之，亦畏壘之。民俎豆尸祝，庚桑楚之意。宋咸平二年，陳文惠公倅潮，立公祠於州治之後。元豐七年，詔封昌黎伯。元祐五年，王侯滌乃立廟于州城之南，榜曰昌黎伯

廟，則以廟易祠矣。繼世邦人或因守倅之美政足以感人心，寓公之高行足以激流俗，皆爲立祠，以爲後勸云。〔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四十三〕

書院

韓山書院，倣四書院之創，地在州城之南，乃昌黎廟舊址也。淳熙己酉，丁侯允元遷其廟于水東之韓山，其地遂墟。《三陽圖志》以溪東之山乃韓公登覽之地，手植木在焉。昌黎手植橡木，他山所無，土人呼爲韓木。慶元己未，沈侯杞即墟創亭曰盍簪。淳祐癸卯，鄭侯良臣以韓公有造于潮，書院獨爲闕典，相攸舊地而院之。外敞二門，講堂中峙，扁曰城南書莊。後有堂，扁曰泰山北斗，公之祠在焉。旁立天水先生趙德像。翼以兩廡，四闢齋廬，曰由道，曰行義，曰進學，曰勤業。山長、堂長位于祠堂之左右，倉廩庖湢井廁靡不畢備。復撥置田畝山地爲廩士之費，租入附于學庫，收支董以僉幕。洞主，郡守爲之。山長，郡博士爲之。職事則堂長、司計各一員，齋長四員，齋生以二十員爲額。春秋二試，則用四書講義。堂計齋職，以分數升黜，一如郡庠規式。春秋二祀，則用次丁，郡率僚屬以牲幣酒醴獻，工歌東坡祀公之詩以侑之。此書院創始之規模也。淳祐乙巳，陳侯圭以復齋嫡嗣來守是邦，尤切加意。春秋課試，親爲命題。講明四書及濂洛諸老議論，以示正學之標的。捐金市朱文公所著書，實于書莊，與士友共切劘之。又刊復齋所書《仁說》于二壁，以廣諸生之見聞。撥錢一千五百貫，置田

益廪，增塑周濂溪、廖槎溪二先生像，並祠其中。以濂溪持節本路，槎溪嘗倅此邦，繼而爲本路憲帥，盛德至善，至今使人不能忘也。〔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四十四〕

元公書院，淳祐己酉，内講兵部周侯梅叟所創。侯，舂陵人。以廼祖濂溪先生熙寧三年漕廣東，四年就領憲節。潮爲屬郡，巡歷至州，有題大顛堂詩，筆跡猶存。於是爲立書院。相攸郡庠之西，割教官公廨之半，砌石爲橋，堂曰遵道。山長、堂長位於祠之左右，其外敞二間，扁曰明通、公溥，皆侯筆也。齋廬有四，曰中、正、仁、義，祠曰光風霽月。書院與祠額，端明趙公希暨書之。命直學許希閎等董役，規模與韓山書院鈞。春秋二試，同日異題。教養生員二十有三，職事自長、計而下有十。密邇州學，講説課試一如學規。山長以教官兼之，堂長則擇其文而學者充焉。衿佩來游，蓋爲講明義理之學，非徒肄舉子業，攫科第，媒利禄。計市書藏於書院，司書職之。又刊元公文全帙以廣其傳。周侯之待後學至矣。合二程、横渠、朱文公祠，以道學淵源，濂溪倡之，諸賢和之也。初祠堂逼於行衙湫隘，行禮無所容，郡侯陳煒闢而廣之，郡博士吕大圭記龕于壁。始創書院，恩平守潔齋先生黄必昌記之也。潮二書院，他郡所無。文風之盛，亦所不及也。〔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四十五〕

韓山書院廪田：淳祐癸卯，鄭侯良臣撥錢九百貫足，買周公吴等大和保田一十一石，税錢一百單九貫足。又錢四百貫足，買趙崇霆翳溪田八石，税錢三十九貫五百五十足。又

錢七十貫足，買龔氏上水田三石，稅錢一十五貫足。又錢一千一百七十貫足，買夏侯元英斗門地田二十石五斗三升五合，稅錢一百一十六貫四百六十足。又錢五百五十貫足，買劉氏揭陽縣深浦客洞田七十三石四斗，稅錢六十六貫六十足。又錢九十貫，買僧有惠溪東田一石八斗，稅錢一十貫足。又錢三十貫足，買許奴閉溪東田大小四拎，稅錢三貫三百足。又錢四十貫足，買阿塘溪東園一所，稅錢四貫足。又錢六十貫足，買許氏大和保田三段，稅錢六貫足。又錢二百六十二貫足，買林氏白水田三石三斗，稅錢一十二貫五百足。又錢一百二十貫足，買吳氏斗門地，稅錢十二貫足。又錢七十五貫足，買臨安壽溪東田二石，稅錢八貫足。又撥楊達父没官東莆班洋田七石五斗五升，稅錢三十五貫五百八十足。平林田六石二斗，稅錢二十一貫七百足。平林馬鞍田七斗，稅錢二貫一百足。蔡塘溪邊田四石七斗五升，稅錢一十四貫足。溪東湖板田五石七斗五升，稅錢七貫足。又撥陳士貴没官木綿田九斗，稅錢四貫五百足。又撥柯棨没官鳳棲路口山一所，稅錢一貫足。又撥方惟一户絶黄坑圍田一十石，稅錢二十四貫足。又撥水東韓廟舊管田三十二石一斗，地三所，圍埔四段，稅錢一百一十五貫一百四十足。就内每月撥錢四貫足，付守廟人充燈，余錢添續行供。淳祐乙巳，林侯壽公撥錢五百貫省，買楊達父東莆保田一十一石九斗半，稅錢五十一貫八百文。淳祐丙午，陳侯圭捐俸五百貫省，買尤阿定溪陳田，稅錢九貫足。又買趙大監沈洋

田，稅錢二十七貫四百足。又買芋洋黃興宗田，稅錢九貫五百足。淳祐丁未，再捐俸一千貫省。《三陽圖志》以上稅額與今不同。〔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四十五〕

古蹟

僞劉據有南海郡，今廣州也。潮雖在境內，而去廣二千里，其戲馬于此，或未可必。攷諸傳記，鋹祖仁安爲潮州長史，因家嶺表。後僭王南海者，其孫陟也。今曰越王云者，豈追封向日長史之謂哉。又據韓昌黎遣秦濟以羊一、豕一祭鰐魚，故老所傳亦其地。今圖祭鰐事於昌黎廟者，乃金山後石龜頭之景物，其水心浮圖具寫之，具云既祭乃以浮圖鎮焉。及攷金山後之壁紀，石龜頭乃刊於太平興國之八年，自周侯明辨始。前此者固山傍之塹石，其奚地之可祭？況文公親排釋氏，而効尤以築浮圖，不待識者而後知其誣。若曰祭於走馬埒，而埒之形勢若古所謂除壇者，其下即溪也，祭畢以羊豕投，意或然哉。文公故迹，又有所謂天慶觀之木龜者。初黃冠糞除而火之於烈焰中，有物甚巨獨不化。火燼取而視之，形則龜耳，以木爲質，傅以泥，舉之差重。夫雜於糞除而久不腐，固可異已，投諸烈火而不能焚，此何爲者哉。斲泥而驗，下有刻字，其行二：一曰「唐刺史韓愈塑」，一曰「刺史職方陳鑄重修」。鑄之典州，實慶曆之三年，其去韓公幾三百載。而泥傅之質，至鑄猶在，鑄之後又至今尚存，豈昌黎遺物獨有神物護哉。今好事者加以采繪，立於北方鎮天神之足，遺識

固在已。其它若潮陽之闢牛巖，故渴於水，因顛師卜居而得泉，名曰大顛泉。揭陽焦山之甘露寺，有雷霹石，廣不盈尺，雖側身不可入。中有刻字云，「許道人二千年在山」。

有地曰陁，亦揭陽屬也。有一足跡甚巨，名曰大人跡。其一乃見於闢牛巖之側，與陁內者一等，其相去六十有餘里。

又有地曰夾水湖，乃三十餘坑所會之地。有石龍盤于水中，身足鱗甲混然天成，長五丈餘，身首與爪猶世之所謂肉紅者，鬣乃赤色，今不計若干年，不少變，亦居揭陽界內。若夫故圖經所載西豐水穴中銀瓶之類，非今所見者，故略而不録。

木龜有堂，舊在天慶觀北極殿之左，近爲道流竊取而去，今莫知所在矣。〔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四十六〕

《潮州圖經序》：圖志以詔事，周制也。後世因之，至宋而益詳。今著在甲令，凡諸州圖經十年一上之職方氏，以備參考。是則圖經之設，豈苟然哉。潮舊有圖經，兵火以來，散逸殆盡。厥今所載，不過叙其道里之遠近，縣鎮鄉里之若干，有司徒以爲文具而已。至若州邑廢置之由，户版登耗之數，風俗之所尚，土地之所宜，則漠然無所考，蓋一邦之闕典已。矧潮在東廣，號稱佳郡，名公鉅儒，古今相望，流風遺跡，猶有存者。纂而識之，又烏可後？

予郡事稍閒，因舉是以屬之教授王君中行。君，一鄉之秀出者也，博識洽聞，多所採摭。於是以其平日之所得於聞見者，益加搜訪，紬繹審訂，述成一書。其文典，其事實，其地形則繪以圖，使覽者一開卷而盡得之。予既鋟版郡齋，君謂不可以不序。予曰：夫書以紀事，事以傳信。自古文人紀事，多失之浮侈。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論者多詆訐其侈言。惟杜子美間關秦蜀夔峽湘潭間，凡所賦者，皆其風土事實，如烏蠻、白帝、黃牛、白馬、家家養烏鬼、竹林清啼晝之類，不可槩舉。間有未達者，多輕改以便其說，後得其實，乃知子美之不虛。故人謂之詩史，傳以不朽。君世爲潮人，事皆有考，書成而邦人無異辭，予知是書可以傳信矣。淳熙二年七月既望，朝散郎權知潮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常禕序。圖經有續，非直爲風土民物記也。以郡有政績，故亦書之，將以示方來，庶知所繼乎。昔昌黎文公僅半歲而歸，置鄉校，去谿毒，民安其生，士習其教，卓然已有可紀。矧今之爲郡，率再歲而更，則若利若害，苟有興而除者，宜優爲之。至於東橋之中間尚舟而纜，西城之內旁未石而甃，與無貢院之當遷，水軍寨之當復，丁錢之猶可寬減，鹽役之猶可代輸，凡若此類，皆能一一次第而爲之繼，毋使識者重真驛之歎，而使邦人蒙宅生之惠，將有大書屢書，復於是乎續，又安知後之人不觀其所續，且更相繼於無窮耶。州民林剛中敬書。

州學學錄槃谿唐更。　從事郎、新福州閩清縣尉、巡捉私茶鹽礬兼催綱林剛中。

又：九域有志，蓋以稽風土之嫩惡也；職方有圖，蓋以便民物之登耗也。郡國圖志作於前者，既有一定不刊之典；述於後者，何更爲哉？然而井邑之有遷改，禮文之有損益，户口之有增減，財賦之有盈虛，若非陸續而纂集，則殆將何所考證。宋舊制，十年方一條上，意有沿革未遽登載，姑少遲之以侯詳備，庶幾仰副九重之披覽，而周知天下之版籍。其關繫也甚重，爲守臣者宜體此意，隨時編次，靡有遺缺，斯可傳遠而考信。然有爲期會文書所窘束者，謂非急務，悠悠歲月，不屑經意。板之朽腐，字之糜滅，幾成廢典。迨其當上之歲，臨期補輯，苟簡應需，特循故事而已。潮有圖經，其來尚矣。昔昌黎文公將至韶石，貽詩於郡侯張端公曰：「願借圖經將入界，一逢佳處便開看。」則知諸郡圖經，唐已有之。參稽舊序，具言一經兵火，散逸殆盡。淳熙二載，常侯禕方裒而集之。繼閱二紀，趙侯師岧又從而修之，歷年二十有五，孫侯叔謹檄夢錫偕同志編輯校定，僅成全帙。以歲數計之，自淳熙乙未至于紹定己丑，幾六十稔，更三十政，纂修者僅三焉。端平改元之四月，郡侯華觀輟朝行而守茲土。蒞政以來，重士愛民，百廢具興，修學增廩，絫石甃城，繕治輿梁，敞闢郡治，置立坊門，築砌隄岸。公餘閒暇，因閱圖經，歎其未備，豈前是數政，屬歲事荒歉，隣寇搶攘，拯貸民饑，督餉軍餉，以故莫遑耶？今茲事簡年豐，儻不拾遺補闕，竊恐窳久易隳，再令夢錫與唐曾、林剛中點勘編修，續而新之。於是搜訪事蹟，紬繹典故，可刪則刪，可録則録，粲

然糜不具載。始事於七月之望，迄成於閏月之晦。若夫先後編集之有其人，品式條畫之有其目，前序以歷言之矣。然以事有因革，不可不紀其顛末；時有纂修，不可不紀其歲月。復叙梗槩，諗諸來者云。端平二年八月朔日，朝奉郎、主管襲慶府東嶽宮、賜緋魚袋黄夢錫謹序。〔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四十八〕

《州縣總叙》：潮州於《禹貢》爲揚州之域，於天文爲牽牛、婺女之分。秦定揚粤，爲南海郡東境，秦末爲趙佗所據，漢初猶佗屬。方南粤未滅，已有揭陽之名矣。武帝獲建德，復南海郡，乃以揭陽爲屬縣。王莽時，更爲南海亭。世祖中興，名既復舊，不曰縣，時曰城。晉成帝時，分南海立東官郡。安帝義熙五年，分東官立義安郡。郡之名蓋始於此。宋、齊因之。梁曰東揚州，後改爲瀛州。陳廢州。隋平陳，置潮州。煬帝大業三年，罷州復爲義安郡。唐武德間，改郡爲州，復爲潮州。天寶元年，爲潮陽郡。乾元元年，復爲州。凡五易，然後州名以定。州自陳、隋間南海爲一都會，唐初置十五部隸江南道。開元二十一年，置福建經略使，徙州隸之。明年，復隸嶺南。天寶元年，又隸福建。越九年，乃隸嶺南迨今焉。柳宗元作《愚溪對》，元和間也，州已嶺南屬。惡溪，州所有也，宗元乃曰「閩有水曰惡溪」，杜佑作《通典》，亦曰古閩越地，則未可以嶺外視之。州所領縣在義熙間有海陽、綏安、海寧、潮陽、義昭等五縣。至大業間，綏安、義昭已廢矣，乃有程鄉、萬川二縣合爲五。永徽

初省潮陽縣，先天初復置，乾元間乃罷，其餘獨有海陽、潮陽、程鄉三縣。僞漢劉鋹時，割程鄉縣置敬州。宋開寶四年，改爲梅州。熙寧六年，廢梅州，以程鄉隸於潮。元豐復梅州，以程鄉歸焉。至紹興六年，猶熙寧之制，九年復元豐之制，潮止二縣也。乃置揭陽縣，初創于劉黃村，數年不果立，至紹興十一年移立于玉窖村，或者有三陽之稱。唐韓愈刺潮之日，又嘗建爲揭陽樓，而故圖經以爲今之韓亭即其地，是必有據者。而「揭」一字，其見於《漢書·地理志》者，韋昭以爲其逝反，顏師古正之曰音竭。至《南粵王趙佗傳》載揭陽令史事，蘇林又以爲音羯，顏師古不復正之，今惟蘇林是從。若夫趙佗自秦末據有粵地，傳嗣五世，至武帝元狩五年始滅。而漢初高、武乃以長沙、豫章、桂陽、南海立番君爲長沙王，若南海於長沙爲郡，則揭陽亦將長沙屬矣。攷當時之意，豈亦遥以南海爲番君付哉。〔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四十九〕

【山川】

鴨湖：潮州郡治左有溪，循、梅、汀、贛下溪之東，其地曰鴨湖。盧廷輔《鴨湖詩》：並山終日漾孤舟，深入桃蹊訪阮劉。流水落花無問處，居人云是古瀛洲。〔册二十卷二二六七頁六〕

【宮室】

登瀛門，在潮州府。淳熙己未，朱公江於仰韓閣建登瀛門。〔册四九卷三五二七頁十五〕

【詩文】

《遊西湖》：附郭水連山，公餘獨往還。疎煙魚艇遠，斜日寺樓閒。繫馬芭蕉外，移舟菡萏間。天涯逢此景，誰信自開顏。

于九流《和陳倅遊西湖》：高城連水石，對景未能還。白日臨流坐，清風伴我閒。縱心移棹去，半醉入花間。未必逢僧語，蓮香已解顏。〔册十九卷二二六三頁二十二〕

元何民先《文廟石柱記》：潮陽之地多石，故家巨室，寺觀廟宇，往往斲以爲柱，闌檻礎碱末爾。而釋氏尤壯，獨文學鮮焉。匪吝也，力不贍也。予一日閱《三陽志》，因見宋有教授趙崇郛，嘗以石爲轖輥門柱，此事更偉，竊有慕焉。遂與直學盧斌商之，召匠計之，索直三千楮，酬以二，猶不足，增五百焉。乃定議爲石柱六，石閾三，每柱左右長二丈有二尺，中稍加。議甫協，部使者劉公適至，祗謁先聖，慨禮殿於制弗合，材且易蠹，問建幾何年。諸生前曰：「此五虎陳侯之故廳也。兵後造次，以故弗如制。」公曰：「盍更之？疇昔陳氏歌舞是間，而居大聖人，可乎？宜更之。」由是罷前所計，而專意於其大者。會歲入不給，儒人石國珍等自陳，願輸力焉，冀蠲役三歲。公義其請，下之府，府率而行之；下之學，僕既承命唯謹，掄材是務。直學盧斌得石柱于里中蔡氏。蔡君景，大官裔也。當其盛時，建祠堂

以奉祖考。柱斲以石，小大凡三十，大而圓者八，中而圓者四，小而方者十有八。今廢矣。有釋氏之徒購以楮五千，蔡不售，乃悉以歸諸學。蓋其詩書之澤，道義之味，賁出流俗，猶古意也。予既得之，告于公，公大悅，命與之偕來，勞之杯酒，温以仁言，且戒縣大夫免爾橋役。蔡亦訢然，無驕無悔。學即輸費，委盧斌募夫與匠及舟，壞之析之，維之仆之，推之輓之，車運于陸，舟載于川，勿亟勿徐，不趾而進，枚置于庭，其勞且艱，可既言哉。觀者嘖嘖驚羨。詎意事與願乖，纔兩月間，主議者去職，輸力者背盟，而勢渙矣。又越一年，而儒氓同役，紛紛莫止矣。雖欲爲之，未由也已。嗟夫！石不負余，余其負石。豈廢興有數而猶有待乎？抑好事之難成也？予夙夜以思，慊然憮然，姑記其由，有望於後之人，後之人庶有以知予之心。何民先記。

陳餘慶《重修州學記》：潮之爲郡，實古瀛州。文物之富，始於唐而盛於我宋。爰自昌黎文公以儒學興化，故其風聲氣習，傳之益久而益光大。紹聖以來，三歲賓興，第進士者衮衮相望。而名臣鉅公，節義凛然，掩曲江之美而增重東廣之價者挺挺間出。迹其所自，豈惟山川炳靈，抑亦學校作成積習之所致也。郡有學，始基於南郭之廣法，改築于今之貢院。紹興十一年辛酉，又改卜于茲。風隤雨隙，棟梁隳剥，齋廬濕漏，經閣傾側，士之鼓篋來遊者若不安迹。春秋課試，皆以學校爲寄材之地，而無久留之意。噫，學校之設，豈徒爾哉。

今太守曾公造，下車之初，祗謁于先聖先師。周行顧視，有動於色，其規模固以默定而未發也。粵明年，提綱挈領，百廢具舉。一日謂郡丞姚公某與其屬曰：「夫瞿曇以禍福渺茫之說恐動流俗，其徒之居金碧照耀，爭務壯麗。陋則增修，壞則易置，若無其難者。矧吾先聖以大中至正之道立名教，其福天下、澤萬世者爲如何，而學宮之弊一至於此，是烏可後！」乃以海陽令張君某爲才，命董其事。役於農隙而民不告勞，資以羨財而歛不及衆。昔之蠹朽者易而新之，昔之未備者增而置之，加意修飾，有司經始，不逾時而告畢。映以清池，環以粉垣，輪奐相新，一何盛耶。公之在潮也，以嚴明爲治。清以克勤，敏而有斷。秋霜肅物，吏畏其威。淑景熙春，民懷其惠。歌謠載道，境内晏然。其於敦獎士類，尊崇學校，尤切致意。學有頒賜大成樂，皆他郡之所無有，久廢而不講。公之始至，乃命生徒肄習樂章，釋奠舉而用之。冠弁峩如，衣冠襜如，珩璜琚瑀之聲適乎疾徐；調絲比竹，敲金擊玉，黃鐘大吕之奏成乎皦繹。公與諸生仰登俯降，周旋揖遜乎其間。使在庭之人，竦觀動聽，皆知賢邦君之將以禮樂化導此邦也。嗟夫！今之爲政者，莫不以刑獄財賦爲急，而視學校禮樂爲不切之務。公獨後其所先，而急其所緩者，豈非家學有源，而見聞獨與時異趣乎。學既訖工，又率諸生行祭菜之禮，以告其成。公拳拳之意，豈徒爲是文具也哉。繼自今學者講於斯，詠於斯，遊息於斯，庶幾亦有得於斯。他時以孝顯其親，以道致其君者，亦莫不由斯

而出，則公之爲賜豈淺淺哉。某幸際盛事，謹摭其實以傳諸來者。乾道元年乙酉九月日，郡博士陳慶餘謹記。

王大寶《放生池記》：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贊天地，範陰陽，栽成滋育之化，以蕃庶類之殖，羽騰蹄逸，鱗流介息，蠢動根荄，均被其澤，德亦大矣。紹興癸亥夏，詔郡縣訪唐舊跡，置放生池。申嚴法禁，以敦忠厚之風。潮於西山之麓，堙湖餘壤，謹存步畝蓮沼以奉約束。索魚於筌，傾缶以注；邀禽於籠，拊掌而揚。沿襲浸久，罔有革之者。恭惟太上皇帝，體堯舜以推至仁，稽商周以恢洪業，量包溟渤，恩沛雨露，睿志弘廓，豈以尋常之丘壑縱噞喁啾唧之惠爲哉。今上皇帝，寅奉嚴訓，篤丕緒，好生之德洽于邇遐，羣黎萬物咸薰陶於泰和之域。乾道乙酉秋，守臣曾造來蒞茲邦，政事條舉，期年而治，乃詢元有臨江立界之意，命海陽邑令張某相所以易之。維城之東，清江浩漫，源遠而潨會。晝夜之流，混混不停。於是即其要津，累基建閣，以際弘深。礲石刻名於其側，揭標上下共十里以禁採捕。涉旬而號孚誠，克稱於承宣之職矣。噫，濟以乘輿，曷若虹梁之爲便；灌以桔槔，曷若霢霂之爲渥。鱔鰌之溝，奚可以活鱣鮪；鷦鷯之枝，奚可以舒鴻鵠。詳斯池之規，方于曩制，曠邈優裕，任其自適。廣乎衆多巨細之兼容，無一物之不得其所。是以有瞻則晨峰弄暉而傳鳴和，回顧則暮雲歸岫而栖翮樂。南觀則靈潮噓吸而鯨鰐潛，北望則層巒幽翳而麀鹿伏。徙

倚而環視之，頒首莘尾，漾鬐歔欷，油油洋洋於波濤間，而鳧鷖鵁鶄之屬，徊翔乎煙渚，翹昂於沙蹟，迄無網罟矰弋之虞。仰而思之，躊躇而繹之，永與聖壽長久，等於生生不窮之道焉。書載咸若之訓，詩詠於牣之章，其見於今日乎。老臣居枕江湄，時樂斯樂，故特書于右。

余靖《開元寺重修大殿記》：金仙氏立，空有二教。彌綸天人之際，以三乘四果開陳漸路。其說曰：一切諸善，皆由信起，不造業故；種種諸法，皆由戒起，能攝心故；六波羅密，由布施起，斷貪愛故；百福之報，由莊嚴起，無驕慢故。是以羣生歸向，如流濕就燥，不可禦者，其有最勝之理乎。潮於嶺表爲富州，開元於浮屠爲勝寺，暢師於僧官爲極選，又以金仙氏福報性學之說開導後人，故其答者如響之應。先是寺有羅漢殿，歲時窮久，基傾棟撓，壓焉是懼，風雨何庇，乃倡而新之。其募資也，無喜腆，無羞薄，同焉者懷，異焉者觀，歸於信而後已。由是伐材於山，埏土於陶，購工於市，而規模立焉。自釋迦金人部從至五百羅漢之容，率飭化而像之，歸於莊嚴而已。又爲二樓，一儲宋朝太宗睿烈皇帝御書、真宗章聖皇帝及仁宗皇帝御制，一縣洪鍾而對峙之。康定庚辰乃始基之，慶曆癸未而告成。凡寺之制，完者飭之，缺者補之，隳者革之，凡五百楹，爲一郡表。至者矚焉。既落成，踰嶺渡江絶淮走輦下七千里，以其狀來請識歲月，乃爲之書云。

王滌《拙亭記》：東萊太原叟，年六十餘，承命假守於潮，起小亭於燕居堂後池之北。岸有水竹，皆因其舊。雖景最幽寂而規模甚朴。叟公餘退食，橫書隱几，默坐其上，妻孥嬉嘯於旁，且不知其異鄉之牢落也。叟太息而自訟曰：信勞二紀，當途名公卿固有知者。不能求溫希涼，致位顯要，攜幼稚，窮山水之險，南走七千餘里，叨竊存禄，以期飽暖。既至，增學田以贍諸生，建韓廟以尊先賢，濬芹菜溝以疏水患，築梅溪堤以障民田可矣，而又將闢金湯之固，爲朝廷設險，以容保斯民，而輒取上官之怒，幾不免竄逐。賴仁者繼至，察其無私，恕爲完人。嗚呼，何其拙之甚也。遂以名其亭。麻田居士子野吴君，惠然訪叟，問其所以。叟語其故。居士曰：「嘻，叟何惑也。夫性，天之命也。富貴貧賤，亦天之所命。性樂天知命，直以事道，不作僞以勞心，不飾詐以釣名，古君子之守分也。奚謂之拙？」叟矍然而起，擎跽以謝居士曰：「拙之義至矣哉！不獨終身請事斯語，願誨子孫，使守之無斁。」

莫儔《隆慶寺一真軒記》：建炎二年，歲在戊申，一真居士館于潮之北城精舍曰隆慶。其東有屋，衡從函丈。居士葺之，因其號，目之曰一真軒。有客過焉，曰：「請問一真之境若何？」居士曰：「子見上棟下宇，赤白圭潔，櫺楹洞闢，游者改觀，此非前日壞於奴隸之廬者耶？喬木挺秀，脩篁叢楙，扶疎際空，蒼翠溢目，此非前日之荒榛穢區者耶？太唐寥廓，山色相迎，使人超然志在凌雲，此非前日之蔽於藩籬屏障者耶？芙蕖覆水，蛙蠅屏跡，泓澄

渟徹，鬚眉可鑑，此非前日潢潦之所鍾者耶？夫有成有壞，有治有荒，有現有隱，有淨有垢，於是可喜可愠，可悲可愕，可厭可慕者，皆夢幻之境，非一真之境也。吾與子試爲一真之遊乎？摘日月，挾宇宙，而未嘗域于大也；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而未嘗拘于細也；上與造化者遊，下與無終始者友，而未嘗墮于數也。是境也，人我都忘，善惡雙泯，能否俱絶，榮辱兩謝，迺於其間無有間斷，貫今昔而同時，混天壤而共處。凡目擊者無非文殊門户，凡耳剽者無非觀音壇場，凡意造者無非普賢牀几。客乃憾恍自失，改容禮謝而退。居士書以爲記。

曾汪《康濟橋記》：金山崒嵂，俯瞰洪流，悍鰐曩時吝以爲居。自昌黎刺史咄嗟之後，一害去矣。江勢蜿蜒，飈横浪激，時多覆溺之患。循抵中流，勢若微殺。往來冠屨，踵躡肩摩，輕舸短楫，過者寒心。僉欲編畫鷁而虹之，幾閲星霜，未遑斯舉。適時與事會，龜謀協從，一倡而應之者如響。江面一千八百尺，中蟠石洲，廣五十尺，而長如之，復加鋭焉。爲舟八十有六，亘以爲梁。昔日風波險阻之地，今化爲康莊矣。償資錢二十萬，户掾洪杞、通仕王汲式司其事，從人欲也。乾道七年六月己酉始經之，落成於九月庚辰。是日也，霜降水收，爲之合樂以讌賓僚。坦履之始，人胥懌云。郡守長樂曾汪書。

張羔《仰韓閣記》：沿潮之東，古鰐溪也。航溪有橋，因邦人之願而作也；橋之西有

閣，翼然壯麗，因茲橋而作也。溪當閩廣之衝，凡道于是者，立馬倚擔，溪渡移晷。驟雨暴漲，翻覆一轉臂間。漕使長樂曾公汪曩領郡，闔郡請維舟爲梁以濟。公領之，不三易月而橋成。潮人鏤石頌美，述令德焉。歲在甲午夏，潦怒溢，自汀、贛、循、梅下，潰流奔突不可遏，齧纜漂舟，蕩没者半，存者罅漏。太守臨邛常公禕曰：「利衆者易興，謀衆者易成。是橋之建，千里一詞。已成之功，可中尼耶？」乃酌約宜費，括帑扐羨，首爲倡，響應樂輸。曾公聞而喜，於是協謀參訂成略，指授舊舫之大者少損之，鋭者易平之，以便操摺。出金貿材，計直償工，衆皆一力。役不淹時，舳艫編連，龍卧虹跨，昨病涉者既履坦已。復計餘緡，創傑閣于岸右。贖地闢基，甃石捍溢，隆棟脩梁，重簷疊級。遊翫覽眺，遂甲于潮。福建舶使虞公似良以古隸體扁之曰「仰韓」。蓋韓文公茇憩舊地，實與閣對也。橋凡百有六舟，造於是年秋仲，告成冬初。閣以臘月經始，越次二月訖工。方敞精舍，官給田以備後役。軍事推官曹耑者，時董其事。常公合樂張讌，邀賓僚而落之，乃觴曹曰：「是役不擾而濟，子力也。」曹屏伏對：「耑何勞，顧二公規畫之素，耑奉行惟謹耳。」環觀者相與嘆曰：「物之興建，信待人若時耶？夫開端於前，植址於後，行者便適，登者披豁，凡過潮者悉戴二公之賜。」朋儔祝頌，肖像立祠，羣請于羔曰：「泚筆勒成，子職也。今二公實惠偉績如是，叵噤默無紀。」羔詳稔顛末，不敢以斐陋辭，謹摭實而述于左。

林安宅《潮惠下路修驛植木記》：紹興戊寅，予蒙恩將漕東廣。至潮問途趨番禺，父老謂予曰：直北而西，由梅及循，謂之上路；南自潮陽，歷惠之海豐，謂之下路，綿亘俱八百餘里。上路重崗復嶺，峻險難登，林木翳翳，瘴癘襲人，行者憚焉。下路坦夷，煙嵐稀遠，行人多喜由之。然猶有不便者四：自有下路以來，役保甲爲亭驛子。亭驛距保甲之家且遠，客至則扶老攜幼，具薦席，給薪水，朝夕執役，如公家之吏，不敢須臾離焉，竢其行乃去。客未至則尉之弓手，巡檢之土兵，預以符來，需求百出。客或他之，則計薪芻，盡錙銖，取資直而去。民以爲苦。此其不便一也。官兵商旅，魚肉百姓。編氓遠徙，不敢作舍道傍。行人無所叩閽以求水火，長堤曠野，絶無蔭樾，炎天烈日，頂踵如焚，莫可休息，渴則飲惡溪之水，其不病者鮮。此其不便二也。驛可宿，亭不可宿。日行止於三四十里，過是則投夜無所。橋道頹毁，積水不洩，春霖秋潦，横流暴漲，行人病涉，往往多露宿以待涸而後進。此其不便三也。沙汀彌望，杳無人煙，盜賊乘之，白晝剽劫，呼號莫聞，受禦者不一，而州縣莫之知。此其不便四也。予聞之，不覺先聲嘆息之不已。乃移檄州縣官，既同王事，安可坐視。而潮惠之守令，皆欣然相從，與其佐同心協力，創蓋鋪驛，增培水窟，夾道植木，跨河爲梁，誘勸鄉民移居邊道。而海豐令陳光又唱增置鋪兵之説於予，而潮惠二守深以爲然。每亭驛各差兵士以供執役之勞，而百姓之爲亭驛子者率皆罷去。俾得仰事俯育，不復有追呼

之擾。予又刷上路驛鋪之冗兵，以益下路。依閩中溫陵上下路各置鋪例，聞于朝廷。於是鋪兵與居民相爲依倚，道傍列肆爲酒食以待行人。來者如歸，略無前日之患。夫世事未有不忽於因循而成於勉强，人情未有不悅於須臾而厭於持久。是役之興也，人莫不難之。今不費於公，不勞於民，幸乞於成矣。予以爲不難於始而難於終，使所種之木勿剪勿伐，因其枯瘁者復藝之；所創之舍勿折勿毁，因其摧圮者復新之。儻歷百年如一日焉，雖經數政如一人焉，夫又何患？此予所以深有望於來者。故書其歲月以貽之。時紹興二十九年八月一日也。

鄭厚《金山亭記》：須彌，天下之鎮也；岱、華、衡、恒，中國之鎮也；金山，潮郡之鎮也。郡有鎮山，猶人有元氣。能衛生者，不問四肢、九竅、五臟、六腑，惟問元氣盛衰。如此，則潮於金山何可忽諸？鄉者潮之盛時，亭榭竹木奐蔚於其上。當其文物之美，版籍之饒，甲於二廣，抑有所率。兵戈以來，守郡者但務目前，推原之事所未暇舉。亭榭圮於風雨，竹木殘於斧斤，不恤也。地與時會，翁侯寔來。儒雅飾吏之餘，思所以爲潮善後之方，乃致意于是舉。即山之陽，爲亭者三：曰凝遠，曰成趣，曰披雲。俯揖金城萬家於几席之中，紅塵與車馬分譁，蒼木共閭閻間錯。俯仰之際，形容不盡。循山而東，則列岫凝藍，長江曳練，桑麻近落，煙雨平疇，目力交馳，景趣競遠，身居城郭中，翛然如在四曠之埜。於茲

作亭以臨之曰就日。其後絶山之冢，亭其上曰一覽。砌石爲道，絡繹其間，澆桃灌李，種竹植木，以足其景物。夫潮之形勢，不在金山之壯觀，不在於亭榭竹木。非亭榭竹木，無以爲金山之壯觀。亭榭，金山之冠冕也；竹木，金山之襟袖也。冠冕嚴，襟袖整，然後見金山之氣象焉。金山之氣象，實潮之氣象也。孰謂太守翁侯是役苟作云爾。亭成，太守暇日宴客于其中，邦人士女操觚挈榼偕樂焉。惟茲邦人，見亭之成，寧知太守營亭之功？共亭之樂，寧知太守建亭之意？不斂一銖，不役一丁，鬻材僦工，築亭宇如築私室，此太守營亭之功也。糞本木盛，浚源泉長，提綱振領，類非俗吏所能爲，此太守建亭之意也。農豐官達，爰自今日；補弊起仆，繫屬後人。紹興戊辰，鄭厚記。

林汶可《刻漏記》：潮之城弊，而漏刻又愈於城之弊。穴木椌筦水而注，以版浮箭，睨椌取刻。歲久水蝕椌腐，以至晝地測晷，足所以蝕腐之數。皇祐癸巳冬，郡守下車，首完城，明年乃議新刻漏。有以臨汀郡蓮花漏而獻者，曰：其法出於待制燕公，最爲精密。乃擇牙校就汀受法，指工繩木，丱金塗漆，歷四旬，凡揔六十事件而漏刻成，成於甲午至和冬十一月也。盥壺納水，不絶如綫。水之不暴，箭無逸刻。故自朔至晦，累三千刻，以較晝夜短長，一與之合。獻者之言其信矣。十二月己亥，乃徹舊漏，用新法，宜也。夫城郭溝池，作郡之壯；鼓角漏刻，設郡之警，大不可闕。郡太守舉宏其闕，又得其法最精密，宜後來毋

廢其法，且思郡守庠博鄭侯伸也。

鄭厚《鳳水驛記》：郡國有傳舍以待假道之賓客，古禮也。今天下通名曰驛，或又從而高大加飾焉，則易驛之名曰衙。所以遲綉衣蘧節之臨郡與夫通貴重客，顧他賓非可輒舍。故一郡所以待過客者必有二館，否則上下混殽於市邸，此羈旅之通患。潮居廣府之極東，與閩嶺比壤。凡游官於廣者，閔士居十八九。自閩之廣，必達于潮，故潮雖爲嶺海小郡，而假道者無虛日。郡蓋有所謂遲重客之所，而驛無舍，其所從來舊矣。自修來此周歲，易蠹補弊，自祠廟、學舍、倉廩、府庫下至獄犴、營伍，率以奇羨隨先後緩急而爲之，皆嚴固潔好。方以賓館闕焉未備，思所以力不勞而事濟者，適掌醯以醯舍壞來諗。使至加葺，迄功，僚椽總其事者請試臨觀。因周視堂皇廊廡，則寢者有室，膳者有舍，奴馬有芻飾之地，井廁户牕皆有條理。以爲醯舍則華而大，以爲賓館則與郡大小稱其宜。既而得老屋數楹，直子城東南隅，乃故儲醯之宇，於是易其地而兩增葺之，因以郡水而名榜曰鳳水驛。復爲造寢處飲食之具，爲榻著六案，與竹木匡牀十有八席，以爲薦藉者各三十，器皿鑊鼎悉備，使閽一人掌其扃與物之籍，而加鑰焉。過客之車馬及郡境，請預以告。授館之禮當敬，從事無怠。雖然，古君子所居一日，必葺其墻宇，去之日如始至。無謂古人獨然，自今以往，凡至此毋壞几席，毋毀垣墻，使後來者無乏，是亦古君子已。郡僚來屬紀歲月于驛壁，敢併以告。

陳憺《海陽築堤記》：紹興辛亥九月，大夫張侯被命鎮州。至則宣德意，訪民隱，興利除虣，勸學劭農，有循良吏風。於是距城十保之衆，知公之有志乎民也，喟然釋耒耜言曰：「吾躋耕鑿于斯幾百載，邊溪岸海，倚爲長城固者伊隄之力。今隄圮室壞，鴻雁轉徙。」老稚之屬，駢肩踵跡造于庭。公延詢其故，良久曰：「吾至郡，工役不妄興，臺榭無增飾，恐爲民力困。然是隄不築，民將永無寧居。狂瀾吞噬，日削一抔，月且百倍。數歲之没，焉知桑田不轉而東海乎？」退而周謀咨度，思始圖終，命海陽尉趙善連而告之曰：「子其爲予往，毋具文，毋悚衆，速者易隳，緩不及事，一心遠猷，用宏茲責。」尉至，縱觀茫洋浩渺之濱，巡度基地，表識封域，號召丁壯，萬畚如雲。一之日，擾擾奔騰之勢合戰而退。二之日，黿鼉魚鼈之區屹然山丘。三之日，沮洳化爲平土，流民志其本業矣。士相與詠於塾，農相與歌於野，謂此隄不修而底于潰，民屢以病告，非董郡者以謀多而惑，役大而沮，謀作者以力少才疎而敗乎？是役也，守與倅合謀，宰與佐同力，吾若子洎孫萬世永賴，其敢忘功。乃涂地創宮，合祠繪像。既事，謁于憺曰：「懷惠而報德，覿顏而起敬，吾儕小人事也。記久明遠，俾遺彼懿績，與河洛並傳，郡博士其毋辭。」憺曰：至人無功，神人無名。自郡侯之至是邦也，崇教化，緩刑獄，戢追胥，興義役，安濟置坊，亭堠築館，殊勳數十，退然不矜，意者期與世相忘衢壤間，而泯迹無懷大庭之上。小有形迹，隨即刻畫，豈侯本心哉。然白公之渠，鄭公之

陂，若功不加于時，澤不遐于後，疇能使人去思之矣。向也憂填溝壑，俄而措之枕席之安；懽愉鼓舞，社而稷之，夫誰敢議。抑使彰彰之治最，臬使既剡而上聞矣。一朝而隨召盡節罄忠，竭猷告上，金城萬里將爲天下大庇，豈以此堤爲豐功而欲子侈言耶？紹興年月日記。

許騫《重闢西湖記》：西湖，古放生池。有山嶄然據湖傍，古號湖山，則知湖之來非一日。異崖層出，輕波紋平，水影嵐光，爲南州傑觀。歲月既久，湖亦莽爲蔬蹊，而榛荆叢生，童然一山矣。慶元己未夏，太守林侯嶠既成聚風月山椒，秀麗始發越，因慨謂湖山並名，豈有山而無湖。貳車廖侯德明力贊其決。於是剖耨壤，剪繁穢，引清流瀦而廣之，南北相距倍於昔。立三亭濱於南，日放生介於中曰湖平，跨於山之側曰倒景。繞湖東西古無路，誅茅穿徑，插柳植竹，間以雜花，盤紆詰曲，與湖周遭。橫架危梁，翼以紅蘭。鏡奩平開，虹影宛舒。數步之內，祠宮梵宇，雲蔓鱗差，浮榮女墻，粉碧相映。中造小舟，邀賓命酒，荷香邐迤，時度管絃中。邦人樂公德。公每遊，柳邊竹下，草際苔中，湧觴布席而坐。公酒未竟，終不去。山與水相接，民與守相忘。騫嘗游泳于中，即嘆曰：湖山之樂，古風流騷雅士往往以此寫幽興，寄嘯詠，於君民之際，或略焉。若使身安江湖，心忘魏闕，主意上宣，王澤下壅，是湖也欲樂得乎？嶢榭岑青，里閈蕭條，畫艎宮羽，稚耋怫鬱，是湖也欲樂得乎？我公涖止，奉天子教條，獨行嶺海。又欲以及民者及物，雖天子萬年不待祈；又欲鱗介羽毛皆

涵聖恩，以期聖澤與湖山相無窮，則公於是乎樂在君也。梅香月白春滿城，我公政暇，停艫舉白，民亦熙熙陶陶，鳴儔綴賞，藻野縟州，如屏如堵，如綺如霧，人在鑑中，舟行畫圖，則公於是乎樂在民也。矧夫山嘯湖平，公卿之識。百年遺迹，一旦還舊，將見纓緌紳佩，洋洋迭出。一以祈君壽，二以同民樂，三以振地靈，起人物。一廢舉而衆美具。騫是用踴躍而書，鑱于湖濱之崖石。

《新隄記》：寶祐元年，南桂新隄成。南桂之人，頃歲水再至，漂田畝，包廛居，老弱沉溺，壯者散之四方矣。今隄固於曩，吾里之人得以父子寧、畜養蕃者，非賢使君之賜而誰賜歟？伊而不記，無以示來者。遂相率請于府尹，盍記之。惟潮居循、梅、汀、贛之下流，每一潦至，則四州之水匯于潮之溪，以注于海。溪旁皆平地也，隄之以捍駛流，而後民得以耕於斯，家於斯。古隄八十里，望之若連繩然，一股不牢，則繩遂斷絕，而南桂之隄據要衝。紹熙辛亥，水隄決僅百丈，十保之地盡爲壑。郡侯張行成更築之，民乃粒。六十年而當淳祐辛亥八月，水隄潰，與紹熙害亦略等。有倡爲塞水口之議者，增其故基，與水爭勢。畚臿之役方休，而夏潦至，又潰潰益甚。新築之址，亦化爲淵。民白之郡，聞之臺。權郡樊公應亨、憲公吳燧皆曰：「築隄，縣令職也。」海陽令王君衛翁爲有才，亟委之。令乃相地之宜，避水之衝，立標以定其北。北起許銀巷口，南抵五福堂後，而又外築涵南橫隄，以障數千户

口，分十統諭以總之。時有不便告者，即委主簿趙君孟溶相視。簿曰：「覆轍可蹈乎？宜從今議。」擬始定矣。顧其役大，其事未易集也。今郡侯全公昭孫涖事之初，首訪民病，慨然曰：「事有急於此者乎？春且潦，吾民其魚矣。」促成之。乃命陳巡檢濤督役，出入田間，與役夫同勞苦。侯一意任之。民有悍然不從令者，有以他辭規避者，侯不阻不忒，喻以利害而戒勉之，要以事成就乃止，又以令言閔其棄地之產。而怠者力，悍者循，勞役者懽悅，令亦時屈而相勞焉。不數月而役畢。蓋爲隄之址廣八尺，其上半之。其高一丈二尺，其長如廣之數七十有六。夫以工計之者三萬有奇。經始于壬子仲春，告成于癸丑孟夏。而溪東之隄，所以捍三保之民，同時並築，里人陳天驥董之。於是兩岸屹立，悉復張侯之舊矣。或曰：天地之數有六十，窮則復始。是隄也，其潰有潰之者，其築有築之者，蓋數也。大圭曰：非數也，人也。向者紹熙之役，蓋有陰扇謠言巧相阻敗者矣，非張侯其孰主之。近者之役，亦有轉移吾說、沮撓吾令者矣，非全侯其孰成之。不然，隄之成久矣。然則亦人爾，安得諉諸數哉。故大圭謂是役，侯之美有三：知其人而信之，明也；堅其力以行之，果也；寬其役而恤之，仁也，行一物而三善得焉，是可以書。侯又慮新土之未實也，夾植柳以盤其根；患衝流之易突也，築子隄以殺其暴。其爲後日慮至深遠也。噫嘻，推是心也，豈特一隄而已哉。寶祐元年記。

元熊炎《重建文廟記》：詩書禮樂之教行而天下多善治，仁義道德之說明而天下建善政。蓋吾道非空虛無用之物，而化民成俗有非刑名法律可能及。自漢而下，良吏著名史册者皆以興學立教爲首，而人或以迂闊視之。噫，吏道不古，世變亦極矣。潮俗號爲易治，建學且數百年。繇昌黎延趙德爲師，而人亦敦於學行。後來士風，方之鄒魯。元運初興，王師平江南不數月，廣去天遠，復六年始定亂離。斯瘼癃老穉幼寄命鋒鏑，經生學士豈直逃難解散而已。潮介海外，雖弦歌自如，誰以之爲守禮義之國乎。干戈甫定，潮復爲郡。然經營收拾於武夫健將之手，章逢輩方晦跡遠引，宮墻遺地鞠爲園蔬，美輪美奐誰復念此。丁侯聚來潮，文廟草創，規制朴陋，無以寓敬恭。逮鄭必大領鄉學，府尹陳祐、權府陳肅皆有意修復，令能有成。至元二十九年正月，貳府王宏始成正殿，他宇謂可次第就，而造舟役興，又未及竟。肅政廉訪張公以是年五月監治涖政，慨然念曰：「勉勵學校，宣明教化，吾職也。此而不圖，無以塞上意，稱明旨。」一日語鄭君曰：「廟雖王侯所創，而實重子請也。其續成之，毋中道廢，吾能主張是。」鄭唯唯承命。公復集梓衆令之曰：「前是官府之役率不給直，汝避焉。今給以傭費，食以學廩，必勉諸。有受若直，怠若事者，罰。」衆亦欣喜就役。於是築之登登，伐之丁丁，斧者鋸者，斤者斲者，日陳于前。公躬自課督，率漏下乃去，晝仄傳餐而食，不撻一人而人用勸。自經始至落成三月，爲門之間七，爲廡之間二十

有四，廚湢庾藏無不具，棟梁榱桷無不飭，配祀像設無不藻繪繡。又懼其無以養也，爲之置潮陽田一莊，每歲收粒肆伯石以助供給。其區畫具矣。嗟夫，學校風化之本，表章尊顯，夫人秉彝好德之不容已者。況久廢必興，久仆必起，人事物理，決有當然。或者創之而不遂其事，爲之而不既其功，蓋時之未至，雖聖人不能先時而强焉；時之既至，雖聖人不能後時而不爲。潮學之興，固公爲政出治之先務，而亦時之有待於公也。用能於旬月之間一復舊觀，使殊方萬里知朝廷崇儒重道之意，而聲名文物復炳然於世變風移之後，非使臣之遠有光華者乎？非使於四方而不辱君命者乎？經曰：「見義不爲，無勇也。」又曰：「教人以善，謂之忠。」公可謂忠且勇矣。興一事而二美具，所宜得書。潮之士居游其中，惻然動念於茲學廢興之由，而思所以副公教養之意，蹈德咏仁，砥節礪行，不以詩書禮樂爲空談，不以仁義道德爲迂說，則家稷人皐，又豈不大可書哉。公名處恭，汴梁人。至元三十年癸巳，將仕郎、廣南東道儒學副提舉熊炎記。

姚達泉《重建元公書院記》：潮爲廣左甲郡，文物亦諸郡甲。在昔學宮雄偉，韓山書院亦然。宋淳祐己酉，邦侯周君梅叟喜其文物盛，欲以道學淑人心，乃營元公周先生祠于郡庠右，謂公爲道學權輿也。併拓宇以聚學子，聞于朝，得請，亦曰書院。橫渠、二程、晦庵四先生皆有功於道者，遂合祠爲五。戊寅兵火，郡頪與昌黎伯妥靈之地悉皆瓦礫，獨元公之

宇如魯靈光，後因爲學，移而爲廟。逮至元壬辰，廣東道肅政廉訪張公處恭分治來潮，鼎新文廟，路總管陳侯佑復移廟而爲書院，經始未全，同知提舉蒼侯小云赤不花繼之率作。甲午春，本道儒學提舉熊炎沿檄至郡，慨然有意成之，就委山長張圭英、石國珍併力了辦。乃勤垣墉，乃塗塈茨，乃立祠像，不逾旬月，欠者悉備。於是祠堂之間五，講堂之間三，翼列四齋，前峙門廡，復舊觀而新之，視舊有加焉。仲丁舍菜新祠，觀者敬歎。今張君遣其子仲明自潮來，書其事，屬然記，辭不獲。因思道在天地間，歷萬世如一日，有續無絶，有存無亡，不以世道升降爲升降，不以世運盛衰爲盛衰。昊古鴻荒，有熊氏以上無筭，惟精惟一，自堯始傳而舜禹，又傳而文王、周公、孔子、孟軻，是謂道之正統。軻後道脈微，扶正學者如荀、楊、仲淹之輩皆功不迨軻。寥寥千載，始有元公疏源導流。太極動靜之體，五殊二實之氣，仁義中正之禮，凡天地人所由立，萬事萬物所從出，天下學者所以正心修身者，二程、朱、張四先生又引而派之，遂使道學涵濡人心，養成士君子之質，非後來孔孟歟。宋熙寧間，公嘗持漕憲節，潮亦行部之所，祠固宜然。非爲持節祠也，爲道也，於道有功者庸合祠。但土木之功久則弊，世更事異，道則無弊無革，恃有知道君子扶持耳，其有志於道若子佩宣勞其間宜也。至如總管陳侯力主維之，又能捐己宅充廣之，蒼侯間出力以助之，其餘任事辦材，給用度，補闕遺，則於職分乎宜盡，皆可書。書院舊有田，暫爲浮屠氏所據，又安知他

日青氊之不復，姑俟之。今我朝崇尚儒學，講明理義，尊先賢，續道統，求道有書在，求極有圖在，元公其大有功於後學。噫，不有廢，何以興。至元三十一年甲午，前太學進士姚然記。

何民先《重建水東韓廟記》：士君子宦遊以得江山爲樂，江山以得士君子爲重。方其登臨，遊目騁懷，俯仰千古，嘯歌自適。及其後也，邦人懷思，愛及草木，則有尸祝之者矣。昌黎先生之於潮亦然。公以忠言謫潮，道迪人心，功在生民。嘗愛溪東山水之勝，公退之暇，時一遊憩。亭下之木，所親植也。舊株既老，飛枝復生，州人以「韓木」稱之，且瑞其花，以卜科目。或曰公嘗遣官祭鰐魚于此，其下即鰐魚潭也。廟舊在城南。宋淳熙己酉，丁侯允元不忍虛其勝，蔽茀甘棠，遷公廟鎮之。以天水趙君、文惠陳公配。蓋公嘗請趙爲師以訓潮人知學，陳守是邦又嘗戮鰐于市，道同志合，猶一日也。距今百餘年，鼎革凡幾。元延祐四年，憲僉張公世榮行部至潮致敬焉，徘徊眷慕，深慮修葺之費無所出，非所以計久，乃褒儒生，捐金買田，計五十八畝七分，歲得穀一百三十四石五斗，其用心尤遠矣。泰定三年秋，牧守亞中公馬合馬偕士友絶江謁祠下，至則門廡亭宇皆烏有矣，惟正堂僅存，遺像蕭瑟，粉壁穿剥，楣柱朽蠹，强支風雨，慨然久之。士友悉言其故。公曰：「文公功德若是，江山形勝若是，而又憲司維持甚，其可廢乎？」歸與同知宋君用、府判買住、推官劉君克敬、知

事趙君弘道謀，僉曰然，遂以命僕，且戒勿擾。僕受命惟謹，乃跡故基，乃市良材，鳩工傭役，一時惟直，是鈞是鋸，是斲是舁，仆者構之，腐者撤之。已而正堂巍然，兩廡翼然，三門魁然。維亭維祠，各復其舊，中外一新。丹黝交煥，曉雲飛棟，晚蟾流階。東負三峰，如屏如几；西面横江，樓臺鱗簇。大海瀦其南，蛟龍所家；三河瀉其北，檣楫若注。一登廟而山川之勝盡在目，城南有是乎？由是揭其堂曰仰高，取泰山北斗之義焉。亭曰天風海濤，取「相期風濤觀」之句焉。尊賢有祠，崇德也；侍郎有亭，存古也。合而顏其門曰「韓廟」。萬户侯尹公鑄大書不一書之。經營于丙寅冬十有一月，成于丁卯春二月，秋八月而潤色大備，涓吉落成。牲酒既具，邦大夫率僚屬咸拜于庭，士友鼓舞而慶曰：「微諸君，廟其墟矣。」大夫曰：「文公之靈也，斯道之福也，聖天子之德也。方今天下清平，崇重儒術。潮雖海濱，自文公以來知有教矣，至今號稱易治，而吾儕得優游其間，是果誰之賜歟？有係於世教民彝者，君子與其興，不與其廢也。嗣而拓之，且將有望於後之同志者。」言既，屬僕記之，於是乎書。潮州路儒學教授何民先記。

張思敬《修文廟新田記》：潮爲郡，僻于海隅，而風土頗饒。民始未知學，然朴且易化。逮唐昌黎至，命師教育之，迄今號稱多士，實甲閩越諸郡。學有廟其偉，咸燼于兵，獨書樓巋然。至元甲午，憲僉張公處恭分治，循視舊規，慨然以興復爲己任，命提舉鄭必大董役，

不踰歲而落成。沉鬱輪奐，士子動色。然颶風不常，木性易腐，公深以爲憂，曰：「學有田無幾而養士也，若墁剥而瓦裂，柱傾而棟撓，則將若之何？」適工畢，初歛餘財，及後時而助者，得若干，悉置田，凡四百畝。距府治遠，租輸運頗艱，從佃者請而優之，取直而已，毋失之荒，他庸弗徵也。學職一員，專其出入，然非土木之費不敢用。九年於茲矣，會其數不爲不多，茫然施巧於簿書間，沿襲而率歸烏有，殿廡未之加新。吁，可嘆也已。吾儕道周孔之道，職師儒之報本，曾豺獺之不若，舉張公創始之端，顏毋厚乎？思敬自江西巡歷至潮，韙鄭君言，亟革其弊，爰鋟諸梓，不惟衍張公之永圖，庶來者知所警也。至於田畝之畔，租數之詳，具之碑陰云。大德壬寅，提舉張思敬記。

黄剛大《三陽驛壁記》：昔世祖皇帝臨御十有六年平江南，潮爲僻遠，師至，城乃下。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的迷失奉旨鎮廣東道宣慰使來潮，剪棘夷道，招集流離，稍復爲郡。東西界閩廣之衝，南北接山海之會，轂送蹄劘，無日無之；送往迎來，迄無定舍。前政念斯民瘡痍之後，牽補度日。然王人之來，不館不餼，昔人所戒。同知蒼朝列慨然移檄于府，總管丁驃騎、府判馬修武偕府僚佐，議以克諧。一日諗於衆曰：「方今薄海内外同條共貫，雄藩壯邑星羅棊布，十里一亭，六十里一驛，令下如建瓴水，凡通津要途尚不可缺，況城郭乎？」乃卜日相地，開拓舊基。百姓聞命，奔趨恐後，若瓦若木，不期而集。值洞獠侵掠境

內，沿檄出征。府判馬修武董其事，獄曹湯旺旦暮巡督，出己見規畫，匠施斧鋸而已。爲堂前後有二，爲廡前後有四，柱石堅固，垣墻周密，面陽闢户，氣象軒豁；背山鑿池，景仰幽勝。風月有時而自至，冬夏無適而不宜。湯沐飲食之需，供帳服用之具，件件精實。是役也，至元三十一年十月經始，同知蒼侯凱旋，又踰一月而工未就，慮久役妨農，呼督役吏詰之曰：「今與汝期，違有罰。」如期訖事。時則元貞元年四月也。因命剛大爲之記。愚謂驛館之設，其來久矣。昔成周盛時，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五十里有市，市有堠館。至漢高朝有置傳，有馳傳，有乘，有軺傳。傳即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置馬，謂之驛騎。歷代相因，而損益者隨其時。欽惟皇帝繼統，勵精圖治，垂萬世業，振弊起廢，政臣子服勞之日，任郡牧者不敢不勉。茲驛之興，民樂其成，故能不擾而辦。俾破碎凋殘之後，復覩太平之盛觀。塗塈丹雘之美，益彰遠使之光華。自王公卿而下，與夫一介行李，於是館焉。吾想夫馳馹奔軺，朝幽燕，暮荆楚，冒風沙，蒙煙瘴，至則解鞍弛擔，偃仰欠伸，撫手捫腹，彈長鋏而行歌，據胡床而坐嘯，馬芻奴飯，吏散庭空。休息之際，使臣於此其有思乎？詩不云乎「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又曰「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古之使者傳令入境，則訪求民瘼，觀察風謠，視其財用之豐不豐，橋道之固不固，田野之闢不闢，户口之增不增，所以廣朝廷之耳目，明郡政之臧否，而後得爲使之體。若夫飾廚傳，取名譽，非侯之所望於使

也。使乎使乎，苟以是心至，不惟知侯之爲侯，亦可知使之爲使也歟。言既，驛吏請書于壁。

劉貢珍《續石柱記》：前教授何民先有記，見上。潮之宣聖廟，自宋迄今，凡六遷，紹興間，徐侯璋遷于今地。迨景定癸亥，游侯義肅、教授黃岩孫重建，始易木柱以石，事甚偉。兵火後毀折靡存。元朝以來，廟宇草創，職教者因循簡陋。泰定初，教授何民先竊有感焉，召石匠計之，工夥價踴，以庠廩不贍遂寢。偶直學盧斌得石柱小大三十根於里中蔡氏舊居，購以楮，弗受。川浮陸運，出瓦礫而置廟庭，亦石之幸也。越明年，士氓槩役，其勢遂渙。何公憮然記之曰：「石不負余，余其負石。豈興廢有數而猶有待乎？」天曆己巳冬，本路判官小云赤海牙詣學，深慨殿制不古，詢之耆老，咸曰：「此五虎陳氏舊宅，壞而創是焉，是以制度失稽。」木久且蠹，命更之，搆以石柱。捐俸千楮，暨府推周偉、照磨陳毅亦各捐俸。諸生因請遷廟于學右，以尊聖人之居。方董工，會憲僉任公仲琛偕憲史黃士俊、郭友直按巡勉勵，祗謁先聖。時禮殿始基，見石柱而喜。計本學歲入無以爲繼，乃捐俸率庶僚以助工。又舉聖制蠲役，俾儒人隨其豐儉以助焉。自非尊德樂道，能如是乎？諸生忻然如弛擔，又得以睹聖人宗廟之美，乃相與言曰：「昔之興學置田者，廉訪張公也；復田贍士者，廉訪趙公也；今之興學蠲役者，憲僉任公也。彼二公既爲之搆祠立像以光于前，今我公亦宜嗣之以

振于後。」然此非公之本心，特潮士愛之深，慕之切，欲以表我公之德，與斯石相爲終始也。昔何公作記謂有負於石，由今觀之，乃石之遇耳，何負焉。信廢興有數，且有待乎？天曆三年正月，潮州儒學正、廬陵劉貢珍記。

程準《揭陽雙峰院記》：諸寺院記文，不關世教者不録。此篇獨能不膠異説，以悲喜衍義，行文有法，感人情思，與他寺院記遠甚，故特録之。世人以成壞觀物，見其成無不喜，見其壞無不悲。成者自成，壞者自壞，於我何有而作是念？善哉善哉！此天地聖賢之心，愚不肖之所同，儒者之謂善端，佛者之謂無量心也。一切萬物，皆有成壞；是悲喜心，無有成壞；由其不壞，壞無不成。故自一念之喜以圖其成，天工可代，七政可齊，六府可修也；自一念之悲以極其壞，洚水可抑，龍蛇可驅，河流可塞也。鵲巢石窟，珍樓寶屋，廣狹不同，華陋殊絶，皆不過人天小果，曾何足以置忻戚於其間。然十室之邑，三家之市，蘧廬一宿，終身眷眷不忘。他日過之，頽垣斷礎，未有不徘徊故墟，爲之感愴者。他日又過之，疎籬環堵，如舊觀重來，又未有不欣然慰滿，若己與有力焉。此豈復有窮奢極侈之工，動心悦目之景，可以牽縈懷抱者。終不成壞，壞無不成。彼之心猶吾之心也。吾不知此日是心何從而來哉。天高地下，在物無終壞之理；往過來續，在人有不壞之心。彼積蘇累塊，以成壞較難易；金地寶林，以興創爲殊勝。雖其徒稍知道者，亦必慼然顰，閔然嘯矣。皇元仁洽萬方，垂情慈教，天馬飲海，龍

象如如，而揭陽雙峰獨罹劫灰，自丙子至戊申，三十三載。歸德彭君振來尹茲邑，報恩無地，將經始起廢，民父老合辭荐請，君乃捐俸流貲起釋子石山必瓊董其役，瓊亦罄囊畢力。初搆殿瓦礫間，始庚戌夏，迄辛亥冬。邑人劉君用賓、林君叔翊，好善隨喜。法筵開，經輪轉，山門品列，廊楹魚貫。僧寮師室，香積寶庋，種種完美。又三年，梅倅蒙君果沿檄適至，暨歸，裒鏹五十萬圓滿之。且尹有人民社稷，補弊塞責之不暇，能以餘力及此。蒙君非居仕是邦，而施與無吝容。若劉與林，鄉之善士，視瓊雖爲善不同，要皆非有所利而爲之者。不遠數千里，諗記於予，公等得無悲其壞而喜其成乎。是心也何從而來哉。無往不復者天之道，感今懷古者人之情，余所謂天地聖賢愚不肖之所同，蓋有不求而獲，無爲而爲者。秉彝好德，固非夷法之所能外也。韓山蒼蒼，韓木章章，大顛堂堂，廬存人亡，數書珍重，吾意公亦喜其聰明識道理，而重其憂世之悲也夫。斯文耿光，千古一日。余方求公書而玩索之，又安得不因請君之喜而爲之書也。尹字文舉，今爲惠州路推官。蒙字仲剛，今爲潮幕長。謙齋劉君，時主簿程鄉。友梅、石山，林與瓊自號也。財施工力，姓氏列著碑陰。泰定初元甲子三月朔，承直郎、南雄路總管府推官程準記。

趙孟僕《重建潮州韓文公廟記》：在水東。按蘇子碑，公廟在潮者宜也。其文尚已，然所書止王君滌遷廟城南事，後非所知也。其參造化，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將終古祀之，

豈特元祐間盛事哉。厥後廟二，其城南則鄭侯良臣因創講堂，以來學者。今獨存其城東，則有山曰韓山，亭曰韓亭，木曰韓木。李侯邁、丁侯允元因而更祠之，孫侯叔謹併建八賢祠。劉侯用行、牟侯濼整葺不怠，廟用以侈。今皆無復存者。森森古木，生意蒼然。造化盛衰，固實有待。皇元統一，文美聿新。迺元貞二年，有太中帖里來長茲郡，創浮橋，立茲廟。大德五年，卞侯立宗脩猶未完。九年，常侯元德暨乃僚捐俸計役，期畢茲工。是時則有將仕張君昕，以清名英識爲郡知事，孜焉伋焉，慨爲己責。其志也專，其任也勇，其營度也久，其使民也不擾。疏之鑿之，築之培之，又從而恢拓之。用工於某年某月，落成於某年某月。有池有臺，有松有竹，仍建八賢祠於右。兩廡三門，翼如峙如，復挾二亭於其側，閎偉壯麗，殫智極慮。邦之耆老來拜來祝，咸曰：「吾不圖今日復見韓亭之盛若此，且視昔有加焉。匪韓公之靈，抑吾張君有以效其役而彰其靈也。天地之化，盛衰之運，至此而益昭昭矣。」近惠陽別駕王君滌奉檄至潮，謂僕知學，語以其事，且俾書以遺潮人。僕謝不敏，則思曩命宰揭陽，將拜祠下不果。今羅浮去潮幾千里，未知果遂所志否。茲得以賤姓名附于下，豈非平生至幸，敢僭以蘇子所不及書者書。大德十一年夏五月，從仕郎、惠州博羅縣尹兼勸農事趙孟僕記。

梁祐《仰韓閣記》：潮之爲郡，介乎閩廣之衝。凡趨閩趨廣者，靡不經焉。郡之東有

溪，昔鰐魚之所窟宅也。昌黎韓文公辭而逐之，而其遺蹟至今泓深莫測，涉者病焉。宋乾道間，曾君汪來守斯郡，始造舟爲浮橋，以濟不通。繼是而作者，或鑿石爲橋梁，或屋其上，以便往來。數十年間，溪水泛濫，橋遂中折，驚風怒濤，舟或淪没，民甚苦之。至正甲申歲，府判喬侯賢蒞事伊始，慨然曰：「脩理橋道，余職也。」爰與推官崔侯思誠謀復之。來歲，同知張侯弼、幕長盧君德直、知事張君宗元繼至，咸曰：「是亦便民之一也。」遂捐俸以相其役，且曰：「是役也，必擇屬之廉能者任焉，事乃有成。」詢于衆，得録事林君智鏡，命之曰：「君以廉能信於民，今舉君以董是役，期於必成，府不汝責，其曰毋怠。」君受命，乃度材鳩工，日往來其上，與羣工相可否。或以石，或以木，各適其宜。鎮守萬户邢惟明，偉是役之浩也，亦施鏹以助不給。越數月而橋成。築亭于橋上者，爲楹二十有四。爲閣于橋之西，而未得其名，衆曰：「兹橋之東，韓山在焉，昔日於是名曰仰韓，願復其舊。」落成之日，郡侯幕賓，集宴其上，仰觀壯麗，俯視淵深，乾坤端倪，莫不獻狀。東有韓山之秀，東湖之美，南有文公書院絃誦之聲，西湖之山界其西，金山諸峰聳其北，誠一郡之偉觀也。越明年乙酉，林君以請事至廣，具本末之詳于憲府，諸公咸嘉其功之有成也。於是憲僉周侯伯温篆書「仰韓」爲閣之額，崞山公復大書「濟川」爲橋之扁，且屬余撰文以記之。余謂韓文公驅鰐魚以綏此土，太守曾汪即其溪爲橋，今之繼政者又能起廢而新之，且閣于其上，以爲仰韓之

所，俾潮人没世不忘也。録事林君又能襄其事。今而後，潮人思公侯之惠愛，與韓公相爲不朽矣。他日諸公乘駟馬過此者，無野水横舟之歎，大其施於天下可也。遂爲之書。至正六年丙戌，奉政大夫、廣西兩江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梁祐撰。

迷失彌邇《圓通閣記》：觀夫大士垂迹，極百億須彌山、百億香水海，而不能喻其及物悲願，功德之高深也。是以后主君公，百僚庶尹，億兆元元，靡不愛戴。豈非趨十地、證十號、慧性圓通者，能若是邪？潮東臨大溪，實閩粤夏津。宋郡守曾公始造舟爲梁于中流者二十有四，而砥柱于兩岸者亦如舟之數。後之人於橋西城門上，繼作圓通閣以爲斯橋之冠冕。内附初，閣隨兵燼而橋制僅存。前府判買住脩之，不數稔而風濤蕩潏幾盡。至正甲申，倅車喬君、秋官崔君咸以爲念，遂屬録事林君新之。適貳守張君下車，曰：「此守土當爲。」率衆助之，就建圓通閣，增其舊制。閣之東，仍建華嚴閣。請前住南山禮翁善恭爲開山足成之，萬户邢侯暨僚屬亦有功于是。越明年，元幕盧君、亞幕張君到官，覽山川之勝，感今古之懷，韓亭在望，議作仰韓閣于橋之上。凡是役，皆會府諸君建言。用周其美者，録事之力也。是年冬，林君沿檄至羊城，以其事來告，乞于爲記。貳憲奉議公爲書其扁。予惟圓通大士，從無始劫來，以聞思脩証二十五圓通，十種大辨才，誓度一切羣生。聲入心通，無諸障閡。其旨淵哉。厥今當路諸賢，政通民和，成此盛事，豈非圓通願力之旨乎。林

君號一清，永嘉人也。嘗筆大士像，喜動龍顏云。文林郎、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迷失彌邇記。

李復《府官續題名記》：元有天下，六合一家，設官分職，遠邁前古。路置總管府，府之長官曰達魯花赤；正官曰總管，即古之太守也；次曰同知，即古之通守也；又次曰判官，曰推官，古有是名矣，皆同堂議事，一紙署判。前代守倅姓名，已班載于郡志，今之英僚，未有紀者。至順辛未，亞中大夫王侯元恭以江西省理問來守茲土。凡關於郡政之大者，起廢圖新，不可勝述。一日諗于學校諸生曰：「郡有牧守，其來尚矣。潮爲廣左甲郡，米穀之蕃之富，民淳俗熙，昔稱易治，蓋昌黎過化之地也。任師帥之責者得其人，則日漸以治；不得其人，則日漸以亂。吁，牧守之責不亦重乎。今將列府官名氏于後，垂示將來，非惟備郡志之闕，且欲使後人指其直曲以爲懲勸，豈不韙歟？」諸生咸曰：「善哉，王侯之用心，直內省不疚者矣。」至順壬申五月望日，潮州路儒學教授曹南李復記。

宋文古賦

蔣之奇《北遊賦》：并序。潮陽吳先生子野，有道之士也。自少好遊，凡四方幽遐環記之觀，無不至也。過余於南海，留與語數日，復告于將北遊也。作《北遊賦》以送之，辭曰：有美若人兮，寔生長乎南州。爰自少以說茲兮，好輕舉而遠遊。采丹砂於勾漏兮，問仙竈於羅浮。跨無著之三山兮，閱巨鰲之

番休。搴菖蒲於曲澗兮，擷靈藥於芳洲。要安期分我以大棗兮，還挹袖乎浮丘。闖朱明之洞户兮，杳不測其深幽。過鮑靚於南海兮，曾不肯以少留。復舍此而之他兮，曰吾何適而不逍遥。陋區中之狹隘兮，驂蒼螭而駟玉虬。欵重華於九疑兮，披崇山以謁堯。止南嶽而見魏夫人兮，巨石巃嵸而嶕嶢。泛武夷之清溪兮，升慢亭之飛橋。與洪崖以相肩兮，挹玉井之湍流。倩麻姑以爬背兮，薦擗麟之珍羞。控黄鶴以凌雲兮，追陵陽而友王喬。覿琴高於釣臺兮，睨遺藥之遊儵。窮鑄鼎於帝軒兮，訪首山於中條。陟半削之橋陵兮，想攀髯以飛超。躡太華之絶頂兮，覿玉女之洗頭。覿通玄於皂馱兮，粲駢齒於既燋。問廣成於崆峒兮，畏摇精之可憂。翔陰山而睹西王母兮，暠然穴處，吾不與夫卒化之孰優。頓吾轡於無何兮，回吾車於不周。登寒門而歷玄闕兮，忽焉忘其道路之阻脩。逢一士於沉墨兮，欲下接乎盧敖。麾無爲而驅象罔兮，合漠而參寥。低回眺聽，曾不得其彷佛兮，焉用師曠與離婁。卑海寓於勺撮兮，悉籠絡而并包。乘變化以獨往兮，莽不記乎春秋。後天地而不老兮，遑恤蟪蛄而哀蜉蝣。擥衆妙於希夷兮，謂無得而獻酬。上與造物者爲友，而下與外死生、遺哀樂者處，吾乃於是乎相求。

黄補《博陵家塾賦》：鳳城，越東之佳地也。林君，鳳城之偉人也。予束書而南，見其山聚水環，奪人之耳目，而不可以星月觀，於是乎知有異人以産乎其間。及揖君而坐，見其

氣閑神妙，照人之衣冠，而不可以冰玉曉，於是乎又知有老作以稱乎其表。然則是塾之興，豈苟乎哉。幹方寸之清而發見乎詩書，窮不可名狀之樂而浸溢於閭閻。彼飛甍疊棟，輪奐而已；巍樓複齋，赫奕而已。君不徒是。連籤積軸，繽郁而已；鳴鍾拊瑟，鏗鏘而已。君不徒是。試叩君之所存，而告于子弟鄉人曰：陋巷簞瓢，可以爲顏淵；桑樞甕牖，可以爲原憲。苟以寢處之便而求安於此者，不知學也。帳前聲妓，而不亂於馬融；國中授室，而不慊於孟子。或以華麗之故而不安於此者，亦不知學也。足之所履而心或不知，形之所留而神或不隨，森森乎眎萬象之橫前，而不足以損吾之毫釐。此真善學之徒，而若亦望子弟鄉人之至於斯也。若夫歲月之春秋，廊廡之巨細，則有詩焉，有記焉，茲不復析其一二。

蔡渤《圓嶠賦》：爲漳守顏頤仲侍郎壽。　絪緼吐，崇庫敘，福地峙，洞天啓。上有嶠之圓兮中規，下有壺之方兮中矩。天地游氣兮萃爲方壺之洞賓，天地正氣兮萃爲圓嶠之洞主。由宋遡唐，視顏從呂。蓋嘗問訊方壺之客，東遊圓嶠之鄉。始見夫地闢清漳，在天一方。危樓縹緲，偉觀騫翔。南山號揖仙兮，弄虎之跡；西山號得仙兮，化龍之堂。東望梁山兮，白鶴茶床之舊；西望□山兮，金雞丹竈之光。八柱中峙兮，上陵圓穹之蒼蒼；八窗玲瓏兮，旁臨圓暉之煌煌。則曰此圓嶠之境界也。繼見夫桃和露種，杏倚雲栽，樹兩兩兮扶日起，花七七兮迎風開。雲旗晝翻，王母下也；玉笙夜響，帝子回也；鳧飛天外，子喬過也；鶴

集雲端，令威來也。圓冠珠履兮環列紫府，圓顱素頸兮歌舞瑤臺。則曰此圓嶠之人物也。有美一人，角巾羽衣，青眉紅頰。蓍具胷中，德圓而神；機旋性內，道圓而覺。尹日圓精，威壓輩下；卿月圓魄，光宣海角。侍玉皇之香案兮，佩泰華之圓符。守奎文之閣兮，仗環立之圓木。卓犖仙階，沾濡帝渥。則曰此圓嶠之洞主也。須臾客退，舉似其主曰：方壺下圓嶠一等，此去非特尋丈矣。圓嶠羣賓舉首而笑曰：竭渤海之波，疏圓嶠之德難盡；磨蒼崖之石，祝圓嶠之勳難窮。渤海之東，圓嶠在中。其生意之藏，有不知之潤；生意之發，有不言之功。蓋橐籥陰陽，胚胎元氣，鈞衡乎春夏秋冬。方其丹烏赤翅，如焱如焚，火帝始張，龍師不聞。我於此時，一噓生雲。蒼狗白衣，如峰如絮，風伯離之，波神不怒；我於此時，一噓爲雨。陰霾不開，四維方墨，風雨如晦，三光如蝕，我則談笑扶桑而浴日；波濤洶湧，山嶽摧傾，鰲脚一動，鱗介其腥，我則雍容一柱以擎天。況其一毛一羽，可以爲一世之瑞；一草一木，可以爲文章之英。得其麟筋鳳髓，亦可以享富貴而長生。信夫圓嶠之豐功茂德，非騷人墨客之所可得而名也。於是集而歌之曰：赤城丹臺兮，司馬子正之廬。石橋鐵柱兮，葛稚川之居。青城天目兮，譙先生之都。此數公者，知入而不知出兮，蒼生之望其孤。又歌曰：乖崖公欲分華山兮，鰐壁其蒼；六一公欲洞神清兮，猿鶴成行。東坡居士仇池之穴兮，訖奔走於四方。此數公者，又知出而不知入兮，江湖之志其荒。孰若圓嶠之仙

翁，備出入之全德。君看圓嶠之居，扁以老圃之額。既等靈椿於春秋，何羨黃花之晚節。是圃也，東都以前，彼美一人兮，晝錦于相；東都以後，彼美一人兮，菊坡于五羊。念四夷未賓，陰陽未順兮，天其未許我公之閑。吾不願公爲端平之崔兮，願公爲慶曆之韓。方壺之賓歛衽而和之曰：太極圓其圖兮，動靜乘其時；先天圓其象兮，進退適其宜。藏爲仙出爲相兮，是圓轉之機。鰍生用其髣髴兮，遂援筆而賦之。〔册五九卷五三四五頁二十二〕

碑刻

濂溪像。

文惠公像。

晦翁像。

廣萊像。

韓文公像。方略刊。

昌黎伯廟碑。東坡撰并書。

鰐魚圖。陳文惠公贊。

韓木圖。文昌王大實贊。

先天太極圖碑。

四先生法帖。東坡。道卿。龜山。晦翁。

乾象地里圖碑。

起文堂帖。〔册五九卷五三四五頁四十七〕

潮州三陽志

【湖泊】

湖山之下有西湖，久已湮塞，居民占田。慶元己未，林侯嶠從邦人之請開浚之，沿湖栽柳種蓮，作亭於湖，以爲放生祝聖之所。湖心有亭，曰湖平，以應古讖。山麓有亭，曰倒景，曰雲路，曰立翠，曰東咲。植松彌山，映帶湖光，最爲勝景。湖山久堙塞，亭亦廢。孫侯叔謹後加疏治，築湖心故亭，扁以瀛島。丙午，陳侯珪重建放生亭。尋皆頹圮。開慶己未，林侯光世浚舊湖，開新湖，亭館相望，遂爲登覽之勝處。〔册十九卷二二六三頁二十二〕

【古蹟】

郡之韓山後有東湖，四山回環，荷花彌望，有友堂，今不存矣。〔册七十卷七二三八頁十八〕

【詩文】

王宗烈《八賢堂記》：慶元五年冬，晉陵沈杞來守古瀛。越明年夏，政静民晏，百廢具

興。乃搜訪是邦昔之有賢譽八人，立堂而祠，命宗烈屬文以記。切嘗凝神靜觀，八極之表，一氣流暢。得之者靡不取重於世。景星慶雲耀其光彩，滎陽河洛吐其精微。滎而爲植物，則楩楠梓杞；神而爲動物，則麟鳳龜龍。及其秀而爲人，則古今之所景仰者，皆此氣之呈露。然則是邦八賢，其亦有德於此乎？客有訊余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在昔古瀛，嶺南佳郡，山川炳靈，英材輩出。子果何見而艱是選耶？」余應之曰：人之於物，徒知以多爲貴，而不知少之爲尤貴。揖遜致理，衆賢和朝，時則八元八愷，世濟其美。忠厚成風，多士生國，時則八士，聖人首稱。寥寥數百載間，而君廚俊及之儔始顯於東都。如是者豈苟得哉！胡不觀衛多君子，何補於衛？晉多賢大夫，亦何益於晉？一儒冠立于國中，而曲阜風聲氣習迨今可掬，其輕重爲如何？八賢之祠，義取斯矣。因爲客評之曰：通經有文章，排異端而宗孔氏，趙公其人也。對策忤權貴，獻災異而過仲舒，林公其人也。草澤應詔而魁進士，許公其人也。楓宸召對而授直講，盧公其人也。若夫金紫劉公，則未老辭歸，注籍仙官。遠遊吳公，則有禄遜兄，知己名士。清節如張，則録而著御屏。剛鯁如王，則投閑而避權相。一方英氣，萃在八賢，寧不爲古瀛之貴邪？客曰：「唯。」或者從而諉其説，山川猶在，風物逾勝，昔何炳煥，今何寥落，毋乃氣有盛衰歟？噫嘻，日月昏兮開則明，雷霆息兮震則驚。氣之在人，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滅。奮於生前，一時之榮也；振於死後，千百世未

可量也。天誘其中，爰命我侯，發而幽光，啓其往躅。孰知此氣薰蒸，將見彬彬藹藹，登金門，步玉堂，圖雲臺，貌煙閣，勒功鼎彝，垂名竹帛，其必由我侯今日之舉有以暢之。昔荀氏有子皆賢，得「潁川八賢」之譽，後官位通顯。小而一家尚爾，況一國乎？侯之志廣矣。異時以副其願望者，若親若故，若子若孫，皆獲俎豆于左右，斯堂也闢而增之，繼是必有待焉。宗烈幸覩盛事，竦然援筆而書，俾後人得以見侯之志。至若輸費度材，計工董役，末也，故略之。〔册七十卷七二三七頁三〕

《廉訪分司肅政堂記》：皇元稽古建官，分天下爲二十又二道，設肅政使者，歲巡部境，察民俗，以樹政綱，以糾吏治，方岳是寧，邦本是固。嶺南古百粵地，廣寔都會，東憲府在焉。潮去廣二千里，蓋東履至是而止。岸海介閩，舶通甌吳及諸蕃國，人物輻集而又地平土沃，饒魚鹽，以故殷給甲鄰郡。然賈雜鴟蜑，農錯洞獠，寇孽薦蠹，獄犴獨滋。予持憲節，以至正六年歲丙戌之臘至潮，適詔天下肆大眚，減租征，惠安元元。於是邊圉告靖，吏牘十汰其九。而有司繫不原者，具獄猶三十又四，總之百七十餘人。迺讞釋其枉若詿者三之一，論當者半之。決壅錮罅，磔墨薙殘，申明要束，道以德禮，吏民頗重犯法，由是而變庶幾哉，昔人所謂海瀕鄒魯者。於乎，匹氓寸壤，全歸版圖者將百年，聖天子聲教訖四海，而責成憲臣者尤至，則凡承是任者，靡間邇遐，孰敢弗自獻以達無外之德於蒼生哉。爰作《肅政

箴》，刻于分司之署，以諗來者。其詞曰：惟辟代天，立法乂民。秉法率下，職在憲臣。準天直指，周建漢因。彝典昭揭，用禮體仁。刑臣弼教，戢虣革囂。明目達聽，授節方巡。冰霜肖肅，以達陽春。政厖情遏，恫瘝乃身。黷貨滅公，憯天怒神。正己正人，孰敢不循。紀綱以振，風俗以淳。致告執事，敬慎咨詢。是月己酉，經筵參贊官朝散大夫僉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鄱陽周伯琦伯温甫記并書篆。時佐史長沙田仁德濟可，姑孰邢思義仁仲偕行。越二日丁亥，憲府譯椽賀蘭普顏不華從昇欽奉聖旨作新風憲，來潮宣諭。〔冊七一卷七二三九頁一〕

黃公度《瘦牛嶺詩》云：自笑年來爲食謀，扶攜百指過南州。時平四野皆青草，此地何曾解瘦牛。〔冊一百二二卷一一九八〇頁二十二〕

潮州府三陽志

【倉廩】

永豐倉四所，在儀門之前右。〔冊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二十七〕

【宮室】

郡治公堂之後，其堂有二，東曰平理，北曰清心。〔冊七一卷七二四一頁九〕

郡治湖山背蒙齋易爲庵，淳祐間，朱公江於庵前植堂曰適安。〔册七一卷七二四二頁十一〕

【人物】

道隆，不知何許人，余襄公靖作《永興華嚴院記》云潮之海陽人，俗姓黄氏，得心印於汝州璉禪師。至和初游京師，客景德寺。宋仁宗夢黄龍蟠地，明日召至便殿問宗旨。隆奏對詳允，上悦，館于大相國寺燒香院。王公貴人争願先見，未盥，户外屨滿矣。〔册一百三六卷一三一三九頁三〕

【詩文】

《宿黄蘆站》：古道樹叉丫，青帘認酒家。有山無樹色，多雪少梅花。鴈影雲垂地，雞聲月在沙。百年興廢盡，何處問桑麻。〔册一百七五卷一九四二六頁十〕

潮州府續三陽志

【宫室】

潮州郡治太守之廳事，由儀門東偏以入公堂之後，北曰清心堂，實燕寢之堂。〔册七一卷七二四〇頁十〕

【人物】

趙德，初舉進士，沈雅尊静，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其論説且排異端，而宗孔氏。韓公刺潮，請置鄉校，命攝海陽尉，專勾當州學督生徒，邦人之益知學自此始。及公移刺袁州，邀之不往，以詩别之有云：「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既而授以平生所爲文，德乃次其卷帙，而序之曰文録。今郡學、韓廟皆祠之，號天水先生。〔卷八五七〇頁十七〕

續三陽志

【宫室】

潮州郡治府堂，舊居平理堂西。周侯梅叟遷於郡治直北。寶祐六年，林侯世再即舊地徹而新之，爲堂七楹，前有穿堂，後有凝香閣。〔册七一卷七二四一頁九〕

【人物】

林巽，字巽之。慶曆中，應詔判入上等，授徐州儀曹。演《易》重象，自著一書，有卦元卦緯，有叢辭卦經，有起律吹管，有範餘叙和，凡九篇，名曰《草範》，且曰：「世不吾知，後五百年，吾孫當有能繹演吾書者。」有文集，號草範先生。〔卷八五七〇頁二十〕

三陽圖志

建置沿革

元平江南，至元二十七年大籍户，以本州爲中路總管府，於城内設録事司，城外四廂隸焉。所領縣三，鹽場三，小江，招收，隆井。寨九。北山，吉安，門闕，三河，楓洋，黄岡，北寨，胡己，鮀浦。〔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九〕

歸附始末

元平潮州始末：至元十三年丙子，宋德祐元年也。宋知州葉侯得驛報，大兵已下臨安府，又聞江西湖南皆降。時元帥易正大統兵來潮，葉侯驚懼，以印授通判柴某，自逃去。宋主益王廣王船泊廣之崖山，在廣州新會縣八十里。遣安撫使方興來潮慰諭，易正大兵走梅州，四郊多壘。郡人馬發爲摧鋒寨正將，與權州黎季遠不睦，黎退去，發乃推州人稱爲安撫使。十四年丁丑，正月十七夜，安撫發大設宴。俄而省鎮撫忽魯渾統兵到潮陽縣，先驅一人乙夜入城諭降。十八夜，發率兵遁去于州復鷄籠潭，大兵驅至，與之接戰，未幾，大兵不利棄去。十五年戊寅，正月二十七日，唆都蒙古歹又統大兵，并郡豪陳五虎兄弟陳懿等圍城。馬發勒兵閉守城中，軍民乘城詬駡，大兵不勝其忿。至二月二十九日，守南門巡檢黄虎子

繫書矢上射出，與陳五虎等通謀，約潛開城門，納大兵。已而黃虎子從城東偏縋出城，門不守，大兵皷譟突入，城遂陷。焚民室廬，火焰亘天，城中居民無噍類。已而黃虎子亦爲陳五虎所屠。馬發遂收殘卒百餘人入子城拒守，勢窮力殫。至三月初一日，其妻妾皆縊死，發亦自鴆，子城尋亦破矣。大兵北歸，乃遣陳五虎兄弟權知州事。五月，漳寇陳吊眼復來潮，民殺掠殆盡。與陳五虎兄弟交戰，不日敗去。十一月，行省參政李恒、江東宣慰使張弘範督師南征，至潮陽縣之和平村，獲宋左相文天祥，不屈，執之以歸。自是數年干戈搶攘，生靈魚肉，惟陳五虎家迨令貴富，蓋有功於元者也。至元二十一年甲申，樞密副使月的迷失來潮，分揀散兵歸農。時丁侯聚來守此邦，遺黎自此始覩天日。比年以來，皇風清夷，恩波洋溢，嶺海之間如在輦下矣。〔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十一〕

城池

元混一天下，至元戊寅，大兵破潮。迨至甲申，樞密使月的迷失散軍平城以後，不復興築。大德間，郡守太中帖里申覆上司，復修東畔濱溪之城，謂之隄城，以禦暴漲洪流之患，民以爲便焉。〔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十五〕

營寨

元革命，制度一新。鎮守一路，設萬户府及鎮撫、千户、百户以統兵。有事則戰，無事

則守，二年一遷調。蓋防其久，則與寇馴熟也。然此邦荒遠，去大都萬里，軍官得人，則民間無騷擾之憂；不得人，則民被其害。如守城門，則往來負販者受禍；巡哨，則鄉村閭井被苦；守橋，則船筏上下者有礙。軍之衣食既出於民，民之防衛必賴於軍，其可以衛民者而殘民乎？在上者盍思所以懲之也。萬户府、千户、鎮撫、百户衙皆在子城之西，軍營列布焉。軍額：府牢弓手、潮陽縣弓手六十名，海陽縣弓手六十名，揭陽縣弓手六十名，録事司弓手十名，各處巡檢司弓手三十名。〔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十七〕

壇場

本路舊社壇在南廂三陽門外之西。大德六年，肅政廉訪司備奉御史臺承奉中書省劄付欽奉聖旨内一欵：「嶽鎮海瀆，名山大川，風師雨師雷師，當祀之日，須以本處正官齋潔行事。有廢不奉祀不敬者，從本道肅政廉訪司糾彈。欽此。」大德八年，總管府奉上司行下，照得至元八年，欽奉聖旨内一件：「該自古春秋二仲戊日，祭社稷於西南郊。立春後丑日，祭風師於東南郊。立夏申日，祭雨師、雷師於西南郊。欽此。」當年立社稷壇於舊地，立風、雷師壇於東，雨師壇於西。〔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二十〕

田賦

什一取民，古之制也。漢晉而下，立法不同。唐自租庸調法既壞之後，陌錢閣架之類，

往往病民。下逮五代之季，賦役無名，民愈告病。元一區宇，以寬民力爲第一義，凡前代無名之賦一切蠲除，惟種田納地稅，買賣納商稅，商稅三十取一。魚鹽舶貨之征隨土所有。本州自歸附以來，客户亦納丁米，每户二斗五升，今亦蠲免。爲客户者，何其幸歟！此見聖朝賦役之輕，愛民之至，遠過於古矣。

本州三縣一司，糧米總一萬三千四百四十一石五升四合。錄事司糧米七百五十五石九斗八升二合二勺。

賦稅：州之賦稅，産户曰苗米，曰産錢，曰二科役錢，曰七等鹽錢。白丁則折米、丁錢而已。初丁米之敷於産户差重，黄公定減從今額。丁錢之重，公亦方議寬削，以召命還矣。鹽之舊賦輕甚，城市鄉邑居民量行均買，未有抑配之擾。淳熙間，李提舉變二廣鹽筴，本州鹽課始增，乃從主客丁口科級。紹熙間，趙提舉復請減鹽額，隨産高下作七等均敷園地屋基，産僅一文，敷鹽與田産五十文者等。白丁免而小産下户益困。慶元四年，太守林公嶠於是撙節贏餘以代七等之賦。沈公杞、趙公謐、趙公師岧相繼代輸。推此心以往，凡可以寬民力者，次第施行矣。若場務之征，厥有常額，並列于左。

本州全年總催三縣産役丁鹽錢税米。

七處場務：州税務錢二萬一千五百八十六貫六百九十九文省。潮陽税務錢四千七百

九十七貫二百七十一文省。揭陽稅務錢四千三十八貫七百八十四文省。嘉定癸酉，因邦人有請，黃侯自求列于朝得旨省罷。蓋揭乃州之小邑，相距數十里間，縣務與圃灣鎮、鮀浦場聯屬，縣務稅錢大槩取辦於產户田租之食穀。自省罷後，邦人至今便之。時孫侯叔謹初尉邑，實贊成其事。圃灣鎮錢四千六百二十八貫六百八十七文省。鮀浦場錢一千七百二十五貫八百二十九文省。小江場錢一千五百一十七貫八百文省。潭口場錢八百五十貫五百六十二文省。竹木場元係抽摘無定額。

本州白丁乃無產業之民，輪充甲頭，責之催科，仍買錢鹽，間有逃亡，復勒代納，民甚苦之。物力之户，貧富隨時高下，州縣凡有科需，只憑舊籍追撓趣辦，既非常賦，又非窠名，剥民尤慘。慶元間，林侯嶠復奏，朝廷悉與除罷，至今民受實惠。白丁舊納錢幾一千足，折米價直初科三千五百足，民甚病之。嘉泰間，大師廖公德明敷奏朝廷，納丁只用五百五十，折米只用二千八百。悉從所請。至今民以爲便。

七等之賦，敷及貧民下户，每歲所納，殊以爲艱。慶元間，林侯嶠始爲代輸，嗣是一二政沿例而行，厥後無有繼之者。紹定己丑，孫侯叔謹撙節歲計之贏，總一萬一千七百有餘緡，代納三縣第六等鹽役，貧民下户均沐實惠。此皆仁人君子之用心也。

本州三縣催科，按舊例，隨鄉分居民充保長，以其熟識人煙聚落去處，迺易趣辦。在城

小產元不曾差充。自海陽張宰輕變舊例，行之未幾，民被其害。端正初，士民列詞聞于邑宰，常君俊孫隨照舊例，特與蠲免。繼聞于州，乞禁止縣胥以杜來者之紛更。復有照本縣已行之判，仍榜示通衢，揭爲定式。是歲穀直五六十文，或者以爲德政之應云。黃夢錫記之，見《古瀛丙集》。

本州三縣諸保人户白丁錢，慶元以前縣責之甲頭催納。自林侯嶠奏請除罷，只令户給由子，聽其自納。始者縣吏散由，厥後以由寄保長分俵，由付其手，則禍業其身矣。非獨責令代償，又且誅求不一，曰領單，曰照顧，曰把限，曰比呈，曰監納，曰驅磨，曰對鈔，曰申足，非錢無以行之。以保長之微產，所陪納者凡幾丁。一經執役，立致破蕩。淳祐二年，連帥方公太琮因民陳訴，牒州照奏請指揮，聽民自納，不許差保長催丁。累政遵行，至今民以爲便焉。

本縣城内四廂居民舊有身丁錢，前此官吏只憑丁籍取辦。然市井小民遷徙不常，無由追納。其間又有老病而不爲銷去者，有物故而科及妻子者，公私交病焉。淳祐癸卯，鄭侯良臣始編排在城白于計七千七百單三户，盡爲銷豁，申聞于朝，得旨如章，人給公據，子孫永勿科。父老刻石頌德，邦人藍震龍爲之記。

本州三縣，小產最爲貧窶。畝地不出尋丈，歲入不過升斗，而輸爲官者，二稅產米鹽役

等錢，縻費與中户同。其間僻居山海，不能造縣者，有鄉司攬户私領不納之弊，親來投納者，復有伺候往返之費。既納之後，吏緣爲姦，對鈔銷簿，色色有錢。由是下民轉爲貧民。陳侯圭軫念民瘼，盡刷三縣産數自一文至五十文小産計二萬六千八百五十餘户，節郡費、捐己俸，爲錢七千八百貫官省，代納以上。小户七年八年夏税産錢遍榜給鈔，與民收照。三邑二萬餘户可以少紓，而無流離轉徙之憂。漕臺嘉其惠愛，板榜本州，仍備牒風厲諸郡，以侯之德政爲列城勸。

本州三縣，潮陽當孔道，舊例無丁鹽寬剩。揭邑有之，其數尤少。惟海陽歲解六千貫省。淳祐三年，祕監李侯邁從縣申各免。〔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二十三〕

税課

天一生水，潤下作鹹。瀕海居民，熬波出素而成鹽，蓋鹽爲肴食之將也。用《虞書》鹽貢之法，行《周官》鹽人之職設，則其由來尚矣。然十一之税，猶未及此。自齊以魚鹽富强，歷代因之，以資國用，設官榷賣，遂以爲常。潮之爲郡，海瀕廣斥，俗富魚鹽。宋設鹽場凡三所，元因之。散工本鈔以助亭户，立管勾職以督課程。鹽之爲利，既可以給民食，而又可以供國用矣。

小江場，歲辦鹽七千八百二十四引。

招收場，歲辦鹽二千八十六引。

隆井場，歲辦鹽一千六百八十六引。

本路三縣一司歲散民鹽總八千四百八十六引，每引正鈔三錠，籮脚鈔一兩六錢四分，總辦課鈔二萬五千七百三十六錠一十七兩四錢。

録事司歲散鹽四百二十八引，課鈔一千二百九十八錠一兩九錢二分。

洪州户計司歲散鹽八十引，課鈔二百四十二錠三十一兩二分。

商酒課自龍斷罔市利而商征肇始，漢人榷酒酤而酒税遂行。買賣者納商税，沽釀者納酒税，古今國用不可廢也。聖朝榷税如舊，而嘗加優恤之意焉。

本路三縣一司歲辦酒課鈔總二千二百二十二錠一十八兩九分六釐六毫。在城務歲辦課鈔六百五十七錠單三兩五錢六分。

茶課

自大禹别九州之産以作貢，而未嘗貢茶。下逮漢魏晉梁，皆不及此。至李唐時，如趙贊滂、王播、王涯之徒始創榷茶之制，宋朝又有榷務交引三分三説之法，而茶之賦始繁矣。産茶之地出税固宜，無茶之地何緣納税？潮之爲郡，無採茶之户，無販茶之商，其課鈔每責於辦鹽主首而代納焉。有司者萬一知此，能不思所以革其弊乎？

本路三縣一司歲辦茶課鈔一百八十九錠二十六兩二錢八分。

録事司歲辦茶課鈔二十一錠四十九兩七錢九分。〔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二十五〕

學校

學舍

以上學舍齋堂，兵火後皆廢。

兵革之間，學士經生逃難解散。至元二十一年甲申，乾清坤夷，此邦始建學校，後亦累加脩葺。天曆庚午，訓導唐謙受、陳士榮、魏蒙養請于權府判官小云赤海牙，謀遷先聖廟于明倫堂之舊地。府判公從其請，遂起新廟于今地，以舊廟爲今明倫堂，以從祀兩廡爲六齋，曰常德，曰守中，曰育材，曰進德，大學生員居之；曰説禮，曰興賢，小學生居之。規模宏偉，視昔有加矣。

明倫堂一座。即舊廟。顯屋一座七間。

杏壇一區，在明倫堂前。

儀門五間。

東西兩廊二十二間，爲六齋房。

以上並係郡守王寧軒、教授李復任内修整完備，司書王公壽監修。

潮學邇年殿宇堂陛，前後教官相繼修造，整整可觀。奈櫺星門以木爲柱，再易再蠹。明倫堂本夫子舊殿，日久棟橈，幾至頹傾。兩廡從祀遮陽未備，書樓一翼朽折，教授司廳一所廢甚。教授三山鄭暉自到任來，以學校爲心，一一扶傾起廢。立櫺星門以石柱者六，易明倫堂以新柱者五，教授司廳、書樓一翼、從祀遮陽，並手偕作，已見完成。此亦有功於學舍之一端，是不可以不誌。〔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三十八〕

學廩

按韓公《請置鄉校牒》曰：自出己俸，以爲舉本；收其贏餘，以給生徒廚饌。當是時，養士之費州自給焉。宋朝以來，庠序大興，教養日盛，州撥田隸于學，歲入以充廩餼。其見於舊圖經祇云元祐間王侯滌嘗少增其數，而多寡俱莫可考。自曹侯登而後，所撥之田具載于籍。養士舊額百有二十人，丁侯允元增五十人，今增至一百八十人，遂爲定額。歲當大比，外增二十人。自曾侯汪始，每科郡二百阡以助其費。贍學田租，今始録舊數，仍續其所未載者。

元符間，曹公登撥田容種六百二十石三斗，荒田七十餘石未墾，納白米三百五十四石八斗六升，準税錢一千六百一十貫八百二十一文足，山埔園地等税錢在内。據本學耆老儒人稱，此項田元係秦二娘捨入本學，坐落海陽管下桑浦、盤鬱、鰐潭等處。

開元寺等處房廊地租錢一百四十四貫八百一十六文足。淳熙庚子，黃公定撥田九十七石九斗六升，稅錢四百三十六貫六百一十文足。乙巳，黃公杞撥田八石五斗，稅錢二十四貫四百一十文足。庚戌，丁公允元撥田三百六十五石五斗，稅錢六百五十四貫三百八十四文足，麻一十六石五斗。紹熙辛亥，張公用成撥田三石三斗，稅錢一十四貫四百五十文足。癸丑，沈公宗禹撥田二十石五斗，稅錢六十五貫六百文足。慶元戊午，林公嶠撥田三十石三斗，稅錢七十九貫三百文足。又臨受代之時，以舊例顧船乘載行李錢三百五十貫撥入學，買外莆田六石四斗，充兩新齋養士之費。庚申，沈公杞撥小學田，稅錢二百一十貫文。嘉定辛酉，趙公謐撥田七十四石六斗，稅錢一百六十貫七百六十文足。嘉定戊辰，張侯鎬撥王三復等田容種六石三斗，除一半荒外，每歲租錢三貫五百二十文足。嘉定癸酉，黃侯自求撥方宜卿等田容種五斗，每歲租錢三貫二百文足。庚辰，陳侯儋撥摧鋒阮正媳婦林氏田一十四石。紹定己丑七月，孫侯叔謹撥林贛孫田容種五石八斗，每歲租錢二十貫三佰文足。又貢士劉光宅狀告就連次華所置南衝五板山與方復亨冒占皇山八所相連，亦被攔占，願撥入學。又有八所山，先是豪民方復亨冒占，累爲鄉民經臺部論訴。續准户部尚書所判，其山廣袤數百里，連跨三州，豈容豪民所占？行下本州戒約，不許方復亨占據。如敢違戾，當科累年冒占計贓之罪。孫侯遂以兩項山並撥隸于學，抽收山稅木植，以爲修郡

庠、韓廟之用，申部照會。端平甲午，葉侯觀撥揚真子與黃男爭沙洲田計二百單二畝五十九步，又撥阿黃與靳國光爭田五斗，又撥陳伯修納長洲田九十六畝二十七步。端平乙未，有方復亨男雷壯，以户部前後看定及孫侯所申一宗文字在部，因遺漏無可考證，遂用計謀計較。部符下行本州結絶，學職黃子楙等列詞，其山自紹定己丑七月準孫侯公文撥以贍學，當招人請佃。至乙未歲，已經六年，方復亨已不敢侵占，而方雷壯復妄有詞。判官趙汝瑀索到本學干照看定擬呈，葉侯慨然移文，仍舊以五坂山係劉光宅所買有産之業，合撥贍學外，方復亨八所之山爲吏輩受賄隱蔽，影呈乃還方雷壯，然與其資豪右以擾民，孰若歸學校以養士。利害輕重，不較可知。但方雷壯得此，寧免後來紛紜之訟，終亦必歸于學。淳祐丙午，陳侯圭撥黃文達冒占海陽縣學鰲溪、船洞坑等處官山，延袤數百里。爲人告首，悉拘入官。慮與縣胥作弊，仍前侵占，遂隸于郡庠，每歲招人請佃，隨租入之多寡，與縣學均之。景定癸亥，游侯義肅撥陳庶揭陽浦尾壟後下塘田共五石四斗。以上税額，與今不同。兵火後，贍學田土山簿契無存，税額虧損。或爲豪右所瞞，僧家所占，又否則爲富者撲佃其租，入學者僅得十之一二耳。至元甲午，憲使張公處恭分治來潮，以修學餘貲買潮陽韓奕等田四百畝，計收租四百石，其田段具在碑陰，續置田三十三畝七分，該收租穀陸拾石，以爲修葺廟學之費。外有貢院地基及學左右地租錢，該鈔四錠有奇。今録見在實數于左：

米四百一十七石二升，鈔壹百叁拾肆錠叁拾兩柒錢五分。新廟租鈔玖拾貳錠叁拾捌兩。貢士莊鈔肆錠壹拾柒兩五錢。一泰定三年九月内，本學用新廟租錢至元折中統鈔陸拾貳錠單五兩，買到在城許汝玉户田二十三畝二分，該租穀四十石，坐落録事司登瀛保等處，新舊契據通計紙二十八張。録事司登瀛保東湖村：田一段，坐落土名後安山，計三十五坵，容種一石，該租穀四石，係東二十三耕，東至溝及黄家田，西至林家田，南至黄家田，北至溝及黄家田。海陽縣大和保白蓮湖村：田一段，坐落新溝壠，計五坵，容種一石，該租穀三石五斗，係吴十耕，東至趙家田金照磨田，西至莊家田今黄家田，南至蘇家田，北至陳家田。田一段，坐落白蓮湖山前，計七坵，容種一石五斗，該租穀六石五斗，元林大五耕，東至陳家田，西至蔡周家田，南至洪家田及溝，北至山。田一段，坐落山邊湖頭，計二坵，容種一石二斗五升，租穀五石五斗，孫大三耕，東至溝及蔡家田，西至溝，南至蔡家田，北至溝。田一段，坐落陳桶壠，計三坵，該租穀三石二斗五升，元係吴廿四耕，以上俱係吴十耕，東至陳家田，西至許家田今蔡家田，南至陳家田，北至陳家田。田一段，坐落湖頭，計一坵，該租穀五斗，元係李大三耕，今周某承耕，東至蔡家田，西至車溝，南至車溝場，北至溝。上莆保横壟村：田一段，坐落裏洋，計六坵，容種一石五斗，該租穀六石，元係鄭定元耕，今董進養耕，東至溪心橋頭，西至大埕壟，南至董家田，北至許家田今李家田。田一段，坐落壠頭吴家門

西，田計四坵，容種一石，租穀六石五斗，係湯萬三耕，東至思長泉地，西至池溝及人行路，南至吴家田，北至王家田。田一段，坐落横壠倉前裏洋，計四坵，該租穀七石五斗，郭十一、黄十一耕，東至河心溝渡，西至許家田車溝，南至鄭家田，北至溪心。泰定四年七月内，本學用新廟租錢至元折中統鈔二十九錠三十五兩，買到江東保蔡有敬承故妻父梁大用户田一十畝五分，坐落揭陽縣二十六都三檐港邊等處，該租穀一十九石八斗，立籍録事司契據等紙共計八張。揭陽縣二十六都：田一段，坐落三檐港邊宫後一大坵，容種五斗，該租穀二石，係陳大四耕，東至蘇家田，西至港，南至本學田，北至林家田。田一段，坐落三檐港邊，計一大坵，容種四斗，該租穀二石，係□十耕，東至蘇家田，西至港，南至林家田，北至林家田。田一段，坐落小浦邊南洋，計四坵，容種二斗五升，該租穀通後二石，係陳三佃，東至楊家田，西至楊家田，南至港，北至楊家田。田一段，坐落小浦邊李家宅，計一小坵，該租穀通前該二石，俱係陳百三耕，東至蘇宅田，西至溝，南至溝，北至楊家田。田一段，坐落大浦邊南洋，計二坵，容種四斗，該租穀二石，係翁大二耕，東至孫家田今吴家田，西至託家田今吴家田，南至路今吴家田，北至黄家田。田一段，坐落陂内，計三坵，容種三斗五升，該租穀二石五斗，係陳百三耕，東至寧福庵田，西至本學田，南至溝，北至本學田。田一段，坐落陂内，計二坵，容種一斗五升，該租穀捌斗，係劉三十一耕，東至溝，西至陂，南至本學田，北至

陳家田。田一段，坐落橫清橋頭陂腹內，計二十二坵，容種一石，該租穀五石，係陳大三耕，東至路，西至溝，南至溝，北至吳家田。田一段，坐落小浦邊李家宅，該租穀五斗，係黃大一耕，東至溪，西至楊家田今許家田，南至蔡家田今楊家田，北至林家田及溪。田一段，坐落橫清人家邊，計三坵，該租穀五斗，係郭大二耕，東至路，西至本學田，南至黃家田，北至楊家田。田一段，坐落橫清人家前，計五坵，容種二斗五升，該租穀五斗，係林師清耕，東至本學田，西至本學田，南至黃家田，北至吳家田。田一段，坐落橫清人家前，計三坵，容種二斗五升，該租穀五斗，係陳翁耕，東至本學田，西至本學田溝，南至黃家田，北至吳家田。〔冊五九卷五三四三頁三十九〕

【書院】

越路之東，對望有亭曰南珠，祀本郡九賢也。人名見後。至元戊寅兵火後，亭院無遺。迨二十一年甲申，復建書院，山長一員以主之。尋復立夫子燕居室于公祠之前，神位皆西坐東向，因地勢也。泰定乙丑，仍搆廟于書院燕居之南，徙公之舊祠遺像北坐南向。至順辛未夏，郡守亞中大夫寧軒王侯元恭始至，謁祠，周旋顧瞻，謂諸生曰：「夫子西坐東向，文公背夫子而坐，又且面浮屠之鐘樓，次序位置皆有未安，非所以尊聖賢也。」即議改創新祠。遷公像于燕居室之後，以天水先生趙公德、文惠陳公堯佐坐堂上左右配享。兩廡之東西，

則以前代賢守王侯滌、李侯邁、丁侯允元、廖侯德明、鄭侯良臣、林侯壽公、陳侯圭從祀，所以表有功也；書院之前復創舊南珠亭，祀本郡九賢，所以崇有德也。書院後有池，廣十餘丈，深亦丈餘，復僦工填塞，建堂於其上，扁曰原道。堂之兩廡闢二齋，西曰由道，東曰進學，以爲諸生肄習之所。至是規模弘遠，皆郡守寧軒公之功也。董是役者，海陽宣差忻都、山長陳文子、直學郭宗蘇。〔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四十四〕

至元戊寅兵火，郡泮與昌黎妥靈之地悉付一炬，獨元公之宇如魯靈光，後權爲學，移而爲廟。至元壬辰，憲使張公處恭分按來潮，創文廟。太守陳侯祐復移廟而復爲書院，同知蒼侯偰文實繼作之。至順辛未，亞中大夫寧軒王侯來守是邦，視書院之前民居雜蹂，污穢褻瀆，甚非所以尊先賢也，即命撤之，環以粉垣，仍改創兩廡，粉飾正堂，輪奐可觀矣。〔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四十五〕

古蹟

《潮州府志書序》：廢而有興，失而有復，古今理勢之必然也。然必待其時與其人，而後可以有爲。當可爲之時而得能爲之人，興復之幾實在於此乎？潮郡乘曰《三陽圖志》，圖則明而易見，志則久而不忘。郡之有此，其來尚矣。自宋歷元，其山川城郭、風土人物與夫社稷學校、錢糧户口之類，靡不具載而無遺。其板藏於宣聖廟之萬卷樓，至正末燬于兵。

太半雖存，已非完璧。民間所藏全本，僅有一二。仕于此者，往往索取而去，其書由是而廢，良可惜已。皇明奄有四海，文治熠興。潮入版籍，八年于茲。廣東僉憲趙公巡歷至郡，以興學校、詢土俗爲先務。召在泮諸生首問郡志，知其廢失，慨然以興復爲公内事。令邑長鮑與侃旁求博採，得其壞爛殘缺之餘，以足成之。間有文義不屬，與其冗官不稽者，删而去之，鋟梓以永其傳。昔後漢鍾離意發夫子甕得素書，云「後世修吾書，董仲舒」。夫書之修，其時與人亦皆素定。今郡志雖非孔氏通世之書，而一旦獲遇僉憲公，興其廢而復其失，信非偶然，殆亦斯文之未喪歟。繼自今，邦之人士與守欲觀風者得有所考，夫豈小補之哉。洪武八年歲在乙卯，十有二月壬子，三陽林仕猷序。〔册五九卷五三四三頁四十八〕

題詠

宋楊萬里詩《登韓文公亭》：侍郎亭上草離離，春色相逢萬事非。今日江山當日景，多情直擬問斜暉。

《寄潮州刁太傅》：炎荒村落獨遊亭，江上寒山列翠屏。記得幽人舊吟處，梅花庭院竹青青。

《送進士林從周黄程歸潮》：空卷孤戰偶無成，牢落歸心萬里程。莫向花前詠招隱，已留文價在神京。

丹山毛羽忽傷弓，歸去潮陽足養蒙。自有匣中孤劍在，莫將閑泪洒春

風。

《宿潮州海陽驛不寐》：醉來還睡睡還醒，長是三更夢便驚。細數更聲有何益，不然作音做。麽到天明。韓批：兼三王，施四事，時不可矣。數更聲免驚夢，非知心者不能會意。臘前蚊子已能歌，揮去還來奈爾何。一隻攪人終夕睡，此聲元自不須多。韓批：佞口覆邦，固不在多耳。蚊聲云乎哉！余於二詩深有感焉，讀者不可以辭鄙而遺之也。

《謁昌黎廟》：南海行幾徧，東潮欠一來。若無韓子廟，只有粵王臺。文字天垂日，興亡草上埃。聊吹鰐溪水，洒起六丁雷。

《題韓木》：老大韓家十八郎，猶將雲錦製衣裳。至今南斗無精彩，只放文星一點光。笑爲先生一問天，身前身後兩般看。亭前樹子關何事，也得天公賜姓韓。

《登南州奇觀　前臨大江浮橋，江心起三石臺，皆有亭》：海邊樓閣海邊山，雲竹初收霽日寒。看着南州奇觀了，人間山水不須看。

揭名渾未是，只消題作小垂虹。　玉壺冰底卧青龍，海外三山墮眼中。奇觀

《平賊班師，明發潮州》：不是潢池赤白囊，何緣杖屨到潮陽。官軍已掃狐兔窟，歸路莫辜山水鄉。便去羅浮參玉局，更登浴日折扶桑。還家兒女搜行李，滿袖雲煙雪月香。

《潮陽海岸望海》：動地驚風起海陬，爲人吹散兩眉愁。身行島北新春後，眼到天南最

盡頭。衆水更來何處着，千峰赴此却回休。客中供給能消底，萬頃煙波一白鷗。

《除夜宿石塔寺》：醉後先眠客莫嗔，誰能守歲費精神。幸無爆竹驚寒夢，休羨椒花頌好春。今歲明年才隔夕，人情物態頓趨新。遥憐兒女團欒處，政欠屠蘇第十人。每飲屠蘇，余居第十。

林嶠郡守詩《題西湖山石》：咫尺移文喚即應，此亭便可配韓亭。溪流横過一灣碧，山色平分兩岸青。落日鍾聲鳴遠樹，半空塔影到寒汀。雲煙滿目皆親種，留與邦人作畫屏。湖山蓋林守所浚植。

坐對高春放晚衙，春來和石也穿芽。鷗邊雲闊三千頃，樹杪烟横數萬家。貯月未圓松瑣碎，怯風無力竹欹斜。叮嚀好護湖山景，養得陰成宿莫鴉。

《登潮陽東山》：小雨上東山，層層着意看。尋泉行處僻，就石坐來寒。赤烏歸周旦，蒼山起謝安。功能成底事，一抹莫雲殘。

《九日題潮陽縣齋》：去歲重陽尚故鄉，今朝官舍又重陽。人情不似黄花好，處處相逢一種香。

王安中詩《潮陽道中》：火輪升日路初分，雷鼓翻潮脚底聞。萬竈晨煙熬白雪，一川秋穟割黄雲。嶺茅已遠無深瘴，溪鰐方逃畏舊文。此若有田能借客，康成終欲老耕耘。

王滌郡守詩《懷潮士吴子埜》：旅悰牢落愴離羣，疊翠樓前日漸曛。金餅光茫升海月，

玉龍鱗甲護霜雲。星星淡火隨堤見，歷歷樵歌隔水聞。馬足車音在何處，嶂南歧路鎖煙氛。

《贈子埜歸潮時會大名府》：河朔頻河地早寒，城煙牢落水回環。幾番夜雨漲新岸，一片秋雲歸舊山。君駟漸騰梅嶺外，我車猶枕菊籬間。潮人若問何如守，病骨支撑兩鬢斑。

王漢郡守詩《金山獨秀峰》：千古壓嶙峋，標奇世絶倫。形從天賦授，名自我推論。侯所命名。衆嶽猶前席，羣峰合望塵。不知居海郡，知己是何人。

趙師立詩《石門嵒》：勝境傳天下，曾封第七山。一嵒懸石際，萬木插雲間。鳥過暮山碧，牛眠冬日閑。歌聲初隱隱，疑自武陵還。

傅自修詩《題濠上齋二絶》：焉知魚樂我非魚，夢裏榮枯覺則無。休學癡蠅貪紙穴，小牕烘日謾跏趺。

小齋斗大四壁立，只着匡牀與瓦爐。不涉語言君識否，莫從門外著工夫。

《偶成》：疊翠亭前秋水深，思韓亭下木成林。一生不得文章力，且向潮陽度歲陰。訟牒無多公事希，道心已熟壯心微。晚來吏散閑攜杖，步到金山趁月歸。

《再題濠上齋》：外物爲藩籬，障此道之徑。昧則終日迷，達者默爾静。子夏出入間，悦樂猶異境。誰能入吾鄉，節令四時正。

薛利和詩《文惠公獨遊亭》：軒檻前臨一水湄，此亭誰見獨遊時。春風坐處無人伴，秋月行來有影隨。文酒等閑辜會友，溪山贏得自裁詩。城東老屋今仍舊，當日高蹤孰可追。

《韓亭》：嶺脊孤亭勢倚雲，前臨城邑後荒村。八千里外人歸久，四百年間木尚存。直北惡溪泉滚滚，落南瘴海霧昏昏。先生偉績傳青史，萬古民懷逐鰐恩。

《西湖亭》：一泓泉色漲漪漣，竊號西湖幾百年。泛出芰荷錢萬疊，洗開楊柳眼三眠。雪鷗卧聽禪僧磬，錦鯉行驚釣客船。若比錢塘江上景，欠他十里好風煙。

曾汪郡守詩《送舉人》：樂作疑遊太古庭，韓門今喜見諸生。千間厦敞擄雄思，萬里橋成助去程。玉醑盃深鄉意重，銀蟾宫近客身輕。前賢已有驚人舉，更聽臚傳第一聲。

常禕郡守詩《送舉人》：革去頹風靳選掄，翕然公論一時伸。棘圍共試三千士，海郡聯飛二十人。競説馬群空冀野，好看鯤化上雲津。從來自有湖平讖，由此公卿穩致身。

章元振詩《會諸官韓亭》：我愛韓亭好，文公像逼真。音容雖已往，英槩恍如新。我愛韓亭好，天遥眼界寬。引觴延勝友，笑語出雲端。我愛韓亭好，霜空宿靄收。望中江入海，應有濟川舟。

陳知柔詩《謁韓祠》：斯文何罪竄南荒，來謁孤祠淚數行。恐有遺書藏壞壁，豈無哀賦吊沅湘。精神不受氛煙蔽，道義長涵日月光。四壁蕭蕭香火冷，何人能與作堂皇。

《韓木》：層江波靜鰐如掃，一畝寒陰禽自呼。莫把甘棠比韓木，令人灑涕共長吁。康成迹寄書帶草，玄德祥摽羽葆桑。名與此山俱不朽，何如煙杪鬱蒼蒼。

《讀潮本韓集》：大雅寥寥不復還，如公幾得古人全。格高枯淡復志賦，意到渾淪原道篇。趙子遺編今復亂，歐公校本孰能傳。古音祕矣尤難識，聊與磨鈆一究研。

劉藻詩《蒙齋》：蒙齋遠塵市，勝槩幾多清。山下一泉湧，望中千畝平。林深俗客少，嵒小曉烟輕。杖屨從登眺，誰知有利名。

史浩詩《送潮士王司業知温州》：平生子韓子，廟食南海濱。千載凛英氣，鍾此真天人。道德昔未泰，膏流今不屯。向來子韓子，無乃公前身。

林東美詩《西湖亭》：金山亭榭遍林泉，獨有湖山占得先。一鑑静開塵外境，數峰高插水中天。避人幽鳥聲如剪，隔岸奇花色欲然。太守與民同樂事，公餘不惜綺爲筵。

方庭實詩《金山亭呈翁守》：新亭高敞枕城隈，萬里江山爽氣來。雲外孤峰擎日晚，林間啼鳥喚春回。登車謾有澄清志，覽景慚非賦詠才。太守風流民訟簡，落成尊酒許相陪。丹碧崔嵬切斗魁，峰巒懷抱水縈回。春歸嵒谷幽花發，日上樓臺宿霧開。天近鳳城瞻帝座，雲迷鼇海接蓬萊。登臨誰會遲留意，共折梅花更一盃。

魏□□詩《見遠亭》：金山鼇聳壓蓬宮，見遠堂開萬象空。心與天遊身世外，眼隨雲到

有無中。嶺頭樹接蒼梧北，海面帆來日本東。此景春容吟不盡，丹青圖寫愧宗工。

于九流《和陳倅遊西湖》：高城連水石，對景未能還。白日臨流坐，清風伴我閑。縱心移棹去，半醉入花間。未必逢僧語，蓮香已解顏。

鮑粹詩《登前守李公亭》：李公亭即鮑公亭，何事因仍舊日名。官守二年如過客，風流千古是虛名。捫蘿繚繞尋新徑，隔水微茫認故城。陵谷變遷君莫問，此中氣象轉分明。

陳希伋詩《題鳳棲寺》：千載傳聞孰是非，高梧脩竹晚風微。欲知古寺曾棲鳳，樓殿今無燕雀飛。

許仲禮詩《鳳棲寺》：迴環疊嶂倚長空，丹鳳曾棲晻靄中。殿閣至今無燕雀，溪山隨處有梧桐。竹榮秀實籠晴景，瀑瀉寒泉漱應風。佇看來儀新樂府，吾皇勳德與虞同。

鄭太玉詩《潮陽東山》：暮天涼雨急霏霏，十二巫峰高復低。醉魂不受風飄斷，只恐行雲自濕衣。

黃公度詩《瘦牛嶺》：自笑年來爲食謀，扶攜百指過南州。時平四野皆青草，此地何曾解瘦牛。

盧廷輔詩《鴨湖》：並山終日艤孤舟，深入桃蹊訪阮劉。流水落花無問處，居人云是古瀛州。

龔茂良詩《惠來驛》：十里平疇際遠山，土膏未動覺牛閑。行人多謝晴相送，只恐妨農雨大慳。晴雲當午爭揮扇，曉霧生寒又着綿。此是嶺南春氣候，日中長有四時天。

彭延年詩《浦口莊舍五首》：浦口村居好，先思創置難。切雲架樓閣，依水植琅玕。澤氣三冬潤，松聲五月寒。子孫懷舊德，爭忍不盤桓。浦口村居好，清貧勝富華。堆書爲伴侶，種藥是生涯。吟苦詩成癖，心閑道長芽。匣中時自瑩，蟠蟄有龍蛇。浦口村居好，柴門鎮不扃。晴嵐深滴翠，寒筍嫩抽青。酒筆驅吟健，林風引睡醒。東堂清泚處，待創碧漣亭。浦口村居好，盤饗動輒成。蘇肥真水寶，鰷滑是泥精。午困蝦堪鱠，朝醒蜆可羹。終年無一費，貧話足安全。浦口村居好，憑高望處賒。稻田千萬頃，農舍兩三家。樵路通雲磴，溪船簇蓼花。太平無事日，處處盡桑麻。

黃補詩《韓木》：先生來潮南，先生一時屋。潮南得先生，潮南千載足。嗚呼潮南俗亦淳，先生遺樹今猶存。春山二月春鳥響，遊人樹底羅酒尊。尊殘倚樹初不語，暗覺山翁淚如雨。山翁之淚良可憐，我生不及元和前。元和萬事已塵土，惟有嵒邊留此樹。樹本於人果何識，爲是先生手親植。先生一去今幾秋，嵒頭滿樹春風浮。風從昨夜何劉慓，儼似當年袪鰐色。鰐魚東遁不回頭，一帶寒江遶郡流。郡人向晚爭歸舟，樹與江波相對愁。

徐璋詩《送舉人》：揭陽多士天下都，聲名籍籍南海隅。往往能騎龍馬駒，唾手可捋於

菟鬚。大食刀斫赤瓠壺，緑沈弓迸金僕姑。太阿何止敵萬夫，四海可歸輿地圖。一舉旌旗到三吴，全軍接上甘泉書。不比白面謝石奴，漢庭挺出萬卷儒。至尊含笑御玉虚，此時賢傑氣焰舒。更看相踵昇亨衢，鳳池雞省争晁趨。

張夔詩《和韻》：聯鑣佳氣凌三都，奎光摇動天南隅。追風千里麒麟駒，神珠盡掇蒼龍鬚。巨鰲金背浮方壺，詞源白練飛舒姑。偉哉寶興賢大夫，南觀扶摇九萬圖。機雲麗藻摛東吴，銀鈎健字揮顔書。燕蘭歡伯呼酪奴，鸞旌鳳吹光寒儒。北門視草席久虚，騰空萬丈虹霓舒。相將直上青雲衢，彫金鳴玉彤庭趨。

元張智甫《和忠佑廟詠韓木韻》：死生種木昉於唐，木到于今色倍蒼。有大才名蜀相栢，無窮教思召公棠。人懷遺愛誰甘斧，天鑒孤忠不忍霜。願與靈株長不朽，韓山山上一爐香。

《歇甘露寺》：額分甘露自楓宸，偶作郊行認不真。屋訝天台小方丈，僧疑色室老功臣。半霄雲霧聞人語，一塊虚空掛佛身。要識此山奇絶處，石間詩句最精神。

《山行有感》：菜一盆兒飯一鍋，間關石竅作生涯。山林純是歡娱鳥，天地不開煩惱花。荒草田園元亮屋，浮萍弟妹少陵家。此身不得如微物，有觸令人重歎嗟。

《山中憶故友》：自從學舍厄戈矛，疇昔文盟一霎休。不見新詩來飯顆，似聞哀誄滿瓜

丘。未寒夢繞梅邊驛，才暮心懸雪裏舟。願入東都名節黨，如今尚有幾人不。

《題翠香樓》：危樓獨上幾咨嗟，望眼何由見翠華。一水空流殘月去，萬山枉被亂雲遮。士夫不運中原甓，將帥誰鳴半夜笳。衰草寒煙凝睇望，何人猶唱後庭花。

洪必元詩：省官命諸生爲守城馬發挽詩，欲爲申奏立廟。伏波裹屍還，馬璘苦戰死。至今骨猶香，勳名照青史。桓桓馬將軍，或疑其孫子。逾月嬰孤墉，四回集飛矢。生不爲降俘，死期爲厲鬼。小卒竊開關，大兵遂劘壘。滿城血爲池，全家腦塗地。英雄爲痛心，三十餘年矣。陰房野憐青，壞道叢祠圮。天朝未旌忠，誰爲血其祀。名公訪古跡，立馬斜陽裏。臨風叫英魂，月寒天在水。

黃惟賢詩《萬卷樓登高》：潮州書樓天下稀，摩插雲漢吞秋暉。人間健步方到得，世上弱羽安能飛。諸君於此興不淺，樂士與我心無違。拍闌長嘯飲義酒，一覽衆山拳石微。

黃益詩《潮人朝京道中》：何事若波查，翻令憶在家。亂山隨去馬，落日認栖鴉。田野生涯盡，關河去路賒。斷橋人不渡，拂石看黃花。

《宿黃蘆站》：古道樹叉丫，青帘認酒家。有山無樹色，多雪少梅花。鴈影雲垂地，雞聲月在沙。百年興廢盡，何處問桑麻。

黃光龍詩《題萬壽院》：人言海上有三山，今見三城海國間。雲散龍歸波浪闊，草肥馬

健甲兵閑。日沉平野疑天近，水近長空覺地慳。狂客入參油幕罷，閑來方丈叩三關。

莫肅震詩《謝郡守王寧軒》：泮水。美王侯能脩潮郡之泮宮也。泮水溶溶，新廟有顒。飛柳羅星，棟梁揭虹。黝堊丹青，百堵皆崇。東西從祀，有睟其容。冠佩裘舄，几几雍雍。千古萬古，聖道尊隆。泮水漪漪，芹藻其碧。青青子衿，斯游斯息。顧謂余言，伊誰之力。曰我王侯，豐功碩德。可鐫可鑱，彝鼎金石。與廟齊休，垂之罔極。思樂泮水，薄采芹藻。王侯戾止，其馬蹻蹻。我有子弟，侯訓教之。我有老貧，侯廩稍之。我人好之，何以報之。既富且貴，永錫難老。又蘇元嘗聞文翁興學於蜀，蜀人美其德；常衮興學於閩，閩人紀其功。蓋王政之本，風化之源，關係至重也。潮自昌黎、文惠數公之後，鮮有以興學爲急務者。至順辛未，蠡吾王侯寧軒自江西理問來守是邦，思所以美教化，移風俗，究心於學校，急先務也。公餘涖泮，色笑勉勵，士懷其德，民化其淳。于時孔廟方遷，雖一殿落成，百廢未舉，公迺慨然捐己俸以贍之，率僚屬以助之，計工直，節浮費，廊廡以新，從祀以塑，宮墻以完，其規模宏遠矣。諸生何幸覩此，是大有功於名教，乃爲之頌云。〔册五九卷五三四五頁四十二〕

順德府志

【人物】

中山王結曰：「董朴之學，造詣既深，涵養交至，其爲人清而通，和而介，君子人也。」朴家近龍岡，學者因稱之曰龍岡先生云。〔卷八五七〇頁二十七〕

恩平志

【山川】

洞石巖，在廣東肇慶府陽江縣。張登詩云：「山斷開元碣，龕留大業僧。七年馳便路，三躡石梯層。」〔册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十五〕

【土產】

黃精，味甘，苗可供菜茹，無食其根者，蓋地之所產不同也。〔册九四卷八五二六頁十七〕

陽江縣恩平志

【詩文】

丁璉撰《移建州學記》：古之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出於上之風化，然其本下缺。

〔册一百八七卷二一九八四頁二十二〕

陽江縣志

【詩文】

《和理堂記》：在己有性，在物有理。內觀者取足於身，有性存焉；外遊者求備於物，有理存焉。七情未發，謂之中性是也；發而中節，謂之和理是也。和之爲言，猶五聲、五味之相濟，莊子之智恬，釋氏之定慧也。即定之時，慧在定，靜中之動，以恬養智也；即慧之時，定在慧，動中之靜，以智養恬也。然後理性之説炳然矣！經教中有六和合一精明。蓋耳與聲和合，然後有聰；目與色和合，然後生明。彼以聲色和合者，六塵自見自聞，而一精明之性，未嘗見聞，亦未嘗不見聞，和理之出其性，進此道也。夫視之可見，在目理中有也；聽之有聞，在耳理中有也；思之可得，在心理中有也。出視三理，有不可窮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之外，猶有性有命焉。而人以理之所無，遂以爲誕，陋矣。譬髫之童，已聞混沌之初未有天地，迨夫心目一開，又疑天地未分混沌復何所托也！質之老師宿儒，競莫曉解，於是逃遁其辭曰：聖人存而不論。夫豈知不論者，非理所能知也。余既

夫理之不可知者，有理礙，而又明夫理之不可偏者，有和理，因建堂曰「和理堂」，名其軒曰「時軒」。夫時者，天之所不能違。聖人之在上，曰皇、曰帝、曰王；聖人之在下，曰清、曰任、曰時，無非士大夫所已信也。孟氏子七篇，多言王政大人之事，惟孔子「無可無不可」，乃言聖之時。「無可無不可」，聖而不可知也。蓋無可，則不作有見；無不可，則不作無見。不作有見，雖善者亦不立；不作無見，雖不善者吾亦善之。作興建立，盡歸妙用，步趨鑽仰者皆自理而及矣。祖師曰：十二時中參取。余嘗贊之曰：「滿郊春色露真機，十二時中箇箇奇。」以至觀四序之推移，閱萬物之變化，心中倜儻分明，亦無非時，此士大夫所未能信也。余既爲《和理堂記》，又以「時軒」之意附之，以示莫逆者一笑焉。〔冊七一卷七二四一頁七〕

雷州府圖經志

【山川】

螺崗嶺，在遂溪縣西南七十里。其峰盤旋起若螺形。〔冊一百二三卷一一九八〇頁二十一〕

都豪嶺，亦名調樓嶺，在遂溪縣南四十里。〔同前〕

斜離嶺，在遂溪縣南五十里。〔同前〕

射馬嶺，在遂溪縣治北三十里。〔冊一百二三卷一一九八〇頁二十二〕

烏蛇嶺，在遂溪縣東三十里。〔同前〕

【倉廩】

廣積倉，在本府南門外。〔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二十五〕

廣儲倉，在廉州内右邊。〔同前〕

【人物】

諫議忠肅公陳了翁，崇寧三年，南遷於廉州，館於州前宣化坊，讀書齋扁曰了齋。立課程以自適，杜門絶與賓客交。先是公以紹聖史官，專據荆公日録以修裕陵實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故居諫省，首論其事，進日録論辯，乞改實録。及竄合浦，著《尊堯集》，深闢誣妄，以明君臣之義，有諫章立碑於舊學講堂。其後一夕，有大星墜於齋前，光焰如晝。翌日，有羽書召還。後舊學經火，諫章不復存矣。〔册四五卷三一四三頁四〕

雷州府志

【山川】

湖光巖，在廣東雷州府遂溪縣東六十里，本甯托村也。父老相傳，隋開皇間，一白牛入村，鄉民殺而食之，惟一老嫗不食。翌日，風雨大作，一村盡陷成湖，居民淹溺不存，惟老嫗

攜一傘竹行至湖岸，以傘竹倒插於地而去。後傘竹倒生於岸側，今無存矣。湖有巖，其狀如屋，後人於前接蓋屋簷，建立佛像于巖屋之下。前有湖水澄澈，後有峰嶺壁立，舊名淨湖。李綱伯紀來憩此地，嘉尚景物，因改名湖光巖。巖之北有甯托大王祠，歲旱，鄉人例刑白牛祭之，即雨。宋末，封爲靈惠侯。《方輿勝覽》云：在托甯二村，陷爲湖水，深不計尋丈。湖東有二石巖，可以爲屋宇，餘巖穴皆可列坐。後人於大巖前建佛庵數間，一境清幽，真洗耳之地。舊名淨湖巖，宋李丞相改名湖光巖。又於湖西絶壁中有巖名白雲巖，若城門然。靖康中，有僧白琮者居其中，人罕至者，宋末避地者多往依焉。詳見陷湖及靈怪二叙。建炎三年，丞相李綱贈琮師兩句後題云，琮取居巖去城八十里，巖在湖上，水面十餘里，結茅數間，假石而祠，巖空可居，松竹環合，景物幽勝，殊恨太遠，不能一到也。舊名淨湖，今爲易之曰湖作光，且大字遺之碑刻置石壁間。宋宣諭使曾殿院淵子有詩云。云宣慰使曾留遠詩：「天風吹轉入閩船，來結遊湖未了緣。一徑只容飛鳥過，四山如護老龍眠。禪心秋月寒潭外，客思孤雲夕照邊。却笑梁谿元不到，請吟空把斷碑傳。」凌震詩：「萬頃琉璃一鏡平，巖前獨立石風生。我今不復稽山去，莫使時人指姓名。」〔册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六〕

【宣蹟】

元馬合謨，字瑞卿，回回人氏。後至元三年，爲憲副，以廉介守己，以嚴明律衆，與同寅

者多妬忌之，而瑞卿發姦擿伏，其政如神。〔册三七卷二九四九頁十二〕

雷州雷陽志

【倉廩】

廣積倉，在總管府後。〔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二十五〕

【宮室】

十賢堂，自萊公至胡公凡十賢。宋咸淳年間，虞侯應龍創立於西湖之上，丁謂、章惇侑祭於門外。堂有祭田，因兵火後堂廢，而田租附于學宮。後有復舊堂者，則田隨堂必復矣。〔册七十卷七二三七頁四〕

雷陽志

【湖泊】

西湖，在雷州府。自城門外導流而東，至東橋會特侶塘水，長七百五十五丈，闊一丈，深七尺。戴公渠久塞，薛守後再開，多非故道。羊城陳大震，號蘧寬，《西湖》：「有湖光處有山多，獨此平坡玉一窩。天下比來幾西子，水中曾見百東坡。下隨巨浸熏爲瘴，昔爲飛

廉鼓作波。莫作無根潢潦看，兩支流出萬囷禾。」〔册十九卷二二六三頁二十三〕

【物産】

櫓楈樹，雷州府物産，葉上有刺。〔册一百五二卷一四五三六頁十七〕

【官置】

縻絲局，舊無額，今置局於徐聞縣廨之東。歲收木綿布貳千肆佰匹，上下半年起運，謂之進呈布。匠户一百單五户，官支工本、口糧，免雜役。〔册一百七八卷一九七八一頁十七〕

【詩文】

《寄子由》：我少即多難，遭回一生中。百年不易滿，寸寸蠻彊弓。老矣復何言，榮辱今兩空。泥丸尚一路，古云：十分薄加梵，一路泥槃門。所尚餘皆窮。似開崆峒西，仇池迎此翁。胡爲適雨海，復駕垂天虹。下視九萬里，浩浩皆積風。回望古合州，屬此瑠璃鍾。離别何足道，我生豈有終。渡海十年歸，方鏡照兩童。還鄉亦何有，暫假壺公龍。峩眉向我笑，錦水爲君容。天人巧相勝，不獨數子工。指點舊遊處，蒿萊生故宫。

《初到海康以十詩寄吴越親舊》：修行三十年，未似死邊過。今番忽大悟，不恨甑已破。翛然蠻窟中，豈有一毫挫。他時返故廬，當受公等賀。　伐木思我友，擁爐對青燈。遥憐毳氈上，但欠我曲肱。梅花滿缾插，清馥來相迎。風味略不改，夜深影峻嶒。　幽人

卧未興，曉鼓亦何急。披衣自擁門，氛霧一時入。中庭雨方過，木葉有餘滴。悠然眺巖阿，倚杖得微立。一官户限上，笑倒洛下賢。如何坐鉤黨，更作五嶺遷。造物乃誤我，不得戲毋前。白雲渺天末，有淚如湧泉。平生學道心，未始頃刻忘。白髮但瞠若，政以世故妨。今年徙炎陬，匡坐唯一床。物我不兩大，富貴渠自忙。揮毫粲駢儷，當世已大奇。古文一關捩，牝籥今付誰。淵源六經來，訓古未可遺。立言要不朽，會有來者嗤。東隣朝伐鼓，西里夜吹笛。蠻州鬼送迎，歌舞作朝夕。冤哉戮雞豚，千百無復惜。誰能畛此風，爲我念邦伯。人生夢幻中，茲理孰不曉。何爲對境疑，端是用力少。寄聲同舍郎，已大物則小。豈有百鍊剛，而向十指繞。吴越生理難，親朋半貧病。附書訪死生，鴻鴈不容倩。那知海上城，萬户與親競。若恨道路長，何由戒車乘。勿謖歲云莫，夕陰滿柴荆。頭顱幾經此，白髮方爾生。忽然念卿閭，聊作莊舄聲。門前斷車轍，有酒自可傾。

《與楊渭伯別久矣置中忽枉近作句法老健借贈齊伯韻奉寄一首》：化工勤草木，青黄變郊野。索居歲月馳，懷舊意奔馬。念昔三嵎游，朋僚結詩社。筆陣森戈鋋，鏖戰不相下。至今誦險語，魂夢驚清夜。新篇忽飛來，曹劉可凌跨。坐令老鈍姿，膽懾甘退舍。鬪奇屬盛年，夫我則不暇。何當欵齋閣，盡看珠璣瀉。

《寄題蕭山陰》：人間何處無山川，境因人勝久乃傳。蘭亭端以内史故，便覺草木增華

鮮。竹林花臂我何愧，金谷望塵渠可憐。高情迥出雲漢上，疾韻絶似羲黄前。青鞋布襪昔屢到，崇岡峻嶺今宛然。南遷但惜清夢斷，東眺不奈老眼穿。石龍使君何其賢，子載有意膠續絃。一觴相屬有餘樂，況辨九曲行漪漣。今人乃作古人事，却恨我不倍加鞭。遥知有意妙天下，如玉在山珠在淵。試揮明光起草筆，荒徼亦有青瑶鐫。君不見，長安城中車馬邊，定武墨本直萬錢。

目河居士莫汲自化州來訪陸提舉。《二樂寄陸仲高》：星振天以行周兮，曠美人之遠予。曩甘心於弋者兮，久同繳而異笈。嚶其鳴以相求兮，幸翕翅以小舒。朝予發兮石龍，過吴川而問途。夕余宿温村兮，壯夜濤之轟車。竿格澤以鼓帆兮，尾方中而啓艫。夫津浦於轉脰兮，竦翼予乎太虚。海波不動，空明虚徐。絢暖日之晴彩，漾光風之春腴。瞰八極之所入，渺一碧而無餘。豁宇宙之全體，混元氣於浩初。寄一毫於萬頃，滃不知其所如。鍧鉦故以嘂譟，屹山背之穹魚。鱠鯨之手久屬，於么瑣其焉誅。信生平斯遊之冠絶，非被老二口誰與徒。頃焉有點黛浮於天末者，舟人指以告曰：「此泗州也。」將艤焉，抑豈所謂圓嶠、方壺者乎！予是行其何志，未暇問神仙之有無也。遲明發兮予東，暮期宿若人之廬。叩音於正如，發懸鮮於西瞿。予不知其何樂，頓覺神王而氣愉。亂曰：樂莫樂兮涉滄海，樂莫樂兮見故人。萃二樂於一朝，寧天公之我勤。愧七年兮瘴州，釋牢愁兮自今。歸去來兮湖

江，味芳旨兮差親。寄莫送於一笑，于胥樂兮終身。

《寄陳阜卿校書陳魯山正字》：一鴈初傳萬里音，不須細讀淚沾襟。與君平日云何意，要我殘年了此心。憂患未從朝蹟出，癡頑合受瘴煙侵。他年再約城西社，未怕香醪滿椀斟。霜風獵獵上征衫，行盡江南更嶺南。命有斗牛元不補，祖無壬申定何堪。焚香已結西方社，柱杖猶尋北客談。試向城頭看落日，蓬萊波浪渺清酣。結綬何曾上九關，也教白髮冒南冠。雲橫天末空回首，日落山腰尚據鞍。藜杖尋花秋向晚，火圍酌酒夜初寒。翻思時節過逢地，絕似邯鄲一夢殘。尋花酌酒，皆昔遊故事。〔册一百四九卷一四三八〇頁十一〕

《宿傍慘浦遇元夕有感》：殷勤傍慘浦頭月，亦解嬋娟作上元。因笑耳餘論刎頸，終歸息鄭有違言。〔册一百八三卷二〇三五四頁十三〕

化州郡志

【詩文】

《詠文翁嶺》：孤峰崔兀瞰滄浪，東障狂瀾鎮邑傍。隱士遺踪知已遠，鄉人說姓未能忘。特思對峙猶賓主，博茂相從後列行。極目四時常秀麗，吳川應不乏冠裳。〔册一百二二卷一一九八〇頁二十三〕

化州府志

【山川】

通天巖，在廣東化州府石城縣。〔册一百卷九七六三頁三〕

高州府圖經志

【山川】

茂嶺，一名筆架山，去州城南三里，有三峰並列，高聳秀麗，冠於諸山。〔册一百二二卷一一九八〇頁二三〕

西洞嶺，在宜倫縣北感鄉，去縣二百里。〔册一百二二卷一一九八〇頁二四〕

歐嶺，在宜倫縣西北譚鄉，去縣四十里。〔同前〕

文翁嶺，去吴川縣東三十里，端然突起爲邑之正山，峙于大海之傍，可以登眺。〔同前〕

謝建嶺，在石城縣北七里。障壓于縣治之後，高聳秀麗，爲縣之主山。〔同前〕

【倉廩】

本州永安倉，在州治西門外。永安倉在城内西。〔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二七〕

【水利】

海限門，去吴川縣南三十里。水道狹隘曲折，潮長則舟航可度，潮退沙磧淺露。或潮長而風濤莫能越其限者，因名爲限門。〔册四九卷三五二七頁十七〕

惠陽志

【湖泊】

謫官湖。陳鵬飛，字少南，永嘉人也。宋紹興間，爲侍講，以言事獲罪，謫於惠，築亭面湖，命曰謫官湖。〔册二十卷二三七一頁十三〕

【村寨】

郡之羅浮山有梅花村。〔册五十卷三五八〇頁三〕

【宫室】

六君子堂，在惠州郡之豐湖書院，郡守劉侯克剛建。〔册六九卷七二三五頁九〕

惠州郡城西豐湖之北陳公橋創堂曰史君堂。宋治平間，陳侯稱爲郡守，築堤建橋，時了翁隨侍，百姓生祠之，榜曰陳史君堂。堂内塑二像，一坐一侍，坐者史君，侍者了翁也。〔同前〕

禮菴師顯行，眉山人。宋景定間，以宮講出知惠州，年已七十餘。政尚清靜，到任之初，首詢蘇、唐二鄉先生故居而拜謁焉。時東坡故居頗久修葺，而易菴故居頹廢不存。公皆爲之鼎新，以時奉祀。嘗建循吏堂，以奉前史君陳公稱之祠。又易湖山觀爲循吏亭，與野吏亭相並，蓋欲以循吏自居。〔同前〕

郡治設廳之後爲鈴齋。〔册三十卷二五四〇頁十九〕

【人物】

崔羽，唐州人。少隸班直，休官樂道，自號紫霞先生。〔卷八五七〇頁二十八〕

惠州府惠陽志

【山川】

安懷嶺，在郡東南百餘里，俗號南嶺，其南有水入於海。郡志云：在歸善縣。〔册一百二二卷一一九八〇頁十九〕

【土產】

籠葱竹，土產。產於羅浮，有鸞鳳棲宿其上。山東有溪曰羅陽，偶溪漲，有竹葉流出，如芭蕉大，長及一丈，蓋籠葱竹也。〔册二百二二卷一九八六五頁二十七〕

【倉廩】

受納倉，在角門內之東，即舊米倉。收受民户丁田苗粮及趲運糧斛。有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掌其事。〔册八一卷七五一三頁二十一〕

【宫室】

郡圃闢一室，於前太守之賢，則得陳公堯佐、陳公偁焉；於寓公之賢，則得蘇公軾、唐公庚、陳公鵬飛焉；於是邦之賢，則得古公成之、張公宋卿、留公正焉。又以陳公瓘、蘇公過皆嘗娱侍於此，許公申乃文惠所攜，陳公煥乃留魏公張秘郎所親厚，並塑像爲十二先生祠堂，扁曰聚賢。春秋次丁行釋菜禮。〔册七十卷七二三七頁十二〕

【人物】

古成之，字並奭，河源人也。簡靖力學。宋初，嶺嶠文風未振。雍熙三年，成之以寄産在增城，充廣州鄉薦，《督府勸駕詩》云：「寰中有道逢千歲，嶺外觀光抵一人。」赴省，道由潭州，旋邸遇異人韓泳，與飲於市，韓謂之曰：「公骨氣軒然，深負道氣，非塵埃中人，可罷此行，願獻所聞。」成之答曰：「家貧親老，期得禄以養親。」韓笑曰：「子志誠可尚，第恐轉溺塵土耳。」游數日，韓遂仙去。是歲，成之省試報罷。越三年，宋端拱改元，成之再舉至京師，於閶闔門外見一人，長揖而來，乃韓泳也，握成之手云：「公此行成名矣！」因贈以詩

云：「德行文章已出羣，的將仙道付於君。浮名若也爭休得，占取閑閑一片雲。」成之果以第十九名過省。時第進士者二十八人，狀頭程宿、陳文惠公堯佐預焉。聞喜宴罷，韓泳不期而至。文惠謂成之曰：「同榜二十八人，皇上以象二十八宿。子南人也，得預茲選，可謂榮矣！」韓曰：「天地生材，何間南北。公異時未必不由成之之鄉。」既登第，初調真定府元氏尉，繼授青州益都縣宰。宋淳化三年，召試館職，除校書郎。後蜀亂，上命張忠定公詠出知成都，忠定辟成之知緜州魏城縣。既至，運米以濟饑民，發藥以療疾疫，立鄉校，課農桑，逆亂之俗一變。宋咸平五年，蜀漢又有警，上復命忠定公復知成都，忠定以成之長於撫恤，再辟知漢州緜竹縣，其政如宰魏城時。常嘆曰：「吾竊禄欲榮親，今親已歿，吾何以仕爲哉！」慨然有歸歟之興，有《思羅浮詩》。見集中。是年漢州有衙吏自青州來，韓泳致書於成之，覽之，乃酣飲累日不臨政，遽索誥大書題於後曰：「物外乾坤誰得到，壺中日月我曾遊。留今留古争留得，一醉浮生萬事休。」書已，擲筆而逝。是夕，遂不起，縣方申於州，而公先至漢州謁太守。人皆謂其尸解而去，家人發棺視之，則尸已解，但遺靴一雙。後陳文惠公自潮倅移守是邦，過河源，聞成之仙去，乃追感舊事，留題於雲泉寺壁云：「欲見故人面，仙鳧去未還。旁人應笑我，兩日住遊山。」蓋韓之言至此始驗。今子孫或居梅州，或居惠州河源立溪鄉。居於梅州有名黄者，擢宋紹聖元年第，官至五品，乃其四世孫也。舊志云：按

古公始到省時，韓泳以仙道邀之，公辭以苟禄養親，其後凡兩應。張忠定公辟撫定蜀亂，贊畫多矣。親没後方歎曰：「吾何以仕爲哉！」遂翩然爲物外之遊。由此觀之，公忠孝人也。其以三才並立之身，卓然自立如此，豈與遺世絶物之仙同日而語哉！其論當矣。〔册一百八卷一〇八八九頁四〕

惠州府圖經志

【山川】

宋坑嶺，在歸善鄉。〔册一百二二卷一一九八〇頁十八〕

大蹊嶺，在海豐縣西。〔同前〕

天王嶺，在長樂縣西。〔同前〕

【宫室】

宋趙汝馭，永嘉人也。淳祐三年守惠，以安静不擾爲政，興利剔蠹，郡治一新。舊東廳有文惠堂，後易曰中和，汝馭以爲非始意，改爲延相堂，取梅蟠《與譚大夫詩》云：「延相堂前偏利市，衮衣相次又來迎。」故以名。〔册六九卷七二三五頁二〕

歸善縣北白鶴峰，蘇公東坡於「德有鄰堂」之西建齋，扁曰「思無邪」。《甕牖閑評》：人

或疑蘇東坡以「思無邪」三字名齋，此自古有之，不足異也。古有「益延壽」三字名館，「獅子吼」三字名寺是也。〔冊二九卷二五三六頁十六〕

【宦蹟】

宋韓京，紹興間，平嶺南大盜七十餘起，威震南方。累授中亮大夫，建州觀察兼知循州。時郡邑罹兵火，户口凋耗，公環城立屋，招集流亡，惠種與牛，以來畊者。建官府，築城池，百廢俱興，有功於人，繪像立祠。〔冊一百七一卷一八二三三頁十六〕

惠州府志

【山川】

霍山巖，在廣東惠州府。〔冊一百卷九七六四頁三〕

通天巖，在廣東惠州府博羅縣羅浮山大石樓東，有穴見天，故名。〔冊一百卷九七六三頁三〕

雲峰巖，在惠州府博羅縣羅浮山水簾洞後。〔冊一百卷九七六三頁十〕

月巖，在廣東惠州府博羅縣羅浮山。〔冊一百卷九七六三頁十八〕

白水巖，在本府博羅縣東北二十里。象頭山迺羅浮山之東麓也，有白水巖在其陽。〔冊

滴水巖，在惠州府博羅縣羅浮山幽居峒後。直上有景泰寺基。一在惠州府龍川縣，上有龕室，可容數榻，水滴錚然而鳴。〔冊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十〕

白雲巖，在廣東惠州府龍川縣北十里整山之陽。紹興十七年九月九日，郡守韓京率僚屬龍川縣尉楚佺等登高，於此留題石壁云：「良辰尋勝到禪關，盡日澄懷水石間。白酒黃花聊自若，盛遊何必羨龍山。」〔冊一百卷九七六三頁十二〕

白石巖，在廣東惠州府興寧縣東南十里。夜常見光燭天。〔冊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十二〕

麻石巖，在本府興寧縣之東十里。〔冊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十五〕

國泰巖，在惠州府興寧縣北七十里。〔冊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十八〕

【土產】

黃精，根如嫩薑，食之可以休糧。一名「仙人餘糧」。〔冊九四卷八五二六頁十七〕

【人物】

晉葛稚川，丹陽句容人。以儒知名，惟寡欲，無愛翫，好神仙導養之法。後止羅浮山，鍊丹積年，養閑著書，號抱朴子。〔冊一百二卷一〇二八七頁二十〕

宋陳堯佐，閬州人。咸平元年，以太常丞領郡，一以誠信，有遺愛於民。嘗手植荔枝於州治之東廳，郡人以比甘棠，謂之「將軍樹」。蘇子瞻詩：「丞相祠堂下，將軍大樹旁。炎雲

駢火寶，瑞露酌天漿。爛紫垂先熟，高紅掛遠揚。分甘徧鈴下，也到黑衣郎。」〔冊一百五二卷一四五三七頁四〕

惠陽縣志

【宮室】

花首臺。乾末多羅唐開元二十六年，自西竺國以鐵釋迦像一軀，長一丈六尺，泛海而來，欲貢中國，至番禺舉之不動。天寶二載，中使何行成奉詔祭羅浮山，聞羅浮有花首菩薩之迹，施財建花首臺於山下，因奏請其像置之。〔冊三十卷二六〇三頁二〕

循陽志

【湖泊】

蚌湖，在興寧縣東北六十里。古有大蚌數尺，夜吐光亘數里，鄉人異之，決湖得蚌，進于郡邑。至半途，風雨驟至，人皆避去，既而蚌已失矣。惟見白泡盈地，越徑入山，不知其所。後人名其徑曰「白泡徑」，其山曰「龍歸洞」。〔冊二十卷二二六七頁一〕

【詩文】

宋李仲著撰《古循重修儒學記》：大哉乾元，孔子之道集其大；至哉坤元，孔子之聖並其至。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也。蓋孔子之道，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維持三綱五常，所以明人倫者也。其流傳斯道，亘萬世而無窮者，舍儒而誰歸？自古帝王作成人材，旁求儒雅，無非自學校中來。學校乃風化之本原，其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先務也。欽惟皇元，德配乾坤，明並日月，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建國之初，首重儒道，加封先聖以「大成」之號，立萬世爲治之本根。內而國學，外而郡庠，書院學校，設官分職，教養生徒，化民成俗，迄今已有年矣。日降德音，宣諭憲司郡守，勉勵學校，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舟車所至，路府州縣，應有學校去處，無不畢舉。惟循州學廟，昔在郡之北隅，鰲山巍其後，龍川橫其前。其興也，屬炎宋之嘉泰；其弛也，在至元之辛巳，重罹凶悖，遂成廢土。後市李守舊宅權爲廟學，經今四十禩，郡侯徐公震來守於此。始至，進謁堂下，視其屋宇褊狹，不稱廟學制度，俯仰太息，而有志焉。期年政成，公私事簡，民裕財足，侯乃闢故址於淡湮衰草之間，倩工師於江左嶺表之外，度材鳩匠，復其舊地而一新之。以延祐戊午冬始事，越己未秋落成。疑庭崇邃，堂宇廣深，神位清密，廊廡宏敞，與夫晨門棲宿，師生齋房，無一不備。既而文籍定，堂僕給田而養贍之，圖爲經久之計。郡之士民父兄，相與聚觀而嘆言曰：「侯之興學，所以教告子弟者其厚如此，豈可使後之人無傳焉。」於是相率立石而爲記。吾故曰：「昔者

文翁守蜀而興學，天下郡國倣效之；晏殊守南京興學，而天下學校自殊盛；田錫知陸州，下車建孔子祠，民皆務學；倪若水爲卞州刺史，增修孔子廟，風化興行；李栖筠爲常州刺史，大起學校，揚名於世。侯與諸公，世之相後數百餘載，地之相去數千餘里，其官同志同而道同，若合符節，豈非千載一人也耶！蓋時有古今，道無古今，所以酌古准今者，賢方伯也。矧侯大興循學，非徒誇壯觀，飾游聲而已，正所以布宣聖天子之命教者也，實斯土斯文之幸歟？」愚故特序其本末而悉書之，然非特明侯之志以勵循民，且將以風天下之凡爲郡縣守令者，皆以侯之心爲心焉，則聖人之教，聖人之化，不憂其不明於世矣。延祐陸年，歲在己未，良月九日記。

耶律淵撰《古循修學復田記》：皇元崇學右文，以教養人材爲急務。世祖皇帝以來，累詔天下郡邑贍學田土，諸人毋得侵奪，所出錢糧，以供春秋祭祀，修造廟宇，與夫師生廩饍，貧寒老病之士，皆有所養。惟慮有司奉行，不能仰體德意，視學校爲虛文，教養爲餘事，莫之究心焉。矧循爲嶺海僻壤，去天萬里，聲教所暨，無遠弗屆。前守東岡徐公奉議，改創學宇，規模宏壯，繼今十有四年，而士類晨星，文風不振，撥厥所由學廩缺支，有教無養，其何以勉勵作興焉。若稽簿書元額，較今所收，十不存一，往往爲豪黠所有，重以貪污嗜利，私其構結，顧乃巧爲之證據，以遂其姦欺，致使贍士田土，皆歸於强有力之家矣。然天相斯

文，否極必泰，郡侯斡羅思奉議，涖政以來，謂學校乃風化之樞機，綱常之根本，思有鼓舞而作新之，於是附郭佃居學地之民三百餘户，若有所感發興起，不待號召，咸願倍蓰增其租入，佃耕者亦如之。乃若豪民郭士達者，聞風懾畏，亦自首于公，以所據龍川地售于濟渡堂之直，悉償學而歸其侵疆，及徵排年所侵之入，鈔以中統計者，二千二百一十三兩，併今歲佃租三百八十五兩。倘非我侯崇篤道義，至公無私，使其下不怒而威，不言而信，詎能至是哉。嗟夫！禮義廉恥之心，人孰無之，爲政者皆能以侯之心爲心，將見行者讓路，耕者讓畔，而攘竊侵奪之風，何自而生乎？侯又以所增計其贏餘，凡器之簠簋籩豆罍爵之用編竹陶瓦者，則銅而鑄之；殿之門牕柱石神龕之既樸斲而丹雘者，則漆而新之；大成扁榜，金而飾之；階墀垣墻，甓而完之。先賢有祠，教授有廳，且爲酌量教官儒職之廩俸，大小生員之行供，則士有養而教日興矣。予忝貳政是邦，故嘗樂成其志，士友請記于石，愚不能文，姑摭其實而書之無諛辭，且爲言曰：予聞是邦先賢有二羅者，乃祖若孫，相繼而作，一拜翰林，一擢探花，皆表然著見於後世，其餘光明俊偉，代不乏人，循之士由是作興，其必有接武翰林探花者出，亦必曰：「我侯敦教育材之力也。」侯爲政廉明，興利除害，具有偉績，百姓歌之，然記爲學作，故宜略。若夫新增田地之租，績置器物之數，具列于碑陰。時至順三年，歲次壬申，八月朔日記。

陳次升撰《循州興寧縣學記》：上御極之十九年，壺山方公帥東廣，爲屬郡循之興寧擇令，閱吏籍，見封川尉陳君湯秩將滿，曰：「此吾端平初，程士別頭所取進士也。」薦員及格宜爲令，辟之未幾拜俞音。越二年，令眡邑事。一之日，謁先聖先師于學，顧瞻殿宇湫溢，黌館頹圮，士無所肄其業，方有意教道，以厲士俗，而邑經兵火，財一星周，燒痕方補，生意未回，不敢亟議土木之役。首於弊事，苗耨髮節，皇皇然膏枯醒暍，加惠田里。二考甫報政，適當大比興賢之年，爰進諸生而經畫之。先是學宮在縣治之左，去公廨百餘步，嘉定初徙于闤闠之中，與安王易地而居。庚寅燬于兵，衿佩絃誦之地，莽爲兵墟，曾、趙二令尹，僅綿蕞數畝之宮，姑以存學之云耳。至是鼎創大成殿于舊學之基，復武安王于故廣，令割俸金二十萬、米五百斗爲之倡，士旅翕然和之。崇門大殿，屹乎其高，旁列齋舍，明靚閎敞。冠蓋雲集，倍屣前時，爲之講說以誘其衷，爲之課試以玉其成。初塑夫子之像，有湖湘舊讖，所謂素王容津津喜之兆，是詔果有聯名貢南宮者。士相率以賀曰：「賢令尹之衣鉢，庶其有傳乎？」令亦自賀曰：「幸而歲薦有人，庶其無負詩書元帥之所托乎？」職事鍾槐等，持書請讖顛末。余曰：「令之所望於循之士者，豈特進取而已。鄒魯之門，以言行寡悔尤爲禄，而深詆其徒之干禄；以仁義忠信爲天爵，而弗許夫人之要爵。豈非以身並三材，有不位之貴；心涵萬善，有不貲之富，無所願乎其外歟。然自鄉舉里選之法廢，有志於致

君澤民者，非科目不足以自見，子程子固嘗許人從事科舉，特戒之以絶利之一源；子朱子未嘗不業進士，不失爲傳聖賢之正統。士之藏修息游者，要無出於言行之禄，仁義忠信之爵，知修於家，而不壞於天子之庭而已矣。謂余不信，則有是郡所刊令之《先世諫議公讜論》一書在。」

何民先撰《興寧縣儒學復田記》：昔之善治者務教化，教化必自學校始，漢文翁、唐歐陽詹是以教必有養，苟無其養，教焉施。炎趙以來，應郡邑學各實以田，嶺海雖僻遠，亦如之。興寧爲廣東著邑，邑故有學，學故有田。泰定丙寅二月朔，邑長進義田當、令尹張承務綺、簿尉李從仕崇高，率其屬祗謁學宫，禮畢升堂，見學舍弗理，訊諸生學廩幾何，教諭陳希旦等揖而進曰：「若稽古田計一十有六號，山洎塘俱與焉。至元丙子後，海濱未寧，章逢散逸，前教諭陳采護其籍，器貯而藏于土中，逮出之，邊幅微腐，幸未澌滅，乃陳縣易之以據，又不幸奪于强有力。時攝學事朱文富、直學羅漢南鳴于當塗，尋得教諭黎子春力復之，所存纔七號爾。歲收米僅二十四石五斗，山塘租鈔七十緡，未復者過半，皆良田也。第仕於此邦者，往往構植豪黠，畏勢忽義，漫不之省。職教者又虞其中傷，噤莫敢言，亦莫堯伸，以故祭祀、教養、修造，常不給焉。」三大夫聞其言，憮然曰：「是非吾儕責歟！聖朝崇學校，育人材，興科目，贍學地土，諸人無得侵奪，明詔如日，孰敢干之，所以俾付者謂何而可後

乎！」閱籍竟，即以幕賓麥稷商之。君曰：「然，是誠在官不在學。」遂下令悉力經理，惟明惟果，仍誘其衷。由是豪民蕭余興、蕭友文等，既懾且悔，自首于公，盡歸侵疆。是歲冬，除元數外，米之增石一百三十有餘，鈔之增貫二百二十有五，倍蓰於前。倘非諸君崇道篤，爲義勇，存心公，凝力定，安能至是哉。宰一邑且如是，他日推而一路一道可知已。昔范公尹襄縣，爲學買田；熊君作江山縣尉，倡建縣學。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嗟夫！好義之心，人所同也，聞風者可以勸矣。使後之士者，擴而充之，何患人心之不化，學校之不興歟！始予至五年，聞臬司爲廣學復茶山，嘖嘖嘆羨；今後見興寧此事，爲彼易爲此難，諸公能其所難，偉哉！所以惠邑學者至矣。抑田未復時，務在於養；田既復時，務在於教。學之士友，自今充飫乎仁義，嚌嚅乎道德，日講明乎正心誠意之學，修齊治平之理，養其大者，無養其小者，是乃邦大夫學道愛人之初意，國家作養人材之深望也。尚懋之哉。鄉友邑簿李象明書來屬予記，予嘉乃事，故爲書之。若夫田若干畝，塘若干所，某號某至，某都某村，碑陰悉已，不書。〔册一百八七卷二一九八四頁十八〕

龍川志

【山川】

滴水巖，在州北。亂山矗立，劃開兩峰，丫髻對峙。有飛泉千尺，置槽引以給州人。〔册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十〕

惠州府龍川縣循陽志

【宮室】

翰林堂。羅孟郊，龍川義城里人。少游學于興寧，隱居縣之南山，築室讀書。五代時，登進士第，官歷翰林，陟諫垣，後人因名其書室曰翰林堂。

宋蘇升《重修翰林堂記》：予宰興寧，有山曰神光，巋然峭峙，騰焰屬天，歛英聚華，產尤植奇，羣峽阜麓，分環拱堵。一日，修蔓而前，十里餘間有故屋僅存，左右僉曰「邑人羅孟郊讀書室也」。其泉混混于石竇，流于匯，即之泠然可掬，而曰「羅公讀書洗硯池」也。昔隱於是，莫昉歲月，考其歷翰林、陟諫垣，名與此山俱傳。繼而有孫愷者，嘉祐初以第三名擢進士科，首除寺丞，累遷望都，屢總名藩，有祖風烈。然山川粹英，豈特終於是邪，而何曩隆而今替也！升來承乏，飲山堂者數回，心擊目行，極滿前之秀麗，所謂擇勝棲依，固不偶耳。至若職司王言，庭摛春藻，足以鼓流俗而聳天聽者，蓋一時之文，得不淵源之有自邪！又信夫學之不可已也。二公綿歷寖久，聲華民物，隨泯泯焉。予欲作興起廢，念不容釋，輿工軒

手，繪工像畫，乃所以遵故範，開後學也。暇日肅僚友而與之言焉，且曰學，植也，不學，將落公之德望，湮沒無聞。檢括宗籍，猶百三十有餘年，豈無抱資幹，負煨塵，姑惟繼前學紹先猷，後來將有接踵輝煌，於是光前振後，行以勉之。噫！何地不生才，何才不資世，一門如二公，何可多得！有人問南中人才者，首以二公對。故樂善惟崇，立碑以載其本末耳。時紹興戊寅年十月望日，從政郎、知循州興寧縣兼勸農事蘇升記。

《孫公談圃》：公脫責歸州，遂得唐翰林學士李蠹事。蠹嘗責知此郡，唐史即不載，獨見於圖經。今郡宅有翰林堂。〔冊六九卷七二三五頁三〕

惠州府龍川志

【倉廩】

豐衍倉，前元在城西六十步。設倉官二員，攢司一名，收受稅糧。前後兵燬。至順三年，郡侯斡羅思奉議增別倉廒三間，仍建門樓一座，華扁一新。元末兵革燬廢。欵附以來，洪武元年，欽蒙除授州官同知劉毅、州判王居順到任，於舊址起蓋倉廒五間，門樓一座，收受秋糧。洪武二年，沙汰循州，本縣與興寧、長樂俱隸惠州府，蒙本府差設倉官徐與奇到來，督併增置東西倉廒各五間，一同攢斗收受三縣糧米。節次放支變糶，趲運盡絕。洪武

八年，各縣糧斛盡赴惠州府倉交納。〔冊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三十二〕

崧臺志

【山川】

天資嶺，在肇慶府四會縣東五十里。耆舊相傳云，昔人有姓黃名欽之居嶺下，家富於財，號黃十萬，葬其祖於嶺間。其狀貌魁岸，有異於衆，隸職廣州，每乘二竹朝往暮還。一日家人誤斷其竹，乃不得去。後有占氣者云：「此地有天子氣。」官司乃掘去其墓，求之莫知其處。役者夜宿山中，有人相語云：「所懼以青布囊土鐵符四布，則可得墓。」遂如其言，乃得其墓。發棺見尸，若蟻蛭成文，有「天子」二字，蓋「子」字未成也。遂滅其家。掘鑿之迹，迄今猶存。因號「天子嶺」，或嫌其名，呼云「天資」。〔冊一百二二卷一一九八〇頁十九〕

【宮室】

般若臺。《西征記》曰：姚興起般若臺，下作須彌山，四面巖嶺，重嶂峭崖。神禽怪獸，靡不畢有。僊人佛像，變化萬端。林木嘉草，一代所無也。〔冊三十卷二六〇三頁十二〕

寶華臺，在肇慶府西八十里，今廢。〔冊三十卷二六〇四頁十八〕

鑒止堂，在設廳之右，舊名枕書，改今名。〔冊七一卷七二四二頁二〕

肇慶府崧臺志

【宮室】

裕民堂，在宅堂之右，前有沼。舊名平理，又曰清心，今改名裕民。〔冊七十卷七二三八頁三十三〕

肇慶崧臺集

【宮室】

雙門，在子城之南。〔冊四九卷三五二五頁十三〕

肇慶府崧臺圖志

【山川】

將軍嶺，在府北七里。〔冊一百二二卷一一九八〇頁十九〕

肇慶府圖經

【宮室】

宋大中祥符七年四月二十日，州西北天慶觀聖祖殿有慶雲，見築雲秀臺。〔册三十卷二六〇四頁二〕

肇慶府志

【山川】

星巖，在廣東肇慶府。蔣槩有記。轉運判官周敦頤茂叔，熙寧二年正月七日遊。附蔣槩《巴東龍昌洞行記》云：循瀼而上，有溪湛然者，龍白也。舟行逾百步而山呀然者，溪口也。繇溪口北行數十步，漸見幽洞一碧，水激而溪深長，崖如截，高數百丈聳然而峙者，龍昌之勝勢也。扁舟夷猶迤邐而深靜，忽然飛煙散空屑玉而亂下者，峰端之飛泉也。有巖如刳，有石如乳，中可藏舟，而不知風雨者，溪間之怪壁也。山廻水轉，或掩或絕，偃而望之，則別在乎一天；直而面之，則不知其所之，游者皆曰：「茲境盡矣！」已而少行，試窮其源，又縈紆盤屈，徐適一二曲折，恍然嵌崖若闕，迎舟而通，益見溪山函束，澄湛秀拔，層巒怪

峰，下鑑淵，銳者螺者，若踊若紆。又得其氣象凄爽，常若秋至，澗草巖花，異卉鬬發，龍潭窪深，雷電晝伏。是時予與游者，浩然而觴，覺其身在太虛之上，而不知其飲之多也。然亦恐其過清不可久居，乃移舟疾行，將窮而後歸。又視其前，則有物若我留，而與游人有意，而情甚相樂者，時復掛猿飛雉飲啄而下，上游鰷水鳥出沒於前後，葆蓋嘉樹，可蔭可息，又使人愛不能去者也。外游者之樂，自溪口至此凡十餘里，其千怪萬象，嗟予不可得而狀也。須臾，巢鳴嘔啞，漸出平曠，竹木陰翳，隱然而窮者，佛寺也。此龍昌之大槩也。予與遊者愛賞不已，既而歎曰：大凡山水之嘉，非造物者昔嘗着意於其間，則不能如此奇且怪也，此固神工有私於茲境矣！惜乎生不得其地，而埋沒已久，不爲人所知爾。予舊嘗閱《桃源圖》，有漁者颺舟而來，類於今之游龍昌，但無樓屋仙人霞裾飄然俯蟠桃飲嘉客而已。然而異世荒誕之說，予固未知其必勝也，亦欲寫爲《龍昌圖》，將傳於中州，以示喜異者，然恐舉畫者之手，必不能得其一二自然，以此故不必畫也。昔柳子厚頗愛永之鈷鉧潭，嘗曰：「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歟！」故予爲縣於此，月嘗醉而遊者以三四，自視愛而不知已，猶恐其往之不密，故未始以爲勤也。其居蠻而樂者，亦以此溪矣！予嘗客夷陵，屢游元白所謂三游洞者，梯崖磴險，僅至其下，未見其所以爲勝。若以吾之龍昌，山奇水麗，一洞十里，可以浮舟去來，如在乎畫圖之中，以校其幽深偉絶，則嫫母之與西子矣！使元白昔日

知吾龍昌之勝，必不肯以此而易彼。此溪常漲於盛夏，予之遊實在於六月，其與之游者，洪崖彭德純、春陵周茂叔，二子皆有泉石之趣，是行也，與余爲三，今輒厚自誇大，亦命之爲三游洞，蓋山水之洞，非石洞也。後來者或不見賞，猶當俟於後來者。昔游在至和二年，後二年夏五月，廬陵蔣槩記。此先生赴合陽簽判任時沂浹至梯歸，聞龍昌之勝，與廬陵蔣槩、洪崖彭德純同遊，蔣槩爲之記，因附載行記之後。〔冊一百卷九七六三頁五〕

九星巖，在廣東肇慶府德慶州城東南悅城鄉一百二十里。九峰尖秀，因以名焉。〔冊一百卷九七六三頁七〕

洞清巖，在本府境內。有石柱。昔岑洞清隱居修道於此，後人因名曰洞清。〔冊一百卷九七六四頁五〕

下巖，在肇慶府大江中。又名北壁，有龍潭硯最佳。〔冊一百卷九七六五頁三〕

【宮室】

雲秀臺，在高要西北八里。祥符間，五色雲現於臺峰之上，郡守范雍建。〔冊三十卷二六〇四頁二〕㊀

㊀ 書名原作「府志」，當爲「肇慶府志」也。

肇慶府圖經志

【山川】

東瓜嶺，在新興縣南八十里。〔冊一百二三卷一一九八〇頁十九〕

思子嶺，在四會縣西一十五里。隋末籍民爲兵，有老嫗年八十餘，思其子，登山望之，悲啼而絶，故名此嶺。〔同前〕

杉嶺，在德慶府，去州西南九十里。〔冊一百二三卷一一九八〇頁二十〕

【倉廩】

常豐倉，在子城内縣治之西。〔冊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二十八〕

廣備倉，在子城内玄妙觀之西。〔冊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三十六〕

【人物】

崔德乾，新興人。大理寺丞。〔冊三三卷二七四一頁十五〕

魯英，高要人。兄弟争田，積十餘年不決，郡守王應庚勸之，遂歸於和遜，乃立孝友坊，以旌别之。〔冊一百二三卷一二〇一五頁十一〕

肇慶新昌志

【詩文】

《學古堂詩》：遥岑列茅簷，近水照蓬户。瀟然君子居，一室守環堵。誰知掩關坐，自有游適所。終朝几案間，猶與聖賢語。藜羹不盈腹，文字飽撑柱。里俗化絃歌，儒冠盛徒侶。及親念三釜，拾芥當易取。雖憐范叔寒，未病原憲窶。我行海隅邦，窮寂嘆羈旅。忽欣逢若人，敢復陋兹土。扣門數來過，言志吾所與。我亦訪空廬，題詩美學古。〔册七一卷七二四一頁十六〕

肇慶府英德縣新昌志

【倉廩】

舊有省倉、常平倉、義倉，俱在州治之西，今廢。歸附後，止有常豐倉，在州廳之西。其倉元有正廳居中，廒舍列於左右，廢弛迄今歷年。至元丙子，達魯花赤薛里吉思朝列目其荒蕪，遂命工芟草，議以下年里正主首營辦材植，從新鼎創，免其下年差役。踰月告成，廳宇一新，廒舍完備，廳前石道之側，植以松槐數株，其峥嶸美麗，與昔不同。〔册八十卷七五一二

頁二十二〕

新昌志

【山川】

賢嶺，在肇慶府新州新興縣東南義容鄉。〔册一百二二卷一一九八〇頁十九〕

南巖，在新昌縣南十里。〔册一百卷九七六六頁十六〕

白澤湖，在高安縣東門外。昔許旌陽濯衣於此，其水清澈，不受污濁，旱亦不涸。〔册十八卷二二六一頁二十三〕

【倉廩】

贍軍倉，在麻塘市。今廢。〔册八一卷七五一一六頁四〕

存留倉，在縣治儀門外。〔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十一〕

【人物】

蔡志學，字及之，新昌人。登淳祐進士第。初調興國簿，憲使李迪檄入簽。秩滿，調武昌節度掌書記，就除湖北漕司準遣再調太和宰，尋授清江倅。未期淮閫印應飛辟制機，改知高郵，終朝奉郎。自號如心，有集傳。〔册二百十四卷七三二四頁十〕

黄朴，朝奉郎。淳祐元年七月十一日到任，淳祐三年正月奉旨召赴行在，續與宫觀，新闕貢院東西二門。〔册二百十四卷七三二四頁十〕

王璞，朝奉郎。淳祐十年七月初三日到任，淳祐八年正月奉旨召赴行在，續與宫觀。〔册二百十四卷七三二四頁十〕

【詩文】

皮元撰《重修州學記》：皇元一統，車書之同，聲名文物之盛，《詩》《書》《禮》《樂》之富，所以經緯天地，綱維人紀，陶斯民於泰和之域，開萬世太平之基，實吾夫子在天之靈，赫赫然相之。其《六經》方策之施於用，如日月之明、四時之行，則萬代之有宫墻，可不備宗廟之富、百官之美。今郡邑之有學校，其尊隆於祀典，崇尚於禮文，春秋俎豆之前陳，朔望班僚之致敬，炳烈乎圭章之像，鏗鏘乎金石之音，由乎肅恭，禮無不備，可謂集大成於今日矣！新州爲廣東之屬郡，文廟弊於歲月之悠久，禮殿傾於風雨之震凌，廊廡荒凉，齋舍蕪穢，累政藐然過之而不經意者，無他，治郡非文翁，修泮宫之未遇魯侯耳。彼豈不知夫學校風化之原、政治之本，《詩》《書》《禮》《樂》之所由興，文章政事之所由出，口孔孟而心管商者，胸中無國子監也。鍾山同知武略李公漢傑，下車而知爲政之先務，皇皇乎學宫之是修。不踰年，而禮殿之廢者與兩楹之仆者舉。黄簾朱户，儼然供帳服御之居；畫棟丹楹，炯乎彩色

施彰之麗。匠不告勞於工役，士爭快睹於落成。輪奐一新，規模鼎創，非爲觀美，端係化源。起心上之經綸，見眼前之突兀。向也，學糧以逋負告乏，今則增羨四百六十餘石而有奇；祭器之缺略弗完，今則鑄就二百二十餘件而具備。將使絃歌之聲接乎隣境，木鐸之教振於南邦。倘盡行《六經》之言，誠可觀一州之政。士薰陶於禮義，農鼓舞於耕桑。化猺獠於賣刀買犢之場，肅官府於偃武修文之治。民改過而遷善，俗反古以還淳。以是而作州，誠有德於新民者也。昔漢之文翁興學校，而蜀郡化鄒魯之風；魯之禧侯修泮宮，而魯人賦詩歌之美。李侯今之用心，當不遜二子下，而又學正陳漢孫相與成之，是可嘉尚。每嘆夫今之從者，皆朱墨之與曹，錢穀之與諏，日與胥吏較得失，顧昂首睥目於不附己者之側，以顛倒是非角勝負，競爭以取贏，奚暇論得失於政治，理興廢於學校哉！大抵有得於聖賢之學者，深造乎道義之源；役心於貨科之徒者，僅有於申韓之事。士大夫之得位，能以《詩》《書》《禮》《樂》之澤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孟之筆舌，使學者游詠於聖門，造其庭如至鄒魯，升其堂若聞《韶濩》，禮行於揖遜，教成於漸摩。士之以明經進士者，由於州達於邦國，以師範明身教，以文雅經邦政，力行乎致君澤民之事，以成治功，能知是，謂非侯之教育可乎！老書生牧乎侯之鄰邦，嘉侯有修泮宮之能，因友人鄭康斗之有請也，效魯人之歌詠，將以風天下而爲之記。泰定丁卯良月日。又聖詔加封「大成」之號，天曆二年，本州命工雕刊

詔旨志諸石，建亭於郡庠泮水橋門之前，竪碑其中。亭廢，乃遷碑於大成殿之側立焉。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祠以大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爲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主者施行。金聲玉振，集厥大成，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皇上即位之初，未遑他務，汲汲以尚文爲第一義，首明教化之本，特發玉音加封孔聖，猗歟盛哉！迺者重臣入奏，宜令天下學院起立碑石，俾後來知勸，用心儒業。是舉也，不惟闕里榮之，天下榮之；不惟天下榮之，後世榮之。臣等忝守新昌，恭承明詔，謹率郡僚，嘉與邦人，鐫之堅珉，樹于郡學，以是方來，傳之不朽。贊曰：大哉元乎，混一疆宇。至哉聖乎，斯文宗主。大成加封，可謂全美。孔道彰彰，文風振起。天下士民，莫不鼓舞。宸奎炳煥，照耀千古。億萬斯年，永延丕祚。〔册一百八七卷二一九八四頁二十二〕

肇慶新昌圖志

【宮室】

城南小教場創止戈堂，久廢。〔册七一卷七二四二頁二〕

英德縣新昌圖志

【山川】

四天王嶺，在肇慶府城南二十二里。龍山天寧國恩寺之四隅有四天王嶺。〔册一百二二卷一一九八〇頁二十〕

晉康志

【山川】

雞骨嶺，在德慶府城南岸一十里。〔册一百二二卷一一九八〇頁二十〕

障嶺，在德慶府城之西南八十里。〔同前〕

杉嶺，在德慶府都城西北一十五里。《輿地紀勝》云：在端溪。〔同前〕

寶嶺，在德慶府悅城二百里。乙未，叛卒繇肇慶至寶嶺不敢入境，五侯之力也。〔同前〕

息嶺，在德慶府城南五十里。〔同前〕

【村寨】

肇慶府德慶州越國夫人舊居瀧州，姓麥，有麥村。其子高力士，本馮盎曾孫，幼時嶺南討擊使李千里以爲閹兒，上以武后。高延福養爲子，故冒高姓。謹密善傳詔令，爲宮闈丞，助玄宗平韋氏有功，遷知內侍省。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帝。或不名，而呼將軍。力士初不記其母，後爲嶺南節度，道過瀧，因訪其母。母曰：「胸中七墨子在否？」力士袒視之，如言。母出金環曰：「兒所服者。」於是母子如初，帝爲封越國夫人。〔册五十卷三五八〇頁二〕

【人物】

陳頵，德慶州。頵，隋唐間歷刺史，有功及民，鄉人即其居金林鄉立祠，封興化廟。〔册四四卷三一三三頁二十五〕

陳序，字伯倫，家世業儒。祖致堯，以特科任廣州左理。父球，亦以特科任程鄉簿。伯倫少以文稱，乾道中進士乙科，時方弱冠，仕邕教。〔册四七卷三一五五頁十一〕

德慶州晉康志

【倉廩】

廣備倉，在子城門內之西。〔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二十五〕

【人物】

陳佛智，祖鄢陵人。父法念，仕梁爲驃騎將軍、新名二州刺史、兩江都督，遂居於瀧水。其先世襲永平郡公。公承累世之資，藏鏹鉅萬，部曲數千，擢爲羅州今化州石龍縣。刺史。陳廢帝光大二年，授南靖太守，以孝義訓蠻俗。大建中，除西衡州刺史，安靖郡公。浚隱晦不出。至煬帝大業十三年終，年七十三歲。長子龍樹，仕唐歷瀧南扶建萬普南施六州刺史，封鄱陽縣開國男。孫集原，以勇節著聞，仕唐爲冠軍將軍、潁川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户。子仁謙，仕至銀青光禄大夫、都知兵馬使。〔册四四卷三一三三頁十六〕

陳龍樹，安靖公佛智長子，英風逸氣，鎮俗戢奸，寇盜屏息。仕唐歷瀧南扶建萬普南施六州刺史，封鄱陽縣開國男。〔册四四卷三一三四頁二十一〕

陳集原，安靖公之孫，以勇節著聞，仕唐爲冠軍大將軍、潁川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户。子仁謙，仕至銀青光禄大夫、都知兵馬使。〔册四四卷三一三四頁二十一〕

德慶州志

【山川】

三洲巖，在臨溪縣城東六十里。有石乳蒼緑，狀類佛像，或類鐘磬麟魚，下可容數百人。皇祐六年祖無擇作銘；熙寧元年季冬二十六日濂溪先生遊；元祐中東坡先生遊，皆

題名于後。建炎間丞相李綱書「石乳巖」三字。舊經云：即西江之三島也。〔册一百卷九七六五頁五〕

七蟻巖，在德慶州晉康縣内。有石如懸鍾狀，扣之則鳴，曰石鍾。又有石池，四時水清不竭。〔册一百卷九七六五頁七〕

德慶府志

【山川】

石呼巖，在四州德慶府晉康縣，右瀧水縣界，距寶峰七里。昔有黎道士隱化其間，鄭萬嘗題長短句，見於《青松子集》。〔册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十七〕

瓊州府志

【山川】

靈山巖，在本府萬全縣後山之南，有石如室，宋鄉士陳忠等建屋傍之以居，僧施田以贍。〔册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四〕

維石巖，在廣東瓊州府萬全縣滴嶺下，宋建以居。尼行奉佛，鄉人營田以給，昔有徒衆三十餘，今存無幾。元朝宣慰雲從龍、元帥陳仲達嘗捐金重修，王繼學謫吉陽嘗游，有詩留題。〔册一百卷九七六四頁十五〕

靈照巖，在本府，即南山小巖，亦建自宋。〔册一百卷九七六六頁七〕

瓊州圖經志

【山川】

郎鳳嶺，在廣東崖州。〔册一百二二卷一一九八〇頁二十三〕

瓊州府圖經志

【山川】

新嶺，在廣東瓊州府定安縣。〔册一百二二卷一一九八〇頁五〕

風門嶺，在廣東瓊州府。〔册一百二二卷一一九八〇頁二十〕

南邁嶺、青藤嶺，並在瓊州府南寧縣。〔册一百二二卷一一九八〇頁二十二〕

三江神嶺、南斗嶺，並在樂會縣。〔同前〕

落碁嶺、邢細嶺，並在宜倫縣城西一十里。〔同前〕

松林嶺，在州治之北二十里。山中有五色石，上有松林巖。東坡有詩云：「突兀隘空虛，他山總不如。君看道傍石，盡是補天餘。」昔有一道士於此修行，食松實，因被黎人逐，前往凌霄嶺，得道而化。就攝黎人，爲其部下巖前將吏，則今所謂白衣者是也。最有靈驗，官司聞之立祠，凡有災患及歲時旱魃，鄉人禱之無不應。〔同前〕

昆耶嶺，在高臨縣北。〔同前〕

郎蠻嶺、落神嶺，並在崖州寧遠縣。〔册一百二二卷一一九八〇頁二十三〕

廻風嶺，在崖州東一百里外。係官道所經，南北之風，至此輒回。其山廣長數十里，連

續不斷，南抵大海，崖州之衝要也。〔同前〕

東湖，名潭攬。土語平地陷，成水爲攬。故老相傳，有巨室陷於此。距東二十里，水極深黑。元時大旱將雨，則湖中有物如柱，直立高十餘丈，須臾倒于水，其聲振撼，後日大雨。湖中稍淺處，棟柱朽木猶有存。湖上有廟。湖中有銀器，人假借，則具數于狀，以香酒楮錢告廟，焚之，須臾銀器如假之數，浮水而出。用畢，則還之，人以爲常。後有奸民假其器，以錫易之，浮水不沉，自是以後，人復假借，器不復出。宋之遺老在元初時猶言目擊其事。州縣凡遇旱，則請水于湖而致禱，既禱則返水于湖，以爲故事。近年以來，民不知畏，漁于其中，湖水亦淺甚，失舊之所聞矣。〔册十九卷二二六二頁九〕

【倉廩】

萬州廣積倉，在州治西。〔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二十五〕

本府廣豐倉，在府門南。〔同前〕

儋州大豐倉，在州治東。〔册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二十九〕

〔瓊州府〕圖經志

【山川】

牛摽嶺，在瓊州府陵水縣。〔冊一百二二卷一一九八〇頁二十三〕

石躩嶺，在陵水縣。〔同前〕

大勝嶺、杜延嶺，並在瓊州府澄邁縣。〔同前〕

神仙嶺，在瓊州府昌化縣。〔同前〕

石山嶺、瓊崖嶺，並在瓊州府瓊山縣。〔同前〕

南閭嶺，在定安縣。〔同前〕

【形勢】

瓊州府萬寧縣有雙洲門，在榆林海上。雙洲對峙，其狀兩扉，乃舟船出入之處，常有海寇泊舟於此。〔冊四九卷三五二五頁二十五〕

瓊臺郡志

【湖泊】

西湖，在瓊州薛村，距城十五里，莫測其深。俗傳古有富家居于此，多行不義，一夕，風雨暴作，居陷爲湖。後鄉人遇旱，每禱則雨，因名龍潭。〔冊十九卷二二六三頁二十二〕

【村寨】

蔭潭村，在石山下，出泉水流渚成溪，環遶民村，達于大江六十餘里。輪車取水灌溉，利饒頓。崖潭湧出成渠，至冲和村達大江，環遶三十餘里，左右築輪車灌田十餘頃。〔册五十卷三五七九頁十〕

【兵防】

前代無額。至元中，平章闊里吉思平黎，括勘叛賊田土爲屯田，官給牛種，召民耕佃，設立提領二員以領之。歲徵佃户田糧納倉，俱有定額。後立屯田衙門，糧屬兵府徵收。逮革罷，復爲安撫司。洪武三年，撥隸各縣通領。詳見田字。〔册五二卷三五八七頁十〕

瓊山縣

遵化屯。

石山屯。

澄邁縣

水南屯。

水北屯。

曾家屯。

保義屯。

檳榔屯。

臨高縣

定南屯。

田牌屯。

新安屯。

定安縣

潭欖屯。〔同前〕

【宮室】

尊賢堂，昔東坡買得曾氏地作屋，手植果實尚存。郡守譚景先新創先生故居爲堂，立先生祠。楊誠齋萬里有詩云：「東坡無地隱危身，天賜黎山活逐臣。萬里鯨波隔希奭，千年桂醑弔靈均。忠貞塞得乾坤破，日月伴渠文字新。秖个短簷長帽子，青蓮居士謫仙人。先生流落海南來，茅屋三間不到伊。幸有高堂懸化相，更無過客道新詩。古來賢聖皆如此，身後功名屬阿誰。底事百年譚太守，却教賓主不同時。」陳正言讜有詩云：「聞道騎鯨碧眼仙，黃柑手植尚依然。人間俯仰更成古，天下聲名不計年。繭紙誰能收妙墨，鷄林何用續遺編。使君爲創新堂事，若解尊賢則是賢。」譚太守和：「孰識東坡第一仙，謫來

儋耳久悠然。潛心學《易》忘憂患，築屋閑居度歲年。興遣不爲哀屈事，情高嘗見《和陶篇》。拜公遺像渾如在，曾與鄉人恭敬賢。公已歸爲玉局仙，茂林喬木自蒼然。鄉時寓客共千載，今日新堂恰百年。鐵畫銀鈎三大字，金章玉局一佳篇。遠煩幾似真雙美，後世應知兩並賢。〔册七十卷七二三七頁八〕

瓊州府瓊臺志

【湖泊】

瓊州南湖，在潭村，去城二十里。湖水亦深碧，環湖皆石立巉然，四岸民居。去湖四十步有井，名仙井。有石如砥，俗傳古有仙常遊於此，跪坐石上，其膝有痕。又有刻詩云：「山高水碧半巖泉，接桃花亦峒天。若揮光巵九轉，尋功行蒲三千。方世界人何立，點丹砂便自然。急報君須記取，知平地有神仙。」皆取上字接下句，半已磨滅，詩得於鄉士吳眉壽。〔册十九卷二二六五頁八〕

瓊臺志

【宮室】

平心堂，在瓊州府郡治之北，王守齊創之。〔冊七一卷七二四〇頁十五〕

瓊州府萬全郡志

【倉廩】

廣積倉，在州治前之西。舊有茅蓋卑陋，州判楊達增廣修葺，易之以瓦。〔冊八一卷七五一四頁二十五〕

萬全郡志

【山川】

羅萬嶺，在瓊州府萬寧縣卑凹村。高峰峙起，疊嶂相連，上有平地廣數十丈，左右產橘樹。前有一井，深碧多魚。人至其地，遇橘熟取以食，攜之迷路。〔冊一百二二卷一一九八〇頁二十二〕㊀

東山嶺，去萬州城五里。自西北東南盤旋三十餘里，至北石頭小海住。〔同前〕

㊀ 書名原作「萬金郡志」，「金」當「全」字之誤。

南山嶺，去葛州城一十五里。〔同前〕

瓊州府有雙女洲門，在黎庵前大洋中，去岸半日程。石雙起如人形，周圍數十里有淡水，商舟過，每汲之。玳瑁常伏卵其沙際。〔冊四九卷三五二五頁二十六〕

【陂塘】

後朗陂。蒼溪陂。牛路頭陂。黃黎陂。吳村陂。多謀陂。新村陂。吳家陂。烏木陂。三家陂。吳九陂。芒頭陂。上並在瓊州府內。〔冊三四卷二七五五頁七〕

瓊州府南寧軍志

【倉廩】

受納常平倉，在東廡下列之。〔冊七九卷七五〇七頁二十一〕

南寧軍志

【山川】

龍門嶺，在瓊州府郡治之北，內有靈迹通海，曰風門，曰虺穴。〔冊一百二二卷一一九八〇頁二

【宮室】

冠古堂，在軍治之東。杜使君創，參政邴命名。〔册七一卷七二四一頁二十〕

崖州郡志

【山川】

滴漏嶺，在郡東北，離城約有一百里。曹泳有詩云：「偏宜滴漏春朝雨，尤近裴公盛德堂。」〔册一百二三卷一一九八〇頁二十二〕

鹿回頭嶺，在臨川之南，狀如蜿蜒，至海面回頭，海爲所障，故臨川不見海水。昔有海賊陳明復於海上殺人，取其財物。金寶阜積，每令人以船載金銀於此藏埋，殺其人以杜其口。後有逃脫者，始漏其事。人曾於此地掘得金銀，皆其舊藏也。〔册一百二三卷一一九八〇頁二十三〕

馬鞍嶺，在城東三十里外叢峰中。胡澹庵有詩，所謂「山脊驊騮者」，自註云：「馬鞍山也。」後有人賦詩：「青青不斷惜風蠻，脊聳驊騮疊巘間。此語一經詩客道，至今人指馬鞍山。」一在江西瑞州府高安縣南二十五里，宋景定庚申，民多避亂于此。見《高安縣志》。〔同前〕

【倉廩】

軍儲倉，在城内州衙之東。〔册八一卷七五一六頁三〕

【人物】

陳中孚，字子正，爲萬寧令。黎賊犯城，居守有勞，承事郎知昌化軍。長子名適，以獲逆賊授正額，攝官爲臨高尉。儋耳民王高叛，圍閉州城。瓊莞以諸司之命，委適討之。徑由海道，直造賊壘，諭以禍福，投戈列拜，訖，遂去。見任守以適攝郡事，諸司從之。時樞密折彦質謫居于郡，一見得賞。至宋紹興十八年，諸司辟知昌化軍，到官修闢郡廡，扁曰「繼美」，謂能繼父之美也。胡公澹庵爲作記。參政李公先自瓊移儋，與陳尤善，休沐嘗杖履往來。秩滿，除容守而卒。〔册四七卷三一五一頁三四〕㊀

【詩文】

洞天歸附後，至元十七年，本道軍慰使雲昭勇名從龍，調軍收黎，造其上賦詩云：「落筆古仙洞，天開一段奇。林深常掛搭，石亂路逶迤。彷彿禪僧骨，糊塗墨客詩。何時了公事，相望問仙期。」

㊀ 此條原作「崔州郡志」，「崔」當「崖」字之誤。

後郡倅許源，次其前韻，詩云：「袖拂仙風上翠微，山禽窺我怪儒衣。巖扃石室真奇趣，烟蓋雲幢似遠圍。彩筆不隨仙子去，青峰空伴野雲飛。我來續就承天賦，鐵笛一聲橫鶴歸。地僻南溟潤，洞天琳宇奇。好山如綉畫，野水自逶迤。不見飛仙蜕，空留謫客詩。清風駕歸羽，乘此訪安期。」

至順年間，縣尹吴長孺有詩云：「筆常蜕穎不摧鋒，香墨淋漓尚月中。山輩有懷亦如我，無誰可訴只書空。」〔册一百三四卷一三〇七五頁十五〕